目录TOC

聲明:本書由新奇書網(www.xqishu.com)自網絡收集整理製作,僅供交流學習使用,版權歸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歡,請支持正版.

洪荒之龍王三太子

作者： 伶俜孤獨

引文

　　 話說，龍王三太子，這個名字就像是被施上了魔咒一般，凡是叫這個名字的龍，就沒有一個是好下場的，不信？我們來盤點一下——

　　 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呃，就是被哪吒扒皮抽筋的那位，知道《哪吒鬧海》的各位，對這個故事都是比較了解的，在此也就不多說了。

　　 西海龍王三太子敖烈，《西遊記》的主角之一，不錯，就是那個白龍馬，唉，被男人騎了十萬八千里路不說，最後也不過封了個八部天龍廣力菩薩，盤在大雷音寺的的擎天華表柱上，說得直白一點，就是一個雕塑！

　　 南海龍王三太子，據傳在《濟公傳》出現過，在郭德綱的評書中有講到這一段（但也有人說是他自己杜撰的），三太子吃了一些人，被濟公變成了鯉魚，分給百姓吃了。（名字實在是沒找到，不好意思了。）

　　 北海龍王三太子，呃，據傳北海龍王只有兩個兒子。（薛寧、薛宸，專管世間寒冰之氣。）

# 第一章 穿越成蛋

　　 話說，甄龍是個標準的宅男，他的職業就是一個網絡寫手，雖然不是什麼大神，但是也足夠養活自己。沒事兒就是打打遊戲，碼碼字，日子過的也算馬馬虎虎。

　　 某次，他的一個寫手朋友，在古玩店淘了個大漏，然後東西一轉手，人家搖身一變就成了百萬富翁，連寫手的工作都放棄了。

　　 甄龍也是眼熱得不行，但也知道那種際遇是羡慕不來的。

　　 自己一沒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二沒那種逆天的運氣，於是也就將這個想法放在了心底。還是老老實實碼字，祝自己早日成神吧。

　　 一天他正走在路上，忽然瞥見了路便一個擺攤兒賣古玩的攤位，雖然知道裏面的東西十有八九都是假的，但他忽地想到了那朋友的際遇，不由得心中一動。

　　 心中幾番掙扎之後，終究他還是停了下來，仔細地掃視着攤位上的東西。

　　 這攤兒上東西還挺多，有各式的老錢兒，瓷器，字畫，銅器，雕塑……甄龍的目光掃過這些東西，忽然他的目光停在了一尊龍形瓷器上面。

　　 這瓷器的做工可謂是慘不忍睹，幾坨黃泥巴很隨意地摞在一起，幾乎也就大約能夠隱隱看出是一條龍的樣子而已。

　　 但這不是重點，甄龍覺得這條龍一直在盯着自己，他還刻意換了幾個方位，可是那一雙龍眼依然在盯着自己。

　　 看得他心裏毛毛的，終於他決定將這個瓷器買下來。一問價格，五十大洋，甄龍一口價直接殺到了二十。

　　 然後攤主爽快地直接同意了，這倒是讓甄龍好一陣後悔，價兒好像給高了。

　　 主要是這尊瓷龍賣相實在是太差了，一直都賣不出去，今天終於等到有人問價了，攤主給錢就賣了，總不能砸自己手裡。

　　 甄龍拿着瓷龍，就往家中趕去，想要回家好好研究研究。可是在路過一個十字路口的時候，一輛飛馳而來的大卡車直接將甄龍撞飛了出去。

　　 這娃命不好，當場就掛了。

　　 他的血噴洒在手中的瓷龍上，就好像是滴落在沙漠上的水滴，立刻就滲了進去，一點痕迹都沒有留下，而瓷龍在吸收了甄龍的血以後，竟然直接碎裂了。

　　 四分五裂的瓷龍之中飄出了一滴拳頭大小的殷紅血液，散發著妖異的光芒，將甄龍飄散的魂魄一掃而空，然後遁入虛空，不見了蹤跡。

　　 當天晚上，XXX市晚間新聞播報了一條消息：今日下午四點十分左右，在XXX路口，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肇事司機涉嫌酒後駕駛，目前已被警方逮捕。

　　 死者名叫甄龍，二十四歲，孤兒，現……

　　 這條新聞，只是讓人們有一絲的唏噓而已，同時暗罵一聲酒駕害人不淺……

　　 甄龍的死沒有引起任何的波瀾，畢竟他只是一個小寫手，他的死對世界的和平與發展，時代的進步與飛躍沒有產生任何的影響。

　　 最有可能會想念他的，就是還在追他書的某部分讀者吧！！但更多的應該是對於他莫名太監的謾罵吧？

　　﹡﹡﹡﹡﹡﹡﹡﹡﹡﹡﹡﹡﹡﹡﹡﹡﹡﹡﹡﹡﹡﹡﹡﹡﹡﹡﹡﹡﹡﹡﹡﹡﹡﹡﹡﹡﹡﹡﹡﹡﹡﹡﹡﹡﹡﹡

　　 那一滴血帶着甄龍的靈魂，穿越了無數的時空，竟然直接將他帶入了洪荒大陸。

　　 此時的洪荒大陸，鴻均道祖講道已畢，六位聖人既出，巫妖大劫已過，昊天瑤池重定天庭，四海龍族臣服昊天天庭。

　　 此時，正值人族大興之時……

　　 此日，東海，原本晴空萬里，一片如洗，海面平靜。

　　 但忽然之間，一道閃電劃過，劈碎了虛空，從中遁出了一滴血，一滴殷紅的血，然後一閃之間血滴就不見了蹤跡。

　　 而後就是烏雲密布，大雨傾盆，颶風四起，海浪滔天。

　　 在三十三重天之外，兜率宮中，有一人鬚髮皆白，相貌垂老。頭戴一頂魚尾冠，身穿白色八卦道袍。在那滴血液破開空間而來的時候，老者猛然間睜開眼睛，然後手指掐算，最後終於化作一聲幽幽長嘆。

　　 洪荒大陸，昆崙山，玉虛宮，一个中年道人，面貌端莊，一臉正氣，手中拿着一柄玉如意，他的手指也是掐算不已，可是最終卻是臉色陰鬱地停了下來。

　　 東海，金鰲島，碧游宮，一個青年道人，蓬鬆的髮髻，身着一身青色道袍，背後一把寶劍，名曰：青萍。對於那道空間裂縫，他只是眉頭一挑，便不再理會。

　　 西方，極樂世界，有兩個人，一人手持七寶妙樹，一人手托十二品金蓮，察覺東方變化，對視一眼，心中疑惑，少不得又是暗中算計一番。

　　 而在波浪滔天的水面萬丈之下有一座美輪美奐的宮殿，鏡頭拉近，可以看到宮殿的正門之處明晃晃地寫了三個大字‘水晶宮’。這裏莫不就是龍宮？

　　 而在龍宮之中的某個偏殿之中，圍了一圈人，為首的有兩個，一男一女，具是身穿龍袍，身上雖然沒有穿金戴銀，但是男子頭上的平天冠，女子頭上的鳳冠霞帔，都彰顯出這兩個人的不凡。

　　 這二人正是這龍宮之主，東海龍王敖廣，以及龍母敖芝，兩個人的身後是一個龜仙人模樣的猥瑣老頭，微微拉後龍王龍母半個身位。

　　 再往後面就是一群長相奇怪的海鮮，有蝦有蟹，呃，不好意思，是一群蝦兵蟹將，還有一群長相清秀美麗的蚌精侍女。

　　 龍王並不像書中所說龍頭人身的樣子，而就是正常人的樣子。他的長相算不上俊美，甚至有些趨於平凡，但是長期久居高位，養成的那份威嚴氣場、皇者霸氣，使他的魅力瞬間上漲了幾個加號。

　　 在他身邊的龍母年歲不大，也就是個二十多歲的樣子，面容姣好，雍容華貴，大有母儀天下……，應該是母儀四海的氣勢。

　　 不過，此時此刻，這兩位東海的霸主、掌權者，東海中身份最尊貴的人，卻是滿臉焦急地看着床上的一顆蛋，不錯，就是一顆蛋，一顆龍蛋。

　　 此時此刻，那顆龍蛋上面有一道裂紋，而且那個裂紋是越來越大，甚至可以看到蛋裏面有一個小東西在極力地摳扯着裂縫，想要從蛋殼裡爬出來。

　　 兩個人此刻是極度的焦慮，因為就在一刻鐘之前，突然從水面之上傳過來一道閃電，劈開了厚厚的海水，沖開了水晶宮的防護罩，直接劈在了那一顆龍蛋之上。

　　 這一個場面可是嚇壞了在一邊負責照顧龍蛋的蚌精侍女，這顆龍蛋要是出了問題，自己魂飛魄散都是輕的，少不得要抽筋剝皮。

　　 花容失色的小姑娘趕緊要去報告龜丞相，但是還沒等她去呢，就見龍王龍母帶着一群蝦兵蟹將直接趕了過來。

　　 甄龍感到十分的鬱悶，淚流滿面，好端端地自己就被車撞了，忽然一股巨力猛然襲來，自己的就飛了出去。

　　 周圍的一切好像都慢了下來，而與此同時甄龍感到自己的意識在飛速的消失，最終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等到他的意識逐漸恢復，但依然有一絲混沌的時候，他發現自己正處於一個他無法理解的地方，這裏空間很小，很黑，僅僅也就是剛好可以容下他的身軀而已，他就是動一下都很費勁。

　　 這裏，是地獄么？

　　 而且他感到比較奇怪的就是，自己的身體有些不舒服，恩，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到自己的身體有些異樣，似乎自己已經不是以前的自己了。

　　 在那樣一個小空間里，動也不能動一下，不大一會兒的功夫，甄龍就厭煩了，他的目光向著四周散望，終於他在離自己不遠的地方，發現了一個肉眼幾乎難以辨別的縫隙，微微透出一絲的豪光。

　　 他的眼中一亮，就似溺水之人看到一根稻草般。有這個裂縫也許自己就可以出去了。

　　 甄龍興奮地搓了搓手，準備大幹一場，但是眼前的兩隻“手”，如果這兩個東西還可以稱之為手的話，讓他猛然一驚。

　　 擺在自己眼前的哪裡還是自己當年那雙修長、白皙的雙手，這，這分明就是一雙爪子。

　　 這爪子上布滿了銀白色的鱗片，爪子乾瘦細長，而且只有三個指頭，鋒利的指甲閃着幽幽冷光。

　　 甄龍的腦子直接就懵了，失去了思維能力。如果這是自己的手，那麼此時此刻自己是個什麼東西？十有八九已經不是人了。

　　 自己也沒有做什麼天怒人怨的事情啊，被車撞就算了，怎麼現在連人都不是了？

　　 過了好久之後，甄龍才逐漸地恢復了思考能力，他不得不接受了這個事實，現在關鍵的問題是自己身在何處？而自己又是個什麼東西？

# 第二章 破殼而出

　　 話說，甄龍終於是接受了自己已經不再是人的事實，恢復清醒的他，逐漸地冷靜下來，自己現在最要緊的就是弄清楚自己究竟身在何處，又變成了個什麼東西。

　　 雖然自己已經不再是人了，但是總不能因為這個原因就去死吧？上天給了自己一次重生的機會，自己不能就白白地放棄了。

　　 自己就是變成了一頭豬，也要做一隻不平凡的豬，不過看自己的手，呃，爪子，應該不會是豬。

　　 先出去再說，甄龍伸出自己的爪子，拿着自己鋒利的指甲去摳那個裂縫，不試不知道，一試嚇一跳，自己的爪子似乎頗為不賴的樣子，不大一會兒工夫，那個裂縫就被甄龍擴大了十倍不止。

　　 然後甄龍伸出自己的雙爪，一手抓住一邊，狠狠地將那個裂縫撕開了，然後就聽到咔嚓一聲，眼前周圍忽然一陣光芒大盛，自己出來了。

　　 甄龍在黑暗的環境之中待了好長時間，眼睛有些不太適應驟然的強光，微眯着眼睛打量着四周，呃？有妖怪啊……甄龍一陣驚呼，匆忙地往後退過去，

　　 自己的面前站着一群半人半海鮮的生物，他們一群妖怪圍着自己，‘惡狠狠’地盯着自己……

　　 明明是人的樣子，卻生有兩隻大鉗子，明明是人的體型，卻長着一隻碩大的蝦頭。

　　 甄龍被嚇得是三魂皆冒，沒想到自己剛一睜開眼，就看到如此驚悚的一幕，他們會不會吃了自己啊？自己可不想一出世就死啊。

　　 驚慌失措的他並沒有發現自己剛才的驚呼已經變成了一種悲亢的吟叫。

　　 甄龍慌慌張張地後退，忽然感到腳下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然後身體就向後仰了過去，在他驚慌失措，想要站起來的時候，一陣異香飄進了甄龍的鼻子里，這種味道好像還很不錯的樣子。

　　 甄龍這個時候可是沒有心思追尋美味的來源，他的目光掃過將自己絆倒的東西上面，眼神一縮，這東西好像一個巨大的蛋殼啊！！

　　 不對，自己好像就是從這爬出來的？自己好像是重生了，而且還成了一隻卵生動物？甄龍感到一陣天旋地轉。

　　 甄龍顧不了太多，掙扎着爬到一個牆角那，蹲在了牆角里，閉上了眼睛心中默念道：“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雖然聽不懂甄龍在說些什麼，但是龍母還是感覺到了甄龍心中的驚慌與恐懼，是在害怕周圍的人嗎？她心中一陣心疼。

　　 眾人被甄龍的一番動作整蒙了，等到他躲在牆角里顫抖的時候，龜丞相首先反映了過來，臉上露出一股便秘了幾百年的表情，由他帶頭，所有人同時山呼，“恭喜陛下娘娘喜得龍子——”

　　 然後龜丞相強忍住抽動的嘴角又接着說，“小臣這就去準備排擺宴宴，四海同慶……”

　　 龍王臉上陰沉的能夠滴下水來，他原本是很擔心甄龍的，畢竟這是自己的孩子，可是甄龍那一番動作，卻讓他感到顏面盡失。

　　 想想自己大太子出生之時，一聲龍吟震東海，威風凜凜，霸氣側漏。二太子雖然資質沒有老大好，但也是相差不多。

　　 可你再看看老三，什麼玩意？除了樣子之外，你看看他哪裡有一點龍族該有的威嚴與霸氣。躲在角落裡顫抖，那是龍族的敵人該乾的事情啊。

　　 龍王看了一眼躲在角落裡顫抖的的三兒子，心中閃過一絲悲痛與憐惜，但是最終化為了一聲幽幽長嘆，對龜丞相說道，

　　 “四海同慶就不必了，只是我們東海稍微慶祝一下就可以了～”然後長袖一甩，直接轉身離去。

　　 龜丞相直接愣住了，原本臉上的笑容也凝固在了臉上，這是怎麼回事？龍王陛下怎麼不高興了？不過當他的目光落在了甄龍身上，臉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情。

　　 龍母看到龍王直接轉身走了，心中也是一嘆，自從龍漢大劫之後，龍族精英盡去，勢力大大地削弱。

　　 現在僅僅不過是堪堪守住四海而已，而且這裏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龍族委身天庭之後，受到天庭的庇護的結果。

　　 敖廣迫切希望龍族興盛，恢復祖上的榮光。因此他對於下一代的期望很大，大兒子、二兒子的資質都在自己之上，他很欣慰。

　　 可是這三子，卻是讓敖廣有些痛惜，這孩子的資質一般也就算了，僅僅只是普通的三爪水行銀龍。

　　 老大可是萬年難出的四爪金龍，將來必然可以成就五爪金龍；老二稍微差一點，但也是四爪木行青龍，將來的成就也不會太差。

　　 這三爪銀龍的資質雖然也是不錯，但是跟另外兩個兒子比起來，這可就是差得遠了。

　　 不說資質，再說一說這三子的心性，一出世竟然是躲在角落裡瑟瑟發抖，老大老二哪一個出世之後，不是一聲龍吟向九天啊？

　　 這老三真是將龍族的臉都丟盡了，就沒有見過一出世就如此丟人現眼的龍族。

　　 對於龍王的心思，龍母自然是心知肚明，她理解龍王，因此她也沒有去埋怨什麼，只是對着龜丞相說道，“龜丞相，不要緊，你就按照陛下的意思辦吧！！”

　　 龜丞相這才反應過來，龜丞相也是龍王身邊的老人，也是隱隱猜到了龍王的心思，於是躬身一禮，高呼一聲，“微臣遵旨～”

　　 然後他後退兩步，轉身出了偏殿，雖然龍王不讓四海同慶，但是東海之中還是要慶賀一下的，他要抓緊時間去安排一下。

　　 甄龍看着眼前眾人的行為談話，他的腦中亂鬨哄的，這究竟是什麼鬼？自己不是卵生動物嗎？什麼時候又出現了人類模樣的父母？

　　 ‘陛下’？‘娘娘’？這‘龍子’是在說我嗎？沒想到自己此世竟然出身在了帝王家，可是這龍子為什麼是個動物啊，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甄龍覺得自己的腦子就是一團糟，完全成了一鍋漿糊，什麼也不知道了，他完全無法想象自己身處的環境，這一切顯得都顯得太詭異了，太離奇了，太驚悚了。

　　 在甄龍胡思亂想的時候，就見那個雍容華貴的俏麗婦人，被稱為‘娘娘’的那位，臉上露着慈祥的笑容，慢慢地向著甄龍接近，“我的兒，不要害怕，有母后保護你……”

　　 甄龍一個二十幾歲的大男人，呃，雖然現在已經不是人了，但是被一個年歲看起來不大的女人那樣笑容地看着，頓時一陣心亂如麻……

　　 不由自主地往牆角里又縮了縮，眼中滿滿地都是戒備，甄龍腦子亂亂的，此時的他很沒有安全感。

　　 而且自己明明不是人類，怎麼會有一個人類的母親？這完全超出了甄龍的想象，他的眼睛冷冷地看着龍母，滿滿的都是戒備與慌張驚恐。

　　 雖然龍母臉上滿是慈祥溫和的笑容，而且身上散發著濃郁的母性光輝，但是每當她靠近甄龍一步，甄龍就往牆角裏面縮一縮。

　　 這一幕落在龍母的眼中，無邊的愛意終於化為一聲幽幽的長嘆，臉上一板，對着身邊的眾人說道，“所有人都退出大殿，沒有三太子的召喚，不得進殿——”

　　 所有人都叩首應是，然後龍母憐惜地看了甄龍一眼，轉身離開，所有人跟在後面也都離開了，關上了殿門，整座大殿最後就只剩下了甄龍一人。

　　 這個時候，甄龍才從牆角往外探了探頭，發現所有人真的都離開之後，他幾乎癱軟在地上，就像一灘爛泥似的，他喘着粗氣，心中思緒萬千。

　　 這特么的究竟是怎麼回事？老天你不是在玩我吧？老子現在連人都不是了，做個畜生都不得安生，你究竟想怎樣？

　　 甄龍腦子裏面腦子裏面滿滿的都是‘陛下’‘娘娘’‘龍子’，可是這些名詞無論如何也與此刻已然不是人身的自己扯上關聯。

　　 胡思亂想的時候，甄龍忽然聞到了一股辛甜的味道，這味道比自己前世吃過最美味的食物還要誘人，恰巧甄龍的肚子此刻很不爭氣地咕嚕嚕地叫囂着。

　　 這就是一筆糊塗賬，甄龍實在理不出什麼頭緒來，他還是先填飽了五臟廟才是正途，好在那群妖怪已經離開了，要不然自己此時還不敢動一下。

　　 甄龍睜着兩隻賊溜溜的大眼睛，看着四周，抽動着鼻子，終於是確定了香味的來源，竟然是剛才絆了自己一跤的那隻蛋殼。

　　 這蛋殼好像是孵化出自己的那一隻，雖然不願意承認，但是甄龍卻是很肯定自己已經成了一隻卵生動物，而且蛋殼就在那裡。

　　 可為什麼這蛋殼會有一股香味呢？看起來很好吃的樣子。

　　 甄龍不管那麼多，他的肚子已經餓得咕咕叫了，那東西好歹也是孵化自己的蛋殼，應該不會有毒吧？

　　 甄龍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仔細觀察一下並沒有‘妖怪’在自己的身邊潛伏，於是他以一種迅雷不僅掩耳盜鈴之勢，將其中的一半蛋殼抱回了牆角。

　　 抱着蛋殼，甄龍的口水都流出來了，這近距離地接觸這蛋殼卻是發現，它確實是天下美味，甄龍抱着試試看看的態度，咬了一口。

　　 吃了一口，甄龍的眼睛瞪得溜圓，太好吃了，於是埋頭苦吃，大殿之中只剩下了漆球咔嚓啃蛋殼的聲音。

　　 不大一會兒的功夫，甄龍就吃完了一半的蛋殼，而他看向那半蛋殼的時候，眼睛之中已經冒着綠光了，不僅僅是因為它的美味，還是因為它似乎可以讓自己變得強壯。

　　 甄龍發現，自己的氣力好像大了很多，一開始還有點打哆嗦的腿已經有了足夠的力量，於是他如法炮製，將另外一半蛋殼抱回了牆角。

　　 一個宮殿之中，一條銀白色的小龍，抱着一個蛋殼，吃得很是歡快……

# 第三章 我是神龍

　　 話說，甄龍在牆角漆球咔嚓地吃着蛋殼，而在另外一處大殿之中，有一男一女兩個人正在盯着一塊鏡子猛看，而這鏡子之中的影像，郝然就是甄龍的一舉一動。

　　 龍王龍母看着甄龍偷蛋殼的舉動，心中海浪滔天，龍王大人恨不能跑到甄龍的跟前掐死他，這樣的熊孩子不要也罷，你可是高傲的神龍啊，可是為什麼你的行為舉動就連爬蟲都不如？

　　 龍母則是一臉關懷地看着氣得不輕的龍王陛下，溫言道，“陛下，孩子還小，你何必生這麼大的氣呢？說不定孩子大了就好了……”

　　 說到後來，她的聲音是越來越小，不是因為別的，她自己都覺得這不太可能的，在這片洪荒大陸之中，資質就代表了一切，雖然少數人可以由後天的努力彌補，但就憑藉這躲在牆角裏面發抖的心境么？呵呵～

　　 龍王滿腔的悲憤最後化作了一聲長嘆，“這孩子不該生在東海啊～”

　　 “是啊，這孩子的心性確實不適合混跡在如今正處於多事之秋的洪荒，但是不管怎麼說，這孩子都是我們的子嗣，還是為他謀一條出路才是正途……”

　　 龍母看着鏡子之中抱着蛋殼吃得香甜的甄龍，沉吟着說道。

　　 “就依你的意思辦吧，這孩子……過幾年再說吧！！”龍王大袖往身後一甩，轉身離開了，這小子雖然不爭氣，但是畢竟是自己的種，雖然不能讓他傲笑四海，但是保他一世平安，榮華富貴還不是問題。

　　 等過幾年，他長大一些，就為他謀個出路，不讓他牽扯到四海乃至洪荒之中的漩渦之中，這才是對他最好的安排吧。

　　 龍母有些寵溺地了鏡子一眼，然後也消失在了鏡子面前。

　　 鑒於甄龍的奇特表現，龍王龍母甚至懷疑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被人奪舍了，但是神識掃過，發現甄龍靈肉合一，沒有任何一絲靈識不穩定的跡象，這不可能是奪舍之後該有的表現，身為四海之主，龍王這點自信還是有的。

　　 最後他們只能將甄龍的奇異表現歸咎到了那道雷霆之上，這孩子應該是被雷劈傻了吧？

　　 再說甄龍，他吃完兩塊蛋殼之後，飢餓之感頓時消除，同時這蛋殼之中似乎有一股奇異的力量，甄龍此時感到一團熱氣在自己的腹中不斷地流竄。

　　 熱氣流過的地方，虛弱之感頓時消除，而且充滿了力量，攥了攥拳，呃，爪子，甄龍感覺自己的力氣似乎比前世來的還要大。

　　 甄龍吃完蛋殼，就在牆角窩着，眼睛看着周圍的布置，這是一座復古風格的大殿。雕梁畫棟，金碧輝煌，非言語可以形容它的奢華。

　　 整座大殿的照明設備就是房頂正中的一顆碗口大小的夜明珠，以及牆壁上嵌着的二三十顆拳頭大小的夜明珠。

　　 甄龍心中暗自咋舌不已，自己到底是身在何處？怎麼會有如此奢華的地方，就是故宮都沒有這樣的地方吧？

　　 閑來無事，甄龍開始查看自己的身體，它可以看到自己前肢以下的所有部分，自己大約有一米多長，身上覆蓋著鱗片，看着那細長的身體，甄龍一陣目眩，自己變成了蛇？

　　 不對，不對，蛇哪裡來的四肢爪子？是蜥蜴？但是身上的鱗片好像是魚鱗，不是蛇鱗，也不是蜥蜴鱗片……

　　 對了，甄龍忽然想起了一件很嚴肅的事情，他對着自己的身上一陣摸索，尤其是對着自己的下半身仔仔細細地檢查了一遍，足足有一刻鐘之後，甄龍就好像是失了魂一般。

　　 我尼馬，老子到底變成了什麼東西，怎麼一點生殖特徵都沒有？搞得老子現在連自己是男是女都搞不清楚，恩，確切地說，應該是公是母都搞不清。

　　 甄龍現在的狀態很不穩定，他搞不清楚自己變成了什麼物種，而且甚至連自己是男……是公是母都不知道。他的眼神四瞟，忽然他的眼睛一亮，目光落在牆壁上某個掛着的東西上面。

　　 那個亮晶晶的應該是鏡子吧，有鏡子就好說，老子倒是要看看自己變成了什麼樣子，甄龍眼睛賊溜溜地望着四周，支着耳朵聽着周圍的動靜。

　　 沒有異常反應，但是他保險起見，卻依然是順着牆根，做賊一般地溜到了那塊鏡子跟前。第一眼，他的眼睛就挪不開了，

　　 這鏡子的清晰度很高，他在鏡子裏面看到了一個很古怪的生物，其形有九似：頭似駝，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項似蛇，鱗似鯉，爪似鷹，掌似虎。

　　 透着鏡子甄龍都能感受到那股鋪面而來的威嚴王霸之氣。

　　 這種生物，甄龍沒有真實見過，但是他一眼就認出了這是什麼。

　　 這不就是我華夏的神龍嗎？身為龍的傳人，甄龍此刻強忍住了下跪的衝動，仔細地打量着鏡子裏面的神龍，生怕驚擾到它。

　　 他的眼中滿滿的都是火熱，自己竟然見到了華夏神龍，激動的他卻是沒有發現那神龍的動作與他竟然是同步的，他已經完全忘記了自己照鏡子的初衷。

　　 甄龍看着神龍心中無限的滿足，鏡子中那矯健的身影，甄龍痴迷地看了足足有半個時辰，百看不厭，真是太威武了，太漂亮了，太霸氣了。

　　 而且鏡子裏面的龍看起來竟然是栩栩如生，甄龍甚至能夠感受到它呼吸的聲音，心髒的跳動，不自覺地，甄龍就往前湊了湊想仔細看看龍的樣子，但是那頭神龍也往前湊了湊，這可是嚇了甄龍一跳，慌張地向後退了兩步。

　　 但是他猛然發現，那頭神龍也往後退了兩步，他腦子一時之間沒有反應過來，他伸伸胳膊踢踢腿，而鏡子裏面的神龍也是滑稽地做着同樣的動作。

　　 甄龍的腦子有些不夠用了，他忽然想起來，自己好像是來照鏡子的，照理來說，在鏡子裏面看到的就應該是自己，但是自己看到的是一頭華夏神龍。

　　 甄龍愣了足足有半刻鐘，才反應過來，自己……自己變成神龍了，自己竟然變成了龍，這個世界真是太特么奇妙了，這樣一來，那些就都解釋的清楚了。

　　 自己為什麼是龍子？陛下，娘娘又是怎麼回事，自己老爹身邊那群妖怪又是怎麼回事？這一切都解釋得通了。

　　 這裏就是龍宮了吧？難怪這麼奢華。

　　 想通了這些關節，甄龍不由得哈哈大笑，自己竟然變成了神龍，而且似乎還是龍王的兒子，不知道這個世界是個什麼樣的世界？是不是有玉皇大帝，有王母娘娘？

　　 甄龍肆意地笑着，完全沒有在意自己的笑聲已經變成了一陣陣高亢的龍吟，不過這龍吟之聲似乎帶着一股子魔性，讓人聽得直起雞皮疙瘩。

　　 守在大殿門口的蝦兵蟹將一臉的無奈，便秘了幾百年的樣子，他們感覺自己的耳朵被強姦了。

　　 現在他們恨不能將自己的耳朵戳聾了，他們從沒有發現原來天下還有這種龍吟，龍吟原來也是可以如此的難聽。

　　 他們開啟靈智以來，已經有三千多年了，一直都在這龍宮任職，聽過的龍吟之聲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威嚴者有之，霸道者有之，平和者有之，博廣者有之，甚至邪惡者他們也聽過，但是今天這龍吟，他們真是漲見識了。

　　 這三太子的龍吟，讓他們有種‘耳目一新’的感覺，如果非要讓他們形容一下的話，他們唯有用‘騷’之一字，方能表達自己對於這龍吟的深厚感情。

　　 甄龍的笑聲足足持續了半刻鐘，這一聲聲龍吟傳遍了整個東海龍宮，每個人都是煎熬一般地聽着他的笑聲，有某一部分人甚至循着聲音找到了甄龍的宮殿。

　　 但是當他們發現是三太子的宮殿之後，他們都諱莫如深地悄悄離開，龍王正因為三太子之事焦頭爛額，自己要是再去招惹三太子的麻煩，嘿嘿，這下場……。

　　 其實，這聲音雖然刺耳了一點兒，但是也並非不能忍受是吧？啊？哈哈……

　　 於是漸漸地，便有三太子降生之時，被一道閃電劈中，腦子有些不太靈光的流言傳了出來，這件事情越傳越邪乎，甚至後來是有鼻子有眼兒的，傳言中甄龍似乎真的就好像是一個白痴了。

　　 敖廣聽了之後勃然大怒，想要將造謠生事者找出來，讓他魂飛魄散，以儆效尤，但是卻讓龍母敖芝攔住了，僅僅只是一句話，就讓敖廣打消了懲罰造謠者的念頭。

　　 “陛下，其實三子這樣也挺好啊，至少不會有人故意去為難一個腦子不太靈光的人吧？”一句話讓敖廣一愣，默然片刻，同意了敖芝的意見，這流言也就聽之任之了。

　　 龍王龍母的沉默，讓流言越演越烈，最後竟然有的人敢在大庭廣眾之下公然談論甄龍的痴傻之事。

　　 甄龍知道自己變成了神龍之後，歡喜得哈哈大笑，足足笑了有半刻鐘之久，然後他就在那鏡子面前‘搔首弄姿’，欣賞着自己矯健俊美的身姿。

　　 至於是公是母之事，甄龍已經有了決斷，不是找到了什麼‘鮮活’的證據，而是他想到了之前自己聽到的‘龍子’之詞，即是龍子，想必自己還是帶把的！

　　 這樣渾渾噩噩地過了兩三天時間，甄龍對自己的身體已經逐漸熟悉，也逐漸從最開始的激情狂熱，冷靜了下來，他很納悶為什麼也沒人來找自己呢？自己可是龍子啊！

　　 閑來無事，他就在殿中閑逛，忽然在殿門附近，他聽到了有人說話的聲音，將耳朵附在殿門之上，便聽到了殿外站崗之人的交談之聲。

# 第四章 太子敖丙

　　 話說，甄龍閑來無事，在自己的宮殿之中閑逛，忽然聽到了殿外有人的談話之聲，於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他將耳朵湊了過去，想聽聽他們在說些什麼。

　　 這是兩個男人的聲音，亦或者說是兩個雄性海鮮的聲音，其中一個有些低沉粗獷的聲音說道，

　　 “……唉，也不知道咱們東海究竟造了什麼孽，竟然出了三太子這樣的人物，真是東海之大不幸啊！”

　　 然後一個有些尖細的聲音接過話頭，接着說道，

　　 “是啊，咱家大太子、二太子都是絕佳資質，龍中之龍，誰想到三太子不僅僅資質一般，竟然還被雷霆劈壞了腦袋，真是上天不開眼吶！！”

　　 “你說三太子腦子不太靈光這事兒是不是真的啊！現在傳得挺邪乎，說得是有鼻子有眼的，但是咱家三太子怎麼會被雷霆擊中呢？”那個低沉的聲音似乎有些不太相信地說道。

　　 “我騙你幹嘛！這可是我兄弟的妹婿的的大表哥的大侄子親眼看到的，當時一道雷霆從天而降，直接劈開了大殿，正中當時還是龍蛋的三太子啊！”

　　 尖細的聲音感覺自己受到了懷疑，於是信誓旦旦地為另外一人講述當時的情形，並且將自己的證據搬了出來。

　　 “據說當時被劈之後，龍蛋上就出現了一道裂縫，然後三太子就出世了，這可是比預期之中早出世了整整三百年啊！據說，當時龍王爺的臉都黑了……”

　　 “真的假的？不過如果你說的是真的，三太子以後不知道會怎麼樣啊？”

　　 那個尖細的聲音頓了頓，有些刻意壓低了聲音，“這你還看不出來嗎？三太子自出世以後，龍王爺還有龍母娘娘根本就沒來過這裏……”

　　 後面的話，甄龍沒有再聽下去，此刻他已經獲得了很多的東西。他的眉頭也皺了起來，他此時的處境並不是特別妙。

　　 首先，可以確定就是，自己確實變成神龍了，不過自己卻是先天不足外加資質不好，而且自己還有兩個資質絕佳的哥哥，再有就是自己的老爸老媽似乎對於自己並不怎麼感冒。

　　 不過，甄龍並不感覺到懊惱，自己已經死過一次的人，能夠再活一次已是佼天之幸，況且還是神龍之軀，不敢再過分奢求什麼，現在他就已經很滿足了。

　　 自己以後混得再怎麼挫，終究也是神龍，終究也是龍王三太子，至少逍遙自在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吧？等等，龍王三太子，剛才那兩個妖怪好像提到說，這個地方是東海。

　　 也就是說自己是東海龍王三太子，東海龍王三太子？甄龍頓時一個激靈，這個東海不是那個東海吧？自己不會就是那個衰神吧？

　　 想到那位的結局，甄龍頓時感到菊花一緊，以後老子不會被某個小屁孩扒皮抽筋吧？說不準啊！只希望自己不是那一位啊。

　　 甄龍現在的心情很差，因為他想到了一種很壞的情況，他現在竟然對於自己的未來產生了恐懼，一種可能發生的悲慘未來。

　　 就在甄龍心中戚戚然的時候，忽然甄龍宮殿的殿門被打開，而後兩個孔武有力的壯漢走了進來，看他們額頭崢嶸俊朗的龍角，還有臉上尚未蛻去的龍鱗，應該是龍族之人。

　　 這兩人來在甄龍身邊，單膝跪地，“恭請三太子殿下，前往乾龍殿參加慶生大典～”這兩個人是龍王身邊的龍禁衛，東海最精銳的力量，龍王最忠誠的部隊。

　　 雖然甄龍被謠言嚴重詆毀，但二人行為舉止中卻是沒有任何的不恭敬。別說甄龍僅僅只是先天不足，他就是一坨屎，只要他身在龍王太子之位，龍禁衛也會是這樣的恭敬。

　　 甄龍收起心中的猜測，以及那個不好的推斷，對着兩個龍禁衛微微點了點頭，然後走龍門邁虎步，率先走出了自己的宮殿。

　　 甄龍雖然不知道兩個人的身份，但是卻也看得出來他們的身份不一般，因此甄龍對他們表現出了足夠的尊重。

　　 兩個龍禁衛相視一眼，都看到對方眼中的驚訝，這就是傳言中腦子不太靈光的三太子？怎麼看來都不像嘛！！

　　 龍王派他們兩個人來的目的，就是在甄龍反抗的情況下，他們要在不傷害甄龍的前提下，將他強行帶走。

　　 但是現在嘛，卻與兩個人預料的完全不同，簡直天差地別。這份鎮定與氣度，就是另外兩位太子，在剛出世的時候也做不到。

　　 但是，他們隨即就收起了驚訝，這不是他們該考慮的事情，他們只需要服從龍王的命令就可以了，因此微微一驚訝之後，他們就追上了走在前面的甄龍。

　　 甄龍雖然表面上看起來很是平靜，實則心中早就亂成了一鍋粥，慶生大典，是為了慶祝自己的誕生嗎？自己的身份揭曉就在那一刻了。

　　 在兩個龍禁衛的指引下，甄龍來到了乾龍殿，站在這大殿之下，頓時感到一股威嚴之氣鋪面而來，自己所在的那一座大殿已經很是宏偉，但是跟眼前的這座比起來，簡直就是雲泥之別。

　　 遠遠地就看到了站在大殿門口祭台上的敖廣，甄龍站在殿前不知道該怎麼辦，心中暗罵那兩個龍禁衛不地道，將自己帶到這裏就不管了，同時也在四處打量着，看看自己應該站在哪裡。

　　 忽然，他的身邊出現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年輕人，碎金色的頭髮隨意地披散在腦後，額頭上兩隻略顯稚嫩的黃金龍角初現猙獰，碎金色的瞳孔之中滿是溫和的笑意，

　　 “小三兒，我是你大哥敖摩昂，來，跟大哥來，這次大典你可是主角……”

　　 對於這個突然出現的人，甄龍先是一慌，但卻也感受到了他身上傳過來的一股親和氣息，似乎他是自己的親密之人。

　　 對於他那有些誇張的長相，甄龍盡量忽略掉，在這個神魔的世界里，他必須要改變自己原來的世界觀，認識論。在這個世界里，一切不可能，一切不合理，也許都會變成可能，變成合理。

　　 這個人就是自己大哥？甄龍現在心中緊張，但卻強裝出一副平靜的樣子，恭恭敬敬地對那個年輕人施了一禮。

　　 不過身為龍身，那副拱手作揖的樣子卻是略顯滑稽。

　　 敖摩昂微笑着點了點頭，雖然此時甄龍尚未煉化口中橫骨，不可口吐人言，但是他卻是感受到了甄龍對自己的親近之意，不過他這副強作鎮定的樣子真是讓人忍俊不禁啊。

　　 彎腰將甄龍抱起來，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哈哈一聲大笑，“三兒啊，以後大哥罩着你，誰要是敢惹你，你就告訴大哥，大哥為你出氣。”

　　 然後他馱着甄龍來到了敖廣身後的某個位置站定，指着自己身邊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小聲對肩膀上的甄龍說道，“這是你二哥，敖玄辰，”

　　 然後一扭頭對那個十二三歲的孩子說道，“老二啊，這是小三兒～”旁邊的敖玄辰一頭的黑線，嘟嘟囔囔地說道，

　　 “大哥，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了，不要叫我老二，不要叫我老二，你叫我玄辰，小辰都可以，就是不能叫老二……”

　　 “哦，大哥知道了，老二……”

　　 “我都說了，不要……”

　　 雖然兩個人一直在吵，但是敖丙卻是看得出來，他們之間才是真正的親近，兄弟打鬧沒有一絲的隔閡。

　　 而且他們交談之中時不時地將自己捎帶上，絲毫沒有因為自己的資質問題而疏遠。這讓甄龍好一陣感動，此時此刻，他體會到了一種什麼叫兄弟之情。

　　 甄龍雖然不能說話，但時不時地在敖摩昂與敖玄辰的肩膀上跳來跳去，微微發出一聲龍吟，拿着自己的頭去蹭他們兩個人的臉，毫不掩飾自己對兩位兄長的親近之意。

　　 三兄弟在這裏嬉戲，玩的不亦悅乎，但是卻被最前面敖廣的一記眼神給鎮壓了，那意思你們這幾個小崽子給老子老實點。

　　 敖廣看似是在訓斥兄弟三人，不過轉過身去沒有人注意的時候，嘴角卻是微微勾了勾，這三個臭小子還好，看來還沒有讓我失望透頂。

　　 敖廣面上一肅，一聲龍吟鎮壓東海，將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了自己身上，然後朗聲說道，

　　 “昔我龍族身為鱗甲族族長，一聲令下，四海之內莫敢不從，然則天發殺機，三族一戰，我龍族精英盡隕，幸得祖龍身化青龍，鎮壓東方木之甲乙，為天下龍族爭得一線生機，使得我龍族殘延至今……”

　　 “但如今四海之內無真龍，我龍族竟沒落至今，敖廣不才，腆為東海龍王，是為四海之首，今廣喜得龍子，取名敖丙，萬望天道垂憐之……”

　　 然後在敖廣的帶領下，在場的全部人都跪下來，恭恭敬敬三拜九叩，齊聲一喊，“恭賀三太子出世，萬望天道垂憐之～”

　　 這一刻，天地有感，竟然從四海之中匯聚出了一道道水靈之氣，然後進入到了在場的眾人體內，每個人吸收了三五道水靈之氣不等。

　　 這些水靈之氣不僅僅可以洗鍊他們體內的雜質，而且還可以溫養他們的法力，使得他們修鍊起來更加的順暢，遇到的瓶頸要少一些。

　　 至於說什麼增加法力倒是次要的了。

　　 不過最大的受益者要算是甄龍了，畢竟這麼大的陣仗就是為了他而來的，甄龍感覺到一股股的清涼氣息不斷地鑽入體內，讓他感到一陣陣酥.爽。

　　 在他身邊的敖摩昂與敖玄辰也是沾了一點光，大量的水靈之氣不斷地洗刷他們的身體，讓他們的龍體更加的純粹。

　　 這什麼天道真的存在？甄龍眼中看着四周奇異的景象，感受着身體上的變化，他心中充滿了疑問。但這卻並不妨礙水靈之氣湧進入到他的體內。

　　 甄龍沒有太糾結於天道的事情，因為他的心神很快就被另一件事情佔據了，他忽然想到剛才敖廣說的一句話，‘取名敖丙，’‘取名敖丙’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

　　 我是敖丙？我竟然是敖丙？這世界真是太特么的奇妙了！！

# 第五章 葵水銀龍

　　 話說，在甄龍的慶生大典上，天道賜福，四海之中的水靈之氣在此處匯聚，不僅僅是甄龍大受裨益，就是周圍身邊的人也是獲益匪淺。

　　 但敖廣卻是眼中精光爆閃，果然么？當年老大摩昂慶生大典之時，天道賜了一柄先天靈寶級別的長槍，老二玄辰賜了一道先天乙木精氣，現在老三竟然不過是最普通的水靈之氣。

　　 雖然場面恢弘壯觀，但是這種‘質’上的差距，不是數量可以彌補的。這種水靈之氣雖然稀少，但是並不珍貴，僅僅東海寶庫之中的水靈之氣就要以百萬道來計算。

　　 敖廣看着眼前一道道的水靈之氣，心中幽幽一嘆，看樣子不過也就是十數萬道水靈之氣，天道也太顯小氣了一起。

　　 一方面說明了三子確實不如他兩個哥哥，但是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天道對此的曖昧態度。看着被水靈之氣包圍中的三子，敖廣眼中精光爆閃，自己看來要早作打算，為三子謀一個出路了。

　　 甄龍感覺自己被一股柔和的力量包圍着，他彷彿回到了母胎之中，漸漸地他忘卻了一切煩惱，不由自主地呈嬰兒懷抱狀，貪婪地吸收着外面可以讓自己強壯圓滿的氣息。

　　 甄龍的整個龍身縮成了一團，外面被一團水靈之氣包圍着，他體內因為早產而出現的一些先天不足，在水靈之氣的滋養之下不斷地修復。

　　 很快他便達到了龍族的一般水平，不過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覺之中完成的，就是敖廣都沒有察覺一絲端倪。

　　 敖廣看到的就是甄龍被水靈之氣包裹着，而且他的氣息逐漸地強橫，與此同時，他身上的龍鱗有向體內隱去的趨勢，下吻變短，五官挪移，逐漸地向著人類的樣子變化。

　　 在水靈之氣的滋潤下，甄龍竟然開始了自己的化形，一般來說，龍族化形要根據自身資質，自身境界從地仙境到金仙境不等，資質越好越難化形。

　　 比如敖摩昂是在玄仙中期化形，敖玄辰是在玄仙初期化形，在這個四海之內無真龍的時期，他們的資質也算是矮子中的將軍了。

　　 但甄龍現在地仙都不到的境界，就開始化形了。這有可能是因為天道眷顧，但更有可能是他的資質很差。

　　 終於在半刻鐘之後，這四周的水靈之氣涌動趨勢開始變小，而甄龍的身體已經完全蛻變成了一個兩三歲嬰兒的模樣，他的修為也停滯在了地仙初期境界。

　　 周圍的人都是默默地看着這一切，對於化形，他們都知道其中的規則，一般的小妖譬如烏龜王八鱉之類的，在鍊氣化神的階段就可化形。

　　 但是眼前他們看到了什麼，堂堂東海龍王三太子，竟然在化神返虛境界就化形成功，這三太子的資質真是差的夠可以的。

　　 敖廣看着化形完畢的甄龍，心中幽幽一嘆，但是隨即眼光一冷掃向了周邊圍觀眾人，這孩子就是再差，也由不得你們來指手畫腳。

　　 就在眾人嘆息之際，波瀾陡生，忽然四周水靈之氣竟然再次爆發，而且這一次是實實在在的爆發，簡直可以稱之為爆炸，海量的水靈之氣頓時就在甄龍的身邊撐起了百丈方圓的水之地帶。

　　 百丈之內寸草不生，所有東西全部都被推了出來，就是本在甄龍身邊的敖摩昂與敖玄辰兩個人也是被炸飛了出去。

　　 敖廣心中一驚，這是怎麼回事？但是他首先做的卻是將甄龍引發的異象遮掩了起來，然後放出了一些幻象遮掩，

　　 因此在周圍眾人眼中情況是這樣的——

　　 水靈之氣爆發之後，煙消雲散了，而三太子殿下卻是血跡斑斑地倒在了當場，場中一片混亂，龍王爺站在一邊瞠目欲裂。

　　 而後就是龍王爺寒氣森然的怒吼，“東海眾將聽令，封鎖四周，任何可疑人等一律誅殺。”龍王爺自己卻是放出法力，將血跡斑斑的三太子涉入懷中，用法力小心蘊養。

　　 這給人們的信號就是三太子在最後關頭被人暗算了，龍王大怒派人追捕兇手。但是，真正的情形是怎樣的呢？

　　 此時此刻敖廣確實在施法，不過並不是在救助甄龍，而是放出大法力遮掩甄龍引發的異象，憑藉他金仙中期的實力，竟然要施展全力才能將這異象遮掩，他在心驚的同時，也在暗自琢磨，三子身上必然有什麼大秘密。

　　 而且他的臉上除了驚疑，還透着一抹古怪，就在剛才天道要結束水靈之氣的供應之時，他卻感受到了甄龍身上產生了一股強大的吸力，就是這股吸力造成了水靈之氣的再次爆發。

　　 這感覺就好像是在嫌棄天道給的東西太少，強行向天道搶奪大把的好處，這種感覺很奇怪，但是卻很強烈。

　　 這也是敖廣為甄龍遮掩異象的主要原因。這種現象還是越少人看到越好。

　　 在敖廣遮掩的異象之下，海量的水靈之氣在甄龍的身邊匯聚，竟然化為了一條蔚藍色的水流，敖廣心裏一哆嗦，葵水之精，竟然是葵水之精，這一條水流少說了也得有幾萬滴吧？

　　 葵水之精乃是水之極致，一般來說十二萬九千六百滴水靈之氣可以煉化為一滴葵水之精，而且煉製者必須要有金仙以上修為。

　　 不過這些葵水之精乃是後天精鍊所得，並非先天所屬，但偌大的東海也不過僅有幾百滴葵水之精，可見它的珍惜之處，而先天葵水之精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神物，非一定機緣不可得。

　　 這些葵水之精化為一條蔚藍色的五爪神龍，盤旋在甄龍的身上，一聲吟叫之後直接從甄龍的頂蓋天靈鑽了進去。周圍的異象頓時煙消雲散，而甄龍則是慢慢地落在了地上，不過卻是處於昏迷之中。

　　 其間，被震飛出去的敖摩昂與敖玄辰二人來到了敖廣身邊，他們嘴角掛着一絲鮮血，看來受了一點輕傷，不過他們卻是滿臉關心地問道，

　　 “父王，三弟沒事吧？”

　　 龍王看到他們兄弟親近，心中很是欣慰，不過這件事情還是暫時不要讓他們知道為好，此時正值鎮壓異象的關鍵時刻，敖廣只能將他們打發離開，

　　 “沒有什麼大事，你們放心，一切有父王呢！這裏並不太安全，你們現在立刻回自己的大殿，療養身體，沒有我的命令不許出殿……”

　　 敖摩昂與敖玄辰雖然一臉的不情願，但是敖廣的話他們不敢違背，而且他們知道自己實力不高，留在這裏也不過是累贅，因此便聽從敖廣的話回了自己的宮殿。

　　 龍王金仙中期級別的實力，想要矇混眼前這群太乙玄仙沒有幾個的東海水族，實在是太簡單了。

　　 他們之中也就是龜丞相以及龍禁衛之中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似乎隱隱發現了其中的不妥之處，但卻也是很識趣地沒有多做深究。

　　 敖廣臉上思索着，他不知道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但是他知道三兒子身上必然隱藏着什麼秘密，這秘密必然不小，竟然可以與天道叫板，讓人匪夷。

　　 雖然心中糾結，但他現在抓緊時間要做的就是善後工作。

　　 他將甄龍攝到身邊，金仙期的神識將甄龍的身體里裡外外檢查了一個遍。還沒檢查完他就震驚了，張開的嘴裏能放下兩個雞蛋。

　　 自己這個三兒子什麼時候變成葵水銀龍了？這樣的資質比老大老二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難道是最後那一條蔚藍色葵水五爪神龍鑽入兒子身體之後引起的？

　　 這一切敖廣不知道，但是兒子變成了葵水之身卻是值得可喜可賀的。但這件事情不宜聲張，畢竟這件事情牽扯到了天道，還是低調一點好。

　　 他將甄龍送回到大殿之後，就招來了龜丞相，詢問剛才有沒有發現什麼可疑人等，得到的自然是否定的結果。

　　 這其中的前因後果敖廣都是心中有數，他讓手下眾人停止了沒有意義的搜索，並敕令他們以後加強巡邏，增強戒備。

　　 在他看來這件事情還是儘快結束為好，但是龍王陛下草草的收場，給人另外一種信號就是龍王爺對於三太子並不上心。

　　 要不然龍王爺對三太子受傷一事怎麼會如此冷漠？

　　 於是三太子不得龍王喜愛的謠言越發的猖獗，坐實了三太子腦袋不靈光的傳言。敖廣有意淡化這件事情，也就聽之任之了。

　　 甄龍感覺着一切都是那麼的溫馨舒適，他感到一股股神奇的力量鑽到自己的身體內，自己的意識越來越模糊。

　　 然後他的腦袋越來越沉，慢慢地就陷入了一種近似於睡眠的狀態，他的心很安靜，心無雜念，沒有一絲塵埃，但是在這個溫馨的時刻，外界的葵水之精爆發了。

　　 身體被葵水之精包裹着，甄龍有種溺水的感覺，他感覺到自己快要窒息，他感覺得到周圍水流的涌動，他掙扎着，呼喊着，，，

　　 再後來他發現自己竟然變成了一條矯健的神龍，原本宛如噩夢一般的水，竟然變得那麼溫柔，自己在無盡的水之世界中穿梭，嬉戲，游弋。

　　 他發現原來水也可以是這麼的可愛，他感到了水的溫柔，水的暴戾，水的激情，水的冷寂，他發現原來水也可以有這麼多的姿態。

　　 隨着他對水的理解越來越深刻，他身邊的葵水之精化為了一條蔚藍色的五爪神龍，投入到了甄龍的懷抱之中，融入到了他的體內，他的身體被迅速地改善。

　　 他的身體從一個普通的水行銀龍向著葵水銀龍進化，葵水銀龍可是能夠直接凝練操縱葵水的，他們先天就是水的精靈，上天的寵兒，各種水行法術一觸既通。

　　 有了葵水之身，甄龍今後的修行之路必然會順暢不少。

　　【

　　修真境界：

　　 煉精化氣，鍊氣化神，化神返虛（即：元嬰地仙），煉虛合道（天仙），玄仙，太乙玄仙，金仙，大羅金仙，准聖，聖人

　　】

# 第六章 兩境抉擇

　　 話說，甄龍在天道賜福以及葵水之精不知名的爆發之下，竟然從一頭普通的水行銀龍化為了一頭葵水銀龍，這提升的可不是一點沒半點，完全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別。

　　 而且甄龍提升的不是修為，而是資質。

　　 在這個資質近乎於天定的世界中，可以提升一丁點的資質，都是所有生靈夢寐以求的事情，資質的提升代表了更快的修鍊速度，更少的修鍊瓶頸。

　　 本來甄龍獲得了這樣的資質提升，雖然不至於四海同慶，但是東海之內的小範圍慶賀還是要有的。

　　 但在敖廣的刻意壓制之下，甄龍的改變沒有引起任何的人關注，甚至眾東海水族都不知道有這回事。

　　 甄龍被送回到了自己的大殿之中，他感覺自己一直在水中徜徉，他在似真似幻的睡夢之中，對於水的領悟竟然到了一種頗為深入的地步，他日後修行水行法術必然會是事半功倍。

　　 甄龍再度清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回到了出生的那座大殿，自己在床上躺了好大一會兒功夫，才將自己的思維整理清楚。

　　 甄龍嘴角噙着一絲苦笑，唉，自己如果僅僅只是一條單純的無憂無慮的神龍多好，偏偏自己竟然是敖丙。

　　 敖丙啊，這倒霉鬼在未來的某一天，會被某個穿着紅肚兜，手拿乾坤圈，舞動混天綾的小孩子，一圈擊斃，然後扒皮抽筋，上得那封神榜，最終敕封為華蓋星。

　　 自己現在就是這個倒霉鬼，自己也會被扒皮抽筋，然後成為華蓋星？

　　 可能吧！畢竟這個世界有東海龍王敖廣，有東海大太子敖摩昂（西遊記中降服小鼉龍曾經出場），有龜丞相，又有自己這個三太子敖丙，也許應該會有哪吒吧？

　　 自己的命運已經註定了嗎？真是讓人不痛快啊。

　　 不過自己並不會死，這也算是自己一場劫難吧？到時候自己變成華蓋星主，應該也算是一個較為美滿的結局啊？

　　 命運就好像被強姦，既然不能反抗，就默默接受吧！恩，也可以嘗試着享受……

　　 雖然這華蓋星是個很小的星官，基本沒有什麼人知道，要不是自己前世是個網絡寫手，某次用到封神方面的信息，查過一些相關的資料，恐怕自己也不知道華蓋星這一回事。

　　 但蚊子再小也是肉，華蓋星再不出名，好歹也是三界八部三百六十五位正神之一。

　　 不過被小孩子打一頓就有點傷自尊了，但想想那可是將來的三壇海會大神，心中也就好受一點。

　　 不過扒皮抽筋應該很疼吧？但為了以後清靜日子，這點傷痛倒也不是不可以忍受。

　　 嚴格說來，甄龍前世就不是一個积極向上的人，他可以為自己找無數的借口安慰自己，然後接受現實，得過且過，標準的阿Q精神。

　　 這不是說他心中沒有叱吒風雲的念想，但是他僅僅就停留在了念想之上，而不是去選擇奮鬥拼搏，努力實現自己的念想。

　　 前世的性格被甄龍帶到了現在，此時的他雖然很不喜歡敖丙的命運，但他卻是捏着鼻子選擇了接受命運的安排，甚至他已經在考慮怎麼減輕自己扒皮抽筋之時的痛苦。

　　 在甄龍已經準備接受敖丙命運的時候，他的身邊忽然有一個威嚴的聲音響起，

　　 “你醒了？我有點事情要跟你談～”

　　 甄龍一個激靈，自己剛才想得太入神了，竟然沒有發現自己身邊竟然還有別人，他骨碌一下爬起來，看到了說話的人，非是別人，正是東海龍王陛下敖廣，自己的老爹。

　　 甄龍恭恭敬敬地對着敖廣一禮，口稱“父王”。

　　 忽然他感覺身體有異，他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變成了人類的身體，不過卻僅僅只是兩三歲孩童的樣子。

　　 “原本，我對你很失望，不過是三爪水行銀龍，簡直是丟盡了我的臉面，我甚至已經為你找好了一條退路，但是，現在情況都變了——”

　　 敖廣沒有理會化形之後有些驚疑不定的甄龍，看着他的眼睛，接着說道，

　　 “天道賜福，你很幸運地轉化為了葵水之身，就是比你大哥二哥的資質都不逞多讓，因此我為你制定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敖廣在說話的時候，眼睛死死地盯着甄龍，尤其注意自己說到葵水之身之時甄龍的反應，想看看能不能發現什麼蛛絲馬跡。

　　 但是他失望了，同時也鬆了一口氣，甄龍沒有任何的反常，也就是說那場異變，他並不知情。

　　 他正驚訝於自己的人類軀體，聽到敖廣的話之後，身體一頓然後沉寂了下來，他忽然說道，“父王，要是孩兒沒有產生蛻變，不知道父王所說的退路指的是……”

　　 “自然是為你找一條水脈，做個閑散龍王，安然了此一生——”

　　 敖廣說完這句話之後，頓時感到甄龍對自己明顯親近了幾分。而事實也確實如此，因為龍王龍母對於自己的冷漠，甄龍心中還是有些抵觸的。

　　 但是現在已然消失了多半，原來他們的心中還是關心我的。

　　 敖廣心中一柔，但依然冷着臉說道，“可能你並不知道，你已經昏迷了半個多月，在天道賜福的時候，有人突然對你出手，所以出了一點意外～”

　　 甄龍心中一涼，什麼鬼？竟然還有人要刺殺自己？有沒有搞錯？他對於敖廣的話沒有任何的懷疑，因為在他看來，這種事情敖廣沒有欺騙自己的必要。

　　 “所以，我希望你以後將自己的葵水之身隱藏起來，只顯露自己是水行三爪銀龍就好，要韜光養晦，這樣可以讓別人放鬆對你的重視……”

　　 “不過，你可能要永遠背負着平庸之名，永無出頭之日，你，願意嗎？”敖廣目光灼灼地看着甄龍，似乎能夠看透他的內心。

　　 甄龍很無所謂，反正自己以後是要被扒皮抽筋的，低不低調就沒有什麼所謂了，他很無所謂地說道，

　　 “孩兒願意，況且孩兒原本就是一個平庸之輩啊，呵呵～”

　　 甄龍的笑話沒有引起敖廣的發笑，反而讓敖廣很嚴肅地看着他，他察覺到了甄龍心中的頹然以及他甘於平庸的心思。

　　 甄龍嘎嘎笑了兩聲，發現敖廣一臉的嚴肅，就尷尬地停止了自己的笑聲。

　　 敖廣的意思是讓甄龍韜光養晦，而並不是真的消極沉淪，實力還是要修鍊的。

　　 而甄龍的想法則是得過且過，畢竟自己將來的命運已經註定，自己沒有必要修鍊，反正以後要‘死’，還不如趁着時光及早行樂，這也正和了敖廣平庸的要求。

　　 敖廣真是想不明白，自己這個三子究竟是怎麼了？

　　 一開始的表現就是那樣的，現在竟然又變成了這個樣子，每個龍族都是戰天戰地戰眾生的性格，他們生來就帶有一種稱霸洪荒的威嚴霸氣。

　　 但是三子為什麼生來就有一種懦性呢？

　　 他什麼都沒有說，這種性格上面的缺陷，言語上的教育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必須要讓他從心底裏面改變這種性格，他伸出一根手指，直接點在了甄龍的額頭上。

　　 甄龍臉上的的表情頓時凝固，逐漸地變為了獃滯，而在他的腦海之中卻是浮現了一幅映像——

　　 湛藍的天空之下，一條紫金九爪神龍矯健的身姿挺立在一片雲霧之中，龍身在雲霧之中若隱若現，更平添了幾分霸道與仙逸。

　　 此刻紫金神龍一聲吟叫，引得下方萬億的回應，一聲聲龍吟此起彼伏，高亢的、低沉的、清脆的、沉悶的……

　　 下方發出吟叫的正是一條條的神龍。

　　 不過這萬億的神龍卻是匍匐在地上，表示着自己對天空之中那頭紫金神龍的臣服，狂熱，信服……

　　 這一副萬龍臣服的畫面深深地刻在了甄龍的腦海之中。

　　 然後畫面一轉，換了一幅景象，這是一片染血的天空——

　　 天地間充滿了鳳鳴，龍吟，麟吼，不過這些並不是威風凜凜的霸道宣揚，而是一聲聲的悲鳴。

　　 大地已經被鮮血染紅，遍地都是鳳凰的屍骨，神龍的屍骨，麒麟的屍骨，偶爾有兩頭神獸還留有一口氣，不時的哀鳴，更是這一片戰場之上平添了一抹悲涼。

　　 上空傳來一聲悲鳴，一條傷痕累累的紫金神龍出現，看着滿地的屍骨，它流下了一串血紅的淚水。然後它似乎做出了什麼決定，只見它向著天空一聲長吟，

　　 “今日，我祖龍願鎮守洪荒東方木之甲乙，換取我龍族的一線生機，今後我龍族當退守四海，非天地大劫不出，今天地共鑒之～”

　　 然後，祖龍伸手一揮，地上所有的神龍屍骨向著他飛去，他口中一聲暴喝，“祖龍印，鎮壓龍族氣運，煉～”然後所有神龍屍骨不斷地組合、磨礪，等到他手中的時候，已然化為了一塊四方印璽。

　　 他張口噴出三滴精血，融入祖龍印之中，然後深深地看了一眼祖龍印，信手一拋，祖龍印向著四海鎮壓而去。

　　 而祖龍本身則是化為了一道翠綠光華，向著洪荒世界的極東之地鎮壓而去。

　　 畫面也到此終止，甄龍早已是淚流滿面，這樣的畫面是實在是太感人，太悲壯了，甄龍不由自主地就流下了眼淚，在他哭天抹淚的時候，身邊一個聲音再度響起，

　　 “剛才你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實的，就發生在龍漢大劫之時，而龍族也是由當年的霸絕洪荒，到了如今的苟延殘喘；由當年的遍地真龍，到現在的四海之內無真龍……”

　　 “如今的龍族是真的沒落了，你的資質很不錯，難道你就不想為龍族做點什麼嗎？，，

　　 父王不逼你，你好好想一想，這裡有一本《玄水真解》，你想清楚之後就修鍊一下吧，無論你做出什麼選擇，父王都不會怪你的，但是你一定要想清楚，這關乎你一生的道路～”

　　 “哦，對了，父王是悄悄來的，你不要對外聲張～”然後敖廣就轉身離開了，留下了處於極度糾結之中的甄龍。

# 第七章 明心見性

　　 話說，甄龍被敖廣一根手指點在額頭上，他看到了某些古老的映像，見識了龍族昔日的輝煌，見識了龍族沒落的悲壯畫面。

　　 說實話，甄龍很感動，很震驚，但是感動震驚並不代表了他要挺身而出。

　　 這是一個神魔的世界，可沒有法律保護弱者，稍有不慎，就能死得連渣都不剩。

　　 他不是頭腦發熱的毛頭小子，他見識過了太多的悲歡離合，早已經過了氣血方剛的年齡。

　　 但是，龍族的興衰讓他唏噓，強如當年的龍族，都淪落到了現今的狀況。自己就是封了華蓋星君，就能保自己一生一世？自己似乎都是不怎麼相信啊。

　　 而在這個時候，他眼前浮現出了敖廣、敖芝、敖摩昂、敖玄辰的面容，雖然與他們相處不過短短几個時辰，但是他們讓甄龍感到溫馨，讓甄龍體會到了家人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自己對於龍族的歸屬感不強，但是自己的親人卻具是龍族，他們甘願為了龍族振興付出一切，甄龍怎麼能夠置身事外？

　　 在他們身上，甄龍頭一次有了親情的概念，他前世是個孤兒，如今對於這難得的親情，是倍感珍惜，自己無論如何都要保護他們。

　　 他可以如自己所想的那樣，醉生夢死，及早行樂，等待着命運的安排，被哪吒扒皮抽筋，最後被封為華蓋星君。

　　 雖然很憋屈，但是很安全，很穩妥。

　　 不過此後與自己的親人基本處於兩地分異的狀態，而且這樣的結果也會讓他們都失望透頂吧？

　　 況且封為華蓋星君之後是不是就高枕無憂了，這還有待考證。

　　 至少甄龍前世涉獵眾多封神傳說，但是在封神之後卻是不曾出現過敖丙的事情。

　　 當然，還可以選擇另外一條路，那就是奮起反擊，憑藉自己所知道的信息知識，去搶佔各種先機，獲得強大的力量，去保護自己的親人，去改寫自己的命運，去笑傲洪荒，去獲得真正的大逍遙。

　　 但這樣做的風險也很大，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里，大羅隨地走，玄仙不如狗，強者多不勝數，自己地仙強不了多少的修為稍有不慎就會魂飛魄散，到時候連華蓋星君都沒得做。

　　 甄龍曾經也是一個熱血的人，他也曾有過夢想，有過造福社會的願望，有過為祖國奉獻一切的偉大理想。

　　 但現實終究是殘酷的，文憑能力什麼的都是虛的，裙帶關係才是硬道理。

　　 於是在萬般碰壁之後，他頹廢了，淪落了，他沉迷在了小說的虛擬世界之中，後來他就順勢做了個網絡寫手。

　　 他幻想着自己是小說之中的主角，可以無所不能，可以飛天遁地，可以俠肝義膽，可以管盡天下不平事。

　　 但現實之中，他卻變成了一個性格完全相反的人，他膽小怕事，他唯唯諾諾，他得過且過，他冷漠地對待現實之中的一切不平事。

　　 這樣的性格被他帶到了敖丙的身上，因此他才會選擇順應命運的安排，即使被扒皮抽筋也在所不惜，只要自己還活着，還活得過去。

　　 但是在見識了龍族的輝煌、祖龍的強大，尤其是在看到祖龍啼血，以身融洪荒世界，鎮壓東方木之甲乙，以換取龍族的一線生存之地。

　　 他感到了一絲的悲慟，與黯然……

　　 強如祖龍，都不能真正地逍遙自在，自己就是委曲求全向命運低頭，估計也不會有什麼好結果，自己今世的親人也將永遠在隕落的邊緣徘徊，還不如奮起反擊，倒是還有一線生機。

　　 甄龍心中開始躁動了，他早已沉寂頹廢的內心，再度迸發出了翻滾的血液，火熱滾燙的血液流遍了全身，讓他的全身一陣燥熱，一陣悸動。

　　 干他娘的！！！終於在沉寂了半個多時辰之後，甄龍發出了自己的怒吼。

　　 老子也不是孬種，自己不是一直渴望活在小說之中的虛擬世界嗎？這洪荒世界不就是小說中的世界嗎？而且這還是一本自己知道事情發展，知道故事結局的小說。

　　 自己厭惡原本現實中的世界，厭惡其中的黑暗，厭惡其中沒有自己大展拳腳的地方。

　　 現在好了，自己有了新的發展環境，這裏沒有那些黑暗的潛規則，這裏只有弱肉強食，只有無情的叢林法則，在這裏拳頭就是道理。

　　 雖然這個世界沒有法律保護弱者，其中隱含了巨大的兇險，但是同樣也隱藏了巨大的機遇，只要自己善於抓住機遇，就可以獲得強大的力量，改寫自己的命運。

　　 憑什麼老子就要讓一個小屁孩扒皮抽筋？就憑他是靈珠子轉世？就憑他是女媧娘娘身邊的近人？

　　 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老子表示不服，，

　　 我現在是東海龍王三太子，這就是我起步的平台以及資本，只要好好經營，不是沒有鹹魚翻身的機會，到時候我的命運就由自己做主，龍族也必然也會因為我的強大而再度崛起，自己的親人也由我來守護。

　　 龍族由輝煌轉衰的歷史，只不過是引起了甄龍對自己未來的深思，他對於龍族的歸屬感並不是太深，也許在未來他的實力強橫了，並不介意提攜一番龍族，但卻不會以龍族復興為己任。

　　 他的奮鬥是為了掙脫自己命運的枷鎖，是為了守護自己的親人，振興龍族的任務太重，還是交給別人吧，只要自己還有家人平安無事就是甄龍最大的滿足。

　　 不，也許我們從現在開始就要稱呼他為敖丙了，他已經完全接受了敖丙這個身份，這是他在這個世界的立世之本，創業之初。

　　 甄龍這名字敖丙不會再用，但他不會忘記，他會將之放在心底，在大逍遙之前永久封存。從今以後他就是敖丙，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

　　 在敖丙做出這個決定之後，虛空之中一聲驚雷傳來，似乎在宣告着什麼。

　　\*\*\*\*\*\*\*\*\*\*\*\*\*\*\*\*\*\*\*\*\*\*\*\*\*\*\*

　　 既然已經決定了要奮起反抗，要同命運一較高下，那麼自己就必須開始籌劃了。留給自己的時間並不充裕，雖然不知道此時確切的時間，但是想必離封神之劫不遠了，早作打算，才能佔到先機。

　　 龍族如今退守四海，被迫臣服昊天天庭，而自己在以後會被一個小孩子扒皮抽筋，說白了就是因為實力不足。

　　 要是龍族有幾十個准聖級高手，誰敢欺壓龍族？誰敢袒護哪吒？敢傷龍王太子，必叫你付出代價，誰敢叫龍族太子做那小小的華蓋星君？

　　 一切的源頭就是因為自己沒有實力，龍族沒有實力。

　　 幾十個准聖，就是聖人都不敢無視他們的存在，但可惜的是龍族沒有。

　　 現如今，四海之內無真龍，最強的四海龍王不過金仙初、中期的實力，金仙期的四海水族不超過十人。敖丙也相信龍族有自己的隱藏力量，但是想來不會太強，也就是勉強守住四海而已。

　　 而自己的實力呢？地仙初期，呵呵，基本是墊底的存在。地仙後面依次是，天仙，玄仙，太乙玄仙，金仙，大羅金仙，准聖，准聖之後還有遙不可及的聖人。

　　 自己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

　　 自己不得不作出最壞的打算，到時候的封神之戰，聖人都會被捲入其中，聖人啊！據說無所不能的聖人啊！

　　 想想自己就要面對聖人層面的對手，敖丙就感到一陣肝兒疼。

　　 自己想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實力，辦法很多，但想要在短時間之內快速提升實力卻是有些困難。不知道什麼時候封神之戰就爆發了，自己要儘快弄清楚現在是什麼時期。

　　 一方面是為了更好地根據剩餘時間制定計劃，另一方面就是將現實中的時間與自己腦中知道的事情結合起來，自己也好推斷出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會有什麼機緣。

　　 敖丙想要修鍊，必須要有適合自己的強橫功法，但東海現在沒有強橫的功法。

　　 當年龍族精英盡隕，倖存者竟然無一人知道龍族密庫在何處，龍族的傳承斷了九成九，這也是如今龍族缺乏高手，一直不能崛起的原因。

　　 現在只好先拿着敖廣給的那本《玄水真解》先將就一下了，以後找到合適的功法再換回來就好。

　　 敖丙盤算了一下，自己想要獲得實力的快速突破，無非兩種途徑，一種是拜名師，一種就是闖蕩洪荒大陸。

　　 拜名師是最輕鬆的途徑，現如今是聖人的天下，道教有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三人分別創立人教、闡教、截教，這三位是最理想的老師人選。

　　 但是敖丙想了一番之後，有些無奈地搖了搖頭，他們都不合適。

　　 老子忘情，他要不是為了撐撐門面，估計他一個弟子都不會收。如今也不過收了玄都大法師一人為弟子，自己想拜入他的門下，可能性幾乎為零。

　　 元始無情，其實闡教才是最安全的，因為他們是封神的最後大贏家。

　　 但是元始天尊對於人族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的弟子之中九成九都是人族出身，自己這濕生卵養的水行銀龍，估計入不得他的法眼。

　　 通天性情，通天教主倒是敖丙心目中理想的老師，他主張有教無類，自己只要想拜入他的門下必然可行。

　　 但是封神之戰，截教可是大輸特輸，門人弟子一部分上了封神榜，一部分做了他人的坐騎，一部分身死道消。

　　 自己不過就是想擺脫自己的命運而已，並不想捲入到闡教與截教之間的衝突中去。

　　 要是自己拜入截教門下，被打上了截教的烙印，說不定到時候自己還要上那封神榜，還要做那華蓋星。。恩？等等……封神榜？封神……敖丙眼睛突然一亮，他忽然想到了一個絕佳的主意。

# 第八章 百年玄仙

　　 話說，敖丙思考着自己接下來要走的道路，他必須儘快強大起來，這是改變自己命運軌跡，守護自己家人所必然的需求。

　　 在思索了片刻之後，他便放棄了拜入聖人門下的打算。

　　 如今的聖人有六位，按照成聖先後順序，分別是女媧娘娘、太上老君、元始天尊、通天教主、接引、准提。

　　 首先，由於前文已經提到的種種原因，敖丙排除了拜三清為師的可能性，有的是拜不了，有的是不能拜、拜不得。

　　 至於說女媧娘娘，那可是自己未來最大仇人（哪吒=靈珠子）的後台老大，自己怎麼能往槍口上撞？況且，自己就是想拜女媧娘娘為師，也沒有什麼門路啊，此路不通。

　　 至於說接引、准提兩位西方佛祖，敖丙畢竟在心底裏面將自己當成是正統的華夏人，怎麼能投靠西方教，而且佛教的某些教義讓敖丙有些不大感冒。

　　 況且自己要是在三清道祖眼皮子底下前去投靠西方教，豈不是在明目張膽地與他們唱反調，自己還要不要在洪荒大陸混下去啊？

　　 西方教去不得，至少現在去不得…

　　 敖丙想到自己可能還要上那封神榜，心中不由得一陣凄涼，但隨即就是心中一動，他忽然有一個想法，封神，封神，要是自己原本就是神，那麼，這該怎麼說呢？

　　 要是自己封神大劫之時就是一個神祇（qí），一個天庭的神祇，那麼自己在大劫之中，是不是就不會再捲入其中了？

　　 敖丙不知道答案，但是這個想法卻很是值得一試。

　　 封神的根本原因有兩個——

　　 其一是在黃帝戰蚩尤之時闡教仙人造成了過多的殺孽，天發殺機，需要有人應劫；

　　 其二天庭戰將空虛，本為鴻均童子的昊天上帝哭求道祖，為天庭增加可用人才。

　　 因此，六位聖人才籤押封神榜，以武王伐紂為基，推動大劫，福緣深厚者可得仙道，福源稍次者可得神道，福源淺薄者魂飛魄散，身死道消。

　　 而應劫的主力就是闡截兩教二三代眾多弟子門人以及其他洪荒生靈。

　　 自己要是在天庭之中混個一官半職，就可以近水樓台先得月，最快速地得到關於封神的最新消息，這對於自己的謀划至關重要。

　　 而且自己既然已經是神，那麼想必不會再入那封神榜吧？要是自己能獲得更高的神位，甚至可以在大劫之中稍微運作，讓自己的利益獲得最大化。

　　 越想心中於是敞亮，越想越是覺得自己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前途一片光明。他此刻豪情萬丈，竟然升起了一種與洪荒群雄一較高下的想法。

　　 此刻自己最重要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實力，一個可以獲得天庭認可的實力，到時候自己就可以展開自己的計劃，踏出掙脫自己命運的第一步。

　　 以現在自己僅僅不過地仙初期的實力，就是最初級的仙兵都不夠資格，畢竟仙兵最低也要天仙修為。敖丙有些興緻盎然地拿起了敖廣留下的那本《玄水真解》，仔細地看了起來。

　　 敖丙再沒有其他的心思，一心修鍊。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計劃實施需要一定的實力，沒有足夠的實力卻被卷取其中，必然被吞得連渣子都不剩。因此敖丙沉寂下來，精心修鍊。

　　 不得不說，葵水之身確實是修鍊水行功法的最佳體質，敖丙感覺《玄水真解》上面的內容自己理解起來不費吹灰之力，而且修鍊起來也沒有一絲的障礙，一切水到渠成。

　　 《玄水真解》是直達金仙的修鍊法決，共有十八層，五層成就天仙之位，九層成就玄仙之位，十三層成就太乙玄仙，十八層成就金仙道果。

　　 僅僅十年時間，敖丙就將前五層《玄水真解》修鍊完成，修為也水漲船高到了天仙。

　　 而在他突破的時候，卻是感到了內心的一抹悸動，然後腦海之中浮現出了一篇功法，名曰“天龍煅體術”。

　　 十年時間，敖丙不再是修真界的小白，他對於修鍊的諸多事情也有了較深的了解，一眼他就看出了“天龍煅體術”的不凡之處，至少它要比“玄水真解”高深了不止一個檔次。

　　 對於它的來歷，敖丙是沒有任何的頭緒，後來所幸也就不再想這些事情。

　　 他也就在修鍊玄水真解的時候，同時兼修這神秘的“天龍煅體術”。

　　 天龍煅體術果然是不同凡響，它竟然可以引動葵水之精淬鍊己身，對於別人來說葵水之精是難得的寶物，但是對於敖丙來說，不過是自己信手可得之物，以他的葵水之身，可以隨意凝聚出葵水之精。

　　 接下來的百年時間，敖丙同時修鍊“玄水真解”以及“天龍煅體術”，“玄水真解”修鍊順利，已然到了第九層，他的修為也到了玄仙之境。

　　 按道理，對於擁有無盡葵水之精的敖丙來說，修鍊起“天龍煅體術”應該是得心應手才是，但結果並不是這樣，他的天龍煅體術竟然還沒有踏入第一層。

　　 這讓修鍊玄水真解極其快速的敖丙，不由得產生了一絲挫敗感，心中產生的一絲驕傲也消散而盡，留下的唯有堅韌與不屈。

　　 雖然沒有踏入天龍煅體術第一層讓敖丙一陣不爽，但天龍煅體術帶給敖丙的好處卻是貨真價實的，現在他玄仙初期的法力修為，而肉身修為也是玄仙初期。

　　 各位不要以為這是理所當然，這其實是很不正常的，所謂玄仙初期的肉身修為，指的是，完全單純憑藉肉體力量對抗玄仙初期的仙人。

　　 也就是說，敖丙現在雖然僅僅只是玄仙初期的修為，但是他卻是有一般玄仙初期兩倍的戰力。

　　 而敖丙有如此肉身修為，他的天龍煅體術還沒有突破第一層，可見天龍煅體術的門檻之高，級別之高。

　　 其間，敖丙也是間接小心地打聽了一些現在的時間問題，終於大約確定了時間，與自己知道的歷史掛上了鈎。

　　 自己出世的時候，大禹治水大約已經過去了百年時間。

　　 大禹治水成功之後，被選為部落首領。他死後，他的兒子啟在公元前2070年，建立了夏朝，定都陽城。夏朝經歷了十四代，十七帝，四百七十年之後，末代君主夏桀被成湯所滅。

　　 自己出世之時，大禹治水百年，自己又修鍊百年，也就是說夏朝建立兩百餘年，還有兩百五十年左右就是商朝，商朝550年之後，公元前1047年爆發牧野之戰，也就是封神之戰的終結。

　　 這樣盤算下來，自己應該還有七百多年將近八百年的時間來準備，這時間聽起來很長，但是對於仙人尤其是高階仙人來說，七八百年甚至僅僅也就是一次閉關的時間。

　　 據說自己的老爹從玄仙突破到太乙玄仙用了七千年時間，從太乙玄仙到金仙用了六萬七千年，這樣的修鍊速度已經被稱為是龍漢大劫之後龍族歷史上可數的天才了。

　　 自己八百年時間能夠做到自己老爹七千年時間做到的事情嗎？

　　 敖丙想着，心中就是一陣苦澀，但是想到自己手中的《玄水真解》以及高深莫測的《天龍煅體術》，讓敖丙心中一松。

　　 再想想自己用了百年時間從天仙突破到了玄仙，而自己的老爹卻是用了九百年時間才做到，也許自己在七八百年內突破太乙玄仙也不是沒有可能？

　　 想到這裏敖丙不由得信心一漲。但他沒有想過，即使是太乙玄仙又能怎樣？一樣無法左右戰局的發展。

　　 百年內突破到了玄仙的敖丙，讓敖廣興奮得幾乎瘋掉，這樣的資質簡直是要逆天啊，他現在無比慶幸自己會有敖丙這樣優秀的兒子，誰能想到自己原本不看好的三子會有這麼高的修鍊天賦。

　　 不過敖廣卻是沒有將興奮表現在臉上，他嚴肅地說道，

　　 “你的資質很不錯，比父王還要強上那麼一點，不要驕傲，須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接下來要加倍努力，龍族的振興就要靠你們三兄弟了……”

　　 敖丙微不可查地一撇嘴，您說的強上那麼一點可是一百年與九百年的差距啊，不過對於自己的老子，敖丙還是很尊重的，並沒有反駁，而是有些遲疑地說道，

　　 “父王，孩兒有事兒想求父王～”

　　 敖廣的心情很好，臉上一緩，他大手一揮，“你說說看，只要不是特別難辦，父王一定答應你～”

　　 其實敖廣的心中想的是一定要滿足三子的願望，但是不能慣着他，所以他才那樣說的。誰知道敖丙說的事情，讓他直接愣住了。

　　 “父王，孩兒想去天庭做個神將～”

　　 敖廣是真的愣住了，他想過敖丙會要什麼兵器啊，珠寶啊，美味希胗啊，甚至他都想到了美女，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敖丙竟然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

　　 敖廣聽到敖丙的話，他的臉上甚至有了一絲陰沉，四海龍族投靠天庭之事一直是他心中的一根刺，想想當年曾三分洪荒的強大龍族，如今竟然要仰人鼻息生活，敖廣實在是恨極。

　　 他的心中一直希望有一天龍族能夠脫離天庭的轄制，重現遠古的輝煌，因此四海之中對於天庭也是戒備十足，根本不給天庭插手四海事物的機會。

　　 敖廣滿懷熱情地與天庭對峙，在他看來龍族雖然臣服昊天天庭，但是並不代表着要做天庭的臣子與打手，龍族要保留自己的尊嚴與傲氣。

　　 看到敖廣臉上的陰沉，敖丙沒有絲毫的退縮，他早就料到了敖廣的反應，他也想好了對策，他不慌不忙沉穩鎮定地說道，

　　 “父王，我四海龍族與天庭的矛盾孩兒已經聽說過，孩兒也知道龍族不想成為天庭的一部分，但是像現在這樣對峙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看到敖廣並不答話，敖丙接着說道，“父王，這樣僵持下去對龍族一點好處沒有，我龍族這些年來的發展您是心中有數的，想要達到脫離天庭自保，一兩個量劫的時間是不夠的～”

　　 “可是天庭也不傻，他們會想盡辦法限制我龍族的發展，想辦法滲入我龍族之中，想盡一切辦法將龍族真正的掌控在手中。

　　 而且隨着時間進行，天庭的實力會越來越強，他們有大量的人族修士做後生力量，比我們佔有太多優勢了～”

　　 “那你說該怎麼辦？”敖廣終於沉不住氣，開口問道，眼睛有些狐疑地盯着敖丙猛看。

# 第九章 渭河龍王

　　 話說，敖丙想出了一條可以躲避封神之劫的辦法——提前混入天庭，但是這門路還要有人為自己開啟方便之門，最佳人選就是自己的老爹——東海龍王敖廣。

　　 但是天庭與龍族關係曖昧複雜，天庭想要將龍族徹底掌控在手中，而敖廣一心想要復興龍族，脫離天庭的轄制。

　　 他又怎麼能夠同意讓自己的兒子成為天庭的戰將？

　　 這就要看易天南能不能將敖廣勸服成功了，只要能勸動敖廣，憑藉著敖廣在天庭的人脈，必然可以為敖丙找出一條門路。

　　 “父王，我們龍族想要振興可謂是千難萬難，僅僅只憑藉這不緊不慢的積累是遠遠不夠的，正所謂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我們龍族的強盛需要藉助外力……”

　　 “可是，誰能夠有實力成為我們的助力呢？誰又能甘願讓自己成為我們助力呢？聖人道統嗎？呵呵～思前想后，孩兒認為最有可能打開突破口的就是天庭。”

　　 “首先，天庭佔據了天地正統的位置，玉皇大帝是三界眾生之主，名義上統領三界，就是聖人也不好在明面上太過刁難，畢竟如今的天庭可是道祖立下的。”

　　 “其次，天庭有強大的後備力量作支撐，天下人族、妖族等眾多修士都渴望成仙飛升，成為天庭仙官。天庭有不斷的新鮮血液加入，他的的實力強盛只在朝夕之間。”

　　 “最後，天庭與我龍族的關係很複雜，雖然說不上友好，但是至少表面上龍族歸咎於天庭轄下，要是龍族想要在天庭那裡做突破口，阻礙應該會小一點。”

　　 “說了這麼多，孩兒的想法就是派人混入天庭，爭取混得天庭要職，在天庭之中培植一群勢力，為我龍族爭取利益最大化，孩兒就是想做那混入天庭的第一人。”

　　 敖丙說的很詳細，敖廣也聽得很仔細，聽着敖丙在說，敖廣眉頭越皺越深，誠然，他不否認敖丙說的都是事實，而敖丙的辦法也確實是一條絕佳的妙計。

　　 但是，敖廣猶豫了，因為他舍不得，自己的三子是那麼的驚才艷艷，這混入天庭確實是個高回報的營生，但同樣也是一個高危險的營生，稍有不慎就會步入萬劫不復之地。

　　 看到敖廣臉上的猶豫，敖丙沉聲說道，“父王，孩兒為了龍族的復興大業可以奉獻自己的一切，請求父王成全孩兒一片拳拳之心。”心中一陣愧疚，為了自己的計劃，只能騙一下自己的老爹了。

　　 自己的孩子有這樣的覺悟，敖廣感到心中甚是安慰，但是想到三子要去面對各種危險，他就是一陣猶豫，他沉着臉，

　　 “你把詳細的計劃跟我說一說～”

　　 “父王，我們先將一部分可靠的族人假意逐出龍族之外，然後讓他們加入天庭，龍族在背後默默地支持他們，財寶、法寶、功法、丹藥，讓他們在天庭之中慢慢經營，爭取謀得高位，然後反過來為龍族謀划利益。”

　　 “這種事情有其他的龍族去做就可以了，你還是老老實實呆在東海好好修鍊，你有更重要的任務要做。”敖廣畢竟還是舍不得讓自己的兒子去冒這麼大的風險。

　　 “父王，孩兒已經長大了，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孩兒也想出去闖一闖，見識一番外面的世界。請父王成全～”

　　 敖丙直接單膝跪在了敖廣的跟前，臉上一片的誠摯、熱切與希冀。

　　 敖廣看到敖丙的動作，就知道他心中已經打定了主意，要是自己強行阻攔，必然可以將他攔下，但同時也會使他的念頭不順，有可能對以後的修行不利。前期可能不太明顯，後期可能會造成不可逾越的壁障。

　　 敖廣皺着眉頭想了很久，玄仙的實力，確實不高，但是這樣的實力在洪荒大陸之中也算是一般水平了，要是再派一些人保護三子，倒是可以讓他去闖一闖，不過這闖蕩的地方……

　　 “龍兒，你的處境你自己心中有數吧？我倒是可以為你謀劃一個官職，不過你不要抱太大希望，官職不可能太理想化的——”敖廣皺着眉頭略有深意地說道。

　　 “一切僅憑父王做主～”敖廣只希望可以獲得自由，然後根據自己所知道的知識，前往洪荒尋找大機緣，爭取早做突破。

　　 “好，你先鞏固一下自己的境界，我現在就去看看為你找一個什麼樣的官職合適～”說完這句話，敖廣的身形就消失不見了，大殿之中僅剩下了思索中的敖丙。

　　 敖丙對於敖廣說的那句‘你的處境自己心中有數’，暗中思索不已。

　　 自己的處境自己心中實在是太有數了，此時在東海之中，不，或者在四海之中應該都流傳着自己的傳說——自己是如何如何痴傻的傳說。

　　 自己的痴傻之名，在出世之後一直被掛在在自己的身上，自己並沒有主動地去辯解什麼，因此也就聽之任之了。

　　 龍王龍母不想讓別人注意到敖丙的資質絕佳，因此也是不管不顧，搞得是敖丙的名聲越來越臭，幾乎成為了痴傻的代名詞。

　　 而且敖丙常年修鍊，不經常出現在東海的公共場所，再加上敖廣前來看望敖丙的時候總是悄悄地來，因此敖丙不得龍王喜愛的謠言更是甚囂塵上。

　　 據敖丙所知，知道自己真實實力的人也就是自己的老爸老媽而已，就連自己的大哥二哥也被蒙在鼓裡面，不少的人還因為私下偷偷議論自己，被自己兩個哥哥知道后狠狠修理警告過。

　　 敖丙並不在乎自己的聲名如何，他知道自己的命運是早就註定的，最初的時候他覺得一切順其自然就好，不管怎麼樣自己最後還是要去做那個華蓋星君。

　　 後來真正地發奮圖強了，不過老爹讓自己韜光養晦，不要讓自己的敵人注意到，因此敖丙不想也不能為自己正名。

　　 老爹現在提起這個是什麼原因呢？這與自己的官職有什麼關係？但是，敖丙的心中有些不太好的感覺，不過老爹總不會害自己吧？

　　 敖丙並沒有等很久，三天後敖廣就再次來到了敖丙的大殿，敖廣的臉上面沉似水，不漏聲色。

　　 敖丙心中忐忑，不知道事情辦得怎麼樣了？畢竟這可是關係到自己今後的計劃。

　　 “我在天庭熟識的神祇大部都是水部之人，這種事情我只能向熟識之人尋求幫助，因此你在天庭中的官職也是在水部之中……”

　　 “父王費心了，不知道孩兒的官職是……”

　　 “本王與天庭眾多神祇交涉了一番之後，終於找到了一個空閑的官職——渭河龍王。不知你意下如何啊？”敖廣口中說著，眼睛卻是在看着敖丙的反應。

　　 其實敖廣的話是有些言過其實了，他熟識的神祇確實大部分是水部，但是也不至於都是水部的。

　　 就算都是水部的，他要是真心想為敖丙在天庭其他領域謀個官職，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他就是想讓敖丙留在水部，自己也好照應一番。

　　 最後他挑來挑去，終於選中了一個，那就是渭河龍王，這個官職雖然也算是天庭屬官，但是卻更多的算是四海之臣，大陸水系之中的官職即受天庭轄制，又在四海的管轄之內。

　　 不過隨着這些年來龍族實力不斷萎縮，越來越多的水系逐漸地落入到天庭的治下，四海只保留了一些長江黃河等主要水系的管理，渭河就是其中之一。

　　 因此敖丙的渭河龍王雖然說是天庭屬官，但實則還是在四海的轄下。

　　 這也是敖廣深思熟慮之後做出的決定，他怕敖丙出事，因此才給了他這樣一個官職，一個歸四海管轄的天庭之臣。

　　 不過在這一切敖丙並不知道，他只知道渭河是黃河的一大支流，算是一支比較重要的水系了，要是自己能在這條水系之中做龍王，必然可以大展拳腳，施展自己的計劃。

　　 而且敖丙曾經還犯愁自己做了天庭的神將之後，不好經常去洪荒大陸走動，要是自己做了這渭河龍王，身為一方大員，自由度上面倒是被大大拓寬。

　　 能夠做這個渭河龍王，可能要比在天庭做一個神將要好得多，他不由自主地將自己的喜悅都表現在了臉上。

　　 敖廣原本以為敖丙會心有微詞，但是看到他臉上的喜色，頓時心中一輕，看來他對於這個角色還是比較滿意的。

　　 這樣自己倒是可以盡最大的努力幫幫他，不讓這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混小子輸得太慘。

　　 “看來你對於自己的官職很是滿意啊，這樣的話，你就準備準備前去渭河水繫上任吧！”敖廣看着喜形於色的敖丙說道。

　　 “勞煩父王費心了，關於孩兒所說的事情，孩兒認為還是要早作打算為好，畢竟這樣的謀划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見效的，還是儘快實施才好～”敖丙對着敖廣深深一禮，表示感謝，同時也再次勸誡敖廣早作打算。

　　 因為敖丙知道，在封神大劫之後，龍族的日子會更加的難過。不僅僅是各大水系之中多了天庭冊封的水神，與水系龍王爭權奪利，就是四海也是被天庭逼得不斷妥協退步。

　　 如果龍族不早作打算，到時候封神大劫一過，天庭的實力跨越式進步，根本不是龍族可以抵擋的，到時除了完全倒向天庭別無他法。

　　 “你說的事情，我會好好考慮的，你去給你母后，還有兩位兄長好好聚一聚，以後相見的機會可能要少一些了……”

　　 敖廣此時很重視敖丙給出的建議，他打算立刻就跟龜丞相謀劃一番，開始實施計劃。

　　 不過想到三子將要離開自己的身邊，前往洪荒獨自闖蕩，敖廣也是一陣惆悵，但是身為四海之主，他很好地掩飾了自己軟弱的一面，他的態度依然嚴肅強硬。

　　 不知道誰傳出了三太子將出任渭河龍王的消息，東海水族在震驚的同時，也自認為這種事情是意料之中的。

# 第十章 揮淚惜別

　　 話說，敖丙很中意敖廣為自己謀划的這個渭河龍王之職，此職位不僅僅可以一直呆在洪荒大陸之中，方便自己隨時遊歷洪荒，而且此職是為一方大員，土皇帝一般的存在，自由度可以隨意把握。

　　 敖丙滿心歡喜地答應下來，他就開始準備着要離開東海，走馬上任前往渭河。

　　 自己這百年來一直都在修鍊，也沒有什麼親信，也沒有留下什麼積蓄，走起來倒是一身輕鬆。

　　 現在自己要做的就是跟自己的老媽好好聚一聚，跟自己兩位兄長好好聊一聊，畢竟自己這一走不知道什麼時候在能回來。

　　 很快，三太子前往渭河做龍王的消息便傳遍了東海，雖然這個消息很震撼，但是幾乎沒有人感到奇怪。因為對於這些資質平庸的龍子來說，最好的歸宿就是前往洪荒水系做一個閑散龍王。

　　 三太子作為龍王陛下的嫡親子嗣，雖然他的資質很差，而且腦子還有些不太靈光，但是憑藉他的身份，一個水域龍王是跑不了的，渭河乃是黃河水域的一大支流，倒也是配得上他的身份。

　　 但是這也說明了另外一個信息，龍王陛下確實不喜歡三太子，很少有龍子在很小的時候就被送到外地做龍王，三太子出世不過百年時間，竟然就被任命為渭河龍王，顯然是不得龍王喜愛。

　　 若龍王陛下真是疼愛三太子，就不會在讓他在如此年紀，如此修為，進入遠在洪荒內陸的渭河水系自立。

　　 他會在龍王跟前寵溺萬年甚至更久的時間，甚至就是一直在龍王近前，也不是沒有可能，就是外出另立門戶，也是前呼后擁，聲勢滔天，恨不能將整個龍宮都搬去一般。

　　 可是你看看，三太子要前往渭河的消息都傳出來多久時間了，東海之中竟然還是一片平靜，沒有一點要準備籌劃一番的意思。

　　 看來三太子前往渭河流域是要凈身前往，至少不會大動干戈，這樣也從側面反映出了三太子在龍王心中的地位。

　　 東海水族對於此事是議論紛紛，龍王陛下龍母娘娘並沒有對此事作出回應，而當事人三太子殿下，則是一如既往地沒有露面。

　　 為此事打抱不平的就是大太子敖摩昂，二太子敖玄辰，他們為此事還鬧到了龍王陛下那裡，在一番據理力爭之後，終於取得輝煌戰果——

　　 他們二人同時獲得了百年強制閉關的要求。說的直白點就是被敖廣禁足百年。

　　 敖丙覺得挺對不起自己兩個哥哥的，畢竟自己兩個哥哥是為自己才被關禁閉的，但這件事情事關重大，卻是不能告訴他們事情的始末。

　　 等到安然度過封神大劫，自己一定要好好坦白，爭取兩位哥哥的原諒。任憑他們要怎麼懲處自己，自己都認了。

　　 半個月之後，敖丙就悄無聲息地離開了東海，沒有驚動任何人。

　　 送行的僅僅只有幾人，龍王敖丙、龍母敖芝、龜丞相、龍禁衛首領敖元，他們四個人代表了東海最頂層的人了，此刻匯聚一堂，專門就是為敖丙送行餞別。

　　 龜丞相與敖元一文一武，乃是敖廣的左膀右臂，敖丙的提議雖然讓敖廣心動，但他並沒有貿然出手，而是將敖丙的計劃告訴了龜丞相與敖元兩個人，與他們詳細地討論了敖丙關於打入天庭內部的計劃。

　　 龜丞相與敖元聽完之後，他們感受到了一種震撼，這樣的策略，雖然上不得檯面，甚至有些粗俗，但卻是能夠解決龍族面前危局的最佳方略。

　　 他們不認為這是敖廣想出來的，要是龍王陛下想出來的，就不會跟他們兩個人一副討論的樣子商量這個問題了，早就直接拍板開動了。

　　 在龜丞相的幾番旁敲側擊之後，敖廣終於是將敖丙‘供’了出來，畢竟龜丞相與敖元都是自己身邊的親近信任之人，跟隨了自己數萬年時間。

　　 這樣關乎四海龍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敖廣最終還是決定告訴他們，不能寒了他們的心啊。

　　 知道了真相的他們，愣在了當場，他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百餘年來據傳都是痴傻不堪的三太子，竟然會有如此策略。

　　 看到他們一臉的不相信，敖廣就將敖丙的事情告訴了他們，不過卻是隱瞞了強壓天道而取葵水之精的事情，此事干係甚大，就是龍母他都沒告訴，只說了是一場意外，成就了敖丙的葵水真身。

　　 就是在此時的餞別之所，龜丞相與敖元看向敖丙也是一臉的古怪，他們怎麼都沒想到，東海三位太子之中資質最好的竟然是眼前的三太子，百年玄仙的資質不僅僅只是說說的，而且那打入天庭以取巧的計策也是讓兩個人對敖丙刮目相看。

　　 敖丙看着自己面前的四個人，則是一臉的感慨，想想自己也是要去干一番大事業的人，現在竟然僅僅只有四個人來送自己，真是寒磣啊！

　　 但隨後想到，從今以後自己就是天高任鳥飛、海闊任魚躍的日子，他的心中就是一陣激動，自己的反抗奮起之路就在此刻開啟第一步。

　　 “父王，孩兒就要走了，您一定要保重身體，只有您在，才能領導龍族走向真正的輝煌。孩兒此番前去，定當做出一番成就來～”

　　 此刻的他豪情萬丈～

　　 “四海的事情，你就不要管了，你此去一定要好好地，要是……要是實在不行了，你，你就回來，你永遠都是東海的龍王三太子……”龍王沒有說什麼溫情的話，但是敖丙卻是聽到其中對自己的袒護與無盡的關懷。

　　 “放心吧父王，我會的！！”然後他轉向龍母，“母后，我不在的日子里，您要好好保重，孩兒定然不會讓母后失望的……”

　　 “不要勉強，什麼也比不上你的安全，你一定要答應母后，無論無如何也不要讓自己受傷，知道嗎？實在不行就回來，龍族的振興也不差一個人～”

　　 敖廣聽了敖芝的話，就想訓斥一番，龍族的振興是每一個龍族的責任，怎麼能說不關敖丙的事兒呢？但他的嘴唇動了動，終究是是沒有說出什麼來。

　　 敖丙本是滿腔的豪情，此刻看到龍母眼中的那濃濃的不舍與柔情，他就好像是一隻泄了氣的皮球。

　　 此刻他終於體會到了一種叫做離別的東西，懂得了什麼叫做舍不得……

　　 但即使是一萬個舍不得，也要狠下心來，此時不是兒女情長的時候，自己的命運虛無縹緲，讓敖丙心中危機感十足，他將心中的不舍壓下，長長地吸了一口氣，

　　 “父王，母后，你們保重，孩兒走了……”然後他直接轉身，向著遠處飛遁而去……

　　 他沒有回頭，他怕自己會舍不得離開。

　　 他沒有低頭，他怕眼淚會流出來。

　　 敖丙就這樣昂着頭，向著遠處遁了過去，留給了四人一個挺拔不屈的背影，，

　　 敖廣看着遠去的三子，心中一陣唏噓，不知道自己此番做法究竟是對是錯，不過自己布下了後手，應該可以保龍兒安然無恙。

　　 龍母在一邊喃喃自語道，“陛下您說龍兒此番會不會遇到危險，要是遇到危險可怎麼辦啊？……”敖廣翻着白眼，不予理會。

　　 龜丞相與敖元在一邊看着遠去的三太子，默默地行了一個君臣大禮，三太子為振興龍族冒此大險，當得他們此番一拜。

　　 敖丙就這樣飛出去有萬里之後，終於將速度降了下來，他從自己的袖子裏面拿出了一隻袖珍小船，然後將小船向海中一丟，小船迎風見長，化為一艘三十丈長許的大船。

　　 而他的身形已經落在了大船之上，而在他的身後有兩個人影，亦步亦趨地跟着他一起落在了大船上，這兩人一男一女，具是敖廣派給敖丙的人手。

　　 那男子名為敖焚，乃是一頭變異火行真龍，現已為太乙玄仙後期高手，算是龍族後起之秀中的佼佼者，而今龍族的中流砥柱。將來龍族的高層，必有其一席之地。

　　 女子名曰貝珠兒，乃是一隻七彩仙貝化形而成，現已有太乙玄仙初期實力，也是東海水族之中的資質幽深之輩。

　　 敖焚與貝珠兒此番被派來輔助敖丙，那就是將他們都賜給了敖丙，他們的前程與未來都掌握在了敖丙的手中。

　　 敖焚主要來保護敖丙，為敖丙掃除一切障礙。貝珠兒則是作為敖丙的智囊，兼具照料敖丙的飲食起居，甚至有些賜之以為妾的意思。

　　 這個時候，兩個人跟着敖丙上了大船，敖焚是一臉的無奈與桀驁，他漸漸已經開始有了做一個護衛的覺悟；而在一邊的貝珠兒則是一臉的不岔與羞怒，看向敖丙的眼中是一種極度的不尊敬。

　　 敖焚原本是龍禁衛之中的佼佼者，要是不出意外，他甚至極有可能接任敖元的職務，成為東海龍族的武將之首。

　　 但這不是他想要的，他不願憋在這小小的東海，他渴望更大的舞台，更大的發展空間。

　　 這次被選中作為敖丙的護衛，他的心中一開始是拒絕的，但想到可以在洪荒之中遊歷一番，他就有些意動。

　　 後來得知了敖丙百年玄仙，甘願為龍族大業前往洪荒以身犯險，最後他終於答應了下來。

　　 但他的心中多少有些不以為然，以為這是少爺的玩鬧心思而已。

　　 貝珠兒則是被告知她被賞賜給三太子，要隨三太子一起前往渭河水系。

　　 她就覺得自己前途一片黑暗，當一個東海女修被賞賜給某個龍子，意思就是她的未來、她的一切都是那龍子的，自然，這也包括她的身體。

　　 她不甘心，她是東海女修之中的翹楚，日後成就必然不可限量，但如今被賜給三太子，這個百年中一直處於輿論中心的龍太子，資質奇差、腦子不靈光都算是誇他的。

　　 想她貝珠兒，如何能夠委身於這樣的人之下。

　　 雖然現階段她並沒有心思考慮男女之事，但如果非要讓她選一個的話，她情願選大太子，或者二太子，就是此刻身邊的敖焚都要比敖丙好得多。

# 第11章 百年之約

　　 話說，敖丙此刻站在大船上，滿腔的豪情。他此番前去必然是精彩非凡，雖有千難萬險，但勢必亦有道不盡的風光，說不盡的繁華。

　　 在船上，易天南看着自己身後的兩個人有些頭痛，能夠有人幫助自己完成大業，確實讓人高興，但是這兩個人真的是來幫助自己的么？

　　 這個敖焚還好一點，雖然他的眼中有一番張狂與桀驁，但至少他對自己還算是尊敬的，自己現階段應該還是可以指使得動他的。

　　 不過，這個女子貝珠兒是怎麼回事？那一雙含煞的美眸恨不能將自己生吞活剝了，自己招惹她了？

　　 想到母后將這個女子送過來的時候，那眼中的戲謔與曖昧，他就是一陣苦笑，這真是不敢要，也實在是要不起，享受不了此等的艷福啊！！

　　 敖丙此刻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他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處理眼前的兩個人，他有心放兩個人離去，但是他又有些舍不得，因為自己的勢力實在是太薄弱了。

　　 且不說自己僅僅只有玄仙初期的實力，這一路上會遇到什麼危機尚且不知。

　　 就說自己到了渭河之後，有一件事情是必須要首先處理解決的，自己雖然是天庭任命的龍王，但渭河水族是否能聽命於自己還在兩說之間。

　　 到時候，要是自己不能壓服手下眾將官，憑藉自己玄仙初期的實力夠干什麼的？自己恐怕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以及精力整頓鞏固渭河政權。

　　 自己是為了封神之戰做準備才來的渭河水系，在這裡是來儲備力量的，可不能將寶貴的時間浪費在這些旁枝末節的小事上面。

　　 因此眼前的兩個人將是自己坐穩渭河龍王之位的最得力幫手，易天南舍不得將他們兩個人如此輕易地放走。

　　 不過他們並不是真的信服自己，少不得對要自己陽奉陰違，這對於自己將來要實行的計劃是極其不利的。

　　 眼睛看着敖焚與貝珠兒，敖丙眼珠子亂轉，他心中很快就有了主意，胸脯一挺，眼中露出一絲威嚴。他做了百餘年的龍王三太子，雖然不經常端着三太子的架子，但一些威嚴氣勢還是有的。

　　 敖丙的突然爆發，讓兩個人頓時一肅，敖焚還好些，至少他知道敖丙的是有意藏拙，實則乃是龍族少有的天才。

　　 不知內情的貝珠兒就有些驚訝了，剛才她看敖丙眼珠子亂轉，還以為他在打什麼壞主意，但此刻見他一臉的嚴肅穆然，心中一稟，這三太子好像並不一般，她臉上的輕視也收了起來。

　　 “我知道你們都是東海之中的天之驕子，將來必是東海的股肱之臣，甚至就是走出東海，名揚洪荒也不是沒有可能……”

　　 如果說前一刻貝珠兒對於敖丙還有一絲懷疑，那麼此刻她是真的相信敖丙並不是如傳聞所言那般的痴傻，看他侃侃而談的樣子，透着一絲自信的睿智。

　　 敖焚則是心中暗道一聲果然，三太子果然不是傳言所說的那樣不堪，甚至三太子百年玄仙的資質就是自己都望塵莫及，難以企及。

　　 不過，想要讓自己因此誠心歸附，那是不可能的！！自己志不在此～

　　 “你們大好的前程被浪費在我這庸才身上，我知道你們的心中必然是極不情願的，我很理解你們，但是你們又不可能違抗我父王的命令獨自離開。因此，我思考了很久之後，想出了一個折中的辦法——”

　　 “你們兩個人護送我前往渭河水系，為我剷除渭河水系的一切障礙，等我坐穩了渭河龍王之位后，我就以我的名義，准許你們前往洪荒大陸外出歷練，這樣一來，即使我父王知道了這件事情，也不會說什麼～”

　　 這一句話說到了兩個人的心坎裏面，他們確實對於敖丙有些不感冒，但是他們又不可能無視東海的命令離敖丙而去，這就讓兩個人比較糾結，他們都有自己的想法。

　　 敖焚是想獨闖洪荒，憑藉自己的實力闖出一番名頭，然後以龍族的身份成為洪荒的大人物，為龍族爭光。

　　 他認為敖丙依託渭河龍王之職，以天庭之臣的身份為龍族謀取福利的想法實在太幼稚了。

　　 不說他能不能成功，就是打入天庭內部都是問題，明眼人一眼就知道渭河龍王乃是東海之臣，天庭又怎麼可能重用敖丙。

　　 也許這確實是個好主意，三太子殿下也確實有一腔熱血，但龍王陛下卻是不想讓三太子冒險，才給三太子安排了這麼一個明面上是天庭神位，卻實則掌控在東海之中的職位。

　　 在他看來三太子此舉很難有大的斬獲。一切都要憑藉自己的實力，因此他更偏向於用自己的實力為龍族爭得一片榮光。

　　 貝珠兒的心裏面倒是沒有這麼複雜，她一開始就是單純地覺得跟着三太子自己實在是太吃虧了，那樣一來自己的前途將是一片黑暗。

　　 便是在見識了敖丙的氣度之後，她心中的想法也沒有變多少，畢竟百年來的認知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變的。

　　 對於敖丙的提議，他們都有些意動，幫助三太子坐穩渭河龍王之職后，他們就可以假借三太子的命令遊歷洪荒，實現自己的報復，而不是偏安一隅在這渭河之中。

　　 不過兩個人依然有些遲疑，畢竟這件事情干係重大，要是傳回東海，是不是真的如敖丙所說的那樣相安無事，尚且不知。

　　 看到兩個人眼中的遲疑，敖丙露出一個自信的微笑，“我保證，百年之內，必然給兩位自由之身，百年之後去留任憑兩位自行決斷～”

　　 百年？聽到敖丙的保證，敖焚與貝珠兒眼中都是閃過一道亮光，百年時間對於仙人來說，不過是一次閉關打坐的時間而已，轉瞬即逝。

　　 用百年時間換取今後的自由，聽起來很不錯啊！！雖然其中有很多的不確定因素，但是這誘惑也實在是太大了一點。

　　 看着敖焚與貝珠兒眼中的火熱，敖丙知道了他們的選擇，但是他忽然臉上一陣冷意凜然，

　　 “百年之後隨便你們干什麼，我絕對不會有半句阻攔，但是這百年之內，你們必須全心全力為我辦事，要是敢有絲毫的怠慢，哼～”

　　 敖焚兩個人正在為自己的未來感到高興呢，忽然聽到敖丙的威脅之語，頓時感到了一股森然撲面而來。

　　 雖然敖丙不過玄仙初期的修為，在他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但是他們絲毫不懷疑如果自己敢違背敖丙的話，下場必然會很慘。

　　 兩個人對視一眼，壓下了眼眸深處一絲驚悸，然後面向敖丙，單膝跪下，低眉順首，口中恭敬地說道，“敖焚（貝珠兒），拜見三太子殿下～”

　　 敖丙滿意地點了點頭，這件事情總算是解決了，暫時來說自己的手下算是有保證了，不過百年後，呵呵，那可就是他們想不想走的問題了……

　　 憑藉自己的手腕，以及王霸之氣，要是百年內不能還折服這兩個人，讓他們心甘情願為我所用，那麼自己還談什麼傲笑洪荒？還談什麼掙脫命運的枷鎖。

　　 “接下來，我們就慢慢地趕路吧，據說此番去渭河需要半年時間，我們先坐這條船抵達洪荒大陸，然後再走陸路前往渭河水域，順便好好都看一看這洪荒大陸……”

　　 說到這裏，敖丙心中閃過一絲豪情，他在心中高聲痛呼，

　　 “渭河水系，洪荒大陸，我來了～”

　　\*\*\*\*\*\*\*\*\*\*\*\*\*\*\*\*\*\*\*\*\*\*\*\*\*\*\*\*\*\*\*\*\*\*\*\*\*\*\*\*\*

　　 一個月之後，在茫茫無際的大海之上飄蕩着一艘長三十丈有餘的大船，大船的周圍有一片片的白霧將大船的蹤跡隱藏其中，應該是大船本身附帶迷惑陣法起到的效果。

　　 一般人根本看不到這一艘船，不過要是修鍊過很強法眼神通的修士，倒是可以透過白霧，看到裏面的情形。

　　 不過這樣做的人很少，一來修鍊法眼神通的人本就不多，二來做這等拉仇恨事情的就更少了。

　　 這艘大船正是遠離東海前往渭河的敖丙三人組了，此時三個人很沒形象地圍坐在一個火堆前面，敖丙手中翻烤着一大把肉串，不時地從旁邊拿起一點調料灑在肉串上。

　　 肉串上不時有一滴金黃色的油滴落在火苗上，濺起了一絲火星，一股醉人香氣爆發而出。

　　 敖焚與貝珠兒在一邊眼巴巴地看着，鼻子狠狠地抽動着，舌頭舔舐.着乾澀的嘴唇，那樣子就好像是多久沒吃過東西的人一般。

　　 不過，好像這群修鍊之人確實常年不吃東西，敖焚貝珠兒幾乎已經忘記自己上一次吃飯是什麼時候了。

　　 稍微修鍊有成的修士就可以辟穀，他們僅僅只靠吸收靈氣就可以維持身體的運行，根本沒有必要吃東西，而且吃東西會讓食物中大量的雜質污染自己的道體，得不償失。

　　 不過這百年來，敖丙卻是沒有落下自己的口腹之欲，一日三餐是不可能的了，但是每個月的修鍊之餘，他至少會抽出半天時間，專門吃飯。

　　 當然，是他自己做着吃了。

　　 他讓侍衛去外邊抓點海鮮，然後在自己的大殿里生一把火，就直接烤着吃，這期間敖丙的廚藝也是水漲船高。

　　 從一開始的烤成焦炭，成長為如今的嬌黃脆口，成長的可不是一點半點。而且他還專門去找了一些水底植物，配置成了與前世味道相似的調料。

　　 不過，三太子喜吃水族的傳言卻是傳了出來，讓好多東海水族遇到敖丙的時候，都是繞着走的，提起敖丙的名字絕對是能讓東海低階水族做惡夢的存在。

　　 百年時間讓敖丙成長為了出色的烤肉大師，不過並沒有人試過他的手藝，有的人潔身自好愛惜羽毛，不屑於吃東西；有的吃東西的時候則是直接現出原形一口生吞，怎麼一個酣暢淋漓了得。

　　 像這樣慢條斯理地，烤熟了之後才吃東西的，整個東海，敖丙這也算是獨一份了。

# 第12章 青萍散人

　　 話說，在茫茫的東海之上，前往渭河的敖丙三人組，此時正在一艘大船的船板上愉快地做着燒烤。

　　 確切地說，應該是敖丙愉快地做着燒烤，而敖焚與貝珠兒則是在一邊‘愉快’地等待着。

　　 這兩個人應該算是東海之中，乃至洪荒世界之中最先嘗到敖丙手藝的人，一開始的兩個人是拒絕的，至於原因前文已經說過，在此不多做贅述，但是兩個人後來終於是沒有忍住。

　　 不得不說，敖丙百年來的肉不是白烤的，百年來摸索出來的經驗怎麼一個深厚了得。俗話說，世上萬事只怕認真二字，只要肯做，就沒有做不好的。

　　 一開始的時候，是敖丙閑着沒事兒，一來是他不想一直修鍊，二來是他對於這大海航行比較感興趣，想要體驗一番。

　　 看得久了，他也就有些厭煩了。畢竟這一望無際的大海，一開始還有點新鮮，看得久了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於是他就在水中捉起了一條大魚，開膛破肚將魚骨剔出，然後將魚肉串成肉串，在甲板上點起一把火，直接就烤了起來。

　　 敖焚與貝珠兒兩個人都是水族之中修鍊有成者，對於吞吃低階妖族的行為並不反感。

　　 但是他們自己卻從不這樣做，他們早已經將自己嗜血捕食的本能斬去，一切都是為了自己的修為更進一步，吞吃低階妖族這樣大損根基的事情，他們怎麼會去做？

　　 看到敖丙吃低階水族，他們本不感到奇怪，但是有一幕卻是讓他們兩個看了之後幾欲發笑，你道他們看到了什麼？

　　 敖丙將大魚抓來之後，先是很鄭重地問了一句，“你聽得懂我說話嗎？我，能吃你嗎？”明明幼稚得有些令人捧腹，敖丙卻似乎在什麼莊重肅穆的事情一般。

　　 在敖焚兩個人看來，不說這大魚能不能聽得懂敖丙說話，就是它靈智已開、聽得懂敖丙之言，但那又如何？

　　 即使它已經化形成人，能夠被東海龍族吃掉，那是它幾世修來的福分。

　　 敖丙卻是不這麼認為，他雖然吃了不少水族，但是他有一個原則，開啟靈智聽懂人言的水族他從來不吃，那樣給他一種吃人般的感覺，很不舒服。

　　 雖然對於敖丙的做法有些無法理解，但是他畢竟是東海太子，敖焚兩個人並沒有說什麼，暫且就將這當成了太子殿下年齡尚小，心性未定的結果。

　　 一開始的時候，敖焚二人對敖丙這種吃東西的方式很是驚訝，吃個東西而已，至於嗎？他們二人已經打好了主意，這東西自己不會吃的，這丁點東西還不夠在牙縫的。

　　 不過，等到香味飄出來，尤其是隨着敖丙不斷地翻烤，再撒上獨特的調料之後，那種香味更是讓人慾罷不能。

　　 兩個人相視一眼，都看到了對方眼中的火熱與食慾大動，不過他們同時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很有默契地同時將目光從烤肉上面移開，轉身投向了遠處的大海。

　　 不過，這個香味實在是太具有吸引力和誘惑力了，不自覺地他們就將自己的目光轉向了那烤肉，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之後，就有些羞惱地又將頭轉了回去。

　　 如此幾番之後，就是敖丙看得都有些不落忍了，他有些好笑地說道，“喂，你們兩個要不要一起來吃點兒～”

　　 要是一開始那會兒，兩個人倒還有可能推脫一番，不過經過這幾分鐘的折磨之後，他們哪裡還知道矜持為何物，兩個人一躬掃地，

　　 “如此，就多謝三太子殿下了～”

　　 兩個人坐在了敖丙的對面，三個人就將火堆圍了起來，這也就是我們一開始見到的景象了，終於在又過了五分鐘之後，敖丙伸手將火彈滅，口中一陣輕鬆，“終於是大功告成了～”

　　 敖焚與貝珠兒兩個人臉上喜色乍起，終於可以一飽口福了。

　　 不過還沒等他們臉上的笑容完全綻放呢，就聽到身邊一個聲音響起，“終於做好了，如此道爺我就不客氣啦～”

　　 聽到這句話，敖焚與貝珠兒先是一愣，隨後臉上就是一變，然後他們如臨大敵一般迅速飛身站了起來，來在敖丙身邊將他護在了身後。

　　 敖丙則是忽然感覺到手裡面一空，然後手中滿滿的烤串就不見了蹤跡，而後就發現自己被敖焚兩個人保護了起來，這個時候他也察覺到了事情有些不對頭了。

　　 “不知道是哪位前輩在與晚輩等人開玩笑，還請前輩不吝現身一見！！”敖焚臉上很是嚴肅，他拱手向著虛空恭敬而又小心地說道。

　　 敖焚很清楚自己三個人的處境相當不妙，他能當著自己三個人的面將敖丙手中的烤串偷走，就能將三個人的腦袋輕易摘走，這樣的人物自己等人根本招惹不得。

　　 而且自己這艘大船可不是普通的船，而是東海之中最頂尖的飛船法寶，乃是上古龍族流傳下來所剩為數不多的戰船，其速度不下與一般金仙的遁速，而外面的防禦陣法可抵禦金仙攻擊。

　　 現在竟然被人神不知鬼不覺的摸了進來，此人的實力絕對不僅僅只是金仙這麼簡單，想到這裏敖焚臉上一陣難看，自己這三個人就是綁在一起，捆成一摞兒也不是人家的對手啊。

　　 現在只希望，此人僅僅只是路過而已，不要為難自己等人才好啊！！

　　 敖丙與貝珠兒兩個人自然而然地將這件事情交給了敖焚處理。他們知道，對於這樣的事情，敖焚這方面的經驗更加的豐富。

　　 “哈哈哈～，什麼前輩不前輩的，某就是一階散人，今天被這香味吸引而來，冒然登船還希望你們不要怪罪才好……”然後就是一陣大吃大嚼的聲音。

　　 這個時候，敖焚也終於確定了說話之人的位置，他此刻竟然就坐在自己等人身後的船艙上面，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已經飄身來到了三個人的近前，不過嘴裏面的忙活並沒有停下分毫。

　　 三個人不由自主地退後了幾步，拉開了與此人的距離，敖丙這個時候才注意到這個人的樣子，心中暗嘆一聲，端得是一副好相貌——

　　 此人劍眉朗目，唇紅齒白，一身青色的道袍，頭上蓬鬆的道髻被一根麻繩隨意地系著，背後着一把寶劍。一人站在那裡就好像是一片星空，給人一種融入天地的感覺。

　　 不過這位‘天地’做的事情卻是有些不雅，他的一隻手裡面倒提着一柄浮塵，另外一隻手裡卻拿着一把烤好的肉串，儼然就是剛才敖丙剛烤好的那一把。

　　 此刻面對着三個人的審視，這青衣道人依然是旁若無人地吃着烤串，吃得是滿嘴流油，那叫一個香甜啊，好似餓死鬼托生一般。

　　 敖焚對於這位搶了自己期盼已久烤串的傢伙，可是不敢有絲毫的不滿，不管是表面上還是心裏面，他只希望這傢伙快點離開，他給自己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

　　 一個搞不好，自己三個人都要交代在這裏，貝珠兒雖然不知道這道人的身份，但是看他悠閑地樣子，以及敖焚如臨大敵的樣子，她也不由得緊張起來。

　　 敖丙就更不用提了，他雖然也算是個百十來歲的人了，但對於這種事情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要是前世遇到這種事情，最好的辦法就是報警了，至於現在他也是沒轍啊！！

　　 “不要緊張，我又不是什麼壞人，不會對你們怎麼樣的……”

　　 說著話，他把浮塵插在腰間，然後兩手同時開動，將最後的三兩串烤肉消滅乾淨，滿意地長長吐了一口氣。

　　 “真乃是天地美味也！！”他滿是油膩的手很沒形象地往身上的道袍上蹭了蹭，然後眼睛泛着精光看着敖丙三個人，讓三個人好一陣緊張。

　　 突然，他對着敖丙說道，“你這條小葵龍資質很不錯啊，烤的東西味道更是不錯，有沒有興趣跟着我混？我，我保你萬劫不滅～”

　　 敖丙的嘴角抽了抽，萬劫不滅？就是聖人都不敢放此狂言，你？不過他能一眼看出自己的跟腳，顯然不是常人，上下打量了一下青衣道人，恭敬地說道，

　　 “尚且不知前輩名諱，仙鄉何處？”

　　 “貧道，，貧道青萍散人，乃是，乃是青幽山的山主。怎麼樣？要不要跟着我混，你只需要在我想吃東西的時候，給我烤一份剛才那東西就好了，順便呢，我可以傳你無上大道～”

　　 青萍散人？青幽山？敖丙沒有聽說過，至少他所熟知的封神之戰中並無此人的名號，他又將頭轉向了敖焚，敖焚隱晦地搖了搖頭，表示自己也並不知曉。

　　 青萍散人？青萍？青萍？為何這般耳熟呢？敖丙皺着眉頭思索中，忽然他的眉頭一展，臉上閃過一道驚容，青萍散人確實沒有聽說過，不過——

　　 青萍劍倒是略有耳聞，青萍劍雖然名聲不顯，但是它的來頭卻是一點不小，只因為他是三清之一通天教主的貼身佩劍。

　　 不過，只因為通天教主身上的誅仙四劍名聲太盛，誅仙劍陣一出，非四聖不可破之。這讓誅仙四劍名聲大噪，同時也遮掩了青萍劍的鋒芒。

　　 敖丙隱晦地看了看這青衣道人身後的長劍，起初並沒有發現什麼，等着敖丙越看越是發現此劍的不凡。

　　 眼中看着此劍，腦中卻是根本無法記住此劍的樣子，看后就忘，這可不是一般的寶劍能夠有的威能。

　　 再加上剛纔此人表現出來的高深修為，敖丙有點相信這人就是傳言之中青萍劍的主人，三清之一的上清靈寶天尊玉宸道君通天教主。

　　 至於說，青幽山，青者，碧也；青幽也就是碧幽，碧幽與碧游同音，從這裏想來，青幽山就是碧游宮化名而來。

　　 這青萍散人，應該就是洪荒大陸的巔峰人物，三清之一的通天教主。想到自己的面前竟然是一位聖人當面，敖丙不由得呆了一呆。

# 第13章 黃庭內景

　　 話說，敖丙的船上來了一位自號青萍散人的‘不速之客’，他不僅僅強搶了敖丙烤好的肉串，還揚言讓敖丙跟着他混，他可保敖丙萬劫不滅。

　　 敖丙沒有聽說過青萍散人的名號，但經過他大膽的推斷之後，他認為這青萍散人很有可能就是三清之一的通天教主，要真是教主當面，他要保自己萬劫不滅，倒還真不是沒有可能。

　　 看着通天教主，敖丙猶豫了，此刻只要他答應了通天教主的要求，成為他的弟子，他的前途必然是一片坦途，至少封神之劫前是一片坦途。

　　 自己搖身一變成了三清門徒，也算是飛上枝頭變鳳凰了。

　　 按理來說，要是聖人揚言要保某人，此人必然不會出問題，但封神之劫卻有些例外，此番無量劫起，就是聖人都會被捲入劫中。

　　 尤其是放在通天教主身上例外更甚，知道封神演義的人都知道，封神之戰最後通天教主是失敗者，他敗得是一無所有。

　　 萬仙來朝的截教分崩離析，上封神榜的上封神榜，被西方教拐走的拐走，被收為坐騎的收為坐騎，偌大一個截教說沒就沒了。

　　 通天教主自己本身則是被鴻均道祖帶入紫霄宮，讓其閉關反思。

　　 拜通天教主為師的利弊敖丙早就考慮過，在他看來是弊大於利的，因此他早就否定了這一條路。

　　 但如今真的站在通天教主面前，尤其是教主親自詢問收徒的時候，敖丙心神搖曳，原定的計劃竟然產生了一絲動搖。

　　 敖丙的心中在掙扎不已，外人看來則是陷入了獃滯，旁邊的敖焚則是一臉的焦慮，他恨不能替敖丙答應通天教主的要求。

　　 在他看來只有實力才是最重要的，拜一個實力高強的師傅，能夠讓自己在修鍊之途上少走彎路，也才能夠走得更遠。

　　 敖焚自然是沒有看出通天教主的身份，但是憑藉他太乙玄仙後期的實力，卻也是看出通天教主的不凡，他的實力至少不比龍王陛下弱，能拜這樣一個人物為師，那是前世修來的福分啊！！

　　 “不知小友以為如何啊？”通天教主看到敖丙臉上露着思索，微笑着問道，他要收敖丙為徒，原因有二。

　　 一是因為敖丙的資質確實不錯，後天葵水之身，雖非天生造就，但也可看出他的機緣非凡，若是調教得當，必成大器。

　　 但是更讓他心動的是剛才敖丙的烤肉，說實話，自己活了無數量劫，竟然從沒有吃過這樣美味的東西，吃此一次，回味無窮啊。

　　 唉，可惜的是，以後恐怕其他的東西食之難以下咽了。也不知是幸運還是不幸。

　　 被通天教主一句話驚醒，敖丙終於回過神來，想到自己竟然在聖人面前走神，不由得臉上一熱。不過此番思量許久之後，他終於還是堅定了最初的計劃，

　　 “晚輩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拜見前輩，前輩金安。今有幸得前輩垂憐欲收為弟子，晚輩惶恐。然則晚輩資質愚鈍，恐難領悟前輩無上大道，故請前輩寬恕。”

　　 敖丙的話說的不卑不亢，先是大大地捧了通天教主一把，但是他也隱晦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自己不願拜通天教主為師，這倒是讓通天教主好一陣意外。

　　 通天教主看到敖丙聽到自己報的名號之後一陣思索，然後就是一陣驚容，雖然他的驚訝很快壓下，但是並未逃脫教主法眼，這小子猜到自己的身份了？

　　 如果這小子已經猜到了自己的身份，那麼收徒之事應當是十拿九穩才對，但敖丙卻是拒絕了，讓通天教主一陣鬱悶與意外。

　　 不過既然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依然不願拜自己為師，那也就只好作罷了。想自己堂堂聖人總不能強行收徒吧？

　　 通天教主微微一笑，“你這娃娃修為不高，眼光倒是不賴，雖然你不願拜我為師，但相識即是有緣，送你點東西算是見面禮吧！”

　　 然後通天教主的手中浮沉一揮，一道玄黃光華向著敖丙罩去。

　　 敖丙沒有躲閃，其實他也根本沒有躲閃的餘地，那道玄黃光華直接落在了敖丙的元神識海之中，化為一篇洋洋洒洒三千餘字的文章，卷首有五個大字，“黃庭內景經”。

　　 敖丙心中一陣激動，這是《黃庭經》？有了此經，自己大道何愁不成？此無上經典就這麼簡單就到手了？

　　 至於通天教主的話，敖丙也聽懂了，既然你不願拜我為師，那麼咱們之間的因果就該了結一下。

　　 我吃了你的烤肉，便送你一卷經書，咱們之間便互不相欠，不存因果。

　　 敖丙對於因果之說並不了解，但這買賣卻是做得值啊，他都不由得又問了一句，

　　 “不知前輩還吃不吃烤肉？”

　　 通天教主翻了個白眼，笑罵道，“你這娃娃也太貪心了一些，貧道已經知足了，你的算盤還是打在別人身上去吧！”

　　 兩個人倒是一片和諧，不過卻是讓旁邊的敖焚看得直跺腳，這三太子殿下真是不識好歹，不知輕重，這位前輩一看就是道行高深之人，拜他為師必有說不盡道不完的好處。

　　 但是敖丙已經拒絕了通天教主，敖焚就是着急都沒有用了，此時他看向敖丙的目光中，透着一股子化不開的幽怨，還有恨鐵不成鋼的無奈。

　　 既然通天教主已經不願再吃‘烤肉’，敖丙也就不再強求，心中暗道一絲可惜。不過此番能夠得到《黃庭內景經》已是自己之大幸，不敢再奢求什麼。

　　 敖丙看通天教主吃了烤肉、送了經書，依然也沒有要走的意思，反而是在飛船上四處走動，一副沒有見過世面的樣子。

　　 敖丙知道教主身份，心中不由得苦笑，這通天教主果然是非同一般，堂堂聖人之尊，一點也沒有高高在上的感覺，反而是平易近人，就好像是鄰家大哥一般，只有慈祥與敦厚。

　　 敖焚與貝珠兒兩個人，此時也漸漸地發現了這個‘青萍散人’的性格，這是一位真正的道德真仙，不會有什麼齷齪之事，他們也都放鬆了下來。

　　 敖丙總不能趕走通天教主，畢竟是聖人之尊，也就由着他去了。

　　 他自顧自地在海中撈起了一條大魚，同樣還是那句有些幼稚的話語，他再度問了一遍。

　　 不過，此次這條魚卻是做出了回應，它聽了敖丙的話，竟然眨了眨眼睛。

　　 要知道魚類是沒有眼皮的，所以也就根本沒有眨眼睛一說。眼前的魚卻是眨了眨眼睛，這就表明它早已修鍊有成，而且開啟了靈智，能聽得懂人言。

　　 敖丙看到手中的這條魚眨眼，他就沒有任何猶豫地直接將那條大魚丟進了海中。

　　 那條大魚確實頗有靈性，被釋放之後，圍着大船轉了三轉，拜了三拜，尾巴一搖，便不見了蹤跡。

　　 這次敖丙向著遠處一攝，就有一條碩大的魷魚搖頭晃腦地飛了過來，敖丙還是那兩句話，“你聽得懂我說話嗎？我，能吃你嗎？”

　　 這一次魷魚卻是只顧掙扎，對於敖丙的話沒有任何的反應，敖丙這次沒有將它放走，直接開膛破肚沖洗乾淨。

　　 他將魷魚切成一條一條的，既然烤魚不成，鐵板魷魚也是個不錯的選擇。收拾完了魷魚，他從袖子裏面拿出了一大塊鐵板，外加兩把鏟子，然後起火開烤。

　　 這一次烤肉，圍着等待的人變成了四個，通天教主見敖丙做得有趣，不由得也湊了過來，看着敖丙手中眼花繚亂的翻烤手段。

　　 鼻子裏面嗅着魷魚特有的烘烤香味，通天教主拉家常般地問道，“我說小葵龍啊，你剛才不是抓到了一條大魚嗎，怎麼又將它放掉了呢？”

　　 “前輩，小龍有名字的，乃是東海敖丙，”對於‘小葵龍’之稱，敖丙有些不太感冒，他有些抗議地說道，但隨即就接着解釋說道，

　　 “至於說為什麼要將那條大魚放掉，只因為心中之堅守而已。”

　　 “萬物有靈，對於能夠開啟靈智的生靈，小龍即將其視作是同道中人，雖其實力低微，但焉知其不能明天機以成大道也？”

　　 “小龍雖好口腹之欲，但卻從不將吾之同道作為口中之物，方才那條大魚能懂我言，其靈智已開，即為吾之道友，故余將其放生也！”

　　 敖丙說這番話的時候，並沒有故意拿捏什麼姿態，但是卻依然讓他說出一種天地至理般的感覺，此刻的他似乎化身為虔誠的信徒。

　　 他的話雖俗，卻透露出一個修道者該有的堅持與本心。

　　 這個時候聽他說話的三個人卻都變了一個姿態，敖焚與貝珠兒此時滿臉的嚴肅穆然，直挺挺地端坐着，就好像是在接受長輩的訓斥一般。

　　 敖丙的話就好像是滾滾春雷一般，在他們的耳邊炸響，讓他們的心神搖曳。犹如醍醐灌頂一般，讓他們似乎明白了什麼，但是細細想來，卻又好像什麼都沒有明白。

　　 這兩個人知道，有了此番感悟，再閉關細細體悟一番，必然可以突破現在的修為，更上層樓。他們對着敖丙深深一拜，表示承了敖丙的人情。

　　 一邊通天教主聽罷之後是撫掌大笑，滿臉的讚賞之色，“善，大善，好一個‘靈智即開，即為吾之道友’，此間當浮一大白——”

　　 他從懷中掏出了一個青皮葫蘆，撥開瓶塞，仰頭痛飲一大口，瞬間一股誘人醇厚的酒香瀰漫在了飛船上。

　　 敖丙聞到酒香之後，頓時感到自己體內法力一陣活躍，運行都快了三分。心中暗道一聲，這酒非同尋常，就是比一般的靈丹妙藥都絲毫不弱。

　　 一邊的敖焚與貝珠兒兩個人在聞到酒香之後，頓時臉上一紅，就好像是喝了多少酒一般，他們感到自己體內的法力就好像是開了鍋一般，沸騰不止。

　　 這個時候，他們也不管通天教主是否在身邊了，直接盤膝坐下，運轉功法，平息自己體內的法力，

　　 不過，這法力平息好像並不是這麼簡單！

# 第14章 命外之人

　　 話說，通天教主聽完敖丙關於‘靈智即開，即為吾之道友’的解釋之後，撫掌大笑，同時從懷中拿出酒葫蘆豪氣衝天地狠狠喝了一大口。

　　 酒香四溢的時候，不免波及到了敖丙三個人，三人都是感到了體內法力的異樣，同時心中一陣感嘆，好濃郁的靈氣。

　　 敖丙不過是感到體內法力運轉稍快而已，但是修為比他高不少的敖焚與貝珠兒，卻是滿臉酡紅，一臉的醉態，最後竟然直接坐在了地上運功鎮壓法力。

　　 他們本想平息自己沸騰之中的法力，但這並不是這麼容易的，任憑他們怎麼努力，都無法將法力平息下來。

　　 兩個人不由得都是一陣挫敗與惶恐，要是接着沸騰下去，當自己的身體承受不了這沸騰狂暴的法力之時，爆體而亡就是自己的下場，在那激烈的爆炸之中，甚至連元神都無法逃脫。

　　 敖焚率先下定決心，既然無法平息，那就化為自己的突破的動力吧！他的心神沉寂，藉著剛才從敖丙那裡得來的感悟，陷入了閉關突破之中。

　　 一邊的貝珠兒似有所感地隨之將自己的心神沉寂下來，陷入了深層次的閉關之中，想來等到他們出關之時，必然已經做出了突破。

　　 這個時刻，敖丙的鐵板魷魚已經做好了，這東西本就不需要多少時間，況且敖丙燒烤用的又不是凡火，速度方面更勝三分。

　　 他拿出一把調料，灑在烤好的魷魚上面，一道正宗的鐵板魷魚出鍋了，奇異獨特的香味與醇厚的酒香混合，讓人不由得食慾大動。

　　 這個時候，通天教主也不喝酒了，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敖丙手中的烤魷魚，心中暗自羞惱不已，自己剛才的話說得實在是太滿了。

　　 現在難道真的不吃這烤魷魚？就這樣干看着？通天教主感覺自己要是今天要是不吃這烤魷魚，必定後悔好大一陣子，但如果吃，自己剛剛說的話……

　　 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自己話都說出去了還能收回來嗎？就算自己是聖人也做不到啊。況且自己身為聖人，更當做好典範，決不可食言。

　　 通天教主好糾結，急得他都快抓耳撓腮了，一邊的敖丙看到通天教主的窘況，略一思索頓時也就知道了他的為難之處。

　　 敖丙心中有些好笑，但手中的動作卻是絲毫不慢，他將手中的烤魷魚多半都遞到了通天教主跟前，口中說道，

　　 “前輩，這是晚輩孝敬您的烤魷魚，請您笑納～”敖丙尤其是在‘烤魷魚’三個字上面加重了讀音。

　　 通天教主也是八面玲瓏的角色，他焉能聽不懂敖丙的弦外之音？不過該有的矜持還是要有的，自己可是聖人呢，他沉吟說道，

　　 “我方才早已說過不吃你的烤肉，但如今你拿烤魚來孝敬本座，本座就暫且收下了～”嘴上說得倒是挺謙遜，但卻是早就接過了烤魷魚，大吃大嚼了起來。

　　 烤肉有烤肉的味道，烤魷魚有烤魷魚的味道，通天教主卻是發現這烤魷魚的味道絲毫不遜烤肉，而且在鮮嫩方面猶有勝之。

　　 這魷魚在完全去除了腥味的同時，完整地保留了魷魚原有的鮮味，口感也是無法比擬，有汁有味，讓通天教主一陣大呼過癮。

　　 這雖然只一條魷魚，但這條魷魚卻是有四五斤沉，完全夠兩個人過一把嘴癮了，這一次敖丙卻是留下了一部分給敖焚與貝珠兒。

　　 “你這娃娃一定是故意的，不過味道確實不錯，說吧，想要點什麼？”通天教主吃完魷魚，吧唧着嘴，有些意猶未盡地說道。

　　 敖丙摸着頭嘿然一笑，默認了通天教主的話。他確實是有點再從教主那裡弄點東西的意思，堂堂聖人，就是拔一根汗毛都比自己的腿粗。

　　 這也就是通天教主，要是三清的另外兩位，或者西方那兩位亦或者女媧娘娘，敖丙是萬萬不敢在他們面前耍這些小聰明的。

　　 “前輩說笑了，晚輩豈敢如此，不過所謂長者賜不敢辭，前輩要賞賜什麼東西，晚輩都不敢有絲毫的意見。”

　　 雖然被通天教主說中了自己的小心思。但這些都是心照不宣的事情，自己是萬萬不能承認的。

　　 至於敖丙不主動要東西，因為他很有自知之明，他不知道通天教主有什麼好東西，而且賞賜自己的底線又在哪裡。

　　 萬一自己‘要價’太高，招來了教主的惡感，那絕對是得不償失的，所以索性他就將選擇的權利交給了通天教主。

　　 他相信，通天教主的賞賜怎麼樣都不會太差。總能對得起那一把烤魷魚，自己怎樣都是穩賺不賠的。

　　 教主冷冷地哼了一聲，這小子實在是太精明了。不過確實是弟子的絕佳人選，怎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沒想到有一天竟然也會有人拒絕自己的招徠。

　　 教主有意隨意賞賜點什麼東西，但是想到剛才賞賜的《黃庭內景經》，心中就是一陣後悔，自己身上能夠與《黃庭內景經》比肩的東西也不是很多。

　　 《黃庭內景經》全名乃是“上清黃庭內景經”，乃是自己看家的本領，是自己大道的根源所在，一般只有自己的衣缽弟子才可得此傳授。

　　 傳給敖丙就是想結下一番善緣，雖沒有定下師徒名分，但是卻將自己的大道傳之，這小子也算是自己的半個徒弟吧？

　　 剛剛賞賜的是《黃庭內景經》，現在的東西怎麼樣都不能太差吧？該賞賜什麼呢？好糾結……

　　 對了，看看這小子需要什麼。通天教主忽然靈光一閃，既然不能在貴重程度上匹敵，只好選擇這小子最需要的東西了。

　　 “小敖丙啊，你不是東海龍王太子嗎？為什麼不好好在東海待着，這是要去哪裡啊？”

　　 “小龍前些日子被授予渭河龍王之職，此番是走馬上任，前往渭河水系。”

　　 通天教主臉上閃過一抹異色，這小子如此年紀，還以為他是外出遊玩的，沒想到竟然已經是天庭的一方大員了，但是想到他官二代的身份，心中也就釋然了。

　　 既然如此，我就為你卜算一程，能讓聖人為你指點前程，這樣的機緣就是比《黃庭內景經》也差不了多少吧？

　　 看着敖丙，通天教主籠在袖子中的手指已經掐算起來，但是隨着他的掐算，他臉上原本笑眯眯的表情逐漸地消失不見，轉而變成了一種肅然。

　　 他竟然完全算不出眼前這小龍的前世今生，要是一般人，通天教主手指一動，此人的前十世、百世必然是瞭然於胸，對於他今世的命運也了若指掌，就是轉世之身也能推算幾十世不在話下。

　　 但是現在他竟然完全無法推演敖丙的命運，他的前世一片迷霧，他的未來一片迷霧，能夠算到的就是他今世的百年經歷。

　　 這意味着什麼通天教主很清楚，命外之人，變數……

　　 通天教主停止了手中的掐算，他有些奇異地盯着敖丙看個不停，這個小子身上必然有什麼特殊之處，要不然為什麼偏偏他會是命外之人呢？

　　 敖丙在等着通天教主的賞賜，因此他一直關注着教主的一舉一動，但他忽然發現原本笑眯眯的教主竟然一臉的嚴肅，然後就目光奇異地一直盯着自己看。

　　 看得敖丙心中一陣發毛，他摸了摸自己的臉，擠出一絲笑容，“前輩？有什麼不妥么？”

　　 “啊？”通天教主竟然走神了，主要是命外之人實在是太少了，太稀罕了，即使通天教主這層次的人都無法保持平靜。

　　 “沒什麼，小敖丙啊，方才我聽說你要去渭河做龍王，就想為你卜算一卦，送你幾句忠告，也算是償還你的人情，可是……”

　　 說到這裏，通天教主忽然一頓，目光若有所指地掃了一眼敖丙。

　　 敖丙聽到‘卜算一卦’，就是心中一跳，他不會算出自己的穿越者身份了吧？不對，要是他算出來，應該就不是這個表情了。

　　 因此敖丙雖然心中已經亂開了鍋，但是表面上卻沒有顯露分毫，臉上有一絲茫然一絲希冀地看着通天教主，等待着他接下來的話。

　　 通天教主看到敖丙眼中的希冀與茫然，搖頭一陣苦笑，自己想什麼呢？這種事情自己堂堂聖人之尊都搞不清楚，他又怎麼會知道呢？

　　 “可我卻是發現你的命數根本無法推演，因為你的命運根本不在天道的掌控之下，你是命外之人，也就是說你的未來充滿了變數與不確定性。”

　　 敖丙心中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暗自慶幸的時候，表面上卻是露出了一絲的失望，然後就是有些擔憂，他問道，

　　 “前輩，我不會出什麼問題吧？”

　　 “問題倒是不會有，不過如果你命外之人的身份暴露的話，會引起某些人的覬覦，畢竟有你這變數在，就能令原本天定的事情，產生新的變化。”

　　 “因此，你以後千萬不可讓人知道你命外之人的身份……”通天教主很是嚴肅地叮囑道。然後他一陣沉吟，一搖腦袋，

　　 “不對，不對，你命外之人的身份，在某些人眼中就好像是黑夜之中的燈火，根本不是你想藏就能藏起來的，這樣吧，”

　　 通天教主拿出了剛才那個盛酒的青皮葫蘆，手中掐了幾個印法打在葫蘆上，青皮葫蘆豪光一閃，變成了一個兩寸高的迷你翠玉小葫蘆。

　　 通天教主將小葫蘆遞到敖丙的跟前，“這個葫蘆是我當年從不周山的仙藤上摘的，天然帶有遮掩天際的功效，又經過我稍加煉製，凡在我修為之下的，無法發現分毫破綻。”

　　 “就是聖人之尊，一眼兩眼也不會瞧出什麼不對來～”說到這裏，通天教主的臉上閃過一絲傲然。

　　 敖丙心中一震，他接過翠玉葫蘆，然後對着通天教主深深一禮，通天教主送自己此等至寶，這恩情實在是太大了。

# 第15章 抵至大陸

# 第十五章 抵達洪荒大陸

　　 話說，通天教主發現敖丙竟然是命外之人，他不僅沒有起什麼齷齪的心思，反而要將自己隨身佩戴的青皮葫蘆送給敖丙，為他遮掩天機。

　　 接過翠玉葫蘆，敖丙心中一陣激動，還有對通天教主的感激，因為這葫蘆可是不簡單，簡直可以當得至寶二字。

　　 這青皮葫蘆他沒有聽說過名號，但他聽到不周山、仙藤，就有所猜測了。洪荒大陸有十大先天混沌靈根，分別是——

　　 混沌青蓮、蟠桃樹、人蔘果、黃中李、空心柳、苦竹、葫蘆、仙杏、扶桑木、月桂樹。

　　 如果敖丙沒有猜錯，這青皮葫蘆應該就是取自十大先天混沌靈根之一的葫蘆。

　　 不周山上有葫蘆藤結下七個先天葫蘆，分赤、橙、黃、綠、青、藍、紫七種顏色。其中紅色為紅雲所得，煉為九九散魂葫蘆；橙色為女媧所得，煉為招妖葫。

　　 黃色為帝俊太一所得，後傳於七金烏陸壓，煉為斬仙飛刀；綠色為元始所得；青色為通天所得；藍色為鴻鈞所得；紫色為老子所得，煉為盛仙丹的紫金寶葫蘆。

　　 敖丙手中的這個翠玉葫蘆，應該就是當年通天教主在不周山上所得的青色先天葫蘆。平時它就被通天教主裝酒，現在竟然被轉送給了自己。

　　 這青色葫蘆名聲不顯，但畢竟份屬先天。而且想想斬仙葫蘆、紫金寶葫蘆的威力，可以預見這葫蘆絕對不凡。

　　 “前輩恩情，小龍不知該如何報答……”敖丙再度深深一禮，自己最大的秘密就是穿越之謎，現在自己的秘密被保護了起來。

　　 通天教主為自己解決了後顧之憂，敖丙根本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他。無論是《黃庭內景經》，還是翠玉葫蘆，絕對不是一頓烤肉就可以解決的。

　　 如果這樣也算是了結因果的話，敖丙心裏面對着因果都看輕三分。本不想與截教沾染因果，沒想到此番陷得更深了。

　　 但是《黃庭內景經》與翠玉葫蘆，正是自己最需要的東西，根本割捨不得啊！

　　 “哈哈，什麼報答不報答的，你我有緣，送你一場造化也是我願意的，日後在洪荒之中遇到我截教弟子，幫忙照拂一二也就是了……”通天教主哈哈一笑，很開心地說道。

　　 “教主之言，小龍莫敢不從！！”這個時候敖丙坦言喊出了‘教主’二字，而通天教主也不以為意，手搭浮塵，含笑頷首。

　　 “既然如此，貧道去也！！”通天教主手中浮沉一揮，身形開始逐漸地淡化……

　　 看着即將離去的通天教主，敖丙氣血上涌，他忽然有一種衝動，他對着通天教主的身影猛然喊道，

　　 “教主慢行，小龍有兩句話相告——”

　　 聽到敖丙的話，通天教主的身影由虛轉實，他微笑着，“小敖丙啊，有什麼話就說吧，還吞吞吐吐的，”

　　 “教主，晚輩的第一句話是‘兒孫自有兒孫福’，第二句話是‘去蕪存菁’。如果以後教主遇到什麼困苦之事，就想想小龍的這兩句話，興許有用～”

　　 敖丙的這句話說得有些孟浪了，他話中有些說教指點的意味了，但他眼前的這位是什麼人啊？那可是堂堂三清，天道聖人之一的通天教主，還需要聽他的說教嗎？

　　 教主聽完之後，明顯一愣，萬萬沒有想到這小子竟然是為我指點迷津來了，呵呵，這樣的感覺還真是特么的奇妙，呵呵～

　　 “你的話，我記住了，多謝你的忠告了，哈哈～貧道去也……”伴隨着教主的笑聲，這一次教主是真走了。

　　　　見教主走了，敖丙的身子都癱軟了下來，他不知道自己最後這兩句話送的是對是錯，但他又覺得自己要是不說，恐怕會後悔一輩子吧？

　　 通天教主此時站在九天罡風之中，周身就好像有一個透明的罩子將所有的罡風都排遣開來，他的目光透過厚厚的罡風層，看着在海面上飄蕩前進的大船。

　　 此子是為命外之人，所謂大道五十，天衍四十九，遁去其一，此子是為那個一。我截教立教之本，就是為截取那遁去的一線生機，此子與我教有緣。

　　 正是因為認準了敖丙與自己的教義相干，認為敖丙與截教有緣，通天教主才不遺餘力地支持敖丙，甚至將自己的青色先天葫蘆都送了出去。

　　 想到敖丙最後說的那兩句話，他沒有明白是什麼意思，他掐算一番之後只得無奈放棄。但他依然感覺這兩句話會有大用，因此他就將這兩句話牢牢地記在了心裏。

　　 通天教主再度深深地看了一眼敖丙所在的大船，然後身形一動，已然消失無蹤影。

　　 說來也怪，在通天教主走了之後，一邊的敖焚與貝珠兒兩個人在半個時辰之後閉關結束，兩聲長嘯表露出兩個人的實力更進一步。

　　 敖焚順利地到了太乙玄仙巔峰，離着金仙也不過是一步之遙；而貝珠兒已經挺進了太乙玄仙中期；敖丙則是很光棍地原地踏步走，玄仙初期的實力不動分毫。

　　 兩個人想來之後，發現通天教主已經離開，心中鬆了一口氣的同時，也有一絲悵然若失，這位實力高絕的前輩給他們的壓力很大。

　　 這一次兩個人終於是如願以償地吃到了易天南做的烤魷魚，不過兩個人吃着美味的烤串兒，卻是感覺味道有些異樣，這美味的下面掩藏着一種說不出道不明的感覺。

　　 通天教主的事情過去之後，三個人繼續上路，足足好幾天的時間他們才將這件事情淡化，重新回到了趕路的狀態之中。

　　 敖丙在行路之餘，開始研究通天教主留下的《黃庭內景經》，結合自己修鍊的《玄水真解》，相互印證，心中不由得感嘆，這《黃庭內景經》確實不愧是通天教主的壓箱底功法。

　　 跟《黃庭內景經》比起來，自己先前修鍊的《玄水真解》簡直就是個渣，敖丙有種想要立刻閉關的念頭。

　　 只要自己將《玄水真解》剔除掉，改修《黃庭內景經》，那時自己的實力必然更上層樓。

　　 但是現在自己在船上，時間、環境根本不允許，只有等自己到渭河之後，安頓下來再行修鍊了！

　　 在海上繼續航行了半個月之後，他們終於遠遠地看到了一條黑線，以敖丙玄仙初期的實力，亦可以看到那黑線實則是一片一眼望不到邊際的大陸。

　　 終於到洪荒大陸了么？自己的傳奇將從這裏敘寫，想到這裏敖丙的心中就是一陣激動與振奮，他的身後站着敖焚與貝珠兒兩個人。

　　 兩個人一臉複雜地看着敖丙，雖然不知道敖丙在通天教主那裡得到了什麼，但是看敖丙日益穩固的修為，看來他的收穫匪小。

　　 敖焚發現自己的有些看不懂這位三太子了，明明可以拜那位前輩為師，但是偏偏非要拒絕，去做那渭河龍王，若非三太子腦子有病，就是其中另有隱情。

　　 三太子腦子有病，在他看來就是一句笑話，在與敖丙接觸两天之後，他就發現這三太子非但沒有病，反而是思維敏捷，天資聰慧。

　　 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做出不智的決定？難道真的是如大統領所說，三太子殿下是為了振興龍族大業，而甘願打入天庭內部？甚至放棄了自己的前程？

　　 敖焚覺得自己有必要正視一番三太子了，說不定他此番真的可以做出一番成就。

　　 他們在距離海岸幾十里的地方就將大船收了起來，然後在身上施了個隱身咒，三個人向著大陸飛遁而去。

　　 離陸地越近，一些小船越來越多，船上都是一些打漁的人，他們以此謀生，看着在大海上打漁的人，敖丙一陣激動與興奮，這是人啊，貨真價實的人啊！

　　 敖丙前世是個人，即使現在他已經接受自己龍王三太子的身份，但他依然對人類有一種天然的親近之感。

　　 百餘年時間，他在東海面對的都是一群海鮮，好一好的就是稍有人形的海鮮，能夠完全化為人形的也就是龍宮裡面有數的幾個人。

　　 敖丙實在無法將自己前世的審美觀念更改過來，天天面對着這群海鮮，看得敖丙都是一陣膩歪得慌，現在終於是看到人了。

　　 近乎於有些貪婪地看着這些人，傾聽着他們的呼吸，感受着他們的氣息，敖丙似乎又回到了前世的人類世界，此刻的他幾乎熱淚盈眶。

　　 在大陸上一個隱蔽的地方，三個人停了下來。他們落腳的地方不遠處就有一個小城鎮，三個人都不由自主地將目光投向了城鎮。

　　 敖丙沒有來過洪荒大陸，敖焚與貝珠兒也沒有來過啊。他們對於人類的城鎮一樣保持着很濃厚的興趣。

　　 三個人幾乎沒有任何的商量，就直接很有默契地向著城鎮走去。

　　 這個城鎮不大，大約也就是有千餘戶人家的樣子，一進城門就有一股子魚腥臭味撲面人來，好在三個人都是長期泡在海鮮裏面的人物，並沒有‘中毒’。

　　 這種味道，絕對會讓一般人將隔夜飯都吐出來，實在是太難聞了。三個人眉頭一皺，然後很利落地轉身，走出了城門。

　　 他們第二隻腳還沒有邁進去，就直接退了出來，雖然他們對於這人類社會很是好奇，但是自己的身心健康更重要。

　　 珍愛生命，遠離有毒氣體。

　　 敖丙略一思索，就猜到了這小鎮裏面一定是一個巨大的魚類交易市場，外加魚類加工市場。成品的魚製品運往內陸。

　　 長年累積，魚腥味，還有死魚散發的腥臭味混合，其味道堪比生化武器。

　　 敖焚與貝珠兒一臉的失望，原來這就是傳聞已久的人類城鎮嗎？真是見面不如聞名啊！好生讓人失望！！

　　 敖丙看到兩個人的反應，微微一笑，並沒有解釋什麼，等到他們見到真正的人類都市之後，他們的感官自然改變，現在多餘的解釋都是無意義的。

# 第16章 洛水之畔

　　 話說，敖丙三個人打消了進城一觀的念頭，直接沿着黃河向上遊走去。這一路上他們都是騰雲而走，一來是遮人耳目，二來是速度可以快一些。

　　 要是他們靠步行走到渭水，恐怕需要數年時間。敖丙浪費不起，這個時刻，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就是生命，時間就是資本。

　　 大禹治水過去二百年，二百五十年後成湯興商，五百年後封神開啟。自己只剩下七百餘年時間，自己必須充分利用每一點時間。

　　 在天空飛行的感覺很好，至少對第一次長途飛行的敖丙來說，確實是個不錯的體驗，看着下面莽莽的荒林，敖丙就是一陣感嘆。

　　 要是在自己前世，這大陸上應該鋪得到處都是鐵路，建得到處都是工廠了吧？哪裡還會有這青山綠水，茫茫叢林？

　　 林子大了，自然是什麼鳥都有。

　　 不乏有些修鍊有成的妖獸感覺到敖丙的存在之後，直接架起一團黑雲，圍住敖丙三人，索要一點過路費。

　　 一般來說，都是敖焚放出自己的一絲真龍之氣，然後那打劫的妖獸頓時夾起尾巴，求爺爺告奶奶希望繞自己一命。

　　 被打劫的次數多了，敖焚也就有些厭煩了，他直接化為原形，一頭八、九十丈長的火行真龍，將敖丙與貝珠兒馱在自己身上，然後騰雲駕霧，向著渭河趕去。

　　 這一路上，他們被妖獸打劫的次數果然大大減少，但是卻招來了另外一撥人的覬覦。不錯，就是人，在莽林之中修行的不僅僅還有妖獸，同時還有一些修士。

　　 而且這些修士都不是什麼正經路數的修士，但凡有道真仙開闢洞府，都是選擇那山清水秀之所，怎麼會在這兇惡蒼莽之地開闢洞府。

　　 有一部分就盯上了敖焚，敖焚的賣相不錯，抓過來不管是煉藥、練器，還是收為坐騎，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因此他們就伸出了自己的邪惡之手。

　　 所謂貪婪是原罪，果然不假。

　　 一開始的時候來打劫的邪惡修士也就是玄仙，或者低階太乙玄仙修為，被敖焚直接一口龍炎燒為灰灰，倒是並沒有遇到什麼大的麻煩。

　　 直到他們遇到了一個金仙期的鬼修，要不是敖焚先天屬性克制鬼魅之物，要不是敖焚修鍊了一種專門逃生的遁術，恐怕他們三人已經化為了三具枯骨。

　　 逃出生天的三個人再也不敢招搖過市，只得化為人形慢速前進。雖然速度慢，但勝在安全穩妥。這次他們小心前行，他們發現可怕的不僅僅是修道人。

　　 就是某些妖修的實力也要達到金仙期以上，他們都有些奇怪自己之前如此張揚，是怎樣安然無恙地飛過那一半路程的？

　　 甚至在途中，他們遇到了一顆連綿數萬里的樹王渡劫的場面，那頭樹王的氣勢已是金仙巔峰，這雷劫應該是他的大羅之劫。

　　 三個人僅僅只是遠遠地看了一眼，就感覺神魂俱盪，險些被天地之威震碎魂魄，赫得三人連忙轉身離去，繞了個大大的圈子。

　　 足足飛了有兩個多月的時間，雖然路上略有艱辛，而且稍有險峻，但是他們終於從莽林之中鑽了出來。

　　 呈現在他們面前就是一片開闊的沃野，遠處不時傳來陣陣孩子的嬉笑聲，或者三兩聲耕牛的哞叫聲。

　　 這裏才是人類文明的地方，在這裏，自己才能找到自己知曉的那個華夏歷史中的夏朝。他們徑直地穿過這片沃野，在前方他們看到了很多的人，很多很多。

　　 這些人，里三層外三層形成一個巨大的半弧形，弧形的邊界是一條大河，在場的人足足有數萬，不過卻是鴉雀無聲，沒有一個人敢說話。

　　 最中心的是一個身着蟒袍的中年人，他站在祭台上，前面的供桌上擺放了三牲五穀，他的手中拿着一塊刻滿了祭文的龜甲，口中激昂地念着什麼。

　　 不時在人群之中傳來一陣歡呼聲，吶喊聲……

　　 敖丙三個人不知道是什麼情況，不過看這個場面，這群人似乎在祭拜什麼。那個為首的人應該是首領一類人物。

　　 敖丙三個人交換了一下眼色，悄悄地混進了人群，他們的出現雖然不顯突兀，但畢竟突然多了三個人或許會引起某些人的注意，不過他們明顯多慮了。

　　 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什麼，因為每個人都在真心祈禱，哪有什麼心思注意別人。

　　 他們三個人‘賊眉鼠眼’地掃視着四周，每個人臉上都以莊嚴的肅穆，空氣中只有首領抑揚頓挫的聲音，至於他說的是什麼。

　　 敖焚與貝珠兒直接選擇了忽略，他們自覺高人類一等，自己乃是堂堂東海水族，哪是一般人類的可以比擬的。因此他們不屑於聽這個人在說什麼。

　　 敖丙則是聽了，但是聽不懂。

　　 一則這乃是祭文，生僻晦澀，沒有接受過這方面的學習的人，很難弄懂。另外就是這首領有很濃重的口音問題。

　　 原本就是聽不懂的祭文，又讓一個不會說普通話的人來讀，敖丙也只有抓瞎的份，但不管是祭文還是口音，他說的總歸是中國話。

　　 不管是哪的方言，想要全聽懂是不可能的，但是一言半語還是能聽得懂的。這也是中國話的魅力所在，不一樣的味道演繹同樣的中國語言。

　　 隱隱約約敖丙好像聽到了幾個字眼，‘水神’‘五穀’‘風雨’‘進貢’……敖丙也就大致知道了他們在干什麼，這群人十有八、九是在祭祀水神，祈求來年風調雨順。

　　 敖丙心中一頓，不知道這是什麼河？看樣子應該是黃河的某條支流，這裏不會就是我的渭河吧？他扭頭低聲問敖焚，

　　 “敖焚，你知道這裡是什麼水系嗎？”

　　 “啟奏殿下，屬下不知，是否讓屬下前去打探？”敖焚已經完全進入了護衛的角色，他不知道百年之後如何，但百年內他會做好護衛之職。

　　 “不必了，等到他們祭祀完畢，咱們就跟着他們一起走，去他們的部落看看。”敖丙略一沉吟，接着說道。

　　 因為懷疑此處就是自己的渭河水系，因此敖丙就想去看看自己水系周圍的部落或者城鎮是怎麼樣的。

　　 半個時辰之後，祭祀就結束了。首領高喊了一聲讓敖丙沒太聽清楚的話，所有人都開始歡呼，他們臉上露出喜悅狂熱的表情。

　　 他們祭祀完畢之後，並沒有如敖丙所想的那樣趕回自己的城市或者部落，而是直接在原地殺豬宰羊，搭柴點火，竟有種篝火晚會的意思。

　　 敖丙三個人找了個沒太有人的地方貓了起來，敖焚兩個人是一臉好奇地看着周圍人的忙活，他們根本沒見過這種場景，眼中透着一股新奇。

　　 敖丙則是摘耳細聽，他聽着周圍人們的交談，想從他們的支言片語之中得到什麼有用的信息。前半個時辰，敖丙完全是在適應他們的口音問題。

　　 他們的話有點像前世河南地區的方言，不過卻是古風淳淳，漸漸適應了他們的方言之後，他也得到了一些信息，不過得到的信息卻讓他老臉一紅。

　　 此地根本不是什麼渭河水系，而是洛河，洛水，人家祭祀的乃是大名鼎鼎的洛神，自己還將此處當成是自己的水系，真是令人捧腹啊。

　　 而他們的來處更是讓敖丙一陣驚訝，因為他們竟然來自於陽城，陽城那可是大夏的國都，而且那個首領樣子的人，乃是當今的夏王。

　　 敖丙不由得一陣感嘆，這個時代的王與後世那些皇帝比起來，真是樸素太多了，低調太多了。

　　 了解了這些事情之後，敖丙就想即刻啟程，畢竟此處不是自己的水系，沒有必要在此處過多停留。雖然他對於這夏王朝的國都有些好奇，但是他覺得自己以後有的是機會前去，沒有必要非要現在。

　　 但是他卻看到了敖焚與貝珠兒兩個人近乎於哀求的目光，兩個人實在沒有經歷過這樣熱鬧的場面，想要留下來看一看。

　　 敖丙有些無奈地點了點頭，那兩位歡呼着衝進了人群，敖丙嘴角勾起了一個莫名的弧度，這兩個人啊，都是幾千歲的人了，還像個孩子一樣。

　　 看着不遠處的洛水，敖丙的思緒也有些飄遠，這條河中可是有一位名傳千古的女子呢。洛水有靈，名曰洛神。

　　 據傳，洛神乃是天皇伏羲的女兒，名叫宓（fú）妃，因迷戀洛河兩岸的美麗景色,選擇了留在洛河岸邊。那時,居住在洛河流域的是一個勤勞勇敢的民族，有洛氏。

　　 宓妃便加入到有洛氏當中，並教會有洛氏百姓結網捕魚，還把從父親那兒學來的狩獵、養畜、放牧的好方法也教給了有洛氏的人們。

　　 這天，宓妃拿起五弦琴，在洛河邊上奏起優美動聽的樂曲來。不巧，這悠揚的琴聲被黃河裡的河伯聽到，他看到宓妃，一下子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

　　 於是河伯化成一條白龍，在洛河裡掀起軒然大波，吞沒了宓妃，要其關在了自己的水府之中，被后羿聽說之後，救出了宓妃，並打傷了河伯。

　　 河伯就將后羿告到了天庭，天帝了解事情的始末，就沒有理會河伯。河伯只能灰溜溜地回到水府，再也不敢管這件事情。

　　 後來，宓妃與后羿就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不過敖丙認為這個傳說的可信度應該不高，因為後羿由於射殺九大金烏的原因，在巫妖大戰開啟的最初期他就被帝俊太一弄死了。

　　 天皇伏羲的時代是在巫妖大劫之後很久的事情了，也就是說宓妃與后羿的愛情故事十有八、九是假的。

　　 有機會倒是可以去找當事人問一問，傳言洛神乃是絕頂佳人，對了，這就是祭祀洛河水神的地方，不知道能不能有緣遇到洛神？

　　 敖丙的心中有些YY地想到，嘴角不知不覺間已然掛了一絲晶瑩……

# 第17章 洛水有情

　　 話說，敖丙三個人決定在洛水之畔滯留一晚，敖焚兩個人都有心要見識一番人類族群的篝火晚會是什麼樣子，敖丙也就由着他們去了。

　　 敖焚兩個人與那群人一起去搭建帳篷，拾取柴火，涮洗肉食，忙活的不可開交。對於基本沒有過什麼娛樂活動的兩個可憐娃兒，卻是樂在其中。

　　 敖丙貓在一個偏僻的角落裡，眼神迷離，瞳孔中倒映着忙忙碌碌的人群以及跳躍舞動的篝火，心中卻在做着邂逅洛神的美夢。

　　 漸漸地日頭偏西，黑夜襲來，但現場的氣氛卻是更加的激烈歡快，人們三五成群圍坐在篝火旁，聊着柴米油鹽的家常，或者談論一些奇聞異事。

　　 敖焚與貝珠兒兩個人都是太乙玄仙高手，想要學點凡人的東西實在太簡單了，因此兩個人很快就掌握了他們的語言，並且很快就加入到了他們激烈的討論之中。

　　 敖丙在一個偏僻的角落裡，手中拿着一瓶東海產的靈酒，有一口沒一口地喝着，看着歡聲笑語的人群，他的眼中沒由來地閃過一絲落寞。

　　 雖然眼前的一切近在眼前，敖丙卻感覺他們都是遠在天邊。這裏確實熱鬧，但這熱鬧卻不屬於自己，自己也不屬於這裏，這裏的一切也都與自己無關。

　　 敖丙在這裏獨自傷懷，根本沒有人注意到他，他也樂得這樣，他看着周圍人的笑靨，耳邊迴響着周圍人的歡聲笑語，他的落寞更勝三分。

　　 越是傷懷，就越是喝酒，漸漸他的眼神有些迷離，隱約間他好像看到一個人影走了過來，在他的身邊坐了下來，一聲嬌笑，讓敖丙打了個激靈。

　　 敖丙心中一稟，自己實在是大意了，幸虧來到自己身邊的僅僅只是個凡人女子而已，要是什麼有壞心思的惡徒，自己這條小命恐怕就交代在這裏了。

　　 心中打定主意，以後自己一定要提高警惕，絕對不能將自己置於這樣危險的境地，狠狠地甩了兩下腦袋，將酒勁壓下。

　　 然後敖丙微眯着眼睛掃向了坐過來的那個女子。

　　 清純自然，這是敖丙的第一感覺，然後就是驚艷，驚艷到敖丙有種要戀愛的感覺，這女子簡直是天地精靈的化身，一股自然氣息鋪面而來。

　　 女孩來到敖丙的身邊坐下之後，扭頭看了看敖丙，微微一笑，紅唇輕啟，“一個人喝酒啊？”那感覺就好像是多年未見的老友一般。

　　 “是啊！你要不要來一口？”敖丙竟然腦抽地回了這麼一句，沒成想，他得到的答覆竟然是——

　　 “好啊！我還真沒有喝過酒呢！”那女子竟然順勢從敖丙的手中拿過了酒瓶，對着瓶嘴小小地抿了一口，然後她張開小嘴，吐着舌頭，皺着鼻子說道，

　　 “這酒也不怎麼好喝啊？真不知道你們男人為什麼總是喜歡喝這種東西……”由於搖曳的火光，使女子的臉上忽明忽暗，她微微蹙眉的樣子，讓敖丙都不由得看痴了。

　　 話說敖丙前世根本沒怎麼有過與女孩子交流的經驗，他倒是在自己的書中狠狠地YY過幾次，但是如今真的與女孩面對面的時候，

　　 他的表現並不像自己書中主角那樣游刃有餘，虎軀一震，女子直接投懷送抱，成就一番好事。他竟然感到一絲緊張與局促。

　　 被敖丙這樣注視着，女子的臉上不由得掛滿了紅霞，在篝火的映照之下，愈發顯得嬌艷。她揉搓着自己的衣角，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

　　 她起先就注意敖丙好久了，畢竟一個人獨自坐在角落裡很另類，特別容易吸引那些不經世事的小女生們的注意。尤其再加上敖丙那略顯俊俏的面龐，更是讓人陡生親近之感。

　　 她注意到了敖丙憂鬱的眼神，覺得這是一個有故事的人，她本性恬淡，不喜熱鬧，本就排斥這樣的晚會，她不由得就對獨自在一旁的敖丙有了好感。

　　 最近她有些傷神，因為她的父親最近在準備着為她擇婿，但是她不喜歡就這樣輕率地決定自己的終身伴侶，她想自己去尋找自己的真命天子。

　　 她觀察了敖丙好久，發現自己並不討厭敖丙，甚至敖丙身上的一種氣質，對她有種莫名的親切感，她在心中感覺，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最後，她鼓足了好大的勇氣，才來到敖丙的身邊坐下，並且與敖丙說了幾句話。

　　 後來，她發現敖丙盯着自己直愣愣地不說話，心中羞澀，畢竟是未出閣的姑娘，雖然先前鼓足了勇氣，但如今還是有些不知所措。

　　 過了足足有十幾個呼吸之後，敖丙才猛然驚醒，他心中暗道一聲慚愧，自己剛剛說了要提高警惕，沒想到竟然又失神了，怪只怪這女子長得太美。

　　 “你叫什麼名字？怎麼不去和他們一起跳舞啊！”敖丙畢竟兩世為人，又是男子，見姑娘不說話，他就沒話找話地說道。

　　 “我叫洛水，是陽城有洛氏的人。跟他們一起亂鬨哄的有什麼意思。嗯，你叫什麼名字啊？”敖丙起開了話頭，小姑娘立刻就來精神。

　　 “洛水？好名字！！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花容月貌傾國色，冰肌雪膚絕代嬌。”敖丙沒有說自己的名字，反而騷騷地吟了一首詩。

　　 洛水小姑娘這個年代，自然是不知道什麼是詩，但她感覺得到敖丙是在誇自己長得漂亮，而且這話說的很漂亮，聽着就很舒服。

　　 不像別人誇自己的漂亮，都是千篇一律的漂亮，好看，乾巴巴的，聽着就令人生厭。

　　 她臉上一陣發燒，不知道該怎麼回應敖丙。

　　 過了一會兒，她感覺臉上的熱度稍退，才問道，“你還沒說自己叫什麼名字呢？”

　　 “我啊？我叫龍三……”敖丙凡心騷動，但他知道自己與這姑娘是不可能發生什麼的，先是仙凡有別，二是人妖有別，三是自己前途渺茫，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掛了。

　　 因此，敖丙壓下了心中綺念，他沉默了。這要是放在某個撩妹高手的身上，三言兩語早就將這妹子拿下了，哪裡會有冷場的機會。

　　 “你名叫洛水，是不是與洛神有什麼關係啊？”敖丙很隨意地說道。他既然已經做出了決定，就將這姑娘當成了自己生命中一過客，心中也就沒了那麼多的念想。

　　 “對啊，對啊，你怎麼知道的？我爹給我起名字的時候，就是希望我能像傳說中的洛神一樣美麗、一樣善良，不過我爹最近……”

　　 “怎麼了？”敖丙隨口問道，畢竟相識一場，要是這姑娘遇到什麼困難，自己能幫就幫一下吧。

　　 “我，我爹，我爹最近要我嫁人，可是我不想嫁給一個自己根本不喜歡的人……”洛水終於是將自己心中的話說了出來，然後她目光有些哀怨地看着敖丙。

　　 “這……”敖丙沉吟着，嘴角掛着一絲苦笑，這種事情自己也不好插手，畢竟女大當嫁，洛水他爹也是為她好，自己現在插手了，說不定幾年之後，洛水想嫁人的時候，反倒要埋怨自己多管閑事。

　　 “龍大哥，你是哪裡人，有家室了嗎？”洛水突然對敖丙說道。

　　 敖丙有些懵圈，他隱隱約約猜到了洛水是什麼意思，他有些驚訝夏朝的女子的開放，自己認識她不過才幾刻鐘，就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嗎？

　　 其實敖丙的認識有些偏差，在黃帝之前都是非固定的夫妻關係（粗俗點，就是隨意XXOO），軒轅之後，人族才有了確定的夫妻關係這一說。

　　 不過依然民風開放，女子拋頭露面也是常有的事情。唐堯之女，娥皇、女英二人也是自己選夫，最終挑中了大舜。

　　 直到周朝之後，文王作《周禮》，才逐漸地有了這諸多的禮儀制度，又經過春秋孔子的推廣，禮樂制度才逐漸地建立完善起來。

　　 敖丙支支吾吾地說道，“我，我雖家中沒有妻室，但是，但是……”支吾了半天，敖丙終於是沒有說出什麼來，不過他言語之中的推脫之意卻是一覽無餘。

　　 洛水聽了敖丙的話之後，她很開心，自己相中的人並沒有妻室，也就是說，，，她對着敖丙說道，“龍大哥，那你來娶我好嗎？”

　　 不知道她是真沒聽懂敖丙話中的推脫之意，還是假裝沒聽懂。

　　 “對不起，我……”敖丙不敢答應，自己的命運由天不由己，自己行的又是逆天之舉，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掛了，他不想害了這位美麗善良的洛水姑娘。

　　 而且雖然洛水很漂亮，但是自己根本不了解她，她也不了解自己，如果自己答應了婚事，就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任，對洛水姑娘的不負責任。

　　 “龍大哥，你不用多說，我都懂！我都懂……”洛水聽到敖丙的話之後，她的嬌軀就是一震，臉上一陣蒼白之色。

　　 “洛水姑娘，你沒事吧？”敖丙關心地問了一句，他伸了伸手，終於還是將欲要攬住洛水的手臂收了回來。

　　 洛水看到敖丙收回去的手臂，臉上露出了凄慘的笑容，她的手中還拿着從敖丙那裡拿來的酒瓶，她一揚脖，一大口酒就被她灌進了嘴裏。

　　 猛烈的酒精刺激，讓她咳嗽連連，這個時候敖丙也不管什麼命運，什麼男女之嫌了，他來到洛水身邊，左手輕輕拍打她的後背，右手劈手奪過了酒瓶。

　　 洛水一把抓住敖丙的手，一雙略顯迷離的美眸中噙着淚水，有些無神地盯着敖丙的臉龐，紅唇輕啟，瑤音輕傳，

　　 “龍大哥，我美嗎？”

　　 “美——”

　　 “龍大哥，我溫柔嗎？”

　　 “溫柔——”

　　 “龍大哥，我聰明嗎？”

　　 “聰明——”

　　 “龍大哥，……”

　　 “……”

　　 後面的話，洛水囁囁喏喏之中，敖丙已經聽不清了，但洛水對他的情誼，他卻是感受得到，很濃，很純……

　　 他此刻竟然升起了一種，將這女孩抱在懷中狠狠呵護、永不放手的強烈慾望。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

　　 也許多年之後，午夜夢回，他會回想起當年洛水之畔，倒在自己懷中，問自己是否美麗的那個女孩吧？

　　 PS：對於感情小白的某人來說，這章寫得很艱難，如有什麼紕漏，大家諒解啊！寬恕則個～

# 第18章 洛水洛神

　　 話說，洛水聽到敖丙的拒絕之後，心灰意冷之下大大地喝了一口酒，不要忘了這可不是一般普通的酒，乃是敖丙從東海帶出來的內部專供靈酒。

　　 別說是這種靈酒，就是一般的酒，對於第一次喝酒的小女生來說，這麼一大口地喝也夠嗆，因此洛水最終昏昏沉沉地倒在了敖丙的懷中。

　　 敖丙沒有什麼壞心思，他怎麼能夠忍心傷害這個對自己深情以往的女子呢？

　　 看着懷中沉睡的美麗女子，他心亂如麻，他也說不清自己的感覺是什麼。

　　 有種對洛水的憐惜，有種對於自己命運的無奈，筆者認為還有一絲絲的自豪與竊喜。竊喜自豪於自己能夠在如此短時間內俘獲如此貌美女子的芳心，自己的魅力可見一斑。

　　 但事情還是要做，自己到底該怎麼辦？丟下她不管？自己不忍心；帶着她離開？其中的麻煩太多。

　　 而且此時的她，並不知道自己的真實身份，等她知道以後，能不能接受自己龍族的身份還在兩說之間。畢竟龍雖然是瑞獸，但是也屬於獸類，與人族非是同類。

　　 敖丙在這獨自煩惱，卻是沒有發現，懷中的女子竟然發出了絲絲的豪芒。洛河之中一絲絲的水靈之氣以一種很隱秘、很微弱的姿態，融進了洛水的體內。

　　 敖丙乃是水行之體，而且還是頗為高級的後天葵水之身，本來對於水氣的流動應該十分敏感才對，但此時他心思紊亂之下，

　　 不僅沒有發現四周水氣的微弱變化，就是他自己體內的本命葵水精華，也是一絲絲地流散出來，滲入了洛水的體內。

　　 洛水一開始是被動、無意識地吸收水靈之氣以及葵水之精，但是後來漸漸地，她竟然開始主動地吸收洛河之中的水靈之氣以及敖丙體內的本命葵水精華。

　　 這個時候，敖丙再不發現就被吸幹了，他感覺着自己體內的本命葵水精華飛速地流逝，而流逝的方向就是自己懷中的洛水。

　　 敖丙的第一個想法就是這女子不是哪個妖怪變成的，來專門害我的吧？但是低頭看了看洛水臉頰上風乾的淚痕，還有微微蹙眉的樣子，立刻就打消這個念頭。

　　 她不會害自己，敖丙心中肯定地對自己說道。

　　 這邊的變故很快就引起了敖焚與貝珠兒的注意，兩個人在party狂嗨的時候，忽然感到周圍水氣的變化，然後神識一掃，就發現了自家太子抱着個姑娘，正是水氣暴動的根源。

　　 他們兩個人一閃身就出現在了敖丙的身邊，敖焚伸手一揮，在周圍布下了一個遮掩大陣，將自己還有敖丙遮掩在內。

　　 敖丙伸手制止了想要過來幫忙的敖焚與貝珠兒，雖然他也並不知道洛水是怎麼回事，但是他相信她不會害自己。

　　 不過，就這樣被吸下去也不是事兒啊。

　　 自己體內的本命葵水精華也不是無限的，照這樣下去，自己根基盡毀都是輕的，搞不好要被吸成龍干，身死道消。

　　 他輕輕地將洛水放在鋪着獸皮的地上，然後他緩緩地離開洛水，讓他鬆了一口氣的就是自己體內的本命葵水精華終於是停止了消逝。

　　 但是洛水依然在吸收着洛河的水靈之氣，而且可能是由於敖丙抽身而退的緣故，她吸收水靈之氣的速度大大增加，一股肉眼可見的水流向著她留去。

　　 她的身體就好像是一個無底洞，這麼多的水靈之氣全部湧入到她的身體內，竟然依舊絲毫沒有飽和的趨勢。

　　 敖焚看着沉睡中的洛水，沉吟着說道，“太子殿下，這女子好像是什麼大能轉世之身，現在正在覺醒前世的記憶……”

　　 聽了敖焚的話，敖丙心中一驚，這姑娘竟然是某位大能的轉世之身，剛才自己要是答應娶她，豈不是佔了大光，敖丙心中有些自嘲地想到。

　　 隨着她的不斷吸收，洛河之中的河水開始劇烈的翻騰，洶湧的河水發著怒吼衝上了河岸，岸上的人群一被這忽然而至的大浪打翻了陣腳，陷入了一片慌亂之中。

　　 敖丙看到四周肆虐的洪水，以及呼號的人類，有些於心不忍，他化為龍族真身，將洪水鎮壓在了洛河之內。

　　 而且他還將倒在地上昏迷中的洛水捲起來，來到了洛河中央，以便於讓她可以充分地吸收洛河之中的水靈之氣。

　　 與此同時，敖丙運用自己的葵水真身之利，將四周的水靈之氣煉化為葵水之精，送入到洛水的體內。雖然微不足道，但是也聊勝於無。

　　 四散而逃的眾人忽然發現，周圍的洪水消失了，然後開始四處張望，逐漸地就有人向著洛河之中看去，他們看到了一生之中難以忘懷的一幕。

　　 在洛河的中心位置，有一大團水柱高高築起，有一條十幾丈長的銀白色神龍圍繞着水柱盤旋舞動，在水柱的中央位置，隱隱約約可以看到一個身姿綽約的女子。

　　 所有人一愣之後，全部都虔誠地跪了下來，他們口中高呼到，“洛神娘娘顯靈了，洛神娘娘顯靈了，洛神娘娘金安～”

　　 對於敖丙，人們很自然選擇了忽視，將敖丙歸位了洛神坐騎寵物一類的存在，洛神娘娘神通廣大，有神龍相護，也是理所當然。

　　 敖焚與貝珠兒兩個人早就遁入半空，密切注意着敖丙的一舉一動，還有周圍的風吹草動，心中暗叫了一聲苦，‘太子殿下，你這次玩得有點大了～’

　　 洪荒大陸處處危機，咱們在此處如此招搖，說不定就引起什麼人的注意，說不好就要交待在這裏啊！！

　　 敖丙卻是沒有想這麼多，他覺得自己挺對不起洛水的，現在洛水將要覺醒前世的記憶，自己的葵水之精可以幫到她，自己自然是要不遺餘力地幫忙。

　　 漸漸地越來愈多的水靈之氣與葵水之精融入到了洛水的體內，她的身上開始散發出一股七彩光華，而且一種天地精靈的自然氣息輻射四散而出。

　　 守護在一邊的敖丙感到心神平和寧靜的同時，也驚訝地感到自己的修為竟然有了一絲鬆動，似乎隨時都能突破到玄仙中期的樣子。

　　 這個時候，敖丙感覺到洛水已經不再需要自己輸送來的葵水之精，反而開始向自己反方向輸送葵水之精，而外圍的洛河水靈之氣被大量的壓縮，成為一滴滴的葵水之精。

　　 這些蔚藍色的葵水之精，匯聚凝練成葵水水流分成兩股，九成為一股流向了洛水，一成為一股流向了敖丙。

　　 敖丙先前被吸走了不少的本命葵水精華，後來又一直在凝聚葵水之精，根本沒有來得及恢復。現在敖丙很快就煉化了大量的葵水之精，補全了自己短缺的本命葵水精華。

　　 不過依然是有大量的葵水之精不斷地湧來，敖丙就直接運起了天龍煅體術以及玄水真解修鍊起來，大量的葵水之精鍊化為本命葵水精華，敖丙的實力在不斷的提升。

　　 終於在吸收葵水之精足足半刻鐘之後，敖丙突破了玄仙初期，達到了玄仙中期。他的玄水真解也順利地突破到了十層。

　　 至於他為什麼不直接改修《黃庭經》，這其中他有自己的思量。

　　 《黃庭經》中闡述的乃是通天教主的上清大道，無疑，這是一條很強的大道，通天教主就是憑藉此大道證道混元。但，自己也適合這一條強大的上清大道嗎？

　　 也不盡然啊！

　　 敖丙想走出一條自己的路，而不是循規蹈矩地走他人的老路，只有自己走出來的路，才是最適合自己的。而且自己是為葵水之身，就要將自己的優勢着重發展。

　　 因此他為自己制定了這這樣一條道路：繼續修鍊玄水真解，不過卻以《黃庭經》為參照，將玄水真解與黃庭經對照，按照自己的需要與理解，去修改《玄水真解》。

　　 玄水真解算不上好，只不過是上古龍族留下來的一般功法而已，但依然可以直達金仙。用來築基倒是個不錯的選擇。

　　 敖丙就是想以玄水真解為基礎，往裡面添東西，你不是只能修鍊到金仙嗎？不怕。我往裡面加點東西，讓你可以修鍊到大羅金仙，修鍊到准聖，修鍊到混元聖人。

　　 至於有沒有那個能力往裡面添東西？敖丙一點都不擔心，因為他手裡有《黃庭經》，黃庭經其中包羅萬象，別說只是一本小小的玄水真解，就是其他什麼高級的功法，他也有信心憑藉黃庭經推演下去。

　　 在玄門正宗之中，《黃庭經》的評價頗高，甚至還要高於老子的《道德經》，敖丙甚至有些懷疑《黃庭經》乃是道祖傳下來的，通天教主的上清大道也不過是從其中領悟出來的而已。

　　 敖丙在心中後悔，自己前世怎麼沒把《道德經》背下來呢？要是有《道德經》在手，再加上現在手中的《黃庭經》，自己未來的修鍊豈不是諸事不愁？

　　 只能說一句《道德經》與我無緣啊。

　　 玄水真解已經被敖丙改了一部分，但僅僅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已，與之前沒有太大的變化，不過是某些行功路線與呼吸吐納的方式稍微更變。

　　 不過敖丙有理由相信，今後玄水真解會變成最適合自己的修鍊功法，而且由於是自己創造而出，修鍊起來必然是事半功倍。

　　 至於天龍煅體術，敖丙現在依然沒有練成第一層，甚至他感覺自己連第一層的門檻都沒有摸到，這天龍煅體術也不知道是怎麼出現在自己的腦袋中的，竟然是如此強大。

　　 敖丙想要用黃庭經推演天龍煅體術，但不知道是天龍煅體術的級別太高，還是自己的修為太差，亦或者是兩者皆有之，用黃庭經根本沒有辦法窺得天龍煅體術的一絲玄妙。

　　 敖丙在一邊修鍊暫且不提，處於水柱中心位置的洛水卻是產生了一絲的變化，吸收了大量的水靈之氣以及葵水之精后，她的氣息開始變得神聖自然，變得虛無縹緲。

# 第19章 洛神無情

　　 話說，洛水在敖丙的護衛之下，漸漸地開始主動凝練吸收葵水之精，而且她還分潤給了敖丙一部分，使得敖丙陷入了修鍊之中。

　　 洛水感覺自己好像做了一場夢，夢中自己變成了一條大河，流淌在洪荒大陸上，不知道什麼時候，她漸漸地誕生了靈智。

　　 後來她幻化為了一個女子，她給自己取了個名字叫洛妃，別人則稱呼自己為洛神，自己還有一個大哥，就是黃河的水神，人們都叫他河伯。

　　 自己有一件伴生靈寶名曰洛書，哥哥河伯也有一件伴生法寶名叫河圖。本來自己與哥哥兩個人與世無爭，但是禍從天降，一天河洛之畔忽然來了兩個人。

　　 他們開口就要河圖洛書，自己與哥哥自然是不允，然後就發生了爭鬥，自己被其中一個手中大鐘的人，一聲鐘鳴震碎了魂魄，殞身而落。

　　 幸得哥哥拚死相救，才保住了一絲真靈，並且轉世投胎，成為了今世的自己。後面的記憶就是洛水自己今世從小到現在的記憶。

　　 直到今晚她大膽向敖丙表白，反被敖丙拒絕，自己喝了一大口酒，陷入了昏迷，甚至後來敖丙現出原形，護送她到洛河中心，為她凝練葵水之精，她看得是一清二楚。

　　 記憶到了這裏，洛水眼睛猛然睜開，閃過一道七彩光華，不，或者現在的她已經不再是那個有洛氏的人族姑娘洛水，而是天地神祇，洛神——洛妃。

　　 她的修為也是從一開始的凡體肉胎，不事修鍊，逐步飛快提升，煉精化氣，鍊氣化神，化神返虛（元嬰地仙），天仙，玄仙，太乙玄仙，最終穩定在了金仙中期。

　　 一邊的敖焚與貝珠兒，看着陷入修鍊之中而且突破到了玄仙中期的敖丙，心中閃過一絲欣羡，這就是機緣啊，三太子時運不錯。

　　 欣羡歸欣羡，但他們沒有絲毫的嫉妒，因為他們知道這種機緣不是羡慕就可以得來的，也不是什麼人都可以享受得了此等機緣。

　　 等到洛水的修為到了太乙玄仙期，他們兩個人就感覺到了一絲不妥，因為他們只知道洛水乃是某位大能轉世之身，但究竟是誰，卻是毫無頭緒。

　　 如若這是一位道德真仙也就罷了，說不得自己三人護衛有功，還能得到什麼機緣賞賜。但如果是什麼邪門外修，自己三個人恐怕性命堪憂。

　　 後來等到洛水到了金仙期，他們反而放下了一半心，因為洛水的氣息遠遠地傳了過來，那是一種神聖自然高潔的氣息，看樣子不是邪門外修，當是一位道德真仙。

　　 只是不知這位真仙的心性如何，千萬不要是什麼難伺候的人，要不然自己三人也要吃不了兜着走。不過一般來說這種可能性很小，他們兩個人的心也就放下了。

　　 等到洛水眼睛猛然睜開，周身七彩神光繚繞，他們兩個人感到心中一突，連忙躬身施禮，

　　 “東海龍族，敖焚（貝珠兒），拜見娘娘，恭賀娘娘真身回歸～”

　　 洛水，不，應該叫洛妃了，她已經將自己前世洛神的記憶全部接收融合，現在的她已經重新成為了當年的洛神，洛妃。

　　 洛妃掃了一眼敖焚與貝珠兒，臉上沒有絲毫的表情，然後又低頭看了看盤繞在自己周身的銀白長龍，她的神情終於有了一絲波動，終於化為了一聲長嘆。

　　 她伸出纖纖玉手，掐動某個玄妙的印法，然後就有一道水柱分裂而出，將敖丙送到了敖焚貝珠兒的身邊，兩個人趕緊把敖丙接住，放在了自己身邊。

　　 敖丙這個時候已經穩固了自己玄仙中期的修為，眼睛幽幽睜開，兩道寒芒透目而出，他龍軀一扭，就化為了人身。

　　 剛才雖然他在修鍊之中，但是外界的變化他也是有所了解，因此他也知道洛水十有八、九就是洛神轉世，看着此時神聖無邊的洛妃，敖丙的臉上滿是複雜，

　　 “恭喜娘娘，真身回歸～”

　　 洛妃看着向自己行禮的敖丙，臉上閃過一抹複雜，有羞惱、有無奈、有羞赧、有哀怨，甚至在沒有人發覺的眼眸深處，還有一縷殺機一閃而過。

　　 不過最終她臉上的表情全部消失，化為了一絲欣喜，看向了洛河的下遊方向，直到十幾息時間后，敖丙才感應到了在洛妃所看的方向，有一片水浪迎流而上。

　　 而且這水色渾濁，與洛河清澈的河水完全不同，看到這河水，敖丙一下子就想到了黃河，可是洛河乃是黃河的支流，這裏離兩河交匯之所還有段距離，怎麼會有黃河水逆沖至此？

　　 再幾息之後，河水近了，可以看到那波濤洶湧的渾濁河水，河浪足足有十幾丈高，鋪天蓋地地就壓了過來。

　　 洛河邊上的人族看到奔涌而來的黃河，頓時嚇得魂不附體，他們跪在地上，慌忙忙地磕頭如搗蒜，口中哀嚎道，

　　 “河伯爺爺發怒啦！河伯爺爺發怒啦！洛神娘娘救命啊！還請勸告河伯爺爺暫休雷霆之怒，不日我等定將加倍奉上貢品……”

　　 敖丙三人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河伯來了，反倒是要去求洛神？

　　 書中代言，在人族傳言中，河伯與洛神乃是兄妹二人，不過河伯面噁心狠，時常發大水淹沒莊稼、房屋，給人族帶來了巨大的損失。

　　 而洛神則是貌美心善，時常勸誡哥哥要收斂暴躁的脾氣，不要隨意發洪水，為人族帶來平白的損失，河伯雖然脾氣古怪，但是最願意聽妹妹的話。

　　 久而久之，人們發現黃河發洪水，求洛神比求河伯還要管用，人們就開始在祭祀河伯的同時，一起祭祀洛神，而且對洛神的愛戴程度還要高於河伯。

　　 這是人族祖祖輩輩傳下來的，如今看到一股濁黃色的水流順着洛河逆流而上，他們就知道河伯發怒，要發洪水了，在心中慌亂的同時，還在心中升起了一絲希望。

　　 洛神娘娘顯靈了，洛神娘娘一定可以勸回河伯，讓他收回洪水。因此這也就是人們看到河伯來了，反倒要去求洛神的緣故。

　　 敖丙三人自然是不懂其中的彎彎繞，但他們感覺到這奔涌而來的河水之中確實有人，搞不好就是人們念叨的河伯真的來了。

　　 敖丙三個人做好了逃跑的準備，看對方這來勢洶洶的樣子，似乎不能善罷甘休……

　　 不對，敖丙忽然想到了自己所知道那個傳說，河伯見宓妃貌美，欲搶回水府霸佔之，後來被后羿壞了好事，如果傳言為真，豈不是河伯是衝著洛妃來的？

　　 敖丙有些焦急地看了一眼洛妃的方向，卻是發現了洛妃臉上的一抹喜色，喜色？難道傳言不對，這洛神與河伯之間還另有隱情？

　　 敖丙的腦子瞬間就覺得不夠用了，在這麼大的功夫，河伯攜卷着黃河之水，就來在了洛妃面前，果然如若人族傳言中，這河伯長得實在是有些對不起蒼天、對不起大地。

　　 一張馬臉上面布滿了麻子，大蒜頭鼻子，小眯縫眼睛，一張鯰魚嘴，兩隻招風耳，腦袋上不是頭髮，而是滿頭的肉疙瘩。

　　 那樣子要多難看有多難看，河伯的長相簡直刷新了敖丙對於難看一詞的下限。

　　 但是洛神看到河伯之後，臉上竟然露出了一抹欣喜，沒有絲毫猶豫，她就直接撲到了河伯的懷裡，讓敖丙的眼珠子差點瞪出來。

　　 什麼鬼？搞什麼啊？美女與野獸？

　　 河伯也很激動，他雙手顫抖着抱住了洛妃的嬌軀，貪婪地嗅着她身上的味道，這味道自己數萬年沒有聞過了，不錯，就是妹妹的氣息。

　　 兩個人在眾目睽睽之下，就這樣公然地抱在了一起，人族知道兩人乃是兄妹還好一些，也許這就是神仙中親人打招呼的方式也不一定？

　　 雖然有些奇怪，但是也能接受，但是敖丙卻在心中呼號，姦情，這兩個人一定有姦情，果然傳言不可信啊。

　　 萬萬沒想到洛神喜歡的竟然不是射日英雄后羿，反而是這面貌可憎的河伯。

　　 同時敖丙看着緊緊相擁在一起的兩個人，敖丙的心中一苦，為什麼感覺心裏酸酸的，好像什麼東西堵在心口，難受壓抑得緊。

　　 終於，兩個人抱了足足有半刻鐘之後，才開始分離開來，河伯臉上洋溢着喜色，忽然他若有所感地向著敖丙三個人看了過來，

　　 他皺着眉問道“你們三個人是干什麼的？”說話的同時，一股鋪天蓋地的威壓衝著三個人籠罩而去，三個人頓時臉色一白，身體都出現了微微的顫抖。

　　 ‘大羅金仙，這河伯竟然是大羅金仙，他不是在四海龍族的麾下嗎，為什麼實力要比龍王陛下還要高？’敖焚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呼號道。

　　 敖丙的身體出現了一絲極不自然的抽搐顫慄，雙腿就好像隨風打擺的鞦韆，隨時都會折斷的樣子，但是他的後背挺直，沒有絲毫的彎曲。

　　 頭顱高高地昂起，嘴角勾出一個堅強的弧度，眼神不屈目光灼灼地看着遠處的河伯，你可壓迫我的肉體，但你不能壓迫我的精神。

　　 河伯有些意外地看了一眼敖丙，精神可嘉，沒想到在自己的壓迫之下，能夠保持鬥志的竟然是這個修為最低的小白龍，不錯，此等風骨頗有老夫當年的風範。

　　 這個時候，洛妃的聲音在一邊響起，“哥哥，我能夠覺醒前世的記憶，幸得他們三人護法，所以你莫要為難他們……”

　　 河伯氣勢一收，哈哈一聲大笑，“既是這樣，還要好好感謝他們一番了～”河伯沉吟片刻，從自己的懷中掏出了一件事物，向著敖丙丟了過來。

　　 那事物在飛來的途中，化為一桿一丈二尺的盤龍長槍，直直地插在了敖丙的跟前。

　　 “這桿長槍得自黃河之底，功用材質尚且不知，不過勝在材質堅硬，水火不浸。今天就送與爾等三人，算是作為守護我妹的酬謝～”

　　 然後河伯對身邊的洛妃說道，“咱們走吧～”

　　 洛妃眼神淡然地劃過敖丙，沒有一絲波瀾，她輕輕地點了點頭，然後同河伯御着河水，順着洛河，消失在了下游遠方。

　　 敖丙看着不斷流動的洛水，心中悵然若失，而後自嘲般地一笑，‘對啊，人家可是堂堂洛神，洪荒初期的先天神祇，自己怎麼高攀得上？’

# 第20章 兇槍擇主

　　 話說，洛水覺醒了前世的記憶，變成了洛妃，跟隨着河伯消失在了洛河之中，這期間她對於敖丙之前的維護沒有絲毫的表示。

　　 甚至她默許了河伯對於敖丙的賞賜，也就是說她想斬斷與敖丙的關係。她與敖丙之間的羈絆，也因這一桿長槍而完全斷絕，因果斬滅。

　　 敖丙自然是明白洛妃的意思，而且她臨走之時對自己那冷漠、淡然的眼神，讓敖丙更是明白了洛妃不想與自己有絲毫瓜葛的心意。

　　 敖丙的心中說不出來是什麼感覺，只是感覺有一種悵然，一種失落，一種苦澀，五味雜陳最終化為了一抹自嘲般地苦笑。

　　 自己就是洪荒之中的一隻螻蟻而已，怎麼敢與堂堂洛神扯上關係，這也不錯啦，好歹還混了一桿長槍，看着面前的長槍，敖丙露出了嘴角微微勾起了一股弧度。

　　 旁邊的敖焚兩個人並沒有注意到敖丙按比哭還難看的笑容，他們的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那桿長槍上面。

　　 神識掃過，確實如河伯所說，神識根本就侵不進去，也就談不上認出是什麼材質了。

　　 敖焚用的就是長槍，對這桿長槍他見獵心喜就想收下，不過他還是考慮到了敖丙的感受。

　　 洛神是敖丙救的，自己與貝珠兒就是打打下手，什麼也沒幹，按道理來說，這桿長槍應該歸於敖丙所有才對。

　　 再者一說，敖丙乃是兩個人名義上的少主，這件寶物自然是歸為敖丙所有。於情於理，這桿長槍都要歸於敖丙所有。

　　 敖焚雖然喜歡，但是畢竟磨不開臉皮來強要，他恭恭敬敬地對着敖丙說道，“恭喜太子殿下得此神槍，還請殿下收了神槍～”

　　 敖丙猛然一驚，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才將目光從長槍上面移開，同時他也注意到了敖焚眼中對長槍的火熱，他先是一愣，然後說道，

　　 “如果敖焚你喜歡的話，這長槍你就直接拿去用吧，反正我也不會用槍～”

　　 “真的嗎？”敖焚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這桿長槍雖然不知品階，不知材質，但想來應該是有什麼來頭的，就這樣直接送給自己？

　　 而且敖焚一開始看到敖丙一直盯着長槍看，就以為他瞧上了這長槍，現在忽然要將長槍送與自己，難道是想用長槍收買自己？

　　 如果是這樣，自己是要還是不要呢？敖焚想到敖丙的‘險惡用心’，頓時有些猶豫起來。

　　 “這有什麼好開玩笑的，既然你喜歡就直接拿去吧，一桿長槍而已～”敖丙聽到敖焚的質疑聲，笑着回應道。

　　 這一次敖焚確實是有些冤枉敖丙了，他確實沒有那種險惡用心，他單純就是想送給敖焚而已，一則如他所說自己不善槍技；二則自己看到這槍心中就有點小疙瘩。

　　 看到長槍，他的眼前就浮現出了洛水的貌美容顏，這是第一個讓自己動心的女孩，也是第一個讓自己傷心的女孩，這桿長槍他確實不想用。

　　 索性就直接送給敖焚，也算是物盡其用吧！！

　　 敖焚在糾結了半天之後，終於是下定了決心，要，為什麼不要，想收買自己？自己堂堂東海龍族頂尖天才，是那麼好收買的嗎？

　　 敖焚打定了主意，對着敖丙深深一禮，然後堅定地走向了那長槍，越是接近這長槍，他越是喜歡，這長槍長里有一丈二尺。

　　 槍攥為黝黑色，長三寸，有一鐵箍套在上面；槍身整體呈紫黑色，其上有九條金龍盤旋其上；槍纓為蒼白色，披散在槍頭上。

　　 槍頭卻是成一種詭異的血紅色，長有一尺三寸，槍頭末端有兩個尖刃凸起，槍頭中間鏤空，簡直就是一個巨大的天生血槽。

　　 長槍沒有絲毫的氣勢放出，就好像是一桿凡槍，但一桿凡槍怎入得河伯這等大羅金仙的法眼，內中定有乾坤，敖焚就想將那長槍拿在手中好好觀摩。

　　 他右手伸出，緊緊握住槍桿，然後輕輕往上一帶，長槍紋絲未動。他的臉上閃過一絲尷尬，這一次他用上了十成力氣，將力氣全部用在了右手上，結果，依然如故。

　　 那長槍，竟然依舊絲毫未動，他的臉上有些掛不住了，他此時也不管什麼風度了，齊馬蹲襠式，牙齦一咬，兩手同時攥住槍桿，往上就拽。

　　 敖焚吃奶的力氣都用上了，他的身上一縷縷的的火焰從體內竄出，顯然是用上了體內的法力，但是那長槍就似在地上生了根一般，根本未動分毫。

　　 最終一聲輕輕的嗤笑，結束了敖焚的角力，原來是一邊的貝珠兒，見敖焚兩次三番拿不起長槍，最後用上了渾身解數，那長槍依然未動分毫。

　　 她的腦中不由得浮現出了敖焚舞動這長槍的滑稽場面，因此才忍不住嗤笑出聲。天見猶憐，貝珠兒可是萬萬沒有恥笑的意思，只不過覺得有些好玩而已。

　　 但是聽在敖焚的耳中就有了不同尋常的意味，這是笑話自己呢！連槍都拿不起來，還談什麼舞動這桿長槍？

　　 敖焚臉上閃過一絲落寞，看來此槍與自己無緣。神槍有靈，亦會擇主而奉，此槍不欲奉自己為主，既然如此自己何必強求？不過心中依然有一絲可惜。

　　 敖丙在一邊看着，臉上透着一絲古怪，這河伯是什麼意思，送了一桿拿不動的長槍讓我們守在這裏看着嗎？

　　 而且這長槍神識不浸，連煉化收走都做不到。

　　 在他看來，敖焚是自己三個人裏面實力最高的人，既然他都拿不起長槍，自己與貝珠兒自然更是沒有希望。

　　 敖丙的臉上閃過一絲鬱悶，這長槍莫不是河伯故意涮我們的？先賞賜給我們，讓我們帶不走。等我們走了之後，他再收回去？

　　 敖丙的心中有些陰沉了，這河伯也不是什麼好人，他不會對洛妃怎麼樣吧？想到河伯他的眼前自然就浮現出了洛妃的俏麗容顏。

　　 在敖丙胡思亂想的時候，一邊的敖焚對敖丙說道，“太子殿下，神槍有靈，屬下與此槍無緣，還請殿下一試，說不定殿下可以獲得此槍的認可。”

　　 敖丙掃了敖焚一眼，心中將信將疑，這長槍有靈？不管怎麼樣都要試一試，就是有萬分之一的機會也不能放過，敖丙走到長槍近前。

　　 他學着魯智深倒拔垂楊柳的架勢，擺好了姿勢，然後手上一用力，長槍毫無困難地被敖丙拽了起來，由於用了太大的力氣，他往後踉蹌了好幾步才堪堪穩住了身形。

　　 敖丙手中拿着長槍，感覺着長槍的重量，這長槍也不過千八百斤，對於現階段的自己來說剛好合適，但對於太乙玄仙巔峰的敖焚來說，就跟稻草沒什麼兩樣。

　　 他沒有理由拿不起來啊？他不是故意讓着我吧？不過看他一開始對長槍的熱切也不像是裝的，這怎麼回事？

　　 敖丙這個時候才好好地打量了一下這長槍，第一感覺就是凶戾，這長槍絕對是一件凶兵，槍頭的血紅色不像是材料所致，倒更像是鮮血染成的。

　　 槍尖之前插在地下，此番被敖丙拿在手中，槍尖也露出了廬山真面目，槍頭成妖異的紅色，但槍尖卻成黑色。

　　 這種黑不是白的對立，而是吞噬一切的黑暗，將所有光華全部吸收，才顯現出來的黑色，敖丙看了一眼，就有種靈魂都要陷進去的感覺。

　　 整桿長槍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妖異，讓敖丙很不舒服，他不懷疑這長槍的強大，但此等凶兵，搞不好就要噬主，敖丙不想沾染它。

　　 他手中拿着長槍，往敖焚跟前一送，“敖焚，這桿長槍就送給你吧，你知道的，我不善用長槍，這神槍放在我這裏就是暴殄天物了。”

　　 敖焚心中感動，此時長槍已被敖丙拔出，一股肅殺、凶戾透槍而出，一看就不是凡品，這個時候敖丙還能想着自己，他心中某處柔軟地方被觸動了。

　　 敖焚連連擺手，口中拒絕道，“太子殿下言重了，這桿長槍即是被殿下拔出，即與殿下有緣，屬下怎敢竊取殿下機緣～”

　　 “既然是被我拔出來的，就應該聽從我的安排，我想送給誰就送給誰，誰也不能阻攔～”敖丙再次推讓道。

　　 “殿下萬萬不可如此，機緣一說最為縹緲，怎可將自己機緣轉嫁他人，以後恐對殿下氣運不利～”敖焚再次推辭。

　　 敖丙再三推讓，敖焚一直推辭，最終敖丙拗不過敖焚，終於放棄了將長槍送給敖焚的想法。

　　 不過，敖焚卻是因為敖丙的熱情讓槍，心中感動，對於敖丙越發的尊敬，心中打定主意，百年內當為太子殿下效死命。

　　 敖丙又是打得什麼主意呢？他不過是感覺此槍不詳，自己的實力怕是無法駕馭，就想轉嫁敖焚，他的實力高，應該有辦法應對。

　　 至於敖焚應對失敗，走火入魔，被槍中戾氣迷亂神志的後果，則是自動被他忽略掉了。他就是想用敖焚擋災。

　　 如果敖焚知道了敖丙真實的無量想法，不知道會不會一把火燒了敖丙這個‘心思歹毒’的太子殿下。

　　 敖丙掃了一眼貝珠兒，自動忽略將她作為擋災對象，一是自己不欺負女人，二是他知道貝珠兒接受長槍的概率比敖焚還要小。

　　 他的手中拿着長槍，心中思緒萬千，這長槍乃是凶戾之物，不祥之物，自己用之可能會深受其害，自己該怎麼決斷呢？

　　 丟了？還是，納了？

　　 忽然敖丙的心中一狠，自己的命運本就危機重重，也不在乎多這一個，這長槍雖有兇險，但只要自己道心堅定，必不能迷惑自己。

　　 而且這長槍品相非凡，要是自己再學點槍技，必能將自己的戰鬥力提升三成以上。

　　 敖丙的心中豪情萬丈，要是自己連一長槍都不能擺平，還談什麼掙脫命運的枷鎖，笑傲洪荒？

　　 長槍似乎感受到了敖丙胸中的戰意與豪情，發出一聲槍吟回應敖丙，敖丙手持長槍，站在洛河邊上，哈哈大笑，那戰意欲要與天一戰……

# 第21章 偶救商人

　　 話說，敖丙思慮再三之後，終於是決定收下此桿兇槍，槍雖凶戾，然則只要自己堅守本心，必然可以善用此槍。

　　 反正身上虱子多了不怕癢，敖丙也不在乎這點危險，要是連這點困難都克服不了，自己還談什麼笑傲洪荒，掌控自己的命運。

　　 河伯，這桿長槍我就卻之不恭了，你要是真心想要送我此槍，我謝你；要是你想用此槍戲耍我們，那就不好意思了，你的餌兒被我吃了。

　　 並且，想讓我吐出來，是萬萬所不能的。

　　 敖丙將長槍收進了袖子里，他此階段不過是剛剛與長槍互相看對了眼，還沒有煉化呢，根本也就沒有辦法將長槍收進體內蘊養。

　　 而且敖丙對於煉化一事，沒有絲毫的頭緒，也就是說這長槍雖然不錯，而且他們之間互有好感，但隨時有可能別人搶去。

　　 如果是之前，敖丙巴不得有人將長槍奪走，反倒是解決了他的一個難題。但是現在他已經認準了此槍，要是此時再被人搶去，恐怕對道心都是個巨創。

　　 敖丙看了看四周，發現陽城前來祭拜的人都離開了，此時天色已然大亮，昨晚他們三個人周圍有敖焚布下的迷陣，因此人類並沒有發現三個人的蹤影。

　　 此間事了，是時候該啟程前往渭河了，那裡才是自己的歸宿，是自己夢想的開啟之地，就在要走的時候，敖丙忽然發現在洛河邊上還有一個小小的供桌。

　　 供桌上一些瓜果肉食，一個小老頭帶着三兩個年輕人，正在布置一些零碎的東西，看樣子是要舉辦祭祀儀式，這祭祀不是已經結束了嗎？這是怎麼回事？

　　 敖丙帶着自己的好奇，走到那群人近前，躬身一禮，“老伯，不知道這是在祭祀哪位神靈啊？”

　　 小老頭臉上帶着喜滋滋的笑容，口中還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兒，忽然聽到有人說話，抬頭一看是個英氣逼人的小伙子，身上穿絲掛皂貴氣逼人。

　　 連忙放下手中的活計，躬身還了半禮，“自然是祭祀洛神娘娘了～”

　　 “昨日不是已經祭祀過了么？怎麼今日還要祭祀？”

　　 “公子有所不知，昨夜洛神顯靈，河伯現世，慌亂之中我家小女兒丟了，就在我找急忙慌地找人的時候，我的耳邊忽然響起了洛神娘娘的聲音，”

　　 “洛神娘娘說，她見我家小女兒生得有靈氣，欲收為弟子，侍奉左右。我就是感娘娘大恩，才決定今日再次祭祀～”小老頭臉上洋溢着喜悅，有些自豪地說道。

　　 “而且娘娘還說了，十年後，就讓我家姑娘回家一次，那時候我家姑娘必然已經成為高高在上了的仙人了，娘娘大恩啊！！”

　　 敖丙有些不淡定了，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兒？昨晚洛妃的一舉一動都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她是什麼時候找了個徒弟呢？

　　 “不知令嬡是——”敖丙心中一動，忽然問道。

　　 “小女洛水，在整個陽城也是遠近聞名的美人呢！”

　　 敖丙心中暗道一聲果然，這是洛妃搞得迷魂陣么？她果然是個善良之人，對於今世洛水的一切還是有些挂念的。

　　 但是隨即，敖丙的眼前就浮現出了洛妃離別之際瞥向自己那冷漠、淡然的一眼，敖丙的心頭就是一黯。

　　 他向洛水的父親深深一禮，然後就帶着敖焚兩人踏上了征程。

　　 趕路的日子是極其無聊的，好在敖丙新得了《黃庭經》，以及一桿長槍，沒事的時候參悟一下葵水之道，跟敖焚學兩手槍法，抓一些未開靈智的野獸做頓烤肉。

　　 小日子過的也算是滋潤。

　　 這天，他們在半空中騰雲趕路的時候，忽然發現在下方一條頗為寬敞的路上有一隊人馬在奮戰，奮戰的對象是一群妖獸。

　　 這群妖獸為首的不過是一個堪堪化為人形，牛頭人身的黑牛精，不過也就是元嬰地仙中期的境界。人族這邊修為最高的是一個元嬰初期的練氣師。

　　 黑牛精仗着自己修為略高、妖體強橫，追着那人族練氣師打，其餘小妖則是在攻打人族隊伍，那群人倒是有三兩個鍊氣化神境界的練氣師。

　　 但是面對數倍於自己的小妖，終究無堪大用。好在他們在首領的指揮下結成陣勢，倒是勉強可以抵禦妖獸的進攻。

　　 但兩處戰場都是岌岌可危，這群人死在妖獸之口，就是須臾之間的事情。要是沒有遇上也就算了，既然碰上了，敖丙不能不管。

　　 他站在雲頭，大喊一聲，“兀那妖怪，休要逞凶，你家爺爺來也～”然後晃動手中大槍，就要激戰群妖。

　　 敖丙有意考校自己的槍法武藝，因此將自己的修為壓制在地仙中期，直接插入了黑牛精與練氣師的戰圈，攔住黑牛精，與他戰在一處。

　　 黑牛精眼看就要將那人族練氣師斬於斧下，竟然被人攔住，氣得他是哇呀爆叫，晃動手中的兩把板斧就向著敖丙劈過來。

　　 敖丙手中長槍一橫，格開了牛精的板斧，兩個人就戰在了一處。開始的時候，敖丙還有些不適應，幾度陷入危局。

　　 但敖丙乃是玄仙中期的仙人，吹口氣都能滅了黑牛精，怎麼會傷在他的手中，不過憑藉自己的修為躲避，讓敖丙臉上多少有些掛不住。

　　 旁邊這麼多人看着呢！真是丟人啊！想自己堂堂東海龍王三太子竟然連一個黑牛精都收拾不了，真是讓人汗顏啊！

　　 敖丙生氣了，後果自然是很嚴重的，他在手上偷偷地加了三分力氣，每一槍都將黑牛精的板斧盪開，讓黑牛精有再精湛的武藝都施展不開。

　　 三招之後，黑牛精終於崩潰了，他的虎口已裂，心中駭然，對面這個人絕對不止地仙境界。這牛妖也有些際遇，修得一門靈眼神通，粗通望氣之術。

　　 他眼中精光一閃，就用上了自己的望氣之術，但是眼前的景象駭得他差點把手裡的板斧都丟了，眼前哪裡是什麼人，分明就是一頭張牙舞爪的銀白神龍。

　　 這個時候，他哪裡還有心思交戰，這可是龍啊，自己小命難保。他向後跳出去有三丈遠，手中板斧一丟，直愣愣地跪在了敖丙的面前，

　　 “小妖有眼不識大仙，萬望大仙繞小妖一命，小妖願追隨大仙，以效犬馬之勞～”

　　 敖丙這一戰打得很不爽，還想好好將眼前的牛妖炮製一番，但是這貨竟然投降了，奔着人道主義不殺俘的精神，敖丙沒有下殺手。

　　 這個時候，其他的小妖見牛妖認伏，具是一哄而散。他們本就是被牛妖攛掇着來的，現在牛妖投降，他們自然是沒有再戰下去的理由。

　　 片刻之後，那隊人馬的首領來到了敖丙的近前，有些忌憚地看了一眼牛妖，然後對着敖丙躬身一禮，“商族子微甲，多謝仙長相救～”

　　 敖丙心中悚然一驚，“商族？子契？”

　　 子微甲聽了敖丙的話之後明顯一頓，沒想到這位修道之人竟然還知道自己的先祖，“不錯，子契正是吾族先祖。”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生的就是契，後來契輔佐禹王治水有功，被封在了東夷，賜姓子，部落名曰‘商’。湯的名字就是子乙，湯是他死後的謚號。

　　 確定了眼前的這群人就是自己知道的商族人，敖丙心中一陣古怪，這就是商朝的前身，封神之戰的一大陣營啊。

　　 自己竟然現在遇到了商族人，而且這個人姓子，應該是商族的嫡系子弟，自己是不是應該提早布局呢？

　　 就在敖丙胡思亂想的時候，子微甲說道，“這妖物不知仙長打算如何處置？”

　　 他覺得這妖物還是處理了的得好，不然等這仙長走後，這妖物再來找自己等人報仇，自己等人豈不是性命休矣。

　　 那牛妖看子微甲竟然想要除掉自己，心中頓時不快，他對着敖丙說道，“大仙，小妖粗通望氣之術，這群人之中青光隱現，金花朵朵，必是有什麼寶物～”

　　 這也就是牛妖打這群人主意的根源。

　　 現在他歸順敖丙，急於表現自己，就想將這群人的寶物獻給敖丙。在他看來敖丙大手一揮，就能滅掉眼前所有人，到時候寶物自然是手到擒來。

　　 敖丙臉上一沉，“住口，你當我是你一樣的兇惡之徒嗎？這種事情休要再提～”強搶凡人的東西，這樣的事情敖丙實在是做不出來。

　　 牛妖聽了敖丙的訓斥，頓時一縮脖子，有些幽怨地看了一眼子微甲，滿臉的無奈。

　　 子微甲聽到牛妖的話，心裏就咯噔了一下，心道一聲不好，聽到敖丙義正言辭的話，他將信將疑，誰知道你心裏怎麼想的，

　　 他想了片刻，終於一咬牙，從懷中掏出了一個寶盒，他將寶盒向敖丙面前一遞，“多謝仙長救命大恩，子微甲無以為報，願將此寶獻於仙長～”

　　 敖丙有意推辭，但是子微甲已經將盒子打了開來，一股超然的生機氣息瀰漫而來，讓敖丙心中一陣顫抖，他輕咦一聲，

　　 將盒子接了過來，敖丙眼睛都看直了，他與身後猛然出現的敖焚對視一眼，互相肯定了對方心中的猜測。

　　 這盒中乃是何物？乃是一朵青色的三品蓮花，散發著絲絲青芒，在盒中旋轉綻放，敖丙感覺着蓮花中散發的微弱造化氣息，心都快跳出來了。

　　 ‘造化青蓮～’

　　 “敢問此物得自何處？”敖丙將蓋子合上，有些急切地問道。混沌青蓮孕育了盤古，開天後四分為造化青蓮，功德金蓮，業火紅蓮，滅世黑蓮。

　　 三品造化青蓮出世，十二品造化青蓮還會遠嗎？那可是四分之一的盤古大神啊，想到這裏敖丙的心跳都有些不自然地加速。

　　 “我商族領地內有一東平湖，那湖泊方圓數百里。在東平湖東南角有一片奇異的水域，那裡輕舟不浮，鴻毛不過，一直都是我族的禁區。但是某日那片水域中心突然出現了一朵青色蓮花，七彩拱護，品相非凡。”

# 第22章 三品青蓮

　　 話說，敖丙原本沒在意商族人運送的寶物，但是等他看到寶物的時候，他就有些不淡定了，他們運送的竟然是一朵三品造化青蓮。

　　 看到三品青蓮，敖丙就想到了十二品造化青蓮，這三品青蓮的存在必然是與十二品青蓮有什麼內在的聯繫，只要自己抓住了這聯繫所在。

　　 十二品造化青蓮指日可待～

　　 聽到子微甲所說的東平湖，敖丙就是眉頭一皺，東平湖他自然是知道的，其屬於一個內陸湖，在華北地區。但事關十二品造化青蓮，由不得他不小心，

　　 “不知道東平湖在何處？”

　　 “東平湖，乃是我商族領地內的第一大湖泊，乃是商族的水源地，其隱隱勾連濟水。”子微甲聽到敖丙的問話，連忙解釋道。

　　 東平湖距離自己的渭河實在是太遠了，自己鞭長莫及。而且自己實力不逮，那東平湖必然是有自己的水君，自己貿然前往，必受到阻撓，還是等自己實力高一些了，再去看看。

　　 “既然那片水域鴻毛不過，你們又是如何得到這朵蓮花的呢？”不過一些事情還是要了解一下的，敖丙鄒着眉頭問道。

　　 他忽然想到了弱水。‘鴻毛不浮，飛鳥難過。’就是一般的仙人都拿弱水沒有辦法，他們一群凡人是怎麼得到弱水中心的蓮花呢？

　　 “此事說來也是造化，東平湖畔有一少年孩童，無父無母天生地養，偏偏就是不怕那片水域，就是他游到水域中心，將蓮花采了下來。”

　　 子微甲說到此處，他的臉上都有一股子的古怪，似乎也不怎麼相信這件事情，但事實確實如此。

　　 敖丙心中打定了主意，將盒子合上，他已經決定將這朵蓮花收為己有，“不知道你們拿着蓮花意欲何往啊？”

　　 “我族得此寶，本該供奉在族內，然則商族領地內連年大旱，族人收成不過兩三成。我族首領拿出此寶意欲送往西岐，換些糧食。”子微甲恭敬地解釋道。

　　 既然知道了事情的癥結所在，事情就好辦的多了，敖丙的臉上一肅，“這朵青蓮乃是不可多得的寶物，留在你們手中百害而無一利……”

　　 “而且你們拿這朵青蓮，在西岐也就是相求一些糧食而已，我這裡有一些寶物你們且拿去換些糧食，以解全族燃眉之急。”

　　 “這蓮花我就收下了，這裡有一顆夜明珠，價值萬金，足以換取百萬石糧食。足以讓商族全族人吃一年了。”

　　 說著敖丙就從袖子中摸出了一顆拳頭大小的夜明珠，遞給了子微甲。子微甲在夜明珠出現的時候，立刻就被吸引住了目光。

　　 看着寶光熠熠拳頭大小的夜明珠，他的心中早就翻江倒海一般，如此大的夜明珠也就是聽說過，沒想到竟然真的存在，而且現在就出現在了自己面前。

　　 這顆夜明珠價值絕對不僅僅只有萬金，五萬金都算是少說的。

　　 畢竟那朵蓮花僅僅只是有些好看，還不知道有什麼功效，能不能吃，而且吃了之後有什麼副作用都還不知道呢。

　　 子微甲心神微亂中，就將夜明珠接了過來。

　　 敖丙見子微甲接過了夜明珠，以及他臉上驚喜的表情，臉上不由得閃過一絲愧疚，但是隨即隱去。

　　 這三品青蓮可是系屬於先天之物，哪裡是一顆小小的夜明珠可以比擬的？就是一筐也比不上啊。

　　 沉吟了片刻，敖丙又從袖子中掏出了一件事物，

　　 “這是一片真龍之鱗……”一邊立刻就傳來了子微甲粗重的喘息聲，什麼？龍鱗？他的眼中露出極度的渴望。

　　 敖丙將手中的龍鱗遞給他，子微甲近乎於是用搶地將龍鱗接了過來，這形狀，這紋路，這確實是龍鱗，他先前在古籍上看到過關於龍鱗的介紹。

　　 “這枚龍鱗可以讓龍鱗的主人為持龍鱗者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

　　 敖丙的聲音變得縹緲起來，這個時候他已經現出真龍之身，飛上了雲端，俯視着眾人。一邊的敖焚見狀，也是現出火龍原形，捲起牛妖，跟在了敖丙的身後。

　　 子微甲看到自己眼前一個活生生的人竟然變成了一條龍，先是一驚，然後就是一陣激動，也顧不得觀摩手中的龍鱗，急忙地跪倒在地，叩首不已，口稱‘死罪’。

　　 自己剛剛作了什麼，竟然對送東西給神龍大人心中了不滿，神龍大人能夠看上自己的東西，那是自己的福分啊，竟然還接受了神龍大人的夜明珠，還有龍鱗。

　　 自己實在是十惡不赦，但是想到敖丙先前的許諾，為商族做一件事情，讓他心中一顫，那可是神龍的承諾啊。

　　 有了這個承諾，商族就有了一次安然度過危機的機會，這是何等的財富啊，他有心將龍鱗還給敖丙，但是又有些心中不舍。

　　 不用他的帶領，在場所有人都是跪倒在地，叩首不已，在他們眼中神龍乃是傳說中的的神獸，掌管着行雲布雨之大事，乃是他們必須要尊敬的神靈。

　　 這個時間，子微甲終於是將自己激動地心情平靜了一下，他仔細地想了一下，然後恭恭敬敬地將那枚龍鱗還有夜明珠托在手中，舉過頭頂，高聲說道，

　　 “商族能夠為神龍大人做事情，乃是整個商族的榮幸，不敢索要大人的東西，還請大人收回夜明珠，以及，以及龍鱗～”商族人聽了之後反應不一。

　　 有的是對子微甲的讚許，確實不該要神龍大人的東西；有的則是不甘，這枚龍鱗可以為商族擋災一次，怎麼能夠說送就送出去。

　　 敖丙龍口大張，發出一聲嘹亮龍吟，“送出去的東西怎有收回來的道理，你就收着吧，而且我也不希望白白接受你們的東西。”

　　 子微甲有七分把握敖丙不會收回夜明珠和龍鱗，但是畢竟還有三分的不確定，此時聽到敖丙的否定，頓時心中一松。

　　 夜明珠倒是小事兒，關鍵是龍鱗，那可不僅僅只是財富那麼簡單了，這可是神龍的承諾啊，有可能成為日後商族困苦之時的機會。

　　 心中輕鬆，但他表面沒有絲毫的表露，只是將手中的龍鱗收了回來，從懷中掏出一塊手絹，將龍鱗小心翼翼地包起來，高高地托在頭頂，

　　 “子微甲代表商族叩謝神龍大恩，今後此龍鱗當是為我商族聖物，日夜接受我商族人的香火祭祀。”然後在子微甲的帶領下，所有商族人具是叩首不已。

　　 敖丙微笑着點了點頭，不錯，他確實不想就這樣放過與商族接觸的機會。用一枚不值錢的夜明珠和一個自己的承諾換取三品造化青蓮，實在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

　　 商族建國的時候，十有八、九需要自己的幫助，自己就能在商族施下大恩。到最後的封神之戰，自己就可以在商族陣營里便宜行事。

　　 不過此事急不得，要給他們一種求着自己去幫他們的感覺，這樣自己才能獲得更大的利益。他再度發出一聲嘹亮高亢的龍吟，身形一扭就消失在了空中。

　　 這不過是前期的一個小鋪墊，日後可能還有機會與商族接觸，自己還是儘快趕到自己的龍宮水府發展自身勢力才是正途。

　　 同時在子微甲的耳邊一個若有若無的聲音，“東海之畔，呼喚三聲‘東海龍王三太子請現身，商人求見！’自會有人現身相助。”

　　 子微甲再度三叩首，等到抬起頭來的時候，敖丙早就不見了蹤跡，他將龍鱗貼身放好，招呼一聲，“組織車隊，繼續前往西岐……”

　　 東海龍王三太子？那位神龍大人是東海太子么？

　　\*\*\*\*\*\*\*\*\*\*\*\*\*\*\*\*\*\*\*\*\*\*\*\*\*\*\*\*\*\*\*\*\*\*\*\*\*\*\*\*

　　 在半空中，一片巨大的雲彩上面有四個人，確切地說是兩龍一貝一牛，此時的一牛正在接受另外三人的審視，活脫脫就像是個受了委屈的小媳婦兒一般。

　　 牛妖此時在這三股龐大的氣勢壓迫下，感覺自己腿肚子都在打哆嗦，實在是太嚇人了，沒想到這位神龍大人還有兩個更厲害的同伴。

　　 自己此時不是萬劫不復，就是飛黃騰達，全都在眼前三人的一念之間。牛妖實在受不了這樣的氣氛，他慌張張地跪倒在地，磕頭如搗蒜，

　　 “三位大人饒命啊，小妖願意歸順，當牛做馬，萬死不辭～”

　　 敖丙摸着自己光溜溜的下巴沉吟不語，敖焚貝珠兒自然是不敢妄言，只不過是眼神看着敖丙，等待着他的決定。

　　 “你說自己有一門望氣之術？”敖丙忽然說道。

　　 牛妖眼神一亮，他慌忙從懷中掏出一塊絲絹布帛，恭恭敬敬地遞到了敖丙的跟前，他此時也看出了三人之中隱隱以敖丙為首，只要擺平敖丙，自己就安全了。

　　 “這是小妖偶然所得的紫陽神眸，現願獻於大人，求大人笑納。其術高深莫測，小妖只是粗通其中的望氣之術而已。”

　　 敖丙看到那布帛的第一眼就知道，自己撿到寶了，上面的氣息縹緲難測，捉摸不得，看來確是不凡，敖丙繃著一張臉接過了布帛。

　　 打開布帛，其上洋洋洒洒幾千言，紫陽者，初生之旭日也，取紫陽之氤氳紫氣，凝練紫陽神眸，可上窺九天，下俯九幽；可破天下虛妄；極致者，可窺大道之形。

　　 敖丙看完之後，倒吸一口冷氣，好大的口氣，常言道‘大道無形’，這紫陽神眸竟然揚言可窺大道之形，簡直是駭人聽聞。

　　 不過看這古帛不像是造假之物，難道是真的？敖丙不確定，但是此瞳術非同小可卻是必然，他將那古帛很隨意地揣到了懷中，

　　 擺出一種不屑的樣子，“簡直是一派胡言，牛皮都要吹破天了。不過這瞳術確有可取之處，我就收下了，至於你——”

　　 敖丙現在最佳的做法應該是將牛妖斬草除根，這樣的秘密自己知道就好了，要是泄露出去消息，自己恐怕性命難保。

　　 牛妖眼巴巴地看着敖丙，等待敖丙的‘裁決’……

# 第23章 寒酸水府

　　 話說，敖丙從牛妖那裡得到了一部紫陽神眸，此神通口氣極大，竟然敢揚言可窺大道之形，簡直是聳人聽聞。

　　 能否真的做到，尚在未知之間，不過敖丙已經信了八成。就是只有一成可能，他都不會放棄，這可是能夠看到大道痕迹的瞳術啊。

　　 這瞳術絕對屬於禁忌一般的存在，越少人知道越好，敖焚與貝珠兒並沒有看到古帛上的內容，縱使心有懷疑，也不會做出什麼出格的事情。

　　 唯一需要擔心的就是進獻這部神通的牛妖了，最穩妥的辦法莫過於將牛妖斬殺，碾碎神魂，讓其魂飛魄散。

　　 但敖丙卻是自問做不到那種無情的地步，自己不敢自詡為正人君子，卻也並非忘恩負義的小人，奪人神通，害人性命的勾當敖丙實在是做不出來。

　　 敖丙沉吟了一番之後，“你有心投奔我，我心甚慰，不過人心隔肚皮，我不知你是否真心投靠，所以我需要一些防護措施。”

　　 牛妖一聽大喜，他自然是知道敖丙的意思，自己交出一絲本命神魂交由敖丙掌控，自己的生死只在他的一念之間。

　　 對牛妖來說有點殘酷，但是他卻很知足，雖然自己的性命把握在了敖丙的手中，不過這也就代表了，自己的性命暫時是保住了，

　　 “小妖省得，這裡是小妖的一絲本命神魂，就交給大仙掌控，多謝大仙收留之恩～”牛妖眼中劃過一絲的不舍，但是卻沒有絲毫猶豫地將手中的神魂交給了敖丙。

　　 敖丙有些驚異於這小妖的決絕，倒是一個心思玲瓏之輩，他收下了牛妖的神魂，納入了自己的袖中，然後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

　　 “即是願意跟隨我，好叫你得知，吾乃是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此番前往渭水擔任渭河龍王之職。你，可有名號？”

　　 “小妖生於草莽之間，倒是得了一個牛大壯的諢號……”

　　 聽了敖丙關於自己的介紹，牛妖差點沒跳起來。龍族雖然沒落了，但對於他這樣的小妖來說，卻依然是龐然大物。

　　 況且自己眼前的還是龍族太子，自己能夠追隨此人，倒也算是一場造化，一場機緣。想到此處，他眼中越發的恭敬了起來。

　　 “牛大壯？這名字不怎麼好，太土，讓我想想想啊……”

　　 敖丙聽了牛妖的話，不由得眉頭一皺，自己以後也是一方龍王大人了，一方豪強的存在，手下之人怎能用如此不堪的名字？

　　 一邊的敖焚忽然說道，“殿下，我觀這小妖雖然修為不高，但卻頗有一些跟腳，它的體內似乎蘊有一絲遠古大妖呲鐵的血脈，恐怕他自己都尚且不知。”

　　 “呲鐵？”敖丙的眼中劃過一絲疑惑，雖然他對於洪荒世界已經了解了不少，但是終究年歲不大，修行淺薄，見識不足，他並不知曉這呲鐵是為何妖。

　　 而一邊的牛妖也是一臉好奇地看着敖焚，等待着他的解釋，自己身上有遠古大妖血脈？自己還真不知道呢。

　　 傳聞中的牛形大妖，好像也就只有夔牛一種吧？

　　 “呲鐵，乃是當年妖族天庭的大聖之一，形狀似水牛，有巨角，皮毛漆黑，糞利為剛，食鐵飲水，腸中不傷。”敖焚悠悠地解釋道。

　　 牛妖摸着自己的腦袋，回憶着說道，“我一般吃草，偶爾有時候會吃一些金屬鋼鐵，拉的屎倒是不曾注意過哩～”

　　 敖丙看着眼前牛妖，實在不敢相信自己隨便收個小弟，都會是遠古妖族大聖的血脈，他看着眼前這個牛頭人身的傢伙，腦袋裡忽然蹦出了一個名字。

　　 “好了，既然你是妖族大聖的後裔，今後要勤加修鍊，不要墮了妖族大聖的名頭，至於你的名字我已經想好了，恩，就叫牛魔王吧。”敖丙有些惡趣味地說道。

　　 牛魔王？牛妖一聽這名字，就打心底里喜歡，自己從今以後就叫牛魔王了，牛大壯就讓他隨風而去吧。他跪倒在地，先是衝著敖丙磕頭，

　　 “多謝龍王大人收留賜名之恩～”這個時候他已經是真心追隨敖丙，然後，又對着敖焚磕頭，

　　 “多謝大仙解惑知遇之恩～”敖焚輕輕地點了點頭，表示接受了牛妖的感謝，不，現在已經該叫牛魔王了。

　　 雖然牛魔王有一絲呲鐵的血脈，但是終究只是個地仙期的小妖而已，自己已經太乙玄仙巔峰，不定什麼時候就突破金仙期了。

　　 敖焚能夠點頭回應，已經算是看在敖丙的面子上了。

　　 “這是我的首席護衛，敖焚，牛魔王啊，以後你就跟在敖焚後邊，跟着他學點東西，等什麼時候可堪一用了，我自會重用提拔你的……”敖丙一指敖焚對牛魔王說道。

　　 牛魔王屁顛屁顛地跪在地上對着敖焚梆梆磕頭，口稱師傅不已。

　　 敖焚乃是心高氣傲的人，他有些瞧不上牛魔王，點了下頭，應下收他為記名弟子，不過日後的造化就看他自己了。

　　 “這是我的內務大總管，貝珠兒，以後我不在的時候，你有什麼事情可以向她報告～”敖丙再度一指貝珠兒說道。

　　 牛魔王再度一禮，“拜見仙子～”貝珠兒微微頷首，表示應允。他和敖焚一樣，都是自持自己太乙玄仙的身份，對於這地仙期的小小牛妖不假辭色。

　　 牛魔王沒有絲毫的不滿，反而認為是理所當然，他對於那古帛上的瞳術雖然雲里霧裡，但是卻學會了一點望氣之術的皮毛。

　　 憑藉著他這手還算說得過去的望氣之術，他找到了不少的天材地寶，避過了無數的殺劫，他在敖焚一出現的時候，就用望氣之術掃了一下。

　　 看到的景象差點把他嚇趴下，自己的眼前又出現了一頭火龍，而且這頭火龍無論是威勢，還是長度都要比剛才銀龍強悍的多。

　　 貝珠兒身上則是被一股七彩霞光包裹着，自己對她施展望氣之術毫無所得，而且她竟然有一絲察覺，向自己的方向疑惑地掃了一眼。

　　 這件事情讓牛魔王知道了，這三個人都不是自己惹得起的，他們隨便一個眼神都能殺死自己，自己在他們的面前連螻蟻都算不上，因此他是真心臣服追隨。

　　 一行四個人駕着雲，往渭河趕去，這一路上並沒有什麼波瀾。每個人具是在打熬自己的法力或者習練神通，不放過一絲修鍊的機會。

　　 這一日終於是來到了黃河與渭河的交匯之所，敖丙看着相交的兩條水系，不由得長長出了一口氣，終於是到了自己的地盤，自己可以在這裏大幹一場了。

　　 就在敖丙滿懷豪情，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他的身前的水中忽然咕嚕嚕兩個水泡之後，浮出了一隻背背龜殼的小老頭。

　　 雖然這小老頭的樣子很像東海龜丞相，但是卻給人的感覺感覺確實截然不同，雲泥之別。

　　 東海龜丞相雖然背有龜殼，但是不顯猥瑣，有的只有自信與睿智。

　　 眼前的小老頭雖然也背有龜殼，但卻是尖嘴猴腮，賊眉鼠眼，外加三撇小鬍子，更是添了一絲狡黠與猥瑣。

　　 修為不過天仙境，與龜丞相的金仙期更是差得十萬八千里。

　　 這小老頭囁囁喏喏地來到了敖丙四個人的身前，恭恭敬敬地一禮，“敢問可是新赴任的渭河龍王陛下當面？”

　　 敖丙眉頭一皺，看着眼前這個刷新了自己對於‘忍者神龜’認識底線的小老頭，這是誰啊？看樣子就是在這裏專門等我的一般。

　　 “不錯，正是本王，你是何人？”敖丙擺出了自己太子殿下的威嚴，肅聲問道。

　　 “小臣渭河龍王府大總管龜大勝，拜見龍王陛下，小臣在此等候多時了，還請龍王陛下隨小臣前往渭河龍王府。”

　　 龜大勝聽到敖丙承認，頓時心中一喜，連忙說道。

　　 大聖？敖丙差點一口老血沒噴出去，這個模樣也好意思叫大聖？真是人不知己丑，馬不知臉長，真好意思取這個名字啊。

　　 頓時敖丙看向龜大勝的眼光古怪起來，這樣的人竟然是自己的手下，而且還是自己的大總管，真是，真是給自己‘長臉’啊！

　　 看到敖丙眼中的古怪，龜大勝連忙解釋道，“陛下不要誤會，小臣的大勝，乃是勝利之‘勝’，非是聖賢之‘聖’，讓陛下見笑了。”

　　 好吧，敖丙勉強接受了他的解釋，但自己好歹是個龍王啊！新官上任，你來迎接我的時候能不能稍微準備一下。

　　 雖然不用太大的排場，但總不能像這樣派個‘龜大聖’來，隨隨便便就應付了事吧？看來這渭河龍王府該好好整治一番了。

　　 龜大勝似乎看出了敖丙臉上的不滿，他原本猥瑣的面容突然變得有一些惆悵，還有一些無奈，還有一些委屈，這樣複雜的表情，倒是讓敖丙糊塗了。

　　 “龍王陛下是不是怪小臣沒有準備迎接儀式？小臣實在是沒有辦法啊，這其中的事情說起來就話長了，龍王陛下還是請移駕龍王府，到時一看便知～”

　　 敖丙滿心的的疑惑，難道是自己冤枉他了？

　　 這其中另有隱情？也罷，就隨他去看看又何妨？

　　 最終四個人就在龜大勝的帶領下，遁入渭水河中，向著渭河龍王府趕去。

　　 來到渭河龍王府，敖丙終於明白了龜大勝說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也知道為什麼沒有來為自己迎接的隊伍了。

　　 這水府倒是挺大，但卻是十分破敗，荒廢了多少年的樣子。

　　 門口兩個堪堪化形的蟹兵守着，這也就是整個水府唯一看得過去的地方了，不過他們地仙初期的修為卻是有點掉價。

　　 等到進了水府，敖丙的眼珠子差點瞪出來，從外面看這也就是一個殘破的府邸，从里面看，這簡直就是一片廢墟，斷壁殘垣，荒草橫生。

　　 在這片廢墟上，有一間隨意搭建的草棚，看來是龜大勝的住所。一邊的空地上，趴着一隻只的水族，有蝦有蟹有龜有王八，他們具是在吐納修鍊，都是一些還沒化形的水族。

　　 敖丙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些傻眼，這就是自己的班底？一隻猥瑣的天仙期龜仙人，兩隻剛剛化形的地仙期螃蟹，還有一群未化形的小妖？

# 第24章 渭水鱷神

　　 話說，敖丙跟着龜大勝來到自己的渭河龍王府，見到了一個讓自己大吃一驚的龍王府，這龍王府簡直讓人覺得可憐。

　　 貌似這與自己當初的設想，差距有點大啊！敖丙皺着眉頭看着一片殘垣的龍王府，心中有些感嘆，他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來錯了地方。

　　 這個時候龜大勝已經招呼所有修鍊的水族聚攏過來，他指着敖丙對眾水族說道，“這位大人就是我們渭河新來的龍王，我們的好日子就要到來了～”

　　 眾水族連忙磕頭，他們雖然沒有化形，但卻是靈智已開，頗通靈性，他們太希望能有一位龍王陛下帶領他們了，這樣的苦日子他們實在是過夠了。

　　 龜大勝跪在最前面，拉后他半個身位的是剛剛守門的兩隻蟹兵，再往後就是眾多未化形的小妖了。

　　 就這點家底讓自己怎麼運作？敖丙看着眼前的嗚嗚呀呀一大片‘海鮮’，竟然不知道該如何下手。足足十幾息之後，他終於憋出了一句話，

　　 “你確定這就是我的府邸？”

　　 龜大勝臉上閃過一抹悲嘆與尷尬，澀聲說道，“不錯，這裏就是渭河龍王府……”

　　 “為什麼是渭河龍王府，不是渭河水君府？”一邊的敖焚卻是皺着眉頭問道，敖丙閱歷淺，可能不知道，但他卻是有些聽聞。

　　 某條水系的水神所居之所，都是某某水君府，從沒有聽說過叫某某龍王府的。如若是龍族做某條水系的水神，可能會起名叫做某某水晶宮。

　　 譬如西遊記中烏雞國八角井井龍王的水晶宮，眼前的渭河龍王府是什麼鬼？不是水君府，也不是水晶宮。

　　 據敖焚所知，上一任的渭河水神，也是龍族之人，乃是敖廣的一個遠房表兄，為人最是強勢，而且又不曉人情，不知變通，敖廣多次苦勸無果之後，也就漸漸地疏遠了他。

　　 最後不知道惹上了什麼大神通者，不僅僅自己身死，就是龍子龍孫也受到波及，死傷殆盡。

　　 四海龍族雖有心為其報仇，但是一直未能找到那出手之人，這件事情也就成為了一樁懸案。

　　 龜大勝不知敖焚的身份，但見他英武不凡，而且又是跟着敖丙一起來的，想是敖丙身邊的近臣，不敢得罪，連忙解釋道，

　　 “原本此處確實喚作渭河水君府，但是後來卻不得不改叫做渭河龍王府，”說到這裏，龜大勝的臉上閃過一絲的無奈與羞憤。

　　 敖丙聽了之後頓時來了精神，這其中果然是另有隱情，自己的老爹應該不會將這樣一個爛攤子丟給自己，看來這些事情東海也不知情啊。

　　 “鱷神，這一切都是鱷神乾的，在先龍王大人離去之後，水君府也是分崩離析，龍王大人手下鱷神與巴蛇兩大戰將意見相左，產生了分歧。”

　　 “鱷神想要將渭河一分為二，他與巴蛇戰將分而治之，但是巴蛇戰將卻想等四海龍族派人前來，效力輔佐新龍王。”

　　 “兩人各有擁護者，鱷神帶着自己的人馬反出了水君府，巴蛇戰將留下來堅守水君府。最終雙方大打出手，本來他們二人都是太乙玄仙巔峰的修為，旗鼓相當，誰也奈何不得誰。”

　　 “但後來不知是什麼原因，鱷神突然進階金仙境，氣勢高漲的鱷神帶領着手下眾將，圍攻水君府七十三日，最終水君府大陣被破，巴蛇戰將逃遁，水君府也就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再後來，鱷神就建立了新的水君府，自稱渭河水神。原水君府的眾人不是被滅，就是投降了，最後就剩下了我們這群人還留在這裏，興許是我們實在不成氣候，鱷神也就由着我們去了。”

　　 “鱷神並沒有放任我們不管，他對我們百般壓榨，讓我們每年都要交出定量的修鍊材料，若是短了一點，輕則一頓鞭笞，重則直接殺人警示……”

　　 說到這裏，龜大勝的眼角甚至已經噙着一絲屈辱的淚水。

　　 “鱷神成立新的渭河水君府之後，這個地方自然是不能再叫水君府了，我深思熟慮之後，就決定改叫渭河龍王府，是期望終有一天四海可以派來新的龍王，重整渭河水君府。”

　　 “將鱷神這奸臣誅殺，還渭河水域一個朗朗乾坤～”這個時候，他目光火熱地轉向了敖丙，臉上閃過一絲的激動，

　　 “今幸得龍王陛下前來赴任，我等已是期盼多時了。”在龜大勝的帶領之下，眾水族再度叩首不已，同時他們口中嗚嗚呀呀不知在說些什麼。

　　 似乎是在歡呼敖丙的到來，又似乎是在控訴鱷神的兇惡行徑。

　　 敖丙慢慢消化着龜大勝說的這些信息，他的腦子則是在飛快地運轉，原來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這渭水還不是自己的天下。

　　 原本以為自己只要來坐江山就好了，沒想到自己還要親自打江山，這對於自己來說是個考驗，也是個機會，自己可以趁此機會好好磨練一下自己的能力。

　　 順便也領教一下這洪荒大陸神通之輩的威風，這鱷神金仙修為，比自己所有人都要強，但是有些東西不僅僅是實力就能解決的。

　　 自己戰敗鱷神之後，一統渭河水域，這樣的渭河水域才是鐵板一塊。畢竟，自己打下來的江山才更為穩固，更牢靠。

　　 敖丙對眼前的眾水族說道，“你等暫且放寬心，既然我來了，自會為爾等做主，不會讓爾等再受屈辱，不過這件事情卻是急之不得，我需好好謀劃一番。”

　　 “龜大勝還有這兩個蟹兵留一下，其他人都散去吧……”敖丙讓所有人都退了下去，他留下龜大勝是還有一點事情問他。

　　 眾水族覺得渭河來了新龍王，頓時就有了主心骨，他們沒有任何的推諉，都是很聽話地散開，繼續修鍊去了，只盼自己早日化形，為龍王大人鞍前馬後，微盡綿薄之力。

　　 “龜大勝，我毫不懷疑你所言的真實性，但是我有一點搞不太清楚，你為什麼沒有去投靠鱷神，反而是聚集了一群小妖滯留此地呢？”

　　 說到後來，敖丙的話中甚至有了一絲的質問，他雖然經驗少，但他卻不傻，而且由於前世寫小說的原因，他對於人性很有研究。

　　 龜大勝留在這裡是很不正常的，他可以選擇投靠鱷神。即使他心繫先龍王，不願投靠鱷神，也可以遠走他處啊，沒有必要留在此處公然與鱷神唱反調。

　　 說不定哪天，鱷神一巴掌直接就把他拍死了。而且他留在這裏什麼都得不到，收益與危險性根本不成正比。

　　 龜大勝聽了敖丙的話之後，沒有絲毫的生氣，相反他的臉上竟然浮現出了一抹欣慰，這位新龍王可成大事，不似先龍王那般不曉變通，不通人情，最終落得個魂飛魄散。

　　 龜大勝噗通一聲跪倒在地，“龍王陛下明鑒，小臣絕無二心，小臣當年曾得先龍王關照，僥倖得了一縷先龍王的龍涎，才踏上了修行之路，不過小臣愚笨，如今數萬年也不過才天仙境。”

　　 “然則小臣不敢忘記先龍王大恩，小臣這條賤命也不值錢，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新龍王重整渭河水君府，將先龍王的基業傳承下去，小臣死而無憾。”

　　 說到此處，龜大勝的臉上閃過一絲追憶，一絲堅決，一絲視死如歸。

　　 “外面那群小妖，都是當年先龍王手下大將的後人，先龍王手下大將有不少死於鱷神之手。他們的子嗣在別處也無法生存，我就將他們聚集起來，他們也願意跟我在一起，過這水深火熱的日子。”

　　 敖丙自然是不可能因為龜大勝的一番話，就相信他，但是他的心中卻是閃過了一絲戚戚然，一種責任感，一種被依靠的感覺。

　　 敖丙的臉上閃過一絲的肅然，“雖然不知道你說的話是真是假，但是我權且相信你的話，至於鱷神那邊，我會解決的……”

　　 敖丙的語氣中完全沒有將鱷神放在眼中，就好像鱷神是什麼阿貓阿狗，隨意就能碾死一般。

　　 龜大勝看不出敖丙的修為，但是想到敖丙乃是來自東海，以為敖丙手中有什麼底牌，可以不懼鱷神，甚至斬殺鱷神，心中也就釋然了。

　　 但是一邊的敖焚卻是嘴角一抽，我的太子殿下哎，剛才您沒聽見嗎？那鱷神乃是金仙境呢，咱們三個人綁在一起也不是人家的對手啊。

　　 難道是龍王陛下，給了太子殿下什麼法寶？可以睥睨金仙期？恩，不是沒有可能，畢竟太子殿下此番可是來干‘大事’的。

　　 要說敖丙到底有沒有依仗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親兒子要出去為了整個龍族拼搏，敖廣這個做老子的怎麼能夠吝嗇，上古龍族留下的好東西還是有不少的。

　　 敖丙此番出來的依仗共有三樣，這都是上古龍族遺留下來的東西，這次敖廣為了敖丙也是真的下血本了。

　　 第一件就是前文書中出過場的戰船，這戰船乃是上古龍族遺留下來的戰船，可攻可守可逃，其遁速不下於一般金仙境，而且其防禦也是強的不像話，就是金仙境一時半會都打不破，上面還配備有攻擊法陣，可發出相當於金仙期初期的攻擊。

　　 第二件卻是一件天蠶內甲，被敖丙穿在了身上，這內甲可以防住金仙巔峰的全力一擊，是老龍王最珍愛的寶貝之一，如今卻是送給了敖丙。

　　 第三件卻是一座玲瓏玉塔，這塔中刻畫了一個巨大的聚靈陣法，在其中修鍊可以事半功倍，不過卻是僅僅對太乙玄仙之下有用。

　　 這玲瓏玉塔是敖丙專門向敖廣討要的，這主要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敖丙料想自己初來渭河，可能會有人不服管教，自己需要有自己的班底，這樣一件至寶可以為自己從無到有打造最忠誠可靠的班底。

　　 有這樣的三件寶貝，敖丙有信心在渭河流域坐穩龍王之位～

# 第25章 鱷神有請

　　 話說，敖丙揚言，鱷神由他解決。他自然是有所依仗，他從東海帶出來的三件寶貝，讓他有信心與鱷神周旋，奪得渭河水系，坐穩龍王寶座。

　　 說實話，雖然鱷神乃是金仙境的仙人，但敖丙卻是沒怎麼太放在心上。不過他想要擊殺鱷神卻也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

　　 戰船雖然能夠爆發出金仙境中期的攻擊，但戰船畢竟是死物，不如真正的金仙境仙人戰鬥方式更加的靈便。

　　 完全滅殺一位金仙境的仙人可不是那麼容易的，況且敖丙這一方，連一個真正的金仙境都沒有，雖然說敖焚到了太乙玄仙巔峰，但是十個敖焚也拿不下一個最普通的金仙初期。

　　 解決鱷神必須要從長計議，布置完美的計劃，一擊得手，讓他永無翻身之日。要是被他逃了，自己以後的日子恐怕不會好過。

　　 眼下最主要的就是想辦法站穩腳跟，在鱷神的打壓之下發展自己。

　　 敖丙皺着眉頭想了一會兒，終於沉吟着說到，“鱷神勢大，暫時不可與之為敵，不過我也不會讓鱷神再度欺辱我等～”

　　 “這樣，龜大勝，你派遣手下眾人，小心地探查巴蛇戰將的行蹤，你說當日巴蛇戰將逃遁而去，想來不會遠離渭河流域。一有線索不要輕舉妄動，速速來報～”

　　 “這兩個蟹兵——”

　　 “他們兩個乃是當年巴蛇戰將蟹鉗副將的雙子，蟹黃，蟹寶。是很值得信賴的～”一邊的龜大勝見敖柄遲疑，立刻上前解釋道。

　　 蟹黃蟹寶？蟹黃堡？不管他們是不是知道海綿寶寶，現在正值用人之際，即是忠臣之後，當得一用，

　　 “蟹黃蟹寶，你們兩個暫時就跟在我的身邊，我打算重建水君府，需要一些為我傳達命令的人～”兩個小將雄赳赳氣昂昂地應了一聲。

　　 敖丙然後又對敖焚說道，“敖焚，這些小傢伙的修鍊就由你負責，給我按照龍禁衛的標準訓練，放心，他們吃了那麼多苦，一定可以適應這點兒訓練的。”

　　 這點兒訓練？敖焚撇了撇嘴，那可不是一點訓練，沒有經歷過的人絕對不會體會到其中的艱辛，但這既然是敖丙的命令，他直接應了一聲，沒有反對什麼。

　　 敖丙眼睛掃了一下四周，選中了一片地方，他大袖一揮，將上面的亂石堆掃平，從袖中取出了一個玲瓏玉塔，信手一拋，那玉塔迎風見長，化為一座十幾丈高的九層玲瓏玄白玉塔。

　　 他又對貝珠兒說道，“珠兒，這座玉塔對於太乙玄仙之下的修鍊有大益處，一日可抵三日之功。暫時就由你來控制，挑選那些優秀的、积極的水族，讓他們進入塔中修鍊。”

　　 “好了，暫時就是這麼多的事情，你們抓緊時間動手吧！”然後敖丙飛身直接就遁入了玲瓏玉塔，直上九層，享受着最充裕的靈氣，開始修鍊。

　　 敖丙走了，剩下的幾個人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了幾眼，龜大勝雖然修為最低，但是他經驗卻是最豐富，也知道敖丙的布置已是最好的了。

　　 他很欣慰敖丙能夠做的這種程度，看來這位新龍王確實有可能重振水君府，自己這就運用一些隱秘手段，去尋找巴蛇戰將，讓他歸順新龍王，將鱷神剷除。

　　 敖焚與貝珠兒兩個人對視苦笑一番，而後都是各司其職，敖丙吩咐的事情，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請，他們很容易就能做到。

　　 就是太容易了，讓他們有種大材小用的感覺，但是既然承諾了百年之約，就要認真履行，到時候百年一過，自己也就解放了。

　　 因此，在敖丙來了之後，整個龍王府就動了起來，裏面不時地傳出一兩聲妖獸的慘叫之聲，還有陣陣喊殺之聲。

　　 此間這麼大的聲勢自然是驚動了鱷神，而且敖丙來的時候並沒有故意隱藏行蹤，因此鱷神很快就知道了敖丙的訊息。

　　 鱷神怎麼能夠對於新龍王的到來無動於衷呢？

　　 有心直接派兵征討敖丙，但這人畢竟是東海派來的，還是先探一探底再說，於是他就派人去請敖丙前來赴宴，美其名曰——接風洗塵。

　　 敖丙在玉塔上閉關十天之後，終於將自己的修為鞏固在了玄仙中期，而且他也適應了渭河的水系環境，出關下塔。

　　 他一出現，敖焚就有所感應，直接迎了上去，

　　 “殿下，鱷神請您三日後前去赴宴～”並且將一封燙金的大紅請柬遞給了敖丙。

　　 敖丙剛出關，信心滿滿，打算看看事情辦得怎麼樣了，自己是不是可以大幹一場。卻聽到了鱷神請柬的事情，臉上的笑容頓時凝固，從敖焚的手中接過請柬，

　　 打開請柬，一眼掃過，敖丙就將所有的內容盡收眼底，

　　 “愚兄聞賢弟欲在渭水常駐，欣然不已，你我弟兄互為鄰里，自當親近，今兄在府上備好酒宴，請弟前來一敘。還望賢弟賞光一行，愚兄在此掃榻以待。”

　　 最後的落款是鱷神，看完之後敖丙眼中閃過一絲譏笑，口中喃喃自語道，“沒想到有一天我也會被請去鴻門宴……”

　　 一邊的敖焚一直關注着敖丙的舉動，聽到敖丙的話，有些疑惑地問道，“鴻門宴？”

　　 敖丙原本譏誚的臉上猛然一頓，隨後就是一陣尷尬，不過他沒有解釋什麼，因為他知道根本就解釋不清。口中卻是轉換話題，

　　 “只怕此宴，是酒無好酒，筵無好筵……”

　　 敖焚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他真怕敖丙看不出其中的險惡，非要前去赴宴，那樣的話，自己豈不是也要陪着去以身犯險？

　　 他深以為然地點了點頭，然後對着敖丙說道，“太子殿下明鑒，既然殿下已經識破了鱷神的詭計，我們對這請柬是不是直接置之不理？”

　　 敖丙的臉上洋溢着一抹春風般的笑容，“為什麼要置之不理，既然他請了我們，我們為什麼不去，不僅要去，還要大張旗鼓地去～”

　　 敖焚萬萬沒有想到敖丙竟然會是這樣說，明明已經看出了是敵人設下了圈套，為什麼還要往裡鑽呢？他不由得一急，

　　 “殿下，您不能去赴宴，您乃千金之軀，這太危險了～”

　　 “不，不，不是我，是你。這次赴宴，你就是新來的渭河龍王……”敖丙嘴角噙着一絲神秘的微笑，笑盈盈地說道。

　　 敖焚被敖丙這一句話直接說懵了，什麼東西啊，怎麼有點聽不明白呢？足足有十幾個呼吸之後，敖焚臉上猛然一變，他隱隱約約明白了敖丙的意思。

　　 敖丙確實知道其中的兇險之處，他也做了最好的打算，讓自己代替他去，其中的風險也就變成了自己的風險，他卻是可以穩坐釣魚台。

　　 想到這裏，敖焚臉上的閃過一抹陰鬱，一抹憤懣，甚至一抹羞辱，雖然我是龍王陛下派來保護你的，但是你不能這樣玩兒我。

　　 你這是在拿我的命玩笑啊，敖焚似乎重新認識了敖丙一般，他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竟然看錯了他。原本還以為你胸懷大志，定能挽救龍族，沒想到竟是這種陰邪小人。

　　 不對，這前後的反差也實在是太大了一些，這其中莫不是自己誤會了什麼？敖焚腦中逐漸地冷靜下來，果不其然，敖丙後面還有話要說，

　　 “怎麼樣？這個主意不錯吧？由你來假扮我，我則扮成你的侍衛，這麼前往鱷神水府之後，我們就可以便宜行事。”

　　 心中疑惑一去，敖焚有些臉紅，好在敖丙沉浸在自己完美的計劃之中，並沒有發現他的異樣，他隨即又是一驚，

　　 “殿下，這太危險了，咱們沒有必要非要去啊！”

　　 敖丙的臉上閃過一絲苦笑，“呵呵，你以為我不知道其中的兇險么？但是我們非去不可啊。要是我們不去，下次來的就不是鱷神的請柬，而是大軍了。”

　　 “可是，可是……”敖焚可是了好久，終於是沒有說出什麼來。他又何嘗不知道，但是此番前去實在兇險。

　　 “沒有什麼可是的，我有信心。咱們此番前去首先要查探一下鱷神的底細，我覺得他的突破有問題；另外就是要震懾鱷神，讓他不敢來招惹我們～”

　　 聽了敖丙的話，敖焚好久沒有轉過彎來，自己期待能夠安全歸來就謝天謝地了，沒想到太子殿下竟然還有這麼高的期望。

　　 “從這封請柬可以看出，這鱷神不簡單，這請柬若是他自己的主意，我們此後一定要加倍小心了，此人不僅實力高強，而且心思活絡，不易對付，當為頭號強敵。”

　　 “若這請柬是別人出的主意，我們對付鱷神一定要先除掉此人，要不然我們的計劃必然束手束腳。”敖丙沉吟着說道，似乎是在講給敖焚聽，又似乎是在自己推理。

　　 敖焚在一邊面色古怪地看着敖丙，沒想到自己這太子殿下還是一位智者，任何一位智者都是各方勢力哄搶的存在，太子殿下剛才的推斷頗有傳說中智者的風采。

　　 敖丙打定主意，決定立刻行動，他開始準備三日之後行程，不過這人手是個硬傷，自己這一邊化為人形就沒有幾個，忙打滿算也就只有七人。（敖丙三人，牛魔王，龜大勝，蟹黃蟹寶兄弟）

　　 敖丙敖焚必然要去，貝珠兒留守，必須要留下一個能鎮得住的人壓場子，龜大勝在外，牛魔王、蟹黃蟹寶實在拿不出手。

　　 總不能帶着一群尚未化形的小妖前去赴宴吧？考慮到人手的問題，敖丙眉頭皺了起來。

　　 忽然，他的眉頭一展，既然人手不夠，為什麼不大方點，就我們兩個人去，來個單刀赴會，一來讓鱷神摸不清我的底細，二來萬一談崩了，跑起路來也要方便一些。

　　 “敖焚啊，你先準備一下，三日後，你我二人，前去赴宴～”留下一句話，敖丙轉身又進了玲瓏玉塔，這個時候能夠增長一點修為都是好的。

　　 “啊？咱倆？殿下，人是不是太少了……”敖焚悲呼道。

# 第26章 龍王狂傲

　　 話說，這天從原渭河水君府之中遁出了兩道光芒，向著鱷神水君府疾射而去。這兩道光華非是旁物，正是前去赴宴的敖丙、敖焚二人。

　　 前有鱷神發請帖宴請敖丙，敖丙思量再三之後，決定由敖焚假扮自己，自己扮作敖焚的僕從，兩個人來個單刀赴會。

　　 很快，也就是小半個時辰的路程，敖丙兩個人就來到了鱷神水君府的門前，兩個人在府前站定，敖焚在前，敖丙在後。

　　 今天敖焚依舊穿了自己的一身戰袍，明晃晃的戰袍，再加上敖焚英武不凡的氣勢，雄赳赳氣昂昂，就好似是一位剛從戰場上得勝歸來的將軍一般。

　　 敖丙則是穿了一件類似於後世長袍類的服飾，從外面第一眼看上去，就一種儒雅鋪面而來，再有就是弱不禁風的羸弱感覺。

　　 來在府前，正巧看門的也是兩個蟹兵，不過這兩個蟹兵卻是有天仙境後期的修為，跟蟹黃蟹寶那地仙期的修為根本就不在一個檔次上。

　　 看到門前來人，其中一個蟹兵手中大槍一晃，厲聲道，“來者何人？報上名來～”

　　 敖丙心中幽幽一嘆，果然“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仍”，看看人家這水君府，這才是真正水君府該有的樣子，自己那龍王府是個什麼鬼東西嘛！

　　 敖焚在前胸脯一挺，一股王霸之氣撲面而去，“我乃是新任渭河龍王，應鱷神之邀，前來赴宴，快快閃開去路，如若不然，定叫爾等魂飛魄散～”

　　 “哈哈，龍王陛下不要生氣，手下粗鄙之人不識陛下龍顏，冒犯之處還望陛下見諒。在下水君府總管蕭天行在此恭候多時了，陛下裏面請～”

　　 在敖焚爆發之前，已經有一個聲音從水府之中傳了出來，人未到，聲音已經傳出。等到人出來卻是一個身穿八寶萬壽紫霞衣，頭戴如意冠，手拿龍鬚扇的中年老道。

　　 便是敖丙看后也不由得暗贊一聲，‘好老道！這怎叫一個道骨仙風，怎叫一個縹緲真仙……’

　　 敖焚看了老道一眼，也不言語，只是冷冷地哼了一聲，自顧自地昂首闊步地進了水君府。敖丙亦步亦趨、低眉順眼地跟在了敖焚的身後。

　　 蕭老道也不計較，嘴角微微一笑，追上了敖焚，為他引路，並且順帶着為敖焚介紹周圍的景色建築。敖焚斜了一眼老道，心中暗道，倒是一個心思活泛之人。

　　 老道面上不露分毫，心中卻是有些驚異，這渭河龍王不知是太過於自大，還是有所依仗，竟然敢單身赴會，這還須試他一試，摸摸他的底。

　　 一邊的敖丙卻是將老道列為了危險人物，不否認，敖丙猜測那封請柬十有八、九就是這老道的的主意。不否認自己對這老道的欣賞，賣相極佳而且又識大體，機變能力也不錯，卻是一位人才。

　　 可是這人才卻是自己的敵人，還需早作剷除。

　　 想着想着，敖丙看着前面帶路的蕭老道，不由得露出了一絲殺機。

　　 蕭老道忽然感到背後汗毛一豎，心有所感地往後一瞧，卻是沒有發現什麼，有疑惑地迴轉了頭，繼續滔滔不絕地講述着水君府的旖旎風光。

　　 他這一回頭，驚得敖丙立刻收斂殺機，低眉順首不敢言語。真是好敏銳的感知力，看自己在沒有萬全的把握之前，萬萬不能出手。

　　 不大一會兒的功夫，敖焚二人就被帶入了大廳，這個時候大廳裏面已經擺好了宴席，正當首端坐一人，頭戴九霄冠，身穿金黃大氅。

　　 生得是五大三粗，孔武有力。不過這相貌卻是不敢恭維，大腦殼，寬腦門，濃眉小眼，蒜頭鼻子，獅子口，凸下巴，兩對招風耳，樣子有點滑稽。

　　 但是配上那不怒自威的表情，倒是頗有一番威勢。

　　 在他的下垂手坐着兩班人馬，這些人奇形怪狀，什麼樣子的都有，但卻是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身上都爆發出極強的、不下與玄仙後期的氣勢。

　　 在敖丙兩個人進來的瞬間，蕭老道神不知鬼不覺地消失在了大殿里，只留下了敖丙兩個人面對着瞠目而視的眾妖。

　　 眾妖的目光都匯聚在了二人身上，而且他們渾身氣勢流轉，也向著二人壓迫而去。

　　 敖焚身為東海龍禁衛未來的扛鼎人物，什麼樣的陣仗沒有見過，這點場面他根本不放在眼中，他眼睛上挑，胸脯高高地挺着，眼中滿滿的都是不屑一顧。

　　 微微向鱷神拱了拱手，然後就在眾人的注視之中，來在了左列最前首的空位置上。

　　 他微微皺了皺眉，然後就將座位上擺放的小馬扎一腳踢飛，順帶着從袖子中拽出了一把黑玉盤龍椅放在案幾後面，安然老神地坐了下來。

　　 原本鱷神的座位是要比所有人的座位都高的，每個人看他的時候都必須抬着頭。但是等到敖焚坐上了盤龍椅，他卻成了最高的那個。

　　 每個人想要看他的話，都必須要仰着頭，就是鱷神的位置都比他矮了三分。不是鱷神身材矮小，而是敖焚的裝備優勢太好，那盤龍椅少說了也有半人多高。

　　 敖焚做法很放肆，但是他的自信來源於敖丙臨行前的一句話，

　　 “此番前行，你只需行那極盡張狂之能事便可，其他的事情由我來辦，這龍潭虎穴也不能困得住咱倆。”

　　 敖丙在背後暗挑了個大拇指，這事情辦得漂亮。看剛才鱷神那架勢是打算給自己兩個人來個下馬威，不過被敖焚這一鬧，全場的氣勢頓時崩潰。

　　 誰也沒有想到，敖焚竟然會這麼做，計劃的失策，讓他們陷入了混亂，對敖焚兩個人的氣勢壓迫也有些渙散，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是不是繼續向敖焚施加壓力呢？

　　 他們紛紛將目光投向了鱷神，等待着他的指令，鱷神心中惱怒，手下這群人實在是不堪重用，同時又感嘆於敖焚的狡猾。

　　 鱷神原本有些審視的目光完全消失不見，換上了一副笑眯眯的表情，“哈哈，老弟終於到了，我們在此可是恭候多時了，老弟當自罰三杯才是～”

　　 敖焚拱了拱手，然後將案几上的酒杯攝入手中，放在鼻子前面聞了聞，有些鄙夷地搖了搖頭，掃了鱷神一眼，嘴中嘖嘖出聲，那意思你就喝這種酒？

　　 信手將酒杯扔在了一邊，從自己的懷中掏出了一個銀質酒壺，外帶一個鑲金嵌玉的酒杯。自顧自地滿上一杯酒，喝了，又斟上，又喝了……

　　 連喝三杯～

　　 在敖焚拿出酒壺斟酒的時候，一股濃郁的酒香氣爆裂而來，所有人都是狠狠地聳動着鼻子，喉嚨微動，連咽了好幾口唾沫，眼睛盯着敖焚手中的酒壺就移不開了。

　　 就是鱷神聞到那酒香，也是喉嚨發乾，嗓子眼兒發緊，但他身為渭河水君，卻是不能與手下人一般，他狠狠地清了清嗓子，然後在所有人的臉上掃了一圈，那意思，你們給我注意點。

　　 所有人猛然聽到鱷神的咳嗽聲，注意到了鱷神的眼神警告，有些戀戀不舍地再看了一眼之後，便將目光從敖焚手中的酒壺上移開。

　　 敖焚注意到眾妖的窘態，他的嘴角噙着一絲冷笑，一群烏合之眾而已，不堪一擊。要是自己有五十員龍禁衛在手，便可屠盡他們。

　　 鱷神對於這敖焚的表現，也是感到頗為棘手，萬萬沒有想到這傢伙竟然如此囂張，完全打亂了自己的計劃。他心中微微平靜了一下，爽朗一笑，

　　 “哈哈，老弟果然夠爽快，這杯酒我敬你，為老弟接風洗塵，老哥先干為敬，哈哈……”鱷神舉起手中的酒杯，一口喝乾。

　　 周圍的人看到鱷神如此行徑，齊齊道了一聲喝，舉起手中的酒杯，喝乾了。但是所有人都感覺這杯中之物，味道隱隱有些不對，總覺得少了一點什麼。

　　 不着痕迹地瞟了一眼敖焚手中的酒壺，心頭流過一股火熱，頓時覺得杯中的酒，味道更差三分，肚子面翻江倒海一般，仿若自己剛才喝的不是酒，而是毒藥一般。

　　 敖焚看到其他的人都喝了酒，自己卻是並沒有舉杯，他為自己斟上一杯酒，拿在手中把玩着，口中卻說到，

　　 “本王賣你個面子，尊你一聲‘鱷神老哥’，我來此主要目的就是想問一句，這渭河水君之位何時還我啊？”

　　 說到此處，敖焚劍眉一挑，眼中露出點點寒星，鋒芒畢露地說道。

　　 鱷神一愣，這太出乎自己的意料了，這句話也實在是太直白露骨了一些，簡直是有些狂妄，他有信心就能吃下自己么？

　　 雖然雙方處於敵對面，但是表面的和氣至少還是要的，畢竟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爭鬥歸爭鬥，氣度風範不能失了。

　　 在鱷神看來，這應該是雙方都應該有的共識才對。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敖焚竟然會直接把事情搞得那麼僵，這還談個屁啊！

　　 他的臉上一寒，就似那亘古不化的萬年玄冰，目光冷冷地瞪着敖焚，似乎要將他刺穿，他的身上一股殺機瀰漫開來，他已經做好了擊殺敖焚的準備。

　　 這小子修為不過爾爾，太乙玄仙巔峰的修為，在自己金仙境面前，膽敢如此囂張，簡直是找死。

　　 鱷神身上的殺機愈發的濃厚，在他的身後慢慢地浮現出了一頭漆黑如墨的遠古巨鱷，綠豆大的小眼睛殘忍地盯着敖焚，凶光橫泗。

　　 敖焚不甘示弱，他的身後一條八、九十丈長的火行真龍盤旋而起，面對遠古巨鱷的挑釁，它似乎極為惱怒。

　　 龍族是為鱗甲之尊，尊崇無比。遠古巨鱷身為鱗甲一族，竟然敢與龍族叫板，簡直是在找死。龍族雖然不復遠古時代的榮光，但也不是什麼小魚小蝦都能挑釁的。

　　 龍族的尊嚴不容挑釁～

　　 就在這劍拔弩張的時候，剛才消失不見的蕭老道不知道從哪裡蹦出來了，他有些慌張地勸說道，“兩位有話好好說，何必非要動手呢！”

# 第27章 水君符篆

　　 話說，敖焚面對與鱷神的糖衣炮彈，直接把話挑開了，弄得雙方劍拔弩張，隨時都有可能爆發大戰，好在那蕭老道忽然出現，他勸道，

　　 “兩位有話好好說，為什麼非要動手呢？俗話說，‘以和為貴’，況且兩家鄰里之間，有什麼事情是解決不了的呢？”

　　 敖丙在敖焚身後，恨不能衝上前去掐死這小子，我讓你囂張點兒，但是沒有讓你這麼囂張吧？這根本不是囂張，這簡直是在找死～

　　 現在勢比人強，咱們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我讓你囂張一點，是想讓對方摸不清我們的底細，你可倒好，直接跟人家干起來了。

　　 但敖丙在想罵敖焚也不頂用了，事情鬧到了這種地步，就是想善了都不可能了，還是準備好跑路吧，對面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上，都不是自己兩個人可以對抗的。

　　 他將右手縮進了袖子中，扣住了上古龍族戰船，準備着一會兒情勢不妙，直接逃跑。

　　 蕭老道知道自己勸不住敖焚，他來到鱷神的近前，附在鱷神的耳朵上，悄悄地說了幾句話，鱷神臉上神情連連變換，精彩紛呈。

　　 最終鱷神臉上的肅殺完全消失，變成了一抹友善的笑容，哈哈一聲大笑，

　　 “老弟何必生氣呢？就像蕭管家說的那樣，咱們之間有什麼事情不能好好說呢？”

　　 你道蕭老道說了什麼，竟然讓鱷神改變了主意，率先做出了讓步。

　　 蕭老道附在鱷神的耳邊，輕聲說道，

　　 “鱷神大人，這小子如此有恃無恐，恐怕是有備而來，而且他乃是四海龍族派來的，萬一這件事情要是傳到四海龍族耳中，我們接下來面對的就是四海的水族大軍了。”

　　 “所以，最好還是先探探他的底，知道了他的底牌，再將事情做得滴水不漏，涼他四海龍族也說不出什麼來。”

　　 鱷神很虛心地接受了蕭老道的建議，他知道自己雖然佔據了渭河水域，但是四海大軍一來，自己絕對要歇菜，還是小心為妙。

　　 敖焚眼神睥睨，犹如一位不敗戰神，冷冷地看着鱷神以及蕭老道，氣勢沒有一絲的放鬆。這讓鱷神臉上的笑容有些僵硬，心中暗道這小子實在太不識抬舉了，自己已經做出了退步，他還想怎樣？

　　 不要逼我，玉石俱焚同歸於盡的事情，我老鱷也不是做不出來，鱷神眼中閃過一絲凶光，有些狠厲地望着敖焚，渾身繃緊，此時的他就好像一條盤起來的毒蛇，似乎隨時都會暴起傷人。

　　 氣氛因為敖焚的不讓步，顯得有點僵硬起來，新一波的衝突隨時都會爆發，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敖焚的身上。

　　 敖丙在一邊看着有些詭異的局勢，知道是該自己出場的時候了，他走到敖焚近前，輕輕地扯了扯敖焚的袖子，低聲說道，

　　 “陛下您不要生氣，該是您的渭河水君之位，誰也搶不走，畢竟咱們手中可是有着天庭頒發的渭河水君大印，正統在咱們這邊呢。相信鱷神乃是明事理的道德真仙，一定會將水君之位讓出來的！”

　　 敖丙雖然刻意壓低了聲音，但是在場哪個不是修為高深之輩，這聲音自然是一句不落地傳到了他們的耳中。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敖丙吸引了過來，所有人都驚訝於這個看一眼就會忽略掉的小人物，竟然能夠說出這樣有條理的話來。

　　 不知道是不是眾人的錯覺，總覺得他說話的樣子，頗有一些蕭老道的韻味，敖焚在聽了敖丙的話之後，頓時氣勢一瀉，瓮聲瓮氣地說了一句，

　　 “你說的有道理～”

　　 然後敖焚就將自己身後的異象收起，將手中酒杯裏面的酒一口喝光了，平靜地看着鱷神，好像剛才那個煞氣騰騰的人不是他一般。

　　 所有人都驚訝於敖焚竟然會聽從小小一個玄仙境的勸告，在紛紛猜測敖丙身份的同時，僅僅只有少數的人注意到了敖丙說的剛才那句話，以及敖丙本身的才能。

　　 敖丙剛才的那句話實在是太漂亮了，首先聲明了自己的正統地位，自己乃是天庭冊封的，你們不過是野路子出身，名不正言不順。

　　 然後他又不著痕迹地將了鱷神一軍，但凡是道德真仙就會將水君之位讓出來，若是不讓出來，就當不得道德真仙。

　　 蕭老道看向敖丙的眼中透着一股莫名的味道，那是一種發現了稀世珍寶的表情，此子是塊璞玉，可堪造就～

　　 鱷神在一邊則是臉上露出了一股奇異，天庭頒發？渭河水君大印？這東西在他們手裡？這個時候鱷神不自覺地掃了一眼蕭老道。

　　 正巧看到蕭老道看向敖丙讚許的目光，鱷神的眼中閃過一絲的疑惑，不知道這代表了什麼，但他卻是對蕭老道產生了一絲懷疑。

　　 敖焚這個時候也開口說道，“我手中有天庭頒發的渭河水君印，我當為名正言順的渭河水君，所以請鱷神將手中權柄都交出來。”

　　 鱷神哈哈乾笑兩聲，“老弟玩笑了，自古以來都是掌控渭河水君符篆者，為渭河水君。不知道老弟可有渭河水君符篆啊？”

　　 鱷神目光灼灼地看着敖焚，他對於這渭河水君符篆很是上心，自從先龍王離去之後，他就一直沒見過水君符篆。

　　 起初，他懷疑在巴蛇戰將身上，但現在看到敖焚那囂張的樣子，他有些懷疑莫不是在敖焚的身上？

　　 這裏解釋一下什麼是水君符篆，這是一種水君對水系的控制手段，將自己轄下的所有水系凝練為一張水君符篆，可以隨時掌控水系的每一點信息。

　　 而且最主要的，水君符篆，可以幫助水君修鍊，那加成可不是一點半點，像渭河這樣的大河，至少提升五成以上的修鍊速度。

　　 有了水君符篆，就可以藉助整條水系的力量禦敵，與水君對戰，就好像是與整條水系作戰一般。總的來說，手持水君符篆，有種‘人即是水系，水系即是人’的意味。

　　 這渭河水君符篆一直掌控在四海龍族的手中，這也是他們能夠在天庭威壓下，依然保持對渭河掌控的根本手段。

　　 但是在先渭河龍王離世之後，這渭河水君符篆就消失不見了，任誰也找不到。

　　 當然，這水君符篆可以重新凝聚，不過這其中耗費的時間卻絕對不是一點半點，鱷神耗費近萬年時間，也不過凝聚出了符篆的十分之一不到。

　　 要是能夠找到原來的水君符篆，不管是直接用自己的符篆吞噬，還是直接煉化，至少了省去了自己十數萬年的時間。

　　 鱷神怎能不心動，怎能不關心？

　　 敖焚被鱷神問得一愣，關於水君符篆，他自然是有所耳聞，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水君符篆竟然還是水君的標誌。

　　 雖然敖焚很快就將臉上的驚異斂去，但鱷神也是老得成了精的人物，那一絲的驚異怎麼能逃出他的眼睛。而且鱷神還注意到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敖焚在一驚的瞬間，幾乎是下意識地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了敖丙，雖然在後來他及時反應過來，將目光收了回來，但是他目光的轉換，卻是牢牢地落在了鱷神的眼中。

　　 鱷神倒是沒有想過敖丙才是真正的渭河龍王。

　　 他想到的是，敖焚一定特別依仗敖丙，敖丙在他的心中絕對有着特殊的地位，要不然在驚慌之下，第一反應也不會是向他詢問。

　　 忽然，鱷神的眼神一凝，他的眼中忽然浮現出了剛才蕭老道對敖丙讚許的目光，一道霹靂猛然在他的腦中炸響——

　　 難道自己被拋棄了？這渭河龍王是他們新找的扶持對象？

　　 這樣說來，這個小仙也根本不是龍王的智囊了，估計是特使一類的人物，龍王的一舉一動都要受到他的轄制吧？

　　 鱷神越想越覺得有道理，越想越覺得自己是被拋棄了。他隱晦地向蕭老道掃了一眼，發現蕭老道又是在讚許地看着敖丙。

　　 他的心中越發的肯定，蕭老道一定是與他們聯合起來，想要謀奪自己的渭河水君之位，自己已經是一枚沒用的棄子了么？

　　 鱷神這個時候看向蕭老道的目光之中已經有了一絲的冷意，哼，他們果然靠不住，過河拆橋的事情他們還真幹得出來。

　　 不過將自己全部的心神都放在易天南身上的蕭老道，卻是沒有發現鱷神對自己的猜忌。

　　 鱷神一句話將敖焚問住了，但是並沒有將敖丙問住，敖丙向著鱷神躬身一禮，

　　 “確實，我們沒有渭河水君符篆，但是想必鱷神大人也沒有吧？既然雙方都沒有水君符篆，自然是要以水君印為證了。”

　　 鱷神聽到敖丙的話，心頭一稟，因為正被敖丙說到了點子上，是啊，有渭河水君符篆的人就是渭河水君。

　　 但現在的關鍵是雙方都沒有水君符篆，人家還有個渭河水君印撐撐場面，自己有什麼？鱷神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見鱷神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一邊的蕭老道終於站了出來，他手中龍鬚扇一搖，微笑着搖了搖頭，“非也，非也～”

　　 “小子豈不聞‘有能者居之’。這渭河水君之位就是讓與你們，你們覺得自己坐得穩么？”蕭老道一臉高深地說道。

　　 這倒是說到了敖丙心坎上，現在的情況是，人家就是將水君之位讓給自己，自己也不一定敢接。主弱從強，那樣的水君之位就是一個被架空了傀儡而已。

　　 那不是敖丙想要的，他要的是真正的水君之位，一言九鼎的水君之位。

　　 雖然知道蕭老道說的是事實，但敖丙卻是不能示弱，他有些頗為強勢地說道，“哈哈，這就不勞道爺費心了，做不做得穩是我們的事情，但是讓不讓就是你們的事情了～”

　　 蕭老道此時心中很澎湃，好久沒有能夠遇到能與自己一較高下的人了，雖然這小子修為有些不咋地，但是他渾身竟然給了自己一種睿智的感覺。

　　 那是對手的氣息～

# 第28章 橫生肘腋

　　 話說，敖丙與鱷神是杠上了，這個時候，蕭老道知道自己不能坐視不理了，畢竟自己名義上可是鱷神的智囊，他的軍師，怎能不為他分憂？

　　 而且他一直將與智者的過招當作是一種享受，敖丙就給他一種睿智的感覺，雖然尚且有些稚嫩，但是也能讓自己盡興一番了。

　　 蕭老道被敖丙將了一軍，你不是說我做不穩渭河水君之位嗎？你要是不讓出水君之位，你又怎麼知道我做不得這渭河水君之位。

　　 蕭老道聽了之後，眉頭輕皺，自己似乎被他帶溝里去了，自己該怎麼回應呢？忽然他好像想到了什麼，搖頭輕笑一聲，

　　 “你說的這也有道理，不過我們從沒阻擋你坐這渭河水君之位，你想坐就去坐。”一句話讓所有人都有些驚疑不定，蕭老道服軟了？

　　 鱷神大膽推斷出蕭老道與敖丙是一夥的之後，原本還在疑惑蕭老道為什麼會與敖丙干起來，但是現在他終於知道了，原來爭鬥是假，假意認輸才是真。

　　 手下眾妖都不知道自己與蕭老道的協約，只道他是自己的親信，他的意思基本就代表了自己的意思，他這一認輸，就代表了自己認輸，這讓自己手下眾人會怎麼想？

　　 敖丙也是有些錯愕，怎麼？事情就這樣解決了？為什麼感覺這麼不真實呢？

　　 一聲嗤笑打斷了眾人的臆想，蕭老道微微帶些磁性的聲音再次響起，“我曾經聽說一件人族之事，覺得頗有意思——”

　　 “據傳，禹王在執政後期，想將自己的首領之位傳於皋陶，但是皋陶早亡，禹王就將首領之位傳於伯益。然則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禹王死後，眾族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

　　 別人可能不知道蕭老道為什麼提起伯益與夏啟的事情，但是敖丙卻是聽出來了，這段傳說他也聽說過，他還曾感嘆過歷史的戲劇性，‘公天下’變成‘家天下’，也是偶然。

　　 蕭老道的意思就是，既然你想當渭河水君，但你得看看渭河水族同不同意，要是渭河水族都不認同你，你豈不就是被禹王禪讓的‘伯益’了嗎？

　　 敖丙聽完之後，思索了片刻，“君非夏啟，予非伯益，君焉知我不能也？”敖丙承認蕭老道說的有道理，但是自己不是伯益，自己不會坐以待斃，自己有信心慢慢將自己的實力經營起來。

　　 正是因為敖丙有這樣的信心，所以才有了他的這句反駁之語。

　　 看着自信滿滿的敖丙，蕭老道微笑着搖了搖頭，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你根本不知道鱷神對整條渭河流域的掌控到了什麼程度，他根本不會有讓你發展的機會。

　　 “小友好志向，這樣無休止的爭論也沒有意思，不如咱們就來打個賭如何？”雖然對於敖丙的盲目自信有些啼笑皆非，但是這並不妨礙蕭老道對他的欣賞。

　　 敖丙眉頭一挑，沉聲道，“何如？”

　　 “百年，百年為期，百年之內你我雙方互不侵犯，刀兵不見。這百年之內任由你發展自己的實力，但是我們也可以用非武力手段抑制你的發展。”

　　 “哦？聽起來挺有意思的，百年之後又待如何？我們又需要付出什麼？”

　　 蕭老道眼中閃過一絲讚賞，，不錯，沒有被眼前的利益迷惑，未想得到先想付出，能夠冷靜面對誘惑才是真正的智者。

　　 蕭老道微微一笑，露出一切盡在掌握的笑容，

　　 “百年之後，鱷神水君府，會對你們展開一次進攻，要是你們勝了，我們就承認你們的存在，今後的發展各憑機緣。”

　　 “要是你們勝了呢？”

　　 “要是我們勝了，我們也不要你性命，只要你們退出渭河，併發出天道誓言，此生不再踏入渭河半步～”蕭老道微笑着說道，露出的森白牙齒綻放出點點寒光。

　　 敖丙雖然早有預料蕭老道不會輕易放過自己，但是現在聽到他的要求還是有些吃驚，沒想到他竟然提出了這麼苛刻的要求。

　　 這場賭博很誘人，敖丙很心動，百年時間的和平發展，他有信心一展才華，將自己的勢力經營起來，但是他也有一些擔心。

　　 百年時間又實在是太短了，自己百年時間從天仙境踏入了玄仙境，此刻自己是玄仙中期，下一個百年時間，要是按照之前的修鍊速度來說，自己能突破玄仙巔峰就燒高香了。

　　 一邊的敖焚將兩個人的話聽在了耳中，他有些着急，這件事情千萬不要答應啊，百年時間夠干什麼的，也就是一次長閉關的時間而已。

　　 想要在百年之內建立足以起對抗鱷神的勢力，實在是太難了。敖焚眼神示意敖丙，不要答應，但是敖丙僅僅只是掃了他一眼，就直接無視了敖焚的勸阻。

　　 一邊的鱷神與蕭老道察覺到了敖焚的小動作，鱷神心中暗道一聲果然，這新來的渭河龍王果然是個傀儡，真正做主的其實是這個玄仙期小修。

　　 沒由來的，鱷神竟然對敖焚升起了一絲同情，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同病相憐的悲慟，至少自己還有一些權利，這新來的渭河龍王卻已經完全被架空了。

　　 鱷神眼神一冷，掃了一眼蕭老道，心中暗道，如若有一天自己擺脫了他們的控制，倒是可以幫着小傢伙一把，畢竟都是可憐之人。

　　 蕭老道卻是對於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關係有些不確定的猜測，但他並沒有打算將自己的猜測告訴鱷神。

　　 這兩個小傢伙挺有意思的，不是嗎？好久沒有遇到這麼有意思的人了，自己還想與他們好好地智力交鋒，要是被鱷神破壞了就不好了。

　　 陰差陽錯之下，鱷神與蕭老道之間的誤會進一步加深……

　　 敖丙在沉思利害關係之後，終於做出了決定，干他娘的，這點魄力都沒有，還怎麼成為渭河龍王，還怎麼與命運叫板？

　　 他沉聲說道，“好，我們龍王府答應了，不知道道爺能不能做得了鱷神大人的主？”敖丙在答應了之後，敖焚雖然有些不情願，但是依然沒有反駁。

　　 敖丙就是在告訴蕭老道，你看看我能做得了龍王府的主，你做得了鱷神水君府的主嗎？這是在挑釁，也是一種炫耀，還有對蕭老道與鱷神關係的撩撥。

　　 蕭老道對於敖丙敖焚的身份有所猜測，他沒有絲毫的慌張，反而更加驗證了他心中的那個猜測，微微一笑，向鱷神微微欠了欠身，等待着鱷神的決定。

　　 鱷神臉上陰晴不定，他不知道蕭老道打的是什麼主意，原本鱷神雖然對蕭老道很忌憚，但是也算是頗為信任，畢竟自己的成功，這老道還有他身後的勢力功不可沒。

　　 但是剛才他對敖丙的態度，幾乎一度讓鱷神以為自己被拋棄了，而敖焚就是他們新的扶持對象，敖丙就是他們控制敖焚的手段。

　　 但是當蕭老道提出百年之約的時候，鱷神的心中再度翻滾起來，這老道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到底是站在哪一邊的，這貌似是在幫自己啊！

　　 但是心中早有決斷的鱷神，卻是不認為這件事情這麼簡單，他苦思其中到底隱藏了什麼。

　　 難道，他是想用這百年時間將自己的勢力一點點地轉移到對面去，讓他們有與自己分庭抗禮的實力？這百年之約不過是蕭老道的緩兵之計而已。

　　 終於讓鱷神想到了一個頗為合理的解釋，但是對於這些，鱷神並不確定，而且也沒有確鑿的證據。

　　 要是自己猜測對了還好，要是猜錯了，自己貿然出手，必然會傷了自己與蕭老道的合作關係。

　　 鱷神不愧是能搶佔一條水系的人，他眼珠一轉，計上心來，他沉聲說道，

　　 “蕭道長的提議，正合我意，但是，我覺得我們有些吃虧啊，所以我覺得不能這樣輕易答應你們。”

　　 敖焚一臉面沉似水，他已經將話語權都交給了敖丙，他只是端着架子，表示自己乃是渭河龍王。敖丙聽到鱷神答應，心中一喜，聽到後面的但是，又是心中一滯。

　　 鱷神掃了一眼無所謂的敖焚以及沉着冷靜的敖丙，心中劃過一抹不屑，做龍王到這種地步，還不如不做，被手下人架空到這種地步，也是窩囊廢到家了。

　　 “這場酒宴無有歌舞實是美中不足，不如就請龍王陛下身邊的小修，與我賬下將士鬥法取樂。只要這小修贏了，這百年之約，我就應下了～”

　　 敖丙還沒表示什麼呢，原本靜靜聆聽的敖焚卻是率先反對了，他直接打斷了鱷神的話，“不可能，怎麼能讓殿……這人是我的兄弟，他不能有一點閃失……”

　　 鱷神哈哈一笑，淡淡地瞥了一眼敖焚，沒有理會他的反對，直接將目光投向了敖丙，“怎麼？這殿中之人，你隨便挑一個，只要你贏了，這場賭局就算定下了，敢不敢？”

　　 鱷神似乎已經認定了敖焚是個窩囊龍王，一個被架空了的傀儡而已，他們真正做主的就是這個貌似‘特使’的小仙，只要自己拿下這小仙，一切事情迎刃而解。

　　 蕭老道萬萬沒有想到鱷神竟然會提出這麼一個要求，以往只要是自己的提議，鱷神都是直接同意實施的，但是為什麼這次……

　　 任憑蕭老道計謀滔天，也是想不透這其中關竅。

　　 不過，他對於鱷神的行徑有些不滿了，這傢伙莫不是以為自己翅膀硬了，就想撇開自己，獨掌大權了？

　　 看來自己有必要跟上面反映一下了，好好敲打敲打這鱷神，要是他再執迷不悟，就可以考慮換個人合作了。

　　 想到這裏，蕭老道看向鱷神的目光之中透着一股冷意，嘴角勾着一絲譏誚，他倒是要看看這傢伙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

　　 敖丙掃了一眼在場的眾妖，他們竟然沒有一個低於玄仙後期的，自己不過玄仙中期，要是一般來說，自己在他們手中是必敗無疑。

　　 不過，自己即使輸了又能怎樣呢？對自己又不會有什麼損失，難道，難道他想廢了自己……

　　 敖丙腦中忽然蹦了這個想法，而且越想越覺得有可能，就是不知道他是看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還是忌憚自己的實力？

　　 冷冷地掃了一眼鱷神，心中冷哼一聲，想要陰我？就是不知道你的牙口怎麼樣了？“好，我答應了，就他吧！”

　　 敖丙的信手一指，讓所有人都愣住了。

# 第29章 兇槍逞威

　　 話說，敖丙想到鱷神要對自己不利之後，並沒有絲毫的退縮，眼中一冷，你想陰我？就是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本事了？

　　 因此，敖丙直接答應了鱷神的要求，不就是比試鬥法嗎？老子奉陪～

　　 但是他的信手一指，卻是讓所有人心中一驚，被搞糊塗的感覺。你道為何？因為敖丙手指之人竟然是一個玄仙巔峰的妖修。

　　 大殿之中，鱷神的手下基本都來了，而且為了給敖丙一個下馬威，這群人之中最差的都是玄仙後期的妖修。

　　 敖丙不過是玄仙中期而已，玄仙中期對上玄仙後期，基本沒有什麼機會，但是如果有什麼犀利的法寶，倒也不是沒有可能扭轉戰局，反敗為勝。

　　 但如果要是玄仙中期對上玄仙巔峰，這基本沒有什麼獲勝的希望，這樣的差距根本不是法寶外力可以彌補的。

　　 當然，要是有先天至寶自當另論。不過先天至寶不是路邊的大白菜，那可是聖人見了都要心生覬覦的東西。

　　 原本鱷神還在擔心這小仙選中了自己手下的某個玄仙後期，而且他手中萬一再有什麼犀利的法寶，自己的計劃可是要泡湯了。

　　 鱷神看到敖丙的選擇，一愣之後隨即就是一陣放鬆，這小子必敗無疑，嘴角掛着一絲譏諷，笑呵呵地說道，“真是後生可畏啊！祝你旗開得勝，嘿嘿～”

　　 同時，他的眼神掃向被敖丙選中的那個人，眼中冷光一閃，那人頓時就明白了鱷神的意思，看向敖丙的眼神之中透着一絲的殘忍與殺意。

　　 注意到了兩個人之間的小動作，敖丙沒有絲毫的怯懦，相反，他的嘴角勾起了一個危險的弧度，既然你們想要對我不利，就要做好付出相應代價的準備。

　　 向鱷神拱了拱手，“承您吉言～”，他的目光投向了自己選中那人，沒有絲毫的情感波動，就像是在看一個死人。

　　 敖焚原本就反對敖丙參与比試鬥法，萬一要是出個三長兩短，自己可怎麼跟東海交代啊？但是想到敖丙深厚穩固的根基以及頗為不俗的肉體強度，他也沒有太過於反對。

　　 在他看來，敖丙憑藉自己的實力，再加上手中的法寶，面對一個野路子出身的妖修，即使是高出一個小境界，也是手到擒來。

　　 但是看到敖丙選擇了一個玄仙巔峰，他就有些不淡定了，他有心站出來阻止敖丙的比試，但是又怕破壞了原本定下的計劃，被鱷神看出什麼馬腳來可就不好了。

　　 因此，他只能在那裡干著急，眼神頻頻示意敖丙，希望他能收回自己的決定，即使要鬥法，隨便選擇一個最弱的玄仙後期就可以了，為什麼要費力不討好地選擇一個玄仙巔峰呢？

　　 但是他的示意，都被敖丙直接忽視掉了，他心中自有打算。

　　 蕭老道對於敖丙頗為中意，他甚至有種與敖丙把酒言歡的想法，此子璞玉，如果調教得當，其成就不可限量。

　　 因此他本心之中不希望敖丙出事，他的打算是等敖丙百年之約輸了，退出渭河之後，自己再找上他，拋出自己的橄欖枝，將他引入自己的師門。

　　 但是現在，竟然演變成了玄仙中期的敖丙對戰玄仙巔峰的妖修，他很想站出來阻止。他相信，以自己的身份，只要自己說出來，鱷神即使再不願意，也會同意。

　　 但是等到他掃過敖丙的臉上，卻是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為他在敖丙的眼中沒有看到絲毫的慌張與怯懦，他臉上只有平靜，堅定的目光之中透着無比的自信。

　　 從他剛才的表現之中，看得出來，這小子不是莽撞的人，難道他又把握戰勝玄仙巔峰的修士？想到此處，蕭老道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透着一股異彩。

　　 同時，他心中打定主意，這鱷神實在是太不像話了，當初若不是自己來扶持他，他焉有如今的實力與地位，現在竟然想脫離我們的掌控，真是不知死活。

　　 看來該好好敲打敲打他了，蕭老道掃過鱷神的目光之中劃過了一絲厲芒。

　　 鱷神正沉浸在自己的計劃之中，並沒有注意到蕭老道對自己的態度轉變。即使他發現了，也只會更加堅定地實施自己的計劃。

　　 “好，既然如此，鬥法就開始吧！”鱷神沉吟一聲，手中掐了個印法，往空中一拋，化為了一道光罩，將周圍保護了起來。

　　 畢竟是玄仙級別的戰鬥，動靜小不了，這裡是鱷神最重要的大殿，怎麼能夠任由毀壞。

　　 被敖丙挑中的那個人，早就跳進了大殿中央，一臉挑釁地看着敖丙，眼中滿滿的都是不屑，看向敖丙的目光不像是再看一個人，倒是像是在看一個大大的功勞。

　　 敖丙慢悠悠地走進了戰圈，與那個人隔三丈停住了身形，此刻敖丙才真正地看清楚自己選擇的人是什麼樣子，

　　 這個人基本也就是堪堪有人的樣子，長得是蛤蟆嘴，蛤蟆眼，扁平的腦袋兩側也不見有耳朵，腦袋上面不是頭髮，而是一個個鼓鼓囊囊的大肉瘤。

　　 身上穿着一件穿雲鏈子甲，手中嘩楞楞拿着一對鏈子錘，拿鐵鏈的雙手每隻手上只有三根指頭，敖丙不用問，也知道這貨是一個蛤蟆精。

　　 雖然其貌不揚，但是他的氣勢卻頗為不俗，就是在玄仙巔峰之中，也算得上是一號人物了，看樣子要是給他一點機緣，就是踏入太乙玄仙境都不是沒有可能。

　　 這蛤蟆精的嘴中有一片片不知名的粘液滴答着，一雙小綠眼睛貪婪地看着敖丙，嘎嘎一笑，“小輩，本將讓你三招，要不然你連出招的機會都沒有！”

　　 敖丙看着對面有些噁心的蛤蟆精，眼中閃過一絲厭惡，手中一撮，出現了一桿紫黑色的長槍，此槍沒有絲毫的氣勢，就好似一柄凡槍一般。

　　 蛤蟆精看到敖丙毫無氣勢的兵器，心中一松，越發的激動，這可是白送的功勞啊，真是便宜自己了。

　　 敖丙也不答話，手中長槍挽了個槍花，一招獨劈華山，直愣愣地奔着蛤蟆精的頂梁門就砸了下來，仿若他手中的不是長槍，而是一根棍子。

　　 蛤蟆精有些噁心的嘴中吐出嘎嘎的笑聲，他望着敖丙砸下來的長槍，眼中露出了一絲的不屑，區區玄仙中期也敢與自己鬥法，簡直是找死來的。

　　 那長槍是來搞笑的嗎？一點氣勢都沒有，這種貨色連給自己撓癢都不夠資格，他竟然用來戰鬥，真是自尋死路。

　　 蛤蟆精手中鏈子錘甩了個弧度，直奔着槍頭砸了過去，他竟然想磕飛敖丙的長槍。敖丙對於蛤蟆精的動作置若未聞，依然不管不顧地砸了下去。

　　 鏜啷啷——

　　 長槍與鏈子錘稍觸即分，不過被砸飛出去的卻是鏈子錘，連帶着蛤蟆精都被帶出去了五六步，雖然砸飛了鏈子錘，但是長槍也是被打偏了，砸在了蛤蟆精一邊的地板上，只打得那石屑紛飛、地動山搖。

　　 蛤蟆精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就好像是被霜打了的茄子一般，剛才那一下要是打在自己的身上，骨斷筋折都算是輕的，很有可能會當場掛掉。

　　 這小子真的是玄仙中期嗎，真是好大的力氣，好渾厚的法力，差點要了自己的老命，蛤蟆精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有了一絲的凝重與忌憚。

　　 忽然他好像想到了是什麼似的，掃了一眼不遠處鱷神，卻是發現鱷神正一臉鐵青地看着自己，周圍的人則是一臉幸災樂禍地看着自己。

　　 蛤蟆精心中一急，知道自己必須全力以赴了，要不然鱷神一定會讓自己好看的，到時候別說是得到獎賞了，能不受懲罰就算不錯了。

　　 還沒等他緩過神來呢，忽然感到自己面前一道惡風襲來，急忙忙一個懶驢打滾躲了開去。

　　 定睛一看，一桿長槍插在了自己剛才站立的地方，長槍被一個青年抓在手中，正是敖丙。

　　 蛤蟆精心中不由得一絲慶幸，幸虧剛才自己反應迅速，要是自己再晚半分，此刻自己身上必然已經多了兩個透明窟窿。

　　 敖丙得勢不饒人，不由分說，一槍再度向著蛤蟆精刺了過來，蛤蟆精這個時候哪還管什麼禮讓三招的承諾，現在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緊。

　　 他晃動手中的鏈子錘迎上了敖丙刺過來的長槍，直接用鐵鏈鎖住了槍頭，然後大嘴一張，一條肉呼呼的事物直奔敖丙的面門而去。

　　 敖丙看得清楚，那直奔自己面滿而來的正是這蛤蟆精的舌頭，真不愧是蛤蟆成精，舌頭也用來禦敵。但是想用來對付自己卻是有些不夠瞧的了。

　　 敖丙手中長槍一緊，槍身一扭，力達槍尖，那鎖住槍頭的鐵鏈竟然直接被崩開了，一對鏈子錘變成了兩個。敖丙手中長槍輕輕往前一送，直接扎進了那蛤蟆精的胸口。

　　 蛤蟆精臉上原本一臉的凶戾，在敖丙長槍扎進他胸口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完全凝固，他眼中的神采竟然訊速地消失，舌頭直接啪嗒的一聲掉在了地上。

　　 敖丙手中長槍往後一帶，一股鮮血從傷口處噴出來，而蛤蟆精的身子卻是軟綿綿地倒了下去，周圍人都是實力高絕之人，他們立刻就發現蛤蟆精此刻竟然生機皆無，魂飛魄散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這長槍之上，此刻就是傻子也知道這長槍不是凡物，剛才不過輕輕地捅了蛤蟆精一下而已，竟然直接害了他的性命。

　　 他們不由得盤算着這長槍要是落在自己的手中，該讓自己的實力增長多少。看向長槍的目光之中不由得透着一絲的火熱與貪婪。

　　 敖丙對這一切也是有些驚訝，沒有想到長槍竟然還有這種能力，看來以後要好好研究了。但他卻是將自己的驚訝埋在了心底，沒有展露分毫。

　　 “幸不負鱷神所望，在下贏了，現在您是不是該答應賭局的事情了？”對於蛤蟆精的死，敖丙沒有絲毫的提及，就好像這件事情沒有發生一樣。

# 第30章 槍曰弒神

　　 話說，在鱷神的要求之下，敖丙選擇了一個玄仙巔峰的蛤蟆精與之鬥法比試，並且戰而勝之。不僅勝了，還結果了那蛤蟆精的性命，叫他魂飛魄散。

　　 事了之後，敖丙還一臉平靜地詢問鱷神關於賭約的事情，此時的鱷神面沉似水，他壓下了對那長槍的覬覦之心，臉上一冷，

　　 “你小子真是好大的膽子，我只是讓你們鬥法而已，你怎可壞了他的性命？金蟾乃是我手下大將，如今竟折損在你的手中，你須為他償命。”

　　 說話的功夫，一股強大的氣勢籠罩了敖丙，讓他動彈不得分毫。敖焚這個時候不敢怠慢，一步跨出，站在了敖丙的前面，堪堪將鱷神的氣勢擋了下來。

　　 這個時候，敖丙感到身上一松才能夠活動，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眼中閃過一絲駭然，沒想到金仙境的實力竟然恐怖如斯，自己在他的氣勢壓迫之下竟然沒有絲毫反抗的餘地。

　　 “鱷神，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打算不認賬了？剛才咱們可是約好的……”敖焚咬着牙支撐着，冷聲說道。

　　 “哼，我們約定好了不假，但是小子不該壞了我手下大將的性命，今天他必須死。”鱷神面對敖焚的質問，振振有詞地說道。

　　 其實鱷神早就做好了謀害敖丙性命的打算，一開始他提議比試鬥法，就沒安什麼好心思，他給蛤蟆精眼神的意思就是讓他下死手。

　　 他打算的很好，只要自己弄死了敖丙，然後再將蕭老道看嚴點，不讓他搞什麼小動作。沒有這小修的幫助，百年之約敖焚必然落敗，自己就可以安享渭河水域。

　　 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蛤蟆精竟然如此的不堪，連個玄仙中期的小修都解決不了，反而丟了自己的性命。

　　 不過，這樣也好，至少給了自己絕對的借口取了這小修的性命。

　　 蕭老道在一邊默默地看着，看向鱷神的目光之中透着一絲的冷意，他果然是想自立，如此重要的事情，竟然敢自作主張。

　　 同時他看向敖丙敖丙的目光透着一絲的奇異與戲謔，沒想到這小子竟然真的贏了，而且贏得如此乾淨漂亮，毫不拖泥帶水。

　　 不過，既然殺了金蟾，倒是要看看你小子如何脫身？蕭老道設身處地，要是把自己放在敖丙的位置上，還真沒有什麼好的解決辦法。

　　 “鱷神，既然是比試，死傷總是在所難免，你非要如此嗎？”敖丙的眼中閃着一絲奇異，對着鱷神說道。

　　 “你說的不錯，我也沒有打算賴賬，之前約定的賭局我也應下了，但是身為渭河水君，我怎麼對手下大將的死無動於衷，所以你是非死不可。”

　　 鱷神說的倒是大義凜然，不過其中有幾分真心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預見的是，他手下眾妖必然會因為此事而對他死心塌地。

　　 敖丙嘿然一笑，“鱷神真是好算計，在下佩服，不過你想留下我就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了。”敖丙從袖子中摸出了一隻小船。

　　 小船迎風見長，化為了一艘三五丈長的小船，敖焚與敖丙化為兩道光華被吸入了小船之中，然後小船一顫，化為一道流光直接衝破了水君府的防護陣法，消失在了遠處。

　　 這一幕驚呆了所有人，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竟然會出現這種情況，那艘小船是什麼來歷？竟然這麼生猛，迅猛的速度也就罷了，竟然還直接穿透無視了水君府的防護陣法。

　　 雖然說一般陣法都是防外不防內，从里面的防護效果要差好多。但是水君府這陣法威力卻是頗為不錯，金仙之下不能一擊而破。

　　 鱷神不愧是金仙境的仙人，他率先反應過來，身形一動，向著小船遁去的方向就追了出去，這個時候眾妖才逐漸地回過神來，紛紛叫囂着要去捉拿敖丙，但是卻不見一個人真箇行動。

　　 蕭老道看着咋咋呼呼的眾妖，不自覺地翻了個白眼，烏合之眾，不堪重用。看着敖丙遠去的方向，嘴角勾了個淡淡的弧度，真是個有趣的小子啊。

　　 過了十幾息之後，鱷神的身形再度出現在了大殿之中，他一臉的陰沉，爭吵的眾妖不由得一靜，默默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靜靜等待鱷神的發落。

　　 鱷神看着下面的正襟危坐的兩班人馬，頓時氣就不打一處來，一群廢物，什麼都幹不了，越想越氣，恨不得一巴掌拍死他們。

　　 但最終化為了一聲幽幽長嘆，然後他的身形逐漸地消失了。

　　 所有人都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也算是逃過了一次，看鱷神剛才的樣子就知道是沒有抓到那兩個人，他們就怕鱷神拿自己出氣。

　　 現在好了，鱷神離開，這件事情看來是過去了。

　　 蕭老道看着鱷神剛才站立的地方，眼中劃過一絲的冷意，這件事情絕對不能這麼算了，鱷神還真以為沒人治得了他了。

　　 蕭老道心中計較一番，身形也是逐漸地變淡，消失在了大殿之中，徒留下了一群東張西望，嘀嘀咕咕的水軍‘大將’。

　　 放下鱷神水君府這一邊暫且不說，咱們單說一說戰船內的敖丙與敖焚，敖丙的臉上一臉的凝重與后怕，剛才他發現鱷神竟然跟着追了出來，雖然他的速度並不如戰船，但卻也是讓敖丙大大地捏了一把冷汗。

　　 一邊的敖焚卻是一臉的瞭然，原來這就是殿下的底牌，妄自己還乘坐了這艘戰船好幾個月時間，在這麼關鍵的時刻竟然把它給忘了。

　　 這艘上古龍族遺留下來的戰船，除了機動性之外，不管是速度，防禦還是攻擊性可是都不在一般金仙境之下，甚至猶有過之。

　　 敖丙一臉凝重，對敖焚說道，“剛才的戰鬥使我有一點領悟，我要閉關領悟一番，你控制着戰船迴轉龍王府。剛才的事情回去再找你算賬……”

　　 敖丙顯然對敖焚酒宴上的表現不太滿意，因此在最後才加了這麼一句，嘴角還掛了一絲冰冷的笑容，讓敖焚不寒而栗。

　　 敖焚接觸到敖丙的目光不自覺打了個冷戰，他發現自己這段時間下來竟然對這位三太子殿下有了一絲敬畏，無關於修為，而是他的心性與手段。

　　 等他回過神來的時候，敖丙已經消失了，敖焚不知道自己哪裡做得不好，又不知道敖丙會怎麼處罰自己，心中患得患失之間駕駛着戰船，向著龍王府迴轉而去。

　　 再說敖丙，剛才的一戰贏得甚是輕鬆，根本沒有什麼激烈的打鬥，就那三兩招的事兒，他哪裡有什麼領悟，他不過是感覺到了長槍傳來的一絲悸動。

　　 就在那一槍刺在蛤蟆精身上的時候，長槍中突然出現了一股極大的吞噬力，就是那一股吞噬力將蛤蟆精一身的精血以及魂魄絞殺吸收。

　　 此刻蛤蟆精的屍身僅是一具空皮囊，就是一堆爛肉而已，全身的精華已經被那長槍吸收。

　　 雖然敖丙手中握着長槍，但是畢竟沒有煉化，並不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他僅僅感到長槍中的一絲悸動。

　　 現在騰出空閑，自然是第一時間就檢查一番，此刻他盤膝端坐，長槍擺放在手中，仔細端詳着它，細細看去似乎並沒有什麼變化，但是敖丙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他感覺槍頭的血紅色似乎更加的妖艷了。

　　 閉上眼睛，敖丙將一絲心神向著長槍窺探而去，在心神接觸到長槍的時候，其上產生了一股吸力，敖丙心中一驚，但掙扎無果，他的心神毫無滯瀉地被吸了進去。

　　 等到敖丙回過神來，他發現自己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這是一個血色的世界，血色是這個世界的旋律，這個世界中竟沒有一絲的雜色。

　　 靜靜地打量着這個血色的陌生世界，不知不覺他的眼底竟然泛起了一絲的血色，一股戾氣從他的身上散發而出。

　　 他的心中陡然升了滔天的殺意，殺意直衝腦際，殺了鱷神，殺了哪吒，殺了李靖，殺，殺，殺……

　　 就在敖丙將要迷失自己，沉溺於殺意的時候，他腦中的黃庭內景經及時發出了一聲清鳴，他的眼中閃過幾番掙扎之後，終於恢復了清明。

　　 這個時候敖丙的眼中閃過一絲后怕與駭然，這是什麼地方，竟然可以勾起人內心深處的殺意，要不是自己有通天教主賜的黃庭內景經，恐怕已經迷失了自己，為此槍所奴役。

　　 在敖丙心中驚疑不定、暗中思索如何離開的時候，忽然一股殺機籠罩了他的心神，艱難地將自己的目光投過去，敖丙看到了一桿長槍。

　　 此槍攥為黝黑色，長三寸，有一鐵箍套在上面；槍身整體呈紫黑色，其上有九條金龍盤旋其上；槍纓為蒼白色，披散在槍頭上。槍頭呈血紅色，長有一尺三寸，槍頭末端有兩個尖刃凸起，槍頭中間鏤空。

　　 竟然就是自己手中那桿長槍的形象，不過此刻這桿長槍卻是爆發出滔天的氣勢，殺戮、嗜血、毀滅、破滅……

　　 敖丙的心神完全被這桿長槍吸引，這桿長槍什麼來頭，竟然有這麼強的氣勢。不等他反應分毫，那長槍似乎感應到了敖丙的到來。

　　 它化為了一道血紅色光華向著敖丙激射而來，敖丙心神狂震，有心閃躲，但是此刻四周的空間早就被那長槍封鎖，他哪裡還動得了。

　　 敖丙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長槍化成的血紅色光華向著自己射過來，卻是無計可施，敖丙想到了死，但是他這麼死卻是怎能甘心，自己還沒有改寫命運，自己還沒有笑傲洪荒，自己怎麼能死？

　　 眼睛死死地盯着長槍，眼角幾欲瞪裂，一股不屈與桀驁從敖丙的身上爆發而出，血色光華稍稍一滯，但是隨即繼續激射而來，長槍很快來到了他的面前。

　　 然而，敖丙並沒有被泯滅，那光華竟然融入到了他的心神之中。

　　 敖丙感覺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從自己的心神中爆發，還有海量的信息充斥在他的神魂之中，這個時候他也終於知道了此槍的來歷。

　　 “天地有殺氣，槍名曰弒神！”

# 第31章 煉化神槍

　　 話說，在擊殺蛤蟆精的時候，敖丙感覺到了長槍的一絲悸動，他便迫不及待地欲要查探一番，但是卻讓自己的心神陷入了一個血色世界之中。

　　 在那個世界之中，敖丙被一桿長槍化成的光華鎖定，那桿長槍與自己手中長槍一模一樣。

　　 長槍化為一道血色光華激射而來，敖丙不甘滅亡，欲要挺身反抗，但是他的力量對於長槍來說簡直是微不足道。

　　 血色光華沒有絲毫停滯地打在了他的心神之上，但是他的心神並未破碎，那光華竟然直接融入到了易天南的心神之中。

　　 一股巨大的信息在他的腦海之中爆發，隱約間，敖丙好像看到了一些模糊的畫面，他好像看到了一朵青色的四十八品蓮花，蓮心之中孕育出了一個頂天立地、手持大斧的巨人。

　　 那巨人劈開蓮心出世，那殘破的蓮花化為了一青、一金、一紅、一黑，四道光華遁入混沌，不見了蹤跡。

　　 之後那巨人與周圍眾多奇形怪狀的生靈戰鬥，他們之間的戰鬥打得是鴻蒙動蕩、乾坤顛倒，無數的生靈被那巨人斬殺，等到巨人打敗了眾多的生靈之後。

　　 混沌已經混亂不堪，而那朵殘敗的蓮花，也是被這場戰鬥波及，五瓣蓮恭弘=叶 恭弘化為了五道光華消失在了混沌之中。

　　 蓮桿化為了一桿長槍，這長槍似乎吸收了此戰之中眾多的煞氣、殺氣、血氣，變得有些猙獰可怖，一晃之後也消失在了混沌之中。

　　 之後，那長槍在混沌之中不斷地漂移，遊盪，外圍的煞氣逐漸地內斂，竟然化為為了一桿氣勢皆無的長槍，後來進入了一方世界，沉入了一條水脈之中。

　　 影像到這裏就結束了，但是敖丙卻是猜測到後來發生了什麼，這長槍被河伯找到，後來又被轉送給了自己，雖然知道這長槍必然不凡，但是萬萬沒有想到它的跟腳竟是如此的深厚。

　　 那朵四十八品青蓮應該就是混沌青蓮，孕育而出頂天立地手持戰斧的巨人應該就是盤古，與盤古戰鬥的生靈應該就是三千混沌魔神了。

　　 這長槍非是旁物，正是先天十大靈寶之中的弒神槍，十大靈寶之中，在攻擊方面，此槍是唯一可以與誅仙劍相媲美的存在，在凶戾方面甚至猶有勝之。

　　 要是何伯知道此槍的真實身份，恐怕會直接後悔的哭鼻子吧？不過此槍是不可能還給他了，落到了自己的手中，還想再讓自己交出去，真是想得美。

　　 而且敖丙感覺自己已經初步地煉化了此槍，原本在那血色光華的衝擊之下，敖丙要被粉碎神志，為此槍所奴役，成為殺戮機器，但是在最後關頭，敖丙的不屈救了他自己。

　　 一方面，他的不屈抵擋了血色光華對心神的衝擊；另一方面，他的不屈引發了弒神槍的共鳴。

　　 弒神槍乃是混沌青蓮的蓮桿所化，曾經支撐了混沌青蓮數億量劫，不屈正是它的精髓所在。

　　 而後弒神槍吸收了開天之戰的殺氣、煞氣，乃是眾多混沌魔神的精純血氣，它又代表了一種破滅，敖丙欲要打破命運的枷鎖，乃是對天道秩序的挑釁，是破滅的極致的體現。

　　 弒神槍就是感覺到了敖丙心中那股逆天而行的信念，才承認了敖丙持有自己的資格，當然這種承認只是初步使用資格，想讓弒神槍真心歸附認主，敖丙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但至少他已經取得了這個資格，以後的路雖然艱難，但總是有跡可循的。敖丙已經被弒神槍初步認主，因此他很從容地從血色世界之中退了出來。

　　 在退出來的一瞬間，易天南感覺從長槍之中傳出了一股精純的力量，這股力量之中包含了精純的血氣，精純的魂力，精純的法力。

　　 敖丙的實力水漲船高，迅速就到了玄仙中期圓滿境界，而且隨着血氣、法力、魂力湧入到他的體內，他竟然感覺到了玄仙後期的屏障，一切水到渠成，沒有任何的的滯瀉，敖丙就破開了壁障，突破了玄仙後期。

　　 敖丙以為這是煉化長槍的福利，其實這些血氣、法力都是弒神槍吸收那蛤蟆精一身精華之後反補給敖丙的能量。

　　 想那蛤蟆精數千年苦修，終究淪為畫餅，不過他一身玄仙巔峰的法力卻是沒有浪費，讓敖丙突破了玄仙中期，並且將自己的修為穩固在了玄仙後期。

　　 心滿意足地站起來，敖丙打量着手中的長槍，似乎感覺到了一絲不同，心神一動，長槍化為一道光華射入消失在了敖丙的丹田紫府中。

　　 心神再一動，長槍再度浮現在了敖丙的手中，看着這弒神槍卻是已經被自己初步煉化了，敖丙的心中閃過一抹欣喜，這就是自己的機緣與反抗命運的資本。

　　 敖丙收復弒神槍的過程說起來很長，但其實也就是小半個時辰的時間而已，等到敖丙從修鍊室出來，發現自己還在戰船之中，而且戰船還在飛速的行進之中。

　　 心頭閃過一抹疑惑，照理來說，應該早就到龍王府了才對，怎麼還在路上，“敖焚啊，我閉關多久了？”

　　 敖焚似乎在想事情，並沒有注意到敖丙出現，他聽到敖丙的生音，猛然一驚，“啊，這麼快就完了，這才小半個時辰而已。”

　　 敖丙滿頭的黑線，什麼叫這麼快就完了，“小半個時辰？那咱們不是應該早就到龍王府了嗎？”敖丙沒好氣地說道。

　　 “我，我，我是怕身後有人追蹤，所以就想多繞幾個圈子……”敖焚囁囁喏喏地說道。

　　 敖丙好懸一口老血沒噴出來，繞圈子？不說身後根本沒人，就算是有人你感覺他們會不知道龍王府的位置在哪裡？這樣的繞圈子真的有意義嗎？

　　 敖丙都不想說什麼，感覺說再多的話都是在白費唾沫星子，他沉着一張臉，“好了，不用繞了，咱們直接回去就可以了。”

　　 其實這種低級的錯誤本不應該出現在敖焚的身上，但他心中卻是在思索另外一件事情，自己這位三太子殿下非是凡人啊，今天這事兒就是放在龍王爺身上，他都不一定能做到這種地步。

　　 自己與他百年的約定是不是錯過了什麼？患得患失之間，他的心裏面就開始胡思亂想起來，順帶着戰船也亂飛起來。

　　 “到龍王府之後叫我。”敖丙說完這句話之後，轉身回了修鍊室，鞏固自己的修為。

　　 “哦，”敖焚隨口應道，但是隨即他忽然注意到了敖丙身上的氣勢的變化，玄仙後期的修為在他眼中一覽無餘，正因為如此，敖焚才吃驚。

　　 因為就在不久前，敖丙剛剛突破玄仙中期，在洛河之畔得遇洛神蘇醒，僥倖突破玄仙中期，這是敖焚親眼所見。

　　 現在怎麼忽然就到玄仙後期了，這修鍊速度也太快了吧？敖焚看着敖丙消失的方向，心中留下的只有震驚與悚然。

　　 三日後，渭河水系，龍王府。

　　 這是一件臨時蓋起的房間，很簡陋，但是在這片廢墟之中也算是豪華了。

　　 敖丙端坐正中央，蟹黃蟹寶兩位小將威風凜凜地站在他的身後。敖焚坐在左列，貝珠兒坐在右列，龜大勝在貝珠兒下垂手，牛魔王站在敖焚的身後。

　　 敖丙掃視了一眼眾人，心中幽幽一嘆，這就是自己的班底了，何其慘淡啊！不過隨即就是振奮起來，積少成多，麵包會有的，牛奶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

　　 “龍王府正在以一種蓬勃的姿勢發展，這都是大家的功勞，大家繼續加油吧，渭河水系終究會有我們的一片天空。鱷神的事情你們不用擔心，如果他還稍微有點腦子的話，就不會來找我們麻煩的。”

　　 敖丙在鱷神面前暴露上古龍族戰船，打的就是讓鱷神投鼠忌器的主意，他根本抓不住自己，要是他率人打過來，自己就直接帶着所有人跑路就是了。

　　 鱷神沒有理由想不到這一點，他應該不會大費周章來攻打自己。

　　 聽到這個消息，龜大勝與蟹黃蟹寶兄弟臉上一陣振奮，蟹黃蟹寶兄弟眼中甚至已經浮現出了一抹崇敬與狂熱。

　　 但是，敖焚卻是目光怪異地看着敖丙，三天前他發現敖丙突破之後，這種目光就沒有斷過，後來連帶着貝珠兒都古怪地看着敖丙。

　　 他們兩個人都是一步一步修鍊過來的，自然是知道修行的艱難，敖丙的修鍊速度實在是太不正常了，離開東海不到一年時間，他的修為從玄仙初期火速升到了玄仙後期。

　　 這是一般人數百年，乃是近千年才能夠做到的事情，兩個人私下里合計了一下，終於得出了結論，敖丙的修鍊可能出了問題。

　　 不然，不可能會有這樣的修鍊速度，這樣迅猛的突破必然會造成根基不穩，情況嚴重甚至可能斷送未來的修行之路。

　　 敖焚貝珠兒怎麼會眼睜睜地看着敖丙步入歧途，因此兩個人決定要將這件事情告訴敖丙，勸一勸他，不要為了一時貪快，而斷送了一世的修行前途。

　　 敖丙注意到敖焚欲言又止的樣子，有些好奇地說道，“敖焚，有什麼事情你就直說吧！咱們之間還有什麼是不能說的。”

　　 敖焚躊躇了一下，與對面貝珠兒交流了一下眼神，後者微不可查點點了點頭，“既然殿下都這樣說了，我就只說了，您的修鍊速度實在是有些快啊！”

　　 敖丙眉頭一挑，等待着敖焚下文，單單是修鍊快，他應該不是這種態度才對。

　　 “所以我擔心，您的根基不穩，恐怕，恐怕……”敖焚一咬牙，“恐怕會影響以後的修鍊之路……”說完這句話，敖焚好似耗盡了全身的力氣一般，額頭上的冷汗都出來了。

　　 敖丙聽完之後，卻是心中悚然一驚，原來如此！！

　　 怪不得自己突破之後，總是感覺自己的法力運轉之間總有一絲滯瀉，起初還以為是剛剛突破的原因，現在聽到敖焚這句話，才知道原來是自己的根基不牢造成的。

　　 知道了事情真相的敖丙心中后怕不已，幸虧被敖焚指出來了，不然自己還在為自己巨大的進步而沾沾自喜呢。

# 第32章 軍事理論

　　 話說，敖丙被敖焚指出了自己的不足之處，驚得是大汗淋漓。幸得敖焚提醒，要不然自己恐怕就要誤入歧途了。

　　 所幸為時未晚，自己從現在起注意打熬法力、默誦黃庭，應該可以解決根基不穩的問題，可惜的是最近一段時間卻是不能再做突破了。

　　 想到這裏，敖丙心中哂然一笑，自己真是想多了，這兩次突破都是機緣所至，難道這樣的機緣是想來就能來的不成？

　　 敖丙站起身來，走到敖焚的近前，對着敖焚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禮，敖焚趕忙站起來，攙扶住了敖丙，口稱不敢。

　　 敖丙這個時候才發現，原來這位龍禁衛年輕一代的領軍人物，卻是有些可愛。原本還在可惜他不知變通，難當大任，現在看來自己倒是有些小看了他。

　　 這樣的人才自己就預訂了，百年之後你還想跑？那是不可能的，你就留下來乖乖做本太子的大將吧。想到這裏敖丙看向敖焚的目光之中透着一絲奇異。

　　 被敖丙火熱的目光看得渾身不自在，敖焚輕聲喊道，“殿下，殿下……”

　　 敖丙從沉思中被敖焚驚醒，毫不氣惱，再度深深地看了一眼敖焚，微微笑着說道，“敖焚你果然是我的得力助手，不知道那群小妖訓練得如何了？”

　　 “不敢叫殿下失望，這些天來經過我的訓練，他們也算是初步成軍了。”敖焚被敖丙看得心裏毛毛的，聽到敖丙岔開了話題，連忙回應道。

　　 “好，果然大才，不愧是龍禁衛未來的扛鼎人物。”敖丙聽到敖焚的話，不由得稱讚道。

　　 “殿下繆贊了！！”敖焚被人當著面誇獎，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道。

　　 “正好今日無事，不如大家就一去看看他們的修鍊情況吧，順便也讓敖焚展現一下他近日來的成果。”敖焚忽然來了興緻，對着周圍人說道。

　　 在座眾人自然是無不應允，具是點頭稱善。

　　 來在屋外，那群小妖的身形就出現在了眾人的眼中，讓敖丙好一陣意外的是，他們之中竟然有六成已經化成了人形。

　　 他們主要分成了兩撥，其中一波兩兩結合，互有攻防，而且拳拳到肉，每個人基本都是身上挂彩，鼻青臉腫算是比較輕的了。

　　 另外一撥則是在演練陣法，七個人一小隊，那陣法敖丙也認識，乃是水行真武乾元陣，倒是練得有板有眼，初具規模了。

　　 這個時候敖焚走到它們面前，輕喝一聲，所有小妖具是停下手中的演練，在敖焚面前列隊站好，昂首挺胸，等待着敖焚的檢閱。

　　 敖丙已經來了近一個月，這群小妖也被敖焚操練了一個月。他們總覺得之前被鱷神壓榨的日子是水深火熱的。

　　 但是現在敖焚的操練，讓他們刷新了對水深火熱這詞的定義與理解。

　　 第一天的訓練，敖焚那個繞着水君府跑步五百圈的命令差點把他們玩兒殘了，而且還是在身上背負着十倍於自身重量的石塊。

　　 跑完這五百圈，他們幾乎都昏死了過去……

　　 但是，當天晚上他們就享受到了玲瓏玉塔的修鍊體驗，那裡面的靈氣簡直顛覆了他們的認知，在那裡面即使不修鍊，靈氣都使勁兒地往身體裏面鑽。

　　 而且他們還享受到了東海兵卒都沒資格享受到的葯浴，珍貴的藥材被煉入浴池之中，然後在泡澡的過程中，藥力滲入體內，洗精伐髓，錘鍊身體。

　　 每個人都能感覺到自己實力的增強，因此這樣的日子雖然過得很艱辛，但是沒有一個人有半句怨言，他們都是吃過苦的人，知道好歹。

　　 尤其是在三日之後，就有小妖突破了自身境界，化成了人形，雖然化形不徹底，依然保留了相當一部分妖族的特徵，但終究也算是化形了。

　　 他們的化形對於其他小妖的刺激絕對是翻天覆地的，他們這個時候也終於知道了這两天的訓練代表了什麼，因此他們修鍊越發的賣力氣了。

　　 甚至還有些迫切想要化形的小妖不僅僅按時完成敖焚布置的任務，還自覺加大了訓練強度，超額完成任務。

　　 因此，原來越多的小妖化形而出，這更加刺激了尚未化形小妖的神經，他們修鍊越發的勤奮，沒有人甘為人後。

　　 一個月來，已經有超過半數，將近六成的小妖化為人形。他們化形的修為倒是相差不大，大部分都是鍊氣化神（金丹期）初中期的樣子，想來他們其中並未有特殊血脈者。

　　 這群小妖聽到敖焚呼喚，急忙站好隊伍，等待敖焚的檢閱，敖焚看着排列整齊的一彪人馬，眼中露出了滿意的神色。

　　 說實話，這群小妖的韌性真是出乎他的意料，原本以為要有很多人都堅持不下來，他甚至都做好了鐵血鎮壓的打算，但是沒想到這群小妖不管如何，竟然都都堅持了下來。

　　 這個時候，敖焚不知不覺想到了敖丙最開始的那句話，‘放心，他們吃了那麼多苦，一定可以適應這點兒訓練的！！’

　　 起初敖焚並不相信，但是事實越來越證明，敖丙是對的，這群小妖真的都堅持了下來。順帶着敖焚對敖丙越發的信服了，還真的讓殿下說准了。

　　 敖焚看到整好了隊伍，將目光投向了敖丙，卻是發現後者面沉似水，臉上頗為嚴肅地看着眾小妖組成的方陣。

　　 敖焚不明所以，不知道其中關竅所在，但是既然敖丙有言在先，他便對着眾小妖說道，

　　 “爾等訓練已經有將近一個月時間了，現今龍王陛下要看看你們修鍊的成果，我需要你們將自己最優秀的一面展現出來……”

　　 眾小妖之中頓時爆發出了一陣竊竊私語，目光之中滿滿的都是驚喜與緊張，他們對於敖丙的崇敬已經到了一種無以復加的地步，現在得知敖丙要檢驗他們的訓練成果，自然是心神激蕩。

　　 “好，所有人都有了，按照平時演練分成兩隊，組成靈陣，互為攻防。”敖焚對着眾小妖喊道。

　　 眾小妖聽到敖焚命令，不敢怠慢，急忙按照平時修鍊的隊伍站好，然後自覺組成了兩套真武乾元陣，然後兩套陣法就互相傾軋了起來。

　　 一邊的敖焚與貝珠兒都是很滿意地點頭，這樣的規模已經算是初步成軍了，再練上一些時候，增加一些實戰經驗，就真的可以自成一軍了。

　　 至於說龜大勝蟹黃蟹寶他們三個土生土長的渭河水系老人，對於眾小妖的進步都露出欣喜之色，畢竟他們也都是渭河眾妖中的一員。

　　 順帶他們着對敖焚帶上了一抹尊敬，果然不愧是東海來的將軍，治軍果然有一套，竟然在這麼短的時間里，就取得了如此戰果。

　　 牛魔王則是一臉的得意，不錯，就是得意，這貨自詡為敖焚弟子，到處顯擺。

　　 現在看到眾小妖的訓練成效，更加的得意。彷彿這些訓練成果不是敖焚搞出來的，倒像是他的功勞一般。

　　 只有敖丙一個人面無表情，看着他們之間的演練，敖丙的眉頭越皺越緊，順帶着周圍幾個人都是將自己臉上的喜色漸漸收斂，臉上開始苦大仇深起來。

　　 沒有人知道敖丙在想什麼，他皺眉的原因自然也沒人知道，敖焚幾乎是在膽戰心驚之中看完的演練。

　　 而且到演練最後，敖丙的眉頭也不見舒展分毫，甚至皺的越發緊了，敖焚的臉色更加的苦澀了。

　　 演練終於是結束了，現場的氣氛很是壓抑，空氣都快要凝固了，只是因為敖丙陰喪着一張臉，隨帶着所有人的心情都變得沉重起來。

　　 不知不覺間，敖丙竟然已經有了這麼大的影響力，只是因為一個人的情緒，就影響了所有人的行為。

　　 敖丙陰沉着臉，並不是因為他想要測驗自己在眾人心中的地位如何，而是因為他真的不滿意。

　　 說實話，他對着敖焚的訓練結果有些失望，雖然自從今世成為東海龍王太子之後，他並未見過東海的軍隊如何如何，

　　 但是敖丙卻是在前世見過我天朝的國慶大閱兵，因此敖丙心中對於強軍心中有着自己的一套定義。

　　 雖然眼前的眾小妖，比我天朝的軍人氣勢更足，氣息更強，但是敖丙卻是感覺到了一絲混亂，敖丙在他們身上看不到一絲整齊劃一的概念。

　　 我大天朝的閱兵，整齊劃一，一個方陣就是一個整體。

　　 雖然國慶閱兵近乎於是頃全國之力，展現的都是最優秀的軍隊的面貌，但是再優秀的部隊也終究只是凡人。

　　 自己眼前的可是一群妖怪組成的隊伍啊，他們的身體強度大，甚至還有神識感知，按理來說應該做的更好才對。

　　 然則，敖丙失望了，尤其是在聽到因為自己要來檢閱，他們私下里竊竊私語的時候，敖丙更加的失望了。

　　 因此他的臉色才會這麼的陰沉。

　　 現場靜悄悄的，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敖丙的身上，等待着他的發落，這個時候任誰也看出敖丙心中的不滿來了。

　　 “不錯，還好，其他人都散了吧，敖焚，你跟我來一下～”敖丙交代了一句，然後就直接飄身回了自己的房間。

　　 雖然敖丙口中說很好，不錯，但是他話中的敷衍之意，卻是每個人都聽得出來。

　　 敖焚臉上一苦，默默地跟在了敖丙的身後，到了敖丙的房間，敖丙直接說道，“敖焚啊，不知道你對軍隊是怎麼理解的？”

　　 “軍隊應該就是兵卒與兵卒之間的配合，還有殺陣的運用，將所有人的力量集中起來，釋放出巨大的力量。”

　　 敖焚沒想到敖丙會問這個問題，思考了一會兒，才回復說道。

　　 “呵呵，你的認識是沒有錯的，但是你知道應該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嗎？”

　　 敖丙聽到敖焚的話，知道他對於軍隊還是有一定認識的，但是他的方法似乎有些偏差。

　　 敖焚有些茫然地搖了搖頭，這需要長時間的磨合與適應，乃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聽敖丙這意思，似乎還有更簡單的方式？

# 第33章 黑蝕水域

　　 話說，敖丙在檢閱了自己的軍隊之後，感到了巨大的失望，這樣的部隊與自己的心中強軍的標準，差距實在是太大了，敖丙感覺自己有必要跟敖焚好好說道說道了。

　　 看到敖焚茫然的表情，敖丙就知道他並不知曉如何增加軍隊兵卒之間的配合，看來這世界的練兵之術並不是很先進啊。

　　 於是，遙記自己當年大學上過幾節軍事化理論課程的敖丙，不由得要跟敖焚分享一下自己的聽課心得與體會了。

　　 “令行禁止。一個部隊最重要的就是令行禁止。他們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他需要做的就是毫無保留地相信自己的長官，並且一絲不差地完成長官交付的任務。”

　　 敖丙臉上露出一絲追憶，慢悠悠地說道。

　　 敖焚臉上露出一絲愕然，就這些？我知道啊，這是每個兵卒都應該知道啊。我也確實是這樣做的啊，有什麼不對嗎？

　　 注意到敖焚的愕然，敖丙接着說道，“也許你會以為這實在是太簡單了，你有可能也是這樣的做的，但是我要說一句，你做的還不夠，還不夠徹底。”

　　 “剛才演練之前，我竟然聽到了他們私下里的竊竊私語，呵呵，不知道你平時就是這樣教導他們的么？”敖丙臉上一肅，沉聲說道。

　　 敖焚被敖丙說得一陣臉紅，這件事情確實是自己的疏忽，但是這點小事兒，似乎有些小題大做了吧？

　　 因此對於敖丙的話，敖焚有些不以為意。

　　 不在意敖焚的態度，敖丙接着說道，

　　 “我曾經聽說過兵修，兵修者，不需要情感、不需要家人，不需要朋友，你的兵器就是你最親密的夥伴，你的袍澤就是你最信賴的朋友，上級的命令就是你唯一需要奉行的準則。”

　　 敖焚聽完敖丙的這句話，完全震驚了。

　　 他自認不是一個婦人之仁的心軟之人，但是當他聽到敖丙介紹兵修之時，他還是有心中陡然生出了一絲不忍。

　　 這哪裡是什麼兵修，這簡直就是一群只知道服從命令的戰鬥機器。

　　 這樣的軍隊戰鬥力確實高，但是將活活的生靈訓練成那樣的戰鬥機器，敖焚自認下不去那個手。

　　 他有些奇怪，敖丙是從哪裡知道這種邪門的練兵之術，這樣的做法實在過於殘忍，比之拿活人祭煉傀儡也是不逞相讓。

　　 “手下有這麼一彪人馬確實是一件幸事，但是我卻不願做這有傷天和之事，不過這兵修的練兵之術卻是大有借鑒之處。”

　　 敖丙注意到敖焚的神色變化，知道他不會、也不願訓練兵修，倒是也順了自己的心意。

　　 敖焚嘴唇蠕動了一下，最終也沒有說出什麼來。

　　 敖丙走上前去，拍了拍敖焚的肩膀，

　　 “關於練兵之事，我不是很懂，敖焚你看着辦就可以了，不過這其中的度要把握好。我相信你可以訓練出洪荒第一強軍的。”

　　 說完這句話之後，敖丙身影一晃就消失在了敖焚的面前，他既然知道了自己修鍊之中的弊病所在，便沒有理由繼續放任其不管。

　　 此時他已經回到了玲瓏玉塔之中，默誦黃庭，打熬法力，夯實基礎，一遍遍地錘鍊自己的法力，漸漸地他感覺到了法力的運轉逐漸地圓滑，那種澀澀的感覺漸消。

　　 敖丙心中大定，同時也是后怕不已，幸虧及早發現，為時未晚。

　　 看着敖丙消失的方向，敖焚的嘴角露出了一絲苦笑，呵呵，洪荒第一強軍？您可是真敢想啊。

　　 不過，這事情或許真的可以好好琢磨一下，兵修的修鍊方法雖然殘忍，但確實有可取之處。

　　 要是真的讓自己摸索出了一條新的練兵之術，不說練出洪荒第一強軍，就是能夠重現上古龍族大軍的微末崢嶸，就可以讓四海享用不盡。

　　 敖焚不是一個單純的理論家，他想做就做，直接來到渭河眾小妖面前，新一輪的瘋狂訓練對着眾小妖狂轟濫炸而去。

　　 拋開敖焚對練兵之術的探索琢磨不說，三天之後，龜大勝卻是匆匆找上了敖丙，並且帶來了一個讓敖丙欣喜不已的消息，巴蛇戰將的行蹤有眉目了。

　　 經過龜大勝的探查，他終於是在一個水族那裡得知了一些模糊的信息，據那個小妖說，

　　 他曾在黑蝕水域外圍看到一條巨大的蟒蛇被雷劈的景象，僅僅看那雷霆一眼就感覺神魂狂震，赫得他當時三魂去了七魄，直接就逃跑了。

　　 “黑蝕水域？”敖丙對渭河算是新來乍到，這黑蝕水域卻是不曾聽說過。

　　 “陛下，那黑蝕水域在渭河上游三千里，乃是一處險地，到處都是漩渦亂流，有些亂流就是金仙都無法掙脫，而且水脈之中帶有一種污穢神魂的力量，天仙之下觸之即死。”

　　 龜大勝見敖丙疑惑，連忙解釋道。

　　 “這樣說來，要是巴蛇戰將躲避鱷神的話，真的有可能躲在那黑蝕水域？”敖丙沉吟着說道。

　　 “陛下聖明！”龜大勝在一邊附和道。

　　 敖丙不自覺地撇了撇嘴，屁的聖明，這點淺顯的東西有點常識的人都可以猜到的好嗎？但是敖丙也不會因為這種事斥責龜大勝。

　　 “既然巴蛇戰將在黑蝕水域，咱們是不是要去探查一番？不過聽你的意思，這黑蝕水域似乎有些兇險啊？”敖丙有些遲疑地說道。

　　 “這黑蝕水域確實兇險，不敢讓陛下犯險，小臣願前往一探究竟，不過小臣法力低微，恐難勝任，還須請敖焚大人辛苦一趟。”

　　 龜大勝似乎早就想到敖丙會有此一問，連回復都想好了。

　　 “敖焚？恩……”敖丙沉吟了一下，“算了，即是先龍王重臣、忠臣，我自當予以足夠的尊敬，還是我親自去一趟吧？況且我對那黑蝕水域也是好奇得緊。”

　　 “陛下，您乃萬金之軀，怎能以身犯險……”龜大勝聽了敖丙的話之後，頓時大驚，連忙勸阻道。

　　 “你不要說了，我意已決！”敖丙打算了龜大勝的話，堅定地說道。

　　 第二天，敖丙三人就啟程前往黑蝕水域，敖丙、龜大勝、貝珠兒三個人，至於說敖焚為什麼沒去，因為這貨這两天練兵已經練瘋了，都魔怔了。

　　 三千里對於他們三個人來說也不過是片刻時間而已，在龜大勝的指引下，三個人很快就來到了黑蝕水域的外圍。

　　 看着眼前一片炫黑色的水域，敖丙終於知道這裏為什麼叫黑蝕水域了，而且隔空傳來的污穢的氣息，也是讓敖丙的神魂一陣劇烈的反感。

　　 看來龜大勝說的確實沒有說謊，甚至他還弱化了此處水域的兇險。

　　 不過這裏也確實是一處避禍的好地方，即使鱷神知道巴蛇躲在這裏，他也不可能大肆在此處搜尋他的行蹤。

　　 就是不知道巴蛇戰將是怎麼抵抗這處水域的污穢力量？

　　 敖丙眉頭一皺，感覺頗為棘手，但是卻沒想過退縮，既然人已經到了這裏，就沒有空手而回的道理。

　　 “陛下，此處水域不僅僅能夠隔絕視線，還無法使用神魂力量，因此想要搜索巴蛇戰將的蹤跡，只能一點一點的地毯式搜索……”龜大勝在一邊獻計說道。

　　 敖丙眉頭一皺，“這黑蝕水域有多大，要是一點點搜索要花多少時間？”

　　 “這片水域方圓八百里，按照咱們三個人的速度，保守估計要一個月時間。”龜大勝想了一下，將自己的計算結果說了出來。

　　 “不過八百里而已，要耗費這麼長時間？”敖丙有些吃驚，這速度也着實太慢了一點。

　　 “這處水域的污穢力量只能靠自己的修為抵擋，以小臣天仙的實力，半個時辰就要出來恢復法力，陛下玄仙後期，大約能有兩個時辰，貝仙子太乙玄仙修為，應該能堅持五個時辰。所以搜尋速度慢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龜大勝解釋說道。

　　 “這樣啊，一個月就一個月，我們現在就開始行動吧！”敖丙沉吟一下，堅定地說道。

　　 “陛下，貝仙子，一定要小心這水域之中的漩渦亂流之力，來此處的人有九成都折在了這亂流之中。”龜大勝看到行動在即，連忙開口提醒道。

　　 敖丙與貝珠兒兩個人點頭表示自己曉得，然後三個人都是慎重地走進了這片黑蝕水域。

　　 雖然敖丙已經提前將自己的真元罩祭了出來，但是這黑蝕水域的第一下衝擊還是讓他行動一滯，真元罩劇烈的波動了起來。

　　 敖丙連忙收攝心神，加大了法力的供應，這才將真元罩穩定下來，但敖丙卻是臉上一黑，這樣的法力輸出，自己大約也就能支撐兩個時辰多一點，龜大勝倒是看得透徹。

　　 敖丙收斂心神，將注意力集中在了四處的環境之中，視線穿透力也不過是五米左右，再往外就看不清楚了。

　　 這樣的搜尋效率也實在是太低了，敖丙突然心中一動，他的雙眼之中泛起了一抹紫光，敖丙感覺眼前一亮，竟然穿過了層水域，目光直達百米開外。

　　 敖丙用上了自己從牛魔王那裡得來的紫陽神眸，這紫陽神眸口氣極大，敖丙自然是盡心參悟。

　　 每日清晨日出之時，敖丙都會準時修鍊紫陽神眸，吸收旭日之中的第一抹氤氳紫氣。

　　 這些時日以來，倒是算是初窺門徑了，望氣之術敖丙也能施展了，而且火候不在牛魔王之下，甚至敖丙的紫陽神眸還有些許破妄的能力。

　　 此番敖丙運起了紫陽神眸，結果卻是立竿見影的，看來這紫陽神眸日後要好好修鍊一番了，說不得能有大用。

　　 敖丙不再浪費時間，運起紫陽神眸向著黑蝕水域搜尋開來。

　　 一個半時辰之後，敖丙不得不出來恢復法力，雖然紫陽神眸確實好用，但是也相應的耗費不少法力，但是總體來說，還是大大提高了敖丙的搜尋進程。

　　 一連三日，敖丙三個人基本都泡在了這一片水域之中，但是他們看到的——

　　 黑色，到處都是黑色～

　　 荒蕪，一片荒蕪～

# 第34章 污穢之源

　　 話說，敖丙帶着貝珠兒、龜大勝，三個人在黑蝕水域尋找巴蛇戰將的形跡，但是這黑蝕水域實在詭異的緊，搜尋效率實在太慢。

　　 不過敖丙卻是堅定了一個想法，要是巴蛇戰將沒有離開渭河水系的話，這黑蝕水域倒是他藏身的絕妙地方。

　　 據貝珠兒所說，以她的修為，也不過能看透十米之內的東西，龜大勝更慘，僅僅只有兩米的視域，倒是敖丙的百米視域勝過兩人不知凡幾。

　　 至於說他們為什麼不用自己的神念，呵呵，

　　 在這片水域外面就能感覺到水體之中散發出來的污穢力量，要是在冒然放出自己的神魂力量，讓那股力量污穢了自己神魂，想要清除可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了。

　　 而且據龜大勝說，神魂被此處水域污穢之後，七日之內若不能清除污穢力量，必然魂飛魄散，連轉世投胎的機會都沒有。

　　 三日之後，三個人再次碰面，交流了一下自己的經歷，三個人都開始失望了，這片水域之中真是荒涼啊，一點靈氣都沒有，還有這污穢之力作祟，平時連個人毛都沒有。

　　 敖丙沉吟了一會兒，“不能在這樣下去了，我感覺雖然法力可以抵擋這污穢力量的侵蝕，但是這三天來我卻感覺到神魂有了一絲的異樣。”

　　 龜大勝聽到敖丙這樣說，連忙查看自己的神魂，確實如敖丙所說，此刻他的神魂之上已經籠罩了一絲極淡的黑霧，若不是仔細查看，根本察覺不到。

　　 龜大勝額頭沁出一抹冷汗，繞是他見多識廣，但是剛才差點魂飛魄散啊。

　　 幸虧及早發現，此刻他要是靜下心來，花費數月時間應該可以將那點污穢之力清除出去。

　　 要是沒有敖丙的提醒，等他自己察覺，恐怕為時已晚，污穢之力深入神魂，只有等死一途，雖然僥倖逃過一劫，但是他的臉色也黑了下來。

　　 貝珠兒秀眉微蹙，紅唇輕啟，“殿下也察覺到了？看來此處並不是那麼簡單啊。尋找巴蛇戰將之事還需從長計議。”

　　 龜大勝在一邊小雞啄米似的點頭不已，自己是再不敢深入此處水域了，要不然自己命隕在即。

　　 敖丙知道貝珠兒所言不假，但是他不甘心啊，大老遠跑來這裏，最後竟然就這樣不了了之，虎頭蛇尾，讓敖丙不爽。

　　 突然敖丙似乎想到了什麼，他從自己的袖子裏面摸出了一艘小船，然後將小船往空中一拋，就見那小船迎風見長，化為了一艘三兩丈長的大船，正是上古龍族的戰艦。

　　 “我們試試這戰艦能夠抵擋着污穢之力，若是能行，我們就繼續搜尋，如若不行，我們即刻打道回府。”敖丙沉聲說道，這是他最後的辦法了。

　　 貝珠兒與龜大勝自然是無不應允，點頭走上了戰艦，三個人操縱戰艦，打開戰艦之外的防護陣法，然後戰艦以一種緩慢的速度駛進了黑蝕水域。

　　 敖丙的精神高度集中，注意着戰艦的情況，一旦發現有絲毫的不對，立刻撤出。

　　 戰艦之外的防護陣法果然不是蓋的，在遇到污穢之力的時候，僅僅只是泛起了一抹漣漪，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倒是讓敖丙心中暗驚不已，這戰艦也實在是太生猛了一些。

　　 一邊的貝珠兒與龜大勝，在心驚的同時，還是一陣欣喜，看來此事還是有一些作為的。

　　 新一輪的搜尋已經開始～

　　 五天之後，敖丙的手中拿着一片巴掌大小的鱗片皺眉不已，這鱗片呈圓形，通體玄黑色，經過龜大勝確認，這應該就是巴蛇戰將身上的鱗片。

　　 看來他們的搜尋方向是沒有錯的，巴蛇果然就躲在這片黑蝕水域。不過這鱗片卻是破損嚴重，有小半邊已經消失，消失的邊緣呈焦黑色，似乎是被火燒的一般。

　　 可這裡是什麼地方，這裡是渭河水域，水面數百里之下，怎麼會有火？忽然敖丙眉頭一挑，想到了什麼似的，對龜大勝說到，

　　 “我記得你說過，有小妖看到一條蟒蛇在此處被雷劈的景象？”

　　 龜大勝腦袋一個激靈，幾乎是顫抖着聲音說道，“是，小臣是聽一個小妖這麼說的。”

　　 糟糕，一開始將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黑蝕水域的危險之上，卻是忽略了雷霆之事。

　　 “你對此事怎麼看？”敖丙對龜大勝說道，他心中有一猜測，但是有些拿不太准，想聽一聽龜大勝的意見，畢竟這老倌見識廣博，而且對巴蛇又頗為熟悉，應該知道一些什麼。

　　 “陛下贖罪，小臣未思及雷霆之事，幸得陛下法眼機智，否則險些貽誤陛下大事。”龜大勝此時趴在地上，叩首不已。

　　 敖丙眉頭微皺，他特別討厭這跪拜的一套，眾生平等，為什麼非要分個三六九等，

　　 “這件事情怨不得你，你起來吧，我現在想聽聽你對雷霆一事的看法。”

　　 “謝陛下大恩，”龜大勝誠惶誠恐地從地上爬起來，組織了一下自己的語言，“陛下，小臣認為，這雷霆極有可能是巴蛇戰將的金仙雷劫。”

　　 敖丙聽了之後，眼中精光一閃，金仙啊，自己現在缺的就是金仙的底蘊，就聽到龜大勝接着說道，

　　 “巴蛇戰將的修為早就到了太乙玄仙巔峰，機緣一至，便可突破。想來巴蛇戰將應該是在此處有了什麼機遇，福源所至，順勢突破。”

　　 “好，好，好啊！”敖丙肯定了自己心中猜想，心中一喜，自己也要有金仙期的手下了？忽然他眉頭一皺，

　　 “你對這巴蛇戰將的為人了解多少？”

　　 敖丙此刻有些擔心，尾大不掉，畢竟那可是金仙期啊，洪荒之中也是可以開宗立派的人了。他能甘心來自己這個區區玄仙的賬下效命嗎？

　　 “這，巴蛇戰將乃是先龍王的堅定支持者，他曾公開表明要效忠於新來的龍王大人，他應該會擁護陛下吧？”

　　 龜大勝猜到了敖丙的顧忌，但他也不敢打包票巴蛇一定沒有二心。

　　 敖丙無奈地翻了個白眼，應該？這種事情是一個‘應該’就能解決嗎？這可是關乎到自己的大業啊，哪裡是“應該”兩個字能夠的。

　　 敖丙嘆了口氣，有些無奈地說道，“好了，不要考慮這件事情了，我們還是先找到巴蛇戰將再說吧。”

　　 雖然嘴上這麼說，但是易天南怎麼可能將這件事情放下心來？

　　 那可是金仙啊，自己要是有一金仙在手，就可以干很多的事情，不必再束手束腳了，哪裡還用與鱷神插科打諢。

　　 又是三天之後，他們憑藉上古龍族的戰艦，將這片黑蝕水域搜尋完了，但是他們並沒有找到巴蛇的蹤跡，這倒是讓三個人好一陣意外。

　　 就是敖丙的心中都犯了嘀咕，難道巴蛇不在此處？可是那鱗片又該作何解釋？難道他來過此處，又離開了？

　　 三個人百思不得其解，都是眉頭緊皺不展。

　　 忽然貝珠兒說道，

　　 “殿下，不知道你有沒有發現，這處水域的污穢之力並不是均勻分佈的，而是一种放射狀存在的，這裏存在一個污穢之力最濃郁的地方。”

　　 敖丙眉頭一挑，他倒是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但是這跟尋找巴蛇又有什麼關係呢？他有些疑惑的看着貝珠兒，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

　　 貝珠兒接着說道，“照理來說，這片水域應該存在一個污穢之力的源頭，但是我們卻是並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地方，這片水域的地貌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

　　 隨着貝珠兒的解說，敖丙的眼睛越來越亮，最後他接着貝珠兒的話說起來，

　　 “也就是說，這片水域污穢之力的源頭，已經被遮掩了起來，所以我們才毫無所差。”

　　 貝珠兒點了點頭，“不錯，我是這麼認為的，應該是人為的陣法，或者天然禁制的原因。”

　　 敖丙點頭表示贊同，就是龜大勝也是深以為然地點頭不已。

　　 既然知道了事情的癥結所在，再要尋找，事情就變得簡單的多了，駕駛着戰艦，三個人就向著污穢之力最濃郁的方向駛去。

　　 兩個時辰之後，戰艦停在了一處地方，這裏就是污穢之力最濃郁的地方了。在外表看來，此處與別處的地貌狀況並沒有什麼兩樣，一樣的荒蕪，一樣的蕭條。

　　 仔細觀察了一下，敖丙卻是發現了污穢之力竟然就是從此處散發出來的，但似乎好像是憑空冒出來的一般，根本無跡可尋，沒有絲毫的異常。

　　 沒有異常才是最大的異常，這一片水域的污穢之力不可能是無故產生的，根源就在此處，定然是被什麼手段遮掩了起來。

　　 敖丙伸手一拍戰艦的操縱陣法，一股強橫的力量在戰艦的前方匯聚，然後向著地上打了過去。

　　 這一擊大約相當於玄仙初期一擊之力，但是當攻擊打在地上之後，竟然泛起了陣陣漣漪，然後那股力量就消失了，一絲其他的波動都沒有。

　　 敖丙與貝珠兒兩個人對視一眼，眼中劃過一絲欣喜，果然有問題，這一次易天南可是不會再客氣了，體內的法力瘋狂地輸入攻擊陣法之中，在戰艦的前端又有一道攻擊凝聚。

　　 這道攻擊可是非凡，已經達到了太乙玄仙的巔峰，就是比之金仙一擊也不遜色多少了，而這一擊的效果也果然是立竿見影的。

　　 地面上劇烈的波動，產生了劇烈的爆炸，然後一道道肉眼可見的波浪漣漪泛開，眼前的景象頓時大變，讓敖丙的而眼前一清。

　　 眼前的地上出現了一個百丈方圓的凹坑，坑中有一汪漆黑色的水池，僅僅看了那水池一眼，敖丙就感覺一股污穢之力侵入了自己的神魂，駭得他急忙轉開了目光，運起法力將這股污穢之力清除出去。

　　 身邊的龜大勝臉上黑光一閃，他直接盤坐在地上，運功抵抗污穢之力的侵襲；貝珠兒僅僅只是臉上一白，便恢復了正常，三個人的實力高低此刻一覽無餘。

　　 敖丙心中暗驚，這是什麼水，竟然這麼強的污穢之力，這片黑蝕水域估計就是這池子水造成的。

# 第35章 巴蛇歸位

　　 話說，敖丙運用上古龍族戰艦之上的攻擊陣法轟擊地面之後，在地面出現了一個漆黑的水池，這水池中散發著滔天的污穢之力，以敖丙的修為都不敢直視。

　　 而在上方的屏障被擊破之後，一聲暴喝從水池的方向傳了過來，“孽畜找死！今日我要和你不死不休，納命……呃……”

　　 聲音忽然頓住了，還發出了驚訝的聲音。

　　 然後一個人影從水池方向飛遁而出，停在了戰艦的正前方，死死地看着戰艦，一副戒備的樣子。

　　 敖丙先是驚訝於此處竟然有人，然後就發現那人已經出現在了戰艦的正前方。

　　 此人身高不下兩丈，身上披着一件藏青色的長袍，一頭長發披散開來，濃眉大眼，方口闊鼻，倒是生了一副好相貌。

　　 但不知道是不是偶然，雖然隔着戰艦之外的防護陣法，但敖丙總是覺得這個人的目光在盯着自己，看的自己背後的汗毛都豎起來了，尤其是他眼中的一對豎瞳，讓敖丙的血液幾乎都凝固了。

　　 這個大漢的身上散發著的是金仙境的氣勢，他的氣勢與戰艦的氣勢對峙勾連，戰鬥一觸即發，這也是讓敖丙不敢輕舉妄動的原因。

　　 僵持了足足有十數個呼吸的時間，那個大漢終於開口道，“你們是什麼人？來此何為？”他這一說話，場中的氣氛頓時緩和了下來。

　　 敖丙就怕眼前這個人上來連個招呼都不打，就直接動手，讓自己平白樹敵，好在現在還存在溝通的可能，事情還有轉機。

　　 這個時候，一邊的龜大勝在貝珠兒的幫助下，終於是將那股污穢之力壓了下來，在那個人說完話之後，龜大勝虛弱地說道，

　　 “陛下，，這是巴蛇戰將的聲音……”

　　 什麼？敖丙吃了一驚，他基本已經不抱什麼希望了，但沒有想到在此處竟然遇到了巴蛇。難道上天也要幫自己？

　　 龜大勝掙扎着站起來，勉強說道，“陛下，請打開戰艦，我認識巴蛇戰將，可以為您引薦～”

　　 敖丙點了點頭，將戰艦的防護陣法撐開，開闢出了一小片區域，然後三個人就一起出了戰艦。龜大勝看到那個大漢，有些激動，嘴角動了動，終於說道，

　　 “巴蛇戰將，你可還認得小臣否？”

　　 那個大漢自然是注意到了戰艦的動作，但是他並沒有進一步的動作，而是選擇了靜觀其變。

　　 等到敖丙三個人出現之後，他的目光掃視着，最後落在了龜大勝的身上，神色不由得一動。

　　 等到聽到龜大勝的聲音，他終於確定了自己心中的猜想，他感覺喉嚨好像被什麼堵住了，聲音略帶着微微的沙啞，說道，

　　 “你不是龍王陛下身邊那個小龜嗎？你怎麼來這了？龍王府還好吧？”

　　 龜大勝看到巴蛇這幅樣子，也是有些感動，沒想到他真的認識自己，看來他對先龍王大人真的是忠心可鑒。龜大勝嘴角勾起一個惆悵的笑容，

　　 “好，好，一切都好，有勞戰將掛懷了，”然後一聲驚呼，“對了，這位是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殿下，現在乃是新任的渭河龍王陛下。”

　　 巴蛇眼神掃過敖丙，先前就注意到了敖丙的不凡之處，現在聽到龜大勝的話，他的心中悚然一驚，龜大勝率領一眾小妖抵抗鱷神的事情，他也聽說了，因此對於龜大勝的話他倒是沒有懷疑。

　　 巴蛇得知敖丙的身份之後，他沒有絲毫的遲疑，立刻倒頭便拜，高呼道，“渭河水君府第一軍統領，戰將巴蛇拜見龍王陛下。”

　　 沒有絲毫的做作與遲疑，完全就是發自內心的表現。至少敖丙沒有發現絲毫的破綻與不妥，如果巴蛇別有私心，敖丙就要真的佩服他的演技了。

　　 敖丙不敢託大，連忙雙手虛托，“巴蛇戰將言重了，您忠心為主的事迹我早有耳聞，今日終於得見戰將，實乃是人生一大幸事。”

　　 巴蛇連忙擺手推辭，口稱不敢，那扭捏笨拙的樣子，讓敖丙知道，這是一位耿直憨厚的漢子，心裏面絕對沒有什麼彎彎心思。

　　 這個時候，敖丙趁勢說道，“如今龍王府草創初就，根本沒有拿得出手的人來壓場子，巴蛇戰將跟我們一起回龍王府吧？如今正好需要你的壓陣。鱷神正需要你這樣的人抵擋。”

　　 巴蛇苦澀一笑，

　　 “陛下，屬下也想回歸龍王府帳下，但您別被我表面的金仙境氣勢迷惑了，其實我真實的情況並不太好，根本沒有辦法與鱷神抗衡。而且我怕我去了龍王府之後，鱷神會以此為借口出兵龍王府，到時候情況反而會更糟。”

　　 敖丙心頭一沉，暗道一聲果然如此，先前他就察覺到巴蛇有些色內厲荏、外強中乾的味道，但是心中還不敢確定。

　　 尤其是在出了戰艦，近距離的觀察巴蛇，卻是發現他的臉色有些蒼白，神色暗淡，似乎受了傷了的樣子。如今聽他這意思，竟然是真的受了傷。

　　 敖丙聽了巴蛇的話之後，沉吟一會兒之後說道，

　　 “巴蛇戰將，即使你不能抵抗鱷神，我也誠摯的邀請你回歸龍王府，我們已經與鱷神有了協議，百年之內不會擅動刀兵。”

　　 巴蛇聽了這句話顯然一驚，他並未知曉敖丙與鱷神之間的百年之約，有些吃驚於鱷神竟然會簽署這樣的協定。

　　 龜大勝在一邊解釋說道，“這都是龍王陛下隻身親自前往鱷神賊巢商談的結果，據說還曾經歷了一番兇險。但最終卻是簽署這份百年協約，為龍王府爭取了百年的發展時間。”

　　 巴蛇聽了之後，眼神震驚地看着敖丙，敖丙的修為在他的眼中一覽無餘，不過區區玄仙後期，竟然敢獨闖鱷神府邸，他此刻竟然生出了一抹感動，他竟然可以為龍王府做到這種地步。這樣的首領敢不叫人效死命？

　　 巴蛇一躬掃地，“陛下大德，屬下未能分憂，深感愧疚。然則屬下依然不能回歸，雖然有協約鉗制，但鱷神向來都不是一個信守承諾的人，萬一他因為我的原因出兵龍王府，屬下萬死難辭其咎。”

　　 “嗯……這樣啊……”敖丙想了一會兒，才接着說道，“那不知道巴蛇戰將今後有何打算？何時才能夠回歸龍王府？”

　　 巴蛇嘴角露出了一絲苦澀的笑意，

　　 “陛下有所不知，屬下這傷勢乃是金仙雷劫造成，屬下雖然沒有渡過雷劫，但是卻領悟了一絲金仙奧妙，這也就是屬下身上這金仙期氣勢的由來。”

　　 這個時候，敖丙三人具驚，起先敖丙以為巴蛇已經度過金仙雷劫，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受了一點傷，因此才會表現出這樣的虛弱。

　　 但是現在聽他話的意思，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啊？他竟然連雷劫都沒有渡過，也就是說他依然還只是個太乙玄仙而已。

　　 敖丙要說不失望，那是假的，但是也並沒有因此看輕了巴蛇，他既然已經領悟了金仙境的一絲奧秘，想來步入金仙期也只是時間問題。

　　 這個時候，他們四個人已經來到了黑蝕水域的外圍，看到龜大勝依然是一臉的黑氣，巴蛇緩緩地伸出了自己的右手，一朵雪白的蓮花浮現在他的手中。

　　 在白蓮花出現的瞬間，敖丙感覺自己的神魂一清，身上原本殘餘的污穢之力頓時消散了大半，敖丙卻是被這蓮花的功效震驚了。

　　 巴蛇法力催動，蓮花緩緩地轉動，一股潔白的凈化之力頓時籠罩了三個人，然後僅僅兩個呼吸的時間，他們三個人身上的污穢之力全部消失，就是受創最嚴重的龜大勝也不例外。

　　 收了凈化之力，巴蛇注意到了敖丙三人的驚訝，苦笑着說道，

　　 “在鱷神的追殺之下，我躲進了這片黑蝕水域，但鱷神不依不饒，也緊跟着追了進來，機緣巧合之下我進入了污穢之力的核心區域，看到了污穢之力中心的這朵白蓮花。”

　　 “然後我耗費了無數的手段，終於是將這朵蓮花採到了手中，並且煉化了。我偶然得寶，實力大進，就想一舉突破金仙期，也好找鱷神算賬，重振渭河水君府。”

　　 “但是後來我才發覺，自己的積累不夠，根本無法渡過雷劫。最後終無奈之下，我自毀根基，避過了雷劫，雖然保住了一條小命，但是未來的修鍊之路也因此絕斷，終生也無望突破金仙期了。”

　　 他的這番話說罷，敖丙三人大吃一驚，想到了巴蛇身受創傷，但是沒有想到受到的竟然是如此不可治癒的重創。

　　 巴蛇似乎陷入了某種痛苦的回憶之中，一臉的悔恨，

　　 “唉，我不該妄想尋找捷徑的，經過這些年來的修鍊，我已經將自己的傷勢治好了七七八八，但是破損的根基卻是無法補全，悔不當初啊。”

　　 “前些日子，這黑蝕水域來了一頭太乙玄仙巔峰修為的妖物，也不知道是什麼跟腳，竟然能夠御使這片水域之中的污穢之力。”

　　 “他看上了我藏身的那片水池，多次前來強奪，憑藉手中的凈世白蓮，我才將他多次擊退。今日陛下打破外面的屏障，我還以為是那妖物又來了。”

　　 敖丙自動忽略掉了妖物的事情，他沉吟着說道，“巴蛇戰將，不知道你的根基有沒有辦法修補？”

　　 巴蛇苦澀一笑，“談何容易？我自毀根基，想要修補需要更深層次的天道體悟，但是天道哪裡是那麼好領悟的，除非能聆聽大能之人講道，倒是有可能恢復根基。”

　　 “大能？不知道什麼修為的大能？”敖丙此刻就好像是個愛學習的小學生，追着問道。

　　 “最低也要准聖修為。”巴蛇倒是沒有察覺什麼，說到准聖更是苦澀，准聖啊，哪裡是這麼好遇到的，就算遇到了，人家憑什麼為你講道啊？

　　 “若是如此，我倒是有一策，可堪一試～”敖丙有些神秘地說道。

　　 “什麼？您認識准聖大能？”不僅僅是巴蛇震驚了，就是龜大勝與貝珠兒都有些不淡定了。

　　 “准聖倒是不認識，聖人倒是認識一個。”

# 第36章 天地玄黃

　　 話說，巴蛇戰將急功冒進，在煉化一朵白蓮實力大進之後，信心爆棚，決定強渡金仙劫，但是金仙劫哪裡是這麼簡單就能度過的。

　　 最終不僅僅沒能順利突破金仙境，反而傷了自己的根基，除非有準聖期大能為其講道，才能修補自己破損的根基。

　　 但是這准聖期大能的講道，哪裡是你想聽就能聽到的，自盤古開天以來，能夠踏入准聖期的人，也不過一手之數。

　　 六大聖人之中，在成聖之前踏入准聖期也就只有老子一人，但也不過是斬卻一個善屍的准聖初期而已，後來憑藉著開天氣運以及創教功德，立地成聖。

　　 另外五位在成聖之前，卻是一屍未斬，跳過了准聖期，從大羅直接步入了聖人之境。

　　 在六位聖人之前的龍鳳麒麟三族族長應該都是大羅之境，巫妖二族十二祖巫以及太一帝俊之屬，應該都是大羅巔峰，無限接近准聖期的存在。

　　 至於現階段，准聖期的應該也就是幽冥血海的冥河老祖還有萬壽山五庄觀的鎮元大仙了。古往今來的准聖期也只有這三人，可見准聖期的稀少。

　　 因此，巴蛇想要聽到准聖期的大能講道，是極不現實的，而且講道一般來說都是面向自己的弟子或者親朋好友。

　　 因為自己的道代表了自己的根基，自己的成道之本。

　　 若是自己的道被別有用心的人得了去，並且被他尋到了克制自己的法門，自己很有可能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因此，講道是一件慎之又慎的事情。

　　 不管是冥河還是鎮元子，與巴蛇都沒有什麼交情，犯不上為了修補他的根基，專門為他講道。

　　 巴蛇好歹也是太乙玄仙巔峰，又跟着渭河先龍王混過很久，因此對於洪荒的這些事情也是了解不少，因此他漸漸地也就絕了恢復根基的想法。

　　 但是現在忽然聽到敖丙忽然來了一句‘我有一策，可堪一試。’後來又聽他道，“准聖不認識，聖人倒是認識一個。”

　　 等到敖丙這句話說出來，不僅僅是巴蛇目光奇異地看着他，就是龜大勝與貝珠兒也是驚駭不已，三個人就這樣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敖丙。

　　 敖丙無奈地翻了個白眼，悻悻地說道，“至於驚訝成這樣嗎？”

　　 至於驚訝成這樣，嗎？當然至於！

　　 我的陛下哦，那可是聖人啊，不死不滅的聖人啊，洪荒億億萬生靈，只有六人成聖，作為天道之下最強者，怎麼能夠不至於？

　　 貝珠兒看着敖丙，她對這位東海龍王三太子殿下，可是真的有點看不透了，他幾乎就是土生土長的東海水族，他經歷的每一件事貝珠兒都是心中有數，可是從沒有聽說過他認識什麼聖人。

　　 巴蛇小心翼翼地問道，“不知道陛下認識的是哪位聖人？”

　　 “聖人名諱不敢輕易喧之於口，你可聽聞東海金鰲島碧游宮？所謂‘諸神參拜，萬仙來朝’便是這位聖人了。我曾與聖人有過一面之緣，算是有點交情。”

　　 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巴蛇乾澀地說道，“您，您有把握讓聖人為屬下講道？”

　　 東海金鰲島，巴蛇自然是聽說過，那裡可是聖人道場，他哪裡會不知道。又聽敖丙說得煞有其事的樣子，巴蛇頓時就信了八分。

　　 敖丙臉上閃過一抹尷尬，“這個，這個……”敖丙支支吾吾地說道，“其實我僅僅只是與聖人有過一面之緣，哪裡請得動聖人為專門你講道。”

　　 東海的某位，此刻正用手中寶劍以一種極不雅觀的姿態剔着牙，在敖丙說完這句話的時候，輕聲嘀咕道，‘算你小子還有點自知之明。’

　　 隨即看着腳下的一堆骨頭，臉上一陣愁苦，“怎麼就是烤不出那種味道呢？也不知道那小子是怎麼做到的？可就是苦了老子的五臟廟……”

　　 聖人之屬通天徹地，洪荒大陸上的事情很少又能夠瞞住他們的，尤其在事關他們自身的時候，聖人更是會直接心有感應。

　　 這個時候，巴蛇臉色一暗，果然是這樣嗎？准聖講道尚且那麼不容易，更不用說聖人講道了。

　　 就在巴蛇滿心失落的時候，敖丙卻接着說道，

　　 “雖然我不能讓聖人為你講道，但是我卻有《黃庭經》一篇，其中有聖人大道蘊含其中，如果巴蛇戰將能夠參悟此經文，必然可以修補自己的根基。”

　　 東海的那位，差點拿剔牙的寶劍把自己的舌頭割掉了，下巴都快掉在地上了，老子他娘的剛才聽到了什麼？這小子想把《黃庭經》與那條小蛇分享？

　　 別人得了自己的傳授不說是當成是寶貝一樣的供起來，但是像這小子一樣轉手就送人的可是一個都沒有，這可是自己的本源大道啊，就那麼不值錢嗎？

　　 這位大爺就是三清道祖的第三位，通天教主了。

　　 他自從吃了敖丙的烤肉之後，吃什麼都食之乏味，最後忍不住親自動手烤了一份，但是這味道卻總是不盡如人意。

　　 這天，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自己的烤肉事業的上清聖人，忽然心有所感，好像有人提到自己了，微微掐指一算，便算出了敖丙，不由得好奇心大起，就開始關注起這邊的事情來。

　　 巴蛇愣住了，龜大勝貝珠兒愣住了，什麼？我剛才聽到了什麼？陛下說他有上清聖人的《黃庭經》？

　　 《黃庭經》又做《上清黃庭內景玉經》，聽這名字就知道，這可是上清聖人的本源大道。

　　 要是能夠得到此經，巴蛇有十足的信心彌補自己的根基，得此經書雖然不如聖人講道的效果立竿見影，但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而且對以後的修鍊都會有莫大幫助，畢竟這可是能夠直達混元的大道。

　　 但是隨即巴蛇的臉上喜意一收，又是滿臉的惆悵，一副便秘了幾千年的樣子，囁囁喏喏地說道，“陛下，不知道聖人可曾言明此經能否傳與外人？”

　　 “啊？”這句話倒是把敖丙說的一愣，因為這個問題他從來都沒有考慮過，既然已經傳給自己，那就應該任由自己處置了，這是敖丙潛意識里的想法。

　　 但是現在經由巴蛇這麼一問，倒是讓敖丙想到了一個關於‘版權’的問題，黃庭經是通天教主的，自己要是擅自傳了出去，會不會惹惱了他啊？

　　 敖丙前世就是一個網絡寫手，深知盜版的恐怖與可惡，自己的讀者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都是看盜版書的，自己除了生一肚子悶氣，什麼也幹不了。

　　 但是通天教主不是自己，他是聖人，如果自己傳播‘盜版’《黃庭經》的事情被他知道了，不用如果，他一定會知道的，要是生氣了怎麼辦？

　　 敖丙有些遲疑說道，“這種事情他老人家應該不會管吧？”

　　 巴蛇苦笑一聲，“陛下，既然您也不確定，這件事情就算了吧，如果此事忤逆了聖人的意思，不僅僅是屬下落不得好，陛下您也不好向聖人交代。”

　　 敖丙這個時候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了，畢竟巴蛇說的事情都是事實，這樣的事情真的有可能發生，不能不考慮。

　　 東海的那位則是一臉的氣憤與幽怨，幾乎要跳着腳開罵了，你們不知道本教主，一貫主張‘有教無類’嗎？

　　 只要有心向道，都可修我大道，你們這幾個小傢伙竟然不知道，竟然還在糾結這些東西，真是豈有此理。

　　 教主有心直接跳到他們面前指着他們鼻子好好教育一番，但是隨即又忍住了，自己是聖人，要矜持，要矜持，要矜持！！

　　 敖丙現在好後悔前世的時候沒有背一些道家的經典，只要有一篇道家精義，此刻，自己就要多一位金仙境的手下了，真是悔不當初啊！

　　 哦？對了。敖丙忽然想到了什麼，不知道這個東西行不行？

　　 “既然《黃庭經》不行，我這裏倒是還有另外一篇經文，就是不知道功效如何了？”敖丙咬着牙說道。

　　 巴蛇幾度大悲大喜之後，幾乎要被敖丙搞得神經弱質了，但是聽到敖丙的話，依然是心中一動，“不知道是什麼經文？什麼來路？”

　　 “這篇經文的來路——”敖丙又被問住了，沉吟了一會兒，他才說道，“這篇經文是自然附帶在我的神魂之中，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它的來路。”

　　 這個世界之中多的是伴生靈寶、傳承記憶，敖丙不可能將前世的東西拿到明面上來說，如果將其歸結為傳承記憶，這也是為自己以後拿出什麼超時代的東西做好鋪墊。

　　 巴蛇腦袋裡自動浮現出了‘傳承記憶’這個詞，有些遲疑地說道，“陛下，這是您的傳承記憶，您這樣傳授給我，是不是有些不太好？”

　　 “這有什麼不好的，這是我的東西，就由我處置。這篇經文名曰，恩……《天地玄黃經》！你且聽好了——”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雲騰致雨，露結為霜………海咸河淡，鱗潛羽翔………”

　　 “龍師火帝，鳥官人皇。………背邙面洛，浮渭據涇。………恬筆倫紙，鈞巧任釣………謂語助者，焉哉乎也。”

　　 敖丙的聲音很大，至少在巴蛇貝珠兒龜大勝三人的感覺之中是震耳發聵的，他們彷彿看到了天地初開，日月演化，看到了生靈的起源，看到了生靈之間拱讓謙和的場景。

　　 本來龜大勝與貝珠兒是有意迴避的，畢竟這是敖丙的傳承記憶，傳授給巴蛇已是破例，自己兩個人怎麼能夠竊聽？

　　 但是還沒等他們離開了，敖丙就開始背上了，兩個人聽了兩句竟然沉迷其中，無法自拔。

　　 而敖丙在誦讀的過程中，也漸漸地也沉浸在了其中，這種意境之中……

　　 這篇經文不是旁物，正是敖丙前世的啟蒙讀物《千字文》。不過被敖丙有意識地將其中那些關於朝代歷史的句子屏蔽了出去。

　　 四個人都陷入了頓悟一般的境界，都沉浸在了大道的領悟之中。

　　 PS：大家看外國的盜版電影不要有心理負擔，版權費當年慈禧老佛爺已經替我們預先交過了。至於小說，能支持一下的，盡量看正版吧，謝謝。

# 第37章 神秘上使

　　 話說，敖丙、巴蛇、貝珠兒、龜大勝四個人沉浸在了敖丙的聲音之中，沉浸在了“千字文”描述的大道之中。

　　 就在此刻，他們上方的空間一陣波動，一個青年道人憑空出現，臉上露出一抹奇異，口中喃喃自語道，“真是奇怪的小傢伙，竟然還有這樣玄妙的傳承經文。”

　　 伸手一揮，一道光罩將四個人包裹了起來，為他們創造一個良好的領悟環境，同時他的腦中也是回映着敖丙剛才吟誦的‘千字文’。

　　 越是思量越是覺得有道理，他忽然感覺到成聖之後，多年未得寸進的修為壁障，此刻竟然有了絲絲的鬆動。

　　 他心神激蕩，還有什麼能有讓自己的修為突破現有境界更令人興奮呢？看了一眼正處於領悟之中的四個人，揮手再度布置了一層大羅金仙都破不開的防護罩。

　　 而他本人已是消失在了原地，出現在了洪荒之外天外天，自去打坐、參悟大道玄妙，自不必說。

　　 單說一說敖丙四個人，巴蛇身上的氣息波動最為激烈，金仙境的威壓在他的身邊顯露出來，而他的臉上且悲且喜，患得患失之間自有收穫。

　　 龜大勝就是一隻普通的烏龜，因得了先渭河龍王的龍涎，才開啟了靈智，走上了修行的道路，如今他在這篇經文之中彷彿看到了天地演化的規律，萬物皆有其定律。

　　 恍若之中，他好像看到了一頭頂天立地的巨大玄武仰天嘶鳴，頓時心有所悟，他好像尋到了自己將來的修行道路。

　　 貝珠兒先前因為通天教主的一口仙酒突破了太乙玄仙中期，但畢竟是藉助了外力，根基不穩，這些天來她一直在夯實自己根基。

　　 此刻得此經文，心境修為蹭蹭上漲，甚至她感覺自己此刻的心境修為都足以突破到太乙玄仙巔峰。

　　 敖丙本人也是收穫巨大，他先前機緣巧合連破兩階，造成了根基不穩，幸得敖焚提醒終於是認清了自己的短板，開始打牢自己的根基。

　　 ‘千字文’是敖丙前世的啟蒙讀物，已經背的滾瓜爛熟、倒背如流。

　　 但之前不管背多少遍，根本沒有什麼感觸，甚至連裏面說的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僅僅就知道合轍押韻、朗朗上口，背起來很有感覺而已。

　　 但是在這個世界第一次背誦千字文，竟然讓敖丙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他彷彿看到了宇宙的形成演化，天地的玄玄奧妙。

　　 他的心境修為迅速提升，因為修為急速提升而造成的心境不足，被迅速地彌補。

　　\*\*\*\*\*\*\*\*\*\*\*\*\*\*\*\*\*\*\*\*\*\*\*\*\*\*\*\*\*\*\*\*\*\*\*\*\*\*\*\*\*\*

　　 四個人在這裏得到了天大的好處自且不必說，我們來說一說這同在渭河混日子的鱷神，不過這位的日子過的可不怎麼順暢。

　　 因為，上頭來人了——

　　 同樣是接待敖丙的那座宮殿，同樣是那樣的擺設，不過當時坐在主座上的鱷神此刻卻是老老實實低眉順眼坐在了左側的副座上，

　　 主座上做了一個身穿白衣，手提浮塵，鬚髮皆白面容垂老的和藹老者。

　　 而在右側副座上，也就是鱷神的對面，坐着的卻是鱷神的軍師——老道蕭天行。老道此刻是一臉的面沉似水，似乎完全沒有在意對面鱷神黑鍋底一般的臉色。

　　 主座上的那個和藹老者滿臉的笑容，瞅瞅蕭天行，又瞅瞅鱷神，臉上的笑容就沒有變過，他忽然慢悠悠地開口對鱷神說道，

　　 “鱷神水君大人，不知道您對於現在渭河水域的形式還滿意嗎？”

　　 在他開口的時候，鱷神的注意力立刻集中在了那老者的身上，聽完老者問話，他連忙站起來，恭恭敬敬地說道，

　　 “上仙容稟，這件事情是小仙做的有些欠妥當，但是請上仙告知關於新任渭河龍王一事，當初咱們的約定明明是我為渭河水君，為天庭牧守渭河水系，但是現在為何又出爾反爾？”

　　 那老者臉上的笑容微微收斂，“你是在質疑天庭的決斷了？你不要忘了你的金仙業位是怎麼來的，你的渭河水君之位又是怎麼來的。”

　　 “小仙不敢，小仙只是覺得天庭此舉實在又失先前的允諾～”

　　 “允諾？天庭給過你什麼允諾？別說這新任渭河龍王只是個烏龍事件，就是天庭有意為之，你又待如何？天庭能捧得起你，也照樣能把你打回原形。”

　　 那老者臉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一臉的冷酷。

　　 鱷神此刻就好像一個被老師批評的小學生，點頭連連稱是，但是畢恭畢敬，低下頭顱的雙眼中，卻是射出了兩道怨毒的光芒。

　　 “當然，只要你好好合作，以後遇事多與天行商量，不要隨下決斷，天庭是不會虧待了你的，我會在天庭為你多多美言，到時候仙丹、法寶、仙姬任你採擷（xié）。”

　　 一個棒子一個甜棗的手段被這老者用得是爐火純青，鱷神雖然心有不甘，但是自己勢不如人，實力又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只能點頭應是。

　　 但是他的心中是否有什麼齷齪，那就不可得知了。

　　 那老者見鱷神的態度，臉上表情稍緩，漸漸地又恢復了那種笑眯眯的狀態，對鱷神說道，

　　 “這件事情就這樣吧，下不為例，希望鱷神水君勉之。我與天行道長還有些事情要談，你先下去吧。”

　　 鱷神恭聲應是，然後退出了大殿，出了大殿，鱷神臉上的恭敬隨即被一臉的怨毒所代替，哼，這老倌兒實為可惡，等哪天老子發達了一定好好炮製於你。

　　 蕭老道看着鱷神出去的背影，眼神憂鬱地說道，“李大人，恐怕鱷神不會乖乖就範啊，現在他手下兵多將廣，實力漸豐，恐怕不會如以前那樣唯命是從了。”

　　 “哼，小小一頭鱷獸，翻不起什麼大浪來的，大不了廢了他再扶持一個人就是了。天行啊，雖然現在我不在師尊面前修行，但是我一直都是師尊的弟子，你師玄都乃我之師兄，我當為你之師叔。”

　　 “師叔！天行知道了。”蕭老道猶豫了一番之後，終於改口了，關於這老者的身份，他早就聽師尊說過，沒想到他竟然還是如此的心向師門，也是難得。

　　 “我聽說你想保那新任的渭河水君？不知是何道理啊？”那位老者這個時候忽然說道，但是臉上沒有一絲的責備，就好像是在聊着什麼家常一般。

　　 “師叔，我觀那新任渭河水君年齡不大，手段、心智、實力具是不俗，因此想要將他引入門中。”蕭老道沒有隱瞞，如實地說道。

　　 並且將當日的情況仔仔細細地對那老者講了一遍，言語之間毫不掩飾自己對敖丙的讚賞與推崇。

　　 那老者沒有什麼反應，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笑罵道，“你這小子，也不知道探探他的底，要是他身份敏感，引入門中豈不是讓師門難看。”

　　 蕭老道一愣，他潛意識中就將敖丙當成了東海的人，東海雖然也算一方勢力，但是這些對自己的師門來說，根本不是一個檔次上的。

　　 蕭老道一愣之後，問道，“師叔知道他的跟腳？”

　　 那老者沉吟了一下，“聽到你的稟報之後，玉帝很重視這件事情，專門讓我來處理這件事情，我還專門去了解了一下關於這新任渭河龍王的底細，那小子也確實非是一般人……”

　　 “那小子是東海龍王三太子……”

　　 聽了這句話，蕭老道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不過是東海龍王太子而已，在自己的師門面前根本算得不得什麼，能夠拜入自己的師門還是他高攀了。

　　 只聽到那老者笑眯眯地接着說道，

　　 “不過這位三太子的資質卻是要比前兩位太子差的太多，甚至有傳言說這小子在出世之時被一道雷霆劈壞了腦袋，有些痴傻，而他平素很不得龍王寵愛，這渭河龍王之位應該就是敖廣對他最後的寵幸了。”

　　 “呵呵，為了這小子，老龍王可是沒少動用了天庭的關係，他大概是想為這小子謀個職位，流放出去，然後就不管不顧了吧？”

　　 然後老者便將自己打聽來的關於敖丙的消息都告訴了蕭老道，最後說了一句，

　　 “不過聽你剛才之言，似乎這位三太子思維敏捷，而且修行的速度也是快得很，難道是傳言有誤？不過你倒是可以考慮吸收到門中來。”

　　 蕭老道衝著老者一拱手，“師叔明鑒～”

　　 “這件事情你看着辦就好了，最好提前知會你師父一聲。”老者對着蕭老道又叮囑說道。

　　 “天行省的，師叔放心。”蕭老道對着老者說道。

　　 “好，事情也處理的差不多了，天上還有一大堆事情等着我去處理，我就不久留了。關於鱷神，你自己小心一點，稍有不對，立刻向天庭彙報，另外自己注意一下安全。”

　　 老者點了點頭，臉上笑容微收，說道。

　　 蕭天行應道，“多謝師叔關心，恭送師叔～”

　　 老者點了點頭，身形化為一道白光消失在了大殿之中。留下了蕭老道一個人獨自在大殿之中沉吟，思索着什麼……

　　 關於那老者的身份，經過剛才的談話，已經是呼之欲出了，想必各位也是各有猜測，這位正是天庭玉帝面前的近臣，太白金星——李長庚。

　　 不久前，蕭天行因為鱷神違背自己的命令，私下決斷，將這件事情捅到了天庭，天庭很是重視，便派了太白金星下來，處理這件事情。

　　 而鱷神便是天庭插在渭河水域的一顆棋子，天庭怎麼能夠容忍朝廷之中的小朝廷？

　　 四海龍宮自成體系，根本不受天庭束縛，而且天下大的水系都在龍族的手中掌控，這讓自詡為三界之主的昊天玉帝很不爽。

　　 這些年來，經過天庭的努力，已經收回了一些小型水系的掌控權，但是對於一些大型水系卻是遲遲沒有動手，畢竟龍族雖然沒落了，但也不是什麼人都能招惹的。

　　 而面對天庭的步步緊逼，四海龍宮也是採取了默許的態度，畢竟龍族已經不復上古的輝煌，如今只能委身於天庭之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

　　 而渭河這樣的大型水系，是天庭第一次的行動，天庭很是重視。

　　 先渭河龍王被滅殺之後，渭河一直處於無主的狀態，這樣的機會，天庭怎麼會放棄？

# 第38章 金仙雷劫

　　 話說，鱷神被上天特使太白金星狠狠地敲打了一番，心有怨恨但是在天庭威壓之下不得不低頭。

　　 而太白金星卻是與蕭老道一番深談，他依然承認自己人教弟子的身份。

　　 太白金星承認太上老君為師，承認玄都大法師為師兄，也承認玄都之徒蕭老道的師侄身份，而且對蕭老道是百般照顧。

　　 並且將自己探聽到的關於敖丙的消息都告訴了蕭老道，讓他在引敖丙入師門的時候務必小心。

　　 而這功夫，敖丙、貝珠兒、巴蛇、龜大勝四個人都沉浸在了對《千字文》的玄妙領悟之中，他們四個人之中便是巴蛇修為最高，算是准金仙期，只不過根基受損，無法突破金仙期。

　　 但是他的見識與積澱，卻是最深厚的一人，甚至可以說他得到的收穫也是最大的。

　　 在《千字文》之中，他仿若看到了天地初開，宇宙演化的歷程，一道道天地至理就直接展現在他的眼前。

　　 巴蛇沒有聽過什麼大能講道，他修鍊至今，靠的就是自己的血脈，還有血脈之中賦存的傳承記憶，但是金仙業位可非是一般，傳承記憶之中也是焉語不詳。

　　 現在的千字文，無疑就好像是一位大能講道一般，將天地至理剖析完全，一點一點地展露在巴蛇的眼前，讓他能夠理解吸收。

　　 巴蛇身上因為自毀根基造成的創傷，在不斷地領悟之中，不斷地修復，這個速度不快，但卻是在實實在在地修復着。

　　 終於在一年時間之後，巴蛇戰將的根基逐漸地修補完全，已經到達了尾聲。

　　 而在這一年時間之中，敖丙、貝珠兒、龜大勝也是相繼醒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際遇，在此不提。

　　 敖丙派遣龜大勝回龍王府報平安，自己與貝珠兒則是留下來為巴蛇戰將護法。

　　 終於在又過了兩個月的時間之後，巴蛇戰將身上的氣息圓滿，眼睛猛然睜開，兩道精芒劃過，屬於金仙的浩大氣勢轟然爆發，其氣勢生生將敖丙與貝珠兒迫出去千丈之外。

　　 然後，只見天上驟然之間，雷雲滾滾，電閃雷鳴，而在雷雲的中心位置，巴蛇一臉凝重地搖頭仰望着天上的雷雲，

　　 上次自己便是敗在這雷劫之中，這次自己有了龍王陛下的經文，定然能夠安然渡劫，成就金仙業位，不負龍王陛下重望。

　　 一邊的敖丙與貝珠兒見此情況，哪裡還敢近前，立刻退身數里之外。

　　 他們雖然沒有渡過天劫，但他們卻是也知道別人渡劫的時候，千萬不要與應劫之人靠的太近，那樣很容易被雷劫誤認為是挑釁天威，將之一同囊括在天劫之內。

　　 以敖丙這小身板，沾上這金仙雷劫一絲一毫，都要被轟成渣兒吧？便是太乙玄仙後期的貝珠兒，遇上了金仙雷劫也必然是有死無生。

　　 兩個人退後之後，找了個掩護身形的地方貓了起來，仔仔細細地觀摩巴蛇渡雷劫的情形，尤其是貝珠兒，她實力已經到了太乙玄仙後期，說不定就能在這金仙雷劫之中一朝頓悟，再做突破呢？

　　 再說她自己的這金仙雷劫也不是什麼遙遠的事情，現在了解一些也好提前有個心理準備。

　　 這雷雲不斷地積聚翻滾，終於在兩個時辰之後，一道銀色的閃電刺穿了劫雲，向著巴蛇劈了下來。

　　 巴蛇看着劫雷終於劈下，哈哈一聲大笑，在他的身後陡然浮現出一頭巨大的巴蛇本相虛影，張開巨口，一下將劫雷生生吞下去了。

　　 然後虛影回收消失在了巴蛇的腦後，隨即在巴蛇的身上浮現出了一絲絲跳躍的銀色雷電。

　　 然後沒大一會兒功夫，雷電消失，巴蛇一臉的享受，此刻他竟然被雷電劈出感覺來了。

　　 興許是巴蛇輕鬆的樣子激怒了雷劫，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呢，一道閃電緊接着就劈了下來。

　　 巴蛇此刻志得意滿，故技重施，巴蛇本相虛影一閃便將第二道劫雷吞入腹中。其實在他上次渡劫失敗的時候，已經度過了四道劫雷，才放棄了渡劫。

　　 他對着於自己的實力有數，對於劫雷的威力也有數，因此他有信心對付前四道劫雷，他有信心像剛才那樣吞掉前三道劫雷。

　　 但是此次他好像失算了，第二道劫雷並不像他想象的那麼簡單，在他吞下劫雷不過片刻時間，他的身上出現了銀色的電弧，而且身體出現了不自然的顫慄。

　　 足足有半刻鐘之後，巴蛇身上的顫慄才結束，口中吐出了一股濃煙，頭髮直立，臉色黢黑，狠狠地咳嗽兩聲，巴蛇的臉上難得一紅，自己好像玩兒砸了。

　　 本來想在陛下面前露露臉的，但是此刻卻變成了丟人現眼。

　　 有些心虛地向著敖丙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後強打精神，全部心神都放在了雷劫之上。丟人，一次就夠了。

　　 遠處的敖丙還有貝珠兒看到狼狽的巴蛇，都是有些無語，這可是金仙雷劫啊，竟然如此兒戲，看來他上一次的失敗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三道劫雷隨之而來，這次巴蛇可是不敢託大，他雙拳一錯，兩道拳罡迎上了第三道劫雷，雙方兩兩消靡。

　　 沒有間歇，第四道劫雷很快襲來，巴蛇依然是兩道拳罡迎上，拳罡與劫雷再度兩兩消靡。劫雷化為點點的雷光在巴蛇的身邊飄散，卻是襯托出巴蛇一種別樣的英勇。

　　 敖丙在一邊摸着下巴看得是津津有味，看來這位巴蛇戰將也是有兩把刷子的，看這架勢似乎渡過雷劫並不是什麼大問題。

　　 再看一邊的貝珠兒卻是一臉的沉思，她的眼中只剩下了巴蛇的拳腳，以及天空劈下的劫雷，似乎那其中有什麼玄妙一般，讓她沉迷其中。

　　 雷劫還在繼續，第五道劫雷卻並沒有被巴蛇的兩道拳罡轟碎，依然剩下了手指粗細的一絲劫雷向著巴蛇繼續劈下，被巴蛇第三道拳罡轟得粉碎。

　　 第六道劫雷，巴蛇七拳才將劫雷打散，隨着雷劫的繼續，劫雷的威力也是成倍的增長。巴蛇的拳罡似乎有些不足以抵當劫雷了。

　　 等到第七道劫雷的時候，便是很遠之外的敖丙都感覺到了這雷劫的威力明顯變強，更不要提正在渡劫的巴蛇了。

　　 他此時一臉的凝重，這第六道與第七道完全就不再一檔次上，這是跨越式的提升。

　　 巴蛇雙手一晃，一桿丈八蛇矛出現在了他的手中，他雙手緊握長矛，凝神聚勢，一股鋒芒在矛尖吞吐不定，在劫雷劈來的時候，巴蛇手中蛇矛往前一送，一道鋒芒迎上了劫雷。

　　 劫雷遇上蛇矛鋒芒，僅僅就是一滯，然後便直接被蛇矛鋒芒貫穿，化為了點點雷光消散在了空中，而且蛇矛鋒芒去勢不減，直接貫入了劫雲之中。

　　 這樣的結果無異於挑釁雷劫，天空之中的劫雲似乎被激怒了一般，在上空翻滾不止，黑壓壓的雷霆在劫雲之中噼里啪啦作響，然後劫雲微微一頓，一道五彩斑斕的劫雷向著巴蛇劈過去。

　　 巴蛇看到這雷劫眼中一陣凝重，然後他也不作任何的反抗，竟然任由那劫雷劈在了自己的身上，劫雷劈在他的身上，就像一滴水落入了沙漠之中一般，竟然沒有絲毫的波瀾。

　　 如果說唯一的變化，便是在劫雷披在巴蛇身上的時候，他的身形一僵，眼中也失去了犀利的神采，化為了一片迷茫。

　　 敖丙在一邊就搞不懂了，不是雷劫嗎？怎麼還有這樣的劫雷？直接就把人劈傻了。貝珠兒似乎察覺到了敖丙的疑惑，在一邊解釋說道，

　　 “殿下，這是心劫，最可怕的劫雷，考驗應劫者的道心，度過去則是海闊天空，度不過去便是魂飛魄散，身死道消。”

　　 敖丙心中一凜，原來還有這樣的雷劫，一直以為這些雷劫都是劫雷的形式呢！看來自己的基礎還是有些薄弱啊，這些常識性的東西都不知道。

　　 這個功夫，巴蛇陷入了自己的心劫之中，但是天上的雷劫卻是沒有絲毫的鬆懈，雷雲翻滾不定，竟然開始了逐漸的收縮，似乎在劫雲之中有一頭洪荒猛獸在吞噬這劫雲一般。

　　 也就是半刻時間，那劫雲已經縮小到了原來的十分之一大小，而且還在不斷的縮小之中，敖丙眉頭微皺，低聲問一邊的貝珠兒，

　　 “珠兒，這是什麼情況？”

　　 “我也是第一次見識這金仙雷劫，對此也是知之甚少，但是不難發現這劫雲雖然在收縮，但是能量卻是在凝聚，這應該就是雷劫的最後一擊了。”

　　 敖丙了解地點了點頭，然後將目光再度放在了劫雲上，也就是在片刻之後，劫雲終於縮小到了極致，也終於露出了其中的廬山真面目。

　　 劫雲散盡，其中竟然是一柄大鎚，漆黑的雷霆纏繞在大鎚之上，咔咔作響，雷霆大鎚整體呈黑紫色，周圍一道道漆黑的空間裂縫，彰顯出了它不凡的威力。

　　 雷霆大鎚現身之後，沒有多久的停留，便直接向著巴蛇砸了過來，但此時的巴蛇卻是依然處於自己的心劫之中，根本沒有辦法動彈分毫。

　　 也就是說巴蛇只能用肉身強接這雷霆巨錘的一擊，易天南在一邊看得是皺眉不已，這雷劫也不太地道啊，這有偷襲之嫌啊。

　　 那雷霆大鎚眼看着就來到了巴蛇頭頂上方的三丈之處，在大鎚劃過的虛空，留下了一道虛痕，其威力可見一斑。

　　 巴蛇全力都不一定能接下這一擊，現在這種情況下就更不用說了。看來巴蛇這一次的渡劫又要失敗了，甚至身死道消都是沒有可能。

　　 但是就在這危急關頭，巴蛇的眼睛忽然睜開，手中丈八蛇矛一扭，化為一條吞天巨蟒，向著雷霆大鎚吞噬而去。

　　 巴蛇雖然身陷心劫之中，但是外界的事情也有所感知，知道自己處於極度危險之中，潛力爆發，終於成功度過了心劫。

　　 丈八蛇矛與雷霆大鎚碰撞在一起，爆發出了奇強的大爆炸，雷霆四濺，鋒芒亂射，周圍百丈之內被雷霆與鋒芒之氣完全籠罩。

　　 便是在千丈之外的敖丙與貝珠兒都受到了不少的衝擊，好在衝擊不大，貝珠兒可以輕鬆接下。

　　 爆炸的餘波足足持續了小半個時辰才消散開來，遠遠地就看到了爆炸中心的躺着的一個人影，不用問也知道就是巴蛇了。

# 第39章 三人回歸

　　 話說，巴蛇度金仙雷劫之時，在最後一道劫雷，也就是雷霆巨錘砸下來的時候，終於安然度過了心劫，然後運起全身的法力，一矛迎上了雷霆巨錘。

　　 雷霆巨錘與丈八蛇矛在空中相遇，產生了劇烈的爆炸，波及千丈水域，足足小半個時辰，爆炸的餘波才逐漸地消散，遠遠地敖丙就看到了躺在爆炸中心巴蛇。

　　 敖丙與貝珠兒兩個人來到巴蛇身邊，卻是發現巴蛇此刻已經變成了一截焦炭，黑乎乎的已經看不出原來的樣子。

　　 敖丙想要上前查看，卻是被貝珠兒一把攔住了，“殿下，巴蛇戰將身上可能殘存有劫雷的力量，還是讓我來吧。”

　　 敖丙也不堅持，那劫雷的威力他也見識了，一絲劫雷之力就能讓自己魂飛魄散，自己還是小心一點為好。

　　 貝珠兒走到了巴蛇近前，小心翼翼地用腳尖踢了踢已經化成了焦炭的巴蛇，雖然貝珠兒已經到了太乙玄仙中期的修為，但是面對這劫雷之力也要小心對待。

　　 巴蛇卻是一動沒動，但卻忽然聽到了咔啪一聲，一絲裂縫出現在了焦炭之上，然後就似起了連鎖反應一般，焦炭上迅速布滿了一道道蜘蛛網般的裂紋。

　　 而後驟然之間，焦炭四射迸飛，一隻粗壯的手臂從焦炭之中伸了出來，然後是另一隻手臂，然後一個人影從焦炭之中掙扎着坐了起來。

　　 被突髮狀況駭得遠遠逃開的敖丙與貝珠兒，一眼就認出了，這非是旁人，正是剛剛渡劫的巴蛇戰將。

　　 敖丙大喜，沒想到巴蛇戰將真的渡劫成功了，也就是說自己身邊要添一位金仙的助力了。真是讓人驚喜的事情啊，此時便是鱷神毀約，自己這邊有巴蛇坐鎮，也不懼他。

　　 看着不斷喘着粗氣，依然有些混沌的巴蛇，敖丙在一邊輕聲地呼喚道，“巴蛇戰將，巴蛇戰將……，不知道你是否安好啊？”

　　 巴蛇迷茫的眼神逐漸清明，他扭頭看到了一邊的敖丙，臉上一陣激動，掙扎着站起身來，就想向敖丙施禮。

　　 他知道自己能夠順利獲得金仙業位，敖丙功不可沒，而且敖丙又是自己要效忠的君主，他此刻有一肚子的話，要對敖丙訴說。

　　 但是巴蛇剛起來，還沒說話呢，卻是被另一邊一個尖銳的女聲打斷了，那聲音上通九天，下徹九幽，驚天地泣鬼神，敖丙感覺自己的耳膜都要被刺穿了。

　　 這聲音的來源正是一邊的貝珠兒，她原本也在驚喜於巴蛇順利登臨金仙業位。

　　 但是等到巴蛇掙扎着站起身來，她卻是發現巴蛇身上不着片縷，尤其是胯下那惡形惡狀的話兒正探頭探腦地挺立着。

　　 雖然貝珠兒也是仙貝成精，但是自開啟靈智以來便在被引入東海龍宮，與眾多女修相處，卻是不曾見過這腌臢之物。

　　 如今猛然之間，見到不着片縷的巴蛇，貝珠兒雖然有太乙修為，但也是不由得心神失守，尖叫出聲，同時身子一轉，小臉羞紅地背過身去。

　　 巴蛇這個時候才注意到自己身上的異樣，有些訕訕地撓了撓頭，此時他立刻周身騰起一團煙霧，等到煙霧散盡，巴蛇身上已經穿了一身明晃晃的戰甲。

　　 敖丙乾咳一聲，岔開話題，“巴蛇戰將，不知道你此時感覺如何？是否安然度過金仙雷劫？”

　　 巴蛇嘿然一笑，高興地說道，“承蒙陛下挂念，屬下已經安然度過金仙雷劫，現在感覺好得不能再好了，就是鱷神那混蛋在我面前，我都敢斗他一斗。”

　　 “好，不愧是上古凶獸，巴蛇戰將是否還需要準備什麼，若是沒有的話，咱們就直接前往渭河水君府吧？”敖丙聽到巴蛇的豪言壯語，大為讚賞地說道。

　　 巴蛇臉上閃過一絲的惆悵，似乎牽動了之前的回憶，重重點了點頭，“是啊，離開的時間太久了，也是時候該回去看看了～”

　　 敖丙知道他想起了渭河先龍王在的日子，也知道他心中惆悵所在，並沒有說什麼安慰的話，拍了拍他的肩膀，說道，

　　 “一切都過去了，接下來是我們的時代～”

　　 巴蛇嘿然一笑，“殿下說得對，我都有些迫不及待要回去了，有殿下在，我們渭河水君府定然能夠恢復昔日的榮光。”

　　 敖丙點了點頭，現在自己手中也有了金仙級的戰力，對上鱷神就更加有把握了，原本還想想個計策，陰鱷神一下，現在看來倒是不用那麼麻煩了。

　　 這個時間貝珠兒也逐漸地緩了過來，但是臉上依然可見些許尚未完全褪去的潮紅，一雙美眸就像兩把刀子，在巴蛇的身上剜睞剜去，讓巴蛇感覺渾身不自在。

　　 三個人即刻上了龍族戰艦，駕着戰艦向著原渭河水君府，也就是現今的渭河龍王府飛馳而去。

　　 龜大勝已經先一步回了龍王府，向敖焚報告這邊的情況，讓他安心。

　　 龜大勝不過天仙級的實力，因為千字文的領悟，已經找到了自己未來的修行之路，而且福至心靈突破了一個小層次，到了天仙中期。

　　 這樣的修為在敖焚的眼中，自然是一目瞭然，隨口問了一句，龜總管有什麼機緣，這麼快就突破了。

　　 原本是玩笑的一句話，敖焚也沒當真，但是龜大勝卻是支支吾吾，焉語不詳。

　　 要是擱別人，龜大勝好歹也是老油條，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三五兩句也就糊弄過去了。

　　 但是敖焚是敖丙的親近之人，他的突破事關敖丙的秘密，他不知道是否應該告知敖焚，因此才支支吾吾不敢細說。

　　 敖焚原本也沒往心裏去，畢竟不過是天仙境突破一個小境界而已，但是龜大勝的態度卻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敖焚多番詢問之下，龜大勝依然是死不開口，這讓敖焚越發的心癢難耐，龜大勝的突破，其中必然有什麼秘密。

　　 因此這些天來，敖焚一直都很頻繁地與龜大勝偶遇，然後以一種極度審視的目光看着龜大勝，龜大勝雖然心裏也很憋屈，但是也不敢將敖丙傳承記憶的事情告訴敖焚。

　　 整個龍王府的氣氛在兩個人的‘暗戰’之中，也是變得有些奇異，眾小妖大氣都不敢喘一個，只是加緊了手中的訓練。

　　 就這樣，直到敖丙三人歸來。

　　 這天敖焚照常在訓練眾小妖，聽過易天南關於兵修的理論之後，他仔細地想了很多，他不忍心製造出一群戰鬥機器，但是他也不否認兵修的強大之處。

　　 這段時間來，他一直在找尋那個度，即提升了軍隊的戰鬥力，又不雖然讓兵卒喪失自己的本性。漸漸地他摸到了一套比較理想的練兵之法。

　　 這天，敖焚在訓練的時候，忽然神色一肅，抬頭向著遠處眺望而去，然後隨即就是臉上現出一絲的喜意，這是殿下的戰艦。他對着身前訓練的眾小妖喊喝一聲，

　　 “所有都有了，列隊集合。隨我前去迎接龍王陛下，陛下回來了。”然後便帶着眾小妖來在了龍王府的大門迎接敖丙等人。

　　 上古龍族戰艦的速度自然是沒的說，敖焚剛來到門前整好隊，戰艦便來到了龍王府的門前。

　　 然後戰艦消失，出現了三個人，為首的正是渭河龍王府的龍王陛下——敖丙。

　　 敖丙也沒想到會有這麼多的人來迎接，先是一愣，然後便迎上去，眾小妖在敖焚的帶領之下山呼，

　　 “恭迎陛下回歸，恭迎巴蛇戰將回歸～”

　　 敖丙看這眼前的小妖也是有些意動，這可就是自己現在的班底了，雖然有些寒酸，但是聊勝於無啊。

　　 餘光一瞟身邊的巴蛇，他則是一臉的感慨，其中夾雜着化不開的憂傷。

　　 敖丙大袖一揮，一股力量將所有人都攙扶起來，他朗聲說道，

　　 “眾位，今天我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那就是我們的巴蛇戰將已經成就金仙業位，而且今日重歸渭河龍王府……”

　　 一石激起千層浪，聽到敖丙的話，眾小妖頓時就炸開了鍋，所有人都是目光火熱地看着巴蛇。

　　 也許是敖焚的訓練有了效果，雖然他們都很激動，但是並沒有離開自己的位置，也沒有歡呼，只是站在那裡目光火熱地看着巴蛇。

　　 在眾小妖的眼中，自己這邊為什麼會落敗啊，不就是因為自己這邊沒有金仙強者么？現在可好了，巴蛇戰將成了金仙，咱們也不怕鱷神了，不用再受壓迫了。

　　 易天南自然是看到了眾小妖的進步，微不可查地點了點頭，不錯，很好，敖焚練兵初顯成效。

　　 巴蛇看着眾小妖，想到了當初繁榮昌盛的水君府，又看到了如今凄涼的現狀，感覺胸膛裏面有什麼東西堆得滿滿的，讓他很難受，窒息的感覺，不知不覺間，他的眼角都有些濕潤了。

　　 敖丙注意到了巴蛇的異樣，笑聲說道，“巴蛇戰將，請，這就是龍王府了～”

　　 這個功夫，龜大勝也來到了門口迎接，然後一群人熱熱鬧鬧地便進了龍王府。

　　 敖丙不在的這段時間里，龍王府已經大變樣，雖然不能恢復渭河水君府繁盛時的榮光，但是好歹也算個樣子了，宮殿也拉起來了，防護陣法也初步建立了。

　　 敖丙對此很滿意，畢竟這裏以後就是自己老巢了，也該有點樣子了。

　　 但是巴蛇可是渭河先龍王身邊的老人，自然是知道原本的龍王府是什麼樣子，看着簡陋的新的宮殿，他就心裏面憋屈得慌。

　　 很快所有人都落座，龜大勝這功夫偷偷地將敖焚的事情告訴了敖丙，畢竟自己與敖焚都是敖丙手下的臣子，以後還要和睦相處，龜大勝不想與敖焚產生芥蒂。

　　 敖丙聽了之後，心中無語了一會兒，有些無奈地看了一眼敖焚，心中打定主意，自己確實也不能厚此薄彼，過段時間之後，便為所有人再次‘講道’。

　　 敖丙介紹這些人認識，將巴蛇介紹各種人，又將敖焚介紹給巴蛇。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敖丙感覺表面笑呵呵的兩個人眼中，閃躍着肆意的火花。

# 第40章 班底初建

　　 話說，敖丙攜貝珠兒、巴蛇強勢回歸渭河水君府，府中上下一片歡騰。敖丙便決定全府大慶三日，除必要的站崗執勤，其他人隨意放鬆。

　　 三天之後，在敖丙的書房裡，龜大勝正臉色沉重地向著主座上的敖丙彙報着什麼。敖丙聽他的彙報，也是一臉的沉重，他沉吟了許久終於開口說道，

　　 “你是怎麼處理的？”

　　 龜大勝臉上恭敬地回復道，“此等叛逆之徒，不配為我府中之人，小臣已經將他們驅逐出府了。”龜大勝看着書案後面的敖丙，心中感慨不息。

　　 猶記三天前，陛下神神秘秘地找到自己，讓自己密切注意府中所有人員的動向，自己當時還有些不悅，陛下這是不信任這些人啊，他們可都是忠良之後啊。

　　 雖然心中有一些微詞，但這畢竟是龍王陛下的命令，因此龜大勝雖然心中不情願，但依然認真嚴謹地執行了敖丙的命令。

　　 而結果，卻是讓龜大勝無地自容，妄自己混跡渭河數百年，竟然讓這些鬼蜮伎倆都瞞過了自己。

　　 其實龜大勝也不是想不到眾小妖中有問題，但是他依然在內心深處抱有一絲希冀。

　　 非是不能，而是不願！

　　 三天的時間，讓他認清了現實，也讓他不得不做出反應，但是他卻下不了狠心將這群人趕盡殺絕。從敖丙的反應來看，他是要大幹一場了，這些魑魅魍魎也該清理一下了。

　　 想想自己這三天來親手抓住的那幾個人，龜大勝不由得心中泛苦，妄自己那麼信任他們，妄他們的父輩忠義兩全，他們實在太讓人失望了。

　　 “如今眾水族的整體情況如何了？”敖丙的話，將龜大勝來回了現實。

　　 龜大勝回過神來，壓下心中戚戚然，沉聲說道，“原本我龍王府共有妖兵七十八人，後來聞名投靠三十四人，三日前有二十七人離去，如今剩餘八十五人。”

　　 敖丙點了點頭，表示自己知道，不過心中還是有一絲的黯然，這就是自己的資本么？自己就要用這點家底去傲笑洪荒？

　　 敖丙怎麼想怎麼覺得有些不切實際，但是別無他法，好在剩下的這一部分妖兵對於自己的忠誠度是極大的，自己將他們培養起來，就是自己笑傲洪荒最大的資本。

　　 “那些叛逃的妖兵，本府永不錄用，就這樣吧。恩……你準備一下，明天我要開壇講道，就講‘天地玄黃經’，你們都來聽吧。”

　　 說到‘講道’一詞的時候，敖丙有些臉紅，但是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威嚴。

　　 龜大勝聽到敖丙的話，明顯一愣，他沒想到對於那些叛逃的妖兵，敖丙竟然沒有追究他們，也沒有斥責自己的袒護，更讓他震驚的是敖丙竟然要公開講道。

　　 《千字文》對於敖丙來說，可有可無，這不過是他前世啟蒙的文章而已。

　　 但是在龜大勝的眼中，意義卻是截然不同，這可是龍王陛下的傳承記憶，現在為了提升龍王府眾人的實力，陛下竟然將自己的傳承記憶分享給所有人。

　　 要知道傳承記憶代表了自己的道之所在，如果這片經文傳播出去，讓有心之人發現了敖丙的破綻，給別人可乘之機，這簡直是致命的。

　　 雖然心中知道敖丙培養自己一群人不過是為了讓自己的勢力更強大，但是龜大勝卻沒有一絲的反感，這樣做真正受益的是自己一群人，而敖丙在受益的同時，也承受着巨大的風險。

　　 不，確切地說，是必然承受着巨大的風險。

　　 雖然，敖丙之前的舉措，將一大部分姦細抓了出來，但是龜大勝肯定，剩下的這群人之中絕對還有鱷神或者其他勢力的人，這些人會將這篇經文傳遞出去，敖丙處境就危險了。

　　 至少在龜大勝的眼中是這樣的。

　　 饒是龜大勝混跡渭河數百年，此番也是眼圈微紅，有些遲疑地說道，“陛下，此篇經文畢竟是您的傳承記憶，大範圍傳播實在不妥，請陛下三思～”

　　 敖丙眉頭一挑，看了龜大勝一眼，心中暗自高興，看來還是有人真正關心自己的，但是臉上不顯分毫，而是沉聲說道，

　　 “這件事情不必再說，你去準備吧！”

　　 龜大勝見敖丙心意已決，也不再勸阻，躬身一禮，退了出去。

　　 第二天，一大早，渭河龍王府的所有人都在府中的一片空地上彙集了起來，此時是所有人都在這裏，便是看門的妖卒都在這裏。

　　 為首的是巴蛇、敖焚、貝珠兒、龜大勝站在第一梯度，第二梯度是牛魔王、蟹黃蟹寶兄弟，第三梯度是一群化形成功的小妖，第四梯度是為數不多的只有寥寥十三個未化形的小妖。

　　 所有人都是臉上肅穆，便是金仙期的巴蛇也是一臉神聖，因為他心中清楚，自己的金仙是怎麼來的，他對即將講道的敖丙，滿滿的都是崇敬。

　　 敖焚臉上則是隱含有一絲的羞愧，這幾天他也知道了龜大勝實力大進的緣由，知道是自己多想了，不由得心中羞臊。

　　 雖然對於敖丙有傳承記憶一事並不知情，但是敖丙這段時間來的表現，讓敖焚對他信心大漲，到時也沒有太過於奇怪，只是以為敖丙之前不過是為了韜光養晦，才沒有顯露出來而已。

　　 其他的眾小妖雖然極力掩飾自己內心的激動，但是他們緊緊攥住的拳頭，還有他們粗重的喘息，說明他們的內心並不平靜。

　　 他們都聽說了龍王陛下要講道的事情，同時也知道了龜大勝因為敖丙的‘講道’而突破現有的境界，甚至有人傳出巴蛇戰將能夠突破金仙境也是有敖丙講道的緣故在其中。

　　 這讓所有人對於敖丙接下來的‘講道’都是充滿了期待，他們都做着聽了龍王陛下講道，然後突破多少多少境界，然後隨着龍王陛下征戰天下的美夢。

　　 在眾人的期盼之中，敖丙終於是千呼萬喚始出來。

　　 敖丙穿了一身素衣，臉色淡然，在展露出無上威嚴的同時，也同樣散發出溫文爾雅的氣質，讓人看后感覺高貴，而又不缺乏親切感。

　　 敖丙平靜地掃視了眾人一眼，然後說道，

　　 “也許你們你可能發現，身邊缺了某些同伴，你們也應該想到了他們的身份，本座不追究他們的責任，但是他們今生別想再踏進我龍王府的門第半步。”

　　 “而且，我還知道，你們剩下的人之中，一定還有人並不是與我同一條心，”說到這裏，敖丙的話語一頓，目光掃視全場，眾小妖都覺得龍王陛下在看着自己。

　　 不過，問心無愧這看到的是讚許是欣賞，而心中齷齪者看到的卻是嚴厲是警告。前者昂首挺胸，坦然與敖丙對視，後者目光閃躲，畏畏縮縮。

　　 默默地記住了目光閃躲之人，敖丙接着說道，

　　 “今天，既然你們能站在這裏，我願意再給你們一次機會，之前所有的事情，我都既往不咎，不過，若是以後再犯，必然嚴懲不貸。我希望，你們能夠用自己的表現證明自己。”

　　 眾小妖頓時山呼，“謝陛下大恩，屬下誓死效忠龍王陛下。龍王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敖丙臉上一黑，老子如今已經玄仙了，壽命幾近於無盡，如今你們喊‘陛下萬歲’，這不是咒我早死呢嗎？

　　 但是敖丙也知道這群小妖也是好心，也沒有解釋，坐在最前面的蒲團上，開口便講《千字文》，哦，不對，是“天地玄黃經”。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雲騰致雨，露結為霜………海咸河淡，鱗潛羽翔………”

　　 敖丙的聲音宛若滾滾雷音，在眾人的腦海深處炸響。然後眾人便感覺就如醍醐灌頂一般，煌煌大道在敖丙的講解之中清晰地展現在眾人眼前。

　　 便是聽過敖丙講道的巴蛇三個人，此時也是一臉的沉迷，此番再次聽敖丙講道，卻是有不同的體會與感悟。

　　 敖丙講道，像什麼口吐金蓮、天降祥瑞是不可能了，但卻也是被他生生講出了朵朵祥雲，縈繞在敖丙的周身左右，頗有點大能講道的意境。

　　 所有人身上的氣息都是劇烈的波動，似乎隨時都要突破的樣子，而且隨着敖丙講道不斷地深入，已經開始有人氣息涌動，突破了自身境界。

　　 再有就是排在最後排的那十三個未化形小妖，此番聽到敖丙講道，也是福至心靈，有十二頭小妖化成了人形。

　　 只有一條黃鱔依然堅挺，就是不化形，但它的氣息卻是在穩步增長着。

　　 其中感觸最深的便是敖焚了，如果說起初他對敖丙講道還抱有一絲疑慮的話，在敖丙第一句講出來之後，他便知道這確實是太子殿下的傳承記憶，而且對於自己有莫大的幫助。

　　 同時他也知道巴蛇三人實力大進絕非偶然，既然別人可以憑藉這一篇經文成就金仙道果，那麼自己為什麼不可以？

　　 確定了這篇經文對自己有益，敖焚便將自己的全部心神都沉浸在了敖丙的講道之中，他心有所感，自己突破金仙的機緣便在此處。

　　 所有人的表現都一絲不差地落在敖丙的眼中，他看到了頓悟突破的眾人，看到了苦苦追尋的敖焚，看到了似有不甘的黃鱔。

　　 對此，敖丙是很滿意的，他知道眼前的這些人便是自己的班底了，這就是自己傲笑洪荒的資本，如今看到他們的實力一步步鞏固強大，敖丙自然是喜不自禁。

　　 尤其是對於敖焚，敖丙可是寄予了莫大希望，只要敖焚突破了金仙期，自己手中也就有了兩位金仙境，鱷神便如土崩瓦狗一般，不堪一擊。

　　 那時根本不用任何的計策，便可除了鱷神。

　　 那時，自己有兩位金仙境在手，而且攜夾着剷除鱷神的滔天之勢，整頓渭河，一統渭河水域，真正做了這名副其實的渭河龍王之職。

　　 想到此處，敖丙口中的‘講道’卻是越發的积極了。

　　 與此同時，敖丙的眼中也是有一絲的茫然，也不知道這次講道之後，眼前之人還能剩下多少？

　　 雖然之前已經清楚了一批，而且自己又大棒加棗地警告了一番，但是必然還會有叛逆之人。

# 第41章 鱷神來襲

　　 話說，敖丙在渭河龍王府為所有人員講道解惑，眾人受益匪淺。

　　 這篇經文本就不長，不過千餘字，而且又被敖丙將其中關於華夏歷史的語句刪去，便只剩下了不過區區百餘言，也就是半天的時間，敖丙便將這部經文講了三遍。

　　 而敖丙也終於無奈地結束了這次講道。

　　 所有人都沉浸在敖丙描述的意境之中無法自拔，在其中感悟天地變化，領會超凡神通，尋找自己的大道所在。

　　 每個人都有收穫，其中不乏有人窺得大道所在，明悟自己道之所向。也有人在其中領悟了絕妙神通，自有裨益。最不濟也能突破自己的修為境界，更上層樓。

　　 有了突破的人，逐漸地清醒過來，但是他們並沒有妄動，而是盤坐在原地，閉上眼睛，仔細地整理自己剛才所得。

　　 忽然敖焚周圍的氣息劇烈的波動，一股巨力從他的身上散發出來，將周圍幾個修為弱小的妖卒生生退推出去有三五丈遠，讓他們從參悟之中猛然驚醒過來。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敖焚的異狀，只見敖焚的眼睛猛然睜開，兩道火柱從他的眼中射出，熾熱的溫度將周圍河水蒸干，產生了劇烈的水霧。

　　 一聲震天龍吟，敖焚化為龍族真身，卻是一頭矯健的火行真龍，龍尾一擺，敖焚龍軀扶搖而上，衝出渭河水域，很快便不見了蹤跡。

　　 敖丙的耳邊傳來了敖焚微弱的聲音，

　　 “殿下，屬下的金仙雷劫將至，渭河之中水氣瀰漫，不適合屬下渡劫，屬下要去尋密地以度雷劫。等屬下回來，必然已是成就金仙道果。殿下勿念！”

　　 敖丙心中一定，甚至有一絲竊喜，敖焚要突破金仙了？也就說，自己就要有第二位金仙境的下屬了？

　　 其他人也都被敖焚的異狀驚醒過來，但是他們的身份可沒有資格讓敖焚為他們傳音，而且時間緊急，敖焚只給敖丙一人傳音講述了其中因由。

　　 敖丙對着所有人朗聲說道，“本次講道到此結束，各位都回去各司其職。記住本座的話，本座希望有天可以與眾位一起在洪荒之巔笑看風雲。”

　　 說完這句話，敖焚就直接消失在了眾人眼前，但是龜大勝的耳邊卻是想起了他的微弱話音，“這是第二次清理，有勞龜總管了。”

　　 龜大勝嘴角閃過一絲的苦澀，這件事情又落在了自己的頭上，也不知道這一次會有多少人傷透自己的心。

　　 但隨即他臉上的苦澀，就被一抹堅毅代替，這次事關龍王陛下的傳承記憶，事關龍王陛下的道之所在，自己不能手軟。

　　 這些人受龍王陛下恩惠，卻不思回報，反而是要恩將仇報，這些人絕對留之不得，即便他們是渭河忠良之後。

　　 龜大勝眼中閃過一絲冷意，陛下對我等來說，恩同再造，我必然要全力護衛陛下的安危，將一切危險消除於萌芽之中。

　　 同時，巴蛇也受到了敖丙的一段傳音，“巴蛇戰將，我推測此時鱷神已經知道了你回歸龍王府的消息，因此請你勞累一番，多加防備。”

　　 這場轟轟烈烈的講道到此結束，多年之後，當這群小妖站在眾仙之上，俯視洪荒的時候，他們回憶說，便是這次的講道，便是自己命運的轉折點，是龍王陛下雄霸洪荒的起端。

　　 講道已畢，所有人逐漸從敖丙講述的意境之中清醒過來，所有人感覺着自己的進步，心中竊喜不已，同時對於敖丙也是越發的認可與崇敬。

　　 所有人都回到了原來的生活與訓練之中，但是整個龍王府的氣氛卻是有些詭異，不乏有人知道敖焚已經到了太乙玄仙巔峰，距離金仙境也不過是臨門一腳。

　　 先前，敖焚急忙忙地衝出渭河，可是落在了所有人的眼中，雖然敖丙沒有說什麼，但是他們都在私下猜測，敖焚大人必然是去突破金仙境了。

　　 就在這樣的氛圍之中，度過了三天時間，在第四天的清晨，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敖焚的好消息，忽然一股強悍的氣勢籠罩了龍王府。

　　 眾小妖被這股氣勢一壓，十有八九都跪在地上，便是勉強支撐着的也不過是強弩之末，臉色憋得通紅，搖搖晃晃，隨時都會倒下的樣子。

　　 就在眾人驚駭莫名的時候，在龍王府中傳出了一聲冷哼，那股氣勢頓時被打散，所有小妖也從氣勢之中，掙脫出來，心中后怕不已的同時，也是目光火熱地向著大殿之中望去。

　　 在眾小妖的注視之中，腳步聲逐漸地靠近，然後從大殿之中走出來四個人。

　　 為首之人一身儒衣，劍眉朗目，唇紅齒白，卻是一個瀟洒倜儻好少年，正是我們的男主，敖丙太子殿下，現今的渭河龍王陛下。

　　 在他的身後有三人，其中一個身高在兩丈開外，濃眉大眼，方口闊鼻，正是不久前剛剛回歸的渭河龍王府第一戰力，巴蛇戰將。

　　 另外兩人一個是背背龜殼的猥瑣小老頭，另外一個是身穿綵衣的靚麗女子。

　　 等到四人出現，龍王府眾小妖全部單膝跪倒在地，山呼，“恭迎龍王陛下！”

　　 這時間，已經有一團黑雲籠罩在了龍王府的上方，急促激昂的戰鼓聲從黑雲之中傳出來。鼓聲震散了黑雲，一彪人馬浮現在眾人的眼前。

　　 為首的正是自號為渭河水君的鱷神，此時他滿臉的陰沉，尤其是在看到了敖丙身後的巴蛇之後，臉色卻是越發的難看。

　　 鱷神一聲斷喝，“快讓爾等龍王來見本尊，本尊有事找它。”

　　 所有人都被鱷神這句話弄得有些迷糊，龍王陛下不是就在你眼前嗎？還怎麼找來？這貨是不是有病？

　　 於是讓鱷神抓狂的是，他遭遇了龍王府近百人看白痴似的目光，他也有些摸不清楚情況，雖然自己是來挑事兒的，但是這現場的氣氛實在有些奇怪啊。

　　 要說知道這件事情前後始末的，也就是敖丙與敖焚了，當時他們互換身份，以身犯險，深入渭河水君府，終於與鱷神定下了百年不動刀兵的約定。

　　 敖丙看着上方的鱷神，滿臉嚴肅，聲音低沉地說道，

　　 “鱷神，當初你我雙方可是約定好了百年之內互不攻伐，如今你帶兵前來，是何道理？難道是想破壞約定不成？”

　　 鱷神怪眼一翻，厲聲說道，“你小子休要張狂，當初殺我愛將金蟾，我還沒有找你算賬，今日正好，我先將你斬殺與此，看你們龍王出不出來！”

　　 說完這句話，鱷神化為一道黑影，向著敖丙的方向沖了過來，敖丙臉色未變分毫，只見在他的身後竄出一個黑影，迎上了撲過來的鱷神。

　　 兩道黑影稍觸即分，鱷神退回了半空，而另外一位卻是護在了敖丙的身前，正是巴蛇戰將。

　　 兩個人都是一臉的沉重嚴肅，頗為忌憚地看着對方。

　　 鱷神眼睛死死地盯着巴蛇，目光幾乎要將巴蛇刺穿，他咬着牙紅着眼睛，厲聲說道，“巴蛇，你突破金仙了？！”

　　 雖然是個疑問句，但是不用巴神回復，鱷神也知道答案，但是他心中妒意滔天，憑什麼？他憑什麼？

　　 自己付出了多少東西？忠義、自由、尊嚴……

　　 自己為了這個金仙業位，捨棄的太多太多，可是巴蛇他憑什麼成就金仙，我不服，我不服，不服……鱷神在心中狂呼道。

　　 而此時巴蛇淡淡的聲音，幾乎讓鱷神淹沒在妒海之中，“是啊，這還多虧你的照顧，要不是你的逼迫，我怎麼會怎麼快就突破呢？”

　　 鱷神眼珠子已經被血絲布滿，他的呼吸粗重，滔天的氣勢從他的身上散發出來，一頭遠古巨鱷在他的身後慢慢凝聚。

　　 巴蛇這個時候臉上也變得凝重，在他的身後有一頭巴蛇虛影浮現出來，眼睛死死盯着鱷神，氣勢死死地抵住鱷神的氣勢。

　　 鱷神感受着前方那股絲毫不弱於自己的氣息，深深地吸了兩口氣，平靜了一下自己的情緒，他身後的遠古巨鱷也逐漸地變淡消失在了鱷神的身後。

　　 “巴蛇，你我本是兄弟，今天既然你已經突破了金仙期，已經有了與我平起平坐的資格，你我兄弟二人可以再續前緣，平分了這渭河……”

　　 “住口，你還好意思說跟我是兄弟？我呸！！自你決定背叛先龍王陛下的時候，你我早已恩斷義絕，我巴蛇絕對不會認你這等不忠不義之徒做兄弟！”

　　 鱷神還沒有說完話，就被巴蛇打斷了話語，巴蛇看着鱷神一臉的嫌棄，似乎羞于于鱷神這等人說話。

　　 鱷神被巴蛇打斷，心中惱怒，自己好歹還念及當初的一絲的兄弟情義，沒想到巴蛇竟然是如此的絕情，而且他說話不留一絲情面。

　　 鱷神氣得胸口劇烈起伏，兇狠的目光似乎一柄柄鋒利的小刀 ，要將巴蛇刀刀剮盡。

　　 巴蛇面對鱷神兇狠的目光，則是表現得極為淡然。似乎根本就沒將鱷神放在眼中。

　　 鱷神再次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目光在巴蛇以及敖丙之間來回掃動，忽然他對巴蛇說道，“快叫爾等龍王來見本尊，本尊……”

　　 巴蛇一聲嗤笑，再次打斷了鱷神的話，“哈～，真是好笑，我們龍王陛下不就在你的面前？你要找哪一位龍王陛下？”

　　 敖丙這個時候也適時地站了出來，笑眯眯地對着鱷神說道，“鱷神啊，難道蕭老道沒有告訴你，當時我們兩個人誰才是真正的渭河龍王嗎？”

　　 鱷神眼神一跳，但是依然有些嘴硬地說道，“你？怎麼可能？你不過是玄仙中期的小小妖將，怎麼可能是渭河龍王。”

　　 敖丙一聲大笑，“哈哈～，東海龍王三太子、新任渭河龍王敖丙在此。”

　　 這個時候，眾小妖再次拜俯，包括巴蛇、貝珠兒等人也是躬身低頭，一起山呼，“龍王陛下萬福金安。”

　　 鱷神，沉默了……

# 第42章 艱難混戰

　　 話說，鱷神奇襲龍王府，卻是被已經突破到了金仙境的巴蛇阻擋，鱷神羞惱萬分，卻是無可奈何。

　　 在他的心中認定了，這個新任的渭河龍王便是天庭扶持的另外一方，他還依然認為敖焚才是渭河龍王，而敖丙便是如蕭老道一般，是天庭派下來的‘特使’，是天庭的代言人。

　　 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搶奪自己的渭河水域，他甚至懷疑巴蛇能夠突破金仙境也是天庭在背後出手相助。

　　 為的不過是增加他們的實力，能夠與自己分庭抗禮，甚至將自己取而代之。

　　 因此他決定要當著敖焚這個‘新任渭河龍王’的面，將敖丙這個‘天庭特使’斬殺當場，而巴蛇既然是他們一群人的依仗，而且絲毫不顧及自己與他的兄弟情義，因此也要斬殺當場。

　　 只要斬殺了‘天庭特使’與巴蛇，那麼‘新任渭河龍王’就是孤家寡人，根本沒有與自己爭鬥的資格，甚至天庭還會因為他保護‘特使’不周，而被天庭遺棄。

　　 那個時候，這位‘新任龍王陛下’，還不是任憑自己揉捏？

　　 這也是鱷神想要見到敖焚的原因，但是巴蛇與敖丙的話卻是讓鱷神驚呆了，這是什麼情況？

　　 這個小小的玄仙境才是新任的渭河龍王？當時他們隱瞞了身份？而且這件事情蕭天行也知道？

　　 鱷神此時的眼神獃滯，完全處於失神的狀態，此時只要巴蛇的普通一擊便能將其擊殺。但是巴蛇並沒有出手，並不是顧忌當年的情誼，而是此等陰險之事，巴蛇不屑為之。

　　 鱷神終究是金仙境的修為，很快便從獃滯中恢復過來。

　　 但是明白了事情緣由的鱷神卻是愈發的憤懣，只有自己被蒙在鼓裡？他們將自己當成什麼了，他一聲厲嘯，

　　 “你們欺人太甚，今天你們這些人都死在這吧！我要讓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鱷神此刻已然惱羞成怒，他的神志已經被憤怒的火焰瀰漫，幾乎喪失了全部的理智，他凝聚出滔天的氣勢，身後的遠古巨鱷再度浮現，咆哮着向著敖丙眾人撲了過來。

　　 巴蛇身後巴蛇虛影越發的凝實，蛇口一張，欲要擇天而噬，巴蛇身形暴進，迎上了撲過來的鱷神。

　　 兩個人混在成了一團，而且在巴蛇有意識的引導之下，兩個人的戰場逐漸向上方移偏轉，至少不會波及到龍王府的眾人。

　　 在鱷神衝上去的時候，鱷神身後的一群妖兵在一頭妖將的帶領之下，向著龍王府包圍上來。

　　 這頭妖將整體上已經脫離了妖族的形態，只是化形稍微有些不徹底，模樣實在不敢恭維，鯰魚嘴，小眼睛，兩條須子在嘴唇上一擺一動。

　　 五短身材，黝黑的皮膚，圓圓的肚皮，手中晃動兩柄金瓜霹靂錘，也不知是肚皮圓，還是大鎚圓？

　　 雖然其貌不揚，但是他的實力卻是毫不含糊，身上散發著太乙玄仙中期的氣息，臉色嚴肅，眼神冰冷，竟然有點絕世猛將的味道。

　　 看到這位妖將的相貌，敖丙便知道了，這位十有八九是一頭鯰魚得道，能夠以鯰魚之身修鍊到如此境界，也是不俗。

　　 不用敖丙吩咐，他身後的貝珠兒，已經主動迎上了這位鯰魚妖將，兩個人都是玄仙中期的實力，雖然貝珠兒剛剛突破，加又戰鬥經驗不足，但畢竟乃是東海水族，從小便接受東海完善的修鍊系統，修為更加的凝練、圓潤。

　　 反觀這位鯰魚妖將，雖然常年在戰場拼殺，戰鬥經驗豐富，但畢竟都是自行摸索着修鍊，屬於野路子妖怪，兩個人各有優劣，半斤八兩，一時之間倒是難分勝負。

　　 這次的奇襲，鱷神是私下主意，並沒有告知蕭老道，蕭老道若是知道，怎會允諾讓他帶兵前來？

　　 因此他並沒有帶太多人來，一位鯰魚妖將，太乙玄仙中期修為，二百妖兵，其中天仙境五十，地仙境一百五。

　　 在鱷神看來，自己出馬，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金仙之下皆螻蟻，自己吹口氣就能滅了他們，至於巴蛇，不過剛剛突破金仙境，怎麼會是自己對手？

　　 帶上這些妖兵，不過是想撐撐門面，也沒想讓他們發揮多大的作用。

　　 敖丙也不知道從哪裡搞來了一桿長槍，直衝進了妖兵之中，將五十名天仙境圈在了自己的身邊，而龍王府的眾小妖卻是擺起了一座座的真武乾元大陣，與鱷神帶來的妖兵混在了一處。

　　 蟹黃蟹寶、牛魔王三人，在這段時間的修鍊，已經到了地仙後期，在妖兵之中橫衝直撞，無人是其一合之敵。

　　 很快，敖丙就將局勢控制住了，這二百妖兵，都被敖丙制住，封印了修為，限制了行動，癱軟在地上。此時只有巴蛇與貝珠兒兩處戰場還在爭鬥之中。

　　 便是在此刻，龜大勝忽然來到敖丙的身邊，他輕聲說道，

　　 “陛下，那位手拿雙錘的乃是先龍王陛下的親衛隊長——年覆海大人，當年很得先龍王陛下信任，最初也是堅定地站在巴蛇戰將一邊，後來不知為何卻是投靠了鱷神。”

　　 “直到前幾年，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來是是因為年大人的獨子被鱷神控制了，並且鱷神以此為要挾，才讓年大人反叛我等。所以，我希望龍王陛下，能再給年大人一次機會……”

　　 敖丙看着貝珠兒與年覆海的戰圈，眼睛微眯，卻是沒有給龜大勝答覆，雖然他的反叛是迫不得已，但是他終究還是反叛了，這樣的人值得自己信任？

　　 敖丙深深地信了一口氣，再度深深地看了一眼已經穩穩佔住上風的年覆海，輕輕地點了點頭，“好，我知道了，這件事情，我會認真考慮的……”

　　 龜大勝聽了之後，心中幽幽一嘆，看來陛下還是心中有芥蒂的，不然便不是‘考慮’，而是直接應允了，但是龜大勝沒有辯駁什麼，他相信年覆海會讓敖丙滿意的。

　　 龜大勝嘴唇微動，一縷聲音傳入到了與貝珠兒酣戰正昌的年覆海處，敖丙注意到了龜大勝的小動作，但是並未在意。

　　 年覆海正與貝珠兒戰鬥它充滿了信心，這個女修雖然也是太乙玄仙中期修為，甚至法術方面還要高出自己一線。

　　 但是其戰鬥經驗不足，應該是溫室之中培養出來的修士，時間一長必然露出破綻，根本不可能是自己的對手。

　　 而結果也是正如他所預想的那樣，貝珠兒真的不是他的對手，很快他便掌控了戰鬥的節奏，戰敗貝珠兒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但就是在這個時刻，忽然在他的耳邊響起了一個聲音，“年大人，如今龍王陛下入主渭河水域，巴蛇戰將也業已回歸，你還要為鱷神那叛逆之徒效力嗎？”

　　 年覆海的動作隨即一僵，但是很快就恢復了，有些無奈地看了一眼龜大勝，他的嘴角露出了一絲苦笑，這確實非自己之願，但是自己已經沒有回頭之路了。

　　 雖然年覆海沒有隨即表示脫離鱷神，但是因為龜大勝的話，手中的咄咄逼人也收了起來，與貝珠兒不緊不慢地戰鬥起來。

　　 貝珠兒被年覆海逼得是手忙腳亂，眼看自己就要撐不住了，一旦自己落敗，可能導致整個戰局崩潰，因此她一直在咬牙堅持。

　　 眼看自己就要落敗，忽然，年覆海收住了自己的攻勢。

　　 貝珠兒不知道年覆海打得什麼算盤，也是配合著將戰局穩定了下來，自己只要拖住他就可以了，這場戰鬥的最後主要在巴蛇與鱷神之間的戰鬥。

　　 敖丙眯着眼睛看着龍王府上空糾纏不休的兩個人影，不時地有一股巨大的水浪波及到龍王府中，便是龍王府的宮殿都是一陣陣的顫抖。

　　 那便是巴蛇與鱷神之間的戰鬥了，他們之間的戰鬥已經持續了兩個多時辰，其間互有勝敗。

　　 此時他們也是打出了真火，兩個人都是恢復了自己的妖獸本體，展開了最兇殘、最危險、最原始的肉搏戰鬥方式。

　　 敖丙與他們兩個人實力相差巨大，本來不可能看清上方兩個人的動作，但是敖丙的眼睛中矇著一層淡淡的紫色，卻是將上方兩個人的動作看得一清二楚，這卻是敖丙不輟修鍊紫陽神眸的功勞。

　　 看着上方的戰鬥，敖丙的臉色卻是有些沉重，巴蛇的狀況不容樂觀，上方兩個龐然大物身上都是血跡斑斑，有自己的，也有對方的。

　　 遠古巨鱷與巴蛇的身上都是傷口，傷口不深，無關大局。

　　 但是巴蛇卻是比遠古巨鱷多了一處致命傷，巴蛇的尾巴被遠古巨鱷咬斷了，雖然還有外面的血肉連着，但是裏面的骨頭已經碎了。

　　 巴蛇的情況每況愈下，而遠古巨鱷的卻是依舊凶威滔天。

　　 敖丙心中幽幽一嘆，巴蛇終究是剛剛突破金仙，比之鱷神這位突破了數千年的老牌金仙來說，還是略有不如。

　　 忽然，遠古巨鱷張開大嘴向著巴蛇的七寸之處咬去，巴蛇急忙閃躲，但是巨鱷的這一招卻是虛招，它的后爪卻是猝然抓住了巴蛇的斷尾之處，一下子將那一節尾巴抓了下來。

　　 巴蛇一聲厲呼，向著外圍逃去，遠古巨鱷怎肯放過這樣的良機，張牙舞爪向著巴蛇撲了過去，巴蛇此時也是被激出了凶性，眼中厲芒一閃，同樣向著鱷神噬咬過去。

　　 巴蛇本就實力差了鱷神一線，如今又是受了巨創，此時更加不是對手，僅僅也就是三五招之間，鱷神一爪轟在了巴蛇的七寸之處。

　　 巴蛇一聲悲鳴，口中吐出了一大片鮮血，抽搐着向著下方落了下去。

　　 鱷神大嘴一張，一道漆黑的光華在他的口中凝聚，向著下方的巴蛇轟了過去，這一擊要是落在巴蛇身上，他將必死無疑。

　　 敖丙身形一閃，卻是猛然消失，在原地卻是出現了一條小船，小船上一道金色光柱凝聚，向著鱷神放出的漆黑光華射了過去。

　　 漆黑光華與金色光柱相撞，產生了劇烈的爆炸，一股股巨大的水浪向著四周涌去，巴蛇被這巨浪擊中，再度一口鮮血噴了出來，身體卻是被水浪帶着向遠處飄飛而去。

# 第43章 敖焚回歸

　　 話說，鱷神惱羞成怒，與巴蛇戰在了一處，而且他棋高一着，將巴蛇打成重傷，幸得敖丙用上古龍族戰艦抵住了鱷神的最後一擊，才讓巴蛇逃過了一劫。

　　 鱷神看着自己最後那璀璨的一擊轟向巴蛇，眼中閃過殘忍的笑意，巴蛇終於是要死了，哈哈，你突破了金仙又能怎麼樣？不是一樣要死在我的手中？

　　 嘎嘎……

　　 忽然，在最後關頭，一道金色光柱擋住了鱷神的致命一擊，護住了巴蛇，鱷神心中惱怒異常，是誰？膽敢壞了自己好事？找死不成？

　　 然後，鱷神就看到了半空之中的上古龍族戰艦，一眼就認出了，當初敖丙敖焚兩個人就是憑藉著這個東西，從自己的水君府中安然身退。

　　 這東西如今再度出現了？而且除了速度超群之外，攻擊力竟然也是如此的不凡？

　　 鱷神看着戰艦，遠古巨鱷的動作也是一陣遲疑，但隨即就是向著巴蛇撲殺過去，不管如何，先斬了巴蛇，之後這群小子便是任憑自己揉捏了。

　　 鱷神確實打得如意算盤，但是敖丙怎會讓他如意，調動戰艦的攻擊陣法，一道金色光柱向著遠古巨鱷射了過去。

　　 遠古巨鱷來不及再對着巴蛇出手，身體一扭，尾巴向著金色光柱迎了上去，尾巴稍微一滯便直接拍碎了金色光柱。

　　 然後遠古巨鱷卻是再度向著巴蛇飛撲過去，戰艦再次阻攔，這次遠古巨鱷的腳步終於停了下來，慘綠色的小眼睛有些陰沉地盯着戰艦。

　　 它知道，如果不能解決了這煩人的小東西，自己就別想殺掉巴蛇。

　　 遠古巨鱷此時將目標指向了敖丙所在的戰艦，尾巴一擺，扭頭向著戰艦撲了過來，敖丙知道自己成功吸引了鱷神的注意力，而自己憑藉戰艦依然不是鱷神對手，因此他艦頭一轉，向著一側閃避而去。

　　 敖丙不敢直接離開，因為鱷神隨時都有可能放棄追殺自己，回身斬殺巴蛇。

　　 敖丙知道，自己也就僅僅只能拖住一時而已，一旦鱷神失去了耐心，直接對龍王府的其他人出手，那時自己根本無可奈何。

　　 敖丙不敢將距離拉得太開，他即要讓鱷神覺得能抓住自己，卻又不能被他抓住，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敖丙慢慢地將鱷神引開，離着龍王府越來越遠。

　　 等到了一個足夠遠的距離，敖丙知道時機到了，他將戰艦的速度提升到了最大，向著前方飛了過去，將鱷神遠遠地落在了後面。

　　 敖丙繞了個大圈，又回到了龍王府，他二話不說，就將所有人，包括重傷的鱷神，都收進了戰艦，這戰艦內部空間極大，便是萬人也裝得下去，這點人自然不算什麼。

　　 整個龍王府只剩下了貝珠兒，還在與年覆海纏鬥，脫不開身，其他人都進入了戰艦，包括那剛拿下的二百俘虜。

　　 敖丙準備着用戰艦的攻擊陣法迫開年覆海，收了貝珠兒，然後帶着所有人暫且出去避難，等到日後自己積攢了足夠的力量，再奪回這裏本屬於自己的一切。

　　 忽然，敖丙似有所感地向著遠處望去，一道強橫的氣息向著龍王府迫近，敖丙臉上一陣難看，鱷神這就反應過來了？在向這裏趕過來？

　　 不對，不對，這股氣息好像不是鱷神，但是這股不弱於鱷神的強橫氣息會是誰的？為什麼會給自己一種熟悉而又陌生的感覺呢？

　　 敖丙沒有時間浪費，他驅動戰艦來到年覆海的不遠處，一道金色光柱凝聚在船頭凝聚，並且氣息立刻鎖定了年覆海。

　　 年覆海身體一僵，隨即退出戰圈，向著遠處遁去，敖丙看着遁去的年覆海，高聲說道，

　　 “今天看在龜大勝的面子上，我的這一炮並沒有打出去，下次再讓我遇到你，你可就沒有這麼好運了……”

　　 然後戰艦上光華一閃，就將貝珠兒收入其中，新來的那個金仙境強者，敵友不清，自己必須要做完全準備。

　　 之前自己就是太相信巴蛇的金仙境實力了，以致與讓龍王府陷入到了覆滅危機之中，此刻卻是不能再犯錯了。

　　 敖丙並立刻沒有離開，而是留下來準備看一看那個氣息是怎麼回事，究竟是友是敵？

　　 這個時候，那個氣息也是來到了龍王府上方，敖丙看清楚來人之後，好一陣驚訝，來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的左膀右臂，前不久剛剛出去渡金仙劫的敖焚。

　　 此刻敖焚的身上燃燒着火紅色的火焰，熾熱的溫度將周圍的水都蒸幹了，在他的身邊形成了一個河水的真空地帶。

　　 而在他的身上散發著一股沛然的氣息，甚至在易天南的感應之中，甚至要超過巴蛇，超過鱷神，其實這不過是敖焚新近突破，無法收斂自身氣勢所造成的。

　　 易天南一呆之後，立刻臉上浮現出了驚喜的表情，“敖焚，你突破金仙期回來了？如今的時機剛剛好……”

　　 敖焚對於此時的情況也是有點意外，搞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對於敖丙的尊敬與感激，自己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突破金仙期，全賴太子殿下經文之妙。

　　 敖焚降下身來，推金山倒玉柱跪倒在敖丙的面前，激動地說道，“承蒙殿下器重，屬下已經突破了金仙境，日後必然為殿下鞍前馬後。”

　　 敖丙前走兩步，攙扶起了敖焚，知道這位東海的未來大將，對自己已經初步認同了，不由的心中歡喜。

　　 然後敖丙伸手一招，身後出現了兩個人影，卻是巴蛇與貝珠兒，此時的巴蛇好不凄慘，身上到處都是血口子，幾乎看不到一處完好的皮膚。

　　 雖然他身上的傷口已經被簡單地處理過，但是這些傷勢估計沒有幾年光景是恢復不了了。

　　 一邊的貝珠兒身上倒是沒有什麼創傷，但是蒼白的臉色卻是显示剛才的戰鬥，對她的消耗也是不小。

　　 敖焚注意到兩個人的情況，才發現龍王府也受到一些破損，並且其中的眾小妖都不見了蹤影，敖焚臉上一肅，沉聲問道，

　　 “殿下，這是怎麼回事？巴蛇戰將竟然傷得如此之重……”

　　 敖丙的臉上一冷，厲聲說道，

　　 “這還不是鱷神做的，他聽說巴蛇戰將回歸，並且突破了金仙境，已經坐不住了，所以他打上門來，如今巴蛇戰將重傷，我打算暫避風頭。”

　　 敖焚臉上一陣羞憤，單膝跪倒在地，拱手急聲說道，“殿下不必如此，屬下已經突破金仙境，今欲以鱷神試槍，槍挑鱷神，以揚我東海之威……”

　　 敖丙眼眉一挑，雖然有些意動，但敖丙卻是不敢再行險招，之前自己就是太過於迷信巴蛇的金仙期實力，最終讓巴蛇身受重傷，而且將龍王府眾人陷於危境之中。

　　 敖丙不得不猶豫，巴蛇剛剛突破金仙境，不是鱷神對手，敖焚也是剛剛突破金仙境，就能是鱷神的對手了？敖丙很懷疑。

　　 突然，令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是，巴蛇突然跪倒在地，幾乎是涕泗滿面地向敖丙哭訴說道，

　　 “陛下，屬下辜負了您的信任，屬下萬死難辭其咎，請求陛下再給屬下一次機會，屬下願聯手敖焚大人，勢必斬殺鱷神，以正陛下之威。”

　　 敖焚此時也是再度叩首，請求說道，“殿下，屬下必殺鱷神，求殿下應允～”

　　 敖丙看着眼前兩個人，其中一個鬥志昂揚，滿懷戰意；另一個羞憤異常，視死如歸。

　　 敖丙終於還是嘆了一聲，“好吧，我再冒一次險，但是你們二人記住，一切以自保為首要目的。鱷神久戰不下，必然退走～”

　　 敖焚與巴蛇兩個人對視一眼，都看到了對方眼中的火焰，對着敖丙重重地抱了抱拳，“勢必不敢讓陛下（殿下）失望～”

　　 敖焚一直稱呼敖丙為殿下，貝珠兒亦是如此，在他們看來，區區渭河龍王之位，焉有東海龍太子的身份來的尊貴？因此他們一直都沒有改口，稱呼敖丙為‘殿下’。

　　 敖丙也沒有糾正他們，也就一直這樣了。

　　 龜大勝巴蛇等渭河原民，卻是將敖丙看作是值得信任的渭河龍王，自己等人的君上、主公，因此便冠以了‘陛下’稱呼。

　　 敖丙輕輕地點了點頭，再度囑咐一句，“兩位小心，我等你們回來～”

　　 敖焚與巴蛇兩個人化為一蛇一龍，向著遠處游弋飛馳而去，他們已經感覺到了一股龐大的氣息在向著這邊靠近，不用問，也知道是鱷神。

　　 敖丙並不放心，將貝珠兒收入了戰艦之中，啟動了戰艦上的隱匿陣法，跟在了敖焚兩個人的身後。

　　 很快，敖焚兩個人便遇到了一頭龐然大物，卻是一頭遠古巨鱷，慘綠色的小眼睛之中露出殘忍的笑意，看到敖焚二人之後化為人形，嘎嘎一笑，

　　 “本尊正在找你們，沒想到你們竟然自投羅網，今天我倒是要嘗嘗龍肉與蛇肉到底有何不同，嘎嘎……”

　　 敖焚大怒，厲聲喝罵道，“不過一條小小的鱷魚，竟然敢在此大放厥詞，身為鱗甲族中的一員卻不知尊族長龍族嗎？如今還敢挑釁龍族，實乃十惡不赦，當死，當殺，當滅……”

　　 鱷神感覺着敖焚身上傳過來的龍威，而且他感覺到了血脈之中，對於眼前龍族的畏懼，但是事情到了這一步，自己根本沒有退路。

　　 鱷神強壓住身體上的不適，惡狠狠地說道，“哼～，那不過是上古之時，龍族自封族長往自己臉上貼金而已，你們還真以為自己高人一等了？”

　　 在敖焚的心中，龍族雖然沒落了，但是上古之時身為三族之首，威震天下，自己有生之年，必以恢復上古龍族榮光為己任。

　　 現在竟然聽到有人否認了上古龍族的輝煌，而且此人還是鱗甲族之人，敖焚越發的憤怒，他的身上燃燒起了熊熊的火焰，他身邊的河水真空地帶瞬間擴大了一半。

　　 鱷神的眼中閃過一絲陰謀得逞的笑意，‘哼，跟我斗？你小子還嫩了點……’

　　 敖焚幾乎要燃燒起來，眼睛通紅地看着鱷神，恨不能生撕了他，一邊的巴蛇畢竟竟然豐富，暗道一聲不好，神念傳音在敖焚的腦中大喝一聲，

　　 “敖焚大人，他在故意激怒你，不要着了他的道兒……”

　　 敖焚的怒火沒有停止，但是卻有一道冰一般冷靜的聲音傳回了巴蛇，

　　 “我知道！！”

# 第44章 七轉金丹

　　 話說，敖焚回歸，夥同身受重傷的巴蛇，懇求敖丙應允，意欲再戰鱷神，為渭河龍王府正名，為渭河龍王陛下顯威。

　　 戰鬥之前，鱷神故意詆毀龍族，激怒敖焚，巴蛇傳音敖焚讓他冷靜，但是敖焚卻是將計就計，只不過是假裝生氣，他的內心實則比冰還要冷靜。

　　 敖焚眼睛通紅，彷彿是被憤怒沖昏了頭腦，直愣愣地沖向了鱷神，手中光華一閃，一桿火紅的長槍直愣愣地向著鱷神的腦袋砸了下去。

　　 鱷神眼中閃過一絲陰謀得逞的得意，手中出現了一柄大刀向著長槍迎了上去，長槍與大刀相遇，大刀上卻好像是毫不着力一般，被長槍一下砸了下去。

　　 但是鱷神的左手中卻是忽地出現了一尊小印，不帶一絲煙火氣息地向著敖焚的腦門砸了上去，而此時敖焚長槍招式用老，根本無法自救。

　　 他竟然直接順勢轉身，身後一條龍尾向著鱷神的身上抽了過去，鱷神身體前沖，等到察覺到敖焚的龍尾下來，已經根本躲不及了。

　　 他一咬牙，手中小印直接脫手而出，向著鱷神的身上砸了過去，不出意外地，小印砸在了敖焚的身上。

　　 但是本該砸在敖焚腦門的小印，因為敖焚轉身，卻是砸在了敖焚的後背上，敖焚喉嚨一甜，一絲鮮血從口中溢了出來。

　　 敖焚的龍尾也是直接拍在了鱷神的左胸口處，鱷神直接被拍飛出去，眼中可以看到的鱷神口中一道血箭噴了出去。

　　 這一切說來很長，但卻是發生在電光火石之間，在一邊觀望的巴蛇還沒反應過來呢，就看到敖焚吐血，鱷神被拍飛了出去。

　　 雖然沒有跟上他們的戰鬥，但是巴蛇怎麼會放過這難得的機會？

　　 他身形一晃，出現在了鱷神飛出去的方向，手中丈八蛇矛就好似毒蛇吐信一般，向著鱷神身上刺了過去。

　　 鱷神此刻卻是驚訝無比，因為敖焚的反應實在是太犀利了，這是一個人暴怒之後能夠做出的反應？一般人也做不到這種地步啊！

　　 他看到了敖焚忽然抬起頭來，向著自己微微一笑，嘴角微微勾起，透出一絲的森寒，眸子深處是死一般的沉靜。

　　 鱷神一呆，糟糕，自己被這小子騙了，終日打雁反倒被雁啄了眼，鱷神的眼中閃過一絲的恨意，小子奸詐，實屬可惡！！

　　 就在鱷神心中惱怒，暗罵敖焚的時候，忽然他感覺自己身上汗毛一豎，然後用餘光一瞥，驚得他是亡魂皆冒，巴蛇的長矛已經距離自己的心口不足五寸。

　　 鱷神又驚又怒，巴蛇這廝實在可惡，竟然偷襲於我，真的是不過記當年的兄弟情誼了，但是他也不想想自己又將這兄弟情義置於何地了？

　　 鱷神知道自己心中再怎麼羞惱也無濟於事，於是他腰身一擰，儘力避開了自己的心臟要害，手中大刀卻是向著長矛磕了過去。

　　 鱷神的反應不可謂不迅猛，雖然躲過了心臟要害，但是依然被巴蛇的一矛從自己的肋下劃過，傷口足足有三四寸深，甚至可以透過傷口看到裏面跳動的心臟。

　　 鱷神心中驚駭莫名，僅僅就差那麼一點點了，只要長矛再前進一點點，自己就要交代在這裏了，即便是現在，自己的情況也不容樂觀。

　　 他身形晃動，急急地向著遠處遁去，他心中已經有了退意，他感覺自己再留在這裏，死亡的幾率會很大。

　　 鱷神原本就與巴蛇一場大戰，隨後又是追殺敖丙而去，其間根本沒有時間調息，這便又遇上了敖焚和巴蛇。

　　 本來鱷神就被敖焚那一尾抽得五臟挪移，血脈跳動，而後巴蛇的一矛，更是讓鱷神身受重創，此時他一身戰力十不存三，走為上計。

　　 但是敖焚與巴蛇確實不是無關看客，他們怎麼會放鱷神從容離去？敖焚晃動手中大槍，巴蛇舞動手中長矛，身形一晃，向著鱷神追了過去。

　　 鱷神注意到身後兩人不依不饒，心中暗惱，卻是無可奈何，被逼無奈之下，他最終現出原形，縮小身形到一丈左右，劃開河水，飛快地向著自家水府逃去。

　　 鱷魚的形態確實要比人類的形態適用於水下前行，但是不要忘了敖焚與巴蛇也是在水中長大的妖族。

　　 他們一個現出龍族真身，一個現出巴蛇本相，具是縮小了體型，向著鱷神的方向追擊過去。

　　 鱷神乃是金仙境妖修，這樣重創的他的機會可真是不多，現在形勢大好，自然是不能放手，趁此機會，便做了鱷神。

　　 三個人你追我趕，在渭河之中飛速的前行，但是誰也沒有發現，在他們三人的身後卻是遠遠地綴着一艘小船。

　　 正是上古龍族戰艦，卻是敖丙不放心，默默地跟在後面。

　　 鱷神急速前行，心中在暗罵敖焚與巴蛇兩個人卑鄙的同時，也在想着以後怎麼報復炮製他們。

　　 忽然鱷神心中一喜，再有一刻鐘就到水君府了，那裡有自己的大軍，還有防護陣法，攻擊陣法，雖然他們兩個金仙，但是也休想討到好處。

　　 等自己養好了傷勢，你們兩個都要付出絕對的代價，不對，我要渭河龍王府的人都要死，抽魂煉魄，永世不得超生。

　　 鱷神狠狠地看着一眼身後緊緊相隨的兩個人，嘴角勾起了一個殘忍的弧度。

　　 敖焚新來渭河，對這邊的環境不太熟悉，巴蛇在鱷神重建水君府之前便於鱷神反目成仇，因此對於這一片的情況還真的不熟悉。

　　 但在後面遠遠跟隨的敖丙卻是暗自上了心，之前他去水君府的時候，便仔細地研究過這一條路。

　　 因為他知道自己與鱷神之間必有一戰，提前了解一些周圍的地形，絕對沒有壞處。

　　 敖丙忽然看到了遠處的一處水下潛山，山頂幾乎觸及水面，敖丙記得清楚，翻過前面那座山，再有十幾里地便是鱷神的水君府了。

　　 絕對不能讓鱷神回歸水君府，在過山之前將他攔下是最佳的方案。

　　 敖丙加大了戰艦之中的法力輸入，戰艦一顫，速度提升了三成，呼嘯着從三個人的頭頂上越了過去，驚得三人抬頭觀瞧。

　　 幾家歡喜幾家愁，三個人一眼便認出了這戰艦的來歷，敖焚巴蛇自然是心中興奮，而鱷神卻是臉上一陣羞憤，真是太不要臉了，竟然三人圍攻自己一個人。

　　 鱷神立刻改變了方向，絕對不能讓那小船阻礙自己，鱷神也是大將，迅速認清了眼前的局勢。

　　 雖然自己不怕那小船，但是自己此時身上有傷，而且一旦與小船交手，自己速度必然下降，後面的敖焚巴蛇可就追上來了，自己陷入包圍再想突圍，可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了。

　　 本來以為就要到水君府了，沒想到還會出這樣的岔子，鱷神眼中光芒閃動，在考慮着自己的去處，水君府是回不去了，自己要另謀避難之處。

　　 就在鱷神在思索的時候，忽然他心有所感地向著左側閃躲了三尺，一道金色光芒射在了自己剛才的位置，地上留下了一個拳頭大小深不見底的黑洞。

　　 鱷神倒吸了一口冷氣，這一擊要是落在自己身上，以自己現在的狀態，不死也差不遠了。順着光芒來的防線，鱷神看到了一艘三五丈長的戰艦。

　　 這一頓的功夫，後面的敖焚與巴蛇已經追了上來，而前面也被趕到近前的戰艦攔住，鱷神眯眼看着呈三角之勢將自己圍住的三方，

　　 他知道自己這一次恐怕是沒有這麼容易走脫了。

　　 巴蛇的臉上露出了解脫般的笑容，嘿然一笑，卻是有些凄苦，

　　 “鱷神啊，鱷神，你背叛龍王陛下，殘害渭河水君府忠良之輩，那時你可曾想到過會有今天？落到今天的地步完全是你咎由自取……”

　　 鱷神冷冷一笑，“嘿嘿，咎不咎由自取我不知道，但是憑你們三個貨色，想攔住我無異於痴人說夢。今天我就讓你們有來無回……”

　　 敖焚三個人都是神色一稟，那個金仙沒有一兩手壓箱底拚命的招數，難道鱷神要動用什麼秘術不成，三個人都是默默地退了幾步，拉開了一鱷神之間的距離。

　　 鱷神手中光華一閃，出現了一個小瓷瓶，鱷神臉上劃過一絲不舍，但是隨即臉上的不舍變化為了對敖焚等人的怨恨，

　　 ‘都怪你們，要不是你們，我也也不用浪費如此仙丹，我失了仙丹，便用你們的命來補償吧！！’

　　 他直接將瓷瓶捏碎，手中出現了一顆渾圓的丹藥，丹藥之上有七道丹紋，有一層丹雲繚繞在丹藥周圍，然後手指一彈，丹藥便丟進了嘴裏。

　　 一邊的敖焚與巴蛇一聲驚呼，“七轉金丹……”

　　 敖丙不明所以，但是看到敖焚兩個人眼珠子都快瞪出來的樣子，頓時也知道鱷神剛才吃了了不得東西。

　　 敖丙倒是聽過‘九轉金丹’，那可是太上老君的招牌丹藥，而且時不時地就拿出一顆來送人，這‘七轉金丹’應該沒什麼吧？

　　 但是看到敖焚兩個人驚訝的表情，便知道，自己的理解有些偏差，看來這‘七轉金丹’也是了不得東西，自己以後該多讀一點書了。

　　 他們三個根本沒有時間阻止，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鱷神吃了丹藥。而且剛才為了避免鱷神發動秘法，他們還刻意後退了幾步。

　　 鱷神吞了金丹之後，身上爆發出了一股絕強的氣勢，瞬間籠罩了全場，讓敖焚與巴蛇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三步。

　　 而鱷神身上的傷勢卻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痊癒，便是巴蛇那一矛造成的傷口，都在快速地癒合。

　　 不到十息的時間，鱷神身上的傷勢全部消除，不僅恢復到了全勝時期，而且有了很大的提升，身上氣勢明顯高出敖焚與巴蛇。

　　 但是鱷神此時的精神狀態卻是不怎麼好，他眼睛通紅，死死地看着敖焚、巴蛇、戰艦三者，眼中露出殺戮的瘋狂，聲音沙啞，

　　 “嘿嘿，你們都該死，你們害我丟了仙丹，那就拿你們的命來抵償吧！！”

# 第45章 蛇吞鱷神

　　 話說，鱷神在被逼無奈之下，吞了一顆七轉金丹，而且由於境界的巨大提升，他的精神似乎產生了一絲不正常的瘋狂。

　　 但是鱷神的狀態，對敖焚三個人來說卻是越發的不利，因為鱷神失去理智后，他對於三個人的恨意幾乎成了此時的執念。

　　 此時的他是一門心思要弄死三個人，更兼他服用七轉金丹之後，實力大進，對於三人來說更是巨大的威脅。

　　 敖焚感覺着鱷神身上散發出來的氣息，心生警惕，他暗自對巴蛇與敖丙傳音說道，“我們小心一點，憑藉金丹之力，鱷神已經到了金仙中期的地步……”

　　 敖丙對兩個人傳音說道，“此時鱷神正處於氣勢巔峰，不可力敵，我們暫避鋒芒，引着鱷神遠離水君府，等到藥效一過，便是鱷神授首之時！！”

　　 敖焚與巴蛇兩個人，深以為然地點頭應是，他們自然是覺察到了鱷神的強悍，敖丙的建議正和他們之意。

　　 因此三個人沒有任何的商量，幾乎是在同時轉身逃跑，鱷神眼神幽幽地看着三個人，最終定在了敖丙的戰艦之上，眸子深處燃起了猩紅的血光。

　　 敖丙心中暗罵，鱷神這貨有病吧？自己可是什麼都沒幹吶，為什麼要對自己出手？自己跟他究竟是什麼仇什麼怨？

　　 其實敖丙自己都沒有注意到，他已經成為了鱷神最痛恨的人，首先有之前與敖焚互換身份欺詐鱷神的舊怨。

　　 而後又有阻礙鱷神擊殺巴蛇的新恨，如今又在鱷神即將脫離險境的時候，阻擊鱷神，害他白白浪費了一顆七轉金丹。

　　 鱷神不想殺敖丙才是怪事，況且敖丙自己恨不能將鱷神除之而後快，還在糾結什麼仇什麼怨，真是有些過分了。

　　 三個人的速度很快，但是鱷神已經不是剛才重傷的鱷神，而是一個全新的金仙中期的鱷神，他並沒有着急着追出去。

　　 而是將手中大刀，化為一道血光，向著戰艦遠遁的方向劈了過去。

　　 敖丙暗罵一聲，不敢怠慢，全力輸入法力，撥轉戰艦的方向，向著一側閃了過去。但是戰艦體型不小，而且大刀速度奇快，根本躲閃不及。

　　 這一刀直接斬在了戰艦的尾翼部位，敖丙只感覺戰艦屁股後面好像被什麼東西狠狠地砸了一下，然後戰艦方向更改，飛了出去。

　　 因為那一刀的原因，戰艦的速度至少提升了三成，但戰艦本身卻是發出了令人牙酸的聲音，敖丙甚至感覺到了船艙的震顫。

　　 那一刀劈過來的時候，戰艦的防護陣法已然全開，大刀斬在防護陣法上，陣法形成的防護罩產生了巨大的凹陷，戰艦上鐫刻的陣法，竟然有部分產生了崩解。

　　 鱷神看到自己一刀無功而返，似乎有些惱羞成怒，伸手一招，大刀很有靈性地飛回了他的手中，而鱷神整個人已經暴跳而起，向著戰艦的方向追了過去。

　　 敖丙不敢怠慢，將自己的法力輸入進戰艦之中，戰艦的速度陡然飆升，向著遠處遠遁而去，而且有意無意地，戰艦的逃竄方向逐漸地遠離水君府的方位。

　　 幾乎已經喪失理智的鱷神，並沒有發現這一點，此時他的眼中便只有敖丙一個人，而他的心中也只有斬殺敖丙一個念頭。

　　 鱷神的速度比之前快的太多太多，比戰艦的速度還要快，漸漸地鱷神與戰艦的距離在不斷地拉近，鱷神手中大刀不時地揮動，不斷地有刀氣向著戰艦劈過去。

　　 敖丙操着戰艦，在保持着高速前行的前提下，儘力躲閃着鱷神劈過來的刀氣，實在躲不掉的，就讓戰艦硬抗。

　　 戰艦上崩解的法陣越來越多，防禦力也是逐漸地下降～

　　 也就是在一刻鐘之後，敖丙便感覺心神疲憊，法力虧空，甚至他已經把貝珠兒叫了出來，幫助自己駕馭戰艦。

　　 真是特么的太累了，金仙之輩果然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

　　 一刻鐘的時間，敖丙漸漸地將戰艦的走向調整了過來，完全是與水君府的方向背道而馳，而前面漸漸地也看到了敖焚與巴蛇的身影。

　　 看着前面逃遁的兩個人，敖丙的心中腹議，‘這兩個人真是太不夠意思，自己怎麼說也是他們的君上，怎麼也不來接應一下自己？’

　　 敖焚與巴蛇的速度終究差了金仙中期的鱷神一籌，也就是在半個時辰之後，敖丙駕馭的戰艦已經追上了兩個人。

　　 戰艦中幾乎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操縱室中橫七豎八地躺了一地法力盡失的人。這一段時間來，敖丙幾乎是將所有的人都叫了出來，連眾小妖都沒有放過。

　　 戰艦的速度達到最高，絕對不止金仙中期，但是敖丙的實力太低，根本催動不起來，速度微微落後於鱷神。

　　 因此在鱷神快要追上來的時候，敖丙便叫人來自己身邊，貢獻出自己的法力，讓戰艦的速度飆升一下，拉開與鱷神之間的距離。

　　 戰艦的速度沒有達到極限，但是人力卻是到了極限。現在整戰艦的人，都快沒有法力了，敖丙估計了一下，大約還能堅持半刻鐘。

　　 看到前面不遠處的敖焚和巴蛇，敖丙剛想把他們收進戰艦，有兩位金仙在內，就不用擔心法力的問題了，但他卻是發現，鱷神的身形忽然頓住了。

　　 敖丙擔心有詐，飛出去好遠之後，才停下戰艦，轉身觀望，心中暗喜，‘莫不是七轉金丹的藥效快過了？’

　　 鱷神身形停下后，他的眼中血光稍退，清明之色掙扎了一番之後，將血光壓了下去，他有些茫然地看了看周圍的景色，腦中回想起剛才經歷的事情。

　　 鱷神本就是渭河大將，自然是知道自己此時的情況不妙，藥效雖然還沒有過去，但所剩的時間卻也是不多了。

　　 一旦藥效過去，自己可就是別人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了。

　　 因此，鱷神臉上幾經變幻之後，決定離開。他狠狠地看了敖丙三人一眼之後，恩？等等，怎麼只有兩個人呢？巴蛇去哪裡了？

　　 鱷神發現巴蛇不見了蹤跡，忽然他發現自己眼前多了一片黑影，鱷神瞳孔放大，發現竟然是將法身無限放大的巴蛇。

　　 原來剛才在鱷神停下掙扎的時候，鱷神便察覺到了機會，他知道這可能是陷阱，但同樣他也知道如果不抓住這次機會，以後要除掉鱷神就不知道是多久之後的事了。

　　 因此在鱷神顯露出異常，疑似金丹藥效已過的時候，他立即化為巴蛇本相，縮小身形如塵埃，隱匿氣息，飛快地向著鱷神接近。

　　 在來到鱷神身邊的時候，他又將巴蛇本相放到了最大形態，幾乎達到數千丈，遮天蔽日地向著鱷神撲了過去，然後身軀一轉，將鱷神死死地纏住。

　　 鱷神感覺眼前一黑，便被包裹在了巴蛇的肉軀之內，巴蛇千丈身體盤曲蜿蜒，將鱷神死死地包裹其中。

　　 忽然，一個足球大小的血洞出現在巴蛇的身軀上。

　　 鱷神的一擊竟然將巴蛇的層層肉身打穿，巴蛇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但是並沒有絲毫的放鬆，身軀蠕動，瞬間將那個血洞遮住。

　　 緊接着，一個個的血洞不斷地出現在巴蛇的身軀上，但是巴蛇在不斷的慘叫中，不斷地蠕動身軀，將巴蛇死死地包裹住。

　　 敖丙與敖焚在一邊都看呆了，巴蛇真是太瘋狂，至於這麼拚命嗎？看鱷神的樣子，藥效還要一會兒才能過去，但是巴蛇能夠撐到那個時候嗎？

　　 敖焚有心上去幫忙，但他此時真的是有心無力，因為鱷神被困在巴蛇的身軀中心，他根本接觸不到。

　　 也就是百息時間之後，巴蛇幾乎已經變成了一團血球，忽然血球一顫，一個足有一米直徑的大洞出現，然後一個人影從大洞中竄了出來。

　　 人影顯現，卻是鱷神。

　　 此時鱷神身上的氣息劇烈波動，時而在金仙中期，時而在金仙初期，時而甚至掉落金仙期。他出了巴蛇的身軀圍困之後，沒有絲毫的猶豫，即刻向著遠處飛遁而去。

　　 但是鱷神忽然感覺到身後傳來一股吸力，根本反抗不得，他的身體不由自主地就向著身後倒退而去，鱷神驚慌之中回過頭來，卻是看到了一張巨大的嘴巴。

　　 而這嘴巴的主人，卻是剛剛困住鱷神的巴蛇，而這股吸力，卻是巴蛇運轉了自己的傳承神通，蛇吞之術。

　　 不出意外地，鱷神被巴蛇吞入了腹中，巴蛇現出人形，出現在了敖丙兩個人的身邊，但他的肚子卻是一突一漲，似乎有什東西要从里面出來。

　　 巴蛇顧不得客套，他聲音沙啞地說道，“敖焚大人，有勞您出手相助，在下要煉化鱷神～”然後不等敖焚答應，他便直接盤膝而坐。

　　 敖丙和敖焚獃獃地看着這一切的發生，這一切實在是太快了，巴蛇實在是太冒險了，但關鍵是還讓他成功了。

　　 接到巴蛇的求助，敖焚二話不說，伸出自己的是右手，放出一道火紅的光華，注入到了巴蛇的體內，助他壓鎮鱷神，將其煉化。

　　 而後在巴蛇的頭頂上浮現出了一朵潔白的蓮花，蓮花旋轉，散發著陣陣聖潔氣息，仿若要將世間的一切污濁凈化。

　　 巴蛇終究不是饕餮，他們一族的神通雖然可以吞吃敵人，但煉化能力卻是不佳，如今有了蓮花的凈化之力，可謂是相得益彰。

　　 敖焚乃是火龍，一身法力卻是至剛至陽，沖入巴蛇的體內后，不可避免地對巴蛇造成了一定損傷。

　　 敖焚不敢耽擱，他的的法力直奔鱷神之處，化為一道火焰繚繞、金龍盤曲的火環，將鱷神死死地罩住，不讓他動彈分毫。

　　 然後一朵蓮花陡然出現出現在了鱷神的眉心之處，蓮花旋轉，灑下一片片的凈化氣息，將鱷神籠罩。

　　 凈化氣息遇到鱷神的妖身，就好似滾油遇到了冰雪，發出了滋滋的聲音，鱷神的妖身竟然被凈化氣息腐蝕了一層。

　　 鱷神發出凄厲的慘叫，看着眼前的蓮花，眼中滿滿的都是驚懼。

　　 他，嗅到了死亡的氣息……

# 第46章 渭河正統

　　 話說，巴蛇拼了老命，用了自己的傳承秘術——蛇吞之術，將鱷神吞入腹中，然後在敖焚和白蓮花的幫助之下，欲要煉化鱷神。

　　 鱷神看着眼前的蓮花，眼中滿滿的都是驚懼，實在是太可怕了，這朵蓮花也不知道是什麼跟腳，竟然能夠溶蝕自己的妖身。

　　 對於身上的疼痛，鱷神倒是不甚在意，但是這妖身的受創卻是讓他心中警惕，再一便可再二再三，自己的妖身終究要被完全毀壞，自己一身的修為也便付諸東流了。

　　 鱷神有心反抗，但是他的法力乃是水屬，被敖焚的火行法力克制。

　　 而且敖焚法力聯合巴蛇體內的禁制之力，死死地禁錮住鱷神，他根本無法動彈分毫。

　　 鱷神被凈化的妖身，並未化成虛無，而是在巴蛇的控制下化為了最純凈的氣血之力，法力妖元，融入到了巴蛇的體內。

　　 接受了白蓮花凈化之後的力量，巴蛇身上剛才的傷勢終於穩固住了。剛才為了能夠留下鱷神巴蛇實在是下了老本，拼了老命了。

　　 巴蛇將自己的法身放大之後，雖然鱷神的攻擊對於他來說受創面積很小，但受創次數和受創程度卻是極大。

　　 巴蛇最後能夠用出蛇吞之術，都是靠着心中一股意念在支持。在接受了凈化之力后，他身上的傷勢終於停止惡化，甚至有了微微好轉的趨勢。

　　 白蓮花繼續旋轉，再度放出一片凈化氣息，將鱷神籠罩，然後又是鱷神的一聲慘叫，鱷神的氣息急劇的下降個，竟然跌落了金仙期。

　　 然後巴蛇繼續吸收白蓮花反饋回來的鱷神之力，身上的傷勢開始修復，身上星星點點的血洞，肉芽蠕動生長，傷勢開始恢復。

　　 鱷神身上的氣息已經跌落到了太乙玄仙後期，此消彼長之下，巴蛇已經勉強保住了自己的金仙修為，完全可以自己壓制鱷神。

　　 巴蛇忽然睜開眼睛，對身邊的敖焚感激地說了一句，“多謝敖大人相助，剩下的事情在下自己來就可以了，不敢勞煩敖大人。”

　　 敖焚點了點頭，收回了自己的法力，而鱷神身上的火環頓時消失不見。

　　 而就在此刻，突變陡生，在脫離火環的禁錮之後，鱷神眉心忽然飛出了一面鏡子，放出一道金光將鱷神守護其中。

　　 鱷神看着身外的金光，臉上閃過一絲死里逃生的欣喜，但是隨即被一絲惡毒取代，他的神念穿過金光，其中充斥着怨毒的聲音，

　　 “你們殺不死我的，這是玉帝送我的昊天鏡，天下無物可破之。而且我動用了昊天鏡，玉帝已經知道了這裏的情況，你們就等着承受玉帝的怒火吧！嘎嘎～”

　　 鱷神的神念同樣傳到了敖丙和敖焚的感知中，三個人臉上同時一變，敖丙他們早就猜測鱷神之前乍然突破金仙期是有外力相助。

　　 敖丙在渭河水君府之行后，心中便猜測鱷神身邊的蕭老道便是他背後勢力的代言人，但究竟是哪方勢力在支持鱷神，卻是一直都沒有線索。

　　 敖丙私下猜測，如果鱷神掌控渭河，對哪方勢力的好處最大，誰最有可能是鱷神身後的人。一般來說，最大的獲利者，便有促成此事的動機。

　　 稍微思考，敖丙便將目光鎖定了天庭，這個四海龍族名義上的統帥之地。

　　 四海龍族雖然臣服天庭，受天庭節制，但畢竟是上古三族之首，底蘊深厚，幾乎成尾大不掉之勢。天庭一直在想盡辦法，削弱四海龍族的力量。

　　 而且已經成效初現，天庭冊封了很多的水神，與龍族爭搶洪荒水系的掌控權。

　　 龍族不欲與天庭把關係鬧僵，便讓出了天下大部分水系的掌控權，只保留了一部分大江大河的掌控權。要說對渭河水系的歸屬，最上心的便是天庭了。

　　 這一切都是敖丙私下的猜測，沒有絲毫的跡象表明，鱷神身後的勢力便天庭。

　　 但剛剛鱷神喊出了‘昊天鏡’和‘玉帝’的名號之後，敖丙終於確定了鱷神身後的勢力便是天庭，想要從四海龍族手中強奪渭河掌控權的天庭。

　　 敖焚與巴蛇卻是有些手足無措，雖然他們剛剛突破了金仙期，法力高深，在洪荒之中也是鎮壓一方的人物，但是乍然聽到天庭的名號，仍然是讓他們心中一顫。

　　 天庭雖然名聲不顯，但是巴蛇和敖焚身為四海龍族的屬官，對於天庭的了解可是不少，昊天上帝本是鴻均道祖的童子，在妖族天庭破滅之後，被鴻均道祖推出來做了這三界之主。

　　 雖然天庭的實力不是洪荒最強，但昊天上帝畢竟是鴻均道祖的弟子，又是三界正統，洪荒之中誰不賣天庭三分面子？

　　 而且說天庭實力不強，也是相對聖人道統來說，天庭在洪荒之中也是最頂尖的勢力，昊天上帝瑤池聖母的實力在金仙之上，是否步入大羅，外界卻是無有傳聞。

　　 手下太上老君（老子分身），太白金星，天蓬元帥，五極戰神都是金仙修為，再往便是太乙玄仙境的三十六天將，天兵百萬計，具是天仙境往上。

　　 想想印象中關於天庭的實力，敖焚與巴蛇兩個人便感覺頭皮發麻，自己是踩到點子上了？鱷神竟然是天庭的人？

　　 他們兩個人驚慌失措下，那裡還曉得想什麼主意，他們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了自家的君上，龍王陛下敖丙。

　　 在他們的眼中，也許陛下的實力並不出眾，但陛下的心智卻是很高，審時度勢，給他們一種一切盡在掌控之中的感覺。

　　 敖丙的心中雖然也是一驚，但是思前想后之後，終於心神平靜下來，據他所知昊天鏡可是先天靈寶，是道祖賜予玉帝的。

　　 在敖丙看來，鱷神不過是玉帝的一手閑棋，成則成矣，不成也罷。誰會將自己性命相交的靈寶送與手中的一枚棋子使用。

　　 因此，敖丙大膽推測，要麼鱷神是在撒謊，要麼鱷神手中的昊天鏡是個冒牌貨，只不過是他自以為真而已。

　　 敖丙沉吟了一下，抬頭眼睛直視着巴蛇，漆黑的眸子中迸射出逼人的亮光，“巴蛇，你試量一下那所謂昊天鏡的防禦力如何……”

　　 巴蛇本來心中忐忑，被敖丙眼神一攝，心中不由得一跳，‘陛下的目光真嚇人！’他聽了敖丙的話之後，雖然不明所以，但卻照着他的話做了。

　　 巴蛇體內的法力流轉，化為了一支鋒利的法力蛇矛，狠狠地扎在了鱷神身外的金光上面，金光之上泛起了層層漣漪，然後蛇矛崩壞，一切恢復了平靜。

　　 金光中傳來鱷嘲弄的聲音，“嘿嘿，真是愚蠢，這可是昊天上帝的靈寶，哪裡是你區區一個金仙期就能撼動的，真是不自量力，嘿嘿……”

　　 巴蛇卻是沒有理他，外界巴蛇甚至閉上了眼睛，似乎在感應着什麼……

　　 敖丙淡然地看着他，胸有成竹。敖焚卻是有些急躁地等着他的結果。

　　 忽然巴蛇的眼睛睜開，眼中閃過一絲‘竟然如此’的表情，然後略帶着崇敬地對敖丙說道，

　　 “陛下聖明，屬下感覺到那金光強則強矣，但似乎後勁不足。屬下推斷，即便是不去管它，十年之內金光必然消失。”

　　 巴蛇的口氣中滿滿的都是肯定，忽然他話鋒一轉，自信滿滿地說道，“如果有我在外攻擊，屬下保證在五年內破滅金光，煉化鱷神。”

　　 “好，既然如此，巴蛇你就回龍王府好好修鍊吧，爭取早日煉化鱷神，再做突破。”

　　 “謝陛下！！陛下，您不回龍王府？”

　　 “嘿嘿，當然不，鱷神如今在我們手中，我和敖焚要去渭河水君府一趟，干點小事，嘿嘿……”敖丙臉上洋溢着一絲笑容，就好像偷了雞的狐狸。

　　 巴蛇一愣之後，頓時知道了敖丙心中的如意算盤，心中不的感嘆龍王陛下老謀……、智謀百出，重重地點了點頭，然後便向著渭河龍王府的位置而去。

　　 拋開巴蛇不提，單說敖丙與敖焚兩個人，敖丙把龜大勝和貝珠兒從戰艦之中放了出來，讓貝珠兒先帶着戰艦回歸龍王府。

　　 而他自己卻是帶着敖焚和龜大勝，一起向著渭河水君府而去。

　　 敖丙知道，水君府的眾人，當以收降為主，但是自己與敖焚卻是外來人員，這招降的事情還是交給同為渭河老人的龜大勝來做妥當。

　　 龜大勝從戰艦之中出來，不明所以，恭聲向敖丙詢問剛才發生了什麼。

　　 敖丙卻是揚了揚手中的大刀，神神秘秘地說道，“我們啊，去渭河水君府收一點利息……”

　　 龜大勝看到敖丙手中的大刀，眼神猛地一縮，這柄大刀他認識，而且已經成為他噩夢一般的存在，因為這是鱷神的靈兵，可是如今竟然出現在陛下的手中？！！

　　 難道？難道？

　　 龜大勝的心中忽然有了一個大膽的猜測，鱷神的本命靈兵出現在了陛下的手中，那麼也就是說，鱷神敗在了自家陛下的手中？

　　 也不知道鱷神此時的情況如何，是生是死？

　　 龜大勝眼神亂瞟，想從敖丙的臉上看出點什麼來，但是敖丙臉上一直都是淡淡的笑容，沒有絲毫其他的表情流露，讓龜大勝一時之間也摸不準實際情況。

　　 最後還是敖焚將龜大勝拉到一邊，將這件事情的經過詳細告訴了龜大勝。

　　 龜大勝聽完之後，驚得是無以復加，鱷神竟然被巴蛇戰將吞吃了，五年之內鱷神便會被煉化？龜大勝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他的鼻子酸酸的，眼角有些濕潤，他忽然想哭，渭河水族嶄新的明天終於到來了。

　　 而這，都是陛下帶來的，不自覺地龜大勝便將崇敬的目光投向了敖丙。

　　 很快他們便來到了鱷神的水君府，龜大勝胸脯一挺，趾高氣昂地高聲喊喝道，

　　 “鱷神背棄渭河先龍王，殘害渭河忠良，十惡不赦，現已伏誅，我家陛下乃是新任渭河龍王，秉承渭河先龍王之志，乃渭河正統，爾等還不快快投效～”

　　 連喊三遍，聲音傳遍了整個水府，所有水族都是驚疑不定，但是鱷神外出，卻是沒有人站出來穩定局勢。

# 第47章 水府潰滅

　　 話說，敖丙帶着敖焚、龜大勝，君臨渭河水君府，龜大勝趾高氣昂的聲音傳遍了水府，眾水族人心惶惶，但是終究沒有人站出來穩定人心。

　　 其實現在這種情況，如果有足夠分量的人站出來，振臂一呼，將龜大勝之言打成‘謠言’，然後收攏人心，開啟水府之外的防禦陣法，倒是可以抵擋一段時間。

　　 而水府之中符合這樣條件的人，卻是真有一個，那便是鱷神的軍師——蕭天行蕭老道。

　　 然而此時此刻，蕭老道並沒有站出來，那麼此時的蕭老道，身在何處？在干什麼呢？

　　 蕭老道就在這水府之中，此時的他，眼中閃着亮光，目光灼灼地看着水府前方的敖丙和敖焚兩個人，心中暗道一聲果然，這兩個人當初來的時候，真是互換了身份。

　　 但是隨即臉上就是一陣憤恨，這鱷神真是扶不上牆的爛泥，竟然動用了昊天鏡，估計那七轉金丹也被他用了吧？

　　 哼～當初師祖的一顆七轉金丹助他突破了金仙期，又送了他一顆防身，沒想到這麼快就用了，還是和昊天鏡一起使用的。

　　 那昊天鏡雖然僅僅只是仿品，但其中卻是封印了正品昊天鏡七成的防禦力啊，這樣都沒能保住他，連捎個信兒回來都做不到。

　　 呵～　這樣的棋子，要之何用？

　　 忽然，蕭老道臉上冰霜消退，嘴角微微勾起，抬頭看着半空中的敖丙，喃喃自語道，“鱷神雖然無能，卻是為我們發現了一個大才。”

　　 “鱷神手中有我們給的眾多底牌，卻是依然折損在了這敖丙手中，這不正是說明敖丙的高明之處嗎？如果能夠將敖丙拉入我們的陣營，卻是為我們添了一大助力。”

　　 “這樣的弟子，師尊也會喜歡吧？”

　　 蕭老道從袖子中摸出了一張符篆，上面勾畫了密密麻麻的符文，其上有六道異彩縈繞其上，更襯托出了一絲玄妙。

　　 蕭老道有些肉痛地撫摸着符篆，喃喃道，“這才多長時間，沒想到這小子手下已經有金仙期了，現在不是會面的時候，需另擇佳機，就是可惜了老道的這一張萬里遁空符……”

　　 然後蕭老道手中掐了道訣，手中符篆不點自燃，而蕭老道卻是化成了一道流光，衝出了水府，向著遠處遁去，在外面也就是看到一道流光而已。

　　 敖焚立刻便注意到了借符而走的蕭老道，卻是並沒有攔截，因為他知道自己攔不了，那樣的速度根本就不是自己能夠插手的。

　　 就這樣，最有可能保住水府的重量級人物——蕭老道，卻是遁走了，而剩下的一群人，不是威望不夠，便是懷有二心。

　　 別看敖丙鬥法那日，在大殿之中有不下十幾位玄仙後期的妖修，實則那大都是渭河水域各支流的水君，不過是迫於鱷神凶威，受命鱷神而已。

　　 平日里，那些水君都在自己的水脈中，只有在重大事宜，鱷神召喚，他們才會齊聚鱷神水君府。

　　 現在水君府中，只有鱷神手下嫡系的兩位妖將坐鎮，一位太乙玄仙初期，名曰夏冰，乃是一隻青頭蝦得道，一位玄仙巔峰，名曰謝石，卻是一隻石蟹得道。

　　 實則鱷神手下的第一大將，乃是與他一起征討龍王府的年覆海，太乙玄仙中期，但此時這位第一妖將卻是不知所蹤。

　　 夏冰臉上陰沉，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現在水府中連個管事的人都沒有，鱷神殿下不在，蕭軍師和年將軍都不在，現任渭河龍王來襲，該怎麼辦呢？

　　 而且他心中有些動搖，剛才龜大勝那句‘現已伏誅’，讓他驚疑不定，也不知道這是渭河龍王的計策，還是鱷神殿下真的出事了。

　　 一邊的謝石，卻是滿是焦急地看着夏冰，他的心思單純一些，並沒有想那麼多事情，只想着怎麼躲過此劫。

　　 他們兩個人實力差着一階，地位卻是天差地別，自然是與夏冰為主，謝石為輔。

　　 夏冰抬頭看着半空中的兩個人影，尤其是其中一個身着戰甲的青年身上，他身上那如威如獄的氣息，讓他心神馳盪，那是金仙的氣息！！

　　 夏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知道此時水府之中應該是沒有人站出來統帥局勢了，自己是時候站出來了，他將自己的氣勢籠罩了整片水府。

　　 夏冰感覺到了眾小妖惶惶不安的情緒，他低沉沙啞的聲音傳遍了水府，

　　 “眾將士，鱷神殿下實力通天，怎麼會有事，必然是他們妖言惑眾，我等須得開啟防禦陣法，死守水府，等待君上回歸～”

　　 夏冰的聲音傳遍水府，眾水族自然是識得他的身份，但是時日里文有蕭老道主事，武有年覆海治理，夏冰卻是名聲不顯。

　　 眾水族雖然有些奇怪，但是仍然願意相信夏冰的話，畢竟他們跟隨鱷神的時間也不短了，打本心裏也是不願意鱷神出事。

　　 忽然半空中傳來一聲嗤笑，讓剛剛有些心安的水族，再度將心提了起來，“呵～果然無知才是最可怕的，你們覺得鱷神是無敵的？真是好笑，你們來看這是什麼？”

　　 卻是敖丙聽到夏冰說話，不由的冷笑出聲。手腕子一翻，不知道從哪裡摸出了一柄大刀，然後法力催動，手中大刀放出萬道刀氣。

　　 刀氣倒是不甚凌厲，但是其中散發出來的氣息，每個水族都可謂是熟悉之極，因為那是他們的水君王上的氣息，而且那柄大刀也一直是眾妖尊崇的對象。

　　 但是，現在這並代表了鱷神的大刀，卻是出現在了敵對的渭河龍王的手中，鱷神的下場可想而知，所有人都沉默了……

　　 這個時候，龜大勝的聲音適時地響了起來，

　　 “各位，你們不要忘了，鱷神乃是叛逆者，他背叛了渭河先龍王陛下，是為不忠；殺害了無數昔日袍澤，是為不義，你們要守護這不忠不義之徒嗎？”

　　 一些實力較高的、年齡較老的，經歷過那場動亂的水族，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甚至面有愧色，似乎後悔於昔日的所作所為。

　　 當然也有一部分鱷神的死忠分子，他們大都是鱷神在成就水君之後，新招收的兵卒，他們對鱷神只有崇拜，對於之前的渭河龍王，卻是無甚了解。

　　 在眾水族心亂神迷的時候，龜大勝的聲音再度響起，這次的說話對象，卻是變成了——

　　 “夏將軍，不知道你可曾忘記了當年龍王陛下對你的照顧，要不是龍王陛下賜予你的玄陰靈果，你能突破太乙玄仙？這些你都忘了？”

　　 夏冰低着頭，拳頭在死死地攥着，自己確實受龍王陛下大恩，但鱷神殿下待自己卻是親如兄弟，自己也一直都是殿下的左膀右臂，自己不能對不起殿下……

　　 心中主意打定，夏冰便不再迷茫，他抬起頭來，露出了自己堅定的目光，他身邊的謝石卻是怯懦地拉了拉他的衣袖，低聲說道，

　　 “夏將軍，王上，他，他是不是出事了，他的靈兵怎麼會在別人手中？”

　　 夏冰冷冷斜了一眼謝石，目光堅定地說道，“鱷神殿下實力通天，怎麼會出事，這靈兵一定是他們用陰謀詭計從王上那裡騙來的……”

　　 敖丙在上面聽到兩個人的對話，不由得無奈地搖了搖頭，鱷神能夠做上這渭河水君之位，看來也不僅僅是因為他的金仙期修為，他還是有自己的擁護者的。

　　 敖丙高聲說道，“好叫你們知道，鱷神現在確實沒有死去，但是他被困在一個地方，五年之內必死無疑，你們就不要指望他會回來救你們了。”

　　 “我給你們半個時辰時間，想要離開的即刻離去，我必不阻攔，有心投效龍王府的可以到我身後來，至於死守水君府之人，半個時辰之後，後果自負～”

　　 然後敖丙收起了手中大刀，閉上眼睛，默默等待着他們的選擇。敖焚在敖丙說完話之後，將自己的金仙期氣息展開，狠狠地碾壓在水府上。

　　 水府中眾小妖陡然間被強大的氣勢籠罩，頓時有半數都跪倒在了地上，夏冰聽了敖丙的話之後，臉色狂變，他知道，水君府的人心散了。

　　 如果在一開始便有人站出來整頓軍心，所有人同仇敵愾，未嘗沒有可能抵抗金仙之威，但是現在有了敖丙之前的話，眾人都存了僥倖之心，戰鬥意志銳減。

　　 夏冰滿懷傷痛地對身後的眾人說道，“各位，本將不阻止你們離開，留下的是本將的兄弟，離去之人本將也不怪他，一切都由你們自己決定……”

　　 “我們堅決與水府共存亡，與夏將軍同進退！！”一個年輕的小將滿懷激動地說道，並且奮奮地站在了夏冰的身後，表明自己的選擇。

　　 但是與他呼應者，卻是寥寥無幾，大約有百十多人視死如歸地站了出來，站在了夏冰的身後。那小將卻是大怒，點指其餘妖兵，

　　 “爾等忘恩負義之輩，枉為王上之臣，我等羞於與爾等為伍……”這句話說出來，那群小妖僅僅是羞愧地低下了頭，但是並沒有改變自己的選擇。

　　 忠心是一回事情，但是真的為了忠義而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樣的抉擇卻是很難做出，尤其是這些不甚精明的小妖，一切以身家性命為先。

　　 當然也有依然心懷渭河先龍王的妖兵，他們默默地出了水府，站到了敖丙的身後，而且有不少人拉了自己的親朋好友一起投奔敖丙。

　　 一刻鐘之後，水府的水族分成了三部分，大約有兩成一千人站在了敖丙的身後，寥寥無幾的百十多人與夏冰站在一起。

　　 有將近八成四千人都處於觀望之中，他們想離開，但是不敢，萬一敖丙出爾反爾，自己離開了他么也要對自己下手怎麼辦？

　　 但終究是有人打頭陣，一個膽大的黑魚精，終於受不了場中的氣氛，一步三停地慢慢挪出了水府，看了看敖丙三個人，他們似乎沒有出手的意圖。

　　 黑魚精心中大喜，捲起一股水流，向這遠處遁去，很快就不見了蹤跡。這期間所有小妖的目光都看着黑魚精，投石問路。

　　 看到黑魚精成功脫險，剩下的四千小妖頓時喜出望外，一窩蜂地衝出了水府，向著遠處四散遁逃而去。

　　 夏冰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些疲憊地閉上了眼睛，

　　 鱷神水府，是真的完了～

# 第48章 渭河初定

　　 話說，敖丙給了鱷神水府的人三個選擇，其一離開鱷神水府，自己既往不咎；其二投效自己，自己收用他們；其三死守水府，其後果自負。

　　 一開始並沒有人敢離開，畢竟投靠敖丙的人，敖丙不會傷害他們。而死守的人，已經做好了死的準備，他們根本不怕。

　　 但是這群選擇離開的人，可是心中沒底，畢竟鱷神當年的策略，便是要麼臣服，要麼死，根本沒有第三條路，選擇逃走的往往是死的最早的。

　　 直到黑魚精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所有人，敖丙的承諾是切實可行的之後，所有的小妖一窩蜂地沖了出去。

　　 忠義誠可貴，生命價更高。這群小妖的心中如是所想吧！！

　　 在短短的百息時間內，水府之中的小妖都做出了自己的選擇，有八成都逃跑了，剩下百十多人圍繞在夏冰的身邊，決定與他一同赴死。

　　 謝石作為他們一方的二號人物，暫時還沒有離開，他在是鱷神成為水君之後，新招收的妖將，鱷神平時對他一般對待，並無刻意栽培。

　　 他有心離開，但是又不好意思。

　　 夏冰發現了身邊行為異常的謝石，頓時猜到了他的心中的想法，心中為水府哀傷的同時，並不反對謝石離開，畢竟同為袍澤數百年，夏冰也不希望看到謝石身死。

　　 “謝將軍，你也離開吧，這不過是你的暫居之地，你不管是離開也好，投效龍王府也好，都是一個不錯的出路。”夏冰看着謝石認真地說道。

　　 謝石被夏冰看穿了心思，羞愧地低下了頭，久久沒有說話。

　　 最終，他的聲音就好像蚊子嗡嗡般地說道，“夏將軍保重，末將慚愧，但是末將不想死在這裏……”

　　 夏冰閉上眼睛，點了點頭，似乎默認了謝石的話，謝石恭恭敬敬地對夏冰行了一禮，轉身離開了水府，身形一遁，轉眼便失去了蹤影。

　　 最開始跳出來的那個年輕小將，對夏冰抱怨說道，

　　 “夏將軍，您與家父乃是至交好友，除了鱷神殿下和父親大人，我平日最敬佩的就是您了，您怎麼能夠放任謝石那叛徒離開……”

　　 夏冰依然閉着眼睛，悵然地說道，“你還年輕，有很多東西都還不懂，你也離開吧，你父親也不希望你留下來的……”

　　 那小將頓時漲紅了臉，有些羞惱地說道，

　　 “夏將軍，請您不要詆毀父親大人，父親大人是殿下的第一大將，對殿下忠心耿耿，我這麼做，他一定會很欣慰的。”

　　 夏冰忽然轉過身來，面對着那小將，死死看着他的眼睛，眼中雖然有一絲驚慌，但是更多的是憤懣和倔強。

　　 他搖了搖頭，背過身去，“罷了，既然如此，那便隨你了。”

　　 半個時辰很快便過去了，而敖丙也睜開了眼睛，他看了一眼水府之中剩下的百十多人，嘴角微微一勾，對着身後的敖焚一招手。

　　 敖焚心領神會地舉起了自己的右手，上方風雲突變，河水混雜靈氣，在敖焚的調配之下，在空中凝聚成了一隻巨大的手掌。

　　 手掌通體呈藍色，上面有一層層的符文縈繞，大小完全可以覆蓋整個鱷神水府。

　　 敖丙的嘴角微微一勾，“你們還有最後一次機會，要不然，”敖丙忽然抬頭看了看上方的手掌，若有所指地接着說道，“要不然，後果你們知道的……”

　　 夏冰無動於衷，甚至他的眼睛都沒有睜開，而且他身邊的小妖臉色蒼白地看着半空中的手掌，強大的氣勢讓他們心膽巨顫。

　　 即便已經做好了死亡的準備，但當真的面對死亡之時，也不會如料想的那般從容。

　　 甚至有三隻小妖，直接被嚇的心神失守，高聲喊着“救命啊”“不要殺我”等語句逃出了水府，然後奔跑着不知去向。

　　 那個年輕小將雙腿打着擺子，面容倔強地說道，“你們就放馬過來吧，我不怕你們，死有什麼可怕的，老子十八年後……”

　　 他的‘豪言壯語’還沒有說完，忽然被人掐住了脖子，將後面的話掐斷了，而出手的人卻是夏冰。

　　 夏冰的手捏住年輕小將的脖子，法力一吐，將他全身封住，然後遠遠地拋出了水府，落在了龜大勝的身邊。

　　 同時一句輕飄飄的話語落在了龜大勝的耳中，“這是年大哥的兒子年破軍，以後好好對待兄弟們……”無頭無尾的一句話，龜大勝卻是聽得明明白白。

　　 就龜大勝所知，年覆海曾經救過夏冰一命，兩個人因此相交莫逆，後來鱷神叛出水府自立，用年覆海的兒子威脅他投靠，年覆海無奈答應。

　　 事後，夏冰找鱷神理論，希望放過年覆海，卻是被鱷神狠狠地訓斥了一頓，甚至因為此事，鱷神對他的信任也有所下降。

　　 剛才夏冰丟出來的那個人，就是年覆海的兒子年破軍吧？看來他也知道，如果年破軍死在敖焚手中，年覆海必然與龍王府勢同水火。

　　 連鱷神都死了，年覆海又能如何？

　　 至於後面的那一句話，是希望我們善待那些投降的妖兵吧？這些話不用他多說，我相信以龍王陛下的雄才大略，一定也會這麼做的。

　　 夏冰的動作可謂是快到了極致，等到眾人回過神來的時候，年破軍已經被丟了出去。而夏冰已經恢復了剛才背身閉眼的形態，彷彿剛才出手的不是他一般。

　　 所有人都驚呆了，不知道夏冰打的是什麼主意，為什麼只將年破軍丟了出去，有些心胸狹隘的，甚至開始怨恨年破軍。

　　 起初是你鼓動我們一起站出來的，現在自己卻是被摘了出去保全性命，這不是諷刺嗎？諷刺向我們這樣的呆瓜才會傻愣愣地赴死。

　　 夏冰感覺到了眾人的騷動，他沒有理會，只是淡淡地說道，“我知道你們心中不解，甚至心有不滿，也沒時間多說什麼了，你們想走的就走吧，這是最後的機會……”

　　 說話的功夫，他並沒有轉過身來，甚至連眼睛都不曾睜開。

　　 他話未說完，已經有二十多小妖轉身，憤憤離去。恨恨地橫了一眼躺在龜大勝身邊的念破水一眼，轉身遁走。

　　 年破軍卻是無辜地看着眾人，眼中滿滿的都是委屈，不解，羞憤……

　　 然後陸續地有人離開，三息之後，夏冰轉過身來，看着跟前剩下的五十四員兵卒，眼中露出了堅定的目光，重重地點了點頭，

　　 “夏某對不起各位兄弟了，讓我們弟兄來世再做兄弟～”然後夏冰忽地轉身，目光直逼敖丙，眼神之中透着死志，鏗鏘有力地喊喝道，

　　 “來吧，某不怕你～”

　　 身後的中妖卒，單膝跪地，齊聲喝道，“願隨將軍左右，赴死不懼～”一股鐵血之氣鋪面而來。

　　 敖丙臉上閃過一絲的凝重，這才是鐵血軍隊該有的樣子，這樣的軍隊不須多，只需一萬眾，自己便可憑之橫行洪荒。

　　 可惜，這些妖卒不能為我所用，只能辣手摧之了。

　　 敖丙臉上閃過一絲可惜，但是隨即就是一定，這樣的兵卒，自己以後也會有的，一定會有的，如果沒有敢為自己效死命的兵卒，自己何以立足洪荒？

　　 敖丙對着身後的敖焚輕輕地點了點頭，敖焚會意，右手狠狠地落了下去，半空中的河水靈氣大手，緊跟着向鱷神水府拍了下去。

　　 手印拍下，將周圍的河水破開，水府頓時成了一片真空地帶，某些實力較低的小妖直接被氣勢碾壓成了血霧，其餘也都在死死抵抗。

　　 夏冰臉上滿滿的都是回憶，有先龍王陛下對自己的恩惠，有鱷神對自己親近的點點滴滴，他不知道自己的選擇對不對，但求問心無愧而已。

　　 他沒有運功抵抗，身上因為強大的壓力，而出現了一道道的交錯的血痕，就好像是一個滿是裂縫的瓷娃娃，一碰就會碎掉似的。

　　 這一切說來很慢，其實手印落得很快，一息時間不到，便重重地拍在了水府之上，然後手印消散，周圍的河水迅速補充過來，河水激蕩衝撞，產生了音爆之聲，激起了河底的大量灰塵。

　　 敖焚用法力將這些灰塵壓下去，眼前的場景落在了他們的眼中，眼前已經沒有了水府的影子，只剩下了一個巨大的手印，手印之中有一片廢墟堆積。

　　 忽然在廢墟中飛出了五十多團光球，其中有一個光球格外的大，光球出現后在廢墟之上飄飄蕩盪，渾渾噩噩。

　　 龜大勝忽然來到敖丙的身邊，恭聲說道，“陛下，這是剛才眾人的魂魄。不知道陛下可否大發慈悲，讓他們的魂魄轉世輪迴？”

　　 敖丙心中腹議，‘你才慈悲，你們全家都慈悲。’那是西方教那群禿子用的詞語，不要用在我的身上，但敖丙卻是臉上肅穆，淡淡地說道，

　　 “人死如燈滅，這一世的恩恩怨怨都隨風而去，希望他們下一世做個凡人就好，修行險惡～”

　　 雖然沒有明說放過他們，但是話語之中卻是沒有打算讓他們魂飛魄散，龜大勝恭敬地說道，“陛下聖明，陛下執掌渭河水系，實乃是渭河水族之幸。”

　　 龜大勝來到光球的近前，口中念念有詞，手中印法變幻，一股黑氣從地上騰起，包裹住了所有的光球，頓時所有的光球都被染上了一層黑色。

　　 眾多光球涌動變幻，化為了一個個人影，然後在地上忽然裂開了一條巨大的黑縫，將所有的人影都拉了進去。

　　 龜大勝處理好了這一切，來到敖丙的身邊，躬身一禮，“陛下，一切都處理好了，請陛下訓示。”

　　 敖丙看着眼前的廢墟，心中滿是豪情，鱷神已經對自己構不成威脅，鱷神水府也被平滅，這渭河之中再也沒有阻擋自己的勢力。

　　 從今天開始，這渭河之中便由自己說了算。

　　 這兒，就是自己的地盤了。

# 第49章 魔蹤初現

　　 話說，敖丙帶着敖焚，平滅了鱷神水府，其中妖卒投效的投效，逃跑的逃跑，剩下的以夏冰為首的眾人身死授首，與水府一同化為了廢墟。

　　 鱷神一方勢力的清除，讓敖丙的渭河龍王府成為渭河之中唯一的勢力，敖丙似乎看到了自己統帥渭河水軍，橫行洪荒的美好未來。

　　 敖丙意氣風發地對着敖焚和龜大勝說道，“好了，我們也是時候該回去了，龍王府的情況應該也比較明朗了吧？哈哈……”

　　 忽然遠處一聲悶哼聲傳到了三個人的耳中，三個人同時將自己的目光投了過去，卻是剛剛被夏冰丟出來的年破軍。

　　 年破軍感覺心裏很難受，他不知道為什麼自己尊敬的夏冰將軍為什麼要將自己丟出水府，難道他認為自己不配與他一同赴死嗎？

　　 眼睜睜地看着鱷神水府在敖焚的手中化為了廢墟，那裡充滿了自己的一點一滴，自己的童年便是從哪裡渡過的，如今竟然被人毀了。

　　 在他的心中狂呼一聲‘不～’，但是並沒有人理會他的態度，敖丙不會因為他，而放過鱷神水府，他還沒有那麼大的面子。

　　 看着眼前的廢墟，他的眼中滿是死灰色，自己的家沒了，最疼愛自己的叔父死了，都是他們乾的，都怪他們……

　　 年破軍的眼中閃着一種叫做仇恨的火焰，眼中流出了血色的淚水，眼角因為剛才的憤怒而瞪裂，尤其是在看到敖丙在水府的廢墟面前談笑風生，他感覺自己的胸中有什麼東西要迸發出來。

　　 年破軍感受着胸中的那股力量，然後極力催發，讓那股力量爆發了，終於炸開了夏冰對他的禁錮，但是也因此而經脈重創。

　　 他的身上瀰漫著黑色的氣息，邪惡、冰冷、黑暗、深邃……

　　 年破軍身上的傷勢很快恢復，周圍的靈氣向著他身上匯聚，原本不過玄仙初期的年破軍，此時的氣勢很快就恢復到了玄仙境，而且沒有停止，還在上漲～

　　 最終在玄仙巔峰停了下來，他周圍黑氣瀰漫，一聲聲凄厲的呼嘯在黑氣中隱隱傳出……

　　 敖丙眯着眼睛，打量着眼前的年破軍，並沒有因為他的氣勢上漲，而感到絲毫的奇怪，嘴角微微一勾，

　　這就有意思了，竟然入魔了——

　　 年破軍的眼睛已經變成了詭異的全黑色，甚至連眼白都變成了漆黑色。

　　 他的眼睛就好像是兩個黑洞，龜大勝看一眼，便感覺自己的魂魄都要被吸進去了，赫得他趕忙移開了目光。

　　 入魔之後的年破軍，深深地看了一眼敖丙三個人，似乎是想將他們記在心中，口中冷冽地說道，“你們三個終究會為今天的事情付出代價～”

　　 然後他轉身意欲離開，敖丙看了一眼年破軍，心中暗道，‘難道入魔之後，還會改變人的性格不成？如此衝動的人，竟然能變的如此理智，難以想象～’

　　 敖丙微微一笑，對着身後的敖焚點了點頭，笑着說道，“你以為你想走就能走得了嗎？我看你還是去龍王府做客吧？不要辜負的別人的好意……”

　　 年破軍聽到敖丙的話，知道不好，化為一道黑光向著遠處遁逃，卻是撞在了一道火幕之上，然後火幕變幻，將年破軍包裹了起來。

　　 最終化為了一條條的火焰細線，消失在了年破軍的體內，而年破軍，卻是感覺自己一身已經完成了轉變的魔元，瞬間被封印。

　　 然後敖焚身影一晃，便提着年破軍的脖領子來在了敖丙的身邊，敖丙微笑着看着近在咫尺的年破軍，捏了捏他的胳膊，輕聲一笑，

　　 “魔化之後的肉體果然是強橫了不少啊，只不過如今的你卻是不會應用這樣的力量，白瞎了你一身強橫的魔元……”

　　 敖丙口中‘魔化’‘魔元’等詞一出來，不僅僅敖焚龜大勝兩個人是一臉的迷茫，便是魔化了的年破軍也是一臉的茫然。

　　 敖焚有些疑惑地說道，“殿下，不知道，您說的那個什麼‘魔化’是什麼怎麼回事？為什麼我沒有聽說過？不知道可不可以量產，如果可以用到軍中……”

　　 敖丙被敖焚的話說得一愣，魔，還沒有出現嗎？等聽到敖焚想將魔化用到軍中，敖丙立刻打斷了他，冷言道，

　　 “魔化是生靈在萬念俱灰之後，獲得一種境界，是一種不可複製的狀態。魔化后，實力大增，心智大變，喜怒無常，而且一般嗜血嗜殺～”

　　 敖焚聽完敖丙的話之後，頓時打了個冷戰，聽到敖丙的介紹，沒由來的感覺自己火熱燃燒的血液忽然一冷，冷意直入骨髓。

　　 敖丙臉上滿是嚴肅，自己眼前見到有人魔化也就算了，讓自己製造魔化之人，敖丙卻是做不到，製造萬念俱滅的生靈，便是違背了敖丙的本心。

　　 而且還想將魔族收入軍中？真是異想天開，魔族是能夠掌控在手中的嗎？敖丙前世由於工作原因，對於‘魔’之一字有自己的理解。

　　 前世眾多小說中，所說的那些什麼魔軍，什麼魔頭，在敖丙看來不過是魔修罷了，他們雖然偏激，但是依然有自己的底線和行事準則。

　　 真正的魔族，已經不再是人，他們沒有底線，沒有準則，甚至可以說沒有人性，他們自私、貪婪、嗜血、殘暴、冷酷、無情……

　　 他們更像是一台機器，一組程序，他們沒有絲毫的情感……

　　 因此，知道了敖焚想要製造魔化之人的時候，敖丙立刻將他的這個念頭捻滅在萌芽之中。

　　 而年破軍默默地聽着，看着敖丙，眼中卻是閃過一絲亮光，這傢伙好像很怕這個什麼魔族啊？

　　 眼前的這一切都在年破軍的心中埋下了一個種子，只等待日後合適的機會便會萌發。

　　 因為敖焚想法的原因，敖丙的心情大壞，本來還想吟詩一首，聊表心智，但是現在卻是完全沒有心情了。

　　 敖丙臉上陰沉，對身後的敖焚說道，“好了，我們現在就會吧！帶上這小子，回去后嚴加看管。沒有我的命令，誰也不能探望……”

　　 敖焚被沉重的氣氛影響，恭恭敬敬地應了一聲是，然後將年破軍提在手中，平地捲起一股水流，將四個人託了起來，然後水流在敖焚的控制下，攜卷着四個人向著龍王府而去。

　　 只留下了鱷神水府一地的廢墟，周圍逐漸地平靜下來，只有未開靈智魚蝦游過的聲音，還有水流過的聲音……

　　 在兩個時辰之後，忽然一道黑影從遠處駕水流而來，站在手印深坑的旁邊，足足看了有百十多息，搖頭一嘆，身影消散，留下一聲喃語，

　　 “其勢強大，不可力敵……”

　　 這個黑影消失后，不到半刻鐘，就有一條小船駛了過來，在手印處停下，走出來一道身影，同樣是站在手印前面，看着手印中心的廢墟，久久不語。

　　 半刻鐘后，此人回到小船上，乘船離開。

　　 在接下來的時間里，不斷地有人前來，他們都是在手印旁邊站定，估算出手之人的實力，究竟到了什麼地步，以此推斷鱷神的結局。

　　 最終，他們都得出了一個相似的結論，出手之人必是金仙期，但是鱷神的處境卻是無從推斷。

　　 即便是鱷神無恙，渭河水域之中多了一位金仙境，各方勢力必然面臨重新洗牌。

　　 即便是最弱小的金仙期，也不是他們一群太乙玄仙期、甚至玄仙期能夠抗衡的，這個時候，站隊才是最重要的。

　　 若是站錯了隊，不僅僅是自己在渭河的多年經營化為烏有，便是自己的小命能不能保住，還在兩說之間。

　　 便是在不久前，基本每家水府的門前都多了一些逃難而來的水族，這不能不引起各水府之主的警惕，於是一問之下，卻是大吃一驚。

　　 鱷神水府竟然被人不聲不響地滅掉了，而且是一位金仙出手，還宣稱鱷神已經授首，甚至將鱷神的靈兵大刀都拿出來。

　　 他們在感覺到難以置信的同時，也感覺到了莫大的危機，鱷神都被除掉了，自己還會遠嗎？在大勢面前，只有投順，或者死……

　　 沒有人願意死，但是每個人看到的大勢卻是不同。

　　 有的人看到了，鱷神身死，投靠敖丙勢在必行，而且敖丙此時正值用人之際，自己投效，甚至能夠得到重用。

　　 有些人看到了，鱷神神通廣大，怎麼會身死？這不過是敖丙的疑兵之計，瓦解水府而已，還是堅定地站在鱷神這邊，免得等到鱷神回來，秋後算賬。

　　 甚至有些實力高強的渭水支脈之主，隱隱約約知道鱷神身後有大勢力支持的事情，此時鱷神出事，大勢力沒有袖手旁觀的可能。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最終的決定也不一樣，他們開始排出自己的探子，打聽敖丙的行蹤與龍王府的動態。

　　 再說一說敖丙四個人，很快就回到了龍王府，在龍王府的外面已經有兩隊人馬迎接了，為首的卻是貝珠兒，另外一人，卻是年覆海。

　　 此時貝珠兒看到敖丙凱旋而歸，臉上展顏一笑，沒由來的她的心中還稍微有些小激動呢！

　　 年覆海在一邊，本來是面沉似水，一副絕世大將的樣子，但是看到敖焚手中人影，他的形象卻是大變，他一個閃身，出現在了敖焚身邊。

　　 但是卻被敖焚事先警覺，將他推出去三丈遠，要不是敖焚看到了他是從人群中竄出來的，回應他的應該就是敖丙的長槍了。

　　 被敖焚隔絕，年覆海根本沒有絲毫的在意，他的眼中只有敖焚手中的人影，雖然那個人低着頭，但是年覆海卻是一眼就看出，那便是自己的兒子——年破軍。

　　 “軍兒，你沒事吧？你能回來就好，你知道為父有多擔心你嗎？”年覆海看着年破軍急聲說道。

　　 敖丙在一邊看得不由搖頭不已，看來當年年覆海為了兒子投靠鱷神也是真的了，他對兒子的溺愛，幾乎已經到了一種病態的地步。

　　 這樣的‘人才’，真的是自己需要的？

# 第50章 龍王開府

　　 話說，敖丙將年破軍帶回了龍王府，卻是正好遇上了在門口迎接的年覆海，年覆海對敖丙這位正牌的龍王陛下熟視無睹，只是對自己的兒子噓寒問暖。

　　 敖丙在一邊看得是皺眉不已，這年覆海可能的確如龜大勝所說，真的是一位大將，但是他對兒子的溺愛實在是有些太過分了。

　　 似乎聽到了年覆海的呼喚，敖焚手中人影忽然動了一下，然後將臉揚了起來，那是一張年輕的臉龐，卻是冰冷的可怕。

　　 尤其是那一雙完全漆黑的眼睛，冷意彷彿能直刺到人的靈魂深處里。

　　 年覆海看到年破軍的樣子，頓時愣住了，那冷峻的面龐，那是自己的兒子？尤其是那一雙漆黑色的眼睛，為什麼讓自己如此陌生？

　　 敖焚對年覆海說道，“年將軍，這人是你的兒子啊？你最好注意一點，他的心智變幻，可能已經不再是你之前熟悉的兒子了。”

　　 年覆海不由得倒退了兩步，看着那熟悉的面龐，什麼？這不是我的軍兒了？那我的軍兒去哪？就在年覆海要質問敖焚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魔化之後的年破軍忽然高聲喊道，“爹爹，他們胡說，我就是軍兒啊！！他們殺了夏叔叔，還毀了水府，爹爹你快殺了他們，殺了他們～”

　　 聽着熟悉的聲音，年覆海終於平靜下來，不錯，這就是我的軍兒，雖然他身上的氣質有些許變化，但依然是自己的軍兒。

　　 年覆海沒有理會年破軍的呼喊，確定了兒子沒事兒，他終於逐漸地平靜下來，開始將自己的目光投到了敖丙身上。

　　 敖丙給年覆海的第一感覺，就是年輕，這人比自己兒子應該還要小。

　　 但就是這個年輕的人，幫助巴蛇戰將突破了金仙期，就是這個年輕人，滅殺了鱷神，也就是這個年輕人，成為了渭河水域新一屆的話語者。

　　 年覆海臉色複雜地看着敖丙，來到敖丙的近前，單膝跪倒在地，恭聲說道，“罪將年覆海，拜見龍王陛下，龍王陛下萬福金安。”

　　 年覆海在觀察敖丙的時候，敖丙也在觀察他，看到他對兒子的溺愛，敖丙不由得皺眉不已，這人能力或許有，但是難當重任。

　　 敖丙微不可查地搖了搖頭，但卻並不表現出來，只待以後提點他幾句，若是依然不知悔改，也便不必再指望他了，敖丙緊走兩步，將年覆海攙扶起來，

　　 “年將軍快快請起，年將軍能夠棄暗投明，實乃是渭河之幸，希望年將軍以後能夠繼續為渭河生靈好好做事。”敖丙將年覆海捧得挺高，但是其中有幾分真意，也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年覆海連忙口稱不敢，忽然在一邊傳來一個憤怒的聲音，“爹爹，你怎麼能夠投靠他們，他們可是殺害夏叔叔，覆滅水府的元兇啊，你這樣對得起鱷神殿下嗎？”

　　 然後年破軍的聲音微頓，卻是轉怒為恨，“你背叛了鱷神殿下，你已經不配做我爹爹了，今後你我恩斷義絕，凡是反叛殿下之人，我必殺之～”

　　 說到後來，他的口中已經是殺氣凜然，眼睛已經變成了黑紅色，一絲絲的黑紅氣息從他的眼中溢出來，他的身上的氣勢再度高漲，竟然隱隱觸摸到了太乙玄仙的境界。

　　 他目光森寒地盯着年覆海，口氣冷厲說道，“雖然你是我的父親，但你既然反叛鱷神殿下，你也要死～”

　　 年覆海不由得打了個冷戰，這個時候他終於意識到，敖焚說的話應該沒錯了，這個口中喊着要弒父的人，定然不是自己的兒子。

　　 敖焚感覺手上傳來了巨大的反抗力，而且那黑紅色力量，竟然逐漸地腐蝕敖焚的封印力量，要不是敖焚就在他身邊，他還察覺不到。

　　 敖焚真心覺得這魔化之後實力的提升實在是太快了，但卻是有些詭異。而且看到年破軍竟然口口聲聲要弒父，敖焚感覺自己的血都是冰冷的。

　　 他忽然發現，敖丙制止自己組建魔軍的行為，是多麼的明智，這樣一群人不可能心甘情願被人掌控在手中，這不是一把利刃，而是一顆炸彈。

　　 敖丙在一邊面沉似水，對於魔，他比此界中所有人了解的都要多，因此年破軍做出什麼事情來，他都不感到奇怪，何況不過是口稱要弒父而已。

　　 敖丙走到年覆海的身邊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兒子已經入魔了，好在只是初級狀態，如果引導得當，應該可以恢復～”

　　 年覆海忽地驚醒，他眼睛直直地看着敖丙，此時的他不是敖丙的臣子，而是一個孩子的父親，將自己的孩子交給別人，他必須確定，孩子不會受到傷害。

　　 敖丙面色坦然地看着年覆海，沒有一絲齷齪與陰暗。

　　 年覆海轉身，向著身上黑紅氣息繚繞、面目猙獰的年破軍看過去，眼中劃過一抹溫柔，最終化為了一絲堅定，他回過頭來，跪倒在敖丙的面前，

　　 “犬子的事情，有勞陛下費心了！”

　　 敖丙點了點頭，“都是自己人，不要在意！”然後敖丙對着身後的敖焚說道，“將他全身封禁，然後送到玲瓏玉塔第七層，暫時讓貝珠兒看管。”

　　 敖焚恭敬地點了點頭，提着年破軍的手中燃起了藍色的火焰，將他身上的黑紅氣息壓下，然後身形一晃，便消失了蹤影。

　　 而敖丙卻是在眾人的簇擁之中，進入到了水府之中。在身邊貝珠兒的講解中，關於年覆海投效的事情，敖丙也知道了始末。

　　 原來，巴蛇帶着眾人回到龍王府的時候，卻是正好碰上了等待中的年覆海，巴蛇與年覆海顯然是舊識，當巴蛇為年覆海證實了鱷神的境況之後，便勸年覆海歸順。

　　 年覆海道出了自己對於兒子的擔憂，巴蛇則是應允，在敖丙回來后，必然親自求情，將他兒子帶到他的身邊。

　　 因此，年覆海才決定暫時留在龍王府，等到兒子回到自己身邊，便歸順敖丙。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等來的卻是一個想要殺他的兒子。

　　 其實年破軍的魔化，是因為對水府的感情很深，對鱷神的忠誠很高造成的。究其原因，是因為鱷神為了拉攏年覆海，對年破軍極為看重。

　　 其中有幾分真心另外再說，但是他送給年破軍的禮物，卻是真實存在的，年破軍年齡尚小，心智未全，對鱷神自然有深厚的感情。

　　 再加上鱷神刻意灌輸的忠誠的思想，才逐漸地造成了年破軍此時的思維，再加上魔化將這種思維無限放大，終於成了現在的局面。

　　 三天後，渭河水系各支流的脈主、渭河水域各水府的府主，同時受到了一張請柬。

　　 “五日後，渭河龍王府，開府儀式，屆時請君共襄盛舉，龍王陛下屆時會開壇講道，以回饋到場諸君～”最後的落款是，‘渭河龍王-敖丙’。

　　 收到請柬的都是渭河水系之中實力高深之輩，其中渭河各支流脈主一十二人，各地水府五個。

　　 其中最強大的卻是涇河龍王敖通，太乙玄仙巔峰修為，當年與渭河先龍王的關係很是惡劣。

　　 在鱷神霸佔了渭河之後，因為其金仙期實力，涇河龍王也不敢惹他，而涇河龍王身後是四海龍族，鱷神也不敢得罪他，雙方倒是相安無事。

　　 至於其他地方，卻是一些水妖，或者蛟龍之屬，佔據其中。

　　 敖丙對於這位傳說中的叔父，也不甚了解，唯一的印象便是前世的記憶中，這位的下場不甚凄慘，因為得罪了袁天罡，犯了天條，被魏徵夢中斬首。

　　 通過敖焚，敖丙了解到，這位叔父與四海龍族的關係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差。不過想來渭河發生這麼大的事情，他都沒有傳信四海龍族，想必這關係也好不了許多。

　　 但是其中禮數卻要做足，請柬一定要發，至於來不來，日後自有決斷。

　　 其中收到請柬的共一十七人，他們無外乎有三種情況。其一，心向鱷神，與龍王府為敵者；其二，心向渭河先龍王，與龍王府為善者；其三，中立者，牆頭草，隨風倒。

　　 不管他們是什麼心思，他們終究會對這次的典禮感興趣，為敵者，想來刺探虛實；為友者，想來投效表忠心，中立者，想來待價而沽。

　　 龍王府開始了积極的準備，首先龍王府大興土木，雖然不可能達到東海龍宮的地步，但也不能太過寒酸，面子工程還是要的，畢竟五天之後，各方來人，不能他們看輕了。

　　 所有小妖都被動員起來，此時的他們充滿了幹勁，不僅僅是看到了美好的未來，還是因為在幹活之後，可以前往玲瓏玉塔享受加倍修鍊的獎勵。

　　 依照敖丙的計劃，自己的大本營，怎麼都不能太寒酸了，就按照東海龍宮的規格來建，時間不夠沒關係，材料不夠沒關係，人手不夠沒關係，先把架子拉起來再說。

　　 於是本來就只剩下圍牆的原渭河水君府，此時連圍牆也都被推到了，新圈出來的地方，足足有原來的三倍大小。

　　 在最中心的位置，一座巨大的宮殿建了起來，一眼望去，倒是氣派十足，但仔細一看，完全就是水貨，其材質都是低階材料，根本就是唬人的東西。

　　 宮殿的上方，掛着敖丙親自書寫的‘乾龍殿’三個大字。整座宮殿唯一吸引眼球的，便是在宮殿內部的一面側牆上，掛着一柄大刀，寒氣森然，咄咄逼人。

　　 如果有熟悉鱷神的人，便會知道，這正是鱷神生死相托的本命靈兵。

　　 五天的時間，大約也就勉強使大殿竣工，其他的地方依然是一片荒蕪，卻是暫時被敖焚作為了練兵之所。

　　 敖焚手下的兵卒人數上漲了，本來在初期清除后，只剩下了八十五兵卒，在鱷神來襲的時候，又當場便跑了三個。

　　 在後來的混戰中，又少了十個，最終敖丙收到戰艦之中的兵卒，只有七十二兵卒了。但是那一戰也俘虜了鱷神帶來的二百兵丁，被敖丙歸到了敖焚手下。

　　 在鱷神水府前，有兩千零二十三人投效，同樣被敖丙分給了敖焚，讓他狠狠操練，五天必須要拿出一支可用之軍。

　　 敖焚臨危受命，將這群小妖練得是死去活來，活來死去。五日時間，但是也學會了隊列演習，整齊劃一，風貌頓時煥然一新。

# 第51章 眾方雲集

　　 話說，敖丙回到龍王府之後，廣發請帖，請渭河水域各支流脈主，以及某些強悍水府的府主，前來觀禮。因為敖丙決定要正式開府，確定自己渭河第一人的地位。

　　 龍王府也經過了一番更新，雖然有些簡陋，但是已經有了大體的框架，猙獰初現。缺少的只是時間的積澱，敖丙相信，這些慢慢都會有的。

　　 五天後的一大早，渭河龍王府便是中門大開，兩列雄赳赳氣昂昂的蝦兵蟹將分列兩旁，年覆海與龜大勝在門外站立，其中以龜大勝為首。

　　 第一個來的卻是一個飄搖的小船，小船在距離龍王府千丈之外停住，所有人都從小船中走了出來，為首的卻是一個枯瘦的老頭。

　　 老頭的身邊跟着一個青年妖將，有些好奇地東張西望着。老頭的身後有四個侍從，卻是清一色的蟹兵，沒人腰間掛着一口寶刀，倒是顯得孔武有力。

　　 老者領着五人很快就來到了龍王府的門前，還未說話，先是一聲大笑，“哈哈，老朽還能看到渭河清明之時，龜總管功不可沒～”

　　 這老者顯然是認識龜大勝，龜大勝的反應這證實了這一點，他笑吟吟地迎了上去，“老滑頭，你還沒死啊？當年大劫，數你跑的最快，不愧是泥鰍成精，滑不溜手～”

　　 老滑頭臉上劃過一絲尷尬，嘿然一笑，“龜總管，當時情況你又不是不知道，實在是形勢所逼，為時局所迫，希望龜總管諒解，諒解啊，呵呵～”

　　 “好了，過去的都過去了，只要以後好好在龍王陛下手下做事，陛下一定不會虧待了你的。”龜大勝，收起了臉上笑容，嚴肅地說道。

　　 老滑頭臉上笑容不減，“一定，一定。”然後他從自己的懷中掏出了一個小包，遞給了龜大勝，接着說道，

　　 “龜總管，龍王大人開府，老朽也沒有什麼好送的，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還望笑納～”

　　 龜大勝也沒有推辭，收了包裹，轉遞給了身後的一個小吏，讓他清點記錄。老滑頭看着龜大勝收了禮物，臉上的笑容越發的燦爛。

　　 老滑頭又對身後的年輕人說道，“小火啊，來見過龜總管。”身後那個年輕小將，前走兩步躬身施禮，口稱‘見過龜總管！’

　　 龜大勝點了點頭表示應過，只聽到老滑頭解釋說道，“龜總管，這是我的孫兒秋火，希望您以後多多提攜～”

　　 龜大勝又多看了兩眼老滑頭的孫兒秋火，長相倒是不俗，不知道能力如何，不過這些事情自有龍王陛下決斷。

　　 “如果你孫兒有才能，龍王陛下一定會重用的，你們先進去吧，我還要迎接其他的來客。”龜大勝對着老滑頭說道。

　　 老滑頭知道，再說下去便要招人厭了，於是他帶着孫兒和四個侍從，先是向年覆海躬身一禮，然後走進了龍王府。

　　 龜大勝掃了一眼走進去的老滑頭，眼中閃過一絲奇異的光芒，這老傢伙無愧於自己的真身泥鰍本尊，最是疼惜自己的性命。

　　 當年在鱷神反叛之初，他便跑得不見了蹤影，也不知道這一次他又是什麼打算？

　　 在龜大勝暗自思索老滑頭意圖的時候，忽然從遠處傳來一股強勁的水流，水流在龍王府前三丈停住，卻是有一個孔武有力的大漢從水流中跳了出來。

　　 龜大勝整理心情，小心地迎了上去，這位乃是北洛河的脈主，乃是一頭黃鱔得道，太乙玄仙巔峰修為，自號黃龍大王，是除卻涇河之外的第二大強橫勢力。

　　 而且這位似乎與鱷神走得頗近，據傳黃龍大王的大女兒，便嫁與了鱷神為妾，此人此番前來，恐怕是來者不善，龜大勝不得不小心對待。

　　 大漢在龍王府前站定，眯着眼睛打量着整個龍王府，神情陰鬱。龜大勝迎了上去，不卑不亢地說道，“龍王府總管龜大勝，前來迎接黃龍大王，黃龍大王裏面請～”

　　 黃龍斜着眼睛瞟了一眼龜大勝，冷冷地哼了一聲，然後昂首闊步地走進了龍王府，其間年覆海一邊緊張地防備着，生怕他暴起出手。

　　 黃龍確實有心搞點事情，但他在龍王府門前停下的時候，他就感覺自己被盯上了，他在龍王府前站定，也不僅僅是打量龍王府，更重要的是在設法擺脫那股意念的鎖定。

　　 不過那意念就好似跗骨之蛆一般，根本擺脫不掉，而且在其中黃龍感覺到了強烈的警告意味，以及強烈的危險性。

　　 在聽到龜大勝的話之後，他便借坡下驢，走進了龍王府。

　　 龜大勝其間卻是冷汗淋漓，但是為了維護龍王府的威嚴，他一直在死撐。等到黃龍進了龍王府，龜大勝，才如釋重負地吐了一口氣。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又來了一位，這位卻是渭河青蚨水府的府主，這位青蚨府主對外據傳有太乙玄仙巔峰修為，而且有一件先天靈寶飛劍伴身，可以戰金仙而不敗。

　　 看到這位，龜大勝卻是臉上一陣輕鬆，這位青蚨府主，當年與渭河先龍王陛下便是莫逆之交，在鱷神反叛之後，更是幫助巴蛇戰將良多。

　　 曾經還與鱷神作過一場，但是最終卻是以半招之差，敗於鱷神之手，但是憑藉著先天靈寶之威，鱷神卻也是拿他無法。

　　 龜大勝緊走兩步，來到青蚨府主近前，躬身施禮，“青蚨大人，您來了，這些年來，多謝您的扶持了，渭河終於迎來嶄新的明天了～”

　　 這位青蚨府主，卻是一個身着素袍的道人，頜下三縷長髯飄灑前心，給人一種清凈自然的感覺，腰間懸挂一口寶劍，即便是隔着劍鞘，依然可以感覺到其中的鋒芒劍氣。

　　 青蚨府主微微一笑，“小龜啊，沒想到這些年來你也成長到了這種地步，看來當年龍王大人果然沒有看錯你啊！”

　　 龜大勝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道，“大人您言重了，沒有龍王大人，便沒有小龜的今天，龍王大人的恩情，小龜萬死難報其萬一……”

　　 青蚨府主微微一笑，手捋長髯，沒有再爭論這件事情，話鋒一轉，“聽說新任龍王陛下，雄才大略，鱷神已經授首，今某卻是要見上一見～”

　　 龜大勝躬身一禮，“龍王陛下已經準備多事了，青蚨大人請府內請～”

　　 青蚨府主哈哈一笑，飄然進了龍王府。龜大勝在心中不由的暗贊一聲，‘真乃道德真仙人也！’

　　　　然後接下來，其餘的脈主，府主也是逐漸地到來，這群人之中，有親近鱷神的，有親近龍王府的，又有隨大流的，受到請柬的諸位，逐漸地到齊。

　　 眼看午時已到，便是只剩下了涇河一家，卻是還沒有消息傳來。

　　 就在龜大勝打算收了依仗，準備府內慶典的時候，忽然感覺周圍水流驟然紊亂，然後一票人馬便出現在了龜大勝的面前。

　　 最前方有兩隻碧眼金睛獸開路，其後是五頭水牛麟拉車，再往後是五十名穿盔戴甲的兵卒，牢牢地拱衛着車架。

　　 幾乎是一轉眼的功夫，他們便出現在了龍王府門前，然後車上門帘拉開，卻是先跳出了一個年輕小將，在他身後是一位面容嚴肅的中年將軍。

　　 龜大勝不知來人是誰，但是並不妨礙他迎接，“在下渭河龍王府大總管龜大勝，不知道公子可是來參加本府的開府儀式？可有請柬？”

　　 那個年輕小將眼睛都快斜到頭頂上去了，高傲地說道，“我乃是渭河龍王大太子，快點讓你家主人前來迎接，一個大總管算什麼東西？”

　　 龜大勝臉上的笑容一僵，這卻是頭一次碰上這麼一位不給面子的，之前來的諸位，不管是敵是友，起碼的面子還是給一些的，但是在眼前這一位……

　　 龜大勝看了看小將身後的那个中年將領，在龜大勝看來，這位涇河龍王大太子也就是沒見過世面的公子哥，主事的應該是那位中年將領而已。

　　 但是那位中年將領就好像沒有看到龜大勝詢問的目光，對於年輕小將的囂張採取了不管不問的態度，龜大勝忽然有種大事不妙的感覺。

　　 忽然，龜大勝的身後，一個幽幽的聲音響起，“叔父大人就是這樣教導你去別人家裡做客的么？我的小鼉龍表弟～”

　　 龜大勝聽到這個聲音，心中一定，龍王陛下出手了，這件事情應該可以圓滿解決了。

　　 小鼉龍，也就是那涇河龍王大太子臉上一陣羞惱，張狂地叫囂道，“是誰？背後說閑話算什麼是本事？有種出來單挑啊？”

　　 那个中年將領卻是忽然將目光投向了龍王府的大門，而在他的目光中，一群人走了出來，為首的正是渭河龍王敖丙。

　　 敖丙微微一笑，對着小鼉龍說道，“小鼉龍表弟，我來了，你是要跟我單挑么？今天我就代叔父大人好好教訓教訓你～”

　　 那个中年將領有心阻止，因為他竟然看不透這個年輕人的實力高低，但是看他自信滿滿的樣子，應該不是無的放矢，必然是有所依仗。

　　 但是就在他想要開口的時候，他忽然感覺對面有兩道熾熱的目光緊緊地鎖定了自己，那種靈魂都要燃燒起來的感覺，讓他感覺到了死亡的氣息。

　　 他頓時感覺口乾舌燥，額頭上的冷汗不由得沁了出來。這是金仙的氣息，傳言竟然為真，這龍王府中竟然真的有金仙期坐鎮。

　　 他很識趣地閉上了嘴，誰知道違背了金仙的意思后，自己會遭遇什麼？

　　 小鼉龍聽到敖丙的話，頓時暴跳如雷地說道，“你是什麼人，亂攀什麼親戚？誰是你表弟？你以為自己是個什麼東西？”

　　 敖丙微微一笑，沒有說話，手中一桿長槍浮現出來，手腕轉動，挽了個槍花，用行動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敖丙確實不知道這小鼉龍究竟比自己大還是比自己小，但是他估計十有八、九是比自己大，不過自己先叫他表弟，然後再胖揍他一頓，自己這表哥不是也是了。

# 第52章 不速之客

　　 話說，涇河代表竟然是龍王大太子小鼉龍，對於這位，敖丙可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從小便看的西遊記中可是有他的身影。

　　 小鼉龍乃是涇河龍王的大兒子，在涇河龍王被斬之後，便隨着他母親去了他舅舅西海龍王敖順那裡，後來因為整天惹事，被敖順送去黑水河修身養性。

　　 這貨到了黑水河之後，霸佔了水神的府邸，搶佔了水神的女兒。唐僧師徒來到黑水河，被化作艄公的小鼉龍騙上了船，不僅是抓了唐僧，還抓了豬八戒。

　　 孫悟空和沙僧，幾次想要救唐僧都無功而返，最後還是自己大哥敖摩昂出手，才將小鼉龍拿下，取經四人組才能繼續上路。

　　 這是西遊記之中的故事，想來現在的他活得還很滋潤吧？畢竟他的日子是在涇河龍王被殺之後才產生變化的，最終才成為了一個問題少年。

　　 現在這小子雖然有些飛揚跋扈，但是並未定型，倒是可以嘗試着引導一番，畢竟將來的這位可是能讓孫悟空也束手無策的主兒啊。

　　 小鼉龍見敖丙手中出現了長槍，也拿出了自己標誌性的竹節鋼鞭，臉上閃過一抹凶光，晃鋼鞭向著敖丙砸了過來，敖丙手中長槍一搖，盪開了雙鞭，直取小鼉龍的咽喉。

　　 小鼉龍心中一驚，一個鳳點頭，躲過長槍，但是沒想到敖丙的長槍改刺為砸，一下子正中小鼉龍的後背。

　　 小鼉龍感覺自己後背上一麻，然後就感覺到一道火辣辣的疼，他猜測自己的後背至少腫起了兩寸高。但似乎僅僅是皮外傷，並沒有絲毫的內傷。

　　 雖然知道敖丙手下留情了，但是小鼉龍並不領情，一直都是天之驕子的他，哪裡受過這樣的對待，頓時有些惱羞成怒，嚎叫一聲，鋼鞭狠狠地向著敖丙砸了過去。

　　 兩個人的爭鬥，引來眾人的關注，剛才小鼉龍來的時候，敖丙經過敖焚提醒，知道龜大勝有麻煩，因此他才能如此準時地趕來了。

　　 但是敖丙出門迎接，卻是引來了其他人的注意，畢竟他們可是都沒有這樣的待遇，因此他們就有人想跟着出來看看，究竟是誰有這麼大的面子。

　　 三五個跟着出來，別人也就動了心思，最後竟然發展到了所有人都跟了出來。見到敖丙想要與小鼉龍動手，所有人都興奮起來。

　　 他們也能夠藉此窺探一下敖丙的實力，因為所有人都看不清楚敖丙的真實實力，猜測應該是有異寶遮掩。

　　 敖丙當著這麼多人的面，自然是不可能將弒神槍拿出來，那可是混沌靈寶，聖人都要眼紅的東西，如果傳揚出去，敖丙也就完了。

　　 一桿普通的長槍，而且敖丙並不用法力，全然是在用自己的肉身力量，因為“天龍淬體術”的原因，敖丙的肉身與法力一直都是並駕齊驅。

　　 由於前段時間，法力提升太過迅猛，肉身之力並沒有跟上，此時大約有玄仙中期的樣子，但對付剛剛步入玄仙初期的小鼉龍卻是綽綽有餘。

　　 而且這段時間來，敖丙一直在琢磨自己的槍術發展，他一面向著敖焚請教，另一方面又結合自己前世知道的一些武術理論，想要構建自己的槍術體系。

　　 敖丙對於自己未來的槍術充滿了迷惑，他不知道自己應該發展的方向，便是問到敖焚，他也是焉語不詳，說不出什麼道道來。

　　 雖然敖丙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路，但是他的槍術大進卻是無疑的，甚至已經隱隱有了一點宗師的味道，對付尚未成長的小鼉龍，卻是小菜一碟。

　　 於是在不到百息的時間里，小鼉龍被敖丙用長槍砸了不下五十下，此刻小鼉龍要是脫下衣服，身上的血痕絕對是交錯。

　　 但即使是被打成了這樣，他依然是在堅持與敖丙戰鬥，而且敖丙不用法力，他也一直倔強地用肉體力量在戰鬥，戰鬥技巧不如敖丙，肉身力量不如敖丙，但是他依然在戰鬥，依然在挨打。

　　 半刻鐘之後，敖丙都有些下不去手了，雖然這種槍槍到肉的感覺，讓敖丙感覺很爽，但此時小鼉龍的形象實在有些凄慘。

　　 手中的鋼鞭不知道丟到什麼地方去了，身上的衣服已經變成了一條條的破布，腮幫子也腫了，眼圈也黑了，要多凄慘有多凄慘。

　　 但他依然是鬥志昂揚，沒有一點要放棄的意思，敖丙實在是被逼得沒有辦法了，只能下了點狠手，在他的膝蓋上狠狠地來了一下，沒有個兩三天，走路是別想利索了。

　　 敖丙擦了擦根本就不存在汗水，狠狠地吐了一口氣，跟這貨打架，實在是太累了，真是太瘋狂了，剛才竟然還想用牙咬自己。

　　 而那中年將領等到戰鬥結束，才感覺到那股迫人的目光離開，他緊走兩步來到小鼉龍的身邊，先是檢查了一下他身上的傷勢，然後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雖然自己有不出手的理由，但是小鼉龍畢竟是龍王的太子，萬一被敖丙重創，他回去之後也不好交代，現在還好，不過都是皮外傷，有個三五天便能恢復了。

　　 他躬身一禮，“涇河龍王坐下，洪河首領李冰余見過渭河龍王陛下，龍王陛下聖安。剛才多謝龍王陛下手下留情～”

　　 敖丙點了點頭，微微一笑，“呵呵，都是一家人，不要客套這些東西了，好了，現在就進府吧，吉時就要到了……”

　　 李冰余沒有回應，臨來的時候涇河龍王意思很模糊，他並未明說與渭河的態度如何，只不過讓李冰余酌情況而定。

　　 但李冰余哪裡敢替龍王下這樣的決定，他估計龍王的意思，不過是讓自己來探探虛實，然後回去好向他彙報，由他定奪。

　　 什麼酌情而定，不過是客套之語，或者是在試探自己的忠心而已。

　　 敖丙對着站在門口的眾人，拱手哈哈一笑，“哈哈，讓諸位見笑了，如有怠慢之處，還望海涵，海涵。吉時將到，儀式馬上就要開始了，咱們一同入席吧，諸位請～”

　　 眾人的反應不盡相同，有冷眼旁觀的，有不屑一顧的，有點頭稱善的，但卻都很有默契地向著府內行去，有什麼事情，等到儀式上再說也來得及。

　　 就在眾人轉身，想要進府的時候，忽然敖焚的腳步一頓，轉身向著遠處眺望而去，接下來是青蚨府主，緊接着的是黃龍大王，然後是李冰余、年覆海、老滑頭等幾人。

　　 這個時候，幾乎所有人都感覺到了事情的不對，他們順着先前幾人的目光看過去，卻是並沒有發現什麼奇異之處。

　　 與此同時，每個人的反應也都落在有心人的眼中，這反應的快慢也從另外一方面反映出了實力的強弱。

　　 此時的黃龍大王臉色有些陰沉地看着青蚨府主，原本以為他不過是憑着靈寶之威，現在看來他的真實實力還在自己之上，這讓一直自命不凡的黃龍大王頓時有些陰鬱。

　　 敖丙順着眾人的目光看過去，雖然沒有感知到什麼，但他卻是知道敖焚絕對不會無的放矢，而且青蚨府主與黃龍大王的反應，都說明這裏面有事兒。

　　 因此敖丙很耐心地看了下去，足足有十多息時間之後，在敖丙的感知中出現了一片黑壓壓的東西，也不知道是什麼。

　　 很快那黑壓壓的一片，便出現在了眾人的面前，而這個時候，敖丙才發現，那黑壓壓的竟然是一條條黑色的蟲子，一般的有一尺多長，大的有數米的，最大的一條竟然長達十丈。

　　 不用敖丙去猜測它們的身份，已經有人驚呼出了它們的來歷，“吸血蟲群！他們不是被龍王陛下封印在黑池潭了么？怎麼又出來了？”

　　 曾經，渭河爆發過一場巨大的劫難，那是幾乎讓渭河水族死絕的劫難。

　　 當時，一群吸血蟲之中竟然有一隻誕生靈智，還學會了修鍊，它靠着吸食其他水族生靈的血液，實力迅速上漲。

　　 並且它帶動了一族的發展，於是吸血蟲族開始逐漸地壯大，起初並沒有引起眾人的關注，等到後來關注到之後，形勢卻是有些控制不住了。

　　 太乙玄仙之下的妖將，落入吸血蟲群中，頃刻之間便可化為一具枯骨。便是太乙玄仙在蟲群之中也堅持不了半刻鐘。

　　 而且吸血蟲繁殖極其迅速，只要有充足的血液，他們幾乎可以無限繁殖，到後來，最先開啟靈智的吸血蟲到了金仙期，自稱黑皇，手下有一十八位太乙玄仙境的吸血蟲妖將。

　　 那個時候，幾乎是渭河最黑暗的時期，最後關頭，渭河先龍王終於站了出來，聯合渭河所有水族的力量，與吸血蟲族對抗，此戰持續時間長達十年之久，其間摩擦不斷。

　　 最終雙方傾盡全力，爆發最終一戰。渭河先龍王牽制住吸血蟲王，令其他的高手組成陣法，絞殺吸血蟲群。

　　 此戰持續了七天七夜，最終吸血蟲王死於渭河先龍王之手，而那十八員太乙玄仙境的妖將死了十六個，蟲群被滅殺了九成七八。

　　 吸血蟲王在臨死之前，讓僅存的兩位太乙玄仙境吸血蟲妖將，帶領部群回歸黑池潭，沒有強大的實力之前，不可出潭。

　　 對於躲進了黑池潭的吸血蟲群，渭河水族並不放心，但是黑池潭中水體混黑，其中岔道叢生，根本不是一般水族能進去的地方。

　　 想要派人進入黑池潭，滅絕吸血蟲，也是不可能的。最終，渭河先龍王聯合十位太乙玄仙的力量，將黑池潭封印，裏面的吸血蟲別想再出來。

　　 而且黑池潭之中的吸血蟲，得不到血液的補充，他們的部群是不可能發展起來的。

　　 至此，渭河水府紛紛放下心來。

　　 但是，此刻為什麼會出現吸血蟲群，它們怎麼能夠破除封印？而且還竟然膽敢堂而皇之地出現在這裏？渭河水系中實力最高的一群人，幾乎都在這裏，他們是來找死的么？

　　 吸血蟲群中，忽然竄出了一頭巨大的吸血蟲，他身上的氣息凜冽異常，竟然不比一邊凝神戒備的敖焚弱多少，顯然這是一頭金仙期的吸血蟲。

　　 吸血蟲族又有新的王者出現了？當年悲劇將要再次重演？

# 第53章 風波暫歇

　　 話說，敖丙龍王府開府儀式，算上小鼉龍，收到請柬的人已經全部到齊了，但是就在眾人想要準備開啟儀式的時候，忽然從遠處來了一群吸血蟲。

　　 其中最強大的吸血蟲身上竟然散發著金仙境的氣息，其他的吸血蟲縈繞在它的身邊，那最大的吸血蟲忽然仰天一聲嘶吼，而後化為了一個黑袍青年男子。

　　 然後他向著身後的吸血蟲群一甩袍子，蟲群頓時消失不見。原地就剩下了他一個人，臉上掛着和煦的笑容，一點都沒那種嗜血狂魔，蓋世魔頭的感覺。

　　 甚至他整個人都給人一種和煦、儒雅的感覺，沒有絲毫的暴戾與煞氣，來到敖丙眾人的跟前，他對眾位微微頓首，嘴角微勾，拱手說道，

　　 “諸位請了，在下血玉子，攜吸血一族前來為龍王陛下賀～”

　　 敖丙臉上一變，這傢伙這是想干什麼？想要誣陷自己之前便與他有勾連？還是有什麼其他的原因？敖丙可是不會傻到認為，這人只不過是單純地想要來祝賀自己而已。

　　 敖丙的耳邊忽然想起了一個聲音，“你要小心此人，傳說當年剩下的那兩位太乙玄仙吸血蟲妖將，一個叫西煞，一個叫西靈，至於血字開頭的卻是不曾聽聞……”

　　 “不對，當年的吸血蟲王自號黑皇，但卻極少有人知道他還有一個名字喚作血弒子，這個人也以血字開頭，難道是……”

　　 後面的聲音敖丙就聽不到了，由於對眾人也不熟悉，敖丙也不知道傳音的是哪位，但必然是想要與自己交好的一位。

　　 敖丙向著周圍人看過去，也沒有發現什麼端倪。他順着剛才那個聲音想了下去，面前這個黑衣人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

　　 這人十有八、九便是上代吸血蟲王的後代，以血字為首，自號血玉子，金仙初期修為。

　　 敖丙心中幽幽一嘆，唉， 渭河又要不太平了……

　　 同時心中一陣怨氣，老天你是不是想玩我？老子才剛搞掉了鱷神，現在又出來一個什麼血玉子，金仙期的大boss一個個出，還能不能讓人消停會了？

　　 但抱怨也只是抱怨罷了，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敖丙拱了拱手，“血玉子道友請了，小龍便是新任渭河龍王敖丙，遠方而來便是客，請府內一敘，共襄儀式～”

　　 血玉子臉上笑容不減，也不知道從哪裡摸出了一把扇子，啪地一聲打開，信手搖了兩搖，搖頭晃腦地說道，“大善～”

　　 敖丙看着眼前搖着扇子的裝逼貨，心中一陣無語。他大哥，你見過整個扇子，包括扇面都是黑色的嗎？扇子通體黝黑，黑的發亮，連扇墜都是黑色的。

　　 除了這黑扇面讓敖丙有些無語，其他倒是讓敖丙眼前一亮，因為這血玉子，竟然讓敖丙有種看到了歷史上名家大儒的感覺。

　　 但知道血玉子跟腳的敖丙，卻是知道自己的這個想法是多麼的荒唐可笑，他狠狠地甩了甩頭，將腦中胡亂的想法丟出去，調整情緒，穩步走進了龍王府。

　　 府中已經準備好了一切，就在中心的乾龍殿中擺好了十八張椅子，但是因為血玉子的不請自來，龜大勝又添加了一張椅子。

　　 敖丙自然是毫無爭議的坐在了主座上，敖焚安然站在他的身後，震懾全場。

　　 除了敖丙，根本沒有人坐下，幾乎所有人都將目光投向了血玉子，必須等這傢伙先坐下，然後離那傢伙遠一點坐。

　　 血玉子注意到其他人的反應，嘴角微微勾了勾，搖着通體漆黑的摺扇，來到了左列最前首那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幾乎是在他坐下的同時，黃龍大王，一陣風一般坐到了右列最前首的那張椅子上，一屁股坐了下來。在他看來，必須要坐在最顯眼的位置，才能彰顯自己的身份地位。

　　 但同時又要與血玉子那個危險傢伙保持距離，他選擇了左手第一列，那麼右手第一列的位置便是最好的選擇了。

　　 似乎察覺到了自己的動作太過於刻意，黃龍大王的老臉有些微紅，青蚨府主局促地看着黃龍大王微微一笑，信步走到了左列第二張椅子，坐了下來。

　　 然後剩下的人按照自己的實力，都坐了下來，這個過程很是安靜，甚至安靜得有些壓抑。眾人眉眼之間，用餘光不時地瞟一眼坐在左手最前列的黑衣男子。

　　 血玉子倒是怡然自得，坐在椅子上，不時地扭頭看看身邊的青蚨府主，青蚨府主臉上笑意不減，對此卻是毫不在意。

　　 血玉子又打量打量自己對面的黃龍大王，讓血玉子感覺很有意思的是，每當自己看對面的黃龍大王時，他總是很緊張，但表面上卻又強裝出鎮定的樣子，實在是太有意思了。

　　 血玉子就好像一個發現了玩具的孩子，他時不時地掃一眼對面的黃龍大王，然後觀察他那種強裝鎮定的樣子，嘴角的微笑都有些玩味起來。

　　 黃龍大王此時恨不能抽自己兩個大嘴巴子，自己這種時候還死要什麼面子，對面那個傢伙要干什麼？為什麼一直對着我笑？他心裏是不是在打什麼壞主意？

　　 黃龍大王可是親生經歷了當年的那一場吸血蟲群之劫，當時的北洛河脈主便是被吸血蟲吸幹了全身血液而死的，而他也才能藉此做上北洛河的脈主之位。

　　 他對於吸血蟲有種發自內心的恐懼，知道的越多，心中才是越發的恐懼。

　　 此時的他心裏後悔得要死，要是再讓他選一次的，他寧願選擇最後一張椅子，也不願意與這個變態面對面地坐着。

　　 敖丙坐在最前面的位置，他環顧着在場的眾人，尤其是在血玉子的臉上停留了很長時間，渭河全部勢力都在這裏，也不知道他們都是打的什麼心思？

　　 在絕對的實力面前，他們只能選擇臣服，但是——

　　 敖丙的目光在血玉子的身上來回掃視，這傢伙來這裏究竟是什麼目的？想要獲得什麼？他的背後是不是有什麼勢力？

　　 關鍵是他的實力竟然到了金仙期，便是敖焚出手，也不敢絕對保證能夠留下另外一位金仙，況且這金仙還是以詭異聞名的吸血蟲得道。

　　 敖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將腦中胡亂的想法壓下，眼中閃過一抹堅定，不管是誰，都不能阻止自己問鼎渭河的決心，只有一統渭河，並且以此為基，才能有橫行洪荒的資本。

　　 “首先，歡迎各位能夠來小龍的府邸，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在儀式之初呢，請容許小龍先做個自我介紹——”

　　 敖丙口中稍微一頓，“小龍乃是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因為自身資質原因，很不得父王寵愛，因此在不久前被遣來在渭河開府，做這新一任的渭河龍王。”

　　 坐在右列第二位的是一個年輕小將，他臉上都是嶄新的傷痕，眼睛死死地瞪着敖丙，好像要生吃了他一般，正是剛剛被敖丙狠狠蹂躪過的小鼉龍。

　　 也好在他的注意力都在敖丙身上，要不然以他性子，必然是要與黃龍大王理論一番，搶下那第一張椅子。

　　 等到小鼉龍聽過敖丙的介紹，才知道原來這個人真的是自己的表哥，頓時心中的怨氣就消去了一小半。

　　 但他依然有些氣憤，雖然都是一家人，但是剛才的出手也實在是太狠了一點。小鼉龍揉着自己烏青的眼圈，在心中暗自埋怨道。

　　 敖丙掃視了周圍眾人一眼，果然看到他們都是臉上露出了慎重的表情，畢竟自己雖然不得寵愛，但畢竟是東海嫡系，此時自己在他們心中的地位頓時就不一樣了吧？

　　 “但是來到渭河之後，小龍發現這裏的情況竟然是如此的彌亂，鱷神篡奪水君之位，擁兵自重，對忠於渭河先龍王的戰將趕盡殺絕，實乃是罪大惡極。”

　　 “小龍知道渭河的情況之後，深感痛心，卻又苦於實力不足，但天無絕人之路，小龍在這關鍵時刻覺醒了傳承記憶，並將此傳承記憶授予敖焚將軍，使得敖焚將軍突破金仙期。”

　　 “而後，敖焚將軍聯合奇遇突破金仙期而強勢歸來的前渭河水軍統領巴蛇戰將，二人與鱷神一番苦戰之後，終究將鱷神困殺。”

　　 “但是鱷神霍亂渭河期間，渭河水族深受其害，渭河百廢待興，小龍不才，願以渭河龍王之身，與眾渭河水族共同努力，一起走向強盛。”

　　 敖丙的話有真有假，七分真話，三分假話，但就是這樣的搭配，讓人聽了信服。但是在場哪個不是成了精的人物，自然知道其中的水分。

　　 黃龍大王一聲驚呼，“什麼？巴蛇沒死？竟然還得了奇遇，突破了金仙期？”

　　 敖丙此時臉上洋溢着一種叫做自信的光芒，

　　 “不錯，不然眾位以為僅僅憑藉敖焚將軍的實力，怎麼可能斬殺同為金仙期的鱷神？而且巴蛇戰將已經回歸到龍王府的麾下，只不過在擊殺鱷神的時候，身體微恙，不能與諸位見面而已。”

　　 黃龍大王身體幾乎癱軟在椅子里，他的口中喃喃自語道，“巴蛇竟然到了金仙期，這麼說來鱷神是真的死了？我早該想到的……我早該想到的……”

　　 忽然大殿之中傳來了一陣掌聲，一個清脆的聲音響起來，卻是最前首的血玉子，“好，龍王陛下真是好機緣，好運道，好志向……”

　　 此時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血玉子，只見他此刻忽然站了起來，搖晃着自己手中的摺扇，在大殿之中踱着步子說道，

　　 “母親說過，做人須行忠義之事，莫做逆反之事，人在做天在看，天道輪迴自有報應。”

　　 敖丙在一邊聽得差點把眼珠子瞪出來，要不是知道眼前這是一條蟲子成精，敖丙還真就以為這就是一個翩翩濁世佳公子。

　　 還不等敖丙表示自己的驚訝，就聽到血玉子接着說道，

　　 “雖然我們一族之人都是鱷神放出來的，但是我並不感激他，因為我知道他不過是想借用我們的力量而已，母親說過，無故獻殷勤，非奸即盜。”

# 第54章 齊尊龍王

　　 話說，敖丙半真半假講了自己除掉鱷神的過程，然後又說了一些冠冕堂皇的場面話，希望與渭河水族一起走向強盛。

　　 眾人都在吃驚於龍王府竟然有兩位金仙境，吃驚於鱷神真的身死，對於敖丙口中的美好未來，卻是嗤之以鼻。

　　 他們這群人哪個不是混過幾千年的老妖怪，那樣的話蒙蒙剛出道的孩子也就算了，想要騙他們？別說門兒，連窗戶都沒有～

　　 他們每個人心中都很清楚，其實敖丙話中的共同強盛不是關鍵，關鍵是在他的領導下共同強盛，說白了就是讓自己等人投效表忠心。

　　 要是一般人對他們說這樣的話，他們早就一個大耳刮子上去了，但眼前之人確實有說這句話的資格，因為鱷神死在他的手中，因為他的手下有兩位金仙期妖將。

　　 但是，讓眾人沒有想到的是，竟然真的有人全盤接受了敖丙的話，並且對敖丙的作為是大加讚賞，那便是這位不請自來的血玉子了。

　　 血玉子搖着漆黑摺扇，在大殿之中誇誇其談，講述了自己一族人破除封印的經過，還有來此的目的，

　　 “後來我了解鱷神的做派之後，立刻就回絕了他的一切要求，他的行事風格，已經完全偏離了道義，他終究要受到懲罰，沒想到如今竟應在了龍王陛下身上。”

　　 所有人看着侃侃而談的血玉子，完全不知道他想干什麼，而且他的反應實在是太奇怪了，聽他的意思好像在處處為敖丙說話啊。

　　 就剛才他所說，他是被鱷神放出來的，但他卻是對鱷神的為人十分不屑，因此拒絕了與鱷神之間的合作。

　　 雖然眾人對於鱷神放出了吸血蟲十分憤怒，但是此時的憤怒，卻更多地被對於血玉子的驚訝而代替，如果說其他什麼人，因為道義而拒絕做什麼事情，他們有可能相信。

　　 可是他們眼前說這句話的，卻是一隻吸血蟲，曾經差點吞噬掉所有渭河生靈的吸血蟲，他竟然還知道道義是為何物，這讓他們覺得很諷刺。

　　 敖丙嘴角抽動，雖然不知道當年的那場吸血蟲之劫，究竟到了什麼地步，但是看到眾人臉上對血玉子的戒備與忌憚，他完全可以猜得到。

　　 這就好像一個殺人狂魔，突然要跟你探討扶老奶奶過馬路的諸多事宜一般，敖丙咽了一口唾沫，乾巴巴地說道，

　　 “血玉子道友深明大義，真乃是渭河水族之幸也，不知道血玉子道友接下來有什麼打算？”

　　 聽到敖丙的誇獎，血玉子似乎頗為受用，他的眼睛都因為高興變成了兩彎月牙，笑眯眯地說道，

　　 “如果龍王陛下不嫌棄的話，在下想要與龍王陛下一起為渭河水族做點事情，為渭河的強盛貢獻自己的力量。”

　　 敖丙一愣，萬萬沒有想到他竟然會說出這麼一句話來，這畫風有點不對啊，難道是我的主角光環突然點亮，虎軀一震，四方拜服？

　　 敖丙打了個冷戰，將這個不切實際的想法拋出了腦海，他看着血玉子，拿不准他心中在想些什麼，而後者卻是笑吟吟地看着他。

　　 “那，那不知道你我以誰為主？”敖丙想了一下，忽然問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眼睛直盯着血玉子的眼睛問道。

　　 血玉子臉上笑容不減，“渭河事宜，自然是以渭河龍王陛下為尊，在下願意受龍王陛下差遣，但是我們一族需要一處休養生息的處所……”

　　 敖丙聽了之後，眼神一縮，這個時候，他是完全看不動血玉子的心思了，敖丙實在想不到他為什麼要如此的幫助自己，難道是僅僅只是因為自己之前的那幾句話？

　　 敖丙臉上一肅，“為你們尋一處修養之地不是問題，但是你也應當知道當年的渭河大劫之中，吸血蟲族扮演了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我不確定你是不是真心投靠，我需要確保渭河的安全……”

　　 血玉子沒有因為被敖丙懷疑而生氣，他點了點頭，稱讚地說道，

　　 “龍王殿下果然是心繫渭河眾生，我可以吸血蟲族長的身份，發天道誓言，絕對不會縱容族群濫殺渭河生靈。”

　　 敖丙死死地看着血玉子的眼睛，他不直到眼前的這人話語中有幾分可信，他是真心投靠？敖丙幾乎是一字一頓地說道，

　　 “好，我相信你，你現在立刻就發天道誓言，以後你包括吸血蟲一族，便是龍王府的人了。”

　　 敖丙在血玉子的眼中沒有看到一絲的陰暗與隱晦，他的眼睛很清明，就好像一汪清水，讓人一眼就能看到水底。

　　 血玉子聽到敖丙應允，臉上的笑容頓時燦爛了三分，就在他要回應的時候，一個聲音忽然急切地響了起來，

　　 “不，我不同意～”

　　 竟然是坐在右手列最前面的黃龍大王，他此時終於從巴蛇突破金仙期、鱷神身死的陰影之中走了出來，陡然聽到了血玉子要入駐龍王府，頓時大驚。

　　 黃龍大王素有雄心，一直想着能夠成為一方豪強。雖然北洛河脈主之位不夠顯赫，但也算是一方小諸侯，在渭河先龍王死了之後，他便一直處於無人轄制的狀態。

　　 敖丙來了渭河之後，手下有兩位金仙境的他，自然是要收回渭河各脈主的權力，之前鱷神勢力不足，才對眾脈主採取懷柔的政策。

　　 但是敖丙不會，他的實力高出各脈主實在是太多了，強大到根本就不必考慮各脈主的情緒。

　　 黃龍大王本就對如何應付敖丙的收編而懊惱，怎麼會眼睜睜地看着血玉子這又一位金仙期投入到龍王府的懷抱，讓龍王府的實力更進一步？

　　 他由於站起來得太着急，甚至將身後的椅子差點碰倒了，他急聲說道，“萬萬不能讓吸血蟲留在渭河水域，諸位可都是經歷過當年的劫難，應該深知那場劫難是如何的可怕……”

　　 然後他對敖丙拱了拱手，雖然不情願，但是這件事情真正做主的還是敖丙，由不得黃龍大王不客氣，

　　 “龍王陛下你沒有經歷過那場災難，根本不知道到那場劫難的可怕，那根本不是人力可以抗衡的，請龍王三思～”

　　 敖丙還沒有說什麼呢，忽然在一邊一個陰惻惻的聲音傳過來，“可在下說了，會約束族人，並且願意立下天道誓言～”

　　 黃龍大王忽然感覺背後一股涼風吹過，他頓時感覺自己的血液流動都慢了三分，扭頭正好看到了臉色陰鬱的血玉子。

　　 黃龍不由得倒退了兩步，但依然強裝鎮定地說道，“哼，蠻夷之言不足為憑，說不定你們有什麼方法可以避過天道感應，目的不過是慢慢蠶食渭河的生靈罷了……”

　　 然後他一扭頭，對着敖丙說道，“龍王陛下，你可一定要三思啊！切不可中了奸人詭計。你看這人被我說中了陰謀，有些惱羞成怒了吧？”

　　 敖丙不由的抬頭看了一眼血玉子，卻是發現，他一臉的憤怒與羞惱，全然沒有陰謀被戳穿了之後的慌亂，頓時心中有了決斷。

　　 但是黃龍所說的事情，又不能不考慮，敖丙心中猶豫，一時拿不定主意，臉上滿是猶豫的神色。

　　 此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敖丙的身上，等待着他的決斷，這可是關乎渭河水系未來的大事，由不得他們不關心。

　　 血玉子也是緊張地盯着敖丙，因為這是他計劃中最關鍵的一步，只有踏出這關鍵的一步，他才能引導全族走向真正的輝煌。

　　 敖丙掃視了眾人一眼，將所有人的神情都瞧在了眼中，看到了某些人的擔憂，看到了某些人心中隱匿的激動，他終於有了決斷。

　　 自己將來是要橫行洪荒的存在，如果連一個小小的吸血蟲族都容不下，那麼將來還談什麼笑傲洪荒，睥睨萬族？

　　 最終敖丙的臉上一定，凌厲的目光掃視着所有人，他開口朗聲說道，“好了，這件事情本尊已經決定了，吸血蟲族入駐渭河水域，其他人不得主動挑釁，如有違反，共討之～”

　　 這個時候，敖丙也第一次展現了自己威嚴霸氣的一面，敖焚在他的身後配合地放出了金仙期的氣勢，籠罩了全場。

　　 所有人都沉默了，沒想到龍王統御渭河之後，第一件要做的竟然這件事。

　　 在得知巴蛇突破金仙的消息后，他們對於鱷神伏誅的消息也選擇了相信，心中也打算着就要投靠敖丙了。

　　 他們或是在想着怎麼勸諫敖丙收回決策，或者默默接受了這個決定，卻是在考慮未來如何與吸血蟲族相處。

　　 但他們卻是一同保持了沉默。

　　 忽然黃龍大王跳了出來，他高喊一聲，“敖丙你這是逆天而行，你這樣會害死渭河生靈的，要死你自己去死，我北洛河可不奉陪……”

　　 然後他又對着其他水系的脈主說道，“諸位，敖丙倒行逆施，竟然要與吸血蟲族合作，我們不能將自己的性命置於未知之中，願意跟我走的，咱們即刻就去本王的北洛河，一同組成攻守聯盟，一統抵禦吸血蟲族。”

　　 有的人臉上閃過一絲意動，有的人卻是臉上劃過一抹譏誚，龍王府這邊算上吸血蟲王，可是有三位金仙期，就憑藉你的北洛河，拿什麼抵擋？

　　 黃龍大王心中自然是想到了這些，但他卻是另有想法。

　　 他知道鱷神身後有其他勢力相助，現在鱷神身死，而自己只要在北洛河站穩了腳跟，那鱷神背後的勢力極有可能會來支持自己。

　　 那時，自己不僅僅擁有了對抗敖丙的資本，還極有可能藉此突破金仙期，他可是知道當年鱷神的突破可是多麼的突然。

　　 但敖丙的一句話卻是粉碎了他的美好設想，“哼，你以為你還有分化渭河的機會嗎？我龍王府是你想來就能來，想走能走的嗎？”

　　 黃龍大王臉色狂變，化為一道流光，向著龍王府外遁去，敖丙根本沒有出手阻攔，他對身邊的血玉子說道，

　　 “血玉子，既然你已經是我龍王府的人了，那麼這個我龍王府的外敵，便由你處理一下吧！”

　　 血玉子看着遠遠遁去的黃龍大王，嘴角勾起了一個邪異的弧度，“呵呵，謹遵龍王陛下令～”

# 第55章 血族始祖

　　 話說，敖丙決定接納以血玉子為首的吸血蟲族進入渭河，但是黃龍大王卻是不願意看到敖丙的勢力大漲，而吞併了自己多年的經營，於是想要扯旗反對龍王府。

　　 但是他太着急了，他想拉攏一部分勢力一起跟着自己干，但是卻忽略了他自己就在人家的地盤上，被敖丙一提醒，立刻驚醒，想要遠遁。

　　 但是在金仙期面前，哪裡容得下他一個太乙玄仙境翻起大浪？血玉子得了敖丙的命令，伸手一揮，從他的袖子中飛出了一團黑霧。

　　 在場的眾人，都是眼力超絕之人，自然是看清楚了那根本不是什麼黑霧，而是一條條的小蟲子，每條小蟲子都長着一張大嘴，嘴中滿滿的都是尖尖的利齒。

　　 那黑霧竟然是無數細小的吸血蟲組成的，看那片黑霧的規模，其中吸血蟲的數量恐怕不下於千萬計。黑霧化為一道流光向著龍王府外，黃龍大王遠遁的方向追了過去。

　　 也就是三五個呼吸的時間，那團黑霧就回到了大殿之中，黑霧散開，露出了其中的一個人影，正是之前剛剛逃跑的黃龍大王。

　　 黃龍大王此時癱軟在地上，一動不動，如果不是他的胸脯還在一起一伏地活動，恐怕都要以為他已經死了。

　　 他的臉色蒼白，眼睛睜得巨大，其中被絕望的死灰色填滿，臉上還殘留着極度痛苦的表情。雖然不知道他遭遇了什麼，但是能讓一位太乙玄仙巔峰的妖將，頃刻變成這樣，足見血玉子手段的毒辣。

　　 而那細小的吸血蟲族黑霧散開之後，卻是化為了兩道黑煙，從血玉子的鼻孔里鑽了進去，血玉子臉上劃過一抹不自然的潮紅，他閉上眼睛一臉的享受。

　　 敖丙眼睛一眯，那神情像極了前世癮君子們吸毒后的表情，一臉的享受，飄飄欲仙，讓人慾罷不能的感覺。

　　 十幾息之後，血玉子睜開了眼睛，臉上又恢復了最初那和煦的笑容。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敖丙感覺他的實力好像提高了一絲。

　　 血玉子對着敖丙一拱手，“龍王陛下，這黃龍大王藐視龍王府，此時已經被我拿下，殺剮存留，悉聽陛下吩咐……”

　　 敖丙看着躺在地上，幾乎就是比死人多了一口氣兒的黃龍大王，臉上閃過一絲的凝重，這吸血蟲的能力確實詭異，

　　 “黃龍大王他怎麼了？”

　　 血玉子掃了一眼倒在地上的黃龍大王，嘴角微微一勾，“我不過是吸收了他七成的氣血之力，讓他的實力掉落到了玄仙境巔峰而已……”

　　 “嘶～”

　　 大殿之中到處都是吸冷氣的聲音，似乎恨不能將周圍吸成真空，雖然血玉子的話說得輕鬆，但他們卻是知道，修為對於一個修鍊之人代表了什麼。

　　 他們也知道了黃龍大王為什麼會如此的絕望，還有他身上那頹敗的氣息代表了什麼，與此同時，他們對於吸血蟲的可怕，有了更深一步的認識。

　　 敖丙也是震驚不已，只是輕輕一抖手，便廢掉了一個太乙玄仙巔峰的妖將，這吸血蟲果然詭異得可以，也不知道自己留他們在渭河之中究竟是對是錯。

　　 敖丙沉吟了一番，高聲說道，“黃龍大王無視本尊的命令，對龍王府圖謀不軌，如今得此下場也是罪有應得，暫時收押龍王府，待日後處理。”

　　 沒有人再有異議，榜樣就在地上躺着呢，誰也不想變成下一個黃龍大王。

　　 然後敖丙又對着身邊的血玉子說道，“既然黃龍大王被收押，北洛河暫時無人掌管，那就交給吸血蟲族管理，北洛河的原住生靈，遷往渭河主脈。但在這之前，血玉子你是不是先把天道誓言立下……”

　　 血玉子心中知道敖丙對自己還不放心，將北洛河原住生靈遷出也是為了保護他們，但是他並不懊惱，他知道自己真的融入渭河還需要一定的時間。

　　 血玉子仰視天空，臉上滿是嚴肅地高聲說道，“今有吸血蟲族長血玉子，代表吸血蟲一族，歸入渭河龍王府麾下，並約束族人不擅殺生靈，請天道鑒之，如違此誓，必教我萬劫加身而死……”

　　 敖丙聽着血玉子的誓言，沒有感覺到一絲的破綻，而且在血玉子說完誓言的同時，虛空之中傳來一聲驚雷，似乎在響應他的誓言。

　　 敖丙這個時候心裏面終於是有了一點底，雖然之前血玉子也說了加入龍王府，但終究是懸之未定，現在塵埃落定，敖丙心中自然高興。

　　 這樣一來，加上還在休養的巴蛇，龍王府中便有三位金仙境了，要知道封神之時聲名遠播的闡教，有名氣的也不過十二金仙而已。

　　 現在看來，有些事情，也該提上日程了。

　　 不過，現在最主要的就是解決眼前的問題，渭河也是時候該一統了。

　　 敖丙的眼中忽然劃過一絲的凌厲，“傳我命令，各支脈、各水府即刻將所有兵卒匯聚渭河主脈，我要重新編排軍隊，以作重用。”

　　 然後敖丙的臉上又是一陣緩和，“這件事情自然是儀式之後再處理了，現在各位請入席，畢竟這可是本尊的開府之日，宴席不可少～”

　　 然後就有人將事先準備好的酒菜端了上來，放在眾人的眼前。菜品都是敖丙手把手教授貝珠兒做的，酒是東海的內部專供。

　　 頓時大殿之中酒香飄散，佳肴奪目，估計在場的人見都沒見過這樣完美豐盛的宴席。

　　 但有些人哪裡有心思吃飯，雖然來的時候，他們就猜到了敖丙要收權，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敖丙竟然如此着急，如此之狠，現在就要收了他們的兵權。

　　 他們心中憂鬱，便是龍肝鳳髓擺在他們的面前，他們也沒有心思品嘗一口，腦中想的全是自己多年的經營化為烏有，日後自己前途堪憂的事情。

　　 這些人卻是一些牆頭草，或是與鱷神親近者，他們為自己的未來擔憂，美味佳珍吃在口中，味同嚼蠟一般。

　　 但有某些人例外，他們美滋滋地品嘗着可口的酒菜，不時地發出一聲聲的讚歎之聲，其中就包括血玉子、青蚨府主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

　　 他們一開始就打定了主意，要將自己的全部都交給敖丙處置，包括他們自己。

　　 此時收繳軍權，他們自然也事先就做好了心理準備，甚至他們有的人還會因為重回龍王府麾下，而暗自高興。

　　 其中青蚨府主，在他們之中卻是個例外，他雖然名頭極大，但他的水府之中卻是沒有軍卒，只有幾個服侍的侍女，和負責跑腿打雜的僕從。

　　 因此，收繳軍權對於他來說，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

　　 一個時辰之後，酒菜被撤了下去，敖丙這頓飯吃的很是高興，一切似乎都在向著好的方向發展，自己不九應該就可以走出渭河，布局洪荒了。

　　 敖丙看着大殿眾人，忽然有種洪荒盡在手中的感覺，此時的他豪情萬丈，“諸位，我知道你們對於歸順龍王麾下，心有芥蒂，本尊如今講經一篇，算是對諸位歸順的賞賜和補償。”

　　 然後敖丙不等眾人回應，便直接盤膝坐在地上，身上散發出了一種奇妙的氣息，等到敖丙醞釀好了情緒，開口講道，

　　 “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雲騰致雨，露結為霜………海咸河淡，鱗潛羽翔………”

　　 起初眾人並沒有在意，以為這不過是敖丙拿來擺樣子的東西而已，但是等到敖丙開講，他們卻是不由自主地沉浸其中。

　　 所有人都閉上了眼睛，仔細地聆聽着敖丙的經文，在他們的耳中，那不僅僅是經文，而且還是道的痕迹。

　　 便是已經達至金仙期的血玉子與敖焚，也是滿臉虔誠地聆聽着，尤其是血玉子，他臉上神情安詳，周身血光浮動，似乎領悟到了什麼。

　　 千字文本就不長，而且又經過敖丙的刪減之後，剩下的就更不多了，敖丙足足講了五遍，才停了下來，而此時所有人都沉浸在敖丙的講道之中。

　　 敖丙看着沉浸其中的眾人，心中大定，此次裝B成功，以後的事情應該就好辦很多了。

　　 忽然，血玉子眼睛猛然睜開，眸子中閃過妖異的血色，他的背後忽然張開了一對巨大的龍骨蝠翼，口中長出了兩顆鋒利的獠牙。

　　 只見他忽地站定，雙手虛托於上空，口中喊喝道，

　　 “天道在上，今有吸血蟲一族血玉子，幡然頓悟，知曉了我之一族的宿命所在，自此之後，將再無吸血蟲一族，天地之間只有血族，我乃血族始祖，血族當立，天地共鑒之。”

　　 虛空之中，忽地一聲驚雷，然後梵音陣陣、祥雲朵朵，金蓮遍地，瑞獸行空，然後就看到一團巨大的玄黃功德從天而降。

　　 而在洪荒大陸之上，所有生靈的耳邊都會迴響着剛才血玉子的那一番話，有些人不以為意，但有些人卻上了心。

　　 三十三重天外，兜率宮中，一位面向垂老的道袍老者，有些驚訝地睜開了眼睛，疑惑地看了一眼渭河的方向，似乎有什麼東西超出了他的算計。

　　 洪荒大陸，玉虛宮中，有一位懷抱三寶玉如意的中年道人，他聽到血玉子的聲音后，袖子中掐指運算不休，最終也是疑惑地看向了渭河方向。

　　 東海碧游宮，一位青年道人很沒形象地坐在地上，吃完了最後一串烤肉，口中喃喃自語道，“哼，老道我天縱奇才，區區烤肉還能難倒我？哼哼哼～”

　　 聽到血玉子的聲音之後，臉上表情不變，口中嘟嘟囔囔地說道，“什麼時候又出來了個血族？老天在玩兒什麼？”

　　 手中微微一算，臉上的憊懶頓時一掃而空，呵，這件事情竟然與小敖丙有關，這就有意思了，是那篇經文的效果吧？

　　 那可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經文，可惜了那小子不知道珍惜，隨隨便便就傳給別人了，他啊，早晚要在這上面吃虧。

# 第56章 青蚨劍主

　　 話說，血玉子聽完敖丙的講道之後，也不知道領悟了什麼，竟然直接稟明天道，將吸血蟲族改為了血族，而血玉子自稱血族始祖。

　　 血玉子創立血族，天道大加讚賞，從空中飄過來的那一大團玄黃功德便知道了。

　　 當年女媧創人族，獲得大功德，立地成聖；其後有冥河老祖效仿，創立阿修羅族，也是天降功德，雖然不曾立地成聖，但實力大進卻是必然。

　　 天降功德，分成兩份，其中九成一份，飄到了血玉子的頭頂，融入到了他的頂蓋天靈之中。剩餘一成卻是來到了敖丙的頭頂上。

　　 天道是公平的，血玉子頓悟，創立血族的過程，敖丙的講道，功不可沒，因此這功德自然是有他一份，敖丙感覺一股清涼的氣息從自己的頭頂融入。

　　 然後化為一股清流，滋潤自己的神魂，滋潤自己的龍軀，滋潤自己的法力，敖丙不知道女媧造人的功德有多少，但自己不過是分潤了創立血族一成的功德，便感覺自己的的實力大進。

　　 敖丙的法力到了玄仙巔峰，肉身到了玄仙巔峰，神魂到了玄仙巔峰，而且這種提升是完全沒有后遺症的提升，完全不需要擔心根基不穩的問題。

　　 敖丙的提升都是如此的巨大，就跟不用說獲得了九成功德的血玉子了，之見他的蝠翼張開，足足有五丈多寬，口中的獠牙變成了漆黑色，臉色變得蒼白，身上的氣息劇烈的波動。

　　 敖丙看到血玉子的樣子，腦子中不由得蹦出了一個詞語，——‘吸血鬼！’，“\*！”敖丙忍不住爆了句粗口，前世吸血鬼不就是自稱血族嗎？自己怎麼把這茬給忘了？

　　 忽然，敖丙心中惡趣味地想到，如果自己創立個狼人族，是不是也能獲得這樣多的功德？

　　 狠狠地甩了甩頭，敖丙將這個荒唐的想法丟掉，眼睛死死地盯着血玉子，此時他的蛻化好像到了最後的階段，而此時，他身上的氣息已經到了金仙中期。

　　 敖焚不禁來到了敖丙的身前，將他與血玉子隔開，之前他的投靠就有些疑點，現在他的實力大進，難保他不會有什麼其他的想法，敖焚必須要保證敖丙的安全。

　　 忽然，血玉子一聲仰天長嘶，周圍的河水產生了劇烈的爆炸，渭河水面上產生了數十丈高的水浪……

　　 這一聲長嘯足足持續了有百息時間，之前就被血玉子異狀干擾到的眾人，再次被他的嘯聲從領悟之中驚醒，個個對血玉子都是怒目而視。

　　 世間最可惡的事情，莫過於壞人機緣，他們從敖丙的經文之中各有領悟，雖然不至於說讓他們實力突飛猛進，但是小進一步卻是不成問題。

　　 而且其中還有某些人正在思考自己未來的修行之路，已經有些眉目了，卻是被血玉子的嘯聲一打岔，全都毀了。

　　 他們怒目歸怒目，卻是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指責血玉子的不是，本來血玉子的實力就在他們之上，現在又得天道垂青，實力再進，他們就更加不是對手了。

　　 雖心中憤懣，卻無計可施。

　　 但是還有一個人沒有受到血玉子的影響，卻是青蚨府主，在敖丙講道的時候，他盤膝坐下，一道劍光從他的天靈飛出，盤旋在他的頭頂。

　　 劍光放出層層水霧，將青蚨府主包裹了起來，嘯聲傳過來的時候，水霧泛起了層層漣漪，卻是並未消散，依然牢牢地守護着青蚨府主。

　　 嘯聲結束，緊隨而來的卻是血玉子爽朗的笑聲，“哈哈……，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忽然他感覺周圍的氣氛有些詭異，口中的話不由得頓住了。

　　 看着周圍人怒目而是的樣子，血玉子忽然感覺自己有什麼地方好像做得欠失妥當了，他尷尬地摸了摸自己的後腦勺，

　　 “諸位實在對不起了，要不然我請求龍王陛下再講道一次吧？剛才實在抱歉了～”

　　 眾人聽到血玉子的道歉，頓時有些手足無措，這畫風有些不對啊，正常的不是應該惱羞成怒，然後大大出手嗎？他們甚至已經做好了逃遁的準備。

　　 這個時候，敖丙也從敖焚的身後走了出來，他安慰地說道，“各位放寬心，既然大家已經歸順龍王府，那麼以後我們就是一家人了，日後我會經常講道的，大家不要憂慮。”

　　 所有人口稱不敢，而血玉子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卻是充滿了崇拜，他抱拳恭恭敬敬地向著敖丙施禮，口中激動地說道，

　　 “龍王陛下，您真乃是當世聖人也，母親說過，‘聖人之行，當為天下楷。’

　　 您竟然將如此珍貴的經文傳授他人，實在是慷慨無私，當為天下楷。從今以後，您就是我的老師，也是血族的至聖先師。”

　　 敖丙聽了血玉子的話，嚇得他差點坐倒在地上，我的個乖乖，這樣的話可是不能亂說，要是被聖人聽去了，還不一定怎麼炮製自己呢？

　　 敖丙狠狠地咳嗽兩聲，岔開了話題，“血玉子啊，一直聽你說你的母親，不知令堂是……”

　　 血玉子臉上閃過一絲的回憶與溫馨，“我的母親啊，她是一個人族，當年父親化形之後遊歷洪荒，結識了母親，然後他們相知相愛，而後就有了我。我是跟隨在母親身邊長大的……”

　　 “在我十歲那年，渭河大戰爆發，父親便將我和母親接到了渭河，母親也終於知道了父親的身份，母親一時難以接受，竟然直接病倒，這一病就沒再好起來，三年後就故去了。”

　　 血玉子臉上忽然劃過一絲苦笑，“呵呵，說來你可能不信，當年我可是恨死了父親，就是因為他，母親才會生病故去，可是等他真的死了……”

　　 血玉子狠狠地搓了搓臉，臉上又恢復了那優雅和煦地笑容，

　　 “當年的是非對錯，我不想去評論，但是身為新一屆的吸血蟲族長，我必須要帶領族群延續下去，我曾經跟着母親讀過不少書，在我看來，父親當年的做法是錯的……”

　　 “延續族群的方法，不是統治與殺戮，而是團結和融合～”說到此處，血玉子的臉上浮現出一絲的虔誠。

　　 敖丙的臉上忽然閃過一絲的瞭然，原來是一位受過人族文化熏陶過的好少年，難怪身上有很多人族的文人痕迹，看來他的母親也是一位大家閨秀。

　　 敖丙點了點頭，“會的，只要你努力了，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下去，一定能夠讓吸血蟲族強盛起來，不，應該是血族，血族一定會強大起來的。”

　　 血玉子臉上閃過一絲激動，似乎被敖丙說到了心坎里，他臉色微紅，“希望以後陛下多多教導，讓血族真的成為一個大族～”

　　 敖丙點了點頭，心中卻是在想着，你這血族要真是如自己想的那般，日後恐怕不僅能夠成為一個大族，甚至能夠融入到萬族之中。

　　 吸血鬼可是無孔不入，他們可以將任何生靈變成自己的後裔，尤其是人族之中，不乏有吸血鬼隱藏，但洪荒大陸的吸血鬼，和敖丙前世了解的吸血鬼是不是一回事，他也有些拿不準。

　　 就在敖丙與血玉子暢談血族未來的時候，忽然一聲劍吟從身側響了起來，竟然是青蚨府主，他身邊的霧氣消失，出現了一柄長劍在他的身邊徘徊盤旋。

　　 忽然青蚨府主的眼睛睜開，兩道劍光從他的眼中射出，然後他突然站起來，施施然走出了大殿，那柄長劍就跟隨在他的身邊，就好像有了自己的靈智一般。

　　 血玉子的目光忽然投向了天邊，然後就聽到有一聲驚雷傳來，在血玉子目光的方向，竟然出現浮現出了一片漆黑的雷雲。

　　 敖丙見識過這樣的雷雲，就在不久前，巴蛇突破金仙的時候，就是這樣的雷雲，但是這朵雷雲似乎更加的龐大，更加的厚重。

　　 青蚨府主就要突破金仙期了？

　　 敖丙的心頭忽然一跳，他感覺這一切的都好似虛幻一般，自己這邊剛剛多了一位血玉子，現在又要多一位金仙了嗎？

　　 雷雲很快就認準了青蚨府主，其中雷雲翻滾，銀蛇，驚悸的雷霆似乎隨時都會落下來。

　　 但是青蚨府主根本就沒有絲毫的緊迫感，一臉的風輕雲淡，似乎完全是沒有將這雷雲放在眼中。

　　 青蚨府主忽然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了身邊的長劍，長劍跳動，似乎在向他撒嬌。

　　 青蚨府主臉上劃過一絲的溫柔，那神情就像是在看自己的孩子，他伸出自己的右手，長劍隨即落在了他的手心。

　　 青蚨府主掌心一握，將長劍抓在手中，他身上的氣息陡然一變，頃刻間竟然鋒芒四射，就好似一柄出鞘的長劍，他左手輕撫劍脊，臉上殘留一絲溫柔，

　　 “離仙劍啊，你陪伴了我無數的歲月，但我卻是一直把你當做一件靈寶，並沒有發現原來你才是我最信賴的夥伴，從今以後，你我一心，斬碎這周身的枷鎖，得大自由、大逍遙。”

　　 “今日起，離仙劍只是歷史，世間再不存離仙劍，即刻起我號青蚨劍主，手中之劍即為青蚨劍，青蚨劍配青蚨劍主，此乃絕配，哈哈哈……”

　　 笑聲中，青蚨劍主手中青蚨劍揮出，一道銀白色的劍光向著天空中的雷雲斬去，劍光迎風見長，最後竟然化為了一道超越了雷雲直徑的巨大的劍光。

　　 劍光劃過，翻滾的雷雲忽然頓住，然後雷雲竟然從中間裂開了，甚至可以從中間的裂縫之中看到上方的天空，再然後，雷雲崩潰，化為漫天的電蛇消散了。

　　 敖丙看到這一幕，差點把自己的舌頭咬掉了，見識過巴蛇渡金仙雷劫的凄慘情面，如今才知道青蚨劍主的雷劫竟然如同兒戲。

　　 敖丙忽然瞟到了一邊，臉上表情似乎便秘了幾百年的敖焚和血玉子，頓時大概猜到了兩個人度雷劫時的情形，看來不是巴蛇太衰，而是青蚨劍主太強悍……

# 第57章 鼉龍歸服

　　 話說，青蚨劍主聽完敖丙的講道之後，竟然直接頓悟突破了金仙期，天空飄來的金仙雷雲，被他一劍斬碎，不知道驚掉了多少副下巴。

　　 然後青蚨劍主的氣勢猛然高漲，竟然直接超越了敖焚，達到了金仙中期的境界，便是血玉子臉上也是一片的凝重。

　　 天空很快就恢復了平靜，彷彿剛才的雷雲不過是錯覺而已，青蚨劍主慢悠悠地又回到了大殿，眾人不自覺地就為他讓開了一條通道。

　　 青蚨劍主來到敖丙的面前，微微一禮，臉上雖然依然保持着當初的笑容，但敖丙卻好像在他的笑容之中看到了內斂的鋒芒。

　　 “龍王陛下，此番青蚨能夠突破金仙期，承蒙您的照顧，而且，”青蚨劍主說到此處，忽然低頭溫柔地撫摸了一下自己手中的青蚨劍，

　　 “而且也多謝龍王陛下的照顧，才讓青蚨明白了自己未來的道路，此番同樣也是來向龍王陛下請辭的，我有感自己劍道未成，想要遊歷洪荒，感悟天地，完善劍道，我家水府的事情就拜託龍王陛下照顧了。”

　　 敖丙吃驚地看着青蚨劍主，笑容頓時凝固在了臉上，這是什麼情況？剛剛還在高興龍王府又多了一位悍將，但是現在就要痛失嗎？

　　 青蚨劍主似乎沒有注意到敖丙的驚訝，他竟然轉身離去，聲音悠悠地飄過來，“龍王陛下大恩，青蚨不敢忘懷，他日若有用到之處，青蚨必然全力相助。”

　　 敖丙一愣的功夫，青蚨劍主就出現在了殿外，忽然在他的耳邊，敖丙聽到了一個聲音，“陛下，要不要出手攔截，但即便是我聯合敖焚將軍，也不一定能留下青蚨……”

　　 敖丙忽地驚醒，臉上略一沉吟，然後向著血玉子重重地搖了搖頭。先不說此舉能夠成功，如若失敗，必然平白為龍王府樹一金仙強敵，得不償失。

　　 而且宴會中，敖丙也終於確定了之前在大殿門口，提醒自己小心血玉子的便是這位青蚨劍主，看來他與渭河先龍王的交情確實不錯，以至於他對自己也照顧有加。

　　 如今他又得了自己的恩惠，突破了金仙期，交情更是深厚。雖然不能留在龍王府是一大損失，但世間哪裡都能十全十美，與一位金仙境結下善緣也是不錯。

　　 而且這位金仙境還是渭河出身，他的水府還在渭河水系，它的根還在這裏，日後渭河有難，他會不來鼎力相助？

　　 因此，敖丙最終制止了想要動手的血玉子，決定交好青蚨劍主。

　　 等到青蚨劍主遠去，敖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次聚會自己可是大豐收，不僅僅整合了渭河水域的勢力，還得了血玉子這樣一位金仙級的超凡助力。

　　 敖丙咳嗽一聲，將周圍已經有些神經質眾人的注意力吸引過來，“各位，這次的儀式就算是圓滿結束了，記得咱們之間的約定，五日之內，我希望能夠再次看到諸位，當然還有諸位手下的兵卒。”

　　 有的人臉上滿是激動興奮，他們恭恭敬敬地想敖丙一禮，然後抓緊時間回歸自己的府邸，整頓兵馬，準備即刻遷來龍王府。

　　 但也有人卻是扭扭捏捏，他們心中不願，但卻知道敖丙大勢已成，根本不是他們這樣的小人物能夠對抗的，除了認命之外，別無他法。

　　 因此他們雖然心中有千般不願，萬般不肯，但是大勢之下，只能灰溜溜地回歸水府，整頓人馬，投效渭河龍王府。

　　 很快所有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了小鼉龍和跟隨他而來的洪河首領李冰余，此時李冰余身上氣息波動，看樣子似乎不日便可突破至太乙玄仙後期。

　　 李冰余扯了扯小鼉龍的袖子，傳音說道，“太子殿下，咱們也走吧，至於兵權的事情，就交給龍王陛下去處理吧？”

　　 小鼉龍臉上陰晴不定，他眼睛死死地盯着敖丙，他實在想不明白，這個自稱自己表哥的人，明明也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為什麼要比自己高明那麼多。

　　 如果要是讓小鼉龍知道，其實敖丙真實年歲不過百餘年，要比他小得多，不知道他會做何感想？

　　 小鼉龍最終堅定地搖了搖頭，他鄭重地對李冰余說道，“李首領你先回涇河水晶宮吧，見我父王之後，就說我想留在渭河。”

　　 李冰余想要勸阻，現在雙方的敵我態度不明，你乃是涇河龍王大太子，怎麼能夠留在渭河呢？這豈不是授人以柄嗎？

　　 但是李冰余忽然瞥到了一邊血玉子冰冷的目光，頓時就感覺自己全身一寒，血液流動都變緩了，立刻又將嘴邊的話咽了回去。

　　 他對於黃龍大王的下場，可是心有餘悸。

　　 李冰余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對小鼉龍說道，“既然太子殿下已經打定主意，末將也就不勸了，您多保重，末將就去了。”

　　 然後他向著敖丙敖焚和血玉子行了個禮，轉身逃也似的離開了大殿，頃刻間便不見了蹤影。

　　 小鼉龍此時卻是完全變了一副樣子，他有些扭捏地低着頭擺弄自己的衣角，心中不知道在想些什麼，敖丙看着他的樣子，有些無奈地搖了搖頭，這樣也能壓得孫悟空不得不請救兵幫忙？

　　 敖丙走到小鼉龍的身邊，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膀，“龍族可沒有害羞的習慣，要是想跟着我干，就留在這裏吧！等日後咱們一起橫行洪荒……”

　　 小鼉龍忽然抬起了頭，他的眼睛忽然變得明亮，他在敖丙的眼中看到了一種叫做尊重的東西，這是他之前不曾體會到的感覺，很感動。

　　 西遊記中對小鼉龍的記載如下，

　　 “方面圜睛霞彩亮，卷唇巨口血盆紅。幾根鐵線稀髯擺，兩鬢硃砂亂髮蓬。形似顯靈真太歲，貌如發怒狠雷公。身披鐵甲團花燦，頭戴金盔嵌寶濃。竹節鋼鞭提手內，行時滾滾拽狂風。生來本是波中物，脫去原流變化凶。”

　　 總結起來就兩個詞，“醜陋”“恐怖”，醜陋是他的長相，恐怖是他的法力高深本領高強。此時小鼉龍尚未成熟，恐怖倒是不顯，但是醜陋已經頗具規模。

　　 身上滿是疙疙瘩瘩的黢黑鱗片，嘴唇外翻，獠牙橫泗，滿頭紅髮，當為可止小兒啼哭之貌也。

　　 鼉龍，又名叫揚子鱷、豬婆龍，長一、二丈，灰黑色，背尾有鱗甲如鎧。

　　 因為相貌原因，涇河龍王有些刻意疏遠他，他還經常受到弟弟們的嘲笑，他努力修鍊只希望能夠用自己的成績，來證明自己。

　　 但是他的進步不僅僅沒有引來弟弟們的崇拜，還招致了他們的嫉妒，甚至構陷他私下偷偷詛咒涇河龍王。

　　 龍王大怒，也不分青紅皂白，便將小鼉龍毒打一頓，責令其禁閉十年。這十年時間讓小鼉龍認清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法力修為才是最重要的，只有拳頭才能鎮壓一切。

　　 也許這邊是他日後得‘恐怖’二字的緣故吧？

　　 但是在小鼉龍信奉力量的內心深處，他是多麼的渴望能夠真正獲得別人的尊敬與承認。誠然，在狠狠地教訓了眾兄弟之後，他們對他是畢恭畢敬，但恐懼應該是遠遠大於恭敬。

　　 敖丙作為一個現代人，在他的眼中，這個世界的妖怪一比一個長得難看，他早就見怪不怪了，小鼉龍只不過是長得更加難看而已，敖丙沒有絲毫的不適與意外。

　　 但就是敖丙的這份不在意，讓小鼉龍感覺這個便宜表哥是可交之人，竟然全然不在意自己面貌，他忽然有種遇到了知己的感覺。

　　 小鼉龍的眼睛微微有些發紅，他甚至有些哽咽地說道，“表哥，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會努力的，打敗所有與你為敵的人……”

　　 敖丙微微一笑，心中感嘆，你看看多好的孩子啊，西遊記中的記述也不盡真實啊，看來以後不能輕易相信前世的傳言。

　　 再拍了拍小鼉龍的肩膀，敖丙笑呵呵地說道，“小鼉龍表弟啊，我覺得你的名號有些不雅，要不改個名號如何，你看就叫敖揚怎麼樣？名揚洪荒的揚。”

　　 小鼉龍臉上先是一愣，然後就是一陣狂喜，他特別羡慕其他的兄弟都以敖字為姓，只有自己的小鼉龍不倫不類，與涇河龍王分說，得到的只是一句，“我覺得挺好，名字不過是個代號而已，不要太過在意。”

　　 現在自己也有自己的名字了，一個‘敖’字開頭的名字。他重重地點了點頭，“多謝表哥賜名，今後我就是敖揚，日後我敖揚之名必然名揚洪荒……”

　　 敖丙在一邊笑眯眯地看着，並沒有告訴他，其實你的‘揚’，不僅僅是名揚洪荒的‘揚’，更是揚子鱷的‘揚’，但是如果日後自己真的掙脫命運，這小子跟自己沾點光，說不定真的可以名揚洪荒也未可知。

　　 “表哥，剛才聽你一番講道，我有些感悟，現在想要閉關修鍊一下，還請表哥應允。”小鼉……，應該是敖揚忽然說道。

　　 敖丙點了點頭，“去吧，去吧，好好修鍊，以後這種講道會經常有的。”然後又對身邊的血玉子說道，“你剛剛突破，根基不穩，也去修鍊一下吧！”

　　 血玉子與敖揚，想敖丙一抱拳，然後離開了大殿，在龜大勝的帶領下，尋覓地方閉關修鍊。

　　 敖丙又對身邊的敖焚說道，“敖焚，這幾天兵卒調動，恐怕不會太平，你多費點心，負責照看一下，千萬不能出了什麼岔子。”

　　 敖焚點了點頭，表示自己曉得，然後身形一晃便消失在了大殿之中。

　　 大殿只剩下了敖丙一個人，此時的他臉上一陣放鬆，第一步跨出去了，就看接下來是否順利了。

# 第58章 體制初建

　　 話說，敖丙讓渭河各支流脈主，整頓自己的人馬，五日之內集聚渭河主脈。他打算要將渭河的兵卒整頓一番，然後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很快，在第二天下午就有脈主領着人馬來了，這些脈主，敖丙讓敖焚統一管理，敖焚算是他手下資歷最老，而且最值得信賴的一位了，外加有金仙期的實力，可以鎮攝宵小。

　　 在接下來的時間里，龍王府逐漸地熱鬧起來，渭河各支流的水族齊聚渭河龍王府。他們呼朋引伴，別提有多開心了。

　　 但這卻也是大大增加了敖焚的管理難度，當他向敖丙取經的時候，敖丙微微一笑，“敖焚啊，既然這件事情我已經交給了你處理，自然是由你自己來想辦法，可不要辜負我對你的期望啊。”

　　 然後敖丙笑眯眯地轉身，悠哉悠哉離去，留下了獨自在風中凌亂的敖焚，敖焚甚至懷疑，敖丙早就料到了這種場面，才將這爛攤子交給自己，虧自己還以為這是他對自己的重用。

　　 人一多了就容易起矛盾，對於這群智商明顯餘額不足的小妖來說，拳頭便是解決矛盾的最好方式。這樣一來，對於敖焚來說，管理起來更加的棘手。

　　 最終敖焚被逼的沒招了，我看你們就是太閑了，於是在龍王府外圍多出了萬餘站軍姿的水族小妖，牛魔王和蟹黃蟹寶兄弟，在行列之中趾高氣昂地巡視着。

　　 看見誰站得不直了，一鞭子就直接招呼上去，三個人這段時間來可是被敖焚操練得不輕，現在能夠讓他們訓練別人，自然是將自己當初受的苦，都加在了他們的身上。

　　 而那些脈主們，卻是被敖焚請到了某處喝茶，交流修鍊心得與感悟，三小雖然不過是地仙巔峰修為，而那群新來的妖卒之中不乏有天仙境的妖卒。

　　 但卻是沒有人敢反抗，渭河歸一是為大勢，雖然他們頭腦不甚精明，但這點卻是看得清楚。因此雖然心有不滿，卻也只能忍氣吞聲。

　　 在第五日的時候，渭河水系除了涇河之外所有支脈的兵卒，全部聚集在了渭河龍王府，而此時已經達到了一萬五千兵卒。

　　 但是這一萬五千兵卒，卻是老老實實地在龍王府之外列隊整頓，往複着齊步走，左右轉的簡單隊列變幻。

　　 而龍王府最初的那七十二兵卒，卻是作為他們的教官訓練他們。

　　 敖丙站在乾龍殿頂，看着龍王府周圍眾多的兵卒，心中卻是在想着涇河的態度，也不知道涇河龍王打的是什麼主意，這個時候還沒有反應，難道他想要與自己為敵？

　　 忽然遠處有一彪人馬趕過來，敖丙一愣之後，就是心中大定，看來涇河龍王也很識時務嘛！

　　 而龍王府這邊，一道流光向著人馬迎了上去，敖丙眼睛一眯，看得分正卻是年覆海，此時的年覆海已經成為了敖焚的副手，負責協助整頓這些兵卒。

　　 就見人馬停住雙方會面，然後不久年覆海返回，又過了片刻功夫，敖丙的身邊忽然多出了一個人，卻是敖焚，他先是行了一禮，然後皺着眉頭說道，

　　 “龍王陛下，涇河那邊出了點事故，需要您來定奪……”

　　 敖丙看着敖焚臉上的凝重，便知道事情恐怕很棘手，他沉聲說道，“渭河之中我們已經別無敵手，沒有什麼好怕的，到底是什麼事情？”

　　 “涇河龍王敖通並沒有前來，而且涇河流域五千兵卒，如今只來了一千三百兵，由洪河首領李冰余率領。”

　　 敖丙的眼睛微微一眯，這位涇河龍王，自己的便宜姑父竟然如此的不給面子？“涇河龍王有什麼話帶過來嗎？”

　　 “就李冰余所說，涇河龍王說涇河水晶宮最近不太平，需要大量兵卒鎮守，實在抽調不得，因此將一千三百兵送來，表明自己的心意。”

　　 敖丙看着遠處涇河新來的一千三百人馬，口中喃喃道，“看來我這位便宜姑父大人很有故事啊，涇河之中的水很.深呢！”

　　 涇河龍王敖通的夫人，是西海龍王敖順的妹妹，四海龍族同氣連枝，敖通也可以算做是敖丙的姑父。敖焚對於他們的家事，自然是不好評論什麼，低頭不語。

　　 敖丙沉吟了一會兒，對敖焚說道，“這件事情就先這樣吧。送來的一千三百人由你處理，涇河那邊的事情你就不必管了。”

　　 敖焚點了點頭，轉身離去。

　　 敖丙卻是忽然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雖然涇河龍王有點衰，但畢竟是自己的長輩，讓他來拜見自己一個晚輩，確實讓他臉上無光。

　　 難道是他拉不下臉，拿捏着自己的身份？但是憑藉自己此時的勢力，還有自己四海嫡系的身份，前來拜訪自己也不算委屈了他吧？

　　 敖丙搖了搖頭，將涇河龍王的事情暫時壓下，渭河一統已成定式，即便是少了涇河龍王，渭河此後也將只有一個聲音。

　　 半個月後，外面的一萬六千餘人，已經學會了基本的隊列轉換，一萬六千人在渭河龍王府前面擺成了三個方陣。

　　 敖丙率領龍王府的眾人，還有最新投效的各水脈之主，觀看隊列的演練。敖丙是一臉的風輕雲淡，見過‘世面’的原龍王府眾人，則是一臉的驕傲。

　　 各位水脈之主，卻是差點驚掉了下巴，這才不過半個月時間而已，看着隊列之中一張張似曾相識的面龐，他們幾乎不敢相認。

　　 他們看了一眼身邊耀眼的敖丙，心中忽然想到，有這樣一位陛下，其實也未必是一件壞事，半個月便可讓兵卒面目煥然一新，若是半年呢？十年呢？百年呢？

　　 渭河水軍，終有一日可以名揚洪荒。見識了眼前奇迹的他們，沒有一個人感到懷疑。

　　 在黑河老滑頭的身後，跟着一個年輕小將。此時的他，看着面前的軍隊，眼中燃着一種叫做‘渴望’的火焰，如果自己可以率領如此一支軍隊……

　　 隊列演練很快就結束了，但是給眾人的震撼卻是遠未結束，在演練結束之後，所有的兵卒全部單膝跪倒地，齊聲喊喝，

　　 “龍王陛下萬福金安，渭河水軍無敵洪荒～”

　　 萬餘人的喊喝，在渭河之中產生了巨大的波浪，雖然在場每個人都可以隨手掀起數倍於此的波浪，但是那引發的震撼效果，卻是全然不同。

　　 敖丙伸手一壓，所有的歡呼立刻停止，全場頃刻間變得鴉雀無聲，這一幕動與靜的極致轉變，無疑又給眾人超強的震撼。

　　 敖丙輕輕地咳嗽一聲，將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過來，

　　 “各位，我有幾個問題要問大家，你們甘心一輩子都呆在這渭河水系嗎？一輩子都不能見識一番這天地的真實面目？你們甘心嗎？人活一世，就當活出自己的精彩，去追尋更加廣闊的天地。”

　　 “小龍不才，身居渭河龍王之位，身在其位必謀其政，小龍必然引領諸位，走出渭河，踏臨洪荒，去看一看這洪荒之巔的風景。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所有人在一頓之後，爆發出了熱烈的歡呼，他們單膝跪倒在地，齊聲高呼，“願隨龍王陛下走出渭河，踏臨洪荒，登臨洪荒之巔！！”

　　 敖丙輕輕一壓，讓場面安靜下來，但是每個人眼中的火熱卻是如何也平息不下來。

　　 敖丙說道，“想要見識洪荒大陸的真實面目，我們需要強大的實力，現在的我們還沒有這個資格，我們要走的路還有很長，為了這個共同的目標，我們一起努力吧……”

　　 演練結束了，所有人都感覺到了巨大的震撼，他們覺得自己投靠龍王府也許應該是自己作過的最正確的決定。

　　 敖丙領着眾人來到了乾龍殿，敖丙高坐首位，其他人自覺按職位做好，敖丙掃視了在座的眾人一眼，輕聲說道，

　　 “剛才的演練想必各位都看過了，不知道此時你們對於龍王府的信心是不是充足了？如果是，那麼歡迎你加入我們；如果不是，大門就在那裡，你可以選擇離開，本尊絕不阻攔。”

　　 敖丙說完之後，整個大殿都是靜悄悄的，只能聽到眾人粗重的呼吸聲……

　　 沒有人離開，不說他們是否對龍王府有信心，主要是對敖丙的話不太相信，誰知道自己走了之後他會不會半路截殺。

　　 半刻鐘之後，依然沒有人站出來，敖丙可不管他們的心思，機會給你們，但你們沒有抓住，那就就怪不得別人了。

　　 “很好，既然大家都選擇了留下，那麼我就宣布一下，以後我們龍王府的章程……”

　　 話說到這裏，所有人都是一機靈，頓時站了起來，他們知道重頭戲來了，權利的重新劃分就在此刻。

　　 敖丙看了一眼站起來的眾人，隨後也緩緩地站起來，“龍王府麾下，設制‘天機’‘地煞’‘玄網’‘黃炎’四部，”

　　 “天機一部，負責總攬龍王府大小事務，本尊不在之時，由天機一部負責統帥龍王府，天機一部暫時由龜大勝負責，老滑頭、龜壽、夏池、八石四人暫時劃歸天機一部。”

　　 龜大勝算是龍王府的嫡系，對敖丙的忠心經得起考驗，唯一欠缺的便是他的能力略微不足，怕是難以撐起這個重任，至於後面四人卻是各水脈之中精於計算的老傢伙。

　　 “地煞一部，其下設制地煞七十二員，此為龍王府制勝之師，可享龍王府一切資源。暫時由原龍王府七十二兵卒入職，此後每三年大比一次，任何挑戰地煞成員並且勝之者，可取代其位置，享受其資源。由巴蛇負責，暫由年覆海掌管。”

　　 巴蛇此時閉關煉化鱷神，恐怕一時半會兒是出不來了。年覆海雖然是降將，但他當年跟隨鱷神也是無奈之舉，況且此時他的兒子年破軍還在敖丙手中捏着，諒他也不敢搞鬼。

# 第59章 匆匆十年

　　 話說，敖丙將所有渭河支脈的脈主集中起來，在與他們共同觀看了隊列演練之後，開始宣布自己關於龍王府權利的劃分。

　　 在敖丙的規劃中，龍王府分成四個部分，以‘天地玄黃’為號，分別是‘天機’‘地煞’‘玄網’‘黃炎’四部。

　　 其中天機主謀划，暫由龜大勝負責。地煞主精銳，由巴蛇負責，暫由年覆海掌管。宣布完了這兩項的安排，眾人幾家歡喜幾家愁。

　　 龜大勝這一群被念到名字的幾個人，自然是心中高興，敖丙的重用，說明了今後在龍王府，他們必然可以順風順水。

　　 而沒有提到的那群人，卻是臉上有些彷徨，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會如何？自己以後的前途命運全部都掌握在敖丙的手中。

　　 敖丙掃視了一眼周圍緊張地眾人，接着說道，“玄網一部，負責洪荒情報的搜集，和對於其他勢力的滲透，是龍王府的眼睛，由血玉子掌控，貝珠兒輔佐。”

　　 情報不管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十分重要的，雖然敖丙對於血玉子也算信任，但他們認識不過才幾天時間，信任是需要時間積澱的。因此他派了貝珠兒‘輔佐’血玉子。

　　 血玉子倒是沒有在意敖丙的小心思，他已經認定了敖丙便是自己族群強大的關鍵，他也下定決心要緊跟敖丙的步伐。

　　 敖丙又接着說道，“黃炎一部，是為常規軍部隊，現有兵卒一萬六千餘人分成三支軍團，即黃炎第一軍團，黃炎第二軍團，黃炎第三軍團，分別由漆水河謝言、灞河李廷、散渡河崖山子統領，其三人均受敖焚轄制。”

　　 “另外涇河三百虎蝦，交由敖揚統領，作為本尊親衛，賜名‘虎賁’，只受本尊一人轄制。至於未提及的眾位，敖焚將軍會在黃炎軍中安排你們的具體職務。”

　　 然後敖丙坐下，表示自己的安排結束，所有人都是單膝跪倒在地，齊聲高呼，“龍王陛下聖明，必然不叫陛下失望……”

　　 敖丙滿意地點了點頭，“最後再聲明一點，龍王府採取的是能者居之，除四大部最高首領外，其他所有職務，一律採取競爭機制，只要在本部最高首領的見證下，挑戰成功者，便可替代失敗者的職位，享有他的待遇。”

　　 “此時龍王府草創初就，百廢待興，一年之後，競爭機制開始實施，所以心有不甘者要努力了，你的實力由你自己來證明。而現居高位的人，也要加緊了，到時候別人搶了你們的位置，本尊可不會替你們說話。”

　　 他自然是知道自己之前的安排，必然會有人不服氣，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只能暫時先照顧有實力的少部分人。

　　 而且敖丙最後還留下了一個所有人可以看得見的餡餅，如果你想得到重用，可以！用實力來證明的自己價值。

　　 果然，等敖丙的話音剛落，所有人的臉上的表情都變了，某些人剛才還在竊喜於自己依然位居高位，甚至手中的權利更加的強大。

　　 但是聽到敖丙的‘競爭機制’，卻是心中突然產生了一絲危機，原來自己並不是真的高枕無憂了。

　　 而之前沒有被敖丙念到名字的眾人，此時眼中卻是忽然燃起了一抹火熱，原來自己還有機會，敖丙的‘競爭機制’，讓他們對未來又充滿了希望。

　　 血玉子在一邊聽得是兩眼放光，果然不愧是天生聖人，竟然能夠想到如此絕妙的計策，此計一出，渭河上下必然是一片熱烈，爭相修鍊。

　　 這也算是一場皆大歡喜的安排。

　　 身居高位的人，至少比別人提前了一步，雖然有些微詞，但也算滿意。並未得到重用的人，卻是瞅准了日後的晉陞機會。

　　 十年時間匆匆而過，渭河進入了穩定快步發展的階段。

　　 在第三年的時候，巴蛇提前出關，他已經煉化鱷神，修為提升到了金仙中期巔峰，僅差一步便可步入金仙後期。

　　 巴蛇出關后，從年覆海的手中接手了地煞一部，在對地煞七十二員進行了高強度的魔鬼訓練之後，便開始前往洪荒大陸歷練。

　　 敖焚先是被血玉子壓了一頭，現在又被巴蛇超越，這對於東海天驕的敖焚來說，絕對不能容忍，他開始刻苦修鍊，爭取早日追上他們。

　　 修鍊的時間多了，管理事務的時間自然也就少了。但是敖焚在敖丙的提點下，逐漸地完善了自己系統的練兵方式，並且普及全軍。

　　 黃炎一部，三隻軍團人馬，都擴建到了八千人，合共二萬四千水軍，而且有趣的是，三隻軍團的最高首領並未更換，依然是敖丙定下的那三人。

　　 其實敖丙定下的‘競爭機制’看似給所有人留了一絲希望，但是想要將這一絲希望變成現實，卻是不知道要付出多少的努力。

　　 身居高位的人本來實力就高，而且又享受比別人更加優越的待遇，他們的進步自然也就更大。

　　 況且他們又都不傻，誰對自己有威脅，自然是心中有數，平日里憑藉自己的職權，給他們製造點障礙，也都是心照不宣的事情。

　　 黃炎一部，倒是有一位小將異軍突起，其名曰秋火，正是黑河老滑頭的孫子。他已經混到了黃炎第一軍團的千夫長，他的崛起，完全是他自己的努力，並未靠他爺爺的蔭庇。

　　 玄網一部，由血玉子掌控，這貨時常到人類的世界閑逛，還美其名曰‘取經’，不過他倒是越發的精明，情報工作幹得有聲有色，現在他的情報機構幾乎已經覆蓋了整個黃河水域。

　　 每天都有數不盡的情報彙集到血玉子的手中，然後由血玉子審核，將其中重要的信息報告給敖丙。至於說貝珠兒，她也逐漸地放開了對血玉子的‘輔助’。

　　 血族徹底地掌控了北洛河，開啟了靈智的血族，也開始出現在渭河的其他水域，甚至有些開啟了靈智的血族，被血玉子派去其他水域執行潛伏任務。

　　 至於天機一部，龜大勝卻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他確實很感激龍王陛下的重用，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卻是發現，這一切實在是太累了。

　　 他深深地感覺到了自己能力的不足，自己每天都忙的焦頭爛額，根本就沒有閑住的時候，但事情好像沒有一絲的減少，每時每刻好像都有無盡的事情等着自己處理。

　　 每次龜大勝去找敖丙抱怨的時候，敖丙的回復總是，不要擔心，我會想辦法的，你先乾著。而貴龜大勝這一等就是十年時間。

　　 十年的時間，敖丙一共講道三次，每次都伴隨着眾人實力的提升，渭河進入到了真正的大崛起時代。

　　 此時，渭河龍王府有實力如下：

　　 金仙後期巔峰一人，血玉子。

　　 金仙中期巔峰一人，巴蛇。

　　 金仙初期巔峰一人，敖焚。

　　 太乙玄仙後期三人，貝珠兒，年覆海，老滑頭。

　　 太乙玄仙中期三人，李廷，謝言，崖山子。

　　 太乙玄仙初期九人，龜壽、夏池、八石還有黃炎一部的部分千夫長。其中有六人是老牌太乙玄仙，還有三人是新近突破。

　　 玄仙境有五十六人，就在前不久七十二地煞已有八人到了玄仙境；玄仙境巔峰有七人，其中便包括老滑頭的孫子，秋火。

　　 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地煞七十二員之中，有一人即便是到了玄仙境依然沒有化為人形，巴蛇經過仔細的檢查之後，終於確定他竟然有神獸蛐蟮的血脈，而且血脈濃度極高。

　　 敖丙知道這件事情之後，也是有些意外，據他所知，鴻均道祖的本體便是神獸蛐蟮，沒想到自己龍王府之中也有蛐蟮的血脈遺存。

　　 天仙境有一千八百三十六人，其中就包括了天仙初期的牛魔王、蟹黃蟹寶三小，天仙巔峰的龜大勝。

　　 剩下的小妖全部都是地仙境，現在的龍王府已經提升了自己的門檻，凡是地仙之下的，根本就不會被納入到龍王府之中。而之前的那些如今已經悉數突破到了地仙境。

　　 龍王府此番是真的成為了渭河的第一勢力，甚至在洪荒之中，渭河龍王府之名也逐漸地開始被人提及。畢竟三位金仙可不是吹出來的。

　　 但是在敖丙的壓制下，渭河一直很低調，有點悶聲發大財的意思。

　　 敖丙十年前就到了玄仙巔峰，他早就可以嘗試突破太乙玄仙，但是敖丙一直在打熬自身，他的實力提升實在太快了，經過之前敖焚的提醒之後，他一直擔心自己的根基不穩。

　　 十年時間，敖丙一直在修鍊天龍淬體大法，將《玄水真解》與黃庭內景經一一印證，收穫良多，雖然敖丙的修為境界沒有變化，但是他的真實實力卻是提升了一倍以上。

　　 十年的時間，敖丙將自身修鍊到了渾圓如意的地步，此時的他已經處於玄仙之境的最巔峰，最圓滿的狀態，只要一絲契機，便可立地突破太乙玄仙。

　　 這天，血玉子忽然面見敖丙，一臉的凝重。

　　 “陛下，就我們涇河的探子來報，最近的涇河好像不太平，有一個名叫‘九頭大王’的妖怪多次找到涇河龍王索要什麼東西，但是涇河龍王死活不給，雙方鬧得很不愉快！”

　　 “前不久，九頭大王放出狠話，要呼喚自己的道友前來，一起平了涇河水晶宮。涇河的形勢很不好，但敖通卻是遲遲不向我們求救，也不知打的是什麼主意。”

　　 “九頭大王？聽你的語氣，那傢伙也有金仙境的實力？”敖丙有些凝重地問道。九頭大王，也就是九頭蟲的大號，敖丙可是早有耳聞了，他可是西遊路上數得着的大妖。

　　 西遊中，九頭蟲搶了小白龍的老婆萬聖公主，自稱九頭駙馬，盜了祭賽國的佛寶，害了一國的和尚。最終孫猴子叫來二郎神，才將其降服，但最終依然被其逃走。

　　 敖丙還知道，九頭蟲名為‘蟲’，可實際上根本不是蛇蟲，而是隸屬於‘贏鱗毛羽昆’之中的羽蟲，是九頭鳥，為大妖鬼車的後裔。

# 第60章 黑蝕驚蚊

　　 話說，血玉子向敖丙稟告了涇河水晶宮那邊，有一個名曰‘九頭蟲’的妖怪挑釁，引發了敖丙無限的遐思。

　　 “龍王陛下聖明，那九頭蟲的實力確實已經到了金仙中期，雖然涇河龍王在兩年前僥倖突破了金仙境，但是想要和九頭蟲抗衡還有很大一段距離。”

　　 敖丙點了點頭，微微眯了眯眼睛，“看來當年我的那位姑父大人，沒有將涇河的全部兵權都交出來，果然是有先見之明的啊！”

　　 血玉子卻是聽出了敖丙的話外之音，十年之前敖通一定是在隱藏什麼東西，但是後來卻被九頭蟲知道了並且找上了門去。

　　 血玉子點了點頭，深以為然地說道，“陛下所言極是，不過現在涇河水晶宮到了此等危急的境況，渭河龍王除了向我們求助，應該別無他法了。”

　　 “不過，屬下覺得涇渭本是一家，我們應該主動伸以援手，畢竟涇河龍王掌管涇河多年，手中不定抓着什麼底牌！”

　　 敖丙眼中光芒一閃，點着頭說道，“你說的不錯，血玉子你真是我的左膀右臂啊。”

　　 血玉子的言外之意是，以後涇河那邊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九頭蟲的事情就是我們插手此事的一個契機，以便了解敖通究竟想要隱瞞什麼。

　　 敖丙眼中閃着幽幽的光芒，隱隱透出一絲的興奮，“已經修養十年了，也是時候該行動一番了，你去找敖焚，咱們還有點事情要處理，然後即刻前往涇河水晶宮。”

　　 血玉子臉上也露出了一絲的興奮，早就盼着這一天了，機會終於來了么？然後他身形一晃，便消失不見，應該是去找敖焚商量了。

　　 敖丙口中要處理的事情，卻是關於黑蝕水域。

　　 當年尋找巴蛇的時候，敖丙曾經去過那裡，就巴蛇所說，那片水域之中來了一個太乙玄仙巔峰的妖物，也不知道是什麼跟腳，竟然可以操縱黑蝕水域的污穢之力。

　　 十年來，敖丙多次派人前去試探，但是進入黑蝕水域的小妖都是有去無回，甚至敖焚和血玉子也曾去查探，但卻是毫無所得。

　　 黑蝕水域也成為渭河的一處禁地，身為渭河的絕對掌控者，敖丙怎麼能夠容忍自己的地域中存在這樣的地方？這一次便直接解決了這妖物，除了這渭河水域的隱患。

　　 第二天的時候，敖丙、敖焚、血玉子、小鼉龍敖揚四人一起前往黑蝕水域，一個多時辰之後，他們就到了黑蝕水域的外圍邊界。

　　 敖丙看着眼前的黑蝕水域，眼神猛然一縮，他卻是忽然發現水域竟然要比自己上次來的時候，面積擴大了一倍，

　　 “這東西在成長，幸虧發現得早，不然以後必成大患。”

　　 敖丙運起自己的紫陽神眸，向著黑蝕水域之中望去，在最核心的位置看到一團衝天的污穢之氣，還有一股化不開的凶戾之氣。

　　 雖然紫陽神眸的總綱看起來有些言過其實，但敖丙並沒有因此而放鬆對它的修鍊，每天早晨迎着旭日，吸收那一抹氤氳紫氣，凝練紫陽神眸，風雨無阻。

　　 此時已經到了虛妄初破的境界，這黑蝕水域之中的具體情況不甚分明，但是大體輪廓卻是看得清楚。

　　 “血玉子，你從水域上方越過去，然後直接進入最核心的部位，在那裡應該有什麼東西作祟，你不必猶豫，直接打殺了！”

　　 敖丙的臉上閃過一絲的凶氣，先是對着血玉子說道，然後又對敖焚說道，“敖焚，你在外面守着，一旦那東西逃竄，全力出手，記住不要留下後患！！”

　　 血玉子和敖焚卻是還不曾見過敖丙的這一面，突然生出了一絲的陌生感，但是也知道了這件事情的緊要程度，都是不自覺地緊張起來。

　　 然後按照敖丙的吩咐，血玉子來到了水域上方最中心處，手中凝聚了一團巨大的血色能量，然後向著黑蝕水域的中心丟了下去。

　　 血色能量落下，只見從水域中心爆發了巨大的爆炸，整個水域都被炸開，然後從爆炸之中傳出了一彭黑霧，黑霧凝聚組成了一個面容陰鬱的男子。

　　 敖丙眼中紫光閃爍，看得分明，那根本不是什麼黑霧，而是一隻只漆黑色的蚊子，一看到蚊子，敖丙的腦中忽然翁了一聲，洪荒時期實力高深的蚊子好像只有一隻，他不由得驚呼出聲，

　　 “蚊道人！！”

　　 這蚊道人的跟腳可是極其深厚，盤古開天之後，身化洪荒世界，其中他的肚臍化為了天地間最污穢之處，便是幽冥血海，其中孕育了兩隻生靈，其一便是冥河老祖。

　　 冥河老祖的強悍自不必說，他有阿鼻、元屠兩把伴生先天靈寶凶劍，他又是紫霄三千客之一，他自創阿修羅族，如今已是准聖期高手。

　　 而幽冥血海孕育出的生靈，其二便是這蚊道人，蚊道人雖然名聲不顯，但是干出來的事兒，可是一點不差。

　　 封神大劫，在萬仙陣中，通天教主四大弟子之一龜靈聖母用日月珠戰敗懼留孫，卻被接引道人以念珠降伏，現出烏龜原形。

　　 接引讓白蓮童子拿出小包收走烏龜，不料童子的小包中飛出一群蚊子，將龜靈聖母吸成空殼。

　　 白蓮童子來收蚊子時，卻被他逃到了西方，還把接引聖人的十二品蓮台吞了三品。接引從萬仙陣中歸來后，自是追悔莫及。

　　 這群蚊子，便是蚊道人。

　　 敖丙可是萬萬沒想到竟然會在此處遇到蚊道人，並且貌似還結下了不死不休的死仇，敖丙頓時覺得事情有些大條了。

　　 但也就是一愣的功夫，雖然知道自己惹上了麻煩，但現在可是沒有時間後悔，怎麼消除隱患才是最重要的。

　　 有蚊道人這麼一個敵人隱匿在暗處，敖丙想想都感覺全身發冷。

　　 蚊道人似乎聽到了敖丙的驚呼之聲，狹長的眼睛斜瞟了他一眼，僅是一眼，便讓敖丙全身的血液沸騰，幾乎要噴涌而出的感覺。

　　 敖丙強忍住自己身體上的不適，運轉天龍淬體大法，鎮壓全身血脈，他對着遠處的血玉子高聲喊道，“血玉子，全力出手，此物大凶，若是讓其逃走，恐為大患……”

　　 血玉子還沒有回應，蚊道人卻是先嗤笑一聲，“嘿嘿，想要留下道爺我？就看你們有沒有這個本事了？”

　　 蚊道人手中掐了個法印，下方炸開的污穢之氣竟然在他的手中匯聚，凝結成了一團黑光，然後只見他手腕子一翻，污穢黑球便直奔血玉子的面門而來。

　　 血玉子信手一道血色拳罡迎了上了污穢黑球，心中卻是將敖丙的話聽在了耳中，在暗中小心戒備着蚊道人。

　　 血色拳罡與污穢黑球相遇，稍微一滯，血色拳罡竟然被污穢黑球同化，頃刻之間便腐朽凋零，污穢黑球去勢不減地向著血玉子轟了過去。

　　 血玉子眼神微微一縮，這蚊道人果然是難纏，污穢之力竟然如此恐怖，他身形一晃，便躲過了污穢黑球，再出現時，卻是在蚊道人的身後，一拳向著蚊道人的后心砸去。

　　 蚊道人感覺到了血玉子的拳頭，但是並未躲閃，他嘴角微微一勾，血玉子的拳頭竟然直接從他的胸口穿過，而蚊道人也化為了一團細小的蚊子一哄而散。

　　 等到蚊道人再出現的時候，已經是在血玉子的二十幾丈外，略帶着一絲譏誚地看了血玉子一眼，手中一揮，一張污穢之力組成的大網，向著血玉子罩了過去。

　　 血玉子吐出一片黑霧化為一個巨大的骷髏頭，向著污穢大網吞噬而去。那黑霧卻是一條條細小的吸血蟲，骷髏頭中蘊藏着吸血蟲的吞噬之力。

　　 吞噬之力對上了污穢之力，雙方產生了巨大的碰撞，骷髏頭一口將污穢大網吞入口中，但隨即骷髏頭便被污穢之力侵染，頃刻間便凋零消散了。

　　 雙方很快就纏鬥在一起，別看蚊道人只有金仙初期的實力，但是憑藉著黑蝕水域之利，再見加上自己詭異的化蚊神通，對上金仙後期的血玉子，也是不落下風。

　　 一邊的敖丙看着纏鬥之中的兩個人，傳音對身邊的敖焚說道，“一會兒如果蚊道人不敵血玉子想要逃離，切不可放過一隻蚊子。”

　　 敖丙可是知道蚊道人的難纏，而且極難滅殺，倘若讓一隻蚊子存活，蚊道人便可藉此逃生，此時的自己若是單獨遇上金仙期的蚊道人，必然飲恨當場。

　　 如果蚊道人知道了自己的跟腳，恐怕龍王府都會毀在蚊道人的報復之下，甚至東海都會元氣大傷。因此敖丙才會下定決心要把蚊道人留在此處。

　　 敖焚看着黑蝕水域之中膠着的戰況，對於敖丙的話有些驚訝，‘蚊道人戰敗逃離？為什麼我看到的是雙方旗鼓相當呢？’

　　 但是這樣的話，敖焚可不會傻傻地問出來，他小心戒備，關注着戰局的每一絲變動，既然敖丙說了，應當是有所根據。

　　 敖丙其實也看不出勝負，但就他推斷，如果金仙初期的蚊道人與金仙後期的血玉子打持久戰，最後戰敗的必然是蚊道人。

　　 而且出於對血玉子的了解，敖丙覺得他也不會讓戰況如此僵持下去。

　　 雙方戰鬥了大約有半刻鐘，一直都是不分勝負，血玉子藏着一些最後的手段，而且他也知道蚊道人必然也是藏有一些保命的手段。

　　 血玉子在戰鬥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將戰圈拉到了黑蝕水域的外圍邊界，當蚊道人再次用化蚊神通躲過了血玉子的一拳，等他身形出現，卻是在黑蝕水域之外了。

　　 蚊道人對於自己出現在黑蝕水域之外，明顯有些意外，他身形一晃，卻是想再度進入黑蝕水域，但是血玉子怎麼會讓他如願。

　　 蚊道人來到黑蝕水域邊緣，卻是被一道血色能量擋了下來，卻是血玉子早就料到了蚊道人的心思，提前用自己的法力，將黑蝕水域包裹了起來。

　　 PS：今天是新書期的最後一天了。對於的新書榜我已無力吐槽，真是呵呵了！！

# 第61章 蚊道人滅

　　 話說，蚊道人與血玉子對戰，卻是不知不覺間被血玉子引出了黑蝕水域之外，並且被血玉子隔斷了他與黑蝕水域的聯繫。

　　 蚊道人發現自己進不了黑蝕水域，頓時知道情況不妙，自己能夠對抗金仙後期的血玉子，不過是藉助這片黑蝕水域的污穢之力。

　　 如果沒有污穢之力相助，雖然蚊道人自信金仙後期也奈何自己不得，但是自己想要正面對抗金仙後期卻是不能。

　　 因此蚊道人決定要離開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就是可惜了這一片的污穢之力，要是讓自己在此處再修鍊一段時間，金仙中期觸手可及。

　　 蚊道人有些留戀地看着一眼不遠處的污穢之力，又有些怨毒地看着血玉子、敖丙四人一眼，其中敖丙是他的重點關注對象。

　　 蚊道人可不傻，他看得出來四人之中明顯是以敖丙為主，甚至自己與血玉子的戰鬥都是敖丙的意志在推動。

　　 蚊道人化為一團細小的蚊子向著四周四散分逃，但是他卻忽然發現這片水域的周圍竟然被一張巨大的蔚藍色火網籠罩。

　　 一隻只的蚊子撞在火網上，頃刻便化為了飛灰，然後蚊群在遠處凝聚成了蚊道人的身形，此時的他的臉上透着一絲的蒼白，眼中也首次出現了一絲慌亂。

　　 他的眼中燃燒着仇恨的火焰，凄厲地問道，“你們非要與道爺我為難嗎？我告訴你們，道爺我也不是好惹的，你們最好乖乖地放我離開，不然日後定叫爾等魂飛魄散。”

　　 敖丙心中暗叫一聲，哼，真要是把你放走了，才是大患將至，只有把你留在此處，才能保我一方平安。他沒有理會蚊道人的威脅，反而是對着敖焚和血玉子急聲說道，

　　 “速速出手，遲則生變～”

　　 一句話出口，敖焚與血玉子同時發難，敖焚手中印法一變，周圍的火網立即收縮，向著蚊道人圍困而去，而血玉子身形一晃，也是向著蚊道人圍攻而去。

　　 蚊道人又驚又氣，也顧不得與敖丙理論，他伸手一揮，一道幽光向著血玉子射了過去，而身體卻是再次化成了漫天的蚊子，四處尋找着火網的縫隙。

　　 血玉子忽然感覺心頭一跳，然後就察覺到了一道幽光向著自己的射過來，在那幽光之中，他感覺到了致命的氣息。

　　 血玉子想要躲閃，卻是發現那幽光好像鎖定了自己，身形移動，那幽光的方向也隨之發生了改變，總是牢牢地鎖定着自己。

　　 血玉子情急之下，他的身體竟然也如蚊道人一般，直接散成了一團黑霧，不過血玉子所化的黑霧卻是一隻只的細小吸血蟲組成。

　　 散成了黑霧的血玉子並沒有恢復成人形，卻是向蚊道人化成的黑霧侵蝕過去，兩團黑霧相遇，立刻產生了劇烈的碰撞。

　　 蚊道人看到血玉子的化蟲能力，頓時有些一愣神，但是就在一愣的時候，他就被血玉子欺身過來，有一成的蚊子直接被吸血蟲吞噬。

　　 蚊道人心痛之餘，立刻反擊，眾多的蚊子揚了揚自己的口器，向著一條條的吸血蟲刺過去；吸血蟲不甘示弱，張着滿口利齒的大嘴，向著蚊子吞噬而去。

　　 蚊蟲之戰瞬間爆發，而且立即便進入到了白熱化的狀態，吸血蟲與蚊子互相吞噬，就都好像失去了理智了一般。

　　 敖丙在黑蝕水域之外，眼眸之中紫光閃爍，看着雙方的戰況，而敖焚手中印法不斷變換，包裹着蚊道人和血玉子的火網不斷的縮小。

　　 蚊道人此時都快急瘋了，從自己開啟靈智以來，什麼時候遇到過這麼棘手的事情？什麼時候被逼到如此凄慘的地步？

　　 蚊道人憑藉自己的口器煉製的一枚萬噬凶針，不知道陰死了多少人，越階殺死的修士不計其數；即便是偷襲失敗，憑藉著他的一手化蚊神通，逃跑也不是問題。

　　 但是沒想到，今天竟然遇上了對頭，不僅僅實力比自己高，而且還有類似於自己的化蟲神通，正好克制自己的化蚊神通。

　　 外面還有一個火屬性修士，用火網防備自己的逃遁，蚊道人首次感覺到了走投無路，忽然他感覺到了自己的每一個蚊子分身面前都有一隻吸血蟲。

　　 這讓蚊道人心中一驚的同時，也感覺到了巨大的威脅，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的分身竟然全部都落入到了對方的監控之中，蚊道人感覺到了從未有過的被動。

　　 蚊蟲對抗之中，蚊道人全面落入下風，最終他一咬牙，所有蚊子分身卻是全部匯聚在了他的萬噬凶針之前，也就是剛才襲擊血玉子的那道幽光。

　　 所有的蚊子竟然全部都融入到了萬噬凶針之內，等到所有的蚊子消失，血玉子也現出了人身，面色凝重地看着場中凶焰滔滔的萬噬凶針。

　　 萬噬凶針一顫之後，直直地向著血玉子射了過去，血玉子心中一慌，忙化為一片黑霧躲閃開來，但是沒想到萬噬凶針的目標根本不是他，而是外面的火網。

　　 萬噬凶針扎在火網上，產生了一股巨大的吸力，竟然將火網吞噬了一個大窟窿，然後萬噬凶釘發出一聲興奮的清鳴，便向著遠處射去。

　　 血玉子與敖焚心中焦急，沒想到蚊道人竟是如此的狡猾，但是他們兩個人想要攔截卻是已經來不及了，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萬噬凶針向著遠處逃遁。

　　 忽然，但見一道黑光向著萬噬凶針射去，黑光的速度極快，頃刻便追上了萬噬凶針，並且撞在了凶針之上，然後萬噬凶針就憑空消失不見了。

　　 而後黑光回返，落到了敖丙的手中，卻是一桿長槍，血紅色的槍頭，紫黑色的槍桿，被敖丙一把抓在了手中，正是十大先天靈寶之一的弒神槍。

　　 敖焚之前卻是知道敖丙得此神槍，但是並未見敖丙施展過，還以為敖丙並未參透其中的秘密，但是現在看來，自己家龍王陛下不僅僅早就煉化了神槍，甚至已經可以抗衡金仙境的存在了。

　　 敖焚心中一陣鬱悶，當年這桿神槍，自己也有機會的。同時他心中也是一陣興奮，畢竟敖丙的實力越強，對於龍王府的發展越有利。

　　 血玉子看着眼前那散發著攝人氣息的長槍，心中驚疑不定，原來龍王陛下還有這麼一件寶貝，從來沒見他用過啊？

　　 不過這威力卻是真不錯，剛才那蚊道人的針狀法寶是被這長槍弄走了？

　　 雖然弒神槍展現在了敖焚和血玉子的眼前，但是他們都沒往先天靈寶上面去想，那可是聖人都要眼紅的東西，豈是敖丙能夠擁有的。

　　 而敖丙也不會傻傻地去滿大街地去告訴別人自己手中的長槍是弒神槍，是先天靈寶。

　　 至於說剛才，敖丙卻是將萬噬凶針收入到了弒神槍的血色空間之中，並且借用弒神槍的力量，一舉將蚊道人的真靈碾碎。

　　 但是蚊道人的血肉精華，卻是沒有被弒神槍返還給敖丙。

　　 蚊道人一身的精華，他的法力，他的血肉，他的神魂，全被都融入到了他的口器之中，也就是萬噬凶針之中，凶針通體都變成了漆黑色，那種吞噬一切的黑色。

　　 敖丙長長地出了一口氣，他對於弒神槍還是比較信任的，既然弒神槍傳來蚊道人的真靈已滅，必然是準確的。

　　 敖丙對身邊的敖焚和血玉子說道，“剛才辛苦你們了，從剛才的交手之中想必你們也知道了此物的兇悍，今日若是不除了他，府內恐怕將有大禍……”

　　 敖焚深有同感地點了點頭，確實，剛才的戰鬥實在太風險了，如果不是敖丙最後攔住了蚊道人，這一次還真就讓他給跑了。

　　 血玉子臉上微微一笑，“龍王陛下，咱們高興得好像有點早了。”然後之間他伸手一招，竟然從十幾丈之外地上的地下深處，招出了一隻蚊子。

　　 蚊子被制住，發出了一聲凄厲的叫聲，尤其是在看到敖丙三個人之後，一絲神識波動從蚊子發出，“三位饒了我吧，我願意認你們為主，只求你們繞我一命……”

　　 血玉子將蚊子虛托在手中，一道血色結界將蚊子困住，眼神卻是投向了敖丙，這種事情還是讓敖丙來定奪。

　　 敖丙看到蚊子的出現，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氣，自己已經夠小心了，沒想到竟然還是差點讓蚊道人逃過一劫，他連想都沒想，對着血玉子眼神一橫。

　　 血玉子頓時明白了敖丙的心思，手中一用力，那隻蚊子直接被碾為了灰灰。

　　 本來應該在洪荒之中大放異彩的蚊道人，竟然就這樣隕滅在了這裏，死得悄無聲息。敖丙看到化為灰灰的蚊道人，心中終於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這件事情終於算是完結了。

　　 敖丙看着周圍的污穢之力，微微一皺眉，低聲說道，“也不知道這污穢之力是什麼跟腳？竟然如此的厲害？”

　　 血玉子對着敖丙拱了拱手，“龍王陛下，屬下看過一些典籍，典籍之中只說此處亘古便有，但具體卻是焉語不詳，剛才我將蚊道人的一絲殘魂抽取煉化，才隱約知道了此處來歷。”

　　 “哦？”敖丙輕聲問道，便是敖焚也有些好奇地將目光投到了血玉子的身上。

　　 “這蚊道人本事幽冥血海之中孕育的生靈，而那幽冥血海卻是盤古大神的肚臍所化，集天地污穢之大成，但是早早地就被冥河老祖佔據。”

　　 敖丙聽着血玉子的介紹，不住地點了點頭，看來血玉子知道的東西也不少嘛。只聽到血玉子接着說道，

　　 “蚊道人開啟靈智較晚，不敢與冥河老祖爭搶幽冥血海，這次外出闖蕩，一路上不知道被它壞了多少修士的性命，當他來到渭河水域時，一下變感應到了黑蝕水域的存在。”

　　 “蚊道人仔細感應了一番，確定了此處竟然也是盤古遺留，雖然不如幽冥血海深厚，但也是一方寶地。”

# 第62章 涇河龍王

　　 話說，血玉子聯合敖焚將蚊道人滅殺之後，血玉子煉化了蚊道人的一絲殘魂，了解了些許關於黑蝕水域來歷的事情。

　　 當聽到‘盤古遺留’的時候，敖丙就有些不淡定了，盤古大神啊！開天闢地第一人，凡是跟他沾點關係的東西，就沒有一件是簡單的。

　　 可是隨即敖丙就皺起了眉，就算這污穢之力是盤古遺留，但是自己根本沒法兒用啊，這污穢之力別說煉化了，便是待在裏面時間長一點，都要被污了神魂。

　　 血玉子接着說道，“蚊道人一見黑蝕水域立即大喜，便在此處駐紮下來，潛心修鍊，如今已經有十多年的時間了，在三年前他突破了金仙期。”

　　 “如果咱們不來，再有二十年時間，恐怕他就能徹底煉化這片水域，然後這所有的污穢之力全部帶走。經過蚊道人對幽冥血海還有此處的比較探究，他大膽推斷出此處的來歷。”

　　 “哦？”

　　 敖丙輕咦一聲，如果說對於幽冥血海的了解，洪荒之中除了冥河老祖，便是這蚊道人了，對於洪荒污穢的理解，蚊道人也是登峰造極，他的推斷必然是有一定的可信度。

　　 血玉子接着說道，“蚊道人推斷，此處的污穢很有可能是當年盤古開天之時，胸中氣悶，而吐出的一口血痰……”

　　 說到這裏，血玉子的眼睛忽然亮了起來，雖然此處的乃是一個污穢之所，但其本質乃是盤古遺留之物，血痰之中可是有血的。

　　 血玉子的眼神一陣迷離，身為吸血蟲，而今的血族始祖，對於血自然是格外的敏感，更何況這是盤古大神的血，他已經在謀划著怎麼利用這片污穢之源，抽取其中的盤古血液了。

　　 而敖丙卻完全是另外一個表情，好像便秘了幾百年的樣子。

　　 這竟然是人家的一口痰，想想自己還在這片水域之中待過不短的時間，敖丙頓時就感覺自己的胃裡有什麼東西在往上涌。

　　 敖焚在一邊倒是沒有什麼特殊的反應，他就是當成是一般的密辛，聽聽也就算了。

　　 敖丙強忍住自己胃部的不適，對一臉痴迷的血玉子說道，

　　 “血玉子，既然你對這片水域這麼感興趣，我就把這片水域交給你處理了，現在你先把這裏封印起來，跟着我去涇河水晶宮，等回來之後，一切隨你處置。”

　　 血玉子被敖丙的話拉回了現實，等將敖丙的話回過味兒來，急忙點着頭，一躬掃地說道，“多謝龍王陛下恩典，屬下萬死難報萬一～”

　　 說著話，血玉子已經開始屁顛屁顛地將周圍污穢之力收攏，然後開始布置封印，不大一會兒工夫，就將所有的污穢之力全部都封印入了渭河之底。

　　 敖丙翻了個白眼，自動忽略了血玉子的這句話，將之前躲得遠遠的敖揚召喚過來，然後一行四人便向著涇河水晶宮的方向而去。

　　 但是他們四個人卻是不知道，在極其遙遠的幽冥血海，敖丙的影像浮現在一個身着血袍的妖異男子面前，蚊道人凄厲的聲音迴響着，“老大為我報仇，我好恨，好恨吶～”

　　 血袍一揮衣袖，將敖丙的影像打散，嘀嘀咕咕地說道，“誰是你老大？我跟你很熟嗎？老子吃飽了撐的才會為你報仇……”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amp;

　　 半個多時辰，敖丙他們便到了涇河流域，一進涇河水域，敖丙頓時感覺到了一股肅殺氣息，眉頭一挑，心中暗道，‘事情已經嚴峻到了這種地步么？’

　　 四個人都沒有可以隱藏自己的行蹤，因此很快就被兩隻蟹兵攔住，兩柄大刀一橫，厲聲問道，“爾等是什麼人？可是九頭妖蟲招來的幫手？”

　　 敖丙還沒有什麼反應呢？後邊的敖揚先忍不住了，一聲爆叫便跳了出來，砰砰兩腳將兩個蟹兵踹倒在地，

　　 “混蛋，瞎了你們狗眼，這位乃是渭河龍王陛下，衝突了龍顏，豈是你們能夠承擔得起的？”

　　 兩隻蟹兵哪裡見過這個陣仗，手裡一哆嗦，手中的一塊玉簡被捏碎了，然後四周傳來一聲聲的暴喝，

　　 “九頭妖蟲來了！快點，快點……”

　　 “九頭妖蟲在哪裡，讓俺來乾死他……”

　　 “九頭……”

　　 “……”

　　 敖丙以手掩面，丟人丟到姥姥家去了，真是沒臉見人了，好好的一個拜訪，竟然被你搞成了這個樣子，以後傳揚出去，要別人家笑掉大牙的。

　　 敖揚顯然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場面，稍微一愣的功夫，他們四個人就被眾妖兵圍了個水泄不通，他看着周圍熙熙攘攘的妖兵，發覺事情有些不妙。

　　 他大叫一聲，“鬧什麼鬧，你們連我都不認識了嗎？”

　　 但是周圍嗚嗚洋洋的，哪裡聽得清敖揚在說什麼，他的聲音直接被淹沒在眾妖卒的叫喊聲中，敖揚再怎麼喊再怎麼叫，都無濟於事。

　　 敖揚無奈之下，將目光投向了敖丙尋求幫助，敖丙扭頭對着敖焚撇撇嘴，敖焚有些無奈地將自己金仙境的氣息展開，頓時場面就安靜下來。

　　 而敖揚卻是沒有安靜下來，他憤怒的聲音傳到了每個人的耳朵里，“你們這群混蛋，混蛋！老子才多久沒回來，你們竟然連老子都不認識了，豈有此理，簡直豈有此理～”

　　 人群之中一個遲疑的聲音說道，“可是小鼉龍大太子殿下？”

　　 敖揚沒好氣的回應道，“廢話，不是老子是誰？你們眉毛下面那兩個窟窿眼兒是出氣兒用的啊？”說著話，他將目光投向了說話的那個人。

　　 看到那人的容貌，敖揚突然一愣，臉上閃過一絲尷尬，摸了摸自己的頭，有些吃驚地問道，“余伯，您怎麼也來了？您出來了，水晶宮裡面的事情可怎麼辦？”

　　 那個被敖揚稱為余伯的人，卻是一個小老頭，身子微微有些佝僂，瘦瞿的臉龐，白白的眉毛，他聽到敖揚的話，嘴角露出了一絲苦笑，

　　 “唉，大太子有所不知啊，前些日子來了一隻自稱九頭大王的妖怪，張口就向龍王要什麼寶貝，龍王陛下一口就回絕了。”

　　 “當時那九頭大王大怒，直接就與龍王陛下鬥法比試，三大首領上前相助，合四人之力，雖然暫時逼退了九頭大王，但是三大首領也是身受重創。”

　　 “九頭大王離去之前揚言還會再回來，如果這一劫渡不過去，恐怕以後也就沒有涇河水晶宮了，在這種時刻，我還能留在宮裡嗎？”余伯最後卻是很有感觸地說道。

　　 敖揚聽了余伯的話之後，他沉默了，剛才的怒氣早就不知道散到了哪裡去，他忽然轉身，推金山倒玉柱跪倒在了敖丙的跟前，沉聲說道，

　　 “求陛下救救涇河，救救涇河水晶宮～”

　　 余伯這個時候也將目光投向了敖丙三個人，早先他就察覺到了敖丙三人的不俗，但是沒想到敖揚求的個人卻是三人之中氣勢最弱的一個。

　　 等聽到敖揚的話，他才有些釋然，他知道敖揚留在了渭河龍王府，一聲‘陛下’也讓他猜到了敖丙的身份，原來此人就是近期風頭正盛的渭河新龍王。

　　 但同時余伯又有些驚異，這位渭河新龍王的實力好像並不是太高，也不知道他是如何統御手下眾多實力高深的下屬的，譬如身邊的這兩位。

　　 余伯感覺着敖焚與血玉子身上如威如獄的氣息，還有那比自家龍王陛下更加強悍的氣息，哪裡還不知道他們的實力。

　　 余伯的心頭一松，有這兩位金仙期的大人坐鎮，水晶宮是能保下了，甚至那九頭大王便是來了也能讓他吃不了兜着走。

　　 敖丙臉上一肅，一把攙起了敖揚，義正言辭說道，“敖揚表弟放心，姑父大人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這九頭大王，我定教他知道我龍族的厲害。”

　　 敖揚的臉上一陣激動，而余伯的臉上也露出了一絲放鬆的神情。

　　 就在這個功夫，涇河龍王敖通也來到了此處，他先前在水晶宮內調息打坐，只希望能夠恢復到最佳狀態，迎接九頭蟲的來襲。

　　 敖通之前也想過向敖丙求助，但是他一則拉不下臉來，二則是他舍不得自己手中的寶貝，那東西他可是不想與別人分享。

　　 但是現在敖丙親自來了涇河，還帶來了兩位金仙境的下屬，敖通在鬆了一口氣的同時，也是感覺到了一陣失落，看來那東西自己是保不住了。

　　 敖通看着眾人圍繞之中的三個人，一眼就認出了敖丙，雖然他沒有投入龍王府的麾下，但是對於龍王府的打探可是一點都沒有放鬆。

　　 他知道自己該出場了，散發出自身的氣息，眾小妖察覺之後，立刻為敖通讓開了一條通道，敖通順着通道來到了敖丙三人近前。

　　 敖揚臉上流露着不自然的神色，對着敖通施了一禮，“孩兒敖揚見過父王～”他自稱的是敖揚，卻不是小鼉龍。

　　 敖通自然是察覺到了敖揚稱呼的變化，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敖揚，又扭過去頭看了看敖丙，後者正笑眯眯地看着他，他又將頭轉過去，輕聲說道，

　　 “敖揚么？好名字！”

　　 敖丙臉上的笑容似乎更加的燦爛了，他對着敖通躬身一禮，沉聲說道，“東海龍王三太子，渭河龍王敖丙，見過姑父大人～”

　　 敖通伸手一攙，將敖丙攙起來，“龍王陛下言重了，小龍何德何能敢當龍王陛下一禮？”

　　 敖丙卻是說道，“姑父大人哪裡的話？長輩就是長輩，這是怎麼都不能改變的……”兩個人你謙我讓，倒是一片和睦的場景。

　　 敖丙打量着眼前的涇河龍王，卻是暗贊一聲，端得是一副好相貌，面若冠玉，劍眉朗目，唇紅齒白，雖然人過中年，但是更平添了一種成熟的魅力。

　　 敖丙心中嘀咕，怪不得能獲得西海公主的芳心，單單是這副相貌就足夠讓天下任何女子傾心了，況且他的實力也是相當不錯。

　　 四海龍女乃是天之驕女，想來長相也是極佳，敖通的長相也擺在這裏，為什麼偏偏搞出了小鼉龍這麼一個貨色？

　　 敖丙眼睛斜瞟了一眼敖揚，心中不由得腹議道。

# 第63章 撿個媳婦

　　 話說，敖丙帶領着敖焚、血玉子、敖揚三個人來到了涇河，雖然遭遇了烏龍事件，但終究還是見到了涇河龍王敖通，敖丙與敖通的交談也是一片融洽。

　　 敖通臉上帶了一絲複雜，對敖丙說道，“沒想到龍王陛下能親自前來，真是涇河之福啊。”

　　 敖丙伸手一擺，“姑父大人客氣了，這些都是小龍的本職，小龍身為渭河龍王，怎能不守護渭河生靈的安危？”

　　 敖通聽了敖丙的話，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推脫，還是想要提點自己涇河乃是渭河之屬，看了看敖丙，卻是發現他滿臉笑容，不見一絲端倪。

　　 敖通沒有接敖丙的話茬兒，而是話鋒一轉，“陛下來得正好，亂石山老龍潭的萬聖龍王正在宮中，向我訴苦，九頭妖蟲不久前去過他的水府了……”

　　 敖丙眉頭一挑，微笑着說道，“姑父大人，不要‘陛下’‘陛下’的叫了，都是一家人，您直呼我的名字便可。”

　　 敖通猶豫了一會兒，有些猶豫地說道，“即使如此，老夫就托一聲大，叫你一聲‘丙兒’如何？”

　　 “姑父大人自行做主便是，”敖丙笑呵呵地說道，忽然有些無意地問道，“剛才姑父說，亂石山老龍潭萬聖龍王？”

　　 “是啊，怎麼了？丙兒你認識萬聖龍王？”敖通有些好奇地問道。

　　 “啊？不是，只不過我倒是曾聽過亂石山的名號。”敖丙如是說道，亂石山碧波潭萬聖老龍王，霸波奔、奔波灞，敖丙的腦中不由得浮現出這幾個名字。

　　 敖丙卻是有點奇怪，這萬聖龍王怎麼還和涇河龍王扯上關係了？而且涇河龍王剛才說的是老龍潭，不是碧波潭，難道此萬聖龍王非彼萬聖龍王？

　　 敖丙按下心中的疑惑，與敖通一行人直奔涇河水晶宮而去。

　　 敖丙看着眼前的水晶宮，眼神有些飄忽，他忽然想到了東海水晶宮，也不知道父王母后如何了？大哥二哥又過得怎樣？

　　 不知不覺已經離家有十多年的時間了，雖然如今已是仙神，但是對於時間的流失他依然很是敏感，也許這就是自己前世遺留下來的習慣吧？

　　 敖丙忽然驚醒，發覺周圍的人都在看着自己，也沒有不好意思，只不過微微一笑，“讓諸位見笑了，只不過此處讓我想起了東海。”

　　 周圍人都露出了善意的微笑，表示理解。

　　 眾人進入了水晶宮，分賓主落座，在多番推讓之後，終究還是敖丙做了主位，而小鼉龍敖揚威風凜凜地站在了敖丙的身後。

　　 然後功夫不大，一个中年人從外面走了進來，他滿臉的愁容，看到大殿之中的情形，頓時愣住了，情況好像有些不對。

　　 大殿之中多了好幾個陌生人，而且坐在主座上的竟然是一個陌生的年輕人，涇河龍王敖通只不過坐在下首位置，他的臉上也沒有絲毫的不情願，甚至有一絲討好與逢迎。

　　 中年人先是來到涇河龍王面前躬身一禮，“敖通族兄，不知此是為何？”眼神疑惑地掃過敖丙幾人。

　　 敖通站起身來，滿臉的笑容，單手一引敖丙，“萬聖老弟，這位乃是新任渭河龍王敖丙陛下，此番是專門為那九頭妖蟲而來。”

　　 那中年人便是所謂的萬聖龍王，聽到敖通的話，他臉上先是一驚，隨即便是大喜，雖然沒有見過敖丙的真面目，但是十年來渭河龍王敖丙的大名卻是傳遍了渭河的每一處角落。

　　 萬聖龍王的老龍潭卻是在涇河的源頭，也算是渭河流域，萬聖龍王可是知道，渭河龍王府可是有三位金仙境，便是在洪荒之中也是一方大勢力了。

　　 萬聖龍王不敢託大，一躬掃地，“亂石山碧波潭萬聖龍王拜見渭河龍王陛下，求陛下救救我碧波潭的一眾生靈～”

　　 敖丙從萬聖龍王一進殿的時候就在觀察他，首先的感覺就是漂亮，也許漂亮用在一個男子身上不合適，但是敖丙實在找不出別的詞來形容他。

　　 敖通已經是難得一見的美男子了，但在萬聖龍王面前卻是黯然失色，二者根本沒有可比性，如果將敖通比作一顆璀璨的珍珠，那麼萬聖龍王之貌，完全可以比作皓月。

　　 珍珠再是璀璨，終究難與皓月爭輝。

　　 敖丙自認長得也不算難看，比前世俊俏了許多，放到前世絕對是男神一級別的人物，但是這一會功夫遇到的兩位，就讓敖丙覺得，自己長得可真是一般情況。

　　 敖丙收斂心神，忽然好像察覺到了什麼似的，“萬聖族叔剛才說的是亂石山碧波潭？可是為什麼剛才敖通大人說的卻是亂石山老龍潭？”

　　 萬聖龍王躬身的動作一頓，這是重點嗎？為什麼要問這麼無關緊要的事情？但是勢比人強，他只能小心地回復道，“陛下有所不知，這碧波潭與老龍潭卻是一處地方，就在涇河之源。”

　　 敖丙嘴角不自覺地抽了抽，看來事情是不假了，這位萬聖龍王就是自己知道的那位萬聖龍王，而老龍潭也就是有着霸波奔、奔波灞的碧波潭。

　　 如此說來，萬聖龍王與九頭蟲扯上關係也就是順理成章的的事情了，但是他依然有些不死心地問道，“萬聖族叔，不知道你膝下是否有一女，喚作萬聖公主？”

　　 萬聖龍王臉上一變，也不知道敖丙打的是什麼主意，看着面無表情的敖丙，萬聖龍王頓時心亂如麻，最終他咬了咬牙，

　　 “陛下如果能夠退了九頭蟲，並且讓他不再來我碧波潭生事兒，我便將小女許給龍王陛下，作妾作俾，任憑龍王陛下處置……”

　　 聽到萬聖龍王沒頭沒腳的一句話，敖丙先是一愣，什麼啊？你就把小女許給我？我說什麼了？

　　 萬聖龍王這個時候似乎也下定了決心，自顧自地說道，“前些日子，有一自稱是九頭大王的妖怪到我府上，直接要娶我的女兒敖靈兒，我本欲一口回絕，但是那妖物實力甚高，恐怕已成金仙道果。”

　　 “我怕他惱羞成怒，因此借口說要考慮十日，那妖物走了之後，我便急忙忙到敖通族兄這裏尋求援手，可是沒有想到那九頭妖蟲竟然早就來過此處。”

　　 “此番只要龍王陛下能夠解了九頭妖蟲之憂患，小龍願意將小女許配給陛下，為奴為妾，悉聽龍王陛下安排……”

　　 敖丙張了張嘴，一句話都沒有說出來，這個時候他終於聽出了萬聖龍王的意思，看來他把自己當成是好色之徒了。

　　 而自己剛才的那句問，被他錯誤地理解成了要收下敖靈兒的暗示，然後才有了萬聖龍王後面的話。

　　 天地良心，敖丙可是一點其他的心思都沒有，他心裏只不過是想確定一下這個碧波潭是否就是自己知道的那個碧波潭，僅此而已。

　　 敖丙臉上有些尷尬，擺着手說道，“萬聖族叔誤會了，小侄可是萬萬沒有那個意思，只不過是想印證某些事情而已……”

　　 這會兒，萬聖龍王似乎已經認定了敖丙覬覦自己家閨女的想法，“龍王陛下的意思我懂，小女敖靈兒在事後一定會送到龍王府上去的。”

　　 敖丙滿頭的黑線，他感覺實在解釋不清了，索性也就沒有再說什麼，到時候萬聖公主到龍王府的時候，自己再推回去就是了。

　　 對於萬聖公主，敖丙的心中頗有些看法。

　　 西遊記中，萬聖公主本來和小白龍有婚約，卻與九頭蟲勾搭不清。後來被小白龍發現姦情，他一氣之下燒了玉帝賞賜的明珠，被罰到鷹愁澗等待取經人。

　　 而始作俑者——萬聖公主，卻又和九頭蟲徹底勾搭到了一塊兒，完全無視了小白龍遭遇。

　　 對於萬聖公主的做法，敖丙並不想評價什麼，但卻是不想和這位神一般的萬聖公主扯上什麼關係，還是留給那位綠頭小白龍表弟去頭疼吧。

　　 敖通在一邊看着敖丙和萬聖龍王，笑呵呵地說道，“原本我還想將靈兒介紹給西海的敖烈侄兒，不過既然丙兒有意，我不插手了，哈哈～”

　　 敖丙乾咳兩聲，原來小白龍和萬聖公主之間是涇河龍王保的媒，也不知道後來小白龍是不是在心中十分‘感激’自己的姑父大人，為自己找了個好媳婦兒。

　　 敖丙臉上一肅，也該將正事兒談一下了，一會兒又不知道扯到哪裡去了，他清了清嗓子，將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好了，既然我們所有人都在，那麼就來探討一下九頭蟲的事情吧？各位都有什麼看法？都來說一說吧？”

　　 敖通與萬聖龍王面沉似水，沉默着一言不發，這個時候還是沉默為好，萬一自己提的建議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惹惱了敖丙，那可就得不償失了。

　　 至於說血玉子與敖焚，卻是一向唯敖丙馬首是瞻，有敖丙在的時候，他們更傾向於直接依命行事。

　　 敖丙看到周邊眾人的反應，有些無奈地接着說道，“既然大家都沒有意見，那麼就按照我的意思來辦吧？”

　　 眾人卻是眼神一亮，等待着敖丙的策略。

　　 “所謂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們只要防備好九頭蟲就是了，我們此處可是有三位金仙坐鎮，便是九頭蟲帶來什麼幫手，我們也無懼於他。”

　　 “況且，我們現在就是想去找到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等到他來了，先看看有無和解的可能，如果沒有，那也就只好與他作過一場了……”

　　 敖丙臉上很是淡定地說著自己的計劃，一點沒有緊張感，即便是面對西遊之中鼎鼎大名的九頭蟲，敖丙也能以平常心待之，畢竟他手中的勢力已經完全可以俯視九頭蟲這種級別的妖怪。

　　 雖然敖丙的建議稀鬆平常，一般般，沒有什麼出彩的地方，但是周圍眾人卻是齊道了一聲，“龍王陛下聖明～”

# 第64章 金鵬道人

　　 話說，敖丙對眾人講述了自己的建議，雖然建議一般，沒有出彩之處，但是敖丙的身份特殊，卻是迎來了眾人的一片稱讚之聲。

　　 雖然知道他們不過是奉承自己，但是花花轎子高高抬，敖丙並不討厭這樣的感覺，他對身邊的人說道，“好了，既然計策已經定下，諸位各自去忙吧，等到九頭蟲來了，事情定然可以圓滿解決。”

　　 眾人離開，敖丙與敖焚三個人也是被安頓下來，靜靜等待着九頭蟲的到來。

　　 涇河水晶宮依然是被緊張的氣氛籠罩，但是在這緊張之下，卻是透漏出了一絲希望的光芒，因為所有人都知道，強大無比的渭河龍王陛下已經前來支援。

　　 只要自己能夠及時發現九頭蟲的蹤跡，然後報告給龍王陛下，九頭蟲自然是由龍王陛下解決。

　　 直到半個月之後，敖丙忽然聽到外面一陣喧鬧，神識往外一探，卻是發現所有小妖都在奔走相告，

　　 ‘九頭妖蟲來了～’

　　 ‘快去請龍王陛下～’

　　 ‘……’

　　 敖丙抬頭一看，卻是發現敖焚與血玉子已經在自己身邊了，看來他們早就發現了異常，只不過是在等自己罷了。

　　 敖丙帶着兩人直接奔赴現場，遠遠地就看到了半空中兩個張狂的身影。

　　 其中一個一身紅袍罩身，滿臉的煞氣與冷冽；另外一位卻是一身金袍，連帶着頭髮眉毛都是金色的，渾身上下就好似鍍了一層金色一般。

　　 但相同的是，兩個人身上都放出攝人的氣息，鎮壓全場，血玉子在一邊輕聲耳語說道，“龍王陛下，這兩個人都是金仙中期的修為。”

　　 聽到血玉子的話，敖丙的一顆心也放下了，好在九頭蟲沒有招來什麼強橫的助手，不過是一頭金仙中期的妖物而已，雖然有些棘手，但是也能解決。

　　 遠遠地，敖丙就聽到了那個紅袍人的話，“涇河龍王，快點把寶貝交出來，要不然我今日踏平你涇河水晶宮……”

　　 敖通的聲音響起，“九頭蟲，你說我這有寶物，可是你又說不出是什麼寶物，分明就是胡攪蠻纏，若是識相的，快快退去，否則今日定叫你魂飛魄散，身死道消。”

　　 “哼～，上次你們不過是以多欺少罷了，否則焉能勝過我？今天有金鵬大哥相助，你們斷無絲毫勝算。雖然不知道你有什麼寶物，但姐姐說有那就一定有，快快交出寶物，否則今天我就讓你的水晶宮在洪荒之中除名……”

　　 “呵～，真是好大的口氣，也不知道你哪裡來的自信？真當我龍族無人不成？”人群閃開，卻是敖丙帶着敖焚和血玉子來了。

　　 而敖丙的心中卻是在疑惑九頭蟲的一句話，姐姐？九頭蟲什麼時候多了個姐姐？真是奇也怪哉。而後敖丙眼睛一眯，看向了九頭蟲身邊的那個所謂‘金鵬大哥’。

　　 九頭蟲聽到有人接下了自己的話茬，注意到敖通聽到這個聲音之後一臉的笑容，頓時知道了來人恐怕是敖通請來的幫手，頓時就加了小心。

　　 但是等到九頭蟲看到敖丙，卻是嘿然一笑，“敖通啊，我還以為你會請來什麼高手，原來不過是個玄仙境的小修，這種垃圾貨色，別說一個，便是十個……”

　　 “放肆～”卻是敖丙身後的血玉子聽到九頭蟲的話，頓時怒喝道。手中一揮，一道血色晶瑩的手印向著九頭蟲的頭上拍了過去。

　　 九頭蟲察覺到手印上散發的強橫氣息，不由得眼睛一瞪，寒聲喝道，“金仙後期！”心中驚駭，身形卻是暴退。

　　 但那手印卻是好似長了眼睛一般，竟然直奔九頭蟲的腦袋而去，就似跗骨之蟲一般，無論九頭蟲躲到哪裡，那手印總是如影隨形。

　　 九頭蟲被血玉子的一記手印逼得狼狽異常，落在眾人眼中卻是大大加強了他們對抗九頭蟲的信心，忽然眾人眼前一道金光劃過，然後半空中剛剛還躲躲閃閃的九頭蟲就不見了蹤影。

　　 與此同時，與九頭蟲一起來的那個金袍人也不見了蹤影，失去了追蹤目標，那血色手印就好似一隻沒頭蒼蠅四處亂撞，最終被血玉子收了回來。

　　 敖揚在敖丙的身後小聲地問道，“陛下，九頭蟲是不是逃跑了？咱們接下來該怎麼辦？”

　　 敖丙眼睛微眯，眸中微微有紫光閃爍，口中喃喃說道，“恐怕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就結束……”因為敖丙運起紫陽神眸，什麼都沒發現，說明九頭蟲並不是躲了起來，而是真的消失在了此處。

　　 好像在附和敖丙的話，場中忽然浮現出了兩個人影，一紅一金，正是剛才消失了的九頭蟲和金袍人，此時九頭蟲一臉的蒼白，臉上還有驚魂未定的慌張失措。

　　 他眼神頗為怨恨地看着血玉子，咬牙切齒，厲聲說道，“你是什麼人？怎麼如此的不守規矩？偷襲非是大丈夫所為……”

　　 血玉子嘿然一笑，“大丈夫？我可從沒認為自己是大丈夫？你剛才膽敢辱罵龍王陛下，沒能殺了你，實在是我之過～”

　　 “你……”九頭蟲大怒，就要與血玉子理論，卻是被金袍人一手攔住，金袍人沖九頭蟲微微搖了搖頭，九頭蟲這才冷冷地哼了一聲，轉身站在了金袍人的身後。

　　 金袍人先是向敖丙拱了拱手，又向血玉子拱了拱手，沉聲說道，“在下金鵬道人見過諸位道友，請贖在下眼拙，不知道是哪位龍王陛下當面？”

　　 敖丙一臉的微笑，血玉子卻是單手一引敖丙，恭敬地說道，“這位便是新任的渭河龍王陛下敖丙～”

　　 “噢～，卻是不曾聽聞過～”金鵬道人的話卻是讓血玉子臉上的表情一頓，看向金鵬道人的眼中有了一絲的危險的氣息。

　　 敖丙卻是沒有絲毫的生氣，看着金鵬道人，笑吟吟地說道，

　　 “傳說三族大劫後期，三族精英凋零，鳳祖凰祖留下了兩枚鳥蛋，其中一枚孵化出了五行孔雀，另一枚孵化出了金翅大鵬鳥，此二鳥皆為鳳凰嫡親血脈，代表了鳳凰一族的氣運所在。”

　　 金鵬道人聽到敖丙的話，臉上表情狂變，甚至有些駭然地看着敖丙，不知道他從哪裡知道了如此密辛。

　　 敖丙看到金鵬道人的表情，哪裡還不知道他的身份，他笑吟吟地接着說道，“不知道金鵬道友覺得我說得對不對啊？”

　　 眼前的金鵬道人，便是敖丙口中的金翅大鵬鳥，而在西遊記中也有他的出場，大家可能依然記得，孫悟空取經路上敗的最慘的一次便是在那獅駝嶺。

　　 孫悟空對於獅駝嶺的三大王金鵬王是無可奈何，最後找上了如來，才將獅駝嶺三妖收復。那三大王便是金翅大鵬鳥，如來的親娘舅。

　　 金鵬道人眼睛死死盯着敖丙，幾乎是一字一頓地說道，“你是誰？這件事情你是怎麼知道的？”那兇悍的樣子，讓血玉子不由得擋在了敖丙的身前。

　　 敖丙卻是笑呵呵地撥開了擋在自己身前的血玉子，“嘿嘿，我是誰不重要，我為什麼會知道此事兒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幫你……”

　　 金鵬臉上保持着之前的凶戾，有些輕蔑地說道，“哼，既然知道我是鳳凰之子，當知道我在鳳凰一族的地位，我還需要你來幫我？”

　　 敖丙笑吟吟而又肯定地點了點頭，嘴巴輕輕張了張，卻是讓金鵬的瞳孔劇烈收縮，因為他看出了敖丙那兩個未說出來的字，“孔宣～”

　　 敖丙記得前世的時候，查過孔宣的資料，其中好像有這麼一段，孔宣與金翅大鵬鳥雖然是親兄弟，但是他們的關係卻勢同水火。

　　 因為他們同為鳳凰之子，所以每人都具有一半的鳳凰本源，按照鳳祖凰祖的本意，是希望他們兄弟二人齊心協力，優勢互補，共同進步。

　　 但是兄弟二人卻是都想吞噬對方，補齊自己的鳳凰本源，因此他們一見面就是直接死磕。孔宣比金翅大鵬鳥出世早，因此兩個人的爭鬥之中，金翅大鵬鳥一直都處於劣勢。

　　 現在敖丙卻是忽然對金翅大鵬鳥說自己可以幫助他對付孔宣，金翅大鵬鳥頓時就有些不淡定了，他竟然連如此隱秘的事情都是知道，還有什麼是他不知道的？

　　 金鵬眼睛死死地盯着敖丙，好像要從他的臉上看出什麼蛛絲馬跡，但是敖丙卻是笑眯眯的，一臉的勝券在握。

　　 金鵬忽然對着身後的九頭蟲說道，“九頭賢弟，現在看來今天的事情是辦不成了，不若就此離去吧？”

　　 九頭蟲雖然一臉的不情願，但是也沒有反對。他不傻，看得清局勢，自己兩個人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剛才血玉子的那一道手印，還讓他心有餘悸。

　　 血玉子在一邊冷聲說道，“哼，你以為這是什麼地方，是你想來就來，想走就能走的嗎？”

　　 金鵬冷冷地看了血玉子一眼，然後對着敖丙傲然說道，“既然你對我這麼了解，那麼就應該知道我擅長的是什麼，我要真想走，憑藉你們幾個還真攔不住我……”

　　 血玉子想要反駁，卻是被敖丙攔住，笑呵呵地說道，“你說的不錯，我們幾個確實攔不住你，但是你也同樣奈何我們不得，涇河是我的渭河轄下，有我罩着，你注意點兒，否則，下次你再想走，可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金鵬知道敖丙說的不錯，這次是他們沒準備，既然知道了自己的存在，而且此人又如此了解自己，下次必然是準備好了防備自己的寶物，自己再想走，可就不是那麼容易了。

　　 金鵬冷冷地哼了一聲，帶着九頭蟲轉身就走。

　　 血玉子張口欲言，卻是被敖丙止住，微微搖了搖頭，此時卻是不宜動手，金翅大鵬鳥最得意的也就是他的速度了，翅膀一扇九萬里，根本不是他們能夠追得上的。

　　 他有一句話說的不錯，這裏還真沒有人能攔得下他。除非找到了什麼禁錮型的靈寶，防備他的逃跑。

　　 ＰＳ：如果有興趣的書友，可以來加我的書友群，群號５３０６１９７７５，如果想和我探討什麼問題，也可以加我的微信：ｌｉｎｇｐｉｎｇ２１９０

# 第65章 萬聖公主

　　 話說，九頭蟲引來外援金翅大鵬鳥，降臨涇河水晶宮，向敖通索要寶物，卻是被敖丙攔下，一口叫破了金翅大鵬鳥的身份，再加上血玉子極其強悍的實力，終於逼得金鵬與九頭蟲離去。

　　 血玉子有心與他們作過一場，但卻是被敖丙攔下，誠然，九頭蟲和金翅大鵬鳥加起來捆在一起也不是血玉子的對手，但是金翅大鵬鳥的速度卻是血玉子拍馬也趕不上的。

　　 大鵬鳥翅膀一振九萬里，其速度根本不是血玉子能夠企及的。

　　 而血玉子也想到剛才九頭蟲忽然消失，還有那一道金光，也知道自己的速度根本追不上金翅大鵬鳥，看向金翅大鵬鳥的臉上閃過一絲懊惱。

　　 看着逐漸遠去的兩個人，敖丙忽然高聲喊道，“金鵬道兄，吾乃是渭河龍王敖丙，若是日後有過不去的劫難，便可來我渭河龍王府尋求庇護～”

　　 金鵬腳下明顯一頓，但是卻沒有回頭，而是速度一提，直接奔着遠處遁去。

　　 敖丙看着兩個人消失的方向，久久不語，這兩個人都是大才，如果能夠為自己所用，那就實在太好了，但是好像太難實現了一些，敖丙的嘴角勾起了一絲苦笑。

　　 但是隨即他就搖了搖頭，慢慢來，此時自己還是積攢實力的時候，等到日後強大了，自然有數不盡的人才來投，況且自己不是已經在金鵬的心中埋下了一顆種子嗎？

　　 忽然敖丙感覺周圍的氣氛有些詭異，等到他回過神來，卻是發現自己的身邊多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女子，周圍人都在看着那女子，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哈喇子流了半尺多長。

　　 敖丙將目光投向那女子，第一眼敖丙就感覺自己的呼吸一滯，心頭好像被人狠狠地抓了一把，敖丙的腦海之中就剩下一個念頭，

　　 “這女的真特么漂亮！！”

　　 直到有人拉敖丙的袖子，敖丙才從沉迷之中驚醒過來，擦了擦嘴角本不存在的晶瑩，敖丙臉上閃過一抹尷尬。

　　 敖丙忽然發現，這姑娘雖然漂亮，但脾氣好像不是怎麼好，一雙美眸圓睜，寒冷的目光從眼眸射出，就像一柄小刀子一下一下地在敖丙的身上剜着。

　　 敖丙心中腹議，不就是多看了你兩眼嘛，別人不也是都看了？憑什麼只對自己這樣啊？真是莫名其妙的女人。

　　 敖丙不是精.蟲上腦的蠢貨，雖然他很欣賞這漂亮的女人，但是卻不會為了她卑躬屈膝，說到底，不過是一個女人而已，晚上被子一蒙，還不都是一樣？

　　 因此這女人對自己的態度，被敖丙華麗麗地忽視了，你以為自己是誰？你生氣了，老子就該去哄着你嗎？真是想的美……

　　 就在敖丙準備離開的時候，忽然一個略有些磁性的聲音響了起來，“龍王陛下，這位就是小女敖靈兒，不知道您是否滿意？”

　　 敖丙聽了這個聲音先是一愣，然後向著聲音的來源望過去，卻是完全的愣住了，因為說話的人是萬聖龍王，那麼他口中的女兒就是萬聖公主了？

　　 再看萬聖龍王站的位置，卻是在那貌美女子的身邊，也就是說那個貌美女子就是萬聖公主，小白龍的原配夫人，九頭蟲的姘頭？

　　 敖丙瞬間就覺得腦子不夠用了，這就是萬聖龍王要送給自己的萬聖公主？這也就難怪她看向自己的目光是如此的不善了。

　　 任誰知道自己被強迫送給別人之後，在那人面前怎麼會給好臉色看？

　　 很久之後，敖丙才反應過來，他狠狠地咽了口唾沫，對萬聖龍王拱了拱手，“族叔是不是誤會了什麼？我可是從未說過討要族妹的話啊？”

　　 萬聖龍王點着頭回應道，“是是是，龍王陛下高風亮節，怎麼會做出那樣的事情，這都是我自己的主意，是我主動要將女兒送給陛下……”

　　 然後萬聖龍王在敖丙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忽然仰天一聲龍吟，將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過來，“今日九頭妖蟲強勢來襲，幸得渭河龍王陛下，才能保住我們涇河一脈。”

　　 然後他伸手一指身邊的萬聖公主，“我身邊的這位便是我的掌上明珠——敖靈兒，想必大家都認識小女，為了感謝龍王陛下的大恩，我願將靈兒贈與龍王陛下，為奴為婢，悉聽龍王陛下安排～”

　　 敖丙都快瘋了，當萬聖龍王仰天龍吟的時候，他就隱隱察覺到事情有些不對頭了，等聽到萬聖龍王說出來的話，敖丙想要阻止已經來不及了。

　　 就在敖丙痛苦萬分的時候，他忽然感覺到了一道冰冷而又帶着強烈鄙夷的目光刺在了自己身上，順着目光看過去，敖丙看到了一張精緻的俏臉。

　　 敖丙張了張嘴，最後卻是沒有說出一句話來，說什麼？難道腆着臉上去對敖靈兒說，其實這一切都是誤會，我根本就不喜歡你，這隻不過是你父親一廂情願罷了……

　　 敖丙估計，如果自己這樣說了，換來的估計會是敖靈兒更加強烈的鄙視，這種事情越描越黑，敖丙索性捏着鼻子承認了。

　　 在眾人極度羡慕的目光之中，敖丙黑着臉，接受着眾人的祝賀，逐漸地走出拉人群，敖丙的心中卻是在呼號，這樣的剽悍的老婆是真的要不起啊？

　　 誠然，敖丙不否認敖靈兒的美麗，單純在相貌上，甚至連洛神都要差着敖靈兒一線，不過在氣質方面，敖靈兒卻是差了天地神靈的洛神一籌。

　　 但是再漂亮有個屁用，敖丙甚至已經感覺自己的腦袋上面已經綠油油的了，不行，不能要，堅決不能要，這頂翠綠的帽子還是留給小白龍表弟吧！

　　 敖丙‘大公無私’地下定了決心，這位萬聖公主萬萬不能要，一會兒就跟她把誤會解釋清楚，讓她回自己的碧波潭去禍害小白龍，不要賴上自己。

　　 這會兒功夫，敖丙已經回到了自己的大殿，而等敖丙從思考之中回過神來，卻是發現自己身邊就剩下了敖靈兒一個人。

　　 敖丙心中暗自腹議一聲，敖焚他們幾個人實在是太過分了，竟然把我一個人留在這裏，不知道這樣會很尷尬嗎？

　　 而被敖丙念叨的幾位，卻是自以為幹了一件多麼漂亮的事情，畢竟為龍王陛下和未來的龍母娘娘留下單獨相處的空間，是一個優秀的下屬應該自覺領會的。

　　 敖焚他們幾個人在敖靈兒出現的時候，也是看愣了神，但是等到知道了敖靈兒是敖丙的人之後，立刻就就收斂了目光，並且在心中下了判斷，

　　 也就只有如此女子才配得上我們的的龍王陛下，而看這女子的相貌，還有方才陛下的表現，看來這渭河龍王府未來的女主人已經有着落了。

　　 敖丙強裝鎮定，在桌子前面坐了下來，為自己倒了一杯茶，還很貼心地為敖靈兒也倒了一杯，敖丙端起自己的茶杯，向敖靈兒遙遙一敬，然後自顧喝了下去。

　　 整個過程敖靈兒的臉上連表情都沒有變一下，她一直冷冷地看着敖丙，而對於敖丙的茶，她卻是連看都沒看一眼。

　　 敖丙看着敖靈兒的表現，心中犯了嘀咕，看她這意思也不像是水性楊花的女人啊，反倒有點貞潔烈女的味道，她怎麼就會背着小白龍和九頭蟲搞到一起去了呢？

　　 敖丙喝完了杯中的茶，又為自己倒了一杯，口中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其實，如果我要說這一切都是誤會，你會相信嗎？”

　　 敖靈兒眼中的鄙視更勝幾分，聲音就好像泉水叮咚、溪流潺潺，讓人心神一盪，但卻是有些清冷得可怕，“呵～，這裏沒有別人了，你可以收起那虛偽的嘴臉了……”

　　 “我常聽人說起渭河龍王陛下是如何的神勇無敵，是如何的睿智果敢，他斗敗鱷神，振興渭河，是洪荒之中的大豪傑，沒想到今日一見，竟然是如此的虛偽小人……”

　　 “明明是一個好色之徒，卻還要在眾人面前維護自己的虛偽形象，你知道現在有多少人在背後戳着我父王的脊梁骨，罵他阿諛諂媚，賣女求榮嗎？”

　　 “你這種人也不知道是怎麼當上渭河龍王的，真是天道無常，你這種人簡直就是……”

　　 說到後來，敖靈兒的嬌軀亂顫，點指敖丙，竟然被氣得說不出話來。

　　 敖丙卻是被敖靈兒罵得一愣一愣的，萬聖龍王竟然會受到別人的唾罵，敖丙還真沒有想到這一層。此時的他欲哭無淚，我也不知道會出現這種情況啊，這一切它就是個誤會啊！

　　 我真不是有意的啊！

　　 敖丙有心靠近敖靈兒，安慰她兩句，敖靈兒卻是立刻後退兩步，俏臉上染着一層寒霜，“怎麼？色相畢露了？我便是死，也不會讓你得逞的……”

　　 說著也不知道從哪裡摸出了一把匕首，抵在了自己的心口，眼中含煞，“你若是在靠近一步，我便死在這裏，你得到的也只不過是一具屍體罷了……”

　　 敖丙腳步一停，這又是玩兒得那一出啊，自己怎麼又似乎成了逼良為娼的惡少？

　　 敖丙為了不刺激敖靈兒，只好又退回了剛才的座位上。

　　 敖丙說道，“靈兒族妹啊，不管你信不信，這真的是一個誤會，我對你真的沒有那個意思，你要是不信，現在就可以隨你父王回亂石山碧波潭，我絕不阻攔……”

　　 敖靈兒聽了敖丙的話之後一愣，原本還以為敖丙回用強，畢竟自己不過玄仙初期，根本不是他的對手，拿出匕首也不過是權宜之計。

　　 但是沒想到敖丙不僅乖乖退了回去，還要放自己離開。

　　 難道這真的僅僅只是個誤會？敖靈兒的心中有些動搖了。

　　 但是隨即她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冷冷一笑，“哼，現在又要欲擒故縱了？我不會上你的當的，現在估計整個渭河水域都在傳，我已經是你的人了，我即便是回了碧波潭，又能怎樣？”

# 第66章 祖龍印引

　　 話說，敖丙想要跟敖靈兒解釋清楚事情的始末，但是敖靈兒卻是一門心思地認準了敖丙就是一個虛偽小人，一切的一切都是他演的戲而已。

　　 敖丙也是鬱悶得不行，最終他開口說道，“好吧，既然你怎麼都不肯相信我，那我也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這樣吧，你說怎麼辦咱們就怎麼辦，一切都聽你的行不行？”

　　 敖靈兒卻是沒有想到敖丙會這麼說，頓時一愣，但是隨即有些狐疑地問道，“你該不是又在打什麼壞主意吧？”

　　 敖丙有些沒好氣地笑着說道，“我的姑奶奶哦，你還想怎麼樣？我的話又不信，讓你自己拿主意你又不敢，你還想怎樣？”

　　 敖靈兒死死盯着敖丙的臉，好像要從他臉上看出他的心思。

　　 敖丙一臉的無奈，還有一絲的不耐，這姑娘實在太難伺候了一些。也不知道九頭蟲看上了她什麼？

　　 敖靈兒考慮了一會兒，有些試探性地說道，“你先出去，這件事情，我要好好考慮考慮……”

　　 “好！但是我不會在這兒停留太多時間，所以……，三天，我給你三天時間，你要是想不出什麼辦法，我不介意強制幫你做出抉擇……”

　　 敖丙沉吟了一會兒，對着敖靈兒說到。

　　 敖靈兒眼眸深處劃過一絲恨恨的神色，咬牙說道，“好，三天時間，我一定作出決定。但是這三天時間你不準碰我一下……”

　　 敖丙看着敖靈兒的俏臉點了點頭，“你放心，碰你一下我還覺得自己吃虧了呢！”然後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大殿。

　　 現在敖丙卻是越來越相信，敖靈兒與九頭蟲之間必然是有什麼其他的故事，否則按照剛才敖靈兒的表現來看，即便是自己不出現，九頭蟲霸佔了她，她估計也會寧死不從。

　　 敖丙自信這點不會看錯，現在想來，自己之前對她的偏見是不是有些太武斷了？敖丙搖了搖頭，這件事情還是想放一放吧，現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來到大殿門口，敖丙卻是發現自己帶來的三位‘大將’卻是雄赳赳氣昂昂、目不斜視，威風凜凜地在殿門口站崗。

　　 “敖焚敖揚，你們看住此殿，不準任何人進入，知道了嗎？”

　　 “得令！！”敖焚敖揚高喊一聲，一人一邊，守在了大殿門口的兩側，儼然如活門神一般。

　　 “血玉子，你跟我來，咱們去找姑父大人談點正事……”然後敖丙又對血玉子吩咐說道。

　　 血玉子卻是從敖丙的話中，推測出了他要去干什麼，不由得心中一陣激動，真正的重頭戲才剛剛開始呢！高聲應一聲，跟在了敖丙的身後。

　　 然後敖丙轉身離開，彷彿聽到了身後兩個嘀嘀咕咕的聲音——

　　 “不對啊，怎麼會這麼快呢？難道是陛下那方面不行？”

　　 “敖焚前輩，什麼這麼快？您在說什麼啊？”

　　 “小屁孩，不懂別問……”

　　 “我已經不小了，您就告訴……”

　　 “滾……”

　　 “……”

　　 敖丙強忍住轉身痛扁敖焚一頓的衝動，帶着強忍住笑意的血玉子，他不自覺地抽動着嘴角，腳步加快，飛也是地離開了。

　　 大殿之中，敖靈兒確定敖丙真的走了之後，她的身體好像失去了骨頭一般，直接癱軟在了地上，一張精緻的小臉上沒有一絲血色。

　　 看着敖丙離去的方向，一雙美眸之中滿滿的都是絕望。

　　 當一開始她聽到父王為了碧波潭的安危，要將自己送出去的時候，敖靈兒心中就是一陣狂震，雖然父王極力訴說渭河龍王是如何的神勇，自己跟了他以後會如何的幸福。

　　 但是自己畢竟是被送給他的，自己不過是一件交易的籌碼而已，或許父王是真的為了自己好，但是他也不考慮一下自己的感受嗎？

　　 但最終敖靈兒還是答應了，為了碧波潭的一眾生靈，其實就這樣被送給敖丙，要好過被九頭蟲霸佔吧？敖靈兒在心中苦笑般地想道。

　　 在見識了敖丙一語驚退兩金仙的風采之後，敖靈兒的心中閃過一絲的漣漪，但是後來敖丙那明明當了表子，還要立牌坊的嘴臉，卻是讓敖靈兒深深地感覺到了厭惡。

　　 也便是在那個時候，敖靈兒忽然覺得，也許九頭蟲那樣的真惡人還要勝過敖丙這樣的偽君子。這也便是敖靈兒對於敖丙惡劣態度的主要原因。

　　 漸漸地，敖靈兒從地上爬起來，找了個角落抱膝坐下，也許只有這樣，她才能讓自己感覺到一絲的安全感吧？她眼神迷離，心緒卻早已不知道飄到了哪裡去。

　　 敖丙帶着血玉子直奔敖通的宮殿而去，很快他們就見到了敖通，敖通見到敖丙與血玉子沒有一絲的意外，似乎早就料到了他們會來一般。

　　 “姑父大人，你早就料到了我會來？”

　　 “呵呵～略有猜測，而且你的來意我也略知一二……”敖通一臉的平靜，甚至臉上還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敖丙點了點頭，“既然如此，姑父大人就請吧！”

　　 “九頭蟲也不知道從哪裡聽說我這裡有什麼寶貝，而我這裏確實有件寶貝，這件寶貝似乎與我們龍族有極大的聯繫……”

　　 敖丙眉頭一挑，暗道了一聲果然，看來自己不會白來一趟了，自己這便宜姑父的身上竟然真的隱藏有秘密。

　　 注意到敖丙還有血玉子興緻勃勃，明顯是想見識一番的目光，敖通苦笑一聲，“我也說不太明白，你們跟我來吧～”

　　 然後敖通站起身來，向著大殿的後邊走去。

　　 血玉子輕輕地拉了拉敖丙的袖子，敖丙給了個安心的眼神，都到這種時候了，敖通沒有耍花樣的必要，況且憑自己這邊的實力，也不怕他有什麼詭計。

　　 轉過大殿去，敖通不知道在牆壁上哪個地方動了一下，然後地上便出現了一條斜向下的地道，敖通回頭向敖丙招了招手，然後便走進了地道。

　　 這個時候，血玉子主動地搶在了敖丙的前面，進入了地道，地道筆直地向下，周圍也沒有什麼裝飾物，足足走了了小半個時辰。

　　 敖丙估算他們至少在涇河底千丈以下了，忽然在前面出現了一面石壁，敖通將一個個複雜的手印打在了石壁的不同位置。

　　 即便是敖丙擁有過目不忘的記憶力，此刻依然是看得是眼花繚亂，等到敖通手印施放完畢，只聽到一聲隆隆巨響，面前的石壁緩緩地向著一側滑動，露出了一人多高的石門。

　　 敖通解釋說道，“這道石門是我用太乙精金柔和萬年玄鐵淬鍊而成，足足有一丈多厚，即便是金仙境，沒有個三五天時間也打不破。”

　　 “只有通過正確的手印，才能打開石門，這套手印只有我一人知道，因此即便是有人來了此處，也進不得此門～”

　　 敖丙聽了不由得感嘆這寶貝的重要程度，竟然引得敖通耗費如此財力精力去準備這樣一扇石門。

　　 而血玉子卻是在心中警惕起來，萬一要是敖通起了什麼歹心，將自己兩個人關在這裏面可就不好了，因此血玉子將自己七成以上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敖通的身上。

　　 敖通率先跨進了石門，然後是血玉子，最後是敖丙。

　　 敖丙一跨進石門，就感覺到了一股奇異的氣場將自己籠罩，然後他全身的血液就好像是汽油遇到火苗，騰地一下便燒了起來。

　　 敖丙的臉色頓時變得血紅，他感覺自己全身的血液都燃燒起來，身體感覺就要爆炸了一般，前面的血玉子立刻就感覺到了敖丙的異狀。

　　 血玉子身形一晃便出現在敖丙的身邊，攙住了敖丙，同時對着敖通惡狠狠地看過去，“你這老匹夫究竟做了什麼……”

　　 但是等血玉子注意到敖通的樣子，不由得將自己後面的話都咽了回去，因為他看到敖通與敖丙一模一樣，甚至連敖丙都不如。

　　 敖通此時渾身青筋暴起，一條條虯龍般的血管在他的體錶盤曲，一跳一跳的，鮮血好像隨時都會噴出來一般。

　　 敖通一臉的痛苦，身體已經因為痛苦而倒在地上，但他的腦袋卻是固執地看向某個方向，眼中布滿血絲，卻是同樣充滿了火熱。

　　 敖丙感受着血脈的悸動，目光卻是直接鎖定了半空中一條游弋的銀白色光影，因為那股讓自己血脈賁張的氣場，就是它發出來的。

　　 “我……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什麼東西，但……但是它好像……好像只對龍……龍族血脈產生影響，而且血脈越淺薄……，受到的壓制……越嚴重……”

　　 敖通斷斷續續、艱難地說道。他注意到敖丙的樣子，也就知道敖丙不愧是四海龍族嫡系，受到的壓制要比自己輕緩得多，說明他的血脈要比自己精純許多。

　　 也許敖丙真有可能得到此物的承認，敖通在心中不由的暗自想到。

　　 “當……當年，曾……曾經有條蛟……蛟龍在此處……渾身血脈……炸裂而死，龍……龍王陛下血……血脈深厚，希……希望陛……陛下可以獲得此……此物認可……”

　　 敖丙聽完了敖通的話，眼中精光一閃，泛起了一絲的紫光，紫陽神眸運起，向著那銀白光華看了過去。

　　 一道血絲？敖丙眼睛瞬間睜得巨大，這竟然只是一道血絲？這是誰的血？竟然能夠引得眾多龍族血脈賁張？

　　 敖丙不用深想，答案只有一個，祖龍，只有萬龍之始祖龍的血液才有如此的威力，讓即便是金仙境的敖通依然受到巨大的壓制。

　　 敖丙心神激蕩，不由得向前邁了兩步，那血絲似乎也察覺到了敖丙的到來，竟然也在主動地向著敖丙靠近。

　　 它先是繞着敖丙繞了兩圈，後來竟然直接鑽入了敖丙的眉心，在他的眉心處留下了一道銀色的圖案。而敖丙也知道這並不是一道簡簡單單的祖龍血絲這麼簡單——

　　 它還是龍族至寶——祖龍印的指引之物！！

# 第67章 有美同行

　　 話說，敖丙隨着敖通進入了涇河之底，在那裡他發現了一道祖龍血絲，而且祖龍血絲竟然還認可了敖丙，進入到了他眉心之處。

　　 敖丙感受着祖龍血絲帶來的信息，心中久久不能平靜。其一，這東西確實是祖龍的血絲無疑，其二這東西乃是祖龍印的指引之物。

　　 而且敖丙還得到了一個信息，只有獲得血絲承認的龍族才能感應到它對祖龍印冥冥之中的聯繫，如果是其他的人得到了此物，根本不會感應到那一絲聯繫。

　　 要想獲得祖龍血絲承認，其體內的龍族血脈必須要精純到一定的程度以上。

　　 令敖丙有些疑惑的是，他察覺到祖龍血絲一開始對自己好像並不是很滿意，甚至敖丙感覺它都已經放棄自己了。

　　 但是，就在它調頭要走的那一瞬間，也不知道發現了什麼，它竟然有點迫不及待地便鑽進了自己的眉心中。

　　 祖龍血絲被敖丙吸收，只不過是一轉眼的事情，血玉子倒是沒有什麼感覺，在他看來自己家龍王陛下做出什麼神奇的事情都不奇怪。

　　 但是敖通卻是連下巴都看掉了，這樣就結束了？這麼簡單？這可是困擾了自己百餘年的問題啊，竟然被別人在一瞬間就解決了？

　　 看着眼前的敖丙，敖通心中不由得閃過巨大的挫敗感。

　　 “龍王陛下，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能不能讓小龍漲漲見識？”沒有了祖龍血絲的壓制，敖通也逐漸地恢復過來，他向著敖丙靠近兩步，有些忐忑地問道。

　　 “哦，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不過是一道祖龍的血絲而已……”敖丙滿不在乎地說道。

　　 雖然敖丙極不在意，但是另外兩位卻是聽得眼睛都直了，他們一個是血脈稀薄的內河龍王，一個是嗜血為生的血族始祖，他們對於這祖龍血脈都是極為在意。

　　 前者得到了這祖龍血絲，至少可以讓自己的血脈再精純一步，後者卻是可以從血液獲得新的力量，來自祖龍的力量。

　　 他們兩個人都沒有懷疑敖丙話的真實性，因為也就只有祖龍的血液才能有如此強橫的能力，也只有萬龍之始的祖龍，才能壓制天下萬龍，即便是金仙境的敖通都不例外。

　　 況且，敖丙說的也的確是真話，不過卻是春秋筆法，將祖龍印的事情隱瞞了下來。祖龍印干係甚大，由不得敖丙不謹慎。

　　 當年三族大戰，三族精英盡皆凋零，祖龍為保住龍族最後一絲生機，甘願鎮壓東方木之甲乙，他將大劫中死去的龍族屍身，外加自己的三滴精血，煉成祖龍印，鎮壓四海龍族氣運。

　　 祖龍印是關係到龍族氣運的重寶，同時它還與上古龍族遺留的寶藏有莫大的關聯。

　　 敖丙得了好處，自然是要表示一下，對敖通說什麼涇渭不分家，日後若是涇河有難，渭河龍王必然前來相助云云。

　　 然後敖丙跟血玉子就閃人了，不過敖丙為了等敖靈兒的結果，他暫時還不能離開，正好藉此機會仔細探究一下這祖龍血絲有何玄妙。

　　 三天之後，敖丙滿是疑惑地從感悟之中清醒過來，通過不斷的溝通祖龍血絲，敖丙感應到了冥冥之中的那一絲聯繫。

　　 想必聯繫的那一端便是祖龍印的所在了，但是敖丙對於感應卻是產生了巨大的懷疑，因為他感應的方向在東海的方位。

　　 身為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可是不只一次聽到老爹敖廣在嘆息，祖龍印的遺失對於龍族的巨大損失，如果有祖龍印，便可打開上古龍族遺留下的寶藏，成為振興龍族的豐厚底蘊。

　　 因此，祖龍印不在東海這一點，敖丙很確定，難道祖龍印遺失在東海的某個角落？亦或者祖龍印根本就在老爹敖廣的手中，但是他卻裝作遺失的樣子？

　　 敖丙實在搞不懂是怎麼回事，索性也就不再去想這些事情。等日後自己實力夠了，再去探究此事。

　　 三天時間已經過去了，敖靈兒也該給自己個答覆了，如果她還沒有個主意，那麼自己可就把她強制送回碧波潭了。

　　 回到自己的大殿，敖靈兒正在桌子前面捧着茶杯，有一口沒一口地喝着茶水，即便是敖丙沒有隱藏自己的行蹤，重重的腳步聲在整個大殿之中清晰可聞。

　　 但是敖靈兒也不知道在想什麼，竟然完全沒有注意到敖丙的帶來，直到敖丙坐到了她的對面，為自己到了一杯茶水，才將敖靈兒驚醒。

　　 看到敖丙，敖靈兒大吃一驚，她立刻站了起來，有些慌張地後退了兩步，美眸一瞪，“你，你，你是什麼時候進來的……”

　　 敖丙有些無語地看了她一眼，並沒有回答她的話，而是喝了一口自己茶杯中的水，不緩不急地說道，“三天時間已經過了，你考慮得怎麼樣了？”

　　 敖靈兒這會兒也平靜下來，她儘力平靜地說道，“我已經考慮好了……”然後的她的眼眸一翻，目光直視着敖丙的眼睛，堅定地說道，

　　 “我要跟着你走～”

　　 敖丙本來在優哉游哉地喝着茶水，聽到敖靈兒的這句話，卻是忽然被嗆了一下，劇烈地咳嗽起來，敖丙眼中滿是驚訝，萬萬沒有想到敖靈兒竟然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敖靈兒看到敖丙出糗的樣子，竟然沒由來的竟然有了一股揚眉吐氣的感覺，她這個時候終於完全平靜下來，面對着敖丙侃侃而談，

　　 “我不能回碧波潭，要不然別人都會以為我是被你趕回去的，父王必然會因此受到眾人的嘲笑，我碧波潭的處境也會極為艱難，而除了碧波潭，我根本沒有別的地方可去，所以……”

　　 “所以，你跟着我也是無奈之舉？”敖丙有些無奈地說道。

　　 “對，”敖靈兒橫了敖丙一眼，“不然你以為我會願意跟你這種人在一起嗎？還有必須要說的是，雖然我要跟着你，但是你不能對我動什麼壞心思……”

　　 敖丙此時真的是無語到了極致，我的菇涼哦，你可是真敢想啊？咱們非親非故，我憑什麼要做這些事情，這對我有一丁點的好處嗎？

　　 敖丙有些無奈地說道，“如果我不同意呢？”

　　 “那我就到渭河之中，不，到洪荒大陸之中四處宣揚你始亂終棄，讓洪荒所有生靈都知道你的小人行徑……”敖靈兒卻是忽然硬氣起來，竟然開口威脅敖丙。

　　 敖丙怒極反笑，忽然間身上玄仙巔峰的氣息爆發，瞬間就籠罩了敖靈兒，口中森寒的聲音，“你就不怕我現在就殺了你？”

　　 敖靈兒身體猛地一抖，眼睛緊緊地閉上，但是依然嘴硬地說道，“我相信你不會的……”

　　 敖靈兒也拿不準敖丙是怎麼想的，但是這幾天下來，她的感覺告訴她，敖丙不是一個濫殺之人，她相信自己的直覺，甚至她已經做出了最壞的打算——

　　 如果自己的感覺出錯，其實就這樣死了也是個不錯的結果，至少不用再為世間的諸多事情煩惱了。

　　 敖靈兒閉着眼睛，久久感應不到敖丙的動靜，而身上的壓力已經逐漸地消散，就在她糾結要不要睜眼睛的時候，一個冰冷不帶有一絲情感的聲音傳了過來，

　　 “我們明天一早就走～”

　　 然後就是一串逐漸遠去的腳步聲音，敖靈兒將自己的眼睛睜開，留給她的只是一個筆直、挺拔、逐漸模糊的背影。

　　 敖靈兒看着敖丙的背影，她卻是越來越看不懂敖丙這個人了，一開始聽渭河龍王傳聞的時候，只感覺他是一位英雄豪傑，見了面之後，卻發現他只是一個浪得虛名的偽君子。

　　 後來的相處中，敖靈兒卻是發現，敖丙還是一個很好相處的人，並非自己想象般的那樣不通情理，剛才他的表現也表明了他並不是一個薄情寡義之人。

　　 敖靈兒看着敖丙的背影眼神迷離，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想着想着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之中……

　　 第二天一大早，敖丙便辭別了敖通，踏上了新的征程，為什麼說是新的征程呢？因為敖丙並不打算回歸渭河龍王府。

　　 不過，他們跟出龍王府的時候相比，隊伍之中卻是多了一個靚麗的身影。便是那位被萬聖龍王硬塞給敖丙，卻有極度不受敖丙待見的敖靈兒了。

　　 敖靈兒跟在小鼉龍敖揚的身後，因為相對來說，她對敖揚可是比對另外三位熟悉的多了，她小聲問敖揚說道，“小鼉龍表哥，咱們這是要去哪裡啊？這不是去渭河的路啊？”

　　 這當然不是去渭河的路，甚至在敖丙的帶領之下，他們直接出了涇河流域，一路向東，已經逐漸挺進了大陸深處。

　　 敖揚被敖靈兒都快搞哭了，現在誰不知道身邊這位是未來龍王府的女主人，自己雖然與龍王陛下沾親帶故，但畢竟是臣子。

　　 作為臣子，與主母熟識本來就很忌諱，如果還不知道拉開距離避嫌，這簡直是找死的行徑，一路上血玉子和敖焚已經神識傳音，嚴厲警告過敖揚不下數千遍了。

　　 敖揚哭喪着一張臉，“請萬聖公主您與屬下保持距離，還有，屬下已經不叫小鼉龍，現在的名字是敖揚，至於咱們的此行的去處，屬下是真的不知道……”

　　 涇河水晶宮與碧波潭關係上佳，因此兩家時常走動，敖靈兒也認識敖揚，不過之前攝於敖揚的長相，一直都是敬而遠之，現在身邊只有敖揚一個還算熟識的人，因此才跟在敖揚的身邊。

　　 敖靈兒稱呼敖揚為表哥，敖揚可是不敢再稱呼她為表妹，之前也就算了，現在她是龍王府未來的女主人，自己在稱呼她為表妹就有些不合適了。

　　 稱呼她為龍母娘娘還時機未到，畢竟敖丙還並未公布他們的關係，敖揚無奈之下，最終憋出了一個‘萬聖公主’的稱呼。

　　 敖靈兒聽了敖揚的話，頓時氣得撅起了小嘴，狠狠地跺了跺腳，但依然是跟在敖揚的身邊不肯遠離。

# 第68章 安邑記事

　　 話說，敖丙一行人離開涇河水晶宮之後，並未打道回府，而是在敖丙的帶領之下，直接深入洪荒大陸，向著東方而去。

　　 一路上敖丙的心情很好，他享受着在天空之中遨遊的暢快感覺，哪個人兒時沒有做過天際遨遊的暢想，如今真的體驗一番，感覺真是棒極了。

　　 當然，要是沒有身後那個嘰嘰喳喳的聲音就更好了。敖丙就納悶了，敖靈兒怎麼就有那麼多的話要說，她上輩子是話癆嗎？

　　 就在敖丙快要受不了的時候，忽然他們遠遠地看到了一座城，敖丙一聲輕嘯，“前面有座人類的城池，咱們進去轉一轉，一會兒記得要幻化一下自己的容貌……”

　　 在距離城池還有三四里地的時候，敖丙便降落到了地上，他的相貌沒變，只不過他將自己身上衣物變了一變，成了一身儒袍。

　　 另外幾個人也都有樣學樣，於是敖焚變成了一個武者，血玉子變成了一個青年公子，敖揚學着敖焚也變成了一個武者。

　　 最讓敖丙無語的是，敖靈兒竟然學着自己穿了一身儒袍，變成了一個女公子。恩，你還真別說，敖靈兒穿成這樣，還別有一番風味。

　　 幾個人準備完畢，然後便向著那城池的方向趕過去，即便是走路，他們的速度可是沒有慢多少，也就是半刻鐘，他們就到了城門前。

　　 城門上面寫着人類最古老的文字，‘安邑’。

　　 看着眼前荒莽氣息鋪面而來的古城，敖丙不由得感嘆人族先祖的智慧，只憑藉自己的雙手竟然蓋起了如此宏偉的大城。

　　 “一會兒進去之後，不要擅自動用法力，還有你們不要喊再我陛下，就喊我公子吧？敖焚和敖揚做我的護衛，血玉子做我的管家，敖靈兒你就做我的書童吧……”

　　 敖丙忽然來了興緻，對着眾人安排說道。

　　 “可是，書童是什麼東西？”敖靈兒一副好奇寶寶的樣子，忽然開口問道。

　　 “書童嘛，書童大約就類似於小廝，僕從，婢女的意思……”敖丙對着敖靈兒解釋說道，也不知道現在的社會有沒有書童這種說法。

　　 敖靈兒一張小臉瞬間就垮了下來，心裏面委屈得不行，憑什麼你們不是侍衛，就是管家的，只有我是僕從？

　　 但此時人在屋檐下，她惡狠狠地瞪了敖丙一眼，表示自己的抗議，但依然無奈地接受了敖丙安排給自己的書童身份。

　　 然後一行人浩浩蕩盪地進入了安邑城，血玉子忽然前走兩步，對着敖丙說道，“公子，屬下曾經來過這安邑城，可需要屬下為您帶路？”

　　 敖丙知道血玉子經常去人族的城中亂逛，沒想到他竟然還來這裏，他可是真夠野的啊？等等……他剛才好像說這裡是安邑城？

　　 城門上寫的是人族最古老的文字，敖丙只是感覺古色古香很有韻味，但那究竟是什麼字？那字倒是認識敖丙，敖丙可不認識它們。

　　 現在乍然聽到血玉子說起安邑，敖丙卻是忽然想起來，這安邑城，卻是大有來頭，啟建立夏朝，定都陽城，夏朝四百餘年歷史，都城幾經變換，最終的夏桀便是亡於安邑城。

　　 看此時的安邑城，繁華異常，已經隱隱有幾分帝都盛景了，也難怪後來夏王會將帝都遷到此處。

　　 不過算算時間，距離夏桀臨政好像也就不過兩百多年的時間，商朝的時代即將來臨，商朝都到了，周朝還會遠嗎？

　　 敖丙看着眼前的繁華景象，思緒卻是早就飄到了天際，他想到了夏滅商興，想到武王伐紂，想到了封神之戰，想到了自己最終的悲慘境遇。

　　 血玉子輕輕拉了拉敖丙的袖子，低聲呼喚道，“公子……公子……”

　　 敖丙從恍惚之中驚醒過來，愕然地發現四周不乏有行人對自己一行人頻頻回首，敖丙狠狠地搓了搓自己的臉，將腦中胡亂的想法丟出去。

　　 胡思亂想，哀傷惆悵沒有一點功用，還是好好努力，積攢實力，在有限的時間內獲得最大的提升，在封神之戰中將自己的命運緊緊地攥在自己的手中。

　　 敖丙完全沒有剛才愣神的尷尬，他微微一笑，“好了，既然血玉子你來過這裏，那就為我們好好地介紹一下此處吧！”

　　 血玉子應了一聲，走在眾人前面，為眾人介紹這安邑城的諸多事物，敖焚、敖揚，包括敖靈兒都是聽得興緻勃勃，不時的發出一聲驚呼。

　　 而敖丙卻是微笑地看着他們，敖丙身為穿越人士，見識過的大場面比這要宏偉的多。因此他雖然感興趣，卻是並不驚訝。

　　 此處的繁華，甚至還比不上前世的二線城市，但卻勝在熱鬧，沒有汽車的喧囂和高樓大廈的阻隔，此處的繁華別有一番風味。

　　 當然，在逛街的同時，他們不可避免地就買了‘一些’東西。

　　 最後血玉子將他們帶到了一處客棧安頓下來，基本上每個人的手上都拿着一些小玩意，其中尤以敖靈兒為甚，雖然他們沒有錢，但珍珠什麼的卻多得是。

　　 要不是血玉子在一邊為他們把關，這一路行來，不知道要讓多少商家把嘴角咧到後腦勺上去。

　　 此時的敖丙手中拿着兩串糖葫蘆吃得津津有味，他無言地看着眼前的三個人，實在不知道該說他們什麼好。

　　 我的敖焚戰將哦，你說你一位堂堂的金仙境大高手，一手拿一個撥浪鼓算怎麼回事？

　　 我的侍衛長敖揚哦，你說你堂堂龍族，買人族的皮甲干什麼？你特么竟然還穿身上了？你想幹嘛？用來捂痱子嗎？

　　 我的……恩……萬聖公主哦，你說你都幹了些什麼？你買口大鍋干什麼？你會做飯嗎？你頭上插的簪子要是再多兩隻，就變成刺蝟了？

　　 你懷裡抱着一頭小狐狸是想幹嘛？沒看到人家已經被嚇得瑟瑟發抖了嗎？

　　 你身上穿的都是具有避塵避水的寶衣，還要買那麼多的人族麻布衣服幹嘛？

　　 你買那麼多鐲子，你的手脖子夠長嗎？

　　 你……

　　 ……

　　 敖丙摸着自己的額頭，實在是看不行去，他近乎於呻吟地說道，“血玉子，他們就先交給你了，我先上房間休息一會兒……”

　　 敖丙走上樓梯，忽然轉身對血玉子說道，“血玉子，一會兒處理完事情，到我這裏來一下……”然後敖丙便直接離開了，他是一刻都不想跟他們待在一起了。

　　 “血大人，這人族的地方真是太好玩了，咱們再去逛一圈吧？”敖靈兒看到敖丙離開，頓時感覺身上好像少了一層束縛，立即便歡快地對血玉子說道。

　　 血玉子很理解敖丙的舉動是因為什麼，但是敖丙能將事情推給自己，可自己又能把事情推給誰呢？

　　 血玉子卻是瞟了一眼敖焚和敖揚，卻是看到兩雙亮晶晶的眸子，血玉子頓時感覺後背涼颼颼的，與這幾個人在一起，不管到哪裡，必然成為整條街所有人的焦點，忍受着所有人奇異的目光，血玉子就有種想死的衝動。

　　 血玉子抽動着嘴角，面無表情地說道，“公主您既然想去，屬下自然陪同。”還沒等敖焚和敖揚應和呢，他便將目光轉向了他們兩個，

　　 “但是此處混雜，龍王陛下的安危需要有人守護，敖焚大人還有敖揚侍衛長，你們兩位便留下來保護陛下吧！”

　　 敖揚的臉瞬間就垮了下來，可是我也很想去哎，但是血玉子給的理由實在光明正大，敖揚也不能回絕，萬一要是敖丙真的出了什麼事兒，到時候可怎麼辦？

　　 敖焚雖然沒有敖揚表現得明顯，但他眼中的失落卻是顯露無疑，不過他卻是知道大局，分得清輕重，他點了點頭，表示自己曉得。

　　 然後血玉子便隨着敖靈兒出了客棧，在安邑城中閑逛起來。幾乎是一家店一家店地逛，血玉子真實體會到了21世紀陪女友逛街男同胞們的辛苦。

　　 等到他們回來，已經是傍晚時分了，不無意外地，敖靈兒又買了大量無用的東西，被血玉子大包小包地跟在後面拎着。

　　 血玉子將敖靈兒安置好，心中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便來到了敖丙房間的門前，他還沒敲門就聽到裏面敖丙的聲音，

　　 “直接進來吧！”

　　 血玉子推門進去，發現敖丙正盤坐在床上調息，感覺着敖丙圓潤如意的法力，血玉子知道，自己陛下突破玄仙境，成就太乙道果，只在朝夕。

　　 “你對今天的事情怎麼看？”敖丙忽然沒頭沒尾地問了一句。

　　 這一句卻是把血玉子問懵了，什麼怎麼看？他有些猶豫地說道，“不知道陛下指的是……”

　　 “敖焚、敖揚都是龍王府的股肱之臣，都是面對人族都市，卻是失去了心境，他們的歷練還是太少。”敖丙臉上沒有變化，卻是開口接着說道。

　　 “陛下，這不過是兩位大人初次接觸新鮮事物的原因，屬下初次來的時候，也比他們好不了許多……”血玉子為他們辯護般地說道。

　　 “呵呵……”敖丙輕輕一笑，“只是因為新鮮事物嗎？”敖丙搖了搖頭沒有在說什麼，但是他卻是忽地話鋒一轉，

　　 “你對人族怎麼看？”

　　 血玉子看着敖丙的表情，心中忐忑不安，也不知道敖丙心中打得是什麼主意。聽到敖丙談論到人族，他卻是陷入了沉思，足足思索了半刻鐘，血玉子才慎重地說道，

　　 “潛力無限……”

# 第69章 白襪子幫

　　 話說，敖丙無奈於敖焚幾個人對於人族新鮮事物的狂熱狀態，但是從他們的狀態，敖丙也發現了一個問題，龍王府缺乏底蘊，一時之間很難有獨當一面的大才。

　　 因此，敖丙做出決定，要與相對來說見多識廣的血玉子談一下，當聽得到血玉子對人族的評價，敖丙微微一笑，

　　 “我忘記你身上有一半人族的血液，雖然你有可能站在人族的立場上才說出了那句話，但我卻是很認同你對人族的評價……”

　　 “自從人族三皇治世，五帝定倫，人族已經逐漸地成為了洪荒的主角，現在已經有大量的人族修士出現，不出千年，人族修士便會遍布洪荒，成為各大勢力的中流砥柱……”

　　 “不說其他的，聖人道統，崑崙玉虛一脈，便以人族居多。將來的人族會滲透到各方勢力，聖人道統，神道天庭，甚至是妖族，都會有人族的身影……”

　　 “人族將是洪荒無可爭議的主角……”

　　 血玉子見敖丙侃侃而談，聽得他是心潮澎湃，畢竟他母親就是人族，而且他自小就受到人族思想的影響，自然是希望人族昌盛。

　　 敖丙的眼神忽然變得犀利，就好像兩柄利刃，直刺入血玉子的心頭，“聽了我的分析，現在你又有什麼想法？”

　　 “我，我，我……”血玉子‘我’了很久，終究是沒有說出什麼來，敖丙嘆了一口氣，或許是由於自己來自未來，思維方式與他們不同，看問題的角度自然也不相同。

　　 “既然人族有如此大的潛力，我們必須要抓住這順風車，將這大餅提前分上一小塊兒……”敖丙好像提點血玉子般地說道。

　　 血玉子聽了之後眼神瞬間變得明亮，他有些興奮地說道，“陛下，您的意思是我們龍王府要招收人族成員？”

　　 敖丙給了一個讚許的目光，“當然不能以龍王府的名義召收，但是我們卻可以用其他的名義來招收人族成員，作為我們的外圍勢力……”

　　 血玉子聽了之後，躬身一禮，一天的勞累頓時都丟到了九霄雲外，“陛下聖明，陛下此舉，實在是開一代之先河也！”

　　 “僅僅發展人族勢力還不夠，隨着人族修士的逐漸增多，他們對於修真資源的需求會越來越大，這裏面還蘊含有巨大的商機……”

　　 血玉子臉上劃過一絲疑惑，商機？這怎麼又扯到了商機上面？

　　 只聽到敖丙接着說道，“每個勢力的崛起都需要大量的資源支撐，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消耗鱷神留下來的資源，已經快坐要吃山空了，我們必須尋找新的資金來源……”

　　 “雖然目前人族修士的實力普遍還不高，每個人給我們提供的利潤很小，但是卻勝在人族基數大，積攢起來，這將是很大一筆財富。”

　　 “運用這些財富，我們可以用來發展自己的實力，為龍王府打造一支真正可以橫行洪荒的隊伍……”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們可以藉此讓龍王府的各位都出來見見世面，相信他們在人族之中混跡一段時間之後，便可心智大漲。”

　　 血玉子在一邊邊聽邊點頭，他感覺自家龍王陛下說得實在是太對了，怪不得龍王陛下是陛下呢，陛下比自己高明得實在是太多了。

　　 每次當自己以為已經足夠了解龍王陛下的時候，他總是會給自己新的驚喜，讓自己永遠也探查不到龍王陛下的底線在哪裡。

　　 血玉子深深地感覺到自己當年投靠敖丙是多麼的機智，聽到敖丙新階段的戰略部署，他感覺龍王府大興，勢在必行，而且血族也可以順勢而起。

　　 看到血玉子熱切的目光，敖丙便知道他已經理解了自己的意思，因此他接着說道，“好了，等到回了龍王府，這件事情便交給你來運作……”

　　 血玉子心中一陣感動，自己畢竟跟隨龍王陛下時候尚淺，但龍王陛下先是將最重要的情報機構交給了自己，現在又把如此重要的任務交給自己，不能不說，這是龍王陛下對自己的恩寵。

　　 這可是關乎龍王府未來發展的重大計劃，能夠被提名去實施這項划時代的計劃，血玉子感覺到了莫大的榮幸，還有士為知己者死的感動。

　　 有如此龍王陛下，敢不效死命？

　　 “龍王陛下放心，屬下一定將這件事情辦好，不會辜負陛下對屬下的信任，如果我們要在人族發展勢力，必須要有自己的名號，還請龍王陛下賜名～”

　　 “人族勢力的話，恩，就叫白襪子幫吧！”敖丙有些很隨意地說到。

　　 “什麼？”血玉子不由得驚呼出聲，他真是有些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龍王陛下剛才說了什麼？白襪子幫？那是什麼鬼？

　　 “白襪子幫啊，有什麼問題嗎？”敖丙掃了血玉子一眼，平靜地說道。敖丙自然察覺到了血玉子的詫異，但卻並沒有絲毫要改的意思。

　　 這‘白襪子幫’並不是他的心血來潮，而是早有‘預謀’。

　　 前世，敖丙作為一個網絡寫手，看過大量小說，其中有網文，也有傳統武俠。

　　 他尤對古龍筆下陸小鳳大破青衣樓、紅鞋子的印象極為深刻，決戰紫禁之巔時，陸小鳳懷疑有個白襪子組織在背後搞鬼，雖然後來證實‘白襪子’不過是子虛烏有而已。

　　 但是‘白襪子’三個字卻是深深地印在了他的心中，後來他一直想在自己的小說中弄一個白襪子的組織，但還沒有來得及弄，就意外來了洪荒世界。

　　 既然是前世未完成的夙願，那麼就由今生來實現吧！而且既然要弄，就弄個真實的白襪子組織，席捲洪荒的白襪子組織。

　　 要做，就做到最好。

　　 “哦，沒問題，當然沒問題，龍王陛下真是雄才大略，以後我們白……我們白襪子幫，必然成為洪荒第一大勢力……”血玉子強忍住自己抽搐的嘴角，違心地恭維道。

　　 誰知道，後來竟然真的讓血玉子一語成讖，白襪子幫在人族興起之後，迅速蔓延開來，很快就成為了洪荒之中人數最多的組織。

　　 血玉子小心翼翼地說道，“還有，我們龍王府要抓住商機的話，必然需要組建商會，不知道龍王陛下對商會名稱有何指示？”

　　 “恩，就叫元寶商會吧！”既然是為了賺錢，索性就市儈一點吧，敖丙於是為自己的商會取了一個極俗、極形象的名字。

　　 血玉子卻是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他真怕自己家龍王陛下的嘴裏，再吐出什麼奇怪的名稱來，雖然不知道這元寶是什麼東西，至少聽起來還算順耳，至少要好過‘襪子’什麼的百倍。

　　 “不知道，這元寶是何物？”血玉子有些疑惑地問道，既然取了這個名字，至少要知道這所謂的元寶是什麼東西吧？

　　 “元寶……”敖丙忽然想起來，此時的夏朝好像還沒有元寶出現，元寶最早出現應該是在商朝之後，這可真是個大烏龍，不過既然已經說出口，再收回來算怎麼回事？

　　 “恩……，以後終有一天你會知道元寶是什麼東西的，現在問這麼多也沒什麼用。”敖丙只能硬着頭皮說道，好在自己就是老大，一切都是自己說了算，也沒有人追問自己元寶的事情。

　　 血玉子有些無語地看着自家龍王陛下，也不知道，龍王陛下究竟想些什麼東西，雖然每每他的想法總是能讓自己眼前一亮，但有些時候他卻又總是冒出一些讓自己莫名其妙的話。

　　 敖丙接着對血玉子說道，“我想跟你說一下我初步的設想，你回去之後再完善一下……”血玉子立刻就支起了自己的耳朵，龍王陛下的每一句話都是金玉良言，絕對不能錯過一句。

　　 “首先，關於白襪子組織，龍王府除了四大戰部首領等為數不多的幾個人之外，就沒有必要告訴其他人了……”

　　 雖然這是個讓血玉子蛋疼的名稱，但這卻是個極佳的計劃，關於敖丙的計劃思路，血玉子可是期待的很，陛下的每一句話，都能讓自己省去無數思考的時間。

　　 “至於人族這邊，白襪子招收人族，並不是無常為他們提供資源，而是需要他們完成一定的任務，獲得任務點，然後兌換修鍊資源。”

　　 敖丙對於白襪子組織的設定，打算採取西方的協會模式，成員完成組織公布的任務，然後獲得任務點，換取修鍊資源。

　　 然後敖丙接着說道，“組織的成員可以分成三類，其中一類為內部成員，一類為外部成員，一類為核心成員，但是都必須穿白襪子。”

　　 “只要申請加入白襪子幫，便可以成為外部成員，每年發放兩點基礎任務點，也可以完成任務獲得任務點，然後用任務點換取修鍊資源，他們穿白邊白襪子。”

　　 “當外部成員完成任務到一定程度之後，便可以申請轉成內部成員，其間需要組織派人將申請之人的底細調查清楚，然後再確定是否准許其轉入內部成員。”

　　 “審核之事，可以由玄網單獨分出一部，專門負責此事。審核之時，最重要的便是身世清白，切不可將其他勢力的細作引入內部成員。”

　　 “內部成員每年可獲得十點基礎任務點，兌換資源享受八折優惠，穿黑邊白襪子。然後挑選部分身世清白，而且又有意為組織效力的人，升為核心成員。”

　　 “核心成員每年可獲得一百基礎任務點，兌換資源可享受六折優惠，穿銀邊白襪子，他們便是我們需要重點培養的了。至於你們這一層次的真正掌權者，每年一千點任務點，享受四折優惠，穿金邊白襪子。”

　　 這個時候，血玉子才知道，原來白襪子還有這麼重要的作用，看來龍王陛下的每一個舉動，都大有深意 啊。

　　 （不好意思，早上忘了更新，現在補上。）

# 第70章 東平湖君

　　 話說，敖丙為血玉子詳細介紹自己關於白襪子組織的想法，讓血玉子卻是恍然大悟，怪不得要叫白襪子幫，原來白襪子還有如此重要的作用。

　　 可是，血玉子又有疑問了，為什麼非要用‘襪子’作為標準呢？用衣服啊，腰帶啊，頭巾啊什麼的，都要遠遠好過於這什麼‘白襪子幫’吧？

　　 “白襪子幫的大體框架，我給你定下了，其中有許多的細節部分，還需要你自己去慢慢完善！”敖丙最終對血玉子說道。

　　 並不是敖丙信不過血玉子，而是留給自己的時間不多，如果讓血玉子自己去捉摸，恐怕封神之戰開啟，他都不一定能構建出一個比較完善的模式。

　　 敖丙給的模式，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完善的模式，而且是經過了實踐檢驗的，確實可行的。

　　 血玉子單膝跪倒在地，“請陛下放心，屬下一定將此事辦好，不會辜負陛下對屬下的信任。”

　　 敖丙滿意地點了點頭，接着說道，“至於元寶商會，我倒是沒有什麼特別要說的地方，不過你可以到人族這裏學習一下，總能吸取點經驗……”

　　 “是，龍王陛下的話，屬下銘記。屬下必然將白襪子幫和元寶商會辦好，為龍王府的強盛微盡綿薄之力……”血玉子恭聲表決心地說道。

　　 “好了，你也來累一天了，先去休息吧。明天咱們就該啟程了……”敖丙看着血玉子，輕聲說道。

　　 血玉子小心地問道，“不知道陛下此行是去往何處？難道還是什麼事情，是比壯大龍王府更加重要的？”

　　 敖丙掃了血玉子一眼，讓血玉子心頭一顫，他不由的心中感嘆‘龍王陛下的威嚴越來越盛，看自己一眼，都讓人心驚膽戰的……’

　　 “我們此去是到東平湖，時機一到，你自然是會知道要干什麼？”敖丙平靜地說道。不過敖丙平靜的語氣，卻讓血玉子越發覺得陛下深不可測。

　　 然後血玉子便退了出去，他聽了敖丙的講述，滿腦子子都是怎麼將計劃準確實施，怎樣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敖丙卻是心中一嘆，這一切都是為了發展龍王府，但是對自己的實力提升幫助卻是不大，不過在東平湖卻是有大機緣。

　　 敖丙當然記得，當年自己便是在來渭河水域的路上，收復了牛魔王。這十年來牛魔王在龍王府的發展狀況良好，相信在以後應該還會有更大的成長空間。

　　 但最讓敖丙印象深刻的，卻是那時他偶然救了一隊商族人，商族人將自己的前往西岐換糧的寶貝‘三品造化青蓮’送給了敖丙。

　　 在敖丙的詢問下，子微甲言明此寶便是取自東平湖，敖丙當時覺得自己實力不夠，又着急趕去渭河水域，因此才將此事擱置在了一邊。

　　 但是，對於這造化青蓮，敖丙卻一直念念不忘，四十八品混沌青蓮孕育了盤古大神，後來開天之劫，使得混沌青蓮四分，分別是——

　　 十二品造化青蓮、十二品業火紅蓮、十二品滅世黑蓮、十二品功德金蓮。

　　 其中，業火紅蓮在幽冥血海阿修羅教冥河老祖的手中，功德金蓮在西方教接引佛祖的手中，而造化青蓮與滅世黑蓮，卻是不知去處。

　　 敖丙偶然得了造化青蓮的消息，怎肯輕易放棄？

　　 這三品造化青蓮，必然是與十二品造化青蓮有關係，敖丙此番前去東平湖，便是衝著那十二品造化青蓮去的。

　　 第二天一大早，他們便繼續趕路，雖然敖靈兒極度的不願意這麼快就離開安邑，但是在敖丙的執意要求下，她只能無奈地老老實實收拾行囊。

　　 至於說敖焚和敖揚，雖然心有不情願，但卻是連一絲不滿都不敢表現出來，只不過是有些可惜罷了。至於血玉子，他是一刻都不想在此處多待，當‘嚮導’的日子簡直是痛不欲生。

　　 一路上，敖靈兒依然是纏着敖揚，讓敖揚很是苦惱。

　　 血玉子卻是好像是有什麼心事，自從離開安邑，他的緊皺的眉頭就沒有舒展過，對於敖焚等人的詢問，也是有一搭沒一搭的。

　　 只有敖丙卻是知道，血玉子正在思索自己給他的計劃，如此龐大的計劃交給他一個人實施，也真是有些難為他了。

　　 比較有趣的是，半路上他們中途休息期間，敖丙做完一次燒烤之後，敖靈兒似乎對他的感官大為改善，竟然主動地向敖丙詢問烤肉的技巧。

　　 敖丙一路上閑暇的時候，便有一句沒一句地教導敖靈兒，到後來，他們基本上每三天一小烤，每五天一大烤，自然是敖靈兒親自操刀。

　　 敖靈兒的廚藝是飛速上漲，這裏面當然少不了豐富的‘實戰經驗’，還有敖丙的悉心指導，不過他們一路上的小動物可是遭了秧。

　　 通過教授廚藝為媒介，敖丙與敖靈兒的交流逐漸地多了起來。

　　 漸漸地，敖靈兒發現，敖丙真是極其得平易近人，他極好相處，一點也沒有龍王該有的架子。而且他的某些言論總是能讓人眼前一亮。

　　 敖靈兒平時依然喜歡纏着敖揚，但此時的話題卻是轉到了敖丙的身上，她特別喜歡聽敖揚講述敖丙在渭河的諸多事迹。

　　 兩個月後，他們終於到了東平湖。

　　 東平湖與濟水相連，算是濟水水域的一部分，河、江、淮、濟是洪荒四大水系，不過後來黃河改道，與濟水合併，後世黃河的下游段，便是濟水的古河道。

　　 看着眼前的波瀾不興的東平湖，敖丙決定先去拜訪東平湖君，看這湖的面積還有水域深度，此處的湖君恐怕不簡單。

　　 他們幾個本就很熟悉水下生活，因此也沒有什麼猶豫，直接便進入了東平湖底，遠遠地，他們就看到了一座宮殿。

　　 來到宮殿門前，敖丙幾個人被看門的兩頭蟹兵攔住，敖揚從敖丙的身後站出來，趾高氣昂地說道，“速速通報你家大王，就說我家龍王陛下駕臨～”

　　 敖丙早有了解，此處的東平湖君不是龍族之人，其號稱‘碧眼錦大王’，實則不過是一頭青眼錦鴨得道而已，實力在太乙玄仙中期水準。

　　 敖丙默許了敖揚的舉動，畢竟，龍族，就要有龍族的威嚴霸氣。

　　 兩隻蟹兵一開始便察覺到來人實力高強，而且他們身上傳來的血脈壓制，讓兩隻蟹兵知道，必然是某位龍族的大人降臨了。

　　 當聽到是某位‘龍王陛下’的時候，他們隨即變得有些慌張，其中一頭蟹兵急忙忙跑進了宮殿報告，另外一隻卻是傻愣愣地看着敖丙，茫然不知所措。

　　 很快，就聽到裏面傳來一陣腳步的聲音，人未到聲已到，“不知道是哪位龍王陛下駕臨，小神有失遠迎，還望……”

　　 但是等到他出了宮殿，看到敖丙，話音卻是頓住了，因為來的人他一個都不認識，雖然他沒有狂妄到覺得自己認識所有水系的龍王，但對於每一位龍族大神通者的傳聞，他卻是如數家珍。

　　 可是從沒有哪一位龍王陛下的形象，是與眼前的這一位對上號的，這位實在是太年輕了。因此，對於敖丙的身份，他有些遲疑了。

　　 而與此同時，這位東平湖君的形象也落在了敖丙眾人的眼中，眼前的這位，一身綠袍，甚至還帶了一個綠帽子，綠豆大的小眼睛泛着青光，兩個翻天鼻孔，一對招風耳，扁平嘴。

　　 敖丙看着他一身綠袍，還有他頭頂的綠帽子，強忍住了自己的笑意，古往今來，能夠鎮壓的住這一頂帽子的也就只有武二爺了，其他人帶上了都是徒增笑料罷了。

　　 雖然不確認敖丙的真實身份，但是敖丙身上的龍威，碧眼錦大王卻是感應的清楚。

　　 確是龍族無疑，他也不敢怠慢，而且他感應到其中有兩個人，自己完全看不透，仔細感應一番，竟然讓他有種心驚膽戰的感覺。

　　 “各位大人遠道而來，請到殿內歇息，吃些酒水。”對於這群人，碧眼錦大王卻是有些看不透，這群人做主的人好像是這個最年輕的小修？

　　 敖丙微微一笑，“呵呵，錦大王客氣了，我們此來是想在東平湖遊玩一番，特來向錦大人打聲招呼，至於酒水就不必了，錦大王的心意我們心領了。”

　　 碧眼錦大王眼中精光一閃，遊玩？騙鬼去吧！你們要是真來遊玩的，我把這一湖的水都喝光了，但是他臉上不顯露分毫，而是熱情地說道，

　　 “各位達人儘管遊玩，小臣一定不會讓其他人去打擾諸位大人的。”

　　 “如此最好了，那麼我們就不叨擾了。”敖丙微微一笑，拱了拱手，輕聲說道。

　　 碧眼錦大王躬身還了一禮，而敖丙卻已經帶着幾個人轉身離開。

　　 敖丙對眾人說道，“我們便以此處宮殿為圓心向外搜索，每次向外推進十公里，一點蛛絲馬跡都不要放過。”

　　 然後他便將自己的神識放了出去仔細感應這周圍的水流變化。

　　 敖丙記得，當時子微甲說過，那多三品造化青蓮是取自一片奇異的水域，那片水域鴻毛不浮、飛鳥不過，有些像是傳說中的弱水。

　　 但是敖並丙沒有直接搜索那片水域，而是將目光放在了東平湖的全局，他想先排除掉其他的地方的干擾，最後再慢慢地探究那片區域。

　　 連續三天，他們將整個東平湖都探查了一遍，幾乎將東平湖翻了個底朝天，倒是真讓他們發現了不少好東西，有上古人族遺留的兵器，有上古生靈的骸骨，還有一些奇形怪狀的生物。

　　 而他們也發現了那一片疑似弱水的奇異水域，那片水域很平靜，在外表幾乎看不出來什麼奇異，不過如果仔細觀察，還是會發現略微的不同。

# 第71章 水生蘆花

　　 話說，敖丙幾個人將東平湖好好地搜索了一番之後，終於將所有的注意都集中在了那一片疑似弱水的奇異水域。

　　 最開始的時候，走在前面的敖焚一不小心進入到了那片水域之中。

　　 瞬間，他就好像是一顆石頭，快速地向著水底落去。

　　 敖焚想要掙扎，但卻是根本沒有絲毫的效果，他的下墜趨勢，非但一絲一毫的削減，甚至越演越烈，敖丙幾個人想要救援，卻根本就是有心無力。

　　 在這危急時刻，但見血玉子的手中飛出一片黑霧，化為了一條黑色的匹煉，匹練飛舞，穿過重重水域，卷在了敖焚的腰上，然後血玉子一抖手，將敖焚拉了出來。

　　 敖丙自從認識敖焚以來，第一次在他臉上看到了驚慌，看到了恐懼。

　　 敖丙當即下令，所有人即刻遠離這片水域，在沒有找到切實可行的方法之前，切不可靠近這片水域。

　　 三天之後，在距離那片奇異水域千丈之外的半空中，有一朵巨大的雲彩，在普通人看來，也就是一朵雲彩而已。

　　 但是修為稍微高深之人，就會發現，那雲彩乃是修為高絕之輩用法力凝集而成的。

　　 敖丙與敖焚幾個人在那片雲彩之上，看着千丈之外的水域，愁眉不展，這幾天，他們試過各種方法，但是無論如何也無法進入那片水域。

　　 整片水域倒是不大，大約也就是千丈方圓，但就是這片千丈方圓的小小彈丸之地，卻是讓神仙之流的眾人束手無策。

　　 血玉子在做足了萬全的準備之後，甚至還親身前去水域之中一試，如果不是一邊的敖焚相助，血玉子恐怕已經折在了裏面。

　　 然後就再也沒有人敢輕易踏足那片水域，連修為最高的血玉子都無能為力，他們去了豈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么？

　　 最終，還是血玉子提議，“龍王陛下，要不然咱們去找東平湖君，問問他有什麼辦法？咱們耗在這裏也不是個辦法啊？”

　　 敖丙經血玉子一提醒，頓時想了起來，據當年子微甲所說，他們的三品凈世青蓮，是被一個孩子取出來的，那孩子無父無母天生地養，卻是不怕這片水域。

　　 敖丙點了點頭，“我忽然想到一個線索，這樣，咱們兵分兩路，血玉子你帶着敖揚去湖君水府，我們三個去尋那線索。”

　　 聽到敖丙的吩咐，眾人自然是無不應允。而血玉子考慮到敖焚在敖丙的身邊，敖丙的安危自然是沒有什麼問題。

　　 於是他們立刻分成兩路，拋開血玉子和敖揚前去湖君水府暫且不說，單說一說敖丙三人，前去尋找那個傳說中的孩子。

　　 敖丙三個人將自己的形象變幻，然後便向著某個村落走過去，此處是東平湖，凡是靠近水源的地方，總是少不了人族的村落。

　　 敖丙神識一掃，便確定了方向，三個人的速度極快，但還沒等他們到達村落，他們就遠遠地看到一大群人蜂擁般地出了村落，向著東平湖的方向趕過來。

　　 敖丙從半空中落在了他們前進的路上，向著他們來的方向迎了上去。

　　 在敖丙看來，那個孩子既然表現出了奇異的能力，必然非是無名之輩，這一片兒十里八鄉應該都聽過他的名號，因此隨便找個人族，應該就能知道那個孩子的情形。

　　 很快，他們就遇上了剛才看到了那隊人馬，但好像是出了點什麼事故，所有人都圍在一起，將道路都堵了起來，人群之中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敖丙眉頭一皺，這是怎麼回事？怎麼會這麼熱鬧？不過聽人群之中傳來的喧鬧聲，還有陣陣的哭喊聲，好像並不是什麼愉快的事情。

　　 敖丙向著身後的兩個人使了個眼色，然後便向著人群湊了過去，靠近人群，透過縫隙看到裏面的情形，敖丙差點把自己的眼珠子瞪出來。

　　 特么的，老子看到了什麼？人群包圍之中竟然有一個巨大的半圓形水球，水球之中有兩個人，一男一女，男的俊美，女的俏麗。

　　 所有人都在看着水球之中的兩人，臉上滿是憤恨與焦慮，叫喊着，咒罵著……

　　 其中一个中年農家婦女模樣的人，半跪倒在地上，呼天搶地的看着水球之中的兩個人，旁邊還有幾個婦女扶着她，臉上愁容滿面，不斷地勸說著什麼。

　　 旁邊還有一個莊稼漢打扮的中年男人，他一臉的悲傷、痛苦、糾結、無奈，他的手中死死地拉着一個半大孩子，孩子向著水球的方向招着手，哭着，喊着……

　　 場面一度混亂……

　　 忽然人群分開，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顫顫巍巍地走了過來，老者一出現，場面頓時安靜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老者的身上，目光之中隱含敬畏。

　　 老者拄着拐棍，哆哆嗦嗦地走到了水球前面，抬起頭來，兩隻有些渾濁的眼睛看着水球里的兩個人，臉上滿是怒氣，

　　 他用拐棍敲打着地面，“水生，你小子長大了翅膀硬了，現在連三爺爺的話都不聽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快點把水撤了……”

　　 水球之中那個男子，臉上一陣羞愧，但卻是並沒有撤去水球，他重重地跪了下來，向著老者不住地磕頭，臉上已是淚流滿面，

　　 “三爺爺，水生不孝，可是我不能眼睜睜地看着蘆花去送死，求三爺放過她吧，我願意代替她去死……”

　　 這個男子應該便是水生，他身後的那個女孩子便是蘆花了，那個女孩子躲在水生的身後，死死地抓住水生的胳膊。

　　 聽到老者的話，蘆花明顯身上一顫，她躲在水生的身後，不斷地發抖。後來又聽到水生對她的袒護，她眼淚忍不住地流了下來，搖着頭，帶着哭音，

　　 “水生哥，你對我的好，我都知道，但你還是讓我出去吧，我不能害了全村的人，也不能害了你啊。”

　　 水生一扭頭，眼中帶着偏執，幾乎是在吼着說道，“不，我不，我不許任何人傷害你，絕不……”

　　 外面的老者看着水球裏面的兩個人，老臉上閃過一絲無奈，緩緩地轉過身去，輕輕地喃喃道，“唉，痴兒～冤孽啊～”

　　 周圍的村民之中，有一年輕人滿臉陰唳地看着水球之中的水生和蘆花，他臉上洋溢着狠毒的笑容，忽然他怪叫一聲，

　　 “三叔公，不能任由水生胡來啊。時辰馬上就要到了，如果耽誤了祭祀。湖神發怒，咱們誰也活不了啊……”

　　 他的開口，瞬間便獲得了不少人的附和，

　　 “對啊，三叔公，不能耽誤了大事啊……”

　　 “三叔公，您可不能偏袒水生啊……”

　　 “三叔公，……”

　　 “……”

　　 那個被稱為‘三叔公’的老者，將自己的右手緩緩地舉了起來，頓時所有人都住了嘴，將目光都集中在了老者的身上。

　　 他等到眾人安靜，蒼老而又無奈的聲音傳到了每個人的耳中，

　　 “水生，你是我看着長大的，平時我可以慣着你，但是這次蘆花的事情可由不得你任性，你立刻把蘆花放出來，要不然我便將你逐出村子……”

　　 水生聽到老者的話，臉上明顯一白，他回頭望瞭望身邊的蘆花，後者正杏雨梨花地看着他，那一滴滴的淚水，就好像一柄柄利刃戳在他的心口上，

　　 “不，我死也不會放開蘆花的……”

　　 老者聽到水生的話，身體忽地一顫，臉上好像瞬間就蒼老了許多，他緩緩地閉上眼睛，“從今以後，水生便不再是我們村子的人，這件事情我也管不了……”

　　 最先說話的那個陰唳男子接着說道，“雖然水生已經不是我們村的人了，但是他卻妨礙了我們祭祀湖神，我們應該燒死他，向湖神請罪～”

　　 “燒死他向湖神請罪……”

　　 “燒死他……”

　　 “……”

　　 人群之中頓時爆發出一陣又一陣的呼喊聲。

　　 “大家去準備乾柴，放在水球旁邊……”

　　 好些人都行動起來，就近尋找一些干樹枝雜草一類的東西，收集起來，將水球圍了起來。然後那陰唳男子來到老者跟前，陰陽怪氣地說道，

　　 “三叔公，都準備好了，您看是不是可以開始點火了？”

　　 老者緩緩地睜開眼，眼中流出兩行渾濁的淚水，他高高地昂起蒼老的頭顱，聲音之中微微帶着一絲沙啞，“多行不義必自斃……”

　　 陰唳男子臉上閃過一絲猙獰，冷冷地哼了一聲。

　　 然後他從懷中取出火石，他一臉獰笑地走向水球，“嘿嘿，水生啊，你可不要怨我啊，這一切都是為了向湖神請罪……”

　　 看到這人，水生的眼中幾乎噴火，咬着牙幾乎是在一字一頓地說道，“梁文，你這個混蛋，我做鬼都不會放過你的……”

　　 “嘿嘿，那就等你成了鬼以後再說吧……”獰笑着，梁文將手中點燃的火摺子扔向了水球周圍的乾柴。

　　 可以預見，當乾柴點燃，水球一會兒便會燒乾，到時候裏面的兩個人恐怕連屍體都找不到。梁文的臉上已經流露出了殘忍的笑容。

　　 但是，就在火苗要落在乾柴上的時候，一道水箭忽然出現，射在了火苗上，瞬間將火苗澆滅，與此同時，一聲嬌喝響起，

　　 “住手～”

　　 然後就看到一個靚麗的身影飛入場中，將水球牢牢地護在了身後，一臉怒容地看着周圍眾人。

　　 梁文察覺有人破壞了自己的好事，本來一臉的憤怒，但是等到看清了來者的容貌，他卻是直接呆住了，甚至嘴角都流出了一絲晶瑩。

# 第72章 龍王出手

　　 話說，敖丙想要找人打聽那個孩子的信息，但是卻在路上看了一場大戲。敖丙在一邊默默地看着，從他們的話中分析有用的信息。

　　 他們提到了‘祭祀湖神’，提到了‘蘆花會死’，可以大膽推測，蘆花應該便是祭祀湖神的祭品，這片區域說到湖，除了東平湖，還有其他地方嗎？

　　 看來這位東平湖君也不是善類，竟然還要周圍的村民獻祭少女，看來自己該找他談談人生了……

　　 敖丙看到梁文要燒死水生、蘆花，頓時知道該自己出手了，而且他對這個水生也很是好奇的很，一般人可是不能弄出那樣一個水球。

　　 就在敖丙要出手的時候，忽然身邊傳來一聲嬌喝，一道香風從自己鼻尖拂過，然後就看到人群之中多了一個人影。

　　 那非是旁人，正是萬聖公主敖靈兒，她在一邊一直關注着事情的發展她，越看越是氣憤，這群人實在是太可惡了一些，竟然要燒死那對男女。

　　 那一男一女實在是太可憐了，她怎麼能夠眼睜睜地看着兩個人被燒死，一道水箭便澆滅了火苗，然後護在水球前面，防止別人再來傷害兩個人。

　　 敖靈兒很快就注意到梁文讓自己噁心的目光，敖靈兒秀眉微皺，身邊騰起了一片水霧，將自己包裹起來，身形頓時就變得朦朧起來。

　　 梁文發覺自己眼前忽然出現了一個靚麗的身影，那容顏、那身段，簡直是絕了，蘆花跟她比起來，簡直就是地上的土雞和九天的鳳凰相比。

　　 他眼中看着，心中卻是早已暢想無限，那長裙覆蓋下的身姿該是如何的妖嬈，那性感的紅唇發出的嬌.吟又是怎樣的婉轉？

　　 想着想着，梁文只是感覺渾身燥熱，身上某處迅速充血，高高地昂起了頭。

　　 就在他心中思緒萬千的時候，眼前的美人兒忽然變得模糊，最後竟然消失不見了。

　　 梁文也從自己的臆想之中清醒過來，讓他心中激動的是，眼前的美人兒並沒有消失，只不過是被一片水霧遮住了。

　　 梁文興奮得幾乎要嚎叫起來，沒想到自己竟然能夠遇到如此絕色，這真是自己八輩子修來的福分啊。他立刻喊叫着說道，

　　 “這個女人一定是水生的同夥，大家不要放走了她，抓活的……”

　　 周圍的人有九成九都被敖靈兒的美貌迷住，即便是女人看到敖靈兒，都不禁沉迷在她的美貌之中。

　　 梁文的話將所有人都驚醒，但他們卻是不敢上前，他們都是老實巴交的莊稼漢，怎麼敢去褻瀆這仙女一般的人兒？

　　 梁文看到周圍人連動都不動，惡狠狠地瞪了他們一眼，自己卻是向著敖靈兒走過去，“哼，一群夯貨，還要讓老子親自出手……”

　　 他狠狠地搓了搓手，臉上露出一絲猙獰的淫笑，緩緩地向敖靈兒靠近，敖靈兒看到梁文過來，頓時心中有些慌亂，

　　 她手忙腳亂地掐了個法決，手中的一道水光飛出，化為了一片水幕，將自己和梁文隔了開來，梁文卻是沒有一絲在意，

　　 “哼，區區一汪水，也想攔我？你真是太天真了，今天老子算是有福了……”梁文揮動拳頭，重重地向著水幕上落下來。

　　 敖丙發現敖靈兒跳了出去，頓時將本來都邁出去的腳步又收了回來，抱着肩膀，準備再看一場好戲。

　　 等看到敖靈兒手忙腳亂地結印布置水幕，敖丙不由得無奈地搖了搖頭，唉，實戰經驗真是少，不過對付一介凡人應該也不是問題吧？

　　 可是當敖丙看到梁文手中泛起的幽幽綠光，頓時眼睛微微一眯，那光芒可不是一般人能夠放出來的，看來這梁文也不簡單啊。

　　 梁文的拳頭落在水幕上，水幕產生了巨大的波動，敖靈兒不住地掐動法決，穩定水幕，但是梁文的一拳緊似一拳，拳頭雨點般地落在水幕之上。

　　 也就是十幾個呼吸的時間，忽然聽到‘啵’的一聲，水幕竟然被梁文砸破了一個大洞，敖靈兒倒退了兩步，竟然直接跌坐在了地上。

　　 梁文眼中露出一絲獰笑，不斷地向著敖靈兒逼近……

　　 就在此時，只聽到人群之外傳來一個幽幽的聲音，“呵呵，有意思，沒想到竟然在此處遇到一個逆修成妖的人類，竟然還到了地仙之境……”

　　 ‘噠～’‘噠～’‘噠～’

　　 一串緩緩的腳步聲傳過來，從人群外優哉游哉地走過來兩個人。前首一人，身穿月白儒袍，臉上掛着和煦溫和的笑容，讓人感覺如浴春風。

　　 但是這笑容落在梁文的眼中，他卻是感覺好似看到了惡魔的微笑，讓他感到心中一陣發冷。

　　 至於後面跟隨的一人，在前首一人耀眼光芒的遮掩之下，讓人不自覺地便將他忽略過去。這兩人前首便是敖丙，後面自然就是敖焚了。

　　 敖丙的腳步很有節奏，讓人有種心神寧靜肅穆的感覺，但是這聲音落在梁文的耳中，卻好似洪鐘大呂一般，每一步都讓他心神劇震。

　　 敖丙的每一步都踏在了梁文的心跳上，最開始是腳步隨着心跳而動，後來是心跳跟着腳步在動。敖丙的腳下越來越快，而梁文的心跳也是隨之越來越快。

　　 梁文臉色漲紅，手捂心口，眼睛死死地盯着敖丙，敖丙卻是旁若無人地向著敖靈兒走過去，腳下卻是越來越快，後來他的腳步幾乎連成了一串。

　　 梁文的心跳幾乎成了一個，他感覺自己的心都要跳出來了，全身的血液似乎隨時都能噴涌而出。

　　 敖丙來到敖靈兒的身邊，忽然他的腳下猛的一頓，同時梁文劇烈跳動的心臟，也是隨之一滯。

　　 梁文一口鮮血噴出去有三五丈遠，身體也癱軟在地上。

　　 敖丙停在敖靈兒身邊，向她緩緩地伸出了手。

　　 敖靈兒身為碧波潭公主，金枝玉恭弘=叶 恭弘，自然是沒有經歷過什麼戰鬥，此番與梁文一戰，雖然自身有玄仙初期的實力，卻敗在了地仙境的梁文手中。

　　 就在她孤苦無依的時候，忽然一個挺拔的身影出現在了她的面前，為他擋住那惡人，並且輕鬆松讓那惡人吐血倒地。

　　 此時能有一個人讓自己依靠，感覺真是太好了。就在敖靈兒要抓住那隻溫暖大手的時候，一個有些模糊不清的聲音傳到了她的耳中，

　　 “唉，堂堂玄仙境，竟然拜在一個地仙境的半妖人手中，真是丟人丟到家了啊！”

　　 敖靈兒一愣，頓時滿臉羞紅，她自然是聽出了這是誰的聲音，也當然清楚這話是對誰說的。她剛剛對敖丙的一點好印象，瞬時間蕩然無存。

　　 她有些羞惱地自行掙扎着站起來，完全沒有理會敖丙伸出來想要拉她起來的手。

　　 敖丙自討沒趣，也沒有理會敖靈兒，他緩緩地來到梁文的身邊，滿臉微笑，“向來都是妖族苦心修鍊，想要蛻變成人身，我倒是第一次見到從人族逆轉修鍊妖身的……”

　　 梁文忽然抬起頭來，眼中泛着濃郁的綠光，惡狠狠地看着敖丙。而在他的臉上手臂上也長出了一根根細小的羽毛，身上的氣息瞬間變得狂暴、凶戾。

　　 周圍人看到梁文的變化，頓時都驚呼出聲，臉上不由得露出了驚恐的表情，梁文是他們看着長大的，雖然平時跋扈了一些，但是萬萬沒有想到他竟然是一個怪物。

　　 敖丙卻是沒有一絲慌亂，仿若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他近乎於欣賞性地看着梁文的變化，甚至不時地發出嘖嘖稱奇的聲音。

　　 “真是壯觀啊，我稱呼你為‘半妖人’，看來真是恰如其分。不過你雖然獲得了強大的力量，卻變成了不人不妖的怪物，值得么？”

　　 “哼，沒有什麼值不值得，世界本就是弱肉強食，有了實力便有了一切。雖然我不是你的對手，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插手這件事情，我背後的人不是你能惹得起的？”

　　 敖丙不由得嗤笑出聲，他剛剛用紫陽神眸仔細地觀察過梁文，他身上那淡淡的妖氣，給給敖丙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如果他沒有猜錯，那麼就在不久前，他還與妖氣的主人見過面。老子雖然在洪荒之中連個屁都不算，但是在那種貨色面前，卻是可以把腰板挺得直直的。

　　 “哦，你怎麼知道我惹不起，要不你把他叫來，看看我惹不惹得起？”敖丙的嘴角掛着一絲戲謔的笑意，輕輕地說道。

　　 梁文一愣，完全沒有料到敖丙竟然會是這樣的反應，可是隨即便惡狠狠地說道，“哼，大人神通廣大，豈是你能夠抵擋的。既然你想求死，我就滿足你～”說著話，他的手中多了一張靈符。

　　 敖丙嘿嘿一笑，“哦，正是要見識一下你背後的高人，究竟哪裡讓我惹不起？快點快點，要不然我可就要走了……”

　　 梁文沒有注意到敖丙臉上的戲謔，他怨毒地說道，“哼，你現在想走可沒那麼容易了，大人一定會將你抽魂煉魄，生不如死。只是可惜了你身後的那小妞兒，不過能去伺候大人，也是她的福分……”

　　 梁文手中一道法印打在靈符上，靈符不點自燃，一縷青煙飄飛上空，向著遠處某個方向飛速地飄去，轉眼便不見了蹤跡……

　　 敖丙本來沒將梁文放在眼中，但是聽到他說到敖靈兒，心中卻是沒由來的升起了一陣怒氣，他看梁文的目光之中不由得透出了一絲危險的氣息。

　　 梁文卻是沒有絲毫的察覺，他有些幸災樂禍地看着敖丙三個人，“嘿嘿，珍惜你自己最後的一點時光吧，很快你將要永別人世間了……”

　　 也就是百十個呼吸的功夫，從遠處便傳來一聲長嘯，一紅一綠兩道光華遁而來。眨眼間，場中便多出了兩道人影。

　　 敖丙看着其中一個人影，語氣有些森寒地說道，

　　 “呵～，湖君大人，咱們又見面了……”

# 第73章 天生水靈

　　 話說，梁文被敖丙狠狠地教訓了一番，終於請出了他身後的‘高人’，對於這位‘高人’的身份，敖丙卻是似乎早有預料。

　　 梁文身後的人，非是旁人，正是三天前敖丙剛剛見過的東平湖君。

　　 東平湖君感覺很鬱悶，因為一群莫名其妙的外來人，打亂了他謀划多年的大事——

　　 他的轄下有一片奇異的水域，那片水域鴻毛不浮、飛鳥不過。

　　 本來他也沒太把這當回事兒，直到有一天屬下來報，那片水域中心部位出現了一朵奇異的青色蓮花，這才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親自前去觀看那朵青色蓮花，雖然他認不出那青蓮的跟腳，但是看品相就是不凡，其上流光溢彩，一道道奇異的氣息縈繞其上。

　　 但即便是在水域外圍，感應到一絲飄散過來的青蓮氣息之後，他多年未動的修為壁障竟然有了突破的徵兆。

　　 他頓時大喜過望，但在試過萬般方法之後，終於無奈地發現，自己根本拿不到那朵青色蓮花，他不由得一陣挫敗。

　　 漸漸地，青色蓮花的事情也就擱置下來，不過倒是有不少小妖，時常前去那水域外圍尋覓青蓮外溢的氣息，以期突破。

　　 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接到消息，青蓮不見了，他的第一反應就是不可能，那片水域根本就不可能有人進去，青蓮在裏面是萬無一失。

　　 但是他的心中又是升起了一絲希望，青蓮不見了，是消失在了那片水域之中，還是被人采走了？如果是消失了，那麼也是無可奈何。

　　 可如果是被人采走了？那麼其中便是大有文章可做了。

　　 因此，他即刻下令，命令東平湖所有小妖，前去搜尋青蓮的訊息，但是苦苦搜尋了半年之後，卻是毫無所得，那青蓮就好似蒸發了一般，沒有留下一絲一毫的痕迹。

　　 就在他幾乎認定青蓮是消失在了那片水域之中的時候，忽然有小妖說，他看到一個孩子在那片水域中游泳。

　　 東平湖君氣得差點一巴掌把那小妖拍死，真是一派胡言，即便是自己都對那片水域束手無策，怎麼可能有人在裏面游泳，而且還是個孩子？

　　 不信邪的東平湖君立刻便去那片水域，但是眼前的情形，差點讓他把眼珠子瞪出了，這特么的竟然真的，有一個孩子正在水面上嬉戲。

　　 孩子不大，也就是八九歲的樣子，他就好像是一隻水中的精靈，不斷地翻上翻下，時隱時現，那片奇異水域似乎對他沒有一點影響。

　　 直覺告訴東平湖君，這孩子一定與那朵蓮花有關，東平湖君看着眼前的孩子，心中閃過一個又一個的念頭。

　　 他當然沒有傻傻地立即就衝過去將孩子抓住，因為他心中有了更加嚴密的計劃，首先便是要確定一件事情，這孩子是不是與青蓮失蹤有關。

　　 如果是，那麼便可以循着這孩子搜尋青蓮的下落，然後將青蓮弄到手。最後再將這孩子牢牢地掌控在手中。

　　 如果這孩子與青蓮無關，那麼也沒有關係，如果可以揭開這孩子能夠無視這片水域的秘密，那麼這片水域還不是任由自己？

　　 在東平湖君看來，這片水域之中必然隱藏有巨大的秘密，這朵青蓮只不過其中的冰山一角。如果能夠解開其中秘密，金仙有望，大羅可期。

　　 因此他讓身邊眾人回歸水府，而他自己卻是偷偷地跟着那個孩子，直到那個孩子回到了自己的村子，東平湖君幻化身形，也跟進了村子。

　　 他向村口一個曬太陽的老者詢問那個孩子的信息，知道了那個孩子名叫水生，無父無母，是村裡德高望重的三叔公好心才收養了他。

　　 然後，東平湖君又詢問了最近村子裏面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老者似乎很喜歡與人交談，他告訴了東平湖君大約將近半年前村子里發生的一件事。

　　 水生也不知道從哪裡摘到了一朵蓮花，蓮花不僅美輪美奐，甚至還能祛除百病。許多的人在被蓮花的光芒照過之後，多年的陳年舊痾全部消失。

　　 東平湖君聽到老者的介紹，頓時眼冒綠光，果然如此。不知道那朵蓮花在哪裡？如此奇異的事物，倒是要見識一番。

　　 老者搖着頭說道，你要是早來三四個月就好了，那朵蓮花被三叔公進獻給了商族的大人，為水生換了一個進入商族領地求學的機會。唉，真是可惜啊，你不知道……

　　 後面的話東平湖君都沒聽進去， 因為他早已化出原形，向著商族的領地趕過去。但是等到他去了商族的領地，蓮花的消息早已是傳得沸沸揚揚。

　　 商族領地大旱，顆粒無收。

　　 少族長子微甲大人偶得了一朵奇異的蓮花，他甘願獻出蓮花，前往西岐換取糧食，商族領地內到處都在稱讚少族長的仁義。

　　 於是東平湖君又馬不停蹄地向著西岐的方向趕過去，卻是正好碰上了滿載糧食而歸的商族車隊，於是他也沒有停留，直接去了西岐。

　　 但是到了西岐他才發現，原來商族人換取糧食用的不是青蓮，而是一顆碗口大小的夜明珠，西岐人都在議論從未見過如此碩大的夜明珠。

　　 於是東平湖君又從西岐返回，直奔商族領地，找到了子微甲，但是子微甲身邊有人族高手守護，他也不敢輕易靠近。

　　 因此他又輾轉找到了一個跟隨子微甲前去西岐的隨從，威逼利誘之後，終於得到了青蓮的消息，可是得到的消息幾乎讓他抓狂——

　　 青蓮在半路上被一個牛妖搶去了，換糧食用的夜明珠是少族長的私人之物。

　　 東平湖君欲哭無淚，這特么的讓自己去哪裡找什麼虛無縹緲的牛妖，但他還不死心地去了牛魔王打劫的地方，結果自然是一無所獲。

　　 其實子微甲早就料到了可能會有人來打聽青蓮的事情，怕暴露了敖丙存在，因此他早就交代過，如果有人來詢問，一開始就說不知道，實在挨不過去了，就說是被牛妖搶走了。

　　 神龍的承諾之事，必須要嚴守秘密。子微甲的父親，也就是商族的族長悄然定下規矩，此事列為商族的最高機密，由族長代代口口相傳。

　　 子微甲還下令，嚴密監視此次出行的每一個人，他們每天見了什麼人幹了什麼事兒，都要一一稟報。東平湖君打聽消息的事情，自然是傳到了子微甲的耳中。

　　 子微甲不僅僅讓那個人保留了東平湖君利誘他的財務，還重重地賞賜了他。

　　 可嘆，東平湖君費盡辛苦，卻得了個假消息，更可悲的是他尚且不自知。

　　 滿心鬱悶的東平湖君回到了自己的水府，但想到那個孩子，心中頓時好受了一些，至少自己還沒有輸光，只要破解了此處水域的秘密，青蓮想要多少都可以。

　　 東平湖君親自前去抓捕水生，但是那水生也不知道是什麼跟腳，每到關鍵時刻，他總是能化為了一道清流，無視所有阻禁，強行逃走。

　　 東平湖君最終無奈地放棄了抓捕水生，但是他又不可能時時刻刻監視水生，因此他便收了村子里的另外一個叫梁文的小孩為‘弟子’，讓他代替自己監視水生。

　　 東平湖君還用自己的幾滴廢血為梁文更改體質，讓他迅速獲得了強大的力量。至於自己的‘弟子’變成什麼樣子，就不是他關心的事情，他關注的從來都只有水生。

　　 直到不久前，梁文忽然傳訊東平湖君，水生突然展現出控水能力。

　　 東平湖君終於坐不住了，這些年來他沒少研究水生，查閱了大量的典籍，搜集了眾多的傳說，他終於對水生的身份有了猜測——

　　 水生乃是天生水靈。

　　 天生水靈是一種奇異的生靈，他們本是天地間的某種靈水，因緣際會通靈開竅，化為天生道體。起初就如人族嬰兒的樣子，隨後也會如人族一般成長。

　　 成長的過程中，他們就像普通人族一樣，不過卻是比一般人族更加的親近水，對水的痴迷近乎瘋狂，還有他們對水中技能的無上天賦。

　　 直到有一天他們會覺醒各種水系神通，那個時候，他們容顏開始固定，然後他們的修為和神通會呈一種指數式增長。

　　 天生水靈的巔峰也會因為他們本身跟腳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體現，高者能夠達到大羅金仙巔峰，而低者也能達到金仙境界。

　　 因此當得知水生已經覺醒了控水能力，東平湖君便知道，自己必須要抓緊時間了，要不然等到水生完全覺醒，自己就沒有機會了。

　　 梁文察覺到了東平湖君的心思，因此為他出謀划策。

　　 將水生的青梅竹馬蘆花，作為不久之後的湖神祭品。水生必然前來保護蘆花，他雖然能夠自己逃走，但是卻帶不走蘆花。

　　 後來梁文稱自己得湖神託夢，本年的祭品要蘆花做祭品，然後就出現了眼前的一幕。

　　 東平湖君得到梁文傳信，還以為事情成了。因此他迫不及待地就向著村子的方向趕了過來，而正好被離開不久的血玉子看到。

　　 血玉子看到了急匆匆的東平湖君，頓時有些奇怪，就在了東平湖君的身後跟了上來，血玉子的實力高過東平湖君不是一點半點，根本不是東平湖君能夠發現的。

　　 到後來，血玉子發現東平湖君竟然去了內陸，然後遠遠地就看到了一群人，而那人群中心有一位正是自己的龍王陛下。

　　 血玉子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他覺得此時已經沒有必要隱藏自己的行蹤，因此他幾乎是與東平湖君一同落地。

　　 直到落地，東平湖君才發現血玉子的就在自己的身後。

　　 血玉子沒有理會又驚又怒的東平湖君，信步走到敖丙的跟前，對着敖丙一禮之後，站在了敖丙的身後。

# 第74章 悲劇梁文

　　 話說，敖丙看到東平湖君的出現沒有一絲意外，但是他對於眼前這位可是沒有一點好臉色，話語之中似乎都摻雜着刺骨的冰碴子，

　　 “呵～，湖君大人，咱們又見面了……”

　　 東平湖君本來對於血玉子跟在自己身後的事情耿耿於懷，但聽到敖丙的話，他卻是一個激靈，迅速便清醒過來，認清了眼前的局勢。

　　 他額頭上的冷汗也下來了，心思轉動，他就猜到了事情的大概。之前血玉子問他關於那片水域的事情，他就知道要壞菜。

　　 現在又看到這位不知名的龍王陛下，出現在水生身邊，他哪裡還不知道敖丙來東平湖的目的，他眼珠子亂轉，想着對策。

　　 就在他絞盡腦汁，想着怎麼應對敖丙的時候，忽然只見周圍所有的村民都跪了下來，衝著東平湖君不住地叩首，口稱‘拜見湖神’云云。

　　 東平湖君感覺自己要氣炸了，你們這不是來搗亂嗎？本來這事情就夠亂的了，你們這群凡人也要來插一腳。

　　 東平湖君正待訓斥他們一番，忽然聽到了一個冰冷的聲音，“呵～，我們的湖神大人真是氣派啊？不過用活人祭祀，天條可是明令禁止的。”

　　 東平湖君聽了這話，臉上頓時一黑，這件事情果然還是讓他知道了，但是隨即他的眼珠一轉，忽然暴起出手，一巴掌拍在了身後梁文的腦袋上。

　　 梁文當場腦漿迸裂，倒地身亡，至死他的眼中都閃着難以置信的目光，而東平湖君的出手也是超乎了所有人的預料。

　　 甚至周邊有些膽小的村民，眼睛一翻，直接昏了過去。

　　 敖丙對於東平湖君的惡意，完全就是因為剛才梁文那一句將敖靈兒送給東平湖君而已，聽到那樣一句話，他很反感，很生氣。

　　 似乎在潛意識中，他不知不覺已經將敖靈兒當成了自己的私人物品，絕對不許其他人染指的存在。

　　 其實，來到洪荒世界百多年時間，他已經逐漸地適應了龍族的身份，也逐漸地用龍的眼光看待問題，因此對於用少女獻祭之事，他雖然很反感，但是也不至於無法接受。

　　 其實很多水君都有接受人族祭祀的習慣，有的僅僅接受牛羊祭祀，有的則是需要貌美少女，有的則是需要童男童女。

　　 天庭倒是有天條，禁止天地神靈接受活人祭祀，但是這實施力度確實讓人不敢恭維。

　　 天庭對於眾多水君的行為也不是不知道，只不過是心照不宣而已，只要沒有人上奏，天庭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此時，雖然人族逐漸地確立了洪荒主角的地位，但是在眾多高高在上的神靈眼中，也不過是螻蟻與玩物而已。

　　 敖丙剛才那句話，只不過是想給東平湖君個小鞋兒穿，一會兒談判的時候，能夠佔據主動，並不會真的去天庭告他，而且即便是天庭知道了，處罰也不會太重。

　　 但是東平湖君激烈的反應，卻是他無論如何都沒有料到的。

　　 東平湖君怕的自然是不是天庭的處罰，而是怕天庭會發現那片水域的秘密。

　　 本來讓這位不知名的龍王陛下知道此事，就已經夠讓他很被動了，如果要是天庭也知道了這件事情，恐怕到時候他連點湯都沒得喝。

　　 東平湖君滿臉堆笑，對着敖丙說道，“龍王陛下明鑒，其實這一切都是有小人作祟，小神怎敢觸犯天條，活人祭祀都是這個小人搞出來的，小神並不知情啊……”

　　 東平湖君一指腦袋已經被他拍碎的梁文，將事情推的是一干二凈。而梁文已經身死，根本不會來反駁他，自然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敖丙的眼睛微微眯起，看着眼前笑容可掬的東平湖君，他不得不要重新認識這位碧眼錦大王了，他的反應不可謂不機智。

　　 但東平湖君的‘機智’卻是讓敖丙極度的反感，雖然不太清楚東平湖君與梁文的具體關係，但至少是合作者，或者上下屬的關係。

　　 東平湖君為了避免讓自己的把柄落入別人手中，卻是悍然出手，將梁文殺死，還將所有的髒水都潑到了梁文的身上，將自己摘得是一干二凈。

　　 敖丙並不是要為梁文鳴不平，只不過是為他有些不值而已，妄他還是如此的信任東平湖君，等着他為自己撐腰呢，可是等來的卻是死亡。

　　 敖丙看着眼前的東平湖君，在他的腦門打上了梟雄的標籤，這種人最好別得罪，如果非要得罪，那就一棒子打死，否則必受其害。

　　 “湖君大人，真是好心機，好手段啊……”敖丙看着東平湖君，若有所指地說道。

　　 東平湖君臉上笑容不減，“承蒙龍王大人誇獎，正好小神有一庄天大的機緣要獻於龍王陛下。”東平湖君知道想要獨吞那片水域是不可能了。

　　 因此就想與敖丙合作，自己從其中分潤一些好處。想來只要有一份與青蓮相似的寶物，自己就能夠藉此突破金仙，那時洪荒之大，自己也可去的。

　　 想到這裏，東平湖君不由得將自己的目光瞟向了水生，此時的水生已經撤去了水球防護，被敖靈兒引着站在了敖丙的身後。

　　 敖丙的眉頭一挑，看來這位湖君大人，對於那片水域也不是一無所知啊，不過他好像很在意這個叫水生的人啊，好像之前梁文的目的也是水生。

　　 對於水生的身份，敖丙卻是更加的好奇了。

　　 敖丙之前就用紫陽神眸探查過水生，但失敗了，水生的周身被一片水霧遮掩，根本看不分明，這讓敖丙有些意外。

　　 自從得到了紫陽神眸，敖丙就沒落下過一天修鍊，每天清晨採集氤氳紫氣，修鍊紫陽神眸，幾乎已經被他養成了習慣。

　　 以他現在的境界，即便是一般的金仙境，在紫陽神眸面前，也是無所遁形。

　　 東平湖君索性也就不再隱瞞，“龍王大人，你身後那個孩子不是人族，他乃是天生水靈，是開啟機緣至關重要的一環。”

　　 這個時候，所有的事情都串起來了，敖丙瞬間就想通了，原來水生就是自己要找的那個孩子，那個/子微甲口中摘取造化青蓮的孩子。

　　 怪不得東平湖君也想要找水生，原來他早就發現了水生能夠進入那片水域，可是他為什麼不直接拿下水生，反而是要大費周章地繞過梁文呢？

　　 敖丙是真的有些搞不懂了，但是雖然不懂東平湖君為什麼要多此一舉，但他卻是知道，水生如今在自己的手中。

　　 而這，就足夠了。

　　 敖丙微微一笑，“湖君大人是不是搞錯了什麼事情，我手中有這孩子，又知道機緣的事情，為什麼還要帶上你呢？”

　　 雖然從人道主義來說，敖丙的做法有些不地道，但他說的卻是事實，而且以東平湖君的為人，敖丙覺得也沒必要跟他講人道主義。

　　 聽到敖丙的話，東平湖君臉上的笑容一滯，眼底深處劃過一絲的陰沉，敖丙身後的敖焚和血玉子立刻將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東平湖君感覺背後寒毛一豎，立刻就注意到了敖焚和血玉子警告的目光，他臉上的笑容又再度濃郁起來，

　　 “龍王陛下，恐怕你也不想這件事情傳得沸沸揚揚吧？知道這消息的人可不止小神一個呢。如果小神出了什麼意外，其他人應該會知道怎麼辦吧？”

　　 威脅，赤裸裸的威脅……

　　 敖丙對這位東平湖君真的是刮目相看了，夠狠，夠絕，夠毒。

　　 敖丙嘴角微微一勾，“好，本尊答應你了。不過到時候一切都要聽本尊安排，否則本尊即便是不要這機緣，也要將你抽魂煉魄，永世不得超生。”

　　 感受着敖丙冰冷的目光，東平湖君感覺心膽一顫，強顏歡笑地說道，“龍王陛下說笑了，小神知道該怎麼辦，小神不過是想成就金仙道果而已。”

　　 敖丙點了點頭，表示知道，“我會讓你滿意的，現在我還有些事情要處理，你先去那片水域外圍等着我們，三日之後，我們共探機緣。”

　　 事情太順利了，順利到東平湖君嚴重懷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有些疑惑地掃了一眼敖丙，東平湖君躬身一禮之後，向著遠處飛遁而去。

　　 只要自己守住那片水域，他們就不可能繞開自己，因此東平湖君很放心。

　　 東平湖君離開，敖丙卻是來到了水生的身前，水生將蘆花護在身後，眼神倔強地看着敖丙，雖然他知道自己不是眼前之人的對手，但他不會讓蘆花受到一點傷害。

　　 敖丙微微一笑，“嘿，小子，我剛才好歹也是救了你和你的小相好，不至於這麼防備我吧？”

　　 如此俏皮的話，不僅僅是讓一邊的敖靈兒聽得瞪圓了眼睛，便是敖丙身後的敖焚和血玉子也是一臉的古怪，龍王陛下又在搞什麼？

　　 如果敖丙知道他們在想什麼，一定會很嚴肅地告訴他們，只不過是你們還不夠了解本尊罷了，本尊的行為豈是你們能夠琢磨的。

　　 水生臉上的戒備沒有絲毫的減弱，“你和那個湖神一樣，都想讓我替你們做事，你和他也並沒有什麼不同。”

　　 “小子，可不要將本尊跟那種貨色相比，雖然本尊確實需要你辦點事，但卻是絕對不會逼迫你，更不會拿你身邊的人威脅你……”

　　 敖丙搖着頭，一本正經地說道。

　　 “那如果我不想幫你辦事，你會怎麼辦？”水生似乎不太相信敖丙說的話，試探性地問道。

　　 “我勸你最好不要做出那樣的決定，因為湖神可不像我這麼好說話，下一次他要來對付你的時候，我可不一定在你身邊。”

　　 敖丙臉上笑眯眯地說道，不過那笑容之中卻是透着一絲揶揄的味道。

　　 水生臉上露出一絲的掙扎，他看着敖丙不知道在想些什麼，最終他忽然臉上神情一定，“好，我相信你一次，但是你必須要保證我和蘆花的安全。”

　　 “好，沒問題～”

# 第75章 血族神通

　　 話說，敖丙與水生進行了‘親切’的交談，水生終於決定要幫助敖丙。

　　 而對於水生提出，要敖丙他們保護自己和蘆花的要求，敖丙一口答應、其實即便是他不說，敖丙也會這樣做的，因為他看上了水生。

　　 水生這小子不簡單，敖丙正琢磨這怎麼把這小子拐到自己的龍王府去呢，自然是不會讓他出現什麼意外。

　　 “小子，你先把村子里的事情安排一下，三日之後，我來接你。”敖丙對着水生說道，然後也不等水生反應過來，便化成一條銀龍，飛上雲端。

　　 敖焚血玉子敖靈兒三人，也是各顯神通，飛上雲端，站在了敖丙的身後。

　　 周圍的村民看到敖丙現出本相，頓時一愣，然後臉上立刻變得恭敬起來，跪倒在地上叩首不已。原來是神龍大人，怪不得能夠和湖神討價還價。

　　 也許今天他們遭遇的事情，足夠他們吹噓一輩子了。

　　 敖丙的聲音從雲端傳來，空曠悠遠，透着一絲莊重，“少女祭司的事情從今以後就停了吧，只要三牲齊備就可以了。如果湖神問起，你們就說是我說的。”

　　 然後敖丙所在的雲彩向著遠處飄飛過去，很快便消失在了村民的眼中。

　　 村民們聽到敖丙的話，卻是再度重重地磕頭，如果說剛才還有一絲疑慮，那麼此時的叩拜，卻是真心實意。

　　 便是水生聽到敖丙的話之後，臉上也透着一絲奇異，看着敖丙遠去的方向，久久不語，臉上透着一絲沉思。

　　 一個蒼老的聲音在水生的耳邊響起，“你這小子真是不讓我省心吶，今天好在有龍王大人相助，否則焉有你的命在……”

　　 熟悉的聲音將水生驚醒，扭頭看到那蒼老而又慈祥的面龐，水生的的眼淚很不爭氣地流了出來，他哽咽着跪倒在老者跟前，

　　 “三叔公，水生知道錯了，求您不要把我趕出村子。”

　　 “唉，說出去的話，哪裡有收回來的道理？”三叔公一臉的慈祥，好像並不給面子，但是他話鋒一轉，“不過，你倒是可以成為村子里的女婿。”

　　 這個時候，蘆花的母親，還有她的弟弟跑上前來，與蘆花緊緊地擁在了一起，而蘆花的父親雖然也是一臉的淚水，但是依然控制着自己的情緒。

　　 三叔公對着蘆花的父親說道，“蘆花爹啊，我看水生和蘆花這兩個孩子都不錯，不如就成全他們吧？”

　　 蘆花的父親聽到三叔公的話先是一愣，然後滿意地打量着水生，剛才水生袒護蘆花的舉動，他都看在了眼中，把女兒交到他的手中，自己也放心。

　　 他重重地點了點頭，“三叔公您是村裡最年長的人，一切都按照您的意思辦……”

　　 水生聽到三叔公那句‘村子里的女婿’，一下子沒有反應過來，等後來聽到三叔公和蘆花父親的話，他才反應過來，臉上露出了狂喜的表情。

　　 水生偷着瞟了蘆花一眼，正對上了蘆花偷眼看他的目光，然後就好像觸電一般，兩個人同時將頭低了下去。

　　 蘆花自然也不想水生被逐出村子，因此對於三叔公的話也是暗自留心，自然也注意到了三叔公後面的話，臉上不由得一紅，心也撲通撲通地跳起來。

　　 村子里其他的人也都圍了上來，紛紛道喜，歡鬧中，眾人擁搡着向著村子迴轉，眾人的笑聲遠遠地傳了出去。

　　 傳得很遠，很遠……

　　 再來說一說敖丙一行人，他們並沒有去那片水域，而是就近隨便找了個地方降落下來，敖丙臉上之前的輕鬆也是一掃而光，而是被一層嚴肅覆蓋。

　　 “血玉子，你對天生水靈知道多少？”敖丙忽然問血玉子說道。

　　 血玉子也是一臉嚴肅，他想了一會兒，慎重地說道，“是一種很可怕的生靈，他們修鍊根本沒有瓶頸，而且成長速度極其迅速，同境界之中堪稱無敵。”

　　 “是啊，是很可怕，但我倒是覺得他們更是天地的寵兒，如果能夠引導得當，他們將是最佳的夥伴。”敖丙卻是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雖然敖丙沒有認出水生的身份，但是卻聽過關於天生水靈的傳說，因此一知道了水生的身份，他就動了收服的心思。

　　 血玉子沉默了，對於敖丙的想法，他不知道該如何反駁，您說的很對，但是收服他們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嗎？

　　 “水生的事情咱們先放一放，你現在就去東平湖水府，將所有人都監視起來，記住，是所有人，如果事態一旦失控，我們必須要控制所有人。”

　　 “東平湖君十有八九不會回自己的水府，所以你的行動應該沒有什麼阻礙。”敖丙對着血玉子吩咐說道。

　　 水生的事情急不得，眼下要解決的就是東平湖君的事情，雖然敖丙並沒有要謀害東平湖君的意思，但是卻必須要做好防備——

　　 防備東平湖君狗急跳牆，把這件事情捅出去。

　　 血玉子點了點頭，表示自己省的，然後他身形一晃，便消失在了眾人的眼前，想來應該是去東平湖君水府了。

　　 血玉子走了之後，敖丙又對敖焚和敖靈兒說道，“這次探索未知水域，其中必有兇險，所以我提議靈兒就不要去了，留在外面等我們吧？”

　　 敖靈兒一噘嘴，雖然已經和敖丙的關係進了一步，但是還沒有熟到向他撒嬌的地步，只能很不情願地接受了敖丙的安排。

　　 敖丙又接着說道，“敖焚，到時候就全靠你了，不過你在關注秘境未知危險的同時，一定也要關注東平湖君的舉動，防止他搞鬼。”

　　 敖焚的臉上一陣為難，但是也知道自己推脫不得，他深深地吸了幾口氣，重重地點了點頭。

　　 然後三個人就沉靜下來，他們在原地打坐靜修，只等待第三日的到來。

　　 但就在幾個時辰之後，他們就驚醒過來，因為血玉子回來了，並且還把敖揚帶了過來。

　　 敖丙滿臉疑惑地問道，“血玉子，不是讓你控制住所有東平湖君水府的人嗎？你怎麼回來了？”

　　 血玉子也是有些鬱悶，“那群小魚小蝦哪裡需要我親自坐鎮？我在每人身上留了一道血族分身，能夠隨時掌控每個人的行動。”

　　 敖丙腦中亮光一閃，忽然好像抓住了什麼，但是仔細想來，卻又是抓不住關鍵，懊惱的敖丙狠狠地拍了拍自己的額頭，但依然無濟於事。

　　 每個人都很奇怪敖丙的反應為什麼會這麼大？但是他們對敖丙異於常人的言行見過太多，也並未放在心上。

　　 敖丙狠狠地甩了他甩頭，想不到就暫時放下吧，先解決眼前的事情，“你只留一道血族分身，會不會出什麼意外？”

　　 血玉子感覺自己收到了質疑，他很激動地說道，“龍王陛下，您可以懷疑我的人品，但是請相信我的實力，這可是我為血族創建的第一門神通——化蟲。”

　　 “只要修行此神通，便可化成一條條細小的吸血蟲，每條吸血蟲都是分身，只要一條不死，便可保住真靈不滅。”

　　 微微帶着一絲得意地說道，“我將吸血蟲投入到小妖的體內，他們就別想逃出我的掌控，他們的生死也不過是在我的一念之間。”

　　 “咔嚓～”

　　 一道霹靂在敖丙的心頭閃過，他終於抓住了剛才自己的靈光一閃，是血族神通——初擁。

　　 據敖丙前世了解的，每一個吸血鬼都可以擁有自己的後裔和血仆，而這個過程是通過初擁實現的。

　　 吸血鬼吸食生靈的血液，再將自己的血液注入到生靈的體內，那個生靈便會化為這個吸食者的血仆。血仆也算是吸血鬼，但卻是最底層的存在，他們的生死只在吸食者的一念之間。

　　 但如果吸血鬼注入的是自己的精血，那生靈便會化為純正的吸血鬼，與吸食者有血緣關係的後裔，生死卻是由自己掌控了。

　　 這個製作血仆和後裔的過程，便被稱作‘初擁’。

　　 血玉子剛才說的掌控小妖的手段，多麼像是吸血鬼製造的血仆，雖然其手段不一樣，但是卻有相同的效果。

　　 那麼也就是說，是不是吸血鬼其他的神通，血玉子也能用某些其他的手段施展出來？如果是的，那麼吸血蟲族，也就是洪荒世界的血族，將變成一股強大的力量。

　　 敖丙的臉上忽然一陣嚴肅，他對着身邊的人說道， 你們先呆在這裏，我有事情要單獨與血玉子談論。然後敖丙想血玉子使了個眼色，便向著某個方向走過去。

　　 別說其他人了，就是血玉子自己也是莫名其妙，剛才不是說的好好的嗎？怎麼突然又要單獨談論呢？但是又不敢違背敖丙的意願，因此只能在敖丙身後跟了上去。

　　 大約走出了有千餘丈的距離，敖丙停了下來，他對着血玉子使了個眼色，血玉子便在周圍布置了一道隔音陣法。

　　 “我在一冊古籍上看到過一個族群的神通，他們的某個神通與你的‘化蟲’神通很相似，但是他們還有其他的神通……”

　　 敖丙沒有讓血玉子久等，血玉子布置好隔音陣法之後，立刻就直奔主題，將自己找他的目的說了出來。

　　 血玉子先是沒反應過來，愣了一會兒，他激動地直接抓住了敖丙的胳膊，急聲問道，“陛下，那捲古籍您是在哪看到的？那是什麼種族？他們還有什麼神通？”

　　 “想知道嗎？想知道的話，先把老子的胳膊撒開，特么的都快被你撅折了……”

# 第76章 弱水之靈

　　 話說，敖丙忽然感覺，自己有必要把前世知道關於血族的事情，跟血玉子好好地說道說道了。

　　 血玉子聽到敖丙的話，頓時臉上劃過一抹尷尬的笑意，立刻就鬆開了自己的手。眼看着敖丙的手臂，剛才被自己抓過的地方，吹氣般地鼓了起來。

　　 血玉子臉上立刻就紅了，他知道以敖丙的脾氣，估計不會把自己怎麼著，但是自己身為下屬，卻把老闆的胳膊捏腫了，實在讓他心中有些過意不去。

　　 敖丙揉着自己的胳膊，沒好氣地說道，“我只說一遍，記不住也別來問我……”

　　 血玉子臉上一苦，雖然知道這是敖丙對自己的懲罰，但是誰讓自己有錯在先呢，因此也就捏着鼻子認了。

　　 敖丙臉上閃過一絲的追憶，“他們的神通不多，但是每一樣都很實用，總結來說，神通有三種——”

　　 “其一，初擁。他們族群的生育能力很低，因此他們發展族人的方式很特別，只要將自己的精血注入到其他生靈的體內，其他生靈便會化為他們的族人。”

　　 “而如果注入的不是精血，而是血液，便可以將其他生靈化為自己的僕從，生死只在他們的一念之間。”

　　 “這倒是與你的神通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如果他們願意，僕從也可以化為真正的族人。”

　　 “其二，魅惑。他們的族人掌控一種幻術類的神通，如果有生靈看到他們的眼睛，便會被他們迷住，至死不醒。”

　　 “其三，化蝠。他們在遭遇危險的時候，可以將自己化為無數的蝙蝠，只要有一隻蝙蝠逃出去，便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血玉子聽得是兩眼放光，聽着敖丙的介紹，他眼中流露出興奮的目光，舔了舔自己乾澀的嘴唇，

　　 “陛下，這是什麼族群？為什麼我從沒有聽說過？而且我感覺他們的這些神通，就像是為我的血族量身定做的一般？”

　　 敖丙心中腹議道，可不就是量身定做的嗎？這根本就是正版血族的神通，放在你這盜版血族的身上，自然也是適用。

　　 敖丙自然是不會把吸血鬼的事情告訴他，這可是關係到自己的穿越之謎，絕不能讓別人知道，“什麼種族你就不要在意了，你看看怎麼才能將這些神通變成自己的東西，才是真的。”

　　 血玉子臉上的嬉笑一收，恭聲說道，“陛下真乃是我血族的至聖先師，血族能夠振興，全賴陛下的一手提攜……”

　　 “一家人不說兩家話，咱們之間不必這麼客氣。以後好好做事就可以了，咱們美好的明天才剛剛開始～”

　　 血玉子一臉的激動，能夠在這樣的人手下做事，真是自己的福分啊。

　　 “好了，莫要做那小兒女形態，我交代你一件重要的事情，你儘快琢磨一下血族控制生靈的手段，以後可能有大用。”

　　 “陛下，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不會讓您失望的。”血玉子一臉嚴肅地保證說道。

　　 “恩，好了，咱們回去吧。三日之後將有一場大考驗等着咱們。”

　　 然後兩個人一前一后便回到了敖焚眾人的身邊，他們三個人看到敖丙一臉的滿足，血玉子則是一臉的深思，也不知道他們兩個人究竟說了什麼。

　　 誰也沒有注意到，敖焚看向血玉子的眼中有了一絲的陰鬱，在他感覺之中，敖丙最近好像什麼事都跟血玉子商量，自己已經開始被邊緣化了。

　　 難道是因為當年的百年之約，讓龍王陛下有了芥蒂？他已經開始逐漸地疏遠自己？現在已經開始將自己排除在龍王府的核心之外了？

　　 敖焚雖然心中有一絲芥蒂，但是他並不怨恨敖丙，因為一開始是自己不願意留下的，是龍王陛下考慮自己的感受，才有了這百年之約。

　　 要怪，就怪當年的自己沒有眼光吧？錯過了如此大好的機緣；與自己相比，血玉子卻是一開始就緊跟龍王陛下的步伐，也難怪龍王陛下如此的信任他了。

　　 看着一臉沉思的血玉子，還有一臉滿意的敖丙，敖焚的心中劃過了一絲莫名的苦澀。

　　 三天的時間一晃而過……

　　 敖丙靜坐三天，將自己的精神狀態調整到了最好，天剛剛蒙蒙亮的時候，他就睜開了眼睛，站起身來，迎着東方，吸收第一縷氤氳紫氣。

　　 這是他十年來養成的習慣，吸收日出的第一縷氤氳紫氣，練就自己的紫陽神眸，紫陽神眸已經初具成效，幫了他不少忙，敖丙自然是加緊修鍊。

　　 敖丙倒是關注過牛魔王修鍊紫陽神眸的情況，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他無論怎麼努力修鍊，都只是停留在望氣這一階段中。

　　 而敖丙的望氣之術雖然修鍊也不高深，但是卻同時開啟了虛妄初破的階段，再往後還有那虛無縹緲的窺視大道階段，但那根本不是現階段的敖丙能夠做到的。

　　 半個時辰之後，敖丙修鍊完畢，卻是發現周圍的人已經準備好了，就等自己了。敖丙絲毫沒有讓被人等待的尷尬，而是自以為理所當然，他大手一揮，

　　 “好了，時辰到了，咱們先去水生的村子，然後就去那片水域……”

　　 衝天而起五道光華，向著水生的村子激射而去。

　　 很快他們就在水生的村子外圍降落下來，五個人一進村子，就遇到了早在村口等待的一群人，以三叔公為首，他們滿臉恭敬地看着敖丙一行人。

　　 知道了敖丙神龍的身份，他們對於敖丙的態度極為恭敬，而且敖丙還為他們廢除了活人祭祀的風俗，解救了村子里無數的少女。

　　 等到看到敖丙前來，他們全部跪俯在地上，高呼，“拜見神龍大人，神龍大人萬福金安。”

　　 敖丙伸手虛空一扶，一股柔和的力量，將所有人都攙扶起來。所有人臉上越發的恭敬了，三叔公拉着水生的手，前走兩步，恭敬地說道，

　　 “神龍大人啊，我知道您是干大事的，水生能夠跟着您做事，這是他的福分，我們也放心，他有什麼做得不對的地方，你隨便打隨便罵，這小子就是不打不成器。”

　　 然後三叔公一回頭，對着身邊的水生說道，“水生啊，你跟着神龍大人好好做事，不要辜負神龍大人對你的器重。”

　　 水生一臉的尷尬，他勉強點着頭，回應着三叔公。

　　 敖丙臉上微微一笑，“您放心吧，水生跟着我，我不會讓他受委屈的。”然後他又對着身後的小鼉龍敖揚說道，

　　 “此次行動多有機變，你和靈兒便留在村子裏面等我們回來吧？”

　　 敖揚雖然有些遺憾，但是也知道自己實力不行，只能無奈地答應，敖靈兒卻是一臉的不情願，這麼好玩的事情，竟然不帶上自己，真是太可惡了。

　　 敖丙可是不會理會敖揚和敖靈兒的態度，他向三叔公眾人微微一笑，轉身飛上了雲霄。敖焚帶上水生，與血玉子一起追上了敖丙，四個人很快便消失不見了蹤影。

　　 只留下村口一臉崇敬的村民，一臉遺憾的敖揚，還有一臉鬱悶的敖靈兒，很快三叔公就清醒過來，招呼眾人，恭恭敬敬地將敖靈兒兩個人引入了村子，盛情款待。

　　 跟在神龍大人身邊的人，一定也是神仙一流的人物吧？這位美得冒泡的，應該便是傳說中的仙女吧？也就只有仙女才能有如此風采吧？

　　 敖靈兒與敖揚對着一切倒是新奇，被眾人簇擁着進了村子，接受眾人的款待。

　　 拋開他們暫且不提，單說一說前往那片水域之中探尋機緣的敖丙四人。

　　 水生站在雲端，看着身邊的幾個人，臉上表情複雜，他忽然開口說道，“三天前我的力量又強大了幾分，而且我覺醒了一些莫名的記憶。”

　　 然後他的話鋒一轉，仿若變了一個人一般，聲音之中透着無盡的深邃與浩瀚，“而且，我也知道你們的目的是什麼，不妨告訴你們，我就是從那裡出來的……”

　　 頓時一石激起千層浪，敖丙猛然轉過身來，血玉子與敖焚也是將目光投到了水生的身上，水生沒有一點的慌張。

　　 此刻的他已經不再是人族的水生，而是已經變成了天生水靈。

　　 敖丙三個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神，都看到了對方眼中的意思，看來那片水域之下別有洞天，水生便是從那裡來的，那朵青蓮十有八\九也是那裡的。

　　 敖丙的眼睛微微眯起，死死地盯着水生，他沉聲說道，“你為什麼要對我們說這些？你明明可以不說的，甚至可以根據自己知道的信息，把我們領進死路。”

　　 水生沒有在意敖丙的生硬的語氣，他臉上苦笑一聲，“呵呵，因為我也希望憑藉你們的能力帶我回到那裡去……”

　　 水生的話，無疑又是一個深水炸彈，將敖丙三個人炸得是暈頭轉向，什麼鬼？你不就是從那裡出來的嗎？為什麼自己又回不去了？難道那地方又出無進？

　　 “我知道你們有些疑惑我為什麼回不去了，但如果我告訴你們，那地方真正的阻礙並不是弱水水域，而是一處迷陣，你們又會作何感想？”

　　 水生的話，讓他們更加的疑惑了，那片水域不是阻礙？那個什麼不知名的大陣才是根本？可是我們卻連那水域都進不去，更不要提什麼大陣了。

　　 敖丙現在都嚴重懷疑，自己等人的力量是不會是真的足夠去探索這處機緣了。

　　 水生苦笑一聲，“想必你們已經知道了我的身份，我確實是天生水靈，但卻是一隻殘廢的弱水水靈，我已經失去了九成九的力量，那片弱水水域便是我失去的力量所化……”

# 第77章 三大仙島

　　 話說，敖丙四人在去奇異水域的路上，水生卻是吐露了驚天秘密，原來那片水域之下別有洞天，而且那水域乃是水生失去的力量所化。

　　 聽到水生的話，敖丙不由得暗自咋舌不已，這片水域可是差點讓血玉子報銷了，而血玉子卻已經是金仙巔峰了，也就是說水生失去的力量，竟然在大羅級別？

　　 果然，就聽到水生接着說道，“之前我的修為應該到了大羅金仙中期的層次，我和兩位夥伴生活在一起，他們並沒有化為人形，只是產生了朦朧的意志。”

　　 “我開啟靈智也不知道多少億年的時間，後來我實在厭倦了那裡的生活，於是我決定衝出束縛，去追尋更加廣闊的天地，但是外圍有一處大陣。”

　　 說到此處，水生好像陷入了深深地回憶之中，他的臉上尚且帶着一絲殘餘的恐懼，

　　 “那也不知道是什麼大陣，我研究了億萬年，只是發現其中蘊含五行，演化混沌，生生不息，不入大陣，難窺其真正奧妙。”

　　 敖丙在一邊聽着，狠狠地咽了兩口唾沫，眼前的這位可是大有跟腳啊，竟然是活了無數億年的老怪物，而且對於水生的講述，敖丙也是極為感興趣。

　　 敖丙微微瞟了一眼身邊的敖焚和血玉子，卻是發現他們兩個人也是眼巴巴地看着水生，一臉的聚精會神。

　　 “於是我以身試陣，但是我嚴重低估了大陣的威力，一進大陣，我便陷入了無盡的火海之中，一片太陽金焰組成的火海。”

　　 “雖然我身為弱水之靈，但是面對太陽金焰，也是受盡了壓制。我在火海中亂竄，但四處都是太陽金焰，根本沒有出路。”

　　 水生的話中帶着一絲后怕，彷彿自己又置身在了那片無盡太陽金焰的恐怖火海之中，甚至一邊的敖丙三人都能感受到那種無盡的絕望。

　　 “我在火海之中也不知道遊盪了多久時間，一千年？一萬年？或者更久？我是記不得了。直到我的意識逐漸地消散，身軀開始逐漸地崩潰。”

　　 “在最後一刻，我忽然發現自己竟然莫名其妙地衝出了大陣，我還沒有來得及慶幸，卻是發現自己的身體竟然莫名崩解，化為了最原始的弱水之域。”

　　 “而隨之我的意識也逐漸地消散，在還沒有等我採取自救措施，意識便陷入了一片混沌。等再清醒過來，我成了一個小孩子，被三叔公收養，雖然我活了下來，但是卻失去了原本的記憶。”

　　 “這期間，我感覺到了那片弱水水域的呼喚，我也經常去那裡，我感覺到其中的親切感，但卻怎麼也不會想到那竟然是我的一部分。”

　　 水生的故事講得差不多了，後面的故事敖丙也猜得到的，應該就是梁文的事情刺激到了水生，才會讓他的力量提前覺醒，而且覺醒了前世的全部記憶。

　　 “恢復了前世記憶，您對這二十年的人族記憶有什麼感受？又想怎麼面對村子里的人？”敖丙看着水生，有些好奇地問道。

　　 此時水生在敖丙的眼中，已經不是村中的無知少年，而是洪荒之中資歷深厚的弱水之靈，甚至敖丙已經將他看做了前輩。

　　 水生的臉上閃過一絲溫馨的回憶，“這十幾年的人族生活是我記憶中最豐富多彩的，在這之前我甚至不知道原來生靈之間還有如此複雜的情感。”

　　 “但是，您畢竟要回歸洪荒大陸，村子里人也許在我們一個打坐，便已經化為了枯骨塵埃，人族的壽命相對我們來說，實在是太短暫了。”

　　 “是啊，這樣的生活是如此的短暫，但是這樣的經歷，重在擁有，哪怕只是一瞬，也能綻放最美的芳華。”水生的嘴角勾着一絲回味的笑容，對着敖丙說道。

　　 敖丙卻是忽然想到了自己在東海的日子，雖然自己在東海名聲不佳，但父母，兄長卻都是真心愛護自己，那樣溫馨融洽的生活，他真的希望能夠一直持續下去。

　　 但是敖丙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封神之劫，自己躲不過去的。對洪荒了解越深，敖丙越是知道‘劫’之一字的可怕。

　　 人人都道‘應劫’‘應劫’，卻是從沒有聽人說要‘避劫’，因為天發劫難根本就是避無可避，劫難避過，並不會消失。

　　 天道那裡有一個‘小本本’，都給你記着呢，劫難積攢，甚至會發展成為無解的死劫，那時可就真的是十死無生了。

　　 “前輩既然已經恢復了記憶，不知道前輩的名諱是……”敖丙向著水生一拱手，恭聲地問道。

　　 水生一擺手，臉上閃過一絲的苦笑，“唉，什麼前輩不前輩的，我雖然恢復了記憶，但是我的實力卻失去了九成九，此時也不過是只有金仙初期而已。”

　　 敖丙聽得是直翻白眼，金仙初期啊，還‘而已’？

　　 您也真是太不知足了，但是想到他已經失去了自己九成九的實力，其中的失落也就可想而知了。不過這金仙境與大羅境差距實在是太大了。

　　 “我之前都是自己一個人，雖然有兩個夥伴一起，但是他們都是靈智初啟，根本沒法深入交流，話說水生這個名字還是我的第一個名字呢？”

　　 “所以，您的意思是……”雖然水生將自己的姿態放得足夠低，但敖丙卻是不敢有絲毫的輕視，因為這位畢竟曾經是大羅金仙中期的古老生靈。

　　 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誰知道他能不能收回自己失去的力量，重新恢復大羅金仙的實力？而且他此時金仙境的修為也不是任由自己揉捏。

　　 “你們以後就叫我水生吧，畢竟這也是我的第一個名字呢。”水生微微笑着說著，此時的他已經完全恢復了自己洪荒大能的風采。

　　 “前輩果然是性情中人，不過前輩為何還要回去那處地方，要知道當初大羅金仙境界的您都闖不過那片大陣啊？憑我們現在的實力，又能做什麼呢？”

　　 敖丙的臉上有疑惑又有戒備，開玩笑，這可是關乎自己性命的大事，畢竟能夠幹掉大羅金仙中期的太陽金焰火海，自己估計還沒靠近，就被烤成龍幹了。

　　 甚至敖丙都懷疑，這位失去力量的古老生靈是不是打着什麼鬼主意，把自己這些人騙過去，然後施展什麼邪惡的陰謀。

　　 如果這位古老的洪荒生靈，不能給出自己一個完美的解釋，敖丙便決定立刻打道回府，去他么的什麼機緣，保住自己的小命才是最重要的，其他什麼都是虛的。

　　 跟這些活了億萬年計的老不死相處，必須要千萬倍的小心，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被他賣了，還幫他數錢呢。

　　 水生苦澀地看着敖丙，“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但我實在是沒有別的辦法了，我回去是要獲得另外兩位夥伴的幫助，有他們相助，我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收回自己失去的力量。”

　　 “其實我在看到你第一眼的時候，我便感覺你應該是唯一一個有希望闖過那座大陣的生靈。經過我以身試陣的結果，我得出了一些結論。”

　　 “首先，這處大陣蘊含五行，能夠針對不同的生靈，設置不同的情景，就像我身為弱水之靈，遇到的便是太陽金焰。”

　　 “什麼樣的修為境界，大陣會給出相應境界的障礙，比如我遇到的便是大羅中期巔峰程度的太陽金焰。”

　　 “如果我沒有看錯，你應該在玄仙巔峰圓滿狀態，葵水之身。按照我的推斷，你若進入大陣，遇到的十有八、九會是玄仙巔峰程度的南明離火。”

　　 敖丙聽了水生的解釋，頓時感覺口乾舌燥，您以為南明離火就比太陽金焰弱很多嗎？太陽金焰是妖皇三足金烏的專屬，但是南明離火也絲毫不差，它是鳳凰的標配。

　　 我一個小小的葵水銀龍，雖然能夠應用葵水之精，但我特么是後天改造的，是個贗品，在南明離火跟前根本不夠瞧的。

　　 聽到南明離火的名號，敖丙甚至已經有了放棄的心思。

　　 水生卻是沒有在乎敖丙的表情，“你想要破除大陣，有兩種方式，其一便是煉化南明離火，將葵水之精與南明離火，水火互濟，陰陽相容。”

　　 “那時你不僅可以實力大進，還可以獲得大陣的承認，擁有煉化大陣的資格。當然考慮到這樣做的難度，這一方法基本可以放棄不計。”

　　 “那麼，還有第二種方法，就是強行突破，只要你能夠達到南明離火承受的最大限度，那麼便可以直接被甩出大陣，只要控制好方向，就能進入大陣裏面了。”

　　 “你是我見過將一層境界練到如此圓滿之境的第一人，要說洪荒之中有什麼人能夠突破大陣，那麼這個人就一定是你了……”

　　 水生滿眼放光看着敖丙說道。

　　 敖丙卻是一臉的為難，您說的好像很有道理，但是為什麼聽起來這麼不靠譜？我能夠達到南明離火的最大限度就能突破大陣，可我萬一要是達不到呢？豈不就是要掛在裏面？

　　 機緣誠可貴，小命價更高。

　　 水生察覺到了敖丙的猶豫，“說出來你可能不信？根據我的推斷，我在的那處地方，應該是傳說中的方丈仙島……”

　　 敖丙眨巴着眼睛，不，我信，我怎麼可能不信，如果那朵青蓮真的是從那裡面流露出來的，那麼水下是方丈仙島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傳說中盤古開天，演化洪荒，有三塊小的混沌碎片落入了洪荒大陸，成就了聞名於世，卻鮮有人得見的海上三大仙島，蓬萊、瀛洲、方丈。

　　 三座仙島之上，都遺留有混沌氣息，因此造化青蓮能夠孕育其中，也就不難解釋了。

# 第78章 湖君作死

　　 話說，敖丙聽完水生關於那大陣的介紹，已經有心放棄這處機緣。雖然在水生的理論中，自己能夠突破大陣，但是理論終究只是理論。

　　 而鮮活的現實卻是，大羅金仙中期的水生在大陣之中差點死掉，雖然最終僥倖活下來，但是實力百不存一。自己小小的玄仙境，可禁不起這樣的折騰啊。

　　 但是聽到水生後面的話，敖丙卻是改變了主意，只是因為那‘方丈’二字。

　　 如果說只是一朵十二品造化青蓮，還不足以讓敖丙玩兒命。那麼再加上方丈仙島，卻是讓敖丙極度的動心。

　　 方丈仙島就是一處未經開發的處女地，那裡幾乎保持着洪荒初生時的狀態，不像外界的洪荒世界，四處機緣都被人探尋過了。

　　 如果自己能夠得到方丈仙島，那麼不僅僅自己實力提升飛速，而且還可以利用其中的資源，為自己培育一大批可用之人。

　　 而且方丈仙島本身就是一處大機緣，如果能夠進入方丈仙島，那麼外界的大陣就是一個天然的屏障，聖人之下，恐怕沒有人能夠進入其中。

　　 這倒是為自己提供了一處避禍的絕佳港灣，敖丙覺得自己以後得罪的人少不了，有這方丈山在上面撐着，自己也能有點底氣。

　　 似乎察覺到了敖丙眼中的火熱，水生又為他加了把火，“裏面有很多天材地寶，比如蘊含有風雷二力的杏樹啊，一大堆蘊含造化氣息的青蓮啊，還有……”

　　 敖丙聽得兩眼放光，造化氣息的青蓮，應該便是造化青蓮了，這裏流出來的那朵青蓮，果然是出自那裡。

　　 風雷二力的杏樹，那不就是仙杏嗎？兩枚仙杏成就了雷震子，如果自己能夠得到杏樹，豈不是能夠批量製造一批雷震子？

　　 雷震子在封神之中表現可圈可點，比之最耀眼的楊戩、哪吒之輩終究差了一截。但如果是一批雷震子抱成團，那絕對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敖丙並沒有因此而失去理智，他沉聲問道，“前輩，您的意思我都了解了，那麼您也要去闖陣么？”

　　 水生臉上閃過一絲的尷尬，“這個……，我的實力雖然比你強上一些，但是陣法的威力也相對較大，我的修為還不夠圓滿，此番再次進陣，恐怕就出不來了……”

　　 “所以您的意思是讓我自己去闖陣？所有的風險也都由我自己承擔？”敖丙臉上發黑，低沉着聲音問道。

　　 “我知道其中甚是兇險，但我承諾仙島之中的東西都歸你所有，只要你不傷害我的那兩位同伴就好了，此時的他們應該還未化形而出。”

　　 “你只需要將他們一絲本源之力帶出來給我，這方丈仙島便任由你處置了，等我恢復了力量，我就會將兩位同伴帶走，仙島便只屬於你一個人了。”

　　 敖丙眼睛死死地盯着水生，想要從他的臉上看出什麼端倪，但是已經恢復了記憶的水生無愧於自己老不死的身份，嘴角微微一絲弧度，臉上不露分毫破綻。

　　 敖丙又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了血玉子和敖焚兩個人，兩個人一臉的猶豫。他們聽了水生的講述，自然是知道其中的兇險，但同時他們又都知道方丈仙島代表了什麼。

　　 這件事情關係到敖丙的性命安危，本來他們不允許敖丙冒此風險，但是這其中的收益實在太過巨大，因此他們猶豫不決，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敖丙知道他們是不可能給自己什麼提示，這個決定終究還是要靠自己來下，封神之劫還有七百餘年便會降臨，依照自己現在的修行速度，到時恐怕最高也就是太乙玄仙後期上下。

　　 可是，這樣的修為夠干什麼用的？闡教隨便出來一位二代弟子都是金仙境，自己在洪荒之中也不過是炮灰般的角色。

　　 干！！要玩兒就玩大的，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

　　 自己按部就班的修鍊，根本不可能跳出封神之劫，必須要靠這‘橫財’，要靠這‘夜草’，而眼前的方丈仙島便是這‘橫財’，便是這‘夜草’。

　　 敖丙心中一聲怒吼，“干他娘的……”

　　 既然已經決定了要逆反封神，那麼這一路上必然是荊棘坎坷，如果遇到困難就退縮，那還不如接受自己的命運，做那華蓋星君來的穩妥。

　　 敖丙臉上堅定的神色，讓水生知道了他的決定，水生的臉上也是閃過一絲的喜色。

　　 因為只有敖丙進入了方丈仙島，它才有可能儘快恢復之前的實力，那時洪荒之大，可任由自己逍遙。

　　 “好了，看來你的心中已經有了決斷，那麼我們現在就直接去吧？”水生的臉上帶着一絲輕鬆的笑容，對着敖丙說道。

　　 敖丙的臉上滿是肅穆，他重重地點了點頭。然後對着敖焚和血玉子使了個眼色，讓他們操縱浮雲，直奔東平湖而去。

　　 很快他們就來到了東平湖那奇異水域的上空，然後就見一道綠光迎了上來，卻是早就等候在此的東平湖君-碧眼錦大王。

　　 他先是對敖丙一拱手，“龍王陛下，您終於來了，可真是讓我一頓好等啊，咱們是不是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敖丙掃了他一眼，輕輕地點了點頭，然後對着身邊的水生點了點頭，水生微微一笑，對着下方的水域一揮衣袖。

　　 東平湖君看着敖丙身邊泰然自若的水生，有些摸不清楚情況，他為什麼沒有一點被脅迫的危機感和恐懼感呢？

　　 隨後水生對着東平湖君微微的一笑，卻是讓東平湖君身體一僵，他有種炸毛的感覺，背後瞬間被冷汗浸濕。

　　 等他回過神來，再去看水生的時候，卻是發現水生已經轉過頭去，而剛才那驚悚的感覺也消失不見，彷彿剛才不過是錯覺而已。

　　 但他背後濕冷刺骨的衣衫，卻是無情地提醒他，剛才的一切都是那麼的真實。

　　 水生一揮衣袖，下方水域的弱水隨之而動，竟然向著兩側分開，露出了下方堅硬的湖床。

　　 雖然水生失去了絕大部分的力量，但這些弱水畢竟曾經屬於他，此刻他雖然不能隨心控制弱水，但像這樣讓弱水散開一條通道，卻是沒有太大的難度。

　　 敖丙三人對視一眼，跟在水生的身後向著湖床落了下去。而東平湖君卻是差點把眼珠子瞪出來，什麼時候水生竟然有如此實力了？

　　 此刻的水生，讓湖君看之不透了，甚至隱隱有個聲音在他的耳邊輕輕縈繞，讓他遠離水生，越遠越好。可是眼看就要到手的大機緣，他又怎會輕易放棄？

　　 因此，東平湖君稍微一頓，便跟在了敖丙四人的身後，落在了湖床之上。緊走兩步跟在了敖丙眾人的身後。

　　 水生在前頭帶路，越往前走，光線越暗，而光纖變暗的原因，卻是因為水生放棄了對上方弱水的控制，他們頭頂上已經被滿滿的弱水蓋住。

　　 不僅僅是東平湖君把心提了起來，便是敖丙三個人也是心中提高了警惕，畢竟現在這種情況，所有人的小命兒都在水生的一念之間。

　　 如果上方的弱水落下來，那麼他們這群人之中，能夠活下來的人也就只有水生了。

　　 他們擔心的事情終究沒有發生，水生在前面走，他面前的弱水都自動地分開，等到敖丙幾個人通過之後，弱水又是自動地合上。

　　 他們足足走了小半個時辰，還沒有達到目的地。敖丙心中疑惑，這片水域在上面看來也不大，怎麼在湖底竟然有如此規模？

　　 就在敖丙疑惑的時候，水生忽然停下了腳步，然後眾人的眼前出現了一個大大的窟窿，這個窟窿大約有十丈方圓，往內望過去，黑漆漆的深不見底。

　　 水生臉上閃過一絲凝重，“各位，從這裏下去，便到地方了，其中充斥着大量弱水，你們不要離我太遠，一會兒我會用法力鎖鏈牽引你們，你們不要抗拒。”

　　 敖丙幾個人都是慎重地點了點頭，畢竟在這都是弱水的地方，水生是他們唯一的依靠了，如果失去了水生的庇護，他們在這弱水之中有死無生。

　　 然後水生重重地看了周圍眾人一眼，得到他們眼神之中肯定的回復之後，伸手一揮，四道法力鎖鏈分別纏在了敖丙四人的身上。

　　 然後水生一縱身，直接跳入了大窟窿之中，在他縱身的那一瞬間，敖丙幾個人也是緊隨着他跳了進入。

　　 敖丙感覺自己進入了一處激流之中，四周都是湍急的水流，四周黑漆漆的一片，便是運轉紫陽神眸，也不過是看到周圍有幾個黑影，應該就是其他人了。

　　 敖丙小心地控制着自己的方向，循着鎖鏈的指引前進。

　　 大約過了有一個時辰，敖丙才感覺腳下一陣堅硬。

　　 而再往前行進一段，他才感覺到眼前變得分明，眼前是一道絢爛的光罩，這處光罩四處望不到邊際，就好像一道天幕，將世界分成了兩半。

　　 水生眼中劃過一絲的追憶，然後對這身後敖丙說道，“龍王大人，這邊是我所說的那處大陣了，接下來就看您的了，您是不是再調息一下？”

　　 敖丙眼中一陣凝重，他堅定地搖了搖頭，不必了，我一路上也沒有什麼消耗，現在就開始吧……

　　 他們之間的對話，卻是讓東平湖君一頭霧水，你們在說什麼？為什麼我聽不懂？看敖丙也沒有要解釋的樣子，他攔在了向大陣走過去的敖丙跟前，一臉警惕狐疑地問道，

　　 “龍王大人，這是什麼意思？”

　　 敖丙眉頭一挑，“沒有什麼意思？只是要去闖陣罷了……”

　　 “闖陣？只有您一個人？”東平湖君一臉的驚訝。

　　 “是！”敖丙惜字如金地說道。

　　 東平湖君眼珠一轉，“您貴為龍王之軀，怎能親自犯險，不如就由小神代勞吧？”

　　 敖丙還沒有說話呢，只聽到背後水生的聲音，“湖君大人如果想去，就跟着去吧，沒有人會攔着您的……”

　　 湖君臉上一陣狐疑，敖丙卻是感嘆水生的心機，果然是活了億萬年的老傢伙，坑起人來都不帶打草稿的，唉，按照水生的說法，湖君去闖陣，必死無疑。希望湖君不會答應吧？

　　 東平湖君臉上一陣狐疑，但是最終還是應承說道，“如此的話，小神就不當仁不讓了。”

　　 唉，不作死，就不會死。No zuo，no die.

# 第79章 離火之海

　　 話說，敖丙一行五個人來到了方丈仙島的外圍大陣跟前，東平湖君卻是對於敖丙一人闖陣起了疑心，因此強烈要求陪同闖陣。

　　 在他看來，這其中必然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要不然為什麼只讓實力最差的敖丙前去闖陣？他們就是想甩開自己，私吞機緣。

　　 水生爽快的回應，讓東平湖君有些措手不及，但他卻是很快就想通了其中關竅，想到了一個完美的解釋，並且深信不疑。

　　 聯想到水生的表現，還有他對自己的壓迫感，東平湖君大膽推測，水生作為天生水靈，已經覺醒了力量，並且已經足夠威脅到敖丙一群人。

　　 那麼實力強悍的水生，面對如此重大的機緣，自然是要分上一杯羹，不過他的實力應該還是遜色敖丙一方，因此才被迫答應了敖丙先行闖陣的條件。

　　 水生讓自己進入大陣，也是想要讓自己監視敖丙，不想讓他侵吞了機緣。在東平湖君看來，自己能夠進入大陣，不過是水生和敖丙兩方角力的結果。

　　 當然，我們都知道東平湖君的推斷對錯與否。

　　 但是我們卻不得不佩服他豐富的想象力，竟然能夠‘抽絲剝繭’，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找到一個合適的理由來安慰自己。

　　 其實水生的想法很簡單，讓湖君進入大陣，也不過是想借大陣的便利，除掉他而已。他對這位多次針對自己的東平湖君可是沒有一點好印象，而且蘆花差一點就死在了他的手上。

　　 其實以他現在的實力，要弄死東平湖君也就是動動手指頭的事情。

　　 但他卻是拿不準敖丙對東平湖君的態度，現在正好聽到東平湖君要進入大陣，因此他才一口答應，藉此來看看敖丙對此的態度。

　　 如果敖丙反對，那麼對付東平湖君的事情必須先壓一壓了，此時他與敖丙還處於蜜月期，不適合因為這點小事兒起衝突。

　　 如果敖丙不反對，或者默許了此事，那麼這也就合該東平湖君該死。

　　 敖丙聽到東平湖君要進入大陣，有些遲疑地說道，“湖君大人，你還是守在外面吧？這處大陣的兇險不是你能夠想象的……”

　　 東平湖君聽到敖丙的制止，更加堅定了自己的猜測，他臉上一陣自信的的笑容，“龍王陛下放心吧，什麼危險小神都願意承擔……”

　　 哼～危險？如果真的危險，他們會讓你一個小小的玄仙境前去闖陣？老子身為太乙玄仙，雖然比不上他們幾位，但是跟你相比嘛，嘿嘿……

　　 東平湖君看向敖丙的眼中甚至有了一絲戲謔和輕視。

　　 敖丙聽到東平湖君的話，沒有再說什麼，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水生，又轉過頭來有些憐憫地看了一眼東平湖君，然後默然向大陣走過去。

　　 這位湖君大人至此的所作所為，並不受敖丙待見，自己勸過他了，也算仁至義盡了。

　　 尤其是最後他那自以為是的目光，讓敖丙噁心的很，既然你以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那邊隨你吧，自然有你哭的時候。

　　 水生卻是一直眯着眼睛微笑着，默默關注事情的發展，看到敖丙那淡漠的目光，他就已經知道了事情結果。

　　 嘿嘿，事情成了，他看向東平湖君的眼底深處劃過一絲殘忍的笑意。

　　 東平湖君自以為做了多麼精明的決定，雙方相爭，自己在中間佔盡了便宜。他樂滋滋地跟在敖丙的身後，亦步亦趨地向大陣走過去。

　　 敖丙來到這‘天幕’之前，伸出一根手指輕輕地觸摸，但是在他的手指接觸到大陣的時候，他卻是感覺自己眼前一花，周圍的情景瞬間變化。

　　 其變化的速度遠遠超過了敖丙的神識反應速度，等他反應過來的時候，就發覺眼前一紅，周圍灼熱的溫度瞬間就傳了過來。

　　 敖丙體內的法力瞬間就調動起來，將自己牢牢地護助，雖然他的反應已經足夠迅速，但是他的皮膚依然有大面積嚴重灼傷。

　　 敖丙的法力遇到外面的火海，就好像滾油遇到了冰水，立刻產生了劇烈的反應，他的法力快速蒸發，在外面產生了巨量的蒸汽。

　　 然後蒸汽不過存在了一瞬，便被外面的火海化為了虛無。

　　 敖丙不敢怠慢，體內的法力不要命似的向體表涌去，也就是三五個呼吸的時間，敖丙體內的法力竟然少了一成之多。

　　 照這個速度下去，敖丙在這火海裏面撐不到百息時間，就會被耗光法力，那時他的死期也就到了。

　　 敖丙已經在心中狂罵水生，這特么的就是你說的同境界級別的火海？

　　 老子自認在玄仙之境已經到了一個足夠高的層次，但是面對這火海，竟然沒有一點反抗的餘地。此刻的敖丙嚴重懷疑，水生是想要借這個大陣弄死自己。

　　 忽然敖丙似乎想到了什麼，體內一股蔚藍色的能量向著體表而去。

　　 蔚藍色的能量把敖丙的法力渡上了一層藍色，法力在添入了蔚藍色能量之後，就好像吃了興奮劑一般，終於頂住了火海的侵壓。

　　 這蔚藍色的能量，便是敖丙積攢的本命葵水之精了。

　　 而敖丙這個時候也終於長長地鬆了一口氣，站穩了腳跟的他，也終於有心思去觀察周圍的情況。

　　 火紅，一片火紅……

　　 放眼望去，到處都是跳躍舞動的火焰。

　　 敖丙腳步微抬，向著某個方向走過去，聽水生說一回事兒，自己真的進入這大陣又是一回事兒，敖丙倒是要見識一番這南明離火之海的威力。

　　 憑藉著葵水之精，敖丙暫時護住了自己，他眼睛漫視着四周，心中閃過一個念頭，那位硬要跟進來的湖君大人應該已經不在了吧？

　　 大陣的威力是根據進陣之人的修為境界作出相應的反應，玄仙境的威力便是如此強大，遭遇太乙玄仙境界陣法的湖君，恐怕扛不住。

　　 但敖丙這次卻是猜錯了，東平湖君沒有什麼特殊體質，因此他遭遇的就是單純的太乙玄仙境的火海，雖然依舊不是他能夠抵擋的，但是他先前曾經僥倖獲得過一枚萬年冰髓。

　　 在祭出了萬年冰髓之後，東平湖君的情況便穩固下來，此時他的樣子好不凄慘，身上的衣服已經被燒光，頭髮眉毛也沒了，身上上也是一個個的水泡。

　　 但是，不管如何，他的性命是保住了。

　　 此時他一臉的苦澀，此時他終於知道自己的推測出了一些偏差。心中在不斷咒罵水生的同時，也在後悔自己為什麼非要跟進來。

　　 看着眼前一望無際的火海，他是欲哭無淚。

　　 再說敖丙，他在離火之海之中不斷地遊盪，慢慢地他就發現，雖然自己在不斷地往前走，但是周圍的情形卻是沒有一絲的變化——

　　 跳動的火焰，灼熱的溫度，一成不變。

　　 敖丙也終於放棄了尋找大陣的破綻，看來自己就是一俗人，根本和什麼陣法天才不掛鈎，眼看自己體內的葵水之精消耗了不少，敖丙不敢再耽擱。

　　 在大陣之外，敖丙就和水生討論過，敖丙在大陣之中爆發出自己的最強力量，超出大陣的承受限度，那麼大陣自然會將敖丙甩出大陣。

　　 但是見識過了大陣的威力，敖丙卻是嚴重懷疑水生的判斷，自己爆發出全身的葵水精華，就一定能夠突圍出大陣嗎？

　　 敖丙不得不考慮這件事情，因為一旦自己爆發，然而自己卻沒有突破大陣，那麼沒有了葵水之精的守護，自己的下場可想而知。

　　 但是如果字不爆發，還有其他的辦法嗎？時間拖得越久，體內葵水之精消耗越多，自己突破的幾率也就越小。

　　 敖丙苦笑一聲，怪只怪自己考慮問題太過於簡單，着了水生的道兒。水生的想法，敖丙也猜個差不多，自己不過就是他的一步閑棋。

　　 水生可能確實想要進入大陣，但是自己能夠進入大陣的幾率絕對不會像他說的那般高，頂多也就是比普通人要強上那麼一點。

　　 他誇自己，自己竟然真的信了，看來自己真的是順風順水慣了，這樣的小伎倆都看不破，自己要走的路還很長啊……

　　 敖丙收斂心神，將注意都集中在了眼前，嘴角微微勾起了一個苦澀的弧度，除了爆發至強一擊，好像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而且越猶豫，對自己的情況越不利，一旦自己體內葵水之精耗盡，自己想爆發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敖丙想到這裏，也便不再猶豫，爆發還有一線生機不爆發，不爆發只能苟活一會兒。

　　 他全身的葵水之精瘋狂地運轉，在他的體外漸漸地浮現了一條蔚藍色的五爪神龍，在敖丙的體錶盤旋游弋。

　　 漸漸地敖丙體外的法力防護逐漸地消失，只剩下了那條越發凝實的五爪神龍，其上散發出恐怖的龍威，還有滔天的葵水氣息。

　　 那條神龍是敖丙一身力量的凝聚，敖丙已經決定孤注一擲，以命相搏。

　　 抽取了全身力量的敖丙，臉色有些蒼白，身軀也有些不自然的顫抖，但是眼神之中依然不屈，甚至已經帶着七分癲狂與偏執。

　　 敖丙感應着體外神龍的情況，察覺到神龍已經到了一個巔峰狀態，他眼神一亮，口中冷冷地吐出了一個字，“爆～”

　　 那蔚藍色五爪神龍在敖丙‘爆’字出口的瞬間，仰天一聲長吟，身軀一擺，衝天而上……

　　 下方敖丙的身軀慢慢地仰天倒下，周圍的火焰無情地舔.舐/着他的身軀，但他卻是渾不在意，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衝天而起的五爪神龍。

　　 五爪神龍上升的速度越來越慢，好像上方有一張無形的大網，阻止它的上行。

　　 五爪神龍瘋狂地掙扎，但卻是無濟於事，它的速度完全被遏制住，最終五爪神龍發出了一聲悲鳴，“轟～”地一聲炸裂了。

　　 火海因為神龍的爆炸，產生了劇烈的波動，一層層的火焰漣漪向著四周散開。但，也就僅此而已了，波動很快就平息下來。

　　 敖丙看着漫天絢爛的煙火，眼中逐漸地失去了神采，口中喃喃道，

　　 “一切都結束了么？”

# 第80章 驚現不朽

　　 話說，敖丙孤注一擲，他將自己全身的力量凝聚成了一條蔚藍色五爪神龍，神龍並未能撼動大陣。敖丙爆發了，卻並未衝出大陣。

　　 敖丙的眼中已經失去了神采，看着逐漸平息下來的大陣，敖丙知道自己是沒有機會了，本來就是孤注一擲，不成功便成仁的一鎚子買賣。

　　 鎚子是敲下去了，可是買賣並沒有做成。

　　 敖丙的衣衫被南明離火燒成了灰灰，他赤身裸體地暴露在火海之中，火焰無情地舔舐.着他的肉體……

　　 他的體表被灼燒出了一個又一個水泡，水泡由大變小，最終炸裂，一灘灘淡黃色的濃水濺滿了敖丙的身軀，在火焰的烘烤之下，濃水蒸干，只剩下了黃色的痂。

　　 敖丙感覺着身上火辣辣的痛楚，緩緩地閉上了眼睛。

　　 “就這樣結束了么？”雖然有些不甘，但是敖丙知道，自己沒有機會了，法力耗盡，火海無情。又無人能來解救自己，自己此番是真要死了。

　　 認清了現實，絕望過後，敖丙竟然感覺到了一絲解脫，其實就這樣結束也未嘗不好，作為一個早就已經死了的人，能夠作為神龍多活百十多年，已經是天道眷顧了。

　　 終於不用再背負沉重的命運加鎖，這種沒有任何束縛，徹底解脫的感覺真是不錯呢。

　　 敖丙漸漸地忘卻了身體的痛處，完全沉浸在了解脫的超然之中。

　　 周圍的一切都靜下來……

　　 火焰依然肆虐，敖丙的身軀逐漸地化為了龍身，不知不覺間他的身軀盤曲了起來，呈現出一個近圓的狀態，一如他未出世時的樣子。

　　 敖丙的身軀在火焰的烘烤之中變得火紅，他的意志已經變得模糊，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

　　 但是他的肉身並沒有毀壞的趨勢，甚至在南明離火的烘烤之下，他的身體竟然變得越發堅韌，體內的雜質變少。

　　 此時的他就好像是一塊鋼材，在烈火的煅燒之中，不斷地褪去雜質，變得更加的精純，更加的強大。

　　 敖丙的身軀在天龍淬體術的修鍊之下，已經達到了玄仙之境的最圓滿狀態。玄仙之境的南明離火雖然強悍，但是並未超出玄仙之境的範疇。

　　 因此，雖然敖丙在南明離火之海之中毫無反抗的能力，但火海也無法真的將他煉化，反而成為了磨礪他的基石。

　　 而且敖丙的天龍煅體術是用葵水之精修鍊的，因此他的肉身之中自帶有一種葵水之精的屬性，因此才能夠牢牢地守住敖丙的體內，不讓離火侵入。

　　 本來在離火的煅燒之下，敖丙也不至於昏迷，但是他心灰意冷之下，神志低靡，才讓自己陷入了昏迷。

　　 即便是沒有他的引導，肉身的強度卻沒有減弱分毫。牢牢地頂住了火海的侵蝕，在火海的磨礪之下，相信他的身軀會逐漸地強勁，直到徹底適應此火海的威力。

　　 但是事情卻產生了新的變化，在火海的烘烤之下，敖丙的眉心之處，慢慢地浮現出了一點妖異的紅色。紅色越發的鮮艷，最終竟然從敖丙的眉心跳出了一滴渾圓的血液。

　　 血液蠕動變幻，竟然化為了一個奇異的形態，此形態的頭顱與龍族相仿，卻有九顆腦袋，在頸下連成一體，共用一個身軀。

　　 在它的背後有九對一十八隻翅膀，腳下四足，每足有九爪。由於是血滴變幻而成，因此它通體呈血紅色，看不出原本的顏色。

　　 從外表看過去，它就好像是一條有九個腦袋的龍族，但看它每顆腦袋上那刀鋒一般的犄角，腿肘外突的長刺，背後尖銳的骨刺，显示出它與一般的龍族並不相同。

　　 這生物竟然好似有靈智一般，身軀盤旋在敖丙的身上，九顆頭顱高高地昂起，好像在審視着敖丙一般，然後那九顆頭顱又環顧了一下四周的，最後又將目光回到了敖丙的身上。

　　 最終一聲長長的嘆息響徹了整處大陣，火海都產生了一絲不正常的停滯。外面焦急等待中的三個人，腦海之中同時響起了一聲嘆息。

　　 三個人被這一聲嘆息嚇得不輕，嘗試着呼喚了幾聲，卻是再也沒有回應，但是心中在擔憂焦慮敖丙的同時，也是多了幾分惴惴。

　　 同時敖焚與血玉子看向水生的眼中多了一絲的狐疑與警惕，至於後者也是一臉的意外和迷茫。

　　 此時，洪荒之中所有成就金仙道果的人，都聽到了那一聲仿若來自亘古的嘆息，而洪荒之中的幾位聖人，聽到這聲嘆息，卻是臉色狂變。

　　 因為他們在這嘆息之中聽到了不朽的味道，這可是聖人也不曾觸摸到的層次啊？難道是道祖的手段？每位聖人都是在手中掐算不已。

　　 但是天機混沌，晦澀不明，演算到緊要的關頭，手指總是被莫名彈開。最終他們都是將目光投向了洪荒之外，那裡有一喚作‘紫霄宮’的去所。

　　 不過眾聖期望之中，道祖並未現身為他們解惑，每個人的心中少不得又是計較一番。

　　 再返回頭來說敖丙處，那似龍的生靈嘆息一聲，尾巴只是一擺，敖丙便被它卷了起來，然後他便開始圍繞着敖丙不斷地盤旋飛舞。

　　 血液組成的它，體表的紅色逐漸地變淡，而敖丙銀白的龍鱗上卻是呈現出了一絲妖艷的紅潤。周圍的火焰跳動，竟然以敖丙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漩渦。

　　 一絲絲的南明離火開始進入敖丙的身體，敖丙的龍軀並未有絲毫的變化，唯一的變化便是他頭顱處的銀白龍鱗浮現出了一絲火紅色。

　　 而敖丙的體內竟然自動運轉起了天龍淬體訣，不過現在他修鍊天龍淬體術的原料卻是變成了南明離火，天龍煅體術可以用葵水之精修鍊，但卻不局限於葵水之精。

　　 只要是極致的力量，就可用於天龍淬體術的修鍊，不過難以想象，敖丙平時都是用葵水之精修鍊，現在卻是突然改為了南明離火。

　　 水火不容，況且還不是一般的水火，貿然改用南明離火修鍊不會出現問題嗎？當然會，但是不要忘了，敖丙這個時候正處於法力空白的狀態。

　　 如果在他的全盛時期，那麼他體內豐腴的葵水法力必然會與南明離火產生劇烈的排斥反應，甚至在水火相斥的過程中，爆體而亡都大有可能。

　　 但是偏偏他的體內此刻沒有葵水之力，雖然他的肉身自帶有一絲的葵水屬性，但並不太大。因此雖然微有排斥，卻並不劇烈。

　　 等到敖丙蘇醒，以自己的身軀為紐帶，便可以同時容納葵水之精和南明離火於一身，之後的水火互濟不過是水磨的功夫。

　　 敖丙現在處於昏迷的狀態，這些道理自然不是他想到的，運轉天龍淬體術自然也不是他的意願。大陣之中除了敖丙，還有其他人嗎？

　　 那麼幫助敖丙運轉天龍淬體訣的又是誰呢？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

　　 可是這九頭十八翼的生靈，究竟是什麼身份？為什麼能夠控制敖丙的身體？為什麼他會知道天龍淬體術的修鍊方法？

　　 這一切都是個秘……

　　 那麼，此刻的敖丙又是什麼情況呢？

　　 敖丙神志迷惘，渾渾噩噩，腦中好像忘卻了什麼重要的東西。

　　 他感覺自己好像處於一個很玄妙的所在，四周都是灰濛濛的，沒有光，沒有聲音，甚至在這裏都不感應不到時間的流失，前行幾步也察覺不到空間的轉換。

　　 敖丙感覺到空間之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不斷地湧入到自己的體內，自己的力量越發的強橫，敖丙開始嘗試走出這片空間。

　　 但是也不知道走了過久，周圍的情形沒有一絲的變化，一如最初的狀態，他不知道自己在這裏待了多長時間，甚至後來他的思維都產生了一絲的僵化。

　　 敖丙就這樣無意識地行走，好似一具行屍走肉。

　　 終於有一天他遇到了一個生靈，敖丙僵化的思維還沒有表達出喜悅的情緒，那個生靈忽然撲過來，張開大嘴撕咬而來，敖丙胳膊上的肉被他咬掉了一塊。

　　 那生靈將肉狠狠地咽下去，然後繼續撕咬過來。

　　 本能地，敖丙便咬了回去，那生靈的實力卻是不及敖丙，最終一點一點地被敖丙吞噬，敖丙感覺自己又強大了幾分。

　　 他的思維開始變得靈活，身體在空間之中繼續遊盪。

　　 接下里的時間里，敖丙遇到的生靈好像突然多了起來，每次都是一番大戰，而每次大戰之後，敖丙的實力總是能夠再提三分。

　　 當然，他也經常會遇到一些強橫的存在。

　　 最嚴重的一次，敖丙在付出了半個身軀的代價之後逃走了，而敖丙在轉戰多方吞噬了數以億計的生靈之後，總算是把場子找了回來。

　　 敖丙遇到的生靈都是奇形怪狀，有的千手千足，有的千眼千口，有的只有一顆碩大的腦袋，有的乾脆就是一個長滿了倒刺的圓球……

　　 當然，敖丙的樣子也好不到哪裡去，他有九個頭，九對十八隻翅膀。

　　 雖然每個生靈的形態都不相同，但是他們的形態都是適合自己的最佳形態，無所謂美醜，只不過是為了讓自己更強，更加的具有攻擊性。

　　 敖丙的實力在吞噬了眾多生靈之後，越來越強，他懂的東西越來越多，在眾生靈之中成為了絕對強橫的存在，成為了稱霸一方的大佬級生靈。

　　 敖丙也知道了自己所在的這片空間叫做‘混沌’，沒有生靈知道混沌的邊界在哪裡？也從沒有生靈嘗試去走出混沌。

# 第81章 混沌天龍

# 第81章 九頭十八翼混沌天龍

　　 話說，敖丙在‘混沌’之中成為了一方霸主的存在，成為了‘混沌’之中最強的幾個生靈之一。眾生靈給自己取了一個很響亮的名字，喚作‘九頭十八翼混沌天龍’。

　　 敖丙的日子過得滋潤起來，沒有什麼不長眼的生靈敢來打擾他，而他除了閑逛，便是偶爾吞噬幾個生靈，打打牙祭。

　　 某天敖丙遇到了一個很有趣的傢伙，那傢伙的實力很差，不過是倒是很會說話，因此他也就沒有吞噬他，反而將他留在身邊，收他做了自己的小弟。

　　 時不時地，敖丙會賞賜他一些自己修鍊之後排出的血污，他吸收之後，樣子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原本光禿禿圓潤的腦袋上面長出了兩隻猙獰的巨角，下吻變長，生出了兩條須子，眼睛外凸，頜下長出了一些鬃毛，身上也出現了與自己身上類似的鱗片。

　　 他現在的樣子與敖丙很像，不過只有一個腦袋，而且沒有和敖丙一樣的翅膀，他就好像是敖丙的簡化版本一樣。

　　 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就是敖丙後裔呢？不過敖丙卻是直撇嘴，自己怎麼可能會有這麼弱的後裔？

　　 身上都是些華而不實的東西，鋒利的尖角被他變成了分叉的圓潤巨角，肘部尖銳的骨刺也被他收回了體內，一身華麗的七彩鱗片一戳就破。

　　 不過這傢伙倒是極善言辭，每次總是能夠給敖丙帶來樂子，敖丙也就由着他了。

　　 也不知道過去了多久時間，敖丙只是感覺很久，很久……

　　 後來敖丙在遊盪之中，感應到了一個很奇妙的信息，某個方位傳來一股玄妙的氣息，好像出世了一件很強的寶物。如果自己可以得到，必然可以稱霸所有生靈。

　　 等到敖丙趕到那裡的時候，發現已經匯聚了眾多的生靈，他們互相戒備着，貪婪地看着那件寶物——一朵青色的蓮花。

　　 敖丙一看到那蓮花，腦中自動浮現出了它的名字——“混沌青蓮”，其上的本源之氣絕對可以讓自己再度進化，蛻變成為最完美、最強橫的存在。

　　 他們一群生靈就在蓮花周圍靜靜等待它的成熟，只要在它成熟的那一刻將其採下，煉入己身，必可稱霸洪荒，成為所有生靈唯一的霸主。

　　 其間摩擦不斷，不時會有生靈之間爆發搏命之戰，不過敖丙威名赫赫，卻是沒有什麼生靈敢來招惹他的麻煩。

　　 終於在苦苦等待了數萬個元會（一個元會=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後，那朵混沌青蓮終於要成熟了，所有的生靈都是蓄勢待發。

　　 但是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一個黑影忽然向著混沌青蓮飛過去，所有生靈在一愣之後，紛紛出手，一時間，漫天五光十彩，好不熱鬧。

　　 敖丙眼神一眯，注意到了眾生靈之中一個悄然向著青蓮逼近的黑影，那傢伙他認識，也是混沌之中的霸主之一，喚作‘離火老祖’。

　　 敖丙注意到，剛才那個黑影好像就是從他的方位飛過去的，敖丙不是傻子，再聯繫到離火老祖此時的作為，哪裡還不知道這就是離火老祖的詭計。

　　 敖丙也是有樣學樣，悄悄地地向著混沌青蓮靠近。

　　 所有生靈都失去了理智，他們的混戰已經全面爆發，也不管眼前生靈是誰，修為如何，唯一做的就是攻擊，攻擊，全力攻擊……

　　 敖丙也是遭受了不少攻擊，他心中惱怒，凡是對他出手的生靈，全部被他一張嘴吞入了腹中。

　　 越靠近青蓮，生靈越多，敖丙受到的攻擊也越發的密集。

　　 最終惱怒萬分的敖丙，也加入了混戰之中，在他的心中有一個念頭，只要自己打殺了所有生靈，混沌青蓮就一定是自己的。

　　 但，他把這一切想得太簡單了。

　　 每個生靈都是悍不畏死地對周圍的生靈出手，混沌青蓮對他們的吸引實在是太大了，有了這其中的青蓮本源之氣，必然可以讓他們成為最強的存在。

　　 敖丙雖然是霸主級別的存在，但是畢竟雙拳難敵四手，在混戰之下，也是受了不輕的傷勢。

　　 就在戰鬥正酣的時候，卻是一股沛然本源氣息突然爆發而出，混戰也因此終止，混沌青蓮似乎就要成熟了，一波波的混沌氣息漣漪般地四散而開。

　　 眾多生靈被本源氣息波及到，他們因為混戰而造成的傷勢，以一種肉眼可見的速度癒合。而換來的就是一雙雙血紅而又火熱的眼睛，以及粗重的喘息，這混沌青蓮他們勢在必得。

　　 不過他們都是很有默契地沒有繼續出手，因為混沌青蓮在緩緩地綻放，他們要在青蓮綻放的那一瞬間將其採下，然後煉化入身。

　　 接下來的事情卻是超乎了他們的想象，在千呼萬喚之中，混沌青蓮慢慢地綻放，但在青蓮的中心花蕊之上竟然有東西。

　　 那郝然是一個生靈，這個生靈長得柔柔弱弱的樣子，沒有鋒利的牙齒，也沒有尖銳的利爪，這傢伙是誰？又怎麼會出現在混沌青蓮之中？

　　 這是所有生靈的疑問，但也正是由於他的出現，所有生靈都是一愣，獃獃地看着混沌青蓮茫然無措。

　　 這個功夫，混沌青蓮之中的那個生靈手中卻是出現了一柄巨斧，然後巨斧揮動，他竟然劈開蓮心跳了出來，他的身體迎風見長，化為了一個虯髯大漢。

　　 破損的混沌青蓮化為四道光華一青、一金、一紅、一黑，向著混沌遠遁而去，原地只剩下了一根蓮桿，和五片蓮恭弘=叶 恭弘。

　　 大漢手持巨斧，將蓮桿蓮恭弘=叶 恭弘守在身後，竟然生出了一股不可戰勝的威嚴與霸道。

　　 這個時候，眾多生靈才反應過來，他們嘶叫着沖向了大漢，想要將他撕碎，青蓮竟然被他毀了，他是青蓮孕育出來了，吞了他，應該與青蓮效果差不多。

　　 大漢面對着衝過來的眾多生靈，面不改色，腳下一錯，腰身一扭，手中板斧掄圓了在半空中攔腰一劃，沖在前面的所有生靈全部被腰斬，無一例外。

　　 混沌生靈的生命力都是極其頑強的，除非被煉化吞噬，否則很難被殺死。

　　 雖然被大漢腰斬，但他們並未死去，他們將自己的兩截身體接連起來，想要恢復傷勢，但傷口處卻有一股奇異的力量在阻擋着他們身體的癒合。

　　 敖丙的實力畢竟要比其他的生靈高得多，敖丙在看到斧光，便察覺到了其中的危險，即刻後退，躲過這一斧。

　　 這一斧斬斷了近一成的混沌生靈，然後只見那大漢也不停歇，手中大斧連連揮動，化為了一道道亮光，向著眾多生靈斬殺過去。

　　 這個時候，混沌眾生靈也終於清醒過來，他們看着眼前威武不可侵犯的大漢，還有地上的碎屍和破碎的血肉，心中充滿了驚懼。

　　 也不知道是哪個生靈帶頭，他們竟然一哄而散，最終留下的只有二十幾位生靈，其中就有敖丙，對於青蓮他可不會就這麼輕易放棄。

　　 敖丙掃了一眼剩下的眾多生靈，混沌之中有七位霸主，眼下就有六位，只有一位本體為空心柳樹的楊眉老祖不曾留下。

　　 這六位霸主，分別是乾坤老祖、離火老祖、吞天祖聖、羅睺魔祖、玄黃老祖，還有敖丙——混沌天龍，他們六位雖然平時沒有什麼交集，但是都互相有過耳聞。

　　 六人眼神對視一眼，便達成了一致協議，聯手幹掉持斧大漢，混沌青蓮各憑手段，至於剩下的那十幾個生靈，他們或者依附於某個霸主，或者實力稍弱於六位霸主。

　　 在六位霸主打成共識之後，他們自然也是沒有反對的理由，然後六位霸主唿哨一聲，聯合另外十幾位混沌生靈，一起攻向那持斧大漢。

　　 那持斧大漢也不慌張，只是緊了緊手中大斧，揮動大斧迎上了眾生靈，一場大戰全面爆發，打得是混沌震蕩，殿坤顛覆，五行倒施……

　　 敖丙這一方雖然數量佔了優勢，但卻敵不住大漢一個，他們之中也就六位霸主堪堪可以硬抗大漢的斧光，其他的生靈沾着就死，碰上便亡。

　　 很快敖丙一方便折損了數位，便是六位霸主身上也是掛了彩，他們知道，不拚命，恐怕是拿不下這大漢，因此他們都用出了的看家本領。

　　 “混沌乾坤輪～”

　　 “離火焚混沌～”

　　 “紫極吞天噬～”

　　 “魔祖碎星手～”

　　 “玄黃大手印～”

　　 “天龍九極破～”

　　 “…………”

　　 “轟～”面對六位霸主的巔峰一擊，大漢身子一抖，就好似沖了氣一般地變大，身上肌肉虯結，一股莽荒氣息鋪面而來，手中大斧一立，一股鋒芒的斧意迎上了六霸主的攻擊。

　　 六霸主的攻擊在斧意麵前，就好像肥皂泡沫一般，頓時煙消雲散，敖丙看到此處是心膽巨顫，他廝殺混沌數億億量劫，只有當年弱小之時才體會過的死亡之感，此刻再度出現。

　　 敖丙也不管別的霸主如何，他身子一翻，轉身就跑，混沌青蓮確實是寶物，但是也要有命享受才行啊。

　　 敖丙慌亂逃跑中，回頭一看，卻是赫得他亡魂皆冒，那大漢就在他的身後不遠處，手中大斧鋒芒閃爍，看樣就要劈過來了。

　　 敖丙就要逃跑，忽然察覺到身側不遠處還有一位，正是離火老祖，敖丙大喝一聲，“離火老祖，你我共同阻他一阻，不然你我都要隕滅……”

　　 離火老祖爽快地應了一聲，然後兩人同時停下來，催發出自己的至強一擊，迎上了那大漢。

　　 但是就在最關鍵的時刻，離火老祖身形一錯，卻是忽地出現在了敖丙的身後，而那至強一擊也是打在了敖丙身上。

　　 敖丙身形就好似一顆隕石一般，飛向了那大漢，而離火老祖卻是毫不停歇，轉身就逃。

　　 敖丙眼中滿是驚怒，面對那必殺的一斧，他絕望地閉上了眼睛……

　　 PS：本書作者稍微有點強迫症，所以才會出現兩個兩個題目（本書的章節名稱都是四個字的），突然出現例外看着會很不舒服的。

　　 本書的存稿發的也差不多了，由於要準備六月中旬的CET6考試，接下來的碼字時間會大幅減少，盡量保持一天一更吧。六級之後，不管結果如何，都會一心一意碼字，直至本書完結。

　　 一個半月時間，大家體諒一下，謝謝了。

# 第82章 天龍傳承

　　 話說，敖丙等六位霸主不敵持斧大漢，敖丙轉身而逃的時候，與離火老祖聯手抵禦大漢的追擊，卻是被離火老祖陰了一記，迎上了大漢的斧光。

　　 因為剛才離火老祖的那一擊，不僅敖丙的身體飛向了那大漢，而且剛才他辛辛苦苦凝聚的全力一擊也被打散，身體已然受了重創。

　　 敖丙幾乎是沒有絲毫防護地迎上了斧光……

　　 斧光劃過，敖丙的身體化為了兩半，大漢從敖丙兩半身體中間穿過，也不停歇，一斧又劈向了離火老祖，在離火老祖驚懼的目光之中，也淪為了與敖丙一樣的結局。

　　 那大漢似乎不齒與離火老祖的行徑，轉身又來了兩斧，離火老祖變成了八瓣，敖丙看到離火老祖的下場，他忽然想笑……

　　 那大漢也不管敖丙與離火老祖，身形一晃，有向著其他的生靈追殺過去。

　　 但是當敖丙看到，離火老祖身體爆裂，化為一片離火之域后，在那大漢沒有注意到的角落，飄出了一道紅色的光華，一顫之後，遠遁在了混沌之中。

　　 敖丙忽然感到強烈的不甘，那無恥之徒竟然逃遁了，雖然只是逃走了一絲真靈，但是無數量劫之後，未必不能卷土重來。

　　 敖丙感應着已經被斬成兩半的身體，還有傷口出那股不斷侵蝕自己身體、神魂的力量，敖丙心中一陣慌張。

　　 也不知道那大斧是什麼跟腳，竟然將自己的神魂一併斬碎，而且其中的腐蝕之力，自己根本無從抵擋，也許一會兒之後，自己便要被全面侵蝕，真靈泯滅。

　　 先前被斬碎的那些生靈，起初他們的碎屍還在蠕動，但此時已經一動不動，甚至已經有一些碎屍已經重新化為混沌之力。

　　 敖丙的九顆頭顱之中分別修鍊有‘金、木、水、火、土、風、雷、時、空’九種不同的力量，不管是哪種力量都無法抵抗大斧之中的腐蝕之力。

　　 敖丙知道自己此劫是過不去了，他眼中閃過一絲凄涼，但卻是一片堅定，他收攏自己最後的力量，自爆了肉身以及神魂，化為了九極力量。

　　 ‘金木水火土風雷’七極鎮壓混沌，‘時空’兩極開闢裂縫，劃開一道時空裂縫，將一滴融入了自己所有傳承以及一絲殘魂的本命精血，遁入了時空縫隙之中。

　　 然後敖丙在時空裂縫之中不斷地穿梭，其中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的意識已經逐漸開始變得模糊，就在要消散的時候，忽然在前面有一處時空薄弱之處。

　　 敖丙用自己剩餘不多的力量，破開了空間，然後一處高樓大廈的世界出現在他的眼前，看着眼前的世界，敖丙若有所思。

　　 此時，敖丙已經失去了絕大多數的力量，為了減少消耗，敖丙將自己的精血附身在一尊雕塑之上，然後緩緩地吸收空氣之中微薄的靈氣，積攢力量。

　　 幾經輾轉，這一天敖丙眼前出現了一個年輕人，看到他的容顏，敖丙腦中忽然一陣轟鳴，這個時候他忽然記起了很多東西。

　　 眼前的這個人就是自己，是前世的自己，而這情形不就是當初自己買瓷龍時的情形嗎？

　　 看着那撞過來的卡車，敖丙就想救下前世的自己，可此時他才發現，自己好像失去了對力量的控制，或者說自己根本就不曾獲得過控制力量的權利。

　　 自己就好像一個旁觀者一般，只能無奈地看着這一切。

　　 再接下來，那滴天龍精血吸收了敖丙前世的魂魄，又用自己積攢的最後一絲力量破開了時空，來到了洪荒大陸。

　　 當適時，天道有感降神雷以示警。

　　 天龍精血，畢竟是來自混沌天龍，混沌之中最強橫的存在，立刻便遮掩天機，讓天道無從查詢，然後天龍精血破開水面，鑽入到了一顆巨蛋之中。

　　 敖丙獃獃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關於自己的穿越因由，他終於清楚了，而對於那一滴精血的來歷，經歷了混沌天龍一生的敖丙，哪裡還不知道？

　　 忽然他的眼前情形一陣模糊，敖丙的眼前出現了一頭奇異的生物，它只有是一個淡淡的虛影，但是他身上卻是散發著一股上位者的威壓與高傲。

　　 這生物，有九頭十八翼，有刀鋒般的尖角，有銳利的骨刺，經歷了那段混沌歲月的敖丙，自然是知道這是何物？

　　 混沌天龍就這樣注視着敖丙，眼中有無奈，有惆悵，有希冀，五味雜陳，萬般情緒，最終都化為了幽幽一嘆——

　　 “唉～”

　　 然後混沌天龍的虛影消失，敖丙眼前場景再變，這卻是一片火紅的世界，這個時候，敖丙壓在腦海深處的記憶一幕幕地浮現出來。

　　 敖丙身形一晃，龍身恢復了人形，他看着自己的雙手，感覺很是不可思議，自己明明都要死了，可是現在竟然安然無恙。

　　 但是想到那滴精血的神秘，他又覺得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混沌天龍卻是將敖丙的意識，帶入到了自己的記憶之中，讓敖丙經歷了自己的一生，這是對敖丙的一種傳承，一種最根本的傳承之法。

　　 通過記憶，敖丙已經完全掌握了混沌天龍的所有功法，而最初他腦海深處的那篇‘天龍淬體術’，正是混沌天龍的煉體之法。

　　 天龍淬體術有九重，但這九重並不是循序漸進的，而是呈現一種齊頭並進的修鍊方式，因此，敖丙修鍊多年一直不曾修鍊到第二層。

　　 每領悟‘九極’之中的一種力量，並且用之淬鍊身體，那麼便算一重，敖丙用葵水之精淬鍊身體，因此只能算作一重。

　　 而此時他又用離火修鍊，那麼他算是進入到了第二重，但是他想要將這兩重修到頂峰，卻是還有很長很長一段路要走。

　　 敖丙得了混沌天龍的記憶，就好似親身經歷過一番，此時，敖丙比之洪荒之中那些老妖怪的底蘊，一點不差。

　　 不過，好在混沌天龍並沒有什麼壞心思，要不然以敖丙小小的玄仙之境，接受了混沌天龍的記憶，恐怕會直接迷失自我，而以混沌天龍記憶為主導。

　　 那時的敖丙，也便不再是敖丙，而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混沌天龍重生，敖丙的記憶便成了他的附屬記憶。

　　 不過混沌天龍身為混沌霸主之一，卻是不屑於那樣做，那樣的混沌天龍還是原來的自己嗎？

　　 因此在讓敖丙接受自己記憶的同時，他用一絲力量，護住了敖丙的真靈，不讓他被自己的記憶衝擊到。

　　 這些年來，通過敖丙，他也了解了一些洪荒大陸的信息，知道這洪荒大陸便是那大漢開闢的，心中卻是失去了與盤古一較上下的心思。

　　 自己敗了，卻是敗的心服口服。

　　 關於混沌天龍的回護，敖丙並不知曉，此時的他卻是在回想着記憶之中貌似熟悉的人物。

　　 混沌天龍之屬，應該便是混沌魔神了，三千混沌魔神不過是虛數，具體的魔神數量，並無人知曉，而斬殺混沌天龍的那個持斧大漢，應該就是盤古了。

　　 盤古的形態卻是與人族極為相像，不過他的臉龐卻是如刀削斧鑿一般，稜角分明，剛毅之中透着一絲莽荒的氣息。

　　 想到與盤古一役，敖丙便想到了那根源——混沌青蓮，嘴角掛了一絲苦笑，看來自己真是與混沌青蓮有緣啊。

　　 先是混沌天龍因為強奪混沌青蓮身死，而後自己僥倖獲得了混沌青蓮蓮桿所化的弒神槍，現在自己又為了四分之一混沌青蓮的造化青蓮，強入方丈仙島。

　　 不過最讓敖丙意外的便是龍族的來源了，眾所周知，洪荒龍族起源於祖龍，但是祖龍又是怎麼來的呢？

　　 當年在東海之時，敖丙見過祖龍的影像，而祖龍的形象卻是於混沌天龍收的那個小弟的形象不謀而合，而且最後的盤古之戰，混沌天龍的小弟因為實力原因，並未參与。

　　 現在想來，他當是逃過了盤古的追殺，並且在盤古開天之後，進入了洪荒世界，化為祖龍，演化洪荒龍族。

　　 但是，祖龍不過是混沌天龍修鍊排出的血污造就之物，那麼現在比之祖龍血脈不知道稀薄了多少億倍的龍族，與混沌天龍的差距該有多大？

　　 敖丙知道自己能夠獲得一滴混沌天龍的精血，該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情，當年的祖龍跟隨混沌天龍無數量劫，都不曾有此待遇。

　　 而且自己穿越成為龍族，多半的原因也是由於龍族與混沌天龍有那麼一絲絲的微小血脈聯繫。

　　 那一滴混沌天龍精血，此時已經完全融入到自己的體內，與自己的血脈合二為一，算起來自己是混沌天龍直系後裔。

　　 所以，在理論上來說，自己的血脈要高於祖龍？想到這裏，敖丙不由得有些傻眼。

　　 關於混沌天龍最後那複雜的一眼，敖丙看到了兩個意思，首先一個，混出個樣子來，不要墜了我的名頭。再一個，追查離火老祖的下落，為我報仇。

　　 這兩個沒有一件事情是好辦的，第一條，能讓混沌天龍滿意，至少也要達到他那種程度，他當年雖然遠不及盤古，但是比之如今天道之下的眾聖人，應該是要強得很多。

　　 再說那離火老祖，雖然他當時逃遁而走了，但是他此時是不是還活着，還在兩說之間，如果他還活着，並且就在洪荒世界之中，

　　 那麼這麼多年過去了，他的實力可想而知，自己想要與他抗衡，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

　　 但是敖丙也不感到沮喪，自己受了混沌天龍的恩惠，為他做事也是理所應當，自己只要儘力就好了，說不定離火老祖已經死了呢？

　　 反正身上的虱子多了不怕癢，自己本來就要逆天改命，此時有了混沌天龍的傳承，雖然為自己再加了一套枷鎖，但是也為自己增加了無量的底蘊。

# 第83章 方丈仙山

　　 話說，敖丙接受了混沌天龍的傳承，同時也受下了混沌天龍的因果，一則是將天龍傳承發揚光大，二則是找到離火老祖，將其斬殺。

　　 敖丙心甘情願地接受了混沌天龍的因果，混沌天龍的最後一絲殘魂已經消散，他在最後一刻，將全部都傳給了自己，雖然自己不過是他無奈之下的選擇。

　　 但是大恩就是大恩，那些因果，自己沒有理由推辭。

　　 而想通了一切的敖丙，這個時候才注意到自己周圍的情況，之前還讓自己險些喪命的南明離火，此時卻是溫順的像一頭羔羊。

　　 無數的南明離火就好似乳燕歸巢一般，投入到他的體內，然後在天龍淬體術的運行下，不斷地被煉化，增強他的肉身。

　　 敖丙再往自己的體內看過去，他卻是一呆，自己之前的帶有葵水性質的藍色水系法力，此時卻是大變了樣兒，此刻自己體內運行的卻是火紅色的火系法力，其中帶有一絲的離火氣息。

　　 敖丙知道這是混沌天龍的影響，但他卻是有些無奈，因為自己根本沒有火系的修鍊功法，“玄水真解”可是駕馭不了這些火系法力。

　　 敖丙無奈之下只好先用‘天龍淬體術’運行這些離火之力。敖丙仔細地將自己的身體都檢查了一遍，卻是發現，自己的肉身已經步入了太乙玄仙初期的境界。

　　 法力與神魂之力，卻是並未突破太乙之境，敖丙心中閃過一絲慶幸，好在自己的法力沒有突破，要不然自己此時豈不是要面對，太乙玄仙初期巔峰境界的離火之海？

　　 想想之前自己在火海面前的無力，敖丙心中不由得閃過一絲后怕，雖然此時自己實力大進，但是這種無所謂的危險還是少一點為好。

　　 敖丙的手中浮現出了一個小漩渦，然後周圍的離火在他的手中匯聚，旋轉濃縮，化為了一個小火球，火球不斷的吸收離火之精，但它的體積卻不增反減。

　　 後來這股吸力波及整個火海，大量的南明離火湧入到敖丙手中的火球中，後來火海甚至都變得稀薄了一些。

　　 敖丙自己也不好受，之前因為肉身提升的緣故沒什麼感覺，但此時面對如此高濃度的離火匯聚，太乙初期的肉身卻是有些不夠瞧的。

　　 敖丙察覺到自己的肉身已經到了一個極限，然後手腕子一抖，手中的火球便飛了出去，火球向著上方飛了過去，一如當初那飛上天空的蔚藍色葵水之龍。

　　 但是他們產生的效果確實截然不同的，葵水之龍與火海產生了巨大的爆炸，最終泯滅在了無盡的火海之中；

　　 而此刻離火之球與火海也產生了劇烈的爆炸，火球產生了一層層的漣漪，向著火海四周擴散，將周圍單薄了許多的南明離火驅逐出去。

　　 然後火球爆發對火海產生了巨大的衝擊，敖丙感覺一層又一層的火焰潮汐，在他的感應之中四周的空間都有些不穩定了。

　　 火焰一陣波動，周圍的空間便是一陣劇烈波動，終於在一股超強的火焰潮汐之後，空間破碎，敖丙被甩進了空間裂縫。

　　 然後，敖丙的一陣迷楞，眼前出現了一處綠色，卻是一座鬱郁蔥蔥的高山，而此刻自己就在這高山腳下。

　　 敖丙一愣之後，便知道這便是水生所說的方丈仙島。敖丙心中猛地一跳，自己竟然真的進來了。

　　 修鍊之途，講求的是‘財侶法地’，財便是法寶錢財、侶便是雙修道侶、法便是指修為法力、地便是神仙洞府。

　　 如今自己有緣進入三大仙島之一的方丈仙島，那麼在‘地’之一項，洪荒之中聖人之下，恐怕無人可出己之右。

　　 恐怕聖人知道了都要眼紅的，不過三大仙島之外莫不是有絕世大陣遮掩天機，便是聖人也找尋不到。三大仙島者，非有緣人不可得之。

　　 敖丙看着眼前的高山，腳下不停，向著山上走去。

　　 方丈仙島給敖丙的第一感覺便是靈氣充裕，此處基本保持着天地初開之時的狀態，靈氣自然豐沛，幾乎是外面靈氣的百倍左右。

　　 山上的植物十分的茂盛，在這樣豐沛的靈氣環境下，便是一顆野草，其藥用效果，恐怕也不會低於外界的仙草靈智。

　　 敖丙一路行來，也是遇到了不少生靈，它們普遍靈智不高，見到敖丙也不慌張，只是躲在樹木山石後面，滿是好奇地看着敖丙。

　　 敖丙沒有去驚擾它們，這群生靈他剛才查看了一下，雖然靈智不高，但是卻也都到了鍊氣化神的境界，甚至敖丙還看到了一隻地仙境界的兔子。

　　 只不過他們空有一身法力修為，卻是不會運用，只是保持着最原始的本態。敖丙知道，如果這群生靈，運用得好，又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敖丙看着四周，腳下可是絲毫不慢，很快他就來到了山頂。一到山頂，敖丙便感覺到一陣神清氣爽，神魂都輕了三分。

　　 眼前一片開闊，定睛細看，在山頂的中心有一座百丈方圓的水池，在池中開了一朵又一朵的青色蓮花，有三品蓮花，有七品蓮花，有九品蓮花。

　　 在最中心的部位，所有蓮花拱衛的位置，有一朵十二品青蓮，感受着隔空傳來的生生造化氣息，敖丙便知道，自己來着了，這便是造化青蓮，四分之一的混沌青蓮。

　　 敖丙在心底喃喃自語道，

　　 “天龍前輩哦，當年您因為混沌青蓮與盤古大神征戰，又受離火老祖小人的偷襲，不幸隕落，今日晚輩得此造化青蓮，也算是圓了前輩一部分心愿。”

　　 敖丙看着滿池的蓮花，眼中的喜悅漸漸斂去，因為他在蓮花之上感覺到了禁制的氣息。

　　 不說中心部位十二品造化青蓮上的禁制，便是稍靠近中心的七品青蓮，其外面的禁制，都讓敖丙有種膽戰心驚的感覺。

　　 唉，先天神禁，應該是造化青蓮自生演化的禁制！

　　 敖丙有種入寶山而空回的感覺，眼前便是一件極品先天靈寶，可是自己卻無福消受，真乃時也，運也，命也。

　　 但隨即他就是苦笑一聲，看來自己是有些着急了，現在整座島都是自己的，何況這一池的蓮花？等到以後自己實力提上來，這蓮花便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敖丙心態放平靜下來，目光卻是落在了那一池水中，池中的水並不是靜止的，而是緩緩流動的，其中有兩股水流，其一呈三色，其二呈黑色。

　　 敖丙已經不是吳下阿蒙，接受了混沌天龍的記憶，再加上這些年來的見聞，立刻就判別出了這兩股水流的跟腳，前者是三光神水，後者是天一重水。

　　 三光神水乃是不可多得的療傷聖品。天一重水確如其名，卻是只有唯一的特性——重，其一滴水的重量便要以萬斤來計算。

　　 看到兩者，敖丙頓時心中就有了譜兒，看來這就是水生所說的那兩位夥伴了，心中不由的暗自咋舌，水生他們三人真是了不得，天生弱水、天一重水、三光神水，具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不過看這兩股水流在水池裡慢悠悠流轉的樣子，敖丙心中卻是越發的鄙視水生，他先一步開啟靈智，化形而出，以他的手段必然可以幫助另外兩位夥伴開啟靈智。

　　 但是現在什麼情況？水生修鍊到了大羅金仙中期之境，而另外兩位卻是連靈智都沒有開啟，尚且處於懵懵懂懂的狀態。

　　 水生讓自己前來，多半也是沒安好心，他不過是將自己作為一個試驗品，成則成矣，不成也無妨。忽然，敖丙的眼神一縮，卻是想到了水生的要求。

　　 水生情願讓出方丈仙島，讓出十二品青蓮，卻是只要一絲三光神水和天一重水的本源之力？

　　 呵呵，此時敖丙卻是有些清楚水生在打什麼主意了，真是不愧為洪荒之中老不死的怪物，話中半真半假，自己險些被他騙了。

　　 老而不死是為賊，真是不假啊。

　　 他失去法力的那套說辭應該不假，不過他一旦得了本源之力，恢復了大羅金仙的實力之後，那麼他還會放手方丈仙島？

　　 當然不會，雖然不知道他會有什麼辦法，但他勢必會控制自己一群人，或者乾脆一點將自己等人全部抹殺，然後方丈仙島就只是他一個人的了。

　　 至於說把整座仙島包括上面的珍寶都送給自己，那就更是笑話了，他絕對知道仙島上最珍貴的便是十二品青蓮，而青蓮上卻有先天神禁，根本不是自己可以染指的。

　　 而方丈仙島自己又搬不走，等到他恢復了大羅金仙的實力，那麼方丈仙島又會能回到他的手中。真是算盤打得啪啪響啊。

　　 至於說什麼夥伴之間的情誼，敖丙看到三光神水和天一重水的情況，再信他說的話，他就是棒槌。甚至敖丙都懷疑，三光神水與天一重水的情況，都是水生刻意弄出來的。

　　 比如，用他們的本源之力修鍊，要不然真的很難解釋水生的實力，與三光神水他們兩個之間的巨大差距。

　　 如果真是如自己猜測的那樣，那麼就必須該採取一些措施了，不能順着他的心意走，敖丙眼睛微眯，卻是心緒百轉。

　　 敖丙將自己的目光從造化青蓮之上拔出來，山頂上沒有其他的生靈，連一顆小草都沒有，也許是懼怕於十二品青蓮的威視吧？

　　 忽然，敖丙的目光落在了山頂一角的懸崖邊上，那裡有一顆三五丈高的小樹，樹恭弘=叶 恭弘呈現一種銀色，樹上丁丁噹噹地掛了幾個果子。

　　 看那模樣好像是杏子？

　　 恩？杏子？難道是風雷二杏？

# 第84章 講道方丈

　　 話說，敖丙看到了山頂邊緣的懸崖峭壁之上有一顆果樹，其上掛了一些類似於杏子的果子，聯想到水生對自己的誘惑之言，敖丙一下就想到了風雷二杏。

　　 敖丙眼中立刻一陣火熱，腳下一動，已經出現在了果樹之下，仰着頭看着樹上的果子，敖丙的口水都快流出來了。

　　 自己是不是能夠批量生產一支雷震子大軍了？

　　 可是還沒等敖丙高興勁兒上來呢，他的眉頭就皺了起來，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樹上只有七枚杏子，其中有兩顆是銀色的，有五顆是青色的。

　　 敖丙看着樹上的七顆果子，頓時醒悟，嘴角不禁勾了個苦澀的弧度，自己真是異想天開了，天地靈根的成熟莫不是需要大量的時間。

　　 想那人蔘果需要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果，再三千年才得熟，短頭一萬年方得吃。再想那蟠桃，有三千年一熟者，有六千年一熟者，有九千年一熟者。

　　 但實則這些蟠桃樹，都不過是真正蟠桃樹上的枝丫移栽而成的。

　　 否則若真有三千六百棵蟠桃樹，豈不是亂了套？那是先天靈根，可不是大白菜。真正的蟠桃樹只有一棵，至於果子的成熟時間，比九千年只多不少。

　　 這仙杏與蟠桃樹、人蔘果樹同為十大先天靈根，雖然之間互有差距，但想來當是不大，所以仙杏的成熟時間也不是一個小数字。

　　 可是自開天以來，只有七個果子卻是有些過分了，但隨即敖丙就好似想到了什麼，臉色頓時就難看了起來，這裏可是水生的地盤。

　　 能夠給自己留下七個果子，還要感謝他的手下留情呢？

　　 恩……，也許不用謝他，這些果子應該是他離開之後結下的。考慮到他的性格，他怎麼會給別人留下如此機緣？

　　 敖丙長嘆了一口氣，好像自己的雷震子計劃要破產了。不過聊勝於無，這七個果子就先拿走吧，也不知道自己下次再來是什麼時候了。

　　 敖丙知道自己這一出去，必然是要與水生計較一番，他的算盤自己也了解的差不多，自己如何能夠讓他如願？

　　 敖丙沉思一下，來到了水池的邊上，手中印法變換，將三光神水與天一重水各取了一絲本源，納入袖中。

　　 雖然會傷及二者的根基，但這也是無奈之法，自己出去之後，必然需要與水生虛與委蛇，要不然外面的弱水之域，自己幾個人根本出不去，因此手中必須有點資本。

　　 然後敖丙又將目光停在了水池邊緣的造化青蓮之上，其中心部位的十二品青蓮是不指望了，七品、九品也不做幻想，不過外圍的三品倒是可以嘗試一下。

　　 敖丙算計了一下，池中共有十二品青蓮一朵，九品青蓮三朵，七品青蓮五朵，五品青蓮九朵，三品青蓮一十八朵。

　　 但是隨即他就打消了心中念頭，此時渭河龍王府根基未穩，不適合展露造化青蓮的蹤跡，一旦讓有心人盯上了，自己根本沒有能力保住這裏的秘密。

　　 就在敖丙心中躊躇的時候，忽然他感覺自己的丹田紫府之中一陣劇烈的震蕩，然後仔細觀察，卻是一桿迷你紫黑色長槍，正是先天至寶——弒神槍。

　　 敖丙心中驚疑，手中光華一閃，弒神槍顯現而出。在它出現的那一瞬間，所有的蓮花都是一陣劇烈的波動搖曳。

　　 長槍也似乎回應般地一陣清鳴……

　　 敖丙恍然，他忽然想到這弒神槍本是混沌青蓮的蓮桿吸收煞氣、血氣所化，而凈世青蓮也是來自混沌青蓮分裂而來。

　　 二者系屬同源，沒想到它們之間竟然還有聯繫。敖丙一愣，看向水池中的青蓮露出了一絲火熱，這樣說來，自己豈不是可以取巧？

　　 也許，可能，大概自己破開青蓮之外的先天神禁，並不需要多高的修為。

　　 想到這裏，敖丙手中長槍一吐，槍尖一點鋒芒直奔外圍的一朵三品青蓮。

　　 敖丙本身並沒有用上多少法力，但是在青蓮之外的禁制遇到弒神槍的槍芒，卻是好似冰雪遇到烈火，立刻消融不見。

　　 然後敖丙手中長槍一點，將那朵三品青蓮從蓮桿落下，然後長槍一挑，蓮花便帶入到了敖丙的手中。

　　 敖丙的臉上閃現出了一絲的欣喜，果然可以。

　　 剛才自己基本沒有出力，完全就是弒神槍本身的威能，既然可以破開三品青蓮，想來五品、七品、九品，甚至十二品當也不例外。

　　 但是敖丙很快就將自己心中的激動壓下，雖然自己很有可能破除青蓮之外的先天神禁，但是現在自己實力尚弱，羽翼未豐，此時得到青蓮弊遠大於利。

　　 因此，敖丙強忍住要將所有青蓮收入囊中的衝動，將弒神槍收入紫府，那朵青蓮也被他收入袖中。

　　 敖丙將目光從一池的蓮花移開，掃視着四周，好像自己也沒有什麼事情要做了，至於說將山上的靈芝仙草都采走，敖丙根本沒有過這樣的想法。

　　 誠然，水生有他自己的算盤，自認為將自己等人牢牢地掌控在了手中，而方丈仙島也是他的囊中之物。但是洞悉了他陰謀的敖丙，怎麼會無動於衷？

　　 敖丙知道自己暫時不能與水生決裂，因為他掌控着方丈島的入口，雖然自己可以進入方丈仙島外圍的大陣，但是自己卻進不了那片弱水之域。

　　 敖丙手中可是捏着兩絲本源之力，這兩絲本源之力是水生用來恢復法力用的，如果自己在其中添加什麼其他的東西，嘿嘿……

　　 繼承了混沌天龍記憶的敖丙，可是記得有一門秘術喚作‘鎖天門’，是將自己的一絲本源印記用此秘術化作一座天門。

　　 此天門非同小可，除非有施術者實力之上的人，為被施術者解除此術，否則被施術者的修為終生將不得寸進。

　　 如果施術者的實力高出被施術者很多，那麼施術者還可以用此秘術將被施術者的修為鎖定在某一境界之內。

　　 如果被施術者在施術者面前，施術者還可以令天門暫時顯化，封鎮被施術者，封鎮時間視施術者與被施術者的修為差距而定。

　　 敖丙沉吟一下，這鎖天門秘術的本源印記自然是不能用他自己的，否則別說是鎖鎮水生了，按照自己與他的實力差距，其中的反噬之力恐怕能把自己震成肉糜。

　　 好在敖丙曾經身化混沌天龍，對他是極為熟悉，而且他的體內還融有一滴混沌天龍的精血，因此以混沌天龍的精血為基礎，凝鍊出一枚混沌天龍的本源印記應該不是難事。

　　 自然是不可能與混沌天龍的本源印記完全相同，但是敖丙有自信保持六七成的相似，按照混沌天龍的境界，他的六七成實力，穩壓水生。

　　 洪荒之中能夠超越混沌天龍六七成實力的，估計也就是幾位聖人，還有道祖他老人家了。也就是說，水生要是真中了此秘術，恐怕是解不開了。

　　 但是這本源印記的凝鍊需要不少時間，出去之後，在水生的眼皮子底下，恐怕是沒有機會來凝鍊混沌天龍的本源印記。

　　 而且還需要準備鎖天門秘術，恐怕沒有個十天半個月是不可能準備好的。

　　 索性，就在這裏凝鍊吧，此處靈氣濃郁，卻是一處不可多得的寶地，在此處凝鍊定然能夠事半功倍。

　　 忽然敖丙看到了一隻小白兔竄上了山頭，正是在上山之時他遇到的那隻地仙境小白兔，敖丙忽然來了興緻，在此處來場講道似乎也是個不錯的主意。

　　 而且時間既然都已經耽誤了，也不在乎講道的這三五天時間，敖丙已經將此處的生靈都看成了是自家的勢力。

　　 早日將他們拉入修鍊的門檻，將來他們的成就越大，對自己的幫助也就越大。

　　 想到此處，敖丙也不理會那好奇而又警惕地觀望着自己的小白兔，他在水池旁邊盤膝坐下，張口便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

　　 這些年來，敖丙時不時地便給水府的眾人講道，因此對於講道一事卻是越發的得心應手，此時他一開口便有朵朵祥雲從天而降。

　　 祥雲縈繞在他的身邊，襯托得他是高深非凡。

　　 而且他一開口，每個字都好似得了天地偉力相助一般，每個字都清晰地落在了方丈仙島每個生靈的耳中。

　　 所有生靈都是一愣，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

　　 但是這並不妨礙它們對此的判斷，就好像它們知道水可以喝，山果可以吃一般，它們自然而然地知道這聲音對他們有好處，雖然它們在心中也多半不知道這代表了什麼。

　　 他們都是不自覺地向敖丙的方向奔跑過來，有吊睛白虎，有山雞狐狸，有飛鳥爬蟲。

　　 此時你能看到一種奇異的現象，豺狼可以與羚羊並駕齊驅，老虎可以與兔子和諧奔跑，他們之間雖然有競爭，但是並沒有本性的殺戮與野性。

　　 尤其是在敖丙不遠處的小白兔，它的實力本就高出其他的生靈一些，其中的體會自然是更加的深切，它看到敖丙奇異動作的先是不解。

　　 隨後聽到敖丙的講道，它卻是在稍微猶豫一下之後，便來到了敖丙的身邊。它臉上帶着一絲的虔誠與肅穆，跪俯在敖丙跟前。

　　 這樣的表情出現在一隻兔子的身上着實詭異，但是在敖丙渾厚純正的講道聲音之下，卻又是顯得那麼的和諧，好像它本就該如此一般。

　　 然後又有一些生靈攀上山頂，然後他們一眼就看到敖丙，還有跪俯在他跟前的小白兔，他們也是來到敖丙身邊，與小白兔一般跪俯在敖丙的跟前。

　　 最先到達的除了小白兔，還有六頭生靈，一頭白象，兩隻猿猴，一頭山豬，一隻大雕，還有一頭黑白相間的大熊。

　　 敖丙對這一切都是置若罔聞，彷彿沉浸在了講道之中。而他眼睛半閉半睜，卻是在觀察這到來的生靈，真是不錯呢，竟然有七頭地仙境的小妖。

　　 不過，看到那頭黑白相間的大熊，敖丙還是一愣，這特么是熊貓？

# 第85章 福兮禍兮

　　 話說，敖丙在方丈仙島的山頂講道，吸引了島上生靈的前來。敖丙雖然口中講道不停，但是也在偷眼觀瞧着來的生靈。

　　 其實按照它們到來的順序，大約也可以判斷他們的實力梯度，但是當敖丙看到一頭類似熊貓的生靈之後，心中卻是有些不淡定了。

　　 敖丙真是懷疑自己穿越到了一個假洪荒。

　　 為什麼熊貓都出現了？前世搜集過不少洪荒的資料，可是從沒聽說過有熊貓的信息？但是敖丙畢竟成熟了很多，雖然心中有些疑惑，但是並未表現出來。

　　 再然後，越來越多的生靈匯聚到了山頂上，他們按照到來的先後順序，按照實力的高低，跪伏在敖丙的身前，認真地傾聽着敖丙的講道。

　　 此時，敖丙講的已經不再是最初的‘千字文’，這篇被他命名為‘天地玄黃經’的經文，雖然還保留了千字文的骨架，但是十年來，敖丙已經在裏面添了不少東西。

　　 千字文本就不長，而且在刪去了人族夏朝之後的歷史，就只剩下寥寥百餘言，即使敖丙刻意放慢了語速，但是一刻鐘的時間依然夠他講兩遍的。

　　 雖然別人不敢說什麼，但敖丙卻是覺得很掉份兒，因此他結合自己的理解，還有關於《黃庭內景經》的參悟，為它添了很多內容。

　　 十年時間，敖丙將‘天地玄黃經’增添到了萬餘字，遠遠超過了‘黃庭內景經’，再加上自己的註解，這萬餘字，夠他講一個時辰的，這也是讓敖丙比較欣慰的一點了。

　　 而且經歷了混沌天龍的一生，敖丙對於這篇經文又有了新的理解，此時他逐漸地不再拘泥於自己草創的“天地玄黃經”，而是逐漸地跳出了它的框架。

　　 所有道法神通，都是信手拈來，不住一絲煙火氣息，此時的他竟然真的有了幾分講道大能的風采，敖丙也逐漸地沉浸在自己的講道之中。

　　 此時的他與其說是在講道，不如說是在梳理一身的修為，他從自己修鍊開始對道法的理解開始講解，逐漸提升境界，眾小妖倒是聽得如痴如醉。

　　 等到後來敖丙講到玄仙之境以後，就不是這群小妖所能聽懂的了，但是它們將敖丙所說的每一句話都牢牢地記在了心裏。

　　 它們心中都有感覺，敖丙的這些話對自己有莫大好處。

　　 到後來隨着敖丙講道的越發深入，越發的貼近於天道，竟然從他的口中吐出了七朵金花，然後七朵金花飄飄搖搖，落在了前首的七個小妖身上。

　　 金花從七小妖的天靈注入，接受了金花的它們渾身巨顫，周身光華亂竄，然後那兩頭猿猴、山豬、大雕、白象就地一滾，竟然化為了人形，身上的氣息也達到了地仙巔峰境界。

　　 至於小白兔，熊貓只不過身上氣息暴漲，倒是不曾有化作人形的趨勢。此時看他們幻化人形的修為境界，它們的血脈跟腳高下立判。

　　 最後敖丙在說到‘道之一字，焉哉乎也。’一句之後，卻是收聲而止，敖丙好似沉浸在了什麼其妙的境界之中，並沒有睜開眼睛。

　　 眾小妖聽到聲音停止，但敖丙也沒有下一步的指示，具是蹲坐在原地不敢亂動，仔細回味着自己剛才的收穫，同時看向化為人形的四頭小妖，滿臉的欣羡。

　　 敖丙這一坐便是三日，最後他有些恍然地睜開眼睛，看着眼前嗚嗚洋洋的一大群妖物，心中滿是欣慰，它們倒是沒有辜負了自己的一番苦心。

　　 敖丙眼睛半睜半閉，觀察着眼前的小妖，尤其着重看了看自己跟前的七頭小妖，看了看化形的五位，它們就是普通的小妖，沒有什麼特殊血脈。

　　 敖丙倒是沒有看不起它們的意思，但它們的起步比較低，如果沒有一顆堅定的求道之心，恐怕難有大的成就。

　　 然後，敖丙又將自己的目光掃向了尚未化形的小白兔和熊貓，小白兔的樣子與自己初見之時有了不小的變化，它的頭頂長出了獨角，嘴中多出了兩隻獠牙。

　　 這些年來，敖丙刻意加深對洪荒的了解，看到小白兔此時的樣子，敖丙一眼即便瞭然，看來這小白兔必然是有一絲犼的血脈。

　　 說到吼，可能有很多人不熟悉，但是提到它的另外一個身份卻是有不少人知曉。月宮之中的白兔，根本不是白兔，便是這上古神獸——犼。

　　 敖丙心中一喜，知道自己撿到寶了。看小白兔的樣子，它身上的血脈濃度應該不低，但是他的臉上卻是絲毫不顯，不著痕迹將目光轉向了那熊貓。

　　 看了很久，敖丙終於放棄了，這些年沒少了解洪荒之中的狀況，可是從未聽說過有關於熊貓的消息，而且混沌天龍的記憶中也從沒有關於熊貓的內容。

　　 而且看這熊貓的狀態，卻是根基穩厚，一點都沒有化為人形的樣子。

　　 後來，敖丙也就放棄了對熊貓的追尋，也許自己知道的洪荒並不完全吧？熊貓出現也就出現了，只要可以為自己所用，又何必關心它是什麼種族？

　　 想通這些的敖丙，嘴角微微一笑，然後輕輕咳嗽了一聲，這一聲咳嗽落在眾小妖的耳中，不啻於驚雷一般。

　　 他們都在專心參悟着敖丙講述的內容，山頂之上沒有一點聲音，敖丙的一聲咳嗽又刻意用上了獅子吼的意境，直接落在了眾小妖的心神之上。

　　 眾小妖此時才終於注意到敖丙已經清醒過來，它們在頭前七小妖的帶領之下，齊齊參拜敖丙，口中喃喃自語而不知道在說些什麼。

　　 敖丙將自己玄仙巔峰境界的氣勢展開，籠罩了全場，然後他清冷的聲音響起，“今日有緣與爾等相見，見爾等尚不知修行之道，遂將微末道法傳下，將爾等帶入正途。”

　　 “爾等日後需保持一顆虔誠之心，日夜打熬法力，終究可以修得正果。”敖丙話音剛落，

　　 忽然，那跪在最前面，已經化為人形的其中一隻小猴子說道，“求大仙垂憐，收我等為徒，我等願追隨侍奉在大仙身邊，只求可以聆聽大仙的仙道。”

　　 小猴子的話好似得到了眾多小妖的認同，它們與小猴子一起跪倒在敖丙的跟前，不斷地磕頭不止，口中咿咿呀呀地訴說著什麼，似乎也在求敖丙收他們為徒。

　　 敖丙眉頭一挑，沒想到竟然還有小妖主動提出來了，那麼事情就更好辦了，他臉上露出一陣為難，開口說道，

　　 “我只是有緣來此，並不可能在此久留，所以你我並無師徒緣分……”

　　 眾小妖也不答話，只是跪在地上不住地磕頭，大有一種你不收我們為徒，我們就不起來的架勢。

　　 敖丙心中得意，卻是擺出了一種為難的表情，“好吧，但是我不可能一直留在島上，我只能每隔一段時間來看你們一次，為你們講道一次，不過……”

　　 聽到敖丙肯留下來，他們都很高興，但是聽到敖丙的那個‘不過’，他們都將注意力集中起來，臉上也不由得露出了一絲緊張，生怕敖丙提出什麼困難的要求。

　　 “不過，我不可能將你們都為弟子，只有當你們中的某位達到了我的要求，我才會收它為弟子，傳授它無上仙法。”

　　 所有小妖是興奮的，還以為大仙要提什麼過分的要求，沒想到就是這樣而已。但它們也是心中一陣黯然，原來還不能成為大仙的弟子。

　　 “好了，我剛剛講的道法便夠你們領悟很長時間了，你們散去各自領悟吧，沒有特別的事情不要來打擾我。”

　　 然後只見敖丙衣袖一揮，所有小妖感覺眼前一花，便發現自己已經出現在了山頂的邊緣，它們向著敖丙的方向深深地叩拜一禮，然後便下山去了。

　　 敖丙看着散去的小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種子已經種下去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保住果實了？要想保住勝利果實，那鎖天門秘術是不可或缺的。

　　 就在敖丙沉思的時候，忽然從半空中浮現了一道玄黃氣息，然後降落下來，在敖丙的天靈落入到了他的體內。

　　 敖丙一愣，功德？自己也沒幹什麼啊？怎麼會有天降功德？難道是剛才的講道？自己在此處講道，卻是有種教化萬眾的意思了，難道就是為此才天降功德？

　　 敖丙還沒有想出個所以然呢，忽然他身上的氣息一陣劇烈的波動，然後敖丙感覺天地仿若都變得廣闊了一些，天地好像變得更加清晰了呢。

　　 太乙玄仙，敖丙在天降功德滋潤之下，竟然直接突破到了太乙玄仙境界。

　　 敖丙沒有心思體會突破之後的玄妙境界，此刻的他氣惱得有些想罵娘，因為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此時的狀況，自己現在可是在方丈仙島上呢。

　　 想要出去仙島，還要在面對那什麼嘮子的大陣，想想那恐怖的火海，敖丙腿肚子就轉筋，原本還想那大陣根本奈何不得自己太乙玄仙境的肉身。

　　 現在可好了，自己法力也突破到了太乙之境，相應的那火海的威力也提升到了太乙之境，自己真是招誰惹誰了，這可真是天降橫禍！

　　 敖丙此刻卻是欲哭無淚，天降功德打了他一個措手不及，他現在恨不能狠狠地抽自己兩個大嘴巴子，你說你閑得蛋疼，沒事兒講什麼道啊？

　　 同時敖丙對天道也是一陣腹議，您說您老人家能不能消停會兒，您這是要玩死我啊？

　　 敖丙心中五味雜陳，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他心中亂亂地在原地待了足足有一個多時辰，才逐漸地回過神來。

　　 唉，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收斂心緒，敖丙開始檢查自己身體的狀況，一檢查卻是讓他一怔，

　　 咦？也許，可能，大概，自己是能夠出去的……

　　 PS：感謝殘月戰狼的票票，謝謝。

# 第86章 大陣詭變

　　 話說，敖丙講道方丈仙島，對於方丈仙島的一眾生靈來說具有划時代的意義，而敖丙的行為在天道看來，卻是大大利於這一方小天地的演化。

　　 因此，為了表彰敖丙對於方丈仙島一眾生靈的貢獻，天降功德以示嘉獎，敖丙的修為在天降功德的滋潤之下，突破到了太乙玄仙境。

　　 對此，敖丙卻是欲哭無淚，因為實力提升會讓自己出陣的危險大大增加，這次可是沒有混沌天龍來救自己。

　　 慢慢接受了現實的敖丙開始檢查自己的身體狀況，但是這一仔細觀察，他卻是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對渡過火海有了一絲把握。

　　 這次的天降功德不是很多，大約稍微多於血玉子創立血族之時，敖丙分潤的那一成功德，上一次的功德讓他的實力到了玄仙巔峰，圓潤如意的地步。

　　 這一次，他的實力同樣也是獲得了巨大的提升，他的法力和神魂力量同時突破到了太乙玄仙境界，而且由於功德的原因，直接將境界穩固在了太乙玄仙境初期。

　　 此外他本就突破到了太乙玄仙境的肉身，在功德滋潤之下，竟然直接突破到了太乙玄仙初期巔峰，再進一步便可踏入太乙玄仙中期。

　　 這樣的肉身再加上自己的天龍淬體術，應該可以撐過大陣吧？敖丙在心中想到。

　　 敖丙心中信心大增，便開始着手準備鎖天門秘術，這可是自己能否破開水生陰謀的關鍵，由不得一點馬虎。

　　 他並沒有立刻開始準備構建混沌天龍的本源印記，而是在原地打坐，屏氣凝神，將剛才劇烈波動的心緒平息下去。

　　 敖丙腦中觀想着混沌天龍的映像，混沌天龍的記憶在他的腦中一幕幕地劃過，他身上的氣息也逐漸變得虛無縹緲起來。

　　 在他周身的靈氣一陣劇烈的波動，然後一個九頭十八翼的虛影在的身邊凝聚，正是混沌天龍。

　　 敖丙所在的位置正好在九顆頭顱相接的部位。

　　 九顆虛影頭顱，其中兩顆頭顱微微泛着一紅一藍的光芒，紅色的那顆之上有寥寥火焰縈繞其上，藍色的那顆有絲絲水流纏繞流轉。

　　 敖丙這一番調息便是小半個時辰，當他睜開眼睛的時候，眼中劃過一道灰色光華，光華之中微微透出紅藍二色。

　　 此刻的敖丙臉上莊重肅穆，不喜不悲，仿若混沌天龍附身。

　　 他的雙手虛托於胸口之下，有一絲殷紅色的血絲在他的雙手之間浮現出來。

　　 雖然只是很淡的一絲血液，卻透出無上的威壓，在它出現的那一瞬間，島上風雲變幻，雷音滾滾。

　　 然後敖丙的手指就好似飄飛的蝴蝶一般不斷變換，一個個印記就好似雨點一般落在那一絲血液之上，血液不斷掙扎，卻總是逃不出去敖丙的手心。

　　 當敖丙第十二萬九千六百個印記落在血絲之上，此時的血絲已經大變樣，此刻的它變成了一個透出玄妙氣息的圓形符文，其上依稀可見混沌天龍的影子。

　　 敖丙此時的臉色有些發白，額頭已經布滿了一層細密的冷汗，十二萬九千六百個手印，一個都不能錯，一刻都不能停歇，布完這些手印，敖丙也是直接虛脫了。

　　 不過當敖丙看到那枚符文，終於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沒想到這本源印記如此的艱難，其中有一點失誤便要前功盡棄，不過好在最終還是成功了。

　　 原本以為十二萬多個手印對自己來說應該很容易，按照混沌天龍的記憶，那不過是小菜之中的小菜，可是那終究是混沌天龍的記憶。

　　 這十二萬多個手印，放在自己身上，差點把自己搞死，如今本源印記凝鍊成功，敖丙還有一種夢幻般的感覺。

　　 敖丙勉強撐起自己的身軀，五心向天式擺好姿勢，開始恢復自己剛剛失去的法力，修養剛才心神的巨大消耗。

　　 這次的調息足足持續了多半天時間，其中主要是心神的消耗實在太過巨大。

　　 這也就是在方丈仙島之中靈氣充裕，如果是放在洪荒之中，這個調息時間還會大大地延長。

　　 敖丙看着手中的符文，心中一陣滿意，然後他的袖子一動，手中便出現了從水池中取出的那兩道本源之力。

　　 敖丙一手托着符文，一手托着本源之力。

　　 他的嘴中念念有詞，將雙掌一合，本源之力與符文便在他的掌心相撞。二者竟然直接相融，確切地說是符文融入進了兩道本源之力中。

　　 在兩道本源之力的上空，浮現出一幢古老的門戶，那門戶卻是呈一種似開似合的狀態，然後那門戶慢慢變淡，消失。

　　 敖丙的手中只剩下了兩道看似純粹的本源之力。

　　 看着手中的本源之力，敖丙的嘴角勾出一個淡淡的弧度，‘哼，水生啊，水生，由你奸似鬼，照樣喝老子的洗腳水……’

　　 接下來的三天時間，敖丙一直在打磨法力，鞏固修為。順帶着他吩咐島上的眾小妖，每個小妖都帶三樣比較好的靈材來交給自己。

　　 渭河龍王府這些年來一直在吃老本，雖然已經跟血玉子說了要籌劃構建商會，為龍王府提供資金，但是商會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

　　 入寶山，不可空手而回，怎麼都要拿點東西回去。現在從島上帶一些靈材回去，應該夠龍王府消耗一陣子的了。

　　 敖丙的命令下達，卻是忙壞了島上的眾小妖，他們呼號着向著島上四處竄去，循着記憶採摘珍世靈材。更有甚者，為了爭奪靈材直接拳腳相向。

　　 島上頓時變得雞飛狗跳……

　　 三天轉瞬即過，等敖丙再睜開眼的時候，卻是發現山頂上已經跪滿了小妖，每個小妖的跟前都放着三樣東西。

　　 看着他們獻上來的‘珍寶’，敖丙狠狠地抽了抽嘴角，有的小妖拿一些普通的野草就算了，至少其中還靈氣充足。

　　 但是有的你拿個爛樹根的是什麼意思？

　　 看來它們對於珍寶的定義實在是太過於奇葩，不過其中也是有一些好東西，敖丙也沒有細看，袖子一揮，所有的東西都進入到了他的袖子中。

　　 敖丙站起身來，微風吹起他的衣袍，平添了幾分世外高人的風采，他渾厚的聲音在每個小妖的耳邊響起，

　　 “貧道還有事要辦，你我就此別過，爾等需謹慎修行，切莫懈怠，老道回來后，要考察爾等的進境，不要讓老道我失望……”

　　 然後敖丙一甩衣袖，身子乘風而起，一頭撞進了方丈仙島之外的守護大陣。

　　 這一幕落在眾小妖的眼中自然是十分震撼的，它們雖然不知道外面大陣的厲害，但是它們的本能告訴它們，那東西很危險，會死的。

　　 可是現在看到敖丙進入大陣，他們對敖丙驚為天人，本就對他很是崇敬，此刻卻是越發的高山仰止。眾小妖跪倒在地上，嘴中也不知道在呼喊着什麼。

　　 想來應該是什麼奉承敖丙的話而已。

　　 敖丙現在可是沒有心思理會外面的小妖，因為一進入大陣他就懵逼了，眼前根本不是什麼南明離火之海，而是特么的葵水之精的海洋。

　　 其實這一切都很好解釋，只是敖丙沒往這方面想，或者說他刻意地迴避關於對這大陣的思考，每次想到大陣，他總是會有一種深深地挫敗感。

　　 此時他渾身都是離火法力，再加上天龍淬體術用南明離火淬鍊身體，導致他的身體中也帶有了一絲的離火氣息，所以他現在進入大陣，遇到可就不是什麼南明離火了，而是——

　　 葵水之精的海洋。

　　 敖丙感覺自己這趟出來，諸事不順，好像老天都在刻意與自己作對，老子信心滿滿地要進入南明離火之海，可是你特么的給老子來了一片葵水之精。

　　 敖丙一開始看到葵水之精，心神失守之下，竟然讓葵水之精突破進入了他的法力防護，那一口葵水之精差點把他嗆死。

　　 敖丙的身外浮現出離火法力罩，將自己牢牢地保護起來，他嗓子因為剛才的嗆水還有些不舒服，他的臉色有些蒼白，無力地看着外面的葵水之精。

　　 敖丙感覺體內離火法力的快速消耗，心也逐漸地下沉。

　　 水克火，自己這次的突破估計不會容易，再加上自己的實力尚未達到太乙玄仙初期巔峰，面對這葵水之精，情況還不如上次面對離火之時。

　　 敖丙的頭腦逐漸地冷靜下來，這種情況下，越着急越容易出問題，這次可是沒有混沌天龍來救自己，它將記憶傳承給自己之後，最後一絲殘魂也消散了。

　　 敖丙不再關注體內急劇消耗的離火法力，而是將心神沉寂下來，仔細地回想着怎麼才能夠突破困局，他有一種感覺——

　　 這次的困境，同樣也是機遇，如果要是能夠渡過此劫，那麼自己的實力恐怕會有巨大的提升。

　　 敖丙的腦中回想着關於大陣的一切信息，再結合混沌天龍的經驗，仔細地尋找着那一線生機，可是他卻總是感覺差那麼一點點。

　　 眼看體內的法力就要消耗完了，敖丙也是有些着急，看着眼前的葵水之海，他心中閃過一絲戾氣，要是自己能夠像調集離火一般調集葵水就好了。

　　 恩？自己可以調集葵水啊？

　　 自己本來就是葵水之身，在葵水之中本就應該是得心應手才對。

　　 主要是在方丈仙島這段時間來，敖丙已經逐漸地習慣了離火法力，因此他一直在想着怎麼用離火征服眼前的葵水，陷入了思維誤區之中。

　　 他卻是忘記了，自己本身就是一條葵水銀龍。

　　 但，就在敖丙要散去一身離火法力，化為葵水法力的時候，他猶豫了……

# 第87章 靈光一閃

　　 話說，敖丙終於想通了其中的關竅，明曉了其中的關係，他有種騎着驢找驢的感覺，自己本身就是葵水之身，葵水之海就是自己的主場啊，為什麼還要如此的慌張？

　　 此時敖丙想要出大陣，就十分容易了。

　　 就好像之前在離火之海中一般，先是放空自己體內的全部葵水法力，然後吸入離火法力，進而控制離火之海。

　　 敖丙此時最穩妥的辦法，便是放空自己體內的離火法力，只要承受住葵水之精的第一波衝擊，然後吸收葵水之精，喚醒自己的葵水銀龍體質。

　　 進而控制葵水之精海洋，然後便可用這片葵水之海的力量破開大陣。

　　 但是，敖丙卻是猶豫了，想通了自己曾經為葵水之身，之前久久不曾抓住的關竅，卻是融匯貫通。自己想要破開大陣，還有另外一種辦法——

　　 水火互濟。

　　 當初水生曾經說過，突破大陣有兩種方法，其一便是暴力突破大陣，其二便是水火互濟，獲得大陣承認。那時想要出大陣也不過是一個念頭的事兒。

　　 敖丙此刻就是在猶豫，到底要不要嘗試一下水火互濟的方法，如果真的可行，獲得了大陣的承認，那麼自己就能控制大陣。

　　 方丈仙島任由自己出入，那麼它便就真的是自己的囊中物了。

　　 雖然轉換法力並不麻煩，而且再進來的時候，遇上離火之海大不了再將自己的法力換回來就是，但是想到外面虎視眈眈的水生，敖丙總是放不下心來。

　　 雖然自己已經布置好了鎖天門秘術，只要水生中了自己的秘術，那麼他便不足為患，但是沒有水生，還有火生，還有土生，總有人想要得到方丈仙島。

　　 如果自己能夠得到方丈仙島外界大陣的控制權，那麼自己就掌握了巨大的主動權，在一群窺視者之中，也算是有了一些自保之力。

　　 敖丙再想到自己水火互濟之後，實力必然更勝層樓，頓時決定要干他一票。而且要走混沌天龍的路子，那麼不同法力之間的融合是自己必須要面對的。

　　 現在不過是水火之間的融合，其後還有金木土，還有風雷時空，最終九極歸一，才是混沌天龍的真正道路。

　　 經歷了混沌天龍的一生，敖丙深深地知道混沌天龍修鍊之途的強大，雖然他最終不敵盤古，但是這並不是道路的問題，而是他並沒有將這條道路推上巔峰。

　　 敖丙思索良多，終於是決定要走水火互濟的路子，他心中已經有了決斷，自己想要直接融合法力自然是不可行的，倒是可以嘗試將天龍淬體術作為二者的媒介。

　　 混沌天龍的記憶之中完全沒有法力融合方面的內容，混沌之中哪裡有什麼五行？這些都是混沌天龍自身屬性的原因，他吸收混沌之力，分化為五行風雷時空九極之力。

　　 混沌天龍體內的九極之力系屬同源，自然沒有什麼融合的障礙，在他戰鬥之時，九極之力分則分矣，合則為混沌之力。

　　 而敖丙想要走混沌天龍的路，則是要麻煩得多，他首先要收集九極之力，將九極之力同時納於己身，然後走九極演化混沌的路子。

　　 混沌天龍的路，強則強矣，但是對於根基不足的敖丙來說，卻是極為艱難。

　　 但是，對於要逆天改命的敖丙來說，只要這條路足夠強大，他就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艱難？跨過去就是……

　　 敖丙將體內剩餘不多的離火法力，外加體外的離火防護罩，一起收攏聚集在紫府丹田之處，凝結出了一顆火繭。

　　 防護罩消失，外面的葵水之精立刻涌了進來，重重地砸在了敖丙的身上，他感覺喉嚨一甜，一道血箭便從口中吐了出去。

　　 敖丙來不及檢查自己的傷勢，他全力運轉天龍淬體術，吸收身邊洶湧的葵水之精。

　　 一股股的葵水之精就好像是一隻只慌張的小老鼠，在敖丙的體內竄來竄去，敖丙強忍住經脈撕裂的苦痛，全力運轉天龍淬體術，束縛體內一道道的葵水之力。

　　 敖丙的牙齒死死咬住自己的嘴唇，額頭的冷汗匯聚成股，順着他的臉頰留下……

　　 由於牙齒太過用力，一絲血跡從他的嘴角潺潺流淌，其中有一部分是經脈內傷吐出的逆血，一部分是嘴角咬破產生的鮮血。

　　 天龍淬體術不愧是混沌天龍的修鍊功法，在天龍淬體術的強大束縛力之下，一股股暴亂的葵水之力被納入到天龍淬體術的運功路徑之上。

　　 當所有葵水之力被敖丙控制之後，他的窘境終於產生了反轉性的變化，此時的葵水之力在他的身邊就好像是一隻溫順的小貓。

　　 葵水之力在敖丙的控制下隨心流轉，而且在葵水之力的滋潤之下，一開始被葵水衝擊產生的經脈之傷，也逐漸地痊癒。

　　 此時，敖丙便能夠出去了，但是敖丙要得可不僅僅是出大陣，他既然已經打定了主意要融合水火法力，便不會輕易更改。

　　 他花了两天時間將自己自己的狀態調整到最佳。然後，他將自己體內的葵水法力一點一點地清除出去，但並未放空。

　　 此時，在敖丙的丹田紫府之中，有一個藍色的法力漩渦，其中散發著濃郁的葵水氣息。

　　 在葵水漩渦的上方，有一個紅色的火繭，卻是敖丙在不久前將剩下的離火法力濃縮而成。

　　 敖丙將體內的葵水法力外放，當剩餘法力和離火法力持平的時候，此時的法力漩渦已經變成了稀薄的淡藍色。

　　 在敖丙的控制之下，法力漩渦極速旋轉，收縮，化為了一枚水繭。

　　 然後火繭下落，與水繭等高，二者佔據了原來法力漩渦的位置……

　　 此時，敖丙的臉上一陣凝重，葵水法力的排出不過是熱身罷了，真正的重頭戲還在後面，而且對於水火法力究竟能夠真的融合，他的心裏也沒底。

　　 他不知道自己的接下來行為，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但是他知道，這是自己必然要踏出去的一步，也是自己不得不踏出去的一步。

　　 在敖丙的控制之下，他丹田紫府之中的水繭和火繭，慢慢地嘗試接近，但是敖丙卻是眼中低估了兩股力量的強大與它們之間的排斥性。

　　 水繭和火繭確實在敖丙的控制之下慢慢地靠近，但敖丙卻是感覺到越來越大的斥力，就好像是兩枚同極的磁鐵，隨着靠近，那斥力卻是成倍地增長。

　　 當水繭和火繭靠近到一定的程度，它們卻是再不能靠近一點，在敖丙的壓迫之下，二者都已經變形，甚至有了一絲崩潰的痕迹。

　　 敖丙知道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否則自己這小身子板，真扛不住二者的爆炸，況且還是在自己的紫府丹田之中爆炸。

　　 敖丙心中有些無奈，直接強制融合果然是行不通的么？

　　 但是他又不願放棄，他想着讓兩者融合的辦法，混沌天龍也不說留下一門九極之力融合的法門，真是太不負責任了。

　　 至於敖丙自己的記憶，卻是沒有關於這方面的內容，只好嘗試一下天龍淬體術了。

　　 敖丙從水繭和火繭之中分別調出一絲的法力，然後兩道法力一起循着天龍淬體術的法門運轉，二者同時在運轉，卻是又互不相干。

　　 最後在天龍淬體術的運轉之下，兩道法力融入到了敖丙的身體，讓敖丙身體內的葵水氣息和離火氣息又濃郁了一毫，身體強度也增了一絲。

　　 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天龍淬體術卻是淬鍊身體的法門，本就不是用來融合九極之力的，敖丙雖然抱有一絲希望，但是真的行不通時，心中還是有陣挫敗感。

　　 難道，真的要放棄？敖丙心中有些不甘心地想到。

　　 忽然，一道靈光在他的腦海閃過，他忽然想到了一個水火融合的法門，這靈光卻是來自於他前世的工作經歷。

　　 前世，敖丙作為一個網絡寫手，他書中的主人公曾經嘗試過融合陰陽之力，陰陽二力與水火之力應該是異曲同工之妙吧？

　　 當時敖丙腦洞大開地讓書中主角，把陰陽二力在丹田之中急速旋轉，然後陰陽二力在旋轉作用下，在丹田中心匯聚相撞。

　　 便是那劇烈的撞擊，讓陰陽融合，產生了一絲混沌之力。

　　 敖丙的腦中忽然想到了前世書中的情節，但同時他的心中又是一陣苦澀。

　　 難道自己要嘗試小說之中的方法，可那畢竟是自己的靈光一閃，只不過是小說之中的理論，如今用在自己的身上，會出什麼狀況，誰也說不準。

　　 唉，真是苦了當年自己筆下的主角，自己的手指一動，便讓他面臨生死的危境。如今自己面對同樣的狀況，敖丙真心體會到了那位當時心中的酸楚。

　　 敖丙臉上陰晴不定，這事情說起來有些搞笑。

　　 自己竟然遇到了與當年自己筆下人物同樣的遭遇，那位作為自己筆下的主角，佩戴主角光環，又有自己庇護，自然不死。

　　 但是現在放在自己身上，可就不一定了，誰知道老天是不是站在自己這一邊？萬一這招兒要是行不通，自己被那爆炸報銷了怎麼辦？

　　 敖丙雖然是穿越者，但是他卻從未發覺自己的主角光環，要是自己真有主角光環，自己就應該穿成盤古，穿成鴻均，最不濟也要穿成三清之一啊？

　　 而不是穿成這好死不死的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殿下，背負着被哪吒扒皮抽筋的悲慘命運。

　　 敖丙此時是真的糾結了，真該把自己的命運，寄託於前世的靈光一閃？

　　 PS：怕啥啊，老子照着你呢，不會讓你掛掉的，放心大膽地玩兒就行，嘿嘿！！

# 第88章 水火互濟

　　 話說，敖丙遭遇到了水火相容的難題，他靈光一閃，卻是想到了自己前世筆下主角融合陰陽二力之時的情形，心中糾結到底要不要嘗試一番。

　　 那隻不過是自己前世的玩笑之言，是不是真的實用，敖丙心中實在沒底得很，書中主角的情況，也不過是自己的主管臆想而已。

　　 如果自己真的嘗試，敖丙可真是不確定自己身上會發生什麼。

　　 但是細細想來，前世那拍腦袋想出來的陰陽融合之法確實有一些道理，要不試一試？

　　 敖丙實在不想放棄，如果能夠水火互濟，拿下方丈仙島外界大陣的控制權，那麼對自己來說，卻是好處多多。

　　 因此，他決定小小地嘗試一下。

　　 敖丙看着丹田之中拳頭大小的火繭和水繭，有些不放心地將離火法力和葵水法力，各放掉了一部分，水繭和火箭便變成了雞蛋大小。

　　 敖丙依然是覺得不保險，只要獲得一絲水火融合之後的力量，將其作為種子，便可以慢慢地培養成長起來。

　　 因此還是再放掉一部分吧，敖丙又將葵水法力和離火法力放掉了一部分，一點一點地放，最後只剩下了兩點玉米粒大小的水火之繭。

　　 這個時候，敖丙才算是真的放心，這點水火融合，爆炸應該不會太劇烈吧？至少不會受太重的傷吧？

　　 看到丹田之中的玉米粒大小兩團力量，敖丙的臉上也是有些發燒，自己真是太不大氣了一些，這點力量夠幹嘛的。

　　 但是想到巨大的爆炸，導致自己血肉紛飛的場景，敖丙的心頓時就冷靜下來。

　　 去特么什麼大氣小氣的，老子的小命才是最重要的，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敖丙打定主意，也不再猶豫，調動丹田之中僅剩下的兩‘粒’水火之力，在丹田之中飛速地旋轉起來，而且隨着旋轉，二者的距離也在不斷地減小。

　　 二者的旋轉速度越來越快，而且它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小……

　　 敖丙全部的心神都集中在了他的丹田之中，密切關注這二者的每一絲變化，他卻是沒有發現他周圍已經產生了劇烈的變化。

　　 原本的葵水之海卻是變成了一半，另外一半被火紅色的離火海洋佔據，一紅一藍將整個世界分成了兩半，敖丙就在水火世界的相接之處。

　　 他的身體一半火紅，一半蔚藍……

　　 而且隨着他體內水火之力的旋轉，外界的水火也在產生緩慢的變化，葵水和離火的海洋以敖丙為中心，開始緩慢旋轉。

　　 隨着旋轉，葵水和離火的海洋互相交錯，但卻沒有一絲的融合，二者涇渭分明，它們唯一的交匯點，便是在敖丙身上。

　　 敖丙卻是不知道外界的變化，在他的全神關注之下，兩‘粒’水火之力卻是緩緩地靠近，靠近……

　　 終於，二者接觸到了一起……

　　 敖丙的神魂力量看到了一道光，一道宛若開天闢地一般的光，這道光劃破了敖丙的丹田，劃破了外界的大陣，劃破了洪荒大陸，直透入混沌之中……

　　 敖丙的心神一震恍惚，而後他竟然發現剛才的那道光不見了，而自己的丹田並沒有絲毫被那道光破壞的痕迹，難道是幻覺？

　　 沒有等敖丙仔細深思其中的玄妙，一道爆裂的光芒閃爍，敖丙甚至感覺到時空都有了一絲錯亂，眼前到處都是紅的藍的暴虐氣息。

　　 敖丙心中氣得直罵娘，剛才是誰特么說那兩‘粒’水火力量小家子氣的？現在你來看看這爆炸，還小不小家子氣？

　　 他卻是忘記了，此處可是只有他一人，那小家子氣也不過是他的自我感覺罷了。

　　 敖丙將自己的意識退出丹田，然後控制肉身的力量，全身的肌肉緊繃，準備應對那隨之而來的爆炸，敖丙的反應不可謂不迅速。

　　 但是，爆炸襲來……

　　 敖丙感覺自己的腹部一股巨力涌動，直透自己的胸腔，然後奔自己的腦域而來，在敖丙沒有注意到的腹部，前後已經多了一個透明窟窿。

　　 而敖丙卻是華麗麗地昏了過去……

　　 在他的意識彌留之際，他卻是見到了一副波瀾壯闊、似真似幻的場面——

　　 漫天流水般的火焰四散飄逸，火焰分成兩層，內部似乎有形有界的一層呈淡藍色，外面罩了一層不斷涌動的淡紅色火焰。

　　 敖丙心中想到，如果自己能夠融合水火之力，那麼應該便是這種形態吧？看着眼前奇異的流水般火焰，敖丙的意識陷入了一片混沌。

　　 他雖然陷入了沉睡，但外界的變化卻是並未停息，他看的也不是什麼幻象，而是真實的存在，正是外界葵水和離火海洋的變化。

　　 敖丙已經被炸成虛無的腹部，卻是懸浮有一道微弱的火苗，那火苗搖搖曳曳似乎隨時都能熄滅。

　　 但就是這一道火苗，卻是分出兩條細絲，每條細絲連接一片流水般的火焰，火苗的每一次搖曳，都能引起火焰連鎖反應般的律動。

　　 有一股一股的精純力量，從兩片流水般的火焰之中流向那小火苗，小火苗在吸收了它們的力量之後，逐漸地變大。

　　 小火苗就好像是在用一根吸管，吮吸着火焰之中的汁液，起初並不明顯，到後來火焰卻是呈一種肉眼可見的速度縮減。

　　 而小火苗卻是變胖了一圈，由最初的煙頭大小，變成了現在的杏仁大小。但是二者的增減量相比，卻是完全不成比例。

　　 小火苗變大，而它的形態也明確地顯現出來，它的核心部位是一抹蔚藍色的液體狀物質，外圍是跳動活躍的火紅色火焰。

　　 然後隨着小火苗的不斷成長，敖丙腹部創口周圍的身體組織，也是在不斷地蠕動，傷口邊緣的肉芽以一種肉眼可見的速度不斷地蠕動，修復着他的傷口。

　　 這修復包括他的骨骼，他的血肉，他的經脈。

　　 在肉芽的不斷蠕動之中，他腹部的窟窿在逐漸地變小，如果敖丙意識是清醒的，那麼這個過程一定是極其酸爽的。

　　 酸，麻，癢……

　　 好在他已經昏迷，對着一切的發生並沒有什麼感覺。

　　 整處大陣都瀰漫在一種紅藍的色調之中，紅藍二色的流水般火焰，不斷地被敖丙腹部的小火苗吸收，而他腹部的傷口也是不斷的被修復。

　　 那一絲小火苗出現在爆炸的‘現場’，那麼它很有可能就是水火之力相撞的產物，而且外界水火世界相容，並且被小火苗吸收的場景，無疑也是印證了這一點。

　　 周圍流水般的火焰不斷的被吸收，到後來幾乎是呼嘯着向著敖丙腹部的小火苗涌過去，而小火苗則是來者不拒，統統納入到自己的體內。

　　 小火苗的體積也是在偷偷地增長着……

　　 敖丙身上的傷勢不斷地被修復，而且他身上的修為也在逐漸地恢復中……

　　 也不知道是多久的時間，外界流水般的火焰卻是消失得一干二凈，敖丙腹部的傷勢也是完全痊癒，再看他身上的氣勢，竟然突破到了太乙玄仙中期。

　　 但是敖丙卻是依然沒有要醒過來的意思，他感覺自己好像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在夢中一直有一種似水似火的物質縈繞在他的身邊。

　　 那物質一會兒拆分成為一藍一紅的兩股水火力量，一會兒又融合成為那似水似火的奇異力量……

　　 敖丙仔細地觀察着它們之間的分分合合，漸漸地敖丙好像從其中領悟到了什麼，那是一種不可明說的體悟，很玄妙。

　　 但是他知道，如果現在再給自己兩道水火之力，他能夠信手直接將二者融合，而不再需要藉助於那什麼不靠譜的水火旋轉撞擊之法。

　　 當敖並想要再繼續觀察水火的融合演化，忽然那水火拆分之後並沒有融合，而是旋轉起來，而且旋轉速度越來越快……

　　 敖丙根本不知道該如何阻止，然後那水火之力在他的注視之中相撞，爆發了強烈的爆炸，然後敖丙精神一陣恍惚，他怪叫着掙扎着站起來。

　　 再然後，敖丙並沒有發現自己身上有絲毫的不妥，他有些茫然地看看四周，卻是在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之中。

　　 敖丙看着自己的雙手，有些茫然地摸了摸自己的臉頰，那真實的觸感告訴他，自己好像是真身在此。而且神魂力量掃過，體內流轉的法力也做不得假。

　　 忽然，敖丙愣住了，這法力……

　　 自己體內流淌的竟然是一種紅藍二色的流水般火焰法力，就好像自己在彌留之際看到的那水火相容之後的物質一般。

　　 敖丙又向自己的丹田看過去，在那裡有一朵雞蛋大小的小火苗，火苗呈兩層，內藍外紅，內部藍得深邃，外部紅得鮮艷。

　　 火苗佔據了丹田的核心部位，那些紅藍二色的流水般火焰法力卻是形成了一個以它為核心的漩渦。火苗就好像是一顆心臟，有力地跳動着，一脹一縮……

　　 隨着它的脹縮，外面漩渦旋轉的速度也是時快時慢。

　　 敖丙獃獃地看着丹田之中鬼斧神工般的傑作，他完全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在他的記憶中，自己讓兩股水火之力旋轉相撞。

　　 二者產生了劇烈的爆炸，那爆炸的威力可怕可怖，敖丙感覺自己的意識都要被爆炸擊碎，身體彷彿已經不再屬於自己。

　　 再後面的事情，他卻是陷入了昏迷，並不知曉發生了什麼。

　　 但是照理來說，自己此時不說魂飛魄散，身受重傷也是必然的，可是現在自己看到了什麼？不僅僅自己的身體安然無恙，法力圓滿充盈……

　　 恩，不對，自己什麼時候又突破到了太乙玄仙中期境界？

　　 PS：感謝殘月戰狼和玉蟾真人的票票，謝謝-＿＾。

# 第89章 五分之二

　　 話說，敖丙從昏迷之中醒過來之後，他卻是驚駭地發現自己體內的既不是葵水法力，也不是離火法力，而是一種全新的似流水般的火焰法力。

　　 但還沒等敖丙驚訝於自己法力的變異，他卻是發現了更令他吃驚的事情，自己竟然不知不覺地突破到了太乙中期境界。

　　 自己可是在方丈仙島上剛剛突破了太乙玄仙初期境界，這還沒有仔細體會一下太乙初期境界的玄妙，怎麼就莫名其妙地到了太乙玄仙中期？

　　 敖丙這才開始將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體內，最終他卻是驚訝地發現，自己不僅僅法力突破到了太乙中期境界，神魂力量也突破到了相應的境界。

　　 甚至肉體直接到了太乙玄仙境界中期的巔峰，看着自己身體的狀況，敖丙卻是仿若置身在夢幻之中一般，這一切也實在是太不真實了。

　　 不過在驚訝之後，敖丙感覺到的並不是驚喜，而是深深的擔憂，他猶記得當年自己玄仙境界之時，因為連續突破境界，導致根基不穩，法力運行時出現了滯瀉。

　　 幸虧當時有敖焚提醒，他才能幡然醒悟，而後又花了大功夫打磨自己的法力，才將自己的根基打牢，沒有釀成苦果。

　　 現在自己的突破速度比當時有過之而無不及，但這可是太乙玄仙的境界，比之玄仙的境界，含金量大了不知凡幾。

　　 本來，在方丈仙島上，敖丙憑藉功德突破境界，那時就有一絲根基不穩。

　　 憑藉功德突破修為境界，不會有太大的后遺症，那畢竟是天道賜福，是洪荒世界對生靈的獎勵，若是天道的獎勵都有后遺症，那還了得。

　　 以功德突破境界之後，只有一些微末的弊端，只要後期花費一點時間打磨法力，便能達到圓潤如意的地步，將根基打實。

　　 可是偏偏敖丙的修為被功德提升上來之後，他還沒有來及將自己的根基打牢，他的修為便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又突破了一層。

　　 敖丙臉上不僅僅是擔憂，甚至有了一絲陰沉，也不知道這一次的突破是什麼情況，又會讓自己的根基損傷到什麼程度，是不是能夠修補？

　　 但是，隨着敖丙仔仔細細地將自己的身體檢查了一遍，他臉上的陰沉卻是完全化去，轉而化為震驚，因為他的根基很堅實。

　　 那堅實的程度，敖丙即便是立即突破到太乙玄仙境後期都沒有絲毫的問題。敖丙的腦子頓時有些不夠用了、

　　 此時他是十分的好奇，自己的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竟然能夠讓自己毫無後遺症地突破到了太乙中期境界。

　　 而且，還將不久前利用功德突破到太乙初期造成的根基不穩，完全消除。

　　 難道是法力變異之後的福利？

　　 由不得敖丙不這樣想，因為除了這個解釋，好像也沒有其他的解釋了，自己身上好像也就是法力的變異，讓自己捉摸不透了。

　　 敖丙還想進一步感應一下自己身體的變化，順便驗證一下自己的猜想是否正確。在他認為，自己的法力變異，十有八、九是水火互濟的結果。

　　 如果自己實力飆升真是法力融合的結果，那麼以後自己的每一次法力融合豈不都是一次機緣？

　　 但是他還沒有來得及仔細感應，他就外界的變化驚醒。

　　 敖丙醒來的時候，便是發現自己在一個五彩繽紛的世界，這個世界主要有五種顏色，分別是紅、藍、黃、白、綠。

　　 在敖丙沉思的間隙，世界之中的紅色光華和綠色光華忽然大盛，完全壓過了另外三種顏色。

　　 然後紅綠光華顯化，在半空中凝成了一滴藍色的小水珠，和一朵紅色的小火苗。然後小水珠和小火苗同時向著敖丙射過來。

　　 敖丙也不知道是什麼情況，怎敢冒然讓不明來歷的小水珠和小火苗近身？

　　 他伸手一揮，一道流水般的火焰出現在他的面前，形成了一道法力巨幕，牢牢地護住了自己。

　　 但是接下來的事情差點讓敖丙把眼珠子瞪出來，那小水珠和小火苗二者竟然沒有一絲阻礙地穿過了法力巨幕。

　　 然後，二者在敖丙驚訝的目光之中，直接撞上了他伸出去欲要攔截的手臂，二者遇到敖丙的手臂，直接撞了進去。

　　 敖丙頓時就感覺一冷一熱兩道氣流從自己的手臂上竄，直奔自己的腦域而來。敖丙又驚又怒，卻是根本無法抵抗。

　　 或者說在他思維稍微幾轉的短暫過程中，那一冷一熱兩道氣流便衝進了他的腦域，根本沒有給他反應的時間。

　　 然後，敖丙便感覺海量的信息在自己的腦中炸裂開來。

　　 被那海量的信息充滿了腦域，敖丙的眼神瞬間變得獃滯，直到兩個多時辰之後，敖丙才逐漸地清醒過來，眼中也逐漸地恢復了神采。

　　 敖丙狠狠地揉了揉自己有些酸脹的太陽穴，嘴角噙了一絲苦笑，這便是大陣的承認啊？可真是差點搞死自己。

　　 而且這還不是大陣全部的承認，只不過是其中的五分之二而已。

　　 通過腦中那些差點把自己廢掉的信息，敖丙知道了這處大陣卻是喚作‘先天五行逆轉大陣’，其內有一絲火之本源，一絲水之本源，一絲木之本源，一絲土之本源，一絲金之本源。

　　 五行本源為基，以五行相生相剋原理，卻是能夠隨着進入大陣生靈的不同，而展現出不同的相剋環境，就比如水生遭遇的太陽金焰海洋。

　　 又比如敖丙最先遭遇的南明離火海洋，還有他轉化離火法力之後，遭遇的葵水海洋，都是這個道理。

　　 因為大陣是用五行本源為基構建的，所以只要有靈氣存在，便可演化出各種的五行之物，比如太陽金焰、南明離火、葵水之精、庚金之氣、乙木之精……

　　 而大陣的靈氣卻是來自於方丈仙島，只要方丈仙島不倒，這大陣便能繼續運轉。敖丙剛才接受的那海量的信息，便是關於水火兩部分的大陣操縱手段。

　　 敖丙已經獲得了大陣五分之二的承認，此時的他可以隨意進出大陣，但如果他想要帶其他人進出大陣，卻是需要掌控大陣。

　　 通過那些信息，敖丙知道，自己想要掌控大陣，需要煉化五行本源之力其一，但是這個煉化過程可不是一個簡短的過程。

　　 按照敖丙的推算，以自己現在的法力，五行本源之力的煉化，沒有個百八十年時間是別想了。自己可是沒有百八十年浪費在這裏。

　　 敖丙感應了一下大陣的出口，這五行本源之力的煉化還是先放一放，把外面的事情處理妥當才好。

　　 但是敖丙一番感應，卻是發現了問題，這大陣的出口竟然有兩個，其中一個便是自己來的那個地方，甚至他能夠感受到大陣之外那若有若無的三道強橫氣息。

　　 但是另外一個出口卻是不知道通向哪裡……

　　 敖丙心中一動，便來到第二個出口遁去，敖丙一步邁出，眼前場景突變，自己竟然出現在了一片普通的水域之中，再往身後看去，卻是什麼都沒有。

　　 但是獲得了大陣承認的敖丙，卻是可以清晰地感應到，就在自己的身後不足一尺處，便是一處大陣的入口。

　　 敖丙有此感應，也不怕找不到回去的路徑，他便向著水域的上方游去，不知道為何，他總是對這片水域有些熟悉的感覺。

　　 等到敖丙破開水面，卻是看到了一望無際的大海，敖丙臉上露出了一絲愜意的神色，他閉上眼睛，張開雙手，貪婪地吮吸着周圍的氣息，

　　 這天空，這水域，這味道，這一定是在東海的某個位置，錯不了。敖丙以自己東海龍王三太子的身份擔保。

　　 敖丙在東海的百年時間，雖然極少出自己的宮殿，但是他對於東海的認識卻是絲毫不淺，畢竟百年的時間，對東海的水流、水質、海風，他都有一種近乎於刻到骨子里的熟悉。

　　 雖然眼前的地方他沒有來過，但是他敢保證，這個地方一定是在東海的某個地方，敖丙貪婪地吮吸着空氣中的氣息，那是一種家的味道。

　　 敖丙忽然有種拋棄眼前的一切，立刻飛回東海龍宮，與自己的父皇母后相聚的衝動，但心中一機靈，卻是完全清醒過來。

　　 苦笑一聲，自己不能回去啊！

　　 回去之後怎麼說？好吧，就說是自己想家了，回來看看……

　　 但是一旦自己之前在東平湖的行蹤落在有心人的眼中，自己此番又突然出現在東海地域，豈不是明擺着告訴別人這裏邊有問題嗎？

　　 況且這是洪荒世界，一旦有人心中起疑，說不定就能通過什麼莫名其妙的手段，推斷出方丈仙島的存在。

　　 那時自己可就真的是不妙了，三大仙島便是聖人都要眼紅的存在。

　　 自己除了把方丈仙島交出去，別無他法，但是已經獲得大陣五分之二承認的敖丙怎麼能夠甘心？

　　 為了自己，也為了東海，不要回去了。

　　 而且自己作為一個‘不得寵愛’而被‘流放’渭河流域的龍王太子，私自回去，對於自己以後的天庭計劃十分不利。

　　 待日後自己功成名就，錦衣還鄉，豈不快哉！

　　 敖丙看着眼前的海水，拭去了眼角的一絲晶瑩，

　　 其實這一切都沒什麼啊？自己現在可是神龍，幾百年的時間眨眼就過去了，哈哈……敖丙自己都感覺到這笑聲有些苦澀。

　　 敖丙大袖一揮，眼前的海水裂開，還是找到水生，把他的事情先解決了才是正途。就在敖丙要離去的時候，他的身後忽然傳來一個瓮聲瓮氣的聲音，

　　 “嗚呀，你這斯乃是何人？到我西海水軍的駐地意欲何為？”

　　 PS：感謝煬鮞的票票，謝謝！

# 第90章 螃蟹將軍

　　 話說，敖丙從大陣的另一個出口來到了東海水域，他雖然很想回龍宮看看，但是權衡利弊之後，他終於放棄了這個打算。

　　 就在敖丙要返回方丈仙島的時候，他的身後忽然傳來一個聲音，大聲喝問敖丙，為何來西海水軍駐地撒野。

　　 敖丙身形頓時止住，他的眼底劃過一抹殺意，自己在這裏出現的消息絕對不能傳出去，所以……

　　 敖丙慢慢地轉過了身子，在他的跟前有一隻尚未徹底化形的螃蟹，敖丙掃了他一眼，便知道他為何能夠無聲無息地來到自己的身邊了。

　　 不是因為他的實力太高，也不是他身上有什麼逆天的法寶，而是這貨的實力太低了，低到自己的神識自動忽略了他的存在。

　　 他的出現倒是引起了敖丙的警醒，看來自己的神識掃描有很大的漏洞啊，如果有高手偽裝成弱小的存在，偷偷靠近自己，然後暴起出手，那後果……

　　 敖丙想想都有些不寒而栗，好在這次只是一個半吊子的小妖。

　　 看來以後要注意了，敖丙也算是承了這小妖一恩，看向他的眼神也緩和了很多，但是殺意依然存在。

　　 這傢伙估計是剛剛化形不久，蟹頭人身，雙手還是蟹鉗的樣子。他揮舞着手中大鉗子，對着敖丙耀武揚威地說道，

　　 “你這傢伙鬼鬼祟祟，一看就不是好人，快點跟我螃蟹將軍去西海第三軍團第五十七小隊接受審訊，在那裡會有英明神武的鯊將軍親自審訊你，你應該感到……”

　　 敖丙差點被眼前這貨逗樂了，這都是什麼跟什麼啊？而且這裏明明就是東海水域，怎麼又成了他口中的西海水域？

　　 敖丙看着眼前這貨，心中一陣無語，原來是個十足的二貨，同時他的心中的殺意也是漸漸地消弭不見，他嘴角噙着一絲微笑，

　　 “據我所知，這裏好像是東海水域吧？你身為西海第三軍團第五十七小隊的將軍，難道也能管到東海的事情？”

　　 敖丙明顯看到那小妖的眼中一陣慌亂，但是他依然耿耿着脖子叫囂道，

　　 “自古四海龍族是一家，你這廝鬼鬼祟祟地出現在東海地域，我身為西海第三軍團第五十七小隊的將軍，自然是有責任盤問你。”

　　 螃蟹這幾天過得是極其滋潤，在他姐夫的引薦之下，他終於是成為了西海第三軍團第五十七小隊的一員，並且一入隊就獲得一顆低階丹藥，成功化形。

　　 只因為剛剛進入小隊，尚且還沒有名號，認識他的人都直接叫他螃蟹。

　　 雖然他姐夫就是第五十七小隊的副隊長，但是螃蟹卻認為自己完全是實力出眾，才能成為小隊的一員。

　　 他從小就志願加入西海水軍，並且為之付出了十倍百倍於他人的努力。如今終於夙願以償，他自然是心中激動。

　　 今天是自己的第一次巡視海域，一定不能辜負了鯊將軍的器重，一定要漂漂亮亮地完成這次任務。他口中的鯊將軍不過是五十七小隊的隊長而已。

　　 那什麼鯊將軍雖然只是一介小隊長，但是五十七小隊有千八百號人呢，他卻是哪裡知道這剛剛入隊的小螃蟹是哪一位？

　　 更不用說什麼器重了，這不過是他姐夫，知道自家小舅子性子耿直，為了激勵他，編排的瞎話而已。可是螃蟹不知道啊，他還洋洋得意，信以為真。

　　 螃蟹哼着小曲兒，在海面上巡視着，注意一切風吹草動……

　　 忽然，他靈敏的耳朵聽到一陣巨大的水聲，他的心中一陣激動，知道自己立功的機會來了，他急忙向著聲音傳來的地方趕過去。

　　 急於立功的螃蟹，卻是完全忘記了他姐夫的囑託，這裏靠近東海水域，千萬不要招惹是非，否則誰也救不了你。

　　 但是他不僅進入了東海水域，還招惹了是非，招惹了大是非。

　　 然而螃蟹卻是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事情，他遠遠地看到了水面上有個‘鬼鬼祟祟’的人影，然後他從水下潛過去，來到那個人的身後，一聲暴喝。

　　 在螃蟹看來，自己爆出身份，那人應該立即繳械投降，乖乖跟自己回小隊接受審訊才對，畢竟自己代表的可是不可戰勝的西海水軍。

　　 也許整個西海，或者說整個洪荒，也就只有螃蟹，才會相信那些吹噓西海水軍無敵洪荒的傳說吧？

　　 螃蟹眼中那個人轉過身來，他感覺到了一股巨大的可怕的壓力，彷彿整片天地都向自己壓迫過來，那是前幾天入隊之時，在台上講話的鯊將軍都不曾擁有的。

　　 在螃蟹眼中，鯊將軍或許已經是大人物，大高手了吧？

　　 螃蟹雖然有些打怵，但是並未退縮，自己代表了無敵的西海水軍，他不敢把自己怎麼樣的。

　　 但是那個人卻不慌不忙地微笑着告訴自己，這裏不是西海，是東海的水域，螃蟹腦子一懵，忽然想起了姐夫告誡他的話。

　　 他就是反應再遲鈍，也知道自己闖禍了，他突生急智，想到了自小就被告誡的四海是一家的說法，懟上了敖丙的盤問。

　　 敖丙看着眼前的小妖，卻是犯了難，理智告訴他，這個小妖必須死，自己的秘密不能傳出去，但是他心中的堅守，卻是讓他不願這麼做。

　　 尤其感受着螃蟹那純真質樸真實的情感，他卻是越發的下不去手，也許生活在洪荒之中，就該腹黑，就該心狠手辣。

　　 但是讓敖丙無緣無故去殺死一個不相干的生靈，他卻是不忍。

　　 就在他心中猶豫的時候，他的目光掃過螃蟹，他忽然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事情，他微笑着打了個稽首，微微一笑，

　　 “貧道乃是在這東海潛修的散修，貧道掐指一算，覺得小道友與我有緣，如今有一場造化要贈與小道友，不知道小道友意下如何？”

　　 螃蟹聽完都呆住了，他早就聽同伴說過，東海之上有仙人，他們飛天遁地、移山填海、無所不能。

　　 沒想到自己眼前就有一位，他剛才說什麼？要送我一場造化？

　　 螃蟹沒有一絲的懷疑，他早就聽過無數得遇仙人立地飛升的傳說，如今自己竟然成了傳說之中的人物？螃蟹竟然當著敖丙的面嘿嘿傻笑起來。

　　 “但是這造化也是有一定的危險性，就看你敢不敢嘗試了？你若是想要這造化，那麼就把它吞下去。”敖丙的手中燃起了一朵紅藍二色的小火苗。

　　 火苗很小，在海風之中，彷彿隨時都會熄滅。

　　 但是這小火苗落在螃蟹眼中，他卻是感覺自己置身於一片燃燒的海水之中，平時冰涼沁人的海水，此時卻是化為了索命的地獄。

　　 螃蟹拚命地掙扎，卻怎麼也逃不出那燃燒着火焰的大海，他感覺自己體內的水分一點點的蒸干，自己就要被烤成螃蟹乾兒了。

　　 忽然一聲咳嗽，螃蟹清醒過來，他發現自己還在海面上，對面那位仙人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似乎看到了自己剛才的窘境。

　　 敖丙自然不是變着法地要弄死螃蟹，他要真的想玩兒死螃蟹，他有幾萬種方法，沒有必要費這麼大功夫。

　　 敖丙在螃蟹的體內看到了一條火屬性的血脈，很淡但是卻很清晰，但這螃蟹修鍊的卻是水屬性功法，在某種程度上，他也同時具備了水火之力。

　　 敖丙給他一朵小火苗，就是想讓他融合水火，然後帶着他進入大陣。如果融合不成功，那麼正好省得自己動手。

　　 敖丙卻是不知道，這也就是螃蟹十倍百倍努力於其他小妖，卻是依然不如他們修鍊快速的原因。

　　 “你要不要接受這場造化？”敖丙心中已經打定了主意，如果他答應了還好，如果不答應，那麼就只能怪他命不好了，希望他下輩子投個好胎吧。

　　 敖丙忽然有了覺悟，一將功成萬骨枯，死道友不死貧道，在某些時候卻是可以奉行心中的堅守，但是某些時候卻是不得不拋棄那所謂堅守。

　　 也許這就是洪荒世界之中的無奈，是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中的無奈吧？

　　 螃蟹吱吱嗚嗚地不知道說什麼才好，他真的想成為仙人，出人投地，但是那火苗給他的感覺實在是太可怕了，讓他本能地躲避。

　　 “你難道就想一輩子如此碌碌無為？你就不想出了西海，去洪荒之中領略不同的風采？”敖丙嘗試最後的努力，如果再不成，那就只好對不住了。

　　 “大仙，螃蟹確實想成仙，但是，但是有沒有其他的辦法……”螃蟹有些為難地說道。

　　 敖丙的臉上一肅，讓螃蟹看不出喜怒，他冷冷地吐出了兩個字，“沒有！！”

　　 實則，他的心中已經為螃蟹判了死刑，只待螃蟹拒絕，便要出手，然後絕塵而去。他自己都覺得有些好笑，一介小妖而已，自己幹嘛這麼惆悵？

　　 但是螃蟹囁囁喏喏了半天，在敖丙都要等得不耐煩的時候，螃蟹終於說到，“大仙，螃蟹已經決定了……”

　　 敖丙頓時將注意力集中在了螃蟹身上，手中一道法力已經凝聚，隨時都能吐出去。

　　 “螃蟹願意接受這造化，如果螃蟹能夠受這造化，螃蟹原因追隨您而去。但是如果螃蟹受不了這造化，我希望您能夠把我的屍體交給我姐夫，他是西海水軍第三軍團第五十七小隊的副……咳咳……”

　　 敖丙無奈地翻了個白眼，沒想到這貨還是個話癆。

　　 他手指一彈，那小火苗便飛進了他的嘴中，堵住了螃蟹下面的那些話，如果你要是死了，絕對已經被燒成灰兒了，哪裡還有什麼屍體？

　　 PS:為了備考，我把手機上的小說軟件都刪了。手機端發的帖子，有好多在PC端不显示，所以如果不能及時回復，請諒解。

# 第91章 波濤將起

　　 話說，敖丙不滿螃蟹的嘮叨，手指一彈，那道小火苗直接落入到了喋喋不休的螃蟹嘴中。

　　 小火苗進入螃蟹嘴中，就好似見了火星的汽油，滕地一下就燃燒起來，紅藍二色的火焰，瞬間就包裹了螃蟹，將他後面的話完全壓下去。

　　 螃蟹被火焰一嗆，先是劇烈地咳嗽了兩聲，然後他也顧不得嘮叨，直接盤膝坐下，煉化體內的那一縷小火苗。

　　 敖丙站在一邊，抱着肩膀饒有興緻地看着螃蟹，其實敖丙還另有打算，如果真的可以量產水火融合的小妖，那該是一種什麼樣的概念？

　　 水火融合之後產生的力量是極其強大的，現在的敖丙有自信憑藉自己一身變異的水火法力，對戰一般的太乙玄仙境後期。

　　 這種似流水般的火焰法力，兼容有水、火的力量，卻是要比單純的水火力量強橫得多，而且也不是單純的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

　　 況且敖丙用來融合的那是葵水之精和南明離火，都是天地奇物，那法力的品質更加的強悍。

　　 螃蟹周身上下，各處都冒出一縷一縷的火焰，敖丙的眼睛直接透過了他的身體，看到了他體內水火力量的演化。

　　 那一朵小火苗進入螃蟹體內之後，便分離開來，其中淺藍色的一滴水珠，融入到了他的法力之內，一朵淡紅色的火苗，融合到了他的血脈之中。

　　 得了水珠和火苗相助的法力和血脈，卻是瞬間變得強橫起來，兩股強橫的力量在螃蟹的體內橫衝直撞，你攻我伐。

　　 可就是害苦了作為兩股力量衝突戰場的螃蟹，鮮血不要錢似地從他的嘴裏、鼻子里、耳朵里潺潺流出，他的身上也出現了大量的裂縫，鮮血從裂縫之中滲出來。

　　 敖丙都有些奇怪，這貨怎麼這麼多血，竟然流了這麼久都沒有流完，不過看他體內這架勢，好像是不太容易融合啊，最有可能的結果是——

　　 螃蟹體內的鮮血耗盡身死，兩股力量消靡；或者兩股力量衝撞爆炸，螃蟹被炸成沫沫。至於他能夠融合兩股力量的概率？

　　 呵呵，至少敖丙覺得這個概率不會高於巫妖二族崛起，重掌天庭大地的可能。

　　 敖丙似乎已經看到了螃蟹的結局，而且事態的發展，也確實是向著他預測的方向進行的，螃蟹體內兩股力量的衝突愈演愈烈，到後來他的血都是用噴的。

　　 敖丙想透了洪荒殘酷的事實，此時的他已經不再將螃蟹的生死看在眼中，但這卻是一個很好的實驗對象。

　　 他伸出自己的右手兩根手指，點在了螃蟹的眉心處，憑藉著他太乙玄仙境中期的實力，很快就控制住了兩股力量。

　　 然後敖丙回想着自己在似真似幻的世界中看到的水火融合，他控制着兩股力量慢慢地靠近……

　　 也不知道敖丙是用了什麼方法，兩股性質完全不同的力量竟然在平靜地靠近。在這過程之中雖然有些小的起伏波瀾，但是隨着敖丙的及時調整，卻是很快就恢復了平靜。

　　 螃蟹也忘卻了身體上的苦痛，他也知道大仙是在幫助自己，他驚嘆於大仙的手段，竟然直接將自己束手無策的兩股力量直接降服。

　　 然後，在螃蟹欽慕的注視之下，兩道力量直接接觸到了一起，然後就如水乳/交融一般，融合成了一種全新的力量。

　　 這力量給螃蟹的感覺就好像是當初大仙手中的小火苗一般，只不過威力上好像弱了很多。

　　 敖丙收回了自己的手指，眉頭微皺，所有所思。

　　 螃蟹卻是很自覺地打坐行功，修復自己身上的傷勢，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他卻是知道自己變強了，就他自己的模糊估計，至少厲害了一倍。

　　 而這一切都是眼前的大仙賜予的，螃蟹已經決定要誓死追隨大仙了。在那一刻他都感覺自己要死了，但是大仙一出手，自己非但沒死，而且還實力大增了。

　　 自己的命是大仙給的，自己一定好好好侍奉大仙。小妖的心思就是如此的單純，他卻是忘記了是誰誘導他吞下了那致命的小火苗。

　　 而敖丙卻是將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剛才的融合過程上，融合很成功，但是螃蟹體內融合之後力量的品質，卻是連自己體內水火之力的一成都沒有。

　　 好吧，就算自己是葵水和離火相容，底子好，但是螃蟹融合之後的法力比之一般的單一水火法力，大約也就是提升了五成，一加一遠小於二。

　　 而且由於是在自己的主導下形成了水火法力，因此螃蟹只能使用這些法力，卻是無法真正地控制，就好像自己可以把法力再分開，他卻是無法辦到。

　　 敖丙很不滿意，距離自己的預想差得實在是太多了。而且他也想不出其中的原因，看來自己想要量產水火融合法力的大幫人馬，是不可能了。

　　 其實敖丙就是把要求定得太高了。

　　 要知道，五成已經是相當高的數據了，如果能夠讓自己的法力比同境界高出五成的威力，那麼相信會有超過九成九的人會哭着喊着求敖丙，為他們進行這敖丙自認為不夠成功的改造。

　　 想不出來個所以然來，敖丙也就只好作罷，只待以後慢慢研究了。

　　 看着打坐調息的螃蟹，敖丙伸手一揮，自有一道法力鎖鏈將螃蟹提起，然後敖丙破開海面，向著感應之中大陣入口趕去。

　　 敖丙來在大陣入口，有些疑惑的回頭看了一眼，因為就在前一瞬間，他眉心的祖龍印引卻是產生了一絲悸動。

　　 祖龍印引能夠指引祖龍印的所在，當初得到它的時候，他就遙遙指向東海的方向，不過寄存在敖丙的眉心之後，倒是安穩了下來。

　　 沒想到就在剛剛，它又產生了劇烈的反應，難道祖龍印真的在東海？或者說就在父王手中？但是卻並沒有公布出去？

　　 不過，敖丙卻是出手壓制住了祖龍印引的騷動，因為不管祖龍印此時身在何處，自己什麼也做不了，如果前去尋覓祖龍印，這一來一去就不知道多少時間。

　　 而且身為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卻是清楚地知道，其實東海並不像表面那麼平靜，其中的兇險甚至更甚於洪荒大陸。

　　 其實四海龍族也不過佔據了四海靠近洪荒大陸的淺海區域，至於遠離大陸的遠海深海區域，一般龍族也不敢輕易涉足。

　　 自己不過才區區的太乙玄仙中期境界，誰知道會遇上什麼兇險？為了一個對自己暫時只能拿來觀賞的祖龍印來說，實在不值得。

　　 然後，敖丙便毅然決然地，拉扯着螃蟹，大跨步地進入了大陣。

　　 進入大陣，還是那個五彩斑斕的世界，其中的紅綠二色與自己遙相呼應，但是等到螃蟹進入大陣，敖丙卻是感覺到了大陣對螃蟹的一絲抗拒。

　　 大陣似乎是在猶豫到底要不要碾壓螃蟹，敖丙心中一愣，有些搞不清楚什麼情況？不是說只要水火融合就能進入大陣嗎？

　　 難道非要是在大陣之中融合的才算數？

　　 敖丙心中有些懷疑地想到，但是他出手卻是不慢，他伸手一道水火法力將螃蟹包裹起來，然後大跨步進入了方丈仙島。

　　 螃蟹只是感覺自己來到了海底，然後彷彿進入了什麼地方，還沒等他打量四周，就被一道紅藍二色的光幕籠罩。

　　 等光罩消失，螃蟹卻是發現自己出現在了一處山腳下，身邊就站着那位大仙，螃蟹已經控制住了自己身上的傷勢，撲通一聲跪倒在敖丙的跟前，

　　 “大仙，螃蟹願意追隨在您的身邊，為您焚香誦經，只希望您能夠在閑暇的時候，可以給螃蟹講講修鍊的事情，或者講講洪荒的事情也行，您是不是知道……”

　　 敖丙算是認清了這貨的話癆本質，生怕他說個沒完沒了，急忙打斷了他的話，

　　 “好了，你就先待在這裏潛心修行吧。我要出去一段時間，回來后要檢查你的修為進境……”然後敖丙也不等他回話，便消失在了螃蟹的面前。

　　 螃蟹有些懊惱地嘆了口氣，喃喃自語道，

　　 “大仙也真是的，都不讓我表達一下我對他的敬仰之情，要知道我以前最崇拜的就是我們西海水軍第三軍團第五十七小隊的鯊將軍了，但是自從遇到大仙…………”

　　 敖丙嘴角抽搐着離開了大陣，他忽然有些後悔把這貨弄到了方丈仙島上，也許自己見到他第一眼，就直接一巴掌拍死他才是最好的選擇。

　　 敖丙進入大陣也不停歇，直奔那直通東平湖的出口。

　　 但是，在大陣出口跟前，敖丙卻是腳步一頓，自己這樣出去有些太合適，自己融合水火二力的事情暫時不能讓水生知道。

　　 敖丙暗自咬了咬牙，然後將體內的法力分成水火二力，直接讓二力暴力相撞，當場他一口逆血就噴了出來，身上經脈也出現了大量損傷，一身法力也十去八、九。

　　 此時，敖丙的狀況看上去有些不妙，但是這都在他的可控範圍之內，不過傷勢都是真的，否則怎麼能夠瞞過水生這老怪物？

　　 但是都沒有傷到根本，如果敖丙原因，三天時間，他就能恢復巔峰狀態。

　　 敖丙的嘴角勾起了一個淡淡的弧度，水生啊，水生，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為了你，我可是下了不少血本呢！

　　 然後，敖丙將臉上的鮮血抹了一把，頓時臉上顯得有些猙獰可怖。

　　 然後他身子一突，沖向了那大陣的出口……

# 第92章 你詐我詐

# 第92章 你詐我也詐

　　 話說，敖丙將自己搞成了‘重傷’的樣子，然後身子一突，衝出了大陣的出口。

　　 此時，大陣之外的氣氛卻是十分緊張，因為在敖丙第一次嘗試全力爆發突破大陣的時候，在大陣之外的三個人就感覺到了大陣的一絲波瀾。

　　 但是很快那大陣就恢復了平靜，血玉子和敖焚兩個人對視一眼，都從對方眼中看到了深深地擔憂，他們移形換位，默默地將水生的退路封死。

　　 水生暗道了一聲晦氣，這小子看起來根基深厚，怎麼這麼快就失敗了？

　　 原來是個銀樣鑞槍頭，中看不中用的貨色，不過這才是自己的第一次嘗試，以後有的是機會。

　　 他注意到了血玉子和敖焚的小動作，但是他根本沒有放在心上，哼，兩個小小的金仙期就想攔住我？你們真是太不把大羅高手當回事兒了。

　　 你們這兩個小傢伙就留在這裏好好享受吧？我就不奉陪了。

　　 水生雖然實力跌落大羅境，但是他的境界還在，別看他不過是金仙中期，卻是絲毫不把金仙初期的敖焚和金仙後期的血玉子放在眼中。

　　 就在他準備離開的時候，他卻是注意到了大陣的一絲變化，大陣之外竟然出現了駁雜的五行之色，五行流轉，玄妙異常。

　　 水生眼珠子一轉，難道還有轉機？罷了，就再觀察一段時間，反正到時候自己想走，誰也擋不住。

　　 再然後，等到敖丙轉化體內法力，破開離火之海，進入大陣的時候，外界大陣的紅光忽然大盛，他們三個人卻是知道了一件事情——

　　 敖丙還活着。

　　 大陣之中只有他一個人，大陣的變化自然是與他有關。三個人都是自動地把東平湖君大人自動忽略了過去，在他們看來，那位鐵定早就化為飛灰了。

　　 不過，那位湖君大人的情況雖然大大的不妙，但是小命依然健在，此時他化為了一顆冰繭，在大陣的角落裡默默地接受烈火的烘烤。

　　 再然後三個人在大陣之外慢慢等待敖丙的回歸，這一等就是兩個多月，主要是敖丙在方丈仙島上凝練混沌天龍本源印記，耗費了大量的時間。

　　 等到大陣再出現變化，他們便知道，敖丙應該是要出來了。

　　 不過水生這兩個月來的臉色是越來越差，兩個月啊，也不知道自己的仙島被那小子糟蹋成了什麼樣子。

　　 然後大陣劇烈波動，這波動的時間持續了五天時間，然後又恢復了平靜。不過他們並未看到敖丙身影。外面三個人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難道是失敗了？

　　 可是不應該啊，既然能能夠進入，那就是說明也能出來啊。

　　 難道是其中有變？

　　 又過了三天時間，這三天，三個人之間的氣氛是越發的微妙起來，水生雖然自持境界高絕，但是被兩個金仙這樣盯着，他也是心中惴惴。

　　 自己此時不比往昔，萬一那兩個傢伙暴起偷襲，自己還真不一定能躲開。水生幾度有離開的想法，但是想到立刻就會出現的敖丙，他又有些不甘心。

　　 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三個人忽然感覺大陣一陣輕微的波動，然後一個黑影從大陣之中飛了出來，三個人的神情一陣緊張之後，便放鬆下來。

　　 因為他們已經察覺到了，飛出來的正是敖丙，此時的敖丙嘴裏還在狂噴着鮮血。

　　 敖焚見狀，伸手接住了敖丙，而血玉子卻是攔在了水生的跟前，絲毫不掩飾自己對他的防備。

　　 敖焚檢查了一下敖丙身上的傷勢，臉上有些難看，從自己懷中摸出了一個瓷瓶，倒出了一顆丹藥，塞進了敖丙的嘴裏。

　　 “殿下身受重傷，沒有個三年五載是無法恢復了。”敖焚看向水生的目光頓時凌冽了起來，因為這一切都是這傢伙策劃的，殿下受傷他難辭其咎。

　　 血玉子也渾身緊繃，隨時準備應對水生的突然出手。

　　 水生看了一眼敖焚懷中狀似昏迷的敖丙，眉頭一皺，自己一直避免與他們起衝突，倒不是怕了他們，而是怕自己拿不到那兩道本源之力。

　　 若是敖丙沒有出來也就罷了，若是他真的出來了，而且還拿了天一重水和三光神水的本源之力，那麼自己是一定要弄到手的。

　　 水生也不是不能強搶，但是就怕操之過急，會讓敖丙將那兩道本源之力毀去。

　　 現在敖丙出來了，不過暫時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拿到了兩道本源之力。

　　 如果沒有，那麼就比較好辦了，這三位也就沒什麼用了，自己拍拍屁股離開，然後再催動弱水淹了這裏就是。

　　 再找合適的人幫自己去取那兩道本源之力就好。

　　 可是如果敖丙真的拿到了，水生心中只會更加高興，只要將本源之力騙到手，然後再弄死這三位，自己便可以獨享方丈仙島，豈不美哉？

　　 水生心中打得如意算盤，他卻是默默地退後了三步，表示自己不願意與他們起衝突，其實心中卻是一直在糾結着本源之力的問題。

　　 血玉子卻是沒有一點放鬆，誰知道他是不是欲擒故縱？對於這種老不死的老怪，多長一個心眼絕對沒壞處。

　　 然後就在雙方互相戒備，氣氛凝固的時候，敖丙卻是咳嗽一聲，幽幽然睜開了眼睛，他有些茫然地看了看四周，卻是訓斥了一聲血玉子，

　　 “血玉子，不可對前輩無禮，快點向前輩道歉！！”

　　 其實敖丙早就醒了，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昏迷，‘昏迷’的這一小會兒，他差不多也摸清楚了場中的局勢，對於血玉子的訓斥，也不過是想緩和與水生的關係。

　　 而血玉子自然也知道敖丙話中的水分，只是象徵性地對着水生拱了拱手。

　　 水生看到敖丙醒來，沒有來地吐了一口氣，對於血玉子他也很有壓力，勉強笑了笑，擺着手說道，“哎呀，龍王大人言重了，血大人也是護主心切，我能理解，能理解……”

　　 然後水生狠狠地咽了幾口唾沫，有些急切地問道，“那個，龍王大人，不知道您可進了仙島？那兩道本源之力……”

　　 敖丙有些似笑非笑地看了水生一眼，咳嗽兩聲，濺起了幾片血花，“咳咳，幸不辱使命啊……”然後敖丙伸出顫顫巍巍的左手，從自己右手袖子里摸出了一黑一彩兩道光華。

　　 水生頓時感覺口乾舌燥，一下他就認出了那正是自己需要的本源之力。要知道這就是自己恢復大羅修為的關鍵啊，只要有了這兩道本源力量，那麼洪荒之大，任由自己。

　　 但是敖丙卻是並沒有將本源之力交給水生，而是一伸手，交給了身邊的敖焚，伴隨着的是他微弱的聲音，

　　 “敖焚啊，我現在身受重傷，拿着兩道本源之力不安全，暫時就由你來保管，你要注意，這兩道力量十分脆弱，你可千萬千萬不要捏碎了……”

　　 聽到敖丙的話，水生好懸一口老血沒噴出去，脆弱？逗玩兒呢？那東西雖然不怎麼堅挺，但是玄仙之下根本就損傷它不得分毫。

　　 同時，水生也聽出了敖丙話中的威脅之意，不要亂來，否者這‘脆弱’的東西，一不小心就要被捏碎了。水生看向敖丙的眼中頓時有了一絲的慎重，看來這小傢伙也不是一個好相與的主兒啊！

　　 敖焚跟隨敖丙身邊時間也不短了，這點默契還是有的，他眨了眨眼，表示自己省的，伸手接過了兩道本源之力，死死地攥在了手中，好像這的要捏碎它們一般。

　　 “咳咳咳……，水生前輩，這個地方實在壓抑得很，要不咱們先出去慢慢談？”敖丙虛弱的聲音再度響起。

　　 水生暗罵了一聲小狐狸，卻是心中暗自盤算開來，他是怕自己把他們困在這裏，竟然真的猜到了自己心中所想，年紀雖小，到不愧為一方龍王。

　　 不過只要自己放他們出去，外面有弱水相阻，他們以後根本連大陣的邊兒都摸不着，更別提再進入方丈仙島了。

　　 只要自己恢復了大羅之境，這幾個小魚小蝦，還不是任由自己揉捏？

　　 水生臉上露出了燦爛的笑容，“這是自然，走走走，咱們現在就走……”然後他向著身後一揮手，卻是那弱水自動讓開了一條通道。

　　 敖丙眼睛一眯，幾天不見，他控制弱水的能力倒是越發的得心應手了。看來自己的鎖天門秘術真是用對地方了。

　　 然後敖丙對血玉子和敖焚使了個眼色，便在敖焚的扶持之下，走進了那通道之中，而血玉子卻是將敖丙兩個人與水生隔絕開來。

　　 雖然一路上氣氛都很緊張，但是因為雙方都不想挑起事端，所以途中倒是相安無事。

　　 很快他們就來到了東平湖上空，水生將自己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敖丙敖焚的身上，他微笑着說道，“龍王陛下，現在是不是該把那本源之力給我了？”

　　 敖丙卻是似笑非笑地說道，“前輩真是好算盤啊？難道還想空手套白狼不成？”

　　 水生眉頭一皺，“龍王大人這話是什意思？之前咱們不就早就商量好了嗎？難道如今你想反悔不成？”

　　 “哈哈……咳咳咳……”似乎是笑聲扯動了傷口，敖丙不由得劇烈咳嗽起來，“前輩真是好意思說啊？那島上有什麼，我又能拿走什麼，恐怕前輩比我都清楚吧？”

　　 嘴角噙着一絲冷笑，“至於什麼把方丈仙島送給我，前輩您捨得么？”水生眼睛一突，就待反駁，卻是被敖丙搶先接着說道，

　　 “仙島什麼的我也不要了，您想要本源之力？可以，拿出點兒實在的東西來換……”

# 第93章 天門落鎖

　　 話說，敖丙對着水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想要本源之力？可以啊，但是你得拿出點兒東西來換。此時的他像極了一個討價還價的市井地痞。

　　 水生滿臉的怒容，但是卻一點都不感到意外，這小傢伙在大陣之外就展現了不凡的一面，此刻敖丙要是真的乖乖交出本源之力，他反倒是懷疑其中是不是有詐了。

　　 敖丙看到水生臉上的怒容，卻是不為所動，雖然這傢伙曾經是大羅之境，但是他此時畢竟不過是金仙中期的修為而已。

　　 自己這邊可是有一位金仙後期，一位金仙初期巔峰，要是真的懟上，自己也不怕他。

　　 水生看敖丙直接無視了自己的不滿，也不再浪費表情，他收起了臉上的怒容，有些肉痛地從自己的懷中取出了一朵七品造化青蓮。

　　 青蓮現世，一股股造化氣息瀰漫開來，敖丙甚至感覺自己身上的傷勢都好了三分。敖丙眼中閃過一絲火熱，但是隨即就被他壓了下來。

　　 這東西雖然稀罕，但是敖丙已經將方丈仙島看做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在那山頂上可是有一池子的造化青蓮，想到這些，對於這七品青蓮，他便不怎麼熱切了。

　　 而且還有一個原因，這東西自己即便是接了，也只能在見不得光的時候用，一旦造化青蓮的消息傳揚出去，這不是福報，而是禍患。

　　 因此，敖丙堅定地搖了搖頭，“前輩，此物雖然珍貴，不過卻是稍微差了一絲，而且晚輩也無福消受，您還是換一個吧？”

　　 水生狠狠地瞪了敖丙一眼，他將這蓮花交給敖丙，未嘗沒有讓他招惹是非的心思，但是沒想到敖丙卻是看得透徹，根本就不接他這一茬。

　　 水生無可奈何，他有些肉痛地張嘴吐出了一件黑黢黢的兵器，外觀上好像一柄魚叉，不過這魚叉的三根利刺，中間那根卻是斷去了半截。

　　 水生撫摸着手中的魚叉，滿臉的回憶，悠悠地開口，

　　 “這是我當年的兵器——三神叉，它的主料是一截風雷杏樹的枝丫以及七品青蓮的蓮桿，然後又得我與兩位夥伴億萬年的本源滋潤，方才得以成型。”

　　 “其中兼備風雷二力，以弱水之力統御風雷。並且得天一重水本源淬鍊，輕重自若，乃是我最親密的夥伴，陪我度過了無盡的孤獨。”

　　 “但是在隨我闖出大陣的時候，卻是被太陽金焰焚碎了真靈，靈性盡失，而且還斷去了一根主刺，但是其根基還在，尚有修復的可能……”

　　 看着眼前那黑黢黢糞叉子一般的東西，敖丙實在看不出它牛逼在什麼地方。

　　 但是看水生那一臉肉痛的樣子，當是一件寶貝，而且它在七品青蓮之後被拿出來，說明它的價值要在七品青蓮之上。

　　 “哎呀，前輩也真是的，自己的兵器怎麼能夠用來交易呢？但是我也知道前輩情況特殊，所以就是這糞……恩，三神叉吧！”

　　 其實水生把自己的兵器送出去，主要是因為它修復起來實在是太麻煩了，而且他早就瞄上了那一整顆風雷杏樹，還有九品青蓮的蓮桿。

　　 水生一臉的不情願，在輕輕地撫摸了一下手中的三神叉之後，揮手一擲，三神叉向著敖丙飛了過去，在叉子脫手的那一刻，敖焚手中一團三彩光華同時飄向了水生。

　　 水生一把捏住三彩光華，臉色陰沉得有些可怕，看向敖丙的眼中幾欲噴火，“你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只有一道本源之力？”

　　 敖丙不慌不忙，“前輩不要着急嘛，年紀大了就應該心平氣和，氣大傷身哦。至於剩下的那一道本源之力，我們到村子里接了我們的人，立刻就交給前輩……”

　　 水生眼中閃過一絲異色，這小子好縝密的心機，竟然連那都想到了。他眼睛死死地盯着敖丙，滿是警告的意味，聲音幾乎是從牙縫了擠出來的，

　　 “好，希望龍王陛大人能夠記住現在說的話。”

　　 敖丙含蓄地笑了笑，輕輕頷首。

　　 水生一臉的鬱悶，也不知道這小子是不是專門克制自己，跟他總是束手束腳的。

　　 然後，一行四人回到了村子，而水生也收斂自己身上的氣勢，彷彿又成了那個村子里的質樸少年。此時村子裏面似乎在舉行什麼宴會，而宴會的主角就是最中央的敖揚和敖靈兒了。

　　 然後敖丙四個人直接出現在了村子上空，有眼神好的村民發現之後，一聲招呼，所有村民都跪倒在地，叩拜不已。

　　 以敖丙為首，四個人降落在了三叔公為首的村民跟前。

　　 三叔公看着敖丙，又看了看敖丙身後的低眉順首的水生，笑呵呵地問道，“神龍大人，我們水生一路上還聽話吧？他要是有什麼做的不對的地方，您儘管罵他就可以，呵呵……”

　　 敖丙無聲地翻了個白眼，我哪敢吶，但是臉上卻是露出一絲滿意，“您客氣了，水生很好，不過我的事情已經辦完了，水生就還給你們，我們也要走了……”

　　 敖丙衝著人群之中的敖揚一使眼色，敖揚頓時醒悟，拉着已經有些玩兒瘋了的敖靈兒站到了敖丙的身後，血玉子自動將他們與水生隔開。

　　 聽到敖丙的話，三叔公臉上明顯閃過一絲失落，大概在他看來，水生跟着神龍大人辦事，才是最好的出路吧？

　　 敖丙自然也猜到了這位人族老者的心思，不過就算是水生倒貼了要追隨自己，敖丙也不敢要啊。把那樣的老妖怪放在自己身邊，說不定哪天自己就被他抽魂煉魄了。

　　 敖丙向著村民拱了拱手，然後他在敖焚的扶持下，飛上了半空，而這過程中，水生卻是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敖丙一行人。

　　 敖丙微笑地面對着水生的注視，一點沒有慌張的意思，等到他們到了足夠的高度，敖丙才對身邊的敖焚做了個手勢，敖焚才將手一揮，一道玄黑色光華飄落下來。

　　 水生伸手一攝，將那玄黑色的光華收攝到手中，再抬眼看過去，敖丙一行人已經變成了一個小黑點，水生眼中現出一絲掙扎，最終放棄了追擊敖丙眾人的想法。

　　 他們之中畢竟有兩位金仙境的存在，跑掉一個就不知道要出什麼幺蛾子，還是等自己吸收煉化了弱水本源，恢復了前世的修為，再解決敖丙的事情吧。

　　 忽然，水生感覺自己的肩頭被人拍了兩拍，扭頭一看，卻是三叔公。

　　 在三叔公看來，水生看向敖丙眾人的眼光，是深情的；看着敖丙眾人離去的目光，是黯然的。他拍了拍水生的肩膀，蒼老的聲音響起，

　　 “水生啊，其實不能追隨神龍大人，也沒有什麼的，憑你的本事，一樣可以闖出一番別樣的天地……”

　　 水生的嘴角狠狠地抽了抽，自己追隨他？真是笑話？那小傢伙想要追隨自己，自己還要看看他配不配呢？

　　 不過感覺到三叔公對自己的關懷，水生倒是沒有發作，尤其是在感覺到人群之中那個深情憐惜的目光之後，他的心好似融化了一般。

　　 他不知道這樣的生活還能過多久，但是他知道自己在村子里的日子是快活的，是放鬆的，他希望這個時間能夠盡可能低延長下去。

　　 水生衝著三叔公重重地點了點頭，然後與人群之中那一雙明亮的眸子對上，千言萬語都盡在那膠着在一起的目光之中傳遞。

　　 三叔公看着呆住在自己身邊的水生，再順着他的目光看過去，笑罵了一聲，“你這小子，有了媳婦，就不要三叔公了……”

　　 水生驚醒，臉上有些羞紅地低下了頭，這活了億萬年的老怪物，十分享受這個過程，好像眼前的老人真的是自己的長輩一般。

　　 “好了，三天之後，我們為水生和蘆花舉辦婚禮，村子里的人都來喝喜酒吧……”三叔公的聲音忽然變高，在所有村民的耳邊響起。

　　 所有村民頓時歡呼，而水生和蘆花也在眾人的擁搡之中滿臉羞紅地抱在了一起……

　　 敖丙一行人，在敖焚拋出天一重水本源之力后，立刻飛速離開村子，敖丙的臉上一白，身子直接癱軟在敖焚的懷中，剛才的一切看似平淡，實則卻是十分耗費心神。

　　 為了能夠騙過水生，敖丙可謂是用出了渾身解數，好在結果還算圓滿，帶有鎖天門秘術的兩道本源之力終究是‘送’到了水生的手中。

　　 不過，他身上本在控制之內的傷勢，因為拖延時間再加強制消耗，卻是有些失去了控制。

　　 敖丙身體的變故，卻是引得周圍人大驚失色，便是一向與敖丙不對付的敖靈兒，俏臉上也是滿臉的關懷。

　　 敖丙見行進速度下降，也不管自己的傷勢，虛弱地說道，

　　 “速度不要降，那老傢伙隨時都會追上來，這裏離陽城不是太遠，咱們先去躲一躲，那裡人群密集卻是躲藏的好去處。”

　　 敖焚血玉子臉上都是一肅，提起法力加快速度，向著陽城趕過去。倒是敖揚和敖靈兒兩個人一面的迷茫，不知道敖丙口中的‘老傢伙’是哪位。

　　 很快，他們就轉換裝束，悄悄地摸進了陽城，血玉子出面，買下了一處院落，五個人就在院落里安頓下來，敖丙則是抓緊時間療傷。

　　 本來三天就能痊癒的傷勢，因為敖丙的強撐，使傷勢惡化，足足半個月之後，敖丙才恢復了自己的修為。

　　 敖丙從床上跳下來，伸了個懶腰，發出一連串噼里啪啦的聲響，滿臉的愜意。渾身是傷的狀態確實不怎麼美妙啊，還是現在好。

　　 忽然，敖丙心中陡然生出了一道訊息，一愣之後，他的臉上立即大喜，

　　 天門秘術，成了……

# 第94章 有女洛殤

　　 話說，敖丙傷勢盡復，立刻就感覺到自己布置的鎖天門秘術有了反應。不用問，鎖天門秘術，一定是落在了水生的頭上。

　　 敖丙的嘴角勾起一個得意的弧度，嘿嘿，由你奸似鬼，照樣喝老子的洗腳水，活了億萬年的老妖怪又怎麼樣？不是照樣着了老子的套兒？

　　 這天在濟水流域的東平湖上方，卻是突然顯現出了一道古老神秘的門戶，門戶初現之時卻是半開半閉，而後慢慢關閉，然後那門戶也逐漸地消失。

　　 有村民看到了這神異的一幕，四處傳揚之下，不久整個東平湖附近的村子都傳遍了這件事兒。

　　 而後，水生的村子里又傳出了，有神龍大人經過此地，不滿於東平湖君以人族為祭品，已經勒令東平湖君廢止以少女為祭品的行為。

　　 於是，這道門戶經過村民們豐富的想象加工之後，便成為了神龍大人來去的神門，龍王大人警告過作惡多端的東平湖君，也便離去，因此神門自然關閉了。

　　 不知道敖丙知道了這個傳說之後會是怎樣的反應，但是東平湖那片奇異水域之下的某位，聽了個傳說之後，卻是險些氣炸了肺。

　　 水生在與蘆花成親之後，小兩口如膠似漆了幾日，他便找借口出了村子，進入了弱水之域，開始着手煉化兩道本源。

　　 對於這兩種本源，水生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這過程自然是輕車熟路，兩道本源很快便融入到了他的本源之中，修補着他闖先天五行逆轉大陣時的本源損傷。

　　 受損的本源吸收自己前世的力量，效率太低，而且根基不穩，後患無窮，因此他才想先藉助外力修複本源，然後再收復自己前世的力量。

　　 而從一開始就輔助他修鍊的兩種天地靈水的本源，卻是最佳的選擇，不會有任何排斥反應，不過就是從仙島上取出來有點麻煩。

　　 他的本源吸收了其他兩道本源之後，很快地修復完全，變得完美無缺，興奮的水生幾欲仰天長嘯，但是還沒等他臉上的笑容展露出來。

　　 在他的根基本源之上，突然出現了一座迷你古樸的小門，小門半開半閉，在水生的目光之中小門緩緩閉合，而隨着小門的閉合，水生剛剛修補完全的完美根基，再度浮現出了一條條的裂紋。

　　 而這每一道裂紋，都是與他修復之前的根基損傷一模一樣，就好像瞬間又回到了根基修復之前的樣子。‘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水生那心中的憤懣，壓抑自然是可想而知，他知道自己的根基出現問題，就是那座小門的原因。但饒是水生見多識廣，卻也認不出這混沌天龍得自混沌的鎖天門秘術。

　　 水生看着自己破損的根基，一臉的陰沉，他實在想不到自己的本源根基之中為什麼會出現一個這樣奇異的小門，竟然讓自己的根基恢復到了破損之前的狀態。

　　 水生回應着修復根基的整個過程，自己的手法沒有一點的差錯，而且整個過程也是十分的順利。既然出錯的不是自己——

　　 那麼，出錯的也就是那兩道本源之力了，想到兩道本源之力的出處，水生的臉色頓時陰沉下來。

　　 本來以為那小狐狸已經足夠陰險了，可是自己終究還是低估了他的無恥程度，他竟然在本源之力中動了手腳，而且自己竟然根本沒有察覺到絲毫的不妥。

　　 想通了那神秘小門是敖丙的手筆，水生立刻就將自己的身上仔仔細細地檢查了一遍，可是連續檢查了三遍之後，他卻是臉色陰沉地停住了。

　　 因為他根本沒有發覺到絲毫的問題，但沒有問題才是最大的問題，那小子費那麼多心思，在本源之力中動了手腳，不可能只是嚇唬自己而已。

　　 況且就在剛才，那神秘小門，可是將自己辛辛苦苦修補完成的根基，恢復成了最初的破損狀態。這簡直超乎了水生的想象。

　　 水生衝出水面，發瘋一般地，向著十幾天前敖丙一行人消失的方向追過去，可是那又怎麼可能追得上？況且敖丙一行人，已經轉變方向，去了陽城。

　　 頹然無功而返的水生，失魂落魄地回到了村子。他聽到村子之中滿是稱讚敖丙的言語，臉上閃過一絲的戾氣，頓時想要把眼前所有的一切都毀掉。

　　 但想到蘆花的笑容，還有三叔公慈祥的面龐，他終究是沒有出手。

　　 敖丙卻是心情大暢，雖然不知道水生的具體狀況，但是他也猜得到，水生估計都快急瘋了吧？ 不過等到他真的意識到問題所在，恐怕就要氣瘋了。

　　 心情愉悅的敖丙出了自己的房間，發現院子里根本就沒有人，只有敖焚在偏房之中打坐修鍊，自己醒過來他好像有所感應，卻是並沒有要過來交談的意思。

　　 敖丙心情好，也不與他計較，踱着方步便走出了小院，向著陽城的大街上閑逛過去，而敖丙卻是感覺得到，自己出小院后，敖焚便跟在自己身後出了小院。

　　 有敖焚相護，敖丙心中更加放心。

　　 不過這裡是人族的聚集之地，雖然有可能會有修道之人，但是想必不會有修為太高的存在。因此即便是沒有敖焚護持，自己應該也能自保。

　　 畢竟，自己現在可是太乙玄仙境中期的修為了，放在洪荒之中，也算是一號人物了。

　　 來到陽城的大街上，看着來來往往的行人，敖丙仿若隔世，來這個世界多少年了？自己終究是回不到前世那種普通的生活。

　　 不過如果讓自己回到過去，去過那種平淡枯燥乏味壓抑的生活，自己也許或更加的過不慣吧？

　　 現在的生活雖然背負着未來命運的重擔，但這個奮鬥的過程卻是豐富多彩的，最後即便是自己失敗了，那麼，也無愧於自己穿遇到洪荒一遭吧？

　　 敖丙放空自己的心靈，將自己當做是一個普通的凡人，就徜徉在這喧嘩的街市中，敖丙感到無比的平靜，那是心境上的完全平靜。

　　 看來，那些世外高人隱匿於市井之中，也是有他們的道理的。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敖丙總是感覺這陽城的喧鬧之下總是顯露出一絲遲暮之氣。相反，不久前去過的安邑卻是顯露出了勃勃的生機。

　　 也許這也就是後期夏朝的君主，遷都安邑的緣故吧？

　　 就在敖丙享受着心神寧靜的快意之時，忽然感覺一個軟軟的東西撞到了自己的懷裡，低頭一看，竟然一個小孩，確切地說，是一個很可愛的小蘿莉，大約也就是六七歲的樣子。

　　 小姑娘撞到敖丙的身上，敖丙沒有什麼事，倒是她自己跌倒在了地上，不過即便是跌倒了，她的懷中依然是緊緊地抱着一頭雪白的小狐狸。

　　 敖丙彎腰將那小蘿莉扶了起來，在雙手抓住她胳膊的時候，敖丙感覺到了一絲血脈的悸動，而與此同時小蘿莉也是一雙圓溜溜的大眼睛看向了敖丙。

　　 “叔叔，你是殤兒的爹爹嗎？”

　　 敖丙被這一句話問得一陣心悸，可是卻又不知道這心中的悸動來源自何方？臉上微微一笑，“為什麼這麼說呢？難道你沒有爹爹嗎？”

　　 小蘿莉張口欲言，卻是忽然在遠處傳來一個洪亮粗糙的聲音，“小兔崽子，你給我站住，快點還我的靈獸來……”

　　 小姑娘聽到這個聲音，頓時臉上一白，她急忙想要掙脫敖丙的手，趕緊逃開。

　　 可是敖丙怎會讓她如願？雖然不知道自己為何會有奇異的感應，但是一定與這孩子有關是了。今天倒是要弄個水落石出，不然以後再想要找這孩子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這頭小狐狸不是你偷來的吧？”

　　 小姑娘連忙搖頭，“不是的，小狐狸說有個壞蛋要殺她，求我救她，我看她可憐就把娘親給我的靈玉給了那個壞蛋，可是他還說不夠，可是娘親告訴我，那靈玉很值錢的……”

　　 敖丙眉頭一皺，‘小狐狸說’？

　　 這個時候，敖丙才將目光落到了小狐狸的身上，一眼就看出，這小狐狸卻是已然踏入修鍊之途，剛剛開啟靈智不久。

　　 這小女孩能夠聽懂獸語，看來也不是非凡之人，敖丙眼中閃過一絲紫意，向著小女孩的身上掃過去，第一眼，他獃獃地愣在了原地。

　　 這個時間，那個聲音的主人卻是已經來到了敖丙兩個人的身邊，他看到小女孩和一個年輕的男人站在一起，看男人的穿着，應該不是缺錢的主兒。

　　 其實當小女孩拿出玉佩的時候，雖然不認識，但是他卻知道這東西價值不菲，但他看小女孩就是一個人，便生了邪心，欺她年幼，想要多索要一點東西。

　　 可是沒成想，那小女孩竟然轉身抱着小狐狸就跑了，而他看到小女孩跑了，第一反應就是追了上去。後來反應過來，自己其實已經賺到了，沒有必要再追了。

　　 不過想到自己已經追出了這麼遠，他索性便將錯就錯地追了下去。

　　 看到敖丙，他劈頭就來了一句，“這孩子是你家的吧？既然你在那就好辦了，你把把靈獸的錢給我吧。”

　　 敖丙被那人的話驚醒，他有些複雜地看了一眼小女孩，隨即便從自己的袖子里摸出了一大塊銀子，丟到了追過來的那個人手中。

　　 那個人一愣，沒想到敖丙竟然這麼乾脆，他乾等着眼，最終憋出了一句話，‘以後管好你家孩子！’然後便悻悻而去。

　　 他也是怕事情鬧大了，畢竟自己根本就不佔理。

　　 那個人往回走着，心中卻是越想越詭異，他不由的將敖丙給他的銀子掏了出來，可眼前的哪裡是什麼銀子，分明就是一塊石頭。

　　 他拿着石頭，憤憤地想要去找敖丙理論，可是到了剛才那地方，哪裡還有敖丙的影子。他恨恨地將石頭丟在地上，暗罵了一聲晦氣。

　　 但是想到那塊玉佩，頓時心中就舒坦了很多，自己還是賺了的。手不由得伸進懷裡去摸那塊玉佩，可是哪裡還有玉佩的影子？

　　 一愣之後，他便猜到了怎麼回事，氣得他是破口大罵，回去的路上嘴上就沒停過，引得周圍路人紛紛注視。

　　 此時的敖丙，牽着小女孩的手徜徉在陽城的大街上，小女孩也不怕他，任由敖丙牽着，那隻大手給她很舒服很溫暖的感覺，和娘親的手一樣。

　　 敖丙的另外一隻手中，把玩着一塊玉佩，上面有一個龍飛鳳舞的‘洛’字……

　　 PS：大家猜一下，這小女孩的來歷……

　　 另外，能不能求各位兄弟姊妹，如果方便的話，來加書架收藏一下，刷兩條評論，現在這邊的數據簡直讓人抓狂。

　　 謝謝了。

# 第95章 敖家洛裳

# 第95章 敖家有女，名曰洛裳

　　 話說，敖丙在街上閑逛，偶然相遇了一個小女孩。敖丙用石頭變成銀子，戲耍了那個販賣靈獸的人，並且收回了小女孩給他的玉佩。

　　 手指輕輕地摩砂着那塊玉佩，敖丙的眼前浮現出一個絕美的容顏。

　　 而他的思緒，卻是已經飄到了十年前，洛河之畔，相遇的那個夜晚。

　　 甚至，敖丙的腦中時常還會浮現出那個倒在自己懷中，傻傻地問自己美不美的女孩。

　　 當年，自己曾經悲憤於她的絕情，可是眼前的孩子又是怎麼回事？敖丙記得無比清晰，那天晚上自己可是什麼都沒幹。

　　 不會抱一抱也會懷孕吧？

　　 敖丙雖然前世今生都保持着處男之身，但是畢竟也是21世紀的好青年，這點生理衛生知識，他還是很清楚的。

　　 書到此處，小女孩的身份已經呼之欲出了，她正是敖丙的閨女，而她的娘親就是前文之中與敖丙搞過曖昧的洛水，也就是洛神了。

　　 抱一抱當然不會懷孕……

　　 但是這畢竟是洪荒世界，懷孕不止有生物物理成因的，還有化學成因的。

　　 那天晚上洛水喝了敖丙帶去的東海靈酒，不小心觸動了前世的記憶，並且吸收敖丙體內的本命葵水之精，作為她覺醒的養料。

　　 當時敖丙差點被吸成龍干，雖然後來止住了，但是敖丙的本命葵水之精卻是已經融入到了洛神的體內。

　　 敖丙的本命葵水之精帶了他身上的一絲純陽之氣，與洛神體內的純陰之氣相遇，陰陽交泰，因此他們雖然沒有肉體上的親密接觸，但是洛神的腹中，卻是已經孕育出了一個小生命。

　　 敖丙自然是不知道這一切，可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洛神，卻是在恢復意識的時候第一時間便察覺到了，前世的境界讓她一瞬間就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後果。

　　 這也是當時洛神恢復了前世記憶之後，對敖丙動了殺心的原因，可是最終她還是放棄了，也許是洛水的記憶作祟，也許是洛神善良的性子使然。

　　 反正洛神就是放過了敖丙，而且她身體上的變化誰也沒有告訴，包括河伯在內。

　　 因為洛神知道，如果這件事情讓大哥知道了，這孩子必定是保不下來，而敖丙也難逃河伯的毒手。最終她懷孕四年零一個月,合共七七四十九個月，產下了一個女/嬰。

　　 對外面的說法，卻是她在洛河之畔撿到的棄嬰，見她可憐，就留在了身邊。河伯雖然疑惑，但是並未表示什麼。

　　 這次卻是洛神化身洛水，來到陽城看望父親家人，至於孩子她只是說自己收養的女兒，洛老頭雖然對自己閨女未婚卻收養了一個孩子，表示強烈的不滿。

　　 但是女兒現在畢竟跟在洛神娘娘身邊，他也只是教訓了兩句，並沒有表示強烈反對。不過他對小姑娘的態度可就不是怎麼友好了。

　　 小姑娘自然也是感覺到了這所謂‘外公’一家人對自己的討厭，小孩兒也沒有什麼複雜的心計，你不喜歡我，我也就不喜歡你好了。

　　 今天正好趕上洛老頭的六十大壽，一家人都在準備壽宴，小姑娘一個人閑得無聊，就偷偷地跑到了街上，正好碰上了這檔子事兒。

　　 敖丙的手中牽着小姑娘的手，輕聲說道，“你是叫洛殤吧？殤兒，不錯的名字……能跟我說說你和你娘親的事情嗎？”

　　 小姑娘洛殤感覺敖丙大手的溫暖，那是十分安全的感覺，帶着童稚的聲音將她和自己娘親的事情都告訴了敖丙。

　　 敖丙一字不落地聽在耳中，他手中的小手有些冰涼，握着那雙小手，敖丙就好像感覺抓住了全世界，這就是自己在洪荒之中的痕迹，這就是自己對洪荒之中的歸屬。

　　 敖丙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微笑，他忽然無比渴望這樣的生活，他多麼希望能夠就這樣拉着這隻小手，一直走下去啊。

　　 在敖丙聽到洛殤說到外公一家人並不喜歡自己之時，敖丙有些無意地問了一句，“你娘現在是不是也在外公家？”

　　 “是啊，今天是外公的六十大壽，娘親和幾個舅舅們都在招待賓客，我也才能夠偷偷地跑出來。”洛殤稚聲稚氣地說道。

　　 敖丙眼前忽然浮現出了一個俏美的容顏，“咱們去給外公祝壽好不好？今天我一定讓你外公和舅舅們都開始喜歡你……”

　　 小姑娘眨巴着大眼睛，抬頭看了看敖丙，卻是迎上了敖丙自信溫和的臉龐，脆生生地應了一聲，“好，可是，叔叔，你是殤兒的爹爹嗎？”

　　 敖丙攥住洛殤的小手，不由得緊了緊，擲地有聲地說道“當然，你就是我敖丙的女兒，是我的小公主。”

　　 洛殤聽到敖丙肯定的答覆，她的眼睛頓時完成了兩道月牙，“爹爹，我要你背我……”

　　 “好，好，好……來，爹爹背你……”

　　 在洛殤的指引下，一大一小兩個身影向著洛老頭的府邸走過去。

　　 遠遠地綴在後面的敖焚，將這一切都看在眼中，而敖丙也沒有刻意隱藏自己的談話，以敖焚的修為，一字一句自然是都聽得真真的。

　　 可是越聽他越是心驚，到後來卻是有種頭皮發麻的感覺。

　　 我去，什麼時候，我家太子殿下把上古大神洛神給睡了，而且連孩子都有了。雖然敖焚知道私下妄自議論殿下的私事有些不太尊重殿下。

　　 但是無奈這消息實在是太過於勁爆，敖焚實在是太過驚訝，真不知道自己家太子殿下是什麼時候完成了‘壯舉’。

　　 敖丙帶着洛殤，他忽然有些好奇地問道，“殤兒啊，你娘親是怎麼跟你說我的……”

　　 洛殤伏在敖丙的背上，一臉愉悅地說道，“娘親說爹爹去了很遠的地方，要很久很久才回來，殤兒確實等了好久呢，爹爹你終於回來了，你不會再走了吧？”

　　 敖丙的鼻子有些發酸，音調之中帶着一絲異樣，“當然，爹爹以後就不走了，爹爹以後就陪在殤兒的身邊，好不好？”

　　 “好！！”小姑娘在敖丙的背上，用力地點着自己的小腦袋。

　　 不過，讓敖丙比較欣慰的是，洛神並沒有在女兒的面前抹黑自己的形象。要不然自己還真不知道怎麼親近女兒，而且父親的形象黑化，對孩子未來的成長也是極為不利。

　　 不過，這個‘殤’字卻是讓敖丙有些不太感冒——

　　 殤者，不成年也。

　　 其有夭折的意思，敖丙猜測洛神以此為女兒名，可能是在代指與自己的關係。但是用這個字為女兒之名，卻是大大的不吉。

　　 敖丙沉吟了一會兒，便有了主意，不若就叫做洛裳，敖洛裳。裳裳者，鮮明美盛也。

　　 不過這件事情還要知會一聲洛神，不過已經將洛神當成自家婆娘的敖丙，已經認定了改名之事，因此對洛神也只是知會，而不是商量。

　　 在一路的歡聲笑語之中，很快敖丙兩個人就到了洛府門前。此時已經時近中午，所有的賓客基本都已經到場，因此門前只有稀稀落落的幾個接待之人在聊着閑天。

　　 看到敖丙走過來，一個小頭目模樣的人笑呵呵地迎了上來，“這位公子，不知道您從何而來？可有請柬？”

　　 敖丙還沒有說話呢，他背上的小姑娘卻是興沖沖地說道，“這是我爹爹，來給外公祝壽的……”那話語之中透着無限的驕傲，好像敖丙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一般。

　　 那個小頭目顯然是認識洛殤，不，應該會是敖洛裳，看到她之後先是一愣，隨後臉上卻是變得冷淡，順帶着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也透着一絲的冷冽。

　　 “哦，我當時誰，原來是殤小姐，您怎麼偷偷跑出去了，要是被老爺知道了，您的小屁股可是要遭殃嘍。”話語之中透着几絲嘲諷和揶揄。

　　 “放肆！”敖丙聽到那人出言不遜頓時大怒，展露出一絲龍威壓在了那人身上，那人感覺心膽一顫，不由得倒退了兩步，額頭上也沁出了一層冷汗。

　　 敖丙冷冷地哼了一聲，“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我就不與你計較了，若是讓我再看到你對裳兒無理，我便讓你魂飛魄散。”

　　 那人聽到敖丙的話，感覺自己渾身涼颼颼的，好像自己真的要神魂離體了一般。他驚懼地看着敖丙，有些摸不準敖丙的身份。

　　 他注意到敖丙背上的洛殤，卻是扮了個鬼臉，淘氣地沖他吐了吐舌頭。要在之前，他一定免不了呵斥一聲，但此時攝於敖丙的淫威，卻是不敢有絲毫的不滿。

　　 敖丙也無心與一介下人計較，他從自己的懷中掏出了一顆碗口大小的夜明珠，這可不是石頭變得水貨，而是真材實料的東海夜明珠。

　　 這東西在修道之人的眼中一文不值，也就是能用來欣賞把玩一下，可是放在人族凡俗界中，卻是無價之寶。

　　 敖丙信手一拋，將夜明珠丟到了那個人的懷中，“通報吧，就說是洛水小姐的夫君敖丙，前來祝老太爺壽。”

　　 那人既然被選作在外面接待賓客，自然是有點眼力勁兒，看到那夜明珠，他眼珠子差點瞪出來，就這顆珠子，絕對是萬金難求。

　　 面對敖丙拋過來的夜明珠，他慌忙用雙手接住，捧在了懷裡，他的心都快跳出來了。我的老天哦，這麼名貴的東西，怎麼能夠用扔的，要是摔壞了，十條命都不夠我賠的啊。

　　 他對於敖丙的態度立刻也是有些拘謹起來，他遲疑地說道，“可是小姐好像尚未出閣……”

　　 敖丙眼睛一瞪，“哪裡有這麼多廢話，讓你報你就報，沒看到我們孩子都這麼大了嗎？”然後又伸手一彈，一顆指甲大小的珍珠落到了那人的手中。

　　 那個人不著痕迹地將珍珠塞進了自己的袖子里，他是識貨的人，這顆珍珠夠自己逍遙一輩子了，以後也不用在洛府當下人了。

　　 一個高亢的聲音，穿過了府門，傳到了洛府的院落之中，令本來熱鬧的氣氛瞬間停滯。

　　 “洛水小姐夫婿、洛家姑爺、敖丙敖公子，前來祝壽，獻上賀禮，碗口大東海夜明珠一顆。”收了敖丙的好處，這一聲卻是喊得聲嘶力竭。

　　 PS：感謝殘月戰狼的票票，感謝響應號召的淡墨初冬、會計財規、棋痴，還有感謝響應號召，但是並未留下痕迹的兄弟姊妹，謝謝。

# 第96章 龍神女婿

　　 話說，敖丙帶着自己的女兒敖洛裳，來到了洛府門前，送上了碗口大小的東海夜明珠作為壽禮之後，又塞給了那個人一顆珍珠，終於讓他為自己通報。

　　 敖丙今天就是要在所有人的面前，鄭重地宣告，洛神是我敖丙的女人，而且我們的娃兒都老大了。

　　 高亢的聲音傳入府內，卻是讓宴會火熱的氣氛頓時冷場，洛水的大名已經傳揚出去了，畢竟能夠被洛神娘娘收為弟子，那是幾世修來的福分啊。

　　 不過自然也是有人不信，畢竟洛神娘娘多高的身份，為什麼平白會收一個人族的小姑娘為弟子？

　　 這次洛老頭六十大壽，洛家人已經放出了豪言，已經成為洛神弟子的洛水也會出現。有些好事的自然就是想來見識一番，因此這次來的人是格外的多。

　　 洛水當年本就是遠近聞名的美人，消失了十年時間，此時再次出現，卻是依然犹如當年的二八年華，明麗非凡。

　　 因此，那些本來懷疑的人，對於對洛水拜師洛神娘娘的消息不由得信了幾分。各種恭賀的聲音都是向著洛水而去，好像她才是今天的主角。

　　 洛老頭被女兒搶了風頭，沒有一點不高興，他捻着自己的鬍鬚，笑眯眯地看着如同眾星捧月一般的洛水，這是自己的女兒啊，她的榮耀，就是洛家的榮耀，是有洛氏的榮耀。

　　 而就在氣氛高漲的時候，忽然一聲通報之聲傳進了院落，已經時至中午，該來的都已經來了。這個點來的不是真晚了，就是來挑事兒的。

　　 在聽到‘洛水小姐夫婿’幾個字之後，場面頓時變的尷尬了起來，因為剛才洛老頭還表示自己的女兒跟隨洛神娘娘，尚不曾婚配。

　　 可是現在忽然有人跳出來自稱洛水的夫婿，這可是赤裸裸的打臉啊，洛老頭感覺到周圍人的目光，一張老臉羞得就好似茄子一般。

　　 洛老頭有些陰沉地盯着洛水，而洛水臉上卻是好似鋪了一層銀霜，看不出喜怒。以她的修為神識一掃，立刻就發現了府門口的敖丙，還有他背上笑靨如花的女兒。

　　 洛水的心中不知道是什麼感覺，有些羞惱，有些忐忑，有些惆悵，但是不否認她的內心深處又有點小竊喜。哪個少女不懷春？即便是上古大神也不例外。

　　 她心中五味雜陳，只好冷着一張臉，掩飾着複雜的內心活動。

　　 然後在眾人的注視之中，敖丙背着敖洛裳進入了眾人的視線之中，不過眾人的目光卻是並未在敖丙身上停留，而是直接越過他，落在了他身後那顆被人捧在雙手中的夜明珠。

　　 那顆夜明珠果然是如剛才通報的一般，有碗口大小，整個珠子晶瑩剔透，在陽光的照射之下，洋溢着七彩的光芒。

　　 敖丙穿過層層賓客，憑藉其強大的氣場，擋在敖丙面前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為他讓路，敖丙先是來到洛老頭的跟前，身形微微一弓，

　　 “小婿敖丙，拜見岳父大人，今日值岳父大人六十大壽，小婿特奉上東海夜明珠一顆，祝岳父大人福如東海長流水，壽比南山不老松。”

　　 洛老頭仔細地打量着敖丙，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他總是覺得自己好像在哪裡見過這年輕人，可是一時之間又想不起到底在哪裡見過。

　　 老頭偷眼掃了一眼女兒，卻是發現女兒一雙眼睛獃獃地看着眼前的年輕人愣愣出神，頓時他的心中有猜測，看來這年輕人或許真的和女兒有什麼親密的關係。

　　 有些遲疑地問道，“年輕人，咱們是不是見過面？”

　　 敖丙眼睛一眯，“岳父大人好記性，您還記不記得十年前的洛水之畔，洛神娘娘顯靈后的第二天……”既然洛水想要做洛神娘娘的弟子，也就由着她好了。

　　 洛老頭經敖丙一提醒，卻是想起了那天自己祭拜洛神娘娘，好像遇上了一個年輕人，不錯，就是當年那個年輕人，甚至連穿着都一樣。

　　 可是，十年過去了，這年輕人竟然沒有一絲變化。

　　 忽然，老頭心頭一驚，想到女兒十年來也沒有絲毫變化的容顏，看來這年輕人也不簡單啊。

　　 似乎注意到了洛老頭的驚訝，敖丙微微一笑，也沒有多說什麼，有些事情神秘一些，才更加的令人敬畏。此時的他悄然走到了洛神的跟前，一把抓向了洛神的玉手。

　　 洛神的手想要躲開，也不知道是她的實力下降了，還是敖丙的實力上升了，堂堂金仙境竟然沒有躲過一個太乙之境明目張膽的‘偷襲’。

　　 即便是被敖丙抓住了玉手，洛神依然掙扎不休，不過敖丙的大手卻是死死地抓住洛神的柔荑，洛神開始的掙扎很是劇烈，但是後來掙扎的力度卻是越來越小。

　　 洛神感覺那緊緊握着自己柔荑的大手之中，傳過一絲奇異的力量，讓自己的全身酥麻，一點法力都提不起來。

　　 敖丙看着身邊幾乎要依偎在自己懷中的洛神，心中感覺十分的滿足，甚至有一種強烈的滿足感，牽着上古大神的纖纖玉手，背着和她的孩子，敖丙感覺都要飛起來。

　　 敖丙是feel倍爽，但是綴在他身後的敖焚，卻是着實為自家太子殿下捏了一把冷汗，他可是清楚地記得當年洛神對殿下的冷漠態度。

　　 敖焚真怕這位上古大神，一言不合就大大出手，因此他隨時準備出手，在洛神的手中救下敖丙。此時的洛神已經恢復到了金仙中期，但敖焚卻有信心在她手下救出敖丙。

　　 可是，讓敖焚差點把眼珠子瞪出來的是，事情的發展完全出乎了他的預料，這位上古大神，就好像害羞的小媳婦兒一般，半推半就地從了敖丙。

　　 敖焚再一次見識了自己殿下的‘神通廣大’。

　　 洛神敖丙二人之間的舉動，落在周圍人的眼中，無疑是落實了他們二人的關係，看到敖丙背後的孩子，再聯想到開始敖洛裳口中的‘爹爹’‘外公’，他們瞬間就感覺腦子不夠用了。

　　 就在敖丙一家三口享受着溫馨時光的時候，忽然旁邊傳出了一個尖細的聲音，“你是洛水小妹的夫婿吧？拜見岳父大人為什麼不下跪叩拜？真是沒教養的傢伙……”

　　 敖丙沉浸在溫馨的氣氛之中，冷不丁地聽到這樣一句扎耳朵的話，他心中的惱怒可想而知，他一眼就找到了說話的那個人。

　　 一個三四十歲上下的女人，身上穿的倒是不錯，描眉畫鳳也是很會打扮，不過那瘦削的嘴唇，卻是給人一種刻薄的感覺。

　　 她站在洛老頭的身後，想來應該是洛家的人，敖丙臉上笑呵呵地問身邊的洛神說道，“這是哪位啊？說我沒有教養？呵呵～”其實他的心中已經是怒火熊熊了。

　　 洛神白了他一眼，別過頭沒有理他，鬧得敖丙挺尷尬，心中的怒火也是消了九成，好在背上的寶貝女兒為老爹解圍了，小腦袋趴到敖丙的耳邊，稚聲稚氣地說道，

　　 “爹爹，這是二舅媽，她最壞了，她不喜歡殤兒了，而且經常說娘親一些難聽的話，說娘親一人成仙，就不管家裡人，是白眼狼……”

　　 敖丙聽了女兒的陳述，看向那個女人的目光不由得冷了起來，“我心中自然是十分尊敬岳父大人的，但如果我對岳父大人叩拜，卻是害了岳父大人。”

　　 那個女人臉上卻是譏誚地說道，“大家聽聽啊，見到泰山大人不叩拜也就算了，還編出這樣的瞎話來，果然是沒教養……”

　　 洛老頭見敖丙對自己微微半禮也是有些不滿，但是猜到了敖丙仙人的身份，也就釋然了，也許是仙人的傲氣使然吧？

　　 等聽到敖丙的那句‘害了岳父大人’，老頭可是真的有些生氣了，他對着那個女人呵斥道，“春娘，不要說了，我還沒有答應他是咱們家的女婿哩！”

　　 敖丙這個時候，也聽到了自己這個便宜老岳父話語中的怒氣，心中閃過一絲苦笑，不是自己不想叩拜，而是真的不能拜。

　　 說的直白點就是，敖丙的叩拜，洛老頭消受不起。

　　 其實叩拜也不是隨便拜的，天地之間有無數的業位，業位低的人叩拜業位高的人，自然是沒有什麼問題。但是如果業位高的人反過來叩拜業位低的人，那麼便不是尊敬，而是折煞。

　　 敖丙是東海龍王三太子，是天庭冊封的渭河龍王，就憑這兩個身份的任意一個，他的一拜，也不是洛老頭能夠承受得起的。

　　 如果洛老頭真的受了敖丙的一記跪地叩拜，他最好的結果是陽壽耗盡，魂歸地府，甚至魂飛魄散都是大有可能。

　　 敖丙知道自己解釋不清，總不能高調地宣布自己是東海龍王三太子，是渭河龍王吧？或者直接現出本尊表明一下身份？

　　 敖丙苦笑着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將求救的目光投向了洛神。

　　 洛神白了他一眼，嘴角一撇，掙脫了敖丙的大手，飄身來到了洛老頭的身邊，吐氣如蘭，在老爹的耳邊悄聲說道，

　　 “爹爹，他是東海龍王太子，現今的渭河龍神，他的跪拜確實不是什麼人都能消受得起的。”

　　 洛老頭聽完女兒的話，忽然感覺口乾舌燥，他額頭上的冷汗立刻就流了下來，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立刻就有了一絲崇敬和震驚，甚至還有一絲的驚懼。

　　 洛老頭知道了敖丙的身份，就想立刻去給敖丙見禮，但是想到周圍賓客都在，便止住了自己的動作，朗聲說道，

　　 “感謝諸位今天能夠參加小老兒的壽宴，可是今日嬌客登門，卻是要諸位屈尊提前離開了，日後小老兒定然去諸位府上賠罪。”

　　 這個時候，周圍眾人也知道了敖丙的身份必然是不一般，很有可能是神仙中人。有心上前搭訕，卻是又怕太過唐突，最終只好跟洛老頭打了個哈哈，無奈離場。

# 第97章 黯然別離

　　 話說，洛神將敖丙的身份，告訴了洛老頭。洛老頭連忙辭退了滿院的賓客，三兩步強到敖丙的跟前，撩衣袍就要給敖丙下跪。

　　 洛神與洛老頭的耳語，敖丙自然是停在了耳中，本來他還在好奇自己這位岳父大人，在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之後會怎麼辦。

　　 看到洛老頭要下跪，敖丙頓時嚇了一跳，他自然是不能讓自己的泰山大人給自己下跪，一股柔和的力量輕輕將洛老頭托起。

　　 敖丙實則在心中暗自咋舌不已，這位岳父大人也太講究了吧？雖然自己是渭河龍王，但自己也是他的女婿啊，沒有必要下跪吧？

　　 其實敖丙有些看輕了洪荒人族心目中對仙神的崇敬與狂熱，或者說他根本就沒有這個概念。

　　 前世，作為生在紅旗下，長在春風裡的好少年，自小就被馬列主義的唯物主義理論熏陶，自然是不信仙神這一套東西的。

　　 這一世，他卻是直接成為了東海龍王三太子，常年待在水下，根本沒有機會去詳細了解洪荒人族的情況。

　　 洪荒人族孱弱，卻是對強大力量更加的敬畏。

　　 洛老頭髮現自己跪不下去，頓時有些着急，開口說道，“龍王大人贖罪，小老兒不知道您的身份，希望您不要計較……”

　　 敖丙苦笑一聲，上前攙住洛老頭，“岳父大人，您不必如此，不管我是什麼身份，都是您老的姑爺，門前的嬌客。”

　　 洛老頭連忙擺手，“不敢不敢，龍王大人能夠看上小女，讓小女侍奉左右，是小女幾世修來的福分……”

　　 敖丙險些笑出聲來，他不由得抬頭看向洛神，卻是發現後者正柳眉倒豎地對自己怒目而視，美眸中滿滿的都是警告。

　　 敖丙卻是真情流露，“岳父大人哪裡的話，能夠娶到洛水，應該是我的福分才對。”

　　 敖丙明顯察覺到，洛神聽到自己的話之後，臉上明顯一紅，甚至嘴角都有一絲微微的弧度一閃而過。敖丙知道，自己是真的走進她的心中了。

　　 話說，這可是自己的初戀呢……

　　 洛老頭知道自己跪不起下去了，無可奈何之下，將脾氣都發到了身後的幾個兒子身上，吹鬍子瞪眼地喊喝道，“你們幾個快點過來拜見渭河龍王陛下，春娘，快點過來求龍王陛下原諒……”

　　 現場沒有傻子，他們雖然沒有聽到洛神與洛老頭的耳語，但是看洛老頭的樣子也知道，這個年輕人的身份不簡單。

　　 尤其看到洛老頭為了敖丙，將所有的賓客都趕走了，還要給敖丙下跪，他們都快瘋了，‘龍王大人’？難道這年輕人是神龍大人？

　　 隱隱猜到了敖丙身份的眾人，都傻愣愣地呆住了，他們可是從未想到過有一天能夠遇到神龍大人，直到洛老頭一聲訓斥，才將他們驚醒過來。

　　 他們烏壓壓一齊跪倒在地上，叩首不已，竟然是渭河龍王，那是周部族的繁衍之地，這年輕人卻是掌控一方生靈福祉的河神啊。

　　 再看剛才與敖丙針鋒相對的春娘，此時跪倒在地上，身體顫抖如篩糠。

　　 此時她終於知道，之前自己不管怎麼擠兌洛水，她總是默默忍受不與自己爭辯，原來人家根本就瞧不上自己啊。

　　 洛水的這位二嫂，平素就以尖酸刻薄聞名，見到貌美年輕的洛水，她心中就有些不快，而且洛水拜師洛神娘娘，這次回來家中人便隱隱以她為中心。

　　 這更讓她妒火中燒，因此經常拿一些刻薄的話來挖苦洛水，但洛水卻從不與她爭辯，每次都是沉默不語，這卻是更加讓二嫂心中忌恨。

　　 而今春娘卻是忽然知道了敖丙的身份，知道了他是洛水的夫婿，又想到自己給洛水的難堪，對敖丙的無禮，心中頓時忐忑，真怕這位渭河龍王陛下算總賬。

　　 敖丙一揮袖子，將自己幾位大舅哥，還有其他的洛家人都攙扶起來，而且每個人的手中都出現了一顆貓眼大小的珍珠。

　　 但是唯獨沒有將洛水的二嫂春娘攙起來，敖丙的意思已經很明確了。

　　 春娘自然是發覺了敖丙對自己的態度，她扶倒在地上磕頭如搗蒜，只希望眼前的龍王大人能夠放過自己，以後自己再也不敢了。

　　 洛水的二哥卻是有些看不下去，那畢竟是自家的婆娘，他倒是沒有冒然向敖丙求情，而是拉了拉自己老爹的衣袖。

　　 洛老頭看到了兒子求助的目光，心中嘆息了一聲，春娘這孩子平時就是驕橫慣了，如今撞上了鐵板，也該讓她長長記性。

　　 不過就這樣磕頭也不是個辦法啊，洛老頭卻是發現自己二兒媳的額頭已經磕破，地上留下了一片殷紅的血跡。

　　 洛老頭咳嗽一聲，對着敖丙恭敬地說道，“龍王大人，不知道您打算怎麼處置春娘，她再怎麼有錯，也是洛水的嫂嫂，殤兒的舅母啊。”

　　 雖然知道眼前的年輕人是自己的女婿，但是他說話就是硬氣不起來，再怎麼說，這也是一位神祇啊。

　　 敖丙臉上嚴肅地看了洛老頭一眼，“岳父大人可能是誤會了，剛才二嫂對我說的那些句話，我根本沒放在心上，但是她不該針對洛水，只要洛水不追究，我是沒有什麼的……”

　　 說到後來敖丙卻是滿目深情地看向了洛神，洛神知道敖丙不過是想討好自己而已，但不可否認，這種被人呵護關懷的感覺，並不壞。

　　 洛老頭還沒有說話呢，洛水的二哥搶先說道，“小妹，以前是你二嫂的不對，以後我一定好好教訓她，這次就饒你二嫂一次，好不好？”

　　 洛水看到周圍人殷切的目光，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她一揮手，便將春娘從地上扶了起來，輕言輕語地說道，“都是一家人，不必這般計較……”

　　 這是洛神第一次在家人面前顯露法力，之前家裡人讓她展示仙法，她總是用各種借口推諉，家人都以為她不得洛神真傳，尚習不得仙法。

　　 而這也是春娘敢於譏諷洛神的緣故。

　　 洛神是不想讓家族毀在自己的手中，修仙無情，尚不如做一個普通的凡人。有自己守護，有洛氏一族可享太平，一家人可享人間極樂。

　　 若是自己顯露仙法，必然是引來家人的期望，習練仙法的期望，那不是洛神想看到的。因此她並沒有給家裡什麼東西，凡俗界中的財寶也沒有。

　　 可是，經歷了今天的事情，她卻是想透了，自己已經與有洛氏的羈絆也就到此為止了。或者說洛神身體中洛水的那部分，已經厭倦了這個地方吧？

　　 家人知道自己成為洛神弟子后的恭敬，還有知道自己不會仙法的輕微冷落，她都感覺得清清楚楚。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在家人的眼中已經成為了一件有價值衡量的物品。

　　 日後也許再也不會來這個地方了，或許會派弟子前來關照一下吧？

　　 她有些惆悵地看了一眼周圍，輕聲說道，“爹爹，女兒今天就先回去了，您老多保重吧。”然後她也不掩飾自己的法力，飄身上了半空。

　　 敖丙也是拱了拱手，“岳父大人，小婿也先離開了，日後再來拜訪～”敖丙也不等洛老頭恢復，飄身行追上了洛神。

　　 洛神就停在半空中，似乎專門是在等着敖丙一般，等敖丙上來，看到洛神在等着自己，心中不由得激蕩，就要走上前去拉洛神的手。

　　 但是還沒等敖丙靠近，洛神卻是率先欺身壓上，然後敖丙感覺自己背上一輕，女兒已經出現在了洛神的懷中。

　　 敖丙滿臉的嚴肅，他有些拿不準洛神的心思了。

　　 這功夫，敖焚也是出現在了敖丙的身前，小心地防備着洛神，敖焚也是沒有想到洛神會突然出手，因此沒能阻止得了她的出手。

　　 敖丙輕輕地撥開身前的敖焚，他一臉凝重地說道，“再怎麼說我也是裳兒的父親……”敖丙的話還沒有說完，卻被洛神打斷了，

　　 “殤兒是我的孩子，跟你沒有一點關係……”這個時候，洛神伸手一撫，懷中的女兒卻是深深地沉睡過去。

　　 她還小，有些事情她不該知道。

　　 “難道你想讓裳兒從小就沒有父親的關懷嗎？”敖丙卻是不想放棄，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女兒，還是因為洛神是自己的第一個女人，他不想放手。

　　 洛神聽了這句話，卻是有些感觸，沉默不語……

　　 “難道這些年來你一個人打拚，不感到累嗎？讓咱們一起攜手公共面對，不是更好嗎？我希望能夠給你一個依靠的肩膀……”敖丙乘勝追擊。

　　 洛神看向敖丙的眼神有了一些奇異的目光，不過最終她卻是堅定地搖了搖頭，“不，我們之間不可能的，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為什麼？我看到你明明動心了，為什麼要拒絕？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沒關係，說出來，咱們一起面對。”

　　 洛神有些痛苦地閉上眼睛，終於吐出了一句話，“太弱了，你太弱了，不至大羅，勿來尋我……”

　　 然後洛神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敖丙看着她的背影，忽然大喊，“好，百年之內，我一定去洛河提親，你就乖乖等着做的娘子吧……”

　　 “殤兒的名字不好，還是換了，就叫洛裳吧？百年之內我就讓她改名敖洛裳……”

　　 好像是宣誓，又好像是保證。

　　 洛神的身影很快便消失了，也不知道她有沒有聽到敖丙的喊喝。

　　 直到洛神的影子完全消失不見了，敖丙才臉色陰鬱地回過頭來，

　　 “敖焚，召集血玉子，本尊有話要說。”

　　 PS：這段終於寫完了，心累啊。感情啊，感情……

# 第98章 緊密部署

　　 話說，敖丙滿心沉悶地送走了洛神和女兒洛裳，他感覺自己的胸膛中有什麼東西要跳出來，憋得他很難受。

　　 實力，又是實力。

　　 怪只怪自己的實力太弱。

　　 如果自己實力超凡，可以直接打上三十三重天外媧皇宮，碾碎靈珠子，滅了哪吒的前身，徹底破了自己的命運枷鎖。

　　 如果自己實力超凡，可是直接挺進洛河，堂堂正正地向洛神提親，看哪個人敢道半個不字，定教他魂飛魄也散。

　　 只怪自己實力不夠。

　　 敖丙已經猜到了，雖然洛神沒有明說，但能夠阻止洛神出嫁的，整個洪荒之中好像也就是之有洛神的哥哥，黃河之中那位河伯大人了。

　　 再加上洛神明確說明，自己不到大羅不要找她，而河伯恰恰就是大羅境界的高手。

　　 河伯阻止洛神出嫁，是妹控，還是說他自己對這位妹妹有什麼非分之想？

　　 不是敖丙的思想齷齪，而是洪荒之中，兄妹結為夫婦的不是沒有，比如女媧伏羲，既是兄妹，又是夫妻。這所謂兄妹不過是本源相近，並沒有血緣關係。

　　 而且即便是有血緣關係那又如何？以他們的大神通，想要扭轉自己的血脈也不過是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沒有洛裳，那麼洛神與河伯的結合，敖丙或許會有些難受，但是卻不會有什麼難以接受的，可是現在有了洛裳，他可不想自己的女兒以後，管別人叫爹爹。

　　 而且在剛才與洛神的交談之中，他明顯感覺到，洛神並不想委身於河伯，或許她對於河伯只是兄長般的尊敬和愛戴吧？

　　 在敖丙胡思亂想的功夫，血玉子、敖揚、敖靈兒三個人從陽城的某處飛身而起，來到了敖丙敖焚兩個人的身邊。

　　 三個人一來，就察覺到了現場緊張的氣氛，受氣氛的影響，三個人都沒有說話，卻是將詢問的目光投向了敖焚。

　　 敖焚目不斜視，殿下就在身邊，我可不敢打他的小報告，而且這件事情如果傳揚出去，殿下一定知道是我說的，那時的我還能落到好嗎。

　　 敖丙察覺到了三個人的到來，看到敖靈兒身邊敖揚身上大大小小的包裹，嘴角不自覺地抽了抽，這都多少天了，還沒有採購完么？

　　 敖丙目光冷肅地掃視了眾人一眼，讓三個人不由得將自己的心都提了起來，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他們總會覺得此時的敖丙與之前有些不同了。

　　 修為最高的血玉子感觸最深，之前的陛下雖然給自己的感覺很神秘，但此時卻是在神秘的面紗之下，露出了一對猙獰的獠牙，就好像一隻蟄伏的凶獸，隨時都會暴起擇人而噬。

　　 這其實完全是敖丙融合了混沌天龍的緣故，雖然只是一滴精血，但混沌天龍那是遠遠超越祖龍的生靈，帶了他一絲氣息的敖丙，其中的變化可想而知。

　　 “血玉子，你即刻帶着敖揚、萬聖公主回歸渭河龍王府，然後按照我給你的計劃開始布局，百年之內我要看到成效……”

　　 其他人都是一臉的茫然，血玉子卻是臉上一肅，卻是知道敖丙說的便是白襪子幫和元寶商會的事情，這可是關乎到整個龍王府發展的大事，馬虎不得。

　　 不過這百年時間，是不是有點太緊張了？但是抬頭看到敖丙冷峻的目光，他卻是身子一挺，“屬下領命，保證百年之內必見成效。”

　　 敖丙滿意地點了點頭，又對血玉子說道，“你之前說過控制了東平湖水君府的每一個生靈，那控制的法門能不能傳授給別人？”

　　 “這不太可能，這神通是根據我血族的體質而創造的，如果同樣是血族倒是沒有問題，如果是其他生靈，恐怕是……”血玉子一臉的為難。

　　 “那如果僅僅是感應到每個被控制生靈的位置呢？”敖丙降了一級標準，卻是接着問道。

　　 “這個倒是可以，只要拿着我的一滴精血，然後憑藉其中與受控生靈的聯繫，可以感應到他們的位置。”血玉子沉吟着說道。

　　 “好，你把自己一滴精血給敖焚，然後準備一下你們三個人就可以離開了。”敖丙卻是接着說道。

　　 “敖焚，我要你控制東平湖水府的每一個生靈，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封鎖大陣的消息，控制東平湖，掌握水生的行蹤。”

　　 敖焚沉穩地點了點頭，表示自己省的。

　　 其他人都沒有什麼異議，雖然心中有疑惑，但是並沒有表示什麼。他們知道有大事發生了，可至於是什麼樣的大事，他們相信時機到了，陛下會告訴他們的。

　　 這些年來敖丙已經樹立了自己無上的威望，每個人只需要執行他的命令就可以了。

　　 但是敖靈兒卻不是龍王府的人，她小嘴一噘，“我不走，我要留在這裏……”

　　 “不行！”敖丙沒等她說完，就直接打斷了她的話，眼神一冷，“你沒有別的選擇，跟着血玉子去渭河龍王府，或者自己回涇河老龍潭，自己選吧！”

　　 敖靈兒卻是被敖丙眼神一橫，卻是嚇了一跳，這些日子相處下來，她可是從沒有見過敖丙這樣的一面，但是依然不服氣弱弱地頂了一句，

　　 “至少也要說一下是因為什麼吧？”

　　 敖丙一雙犀利的眼睛看着敖靈兒，看得敖靈兒渾身發冷他都沒有移開目光，最終又掃了一眼血玉子和敖揚，最終落在天際遠方，

　　 “敖焚，把事情的經過告訴他們，我在小院等你，我還有事情要交代你……”說完這句話，敖丙便化為了一道流光消失在了眾人的眼前。

　　 這個時候，他們才是忽然驚醒，敖丙什麼時候竟然到了太乙玄仙中期境界，這才幾天不見，從玄仙巔峰就到了太乙中期。

　　 中間隔了，一個大境界，兩個小境界，就這樣跳過去了？

　　 主要是自從敖丙得了通天教主賜下的先天青皮葫蘆，便能夠遮掩自己身上的氣息，除非他故意顯露，否則誰不能看透他的虛實。

　　 剛才敖丙氣息牽動，卻是暴露了自己的修為。

　　 這讓敖焚血玉子兩個人好一陣驚訝，自家龍王陛下，果然了得，本來以為自己實力提升已經夠快了，可是跟陛下比起來，真是小巫見大巫了。

　　 敖揚與敖靈兒實力還弱，倒是沒有看出敖丙實力的進境，他們只是看到敖焚兩個人看着敖丙遠去的地方獃獃愣神，敖靈兒卻是有些不滿了，

　　 “喂，敖焚大人，你快點說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他怎麼突然就變成這樣了？”

　　 敖焚與血玉子被驚醒，相視一陣苦笑，看來龍王陛下追上我等也只是時間問題啊，陛下在仙島上獲得的機緣不小，可惜就是不能將仙島徹底掌控在手中。

　　 敖焚看着血玉子驚訝的目光，心中暗道，這就驚訝了？

　　 唉，那你要是知道了咱家龍王陛下把艷名傳洪荒的洛神娘娘給睡了該是什麼表情？要是知道他們孩子都老大了，又是什麼表情？

　　 “其實，這件事情，還要從十年前說起，那是殿下剛出東海，在洛水之畔，巧遇了……”

　　 “…………”

　　 “……”

　　 “……就在剛才，洛神娘娘留下一句，不至大羅，勿來尋我，便匆匆而去。”

　　 敖焚沒有添油加醋，只是將自己的見聞都真實地還原在了他們的眼前，最終是一句總結，

　　 “殿下對洛神娘娘是真動心了，而且我也感覺的到，洛神娘娘心中未嘗沒有陛下，何況他們的孩子都老大了……”

　　 “咳咳……”敖焚還想說下去，可是卻被旁邊血玉子一陣劇烈的咳嗽打斷，敖焚疑惑地看向血玉子，後者正對着他向敖靈兒一撇嘴。

　　 敖焚看了一邊臉色複雜的敖靈兒，差點沒給自己一個嘴巴，自己這嘴真是太欠了，也沒注意到這身邊還一位殿下的未定夫人呢？

　　 敖靈兒的心亂了，也分不清自己是什麼感覺，她感覺自己的心裏不好受，酸酸的，澀澀的。誠然，她不希望自己是被送給敖丙的，因為那樣會被被人看清了自己。

　　 可是對於自己能夠被送給敖丙，她心中又有一絲竊喜，敖丙戰敗鱷神，一統渭河水域之後，他的名號早就傳遍了渭河的每一個角落。

　　 哪個少女不懷春？

　　 每個少女都希望自己未來的另一半，是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而敖丙對敖靈兒來說，便是完全符合這樣的條件。

　　 這段時間相處下來，敖靈兒對敖丙卻是越發的滿意，溫文爾雅，睿智果敢。她甚至想着，其實就這樣一直跟在他的身邊也挺好。

　　 可是現在忽然聽到敖丙和另外一個女人的故事，甚至他還和那個女人有了一個孩子，她心亂了，她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該怎麼辦。

　　 血玉子輕咳一聲，來到敖靈兒身邊，“萬聖公主殿下，您是跟我們回龍王府，還是我送您回亂石山碧波潭？”

　　 雖然剛剛敖丙說了，讓敖靈兒自己回碧波潭，但是血玉子哪裡敢？正牌娘娘的位置幾乎已經定了是洛神娘娘，但是眼前這位也還是還有機會成為貴妃的。

　　 敖靈兒被血玉子聲音驚醒，她也終於想明白了自己要的是什麼。

　　 這段時間，她已經認定了敖丙。如今雖然出了洛神的事情，但是這並不能更改她的意志。洛神的出現，反而激起了她的危機感。

　　 既然已經認定了，那就努力去爭取。

　　 敖靈兒抬起頭來，眼神明亮地說道，“我已經決定了，我跟你們去渭河龍王府。”

　　 如果說之前的敖靈兒還有一些孩子氣，那麼此時的她卻是已經完全蛻變成了一個小女人，追求自己幸福的小女人。

　　 PS：唉，感情啊，感情……

# 第99章 敖焚收心

　　 話說，敖丙深刻地認識到了自己的實力不足，之前努力修鍊提升實力，是因為自己背負的命運枷鎖，如今更是為老婆孩子。

　　 為了自己的老婆還能是自己的老婆，為了自己的孩子還是自己的孩子，不管別人叫爹爹。

　　 對於敖丙的部署，強烈不滿的敖靈兒，聽完敖焚的陳述之後，知道了洛神的存在，倒是激起了她的危機感，她毅然決定爭取自己的幸福。

　　 如果自己回亂石山，那便表示自己退出了，如果去了龍王府，那麼自己與他終究還有相遇的一天，先去龍王府摸摸底。因此敖靈兒決定前往龍王府。

　　 哼，艷名傳洪荒又怎麼樣？我可是近水樓台。

　　 然後接下來的事情就比較簡單了，血玉子、敖揚，還有敖靈兒，三個人辭別了敖焚，便飛身離去，回歸渭河龍王府。

　　 而敖焚卻是回了那個小院，因為敖焚記得敖丙剛剛說過，讓自己去那找他，他有事情要吩咐。

　　 敖丙站在院子中，卻是已經在等着敖焚，敖焚來到敖丙近前，恭恭敬敬地施身一禮，等待着敖丙的吩咐。

　　 敖丙眼神複雜地看着敖焚，他本想慢慢收服敖焚，讓他徹底歸心為己所用。但現在時間確實不等人，必須要早作決斷了。

　　 “敖焚啊，你跟我也有十年了，說長不長，說短也不短了。咱們的百年之約還有九十年，但是時間不等人，我現在就要你的答覆……”

　　 “我一直希望能夠慢慢地讓你認同我，認同龍王府，可是現在……

　　 敖丙沒有明說，可是敖焚卻是完全領會了敖丙的意思，必然是敖丙現在感覺到了壓迫感，想要採取一些特殊手段，迅速強化實力了。

　　 “我給你兩條路，第一條，堅持你自己的夢想，自己去洪荒之中闖蕩，不過你離開的時間不是百年，而是等我此次閉死關而出的時刻。”

　　 “第二條路，留下來，我為你打造一條真正的強者之路，怎麼選擇都在你，我不會幹預……”

　　 敖丙的話還沒有說完，敖焚卻是噗通跪倒在敖丙的跟前，他一臉的嚴肅，“殿下，敖焚誓死追隨殿下，願與陛下共存……”

　　 敖焚的忠心，讓敖丙有些意外，他先是一愣，卻是愕然地發現，原來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自己已經征服了這位東海之中年輕一輩中的翹楚，讓他真正地認同了自己。

　　 十年時間雖然不長，卻是深深地震撼了敖焚。

　　 自從跟了敖丙以來，敖焚的實力可謂是時刻都在進步，原本在他的計劃中，自己突破金仙期，至少還需要三百年以上的積澱，可是現在的自己，不過十年時間，隨時都能步入金仙中期。

　　 不僅僅是自己，殿下身邊的每一個人都在飛速地進步，血玉子，敖揚，龜大勝，貝珠兒……

　　 敖焚不傻，他知道這一切都是殿下帶來的，如果沒有殿下，那麼他們修鍊之途絕對不會這樣的快捷。因此他也對龍王府逐漸有了深深的歸屬感，對敖丙是越發的敬畏。

　　 同時他也在猶豫什麼時候跟敖丙說明，自己百年之後不會離開，想要一直留在龍王府。今天正值敖丙說起此事，他當然是即刻表忠心。

　　 敖丙一愣之後便回過神來，犀利的目光射向了敖焚的眼睛，而敖焚卻是毫不躲閃地迎上了他的目光，敖丙看到了坦然，還有掩飾不住的火熱。

　　 敖丙微不可查地點了點頭，

　　 “好，雖然你按照現在的路子走下去，也可以達到很高的的境界，可是越往後越難走。你想不想換另外一條路子？前期它充滿了荊棘，可是後期卻是康莊大道……”

　　 敖焚眼中的火熱更勝，他知道敖丙的抱負，他希望能夠一直追隨在殿下的身後，可是漸漸地他發現自己的修鍊開始力不從心。

　　 雖然自己的修鍊速度比之前已經快了很多，但是跟血玉子比起來，卻是差了一大截，尤其是在巴蛇突破到了金仙中期之後，他對實力卻是越發的急切。

　　 他深深地知道，如果再繼續下去，自己終究會掉出他們的隊列，即便是殿下依然器重自己，可是沒有相應的實力，那就好似無根浮萍一般。

　　 至於荊棘？他卻是自動地忽略了，“屬下願意選擇這樣一條路，請殿下成全～”

　　 敖丙看着這個跟隨着自己從東海出來的戰將，終於下定了決心，他伸出自己的右手，騰地燃起了一朵紅藍二色的火苗，他幽幽開口，

　　 “你看這股力量，如何？”

　　 在敖丙手中火焰出現之後，敖焚刷地便將目光投了過去，在那火苗之中他感到了一股心悸，那是能夠威脅到自己性命的信號。

　　 敖焚死死地看着那股力量，中心是一點蔚藍色的水流狀物質，外圍燃着紅色的火焰，散發著陣陣令人驚悸的威力。

　　 “想不想擁有這樣的力量？”敖丙的話中似乎帶着一絲魔力，在敖焚的耳邊響起。

　　 敖焚眼中閃過一道火熱，可是又帶着一絲猶豫，“我，我也可以嗎？”

　　 “當然，不過你想要獲得這樣的力量，需要付出很多的努力，甚至會廢掉現在一身的修為，你現在還確定要獲得這樣的力量？”

　　 敖焚眼中火熱不減，“請殿下成全～”

　　 與其平庸，不若瘋狂搏一把……

　　 敖丙手指揮動，他手掌中托着的紅藍二色的火焰，蠕動變換，竟然化為了一股蔚藍色的水流，和一朵火紅的小火苗。

　　 然後他的手中再次舞動，那水流和小火苗卻是在敖焚驚訝的目光之中，再度融合成了最初的紅藍二色形態。

　　 敖焚在深深地感覺到震撼的同時，也知道了這力量的來由，怪不得自己沒有聽說過這種力量的存在，原來竟然是水火融合形成的，這是陛下在仙島中的收穫？

　　 然後，敖焚忽然想到了當初水生說的那句話，只要在大陣之中融合了水火之力，便能夠獲得大陣的認同，既然殿下的力量已經變成了融合的水火之力，這豈不是說殿下已經獲得了大陣的認同？

　　 似乎猜到了敖焚在想什麼，敖丙對他微微點頭，肯定了他的猜測。

　　 “首先你要先參悟其中的水火融合之道，然後嘗試吸收水屬性法力，等到體內水火均衡，東平湖那一片弱水之域就是為你準備的，然後再進方丈島外的先天五行逆轉大陣，煉化太陽金焰。”

　　 “太陽金焰和弱水的融合之力，想必不在我這葵水和離火的融合威力之下。”敖丙對敖焚說著自己對他的規劃，敖焚聽的是熱血沸騰。

　　 弱水之力、太陽金焰能夠獲得其一，便讓自己享用不盡了，可是現在自己竟然可以兩者兼得，敖焚很難想象自己會成長到什麼程度。

　　 可是沒等敖焚高興，敖丙卻是給他潑冷水，“首先第一步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難的，資質不夠窮其一生都不能參悟其中玄妙，你好自為之。這朵水火之力變送給你了，你可以觀摩一下……”

　　 說著敖丙幾個手印打在了手中的火苗之中，那火苗卻是在外圍形成了一個氣泡，內部的水火之力分分合合，經久不息……

　　 敖焚幾乎是顫抖着雙手接過了裝有水火之力的氣泡，他知道殿下對自己恩同再造，自己日後若是有什麼成就，都是陛下一手促成的。

　　 “不要有太大壓力，成則成矣，不成我這裏還有其他的路子，我要閉死關，百年之內，必然出關，到時你若是還不能領悟，我再為你制定另外的路子……”

　　 最後，敖丙卻是寬慰敖焚說道。

　　 “記住我交代的事情，百年之內我必出關，前往洛河一行……”

　　 “可是殿下，水生那邊恐怕不太好辦，他畢竟曾是大羅境的高手，實力恢復也是極其迅速，我怕是力有不殆……”

　　 敖丙一揮手，打斷了敖焚的話，“水生你不用擔心，他的實力終生也就留在金仙中期了，雖然對你來說有點棘手，但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敖丙沒有明說什麼，但是敖焚卻是感覺到了深深的震撼，曾經的大羅境竟然被殿下隨手解決，甚至自己都不知道陛下是什麼時候出的手。

　　 敖焚重重地點了點頭，單膝跪倒在地，“殿下，屬下定然不會讓您失望的，您此行是……”

　　 敖丙眼皮一抬，掃了敖焚一眼，“不該問的事情不要問……”雖然敖丙的修為境界差的敖焚不是一點半點，可是在剛才那一眼，敖焚竟然感覺到後背涼颼颼的。

　　 “好好修鍊，百年之內，將會有一場大戰……”說完這句話，敖丙便化為了一縷清風，消失在了敖焚的跟前。

　　 拋開敖焚兢兢業業地領悟水火融合之法，治理東平湖暫且不提，單說一說敖丙。

　　 敖丙去干什麼？當然是去了方丈仙島，敖丙本來是打算回渭河安然休養幾年，將自己的境界夯實一下，畢竟自己的修為提升的實在是太快了。

　　 可是這次突遇洛神，卻讓敖丙感覺到緊急，自己竟然有了孩子，而且孩兒他媽還被別人覬覦，他哪裡還有什麼心思靜修，他立刻決定回歸方丈仙島，煉化水火本源。

　　 只要徹底掌控了方丈仙島，到百年之後，實在不行就將洛神搶回來，然後自己將渭河的勢力通通收攏進入方丈仙島，看河伯能奈我何？

　　 甚至敖丙都做出了最壞的打算，獻出方丈仙島，請聖人出手。其他幾位攀不上，但是通天教主看在相識的份兒上，想必會出手相助。

　　 但這卻都是需要他掌控方丈仙島為前提，掌控方丈仙島，首先要做的就是掌控外圍的先天逆轉五行大陣，煉化五行本源。

# 第100章 百年積澱

　　 話說，敖丙吩咐過敖焚之後，便向著方丈仙島趕過去，不過他並不是要走東平路的路線，而是打算繞道東海。

　　 法力變異之後，敖丙感覺自己的法力質量至少要在葵水兩倍以上，因此他有信心扛過那片弱水之域，可是那裡畢竟是水生的地盤。

　　 而且自己剛剛狠狠地坑了水生一把，如果自己被他發現了蹤跡，發了瘋的水生保不準會幹出些什麼來，因此敖丙思量一番之後，終於還是決定繞道東海。

　　 於是敖丙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趕到了東海與西海的交界之處，遙遙地感應到了大陣的入口，同時他眉心的祖龍印引也是劇烈地跳動。

　　 敖丙想要提升實力，煉化水火本源無疑是一個很好的選擇，那樣不僅僅能夠讓自己的水火法力如魚得水，還能讓自己更加深刻地感悟水火之力。

　　 雖然祖龍印對於敖丙來說也是很有幫助，但是它的象徵意義更多一些，對於敖丙的實力增長卻是沒有很大的幫助，得了混沌天龍傳承的敖丙，對於祖龍的遺物，卻是並不怎麼熱衷。

　　 因此，敖丙僅僅只是猶豫了片刻，便直接鎮壓了祖龍印引的騷動，向著先天五行逆轉大陣的入口而去。

　　 又來到那片熟悉的海域，敖丙很快憑藉著冥冥之中的感應，找到了大陣的入口。步入大陣，敖丙先是進入了那個五彩斑斕的世界。

　　 再然後敖丙先進入了方丈仙島，他卻是被島上的陣陣喊殺之聲驚到，敖丙眉頭一皺，這島上還有外人前來不成？

　　 等到敖丙神識一掃，卻是知曉了事情的緣由，臉上露出一絲古怪，原來是螃蟹將全島上的小妖都徵集了起來，然後對他們統一編隊，進行訓練，還自封了一個螃蟹大將軍。

　　 敖丙看好的那七個小妖，卻是被他任命為七大統領，敖丙對此倒是不置可否。

　　 這樣的軍事化管理雖然有助於凝聚勢力，可是卻不利於整體的實力發散式發展，定式的發展造就了相似的修者，他們有一樣的功法，一樣的經歷，甚至一樣的性格。

　　 可是這群小妖的實力實在是太差了，百年的時間太短，他們根本幫不上什麼忙，罷了，也就由着他們隨意發展吧！

　　 敖丙卻是選擇了放養的態度。

　　 看到島上一切安好，敖丙便直接出了方丈仙島，來到了那片五彩區域，敖丙直接來到了五朵本源所在的位置，似乎察覺到了敖丙的存在，紅藍二色的本源之力輕輕搖曳，似乎在迎接敖丙的到來。

　　 敖丙盤膝坐下，平靜心神，伸出雙手，仔細地感悟着面前的兩朵本源。而兩朵本源似乎察覺到了敖丙意圖，不斷地在敖丙的身邊飛舞跳動。

　　 敖丙逐漸地沉浸在了深深的感悟之中，他感覺自己到了一個水火的世界，在這世界之中，敖丙感悟到了水和火最本源的強大力量。

　　 敖丙陷入了深層次的領悟之中，與此同時他在洪荒之中的勢力也是逐步迅速地強大。

　　 渭河之中，在血玉子回歸之後，氣氛頓時便的緊張起來。

　　 因為血玉子召集所有太乙境之上的人開了一個秘密會議，將敖丙的遭遇的事情告訴了他們，並且希望眾人能夠為陛下分憂。

　　 所謂主辱臣死，聽到自己陛下竟然連老婆都保不住，他們臉上都有些無光，甚至巴蛇都提議直接打上洛河，將洛神娘娘搶回來。

　　 血玉子卻是連忙勸住了，其實巴蛇也就是說一說，要是真讓他去，他還不一定真敢，畢竟河伯那大羅境界不是吹出來的。

　　 雖然最終也沒有商量出個所以然來，但是每個人卻是都發了狠，他們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對自己的手下是發了瘋似地訓練。

　　 渭河龍王府眾人似乎也察覺到了府中的緊張氣氛，因此對於突然加重的訓練，雖然有些怨言，卻是並無人出言反對。

　　 血玉子則是加緊布局洪荒，同時對黃河水域可謂是滲透到了極致，每天都會有厚厚的一摞關於黃河水域的信息，送到他的手中。

　　 渭河龍王府陷入到了緊鑼密鼓的備戰之中，所有高層都知道，百年之內，陛下必然回歸，然後帶領自己眾人席捲黃河水域。

　　 人族之中，不知道什麼時候多了一群穿白襪子的人，他們之間可能並不熟識，可是他們卻自發地組成小隊，前往荒林之中獵殺妖獸，前往險地之中尋覓靈藥。

　　 他們都是人族，他們的實力普遍不高，可是他們的學習能力、他們的合作能力卻是極其的強大，他們合作獵殺妖獸，尋覓靈藥，只是為了獲得所謂任務點。

　　 通過任務點，他們可以換取功法，可以換取靈丹，可以換取法寶。

　　 起初，這個叫做白襪子的組織，只是在周部族的範圍區域內活動，此時人族之中不乏有修鍊之士，可是他們只能自己摸索，苦於沒有功法，沒有資源。

　　 白襪子的出現，卻是讓他們看到了曙光，不用承擔什麼樣的責任，只需要加入這個組織，完成相應的任務，就能獲得功法和修鍊需要的一切資源。

　　 於是一傳十十傳百，越來越多人族練氣師，開始加入到了這個名字不咋地的白襪子組織，除了必須要穿白襪子之外，組織內其他的規定，都是很得他們的推崇。

　　 有了白襪子，他們就好像有了一位老師在指導他們修行，雖然不是什麼高水平的老師，卻是比之前他們自行摸索前進，好的太多太多。

　　 僅僅三年時間，白襪子便突破了周部族，向著洪荒人族輻射過去，一個個的白襪子據點建立起來，一個個的人族練氣師加入到白襪子之中。

　　 十年之間，白襪子幾乎成為了人族練氣師的一個必選組織，如果沒有加入白襪子，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練氣師。

　　 “喲，周老弟，你穿襪子嗎？”

　　 “嘿嘿，我這襪子可是穿了三年了，現在可是黑邊的白襪子……”

　　 “哎呀，周老弟厲害啊，老哥我如今還不過是白邊白襪子呢！正巧我這有個獵殺火焰蜥的任務，要不咱哥倆組個隊？”

　　 “好啊，剛剛兌換了一把飛劍，正好拿來試試手……”

　　 “那咱這就走……”

　　 “成！……”

　　 這僅僅是人族練氣師之中的一個縮影，這話落在外人耳中可能聽不出來什麼，可是落在‘同道’中人的耳中，卻是能夠得到大量的信息。

　　 所有的人族練氣師在白襪子的牽頭下，卻是形成了一個鬆散的聯盟。雖然平時鬆鬆垮垮，但是誰也不知道遭遇事故，這個新生的白襪子組織，能夠發出怎樣的實力。

　　 自然，人族的變化落在了某些人的眼中，他們大多是一笑了之，畢竟如今的人族實在是太弱了，洪荒的主流仍然是那些先天生靈，還有洪荒異種。

　　 不過，人族的巨變，卻是引起了一個人的注意，他一直都在周部族徘徊，因此他是一步步看着白襪子從無到有，再席捲整個人族的過程。

　　 繞是他自負計謀通天，算無遺漏，可是等他獲悉了白襪子的整個運作模式之後，他不由得倒吸了多少口冷氣。

　　 這簡直是神來之筆。規則並不複雜，可是越是簡單，越是困難。大道至簡便是這個道理。而這白襪子的存在方式，幾乎趨近於道。

　　 於是，他展開了對這個白襪子組織的調查，最終他卻是驚訝地發現，這竟然有‘他’的痕迹，他終於有些坐不住了，決定要提早下手了。

　　 於是在不久之後，一位自稱是東海散修的天機散人，高調加入了白襪子幫。

　　 一年之內，他便從白邊白襪子（外圍），換成了黑邊白襪子（內部），後來又換成了銀邊白襪子（核心），甚至到後來還受到了二老闆的接見。

　　 與二老闆暢談三日之後，二老闆任命天機散人為白襪子組織最高長老，負責白襪子組織的運行。

　　 說起白襪子組織的老闆，可謂是神秘至極，據說只有核心成員才有可能見到二老闆，也僅僅是有可能而已。而對於傳說之中的大老闆，甚至都沒人知道他是男是女。

　　 雖然老闆很神秘，但是這並不妨礙人族練氣師對白襪子組織的喜愛和推崇，自從有了白襪子，修鍊變得很簡單。

　　 越來越多的人族開始踏上了修鍊的道路，其實人族之中很多人都懷有修真成仙的夢想，但是他們卻並沒有門路，因此絕此一生，都沒有辦法進入修鍊之途。

　　 在天機散人執掌白襪子組織之後，頒布了兩道規定——

　　 其一，白襪子組織內部兌換的功法不得私授他人，如有違背，一經查實，直接逐出組織，情節嚴重者直接滅殺。

　　 原來隨着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白襪子組織中，他們學會了投機取巧，用更低的任務點從其他成員那裡買來功法，這無疑是大大地損傷了白襪子組織的利益。

　　 一開始並沒有人把這規定當回事，可是等到有人被逐出組織，永不錄用，甚至有人直接被滅殺之後，他們終於知道是要來真的了。

　　 為此，白襪子組織還專門成立可執法隊，專門負責此事。

　　 其二，卻是由白襪子組織出面，在每一處人族的城池中心樹立了一塊石碑，其上刻着人族基礎修鍊的功法，可供任何人族觀摩修鍊。

　　 開始之時，人族一片嘩然，可是沒有抵觸，甚至還在歡欣鼓舞，因為沒有人不想成仙，如今成仙機緣就在眼前，哪裡還有拒之門外的道理？

　　 這兩條規定無疑是為白襪子積累了巨大的財力和新鮮血液。以致後來這兩條規定成為了白襪子組織一直奉行的鐵律。

　　 PS：猜猜這天機散人是誰？熟人哦！！

# 第101章 百年沉澱

　　 話說，人族之中崛起了一個名曰白襪子的組織，人族之中九成九的練氣師都自覺地加入到其中。一個自稱名叫天機散人的東海散修，加入白襪子僅一年時間便在組織內混得風生水起。

　　 甚至還得到了二老闆的賞識，將白襪子的一切事宜都交給了他來打理，天機散人一上台，便頒布了兩條規定。

　　 其中不準私下買賣組織內出售的功法，避免了組織在功法買賣方面的利益損失。其中在人族各大城池樹立人族基礎修鍊功法石碑，卻是為組織提供了大量的新鮮血液。

　　 憑藉這兩條規定，天機散人也徹底在組織中樹立了自己的威望，一些反對他的聲音也逐漸小了下去，白襪子在天機散人的引領之下，是越發的強橫。

　　 而有了天機散人，便是二老闆也是很少出現在組織的內部，基本都是天機散人負責白襪子的一切事宜。

　　 說到此處，想必各位都知道了，這白襪子組織正是敖丙與血玉子商量后定下的人族發展計劃，而那個組織中的二老闆便是血玉子了。

　　 甭問，大老闆的位置自然是為敖丙預留着。

　　 血玉子知會了巴蛇、龜大勝和貝珠兒一聲，其他人誰都也沒告訴，然後他悄然帶着一群玄網內部的成員，草創了這個白襪子組織。

　　 開始先是在渭河流域的周部族範圍內試運行，結果一發而不可收，白襪子迅速崛起。那速度便是早有猜測的血玉子，都是目瞪狗呆。

　　 隨後他便決定將白襪子組織向整個人族之中輻射，並且他開始大量啟用人族成員，並且逐步將玄網成員隱匿到了暗處。

　　 血玉子知道，不久之後將是龍王府最艱難的時刻，百年之內陛下勢必回歸，並且很有可能宣戰河伯這位大羅金仙，那時才是考驗龍王府的最關鍵時刻。

　　 而白襪子作為龍王府的一個底牌，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開始的玄網成員，都是血玉子從自己的吸血蟲族挑選出來的忠實份子。

　　 可即便是這樣，血玉子依然是對每個人實行了監控手段，防止機密外泄，後來他將玄網成員撤出，負責暗中監測白襪子的運行。而他自己用血族的私密手段監管玄網成員。

　　 血玉子逐步地將白襪子組織中龍王府的一切痕迹抹除，這個過程花去了他二十年的時間，他才終於培養出了一批可用的人才，用於運行整個白襪子組織。

　　 天機散人是在二十五年的時候進入白襪子，那時的血玉子正好要尋找一個可用的人才，為自己掌管白襪子，而自己作為龍王府玄網的頭目，自然也是要與白襪子保持距離。

　　 天機散人在表露了自己的能力之後，便受到了血玉子的關注，並且詳細調查此人的底細，結果也確實如他所說。

　　 他本是人皇軒轅時期一位練氣師，甚至還參与了蚩尤之戰，後來軒轅大敗蚩尤，此人便隱居東海。不想如今已經有了太乙中期的實力。

　　 血玉子改頭換面之後，約見了天機散人，一經交談，血玉子卻是發現此人胸有溝壑，實乃是一方大才，雖然比之自己稍有不足，可是執掌白襪子卻是綽綽有餘。

　　 尤其是他提出的那兩條規定，更是讓血玉子對他刮目相看，最終讓他成為了白襪子的最高長老，負責白襪子的一切事宜。

　　 可是這天機散人早就憑藉自己的一門秘術，認出了血玉子，他研究白襪子也不是一時半會兒了，早就猜出了白襪子的跟腳，甚至還察覺到了血玉子在自己身上布下的禁制。

　　 那禁制很玄妙，饒是天機散人見多識廣，依然是廢了好大得勁才解開禁制，但他並未解除禁制，而是保留着，讓血玉子一直以為自己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接下來的時間，天機散人便將自己的心思都花在了白襪子組織上，白襪子是越發的壯大……

　　 敖丙在方丈仙島之中閉關九十年，方才煉化了那道水火本源。前五十年他坐在那裡一動都沒動，可是他卻是感覺到自己對水火本源之力的領悟極其緩慢。

　　 鬱悶之下，敖丙便進入方丈仙島，在時隔了五十年之後，他再度開壇講道。這次講得依然是他的‘天地玄黃經’，不過這次他只講了一遍天地玄黃經，卻是講了整整三天時間。

　　 眾小妖在螃蟹大將軍的帶領之下，聽得是如痴如醉，有不少小妖都福至心靈突破了境界，領悟了神通秘術，他們對於大仙的到來莫不是懷了無比的激動。

　　 五十年來，他們都實力大進，當初敖丙看好的那七頭小妖，已經全部突破到了天仙境，其中小白兔、熊貓和其中一隻猿猴已經到了天仙後期。

　　 另外一隻猿猴和山豬、大雕在天仙中期，只有那頭白象，實力不過堪堪突破天仙境。而那位螃蟹大將軍也不過是天仙初期的樣子。其他的小妖都在地仙境上下。

　　 敖丙講完道之後心情大暢，於是他頓時下決定要收那七位小妖為徒，並且為七個小妖賜下名號，按照他們的實力，分別為——

　　 （小白兔）天樞，（熊貓）天璇，（猿大）天璣，（猿二）天權，（山豬）玉衡，（大雕）開陽，（白象）搖光。

　　 正是北斗七星的名號。

　　 敖丙收完徒，心滿意足地回到先天五行逆轉大陣之中繼續煉化五行本源。只留下了一島上興高采烈的小妖和一臉幽怨的螃蟹大將軍。

　　 也不知道是不是心情舒暢的緣故，敖丙在接下來的煉化都是極其的順利。二十五年之後，他煉化了水之本源。四十年之後他煉化了火之本源。

　　 雖然煉化了水火本源，但是敖丙並沒取走它們，一旦取走它們，大陣非要崩潰了不可，敖丙感覺自己能夠領悟水火的本源力量已經是很知足了。

　　 九十年的時間，敖丙終於是煉化了水火本源之力，前五十年他參悟本源，收效甚微，就是因為他的心不靜，總是想着如何如何，太過於急切。

　　 後來他放空了心境，卻是事半功倍，不急不躁方才得證本源。

　　 這期間他曾三度出關，前往島上講道，每次的講道時間都會延長，五年前的最後一次講道卻是持續了整整十日。

　　 敖丙每次講的都是同樣的內容，但他卻每次都能講出了不一樣的味道，敖丙已經開始逐步地接觸到了道的領域，對於講道一事是越發的得心應手。

　　 敖丙的實力也是到了太乙後期的境界，其實他並沒有刻意的修鍊，隨着他對水火本源的領悟不斷的加深，他的修為卻是水漲船高，修為的提升完全是他參悟水火之力的附屬結果。

　　 九十年的時間，敖丙終於算是掌控了三大仙島的方丈仙島，即便是面對大羅金仙，敖丙也算是有了一絲底氣。

　　 值得一提的是，敖丙初步掌控大陣之後，在其中發現了當年與自己一同闖陣的東平湖君，他已經化為了一座冰雕，在火焰的烘烤卻是未見絲毫的融化。

　　 一眼，敖丙就看到了他手中攥着一塊冰晶晶的幽藍色晶體，竟然是一塊萬年寒冰髓。

　　 再看東平湖君卻是已經完全沒有了生命氣息，看樣子靈魂都被凍裂了。比較諷刺的是，身處火海，他是被凍死的而不是被燒死的。

　　 敖丙理所當然地收起了萬年寒冰髓，沒有了萬年寒冰髓的保護，幾乎是肉眼可見地，東平湖君的屍首融化，最終化為了一捧飛灰。

　　 方丈仙島上生靈的實力卻是產生了質的飛躍，天樞（小白兔）和天璇（熊貓）已經是玄仙中期，天璣（猿大）、天權（猿二）玄仙初期，玉衡（山豬）、開陽（大雕）剛剛突破玄仙，搖光（白象）天仙巔峰。

　　 螃蟹的實力到了天仙巔峰，其他一眾小妖大部分都在天仙初期地仙巔峰的層次。螃蟹的軍事化管理卻是有些有名無實了，因為他有些壓不住眾妖了。

　　 而且敖丙多次講道，卻是並未對螃蟹有什麼過多的提攜，要知道螃蟹能夠讓所有小妖聽命於自己，扛的就是敖丙的大旗，如今大旗旁落，自然是沒人鳥他了。

　　 其實主要也是因為螃蟹本就不是一個當將軍的料，他只不過意淫自己能夠掌管一支大軍而已，可對於如何掌管一支大軍，他卻是沒有與之匹配的能力。

　　 最終螃蟹痛定思痛，決定將自己的修為提升上來。島上的修鍊氛圍很好，都是一群沒有見過什麼世面的小妖，他們除了修鍊，也就沒有什麼其他的娛樂活動了。

　　 不過如今敖丙出關，能夠攜帶生靈進出大陣。

　　 難以想象，外面世界對於這群小妖的衝擊是如何的巨大，大浪淘沙，那時才能真的甄選出道心堅定的求道者。

　　 九十年的時間，敖丙卻是知道自己該動一動了，百年之期轉眼就到，十年的準備時間，自己就要對大羅境的河伯宣戰了。

　　 於是敖丙便悄然出了方丈仙島，來到了東平湖下方的出口，放眼望去，依然是滿目的弱水，不過對於已經參悟煉化了水之本源的敖丙來說，這些弱水不過都是小兒科。

　　 敖丙甚至都沒有刻意撐開防護罩，那些弱水就好似察覺到了敖丙大的可怕一般，自動地在敖丙的前方讓開了一條縫隙。

　　 敖丙眼中精光一閃，也不知道敖焚怎麼樣了，也不知道有沒有領悟水火融合之法，這些年也沒有見他來闖五行逆轉大陣，看來是還未吸收轉化弱水。

　　 敖丙便是踩着弱水，一步步地走向了東平湖，上一次走這條路匆匆忙忙地也沒有注意，現在看來大陣的那個出口也是在海底。不過卻是有一條類似於地下暗河的存在，連接了東平湖與大海。

　　 但這不是一條簡單的地下暗河，要知道東平湖和大海在地面上的距離，依照敖丙的腳程至少要兩個月的時間，可是用這條暗河，卻是縮短到了兩個時辰。

　　 這暗道就在此處根本跑不了，敖丙也不着急，當務之急是找到敖焚，然後回歸渭河，重掌龍王府才是正事。

　　 PS：上一章沒沉澱夠，再沉澱一章^-^.

# 第102章 敖焚功成

　　 話說，敖丙出了方丈仙島，直奔東平湖而來。這一路上他倒是輕鬆愜意，並不是他已經有自信能夠對付水生，而是他自信在弱水之中並不會受到水生的影響。

　　 已經煉化了水之本源的敖丙，自信自己對於弱水的掌控能力在水生之上，能夠在水生髮現他之前，提前發現水生。

　　 有意識地避開水生，而且還有鎖天門秘術保底，敖丙並不害怕水生。此番出世，就是要把洪荒鬧個天翻地覆，一個小小的水生都拿不下，還談什麼叫囂河伯？

　　 恩？敖丙忽然察覺到了斜上方水域有動靜，難道是水生？敖丙心中一陣狐疑，腳下微動，卻是向著波動傳來的方位靠近過去。

　　 遠遠地敖丙就看到了盤坐在弱水之中的一個人影，出乎敖丙意外的是，並不是水生，而是敖焚。

　　 敖焚一身濃郁的水屬性法力，身邊的弱水被他吸收到體內，在他的身邊都形成了一個細小的漩渦。此時的敖焚儼然就是一個水屬性大修，一點都看不到他原本火行神龍的影子。

　　 敖丙心中大喜，敖焚不愧是東海年輕一輩最優秀的存在，竟然真的領悟了水火融合之法，並且已經在開始吸收弱水之力。

　　 敖丙也沒有掩飾自己的行藏，直接大刺刺地向著敖焚靠近過去，敖焚察覺到有人靠近，猛然睜開了眼睛，一雙藍幽幽的眼睛射向了敖丙。

　　 後者對敖焚微微一笑，敖焚看到敖丙，卻是明顯有些出乎了他的意外，他先是一愣，隨後卻是身形一晃，出現在敖丙跟前的時候，已經是單膝跪倒，他沉聲說道，

　　 “殿下，您來了……”

　　 話語不多，不過此時的敖焚，卻是給敖丙一種洗盡鉛華的感覺。此時他已經完全褪去了當年的張揚與稚嫩，此時的他就好像是看透了世事的睿智老者。

　　 敖丙自然是感覺到了敖焚體內波動的水火之力，看來他已經融合了水火，現在正處於轉化吸收弱水的階段，後面的路子就是一片坦途了。

　　 “不錯，果然沒有讓我失望，如今的你，才真箇有幾分絕世戰將的味道，你在這裏公然吸收弱水之力，水生沒有氣得暴跳？呵呵……”

　　 敖丙輕笑着說道。

　　 敖焚嘴角微微一笑，此時他的笑有些風輕雲淡，“怎麼可能沒有生氣，這畢竟是他曾經失去的力量，可是他自己如今吸收不了，又奈何我不得，只能時不時地來騷擾一番……”

　　 說到此處，敖焚看向自己陛下的目光之中透着一絲驚異，誠如陛下當年所說，水生這些年來實力不得寸進。他多次想從自己這裏打探口風，可是自己也是很茫然。

　　 這恐怕也就只有施展手段的陛下，才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能夠鎖住別人的修為，敖焚想想就覺得不寒而栗，還有什麼是比斷掉一個修者的修鍊前途更讓他絕望？

　　 敖焚知道，自己能夠公然在這裏吸收弱水之域，還是多虧了陛下。若不是殿下斷了水生的修鍊之途，水生絕對不會輕易就把這片水域讓給自己。

　　 敖焚對於這位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太子殿下，心中是越發的敬畏。

　　 敖丙看着眼前意氣風發的敖焚，摸了摸自己光禿禿的下巴，手中一動，卻是浮現出了一抹幽光，然後敖丙手腕一動，那幽光便向著敖焚射過去，

　　 “這是當年從水生那裡敲來的三神叉，現在既然你已經能夠掌控弱水，它便送你吧，不過它的受損頗為嚴重，恩……”

　　 敖焚一手捏住了射過來的幽光，入手冰涼，不過敖焚卻感到了體內力量的一陣悸動，他暗贊了一聲，不愧是大羅金仙的靈寶，果然不凡。

　　 “這樣吧，你隨我前往方丈仙島，那裡有東西可以修復一下這法寶。”敖丙卻是忽然想到了水生當年說的，這三神叉是他用青蓮桿混合風雷杏樹煉製而成的。

　　 那麼理論上用這兩樣東西，是能夠修復這件法寶的。敖焚此時的實力已經到了金仙中期巔峰，如果能有一件犀利的法寶，再加上他的融合法力，那麼基本可以橫掃金仙期了。

　　 敖焚聽到敖丙的話，他的眼中爆出一陣精光，殿下果然是煉化了方丈仙島。

　　 然後，敖丙在前敖焚在後，兩個人向著方丈仙島折返過去。

　　 很快他們就出現在了當年那片光幕面前，敖丙伸手一揮，光幕便裂開了一道口子，在敖丙的帶領下，敖焚跨了進去。

　　 敖焚被裡面濃郁的靈氣狠狠地嗆了一口，劇烈地咳嗽起來，這可真是一塊寶地啊，如果能夠在這裏修鍊千年時間，自己絕對能夠踏入大羅之境。

　　 兩個人很快就到了方丈仙山的頂部，敖焚一眼就看到了中央水池中的一池蓮花，驚得他差點把自己的舌頭咬掉，這特么的竟然有這麼多的造化青蓮。

　　 方丈仙島的山頂，已經成為了敖丙的私人地域，是其他小妖的禁區，只有敖丙講道的時候，他們才有機會上來。因此敖丙兩個人的出現並未驚動其他小妖。

　　 還沒等敖焚怎麼驚訝於這一池的造化青蓮，他卻是被自家殿下接下來的舉動驚呆了——

　　 敖丙召喚出了弒神槍，看着眼前的一池蓮花，他心中一陣發狠，這些造化青蓮也是時候該發揮自己的作用了。

　　 敖丙目光鎖定了其中的一朵九品青蓮，手中槍身一轉，往前一吐，一道槍芒向著三朵九品青蓮之一的根部刺過去。

　　 九品青蓮的根部出現了一道符文組成的光幕，但在弒神槍面前就好似一張白紙般被劃破，青蓮應聲而落。然後敖丙槍尖一挑，那朵九品青蓮連帶着蓮桿，落入到了敖丙的手中。

　　 敖焚如法炮製，他手中長槍連連揮動，每一吐都是一朵青蓮，敖丙總共取了兩朵七品青蓮，四朵五品青蓮，七朵三品青蓮。

　　 敖焚獃獃地看着眼前的一幕，頓時感覺自己的腦子不夠用了，他自然是知道青蓮外面的那層光幕代表了什麼，也隱隱猜到了敖丙想要干什麼。

　　 敖丙的手中長槍，卻是讓敖焚驚艷。

　　 造化青蓮外部的守護禁制，敖焚有把握對付五品青蓮，七品的把握不大。可是在長槍面前，這些自己束手無策的禁制，卻好似紙糊的一般，輕易就被劃破了。

　　 知道敖丙的實力進境很快，但是敖焚依然不相信敖丙靠的是自己的實力，那桿神槍他早有見識，如今看來是真不凡啊。

　　 敖丙伸手一拋，那朵唯一的九品青蓮落在了敖焚的跟前，“有這朵九品青蓮，修復三神叉的損傷應該不是問題，應該還能讓它再進一步，不過怎麼做，就需要自己把握了，自己煉出來的，才是最適合自己的……”

　　 敖焚看眼前懸浮的九品青蓮，頓時感覺口乾舌燥，這可是先天靈寶啊，殿下竟然隨手就送給自己？敖焚幾乎是顫抖着雙手將九品青蓮狠狠地抓在了手中。

　　 敖焚沒有說什麼感激的話，因為他知道殿下不喜歡，而且他也知道無論自己怎樣的話語，在這朵九品青蓮面前都是如此的蒼白無力。

　　 “那裡還有一顆風雷杏樹，如果有需要的話，你可以截取部分枝杈，”敖丙伸手一指山頂邊緣的風雷杏樹，然後接着說道，

　　 “接下來的時間你就留在方丈仙島修復法寶吧，我也該回渭河看看了……”

　　 敖焚沒有說話，只不過是重重地點了點頭。此時殿下的實力，自己都看不透了，這樣的實力行走洪荒應該不是大問題。

　　 因此對於敖丙的安危他倒不是很擔心，最讓他心動的是，殿下對自己的培養，先是為自己制定修鍊路線，如今又相贈靈寶，有此殿下，敢不效死忠？

　　 敖丙拍了拍敖焚的肩膀，“好好修鍊，不久就要有一場大戰，你可是最主要的戰力。屆時，讓我們一起把洪荒的天捅個窟窿……”

　　 敖焚感覺自己的血開始沸騰，自己留在陛下身邊是正確的，不僅僅是因為自己的實力提升很快，也不是因為殿下對自己的優待。

　　 而是跟在殿下的身邊，必然能夠領略不一樣的風采，擁有不一樣的經歷。能夠跟着殿下試戰洪荒，想想就讓人激動。

　　 但是敖焚還是冷靜下來，殿下剛剛閉關而出，還需要一段時間掌控熟悉手中的力量，這頓時間的緩衝，正好可以讓自己把這三神叉修復一下。

　　 看着手中安靜破損的三神叉，敖焚的心中頓時有了主意，這東西畢竟是水生的法寶，而且自己的兵器一直都是槍，叉雖然使用方法類似於槍，可終究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這三神叉的靈性已經全部喪失，自己想要重新蘊養出靈性不知道多少歲月，這是一個水磨的過程，可是敖焚卻是需要自己的實力頓時間內大幅提升。

　　 他知道敖丙對自己重點培養的意思，是希望自己能夠在不久后的何伯之戰中出力，可是自己比之大羅境的河伯，還差很多。

　　 自己必須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實力。

　　 吸收煉化弱水，然後吸收煉化太陽金焰，融合弱水和金焰的力量，這遠遠還不夠。敖焚看着手中的三神叉還有九品青蓮，心中有個大膽的想法。

# 第103章 天機散人

　　 話說，敖丙將三神叉給了敖焚，並且還把方丈仙島中央的一朵九品青蓮撅了下來，一併給了敖焚。敖焚在心中感動的同時，也在苦思如何才能將三神叉修復，迅速形成自己的戰力。

　　 敖焚在沉思一段時間之後，他終於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這三神叉的折損已經相當嚴重，想要修復絕對不是一個短時間的工程。

　　 況且自己根本不習慣於使用這什麼三神叉，既然這樣，索性不如推倒重建。自己有九品造化青蓮在手，完全可以重新打造一把趁手法寶。

　　 想干就干，敖焚將青蓮從蓮桿上摘下，收入袖中，而蓮桿卻是收入體內蘊養。與此同時，水生的那柄破損的三神叉，浮在敖焚的身前。

　　 敖焚手中一個個手印不斷地變換，蝴蝶般落在三神叉上。而三神叉在手印蹁躚中，卻是逐漸地融化，融化的部分全部向著三神叉僅剩的那兩個尖銳匯聚。

　　 而且隨着三神叉不斷熔煉，那兩個尖銳之上卻是散發出了截然不同的氣息，一者上面青色風罡纏繞流動，一者銀花電蛇閃動四濺。

　　 敖焚的想法是，將三神叉的精華全部集中在那剩餘的兩個尖銳之上，再以九品青蓮桿煉化為一桿長槍，將兩隻尖銳，煉化融於槍頭。

　　 敖焚要煉一柄方天畫戟，中間槍頭以蓮桿為材，兩邊的月牙以風雷二力為基，能夠承受自己水火融合之力的材質，眼下還有比九品青蓮桿更好的選擇嗎？

　　 雖然敖焚沒有用過方天畫戟，但是方天畫戟的用法與長槍卻是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卻是更加的複雜。十年的時間，敖焚有信心完成這個適應了。

　　 這個煉製法寶的時間不會短，不過敖焚有信心在十年之內完工，趕上殿下的大戰，為殿下衝鋒陷陣，掃平障礙。

　　 敖丙自然是不可能陪在敖焚的身邊，看他煉製法寶。將九品青蓮交給敖焚之後，敖丙就起身返還渭河龍王府。

　　 近百年時間了，也不知道龍王府變成了什麼樣子？

　　 敖焚一路上風馳電掣，一點都沒有耽擱，很快就回到了渭河龍王府，一進入渭河的水域範圍之內，敖丙就感覺到了一種緊張肅殺的氛圍。

　　 看來他們也都在為自己的事情而努力着……

　　 敖焚的修為今非昔比，可是當他出現在渭河上方的時候，卻依然被血玉子和巴蛇察覺到，並且主動地迎接了出來。

　　 兩個人看到敖焚很是激動，將近百年的時間沒有見過陛下，他們都是感覺缺少了些什麼，如今陛下回歸，他們的主心骨又回來了。

　　 敖丙看着眼前自己的兩個得意臂膀，也是有些感嘆。

　　 自己主動招惹河伯，絕對不是一個明智的舉動，甚至有些愚蠢，可是他們不但沒有絲毫的怨言，甚至還願意陪自己一起瘋狂，敖焚感覺到了他們對自己心意，深重而又真實。

　　 為了他們，自己接下來的一戰也不能輸啊，而且自己也輸不起……

　　 “龍王府一切都好吧？”敖丙平息了一下自己的心緒，看着激動的兩個人開口問道。

　　 “一切都好，不過沒有陛下坐鎮，總是感覺缺了點什麼，如今陛下回歸，我們終於不再迷茫了……”血玉子感嘆地說道。

　　 而巴蛇卻是要直接的多，嚷嚷着說道，“陛下，我們都已經磨拳霍霍了，就等您一句話，我們就可以直接殺向黃河水域，將洛神娘娘接回來……”

　　 敖丙的眼中閃過一絲冷光，沉聲說道，“這件事情先不急，我們還需要謀劃一番，現在我們的底子究竟還是有些薄弱了……”

　　 “陛下，咱們龍王府百年的發展，實力已經大大提升，而且我們已經將黃河水域的情況都摸清楚了。人族那邊的發展很不錯，可用的太乙之境高手，已經到了七位……”

　　 血玉子恭聲說道，尤其着重提到了人族，這些力量都是陛下的建議下取得的。

　　 敖丙口中來回地咀嚼這‘人族’二字，真的發展起來了嗎？

　　 敖丙對人族有種特殊的感覺，畢竟他的前世就是人族出身，而且洪荒的將來也是人族的天下，龍族與人族並沒有根本上的衝突。

　　 藉助人族的力量實現自己的目的，敖丙並沒有覺得絲毫的不妥。

　　 不過敖丙沒有想到，不足百年時間，血玉子竟然還真的弄起來了，而且似乎還弄得有聲有色。敖丙沉吟了一下，

　　 “巴蛇，傳我命令，凡龍王府所屬，太乙之上境界，三日之內必須回歸。血玉子，你陪我去看看人族的狀況……”

　　 巴蛇、血玉子齊聲應了一聲，然後巴蛇回歸龍王府，傳達敖丙的命令，而敖丙回歸的消息也是風一般地傳遍了渭河上下。

　　 此時的敖丙，卻是隨着血玉子來到了渭河流域北部一處高峭的山峰上，因為那裡便是白襪子組織的總部，統御人族九成九練氣師的白襪子組織。

　　 敖丙雖然早有感覺白襪子的發展必然不凡，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竟然會是如此的不凡，看着山上起起落落的一道道流光，敖丙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一道流光便是一個練氣師，看那流光的強度，竟然都在天仙級別以上，甚至不乏有玄仙境界的，這才不過百年時間，如果更長的時間，真不知道會成長到什麼地步。

　　 不過最近的黃河之戰，他們卻是趕不上了，而且敖丙也不想將自己與白襪子的關係，過早地暴露出去。

　　 人族確實有其強大的優勢，他們雖然壽命不長，但是他們天生道體，修鍊門檻低，成長速度快，卻是組建實力的最佳成分。而且能夠取百族之長，靈智健長，最重要的是繁殖能力強大，人口基數大，精英自然也多。

　　 敖丙來到山頂上的宮殿，等待着血玉子口中那個所謂的天機散人，在血玉子的口中，這位天機散人可是被他誇得天上少有，地上全無。

　　 而且對於這位為白襪子出謀划策的人，敖丙也想見見，看看他對於白襪子的看法，畢竟是白襪子的高層了，自己見見也能安安他的心。

　　 很快，敖丙沒有等多長時間，一個道袍老者便隨着血玉子來到了敖丙的身前，不過敖丙看到這老道的第一眼就愣住了，因為他認識。

　　 當年敖丙單刀赴會鱷神水府，負責迎接他的就是眼前這位老道，正是當年鱷神的軍師大人，蕭天行蕭老道。

　　 敖丙臉上驚訝，甚至有一絲陰沉，任誰的勢力之中出現了一位之前的敵人，而且還在自家勢力中佔據高位，他的臉色能好得了？

　　 注意到敖丙有些難看的臉色，蕭老道卻是有些開心，自己的猜測果然是真的，而且近百年時間了，自己終於見到正主了，雪白的牙齒微微一笑，

　　 “龍王陛下，別來無恙啊……”

　　 敖丙的臉上黑得能掛下一層灰來，而血玉子這個時候再不知道蕭老道有問題，那他也不用混了，他手指微動，急忙發動自己對蕭老道的禁制。

　　 可是讓血玉子驚駭的是，自己無論如何發動，身邊的蕭老道都是無動於衷，血玉子臉上陰沉得有些可怕。

　　 蕭老道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血玉子，籠在袖子中的左手伸出來，一個光團浮現在他的手中，光團的核心有一道血絲漫無目的地亂竄。

　　 “血玉子，不要着急，蕭先生不過是太乙之境，還能在你這金仙面前翻出什麼花來不成？”敖丙沉穩的聲音在血玉子的耳邊響起，蕭老道臉上的笑意也是收了收。

　　 “況且，我相信既然蕭先生敢大搖大擺地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一定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血玉子卻是被蕭老道的身份驚到了，想到了自己一手組建的白襪子組織竟然被敵人掌控在了手中，而這掌控權就是自己一手送出去的，自己還一直洋洋得意，他的心徹底亂了。

　　 他難以想象，這些年來這老道在白襪子組織中都幹了些什麼，而現在的白襪子組織還是最初的那個屬於龍王府的白襪子嗎？

　　 想到陛下交付的任務竟然一手毀在了自己手中，血玉子就是一陣心慌，失了方寸。直到聽到敖丙的聲音，他才逐漸地回過神來，收斂心神之後，他也聽出了敖丙話中的意思，

　　 人家雖然不過是太乙之境，但敢出現在你這金仙境面前，一定是有所倚仗，必須要小心戒備，想透了這一點的血玉子，將所有心神都放在了蕭老道的身上。

　　 不過，吃了蕭老道一個大虧的血玉子，看向他的目光卻是陰冷無比，這傢伙該死，竟然破壞了陛下的計劃，讓自己如何對得起陛下的信任和栽培。

　　 蕭老道臉上的笑意收斂，果然不愧是自己看中的人，這個時候還能保持冷靜，他拱了拱手，“請陛下放心，在下並沒有針對陛下的意思……”

　　 敖丙看着眼前的老道，忽然笑了笑，“呵，有意思了，你覺得我會相信么？”

　　 蕭老道搖了搖頭，沒有接話茬，而是，“在下先做個自我介紹吧，在下蕭天行，現今在天庭任職，負責一些雜七雜八的事情。不過這些都不重要的，最主要的，家師是玄都大法師……”

　　 敖丙的眼中閃過一道精芒，看向蕭老道的目光中帶了一絲凝重，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拱了拱手，“原來是聖人門下，失敬失敬！！”

　　 “不知道陛下有沒有意願入我門牆，我可以代為引薦家師……”

　　 一句話，石破天驚～

　　 PS：天機散人的身份，有人猜到了嗎？

# 第104章 人教門徒

　　 話說，敖丙隨着血玉子來到了白襪子組織的總部，見到了血玉子推崇備至的天機散人，但卻是不曾想到，這位天機散人竟然是當年鱷神之戰中，逃跑的蕭老道。

　　 血玉子的心神失守，蕭老道竟然是龍王府的敵人，而自己卻把他引入到了最重要的崗位上，自己信心滿滿的控制禁制，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被對方破解。

　　 敖丙本來對血玉子頗有微詞，可是知道了蕭老道的身份，他卻是並不怪罪血玉子。因為蕭老道的老師是玄都大法師。

　　 太上老君是為三清之首，其推崇太上忘情，對收徒一事並不是太熱衷，若不是為了傳下自己的道統，恐怕一個弟子都不會收。

　　 他的首席大弟子，也是他唯一的入門弟子，便是玄都大法師。

　　 這蕭天行竟然是玄都大法師的弟子，也便是聖人徒孫，人教三代弟子。身為聖人門下，怎麼會沒有一點手段，因此血玉子被他騙過，也是有情可原。

　　 不過這位聖人門徒怎麼會成為，昊天天庭與鱷神的連線，敖丙卻是無論如何都想不透。

　　 尤其是對蕭老道招攬自己的行為，敖丙更是覺得驚訝。這位聖人徒孫，竟然看上了自己，想讓自己投身到人教之中。

　　 很少有聽說聖人道統主動收徒的，一般都是主動求道上門，或者機緣牽連，畢竟聖人道統都是很矜持的。自己在外的名聲可不怎麼好，而且按照封神的劇本發展，自己也是一直碌碌無為的。

　　 他想要收自己為徒，是不是其中有什麼陰謀？

　　 敖丙臉上沉吟了一會兒之後，沉聲說道，“先生可知道我眼下的情況？我與河伯之間有些齷齪，甚至馬上就要刀兵相向，不知道先生可否助我？”

　　 敖丙卻是想到了與河伯的一戰，聖人弟子，也不知道能不能震懾河伯，若是可以，那麼事情就簡單了，為了自己老婆孩子，冒一些險也是值得的。

　　 而且人教身份，也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選擇，畢竟在封神之戰中，人教根本沒有絲毫的折損，若是自己加入人教，自己的命運是不是也能更改？

　　 蕭老道聽到敖丙的話，呆了一呆，這是在提條件嗎？別人可是削尖了腦袋想要進入聖人門下，可是自己主動找上門，這位竟然還提條件。

　　 蕭老道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有了一絲冷峻，這位雖然天縱奇才，可是似乎並不把聖人道統放在眼中啊。

　　 “我人教乃是聖人道統，難道陛下入我人教，就是為了尋求庇護嗎？若是如此，那麼我們之間也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敖丙一愣，沒有想到蕭老道的反應會這麼強烈，但很快他就想到其中的關竅，恨不能給自己個嘴巴，自己竟然沒有考慮到聖人門徒的驕傲。

　　 如果自己直接答應，拜入玄都大法師門下，然後再提出河伯的問題。那個時候大家都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互相幫助應該不是大問題。

　　 可是自己剛才那句話說出口，味道就有些變了，顯得自己有點恃才傲物的意思。敖丙的臉上一苦，事情有些尷尬了，乾咳了一聲，

　　 “蕭先生說笑了，在下怎麼會有如此輕佻的想法，在下說的求先生相助其實是另有他意……”既然事情到了這個地步，這人教自己索性也就不入了。

　　 省得叫人看輕了自己，想想自己當年可是當面拒絕了一位聖人的邀請，現在拒絕聖人徒孫的招攬也就有些微不足道了，敖丙在心中不住地安慰自己。

　　 蕭老道頓時來了興緻，自己誤會了？誤會什麼了？倒是要好好聽一聽……

　　 “蕭先生現在在天庭任職？”敖丙組織了一下語言，既然錯了，那就將錯就錯吧。

　　 蕭老道點了點頭，但是心中的疑惑並沒有消失，反而是越發的深重，這話剛剛自己已經說過了，但是這跟他剛才的話有什麼聯繫呢？

　　 “那蕭先生對我這龍王府有何看法呢？”

　　 “陛下雄才大略，龍王府前途不可限量……”

　　 “那如果我誠摯地邀請蕭先生入我龍王府，不知道蕭先生意下如何？”

　　 “……”

　　 蕭老道沉默了，他聽懂了敖丙的意思，敖丙的野心他早就看到了，如今他竟然異想天開地想要收服自己為他所用？蕭老道忽然覺得有些荒唐。

　　 自己是聖人門下，自己在天庭前途一片光明，你一個小小的渭河龍王，哪裡來的自信來招攬自己？

　　 “龍王陛下，我們還是商量一下入我師門的事情吧，不知道您是怎麼想的？”蕭老道話鋒一轉，卻是無聲地表示自己的拒絕。

　　 “在下資質愚鈍，恐怕是難入大法師之眼，所以恐怕要讓蕭先生失望了……”敖丙聽到蕭老道轉移話題，便知道了他的決定，而他也早就知道沒有這麼順利，因此他一點都不喪氣。

　　 而蕭老道卻是萬萬沒有想到敖丙竟然拒絕了，洪荒之中誰不想投身入聖人門下，那不僅僅是身份的象徵，還代表了聖人的無上大道。

　　 可是他竟然拒絕了，蕭老道半晌之後才回過神來，他壓下心中的驚訝，“陛下，眼前的強大不過都是虛妄，只有自身大道才是根本。”

　　 “可是所有事情終究還是要靠自己，自己走出來的道才是自己的，才能作為自己的根本。而且就像你說的，那才是自己身的大道。”

　　 敖丙並沒有改變心意的打算，雖然自己迫切需要外力幫助制衡河伯，但是既然已經決定了放棄人教這條線，那便不會輕易更改。

　　 況且自己即便是入了人教，要面對的也是一群忘情忘性的傢伙，他們會不會幫助自己還在兩說之間。河伯的事情需要另想他法。

　　 蕭老道啞口無言，卻是在咀嚼着敖丙那一句‘自己走出來的道才是自己的’，似乎有些道理，聖人的道也終究是他人的道，只有自己走出來的才是自己的。

　　 看來，太清大道雖然雖然強大，但畢竟是師祖的感悟，卻不一定適合自己，自己需要領悟自己的太上之道，自己理解的大道。

　　 “蕭先生是聖人門下，為何還要屈尊在天庭任職？”敖丙看似無意識地問道。

　　 “不入世，怎可出世？體悟世間百態，以身入情，方可太上忘情。”

　　 敖丙恍然，怪不得人教的眾多弟子都在天庭廝混，原來是為了體驗生活。

　　 別的不說，後世的四大天師和上洞八仙，都是天庭赫赫有名的存在，看他們的名氣聲望，確實入世了，可是好像並沒能出世。

　　 “忘了情，那還是你自己嗎？”敖丙的眼睛微眯，看着蕭老道說道。

　　 蕭老道卻是好像一直被踩了尾巴的貓，直接跳起來，“這是祖師的大道，豈容你一個小小的渭河龍王在此詆毀……”

　　 蕭老道身為人教弟子，自然是對那套太上忘情的東西深信不疑，那可是師祖成聖的大道，誰敢說不對？可是偏偏就從這個小修的口中，當著自己的面說了出來。

　　 可是這句話，就好像一根刺，扎在了蕭老道的心頭。

　　 “蕭先生既然是為了入世，那麼想來在哪裡入世都是一樣的，而且體驗不一樣的環境，應該更有利於先生體悟世間百態，小龍的話先生可否認同？”

　　 敖丙的話，蕭老道沒有想過，因為這條路是他的老師玄都大法師走過的，老師當年便是在天庭任職，最終出世，成就太上大道。

　　 可是如今敖丙的一句話，卻是為他開啟了新的思路，而且他也感覺到了自己這些年來掌管白襪子，好像心境提升很快。

　　 每天接觸不同的人、事兒，蕭老道的經歷大大增加，人世間的百態體悟也是越發的深刻。

　　 而敖丙說這段話的意思，蕭老道自然也是心中知道，既然要換個地方入世，那就不如來我的渭河龍王府吧？

　　 蕭老道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說實話，他動心了。畢竟在白襪子這麼多年，它幾乎是他一步步看着成長起來的，它就好像自己的孩子。

　　 這次來找敖丙，蕭老道便是打定了心意要離開白襪子。敖丙必然能夠認出自己，不管他最終是否拜入老師門下，有先前自己與他的恩怨在其中，自己離開白襪子是必然的了。

　　 現在敖丙招攬，自己能夠留下自然是更好了。

　　 忽然，蕭老道悚然一驚，自己最初的目的是將敖丙拉入到自己的師門之中，可是現在的情況，自己沒有把他拉過來，反倒是他把自己拽了過去。

　　 “如果蕭先生願意留下來，天機部首領之位為先生虛席以待……”

　　 蕭老道看着眼前面容誠摯的年輕人，心中有些驚訝。對於渭河研究頗深的他自然是是知道，天機部首領代表了什麼。

　　 渭河龍王府‘天地玄黃’四部，天機部在最前首，這個位置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而且關乎到龍王府的命脈，他真的敢讓自己掌管天機部？

　　 對於敖丙的魄力，蕭老道卻是真的驚到了，如此重要的位置，竟然隨手交給一個外人，而且這個外人還是曾經的敵人。

　　 蕭老道看着敖丙的眼睛，那其中之中只有誠摯與純凈，沒有絲毫的懷疑與猶豫，蕭老道忽然生出了一絲感動，

　　 “好，我答應～”

　　 但是敖丙這將錯就錯之下的招攬，究竟有幾分真心，卻是有些不好說了。

# 第105章 老道獻計

　　 話說，敖丙招攬蕭老道為天機部的首領，卻是讓蕭老道驚訝的同時，也感到了莫大的感動。不管對方有幾分真心，能把這個位置給自己，都代表了他的誠意。

　　 而敖丙心中又是怎麼想的呢？

　　 他確實希望蕭老道能夠為自己所用，在當年見到蕭老道的第一眼，他就知道這老道不簡單，如今能夠有機會收入賬下，怎麼都要嘗試一下。

　　 至於說到收攬蕭老道的隱患，他也不是沒有考慮過，他也知道這是一步險棋，可如果蕭老道真的能夠為己所用，那麼這樣的冒險也是值得的。

　　 而且他也不覺得蕭老道會陽奉陰違，雖然蕭老道曾經是龍王府的敵人，但他卻是聖人門下。他的心性必然是沒有問題的，尤其是在人教那樣的教義之下。

　　 而且聖人門下都有一股子傲氣，他們答應的事情，便不會輕易反悔，他們的身份不容許他們這樣做。但也保不准他是個另類，所以敖丙給出的位置才是天機部首領的位置。

　　 這個位置看起來是外表光鮮，可說的直白一些就是一個軍師般的存在。天機部的首領負責龍王府的運轉和決策，可是負責實施卻是龍王府的眾人。

　　 敖丙相信龍王府眾人對自己的忠心，蕭老道一個人在這樣一群人之中還能翻出什麼浪花來？自己需要的僅僅是他的智慧，至於其他的什麼亂七八糟的東西卻是要摒除的。

　　 其實這種高智慧的人，把他留在自己身邊也不是為一個好方法，雖然他可能會搞一些小動作，但他卻是一直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活動，便是有什麼動作，只要自己小心一點，也能及早防範。

　　 怕的就是他們隱匿於暗處，抽冷子給自己來一下，那才是真正的大患。而且這傢伙執掌白襪子多年，想要給自己使個絆子，實在是太容易了。

　　 因此，招攬蕭老道為天機部首領，敖丙也是考慮再三的事情，不過其中利害關係，卻是不足為外人道的。

　　 敖丙招攬蕭老道，做龍王府的天機部首領，驚到的可不僅僅是蕭老道，還有一邊默默戒備的血玉子，隨着兩個人的談話，他也終於確定了蕭老道的身份。

　　 雖然他沒有趕上當年鱷神之戰，但是他對蕭老道卻是一點都不陌生，當年鱷神的軍師，卻是在最後的一戰中，憑藉一張萬里遁空符逃出重重包圍。

　　 想到此人竟然隱匿身份，偷偷地潛入了自己一手創辦的白襪子，血玉子感覺自己的心都在滴血，因此他一直默默戒備，在周圍不知道布置了多少手段。

　　 遁空符又如何？聖人門下又如何？說到底也不過只一個小小的太乙中期，自己如今可是金仙巔峰，今天你便是插翅也難逃。

　　 但是當血玉子聽到敖丙那句招攬蕭老道為天機部首領的時候，他卻是驚得差點把自己的舌頭咬掉。

　　 我的陛下哦，那可是蕭老道，咱們之前的死敵啊，而且如今又無緣無故地潛入白襪子，您現在竟然還要引狼入室？

　　 他想要勸阻，卻是被敖丙眼睛一瞪，給撅了回來。

　　 蕭老道應允的聲音落在血玉子的耳中，卻是讓他心碎，陛下怎麼能夠胡亂招人，這可是動搖龍王府根基的大事啊。

　　 不提在一邊傷心欲絕、無語凝噎的血玉子，再說一說我們這位，剛剛收穫了一位聖人門徒的渭河龍王陛下。

　　 “不知道先生可知道在下如今的處境？先生又計將安出？”敖丙卻是想要問計蕭老道，雖然自己手下也有龜大勝、血玉子等人幫自己出謀划策，但是他們的見識與蕭老道比起來，卻是有些不如。

　　 畢竟也是聆聽過聖人講道的存在，見識自然是與自己等人不同，問計於他，說不得會有什麼意外的收穫。

　　 蕭老道先是回了一句，“陛下直接稱呼在下的名號便可，而且蕭道人已經不存在了，現在只有渭河天機散人。”

　　 這句話卻是在向敖丙表明自己的心意，我以前的身份已經不用了，過去的便都過去了。從今以後我就僅僅只是渭河龍王府的天機部首領——天機散人。

　　 “在下確實聽到一些風聲，陛下能不能詳細地說一說，老道我也好根據情況制定相應的策略。”蕭老道又接着說道。

　　 敖丙點了點頭，現在看來這傢伙確實好像真心投靠，不過也不能放鬆警惕，“這件事情說來就比較話長了，還要從百年前說起……”

　　 等到聽完敖丙講述完他與洛神的糾葛，還有他對河伯的猜測，蕭老道頓時心中對敖丙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連綿不絕。

　　 蕭老道不同於渭河龍王府的其他人，他可是很早就混跡於洪荒之中，對於洛神的存在還有她那艷傳洪荒的相貌，可是早有耳聞。

　　 但是自己剛剛聽到了什麼，眼前這傢伙竟然與上古洛神娘娘情投意合，甚至連孩子都有了，蕭老道頓時感覺一群烏鴉從自己的頭頂飛過。

　　 之前蕭老道多方打聽，卻是已經聽說過敖丙為了洛神娘娘，要與河伯為敵，本以為不過是敖丙的剃頭挑子一頭熱，可是沒想到竟然是‘情投意合’，連孩子都有了。

　　 這件事如果傳揚出去，不知道有多少仰慕洛神娘娘的人會心碎，而眼前這位陛下也不知道會招來多少人的忌恨。他卻是全然不知，自己在不知不覺間已經得罪了多少人。

　　 狠狠地咳嗽兩聲，將自己心中的驚訝壓下，蕭老道說道，“陛下，我覺得您的猜測是對的，洛神娘娘的那句話應該便是暗示，障礙便是河伯，可是迎接洛神娘娘的事情，急不得……”

　　 “我已經答應洛神，百年之內便去洛水提親，如今已經過了九十載，還有十年時間的餘地。”敖丙眼中閃過一絲溫柔，堅定地說道。

　　 “可是陛下，如果河伯阻攔，勢必爆發大戰，甚至還會引發黃河與渭河的全面戰爭，勢不及人，我們需要徐徐圖之……”

　　 蕭老道還沒有說完，就被敖丙打斷，“我知道你說的是對的，但是我的妻兒如今在別人的手中，百年時間是我能夠容忍的最大限度，她們在外面多呆一會兒，我的心就多痛一分，十年之內我一定要把她們接回來……”

　　 蕭老道眼神複雜地看着眼前的年輕人，這樣的做法是極其愚蠢的，可是他並沒有絲毫的反感，甚至心中立刻便生出了要幫助他的心思。

　　 蕭老道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好吧，既然自己已經上了賊船，索性不如就幫他一把，不過可真是難辦啊。大羅境的河伯可不是什麼一般手段就能對付的，能夠對抗大羅的只有大羅。

　　 蕭老道陷入了沉思……

　　 而敖丙說出這句話之後，自然是注意到了蕭老道眼中的複雜，可是他不後悔，這是身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的丈夫，一個孩子的父親，必須要做的。

　　 即便是蕭老道不幫自己，自己也要做。

　　 後來看到蕭老道陷入沉思，他知道蕭老道是要幫助自己，他沖血玉子打了個手勢，然後帶着極不情願的血玉子一起出了房間，免得打擾到蕭老道。

　　 出了房間，血玉子率先發問，“陛下，蕭老道靠不住啊，咱們不能相信他……”

　　 他的話沒有說完，就被敖丙打斷了，“我知道，可是我們還能怎麼辦？他是聖人門徒，若是折損在我們手中，我們拿什麼平息聖人的怒火？”

　　 “可若是放他走，他知道的東西太多了，若是傳揚出去對我們是極為不利的。把他留住是最好的方法了，至少他時刻都在我們的眼皮底下，諒他也翻不起什麼大浪來。”

　　 “可是……”血玉子聽到敖丙說的很有道理，但他總是覺得哪裡不對，可他又找不到反駁的話，最終囁喏了半天，什麼也沒有說出來。

　　 “你現在去查一下白襪子，看看蕭老道這些年來都幹了什麼……”敖丙卻是忽然對血玉子說道，雖然到現在為止蕭老道表現良好，但是誰知道他之前對白襪子作過什麼？

　　 血玉子聽到敖丙的話，便感覺自己的心都在淌血，他重重地點了點頭，這件事情是自己的疏漏，終究還是需要自己來解決。

　　 看着遠去的血玉子，敖丙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他不知道自己這步棋走得對不對，可是眼下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了，走一步看一步吧。

　　 希望蕭老道能有自己聖人門徒的驕傲與職業素養吧？

　　 就在敖丙胡思亂想的時候，忽然身後的大殿之中傳來了蕭老道疲倦的聲音，“陛下，老道有一計，可解眼前危局……”

　　 敖丙的身形一晃，便消失在了原地，再出現的時候，便是在大殿之中，蕭老道的身前了。目光灼灼地看着滿臉倦容的蕭老道，敖丙看向他的目光之中，多了一種叫做信任的東西。

　　 “陛下，我們的整體實力雖然在黃河之下，可若是好好運作一番，分化黃河各大支流的脈主，我們未必不可能對抗黃河一部，但是這件事情最關鍵的便是大羅之境的河伯……”

　　 敖丙深以為然地點了點頭，其他的都好說，河伯卻是無人可敵。洪荒的戰爭之中，高端的戰力，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

　　 不知道蕭老道會有什麼方法？

　　 “單單依靠我們的力量，勢必不可能對抗鱷神，而且十年時間太短了，若是徐徐而圖之，我們倒是可以着重培養血大人突破大羅之境……”

　　 “而今這種情況，我們唯一的出路便是借力，只有外力突入，才能打破我們雙方的強弱對比關係。我將洪荒之中所有的實力都考慮了一遍，最終又回到了原點，回到了我的本職工作——”

　　 “不知道陛下對天庭是怎麼看的？”

# 第106章 計定天庭

　　 話說，敖丙問計蕭老道，而蕭老道也確實想出了一條計策，但他沒有率先說出自己的計策，而是問起了敖丙對天庭的看法。

　　 敖丙眉頭一皺，難道是想要借天庭的勢？可是在他眼中天庭向來疲軟，怎麼會為了自己對上河伯這位堂堂的大羅金仙？

　　 而敖丙打算混入天庭的想法，也不過是為了躲避封神之劫而已，可不是看中了天庭的實力。即便是封神之後，天庭兵強馬壯，但是比之聖人道統來說，差的也不是一點半點。

　　 更不用說此時封神之前的天庭了，雖然也算是一方大勢力，但是在這個聖人的時代，天庭也不過是表面上的三界之主而已。

　　 敖丙稍一沉吟便說道，“天庭有這個實力嗎？自從那位掌管天庭以來，無兵無將，他拿什麼來制衡河伯？”

　　 蕭老道一愣，沒想到敖丙竟然是這個反應，他嘴角微微一勾，“陛下，這你可就有些小瞧天庭了，不說別的，就你剛剛說的那位，如今已經是大羅巔峰實力，突破准聖指日可待。”

　　 “什麼？”敖丙驚得差點把自己的舌頭咬掉了，玉帝昊天有大羅巔峰的實力？扯淡呢吧？他的實力怎麼會這麼高？敖丙印象里前世自己看過所有關於昊天的資料，都是被聖人壓得喘不過氣，一個怯懦悲情的存在啊。

　　 這個世界怎麼不太一樣？

　　 “而且這還僅僅只是那位的實力，再加上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怒，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先紀，四方仙帝也都是大羅實力。天庭的實力不容小覷……”

　　 在天庭當差多年的蕭老道對於天庭隱匿的強大卻是深有體會，雖然四方仙帝並不受玉帝轄制，大有各掃門前雪的架勢，但是同為天庭勢力，在大勢面前，必然是會聯合起來一致對外的。

　　 敖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拱身一禮，“還請先生教我～”

　　 “我的本職工作便是為天庭拉攏洪荒各大水脈的脈主，之前我的任務便是指點鱷神奪取渭河水域的控制權，為天庭效力……”

　　 “我知道陛下您是東海龍王三太子，同時也知道您會來此處是被發配過來的，您的兩個兄長現在還留在老龍王的身邊。”

　　 說到此處蕭老道抬眼看了看面沉似水的敖丙，發現他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反應，才接着說道，“您在東海郁郁不得志，有沒有想過改換門戶，投身天庭？”

　　 這句話說完，卻是讓敖丙一個激靈，這是要拉自己進入天庭？其實敖丙早有此意，他一直還想着怎麼才能真的進入天庭的核心圈子，這真可是瞌睡就來了枕頭。

　　 本來想着混入天庭是在了結河伯的事情之後，彼時徐徐圖之。現在看來河伯的事情正是契機，為了救護自己的妻兒，毅然投身天庭，真是個不錯的橋段啊。

　　 敖丙雖然心中千肯萬肯，但是臉上卻是露出了一絲為難，“可是這渭河畢竟是父王交給我的基業，若是我投身天庭，豈不是背叛了父王？有些不妥啊……”

　　 “陛下此言差矣，四海龍族衰敗已成定局，而天庭卻是正散發著勃勃生機，龍族歸入天庭是早晚的事情，陛下不若早早投身天庭，也好為四海龍族的日後投效做好鋪墊。”

　　 蕭老道聽出來敖丙的口中語氣也不甚堅定，於是趁熱打鐵地勸說道。

　　 敖丙抬頭掃了一眼蕭老道，還真是讓你說著了，日後的四海龍族確實臣服在了天庭淫威之下，仰人鼻息。不過現在不同了，自己來到了這個世界，可不會讓這樣的事情再發生。

　　 敖丙臉上滿是為難，眉頭緊皺，最終化為幽幽一嘆，對着蕭老道抱拳躬身一禮，“這件事情就麻煩先生了……”

　　 蕭老道聽到敖丙的回應，心中一定，他嘴角微微苦笑，“屬下就要再次恢復原來的天庭身份了，不過這番謀划屬下可不是為了天庭，而是為了龍王府，希望陛下能夠理解屬下……”

　　 敖丙伸手止住了蕭老道的接下來的話，“我都能理解，你放手去做吧，我只有一個要求，便是洛神娘娘擺脫河伯的控制，你有什麼想法？”

　　 “陛下，您現在的勢力已經相當龐大，已經具備了與天庭討價還價的資本，我會把您的意向稟明玉帝。渭河龍王府歸順天庭，若只是以賜婚您和洛神娘娘為前提，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蕭老道沉吟着說道。

　　 敖丙重重地點了點頭，“好，這件事情就拜託你了，希望你不要讓我失望……”

　　 蕭老道臉色凝重地點了點頭，“定然不會辜負陛下所託，請陛下放心。”

　　 “好，此事宜早不宜遲，儘早敲定為好。你現在就動身吧，一入龍王府便交代你如此重任，真是辛苦你了！”

　　 “陛下言重了，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蕭老道向敖丙拱了拱手，身形化為一道流光，消失在了大殿之中。

　　 敖丙看着剛剛蕭老道所在的地方，不由得愣愣出神，此時他還有一些不真實的感覺，自己最頭痛的兩件事情竟然一併解決了。

　　 不僅僅順利解決了洛神的事情，還一併順利混入了天庭。而且自己的理由正當，為了妻兒獻出自己的基業，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

　　 直到血玉子從殿外進來，才驚醒了YY中的敖丙，敖丙看到一臉古怪的血玉子，有些奇怪地問道，“怎麼了？不太好插手？”

　　 血玉子臉上便秘了幾百年的表情，“陛下，剛才我詳細調查了一番，發現白襪子好像沒有任何的問題，它還是我們的白襪子。”

　　 敖丙臉上也是閃過一絲驚訝，他有些懷疑地問道，“你確定？”

　　 “這個……，屬下已經反覆檢查了三遍，白襪子還是那個白襪子，而且現在白襪子已經完全與龍王府斷絕了牽連，在白襪子之中威望最高的便是神秘的老闆了。”

　　 “天機散人他自己在白襪子之中的影響力並不大，他做事情總是打着您的名號，所以您的聲望是越來越大，他好像他在一直在真心為我們做事，便是我在他的位置，也不一定能夠做到這樣的程度。”

　　 敖丙的眉頭一皺，隨即便想通了，這傢伙一開始就是打得把自己拉入人教的心思，因此對於自己構建的白襪子也是盡心謀划，並沒有暗中使用什麼手段。

　　 不過，最終的結果卻是完全沒有按照蕭老道的設想進行，自己不僅沒有加入到人教之中，反而將他拉入到了自己的陣營之中。

　　 不過這對自己來說是極為有利的，敖丙臉上嚴肅，“要吸取這次的教訓，以後的事情安排好，不要再出什麼岔子了。”

　　 血玉子渾身一個機靈，他滿臉的羞愧，直到此刻他依然處於極度的自責之中，都是自己的原因，才會致使白襪子出了如此大的問題，好在只是虛驚一場。

　　 “請陛下放心，日後若是白襪子再有什麼問題，屬下願意提頭來見……”

　　 話沒說完，卻是被敖丙打算了，“好好的我要你的頭干什麼？那樣豈不是加大了我的損失？你可是我不能缺少的臂膀，你要做的就是確保不能再出任何的事情。”

　　 血玉子眼圈一紅，陛下待自己恩重如山，為此自己也不能辜負了陛下的信任，他看着敖丙殷切的目光，重重地點了點頭。

　　 “好了，安排一下白襪子的事情，以後蕭老道就不會再出現了，你要處理好一切事宜。我給你半個時辰，咱們一起回龍王府，也是時候該見見他們了……”說到後來，敖丙的話變得縹緲起來。

　　 血玉子如何處理的，敖丙並不知道，不過看血玉子出來時那惡狠狠的模樣，便知道這次他是下了大工夫，而且又蕭老道的事情在前，他在日後也會多關注白襪子吧？

　　 敖丙與血玉子回到龍王府，並沒有的驚動其他的人，只是與巴蛇、貝珠兒、龜大勝等人見了一面，聊了聊這些年來發生的事情，聽了聽他們對龍王府發展的意見。

　　 這天，渭河龍王府外，旌旗招展，盔明甲亮。一個個的‘方塊’，整整齊齊地排列着，在前首有三桿猙獰挺立的兵旗，上書兩個字——“黃炎”。

　　 而在龍王府內，乾龍殿，一道道強橫的氣息收氣斂神，正襟危坐地坐在殿中排列整齊的椅子上，目光火熱地盯着最前首中央那把椅子上的年輕人。

　　 那是一個俊朗少年，滿臉的威嚴，滿目的精神。他身側的四把椅子上端坐三人。中央的正是敖丙，邊上三人卻是龜大勝，巴蛇，血玉子，敖焚的位置空出。

　　 看着眼前一個個或熟悉或陌生的臉龐，尤其是那一雙雙火熱的眸子，讓敖丙胸中生出了一股衝天的豪氣，這就是自己的根基，這就是自己來到這個世界之後的成就。

　　 敖丙站起身來，所有人呼啦跟着站了起來，讓所有人意外的是，敖丙竟然先是鄭重地向所有人躬身行了一禮。下手群臣臉上大驚，立刻跪倒在地上，口稱不敢。

　　 敖丙放出自己的氣場，將所有人都攙扶起來。這些人之中雖然有實力在敖丙之上的，但此時見敖丙出手，也是不敢用法力抵抗，因此他們都是乖乖地站了起來。

　　 “我要感謝你們對我的信任，對我的擁護，對我的包容，我必將不負大家所望，登臨洪荒之巔，帶諸位領略巔峰的風光……”

　　 PS：先預先請個假，後天有一門專業課考試，我覺得明天可能要挑燈夜戰，具體看明天複習進度和情況，再確定能不能更新，特告知！！

# 第107章 壯哉渭河

　　 （補更）

　　 話說，敖丙回歸渭河龍王府，召集所有人員在乾龍殿議事，一開場他就率先對着所有人躬身施了一禮，並且還讓他們必須承受。

　　 敖丙確實感覺自己挺對不起渭河的眾位，為了自己的一己私事，卻將整個渭河拉到了黃河的對立面，自己是自私的，對渭河眾人也是不公的。

　　 “想必各位都知道我與洛神娘娘的糾葛，也知道我要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敵人，可是大家能夠對龍王府不離不棄，這讓我很感動。”

　　 巴蛇卻是站起身來，高聲喊道，“陛下，所謂主辱臣死，您受到的屈辱就是我們的屈辱，我請願迎接洛神娘娘入主渭河，以正陛下之名。”

　　 殿中其他人在巴蛇話音落下之後，頓時齊聲喊和，“迎接洛神娘娘入主渭河，以正陛下之名……”

　　 敖丙看着眼前一張張狂熱的臉龐，他忽然感覺眼前的這群人真的是好傻，可是這樣的傻真的是讓自己很感動。

　　 在座沒有一位不知道大羅之境代表了什麼，可是他們依然都堅定地站在了自己身後，他堅信若是日後自己深陷封神之劫，那麼自己絕對不缺少一同赴死的‘同道’。

　　 敖丙將眼前一張張臉都刻在了心裏，這才是自己在洪荒立足的根基，這才是自己最寶貴的財富，若是有人用先天至寶來換這群人，敖丙都不換。

　　 敖丙平靜了一下自己激蕩的心境，擺了擺手，“好了，大家都坐下吧，事情已經開始着手在辦了，不出意外，不久之後，我必然能夠迎洛神娘娘入主渭河。”

　　 “陛下聖明！！”所有人站起身來山呼道。

　　 敖丙擺了擺手，讓眾人再度坐下，“好了，下面我們進入正題，先從天機部開始吧，來說說這些年來的發展。”

　　 龜大勝從座位上站起身來，先是對着敖丙躬身一禮，然後開口說道，“如今龍王府內人才濟濟，大家都有了長足的進步，如今龍王府下，有……”

　　 通過龜大勝的講解，每個人對於渭河龍王府的勢力，有了一個更加直觀的認識。如今渭河龍王府有實力如下——

　　 金仙巔峰一人，血玉子。

　　 金仙中期兩人，敖焚，巴蛇。

　　 太乙玄仙巔峰三人，貝珠兒，年覆海，老滑頭。

　　 太乙玄仙後期三人，李廷，謝言，崖山子。

　　 太乙玄仙中期六人，主要是黃炎一部的部分千夫長。

　　 太乙玄仙初期十人，秋火，龜壽、夏池、八石，玄網一部的骨幹，還有黃炎一部的部分千夫長。

　　 玄仙境二百三十二人，其中七十二地煞都到了玄仙境，玄網一部的精英，還有黃炎部的千夫長和少部分百夫長。

　　 天仙境一萬七千六百五十八人，主要是玄網一部和黃炎一部的成員。牛魔王和蟹黃蟹寶已經到了天仙巔峰，距離玄仙也只是臨門一腳了。

　　 至於地仙境的人數更是無從統計，實在是太過於龐大，如今渭河的強盛，不僅僅是本土的妖怪修鍊快速，也有一些外來妖怪遷居渭河。

　　 聽到龍王府如今的狀況，敖丙忽然感覺很滿足，自己有這樣一個強橫的團體在背後支撐，那麼自己以後的洪荒之路必然會更加的平坦。

　　 “好，很不錯，龍王府能夠有今天的成就，和在座各位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希望各位能夠再接再厲，真的將渭河推上洪荒巔峰。那麼接下來的時間，就由玄網一部說一說吧。”

　　 敖丙的話說完，讓眾人臉上一陣興奮，龍王陛下的認可才是最重要的。

　　 巴蛇見敖丙略過了自己的地煞一部，有些不情願地撇了撇嘴，可是他也知道自己站起來也說不出什麼來，自己手下就那七十二個人，還真沒什麼好說的。

　　 血玉子站起身來，“這些年來我玄網一部的人員已經完全滲入到了黃河水域的各個勢力之中，甚至已經占居高位。在洪荒四大水系江河淮濟之中，我們已經發展到了濟水與淮水，並且每段時間都會兩處水域的消息送過來。”

　　 “不過，對於排名第一的江水（長江）由於地域實在太遠，而且其勢力過於龐雜，我們暫時還沒有進行滲透。”

　　 說到此處，血玉子坐了下來。

　　 “做的很不錯，江水可以先放一放，現在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天庭，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我們恐怕要與天庭大打交道。”

　　 敖丙沒有解釋為什麼，也沒有人問起，雖然敖丙近百年沒有出現，但是他在龍王府內的威望不但沒有削減，反而因為長時間不出現，而多了一絲神秘感。

　　 血玉子點了點頭表示應下，雖然他知道蕭老道入主龍王府天機部的事情，但是對於蕭老道計定天庭的事情卻是尚且並不知曉。

　　 “好，接下來是黃炎一部，恩，就由李廷來說一下吧。”

　　 李廷站起身來先是恭恭敬敬地對敖丙行了一禮，然後才開口說道，“如今黃炎一部有三支軍團，各有一萬人，合共三萬人。每個兵卒的實力都在地仙境以上……”

　　 李廷是黃炎第一軍團的軍團長，也是三個人之中最沉穩的一個，這也是敖丙選擇他作為發言人的原因，他將黃炎部兵團的事情徐徐道來，在他講述完之後，敖丙定下了基調，

　　 “兵在精而不在多，三萬兵卒已經不是小數，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全面提高兵卒的實力，三萬地仙境，和三萬天仙境、三萬玄仙境，那完全不是一個概念。要嚴格執行優者進，庸者退的原則，有能者居之，即便是軍團長的位置也一樣。”

　　 “好了，我也沒有什麼要說到，現在龍王府的發展勢頭就很好，只要按照現在的模式，堅持發展下去，我們一定能夠登臨洪荒之巔。”

　　 大殿中一陣騷動。

　　 敖丙說完這句話他便站起身來，而其他人也隨着敖丙一起站了起來，敖丙看着眼前的眾人，一揮手，“好，大家一起去見識一下我龍王府的無敵強軍吧！”

　　 然後在敖丙的帶領之下，所有人一起出了乾龍殿，來到了黃炎一部三大軍團的跟前。

　　 黑壓壓的人群整整齊齊第排列在龍王府之外，受到軍團肅穆氣氛的影響，敖丙一行人也變得沉寂嚴肅起來。

　　 “啟奏陛下，黃炎一部第一軍團軍團長李廷，請示是否進行隊列演練……”李廷卻是在敖丙身後挺身而出，開口嚴肅地問道，在他的身後是另外兩位軍團長謝言、崖山子。

　　 “准！”

　　 三道人影飛出龍王府，融進了三隻軍團之中，立刻軍團就散發出了不一樣的氣息，在他們融入軍團的那一瞬間，軍團便好像有了靈魂一般，立刻變得靈動起來。

　　 最先開始的是三大軍團的獨立演練，只見其中兩支軍團退出場地，在中心部位空出了很大的一部分區域，場中只剩下了一隻軍團。

　　 只見整齊方正的軍團蠕動變化，化為了一個複雜的陣勢，軍團陣勢的變幻，引發了風雲悸動，在軍團的上方出現了一隻猙獰咆哮的巨大玄武虛影。

　　 這正是當年修行的真武乾元大陣，隨着陣勢的不斷變幻，上方的玄武虛影也是做出不同的，或攻擊或防禦的動作。

　　 最終玄武的一擊卻是向著上方而去的，那強大的力量竟然直接破開了上方千丈水域，讓終年不見陽光的渭河之底沐浴在了陽光之下。

　　 這強悍的力量便是敖丙看的也是有些愣神，這竟然達到了金仙層次的一擊，果然量變產生質變，看來軍團兵卒之間的配合也很重要啊。

　　 然後等到周圍水域恢復平靜，第一軍團已經緩緩地退出了中心區域，取而代之的是謝言的第二軍團，這隻軍團給人的感覺明顯與第一軍團不一樣。

　　 若是第一軍團給人的感覺是靈活，那麼第二軍團便是強勢，軍團沒有陣勢的變化，只是最簡單的峰矢陣突擊。

　　 但是那高度一致的動作，將所有兵卒的攻擊集中於一點，那爆發的攻擊，雖然沒有金仙期力量，卻也只是相差一線，而且這隻是普通的攻擊，可以連續不間歇攻擊。

　　 第二軍團退下之後，登場的便是第三軍團，第三軍團又是另外一種風格，軍團被分成了一個個的小單位，大約是百人為單位，每個小單位之間有相互聯繫配合。

　　 他們沒有表露攻擊的能力，不過他們複雜的陣勢變幻，卻是讓人眼花繚亂，若是身在陣中，恐怕是別想出來了。

　　 最終所有的小單元組成了一個大圓環，然後所有人同步一致地向著圓心處攻擊，各方向的同時攻擊卻是造成了劇烈的爆炸，其竟然也堪堪達到了金仙級別。

　　 再然後，第三軍團並未退出，反而是一二軍團也加入進來，三隻軍團開啟了混戰模式，有時是各自為戰，有時是二打一，有時是一打二，戰況相當激烈

　　 在這樣大規模的戰鬥之前，總是能讓人熱血沸騰，敖丙也不禁受到感染，感嘆道，

　　 “我渭河龍王府，真壯哉也！”

　　 PS:感謝消息3的打賞，九點考完試回來就開始碼字，終於打完了。

　　 另前章四方仙帝的名字處自《春秋緯.文耀鈎》。

# 第108章 天機易主

　　 話說，敖丙與龍王府的眾人觀看黃炎部三隻軍團的演練。軍團之間的戰爭碾壓，最能引發人內心深處的熱血。

　　 三隻軍團在混戰之中，卻是越發地表現出了自己的特性，其中第一軍團重在整體性陣法的強大，只要陣勢不破，玄武不滅，便利於不敗之地。

　　 第二軍團卻是就好像一柄大刀，橫衝直撞，沒有多大的技術含量，但卻是效果極佳，將‘猛’之一字發揮得是淋漓盡致。

　　 第三軍團卻好像一隻靈巧的手掌，在縫隙之間穿梭，一旦被它包圍其中，中了最後一擊，那麼落敗便是唯一的結局。

　　 三個軍團之間知根知底，而且平素沒少互相對戰演練，因此他們斗得倒是旗鼓相當，一時半會兒是不可能分出勝負了。

　　 半個時辰之後，敖丙叫停了三隻軍團的對戰，見識過他們的實力就好了，沒有非要分出勝負，而且這也太耗費時間了。

　　 “我看到了大家的努力，也看到了大家的進步。我相信上天是公平的，汗水是不會騙人的。只要你們付出努力，就會有回報。只要你實力足夠，你可以成為百夫長，千夫長，甚至軍團長，只要你努力，一切皆有可能。”

　　 敖丙的聲音穿過重重水域，落入到了每個人的耳中，眾兵卒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滿是火熱，他們對於這位龍王陛下尊敬異常。

　　 他將渭河從鱷神的殘酷統治之中解救出來，讓渭河恢復了和平安寧；他建立了‘公平完美’的軍隊晉級制度，讓每個人都有機會成為將軍。

　　 敖丙無疑是被英雄化的，而這也是與敖丙對龜大勝灌輸過的政治思想教育課，是密切相關的。

　　 眾人再度回到乾龍殿，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落座，就發現血玉子忽然來到敖丙的耳邊輕聲低語了幾句，然後敖丙微微一擺手，血玉子便起身離去了。

　　 “剛剛我聽到一個消息，”敖丙的話將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過來，他們都想知道是什麼消息，對自己有沒有什麼影響。只聽敖丙接着說道，

　　 “我在洪荒之中遇到了一位大才，並且將其招攬進了龍王府，這位大才已經來到了龍王府，剛剛我讓血玉子前去迎接了，今日正好為大家引薦一下。”

　　 眾人心中一稟，大才？進入龍王府？新的人員便代表了新的權力分配，每個人的心都揪了起來，會不會分割自己手中的權利？

　　 敖丙忽然轉換話題，“龜大勝，不知道這些年來你在天機部待得還習慣？”

　　 大殿之中，似乎可以聽到很多人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的聲音，還好不會牽連到自己的利益。有不少人看向龜大勝的臉上有了一絲憐憫和同情。

　　 龜大勝臉上一愣，隨後似乎想到了什麼，不同於別人的悲觀，他臉上卻是浮現出了一絲髮自內心的笑意，

　　 “陛下，您找到合適的人選了？”

　　 龜大勝自覺能力不足，在接手天機部的時候便曾推辭，可敖丙卻是讓其暫居其職，說以後找到合適的人選便將他替換下來。

　　 這些年來龜大勝兢兢業業，忙前忙后，就沒有一刻閑下來的時候，而他的實力也一直停在天仙巔峰，遲遲沒有進入玄仙之境。

　　 而他自己也是心力交瘁，苦不堪言，但是為了對得起自己的職位，也對得起陛下的信任，他一直在苦苦支撐，他早就想卸下身上的職務了，他覺得自己能夠做個大總管就很滿足了。

　　 敖丙一愣，隨後才想到龜大勝的意思，沒想到他竟然還記得，同時也知道龜大勝心中的想法，他臉上劃過一絲柔軟，

　　 “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你以後就做回你的大總管就好，天機部的事情我會讓別人負責的。”

　　 龜大勝擺着手說道，“不辛苦不辛苦，能夠為陛下分憂，是臣子的本分，不過如今府中的大小事物是萬聖公主殿下主持，貝珠兒大人輔助……”

　　 敖丙的眉頭一皺，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自己怎麼不知道，“我說讓你做，你就做，”同時他嘴中低聲嘀咕了一句，“她們兩個怎麼搞到一塊去了？”

　　 敖靈兒來到龍王府之後，卻是發現這裏的一切都是那麼的新奇，不過每個人都在抓緊時間修鍊，尤其是在敖丙與洛神的事情傳開之後，更是激發了眾人修鍊的狂潮。

　　 敖靈兒自然是被這氣氛感染，也跟着苦苦修鍊。可是平時煩悶的時候，她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最終她纏上了貝珠兒。

　　 沒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為貝珠兒是女的，龍王府之中不是沒有女修，但是相對來說要少一些，而且都是一些野路子的小妖，怎麼可能會與敖靈兒有共同話題。

　　 貝珠兒一開始在玄網一部，負責監督血玉子，後來血玉子真正地融入龍王府之後，她便從玄網一部之中撤了出來，繼續看管玲瓏玉塔。

　　 而敖靈兒卻是覺得自己該干點事情，而且她以敖丙的夫人自居，自然是要掌管‘後宮’，因此她主動接下了龍王府內部的大小事務管理。

　　 並且還拉上了貝珠兒輔助她，有什麼不懂的問題，就跑去詢問貝珠兒，一來二去，兩個人竟然成了好閨蜜。

　　 “那萬聖公主那邊……”龜大勝有些遲疑地問道。

　　 敖丙眉頭一皺，伸手一擺，“這件事情我會處理的，你就不用管了，安心做你的大總管就好了。”

　　 這個功夫，血玉子終於是回到了大殿，在他的身後跟着一個道裝老者。聽到動靜，大殿之中所有人的目光都轉向了血玉子身後那人。

　　 大殿之中有八成以上的人都是一副吃了死耗子般的表情，因為這‘大才’他們認識，這位確實‘大才’，可同樣也是大敵。

　　 龍王府之中的主要成員都是繼承自原本渭河個支脈的勢力，這些勢力當年可是鱷神轄下，因此對於鱷神身邊那位高深莫測手段高明的軍師老道，每個人在熟悉的同時也是一陣心頭打怵。

　　 鱷神水府覆滅之後，蕭老道便銷聲匿跡了，可是如今他竟然公然出現在了龍王府的議事大殿之中，而且還是以龍王陛下口中的‘大才’身份出現。

　　 認出了蕭老道的身份之後，他們便將目光投向了敖丙，想看一看敖丙究竟是什麼意思，怎麼能夠把敵人引入龍王府。

　　 可他們看到了的是一副老神安在的表情，他們心中也便明悟，看來陛下早有安排。

　　 蕭老道笑眯眯地看着殿中一張張似曾相識的面龐，拱了拱手，“在下天機散人，以後就要一起做事了，希望各位同仁能夠多多提攜指教。”

　　 敖丙臉上透着一股高深莫測，沉聲說道，“好了，這就是我要給大家介紹的大才，天機散人，以後就由天機散人接替龜大勝的職務，掌管天機一部。”

　　 在龜大勝恢復大總管的職務時，這些人便猜測這位突來的大才，是要入主天機一部，可是他能行嗎？能力暫且不說，便是這資歷也不夠啊？

　　 可是看到蕭老道的時候，所有人都啞火了，誰敢說蕭老道能力不行？誰敢說他資歷不夠？蕭老道的威名可不是吹出來的，是當年他輔助鱷神建立水府時，憑藉高超的手段一點一點建立起來的。

　　 可是讓他們想不通的是，這個天機散人的名號是怎麼回事？而且敖丙和蕭老道絕口不提以前的事情。難道是只是長得相像，其實是另外一個人？

　　 他們很快就否定了這個想法，相貌可以相像，可是這氣息是絕對模仿不出來的，這氣息，這感覺，絕對是那個神秘的軍師老道又回來了。

　　 敖丙一擺手說道，“好了，人也認識了，事情也說得差不多了，該散的都散了吧。龜大勝你一會兒把天機一部的事情交接一下……”

　　 龜大勝對於這位當年幫助鱷神的罪魁禍首沒有什麼好感官，若不是他，鱷神也不會有野心並且付出行動一統渭河吧？也不會有那麼多的渭河水族身死，並且讓水君府大權旁落。

　　 對上龜大勝冷眼的是一張笑盈盈的臉龐，甚至注意到龜大勝的注視，還刻意點了點頭，完全過濾掉了龜大勝眼中不友善的信息。

　　 等到所有人都離開之後，敖丙才對蕭老道說道，“我還以為你要很長時間呢？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

　　 蕭老道苦笑一下，“陛下，有負您的重託，事情我沒辦好……”

　　 “怎麼？玉帝不答應？”敖丙插口說道。

　　 “這倒是沒有，不過玉帝也沒有說答應……”蕭老道回應說道。

　　 敖丙深吸幾口氣，平靜了一下自己的心緒，才開口極其平靜地說道，“究竟是怎麼回事？你詳細說說～”

　　 蕭老道臉上劃過一抹讚賞，開口說道，“玉帝對於陛下要投效天庭是十分高興的，尤其是在得知了渭河的實力之後，他更是十分熱衷，可是對於您的條件，他卻是說要與您面談……”

　　 “面談？是他來找我？還是我去找他？罷了，一定是讓我去找他吧？呵～凌霄寶殿，那地方我若是進去進，想要再出來，可就不是那麼容易了。”敖丙微眯着眼睛，盯着蕭老道說道。

　　 “陛下，這件事情好辦，只要您大張旗鼓地去便好了，最好搞得洪荒人盡皆知，玉帝也不會為了一個小小的渭河落了麵皮。”蕭老道似乎早就想到了對策，開口說道。

　　 “有時間限制嗎？”

　　 “十日之內……”

　　 “好，你先弄個章程出來，我倒是要看看這凌霄寶殿是個什麼樣子……”

# 第109章 南天門外

　　 話說，敖丙從蕭老道那裡，得到了玉帝對於自己的回復，對於玉帝的面議的要求，他打定主意要去天庭走一趟。

　　 雖然不知道玉帝打得是什麼主意，但是眼下好像只有混入天庭才是最好的出路，雖然自己貌似可以請動通天教主，但那畢竟是聖人，出場費絕對小不了。

　　 而且這件事情表面上是雙方皆大歡喜的事情，天庭收復了渭河水域，敖丙解救了洛神，各持所需而已。敖丙真不知道自己錯過了這個時機，以後能以什麼堂堂正正的理由混進天庭。

　　 敖丙將這件事情交給了蕭老道處理，等蕭老道拿出一個合理的章程，他便要動身前往天庭，會一會這位前世今生聞名已久的玉皇大帝。

　　 三天之後，一個消息傳遍了洪荒，不過卻是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渭河龍王即將上天庭述職，不日啟程～”

　　 這好像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可是知道天庭和四海龍族真實關係的人，卻是知道這個消息代表了什麼，不過關注的人只在少數。

　　 這消息能夠這麼快便搞得洪荒人盡皆知，還多虧了白襪子的幫助。要不然這麼偏門生僻的消息怎麼會有人刻意傳播。

　　 五天之後，三道流光從渭河衝天而起，直奔雲霄而去。

　　 三個人正是敖丙、巴蛇、蕭老道，一路上蕭老道都是在為敖丙和巴蛇講述天宮的規矩，需要注意的事情，雖然敖丙亦有所持，不過畢竟在人家的地盤上，還是按照人家的規矩來比較好。

　　 敖丙和巴蛇兩個人卻是都有些心不在焉，巴蛇直接是聽不進去，在他的眼中龍王陛下就是最大，什麼天庭玉帝都要靠邊站。

　　 而敖丙卻是因為這幾天來被敖靈兒嘰嘰喳喳的聲音磨得有些腦仁疼，幾天前敖丙找到敖靈兒將她手中一切事務卸下，統統交給了龜大勝。

　　 敖靈兒卻是有些不幹了，這些年來她可是一直以龍王府的女主人自居，如今被敖丙收回了手中掌管內務的權利，她自然是以為敖丙對她有了什麼想法。

　　 而且她也聽說了敖丙似乎要有大動作，似乎是關乎洛神娘娘，又聽說了敖丙即將天庭之行的事情，頓時心中猜測起來。

　　 少女向來不缺少胡思亂想的能力，很快她就把敖丙去天庭的事情與洛神聯繫起來，當年她也是參与其中自然是知道洛神的事情。

　　 想到這些，敖靈兒哪裡還坐得住？她已經決定要賴上敖丙，可是敖丙現在卻是為了別的女人大動干戈，因此她決定一探究竟。

　　 當敖丙聽到敖靈兒要跟着自己去天庭的時候，表情相當精彩，他卻是猜不到敖靈兒心中的那些彎彎繞兒，可是他卻是對一件事情確定無比，這是個累贅，大大的累贅。

　　 自己去天庭的結果不知道如何，玉帝的態度也不甚明確，帶着這樣一個大累贅絕對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因此，敖丙直接堅決拒絕了。

　　 可是敖丙完全低估了小丫頭的韌性，她竟然選擇了死纏爛打，不管是敖丙什麼態度，她就是不鬆口，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帶着自己去天庭。

　　 敖丙最終被逼的沒有辦法了，只能將敖靈兒制住，交給了貝珠兒看管，自己沒有回歸之前，不要將她放出來。

　　 敖丙這幾天被敖靈兒折騰得有些神經弱質，現在腦子都嗡嗡的，便是蕭老道的講解他基本都沒有聽進去，別看他嗯啊的應得挺歡，可不過是左進右出。

　　 其實蕭老道講的東西敖丙也沒太在意，這個時候的天庭也只不過是個空架子而已，封神之戰後天庭才開始呈現勃髮狀態，除了為數不多的幾個人，敖丙還真沒太把天庭放在眼中。

　　 很快他們就到了三十三重天之前，敖丙看到遠處那金光閃閃的三個字，渾渾噩噩的腦袋頓時清醒過來，那正是‘南天門’三個字。

　　 沒由來地敖丙的心中一陣激動，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天門啊。看這模樣也不咋地嘛，就是個石頭雕的門框，不過上面流光溢彩，好像刻畫了什麼了不得禁制。

　　 三個人站在南天門前，感受着門上傳過來的壓迫力，三個人都沒有太過在意，這壓迫力若是天仙對上會很狼狽，玄仙會有些吃力，可是對於太乙境金仙境的三個人來說，卻是不值一提。

　　 三個人剛剛站定，卻是有一個金甲天將跳了出來，手中長槍一橫，斷喝道，“爾等乃是何人？為何私闖南天門？”

　　 敖丙有些無語地看了一眼身邊的蕭老道，真不知道他在天庭怎麼混的，竟然連門都進不去，這也太扯了一些吧？

　　 蕭老道似乎感覺到了敖丙的目光，頓時臉上火辣辣的，似乎隨時都能滴出血來，他低聲說道，“老道我經常也不太來天庭，所以這些天將不認識我也是正常，正常……呵呵……”

　　 敖丙翻了個白眼，朝着蕭老道一努嘴，那意思這件事情你處理。

　　 蕭老道滿臉堆笑地走到那個金甲天將的身邊，不過他臉上的笑容之下卻是有些冷意，“這位將軍，在下便是在天庭任職的，不知道可否行個方便？”

　　 那金甲天將臉上表情連變都沒變，似乎遭遇過不少類似的情況，冷着臉說道，“可有印信，若是沒有，你說個名號，我派人去通報，讓他來接你……”

　　 蕭老道臉上的笑容卻是僵在了臉上，這人簡直丟大了，平時自己根本不走南天門，但這次是陛下第一次來天庭，卻是不得不走南天門，畢竟是來歸順的，這點禮數還是要。

　　 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現在竟然被攔在了南天門外，蕭老道甚至已經感覺到了身後巴蛇的笑意，和敖丙臉上的玩味。

　　 不行，不能讓他們看笑話，必須儘快解決……

　　 “太白金星大人是我師叔，得罪我可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你最好考慮清楚了……”

　　 蕭老道裝B的話還沒有說完，卻是被金甲天將打斷，“別說太白金星的師侄，便是陛下的師侄，也要照規矩來……”

　　 蕭老道聽了他的話，一口逆血差點噴那天將臉上。就在他要抓狂的時候，忽然在他的身後一個輕柔的聲音響起，“恩，是蕭天師嗎？您怎麼有空上天庭來了？”

　　 蕭老道聽到聲音先是一愣，隨即就是一喜，有人認識自己，這就好辦了，回過身去，卻是一個身着宮裝的女子。

　　 蕭老道費了不少功夫，才想到這位的身份，他連忙躬身一禮，“原來是長公主殿下，真是當不得殿下‘天師’之稱。”

　　 “蕭大人師出名門，成為天師不過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天師可是遇到了什麼難事？可需要瑤姬相助？”那宮裝女子卻是微微一笑恭維說道。

　　 “正是，正是，老道多年不曾來天庭，這守門天將卻是連老道都不認識，因此還需要長公主殿下說句話，引薦一下。”蕭老道小雞啄米似的急忙點着頭說道。

　　 宮裝女子走到那金甲天將的面前，金甲天將躬身一禮口稱‘拜見長公主殿下！’。

　　 而那女子冷着臉應了一聲，“這位乃是玄都大師的弟子蕭天師，以後不要再阻攔天師，耽誤了天師的事情，你擔待不起。”

　　 那金甲天將卻是不卑不亢地回了一句，“卑職也是職責所在，不過殿下的話卑職記住了，以後必然不再阻攔天師。”

　　 蕭老道眼皮狠狠地跳了跳，這傢伙挺狂啊？也不知道是什麼來路竟然連長公主不放在眼裡，老道看了金甲天將兩眼，將他記在了心裏。

　　 敖丙將蕭老道和宮裝女子的話都聽在了耳中，‘長公主’？‘瑤姬’？

　　 敖丙卻是知道眼前這女子是誰了，說起她來確實是不甚出名，可若是提起她未來的兒子，卻是大大的有名，正是二郎顯聖真君——楊戩。

　　 看來這位玉帝的妹子，還沒有私下下凡，也就是說楊戩還沒影呢。不過，楊戩若是出現，那也就是距離封神之劫不遠了。

　　 知道了這女人是楊戩的母親，敖丙不由得多看了兩眼，要知道楊戩可是玉虛門下三代弟子執牛耳者，能交出這樣一位孩子，想來這女人也是不凡。

　　 敖丙跟在蕭老道和瑤姬的身後，就要跨進南天門，可他卻是心有所感般地停下了身子，在他的身前三尺處，浮出現了一截槍尖。

　　 看到持槍對準敖丙的金甲天將，巴蛇和蕭老道的臉色狂變，巴蛇甚至直接顯露出了自己金仙境中期的其實，口中一聲暴喝，“大膽！！焉敢……”

　　 巴蛇氣勢的爆發，卻是好像引發了南天門上的禁制，一道道光華從南天門上放出，落在了巴蛇身上，每一道光華落下一道，巴蛇的身體便是一顫，最後他的身軀都變得佝僂起來。

　　 巴蛇的臉上憋得血紅，面部一片猙獰，但卻是依然惡狠狠地盯着金甲天將，似乎要把他生吞活剝。

　　 金甲天將似乎被受巴蛇煞氣的影響，竟然不自覺地後退了半步，可是他隨即便反應過來，不由得心中惱怒，手中點指巴蛇，

　　 “大膽狂徒，竟然敢在南天門外擅動法力，簡直是藐視天庭，按照天庭利律，當斬……”金甲天將冷酷的聲音迴響在南天門外。

　　 但他的話卻是被巴蛇的一聲怒吼打斷，聽到金甲天將的話，巴蛇眼睛變得血紅，身後浮現出了一條漆黑的巴蛇虛影，被壓彎的脊樑，再度挺直。

　　 巴蛇身上光華一道道崩碎，而他身上的氣息也是越來越強，當達到金仙中期巔峰的時候，卻僅僅只是一滯，便直接順勢而過，正式踏入了金仙後期的地步。

　　 南天門上的光華卻是再度閃爍，更加粗壯的光華落在巴蛇身上，巴蛇卻僅僅只是身體微顫，臉上的凝重隨即便被一絲瘋狂與猙獰取代。

　　 他艱難地挪動步伐，血紅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金甲天將，嘴中狠狠地吐出了一口血痰，露出黏附着鮮血的牙齒，森然笑着說道，

　　 “嘿嘿，本將倒是要看看你要如何斬我……”

# 第110章 五極戰神

　　 話說，敖丙在南天門外被攔，並且還被那金甲天將持槍對指，巴蛇當即大怒，身上氣勢爆發，卻是被南天門的禁制壓制。

　　 卻是沒想到高壓之下，巴蛇竟然因禍得福突破桎梏，達至金仙中期之境。突破了金仙中期的巴蛇，雖然依然受到南天門禁制的影響，但他卻是能夠緩步移動。

　　 巴蛇拖着沉重的步伐，獰笑着向金甲天將頗近，而此時的金甲天將卻是為巴蛇的氣勢所攝，在慌亂之下竟然觸發了最高級別的敵襲信號。

　　 整座天宮都響起了一陣尖銳急促的聲響，這信號上一次的響起是在逐鹿之戰後刑天伐天之時，可是如今竟然因為敖丙再度響起。

　　 蕭老道的臉上頓時漆黑如鍋底，這特么算怎麼回事？自己敢換門庭之後第一次在陛下面前辦事，就讓自己丟這麼大的人。

　　 蕭老道看向那金甲天將的目光之中透着森寒的冷意，這傢伙實在該死，如今天庭所有的天兵天將應該都在往這邊趕吧？

　　 蕭老道目光不由得看了一眼身後的敖丙，卻是看到自己這位龍王陛下，卻是臉色淡然，似乎全然沒有將眼前事情放在心上，蕭老道嘴唇微動，傳音說道，

　　 “陛下，這是天庭最高級別的敵襲信號，只有在南天門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候才會發出。上一次是在八百年前刑天伐天之時……”

　　 聽了蕭老道的話，敖丙卻是神色未動，不過是淡然地瞟了蕭老道一眼，輕聲說道，“那又怎樣？我還怕事情鬧得不夠大，天兵天將降臨正好迎接本尊……”

　　 敖丙並未隱瞞什麼，而是直接開口說道，因此他的聲音同時也落在了金甲天將和瑤姬的耳中。

　　 瑤姬神色一凝，這人好大的口氣，竟然敢口吐如此狂言，一開始她還以為敖丙是蕭老道的後輩什麼的，可是現在聽到他的話，卻是知道自己錯的很離譜。

　　 這個時間，巴蛇終於來到了金甲天將的跟前，巴蛇的一身殺意都凝聚在了天將身上，他身體被鎖定動彈不得，只能眼睜睜地看着自己被巴蛇捏着脖子提了起來。

　　 巴蛇臉上劃過一抹獰笑，手上用力就待捏死他，而且巴蛇的動作很慢，有充足的時間讓金甲天將體會死亡的感覺。金甲天將瞳孔放大，不由得劇烈掙紮起來……

　　 他，嗅到了死亡的氣息。

　　 “不要……”卻是瑤姬突然開口說道，“蕭天師，這人是五極戰神的侄子，又是三十六天將之一，他不能出事……”

　　 巴蛇的手上的動作一頓，確實將目光投向了敖丙，而瑤姬說話的對象蕭老道也是將目光投向了敖丙，敖丙卻是連眼皮都沒抬一下，輕聲說道，

　　 “既然選擇對我出手，就要做好身死的準備……”

　　 巴蛇臉上劃過一絲笑容，手中一轉，‘咔嚓’一聲，金甲天將的脖子轉了一個詭異的弧度，而他臉上剛剛以為瑤姬求情而浮現出的喜悅也凝固在了臉上。

　　 瑤姬看到蕭老道對敖丙的態度，卻是知道這個年輕人身份不簡單，能讓聖人門徒這樣對待的，絕對不是普通人。

　　 可是她依然不認為他們在得罪了五極戰神之後，還在天庭過得如意。

　　 南天門很快就被天兵天將的身影瀰漫，不過卻是沒有人動手，因為眼前的情形有些詭異。

　　 敖丙一臉淡然地掃視着天兵天將，巴蛇收斂氣勢站在敖丙的身後，蕭老道一臉苦笑地站在敖丙身後的另一側，瑤姬臉色複雜地看着敖丙三個人，地上還躺着一位……

　　 他們認識瑤姬長公主，也認識地上躺着的那位，能夠成為天兵天將沒有一個傻瓜，他們都選擇了靜觀，這件事情還是交給無極戰神來處理比較好。

　　 很快，遠遠地從天宮深處飛過來一道五彩人影，那人身上散發著一股極強的氣息，敖丙不由的眯着眼睛盯上了快速靠近的五彩人影。

　　 那人落在南天門眾天兵天將之前，此人一身五彩戰甲，手提一桿亮銀槍，一張方臉不怒自威，五彩光華閃爍的眸子掃視着在場的眾人。

　　 看到地上躺着的那個人影，他的身形明顯一滯，身上的五彩光華也是有些紊亂，他伸手一招，那金甲天神的屍體便飛到了他的手中。

　　 屍體入手，他臉上一沉，手中卻是出現了一截信香，手指一搓信香點燃，在金甲天將的身體中飛出了一團灰濛濛的影子，信香點燃之後的煙霧都飄到那影子之中。

　　 影子逐漸地穩固，卻是化為一個人形，正是不久前那個金甲天將的模樣，此時的他明顯有些渾渾噩噩，但隨着吸入煙霧逐漸地增多，他的眼神逐漸地恢復了神采。

　　 看到五極戰神之後，他一愣之後卻是直接跪倒在地，叩首不已，臉色憤憤地張口不知道在說著什麼，時不時地用手指向敖丙幾個人。

　　 五極戰神沒有什麼表示，他只是深深地看了一眼敖丙，便從袖子中取出了一個很小的香爐，口中念了幾句咒語，金甲天將虛影化為一縷青煙，飛入到了香爐之中，然後他才小心翼翼地將香爐收入懷中。

　　 做完這一切，五極戰神的眼睛就好似兩柄利刃，直刺在敖丙幾個人的身上，口氣冷冽地說道，

　　 “那是我的侄兒，雖然我知道他平日有些驕橫無禮，十分不討人喜，可他終究是我的侄兒，我五極戰神唯一的侄兒……”

　　 說話其間五極戰神的眼神之中透着一絲悲慟，絲毫不掩飾對敖丙的凜冽殺意，而敖丙卻是不閃不躲地對上了五極戰神冰冷的目光，清冷地開口，

　　 “他該慶幸是你的侄兒，所以你才有使用安魂香的機會……”

　　 五極戰神眼神一縮，這話卻是太狂妄一些，忽然他看到了敖丙身後的蕭老道，一怔之後卻是認出了蕭老道的身份，隨即他身體一僵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我不知道凌兒如何得罪了你，也不管你是什麼身份，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侄兒，我們之間必須要做過一場……”

　　 “有你這樣縱容的叔父，也難怪他會是那樣的性格，巴蛇，有沒有興趣陪他玩兩招！”

　　 敖丙身後的巴蛇咧嘴一笑，往前跨出一步，凶戾的氣息噴薄而出，“樂意之至……”

　　 兩道人影卻是衝上了高空，一道散發著五彩光華，一道散發著漆黑光華，雙方一交手便直接進入了白熱化的狀態。

　　 敖丙眯着眼睛看着上方的兩人，心中不由得一稟，這五極戰神竟然是金仙巔峰的實力，若不是巴蛇此番如破了金仙後期，恐怕在他手上走不下來三個回合。

　　 即便是突破了金仙後期，巴蛇此時也是一直處於被壓制的狀態，一則是他的實力本就不如五極戰神，另外卻是因為巴蛇畢竟是野路子出身。

　　 而五極戰神呢？他是玉帝手下的頭號戰將，深得玉帝信任，平日里恐怕是沒少受玉帝指點。而玉帝又是什麼身份？

　　 他是道祖身邊的童子，跟在道祖身邊無盡的歲月，他修鍊的自然是玄門正宗，而且眼界也是極其寬廣，根本不是巴蛇這樣小地方出來的野路子比得上的。

　　 巴蛇一直都是憑藉著自己的一股狠勁在支撐，他手中蛇矛連連揮動，不過卻是槍槍落空，根本夠不着五極戰神的身子。

　　 五極戰神手中亮銀槍，卻是好似毒蛇吐信一般，每一次都是奔着巴蛇的破綻而去，每一次都能在巴蛇身上濺起一朵血花。

　　 敖丙從天空之中的戰場收回了目光，他知道巴蛇還是欠缺了一些，落敗基本已成定局，不過這不是自己想要的。

　　 敖丙擊殺金甲天將也是深思熟慮過的，他表現得如此強勢，不過是想試探一下天庭的底線，順便表露一下自己的實力。

　　 而且為了避免不死不休的局面，敖丙並沒有讓巴蛇傷及那天將的魂魄，不過是廢了肉身滅了他的生機，等待他的只有轉世重修一途。

　　 敖丙眼中閃過一絲狠厲，他對着上方喊喝一聲，“巴蛇，速戰速決，我們沒有多少時間浪費在這裏……”

　　 敖丙的話，卻是不知道驚掉了多少下巴，這落入下風的明明就是你們家的巴蛇好嗎？速戰速決？快點落敗嗎？每個人看向敖丙的目光透着一股怪異，便是蕭老道都不例外。

　　 巴蛇聽到敖丙的話，卻是往後一撤，退出了戰圈，他扯了扯身上已經被鮮血染紅的破損戰甲，咧嘴一笑，“你很強哩，不過陛下着急了，只能先收拾掉你了……”

　　 巴蛇說到此處，臉上一肅，在他的身後徐浮現出了一條巨大的漆黑巴蛇虛影，巴蛇身形暴退，閃身融入了巴蛇虛影之中，巴蛇虛影瞬間凝實，滔天凶威籠罩了在場所有人。

　　 在場的天兵天將感覺自己似乎被洪荒猛獸盯上一般，身體僵硬，背後寒毛直豎，心神巨顫……

　　 而且這條巴蛇的頭頂眉心處有一朵白蓮花緩緩轉動，在凶戾之中透着一絲寧靜，巴蛇張開大嘴向著五極戰神吞噬而來。

　　 “吞天噬地～”

　　 五極戰神臉上一肅，他卻是沒有想到巴蛇竟然還有如此神通，不過他卻是怡然不懼，他眸子中精光暴閃，冷聲喝到，

　　 “五方五極，惟我號令，五極磨盤，碾～”

　　 隨着五極戰神的聲音，在他的身後浮現出了一塊五彩磨盤，向著巴蛇吞噬而來的巨口，碾壓而去……

　　 PS：我知道，寫完這章，又要有人罵我了，五極戰神明明是五個人，你這怎麼能成了五方五極之力？我只能說，我是作者，我最大。

# 第111章 玉皇大帝

　　 話說，敖丙給巴蛇下了死命令，讓他速戰速決，巴蛇是真的要拚命了，將自己壓箱底的吞天噬地本命神通放了出來。

　　 不過，這可不是純粹的巴蛇本命神通，而是經過改版升級強化之後的吞天噬地神通，與當年對戰鱷神之時，已經有了質的不同。

　　 巴蛇的吞天噬地有些類似於饕餮的吞噬神通，什麼都能吞，可是消化起來卻有些力有不殆，據說饕餮最終的結局不是被撐死的，就是被撐死的。

　　 饕餮靈智不高，而且增長極為緩慢，平素只知道吃，消化能力卻是不怎麼地，而且它還不知道飽是什麼東西，因此便一直吃一直吃，最終結果只能是‘嘭～’地炸為碎片。

　　 巴蛇卻是有一定的消化能力，而且他自己也知道分寸，在沒有消化之前，他卻是不會吞噬新的東西，因此他才會花費五年時間煉化鱷神。

　　 而在巴蛇出關之後，敖丙便給他提了個建議，當年在污穢之源不是得了一朵可以凈化力量的白蓮花嗎？為什麼不用這朵蓮花幫助自己煉化呢？

　　 巴蛇將敖丙的話放在了心中，並且一直都在琢磨白蓮花的事情，足足花費了它七十九年的時間，才將白蓮花煉化入體，成為自己的一部分。

　　 以前白蓮花雖然被他煉化，卻終究是外物，是法寶，是可以被逼人搶走的。可是現在巴蛇將白蓮花化為了自己身體的一部分，別人便是想搶走都不可能，而且搶走了也用不了。

　　 而且隨着凈化之力與吞噬神通的融合，竟然達到了相互促進的效果，二者的威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巴蛇在煉化了白蓮之後，有信心用半年時間煉化鱷神，其中的進步可見一斑。

　　 而且在敖丙不久前剛剛給了巴蛇一朵七品青蓮，用來溫養那朵白蓮花，雖然僅僅只是數天功夫，但是青蓮的造化氣息，卻是讓白蓮花品階微升，而且與巴蛇的融合越發的穩固。

　　 這次的吞天噬地比當年對戰鱷神之時強了不知凡幾，私下里巴蛇可是憑藉這一招將血玉子驚退，血玉子曾坦言，這招基本上可以橫掃金仙期。

　　 那還只是在巴蛇金仙中期的時候，現在他已經到了金仙後期，神通的威力又獲得了巨大的提升。如今巴蛇的神通展現，僅僅只是氣勢逸散，便讓眾天兵天將身體僵硬，神魂巨顫。

　　 可是五極戰神作為天庭第一戰將，也不是白給的，他察覺到了巴蛇這一招的厲害，也用出了自己的絕招，他是為五極戰神，掌御五方五極之力，可以將五極之力化為一塊磨盤，五極輪轉，碾壓一切。

　　 在所有人的注視之中，五極磨盤與巴蛇所化的吞噬巴蛇，轟然相撞，一股劇烈的爆炸在相遇處爆發，巨大的氣浪成漣漪狀向四周擴散。

　　 敖丙身前浮現出紅藍二力，將氣浪抵住，而瑤姬長公主還有其他的天兵天將卻是沒有這般幸運了，他們一個個東倒西歪，不過即便如此，他們還是沒有將目光從半空中的戰場移開。

　　 五彩光華和漆黑光華混雜的光華散盡，卻是展露出其中的兩個人影，巴蛇此時卻是極其凄慘的，他身上的戰甲全部被炸碎，只剩下右手腕還剩了半拉護腕，左臂無力懸挂在肩膀上，臉上一片凝重。

　　 對面的五極戰神好像要好很多，不過身上的五彩戰甲也是千瘡百孔，勉強能夠起到遮羞的作用，他的臉上面無表情。

　　 沒有人知道結局如何，兩個人就這樣一動不動地僵持在半空中，南天門前眾人卻是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目光都是死死地盯着半空中的兩個人。

　　 忽然，巴蛇身體劇烈地晃動，他的臉上一片酡紅，然後一道血箭噴了出來，不過他卻是仰面張狂大笑，身體卻不受控制地向下方墜去。

　　 敖丙眼中瀰漫著紫光，卻是將剛才爆炸之中的情形看得分明，巴蛇確實不敵五極戰神，五極磨盤壓制巴蛇瘋狂碾壓，將巴蛇逼回真身。

　　 可是巴蛇最終卻是發了狠，將已成強弩之末的五極磨盤吞了下去，並且在吞下五極磨盤之後，他便立刻運轉白蓮花，將五極磨盤碾碎，獲得了五道五方五極之力。

　　 在磨盤被巴蛇吞噬的時候，敖丙明顯看到五極戰神臉上一白。

　　 敖丙手中一掐法決，巴蛇的身影向著敖丙的方向落過來，巴蛇來到敖丙身邊，有些無力說道，“陛下，屬下給你丟人了，不過我也沒讓那小子好過了……”

　　 似乎是在印證巴蛇所說的話，五極戰神嘴角一縷殷紅緩緩流下，眼睛鼻孔耳朵也是有血跡滲出，身體巨顫之後，卻是緩緩地降落在地上，他臉色陰沉地看着巴蛇，

　　 “把我的力量還我，這件事情就算過去了……”

　　 巴蛇嘿然一笑，“不好意思，吃到我嘴裏的東西從來都沒有吐出來的可能，就算事情不結束，你又能奈我何？”

　　 五極戰神臉上陰沉得幾乎能夠滴出水來，他將目光轉向了敖丙，雖然不知道敖丙的身份，但他卻是知道敖丙才是他們之中真正能夠做主的人。

　　 敖丙卻是並沒有理會五極戰神，而是將目光投向了半空之中，那裡的靈氣有些異常，剛才在巴蛇與五極戰神戰鬥時便有，不過此時卻是越發的明顯。

　　 在敖丙的注視之中，半空之中忽然雲霧涌動靈氣聚集，最終竟然化為了一個巨大的的雲霧巨人，此人頭戴九旒平天冠，身穿冕袍。

　　 所有人見到這雲霧巨人，具是跪倒在地，便是五極戰神、瑤姬也不例外，蕭老道也是躬身垂首。敖丙立刻便猜到了此人的身份，想來便是這天庭之主玉皇大帝了吧？

　　 出奇的是，敖丙見到玉皇大帝，竟然沒有一絲緊張，他的心緒沒有一絲波瀾，平靜的出奇。

　　 敖丙卻是沒有跪倒叩拜，他欠了欠身，便欲仰起頭來仔細打量這由雲霧組成的玉帝，身後忽然傳來一聲怒喝，

　　 “大膽狂徒，見到玉帝為何不跪？難道是想造反不成？”

　　 敖丙眉頭微皺，看了看身側的五極戰神，並沒有理他，而是將目光投向了玉帝，卻是發現玉帝正饒有興緻地盯着自己。

　　 玉帝聽到五極戰神的聲音，好似洪鐘般低沉深厚的聲音響起，

　　 “五極卿家，此次你做的卻是有些欠妥，這位乃是渭河龍王，此番是來天庭述職，不成想被雲凌天將三番阻攔，如此這般豈不是寒了下界臣子的心？傳朕口諭——”

　　 “雲凌恃職驕橫，品行不端，革去巡守天將之職，着令五極戰神嚴加看管，若是再犯，定斬不赦。五極戰神擅自在南天門對天庭屬臣出手，罰扣供奉千年，以儆效尤。”

　　 “渭河龍王敖丙，性行淑均，深得朕心，賜七轉金丹一枚，寶珠百顆。欽此。”

　　 眾天兵天將叩首，“玉帝聖明～”

　　 敖丙卻是心中鬆了一口氣，好在玉帝沒有追究此事，要不然自己投效的事情必然是要泡湯了。此時玉帝的態度，無疑說明了接下來事情的走向。

　　 不過想想也是，這些都是旁枝末節的小事兒，洪荒水系的歸屬，才是天庭大事。

　　 然後只見玉帝單手指天，天庭四方飛來五彩靈力，匯聚在他的手指，凝成了一滴五彩斑斕的液體，即便是隔着很遠，敖丙都能感覺到那滴液體之中令人心悸的力量。

　　 隨後他把指尖的五彩液體伸指一彈，五彩液體化為道道五彩雨絲，落在了眾天兵身上，其中最大的兩道，分別落在了五極戰神和巴蛇的身上。

　　 敖丙眼睛微眯，伸手捏住了一道雨絲，卻是化為一道精純的力量融入到了自己的體內，敖丙甚至感覺到自己法力有了微末的精進，他眼中劃過一抹驚駭。

　　 這邊是大羅金仙的手段么？

　　 南天門外的天兵天將，剛剛因為爆炸波及而造成的微弱傷勢，卻是在被雨絲滋潤之後，完全消失，甚至還有所精進。

　　 便是重傷的巴蛇和五極戰神都不例外，敖丙距離巴蛇最近，感受最為清楚，本來需要數年甚至十數年才能恢復的傷勢，卻是因為那小半滴液體瞬間恢復了。

　　 敖丙這個時候，才是對大羅境的強大有了一個直觀的感受，而且這還僅僅只是一個雲霧聚成的玉帝，並非是玉帝真身。

　　 這雲霧玉帝雖然不知道他用的是什麼手段，但是敖丙也猜到這不過是他的一道分神，控制靈力凝成的身軀而已。

　　 真不知道玉帝真身又是如何的強大，敖丙對於此次的天庭之行竟然有了一絲遲疑。

　　 雲霧玉帝身形逐漸地變得單薄，在最後他卻是說道，“着令渭河龍王敖丙前往養心殿見駕，欽此。”

　　 然後天兵天將又跪倒了一地，山呼，“恭送玉帝～”

　　 敖丙也是微微欠身，表明自己的姿態。不過他卻是有些疑惑，為什麼不是凌霄殿，而是養心殿？那裡又是什麼去處？

　　 敖丙招呼一聲蕭老道，帶着巴蛇，對着瑤姬長公主微微一禮，然後大搖大擺地穿過天兵天將堆砌的南天門，走進了天庭。

　　 敖丙感覺到身後兩道冰冷而又鋒利的目光，不過他卻是並沒有理會，玉帝的意思已經明了，一個五極戰神，翻不起什麼浪來。

　　 巴蛇卻是忽然轉身，對着五極戰神咧嘴一笑，做了一個抹脖子的動作，然後笑嘻嘻地追上前面的敖丙，跟在後面向著天庭深處走去。

　　 南天門外的五極戰神臉色陰沉得有些可怕，雖然他傷勢恢復了，但是被巴蛇吞噬的五極之力，卻是無法回復，那五道五極之力恐怕需要百年才能重新修來回來。

　　 尤其是在看到巴蛇囂張的動作之後，他甚至都氣得顫抖起來，可是卻又無可奈何。他狠狠地轉身，向著自己的府邸飛去。

# 第112章 五品天將

　　 話說，玉帝現身平息了南天門的騷亂，着令敖丙一行前往養心殿覲見。

　　 敖丙不知道這個養心殿是什麼東西，好像對天庭他也就知道為數不多的幾個地方，凌霄寶殿，兜率宮，瑤池，御馬監什麼的，這個養心殿卻是第一次聽說。

　　 “先生，這養心殿是什麼地方？這裏面有沒有什麼講究？”敖丙扭頭對着身邊的蕭老道問道。

　　 蕭老道無奈地翻了個白眼，我路上已經說過這地方了好嗎？合著您一直就沒聽？心中狠狠地鄙視了敖丙一番，你就是這樣當老大的？

　　 不過考慮到現在敖丙畢竟是自己的老闆，只好解釋說道，

　　 “養心殿是玉帝平時修身養性的地方，一般只有接見自己的心腹重臣才會在養心殿，一般的臣子或者外臣都是在凌霄殿，玉帝選擇養心殿，說明此事十有八九是成了。”

　　 敖丙聽得連連點頭，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被蕭老道狠狠地鄙視了一番，知道立刻就能將洛神解救出來，而且還能順利混進天庭，他心中只剩下了高興。

　　 很快在蕭老道指引之下，他們就來到了養心殿，殿前已經有一個內侍裝扮的人在等着他們了，看到三人立刻就迎了上來，

　　 “可是渭河龍王敖丙，玉帝讓天奴再此等候多時了，三位可直接進殿見駕……”

　　 敖丙點了點頭便直接走進大殿，敖丙敢肯定剛才那貨對自己說話的時候一定是在鄙視自己，因為他一直都在下巴對着自己，斜着眼睛看自己。

　　 這貨是什麼身份，不會是玉帝身邊的大太監吧？敖丙斜了一眼那個所謂的天奴，心中暗忖道，老子現在心情好，就不跟你一般見識了。

　　 不過身後的巴蛇卻是有些看不過去，嘴裏嘀嘀咕咕地念叨了一句，“哼，狂什麼狂，不就是個奴才嗎，哼～”

　　 巴蛇的聲音不大，但卻是落在了天奴的耳中，天奴一張白臉立刻變得鐵青，這人不守規矩也就算了，竟然還敢羞辱於我，渭河龍王是吧？日後定教爾等知曉我的厲害。

　　 天奴究竟是什麼身份呢？敖丙還真就猜得差不多，不過他可不是太監，雖然外表上看起來娘娘氣氣的，但那話/兒還在，還是分屬男人的行列。

　　 不過他乾的差事卻與皇帝身邊的太監相同，為玉帝傳達旨意，跑跑腿什麼的，算是天宮裡內務府大總管，與標準的宮廷職業者，就是胯下多了二兩零碎。

　　 天奴也有大多數宮廷職業者的共性——貪。每個來天庭辦事的人，總要給他些東西打點一下，若是沒有打點，卻是要被他記恨的。

　　 久而久之，天奴的性情也就被很多人知道，閻王好過，小鬼難纏。因此來天宮辦事的，總要先去天奴那裡打點一下。當然也有故意巴結，請他辦事的。

　　 本來敖丙沒有打點已經是犯了天奴的忌諱，再加上巴蛇的話又深深地刺激到了他，誰敢把自己當奴才？自己可是堂堂天宮總管，便是一品大員見了自己，都要客客氣氣的。

　　 天奴看着進殿的三個人，眼中卻是劃過一抹惡毒。

　　 蕭老道常年不來天庭，對於這裏面的‘規矩’卻是不太懂，若是知道，他必然是要規勸敖丙的，不過敖丙卻未必會聽。

　　 五極戰神都不被自己放在眼裡，就憑你一個小小的內侍，能翻起什麼浪花來？

　　 三個人直接進入大殿，出乎敖丙意料的是，他一步跨進大殿，就好像進入了另一重世界，周圍都是雲團，一望無際的雲團。

　　 敖丙眼睛忽然看到遠處一個黑點，身形一動，卻是向著那黑點靠近，竟然是一處山峰，在那山峰上有一個素袍中年男子正在沏茶。

　　 敖丙緩緩地落在山峰上，心中驚疑不定，這是玉帝？

　　 模樣嘛，確實是剛才在南天門見到的樣子，不過這氣勢與風采卻是既然不同，如果說南天門前的玉帝就好像是一個威嚴帝皇，那麼此刻眼前的這人卻是好像是一個世外隱士。

　　 這個鄰家大叔般的中年男子便是玉帝？

　　 敖丙還在驚疑不定的時候，他身後的蕭老道卻是忽然上前兩步，躬身一禮，“拜見玉帝，玉帝萬福金安～”

　　 敖丙說不出心中是什麼感覺，這形象於玉帝的身份來說，確實有些違和感。但是他依然是鄭重地行了一禮，就沖他剛剛南天門的那一手，就值得自己這樣對待。

　　 蕭老道和巴蛇自動站在了敖丙的身後。

　　 玉帝沒有說話，看到敖丙三個人只是微微一笑，然後將手中一隻茶杯，推到了敖丙的跟前，伸手做了個請的姿勢。

　　 敖丙雖然心中感覺很奇怪，但是依然謹慎地端起了那杯茶，輕輕地放到唇邊抿了一口，一股清淡的茶香順喉而下。

　　 敖丙忽然感覺腦袋一清，似乎好像明悟了什麼，可是閉上眼睛細細品味，又沒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這是悟道茶，采自崑崙之巔，天庭每萬年也不過有半斤的份額，可以幫助我輩道友感悟大道，如何？有何感悟？”看到敖丙閉眼沉思，玉帝開口說道。

　　 “茶是好茶，可惜我的資質太差一些，並沒有領悟什麼……”敖丙手指輕輕地摩砂着手中的茶杯，有些無奈地說道。

　　 “哈哈，這東西終究只是外道，只是輔助手段，一切領悟還是要靠自己，這就要看自己的心性，經歷，感悟……”玉帝哈哈一笑，開心地說道。

　　 “是啊，一切外力終究也只是外力，終究還是要靠自己……”敖丙眼神有些恍惚，卻是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命運，深有同感地說道。

　　 “你的事情我聽說了，不過大羅境不是你想的那麼簡單，而且事情牽扯到了河伯，更是不能隨便出手，河伯關係到上面的某些布置……”玉帝似乎察覺到了敖丙的低沉，伸出手指指了指上方，有些無奈的說道。

　　 敖丙心中一驚，玉帝口中的‘上面’只能是洪荒之中的幾位聖人，還有道祖他老人家了，可是河伯怎麼會跟他們扯上關係？

　　 看玉帝並沒有多說的意思，敖丙也就沒有開口詢問，看來這件事情不是自己想得那樣簡單啊。他皺着眉說道，“您有什麼建議？”

　　 “河伯對洛神很是寵愛，河伯辦了一個河洛盛會，便是為了慶祝洛神回歸……”玉帝說到此處忽然停住，有些意外地看着一眼對面臉色陰沉的敖丙。

　　 寵愛？？自己的女人讓別的男人寵愛？？哼哼～敖丙很不爽，順帶着看心中對玉帝的態度也有些不善了起來。

　　 “我不可能直接出面與河伯作對，我的底線是將洛神調離洛水遠離河伯，或封為天庭屬官，或封為其他某處的屬官，河伯需要你自己來解決……”

　　 敖丙眼睛微眯，他沒想到玉帝竟然給出了這麼一個解決方案，不過他稍微一想也就明白，自己的勢力雖然不小，但是對於天庭來說並非是不可或缺的。

　　 為了自己的勢力而得罪一個大羅境，對於天庭來說可不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不過，敖丙也覺得這是個不錯的方案，雖然自己不能立即與洛神團聚，但是卻是同時也將洛神從河伯的身邊調開。

　　 而且河伯也不會察覺到這件事情與自己相關，龍王府也不必與黃河為敵。自己有充足的時間準備，只待絕命一擊。

　　 “河伯不會直接去找洛神嗎？這與在不在洛水有什麼區別？”敖丙猜測既然玉帝這麼說必然是有一定的根據，但是自己需要知道事情真相。

　　 “你說的不錯，可是河伯關係到上面的某一項謀划，他不能離開黃河水域太遠太久，這點你可以放心。”玉帝信心滿滿地說道。

　　 敖丙眉頭一皺，上面的布局，究竟是關於什麼的？自己為什麼沒有聽說過，甚至在封神之中都不曾聽說過有河伯這號人物？

　　 敖丙沒有懷疑玉帝話語的真實性，這是堂堂天庭之主，不會說這樣的謊話，他稍微沉吟了一下，重重地點了點頭，“好，我答應，我希望洛神能夠進入天宮……”

　　 “那就瑤池聖女吧？你覺得怎麼樣？”玉帝抬頭一瞟敖丙問道。

　　 “好，聽您的，這件事情您打算怎麼辦？有什麼章程？”敖丙卻是還有些不放心地說道。

　　 玉帝微微一笑，沉吟着說道，“還需要什麼章程，直接去洛水宣旨就是了唄，若是你不放心，這個宣旨的事情你可以親自來做，我任命你出使黃河。”

　　 敖丙差一點就直接答應下來，但是他終究還是放棄了。自己確實想去洛水見見那一大一小兩個可人，但是若是自己去了，不免要碰到河伯，到時候恐怕還會再生事端。

　　 敖丙堅定地搖了搖頭，“不了，這件事情就由您來處理吧？終究會相見的，現在時機未到……”

　　 玉帝眼中劃過一絲讚賞，雖然只是簡短的相處，但是他也感覺到敖丙對洛神的情誼，在這種時候還能理智地思考問題，克制自己的慾念，不愧是自己看中的人才。

　　 在敖丙還在意興闌珊的時候，周圍環境突變，他們竟然出現在一處大殿之中，敖丙盤膝坐在地上，而眼前什麼山峰、茶具都消失不見了，只有一個一身冕袍的帝皇端坐於几案後面。

　　 就聽到一個深厚的聲音，“敖丙接旨，渭河龍王敖丙自任職期間，忠於職守，治理有方，特賜蟠桃十顆，御酒三百，另晉封五品護殿天將之職，欽此。”

　　 敖丙渾身一激靈，立刻從地上彈起來，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禮，“臣渭河龍王敖丙接旨謝恩，臣定將不辜負玉帝聖恩！！”

# 第113章 東海敖元

　　 話說，敖丙恭恭敬敬地接旨謝恩，從今以後自己也是有天庭神職的人了，這個什麼五品護殿天將應該很值錢吧？

　　 要知道自己老爹堂堂的東海龍王，封疆大吏，也不過是四品神官，自己那另外三海的叔父，卻又低了半級，不過從四品而已。

　　 至於敖丙的這一拜，他沒有絲毫的心理負擔，而且心中也是真有一些真誠，不僅僅是因為玉皇大帝的身份，還是因為他為自己解決了一件大事。

　　 而且日後自己想要渡過封神之劫，少不了還要仰仗這位，而只有真的融入天庭，自己以後的日子才能越方便。

　　 玉帝也感覺到了敖丙這一拜中的誠懇，自然也是心中高興，雖然渭河的勢力對於自己來說，翻手就能滅掉，但是想要真的收服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於說值不值，在玉帝看來確實是一筆劃算的買賣，自己不想招惹河伯，而河伯也不會因為這點小事與自己撕破臉。

　　 自己不過是將洛神調離他的身邊，雖然會引起河伯的記恨，但是卻不會直接刀兵相向，想要有收穫，怎麼能夠一點代價都不付出。

　　 然後敖丙三個人在天庭也沒有多待，此間事了，恐怕自己投靠天庭的事情已經傳得是沸沸揚揚了吧？不知道東海會是什麼反應？

　　 回到渭河的敖丙，開始了新一輪的苦修，自己的實力還不夠，雖然洛神之局暫解，但是也僅僅只是暫解而已，真正地解決這件事情最終還是需要自己出手。

　　 而且像這樣的事情以後還會有太多，如果沒有相應的實力，那麼自己永遠也不可能保護自己的親人，自己珍愛的一切。

　　 敖丙對力量越發的渴望。

　　 而敖丙在之前的方丈仙島閉關閑暇之餘，根據混沌天龍的記憶，琢磨出了一些東西，整理了一下大致分成了兩個部分，並且打算傳給龍王府的一批骨幹。

　　 其中之一便是練體之術，天龍淬體術讓敖丙獲益非凡，因此他將此術簡化了一下，又參考了一些當年混沌之中其他生靈的修鍊之法，弄出了這麼一個淬體之術。

　　 敖丙給它起了個名字，《龍王鍛體術》，雖然起了這麼個名字，但是和龍族一點關係都沒有，不過考慮到自己是龍王府，所以才起了這麼個名字。

　　 與天龍淬體術相似，不過這個煅體術卻是要簡單很多，找到一些高品質的強橫力量，引其鍛造己身，並不限制與自己修鍊的法力屬性。

　　 比如水行修士，可以用火焰淬體，也可以用土行力量，甚至還可以是星辰力量。

　　 其二便是神魂力量，神魂一直都是很神秘的很脆弱的代名詞，凡是涉及到神魂的東西，總是會變得神秘而又強大。一個強悍的神魂總是會帶來各種各種方面的提升。

　　 敖丙創出的修鍊神魂秘術，稱為《神龍煉魂訣》，是一種觀想之法，在腦海之中觀想祖龍虛影，淬鍊自己的神魂，並且還附帶有一些攻擊的效用。

　　 一開始想的是混沌天龍，但是考慮到這是洪荒世界，自己獲得混沌天龍傳承的事情還是低調些較好，祖龍已經可以享用不盡了。

　　 敖丙做了一塊祖龍的雕刻，就放在玲瓏玉塔第六層，而且敖丙對祖龍氣息的刻畫，不知不覺帶上了一絲混沌天龍的氣息，比單純的祖龍要強悍不少。

　　 至於說龍王府，蕭老道為敖丙提出了幾點建議，被敖丙接受並開始實施。

　　 首先，各部的修鍊不能停，尤其是黃炎部，不能只是訓練，只有真正的而戰鬥，才能獲得蛻變，才能真正的變成精銳，沒有經過戰鬥的軍隊不是軍隊。

　　 於是在蕭老道的提意下，黃炎第一軍團神秘消失。

　　 而在東平湖卻是出現了一隻神秘人馬，並且以東平湖為基，開始向濟水滲透，不降就打，濟水流域陷入到了一片混亂之中。

　　 除此之外，蕭老道還建議全面滲透黃河各支流，這些年來河伯並不重視收攏各部人心，對各部的控制並不緊密，甚至處於一種自由發展的狀態。

　　 法寶，靈材，仙藥……只要你有需求，我們就能滿足你的需要。甚至蕭老道還出動了一些不甚光明的手段。

　　 黃河有四大支流，分別為大通河、汾河、洛河、沁河，起初只是針一些小的支流，比如白河、祖厲河、無定河等，還有四大支流的一些分流，比如湟水、大夏河等。

　　 這些都是在暗中進行的，並沒有引起黃河高層的注意，滲透是一個穩步的過程，緩慢而又潤物無聲。不過在已經遍及黃河的玄網一部協助下，一切都很順利。

　　 敖丙問過蕭老道關於河伯關於‘上面’的信息，可是蕭老道說自己也是第一次聽說，因此自己也是無能為力，敖丙只好把這件事情交給了血玉子來辦，對黃河開始深層次的滲透。

　　 河伯終究還是要自己來面對，他與‘上面’幾位的牽扯，自己必須要搞明白。連玉帝夠不想輕易招惹，可以想象其中的因果之大。

　　 而敖丙他自己也沒有放鬆對自己的要求，雖然龍王府可以給自己提供助力，但是有些事情終究還是要靠自己，況且自己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假借他人。

　　 可是就在敖丙要入定修鍊的時候，他卻是接到一個消息——

　　 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入天庭述職，四海震動，東海龍禁衛首領敖元，奉東海龍王敖廣之命，前往渭河水域恭賀之。

　　 洪荒知道內幕的都是心中一哂，龍王太子投靠天庭，老龍王這是派人來興師問罪了吧？呵呵，看來龍族真是沒落了。

　　 可是，敖丙知道，父王是真的派敖元前來慶賀的，另外可能還有其他的什麼事情，如此大張旗鼓明目張膽地前來渭河，反而不會引人注目。

　　 若是自己投靠天庭，東海沒有一點反應，反而是要引人懷疑，敖元的到來起到好處，敖丙不禁為老爹老辣的手段而叫絕。

　　 於是，敖丙暫時息了閉關的念頭，默默等待敖元的到來。

　　 三天之後，一道流光在有心人的注視下進入了渭河水域，而渭河水域也迎來了東海使者——敖元。

　　 渭河龍王府，乾龍殿，只有寥寥幾個人，敖丙，敖元，血玉子，蕭老道，貝珠兒。幾個人都是龍王府的骨幹核心，卻是要討論一些私密的事情。

　　 本來敖丙不想讓蕭老道參与的，可是如果自己將他排除在外，那痕迹也實在是太明顯了一些，最終便把他留下了。

　　 敖元冷眼看着屋內的幾個人，暗自心驚。尤其是那個黑袍男子，讓敖元都感覺到一股壓抑。而自己認識的敖丙和貝珠兒也是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敖元冷冷地哼了一聲，“三太子殿下，您的事情陛下都知道，陛下希望您能回東海，他有些話想親口對您說……”

　　 敖元的話還沒說完，就被一股凶戾的氣息鎖定，正是剛才自己注意到的那個黑袍男子，他感覺自己是稍有異動，都有可能會遭遇絕殺。

　　 敖丙有些尷尬地看了一眼面色不善的血玉子，還有一邊眯着眼睛的蕭老道，以及臉上有些陰沉的敖元，敖丙狠狠地咳嗽一聲，將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過來，

　　 “血玉子，不要對敖元叔叔無理，”然後他又對敖元說道，“敖元叔叔，這裏沒有外人，就不要說這些沒營養的話了。”

　　 血玉子收斂身上的氣息，蕭老道也是有些驚訝地看着敖丙，他也有些摸不清楚情況了。難道不是來挑事兒的？

　　 敖元咳嗽兩聲，頓時知道這些人應該都是殿下的心腹，也就不再藏着掖着。他

　　 有些忌憚地看了一眼身邊的血玉子，狠狠地咽了兩口唾沫，“陛下對殿下很滿意，希望殿下繼續努力，東海的未來就在殿下手中了。”

　　 “敖元叔叔來此，不僅僅是因為這件事情吧？”敖丙問道。

　　 “殿下慧眼，確實是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近期深海獸族有些騷動，獸潮頻頻衝擊四海防護，四海實力不足，陛下已經向天庭上本，希望調殿下渭河部眾前往深海鎮壓海獸。這次是希望殿下做好心理準備。”

　　 敖丙心中一怔，竟然是海獸，海獸便是在深海之中的種族，它們普遍靈智不高，可是卻有強悍的肉體和強大的力量。

　　 這些年來雖然龍族與四海獸族小有摩擦，但是並沒有什麼大的衝突，海獸在深海，龍族在靠近洪荒大陸的淺海，為什麼會突然爆發獸潮？

　　 “好，我知道了，我會準備的……”敖丙皺着眉頭回應說道。

　　 “好，我來此就這兩件事情，也沒有什麼其他的事了，這就要告辭了，龍族那邊實在吃緊，殿下您能取得此次成績，陛下一定會很開心的，我們都以您為驕傲……”

　　 敖元感受着敖丙和貝珠兒身上的氣息，還有身邊那道如威如獄的氣息，感慨地說道。

　　 “敖元叔叔謬讚了，如果您要走的話，我希望您能夠和某個人切磋一下再走，最好能把聲勢弄得大點兒……”敖丙看着敖元認真地說道。

　　 敖元稍微一怔，隨即明白過來，他的臉上微微勾起一絲輕微的弧度，“殿下聖明，不知道微臣和哪位大人切磋一下……”

　　 “血玉子，你賠敖元叔叔過兩招，記住，聲勢要大，但是切不可傷了敖元叔叔……”敖丙對着血玉子叮囑說道。

　　 敖元看到身邊那個黑袍男子站起身來，不由得狠狠地咽了兩口唾沫，有些懷疑地看着敖丙兩眼，殿下不是變着法兒地想要搞我吧？

# 第114章 龍族謀划

　　 話說，敖丙提議敖元在臨走之前最好能打一架，做戲就要做全套，如果敖元在渭河動手了，那麼這台戲也就算是完美了。

　　 就在敖元感嘆自己家太子殿下深謀遠慮的時候，卻發現自己的對手竟然是剛剛讓自己十分忌憚的黑袍男子，他的臉頓時就黑了下來。

　　 太子殿下，您確定不是在玩兒我？我怎麼感覺心裏涼颼颼的，黑袍男子的境界他看不清楚，但他卻是知道定然是在自己之上，而且比自己高得不是一點半點。

　　 敖元幾乎是奔赴刑場般地隨着血玉子出了大殿，出了龍王府。

　　 然後在水府上方爆發了激烈的大戰，一個個巨大的水浪在渭河水面掀起，聲勢驚人。

　　 敖丙並沒有注意到敖元的異狀，他卻是將注意力都集中在身邊的蕭老道身上，此時蕭老道眼睛斜看着敖丙，滿滿的都是審視。

　　 敖丙尷尬一笑，“這個蕭先生可是有疑惑的地方？我也不是有心要隱瞞你們，一會兒等血玉子回來，我就老實交代……”

　　 這位聖人門徒剛才的目光有些滲人啊，雖然他的實力並不比自己高，但是敖丙心中對蕭老道的忌憚卻是絲毫不小。

　　 這些軍師、參謀之類，玩腦子的一群人，就沒有一個是好相與的。尤其是自己現在與這位還處於蜜月期，說不定就要出什麼幺蛾子。

　　 蕭老道沒有說話，不過他看向敖丙的目光有些深邃了起來。看來這位陛下大人還另有謀划啊，真是不愧是被老道我看上的人呢。

　　 血玉子這一戰竟然是足足打了三天三夜，最終才以敖元敗走而結束。

　　 等到血玉子回到大殿，迎接他的是兩張極其陰沉的臉，他很識趣地沒有答話，找了個椅子，小心翼翼地坐了下來。

　　 敖丙看向血玉子的目光可謂是幽怨至極，自己可是整整等了你三天時間，這段時間了敖丙時時刻刻地忍受着蕭老道犀利的目光，如坐針氈，可是左等右等，血玉子就是不回來。

　　 而蕭老道看到敖丙吃癟，心中卻是暗自得意，同時他也在不斷地回憶着剛剛敖丙與敖元的對話，推斷其中的關竅，最終他得出了一個結論——

　　 敖丙其實是故意進入天庭，他的投靠另有目的，而且這是一個早在敖丙尚未來渭河之前，就已經做好的計劃。

　　 確定了這個思路，蕭老道甚至推測當年自己得到什麼東海龍王三太子資質愚鈍，不得龍王喜愛，故此被發配渭河水域的消息，都是假的。

　　 可是如今看來，相信這個消息的人是如何的幼稚，資質愚鈍？呵，被選為執行此等計劃的人，會是資質愚鈍？

　　 好吧，當年自己就是幼稚之人其中的一員，甚至還為發現如此璞玉而得意。

　　 這就是一個局，可是蕭老道想不通這個局的目的何在？混進天庭又能如何？難道是為了最終投靠天庭鋪路？直覺告訴蕭老道，絕對不僅僅這麼簡單。

　　 尋不到答案的蕭老道，心中就好似被貓爪子在爪一般，刺撓得很。可是血玉子就是不回來，他也是無可奈何。

　　 敖丙狠狠地咳嗽兩聲，瞟了一眼蕭老道和血玉子，開口說道，“其實我早就有意投靠天庭，龍族振興大計需要助力，而天庭便是我們選擇的助力……”

　　 敖丙稍微一頓，給兩個人一點消化的時間，接着說道，“父王為了重現上古龍族殫精竭慮，但是我知道龍族已經沒落了，龍族的榮光已經不復存在，當下的龍族需要的是一個強有力的靠山。”

　　 “於是經過多番謀划之後，我們決定滲透天庭，是滲透不是歸服，依賴天庭壯大自己，等到龍族積攢足夠的力量，便要一聲龍吟震洪荒。”

　　 血玉子和蕭老道眼中除了震驚還是震驚，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敖丙竟然還有這樣的謀划，龍族的可真是的有魄力。

　　 血玉子到還好，他對龍族了解不是很深，只是感覺陛下竟然還有如此謀划，越發覺得敖丙深不可測。

　　 而對龍族了解頗深的蕭老道，卻是深深地知道龍族的崛起是不可能了，龍族就好像落下的夕陽，僅剩下最後一抹光輝，不可能再恢復到當年如日中天的姿態。

　　 若是沒有外力相助，不出千年，龍族必然全線沒落，完全成為天庭的附庸，身為天庭屬官，他可是深深知道那位對於四海的態度，還有他暗中的某些謀划。

　　 可是今天驟然聽到敖丙的話，他卻是知道龍族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並且已經做出了孤注一擲的決定，此計依附天庭，依借天庭的力量卻是轉折。

　　 此計若成，龍族便可脫離天庭轄制，真正成為獨立的一方勢力，雖然不可能恢復上古時的榮光，但是卻是能為龍族保住最後一絲元氣，日後若是時機絕佳，未嘗沒有順勢而起的可能。

　　 可若是此計不成，那麼什麼滲透完全就是笑話，龍族將完全被天庭同化，成為天庭的附庸，永無再起的可能。

　　 蕭老道眼中閃過一道亮光，瞥了一眼敖丙，雖然不知道敖丙在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但是他知道敖丙必然是其中至關重要的一環，並且此環已經起了作用，就看接下來的表現了。

　　 敖丙說完卻是慎重地對他們兩個人說道，“這件事情屬於絕密，我希望這些話就止於這大殿，這關乎龍族的未來……”

　　 其實敖丙說這些話，也是有些違心的，他其實並沒有太將龍族的未來放在眼中，他加入天庭的最初目的不過是為了對抗封神之劫。

　　 只要自己一家人活得好，自己活得好，那就足夠了。龍族的榮光？那是什麼東西？能當飯吃嗎？

　　 若是敖廣知道敖丙的想法，不知道會不會一劍劈了這逆子，可惜他不知道，還在心中以為三子為龍族大業投身天庭，置身險境，實乃是我之麟兒。

　　 血玉子臉上一肅，他也知道此事事關重大，他站起身來，滿臉嚴肅，“我血玉子在此立誓，今日之事，入我之耳，不出我口，若違此誓，必受紫霄雷劫之苦，身死道消。”

　　 敖丙只是想叮囑他們一聲，可是沒想到血玉子竟然如此剛性，可是也從另一方面說明了血玉子的確是心向自己，並無不臣之心。

　　 蕭老道察覺到血玉子立完誓之後，一直盯着自己看，自己本來就不得他信任，現在更加可以針對自己，可是自己不能立誓，他苦笑一聲，

　　 “陛下，雖然老道我也想立誓表明心意，但是我若立誓必然牽動師祖的因果線，若是此事引起了師祖注意，恐怕不好善了……”

　　 敖丙拍了拍他的肩頭，哈哈一笑，“放心，我相信你，若是不信你，我又何必告訴你？不要有什麼負擔，稍微注意一下就好。”

　　 蕭老道覺得自己剛剛加入龍王府，實在是不該享受如此信任，敖丙的做法實在有些欠失穩妥，可是不可否認，自己心中還是有一絲小感動的。

　　 這段時間相處下來，敖丙確實發現蕭老道的能力，天機部的事物對他來說簡直就好像吃飯喝水一般簡單，分分鐘就搞定，而且比龜大勝做的只好不壞。

　　 敖丙是真的想把他留在龍王府，既然已經選擇了他，就要相信他。

　　 “先生，你對深海獸潮一事是如何看待的？父王調我前去相助，玉帝會答應嗎？”敖丙卻是話鋒一轉，將事情轉到了獸潮一事上。

　　 “陛下放心，若是之前玉帝可能還要猶豫幾分，但是有了剛剛血大人三天三夜的戰鬥，玉帝應該會直接答應的。”蕭老道笑眯眯地回應說道。

　　 提到三天三夜，敖丙看向血玉子的目光又有些不善了起來，他低沉地說道，

　　 “那就開始準備吧？地煞部全體，黃炎部第三軍團隨行，其他各部各司其職，龍王府一切事物暫由蕭先生掌管，血玉子輔助。”

　　 PS：感謝曓鮺的打賞，還有玩竹子的貓的票票，謝謝！！

# 第115章 深海獸潮

　　 話說，敖丙決定率部啟程前去東海，不過可不是回家探親，而是去助拳，前往東海抵抗深海獸潮。

　　 三天之後，果然如蕭老道所言，玉帝旨意降了下來，要求敖丙率部前往東海協助抵禦深海獸潮，五日之內必須啟程。

　　 敖丙帶着黃炎部崖山子的第三軍團，還有巴蛇的地煞部向著東海開拔，萬餘人的行軍，聲勢浩大，引人注目，敖丙高舉天庭的大旗，倒是沒有遭遇什麼阻攔。

　　 其間敖丙在東平湖停了一下，着令敖焚跟隨前往東海，李廷的黃炎第一軍團繼續與濟水交戰，少了敖焚這個金仙期坐鎮，敖丙給李廷的命令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練兵為主，攻戰為後。

　　 敖丙率領着一萬黃炎兵卒，七十二地煞，巴蛇和敖焚兩位金仙境，直奔東海而去。

　　 剛進入東海邊境，就有一小隊人馬在迎接他們了，為首的卻是一個小老頭，背上一個龜殼，一雙小眼睛里不時地閃過幾道精光。

　　 正是東海龜丞相，奉東海龍王敖廣之命在此等候天庭派來的援軍，此時龜丞相就好似不認識敖丙一般，將所有事情都做得以板一眼，沒有一絲的感情摻雜其中。

　　 安頓好黃炎戰部后，敖丙還有敖焚，在龜丞相的引領之下，前往東海乾龍殿議事。

　　 跨進乾龍殿的殿門，其中本來嗚嗚洋洋的討論之聲立刻斷絕，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敖丙和敖焚的身上，有的欣喜，有的默然，有的鄙夷，有的憤慨……

　　 敖丙投效天庭的事情，他們都收到了消息，他們對於敖丙幾乎沒有什麼印象，甚至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見到敖丙，不過大多之前都是聽聞過他的不堪之名。

　　 敖丙倒是沒有絲毫在意別人的目光，他將信步走到四海龍王的下垂手，對身後的敖焚使了個眼色，敖焚爆發自己金仙中期的氣勢，為敖丙清出了一塊空地。

　　 “哐當～”

　　 敖丙在那片空地上放了一把重重的龍椅，然後緩緩地做了上去……

　　 “大膽，有你有何資格坐在此處？”

　　 “放肆，竟然如此藐視龍族威嚴……”

　　 “無禮，你將龍族置於何地？”

　　 “……”

　　 一聲聲斷喝向著敖丙噴去，敖丙卻是眉頭一皺，敖焚會意地將自己金仙中期的氣勢放開，籠罩了整座大殿。

　　 所有龍族頓時噤若寒蟬，尤其是剛才叫囂的那幾個，額頭上的冷汗都下來了……

　　 “我乃玉帝親封的五品護殿天將，我為何沒有資格坐在此處？若是我沒有，誰有？”敖丙仰着臉，滿目睥睨地說道。

　　 在敖丙上首的四海龍王都是陰沉着一張臉，其中以敖廣為最，另外三位龍王則是目光頻頻關注敖廣，想看看大哥是怎麼看的。

　　 敖丙的言行無疑是激怒了他們，不過他們考慮到敖丙畢竟是敖廣的太子，究竟應該怎麼辦，還要考慮到敖廣的態度。

　　 敖廣很憤怒，雖然他心中知道敖丙是在演戲，但他還是很憤怒。

　　 恨不能將敖丙拖到自己的跟前來，狠狠地教訓一頓，你小子真是神氣了，可你如此讓我下不來台，老子以後還怎麼混？

　　 敖廣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閃過幾道危險的氣息，他幾乎是咬着牙對敖丙說道，“你，跟我到後邊來，我有幾句話要跟你單獨交流一下……”

　　 敖丙看着老爹的眼睛，心裏頓時一虛，自己好像有些點玩兒大了，不過這個時候自己必須堅挺，這麼多雙眼睛看着呢，說不定就會傳到玉帝的耳朵里。

　　 敖丙咳嗽一聲，“東海龍王陛下，我覺得沒有什麼好交談的，我奉玉帝之名前來此處，是來解決深海獸潮的，還請分派任務……”

　　 敖廣差點氣瘋了，小兔崽子，真是長大了啊？他幾乎在爆發的邊緣吼着說道，“所有人都出去，我要和這位天庭派來的五品天將大人好好聊一聊……”

　　 所有人都是飛一般的逃出了乾龍殿，便是另外三位龍王都是不例外，他們深知道這位大哥的性子，也猜到接下來將要發生的事情。

　　 不過有兩個人留了下來，其中一為敖元，一為敖焚。他們也是發現敖廣真的動怒了，想和留下來勸一勸，不要真的搞出什麼事情來。

　　 等到所有人都退出去，敖丙剛想跪在地上向自己老爹求饒，可是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就發現眼前一花，然後自己脖領子就被人抓住，拎了起來。

　　 然後自己全身法力都被禁錮，直接臉朝下扔在了地上，然後不等自己爬起來，屁股上就挨了一腳，然後是第二腳，第三腳……

　　 一邊的敖元和敖焚對視一眼，都看到對方眼中的驚意，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狂暴的龍王陛下，這一頓亂踹足足持續了半個多時辰。

　　 不過他們並沒有阻擋，他們看得出來，雖然龍王陛下很生氣，但是並沒有失去理智，他雖然下手很重，但是並未使用法力，只是憑藉自己的本身力量。

　　 敖丙不住地哀嚎，其實他幾乎感覺不到疼痛，因為天龍淬體術的原因，他的肉身力量可是實打實的太乙玄仙後期境界，與自己的法力持平。

　　 敖廣雖然在金仙中期境界，但是他單純的肉身力量卻是並不比敖丙強多少，再加上敖廣怕打壞了敖丙，還故意受了三分力氣，才造成了敖丙並沒有感覺到疼痛。

　　 可是他的演技實在不敢恭維，讓敖廣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偽裝，於是敖廣更加的氣憤，最終是火力全開，向著敖丙拳打腳踢。

　　 而敖丙的假嚎，也就變成了真嚎……

　　 一個時辰之後，敖丙從地上爬起來，坐到了自己的龍椅上，但是被自己老爹一個凌厲的眼神，立刻就收起了龍椅，搬出了一個小馬扎，委屈地坐了下來。

　　 “父王啊，您可真下得去手，我要是有個三長兩短，您找誰去實行這完美的龍族復興大計……”敖丙揉着自己腫起來腮幫子，口齒不清地說道。

　　 “哼～，死了乾淨……”

　　 “不過父王這一頓打，卻是恰到好處，不過就是苦了孩兒……”敖丙有些委屈地說道。

　　 敖廣不着痕迹地點了點頭，看來三子真是長大了，雖然自己有發泄的成分，但這頓打卻是無可避免的，而這也是天庭最希望看到的。

　　 “你做得很好，我都沒有想到你竟然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做到如此地步。不僅僅將渭河發展得勢力雄厚，還成功進入了天庭。不過你的實力貌似長得有些快了……”說到後面，敖廣的話中透着一絲擔憂。

　　 “哈哈，父王放心，孩兒在洪荒之中得了大機緣，不過此時卻是不便向父王透漏，日後自見分曉。至於孩兒的修為雖然長得有些快，但是孩兒根基卻是很穩固，父王不用擔心。”

　　 “恩，你已經長大了，這些事情也不用我教你了，你自己做主就好，一切都要以自己的安全為主。龍族的未來就在你的身上了……”說到後來敖廣眼中透着一絲傷感，但更多的是希冀。

　　 “父王，這深海獸潮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會突然爆發呢？”

　　 “具體的事情我也不是很清楚，而且這次的獸潮非同小可，它們的攻擊很有組織性，我曾聽到海獸之中傳來高呼‘海皇’之名。”說到深海獸潮，敖廣的臉上也是沉重起來。

　　 “這些天來，我們損失很大，南海和北海的軍團基本都被打殘了，如今只剩下西海還有我們東海在支撐。向天庭求救，也是無奈之舉……唉……”

　　 海皇？敖丙嘴中咀嚼着這兩個字眼，陷入了沉思……

　　 PS：六級臨近，而且又面臨考試周，各種複習要開始了，所以無奈縮更，希望大家諒解！！

# 第116章 西海敖烈

　　 話說，敖丙被自己老爹狠狠地教訓了一番之後，終於開始坐下來談論獸潮的事情，敖元站在敖廣的身後，敖焚站在敖丙的身後，儼然兩尊門神一般。

　　 當代龍禁衛首領與龍禁衛最傑出的小輩，同時護衛在東海當代陛下，和最有希望接任陛下之位的太子身邊，傳出去倒也是一番佳話。

　　 敖丙卻是沒工夫管這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他搜尋自己腦中的記憶，卻是沒有發現任何關於‘海皇’的信息，前世今生都沒有。

　　 敖丙有些沮喪，已經有無數的事情超出了自己認知的範圍，比如強悍的水生，比如河伯與洛神的關係，又比如眼下的海皇。

　　 敖丙對於洪荒的認識，大部分都來自於前世洪荒小說的認識，有些東西卻是很準確，但是有些事情卻是差異很大。

　　 尤其是到如今海皇出現，敖丙開始認識到，自己可以依賴前世的知識，但卻不能完全相信，而且前世自己了解的東西太少，洪荒之地卧虎藏龍，根本不是前世那點知識儲備能夠通曉明悟的。

　　 敖丙在見玉帝之前，從沒有把他放在眼中，因為他前世看過各類洪荒小說，玉帝都是一個很苦逼的貨，一般都是被主角和聖人們虐着玩的貨色。

　　 可是不久之前見到了玉帝，敖丙認識到，小說終究只是小說，玉帝若真是如那些小說之中那樣不堪，他又如何能夠坐上並坐穩這天帝的寶座？

　　 敖丙逐漸地回過神來，他忽然想到一個問題，“父王，孩兒僥倖得了祖龍印引，可以感悟到祖龍印的方位”說著話敖丙的眉心處出現了一道銀白色痕迹，此時銀白色痕迹忽明忽暗，似乎處於一種極不穩定的狀態。

　　 “什麼？祖龍印？”敖廣驚訝得直接從座位上站起來，他感受着敖丙眉心處傳來的陣陣來自血脈的壓制，有些相信敖丙所言。

　　 “是的，根據祖龍印引的显示，祖龍印在深海之處，不知道此次獸潮偶是不是與祖龍印有關……”敖丙沉吟着說道。

　　 敖丙當年遙遙感應祖龍印是在東海的方位，還以為是自己老爹偷偷把祖龍印藏了起來，可是如今回到東海，他才發現祖龍印的波動，來自東海深處，很遠，很遠……

　　 敖廣眉頭一皺了起來，感受着敖丙眉心傳來的波動，他就知道那銀白痕迹真的與祖龍印有關，但是祖龍印竟然在東海深處？

　　 “這件事情我卻是不知道，不過如果你說的是真的，那麼我們必須要把祖龍印取回來，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要取回來，那是四海的命脈……”

　　 敖丙點了點頭，沉吟了一下，“父王，你直接把孩兒派去最前方的戰場吧，一方面是為了孩兒能夠更加清楚地探查祖龍印的蹤跡，另一方面，也落實了咱們之間的惡劣關係……”

　　 “可是，前方的傷亡很大，你的渭河一部還沒有經歷過戰鬥，直接置於這樣的強壓之下，很有可能會直接崩潰，而且你的安全……”敖廣臉上浮現着遲疑。

　　 “父王，不琢不成器，總要有第一次，孩兒已經長大了，而且身邊還有敖焚和巴蛇兩大金仙坐鎮，應該不會出問題，您就放心吧！！”敖丙微微一笑，堅持地說道。

　　 敖廣看着眼前笑吟吟的兒子，他心中說不出什麼感覺，三子的變化太大了，大到自己都不敢相認了，他不知道這樣的變化是好是壞，他感覺自己真是老了，似乎蒼老三分了一般，他乾澀地說道，

　　 “你，注意安全，祖龍印……你儘力吧……”

　　 敖丙笑着點了點頭，然後招呼一聲敖焚，兩個人便出了乾龍殿。

　　 敖廣看着敖丙的背影，幽幽一嘆，似乎是在自言自語，又似乎是在對身邊的敖元說道，“丙兒變化真大啊，這樣的重擔落在他的身上，真是難為他了，他還是個孩子啊……”

　　 敖元張了張嘴，最終也沒有說出什麼來，好像陛下說的很對，三太子實在是太厲害了，可是想想他也不過是個二百歲多點的小孩，真是難為他了。

　　 敖丙出了乾龍殿，臉上的笑容立刻隱去，陰沉着一張臉向自己的住處行去，敖焚面目表情地飄在他的身後。

　　 不過他腮幫子上的淤青，還有一對熊貓眼，再加上屁股上雜亂的腳印，讓外面等候這看笑話的人，似乎猜到了什麼。

　　 敖丙沒有理會周圍的這群龍族，敖丙沒有什麼要跟他們交流的，自己的未來不在東海，也不在四海，在洪荒，在渭河。

　　 而且自己在渭河，在人族的局勢已經打開，只要加緊發展先去，自己的未來一片光明，龍族的爛攤子還是交給那些真心振興龍族的龍去實現吧！

　　 可是敖丙忽然被一個人影擋住了去路，這是一個年輕的龍族，敖丙並不認識他，更談不上招惹他，他為什麼一臉憤憤地看着自己？

　　 “哦，這位族弟，不知道為何擋住我的去路啊？咱們之間可有什麼恩怨？”

　　 一個憤憤的聲音，“恩怨？我們之間當然有恩怨。你可知我是誰？”

　　 敖丙倒是着實驚訝了一番，老弟，我們連認識都不認識，還談什麼恩怨，眼神斜了他一眼，“哦，不知道族弟是何方神聖啊？”

　　 “我乃西海敖烈，而且我比你大，我是你的表兄……”敖烈看着敖丙滿臉渾不在意的表情，雙目盡赤，幾乎是咬着牙報出自己的名號。

　　 敖丙聽到‘敖烈’的名號，愣了一會兒才想到眼前的這位是誰。這位啊，乃是和自己一樣悲催的龍王三太子，不過是西海的，小白龍敖烈。

　　 ——取經路上被一個男人騎了十萬八千里路的悲催貨。

　　 可是自己並沒有招惹他，敖丙打了個哈哈，“原來是敖烈表兄，不知道小弟什麼地方得罪了族兄，讓族兄如此憤恨小弟？”

　　 “我問你，靈兒可是在你的府上……”敖烈看着眼前的笑臉，恨得牙根直痒痒，憤憤地說道。

　　 靈兒？敖靈兒？萬聖公主？

　　 敖丙忽然想到這位可是萬聖公主的原配夫婿，人家老婆在自己府上百年時間，敖丙心中莫名閃過一絲心虛，可是隨即就是開始叫屈。

　　 天地良心，自己可是什麼都沒幹，洛神的事情還沒整明白呢？自己怎麼敢去招惹那位‘聲名狼藉’的萬聖公主。

　　 而且當年萬聖龍王說要把萬聖公主的送給自己時，敖丙就以為她還沒有和小白龍訂下婚約，可是現在看敖烈這架勢，好像自己想差了。

　　 如果敖靈兒和小白龍已經有了婚約，萬聖龍王這事兒辦得就有些不地道了，這讓自己的處境很尷尬啊。

　　 “是啊，萬聖公主是在小弟府上，不過小弟可是什麼都沒幹……”敖丙的話沒有說完，就被敖烈的聲音打算，

　　 “哈～，什麼也沒幹？什麼都沒幹你會留她在府上滯留百年？”

　　 敖丙很想說，不是自己留她，而是她死賴着不走，自己也沒有辦法，而且這些年來自己一直都在閉關，根本沒心思管渭河的事情。可是看到敖烈激動得通紅的臉龐，這句話終究是沒有說出來。

　　 敖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情緒，接着說道，

　　 “百年前父王曾帶我前往碧波潭，向萬聖叔父提親，萬聖叔父當時也答應了，就在馬上要交換婚書的時候，你卻橫插一杠子。”

　　 “本來我聽說了，你實力高深，雄才過人，將渭河打理得井井有條，便是金仙境都干為臣屬，實乃是龍族的當世之冠楚，我雖然心有不甘，但是也尊重萬聖叔父和靈兒的選擇。”

　　 “可是在不久前，你投靠天庭的事情傳揚四海，我卻是才發現你的真面目，你就是一個偽君子，一個龍族的叛徒，你配不上靈兒……”

　　 最終他憤憤地吼道，“我，西海龍王三太子敖烈，要向你挑戰～”

　　 “呵呵～”敖丙展露出自己太乙後期的氣勢，籠罩了玄仙中期的小白龍，“是嗎？不過敖烈族兄的信心是不是太足了……”

　　 PS：感謝殘月戰狼的票票，謝謝！！

# 第117章 深海獸潮

　　 話說，敖丙被小白龍攔下，小白龍認為敖丙投靠天庭，龍品不行，根本配不上萬聖公主，因此向敖丙提出挑戰。

　　 敖丙被他說得也是有些心氣兒，你以為老子想這樣嗎？老子命不好是老子的錯？老子想要逆天改命是老子的錯？別人送老子女人，也是老子的錯？

　　 敖丙將自己太乙後期的氣勢展開，籠罩了玄仙中期的敖烈，狠狠地碾壓過去，老子就是渣子怎麼了？你過來咬我啊？

　　 敖烈忽然感覺自己身上一重，然後身上似乎背負了一座大山一般，頓時額頭上的冷汗就下來了 ，他萬萬沒有想到敖丙的實力竟然如此強悍。

　　 敖丙身上有通天教主賜的青皮葫蘆，可以遮掩氣息。敖烈起初便是以為敖丙不過是憑藉什麼法寶遮掩了氣息，其真實實力應該比自己強不了多少。

　　 但是等到敖丙放出了自己的氣勢，他才意識到自己錯得是多麼離譜，他的脖子就好像被人捏住了，‘喝喝喝～’卻吐不出一個字。

　　 敖丙嘴角噙着一絲冷笑，“敖烈表兄，你確定要向我挑戰？要知道拳腳無言，萬一傷到了表兄，小弟的罪過可就大了……”

　　 敖烈眼神慌張地看着敖丙，心中撲通撲通地跳個不停，他卻是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這根本不用打，自己鐵定是輸了。

　　 西海龍王察覺到了敖烈的局促，終於站了出來，可是還沒等他開口，卻是感覺自己被一股強大的氣息鎖定，他感覺自己隨時都可能遭遇必殺一擊，眼神飄動，最終落在了敖焚的身上。

　　 敖焚的名號他卻是聽說過，甚至當年還感嘆過東海龍禁衛後繼有人，可是萬萬沒有想到這次再見，這小子的實力竟然遠遠超過了自己，上次相見他才不過太乙後期吧？

　　 場面一度尷尬，他們都在吃驚於敖丙和敖焚的強勢，還有他們強悍的實力，聲援西海的事情卻是沒有人站出來帶頭。

　　 就在這樣的時刻，乾龍殿之中傳出了一個憤怒的聲音，“干什麼呢？想造反吶，老子可還沒死呢！都給我有多遠滾多遠～”

　　 聽到這個聲音，敖丙臉上的表情一僵，迅速收了自己的氣勢，招呼敖焚一聲，就待離開，可是忽然想到了什麼，回頭向敖烈一呲牙，

　　 “哦，對了，敖烈表兄，如果你什麼時候想挑戰我了，可是隨時來找我，我恭候你的大駕。”

　　 敖烈的拳頭攥得緊緊的，指甲深深地嵌入到肉中都渾然不覺，他眼睛恨恨地看着談笑自若的敖丙，眼睛幾欲噴火。

　　 自己什麼時候受過這樣的屈辱？奪妻之恨，受辱之恥，他日一定要加倍收回來。

　　 自然是注意到了敖烈的憤怒，但是敖丙卻是沒有絲毫惋惜，再怎麼說也是自己搶了人家老婆，自己和他之間的恩怨是不太可能化解了，既然如此，那就狠狠踩死吧。

　　 小白龍又如何？一樣要喝老子的洗腳水。

　　 敖丙心中卻是在想着，小白龍表兄，希望你能看清形勢，不要再來招惹我，不然下次可就不會這樣簡單地放過你了。

　　 然後敖丙帶着敖焚就飛也似地離開了乾龍殿，來到了渭河兵卒駐紮的地方，巴蛇迎了上來，“陛下，老龍王沒為難你吧？要我看來陛下不若也一併做了這東海龍王，四海之主……”

　　 巴蛇的話沒有說完，敖丙臉色陰沉地打斷他的話，“住口，以後不要再讓我聽到你說這樣的話，否則你就不要再跟着我了……”

　　 親人便是敖丙的逆鱗，自己來到這個世界一無所有，只有這東海的親人，如今又多了洛河一大一小兩個牽挂，自己無論如何都不能讓他們受到一點傷害，一點都不行。

　　 巴蛇察覺到了敖丙的憤怒，他立刻閉嘴，自己的一切都是陛下給的，自己就是能希望能夠永遠追隨在陛下身邊，陛下要趕自己走，那不是要自己老命嗎？

　　 看到巴蛇委屈的樣子，敖丙拍了拍他的肩膀，“好了，準備一下，三天之後我們直接上前線，這次迎接我們的可是真正的殺戮了……”

　　 巴蛇張了張嘴，可終究還是沒有說出什麼來，自己一部人馬剛到，就讓自己等人上前線，這明顯是坑害自己這些人啊。

　　 可是想到既然這句話是從陛下口中說出來的，那麼陛下一定是同意了，自己再說老龍王的壞話，豈不是又要招惹到陛下？

　　 三天時間，渭河一部要上前線的消息傳遍了四海，有人竊喜，有人惋惜，有人無奈……

　　 敖烈遠遠地眺望着渭河一部的營地，滿臉的憤恨，咬牙切齒地詛咒道，“一定要讓那個混蛋死在前線，一定要讓他死無葬身之地……”

　　 忽然他感覺自己的腦袋被人狠狠地打了一下，回頭怒目而視，卻是自己的老爹——西海龍王敖閏，敖烈有些不滿地地說道，

　　 “父王，你為何要打孩兒？此等龍族叛逆，就該死無葬身之地……”

　　 “住口，不管敖丙日後究竟是龍族的叛逆，還是重新回歸龍族，他都不是你能夠招惹得起的，你知道嗎？”然後他又換了一個溫和的口氣說道，

　　 “烈兒啊，以後你的日子還長，一個女人又算得了什麼，你一個堂堂的西海龍王太子，要什麼樣的女人沒有，聽父王的話，不要再去招惹敖丙，知道了嗎？”

　　 敖烈看着眼前有些陌生的父王，他幾乎不相信剛才的話是從父王嘴中說出來的，這還是疼愛自己的父王嗎？他低下頭，遮掩住了自己目光之中的怨毒。

　　 都是敖丙，都是他，如果不是他，自己也不會失去靈兒妹妹，也不會被父王訓斥，自己一定要報仇，一定要……

　　 對敖丙的怨恨充斥在敖烈的內心……

　　 敖閏看到敖烈低頭，還以為自己的話起到了效果，他卻是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話竟然會適得其反，讓敖烈心中更加的憤恨敖丙，這也為日後的事情埋下了禍根。

　　 敖丙領着自己的渭河一部，雄赳赳氣昂昂地奔赴前線，他們深入東海萬餘里，便看到了一隊水軍，敖丙心中一驚，原來戰線竟然距離東海核心如此之近。

　　 敖丙前去與那個帶隊的將領打了個招呼，湊巧的是敖焚認識此人，卻是西海水軍第三軍團的軍團長，敖丙恍然，好像螃蟹原本就是西海第三軍團的人吧？

　　 很快渭河一部人馬就將西海第三軍團替換下來，不過敖丙卻是看到他們並沒有回返，而是沿着戰線橫移，去其他的戰場支援。

　　 一個軍團的編配應該在萬人上下，可是看着逐漸遠去稀稀落落的兩千餘兵卒，敖丙忽然感覺這戰場好像比自己想得更加殘酷。

　　 就在敖丙冷冷出神的時候，敖丙卻是忽然聽到身邊巴蛇喊了一句，“陛下，海獸來了～”

　　 然後敖丙遠遠地就聽到遠處傳來的一聲聲震天的荒闊獸吼，眼中看到一條白線快速地向著自己等人接近，敖丙看了一眼，立刻大喊一聲，

　　 “全體準備，迎接戰鬥～”

　　 “願追隨陛下，戰鬥，戰鬥不息……”

　　 敖丙聽到耳邊震天的高呼，心中陡然生出一股豪氣，他仰天一聲長嘯，高聲喊喝道，“巴蛇，可願隨本尊衝殺一番……”

　　 巴蛇也是被敖丙的的豪氣激得熱血沸騰，他紅着臉喊道，

　　 “誓死追隨陛下左右～”

# 第118章 衝殺獸潮

　　 話說，敖丙看着眼前的獸潮，感覺着渭河一部的衝天戰意，心中陡生豪情萬丈，招呼一聲巴蛇，卻是衝出了渭河兵卒的戰陣，向著獸潮迎了上去。

　　 在他的身後，卻是一隊人馬，人數不是很多，卻也是不少，足足有七十四人。

　　 原來是巴蛇聽到陛下召喚，對着自己的副將年覆海，還有他手下的地煞七十二員一揮手，七十四人便一起隨着敖丙沖向著獸潮。

　　 不過，在沒有人注意的暗處，敖焚也一起衝出了戰陣。

　　 他的嘴角滿滿的都是苦澀，陛下萬金之軀，不該冒此兇險，巴蛇那腦袋裡面都是肌肉的貨色，衝殺起來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了，指望他保護陛下，母豬都能上樹了。

　　 陛下的安危還是要靠自己啊，他暗中傳言崖山子，讓他布設戰陣，迎接獸潮，不要亂了陣腳，隨後也沖了出去，牢牢地鎖定了敖丙周身百丈範圍的一切風吹草動。

　　 敖丙很快就靠近了白線，卻是發現那不過是巨大的海獸前行之時，激起的浪花，海獸連成一片，浪花也就成了一條白線。

　　 已經足夠近了，甚至敖丙都能看清楚對面海獸身上鱗片上的花紋，他手中出現了一道銀白光華，直奔那海獸的眉心而去。

　　 敖丙的身影從海獸身邊一閃而過，而那頭長相有些類似於水牛的海獸腦袋卻是炸成了一團血霧，敖丙的身影卻是衝進了海獸群中。

　　 他手中銀白光華一閃，又一頭海獸的腦袋炸成了血霧，而敖丙手中那道銀白光華也終於亮出了他的廬山面露，卻是一桿銀白色長槍。

　　 這柄長槍卻是敖丙在方丈仙島上自己鍛造而成的。

　　 一方面是因為弒神槍凶名太盛，恐招來他人覬覦，自己需要一件平時用的兵器；另一方面也是敖丙領悟水火本源力量之時，磨礪心境的方法。

　　 他在方丈仙山邊緣山脈之中找到了一小條精鐵礦脈，大約百丈長，他每日都要花費半個時辰鍛造此精鐵礦脈，百年時間不懈凝練，最終化為了這一桿長槍。

　　 因為是敖丙一點一點鍛造的，所以它與敖丙的契合度很高，雖然底子有些差，但是百鍊成鋼，如果是萬煉呢？億煉呢？億萬煉呢？

　　 敖丙將一條百丈的精鐵礦脈，憑藉自己的力量，一點一點鍛造成一桿丈八長槍，其中何止是億萬煉？精鐵的高度凝聚，早就量變產生了質變。

　　 最終被敖丙命名為，護執神槍，守護自己心中之執的神槍。

　　 深入海獸群中，敖丙宛若閑庭信步，手中銀白光華連連閃動，一頭頭的海獸頭顱炸裂，留下了一具具無頭的海獸屍體。

　　 巴蛇一開始還知道護衛在敖丙的身側，但是後來隨着戰鬥不斷加劇，這貨早就忘了東西南北，戰場也逐漸地遠離敖丙。殺得興起之處，將手中蛇矛舞成了一朵梨花，周身二十餘頭海獸同時被碎屍。

　　 而地煞一部其他人員，也是嚎叫着衝進了海獸群中，他們的實力和海獸相差不多，甚至還有很多海獸實力遠遠超過他們，但是他們沒有一點怯懦，或是單槍匹馬，或是三五成群，一頭一頭的海獸被他們放到，碎屍。

　　 無一例外，他們都很成功地繼承了巴蛇剽悍的戰鬥風格，他們所過之處幾乎看不到一頭完整的海獸屍體，到後來甚至海獸都開始有意識地想要避過他們。

　　 敖焚看着幾近於瘋狂的巴蛇眾人，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額頭，自己果然是沒有算錯這貨的表現，保護陛下的重任還是要自己來挑啊。

　　 他身形不斷變換，在海獸群中閃展騰挪，他很少讓自己陷入戰鬥之中，為的就是在敖丙出現特殊情況的時候，自己的手是空着的，可以隨時出手相救。

　　 實在避不開的海獸，敖焚就伸手一指，一道紅藍螺旋力量直刺海獸眉心，海獸轟然倒下，只在眉心的一點傷口，不過這傷口卻是貫穿海獸頭顱，在它們的後腦卻有一個碗口大的血窟窿。

　　 敖焚的注意力都在敖丙身邊，擊殺海獸什麼的他卻是沒有一丁點興趣，什麼也大不過殿下的安危。

　　 後方整頓戰陣的崖山子，看着眼前被幾十個小黑點生生衝散崩潰的白線，繞是他心機深沉，但此刻的他也是心中翻騰不已。

　　 自家龍王陛下帶着幾十餘人，生生止住了凶獸的衝擊，真不愧是我渭河的陛下啊！！有此陛下，何愁我渭河不興？

　　 敖丙等人的衝殺實在兇悍，僅僅憑藉七十餘人就止住了海獸的衝擊，不過海獸的數量實在是太多了，敖丙他們殺掉一批，後面又湧上來一批，殺之不盡，滅之不絕。

　　 兩個時辰之後，敖丙忽然感覺腳下一軟差點摔倒，他愕然地發現自己的法力竟然不知不覺間消耗了七成之多，有心回去恢復法力。

　　 可是回首看到奮戰之中的巴蛇眾人，他們仍然不知疲倦地進行着碎屍大作戰，雖然身上血跡斑斑，但是看他們生龍活虎的樣子，就知道他們暫時還沒有回隊的心思。

　　 敖丙強忍着心中苦澀的淚水，將眼前一頭海獸的腦袋戳爆，小弟們都還沒有退，自己這個帶頭大哥灰溜溜地逃回去，實在是太跌份兒了，還是再堅持一下吧。

　　 不過敖丙卻是在逐漸地嘗試調配使用自己剩餘的法力，他手中長槍逐漸地顯露出全貌，槍身上的光華開始向著槍頭凝聚轉移。

　　 漸漸地只剩下了槍尖一點銀白光華，敖丙使用的法力竟然縮減到一開始的十分之一，不過威力卻是絲毫不減。

　　 敖丙手中的長槍連連舞動，一個個海獸腦袋炸成血霧……

　　 這就是敖丙戰鬥經驗的缺乏了，別看地煞部的眾人實力都不及敖丙，但是他們卻是隨着巴蛇征戰許久，深諳戰鬥之道，尤其是長久戰之道。

　　 他們之間三五配合，輪換恢復法力，雖然不可能全部回復，但是卻可以堅持更久的時間。敖丙腦子也不笨，很快就知道了其中的關竅，並且改正了自己的戰鬥方式。

　　 敖丙憑藉著自己剛剛領悟的東西，又堅持了半個時辰。而且注意到自己法力消耗過多之後，他也開始緩緩地恢復法力，半個時辰已經讓他法力恢復到了五成。

　　 敖丙信心爆棚，也許自己可以這樣一直殺下去，可是事情哪裡有這麼簡單？

　　 敖丙忽然感覺自己眼前一花，本能地腦袋往後一仰，一個毛茸茸的爪子從自己的鼻尖劃過，在他的臉上留下了三道血痕。

　　 敖丙身形暴退，定睛細視，自己眼前出現了一個五丈多高的毛茸茸海獸，模樣有些類似於大猩猩一類的靈長類，不過它卻是有着尖銳的爪子，和鋒銳森寒的獠牙。

　　 敖丙眯着眼睛看着眼前的海獸，感受着它身上傳過來的滔天凶威，心中一稟，這傢伙竟然到了太乙玄仙巔峰，距離金仙也只是臨門一腳了。

　　 若是在平時，自己還真不一定怕了他，可是如今自己法力只剩五成，而且戰鬥至今氣力虧空，怕不是它的對手，就在敖丙心中盤算的時候，就聽到耳邊傳來一個脆生生的聲音，

　　 “小黑，打死他……”

　　 敖丙還沒來得及確定聲音的來源，就感覺一道惡風撲來，慌亂中長槍一招舉火燎天，迎上了拍過來的海獸手掌。

　　 敖丙感覺雙臂一麻，手中長槍幾乎脫手而去。

　　 他身形不由得暴退五六丈，心中暗道一聲好大的力氣，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就看到眼前又一道黑影出現，敖丙身形往後一倒，堪堪躲過了黑影的一掌橫掃，又一個懶驢打滾狼狽地避開了黑影接下來的攻擊。

　　 “你這傢伙實力不行，逃命的功夫倒是不錯，小黑，給他點顏色瞧瞧……”

　　 這個時候，敖丙終於確定了聲音的來源，在那被稱為小黑的海獸濃密毛髮之中，伸處一顆小腦袋，大約有蘋果大小。

　　 相對於小黑龐大的身軀來說，這個小腦袋可太不起眼了，但是敖丙確定，剛才的話，就是那個小腦袋說出來的。

# 第119章 巴魯魯卡

　　 話說，敖丙終於確定了那個聲音的來源，竟然是一個來自於長毛海獸毛髮之中的小腦袋。

　　 這小腦袋約有蘋果大小，大大的眼睛，小巧的鼻子，紅紅的小嘴，再添上一對毛茸茸的小尖耳朵，絕對是少女殺手。

　　 若是小姑娘看到，必然是要眼中冒紅心，口稱卡哇伊地撲上去了。

　　 敖丙卻是沒有絲毫的少女心泛濫，他冷冷地看着那個小腦袋，看來這次的深海獸潮果然不是這麼簡單，竟然出現了開啟靈智的海獸。

　　 敖丙還從沒有聽說過海獸有開啟靈智的存在，一開始聽到敖廣分析此次獸潮似乎有組織有紀律，敖丙還以為是有什麼人潛入深海，收服了深海獸群。

　　 不過現在這種情況基本可以排除，既然有海獸開啟了靈智，那麼也就是說明了他們之間是可以交流的，是可以協商的，也許獸潮的事情和祖龍印的事情，並不是想象的那麼難解決。

　　 敖丙看着衝過來被稱為小黑的長毛海獸，以及從他毛髮之中探出、活躍在它頭頂的小腦袋，心中暗下決定，一定要把那小腦袋拿下，自己需要情報，來自深海的情報。

　　 敖丙感覺周圍的一切都安靜下來，他的眼中只剩下了奔襲過來的長毛海獸，還有它那不斷變大向自己砸過來的手掌……

　　 敖丙將自己剩餘的法力，全部注入到長槍之中，凝聚於槍尖之上，槍尖上出現了一滴紅藍二色的液體，敖丙長槍向前一吐，直刺海獸的掌心，此時敖丙的眼神異常明亮。

　　 長槍與海獸手掌相遇，“噗呲～”一聲血花四濺，敖丙的長槍卻是穿透了海獸的手掌，那海獸一聲痛苦的哀嚎，身形暴退。

　　 看着退後的海獸，敖丙蒼白的臉上嘴角微微一勾，他用長槍支撐着身體，勉強不讓自己倒下，不過自己此時的情況有些不妙啊。

　　 艱難地轉過頭，卻是發現周圍都是海獸的身影，根本看不到巴蛇的蹤影，苦笑一聲，自己不是要憋屈地死在這吧？

　　 自己剛才玩得有些過火了……

　　 直到敖丙看到緩緩浮現在海獸身邊的人影，他終於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放心地直挺挺倒了下去。

　　 那人影正是略顯氣急敗壞的敖焚，他發現敖丙似乎陷入到了一種頓悟的狀態之中，心中竊喜不已，而後敖丙的表現讓他更加欣喜，一時不查，竟然讓長毛海獸靠近了敖丙。

　　 就在他要去支援的時候，敖焚卻是忽然發現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成了所有海獸的目標，所有的海獸就好似認準了自己一般，發瘋似地向自己衝過來。

　　 敖焚哪裡有心思理會他們，手中轟出一道強悍的力量，將眼前的海獸轟殺成渣，可是被轟出來的窟窿立刻就被其他的海獸填死。

　　 敖焚心中焦躁，將自己尚未祭煉成功的方天畫戟都拿出來，體內水火二力瘋狂爆發，他就好似一個磨盤一般，將自己眼前的所有海獸全部碾成血霧。

　　 終於是在最危急的時刻，趕到了敖丙身邊，看着自家殿下蒼白的臉色，敖焚心如刀絞一般，自己可是專門來護衛殿下的啊，竟然還讓殿下受此重傷，自己真是該死。

　　 他的目光忽然轉向了一切的罪魁禍首，他大手一揮，空中出現了一個紅藍斑駁的大手，向著長毛海獸拍過去。

　　 長毛海獸本來還在舔/舐自己手掌的傷口，感覺到紅藍大手拍過來，身上的毛髮乍然根根豎直，怒吼一聲雙臂向著紅藍大手迎了上去。

　　 察覺到敖焚出現，那個小腦袋立刻從長毛海獸的毛髮之中鑽了出來，一道閃電般地向著深海方向逃竄，一邊跑一邊喊，“小黑你堅持住，我會回來救你的……”

　　 敖焚拍出紅藍大手之後，就沒有再關注那個長毛海獸，看了一眼逃竄的小腦袋，冷哼一聲，身形變淡，再出現的時候，卻是已經在小腦袋逃竄的必經之路上。

　　 小腦袋嚇得一聲尖叫，收身變向就欲接着逃竄，可是敖丙哪裡會給它機會，伸手一探兩根手指就好似鐵鉗一般將小腦袋的脖子抓住了。

　　 手指一用力，小腦袋白眼一翻，舌頭一吐便昏了過去。

　　 敖焚看着手中軟踏踏的事物，冷哼一聲，現在不殺你，等陛下恢復過來，親自炮製於你。身形一動，就出現了敖丙的身邊。

　　 敖焚放出一道溫和的法力，將敖丙托起來，又伸出自己另外一隻手將那隻被自己的紅藍大手拍得筋骨盡碎的長毛海獸，回歸陣地。

　　 在敖焚捏昏了小腦袋之後，所有的海獸就好似突然發瘋了一般，不過它們卻是發瘋般地向著深海逃竄，此時的它們好像忽然懂得了恐懼為何物，並且行為被恐懼支配。

　　 海獸散盡，廝殺之中的巴蛇眾人失去了目標，也逐漸地從瘋狂之中清醒過來，但是映入他們眼前的卻是昏迷的陛下，還有敖焚陰沉的黑臉。

　　 巴蛇神識查看了一下敖丙身上的傷勢，心裏鬆了一口氣，好在只是脫力而已，如果陛下要是有個三長兩短，自己可怎麼辦吶？

　　 敖焚從心中慶幸不已的巴蛇身邊經過，冷冷地瞥了他一眼，目光好似利劍一般直刺巴蛇的心底，雖然沒有說一句話，但是其中的怨恨卻是讓巴蛇渾身發顫。

　　 他和敖焚之間並無上下直屬關係，但是巴蛇卻是自認比這位陛下身邊的老人矮了半頭，尤其是這次自己犯了大錯，危急陛下安危，敖焚如此冷視，巴蛇連個屁都沒敢放。

　　 三天時間，敖丙終於悠悠醒來，他感覺自己渾身酸痛，提不起一點力氣來，有些茫然地看着周圍，一張張驚喜的臉龐，還有一道道火熱的目光，讓敖丙逐漸地恢復了清醒。

　　 巴蛇嘴角都快咧到後腦勺上去了，這幾天自己可沒少受了敖焚的白眼，最後搞得自己都恨不能以死謝罪，好在現在陛下終於醒過來了。

　　 敖丙回過神來，他卻是立刻就想到了那個小腦袋，他最後的印象是敖焚趕到，所以他才放心地昏過去，他最怕的就是敖焚把那個小腦袋給殺了。

　　 如果真是那樣，豈不是又要費很大功夫，而且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遇到一個開啟靈智的海獸。他看着敖焚，有氣無力地說道，

　　 “敖焚，那兩頭海獸，你沒有弄死他們吧？”

　　 敖焚冷酷地說道，“弄死？那簡直是太便宜他們了，我把他留給陛下，任由陛下發落……”

　　 “好，好，好啊……”敖丙聽到那個小腦袋沒死，頓時放下了心中的一塊石頭，忽然他好像發覺了什麼不對，敖焚剛才的那句話的意思，是不是可以換個說法——

　　 把它們交給自己，對於它們來說是比死更加殘酷的事情？

　　 有些幽怨地看着一眼冷酷的敖焚，敖丙心中嘆息一聲，倒是一個趁手的臂膀，可就是太不會說話了，這也就是我這麼賢明的主上，要擱別人早就辦你了。

　　 敖丙心中感嘆的時候，忽然聽到一個粗獷的聲音響起，“陛下，屬下罪該萬死，請陛下責罰～”後面便是一連竄‘梆梆～’磕頭的聲音。

　　 敖丙眼神一轉，卻是看到了跪在地上不住叩首的巴蛇，他寬慰說道，“巴蛇戰將言重了，都是我太年幼輕狂，才會有此一劫，怨不得別人，巴蛇戰將快起來吧……”

　　 “屬下惶恐～”

　　 “好了，難道你還想讓我親自扶你起來不成？快點，不要惹我生氣～”

　　 聽到敖丙這個調調，巴蛇才小心翼翼地站了起來，抬頭偷瞟一眼，卻是正好撞上了敖焚冷冽的目光，嚇得他心神一跳，將頭又低了下去。

　　 “敖焚，那個小腦袋在哪裡？帶我去見他……”

　　 “可是陛下您剛剛轉醒，不宜運動……”敖焚勸阻說道。

　　 “我又不是什麼嬌生慣養的富家子弟，快點帶我去吧。”說著話，敖丙卻是從床榻上掙扎着爬起來，等他坐起身來，額頭上的冷汗都下來了。

　　 最終，敖丙是在床上被抬過去的。

　　 還沒見到那個小腦袋，就聽到一個脆生生的聲音，

　　 “我勸你們快點放了偉大的巴魯魯卡大人，否則公主殿下的大軍一定會踏平這裏，你們都要完蛋了，快點放了我，快點……”

# 第120章 深海文明

　　 話說，敖丙強撐着‘嬌弱’的身軀來審訊小腦袋，還沒見到那傢伙就聽到他囂張的聲音，不過敖丙卻是在那聲音之中聽到了一些有用的訊息。

　　 他們還有公主殿下？也就是說他們是有王國的，甚至可以大膽推斷，這個王國之中都是開啟靈智的海獸。

　　 敖丙被人抬着來到近前，還未看到那小腦袋，聲音卻是已經傳了過去，“哈～，好大的口氣，我倒是要看看看你們的什麼公主殿下能不能掃平我渭河一部……”

　　 聲音之中雖然透着嚴重的底氣不足，但是卻充滿了無限的霸氣和張揚，聽到的人甚至不由自主地選擇了相信他有這樣的實力。

　　 小腦袋喋喋不休的聲音忽然一頓，卻是立刻變得高亢起來，“我記得你，你這個混蛋，打不過小黑，還找幫手，偉大的巴魯魯卡大人要向你挑戰，一場關於名譽的挑戰……”

　　 敖丙愣住了，這都是哪跟哪啊？

　　 接下來，敖丙終於看到了那個小腦袋的全貌，竟然是一個類似於蛇的東西，不過他的身體與腦袋卻是嚴重不成比例，本來他的腦袋就好像蘋果一般大小，可他的身軀大約只有成人手指粗細，兩尺多長。

　　 那樣子，就好像是一個毛線團拖着一個粗粗的線頭，十分的滑稽。不過配上他的大眼睛小鼻子，秀氣的小嘴，倒是萌的一臉。

　　 巴魯魯卡看到敖丙，頓時眼睛一亮，高高地將自己的腦袋昂起，高傲地說道，

　　 “終於見到閣下了，我，高貴的巴魯魯卡大人，要向你挑戰，如果我贏了，你必須要放我和小黑離開，放心，巴魯魯卡大人可是很溫柔的，我不會傷你性命的，讓我們來一場貴族之間的戰鬥吧……”

　　 敖丙輕輕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陽穴，這貨在說什麼啊？什麼貴族，挑戰？玩兒呢？剛剛清醒過來，還是有些迷糊呢。

　　 敖丙還沒摸清楚情況的時候，一邊一個黑影猛地撲到敖丙的身邊，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跪倒在敖丙的床榻之前，

　　 “陛下，您可終於來了，您不知道，三天時間了，三天吶，這貨的嘴巴就沒停過一會兒，這簡直是要把屬下逼瘋了……”

　　 敖丙定了定神，才確定了眼前的這人是誰，卻是黃炎一部第三軍團長崖山子，敖丙就是看他作風沉穩，不驕不躁，才讓他跟着來的，如今一看，怎麼定力如此之差？

　　 一邊敖焚，看到自己的直系下屬這個模樣，臉上也是有些發黑。

　　 還沒等敖丙說什麼呢，那個巴魯魯卡卻是開口怒聲說道，

　　 “你這個混蛋，能夠傾聽偉大、高貴的巴魯魯卡大人講話，是你幾世修來的福分，你竟然還不知道珍惜這寶貴的機會。你可知道以前想要傾聽巴魯魯卡人講話的海民，能夠排到神耀城外去，巴魯魯卡大人連續三天時間給你講話，你竟然是這樣的態度，你簡直……”

　　 敖丙忽然知道，自己剛才犯迷糊不是沒有原因的，他揉着自己的天陽穴，忽然有些同情起崖山子來，三天時間連續在這樣的魔音灌腦之下堅持下來，這定力可真不是一般的強啊。

　　 “閉嘴，你信不信如果你再多說一個字，我就把你丟到糞池裡去……”敖丙眼睛一瞪，對着巴魯魯卡說道。

　　 巴魯魯卡的脖子就好像被人卡住了，一個字都吐不出來了，他臉上閃過一絲惡寒，目光有些驚懼地看着敖丙，竟然如此對待偉大的巴魯魯卡大人，簡直是太過分了。

　　 巴魯魯卡大人不和他一般見識，如果是真被他丟到……那種地方，巴魯魯卡大人的一世英名可就毀了，名譽為上，名譽為上。

　　 巴魯魯卡只是睜着圓溜溜的小眼睛，擺出一個自認為‘惡狠狠’的姿態，瞪着敖丙。

　　 敖丙沒有在意他的目光，只是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世界終於安靜了，竟然是如此的幸福。不僅僅是敖丙，周圍的人也是暗自鬆了一口氣，畢竟強行忍着捏死某個小東西的慾望，實在是太難受了。

　　 敖丙深深地吸了幾口氣，“你是誰？是什麼身份？你口中的公主殿下又是什麼誰？”

　　 巴魯魯卡只是‘惡狠狠’地看着敖丙，一個字都不說。

　　 半刻鐘之後，敖丙終於受不了了，“特么的把你的眼睛閉上，再沖老子賣一下萌，老子把眼珠子給你戳爆嘍，快點說～”

　　 “你不是不讓說話嗎？”巴魯魯卡嘟嘟囔囔地說道，他早就將自己的眼睛閉上，自己的眼睛可不能瞎，瞎了眼的巴魯魯卡大人，就失去了貴族的氣質。

　　 “現在可以說了，不對，是我問一句，你說一句，若是多說一句我就把你丟到糞池裡去。好了，現在是第一個問題，你是誰？”

　　 “我是偉大的巴魯魯卡大人，乃是海神國的十八位大公之一，天生的貴族，我的貴族氣質是遺傳自我的父親，我的父親是……”

　　 “停，停，停，好了，下一個問題，你口中的公主殿下是誰？”敖丙感覺自己跟這貨在一起，自己的定力變得越來越差。

　　 “公主殿下是海神的女兒，是被神選中的人，她是……”忽然巴魯魯卡的聲音一頓，“哦，我知道了，你們是不是要對公主殿下不利，你們這群惡魔，我不會告訴你們任何關於公主殿下的信息，我不能容忍你們去戕害公主殿下，我偉大的巴魯魯卡……”

　　 “那我可就真的要把你丟到糞坑裡去了……”敖丙滿臉惡相地威脅說道。

　　 此時的巴魯魯卡一臉慷慨赴義的表情，他眼中含着淚水，

　　 “公主殿下是神的指引，我們不能沒有公主殿下。我願意犧牲自己來拯救公主殿下，公主殿下您可一定要記得巴魯魯卡曾經為您而獻身，願神保佑您，願您的美麗長存，願……”

　　 敖丙打斷他的話，眼中閃着奇異的光芒，此時他好像被前世歐洲中世紀的貴族附身，腳下不丁不八，小腹微收，嘴角噙着一絲似有似無的笑容，

　　 “我突然改變主意了，我，高貴的渭河龍王陛下，願意接受同樣身為貴族的巴魯魯卡大公的挑戰，不過我對於海神的國度並不了解，我並不能確定那樣的國度能否產生真正的貴族……”

　　 敖丙說完這句話，身上的雞皮疙瘩掉了一地，另外渭河眾人也是一副見了鬼的表情，原來‘騷’也是可以傳染的。

　　 渭河眾人，包括強如敖焚、巴蛇之屬，都是不自覺地遠離了敖丙兩步，生怕他身上的‘騷’之毒素傳到自己身上來。

　　 巴魯魯卡的眼睛忽然一亮，“尊敬的渭河龍王陛下，您的氣度讓我沉迷，我相信您是一位高貴的貴族，我也願意闡述我們王國的歷史，來證明我們的強大，還有我貴族的身份。”

　　 “非常樂意聆聽巴魯魯卡大公的講述～”

　　 “我們的王國已經有五千年的歷史，王國的開創者，塞音女皇獲得了一塊神石，率先獲得貴族的身份，並且獲得了神的指引，女皇陛下幫助眾多的海民擺脫原民的身份，成為了真正的貴族。”

　　 講述着海神國度的歷史，巴魯魯卡臉上充滿了肅穆與嚮往，敖丙很難想象這麼一個不着調的貨還會有這樣的表情。

　　 “我的祖先，偉大的巴魯魯大公，就是最早追隨女王陛下的十八位大公之一，他們奠定了海神國度的基石，並且海神國度越來越強大。”

　　 敖丙忽然插了一句，“那不知道原民與貴族的區別在什麼地方？”

　　 “哦，貴族啊，就是比原民高貴的存在，貴族比原民更加的聰明，貴族可以操縱原民的一切，我相信同樣身為貴族的您一定深有體會……”

　　 敖丙似乎抓住了某個關竅，“那麼貴國的貴族有多少？”

　　 “很多，很多，應該在數億計吧？”

　　 敖丙喃喃自語，“這可真的可以說是一個國度了，不，應該說是一個文明，深海文明。”

　　 PS：這章寫得是不是太俏皮了？？！！

　　 前方高能預警，西方的諸神要開始登場了。

# 第121章 波色伊東

　　 話說，敖丙宛若貴族附體，與巴魯魯卡大公‘愉快交談’，聽着巴魯魯卡驕傲的講述，敖丙忽然生出了巨大的危機感。

　　 巴魯魯卡確實有他驕傲的本錢，這確實是一個強大的國度。數億計開啟靈智的海獸，敖丙想想就感覺頭皮發麻，而且他們還可以操縱這些沒有開啟靈智的海獸。

　　 敖丙不知道海獸具體有多少，但是前幾天戰場上遇到的海獸就要數以百萬計，敖丙推測海獸的總體數量絕對要超過萬億，甚至萬萬億。

　　 誠然，上次遇到的海獸實力普遍不高，大多都在玄仙中期到太乙玄仙中期附近，太乙玄仙後期已經很少很少了。

　　 但是也架不住數量多啊，萬萬億的海獸，即便是每頭吐一口唾沫，都能匯成一條大河。

　　 而且如此大的基數，不可能沒有實力高深的海獸，評估了一下這個海神國的實力，敖丙深深地感覺到絕望，四海龍族絕對擋不住海獸的進攻，尤其是還有數以億計的‘貴族’海獸的指揮。

　　 “好了，尊敬的渭河龍王陛下，誠如您所說，我已經將我們的王國歷史都告訴您了，我已經證明了自己貴族的身份，我希望您能如約接受我的挑戰，如果我贏了，我希望您能放了我和小黑。”

　　 “不好意思，巴魯魯卡大公，還有最後一個問題，不知道您能否告知海神大人的名諱？”

　　 “當然，高貴的貴族之間不應該有任何的隱瞞，但是身為海神的子民，直呼海神的名諱是大罪過，我希望能夠寫出海神的名諱……”

　　 寫？你們那什麼亂七八糟的鳥文我可不認識

　　 不等敖丙拒絕，巴魯魯卡的尾巴在地上划來劃去，寫出了一個長長的符號，敖丙本來沒有報什麼希望，不過等他一眼掃過去，差點把眼珠子瞪出來。

　　 特么的還真別說，海獸的鳥文老子還真認識，這是個類似於單詞的東西“Ποσειδ?ν”一下就抓住了敖丙的眼球。

　　 前世敖丙在大學期間，某一段時間內對古希臘文很感興趣，花了不少心思記住了那些古希臘文的讀音，如今在這八竿子打不着的洪荒世界，敖丙竟然再一次見到了希臘文。

　　 巴魯魯卡寫的文字很像是前世敖丙見過的古希臘文，於是他嘗試着拼讀。敖丙回憶着前世的記憶，有些生澀地讀出來，

　　 “波——色——伊——東——”

　　 敖丙還沒有說什麼呢，巴魯魯卡先是吃驚地叫喊道，

　　 “天哪，尊敬的渭河龍王陛下，請原諒我先前對您的無禮，沒想到您竟然認識神文，這麼說來您也的一定是神的子民了，在我們的國度，只有最高貴的貴族，才有機會學得神文。”

　　 敖丙卻是沒有絲毫被巴魯魯卡的驚訝分心，他的嘴中反覆咀嚼着“波色伊東”幾個字，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敖丙總是感覺這個名字有些熟悉。

　　 不過巴魯魯卡卻是沒有打算住口，他將自己的話癆本質表現得是淋漓盡致，

　　 “尊敬的陛下，既然我們同樣都是海神的子民，那麼我們也就不是外人了，你能不能放了我和小黑，我會永遠記得您的友誼……”

　　 敖丙正在苦思冥想的時候，忽然巴魯魯卡的一句話點醒了他，他終於知道了這個‘波色伊東’是哪位大神。

　　 說起波色伊東可能沒太有人知道，但是如果換個讀音，那麼一定有很多人聽說過——波塞冬，海神波塞冬。

　　 正是巴魯魯卡提到‘海神’二字，才讓敖丙感覺豁然貫通，原來是自己的讀音有問題，根本不是波色伊東，而是波塞冬。

　　 明白了巴魯魯卡口中的海神是哪位，敖丙卻是想到了更深層次的東西，這裏可是洪荒世界，怎麼會出現波塞冬的名字。

　　 而且即便是存在希臘神系，存在海神波塞冬，那麼也應該是在西方世界啊？這裏可是東海之東的深海，為什麼會出現海神波塞冬？

　　 希臘神系的波塞冬出現在洪荒世界可真不是一個好兆頭，而且敖丙從沒有聽誰說過關於西方希臘神系的事情，西方是佛教，不，現在還沒有佛教，應該是西方教的天下。

　　 那兩個一心想着要往東方發展的聖人，就是覺得西方格局太小，他們又怎麼會容許其他亂七八糟的神系存在，爭奪自己為數不多的傳教之地？

　　 可是偏偏海神波塞冬出現了，敖丙可不會單純地認為這僅僅只是一個巧合，海神再加上波塞冬的名字，那可不是‘巧合’兩個字就能解釋的。

　　 難道是希臘神系要侵入洪荒世界？

　　 敖丙一機靈，可是不管怎樣，波塞冬作為希臘神系僅次於宙斯的二號人物，絕對不是好相與的，有這樣一個鄰居，對於四海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好消息。

　　 波塞冬？我波你一臉，本來自己就夠亂的了，這又出來這麼一個鄰居，真是不讓自己省心啊。

　　 敖丙想事情入了神，可是急壞了一邊等待着他答覆的巴魯魯卡，他看到敖丙眉頭皺着半天也不說話，着急地問道，

　　 “我親愛的貴族朋友，不知道您對於我的提議怎麼看，巴魯魯卡希望獲得您的友誼，願我們的友誼之樹長青……”

　　 被巴魯魯卡打斷了思路，敖丙終於想到眼前還有一位呢，他很紳士地鞠了個躬，

　　 “尊敬的巴魯魯卡大公，我很希望獲得您的友誼，但是恕我冒昧，我認為一個沒落的貴族是沒有資格與高貴的我成為朋友，哦，不好意思，請原諒我的直率……”

　　 巴魯魯卡臉上的希冀立刻凝固，他有些慌張地看着敖丙，小臉上露出驚恐的表情，磕磕巴巴地說道，“尊敬的陛下大人，您究竟在說什麼，我不明白您在說什麼……”

　　 “不明白？恐怕你是最明白的一個，雖然對你的碎嘴不太感冒，但是你的心思卻是和你的碎嘴一樣出色，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在向我展示你們的強大，是想讓我放過你吧？或者說想要讓我們不敢傷害你，對吧？”

　　 敖丙看一眼有些心虛的巴魯魯卡，接着說道，“但是你忽略了一件事情，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不想知道是什麼？”

　　 “是什麼？”巴魯魯卡不由自主地問道，可是隨即就是一陣懊惱，自己接了他的話，豈不是相當於默認了他剛才說的話？

　　 敖丙的嘴角微微一勾，接着說道，“你的祖上應該確實榮光過，要不然你也不可能知道這麼多的事情，但是現在的你，卻不像是一個高貴的貴族該乾的事情。”

　　 “一個貴族，可是不會將自己置身在這樣危險的戰鬥之中，你被派來這裏戰鬥，應該也是被迫的吧？”敖丙的嘴角洋溢着一種叫做自信的笑容。

　　 “身為一個貴族，就應該建立不世功勛，戰鬥才是一個貴族最榮耀的事情，您的推斷說明不了什麼？”巴魯魯卡強裝鎮定地說道。

　　 “哦，是嗎？可是為什麼身為十八大公之一的您，卻僅僅指揮一群原民呢？連一個普通的貴族都沒有願意追隨在您的身邊嗎？看來您的家族不僅僅是沒落了，而且還得罪了什麼強大的勢力……”

　　 “住口，你這個混蛋，高貴的巴魯魯家族不是你一個什麼都不懂的人能夠詆毀的，巴魯魯家族的榮光永垂不朽！”

　　 眼前這個臉紅脖子粗的巴魯魯卡，哪裡還有一絲的萌態？此時他的身上勃發這一種叫做‘憤慨’與‘激昂’的東西。

　　 敖丙看着他一會兒，開口說了一句，“你現在已經不僅僅是海神國的巴魯魯卡，你同樣還是我的俘虜，你最好先冷靜一下，如果你想要恢復祖上的榮光，也許我可以幫你……”

　　 說完這句話，敖丙沖身邊的人使了個眼色，一起退了出去，此番獲得信息有點多了，敖丙需要時間整理一下，並且弄出一個可行的章程。

# 第122章 意欲犯險

　　 話說，敖丙從巴魯魯卡那裡得到了很多的信息，這些信息實在是過於龐大，甚至敖丙都感覺無從下手，海神波塞冬的出現，讓這件事情變得更加複雜。

　　 回到自己的主帳，敖丙躺在床上，嚴肅地掃視了一眼周圍眾人，開口說道，“好了，你們也都聽到了，都說說吧。”

　　 主帳之中的人不多，也就是敖焚、巴蛇、還有崖山子以及崖山子的一個副將，四個人。

　　 大家互相對視一眼，敖焚率先開口說道，“陛下，不知道您對於那個海神波什麼東了解多少？”

　　 “是海神波塞東，你們沒有聽說過他的名號很正常，因為他根本不是洪荒世界的生靈，據我推測他應該是來自於其他世界的神靈。”

　　 “其他世界？”眾人一聲驚呼，他們卻是都沒有過其他世界的概念，在他們的理念之中，一直都以為洪荒世界是唯一的。

　　 “不錯，混沌之大，根本不是我們可以想象的，當年盤古大神劈開混沌創立了洪荒世界，但是同樣也有其他的強大存在開闢了相似的世界……”

　　 敖丙前世的時候倒是看過這樣的資料，但是在見識過了洪荒世界，而且接受了混沌天龍的記憶之後，敖丙對這個說法是嗤之以鼻。

　　 強如混沌天龍的霸主級存在，都被盤古一招秒到，更不用說其他什麼亂七八糟的混沌魔神了，他們怎麼可能是盤古的對手？

　　 可是有了海神波塞冬這個引子，敖丙卻是忽然想到了其他世界存在的可能。誠然，這群混沌魔神確實都不是盤古的對手，可是如果他們都躲起來了呢？

　　 忽然，敖丙又想到鴻均，想到了楊眉，想到了羅睺，他們都是混沌魔神，不過他們的實力在混沌魔神之中都排不上號，算是小魚小蝦級別的存在。

　　 在混沌天龍的記憶之中，敖丙搜尋不到任何關於這幾個名字的信息，只說明他們很弱小。而且十有八/九，當時的混沌青蓮之爭，他們壓根就沒去，反倒是躲過了開天殺劫。

　　 在盤古開天之後，他們進入了洪荒世界，成為了最nb的一群生靈。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僥倖躲過開天殺劫的混沌魔神，不過他們並未進入洪荒世界。

　　 他們效仿盤古開天，開闢了自己的世界，雖然他們的實力遠遠不及盤古，不可能開闢出如洪荒世界一般強大穩固的世界，但是一個小世界還是可以的，甚至他們都不用以自己肉身化世界。

　　 如果是這樣的，那麼海神波塞冬的存在就可以解釋了，不知道是哪路魔神開闢了一個小世界，並且孕育了一些強大的生靈。

　　 在深海的某個地方應該是與那個小世界相連，因此海神波塞冬才能滲透到這裏來。

　　 忽然，敖丙想到了祖龍印，他隱隱感覺波塞冬的出現，與祖龍印有什麼聯繫，敖丙隱隱有種要會會這位神秘海神的想法。

　　 看着驚駭之中的眾人，敖丙輕輕地咳嗽一聲，將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過來，“我覺得深海之中應該隱藏有波塞冬的秘密，我們需要找出來，再決定採取什麼樣的措施。”

　　 巴蛇得知波塞冬的存在之後，他受到的衝擊反而最小，因為他從來不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聽到敖丙的話，立刻興奮地叫喊道，

　　 “陛下，巴蛇願為先鋒，踏平深海獸族，破了那什麼鳥海神國，將海神擒來，獻於陛下……”他卻是沒有考慮海獸的強大，對他來說，只要有戰鬥就好了，哪裡管是什麼樣的戰鬥。

　　 敖丙甚至有些羡慕巴蛇這樣的‘單純’，什麼都不用想，只要考慮自己眼前的事情，可是自己不能啊，自己是渭河龍王，自己是未來的華蓋星君。

　　 自己若是和巴蛇一樣的單純，是要把渭河一部帶到茄子地里去的，自己最後也要被小哪吒扒皮抽筋，做那華蓋星君。

　　 巴蛇注意到了敖丙異樣的目光，有些奇怪地摸了摸自己的臉，“陛下怎麼了？我臉上有什麼臟東西嗎？您怎麼這樣看着我？”

　　 唉，你的臉上沒有臟東西，你的臉和你的心一樣乾淨，乾淨得就好像一張白紙。

　　 敖丙幽幽地說道，“我只是覺得你說的太好了，不過我覺得那樣的話我們可能會耗費太多的時間，還有大量的兵卒也會折損在此處……”

　　 巴蛇摸了摸自己的腦袋，吃吃地說道 ，“嘿嘿，我也不太懂這些，不過都有陛下做主，您讓巴蛇做什麼，巴蛇就做什麼……”

　　 敖丙的眼中閃着奇異的光芒，看着大帳之中的四個人，幽幽地說道，“我命令——”

　　 聽到敖丙的話，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起來，巴蛇最是興奮，他恨不能陛下立刻下令殺入深海，滅掉所有海獸。

　　 “你們接下來的任務就是緊守此處，我希望沒有一個海獸能從這處防線通過，前幾天的攻擊我們表現得太過於顯眼，接下來的日子恐怕不會太好過，恐怕接下里這裏將會成為海獸的重點攻擊對象，我希望你們做好心理準備……”

　　 敖焚眉頭微皺，殿下每次這樣都是做出大決定的時刻，而且他的布置一直都不曾提到對他自身的安排，難道是……

　　 敖焚忽然有了一個不好的猜測，果然，只聽到敖丙接着說道，

　　 “至於我自己，我打算潛入深海，打探一下消息，然後再決定下一步的規劃……”

　　 “陛下，不可啊！”

　　 “陛下，三思啊……”

　　 “陛下，……”

　　 “……”

　　 大帳之中四個人，都是出口阻止，便是夯至巴蛇，他都知道其中的兇險，而開口阻止，甚至他們打斷了敖丙的話，都沒有在意。

　　 “你們毋庸多說，我自是知道其中的兇險，可是如果你們深入想想，其中也沒有什麼，深海可是有數以億計的貴族，我扮成某個貴族應該不是問題。”

　　 “而且我們手中可是有巴魯魯卡，那傢伙雖然心思不純，但卻也是一個可以大加利用的對象。只要搞定了他，混入海神國，不是難事。”

　　 眾人慾要再行勸阻，卻是被敖丙眼睛一瞪，將他們後面的話都噎了回去，

　　 “你們也不要起什麼心思，這次我是自己一個人去，人數越多，目標越大，而且那種貴族的氣質，你們學不來。”

　　 想到敖丙之前與巴魯魯卡交談的情形，眾人不由得激靈靈打了個冷戰，那種‘騷騷’舉止，就是貴族的氣質么？海神國的貴族還真是奇怪啊。

　　 不過除了巴蛇之外，另外三人還想到了自己家陛下又是怎麼學會這種奇異的騷騷的貴族氣質。很是令人費解，不過他們都很識趣地沒有問出來。

　　 “好了事情就這樣決定了，你們守好此處的陣地，不要丟了咱們渭河的臉面，我呢，就去打探一下消息，看能不能從海獸內部解決這件事情。”

　　 四個人唱了一聲諾，不過臉上的擔心卻是怎麼都遮掩不住，敖丙沒有理會他們哭喪着的臉，而是喃喃自語道，

　　 “不過，在這之前呢，我要先解決巴魯魯卡，雖然那貨之前耍了些小聰明，但是如果利用的好，便會成為自己手中一柄利刃，不過具體應該怎麼做呢？”

　　 敖丙腦海之中回憶着之前與巴魯魯卡的對話，還有他的處境，緊皺的眉頭逐漸地舒展，有了，巴魯魯卡啊，我就不行你能跑出我的手掌心。

　　 “好了，安排一下，我要見見巴魯魯卡，將他從‘水深火熱’之中解救出來……”

　　 敖焚輕咳幾聲，弱弱地說道，“咳咳，殿下，您是不是先吧傷養好在說……”

# 第123章 頹然意失

　　 \*頹然的巴魯魯卡\*

　　 話說，敖丙在七天之後找上了巴魯魯卡，至於為什麼不是在當天，當然是因為他的一身傷勢，連走路都需要人抬着床板，哪裡還談什麼潛入深海？

　　 敖丙再見到巴魯魯卡的時候，險些沒認出他來，本來他的形象極佳，絕對是典型的少女殺手，可是現在他身上皮膚鬆弛，褶皺橫生，雙眼黯淡無光，絕對與‘萌’扯不上半毛錢的關係。

　　 敖丙看了看一邊先前在盤膝打坐，而此時已經站起身來躬身施禮的崖山子，有些好奇地問道，“這位是怎麼了？你不是折磨他了吧？”

　　 崖山子也是一臉的古怪，他恭敬地說道，“自從當日陛下離開之後，這位就沒有再說過一句話，屬下也是很好奇呢？”

　　 說到此處，便是崖山子也是感到一些驚疑不定，細想那日陛下對巴魯魯卡說的話，其實也沒有什麼啊？他的反應怎麼這樣強烈？

　　 巴魯魯卡的實力不強，只有大約玄仙級別的實力。也許是開輕靈智的代價，深海這群貴族的後代普遍修為不高，遠不如海獸那樣強悍。

　　 在海神國，他們的勢力劃分與洪荒世界截然不同。

　　 最低的是黑鐵級，大約對應洪荒之中天仙及天仙以下實力，青銅級對應玄仙境，白銀級對應太乙玄仙境，黃金級對應金仙境，還有傳說之中的白金境，對應洪荒之中的大羅境。

　　 塞音女皇時期的十八支家族，已經有七支走向了滅亡，如今依然保持強盛的只有兩支，還有一隻後期崛起的家族，構成了如今海神國的主要權力體系。

　　 至於剩下的九支家族有六支淪為了一般家族，剩下的三支家族處於滅亡的邊緣。

　　 巴魯魯卡已經是巴魯魯家族的最後一個族人，他被派來戰鬥也確實如敖丙猜測的那樣，得罪了一個大家族，受到了打壓。

　　 被敖丙看破了自己的心思，巴魯魯卡有些心灰意冷，之前他滿腹豪情，自視甚高，雖然家族沒落，但是他相信以自己的才智，振興家族只是時間問題。

　　 可是如今被擒，他最初覺得以自己的聰明智慧，一定可以安然逃離，可是被敖丙說中了他的心思，他忽然意識到，自己把世界看的太簡單了。

　　 原來最傻的一直都是自己，因為只有傻子才會把其他所有人都當做是傻子。

　　 此番遭劫，他卻是真正地冷靜下來，認真剖析自己經歷過的事情，越想他越是苦澀，原來自己一直都是跳梁小丑般的角色。

　　 萊茵家族從沒有把自己當成是障礙，甚至他們都懶得用手段，只是一道命令就讓自己隻身奔赴前線，陷入了絕地，如今更是遭擒。

　　 敖丙狠狠地咳嗽兩聲，將巴魯魯卡從臆想之中驚醒過來，甚是紳士般地關懷問候到，“哦，我的天哪，巴魯魯卡大公，你這是怎麼了？怎會如此狼狽？”

　　 巴魯魯卡茫然地抬起頭來，瞪着自己布滿血絲的雙眼看了看敖丙，他臉上沒有露出任何的表情變化，麻木貫穿始終。

　　 敖丙眉頭一皺，這可是有些讓自己意外啊，雖然猜測到他的情況不是太好，但是也不至於失意到這種程度吧？

　　 “巴魯魯卡大公，你忘記家族的榮耀了嗎？你忘記自己的責任么了？你忘記自己為什麼會落到這幅田地嗎？你就不想振興家族，報仇雪恥嗎？”

　　 巴魯魯卡對於敖丙強烈的話語，只是身體劇烈地顫了顫，最終低着頭說出來，

　　 “我就是一個廢物，我什麼也不會，什麼也做不好，我的存在只會讓家族蒙羞，也許巴魯魯家族從我手中消失掉也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敖丙有些複雜地看着巴魯魯卡，也是一個可憐人，也許自己如果沒有父王母后的關懷，也會變得像他一樣，自暴自棄，最終等待着命運的安排，做那華蓋星君吧？

　　 可是你卻是不能就這樣淪陷呢。

　　 要是在以前，隨便你怎麼沉淪，便是死了也不關自己的事情，可是如今不同了，這貨可是自己潛入深海的鑰匙，沒有他，自己的深海之行，恐怕要多費很多手腳。

　　 “巴魯魯卡大公，我不知道您遭遇了什麼，但是我願意做個傾聽者，請您把事情都告訴我吧，也許我可以對您有所幫助……”

　　 巴魯魯卡抬頭看了看敖丙，迎接他的是一張誠摯的面容，深深地看了敖丙一眼，聲音沙啞地說道，

　　 “我不知道你有幾分真心，也不管你想對海神國做什麼，我也管不到了，”嘴角勾着苦澀的弧度，“如果你想聽，我那就告訴你吧……”

　　 通過巴魯魯卡的介紹，敖丙算是知道了這傢伙能夠撐到現在現在才崩潰也真是不容易。這傢伙的成長史簡直就是一部血淚史。

　　 巴魯魯家族是海神國創立之初的十八家族之一，族長世襲大公之位。

　　 起初巴魯魯卡家族也曾盛極一時，但是大約在千年之前，八代族長與當時的公主殿下暗生情愫，最終私奔。

　　 最終海神震怒，八代族長與公主殿下雙雙身死。公主重新選定，連帶着巴魯魯家族也受到牽連，迅速衰落。

　　 巴魯魯卡算是第十三代族長，如今的家族只剩下他一人，在他還未出生的時候，父親外出征戰身死，他一出生便由母親撫養，在他八歲的時候，母親撒手人寰。

　　 母親對他期望很高，希望他能振興家族，因此從小對他家教很嚴，逼迫着他學習各種禮儀，和謀略數術。八歲時，他就已經成為了一個合格的貴族，並且博覽群書，將家族的藏書全部讀了一遍。

　　 母親離世之後，只留下了一個父親當年瘸了腿的部將照顧他。其間真是艱難，雖然身為貴族，但是他一樣需要外出尋找生計，養家糊口。

　　 在他十六歲的時候，世襲了大公之位，不過他應該是海神國最尷尬的大公，手下無有一點權力，無有一點財富，無有一點兵力。

　　 在兩年前的一次貴族酒會上，他認識了一個靚麗的女子，他很是心動，那女子對他的氣質和幽默也很有感覺，於是他們相戀了。

　　 但是很快他們就遭到了女孩家族的反對，女孩的家族便是後來崛起的如今的三大家族之一——萊茵家族，她正是當代族長的女兒。

　　 女孩最終迫於家族的壓力，選擇了與巴魯魯卡分開，巴魯魯卡不甘心，可是卻無可奈何，他在半年前被帝國派來此處戰場。

　　 他知道其中有萊茵家族的運作，但是他不以為意，雖然沒有分派一個貴族相助，但是他信心滿滿，他讀過很過關於戰陣的書籍，對於指揮海獸作戰，他很有信心。

　　 甚至他還希望能夠積累足夠的戰功，重新恢復家族的榮光，至於小黑，是他父親留給他的，與他一直成長起來的。

　　 前幾天的戰鬥是巴魯魯卡的處女戰，一戰而被擒。

　　 他心灰意冷，自己這些年的堅持真的值得嗎？家族的榮光又如何？家族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便是父親的那個部將也在一年前因舊傷複發而死去。

　　 自己心思被這個外族人看穿，自己沒有可能逃脫，這群人的實力都要遠遠超過自己，自己也許就要身死了。

　　 有萊茵家族的插手，帝國也不會出兵前來拯救自己。

　　 自己已經沒有未來。

　　 萬般困境之下，巴魯魯卡終於沉淪了，猜測到自己即將到來的死亡命運，他反倒是有些平靜，甚至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我知道你不會放過我的，但是請你放過小黑，它什麼也不懂，對你們也不會有威脅～”

　　 “可是，如果我想放過你呢？”

# 第124章 信仰有毒

　　 話說，巴魯魯卡心灰意冷，竟然存了死志，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出人頭地，不可能振興家族，自己之前的作為也不過是個笑話，他一心求死，只希望敖丙能夠放過小黑。

　　 可是，敖丙還需要他帶着自己進入海神國，怎麼會讓巴魯魯卡死去，甚至巴魯魯卡此時的頹廢狀態，也不是敖丙想看到的。

　　 “巴魯魯卡大公，你想不想獲得強大的力量，想不想振興家族，想不想抱得美人歸？只要你還有一顆向上的心，我就願意幫助你……”

　　 敖丙看着巴魯魯卡，眼中閃爍着奇異的光芒，循循善誘地說道。

　　 敖丙的聲音好似魔音灌腦，深深地印在了巴魯魯卡的腦海中，他的眼中忽然恢復了一絲神采，可是隨即熄滅，

　　 “不需要了，也許消亡對於巴魯魯家族來說，就是最好的結局了。”

　　 巴魯魯卡眼中的神采讓敖丙心中一定，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好在沒有頹廢到無可救藥，他接着說道，

　　 “巴魯魯卡大公此言差矣，如果巴魯魯家族不復存在了，你逝去的父母當年的努力都是為何？對你的培養又是為何？你死後如何面對他們，還有巴魯魯家族的諸位先祖？”

　　 巴魯魯卡的身體輕微地顫抖，敖丙的話說到了他的心中，他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巴魯魯家族的諸位先祖。

　　 他可以不在乎自己的境遇，可以放棄自己的愛情，放棄自己的生命，他之前刻意迴避這些，但此時卻是被敖丙挑開，血淋淋地撕開展現在他的面前。

　　 巴魯魯卡抬頭看着敖丙，眼中滿是懷疑和警惕，“你會這麼好心？母親從小就告訴我，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你想要獲得什麼？”

　　 敖丙嘿嘿一笑，絲毫不以為杵，“巴魯魯卡大公果然是聰明人，和聰明人說話就是輕鬆，我也希望您能做出聰明的選擇，至於我的目的……”

　　 “呵呵，巴魯魯卡大公，此時您的身上還有什麼能夠引起我的覬覦呢？相反，我可以讓你的實力大增，讓你的家族再現祖上的榮光。我感興趣的不是你，也不是巴魯魯家族，而是海神國。”

　　 “什麼？你要對付海神國？”巴魯魯卡忽然站起來，之前他受到的一直都是忠於帝國的教育，此時聽到有人要對帝國不利，而且還要讓自己合作，他不禁有些憤然。

　　 敖丙冷笑一聲，“我們本來就是敵對關係，我要對付海神國有什麼不對嗎？”

　　 “是啊，你沒有什麼不對，”有些自嘲般地苦笑一聲，“可是我不會幫你的，畢竟那裡是生我養我的地方。”

　　 敖丙冷笑一聲，“沒想到巴魯魯卡大公如此聰明，竟然會說出如此幼稚的話，帝國如何待我，我當如何待之。既然帝國有負於你，你又何必還要守護它？”

　　 巴魯魯卡的臉上現出一絲掙扎，足足百息之後，他才逐漸地平靜下來，他頹然地閉上眼睛，身體就好像失去了骨頭的支撐一般，癱軟在地上，

　　 “我做不到，你還是殺了我吧？我不會和你合作的……”

　　 敖丙倒是一陣意外，沒想到這貨還有一些風骨，倒是也對得起他的那‘大公’二字，不過你以為這樣我就會放過你，哼哼～

　　 “其實我也不是要對海神國不利，就像之前我們從沒有主動攻擊過你們，這次的戰爭也是你們挑起來的，我們一方完全就是被迫應戰。我是想幫助你們——”

　　 敖丙沒有在意巴魯魯卡嘲弄的目光，接着說道，“接下來的話，可能對你的衝擊有些大，但卻都是事實，你要做好心理準備——”

　　 “你們祭拜信奉海神，可是你們知不知道海神是誰？他又為什麼庇護你們？你們不知道……你們只是單純地信奉他，你們付出了什麼？又獲得了什麼？你們都不知道……”

　　 敖丙的話並非是信口開河，而他卻是知道，尤其是在聽說了巴魯魯卡的經歷之後，獲得更多關於海神國的信息，他越發印證了心中的猜測。

　　 海神波塞冬對深海的庇護只是為了信仰之力。

　　 西方眾神乃是天地孕育，一出生便是巔峰狀態，他們自身雖然可以修鍊，但可拓展性並不是很大。他們依靠的是信仰之力，這才是他們力量的源泉。

　　 信奉他們的生靈多了，能夠產生更多的信仰之力，他們的神力也就越強，波塞冬庇護深海一族只是為了獲得信仰之力，增強自己的神力。

　　 說是庇護，敖丙卻是沒有聽到關於他顯露神跡的信息，他做的只是指引，指引深海獸族發展文明，他傳出的一套東西就是西方的那些制度。

　　 可是，信仰之力對眾神是食糧，是力量，但是對於產生信仰之力的生靈，信仰之力卻是毒藥。

　　 “貴族的確是越來越聰明，可是你們的實力卻也是越來越低，你們就沒有感到奇怪嗎？你們相比於海獸的力量，差的太多太多。而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就是你們信奉的海神。”

　　 眾神總是喜歡弱小的羔羊，聽話的羔羊，他們只是產生信仰之力的工具，不需要強大的實力。他們在產生信仰之力的時候，同樣被收走的還有他們的一部分資質。

　　 這就讓他們一代不如一代，實力越來越低。

　　 巴魯魯卡此時是真的震驚了，敖丙的話他考慮過，他們很多人也發現了這個現象，他們投身到其中的研究之中，可他們卻是無法如何也無法發現其中的原因。

　　 當這個問題被送到海神面前的時候，海神則是告訴他們，這就是獲得智慧的代價，力量與智慧不能同時兼得。

　　 海民們信了，神的話是沒有錯的。巴魯魯卡原本對這句話也是深信不疑的，可是如今聽到敖丙的論調，他不由得產生了懷疑。

　　 但他卻是依然很是堅定地說道，“你不要污衊偉大的海神，智慧與力量是不可兼得，這是神的旨意，是上天的旨意，不能更改……”

　　 “哈哈哈～”敖丙哈哈大笑，他眼中閃過一絲悲哀，“這是海神告訴你們的吧？你也相信嗎？可是我們為什麼就能力量與智慧並得呢？這又如何解釋呢？”

　　 “這……”巴魯魯卡啞口無言，他有心反駁，卻又找不到合適的理由，卻是，他們有智慧，而且力量強大，他們是怎麼做到的。

　　 不過，雖然他被敖丙的話狠狠地撬動了心靈，但是讓他立刻相信敖丙的話，卻又不可能。

　　 “我知道你不信，我們可以做個試驗。我這裡有一個修行的法門，你可以去嘗試一下，如果可以，那就說明智慧與力量可以並存，而你們信奉的海神騙了你們。”

　　 敖丙的手中出現了一個淡淡的光團，其中封印了一套修鍊之法，嘴角噙着一絲笑意，“你，敢不敢來嘗試一下……”

　　 巴魯魯卡猶豫了，他心中搖擺不定，他多年的教育和經歷告訴他，海神是無所不能的，海神的話就是對的，海神是他們的神。

　　 但他的心中卻又有另外一個聲音在呼喊，他說的才是對的，海神欺騙了所有人，他就是造成貴族無法修鍊的罪魁禍首。

　　 渾渾噩噩之間，巴魯魯卡將敖丙手中的光團捏在了手中，光團直接從他手中滲進去，然後巴魯魯卡的腦海之中出現了一個運行路線。

　　 敖丙看着閉上眼睛的巴魯魯卡，眼中閃過一絲笑意，這件事情基本是成了，不過這次能夠成事，主要依賴的就是自己前世掌握的關於西方諸神的信息。

　　 只要巴魯魯卡驗證了自己的話，那麼他是必要走上反對海神的路子，而且以他為基點，還能拉攏很大一部分貴族，徹底分裂海神國。從根本上解決深海獸潮。

　　 海神國崩潰，信仰之源大損，那時就不信海神不現身。

　　 倒是要看看這個海神是個什麼樣子？

# 第125章 尼克家族

　　話說，敖丙計賺巴魯魯卡，讓他修鍊了自己整理出來的功法，那可不是一般的功法，而是敖丙結合混沌天龍的記憶整理出來關於混沌魔神的修鍊之法。

　　至於為什麼要將混沌魔神的修鍊之法交給巴魯魯卡，卻是敖丙突發奇想。看到這群海獸，敖丙不自覺地就想到了混沌魔神，他們之間卻是有不少相像之處。

　　首先表現在外貌方面，混沌魔神長得是隨心所欲，而這群海獸也是不逞多讓，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他們長不成。

　　當然，實力方面還要差很多。

　　敖丙猜測這群海獸是不是與混沌魔神有什麼關係？於是他才在巴魯魯卡身上做了個實驗，如果真有什麼關係，那麼他修鍊起混沌魔神的法門，必然是事倍功半。

　　若是二者沒有什麼聯繫，巴魯魯卡倒是也可以修鍊，不過效果也是要差很多，但終究是要比他們自然成長效果好的多，至少作為推翻海神言論的證據是足夠了。

　　敖丙知道巴魯魯卡將是自己能否成功潛入深海的關鍵，只有他真心配合自己，自己才能得到深海高層的信息，也才能保證自己的安全。

　　敖丙感受着周圍不斷向巴魯魯卡彙集的靈氣，看着身上已經浮現出一片光影的巴魯魯卡，知道自己距離成功又近了一步，巴魯魯卡獲悉了海神的“陰謀“，勢必要和自己合作，自己的目的也就達到了。

　　巴魯魯卡的這一番修鍊卻是持續了三天時間，敖丙沒有離開，就在他的身邊，關注着他的修鍊，越是觀察，敖丙越是確定巴魯魯卡一族與混沌魔神有關。

　　敖丙心中卻是有了新的計較，也許自己可以利用修鍊法門稍微運作一下，此次的深海之行要稍微改動一下了。

　　無數的思想火花在敖丙的腦海之中碰撞點燃，讓敖丙的目光越發明亮，他漸漸地完善確定了自己此行的計劃。

　　三天之後，巴魯魯卡醒來，卻是並沒有回身側的敖丙，他在原地枯坐半月之後，終於站起身來，將目光投向了敖丙。

　　此時他的目光之中充滿了洗盡鉛華的平靜，還有歷盡滄桑的睿智。

　　他並沒有立刻答應敖丙的合作，而是與敖丙洽談了很久，其中包括了敖丙的計劃，最主要的是敖丙對待深海獸族的態度與方法。

　　敖丙有些欣賞這位少年了，能夠經歷困苦，並且走出困苦，重新找到自己的路，確實不易。

　　實則，巴魯魯卡根本沒有與敖丙談判的資格，畢竟他本身就是階下囚的身份，而且隨着敖丙對海神國的深入了解，他漸漸地有了信心，即使不依靠巴魯魯卡，也能混進深海獸族。

　　雖然其中要花費一些心思，而且還要浪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是卻沒有巴魯魯卡這個後顧之憂，不怕他的背叛，一切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但是敖丙卻不想花費太多的時間在這上面，自己背負命運的枷鎖，沒有太多時間浪費這裏。

　　而且他並不想對深海獸族怎麼樣，他只是想解決龍族背後的危險，為龍族締造一個穩固的後方。這點勢力還不放在敖丙眼中，時間與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而且敖丙不可能長期守在深海這邊，他需要一個人為自己穩固後方，敖丙初步看中了巴魯魯卡，首先他不得志，他想要成事，必須要自己的支持。

　　而且用巴魯魯卡間接影響深海獸族，而不是直接統御，可以大大減少深海獸族的反抗情緒，大大節約解決此事的時間。

　　其次，從巴魯魯卡的經歷可以看出，他並不是姦邪之人，並不太要擔心他勢大之後反制自己，而且敖丙也不會給他這樣的機會。

　　於是這才有了，敖丙與巴魯魯卡協商的基礎。

　　雙方約定，敖丙幫助巴魯魯卡在海神國獲取高位，幫助海神國脫離海神波塞冬的控制，而巴魯魯卡要做的，便是保證深海獸族不再侵犯龍族，並且在敖丙提出要求的時候，提供力所能及的援手。

　　現在的巴魯魯卡當然沒有資格做出這樣的承諾，但若是敖丙真的幫助巴魯魯卡帶領海族脫離海神的控制，那麼巴魯魯卡的威望必然在海族無人能及，那時的他才具備了承諾的資格。

　　雙方約定好，並且對天道起誓之後，敖丙便與巴魯魯卡在下一次獸潮襲來的時候，逆着獸潮向著深海進發。

　　巴魯魯卡藏在小黑的毛髮之中，敖丙卻是將自己的身體縮小，站在了小黑的肩膀上。小黑的實力在眾海獸之中絕對是頂尖的存在，因此他們的逆沖獸潮並未遇到什麼阻滯。

　　巴魯魯卡看着迎面而來的獸潮，卻是幽幽地說道，“這是尼克家族的老八尼克遜，這次竟然是他來帶隊，我們想不驚動他穿過獸潮是不可能了……”

　　似乎在驗證他的話，小黑的面前忽然出現了一頭巨大的海獸，有些類似於蛇屬的妖獸，渾身都是鱗片，有兩個頭顱。

　　有一個小巧的身影站在兩顆頭顱頸部相交的地方。

　　他渾身細小的鱗片，即便是臉上都不例外，他有一雙碧綠色的豎瞳，有些疑惑地盯着小黑，還有小黑肩膀上的敖丙。

　　那個小巧的身影看着小黑，陰冷的聲音穿過來，“你是什麼人，如果我沒有記錯的是，這頭海獸應該是巴魯魯家族的吧？”

　　敖丙嘴角微微一翹，“這位閣下，在詢問別人身份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先報出自己的身份呢？”

　　那個小巧的身影看着敖丙，眼中有些陰唳，他眼中閃過一道冷光，“哼～，不想說是吧？那我就打到你說……”

　　只見他腳下一踏，身下的雙頭海獸已經向著敖丙撲了過來，敖丙微微一笑，卻是沒有絲毫反應。在關鍵時刻，巴魯魯卡指揮小黑躲過了攻擊，從毛髮之中伸出自己的腦袋，

　　“我是巴魯魯卡，我們不是敵人，請不要攻擊了～”

　　他的聲音之中透着一絲無奈，原本還想低調地回去，慢慢籌劃，可是沒想到竟然碰上了尼克遜，看來不先和他打個招呼是不行了。

　　那個小巧的身影立刻制止了雙頭海獸的攻擊，有些驚疑地說道，

　　“是巴魯魯卡大公嗎？我是尼克家族的尼克斯，我家遜少爺正在到處尋找您的蹤跡，如果遜少爺知道您平安無事，他一定會很開心的。”

　　巴魯魯卡臉上閃過一道溫和，開口說道，“你在頭前帶路吧，正好我也見見遜少爺，有些話想要跟他說一下。”

　　尼克斯恭恭敬敬地對着巴魯魯卡躬身一禮，然後驅動雙頭海獸在頭前引路，巴魯魯卡指揮小黑緊隨其後。有了尼克斯的帶領，周圍的海獸都是自動地閃開了路線。

　　其間，巴魯魯卡將尼克遜的事情告訴了敖丙——

　　尼克家族是最初的十八家族之一，同時也是現今的三大家族之一，卻是帝國最強大的勢力之一。

　　不過，身為尼克家族嫡系八少爺的尼克遜，卻是並沒有受到太多的照顧。

　　因為他只是一個意外的產物。他的父親尼克康大公，在一次宴會醉酒亂性與一個侍女歡愉之後，就有了尼克遜。

　　雖然他被賦予了尼克家族少爺的身份，卻是受盡了嘲諷和白眼，尼克康對這個便宜兒子也不甚關心。尼克遜平時常年也見不到一次尼克康，不過他的生活倒是要比巴魯魯卡好很多。

　　在學校，這對難兄難弟認識之後，同病相憐，卻是成為了好朋友，尼克遜平時沒少接濟巴魯魯卡，尤其是在巴魯魯卡母親去之後，更是受到了尼克遜大量照顧。

　　尼克遜的天賦很好，實力很高，眾兄弟之中位列第一。由於嫉妒，其他的兄弟經常會布下各種陷阱，刁難尼克遜。尼克遜雖然實力很高，但是並不擅長謀略。

　　巴魯魯卡沒少為他出謀划策，讓尼克遜在兄弟之間的鬥爭之中屢屢化險為夷，最後終於受到了尼克康的關注，並且在他身上投下了不少的資本。

　　如今巴魯魯卡出事，前來搜尋救援便是這位與他交情甚好的尼克遜了。

　　PS：最近卡文嚴重，這個海神部分是靈光一閃，拍腦袋想出來的，寫得有些艱難，很不舒服的趕腳。

# 第126章 特工邦德

　　 話說，敖丙與巴魯魯卡原本想悄悄地潛入深海，暗中謀划，可是卻沒想到遇上了尼克家族的八少爺尼克遜帶領的海獸群。

　　 尼克遜與巴魯魯卡相交莫逆，聽聞巴魯魯卡出事之後，便即刻來到此處戰場尋找巴魯魯卡的信息。

　　 起初巴魯魯卡受到任命的時候，尼克遜就曾勸阻過巴魯魯卡，不要接受這道任命，或者自己跟在他的身邊保護。

　　 可是巴魯魯卡卻是拒絕了尼克遜的提議和幫助，他需要戰功重振自己的家族，而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讓他不願意在自己的好友面前露怯。

　　 巴魯魯卡與敖丙達成協議之後，便想着自己完成此事，他知道此事看似風光靚麗，實則兇險極大，他不想將尼克遜牽扯進來。

　　 但是沒想到尼克遜竟然為了自己來到此處戰場，心中感動的同時，卻是更加堅定了不要就將尼克遜牽扯進來的想法。

　　 可是卻沒想到好巧不巧地遇上了尼克斯，於是他想要不驚動尼克遜是不可能了，於是他才決定要見一見這位老朋友，不過他依然不想將尼克遜拉進這個漩渦之中。

　　 在尼克斯的帶領之下，他們很快就來到了尼克遜的身邊，尼克遜的腳下也是一頭蛇形海獸，不過它卻是有三顆頭顱，實力也到了太乙巔峰境界，此時的尼克遜指揮着獸群，不斷地向著崖山子的戰陣發起衝鋒。

　　 敖丙三個人一靠近，他就察覺到了，一雙豎瞳就好似兩道利劍，射向了敖丙三人。他一眼就看到了為首的尼克斯，還有跟在後面的小黑。

　　 他的臉上閃過一絲波動，主動地向著他們迎了上來……

　　 感覺到了尼克遜的到來，巴魯魯卡已經從小黑長長的毛髮之中，伸出了自己的小腦袋，與尼克遜來了一個深情對望，兩個人都沒有說話，一切盡在不言中。

　　 但是這一幕落在敖丙的眼中，就是感覺基情四射，gay得無以復加。

　　 尼克遜來到小黑身邊，伸出手一攝，巴魯魯卡就被他捏着脖子從小黑的毛髮之中揪了出來，眼中閃過一道凶光，

　　 “你小子可以啊，我千里迢迢來救你，你竟然悠哉悠哉地一點事兒都沒有，你覺得對得起我嗎？”

　　 巴魯魯卡被捏着脖子，臉色通紅，也不知道是被憋的，還是被羞的，他的語氣之中滿是羞憤地說道，

　　 “你這傢伙真是多管閑事，我需要你來救嗎？而且我早就說過，不要在別人面前捏我的脖子，你這混蛋是誠心想讓我出醜嗎？快點放開我……”

　　 說著話，巴魯魯卡不斷地掙扎，不過他的實力距離尼克遜卻是差了好大一截，根本掙脫不開。

　　 “別人？”這個時候，尼克遜才將目光投到了敖丙的身上，上下打量一番，“不知道這位閣下如何稱呼啊？”

　　 敖丙微微一笑，“好說，好說，不過我的身份還是讓巴魯魯卡大公解釋給你聽吧。”

　　 尼克遜的目光有些狐疑地在敖丙身上停留了一會兒，然後轉向了巴魯魯卡，想要聽聽巴魯魯卡的解釋，這個功夫，巴魯魯卡已經從尼克遜的手中掙脫出來。

　　 巴魯魯卡看了一眼敖丙，後者正笑眯眯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表演’，巴魯魯卡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平靜地說到，

　　 “這次確實兇險，如果不是這位流落在外的貴族兄弟相救，恐怕我是回不來了，又正好趕上你的海獸潮，我們才能順利衝破封鎖，來到這裏……”

　　 尼克遜的眉頭微皺，“看來你的運氣不錯啊？我得到的消息的是，你被他們抓到了，所以我才這麼著急要把你救出來，你這位貴族兄弟也太及時了一些……”

　　 說到這裏，尼克遜的目光投向了敖丙，眼中閃着懷疑的目光，“你是貴族？”

　　 “是的，尊敬的尼克遜少爺，我本來只是一般的原民，可是在我吃了一顆奇怪的植物之後，就變成了貴族，這次能夠幫到巴魯魯卡大公，是我的榮幸……”

　　 尼克遜眼中的懷疑並沒有衰減，他皺着眉頭，“你有名字嗎？叫什麼？”

　　 “是的，我有名字的，”敖丙的嘴角閃過一絲奇異的微笑，“我的名字叫做——邦德。”

　　 尼克遜嘴中咀嚼着‘邦德’兩個字，沉默不語……

　　 一邊的巴魯魯卡卻是有些看不過去，雖然他和敖丙之前已經合計過，敖丙的身份是一位誤食了仙草的原民，僥倖變成了貴族，這樣敖丙的來歷也就說得通了，而且不會留下什麼痕迹。

　　 可這畢竟是假的，難保不被別人看出破綻，巴魯魯卡看到尼克遜揪着敖丙的身份不放，生怕他看出什麼破綻來。

　　 “尼克遜，你這是什麼意思？邦德兄弟是我的朋友，是救過我性命的朋友，請你不要懷疑他的身份，而且我相信自己的判斷，邦德兄弟是真心幫我的。”

　　 尼克遜眼中的懷疑稍霽，對於巴魯魯卡的判斷他是比較信服的，可是他的直覺告訴他，這個邦德有問題，他的出現絕對不是這麼簡單。

　　 但是聽到巴魯魯卡信誓旦旦的保證，他只好將自己的懷疑都壓在了心底。

　　 “既然你回來了，在這裏也就沒什麼意思了，你說咱們接下來是不是直接回神耀城？”

　　 “恩，我見過他們那群人，他們的實力很強，若是強攻的話，恐怕會有不小的損失，我們還是回神耀城吧？恩，對了你是怎來的？從哪裡搞到這麼多原民？”

　　 “當然是我主動向帝國請命，要來的戰鬥指令，要不然這麼短的時間，我上哪去搞這麼多的原民？”

　　 “什麼？這是帝國的指令？那你還想回去？你要是回去了，長老院那群老傢伙不會放過你的，你老爹也不會饒了你的……”巴魯魯卡有些吃驚地說道。

　　 可是隨即他就想到了，他想要救自己，好像也就只有這麼辦了。這卻是表明了尼克遜對自己的心意，但是自己卻不能看着他就這麼回去。

　　 尼克遜撇了撇嘴，滿不在乎地說道，“那又怎樣？我有不想巴結那群老傢伙，至於我們家老頭的喜好，從來都不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

　　 “不，你如果現在回去的話，你以後的前程就全毀了，再無反身的可能，我不能看着你走出這一步……”

　　 尼克遜有些不耐地打斷了巴魯魯卡的話，“不是早就告訴你了嗎？我不在乎，此生我追求的就是極致的力量，至於什麼爵位財富，都不是我想要的。”

　　 巴魯魯卡有些無奈地搖了搖頭，真是拿自己這個好朋友沒辦法，但是他自己不思進取，自己卻是不能看着他的前程盡毀，可是應該怎麼辦呢？

　　 敖丙看着眼前的兩個人，聽着他們之間的討論，心中大概了解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之間深厚的友誼。

　　 他對於巴魯魯卡能夠有這樣一個朋友，而感到有些羡慕，這樣可以性命相交的友誼，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是讓人羡慕的存在。

　　 “我倒是有一個計策，興許可以解決兩位少爺的難題？”

　　 “哦？”“哦？”

　　 兩聲驚疑之聲，然後兩道目光同時落在了敖丙的身上，敖丙沒有絲毫的緊張，在巴魯魯卡和尼克遜的注視之下，侃侃而談，

　　 “我曾經在外面的世界生活過一段時間，我知道一些外面的事情，據我所知，外面的勢力已經向它背後的實力求助了，咱們眼前的勢力，就是最新派來的援軍……”

　　 尼克遜的眼中閃過一道異色，“我說呢，聽他們說外面異族不堪一擊，可是我發現根本不是這樣。我還以為是我水平不行，原來是這個原因……”

　　 “我想，如果將這個消息帶回神耀城，遜少爺不僅無罪，反而有功……”

# 第127章 神耀城外

　　話說，敖丙提出了一個建議，能夠讓尼克遜回到神耀城，卻不受到懲罰，甚至還會受到獎賞。

　　巴魯魯卡聽完之後，雖然不知道敖丙心中打的是什麼主意，但他卻知道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建議，能夠讓尼克遜回到神耀城，卻不會受到絲毫懲處，甚至還大大有利於他的前程。

　　尼克遜聽到敖丙的話，他卻是忽然問了一句，“外面的異族實力強不強？比我如何？比我身後的三首神獸如何？”

　　敖丙看了看尼克遜，又看了看他身後的三首蛇形海獸，他們的實力確實不俗，前者已經到了白銀級中期，也就是太乙中期。

　　他身後的三首海獸與小黑的實力相仿，都在白銀級巔峰，隨時都有可能踏入黃金級。

　　敖丙臉上透着一絲小心謹慎，實則他的心中卻是有些拿不準這個尼克遜在想些什麼，“遜少爺，這個，這個，我也不太清楚……”

　　“不必隱瞞，實話實說就可以，你是巴魯魯卡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不會把你怎麼樣的，你放心……”尼克遜察覺到了敖丙的遲疑，安慰着說道。

　　聽到尼克遜的聲音，敖丙才裝出一種豁出去的表情，咬着牙說道，“遜少爺，您的實力在貴族之中確實已經很高了，但是與外面的異族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

　　巴魯魯卡對尼克遜有些了解，有些猜到了他的想法，卻是不想他冒險，他接着說道，

　　“是啊，阿遜，外面異族很強，尤其是那個擒拿我的異人，一招就制服了小黑，他的實力恐怕在黃金級中期以上，你可不要做什麼傻事啊？”

　　“哦，竟然出現了黃金級異人，帝國只有戰神院里才有幾位黃金級貴族，而且輕易不會出動，他們已經有黃金級參戰了嗎？真是有些不妙啊……”

　　他的嘴中雖然這樣說著，但他眼中卻是綻放出了戰意的火焰，他遠遠地眺過獸潮，看到了遠處的戰陣，心中戰意澎湃，

　　“你們先回去吧，我在這裏再待一段時間，黃金級的異人，真想見識一番啊！”

　　敖丙眼中冷光一閃，哼，勇氣可嘉，不過對上我渭河一部，你也只有飲恨的份兒，本來還想好好調教一番，不過你既然這樣不上道兒，那就先讓崖山子告訴告訴你，花兒為什麼這樣紅？

　　聽到尼克遜的決定，巴魯魯卡卻是偷瞄了一眼敖丙，發現後者無所謂的樣子，連忙勸阻說道，“阿遜啊，對面可是有黃金級存在啊，不可力敵，咱們還是先回去吧？”

　　尼克遜眼中閃過一絲堅定，“我有自己的追求和夢想，我就要見識一下異族究竟強在什麼地方？你不要勸了，你們快點回去吧？接下來我要專心戰鬥，恐怕沒有時間照顧你們……”

　　說完這句話他便傳訊尼克斯將海獸都收了回來，既然對面有黃金級，就要好好思量一下，改變一下戰術了。

　　巴魯魯卡看着尼克遜堅定的目光，欲言又止，因為他太了解尼克遜的性格，決定了的事情，九頭牛都拽不回來。

　　最終他將目光投向了敖丙，目光之中有一絲懇求，他知道尼克遜必然不是敖焚的對手，他希望敖丙能夠手下留情。

　　敖丙深深地看了巴魯魯卡兩眼，又看了看不斷研究戰術的尼克遜，沖他隱晦地點了點頭，表示自己會處理這件事情。

　　敖丙遠遠地對着崖山子傳音，讓他穩紮穩打，一定要狠狠地打，不要留手，不過對面的將領能最好不要動，他對自己還有用。

　　崖山子自然是認真地執行了敖丙的命令，將敖丙的指示傳達給敖焚巴蛇之後，便改變戰術，要給對面的海獸以痛擊。

　　敖丙沖巴魯魯卡點了點頭，“好了，我都安排好了，遜少爺不會有事的，也許一點挫折對他來說，也是有好處的……”

　　巴魯魯卡看了看积極備戰的雙方，有些懷疑地點了點頭，但事到如今，他只能選擇相信敖丙，他的力量遠遠不足以改變這件事情。

　　“好了，這裏的事情都解決完了，我們是不是該上路了？我對神耀城可是聞名已久了……”

　　巴魯魯卡在心中深深地祝福了尼克遜一番，然後就帶頭向著深海深處遁去，他們的速度很快就來到了海洋深處。

　　一路上敖丙東張西望，對於深海他一直都是只聞其名，一些從沒有見過，甚至聽都沒有聽說過的物種出現在他的面前，讓他是大開眼界。

　　漸漸地，路上的深海獸族也逐漸地多了起來，大多是都是與巴魯魯卡一般，以海獸代步，靠自身行走的只是少數中的少數。

　　而隨着見識過了越來越多的海族，敖丙也是越發的確定，這群海獸必然是與混沌魔神有什麼內在的聯繫，他們的長相實在是太類似了。

　　混沌魔神的長相不拘一格，而這一點在海獸的身上體現的淋漓極致，一切只是為了讓自己更加適應環境，更加的具有攻擊性。

　　這一點在貴族之中卻是逐漸地退化，他們的形態普遍更加的瘦小和內斂，已經不再是為了戰鬥而存在。是為了更好的適應城居生活，甚至是為了一種優雅的美感。

　　漸漸地，敖丙發現了一些人族形態的貴族，他有些疑惑地問巴魯魯卡說道，“怎麼？你們貴族的形態還會產生變化不成？”

　　巴魯魯卡說道，“當然，貴族到了一定實力之後，就能改變自己的形態，他們普遍是將自己的形態更改得類似於海神的形態，不過大都似是而非……”

　　“海神的形態？”敖丙皺着眉頭，嘴中咀嚼着這幾個字。

　　看來海神波塞冬的形態應該也是人族的模樣，這裏就要解釋一下了，為什麼眾多的先天神靈或者神獸仙禽都要化作人族的形態？

　　實則不是他們化為人族的形態，因為他們的形態定型早在人族出現以前，他們的形態被稱為先天道體，是最親近天道的形態。

　　在女媧造人的時候，卻是將人族的形態按照自己的模樣確定的，也就是先天道體的形態，所以人族天生道體，是最適合修道的種族，並且取代巫妖二族，成為洪荒的主角。

　　不過這群海獸的修為卻是不到家，僅僅只是大約有了人形的樣子，不過卻依然保留了自身本族的一些特徵。

　　就比如之前的尼克遜和尼克斯，他雖然已經具備了人形，但是卻依然保留了本族的鱗片，和碧綠色的豎瞳，甚至他們的手還停留在爪子的層次。

　　這一路上遇到化形海獸，卻是比之他們兩個還不如，他們有的長着犄角，有的背後一群觸手，有的下半身還是獸身。

　　很快，他們就來到了一座宏偉的城前，敖丙看着這座巨城，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沒想到在這深海之中，竟然還會有這樣的存在。

　　這樣的城池出現，說明深海文明已經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文明。

　　城池的風格有些像是中世紀的歐洲城堡，不過規格要大得多，而且城門很是高大，進進出出的深海獸族絡繹不絕。

　　敖丙的眼中閃過一道亮光，好了，終於到地方了，這裏才是深海獸潮的根源啊。

　　“好了，這就是神耀城了，我們海民唯一的一座城堡，還是依然這樣的雄偉啊！”巴魯魯卡看着眼前的巨城，臉上的表情有些複雜。

# 第128章 巴氏祖宅

　　 話說，敖丙和巴魯魯卡終於是來到了神耀城前，敖丙是一種欣賞，對未知的好奇，還有對即將到來的挑戰而興奮。

　　 而巴魯魯卡的眼中卻是有些複雜，這座城一直都是海民的驕傲，它是海神提議的產物。經過數代海民數千年不斷的築建，才有了今天的規模。

　　 如果是在這之前，他會感覺到無上的驕傲，這座巨城是自己的先輩們建起來的，是他們心血的結晶，但是對海神的意圖有了懷疑之後，他對於這座巨城的感情有了一些變化。

　　 因為這是海神的旨意建造而成的，所以它的名字才是‘神耀’——神的光輝永遠照耀之處。

　　 可是聽了敖丙對海神行為的解釋之後，他看向這座城卻是好像看到了一個巨大的陰謀，心中總是有一根刺，但是這個城同時也是自己一輩一輩的先祖們修築起來的。

　　 他們很快就到了城門前，城門口有兩頭獅子模樣的海獸站崗，不過身上不是毛髮，而是藏青色的鱗片。它們的實力不高，大約也就是青銅級後期（玄仙後期），但卻是沒有海民主動惹事兒。

　　 敖丙他們兩個人倒是沒有受到什麼阻攔，就直接進城了，然後巴魯魯卡指揮這小黑左拐右拐，終於拐進了一個小衚衕里，來到了最裏面的一個院落前。

　　 巴魯魯卡從小黑的身上跳下來，他來到門前輕輕一推，門沒有上鎖，直接被推開，敖丙也是很好奇地湊過來，想要看看巴魯魯卡的府邸怎麼樣？

　　 門被推開的一瞬間，巴魯魯卡和敖丙同時愣住了，因為院里有人，而且還不是一個，敖丙一下計算出了具體的人數，三十四個，看他們的穿着打扮，好像……好像是一群乞丐。

　　 巴魯魯卡的臉上頓時鐵青，這可是自己府邸，自己堂堂帝國大公，自己的府邸，竟然被一群乞丐給佔了，真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他壓住胸中的怒火，對着那群乞丐陰沉沉地說道，

　　 “你們，立刻從這裏滾出去，立刻，馬上……”

　　 那群乞丐本來被人猛然間推開院門還有一些驚懼，可是等看清了巴魯魯卡只有兩個人的時候，頓時膽氣壯了起來，其中一個渾身黑青色鱗片的傢伙，磨了磨自己的的牙齒，很不屑地說道，

　　 “出去？這裡是我們先來的，你憑什麼讓我們出去？我們就不走，看你能把我們怎麼樣？”

　　 巴魯魯卡臉色鐵青，渾身都氣得顫抖起來，他氣急反笑，“哈哈～，憑什麼？就憑這府邸他姓巴魯魯，就憑我叫巴魯魯卡……”

　　 一句話說得是擲地有聲，然後他根本不給乞丐們反應的時間，對着身後的小黑冷聲道，“小黑，把他們都扔出去……”

　　 那群乞丐明顯一陣騷亂，為首的那個傢伙眼中閃過一絲慌亂，但他卻是色厲內荏地喊道，“你敢縱容原民傷人，這是違反神耀城規定的，我也是貴族……”

　　 回應他的是巴魯魯卡更加粗暴簡單的聲音，“小黑，扔……”

　　 小黑與巴魯魯卡相處時間很長，能夠聽懂他的話，嚎叫一聲，沖向了那群乞丐，然後一手一個，抓起了為首的那個乞丐，還有他旁邊的一個乞丐，隔着院落扔了出去。

　　 然後牆外傳來了兩聲痛呼，小黑似乎玩兒上了癮，一個個乞丐被他隔着院牆扔了出去，最終三十四個乞丐，被他扔了十七回，一個個都扔了出去。

　　 那個為首的乞丐，一瘸一拐地向著遠處而去，他一邊走，一邊對巴魯魯卡放狠話，“你給我記着，這件事兒沒完……”

　　 巴魯魯卡面無表情，走進了院落……

　　 敖丙在一邊抱着肩膀看得不亦樂乎，這個巴魯魯卡不錯啊，殺伐果斷，確實是個人才，不過事情好像並不是這麼簡單呢。

　　 “這件事情恐怕不是這麼簡單，你這樣處理是不是太過火了？”

　　 巴魯魯卡沒有回頭，他俯下身子，清理着乞丐們留下的雜物，還有院落之中冒起的一叢叢雜草，淡然地說道，

　　 “我當然知道，他們背後一定有人指使，而且我還知道背後是誰在搞鬼……”

　　 “哦？”敖丙卻是有些意外了，既然知道，還敢這麼強硬？

　　 “應該是萊茵家族，可是他們這次做的有些太過了，這件事情即便是鬧到長老院去，他們也討不到好……”然後似乎是在給敖丙解釋，又似乎是在追憶，

　　 “這處府邸，是我的先祖巴魯魯大公最初的住處，在他追隨塞音女皇建立不世功勛獲封大公之後，被賞賜了很多的府邸。

　　 但這處他最初的住處卻是保留了下來，並且被作為巴魯魯一族的根源之所。”

　　 “千年之前，巴魯魯家族沒落，各處的宅院都被變賣，到我父親這一輩的時候，就只剩下了這處院落，即便是在艱難的時候，母親都沒有動過要變賣此處的心思，因為這裡是巴魯魯家族的根。”

　　 “不累及先祖的榮耀，這是貴族們之間爭鬥的潛規則。巴魯魯家族雖然沒落了，但是家族的榮耀是不可抹殺的，萊茵家族這次做的卻是有些過了……”

　　 說到此處，巴魯魯卡的眼中閃過一道寒光，顯然是萊茵家族的做法，觸及了他的底線，巴魯魯家族的榮耀容不得一點玷污。

　　 敖丙不得不重新審視一番這傢伙了，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想通這些，並且做出最明智的決定，看來他確實很有一套。

　　 “你想怎麼辦？對於萊茵家族……”

　　 “如果他們很識趣地不來招惹我也就罷了，若是再生事端，我就不會客氣了，我已經不是曾經的我了。此後的我，無所顧忌。”

　　 敖丙看着眼前已經完成了蛻變的巴魯魯卡，心中不知道是什麼滋味。話說，他的蛻變還是自己一手導致的，可是為什麼自己沒有絲毫的成就感，反而生出了一絲危機感。

　　 敖丙不得不將巴魯魯卡的威脅考慮在內，若是將海神搞下去，卻樹立了另外一個強大的敵人，那是敖丙不想看到的。

　　 敖丙不動聲色，“你對要實行的顛覆計劃，有沒有什麼想法？”

　　 “暫時還沒有，那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出來的，而且我甚至都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打開局面。”巴魯魯卡想到自己要面臨的艱巨任務，不由得嘆了一口氣。

　　 “不要着急，慢慢想，總會有辦法的，就像你說的，這不是一两天就能見效的，慢慢來……”敖丙安慰巴魯魯卡說道。

　　 “恩，我知道。你隨便找個地方休息一下吧，我很快就收拾完了……”

　　 聽到巴魯魯卡的話，敖丙卻是不好意思站在一邊袖手旁觀，當然也不好直接去休息，只好無奈地蹲下身子，擼起袖子，清理雜草。

　　 敖丙看向巴魯魯卡的眼中帶了一絲幽怨，但更多的是一種莫名的意味，這小子的計謀已經到了潤物細無聲的境界么？

# 第129章 天奴使絆

　　 話說，敖丙與巴魯魯卡來到了巴魯魯家族的祖宅。

　　 巴魯魯卡‘大顯神威’，驅趕走了所有的乞丐，然後敖丙在巴魯魯卡的擠兌之下，無奈地選擇與巴魯魯卡一起清理雜草、收拾院落。

　　 人多力量大，再加上旁邊小黑搗亂似的幫忙，很快他們就將院落清理完畢。

　　 巴魯魯卡倒是不擔心被人偷去了什麼東西，因為這院子里稍微值點錢的東西，都已經被歷代的巴魯魯家族的先輩們翻了出來，變賣換成了錢財以度日。

　　 到了巴魯魯卡他父親這一輩，家中已經賣無可買，到了巴魯魯卡，更是家徒四壁，基本上有上頓沒下頓的，但是他依然沒有動過賣掉祖宅的想法。

　　 巴魯魯卡為敖丙收拾了一個房間，讓敖丙住了下來，敖丙看着簡陋的房間，不由得撇了撇嘴，尤其看到床上褥子那一塊塊的霉斑，他更是不可能睡在這床上了。

　　 他從自己的懷中拿出一個迷你小床，然後輕輕地吹了一口氣，小床迅速變大成了一個大床，然後敖丙舒舒服服地躺了上去。

　　 就這床，敖丙也是專門煉製的，仿前世的席夢思煉製，不僅僅躺上去很舒適，而且還能恢復心神，緩解疲勞。

　　 當天晚上，在巴魯魯卡的房間，他和敖丙兩個人在密謀應該怎麼開啟自己的計劃，可是兩個人都商量來商量去都沒有想出一個好辦法。

　　 巴魯魯卡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海民對於海神的信奉實在是太牢固了，根本打不破，我們根本無從下手，要是能有人能制衡海神就好了。”

　　 這本來是巴魯魯卡的一句無心之語，落在敖丙的耳中卻是讓他思緒大動，對啊，自己怎麼沒有想到，既然海神在深海一家獨大，那麼為什麼不為他樹立一個強敵呢？

　　 敖丙一拍大腿，滿眼放光地說道，“巴魯魯卡，你的這句話提醒了我，我們完全可以為海神製造一個對手啊？”

　　 巴魯魯卡的眼中先是一亮，隨即有些無奈地說道，

　　 “不可能的，海神的實力太強了，根本不是我們能夠抗衡的，據傳海神的實力在鑽石級，而我們海民如今連一位白金級都沒有，誰也不能抗衡海神，唉，還是想別的辦法吧？”

　　 “據傳？海神沒有顯露過實力？”

　　 “海神真身不曾出現過，不過他卻是曾在某個貴族身上顯化，實力高達白金級巔峰，他真身的實力，必然是在鑽石級，此路不通……”

　　 敖丙對於海神波塞冬的實力微驚，波塞冬是准聖期？如此更要遏制他在此處的發展。

　　 他微微一笑，“你們海民之中沒有這樣的存在，不代表我們那邊也沒有，我已經想到一個絕佳的人選，他絕對有實力對抗海神。”

　　 巴魯魯卡神色不動，“你們那邊的人？你確定他不會像海神一樣奴役我們？如果是那樣，我們倒還不如信奉海神……”

　　 敖丙有些驚訝地看了看沉靜的巴魯魯卡，這傢伙真是冷靜啊，而且一語道中利害，敖丙嘴角微微一笑，“放心，這位只需要你們對他保持足夠敬畏就好，不會讓你們成為他圈養的羔羊，因為他的格局要比海神大得多……”

　　 巴魯魯卡還是有些不放心，“我希望見見你說的那個人……”

　　 敖丙話語一滯，你可真敢想。

　　 他說的是哪位？當然是玉皇大帝了，也就只有這位大佬才會在乎這群實力普遍不高的海民，以增加自己御下的生靈數量。

　　 至於其他聖人之屬，卻是不會管這些閑事，他們在乎的只有自己的修為和道統，這群披毛戴甲的海民絕對不是他們的選擇。

　　 至於通天教主可能有這個心思，但敖丙卻是極力想要撇清和截教的關係，怎麼還會主動去招惹通天教主？玉帝是最合適的人選，而且以此為資本，還能跟玉帝談談條件。

　　 “那位的身份不是想見就能見的，我先去探探虛實，如果可行，我再來知會你一聲，咱們再深入探討。”敖丙開口說道。

　　 巴魯魯卡皺着眉頭，深深地看着敖丙，最終點了點頭。

　　 敖丙辭別了巴魯魯卡，便直接出了神耀城，出了深海，然後直上九重天，來到了南天門外，遠遠地就看到了一個守門天將。

　　 那天將手拿一柄銅錘，看到有人靠近，先是一肅，等看清了敖丙的形貌，才放鬆下來，笑呵呵地迎了上去，“原來是護殿天將敖丙龍王，不知龍王來此何為？”

　　 敖丙上次大鬧南天門的事情已經傳遍了天宮，而且敖丙巴蛇的影像也是在天兵天將之中廣為流傳。

　　 雲凌在三十六天將之中的人緣也並不太好，他仗着自己叔叔五極戰神的雌威，到處作威作福，眾天兵天將是敢怒不敢言。

　　 因此，敖丙雖然狠狠地羞辱了雲凌，但是其他天將卻是沒有為他報仇的打算，反而是在背地里暗自拍手稱快。

　　 “這位天將請了，我有要事啟奏玉帝，還望天將通融～”，敖丙微微欠身，沉聲說道。

　　 那天將哈哈一笑，“敖丙龍王客氣了，既然你我同朝稱臣，就當互相扶持，龍王自去，此處無礙……”

　　 敖丙再次欠身，“如此就多謝天將了，他日定當登門拜謝，我還有要事稟明玉帝，就先行告辭了，他日有緣再聚。”

　　 然後，敖丙大跨步進了南天門，再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因為敖丙不認識路，他只去過一次養心殿，可是上次也挺蕭老道說了，養心殿是玉帝面見心腹重臣的地方，平時一般都是在凌霄殿面見眾仙。

　　 敖丙本來還想找個仙娥詢問一番，可是不知為什麼，竟然一個人影都看不到，自己總不能在回南天門，向那個天將詢問吧？那也就太衰了。

　　 敖丙在原地躊躇了半晌，一咬牙一跺腳，向著養心殿的方向而去，上次有蕭老道帶路，他卻是記下了這個路線。

　　 大約走了一半的路程，敖丙忽然看到了上次傳旨的內侍，他招呼一聲，“嗨，那個內侍大人，不知道玉帝在何處啊？我有要事要見玉帝……”

　　 天奴今天的心情還不錯，不久前有個東海散修來投奔天庭讓自己代為引薦，送給了自己一顆千年鮫人珠，真是美輪美奐，珍貴無比。

　　 他正美着呢，忽然聽到一個刺耳的聲音，玉帝是你想見就能見的嗎？恩？他剛剛喊我什麼？內！侍！大！人！這是哪個不開眼的，奴今天要弄死他……

　　 順着聲音望過去，他看到了一個人影……

　　 恩？有些眼熟呢？是那個臭小子，上次就沒眼色也不知道給我進獻，還想給你個小鞋兒穿，沒想到今天又來招惹奴，真是不知死活。

　　 眼珠一轉，天奴計上心來，他滿臉堆笑，

　　 “原來是護殿天將渭河龍王大人啊，玉帝此時正在養心殿靜修，奴現在就帶龍王前去……”

　　 “哦，原來是你叫天奴啊，天奴大人，以後同朝為官，還請天奴大人多多提攜……”敖丙笑着拱了拱手。殊不知，他卻是再一次踩在了雷區。

　　 天奴彎着腰，眼中劃過一道怨毒，天奴也是你能喊的嗎？奴的名字只有陛下娘娘才能喊，你算個什麼東西？以後一定要你好看，不，你已經沒有以後了。

　　 玉帝確實在養心殿靜修，不過他卻是囑咐過天奴，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不要打擾自己。

　　 天奴看來，敖丙不多下界一區區龍王，能有什麼要事，此次前去，必然是惹怒玉帝，玉帝大發雷霆，這位護殿天將、渭河龍王，是要玩完了。

　　 PS：明兒考試，人生的轉折點，向左還是向右…………

# 第130章 倒賣信仰

　　 話說，敖丙上天庭，想找玉帝商量一下海民歸順玉帝，玉帝負責抵抗波塞冬的事情。

　　 但比較尷尬的是，敖丙不認識去凌霄殿的路，於是無奈之下只能前往上次去過的養心殿。

　　 半路上遇到了天奴，天奴因為敖丙上次未對自己進獻，而且這次又頂撞自己，心中不岔，頓時想出了一條毒計，意欲謀害敖丙。

　　 敖丙跟在天奴的身後，向著養心殿的而去。

　　 敖丙看着天奴扭來扭去的屁股，差點一腳給他踹出去，一個大男人走路扭什麼屁股？惡不噁心？

　　 呃，敖丙忽然想到眼前這傢伙不是男人，所以走路有些風騷也是可以理解的。

　　 敖丙不自覺地將目光向著四周瞟過去，這種不男不女的東西，看一眼就可以了，看多了不僅辣眼睛，而且很容易沾上晦氣。

　　 天奴雖然在前頭帶路，但是身後敖丙的一舉一動都在他的感應之中，敖丙對於自己‘妙曼身姿’的厭惡，而向四周張望的動作，都在他的感應之中。

　　 天奴的心中怨恨更甚，這傢伙簡直可惡，一會兒陛下發怒，自己在一邊吹吹風，一定要讓這傢伙萬劫不復，萬劫不復。

　　 很快，他們就來到了養心殿前，養心殿依然是老樣子，敖丙在殿前站定，向著天奴微微欠身，“有勞天奴大人通報了……”

　　 天奴強忍住自己心中的怒氣，臉上擠出一絲難看的笑容，“龍王大人稍等，奴這就去稟報……”

　　 天奴推門進去，敖丙在殿外等候，直到此刻，敖丙對與天奴的毒計都是沒有一點感覺，在他看來，一介閹人，根本不在自己的眼中。

　　 很快，天奴志得意滿地走了出來，此時他臉上的笑容卻是發自內心，來自於一種奸計得逞的喜悅，“龍王大人，陛下召見……”

　　 其實他的心中卻在咒罵，‘哼，小子，為了引你入套，奴可是也被陛下訓斥了，不過能夠讓你萬劫不復，奴挨幾句罵，也是值得的……’

　　 敖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衫，然後走進了養心殿，他看到了几案後面的玉帝，此時的玉帝面沉似水，看不出任何的情況。

　　 敖丙躬身一禮，“臣，五品護殿天將、渭河龍王敖丙，拜見玉帝！玉帝金安～”

　　 一邊的天奴站在一邊滿臉的嚴肅，實則心中卻是笑開了花，這傢伙竟然見到玉帝不跪，這下玉帝心中更惱吧？他死定了～

　　 “哦，不是派你前去東海抵禦深海獸潮了么？卿家來此何為？”

　　 “玉帝容稟，微臣此次是有重大事情要稟告玉帝，事關天庭威嚴與安危……”敖丙說道此處故意一頓，然後目光轉向了天奴，那意思不言而喻。

　　 天奴心中冷哼一聲，故弄玄虛，你以為陛下會信你嗎？可是——

　　 “天奴，你去瑤池看看王母入定有沒有結束……”玉帝威嚴的聲音卻是讓天奴臉上的得意凝固，他臉上的掙扎一閃而過，怨恨地看了看敖丙，恭聲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有何重大事情快快道來，若是謊報事務，朕定嚴懲不貸……”

　　 玉帝心中確實有些惱怒，自己雖然是三界之主，但是也要修鍊的，前幾天好容易參透了一個修鍊的鬱結，興緻勃勃地驗證推演，現在竟然被敖丙打斷了。

　　 不過玉帝身為天庭之主，對於天奴的小動作卻是都看在了眼中，天奴實在是越來越大膽了，竟然連朕都敢算計，看來要好好懲治一番了。

　　 在玉帝念頭轉動的時候，敖丙沉穩的聲音卻是響了起來，

　　 “啟奏玉帝，微臣在抵禦獸潮的時候，僥倖發現獸潮非是天然，而是有生靈暗中推動，經過調查之後，微臣發現，東海深處隱藏着一群開啟了靈智的海獸……”

　　 說到這裏，玉帝的興緻也被提了起來，對於海獸他也有一些了解，它們雖然實力強橫，但是卻開啟靈智不易，也就再沒有去關注過。

　　 可是如今竟然有了開啟靈智的海獸，還指揮未開啟靈智的海獸襲擊四海，這就有意思了。

　　 “而且，微臣還發現，海獸開啟靈智卻是另有隱情，這牽扯到了一個喚作‘海神’的神靈，他為海獸開啟靈智，並且讓海獸信奉他……”

　　 聽到此處，玉帝滿眼精光爆閃，他心中飄過四個字——“天外之魔”，他曾經身為道祖的童子，眼界自然寬廣，他卻是曾聽道祖提起過天外之魔的事情。

　　 天外之魔是開天之劫僥倖逃脫的混沌魔神在混沌之中開闢小天地，小天地之中演化的生靈，對於洪荒世界來說，便是天外之魔。

　　 沒想到現在竟然讓自己遇到了天外之魔，玉帝的心中思緒百轉，卻是在考慮這件事情應該怎麼處理，如何才能獲得最大的利益。

　　 “微臣知道此事之後，義憤填膺，三界之中都是玉帝管轄的地方，竟然有如此邪神私自收取生靈信仰，這將玉帝的威嚴置於何地？此邪神罪不可恕。於是微臣特來請求陛下懲治海神，將開輕靈智的海獸，納入天庭的管轄之下。”

　　 玉帝坐在几案後面，眯着眼睛看着身前恭恭敬敬的敖丙，心中卻是在盤算着海神的事情，他威嚴的聲音響起，

　　 “敖丙愛卿心護天庭，實乃是朕的股肱之臣，是天庭的棟樑之臣，不過此等天外之魔，還是要徐徐圖之，不可一蹴而就……”

　　 敖丙心中一稟，‘天外之魔’的意思很容易理解 ，再結合自己的推測，敖丙就知道這天外之魔指的便是波塞冬。

　　 不過玉帝僅僅憑藉他的三言兩語，便確定了波塞冬的身份，卻是讓敖丙萬萬沒有想到，玉帝的底蘊深厚，果然不是自己能夠企及的。

　　 自己能夠猜到波塞冬的身份，卻是因為前世的知識積澱，而玉帝卻是憑藉自己強橫的實力，他的實力着實讓人心驚。

　　 敖丙躬身一禮，“陛下聖明，然則深海獸族的事情必須儘快解決，有此邪神搗亂，恐對洪荒不利，對天庭不利，萬望陛下早下決斷～”

　　 “哦，那不知道愛卿可有何良策？”

　　 “玉帝容稟，微臣已經聯繫了一位開啟靈智的海獸，他願意配合我們剷除海神，將海獸一族歸於天庭統轄……”

　　 “哦？這是為何？那邪神對於海獸不是有大恩嗎？為何還會有海獸要對抗他？”

　　 敖丙心中一緊，暗道一聲‘大頭兒來了！’，他沉聲說道，

　　 “陛下，微臣發現那天外之魔的修鍊方式與我洪荒的修鍊體系完全不同，他的修鍊需要生靈為他提供信仰，信仰似乎是他們修鍊的主要方式……”

　　 “信仰？”玉帝口中咀嚼着這兩個字，眉頭皺了起來，信仰應該說的就是香火吧？

　　 不過香火之力只是輔助，香火神道乃是次一等的修鍊方法，這天外之魔冒此風險來洪荒大陸，只是為了竊取香火？除非香火對他來說很重要，他能高效地利用香火，如果自己能夠得到香火的利用方法……

　　 若是提到獲取香火的能力，洪荒之中誰能比得上自己？自己若是能夠善用香火之力……饒是玉帝修為高深，心機陰沉，此時卻是也露出了一絲喜悅 甚至自己可以以此為契機，一窺准聖的玄妙。

　　 “那邪神的實力如何？”

　　 敖丙知道玉帝心動了，於是恭聲說道，“那邪神不曾顯露真身，不過他曾借海獸之體顯露實力，卻是大羅之境，恐怕他真身的實力還在大羅之上……”

　　 “什麼？”玉帝直接驚呼出聲。大羅之上那也就是准聖了，那可是自己久久不得其門而入的境界，一介天外之魔竟然有準聖的實力。

　　 獲悉了波塞冬的實力，玉帝的心中卻是有些打怵，准聖期可不是那麼好對付的。

　　 PS：馬上就要考六級了，然而我還在碼字，如果過不去也是有道理的%>\_<%

# 第131章 搭檔太白

　　 話說，敖丙面見玉帝，將波塞冬的事情都告訴了他。

　　 敖丙原本的意思是想用海獸一族的投靠，來換取玉帝的支持，讓他來擋住海神的威勢。但玉帝卻是根本沒把小小的海族放在眼中，他看中的是海神利用信仰的手段。

　　 不過，不管過程是怎樣的，玉帝與海神終究是站在了對立面，他們之間必有一場征戰，不過玉帝聽到海神是准聖期時，竟然直接萎掉了。

　　 其實也是正常的事情，畢竟准聖與大羅境根本不是一個檔次，要是大羅境的玉帝嗷嗷叫着沖向准聖期的海神，才是怪事兒。

　　 敖丙看到玉帝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麼，敖丙心中一哂，不過臉上卻是沒有絲毫的展現，他躬身一禮，“啟奏玉帝，微臣還有下情容稟～”

　　 “講～”

　　 “是，這邪神雖然實力高深，但是卻不曾本體現身深海，不知是不能現身，還是因為他會在洪荒世界之中受到限制？臣下覺得這點是可以大加利用的。”

　　 玉帝眼睛微眯，卻是將敖丙的話放在了心中，只是因為初聽聞海神的境界有些心驚，此時靜下心來，卻是覺得敖丙的話大有道理。

　　 “唉，”長長地嘆了一聲，玉帝卻是說道，“敖丙卿家果然是朕的股肱之臣，依卿家之意，計將安出？”

　　 雖然玉帝是一副請教的模樣，但是敖丙卻是不敢有絲毫的得意，玉帝這種級數的老怪物，想要隱藏偽裝自己的情緒實在是太容易了，這種老傢伙陰起人來也是絕不含糊。

　　 甚至敖丙都在心中猜測玉帝心中已經有了腹稿，詢問自己的建議不過是走走過場，也許是要考驗自己？敖丙心中一時拿不準。

　　 敖丙整理了一下思路，斟酌了一下自己的語言，就想將自己心中的計劃講出來，可是不經意間抬頭，他卻是看到了玉帝嘴角一絲玩味的笑容，敖丙頓時心中悚然一驚。

　　 他擦了擦自己額頭不存在冷汗，低着頭囁喏地低聲說道，“微臣愚鈍，實在想不出計策，有負陛下盛恩，還請陛下責罰～”

　　 由不得敖丙心中不驚，自己剛剛的情況可謂是比較危急，不說自己在天庭的仕途，甚至還會危及自己的性命。

　　 玉帝剛剛的窘態都落在了敖丙的眼中，玉帝對敖丙自然動了一點心思，而且敖丙後面提及波塞冬的難處，更是狠狠地落了玉帝的麵皮，這簡直是當著玉帝的面打他的臉。

　　 其後玉帝問計敖丙，若是此時敖丙依然不知進退，扶了玉帝的臉面，恐怕以後敖丙是別想在玉帝這得了好。

　　 可是敖丙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直到後來看到玉帝嘴角玩味的笑容，他才隱隱猜到了玉帝的心思，敖丙連忙將自己就要吐出來的計劃咽了回去，出口的卻是剛才那一番話。

　　 此時敖丙知道，自己眼前的不僅僅是一個活了不知凡久的老妖怪，還是一個小心眼的老妖怪，其心智通天，自己必須小心對待。

　　 自己之前就是被他的外表矇騙了，要知道這位不僅僅是一位老妖怪，還是當今的三界之主，他的面子可是很值錢的。

　　 玉帝微微一笑，故意很大聲地“哦”了一聲，然後才幽幽地說道，“愛卿雖然沒有想出計策，但是能夠心繫天庭，難能可貴，朕赦你無罪～”

　　 “謝陛下聖恩，陛下恩情臣下百死難報萬一。”敖丙幾乎是涕泗橫流地說出這句話，不過其中有幾分真心卻是無從考證了。

　　 “唔，那深海邪神的事情的事情該怎麼辦呢？”玉帝有些為難地說道。

　　 “還請陛下聖裁～”

　　 “唉，真是傷腦筋啊，一時之間朕也想不到什麼好的辦法，這樣吧，朕派個仙官陪你去趟深海，看看那邪神究竟是什麼來路。”玉帝很是無奈地說道

　　 “陛下聖明！”敖丙立刻恭維山呼道。

　　 其實他的心中卻是知道，這就是玉帝的計策，深海畢竟是准聖的地盤，他不可能以身犯險，最有可能的就是派個人先去了解一下情況，然後再決定下一步的計劃。

　　 其實這也與敖丙的計策相暗合，敖丙是想將巴魯魯卡帶來天庭，讓他見識一下天庭的威嚴，漲漲他的信心，同時也打消玉帝的擔憂。

　　 但玉帝的打算卻是直接派人去深海採集信息，同樣都是得到深海信息，玉帝卻是更偏向於將一切都掌控自己的手中。

　　 不過，玉帝的演技真是一絕，自己不服都不行，年齡從來都不是白活的。

　　 “陛下聖明，不知是哪位仙官大人要與臣下同行？”

　　 只聽玉帝開口說道，“此次事關重大，而且牽扯到天外之魔，必須要一位資歷深厚的仙官前去深海，依朕看，就由太白金星李卿家走一趟吧！”

　　 “玉帝聖明，祛除邪神，將深海置於天庭的光輝之下，臣下一定肝腦塗地，萬死不辭～”敖丙聽到陪同自己的竟然是太白金星，心中頓時一驚。

　　 看來玉帝是真的要下定決心要對深海出手了，太白金星是他的心腹大將，不是重要的事情，玉帝不會出動太白金星。

　　 “好了，我已經下旨令太白金星李卿家在南天門等待敖丙愛卿，愛卿這就動身吧。此事若成，愛卿當為第一大功臣……”玉帝的聲音在敖丙的耳邊響起。

　　 敖丙恭敬地說道，“為天庭效力，是臣下應盡的本分，臣下不敢居功……”

　　 “朕自有定斷，愛卿心向天庭，朕是不會虧待愛卿的……”玉帝和顏悅色地說道。

　　 敖丙躬身一禮，“臣下告退～”。

　　 對於玉帝畫的大餅，敖丙沒有絲毫的激動，就在剛才自己還差點被打入冷宮，永不得翻身。玉帝能把自己捧起來，也能把自己打下去。

　　 敖丙深刻地體會到，只有實力才是根本，才是傲笑洪荒的資本。

　　 敖丙出了養心殿，直奔南天門而去，在南天門外已經有一個白髮蒼蒼的白衣老者，眉毛鬍子具是雪白，手拿拂塵，正在與那位天將閑聊。

　　 敖丙來到兩人面前，躬身行了一禮，“小龍見過兩位大人！”

　　 那天將回了一禮，在一邊並不言語，應該是隱約知道了玉帝的旨意。太白金星打了個稽首，上下打量了一下敖丙，笑呵呵地說道，

　　 “早就聽聞渭河龍王大人英姿非凡，如今一見，果然是不同凡響啊。此次要與龍王大人攜手辦事，還請龍王大人多多提攜……”

　　 敖丙連忙口稱不敢，這位可是太白金星，天庭之中的實力重臣，玉帝的鐵杆擁護者，而且從星相上來說，太白星是拱衛紫微星的主要星宿之一。

　　 “金星大人言重了，你我都是為天庭效力而已。而且您乃是天庭元老，小龍不過下界龍王，如何能與您老相比，應該是您老多多提攜小龍才是～”敖丙的話很是客氣。

　　 太白金星眼睛眯成了兩條縫，“好說，好說～”

　　 太白金星一直都是一老好人的形象出現，今日一見，敖丙對他的感官也確實不錯。

　　 不過敖丙並沒有放鬆對他的警惕，能夠坐穩天庭重臣的位置，憑藉的絕對不僅僅是自己老好人的性格，此他必然是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和手腕。

　　 敖丙眼睛微微一眯，“金星大人，事不宜遲，你我二人就此前往深海，如何？”

　　 “善～”

　　 PS：六級考完了，但是並不能加更，因為接下來是考試周，so……，大家諒解一下啊！！再等幾天！！

# 第132章 星星之火

　　 話說，敖丙與太白金星搭檔，前往深海查探波塞冬的消息，敖丙不知道玉帝是怎麼囑咐太白金星的，但他心中卻是已經有了決斷。

　　 自己的目的就是攛掇玉帝與波塞冬對着干，雙方都是超級勢力，他們一旦對碰，自己就可以在其中周旋一二，獲得一些意外的收穫。

　　 但敖丙卻是不知道，玉帝看中的卻從來都不是深海獸族，若是敖丙依照這個籌碼去撬動玉帝，恐怕失敗是必然的結果。

　　 在太白金星來的時候，自然是被玉帝囑咐了一番，不過太白金星卻是不會將玉帝的囑託與敖丙分享。因為在太白金星看來，敖丙終究還是外人。

　　 在行進的途中，敖丙便將巴魯魯卡的事情告訴了太白金星，這些事情想瞞是瞞不住的，最重要的是自己如何才能讓玉帝真正地拉下水。

　　 他們的速度很快，不久就到了四海的區域，敖丙和太白金星都沒有去龍族打招呼的想法，直接去了深海神耀城。

　　 敖丙與太白金星的實力都很高，隱匿自己的行蹤很容易，他們偽裝成海獸貴族，順利混進了神耀城，然後在敖丙的帶領下，他們來到了巴氏祖宅。

　　 這是巴魯魯卡與太白金星的第一次會面。太白金星不愧是天庭方面的外交強手，很快便取得了巴魯魯卡的信任，並且從他那裡獲得了大量的信息。

　　 甚至後來巴魯魯卡主動將自己家族收藏的典籍，都拿了出來，借給太白金星閱讀，並且主動教授太白金星學習‘神文’。

　　 他們的關係進境，讓敖丙看得都有些眼紅，但敖丙卻是只能在一邊羡慕嫉妒恨，自己確實做不到太白金星那種潤物細無聲的境界。

　　 但是敖丙也沒有打斷他們之間感情的急劇升溫，因為他們的感情升溫對於自己來說也是有好處的，而且利大於弊，不過必須要防備兩者踢開自己，直接合作。

　　 三天之後的晚上，三個人坐在了一起，商量着下一步的計劃。

　　 太白金星和敖丙已經完全知道了海獸的事情，包括海神國的創建以及發展歷史，還有關於海神所有的傳說，此時的太白金星和敖丙幾乎是比海民貴族還要貴族。

　　 當然這其中太白金星也適當性地將洪荒大陸講述給巴魯魯卡聽，讓巴魯魯卡聽得是心馳神往，對於洪荒大陸是無比的嚮往，而對於天庭的統轄也不再是那麼的抵觸和懷疑。

　　 饒是太白金星老謀深算，敖丙慧通前世，巴魯魯卡聰明無雙，卻是一時之間也想不出對抗海神的方法。

　　 通過敖丙與太白金星的分析，他們終於確定海神的確是准聖修為，不過卻是好像因為某種原因，不能出現在這方天地，只能講自己的分神降臨，用海民的身體現存於世。

　　 不過即便是他的分神，也有大羅巔峰的修為，在洪荒之中絕對是一方大鱷，便是玉帝也不願招惹如此實力之人。

　　 三人圍坐在一起，卻是大眼瞪小眼，相顧無言……

　　 敖丙心中也是愁啊，玉帝絕對不會冒此風險，與准聖期的波塞冬火併，即便是大羅巔峰，玉帝也不想招惹，這是敖丙確定的事情。

　　 不過玉帝不出手，憑藉自己的力量想要顛覆海神國無異於痴人說夢，自己根本無從下口，而且一旦讓海神注意到自己，自己的渭河就別想好了，到時候玉帝都不一定能保住自己。

　　 敖丙腦海之中閃現着華夏歷史上各種政權的更替，以及經典的戰役，回想有沒有類似的情形，可不可以用到此處？

　　 縱觀華夏歷史，敖丙終於想到了八個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這八個字是赤祖得天下的根本思想，也是由弱轉強的關鍵轉折點。敖丙卻是將這八個字與現今自己遇到的困境聯繫到了一起。

　　 自己三個人就是一點星星之火，如何才能燎海神國之原？

　　 敖丙眉頭緊皺，卻是想不出個所以然來，自己此時的星星之火實在是太渺小了一些，小到基本可以忽略不計。

　　 這點星星之火恐怕還沒有燎原，就被濃密的草原壓死了。

　　 敖丙苦思無果，最終卻是想到，為什麼要自己費腦筋？一人智窮，為什麼不將這個想法告訴他們，讓他們一起參謀參謀？

　　 於是，當敖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八個字，說出來的時候，卻是讓太白金星和巴魯魯卡兩個人的眼中精光爆閃。

　　 一瞬間，兩個人都想到了很多，這八個字之中似乎隱藏了無限的玄機，讓兩個人沉迷其中，甚至他們都閉上眼睛盤膝參悟。

　　 敖丙愣愣地看着眼前的兩個人有些無語，又不要這麼誇張？僅僅就是八個字而已，也就是很巧妙而已，也沒有到直接頓悟的層次吧？

　　 其實有些東西就是一線之隔，戳破了那層窗戶紙，一切都是豁然開朗。

　　 此時的太白金星與巴魯魯卡便是如此，他們聽到這八個字，腦海之中卻是各種念頭都躥了出來，激烈碰撞。一個一個的思路呈現在他們的面前，又被他們篩選出最佳的方案，並加以完善。

　　 最終太白金星卻是先睜開了眼睛，他的嘴角浮現着一絲自信而又神秘的輕笑，眼中滿是睿智的目光。

　　 然後也就是半刻鐘之後，巴魯魯卡也是睜開了眼睛，他的目光明亮，臉上自信滿滿，看來也是收穫頗豐。

　　 倒是敖丙自己，只能獃獃地看着兩個人頓悟，心中呼號着，真不知道自己穿越過來是幹嘛的，為什麼自己前世的知識自己發現不了什麼，可是一旦告訴別人，他們卻是立刻就能頓悟。

　　 之前的‘千字文’是這樣，現在的八字方針又是這樣，敖丙感覺到了深深地挫敗。

　　 不過敖丙此時的心思卻是不在這上面，他更好奇的是這兩位究竟想出了什麼辦法顛覆海神國，顛覆海神的統治。

　　 巴魯魯卡滿臉的沉穩，他掃了一眼敖丙，又看了看太白金星，開口說道，“即是如此，我倒是想出了一條計策，可讓二位品鑒～”

　　 “我覺得，海神的地位是不可動搖的，至少短時間內是不可動搖的，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不扯着海神的名號，發展自己的實力？”

　　 “我覺得除了海神之外，必然還有其他的神靈存在。我們可以打着海神神靈好友的身份，暗中發展自己的實力，只要有了一定根基，以後就好發展了，不過扯出哪位神靈，我卻是沒有什麼眉目……”

　　 敖丙眼中精光一閃，你不知道，我知道啊，和海神其名的便是天空之神宙斯與冥神哈迪斯，若是扯出這兩位，不知道波塞冬知道後會是什麼表情。

　　 但是還沒等敖丙說出自己的想法，他卻是被太白金星的笑聲打斷了。

　　 “哈哈，此計大善。小友卻是與老夫想到了一處啊，不過老夫的想法卻是將我天庭的神靈扯出來，一來是瓦解海神國對海神的忠誠信奉，另一方面也是為了以後天庭管轄此處埋下伏筆……”

　　 敖丙聽了之後，頓時將心中的幽怨都壓了下去，真是困了想睡覺就送有人枕頭。這老倌真是好人吶，自己正愁怎麼將玉帝拉進來呢，他就為自己想出了一個絕妙的注意。

# 第133章 欲謀神位

　　話說，巴魯魯卡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讓敖丙頗為意動，如果按照巴魯魯卡的設想，打着海神好友的旗號，扯出其他的神靈，必然能夠讓海神國一部分人轉投自己一方的懷抱。

　　而且再加上自己一方故意放出的一些利益，比如修鍊的法門等東西，必然是比海神那邊更具有競爭力，甚至敖丙都想好了要將宙斯和哈迪斯搬出來。

　　但太白金星的話卻是讓敖丙看到了另外一條道路，為什麼要扯出西方神，就用東方神靈不行嗎？反正海獸又不知道波塞冬那邊神系的具體情況。

　　一切還不都是任憑自己說嗎？

　　如果抬出玉帝，那麼玉帝就與海神初步地站在了對立面，而且隨着後期矛盾升級，再加上自己推波助瀾，敖丙有信心讓二者火併。

　　敖丙看向太白金星的目光越發的和善了起來，這老倌實在是太可愛了，真是恨不得抱着他親一口啊，啊哈哈……

　　敖丙撫掌大笑，“善，大善，二位的計策實在是太妙了，如果真的能夠實施下去，必然可以顛覆海神在海神國的統治。不過如何推出我方的神靈，卻是還需要一個由頭……”

　　太白金星與巴魯魯卡眉頭一皺，卻是思索了起來，雖然大體的框架已經搭建了起來，但這些細節也是很重要的。

　　敖丙微微一笑接着說道，“我倒是有一個很好的辦法，二位聽聽怎麼樣？”

　　“我感覺巴魯魯卡這次被俘的事情估計已經傳遍了整個神耀城，但是他回來的消息卻是少有人知曉，我覺得我們可以在這上面做點文章……”

　　“我族大公被異族俘虜，卻是碰巧被海神的至交好友遇到相救，並且隨着大公一起回到了神耀城，這簡直是一方美談啊……”

　　“帝國大公為了慶祝自己平安歸來，廣邀好友舉辦酒會以慶祝，並且答謝拯救自己的神靈。”

　　敖丙的話聽起來好像前不搭后，但是太白金星與巴魯魯卡卻是都聽明白了他的意思，同時他們也是暗中考慮此方的可行性。

　　最終他們不得不承認，這個方法雖然聽起來有些傳奇了一些，但卻是短時間造勢的一個好方法，並且可以快速地將自己一方的神靈推廣出去。

　　注意到兩個人的神情，敖丙就知道他們是決定採取自己的辦法，“相必二位有了決斷，那麼我們接下來就商量一下海神需要幾位神靈好友吧？”

　　敖丙稍微一頓，便接着說道，“還有要說的就是，在下對着神靈一事見獵心喜，想要謀個‘龍神’的稱號，不知二位以為如何？”

　　巴魯魯卡面沉似水，卻是漠不關心。他猜到了敖丙是要為自己爭取利益，同時他也看得出來，敖丙與太白金星兩個人並不是一條心。

　　不過這並不關自己的事情，他需要的只是與海神對抗的力量，至於這個力量是由誰提供的，他並不關心，相反他甚至有些樂於看到敖丙與太白金星的矛盾，他們二者的矛盾，也許會成為海民的機會。

　　太白金星眉頭一挑，深深地看了敖丙一眼。渭河龍王敖丙的名號他卻是早有耳聞，當初是自己的師侄蕭天行十分欣賞敖丙，想要將他引進玄都大法師門下。

　　可是到了後來，太白金星也沒有聽到相關的信息，似乎這件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但是聖人道統收徒卻是不了了之的結果，這絕對不正常。

　　於是他對於敖丙便上了一些心，但敖丙卻是消失了百年時間，不曾在渭河出沒，直到不久前才聽說了渭河龍王敖丙前往天庭述職的消息。

　　而自己的師侄同時出現了，不過卻是身為敖丙的臂助。

　　太白金星明顯感覺得到自己這師侄是真的想要幫助敖丙，能幹夠讓一位聖人門徒甘願效力，尤其這個聖人子弟還專擅智道，這個渭河龍王不簡單。

　　這次玉帝讓自己與這位渭河龍王搭檔，太白金星卻是一直在暗中觀察敖丙，不過他卻是並沒有發現什麼出彩之處。

　　智謀雖然不俗，但是算不上高深，不過他倒是經常提出一些讓自己眼前一亮的觀點和想法，但此是小智，終究難入大道。

　　等到敖丙提出這個‘龍神’的稱號，他卻是忽然發現這個渭河龍王還是很有野心的，最初的生靈勢必不會太多，同時他們能夠獲得利益卻是最大。

　　敖丙上來就要去了一個，實在是胃口有些太大了，有些貪心了。但是太白金星往深處一想，他卻是發現了一些更加了不得的事情。

　　這處深海巨城是敖丙發現的，若是將此隱瞞下來，不管是與此處建立友好關係，還是慢慢蠶食，必然是能獲得巨大的利益。

　　但是他並沒有將此隱瞞下來，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實力吃不下海神，於是他將天庭拉了進來，他能藉助天庭的勢力鎮壓此處。

　　那麼他能獲得什麼？

　　太白金星一時之間拿不準，但他卻是絕對不相信敖丙將此處稟報天庭，而沒有一點一絲的私心。若是沒有，他就不會要求這個‘龍神’的稱號。

　　太白金星眼睛微微一眯，臉上不漏分毫，他沉聲說道，“滋事重大，我等卻是不好擅下決定，還是稟明玉帝，讓玉帝決斷為好，”他的話語一頓又接着對敖丙說道，

　　“渭河龍王大人此番首功，想來一個‘龍神’稱號是不在話下的……”

　　敖丙眼睛精光一閃，這老倌察覺了什麼？不過他即便是察覺到了什麼又能怎麼樣？自己是為了解決深海獸患，而且將此處獻於玉帝，為玉帝分憂，有功無過。

　　敖丙哈哈一笑，向著太白金星拱了拱手，“承金星大人吉言，不過若是不行也沒有什麼，不過是在下想去體驗一下這什麼神靈的感覺而已，應該很好玩吧？”

　　敖丙此時滿臉的玩世不恭，但是自覺已經看透了敖丙本質的太白金星，卻是根本不會被他的外表所矇騙，這傢伙善於偽裝，卻是不凡。

　　太白金星微微一笑，“渭河龍王大人好心性，不過我等為陛下分憂，接下來的事情還需要龍王大人出力……”

　　“這是自然，我等臣子為玉帝肝腦塗地，在所不辭。金星大人便去稟明玉帝，聽玉帝聖裁，我和巴魯魯卡大公便開始準備這貴族酒會，我相信這將是海神國的轉折點，我等星星之火必可燎原……”

　　太白金星點頭稱是，手擺拂塵，“善！”

　　忽然旁邊一個弱弱的聲音傳過來，

　　“貴族酒會的話，恐怕是有些麻煩，因為我們沒有酒～”

# 第134章 瓊漿玉露

　　 話說，敖丙提議舉辦一次貴族酒會，將自己這邊的神靈以海神好友，並巴魯魯卡救命恩人的身份推出去。

　　 一方面等待着玉帝那邊關於神靈名號的確定，另一方面也要開始準備貴族酒會了，等到玉帝那邊的消息傳過來，酒會也就準備好了，立刻就可直接實施。

　　 但是巴魯魯卡卻是很苦逼地告訴他們，自己家裡沒有酒，敖丙和太白金星額頭上的青筋暴跳，感覺自己受到極大的侮辱。

　　 自己這邊一個噹噹的渭河龍王、東海龍王三太子，一個天庭重臣、聖人子弟，手裡面還會缺酒？還需要你這個沒落的小貴族提供酒水？

　　 還沒有等兩個人發作，巴魯魯卡下面的一句話卻是好像一隻鐵箍，狠狠地扣住了他們的咽喉，讓他們頓時說不出話來。

　　 “還有最主要的就是——我沒有好友。之前雖然有過一些朋友，但是得罪了萊茵家族之後，他們就徹底與我絕交了，僅剩下的一個尼克遜還在前線，即便是他在神耀城中，一個人也是無濟於事。”

　　 敖丙和太白金星對視一眼，大眼瞪小眼，頓時沒了主意，他們有些恨鐵不成鋼地看了一眼巴魯魯卡，你這小子也太遜了。

　　 要是舉辦酒會沒有人來，那豈不是丟人丟到天邊去了？而且如此計劃哪裡還有實行的必要？

　　 難道要將這個計劃放棄掉？

　　 自己想出來還沒實施就被流產的計劃，竟然是因為如此緣由，敖丙恨不能掐死巴魯魯卡，這小子也太會壞事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巴魯魯卡嘴角一絲苦澀的笑容，也是一臉的無奈，這也不是自己的錯，自己也不想這樣啊。

　　 還是太白金星經驗豐富，他對兩個人說道，“這件事情還有挽救的餘地，”然後太白金星從自己的袖子中取出了一隻精巧的酒壺，手指輕輕一撥，一股濃烈的酒香瀰漫開來。

　　 太白金星滿臉的肉痛，“這是上次蟠桃大會，玉帝賞賜的瓊漿玉液，老夫可是一直都沒捨得喝，沒想到如今竟然要用在此處……”

　　 敖丙鼻子翅兒狠狠地呼扇着，貪婪地嗅着空氣中殘留的酒香，眼睛死死地盯着那隻酒壺。

　　 這就是瓊漿玉液？果然是名不虛傳啊，自己之前喝的那些酒雖然也是極品，但是與這傳說之中的仙酒比起來，還是差距甚大。

　　 “哎呀，金星大人有什麼話就快點說吧？您拿出此等寶物是要如何？”

　　 “明日我等只需一人，拿着此酒在城中某個酒館一轉，滿城必然是都要知道此酒的盛名，然後只需放出此酒將會出現在貴族酒會上的消息，那麼……”

　　 巴魯魯卡也是貪婪地嗅着空氣中的酒香，眼睛死死地盯着太白金星手中的酒壺，他接着說道，“那麼，恐怕是要有無數的貴族爭着搶着要參加貴族酒會……”

　　 然後巴魯魯卡聲音一頓接着說道，“我對神耀城的情況比較了解，這個宣傳的事情我就當仁不讓了，金星大人，我只需要三杯此酒，就能讓滿城盡知……”

　　 巴魯魯卡狠狠地咽了兩口唾沫，他彷彿想象到了那仙酒喝入自己口中的舒暢感覺。

　　 “不，我也可以的……”敖丙悲呼道，巴魯魯卡這小子着實奸詐，竟然想要提前喝此仙酒，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覺得龍王大人對於神耀城不甚了解，恐怕會不太方便，此事事關重大，容不得一點差錯，所以我還是覺得自己是比較適合的……”

　　 “正因為我對神耀城不熟悉，才要藉此機會認識神耀城……”

　　 “那麼，我可以帶着龍王大人轉變神耀城，沒有必要拿此事冒險……”

　　 “……”

　　 “……”

　　 天白金星看着眼前爭得臉紅脖子粗的兩個人，心中閃過一絲得意，這瓊漿玉液可是玉帝賞賜給自己的，如此殊榮天庭能有幾仙？

　　 不過隨即就是一陣肉痛，這仙釀自己平時都舍不得喝，沒想到就要用在此處了，不過為了天庭大計，也只好做此犧牲了。

　　 太白金星輕輕地咳嗽一聲，瞟了一眼敖丙和巴魯魯卡，深沉地說道，

　　 “我這就前往天庭，向玉帝稟報此事，三日之內我必回來，至於這宣傳的事情，兩位就商量着來吧，不過三杯酒是不可能，只有一杯，兩位看着辦吧……”

　　 然後太白金星一甩袖子，有一團琥珀色的液體出現，浮在了半空中，不等敖丙二人反應過來，太白金星低呼一聲‘老道去也～’，而後化為一團白光，消失在了二人面前。

　　 敖丙手疾眼快，將那團琥珀色的液體收攝到了袖中，對着滿臉憤憤的巴魯魯卡說道，

　　 “巴魯魯卡大公，這件事情還是讓我來吧，您就仔細斟酌一下三日之後的酒會，應該邀請哪些貴族吧？這才是重中之重啊，也就只有您才能擔此重任”

　　 巴魯魯卡嘴角抽動，看着敖丙得意的樣子，他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從敖丙手中搶到仙釀了，偏偏自己有推脫不得，他咬咬牙說道，

　　 “既然如此，那就辛苦龍王大人了，不過在下需要些許仙釀處理一些事情，給我三分之一……”

　　 敖丙一口回絕，“不可能，”處理事情？玩兒呢？處理什麼事情還需要用到酒？“我相信巴魯魯卡大人的能力，沒有仙釀一樣能過做到極致……”

　　 “我覺得我們雖然將仙釀的名頭打了出去，但是那些貴族卻是並不一定相信，所以我想在請柬之上沾染一些仙釀的氣息……”

　　 敖丙頓時啞然，巴魯魯卡這個理由卻是正當合理，自己不能拒絕，不過他卻是不想就這樣將瓊漿玉露給巴魯魯卡，他眼珠一轉，

　　 “巴魯魯卡大公，我正好有一個秘術，可以讓某樣東西保持某種酒香三年以上，你只需要做好請柬，接下來的事情就交給我去處理就好了……”

　　 “我……”巴魯魯卡頓時無語，沒有想到敖丙做的這麼絕，一點機會都不留給自己，簡直可惡，不過他並不打算放棄，如此仙釀則可失之交臂？

　　 於是在巴魯魯卡死纏爛打，外加坑蒙拐騙之下，終究是從敖丙的手中弄來了十分之一的瓊漿玉露。

　　 當天晚上，巴魯魯卡便美美地將這一滴瓊漿玉露放到了嘴中，還沒等他仔細回味仙釀的味道，他卻是感覺仙釀化為了一團巨大的力量，在自己的體內左沖右撞。

　　 巴魯魯卡心中一慌，但是隨即就是按照敖丙教授的方法，開始吸收煉化這股力量。

　　 自從得了敖丙傳授的混沌魔神的修鍊方法之後，他就一直在堅持修鍊，因為他感覺到自己能夠從其中得到絕大的力量。

　　 巴魯魯卡身上的氣勢逐漸攀升……

　　 最終，他身上忽然有‘啪～’地一聲似乎什麼東西碎掉了，他身上爆發出了耀眼的銀色光華，將他的身形完全遮掩。

# 第135章 貴族酒會

　　話說，敖丙沒有受住巴魯魯卡的軟磨硬泡，終究還是給了巴魯魯卡十分之一的瓊漿玉露，當晚巴魯魯卡就服用了那一滴瓊漿玉露。

　　瓊漿玉露畢竟是洪荒之中頂級的仙釀，它出名的不僅僅是它的味道絕佳，更是因為它還是一種絕佳的靈丹妙藥，對於修行有巨大的好處。

　　巴魯魯卡卻是不懂這些，他不過是想好好回味一下仙釀的味道而已，好在他有敖丙先前傳授的修鍊之法，煉化了這些力量。

　　巴魯魯卡之前的深厚積澱，還有這段時間的修鍊，再加上此瓊漿玉露的推波助瀾，他的實力獲得了巨大的提升，而且以瓊漿玉露為引，他卻是厚積薄發，一舉突破。

　　巴魯魯卡的身形被一團銀白光華籠罩，等到銀光散盡，巴魯魯卡身形出現，卻是已經大變模樣。

　　他之前的身軀有些像蛇，並沒有四肢，不過此時的他卻是長出了四肢，倒是那條尾巴依然存在。身形依然嬌小，並沒有長高的趨勢。

　　巴魯魯卡卻是突破到了白銀級，也就是洪荒之中的太乙境界，而且也成功地幻化身形，類似於先天道體的存在。

　　敖丙自然是感覺到了巴魯魯卡的突破，至於巴魯魯卡突破的原因，他也是心領神會，這小子的實力越高，對未來的計劃也就越有利吧？

　　第二天，神耀城最豪華的酒館——海醉居卻是出了一件事情，半天時間便傳遍了整個神耀城。

　　只因為有人在海醉居自帶酒水，這簡直是對海醉居的極大挑釁，誰不知道海醉居擁有整個神耀城之中所有的酒水。

　　不管是最極品的黃金流蘇，還是最低級的苦竹酒，全部都有，只要你說得出酒的名字，海醉居就拿得出來相應酒。

　　但是讓所有人驚訝的還不是這個，而是那個人自帶的酒水，海醉居之中竟然沒有此酒，這簡直是赤裸落地打臉。

　　若這酒是一般的酒水也就算了，說不定是什麼人新釀出了一種酒，藉此搏個出位而已，偏偏那酒乃是極品，據海醉居的大老闆親口承認，此酒還遠在黃金流蘇之上。

　　黃金流蘇是一般海民一生難以企及的極品美酒，便是對於大貴族來說，也是極其奢侈的事情。

　　它是由黃金級海獸原民的血液，加上數千種名貴的奇珍，又用黃金級貴族的神力溫養百日而成。

　　但是海醉居的老闆竟然說，此酒要遠在黃金流蘇之上，卻是引起了軒然大波，不過感到驚訝的大都是不在現場的人。

　　因為現場的海民，沒有一個人對此感到懷疑，那酒香讓他們沉迷，他們彷彿沐浴在神的光輝之下，這酒簡直是神的傑作。

　　敖丙差點氣歪了鼻子，這可是我洪荒之中的瓊漿玉露，跟海神那蠻夷之地的小神有什麼毛線關係，不過他卻是沒有忘記自己的目的。

　　於是，第二個勁爆的消息便傳出來了——

　　開國十八大公之一的巴魯魯大公的後人，巴魯魯卡大公之前不幸被異族俘虜，幸得海神的好友路過相救。

　　巴魯魯卡大公為了慶祝自己安然歸來，並且答謝海神的好友，決定舉辦一場酒會，而這神酒便會出現在酒會上。

　　相比於第一個消息，第二個消息卻是更加的勁爆，因為牽扯到了海神，海神那是什麼身份？他是海神國唯一的神靈，他是海神國的締造者，無上者。

　　海神好友？海神還有好友？海神的好友必然也是神靈吧？神靈要參加一場酒會？巴魯魯卡大公？那個帝國的笑話大公，他竟然如此好運？

　　於是海神好友降臨神耀城的消息就像長了翅膀一般，飛快地傳遍了整個神耀城。整個神耀城就好像被打了雞血一般，整個古老的巨城卻是忽然爆發出了無限的活力。

　　再然後，這次酒會的地點也被公布了出來，竟然就是最初的源頭——海醉居。

　　海醉居的大老闆，親自與敖丙洽談，請求將這次酒會在海醉居舉辦，其中的一切其他酒水也都由海醉居一力承擔。

　　敖丙想了一下也就答應了下來。

　　一來是海醉居作為神耀城最大的酒館，宣傳起來必然是要比自己專業，最重要的是，能夠省去敖丙無數的經歷。

　　因為巴魯魯卡那裡沒有錢，所以敖丙首先要弄到的就是足夠的錢，因為辦酒會場地需要錢，買酒需要錢，布置需要錢，找人撐場面還需要錢，一切的一切都需要錢。

　　但是如若將這酒會交給海醉居來辦，這些事情都能省去，這些錢也都能省去。

　　於是海醉居歇業了，饒是他們家大業大，對於如此盛事也是不敢馬虎，倒是沒有人表示不滿，因為每個海民都知道‘海神好友’這四個字的重量。

　　神耀城盛傳酒會的事情已經傳瘋了，並且與此事相關的巴魯魯卡的一切事情都被翻了出來，甚至被人寫成傳記，四處傳閱。

　　而巴魯魯卡開國大公後裔的身份更是為他增分不少，他小時候刻苦學習的記錄也被翻了出來，當成是無數父母教育子輩的經典案例。

　　在神耀城居民的盛傳之下，巴魯魯卡逐漸成一個為了復興家族艱苦奮鬥，終於感動神靈的正面光輝形象。

　　甚至有無數之前刻意疏遠巴魯魯卡的貴族，已經開始向他遞交拜帖，祈求與他‘重修於好’，不過已經看清了他們本質的巴魯魯卡，卻是不會如此幼稚地便接受這份便宜的友誼。

　　當然，他也不可能直接拒絕，那就太得罪人了，自己此時還正弱小，沒有與他們徹底翻臉的資本，於是一番‘虛與委蛇’是免不了的。

　　在第二天下午，太白金星就帶回了玉帝的口諭。

　　初進神耀城的太白金星，卻是被眼前的盛況嚇了一跳，自己離開這才幾天時間，怎麼變化如此之大？不用打聽，他就從周圍人的交談之中收集到了足夠的信息。

　　知道了事情始末的太白金星，卻是面沉似水，自己把如此重要的事情交給他們兩個人去辦，他們究竟做了什麼？

　　如此大正旗鼓地擺出海神好友的名號，確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就不怕這消息傳到海神的耳朵里去嗎？

　　若是海神知道了此事，自己等人豈不是自掘墳墓？

# 第136章 酒會伊始

　　 話說，太白金星從天庭回歸，帶回了玉帝的口諭。

　　 對於敖丙和巴魯魯卡兩個人的‘傑作’，他是悲憤交加，這兩個夯貨，海神要是知道了這件事情，咱們三個人就都要完蛋了。

　　 但是，當火冒三丈的太白金星找到敖丙與巴魯魯卡之時，兩個人正在愜意地喝茶，聽到太白金星的責問之後，敖丙悠悠地解釋說道，

　　 “金星大人放心就是，這件事情，小龍早就考慮到了，咱們根本不用擔心海神會知道這件事情，因為神耀城能夠聯繫海神的只有公主殿下……”

　　 “而且每次聯繫海神，都需要千萬海民同時呼喚海神的名號，同時還需要其他海量的布置，一般來說都是十年一次海祭聯繫海神，上次海祭是在三年前，也就說我們還有七年時間布置解決此事。”

　　 太白金星眉頭微展，嘴唇張了張終究是沒有說出什麼來，不過讓他老人家主動承認錯誤是不可能的，他狠狠地咳嗽一聲，清了清嗓子，肅聲說道，

　　 “傳玉帝口諭，渭河龍王敖丙接旨～”

　　 敖丙連忙站起身來，恭恭敬敬一禮，彎腰低頭，恭聲道，“臣，渭河龍王敖丙接旨——”

　　 “奉天承運玉帝，詔曰——”

　　 “渭河龍王敖丙，性行淑均，深得朕心，此次更是入深海內部，冒此大險，對天庭忠心耿耿，特此予以嘉獎，擢升為四品護殿天將，賞賜瓊漿玉液一壺，另准許其‘龍神’稱號一事，欽此～”

　　 敖丙再度一禮，回聲道，“臣，接旨謝恩～”。

　　 敖丙臉上微露喜色，玉帝這次的賞賜可是不小，那個四品天將的職位也就罷了，不過就是說出去好聽一點，那一壺瓊漿玉液，還有‘龍神’稱號卻是好東西。

　　 瓊漿玉液之前已經說了，其效用是極為強大，是不可多得的寶物。龍神稱號卻是能夠讓敖在接下來的計劃之中謀奪部分信仰之力，順便研究一下信仰之力的功用。

　　 以敖丙現在的實力，喝這瓊漿玉液效用卻是不大，別說一壺，便是十壺他的實力也不可能突破一階。除了滿足一些口腹之欲外，也就是能夠稍微鞏固一下修為，溫養一下身體。

　　 看到巴魯魯卡憑藉一滴瓊漿玉液突破到了太乙玄仙境，敖丙卻是立刻心思活泛起來，自己手下可是有不少的玄仙巔峰，也許他們也可以藉此突破太乙之境。

　　 這個想法就好像被點燃的野草，一發而不可收拾。

　　 敖丙甚至已經在盤算着怎麼從太白金星那裡，將他剩下的瓊漿玉液弄到自己手中。現在可好，玉帝賞了一壺，正好解決了自己的需求。

　　 不過太白金星剩下的那半壺也要弄過來的，這東西多多益善，留給那老倌，也只是讓他浪費了，還不如留給自己提升手下兒郎們的實力。

　　 敖丙從太白金星的手中接過一隻精緻的酒壺，想到太白金星手中剩下的半壺瓊漿，看向他的目光也不由得的火熱起來。

　　 但是太白金星隨後的話卻是讓敖丙呆住了，

　　 “龍王大人啊，你看玉帝剛剛賞賜了你一壺瓊漿玉露，正好用在這次酒會上，為了天庭大計獻出些許仙釀而已，龍王大人不會拒絕吧？”

　　 敖丙呆了一呆，隨即反應過來，如果眼神可以殺人的話，太白金星絕對已經死了幾千次，好老倌，我還沒有謀奪你的瓊漿玉露，你就先把主意打到我的身上來了？

　　 敖丙有心拒絕，可是自己竟然沒有拒絕的理由，難道說自己屬下提升實力，比玉帝的大計還要重要？這樣的話傳到玉帝耳朵里，他還不咔嚓了自己？

　　 敖丙的臉上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這個……，金星大人，咱們不是說好了要用您的仙釀嗎？這可是天大的功勞，君子不奪人所好，還是讓給您老來吧……”

　　 太白金星老臉上露出一個羞澀的笑容，頗為不好意思地說道，“這個也不怕龍王大人笑話，老夫頗好這杯中之物，實在慚愧。這立功的機會，不如還是讓給龍王大人吧？”

　　 “我……”敖丙好懸一口老血沒噴出去，兩眼淚汪汪，金星大人，我能說我也喜好杯中之物嗎？這功勞我能不要嗎？

　　 敖丙不由得感嘆，真是人越老，臉皮越厚，到太白金星這年紀，這功力，這麵皮，絕對是比城牆還要厚上三分。

　　 “好吧，既然如此，就照金星大人的意思來～”咬着牙說出這句話，敖丙感覺自己的心都在滴血。

　　 太白金星的眼睛幾乎眯成了一條縫兒，“呵呵，龍王大人真是善解人意，老夫承你這次情，以後老夫必有厚報～”

　　 敖丙無奈地翻了個白眼，這話你就唬鬼去吧，傻子才會信你的話，最不地道的就是你了。敖丙甚至在想着怎麼才能將節省自己的瓊漿玉液，雖然是酒會，但是不可能所有的酒都是瓊漿玉液，也許自己可以從這方面入手。

　　 別看那酒壺並不大，實則其中用了芥子須彌之術，內中另有乾坤，就這一隻酒壺，其中的瓊漿玉液大約在萬杯左右。

　　 很快，敖丙就想到了一個絕佳的主意，也許自己還可以這樣……

　　 想到自己能夠節省下大量的瓊漿玉液，敖丙心情不由得轉好，看向太白金星的目光之中甚至帶了一絲得意，你這老倌就看着吧，彼時山人妙計讓你目瞪狗呆。

　　 三個人又討論了接下來的計劃，有沒有什麼缺漏的地方，而巴魯魯卡也是將請柬發了出去。

　　 依照此時的事態情況，根本沒有必要對請柬做任何的處理，甚至那請柬巴魯魯卡也是選用了最廉價普通的一種。

　　 因為現在的酒會根本不愁沒有海民來，無數的貴族削尖了腦袋想要擠進來。

　　 三天時間一晃而過，而海醉居也業已完成了酒會的布置，此時的海醉居卻是大變模樣，牆壁都是剛剛粉刷過的，地上鋪得是上好的地毯，門口一個個嬌小可愛的貴族少女，笑臉盈盈地站立着。

　　 巴魯魯卡卻是一大早就到了海醉居，看着眼前大變模樣的海醉居，他的嘴角閃過一絲惆悵，誰能想到海醉居的這般變化，不過是一個巨大的謊言而已，而且這個謊言就是自己挑起來的。

　　 不過隨即他的眼中就是一片堅定，自己的謊言只是為了戳穿一個更大的謊言，自己現在所做的事情功在千秋。

　　 饒是巴魯魯卡來得夠早，但是依然被海醉樓前的盛況而震到了。

# 第137章 萊茵畸戀

　　 話說，巴魯魯卡一大早就來到了海醉居，畢竟他可是這件事情的主角，整件事情都是因他而起，他勢必成為酒會的中心。

　　 至於敖丙和太白金星，卻是要變成神靈，將這場戲做得圓滿。按照玉帝的意思，這場戲讓敖丙和太白金星圓上就好。

　　 神靈一開始就出現太多也不太好，初定就是，敖丙為‘龍神’，太白金星為‘星神’，他們將成為巴魯魯卡的‘救命恩人’，成為本次酒會的主角。

　　 因此他們兩個人一開始是不能出現的，必然是要等到後面壓軸出場，若是一開始就出現，那麼這神靈也就太不值錢了一些。

　　 巴魯魯卡穿過密集的海民，海民自動讓開一條通道，直奔海醉居。

　　 海醉居的大老闆已經在門口等待，看到巴魯魯卡出現，卻是立刻笑容滿面地迎了上來，“巴魯魯卡大公，您來了，尼克康大公還有左源陶大公已經到了～”

　　 “哦，是嗎？”巴魯魯卡沒有絲毫的驚訝，他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然後邁步走了進去。

　　 海醉居的大老闆，卻是屁顛屁顛地跟在巴魯魯卡的身後，跟着他一起走進了酒會。

　　 走進海醉居，巴魯魯卡卻是感覺自己進入了另外一片天地，放目望去，一片燈紅酒綠，這裏才是貴族的天堂。自己從小就學的禮儀，只有在這種地方，才能得到最完美的發揮。

　　 巴魯魯卡一進入酒會，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他掃了一眼，就知道基本上自己所有請到的都已經到了，不過卻是有些面孔已經換掉了。

　　 想來是某些強大的勢力，並沒有得到請柬，於是便從得到請柬的某些小家族那裡，用了某些手段將請柬搞到了手。

　　 最讓巴魯魯卡意外的是，他竟然看到了一個俏麗的身影，那個身影曾經無數次地出現在自己的腦海之中，曾經一度讓自己魂牽夢繞，可也正是這個俏麗的身影傷自己傷得最深。

　　 那正是巴魯魯卡當年的女友，萊茵家族的小姐——萊茵紗。

　　 不過，她卻是不應該出現在這個地方，因為自己根本沒有發給萊茵家族請柬，自己的態度很明確。

　　 想來應該是萊茵森從其他渠道弄到了請柬，不過自己並不好意思來，卻是讓與自己有過深深羈絆的女兒前來，是想要化解與自己的矛盾么？

　　 巴魯魯卡嘴角劃過一個嘲弄的弧度，這老傢伙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敖丙臉上洋溢着矜持的禮儀的貴族的招牌笑容，他慢慢地走向了酒會的深處，對着尼克康和左源陶兩個人微微頓首。

　　 兩個老頭也是很有禮貌地頓首回應。

　　 雖然他們三個人都是帝國的大公，但是身份卻是完全不一樣，他們兩位是實權大公，是帝國三大家族之一。

　　 而巴魯魯卡雖然也世襲了家族的大公之位，但他的家族卻是全然沒落，到他這一輩更是就剩下了他一根獨苗，除了大公的爵位，他已經沒有任何的資本。

　　 若是在平時，巴魯魯卡甚至要見上尼克康和左源陶一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用說以這樣平等的身份相處了。

　　 只是因為這次的酒會不同凡響，宴請的乃是海神的好友，而能夠與海神好友說上話的現今也就只有巴魯魯卡了。

　　 因此在這場酒會之上，巴魯魯卡的身份無限提高。

　　 不過，讓尼克康和左源陶微微不爽的是，巴魯魯卡竟然沒有絲毫的謙卑，甚至故意拿捏自己的身份，誠然他是今天的主角，但也有些太狂妄了，真以為他自己可以與我等平起平坐了？

　　 巴魯魯卡在見過了敖丙和太白金星，尤其是聽他們講述了洪荒世界的美妙之後，他的眼界早就跳出了深海，放眼於整個洪荒之中。

　　 別說尼克康兩位大公，便是公主殿下親至，巴魯魯卡也是這般態度，對於海神奴役之下的海民，他感覺到的是沉重的悲哀。

　　 以前高高在上的大貴族，也不過是海神圈養的羔羊，甚至他們還頗為自得於自己的身份，全然沒有身為羔羊的覺悟。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巴魯魯卡的身上，一道道目光之中有羡慕，有嫉妒，有懷疑，有欣賞，不一而足。

　　 但是並沒有人上前搭訕，出於貴族的禮儀和矜持，他們不可能一窩蜂地湧向巴魯魯卡。

　　 從巴魯魯卡進入酒會，一雙美眸便一直盯在他的身上，目光的主人來自於那個讓巴魯魯卡欽慕過傷心過的萊茵紗。

　　 萊茵紗這段時間來，一直都是處於渾渾噩噩的狀態，自從自己當著眾人的面拒絕了巴魯魯卡之後，並且當著他的面挽住了另外一個男人的胳膊，她就一直心裏空落落的。

　　 巴魯魯卡失望傷心的眼神，一直都在她的腦海之中盤旋，她感覺自己失去了什麼重要的東西，尤其是聽說巴魯魯卡前往前方戰場，她更是忐忑不安，她的魂兒好像也隨着巴魯魯卡一起去了前方。

　　 後來巴魯魯卡戰敗失蹤的消息傳來之後，她曾一度昏厥，但得到的卻是父兄的最後通牒，必須在一年時間內成婚。

　　 她甚至想到了死，但是數次都被救下，知道三天前，他忽然被父親告知從此以後不再反對自己與巴魯魯卡的事情，甚至家族還會鼓勵自己與他的交往。

　　 萊茵紗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等到她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在感嘆父親的現實與世俗，也在心中感到無限的欣喜，於是她在刻意打扮之後，來到了早早地來到了酒會，因為在這裡能夠遇到那個自己最想遇到的人。

　　 看到巴魯魯卡出現的那一瞬間，她幾欲落淚，他沒有事，真是太好了，雖然巴魯魯卡的樣子大變，但她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他。

　　 她現在最想做的就是撲到他的懷裡，將自己這段時間來所有的委屈，都傾訴給他聽。

　　 但是想到現在的場合，她又將自己邁出去的腳收了回來。

　　 可是接下來的事情卻是讓她心痛，甚至讓她懷疑眼前的這個人是不是自己熟悉的那個巴魯魯卡。他的目光從自己的身上劃過，沒有一絲波動，那是讓自己感覺到窒息的平靜。

　　 那目光之中已經沒有了當初的溫柔與火熱，有的只是冷靜與平淡，看向自己沒有絲毫的波瀾。

　　 萊茵紗一直都在看着巴魯魯卡，一顆都沒有離開，可他卻是只在最初的時候掃了自己一眼，從那之後，他就再沒有看過自己一眼。

　　 他，就是如此絕情？如此狠心？如此捨得？

　　 PS：忽然發現自己有寫言情的資質……

　　 另：明天請假，最近有兩門考試，前天考了一門，明天還有一門。這幾天雖然很忙，但是每天都會抽出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時間碼字，但是明天真沒時間，因為今天還要做一個什麼嘮子的課程設計，最晚明天還特么的要檢查，真是##，說髒話真他么的不好（就是feel倍爽）。

　　 可能會在明晚考完試以後補更，看情況吧。

# 第138章 明歆公主

　　話說，巴魯魯卡現身酒會，立刻引起了各方關注，不過巴魯魯卡卻是今非昔比，見識大漲的他，即便是面對如此場面也完全hold得住，他的內心毫無波瀾。

　　時間逐漸地過去，陸陸續續地又有人進來，每個人都是找好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熟悉的人壓低了聲音小聲地交談着。

　　自然也不時地有曾經巴魯魯卡的‘好友’走到近前，與他親切交談，但認清了他們真實面目的巴魯魯卡，卻是不假辭色，心中不為所動。

　　萊茵紗卻是孤零零地自己一個人，每個人都得到了消息，巴魯魯卡對萊茵家族的態度，他們也是心知肚明，因此不自覺地就疏遠了萊茵紗。

　　整個酒會的氣氛有些壓抑，甚至每個人的呼吸都是小心翼翼地，忽然外面傳來一陣騷動之聲，然後就聽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卻是海醉居的大老闆滿頭大汗地跑了進來，

　　他一邊跑一邊擦着額頭上的冷汗，一邊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公……，公……，公主殿下來了～”

　　“轟～”

　　他的話就好像在酒會之中丟下了一顆炸彈，所有人都沸騰了，海神國的女皇從來都只有一人，那就是最初的塞音女皇，據傳古老說，塞音女皇被海神接到了神的國度，獲得了永生。

　　海神國最尊貴的便是公主殿下了，每一代公主殿下都是需要美麗純潔的少女，因為只有這樣的少女，才能獲得海神的垂青，擔負起溝通海神與海神國的重擔。

　　如今便是明歆公主，她是海神國的第五十二代公主，每代的公主都能有十次主持海祭的機會，第十次她便會在海神的意志下，指定下一位公主。

　　而她自己便在海神的接引之光下，進入海神的神國之中，獲得永生。

　　上一代的公主三年前剛剛卸任，也就是說，下一次海祭也就是七年之後，明歆公主便會迎來她的第一次海祭。

　　公主殿下雖然是帝國最尊貴的人，但卻不是權力最大的，權力最大的是長老會，公主殿下更多的時候是作為一種身份的象徵。

　　公主殿下只有在海祭的時候才會出現在眾人眼前，一般的事情都不會出現，便是對四海發動獸潮如此重大的事情，她都沒有出現。

　　巴魯魯卡卻是眼睛微眯，自己確實給明歆公主發過請柬，但是對於她能來參加這次的酒會卻是不抱什麼希望。

　　巴魯魯卡甚至對這位明歆公主沒有任何的印象，三年前的海祭，自己被淹沒在人海之中，根本沒有看到公主長什麼樣子，只是記得她的聲音很好聽。

　　公主不會參加這種私人性質的酒會，至少之前從沒有過這樣的例子，這次是不是因為海神好友的事情，才會引起公主的注意？

　　巴魯魯卡頓時警覺起來，帝國中對海神了解最深的便是公主殿下了，若是一會兒敖丙和太白金星兩位‘神靈’出現以後，被公主看出什麼破綻來應該怎麼辦？

　　巴魯魯卡雖然心中對於明歆公主的到來有些犯難，但卻是依然隨着眾人一起迎接了出去。

　　外面幾乎已經炸開了天，所有人都在歡呼着，簇擁着一個少女向著海醉居的方向而來，巴魯魯卡一行人由尼克康還有左源陶再加上巴魯魯卡，為首一起迎上了明歆公主。

　　明歆公主滿臉含笑，對着周圍狂熱的目光不斷地頷首，明媚的笑容，讓所有人都感到心情明媚。

　　很快，明歆公主就來到了海醉居的門前，在巴魯魯卡三人的帶領之下，所有人都鄭重地向明歆公主行了一禮，明歆公主是海神國身份最尊貴的人，這是確准無疑的。

　　明歆公主玉手輕輕一抬，將所有貴族都攙扶了起來，巴魯魯卡心中一稟，這明歆公主的實力竟然還在自己之上，似乎已經到了白銀級巔峰，隨時都能突破黃金級的樣子。

　　“這位想必就是傳說之中的巴魯魯卡大公吧？果然是青年才俊，怪不得能夠獲得神靈的垂青，”明歆公主一雙明眸盯着巴魯魯卡，微笑着說道。

　　巴魯魯卡不卑不亢，很是沉穩地回應說道，“公主殿下說笑了，被異族俘虜實在不是什麼光榮的事迹，幸得兩位神靈相救，才能逃出生天，實在當不得公主誇獎。”

　　明歆公主微微一笑，沒有說什麼，然後對着尼克康還有左源陶點了點頭，便進入了酒會內部。巴魯魯卡等人也是跟着再次回到了酒會。

　　明歆公主來到酒會之後，明顯將酒會推上了一個高潮，外面的海明翹着脖子，想要看看裏面的情況，不時地高興地與周圍的人交流些什麼。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也不見‘神靈’到來，卻是有海民等得着急了，為什麼還不來？甚至有些在酒會內部的貴族都在心中犯了嘀咕，不是他們耐心不足，而是內部實在太壓抑。

　　他們從沒有參加過這樣的酒會，酒會本來就是輕鬆愉快的存在，但是從沒有想過還有如此沉重的酒會，即便是明歆公主的到來，都沒有絲毫的改變。

　　在這樣的酒會之中，每個人都是感覺度秒如年，雖然只有半個時辰，卻是感覺過了半天那麼久，他們感覺自己的心臟都有些承受不住這樣壓抑的環境。

　　但是終究是沒有抱怨，或者提前退場，因此為將要到來的是神靈，而且就巴魯魯卡透漏還是兩位神靈同時現身。

　　就在中海族千呼萬喚之中，終於在神耀城的東方出現了一片星幕……

　　起初並不明顯，但是星幕越來越大，最後竟然將神耀城遮住了半邊，在星幕漫上城牆的時候，就被海民們發現了。

　　眾多的海民根本不知道星幕是什麼東西，他們大多數甚至一生都沒有出過神耀城，更不用說洪荒世界的星幕了。

　　深海處於洪荒大陸的邊緣，此處便是星辰的光輝都不易到達，因此便是曾經去過水面之上的貴族，他們也不曾見過這樣的景色。

　　海醉居的眾人早就圍在窗前，獃獃地看着逐漸蔓延的星幕，一顆顆閃爍的亮光點綴在漆黑的背景之下，透着一絲深邃與魅惑。

　　便是巴魯魯卡早就聽太白金星和敖丙所說過洪荒的重重神奇，但如今見到星幕卻是依然有些發獃，果然洪荒才是世界的中心啊。

　　明歆公主獃獃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有些愣神，少女總是對美好的事物充滿了幻想，公主殿下也不例外，她輕聲地為身邊的巴魯魯卡說道，

　　“巴魯魯卡大公，不知道此為何物？”聲音很輕，好像生怕打破了眼前的美景。

　　“據說這叫星幕～”巴魯魯卡的眼中閃着一種莫名的光芒。

# 第139章 震撼登場

　　話說，在酒會眾貴族的等待之中，忽然間有一道披着點點星光的夜幕籠罩了神耀城，近乎覆蓋了整半個神耀城。

　　星幕來襲，狠狠地震懾了所有海民，他們何曾見過這樣的場面，恢弘、浩大、絢麗，也就只有每次的海祭之時，海神的光輝才能掩蓋過如此盛景。

　　這正是太白金星搞出來的，憑藉太白金星金仙期的實力，想要搞出這麼個場面也不過是小意思，他是天庭星官，體內儲存着不少星力，如今正好用上。

　　太白金星的星幕遮掩半個神耀城，到達海醉居上方的時候，星幕開始收斂，化為一束星光落進了海醉居之中，而在星幕收斂的同時，後面卻是來了一波浪潮。

　　要說神耀城本就在深海之中，有浪潮也不奇怪，但這卻不是一般的浪潮。

　　在眾人的眼中，閃着星光的夜幕收斂，緊隨其後的卻是一片紅藍之色，那是一種所有人都不曾見過的物質，看起來有些像是燃燒着火焰的水流。

　　便是前面的太白金星也是第一次見到這水火交融的景象，空中浪潮之前微微波動的星幕，显示出太白金星的內心並不平靜。

　　鋪天漫地的火焰流過神耀城的上空，肆虐的火焰，好似沒有一點溫度，甚至眼前的火焰讓所有人都是心中發冷。

　　火焰浪潮沒有覆蓋很大的範圍，但是它卻真的好像一道水流般，在天空之中不斷地流淌，那流水般的火焰流過之處，甚至連半空之中都會留下一道黑色的痕迹。

　　周圍的水流都有被引燃的趨勢，好在火焰水流只是流淌了很短的時間，然後火焰收斂，化為一個渾身燃燒着紅藍火焰的人影，向著海醉樓撲過去。

　　等到眾人反應過來的時候，半空中已經完全沒有了半點痕迹，似乎剛才的一切都是幻覺一般，而酒會之中的貴族卻是驚訝地發現，場中忽然多了兩個人影。

　　其中一個一身白衣，劍眉朗目，唇紅齒白，一頭白色的頭髮尤為奪目，他站在那裡就好像融入到了那一方天地一般。

　　另外一個卻是人身獸首，扁平嘴，嘴邊有兩根肉須，臉頰上額頭上都是鱗片，頭上有兩隻鋒利的尖角，一隻上面繚繞着火焰，一隻上面盤旋着水流。

　　第一位便是幻化之後的太白金星了，而後面一位便是敖丙了。

　　兩個人早有計較，自己二人異地行動，本來相貌必須遮掩一下，免得以後惹來麻煩，太白金星化為一個俊朗少年，而敖丙卻是化為了一個龍獸人身的形象。

　　此時敖丙的形態，卻是有些類似於中國神話傳說之中的龍王形象。不過卻不是鹿角，而是混沌天龍的龍角。

　　參加這場酒會的都是神耀城身份最尊貴的一部分貴族，他們都有過參拜海神的經歷，因此即便面對兩位神靈的時候，倒是也不至於失了禮數。

　　不過這畢竟是神靈當面，所有貴族的心中有些緊張是免不了的，也不知道是誰咳嗽了一聲之後，所有人都反應過來，對着神靈彎腰施禮。

　　他們很好地繼承了西方的那些禮儀，倒是並沒有跪拜這一禮儀。

　　敖丙與太白金星對視一眼，都看到了對方明顯放鬆一點，看來自己兩人已經震懾住了這群傢伙，只需要接下來好好表現，絕對可以將海神國從海神的嘴中撕下一塊來。

　　兩個人同時發出一道柔和的力量，將所有人都攙扶起來，同時太白金星略帶着磁性的聲音在眾人的耳邊響起，“眾位請起，能夠獲得諸位的款待，是我等的榮幸……”

　　太白金星的話無疑是大大地緩和了雙方的關係，明顯感覺到太白金星此語一出，整個酒會的空氣都輕了三分。

　　敖丙掃視着這些貴族，心中不由得暗自心驚，這群海民的實力確實不俗，僅僅只是白銀級太乙之境的海民，就有五十三位，不過倒是沒有黃金級的存在，如此一來場面倒是可以勉強掌控。

　　太白金星的話無疑是讓所有海民都放鬆下來，他們參加過海祭，知道海神是如何的嚴肅，如今遇到海神的好友，卻是不知道他們的性情如何。

　　接下來卻是一些賓主盡歡的事情，所有人都恭維着太白金星與敖丙，奉承着他們，詢問着他們剛剛弄出來的盛景，然後不時地驚呼一聲。

　　忽然只聽到一個清脆的聲音，“兩位神靈大人，不知道二位大人的神職是……”

　　太白金星和敖丙一起看向著那個說話的海民，那是一個年輕的女性，她身上似乎與生俱來帶着一種高貴，一種凌駕於其他事物之上的高貴。

　　太白金星臉上微微一笑，“不知道這位小姐是……”

　　巴魯魯卡卻是連忙走到近前介紹說道，“大人，這位是我海神國的公主殿下，每次都是由公主殿下主持海祭……”

　　太白金星臉上笑容不減，心中卻是一驚，他早就知道公主的事情，卻是從沒想到公主會出現在這酒會之上，但太白金星畢竟經驗豐富，口中笑呵呵地接着說道，

　　“原來是公主殿下，幸會幸會，本神乃是星辰之神，掌管世間所有星辰，”然後他伸手一引敖丙，笑着說道，

　　“這位乃是龍神，掌管海洋之中的諸多生靈……”

　　明歆公主卻是有些咄咄地接着問道，“那不知道兩位神靈的名諱是……”

　　這次還不等太白金星回應，敖丙卻是先爆發了，他身上騰起了流淌的火焰，頭上兩隻刀鋒般的尖角也是閃着幽幽的冷光，重重地冷哼了一聲，

　　“大膽，你不過是海神手下的一介區區牧師，級別再高也終究只是海神的牧師，神靈的名諱豈是一介小小的牧師能夠打聽的……”

　　明歆公主臉上明顯劃過一絲慌張，她連忙行禮，恭敬地說道，“請兩位神靈贖罪，明歆知錯，明歆以後再也不敢了……”

　　敖丙重重地冷哼一聲。

　　敖丙對自己早就做好了定位，自己要扮演的就是一個脾氣暴躁、不善言辭的傢伙，雖然自己的形象不太完美，但卻是更加利於隱藏自己。

　　敖丙再度開口說道，“我二位前來此處，不過是想收取一些信徒，不過既然有人不歡迎我們，我就先行告辭了……”

　　敖丙說完這句話，轉身欲走，卻是被太白金星拉住，溫聲勸道，“龍神大人何必與一介凡人生氣？消消氣，消消氣，給老兄個面子……”

　　敖丙暗中豎了個大拇指，老白真是天生的影帝，即興表演不在話下，他順坡下驢，冷哼了一聲，“今天就給你個面子……”然後他獨自一人轉身走到了角落裡。

　　太白金星臉上堆笑，“我這好友脾氣就是如此，諸位不要介懷，不要介懷，大家喝酒喝酒……”

　　明歆公主的眉頭卻是皺了起來，聽到‘牧師’兩個字，她就知道眼前的神靈很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她總是感覺有些不對。

# 第140章 收取信徒

　　話說，敖丙與太白金星假扮神靈，出現在酒會之中，雖然兩個人極力表演賣弄，但卻是依然引起了明歆公主的懷疑。

　　隨後雖然敖丙用訓斥制止了明歆公主的詢問，但是她對二人的懷疑卻是並未消失，不過卻是被她壓在了內心深處。

　　而後的酒會卻是賓主盡歡，所有的主題都是圍繞着‘兩位神靈’展開的，這兩位‘偽神靈’雖然身份作假，但他們的演技卻是着實不錯。

　　一個是老謀深算，一個是擁有前世宿慧，面對一群封閉的‘海獸貴族’，還是綽綽有餘的。

　　最終太白金星終於是說出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意思是向海神國收集一些信徒，這些信徒可以在信奉海神的基礎上信奉自己，而且凡是信奉自己兩個的海民，都能獲得部分神力加持。

　　見識過太白金星和敖丙‘表演’之後，誰不想獲得他們那樣的力量？如今竟然有機會獲得他們的力量，所有參与酒會的貴族都心動了。

　　不過心動終究不是行動，只有很少一部分的貴族當場選擇了信奉敖丙二人，並且交上了自己的信仰。這很少一部分指的是只有八個，其中有五個選擇了信奉太白金星，有三個信奉敖丙。

　　敖丙心中波瀾不興，他只不過想抱着實驗的心思看看這信仰之力究竟有什麼妙用，他並沒有想要主修信仰的意思，因此信徒的多少，他並沒有放在心上。

　　太白金星眼睛笑眯眯地看着眾貴族，心中一點都沒有沮喪都沒有，開始必然是艱難的，等到這部分選擇信奉自己的海民受到好處，並且落在別人海民眼中。

　　那個時候，才是自己大力發展的時刻。

　　在酒會到了\*\*的時候，太白金星對着敖丙一使眼色，敖丙頓時知道該是自己手中瓊漿玉液顯眼的時候了。

　　敖丙輕咳一聲，將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過來，然後只見他大袖一甩，在空中出現了十團琥珀色的液體，一股濃郁的酒香頓時充滿了海醉居，甚至已經遠遠地傳到了外面。

　　有些本就是衝著仙釀來的貴族，此時臉上卻是露出了欣喜的神色，這神酒終於是出現了，不過卻是沒有想到這神酒竟然掌握在神靈的手中。

　　“這裡有十份機緣，我將要將它送給在場的有緣之人，且不先說它的效用，得到機緣的海民自有體會……”

　　然後敖丙大手一揮，十團瓊漿玉液飛向了四面八方，其中有三團留在了海醉居，而另外七團卻是飛出了海醉居，一下扎入到了海民群中。

　　一邊上看着一切的太白金星差點把眼珠子瞪出來，我的龍王大人，你可真是摳啊，一壺瓊漿玉液至少有萬杯，你這甩出的十滴也就一杯的分量吧？

　　當初老夫僅僅為了宣傳，就拿出了一杯瓊漿玉液，如今酒會正式開始，你拿出來的量竟然還沒有老夫當初的多，你這麵皮也是在太厚了一些。

　　太白金星的憤怒並沒有阻止敖丙的行動，在酒會一開始的時候，敖丙就在觀察在場的所有貴族，最後還大略地將海醉居外的海民掃了一遍，最終選中了十個海民。

　　其中海醉居之中三個，外面七個，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是處於青銅級巔峰，而且他們處於青銅巔峰不是一兩年的事情，幾乎是鬱結在此境界很久。

　　對於敖丙的境界來說，找這樣的十個海民，實在是太簡單了。他想複製巴魯魯卡突破的情形，讓這十個海民在眾目睽睽之下突破現有境界，而且是鬱結已久的境界。

　　十滴瓊漿玉液按照敖丙最初的設計，成功進入到了十個海民的口中，他們十個身上立刻展現出了青色的龐大光芒。

　　而且隨着青銅之色越發的璀璨，終於有一絲駁雜的銀色出現在青銅之中，雖然只有一絲，但卻好似是起了連鎖反應一般，銀色迅速擴展，吞噬青色。

　　最終他們都是被一團團的銀色包裹。

　　敖丙看到十個海民都成功突破，心中也是鬆了一口氣，他也是怕演砸了，畢竟瓊漿玉液能夠突破玄仙瓶頸的事兒，只是自己的猜測，慶幸的是自己猜對了。

　　敖丙心中想的是，能夠有七個成功突破，那麼自己這場表演就算成功，而且自己可以完全放心大膽地將瓊漿玉液送給自己渭河的兒郎們使用。

　　可不曾想天公作美，竟然十投十中，這不僅僅對自己接下來在深海的行動有巨大幫助，而且對於提升自己手下實力的事情，他卻是信心更足。

　　自己手下有三萬兵卒，如果這是三萬太乙之境，敖丙想想都感覺不寒而栗。太乙之境不算高手，卻是每個勢力的中流砥柱，太乙玄仙的數量基本代表了一個勢力的實力水平。

　　但他知道這卻不是這麼容易的，因為這個方法目前來看，好像只對玄仙巔峰又用，可是玄仙巔峰也不是這麼容易就能到的，如果敖丙沒有記錯，渭河有玄仙境二百三十二人，至於其中的玄仙巔峰不過只有區區的三十幾人。

　　不過三十幾個太乙之境也是一股可觀的勢力，敖丙打算抽空回趟渭河，將瓊漿玉液送回去，讓玄仙巔峰先突破了再說。

　　而且有此激勵，其他兵卒也能更加勤奮修鍊，只希望能夠到達玄仙巔峰，然後一舉成就太乙道果。

　　在眾人的驚呼之中，敖丙和太白金星對視一眼，他們知道此時時機已到，卻是該抽身而退的時刻了，兩個人的身形變淡，慢慢地消失在了酒會之中。

　　等到酒會之中的貴族發現，原地卻是只剩下了兩個淡淡的影子，與此同時太白金星與敖丙的聲音同時在神耀城響起，就好像在每個人的耳邊說話一般。

　　“我乃黑夜星空之神，我之所在，必為星輝照耀之所，星辰的力量便是我的力量，星辰所在之處，我無處不在……”

　　“我乃龍神，掌管海洋生靈，生靈萬物並無高低貴賤之分，只有強大與否，我的信念是平等、自強，信我者，可得平等之源，可得自強之基……”

　　太白金星和敖丙的聲音同時響起，卻是完全不衝突，它們同時在眾海民的耳邊響起，同樣清晰，同樣深邃……

# 第141章 初次海祭

　　馨柔情吃了兩個果子，壯着膽子問歐陽銘：“你腿還疼嗎？”

　　歐陽銘答應着：“還好，不怎麼疼了，有些麻！”

　　折成那樣了居然不疼，該不是神經壞死了吧！

　　還是得趕緊找人去，下一句就直接說了：“那你休息，我再出去找找有沒有人，也不能老這麼困着。”

　　也不等他說話直接就走了。

　　歐陽銘看着那纖細的身影，在洞口不見了，就開始皺眉這到底是什麼地方？她是誰？

　　她說外面是森林，還說沒有人，這裏真是森林嗎？

　　是真沒有人還是她故意說謊的，根本就沒有找人。

　　歐陽銘眸光越來越深沉，難道是個陰謀？

　　馨柔情出了山洞，趁着天還沒黑這次要走遠一點了，拿出手機看了下，還是沒信號。

　　既來之，則安之！

　　又拿出面巾紙，撕成一小條一小條的，隔上幾顆樹就綁一個紙條。

　　這裏都差不多極容易迷路。

　　這次走了約莫半個時辰，停下來歇口氣，遠遠的看去，有白白的雲彩，期間隱約能在樹恭弘=叶 恭弘隙間望見皚皚的雪山，看一看還真有點心曠神怡。

　　不過怎麼一個小動物都沒有，野果到是摘了不少，夠吃一晚上了，也有算是鳥叫聲吧！

　　可一個鳥也沒看見。

　　只有一些低矮的灌木叢間有一些不認識的花朵，植物。

　　真的沒見過，這裏不會真是原始森林吧，都走這麼久了也喊了這麼久，真的一個人也沒有。

　　實在有些不想走了。

　　一是害怕，二還是害怕。

　　這他媽的到底是什麼鬼地方，真的讓人害怕啊！

　　從小到大也沒幹過這麼刺激的事，最多就是小時候挨揍離家出走，還沒走出家門10米，看見條狗就媽呀一聲跑回去了。

　　不過咱冒險精神還是有的，馨柔情剛樂呵呵的自誇了兩句，就覺得不對勁。

　　有那麼一丟丟的瞬間，覺得身上涼颼颼的，雞皮疙瘩一片一片的起。

　　馨柔情安慰自己，應該是樹林里陰氣重，是會冷一點的。

　　一個激靈過後，那種感覺更強烈了，這不會就是第六感覺吧！

　　能預知一些不可知的事，例如危險！

　　媽媽的呀！

　　前後左右上下，仔仔細細的看了一遍，沒啥東西啊！

　　可那感覺就是——嚇的人炸毛！

　　馨柔情開始往回走，更快的往回走，這時候她終於看見了些不同。

　　是在走的時候眼睛瞟見的，像是雙眼睛可那眼睛又不像是人的眼睛。

　　只是在灌木叢中一閃就不見了。

　　那一眼就讓馨柔情渾身汗毛一豎，那是啥玩意的眼睛啊！

　　馨柔情有點抖腿也有點軟，可還在堅持着，快速的走。

　　然而那眼睛又出現了，變得血紅馨柔情強迫自己不能看。

　　快點走還有一段路就到小山包了，可又不自覺的看去。

　　那那是什麼鬼呀？

　　馨柔情有點走不動了，就直勾的盯着那眼睛主人看。

　　像是個老鼠又像是狼的樣子，老鼠的尾巴，狼的嘴，長長的大耳朵，一身的大長毛，前爪翹着，後腿長長的，血紅的眼睛死盯着馨柔情，哈喇子慢慢的淌着，直立起來有成年人高。

　　馨柔情實在是嚇得邁不開步。

　　顫抖着問：“你吃人不？”

　　回答她的是這獸的呲牙一吼。

　　馨柔情忙點頭：“明白了。”

　　馨柔情狠掐了自己一把，瘋了一樣往回跑。

　　同時森林中回蕩着凄厲的慘叫：“救命啊！”

　　馨柔情聽着身後的獸吼和風聲，其實她早嚇得什麼都不知道了，只是本能在跑。

　　那獸一竄就竄到馨柔情的背後一爪子拍上去，馨柔情剛好一個趔趄，險險的躲了過去。

　　眼前的小山包給了馨柔情巨大的動力，猛往前竄着一撲，人撞進了山洞。

　　歐陽銘正閉目休息，就聽見救命聲，心不由抖了一下，那女人遇到危險了嗎？

　　男人的本能還是驅使他，想站起來看一看。

　　剛扶着牆壁起來一下就又跌坐了下去，無限的懊惱，他一直在忍着，自己是那樣的出色，現在卻成了殘疾。

　　這到底是不是陰謀自己都無法得知，歐陽銘憤怒的吼了一聲，“啊~~~”

　　一拳砸向牆壁來發泄心中的憤懣。

　　緊接着也是一聲尖叫：“啊~~~”

　　是那個女人。

　　洞口那邊有轟轟的響動，一震一震的連洞頂也有大量的土落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歐陽銘咬着牙恨，他叫那女人：“馨柔情，馨柔情你還好嗎？”

　　馨柔情驚恐的看着眼前的一幕，媽呀！那大耗子正嘴裏，吐着一道道的激光，往洞里射。

　　可好像這洞口就有一道看不見的牆一樣，任它怎麼吐激光也射不進來，氣的那獸狂吼。

　　馨柔情反覆咽着口水，恐懼的心慢慢開始恢復了，她明白過來這玩意進不來。

　　要不自己離它這麼近，早被它吐那激光打死了。

　　不過那是什麼東西，一個耗子會吐激光？啊？

　　馨柔情正傻看着，隱約聽見歐陽銘叫她，她站起來，扶着牆走了進去。

　　樹枝已經燒完了，裏面黑黑的，可還是能看見他。

　　勉強走過去馨柔情第一次想不顧一切的，撲進一個人懷裡，她好想撲進那男人的懷裡來安慰自己，好懸啊她就死了。

　　下一刻她沒有忍住，一下就撲進了歐陽銘的懷裡。

　　哇！的一聲開始哭，她從來沒這麼害怕過，不知名的地方，不知名的耗子，還吐着激光追她，她差點就見不到他了。

　　“嗚~~~”

　　馨柔情一個勁的哭啊！

　　絲毫沒看見歐陽銘，冷漠的表情，甚至還有一絲厭惡。

　　他漸漸轉變了表情變得柔和了些，還是推開了馨柔情。

　　聲音柔和的問：“怎麼回事？遇到危險了？”

　　馨柔情抹着眼淚，抽泣了會兒，哭出來之後，她有些清醒了，也有些不好意思。

　　身體離開了歐陽銘，訕訕的道：“對不起啊，我有點害怕。”

　　又喘了會兒，馨柔情一把拉住歐陽銘顫抖的說了一句：“哥啊，咱咱好像好像穿了”

　　歐陽銘沒明白什麼意思，問道：“什麼穿了？”

　　馨柔情咽了下口水繼續道：“咱好像穿越了。”

　　黑暗中歐陽銘臉抽了抽，有些憤怒，那厭惡更濃了。

　　他開口：“不要瞎說，根本就沒有穿越這樣的事。”

　　他更確定了這就是一場陰謀這女人綁架了自己，還編出這樣的瞎話來哄自己，還把自己的腿弄折了，絕不原諒她，等到出去了一定要她坐一輩子牢。

　　自己居然還覺得她有些親切，噁心的女人剛才裝的多麼純情，現在還不是巴巴的撲上來。

　　馨柔情藉著一些微光看見的就是——歐陽銘那俊美的臉上，現出了不屑和厭惡。

# 第142章 商族子乙

　　 話說，雖然敖丙和太白金星都不理解明歆公主的做法，但是這件事情就這樣發生了，而且海祭結束了，他們依然還是‘海神好友’，依然還是神耀城眾多海民信奉的神靈。

　　 此事之後，深海的事情終於告一段落，以後只要好好經營，終究可以在神耀城混出一片天地，將海神的海神國撕碎。

　　 而敖丙和太白金星也開始離開神耀城，重返洪荒，開始恢復自己之前的生活狀態。

　　 不過崖山子的第三軍團並沒有回返渭河，因為這一次的海祭，海神的神意便是想讓海民攻出深海，將外面的世界也置於自己的神光照耀之下。

　　 敖丙這個時候才知道，原來一開始的深海獸潮就是在海神的授意下開始的，因此想要結束這場獸潮恐怕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了。

　　 不過以敖丙現在的身份，雖然不能直接取消獸潮，但是稍微影響一下還是可以的，敖丙將獸潮的強度調低，然後將其作為了練兵之用。

　　 只要控制好這個度，敖丙就可以借獸潮的勢，為自己的兵卒提供一個良好的練兵之所。

　　 而敖丙則是往返渭河與深海兩地，渭河的發展形勢一片大好，尤其是在敖丙將瓊漿玉液拿出來的時候，立刻就激起了所有人的修鍊狂潮。

　　 同時敖丙也收穫了自己期望已久的信仰之力，可是敖丙研究了很久之後，終於放棄了對這東西的研究，這玩意兒就像沉重的水銀，根本沒有辦法驅動。

　　 敖丙嘗試了不少手段，可就是不能利用這些信仰之力，最終敖丙也就聽之任之了，反正這東西留在自己體內也不見有什麼意外。

　　 這樣的日子敖丙足足過了六十年，這六十年他可謂是八面玲瓏，不斷地出入天宮，基本上天宮上所有的神仙他都拜訪了一遍。

　　 憑藉著他的身份，還有主動結交的心思，他很快就和天宮的神仙打成了一片，此時的敖丙卻是已經開始為自己封神的災劫籌備了。

　　 對於洛神和小洛裳，敖丙沒有去看她們，反而是故意地在躲着他們。

　　 畢竟自己當年許下的豪言壯語，要在百年之內去洛河提親，但是現在百年之約早就過去了，自己卻是還沒有與河伯一爭上下的資本。

　　 這樣的安寧的日子，帶給敖丙的也是實力的穩步提升，沒有大幅的跨越，他的實力從太乙玄仙後期提升到了巔峰，不過距離金仙境還有好大一段距離。

　　 安靜的日子本該就這樣持續下去，卻被一個來客完全打斷……

　　 事情發生在一次海祭之後，敖丙經歷的第六次海祭，也是明歆公主的第六次海祭，但是說來也怪，敖丙和太白金星的聲望越來越大，數億貴族無人不知星神與龍神之名。

　　 可是對於敖丙和太白金星的事情，明歆公主就是不向海神稟明，而每次的原因看似就是巴魯魯卡帶去的蹩腳理由，但敖丙卻是憋着嘴認為有更加深層次的理由。

　　 但是究竟是為什麼，他還沒有什麼頭緒。

　　 敖丙接到東海守衛的稟報，有一群人族自稱商人，在東海之濱，手持殿下的信物，求見三太子殿下。

　　 敖丙忽然想了起來，那是自己前往渭河的途中，自己偶然救了一夥商人，為首的是子微甲是商族子弟，也是商湯的祖先。（詳見本書第21章）

　　 敖丙收了子微甲的三品造化青蓮，給了商族一個承諾，沒想到如今竟然真的找到自己頭上了。

　　 敖丙掐指一算，好像已經到了夏商交接的時候，難怪商族找上了自己，恐怕是他們看到了時局動蕩，心中有些想法了。

　　 商族好算計，不過自己希望的不就是如此嗎？借商族建朝之機，在商朝埋下一些手段，等到封神之劫爆發之時，說不定能夠用得上。

　　 於是敖丙就見到了商族的人，為首的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雖然年歲不大卻是透着一絲幹練與精明，而且他身後的眾人對他保持着絕對足夠的尊敬。

　　 看到敖丙出現，所有的商族人在那少年的帶領之下躬身行了一禮，為首少年不卑不亢，語氣之中充滿了尊敬卻又不顯的卑微，

　　 “商族子乙拜見東海龍王太子殿下，渭河龍王陛下，奉商族族長子癸之命，前來歸還龍王陛下的信物……”

　　 子乙的身後有個人手捧着一片龍鱗，高高舉過頭頂。

　　 敖丙掃了一眼龍鱗，便不再理會，他饒有興緻地看着這個年輕人，子姓，看來也是商族的嫡系，如此年紀就當此重任，看來他在商族也不是一般人啊。

　　 “不用這麼客氣，我答應商族為你們做一件事情，這件事情長久有效，你們確定現在就要兌換嗎？機會可就只有這一次……”

　　 子乙臉上神情不變，看來是早有決斷，躬身一禮之後，“龍王陛下明鑒，此時我商族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不得不向龍王陛下求救～”

　　 “哦，這樣啊，那就說一說吧，我看看什麼情況，為你們解決情況之後，我便與你們商族沒有牽連了。”敖丙沉聲說道。

　　 子乙臉上一動，卻是沒有說話，他對着身後另外一個稍弱的少年說道，“伊尹，你來對龍王陛下說說具體的情況……”

　　 有個少年從子乙的身後閃出來，先是恭恭敬敬地一禮然後開口說道，

　　 “啟奏龍王陛下，前不久夏王要我商族進獻美女千名、珍寶百車，以充實後宮，商族雖然富足，但是湊足珍寶美女也是傾盡全族之力，就在不久前要出發之時，商族遭到東夷劫掠，進獻夏王的美女珍寶全部被劫去，我商族實在拿不出另外美女珍寶了。”

　　 伊尹的的話沒有太怎麼進入敖丙的耳朵，敖丙注意到的是伊尹這個名字，這可不是一般的名字，而且透過這個名字，他也知道這個商族子乙是哪位。

　　 伊尹乃是商朝的開國丞相，他本是一介努力出身，卻是在少年之時便被商湯看中，並引為臂助。他是商湯的推翻夏朝統治，建立成湯基業的主要臂助。

　　 而商湯是商王死後的謚號，他的名字便叫做子乙。

　　 看着兩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出現自己面前，敖丙卻是沒有絲毫緊張的感覺，歷史是屬於前世的，現在的自己是渭河龍王，是東海龍王三太子。

　　 別說此時眼前是尚未成長起來的商湯還有伊尹，便是成為商王的子乙和商朝丞相的伊尹，也不在自己的眼中，他們終究也只是凡人。

　　 不過商族此時遇難，竟然連商湯都派來，看來商族是真的走投無路了。

　　 敖丙沉吟着說道，“你們沒有將此事稟告夏王嗎？夏王是怎麼回復的？”

　　 回答敖丙的是子乙，他說道，

　　 “當然，發生如此大事，自然是要稟告夏王，但是我們的人進入安邑城，卻是連夏王的面都沒有見到，只有夏王的一道旨意，夏王不僅要求我們奪回美女珍寶，還要我們平定東夷……”

　　 敖丙雖然知道一些歷史的事情，但是對於具體卻是不太了解，而且他也不太關心，他打斷子乙的話，“你直接說需要我做些什麼就可以了，我沒心思聽你們閑扯……”

　　 商湯點了點頭，沉聲說道，“我族希望龍王陛下能夠幫助我族平定東夷，這就是我們的請求……”

　　 敖丙的嘴角微微勾出一個弧度，輕笑着說道，“怎麼幫？直接幫你們殺了所有的東夷人？呵～雖然我有那樣的實力，但是我不能那樣做，我們也有我們的規矩……”

　　 說到後來，敖丙的話中甚至帶了一絲的寒意，如果商族就是這樣的不知好歹，那麼自己也沒有必要太在意那個承諾。

　　 如果敖丙殺了東夷所有人，恐怕不用別人出手，天庭不會放了自己，甚至連聖人都要插手，自己隨意屠戮人族，簡直與找死沒什麼兩樣。

　　 子乙察覺到了敖丙話語之中的寒意，連忙擺着手說道，“龍王陛下誤會了，不敢如此勞煩龍王陛下，只希望龍王陛下能夠幫助我商族的兵卒提升一些實力……”

　　 敖丙眼睛微眯，這樣的話倒是可以考慮，他想了一會兒，從自己的袖子中拿出了一隻精美的酒壺，隨手一甩，一滴嬰兒拳頭大小的琥珀色液體浮現在了半空之中。

　　 然後敖丙伸指一彈，一道紅藍二色的光芒罩住液體，形成了一個紅藍二色包裹的小球，落在了子乙的面前，子乙伸出雙手，接住了紅藍小球。

　　 敖丙的身形逐漸變淡，隨風消散，他的聲音飄飄散散落在了眾人的耳中，“這是一滴瓊漿玉液，將其用一百壇美酒稀釋，凡人喝一杯，可增長一牛之力……”

　　 然後敖丙聲音消散，身形不見，而被人捧在手中的龍鱗，此時也是變成了一捧飛灰，隨風飄飛……

　　 子乙還有隨他而來的商族人，對着敖丙剛才站立的地方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禮，隨後他們便離開了……

　　 敖丙並未離去，他在高空雲端，看着逐漸遠去的子乙還有伊尹一行人，他知道一個時代將要來臨，自己必須要做點什麼了。

　　 PS：回家了，我曾幼稚地以為在家可以專心碼字，可事實是光玩了，一天碼字寥寥，心痛，儘力而為吧。

　　 深海的事兒有些煩了，先退出來，寫點別的，接下來便是夏商之交，會發生什麼呢？拭目以待吧。

# 第143章 金鵬求援

　　 話說，商族子乙帶領人前來東海之畔，尋求敖丙的幫助，請求能夠得到戰勝東夷人的力量，敖丙用一滴瓊漿玉液打發了商族來人。

　　 瓊漿玉液是天庭一等一的仙釀，而且也是絕佳的靈丹妙藥，對於層次越低的人，效果越是明顯，對於敖丙這種層次的人來說，便只能滿足一下口腹之欲了。

　　 可對於凡人來說，便是仙丹妙藥，只要一點點，便能享用不盡，因此敖丙才會讓他們用百壇美酒稀釋一滴瓊漿玉液，然後再分給兵卒服用。

　　 成仙得道是不可能了，但是增長力氣卻是不在話下。

　　 那百壇美酒足夠武裝十萬兵卒，十萬如狼似虎的兵卒，敖丙可以想象對於凡人國度來說代表了什麼。十萬兵卒別說是平定東夷，甚至已經具備了逐鹿天下的資格。

　　 不過敖丙卻是覺得此時的商部族還依然是夏朝的附屬，或許有些心思，但應該還沒有爭奪天下的心思，至少據敖丙所知，滅夏之戰便是由商湯主導的，可是這位未來的商王卻還是個孩子。

　　 敖丙覺得自己過得太過於安逸了，自己應該做點什麼，雖然這次的滅夏之戰，並不是天地浩劫，但敖丙卻是知道，這次的易國之戰，其中也是有一些機緣存在。

　　 不說別的，至少自己能夠在商朝運作一下，留下一些可以遺留到商末的手段。那時的封神之戰，自己也許能夠用得上，誰又能說得清楚呢？

　　 可是還不等敖丙想好怎麼插手，就被另外一個消息打亂了自己的計劃，渭河那邊傳來消息，有一個自稱是金鵬道人的傢伙點名要見敖丙。

　　 敖丙一下就想到了金鵬道人的身份，這個人曾經在自己的涇河之行現身，與九頭蟲糾纏在一起，被敖丙巧言驚退。

　　 他的身份實則是金翅大鵬鳥，敖丙聽過一個傳言，金翅大鵬鳥與孔雀是兄弟，不過同樣也是仇敵，敖丙出言詐他，果然如敖丙所聞，於是他直言當金鵬抵禦不過孔宣，便可以來尋自己。

　　 如今金鵬真的來渭河了，敖丙心中卻是有些驚訝，金鵬竟然真的求到自己頭上來了，難道是孔宣殺過來了？

　　 不應該啊，以前他能夠躲過孔宣，現在也可以，為什麼會突然向自己求救，說不通啊？

　　 自己必須回去看看，事情牽扯到了兩位金仙境，就不是小事，而且自己邀請金鵬，不也正是打着將他拉到自己陣營的主意嗎？

　　 於是敖丙絲毫也不停歇，先是偷偷地來到西海，來到了方丈仙島，然後從另外一個出口來到了東平湖區，然後又直奔渭河而去。

　　 只十天時間，敖丙便達到了渭河龍王府，他並沒有先去尋找金鵬，而是先找到了血玉子，或者說是血玉子先找到了敖丙才對。

　　 敖丙還沒有問怎麼回事，血玉子就知道他想要知道什麼，於是便將自己了解到的都告訴了敖丙，不過他知道的實在有限，他只是知道金鵬此來不是來避難的，而是求援的，但具體的事情他卻是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主要是金鵬什麼也不肯說，來到渭河之後，只有一句話，我要找敖丙，只有他才能做主，血玉子多次詢問，都沒有什麼結果。

　　 敖丙沒有怪罪血玉子，他沉吟了一下，對血玉子說道，你去通知金鵬來乾龍殿洽談，順便把蕭老道也請過來。

　　 此時蕭老道已經完全在渭河龍王府確立了自己的地位與威望，便是對他頗有微詞的龜大勝和巴蛇等原渭河龍王府的老人，對他的仇視都是消失殆盡。

　　 尤其是曾經任職天機部首領的龜大勝，深深地知道天機部事物的繁瑣與工作的艱辛，但看到蕭老道游刃有餘，甚至每天還能騰出很大功夫喝茶打坐，他想不佩服都不行。

　　 在蕭老道的治理下，龍王府煥然一新，每個人都能感覺到龍王府的變化，而且讓龍王府高層感到心安的是，蕭老道並沒有居功自傲。

　　 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扯着敖丙的名頭，因此龍王府的部下在尊敬蕭老道的同時，也是更加崇敬自己的龍王陛下。

　　 敖丙對蕭老道的欣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敖丙對蕭老道的忠誠卻是一直持觀望態度。

　　 即便是蕭老道這些年來在龍王府兢兢業業，一直為龍王府做事，但敖丙卻是依然沒有完全信任他，不過隨着蕭老道显示自己的能力，敖丙卻是發現龍王府是越來越離不開他了。

　　 找個機會，必須要把蕭老道的事情徹底解決了……敖丙在心中想到。

　　 很快敖丙落座之後，他沒有等太久，很快金鵬就率先出現了乾龍殿，他的容貌未變，依然如百多年前一般，不過他的臉色卻是有些難看。

　　 緊隨其後的是血玉子與蕭老道聯袂而來……

　　 敖丙招呼金鵬坐下，金鵬卻是無動於衷，只是嚴肅地盯着敖丙，眼睛一眨不眨……

　　 就在敖丙被他看的不自在的時候，金鵬忽然開口，“我還記得當年龍王陛下的許諾，不知道現在龍王陛下的許諾此時是否依然有效？”

　　 敖丙回應道，“自然，本王身為堂堂渭河龍王，自然是不會食言，金鵬道兄可是遇到了什麼難題？難道是令兄追過來了？”

　　 金鵬臉上又難看了幾分，他冷冷地哼了一聲，“沒有，不過也差不許多，這次不是他來招惹我，而是我想去招惹他，我需要你的幫助……”

　　 敖丙實在被他繞糊塗了，甚至他嚴重懷疑，眼前的金鵬是不是腦子抽掉了，他的實力遠遠不及孔宣，躲還來不及，現在要去主動招惹他？

　　 金鵬沒有理會敖丙臉上的疑惑與驚訝，而是接着說道，“我知道你打的是什麼主意，但是我不可能效忠於你，只要你幫我對付孔宣，我願意效忠於你一千年，不過聽調不聽宣……”

　　 敖丙眼睛微微一眯，他沒有急於答應金鵬的提議，‘對付孔宣？’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對付，為一千年的金鵬，而得罪孔宣值不值得？敖丙要好好考慮一下。

　　 敖丙的臉上微微一笑，“不知道本王，可否知曉其中的緣由，對付令兄又到什麼程度？”

　　 “他不是我兄長，他不配……”金鵬忽然氣憤地說道，那神情就好像是一個受了氣的孩子，似乎察覺到了自己的異樣，金鵬狠狠地咳嗽兩聲，接着說道，

　　 “小九你應該認識吧？上次我去涇河就是他拉我去的，這件事情的主要起因便是他的姐姐……”

　　 敖丙知道金鵬口中的小九應該就是九頭蟲了，不過這件事情怎麼會扯上九頭蟲和他姐姐？上次九頭蟲離去的時候，還放出狠話，要讓他姐姐給自己好看來着，到後來便不了了之了，反正敖丙是沒有見過。

　　 只聽金鵬接着說道，“最近人族在發生一件大事，關乎到王朝更替，不過你應該不知道這件事情，你需要知道的是小九的姐姐受到上面指令，前去禍亂夏王後宮，以助新王成事……”

　　 敖丙翻了個白眼，自己不知道？就在剛剛老子還剛剛見過了新朝的國君還有丞相，不過禍亂夏朝後宮的事情，自己好像有點印象。

　　 夏桀殘暴，寵信妹喜，無心朝政，夜夜笙歌，奸佞當道，殘害忠良，天下怨聲載道，最終商部族族長湯被天下部族推為盟主，共討夏桀，最終成就成湯五百年基業。

　　 妹喜？！她是九頭蟲的姐姐？！

　　 應該是了，據封神演義記載，禍亂商紂王後宮的有三個妖物，分別是九尾狐妲己，九頭鳳雞雛妹喜，玉石琵琶精。

　　 這個妹喜曾經禍亂夏桀後宮，而後又去禍亂商紂後宮，上一次逃掉了，不過後一次卻是被姜子牙打死，魂飛魄散。

　　 九頭鳳雞雛便是九頭鳥，而九頭蟲也是九頭鳥，他們若是姐弟倒是也說得過去。

　　 不過這姐弟跟你金鵬有什麼干係？

　　 PS：妹喜和九頭蟲的關係是我杜撰，各位可以選擇性接受。

# 第144章 衝冠一怒

　　 話說，金鵬前來向敖丙求助，希望獲得敖丙的幫助來對付孔宣，不過對於孔宣，敖丙卻是有些不願得罪，至少不能往死里得罪。

　　 孔宣絕對是封神之戰中的一個狠人，一手五色神光號稱無物不撒，只要份屬五行就會被他撒去。不管是法寶還是道體都能被他撒去，闡教眾人在他的手中可是吃了大虧。

　　 最終孔宣連准提聖人都撒了去，可聖人畢竟是聖人，突破了孔宣的五行世界遁出之後，准提絲毫不怒，反而熱情地邀請孔宣前去做西方教的三教主，由此可見孔宣之凶非同一般。

　　 對於如此凶人，在敖丙看來能不得罪便不得罪，若是非要得罪不可，就要一巴掌拍死，讓他永世不得反身。

　　 金鵬僅僅說了兩句話，敖丙就分析出了很多的信息，首先金鵬來找自己是為了九頭蟲的姐姐，其次九頭蟲的姐姐便是禍亂夏朝後宮的九頭鳳雞雛妹喜。

　　 不過金鵬與九頭蟲熟識，因此能夠與妹喜扯上關係可以理解。可是孔宣怎麼又會和妹喜扯上關係？敖丙實在想不透……

　　 金鵬並沒有讓他疑惑很久，隨着金鵬的講述，敖丙也了解到了更多的事情。

　　 “本來這對於妹喜來說這隻是一個任務，可是她偏偏真的喜歡上了夏王履癸，這註定是一段沒有結果的感情，不，這是一段註定悲劇的感情……”

　　 說到此處，金鵬語氣之中不自覺地帶了憤憤的語氣，有悲憤，有羞惱，有憐惜，十分複雜，也許金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話語中蘊含的真實情感吧？

　　 金鵬似乎陷入到了一種回憶之中，久久沒有說話。

　　 敖丙眼神瞟過血玉子、蕭老道，與他們交流了一下，三個人都是心照不宣，傻子都看得出來，金鵬對於妹喜的感情並不單純。

　　 敖丙輕輕地咳嗽一聲，將金鵬的思緒拉回現實：“咳咳，金鵬道友，接下來呢？這件事情又怎麼牽扯到了孔宣道友？”

　　 金鵬臉上難得一紅，狠狠地咳嗽兩聲掩飾自己的窘態，他接着說道，“妹喜喜歡上了不該喜歡的人，於是我和小九就想幫她了斷……”

　　 敖丙倒是好奇了，幫她了斷？有什麼辦法？妹喜是手上面的指派，雖然不知道是誰，但絕對不是金鵬能夠得罪得起的。

　　 殺了夏王？那就更不可能了，此時的夏王還是天下共主，若是他被妖怪殺死了，恐怕會引起人族動蕩，諸天神佛沒有誰會答應此事，有牽連的金鵬妹喜九頭蟲必死無疑。

　　 “我們打算將她帶走，她自是不願意，不過在小九的幫助下，我們終究還是禁錮了她的法力，就在我們要離開的時候，那隻該死的孔雀出現了……”

　　 “妹喜本是鳳凰族人，因其本體與鳳凰族截然不同，因此被鳳凰一族人視為災禍之源，經常受到鳳凰族人的奚落，那個時候孔雀曾經救過她，並且許諾她三個條件……”

　　 等等，敖丙瞬間覺得腦子不夠用了，孔宣救過妹喜，還許諾她三個條件，這兩件事情有因果聯繫嗎？難道孔宣也對妹喜有其他的心思？

　　 對於敖丙的疑問，金鵬並沒有解釋的意思，敖丙雖然心有疑惑，但是並沒有問出來，也許其中有自己不了解的什麼原因吧？

　　 書中代言，當時的孔宣還是鳳凰族的少主，他看到了妹喜的巨大潛力，因此為了鼓勵妹喜修鍊，還有加強對鳳凰族的歸屬，不僅救了她，還許諾她三個承諾。

　　 但讓孔宣沒有想到的是，妹喜的歸屬只是針對他個人的，在孔宣離開鳳凰族之後，她也離開了鳳凰族，追隨他的腳步而去。

　　 “妹喜之前曾經讓孔雀做過一件事，如今她說出了自己的第二件事，她希望孔宣保護自己，不讓自己受到任何人的驚擾，直到浩劫結束。”

　　 “孔宣答應了，並且從我和小九的手中搶過了妹喜，恢復了妹喜的法力，然後他便一直待在妹喜的身邊，我對孔雀說過其中的厲害關係，甚至我還低聲下氣地求他……”

　　 說到此處，金鵬的眼中明顯露出一絲怨恨，他口中寒氣森然，“他卻是對我不理不睬，一句尊重妹喜的決定便打發了我，我實力不如他，所以希望獲得龍王陛下的支持。”

　　 “只要陛下能夠解決的孔宣的問題，讓我帶走妹喜，我今後一千年都會效命於你……”金鵬的話到此結束，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敖丙，等待着他的回應。

　　 金鵬的故事講完了，不過敖丙卻是並沒有做出決斷，他還有一些疑問必須要問清楚，“金鵬道友，你說妹喜道友是受上面的指派，不知道這上面是指……”

　　 金鵬沉吟着說道，“恩……這件事情我知道得並不是很清楚，不過據小九所說，好像聯繫妹喜的是一個名叫赤精/子的人。”

　　 敖丙的眉頭皺了起來，赤精/子？闡教十二金仙之一，頗受元始天尊的器重，他的意思在某種程度上基本可以代表闡教的意思，代表了元始天尊的意思。

　　 不過金鵬敢直接劫走妹喜，公然違背元始天尊的旨意，讓敖丙有些吃驚。至少自己是不敢的，自己本身就隱藏有大秘密，若是引起了元始天尊的注意，自己的日子恐怕不會好過。

　　 敖丙與血玉子和蕭老道交流了下眼神，輕輕地咳嗽一聲，“不知道這件事情的主導者是赤精/子，還是他身後那位的意思？”

　　 金鵬自然是知道敖丙的意思，但是他給不出具體的答案，他遲疑地說道，“應該是赤精/子自己的意思，此次他是單獨行動，沒有其他人相助，而且這種小事，那位沒有必要親自出手……”

　　 對於金鵬的答案，敖丙並不滿意，說到底，這也只是他的猜測而已，敖丙不想冒險，他對於金鵬熾熱的目光平靜地說道，“金鵬道友，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需要慎重考慮一下，三天之內我一定給你答覆……”

　　 金鵬眼中的熾熱逐漸地消散，他知道這位龍王陛下十有八、九不會出手了，果然事情牽連到聖人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了。

　　 金鵬離開乾龍殿，留下了敖丙血玉子和蕭老道，敖丙看着兩個人，吐了一口氣說道，“好了兩位，事情也都知道的差不多了，你們覺得應該怎麼辦？”

　　 血玉子一臉的沉思，隨後說道，“我覺得還是不要答應他為好，畢竟事情關係到聖人，我們最好敬而遠之，聖人道統不是我們能夠招惹的……”

　　 敖丙深以為然地點了點頭，卻是並沒有評論什麼，他知道血玉子的判斷是理智的，但心中卻是有些躍躍欲試，他感覺眼前的事情將是自己介入夏商之戰的契機。

　　 他扭頭對着蕭老道說道，“蕭先生有什麼看法，你身為聖人門下，覺得金鵬的推斷如何？這難道真的只是赤精/子的單獨行動？”

　　 “當然不可能，赤精/子師叔必然是有師叔祖的授意，如果我沒有猜錯，赤精/子師叔應該是衝著商王的帝師之位來的，不過師叔祖應該不會插手此事。”

　　 “師祖他們雖然是洪荒之中最強大的生靈，但同時也會受到洪荒的約束，他們也不是想干什麼就干什麼的……”

　　 “所以若是陛下想要插手的話，也不是不可以，不過最好不要明目張待地去，而且最好不要與赤精/子師叔起正面衝突，赤精/子師叔的目的應該只是帝師之位……”

　　 “唉，金鵬衝冠一怒為紅顏，可就是苦了我還要糾結應該怎麼辦？”敖丙苦笑着說道。

# 第145章 插手干預

　　 話說，金鵬向敖丙講述了所有的事情，不過敖丙聽完之後卻是猶豫了，因為事情關乎到了聖人弟子赤精/子，赤精1子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很難說他的做法之中沒有聖人的影子。

　　 敖丙不想得罪聖人，自己本就不是這個世界的人，若是引起聖人的注意，恐怕得不償失。

　　 敖丙確實想要收服金鵬，可是為了一個金鵬卻冒此風險卻是有些不值得，但是聽過蕭老道的分析之後，他的心思卻是活泛起來。

　　 如果赤精1子的目標真的只是商湯帝師，自己只要不觸動他的根本利益，想必不會引起他的反感，更不會引起聖人注意。

　　 妹喜之事只是旁枝末節，應該與赤精1子的大計無礙。敖丙沉吟之後終於做出決定，做這一把，自己本就決定要插手此事，這正好是一個契機。

　　 而且敖丙忽然想到，自己雖然要受金鵬相邀，但是卻不一定要與赤精1子為敵，到時候自己可以便宜行事，而且誰說自己一定要幫助金鵬了。

　　 敖丙對着血玉子和蕭老道微微一笑，“好，這件事情我已經有決斷了，血玉子就跟着我去一趟安邑城吧，龍王府的事情就先由蕭先生打理吧？”

　　 雖然敖丙並沒有十分信任蕭老道，但他卻是沒有更好的人選了，而且蕭老道也在自己身邊兢兢業業許多年，這點最基本的信任還是要的，而且自己手下其他人也都不是擺設。

　　 血玉子與蕭老道對視一眼，對着敖丙點了點頭表示自己知道，敖丙微微點頭，“你們去準備一下吧，順便把金鵬請到這裏來……”

　　 血玉子與蕭老道退出去之後，很快功夫金鵬就來到了乾龍殿，他臉上的興奮幾乎遮掩不住，看來是已經知道了敖丙的決定。

　　 敖丙看着金鵬呵呵一笑，“金鵬道兄，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不過既然你求到了本王頭上，本王也不能袖手旁觀，所以本王可以隨你走一趟，不過究竟如何，本王還需要考慮一番……”

　　 “好說，好說，只要龍王陛下肯去就好了。”

　　 在金鵬看來，既然敖丙已經答應前去，那麼其他的什麼都不過是推脫之詞而已，實際上敖丙已經答應了自己的提議，不過礙於聖人，他卻是不想說的那麼明白直接而已。

　　 金鵬拱了拱手，“龍王陛下放心，只要此事能成，在下一定信守諾言，為龍王陛下效忠千年……”

　　 敖丙無聲地笑了笑，並沒有說什麼，漂亮話誰都會說，其中有幾分真實，就不得而知了。況且自己此時什麼都不說，就是為自己後面留條路。

　　 第二天便有三道流光出了渭河，直奔東方而去，正是敖丙、血玉子、金鵬三個人。

　　 敖丙沒有帶太多人，因為完全沒有必要，這不是去遊玩，是要是助拳。

　　 而且要面對的對象還是孔宣，敖丙需要的是能夠對抗孔宣的存在，血玉子便是最理想的人選。

　　 據金鵬所說，孔宣的實力在金仙後期層次，而且再加上他那幾欲逆天的五色神光神通，基本可以橫掃一切金仙期。

　　 血玉子雖然也是金仙期，但他卻是金仙期巔峰，是龍王府實力最高的一位，若是他都不能對抗孔宣，恐怕敖丙自己就不用提什麼對付孔宣了。

　　 不過金鵬對血玉子倒是信心十足，他隱隱知道血玉子的實力，而且將他與孔宣身上的氣息稍作比較，發現兩個人都是氣息悠長渾厚，反正不是自己可以比擬的。

　　 而且金鵬在向敖丙詳細講述了孔宣的實力之後，他依然察覺到敖丙發自內心的悠然與輕鬆，更是覺得血玉子必然是更高孔宣一籌，而且有必勝的把握。

　　 可是他哪裡知道，敖丙心中早就作出決定，如果血玉子不是孔宣的對手，或者出現什麼其他的狀況，那麼自己就會抽身而退，因此他的心裏才沒有什麼負擔，沒想到卻是被金鵬作為了必勝的依據。

　　 一行三個人，很快就到了安邑城，金鵬並沒有直接去王宮尋找妹喜，而是先到了一個院落，敖丙也是在多年之後再次見到了九頭蟲。

　　 九頭蟲對敖丙的到來先是一愣，隨後卻是表現出了強烈的敵意，若不是金鵬及時將他拉住，恐怕敖丙還沒有見過孔宣，就先要與九頭蟲先做過一場了。

　　 金鵬去渭河的時候，並沒有將自己的目的告訴九頭蟲，對於上次的事情九頭蟲對敖丙、對渭河可一直都是耿耿於懷，甚至多次挑唆金鵬前去渭河挑釁。

　　 沒想到今天與仇敵碰了個滿懷，九頭蟲自然是想要與敖丙解決一下矛盾了，敖丙看着被金鵬拉着、一臉悲憤的九頭蟲，笑呵呵地說道，

　　 “金鵬道兄，看來是有些人不歡迎我啊，不如我就離開吧，省的招人厭煩……”

　　 “龍王陛下哪裡的話，怎麼會有有人不歡迎您呢？您可是我請來的主要臂助，這次能否成事，就看您的了。”

　　 金鵬立刻打圓場說道，好容易才將敖丙請來，怎麼可以因為九頭蟲的意氣之爭，就放棄敖丙，那麼自己之前一切努力豈不都是白費了？

　　 “是嗎？九頭大王，也是這樣認為的？”敖丙的嘴角勾着一絲戲謔的弧度，笑呵呵地問道。

　　 九頭蟲氣血上涌，他感覺到了敖丙的挑釁，但他卻是被金鵬死死地按住，不讓他動彈分毫，金鵬搶先說道，“小九自然也是歡迎您的，要知道這一切可都是為了他的姐姐啊？是不是啊，小九？”

　　 拉着九頭蟲的手，金鵬對着九頭蟲不住地擠眉扎眼着說道，九頭蟲眼睛惡狠狠地看着敖丙，最終在金鵬嚴厲的注視下還是妥協了，他幾乎是咬着牙吐出一句話，

　　 “是啊，當然，歡迎之至～”

　　 敖丙笑着點了點頭，只是想逗逗九頭蟲而已，這傢伙還遠遠不是那個西遊記中那個腹黑狡詐的九頭大王，此時的他就好像是一個還沒長大的孩子，行為之中充滿了孩兒氣。

　　 敖丙深深地吐了一口氣，“好了，金鵬道友，我們也來了，有些事情也該都講清楚了，首先是那位赤精1子道友在什麼地方？”

　　 “我知道的不是太多，他好像並沒有在安邑出現過，甚至我和小九就沒有見過他的行蹤，我們知道他只不過是從妹喜那裡得到的消息而已……”

　　 敖丙點了點頭，看着金鵬示意他接着說下去。

　　 “我好像聽妹喜說過，這位聖人弟子好像在東方的某個地方，好像要去收個徒弟，但具體的就知道的不是太清楚了……”

　　 敖丙點了點頭，看來蕭老道的猜測是對的，赤精1子確實是衝著商王湯而來的，他確實瞄上了那個帝師的位置。

　　 敖丙沉吟了一下，這樣說來自己幫助金鵬，劫走妹喜，確實是與他的計劃沒有直接的聯繫，他部下妹喜這條暗線，不過是想加速夏朝的衰落而已。

　　 而且敖丙忽然有了一個主意，赤精1子要的只不過是想夏桀沉迷後宮、不思進取而已，這個任務可以由妹喜親自來辦，當然也可以由別人來辦。

　　 甚至敖丙已經想好了隨便找個野妖怪，代替妹喜的位置，以後即便是赤精1子查到自己頭上，自己也有個交代。

　　 想到此計甚妙，敖丙差點拍大腿慶祝了，不過他卻是生生忍住，這件事情不急，還是等到以後再說，他沉吟着說道，

　　 “那不知道孔宣道友又在何處？”

　　 “那隻該死的孔雀就躲在王宮之中，只要我們一進入王宮，他就會出現，他是徹徹底底要與我作對，他就不為妹喜考慮一下……”

　　 敖丙打定主意，先去會會這位鳳凰之子——孔宣，看看這位封神之中的傳奇凶人，是何等的英姿，可惜的是自己此時與他是敵對的陣營。

# 第146章 初會孔宣

　　 話說，敖丙決定先會會孔宣，聽聽血玉子的意見，如果他不是孔宣的對手，那麼說其他的什麼都是白搭，只有血玉子能夠對抗孔宣，自己才有選擇的權利。

　　 想通了赤精1子的計劃，敖丙此時是沒有絲毫的心理負擔，只要能夠完成禍亂後宮的任務就可以了，實則實施任務的完全不必要是妹喜。

　　 其實有些讓敖丙不理解的是，赤精1子是闡教十二金仙，金仙確實強大，但是為什麼同為金仙期的妹喜會接受他的命令呢？

　　 雖然赤精1子是聖人弟子，但金仙卻也不是可以聖人毫無理由踐踏的，一般情況下，聖人是最講理的，是最好面子的。

　　 妹喜傻也就算了，接受了同為金仙期赤精1子的任務，敖丙覺得赤精1子的腦子也有些問題，派遣妖魔禍亂後宮，一般的玄仙級甚至天仙級小妖就能勝任，為什麼要為自己找麻煩，雇傭一個金仙級呢？

　　 這不是打架，不是修為越高越好，反而修為越高，越容易脫離自己的掌控。

　　 敖丙知道這裏面絕對有事兒，但究竟是什麼事兒，他卻是不知道，不過這些都沒有意義了，自己的目標是金鵬，是孔宣。

　　 敖丙對着金鵬說道，“好吧，事情我都了解的差不多了，不過今日天色已晚，而且我們連夜趕路，不若暫且休息一日，明日在去拜訪孔宣道友，金鵬道友以為如何啊？”

　　 金鵬看了看屋外懸於半空的灼熱太陽，天色已晚他實在是沒看出來，按照他的意思，現在就去王宮，鎮壓孔宣，劫走妹喜，天黑之前就把事情辦完了。

　　 可是敖丙的話他又不能不考慮，這件事情的成敗與否都在敖丙的手中攥着，於是他只好接受了這個‘天色已晚’的蹩腳理由，臉上擠出一個難看的笑容，

　　 “好，既然龍王陛下都發話了，那就按照龍王陛下的意思來吧，天色已晚，龍王陛下還有血玉子大人，還請早早休息～”

　　 說到最後，金鵬的口氣之中也是透了一絲的挖苦與不滿，天色已晚，你們快去睡覺吧……

　　 敖丙好像沒有聽懂金鵬話語之中的含義，他對着金鵬還有九頭蟲拱了拱手，笑呵呵地帶着血玉子向著為自己準備好的房間而去。

　　 敖丙剛邁出房門，就聽到了身後九頭蟲的抱怨聲，“金鵬哥哥，這個龍王實在可惡，你看看他剛才什麼態度，咱們為什麼要如此融讓他，他憑什麼……”

　　 後面的話，敖丙聽不到了，也沒有興趣知道是什麼，他相信金鵬會為自己解釋清楚的，會為自己找好理由。

　　 到了房間，敖丙隨手布下了一個隔音陣法，然後對着血玉子笑呵呵地說道“怎麼樣？看出什麼來了？有什麼想法？”

　　 血玉子臉上也是一松，他搖着頭，“這兩個人還是有些稚嫩，九頭蟲就不說了，這個金鵬看似心機深沉，實則也比九頭蟲也強不了多少……”

　　 敖丙深以為然地點了點頭，“那你覺得怎麼接下來應該怎麼辦？”

　　 血玉子沉吟片刻，“現在赤精1子已經不是我們需要防範的問題，現在的關鍵都在孔宣身上，只要咱們能夠震懾住孔宣，那麼接下來的事情就是水到渠成……”

　　 敖丙深以為然地點了點頭，血玉子分析的很對，不過他卻是沒有考慮過自己失敗之後應該如何，或許在他的心底自己已經答應了金鵬的提議，他自己需要做的僅僅就是如何才能勝過孔宣。

　　 敖丙沒有說出自己的計劃，反而是慎重地問了一句，“怎麼樣？你對孔宣是怎麼看的？有多少勝算？”

　　 這句話卻是問到了血玉子的心中，他同樣也聽說了金鵬關於孔宣的介紹，而且這個問題他早就想過，慎重地回了一句，

　　 “屬下有七成勝算……”

　　 敖丙臉上的笑意不減，口中喃喃道，“哦，七成啊，很高的勝算啊，其實你的心中至少有九成勝算吧？七成是保守估計？”

　　 敖丙很了解血玉子，也相信血玉子沒有說謊，但他卻是覺得血玉子嚴重低估了孔宣的實力，在敖丙的評估中，血玉子恐怕是連三成的勝算都沒有。

　　 不過敖丙也知道自己空口白牙，說出自己的推斷，血玉子雖然會接受，但是心中絕對不服，就讓事實來說話吧。

　　 “現在時間還早，要不要出去逛逛？”

　　 血玉子點了點頭表示應允，然後兩個人便出了院落，去了街道上，街上的人很多，而且車馬也很多，看來夏王遷都之後，對此處還是有一些改變的。

　　 不過敖丙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看錯了，這個繁盛的安邑城之下，似乎帶了一種病態，隨即他就想到，也許這就是亡國之城的樣子吧？

　　 敖丙無暇理會安邑城的繁榮，他本就不是為此而出來的，他對身邊的血玉子說道，“想個辦法，把後面的尾巴去掉……”

　　 敖丙和血玉子出來的時候，並沒有避諱金鵬和九頭蟲，而且那個院落不大，想要隱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九頭蟲隨着敖丙兩個人跟了出來，並且一路尾隨，他對於敖丙和血玉子不太信任，怕他們做什麼齷齪的事情。

　　 血玉子點了點頭表示自己省的，腳下走過卻是留下一點豪光，七步之後狠狠在地上一踩，七點豪光同時一亮，隨後便消失了。

　　 敖丙與血玉子沒事兒人一樣，接着往前走。

　　 而等到九頭蟲經過的時候，地上的七點豪光忽然再次變亮，然後九頭蟲就發現周圍的一切都消失了，自己被一片黑暗包圍，四周都是黑暗，沒有一點亮光。

　　 他知道自己陷入了前面兩個人留下的陷阱中，心中怨恨的同時，也在考慮這怎麼出去，他試過各種方法，可就是出去不，無論他做什麼，黑暗總是能夠吞噬一切。

　　 在街上其他人看來，某個人忽然發瘋，在原地轉圈不說，還手舞足蹈，別人喊他也是無動於衷。

　　 敖丙遠遠地看了九頭蟲一眼，對着身邊的血玉子讚歎了一聲，“很不錯的陣法，”然後他的話鋒一轉，“好了，尾巴剪掉了，我們也該做點正事兒了……”

　　 然後敖丙帶頭向著某個方向而去，血玉子不明所以，他到此時都沒有明白敖丙心中打得是什麼鬼主意，滿肚子疑惑地跟在了敖丙的身後。

　　 敖丙的目的地是一個很高的院牆，敖丙直接穿過院牆，走了進去，血玉子不明所以，也只好跟在敖丙的身後，一起穿過了院牆。

　　 穿過院牆，血玉子立刻就看到了敖丙，但同時也看到了另外一個人，看到那個人的同時他心中警聲大作，這個人不簡單，他似乎隱隱猜到了此人的身份，而敖丙的話驗證了他的猜想。

　　 “孔宣道友真是久仰大名，難道道友是專門來等我的嗎？”

　　 敖丙的臉上笑容不變，心中卻是有些驚訝，自己一進院牆，就看到了一個青衣人站在自己身前不足五丈處，似乎在刻意等待自己一般。

　　 立刻他就猜到了那個青衣人的身份，正是自己的目標孔宣，可是他為什麼能夠知道要來呢？並且還能提前到這個地方等着自己？敖丙實在想不通……

　　 “當然……”兩個冰冷的字從孔宣的口中吐了出來。

# 第147章 五色神光

　　 話說，敖丙和血玉子來到安邑城中，甩開了尾隨其後的九頭蟲，在敖丙的帶領下，他們兩個人直接穿過了一個院牆，然後有一個青衣人早在院牆之後等着他們了。

　　 那青衣人正是敖丙他們此行的目標——孔宣，不過雖然猜到了青衣人的身份，但敖丙還是不能理解他為什麼會知道自己的到來。

　　 要知道，自己雖然打了主意要會一會孔宣，不過自己並沒有告訴過其他人，便是血玉子都不知道這次出來的目的，但是孔宣偏偏就知道自己要來，而且還在自己的半路上堵住了自己。

　　 敖丙知道，自己與孔宣的第一次交鋒早就已經開始，而且自己完全落入下風，還未交手，孔宣就給了自己一個下馬威。

　　 不過敖丙卻是不會因為這件事情就放棄，他臉上微微一笑，溫和客氣地說道，“久聞孔宣道友大名，今日一見果然是名不虛傳……”

　　 孔宣臉上彷彿掛了萬年不化的寒冰，嘴巴微微張合，冰冷的聲音從他的喉嚨甩出，“我知道你們來的的目的，所以多說無益，我們還是先作過一場……”

　　 孔宣說完這句話，身形一虛，就見一道青光直奔敖丙而去，敖丙眼睛微微一眯，身形微微所後半部，他身後一道人影迎上了那道青光。

　　 然後一青一紅兩道光華衝天而起，在半空之中舞動變幻，沒有絲毫的力量波動，就好像兩道普普通通的光華在空中舞動。

　　 甚至你不仔細看，都不會注意到半空之中的兩道光華，敖丙仰着頭，眯着眼睛看得心事入神，兩個人的境界都不是自己能夠比擬的，他們根本不需要驚天動地的氣勢來渲染自己的強大。

　　 他們能夠精確控制自己的每一絲力量，絕對不會有任何的泄露，因此在外表看來是氣勢全無。不過敖丙卻是猜得到其中的兇險。

　　 青色光華與紅色光華糾纏在一起，你追我趕，我追你逃，敖丙一時之間竟然看不出高低，大約有小半時辰之後，青紅光華一頭撞在了一起。

　　 半空之中出現了一朵無聲的煙花……

　　 敖丙的身邊出現了兩個人，其中一個站在敖丙的身前，另外一個與他對視，兩個的眼中都是嚴肅，臉上滿是凝重，看來對於對方的實力都有了一些了解。

　　 站在血玉子的身後，敖丙明顯看到對面的孔宣臉色有些不自然的酡紅，看來在剛才的對決之中，他並沒有討到好處，不過他的眼中滿是精光，目光灼灼地看着血玉子，戰意盎然。

　　 敖丙在血玉子的身後，卻是看不到血玉子的臉色，此時的血玉子臉色發白，看着孔宣滿是凝重，他忽然明白了敖丙聽到自己說到‘七成勝算’時，笑而不語的意思。

　　 孔宣的目光之中滿是戰意，他口中激昂地說道，“你的實力很不錯，不過你不是我的對手，我知道你們的目的，但是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不能放手，所以我要出全力了……”

　　 血玉子心中有些發寒，自己從來不畏懼戰鬥，但是他卻是感覺自己與眼前這位比起來，卻是相差甚巨。這位是熱愛戰鬥，將戰鬥作為一種樂趣，對於戰鬥，血玉子在孔宣的身上看到了欲求不滿的味道。

　　 他知道自己遠遠地低估了這個孔宣，剛才的戰鬥就能展現出了，這位在戰鬥中完全就是不要命的打法，數次想要與自己以傷換傷，自己都是遠遠地避開，倒不是怕了，而是根本犯不上，而且代價太大。

　　 若不是如此，血玉子也不會如此狼狽，甚至他早就已經將孔宣鎮壓。畢竟孔宣只不過是金仙後期，低於血玉子一階。

　　 聽到孔宣的話，血玉子立刻警覺起來，剛剛自己已經展示了金仙巔峰的實力，並且在剛才的對決之中自己稍占上風。

　　 可是此時的孔宣卻是沒有絲毫的緊張，他表現出來的是完美的自信，血玉子不知道他的自信來自於何處，不過他卻是知道這位絕對不是空穴來風。

　　 對戰鬥有如此的狂熱，必然是不可能把戰鬥是作兒戲，他確實有自信戰勝自己，至少能夠戰勝擁有剛剛已經展現出實力的自己。

　　 看來這自己也必須要展露一部分底牌了，他沉吟了一下身體化為了一蓬黑霧，卻是一隻只細小的吸血蟲，黑霧散開，向著孔宣籠罩而去。

　　 孔宣看到血玉子爆發出了自己剛剛沒有見識過的手段，頓時眼中精光暴閃，身後似乎有什麼東西要噴涌而出。

　　 敖丙看到雙方的狀態，便知道接下來的戰鬥才是最重要的，他向後退了兩步，這兩位戰鬥還是不要波及到自己才好。

　　 不過他已經猜到了孔宣將要施展自己的五色神光神通，他只能在心中對血玉子默默地送上祝福，千萬不要被他撒了去，那就一敗塗地。

　　 敖丙將自己知道的關於五色神光的信息都告訴血玉子，可是血玉子並沒有太當回事，在他看來這種神通對付比自己弱的對手還可以，對上實力高深的人就不靈了。

　　 而自己實力比孔宣高，他的五色神光對自己的功效不大。這樣想的血玉子，不知道這五色神光將來卻是要將聖人撒去的存在，心中又該作何感想？

　　 血玉子化為無數的吸血蟲，他化身千萬，視域大漲，幾乎控制了一小方天地，他忽然看到孔宣的身後五色涌動，然後自己的眼前就被一股藍色的光華向著自己籠罩。

　　 血玉子控制蟲群，想要躲閃，卻是發現自己失去了對藍光籠罩下的蟲群控制，依附在蟲群上的神念似乎被禁錮，根本沒有辦法去的聯繫，然後藍光收斂消失於孔宣的身後，同時帶走的還有藍光籠罩的吸血蟲群。

　　 剩餘的吸血蟲群立刻散開，但是藍光再度撒開，被藍光籠罩下的吸血蟲群全部消失不見，血玉子心中越來越驚，他心中有些沒底了。

　　 自己根本沒有辦法克制藍光，躲不開，逃不掉，掙不脫。

　　 藍光五起五落，血玉子的吸血蟲群消失了三分之一，剩下的吸血蟲群匯聚，凝成了血玉子，此時的他卻是臉色發白，沒有一點血色，此時他的實力虧空嚴重。

　　 孔宣看到血玉子，眼中閃過明亮的光芒，他舔了舔自己乾澀的嘴唇，背後五色涌動，他卻是想要一勞永逸，將血玉子拿下。

　　 還不等孔宣出手，敖丙卻是喊道，“孔宣道友實力高深，我等認輸，不知道孔宣道友可否收了神通……”

　　 一道藍光打斷了敖丙後面的話，他根本就不把敖丙放在眼中，在他看來既然敢來挑釁自己，就要做好被鎮壓的準備。

　　 敖丙心中一陣惱怒，他的手中出現一團血光，化為了一道血幕，將血玉子和他自己籠罩在一起，隨後血目便被藍光淹沒。

　　 然後藍光撒回，血幕依然存在，甚至連一點波動都沒有，孔宣先是一愣，隨後卻是臉上一陣潮紅，眼中閃過火熱的目光，他的背後又是一道綠光撒來，同樣是無功而返。

　　 而後是紅光，白光，黃光，同樣都是無功而返，敖丙對於孔宣的做法，有些惱怒，但是現在主動權在他的手中，不得不忍氣吞聲，

　　 “孔宣道友，接下來是不是可以好好談談了？”

　　 “真是好手段，竟然不是單一的五行手段，確實不俗，不過接下來你可要小心了……”孔宣沒有直接回復敖丙的話，卻好似自言自語地說道。

　　 然後只見他的身後五色涌動，竟然用出了兩色光華，藍色和綠色混合向著血幕撒過去，雖然依然是無功而返，卻是讓血幕出現了輕微的波動。

　　 “哈哈，果然有效果……”

　　 隨後藍色和白色混合向著血幕刷過去，依然是無功而返，這次甚至連波動都沒有。

　　 孔宣手中一頓，隨後他的身後五色涌動，竟然是三色齊出，白、藍、綠三色混雜向著血幕撒過去，血幕產生了強烈的波動。

　　 孔宣這次僅出手一次，便不再出手，他身形變虛，空中飄散着他的聲音，

　　 “很不錯的手段，這次就不為難你們，以後不要再來了，也不要和金鵬混在一起。那些小蟲子就算是你們招惹我的利息吧，快點離去吧……”

　　 聲音消散，再沒有其他的動靜。

　　 敖丙並沒有撤去血幕，而是帶着血幕緩緩地退出了院牆，然後他們不發一言，直接出了安邑城。

# 第148章 和他杠上

　　 話說，血玉子與孔宣比試，一開始雖然稍微佔據了上風，但終究是不敵孔宣的五色神光，最終被撒去了三分之一的吸血蟲群，實力虧空，大輸特輸。

　　 孔宣乘勝追擊希望能夠直接將血玉子鎮壓，就在這時候，敖丙站出來主動認輸，不過孔宣卻是沒有理會敖丙的服軟，而是一心想要鎮壓血玉子。

　　 敖丙的手中出現了一團血光，化為血幕，擋住了五色神光，護住了自己和血玉子。敖丙手中的血光卻不是他自己本身的力量，而是借用的弒神槍的力量。

　　 弒神槍的屬性主要是一個‘弒’字，殺戮屬性卻是不在五行之內，而且再加上弒神槍乃是十大先天至寶之一，跟腳深厚，卻是能夠抵禦五色神光。

　　 這些年來敖丙沒少煉化弒神槍，不過效果不是很明顯，他感覺自己若是想要真正地煉化弒神槍，需要的恐怕是一場真正的龐大殺戮。

　　 雖然煉化神槍並不順利，但是牽引出一道力量保護自己還是可以，這道力量不強，但是同樣的，孔宣的五色神光也沒有練到家，他一開始只是藍光撒，後來是兩色，三色，實則他最高只能同時使用三色。

　　 因此孔宣的五色神光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若是他真的能夠五色齊出，恐怕真的具備撒聖人的能力。那時的他才是真的無物不撒。

　　 敖丙和血玉子一起退走，直接退出了安邑城，敖丙這次終於是見識過了孔宣這等凶人的風采，對於他的‘折辱’這是銘記在心。

　　 原本敖丙的心思，先來找孔宣切磋一下，然後待價而沽，看看到底要不要插手金鵬的事兒，可是沒想到孔宣竟然直接動真格的了。

　　 自己明明已經服軟，可孔宣就是不依不饒，他實在是太驕傲，太跋扈了一些，他就好像是一個高貴的王子，容不得別人的一點挑釁。

　　 甚至敖丙懷疑，他最後的讓步，也不是良心發現，而是他連續催動五色神光法力不足，因此無奈之下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不過這僅僅只是敖丙的猜測，他也沒有把握，因此他選擇的是退走，而不是死戰。

　　 而且自己若是想要出手就必須走出血幕的保護，若是孔宣還留有一點餘力，隨意一道五色神光撒過來，自己就交代在那了。

　　 除了安邑城，又遠離了十數里，終於停了下來，敖丙這才將血幕撤去，血玉子的臉上一陣青一陣紅一陣白，他心中翻江倒海一般，自己當初可是誇下海口，七成的勝算，如今卻是一敗塗地。

　　 最終竟然落到讓龍王陛下解救，血玉子感覺自己實在沒有臉面對陛下，他直接跪倒在敖丙的跟前，“屬下讓陛下失望了，屬下罪該萬死，希望陛下能再給屬下一個機會，下次屬下一定會讓這小子知道厲害……”

　　 敖丙雖然有些惱怒孔宣的行為，但是對於這場比試的結果卻是早就有些預測，他臉上不見絲毫的頹唐，他臉上依然保持着微微的笑容，

　　 “血玉子，這次的比試感覺如何？須知山外有山，人上有人……”

　　 血玉子依然跪在地上沒有起身，他沒有聽到敖丙的斥責，知道陛下沒有怪罪自己的意思，但這卻是讓他更加的羞愧，他感覺自己這個臣子做得實在不合格。

　　 “是，陛下教訓的是，是屬下太過於高估自己的實力，因此才遭到如此慘敗，屬下一定吸取此次的教訓，下次若是再遇到孔宣，屬下定……”

　　 “不，不是你高估了自己，”敖丙忽然打斷了血玉子的話，“而是你，不，確切地說是我們，嚴重低估了孔宣的實力，還有他那發自骨子里的驕傲性格……”

　　 血玉子想要說什麼，卻是被敖丙接下來的話壓了回去，“孔宣不好對付，此時的他神通未成，卻是已經初露猙獰，若是日後他神通大成，恐怕洪荒之中也無有幾人能夠壓得住他。”

　　 “這次我們和孔宣的梁子算是接下了，和解的可能性不大，等到日後他羽翼漸豐，就更不好對付了。這次我們雖然比試失利，但是我還是想與金鵬做這一筆買賣……”

　　 敖丙的話極其抬高孔宣，但是血玉子沒有辯駁，自己再怎麼說也是敗在他的手中，自己不管是高抬他還是貶低他，都不合適。

　　 不過對於敖丙再戰的提議，他卻是很同意，在哪裡跌倒就在哪裡爬起來，若是真的留下來，那麼以後有的是機會找孔宣報仇。

　　 “陛下聖明，不過這件事情還需要慎重考慮，尤其是孔宣的五色神光神通，我們必須提防，根本不是一般手段能夠對付的。”

　　 敖丙點了點頭，“這件事情說來也簡單，只要找到足夠的非五行材料，並且煉成一件法寶，就能抵禦五色神光。”

　　 “非五行材料？”血玉子眉頭微皺，自己也沒有注意過這樣的材料，五行之力濃郁的材料倒是多見，可是不含五行的材料卻是不多，基本難得出現一次。

　　 “好了，多想無益，我們還是先找到金鵬，好好商量一下該怎麼辦，對付不了孔宣，就只能智取了……”忽然敖丙話鋒一轉，

　　 “血玉子，你說今天咱們遇上血玉子是偶然嗎？”不等血玉子回答，敖丙就自己回答了，

　　 “應該不是，可他是怎麼知道咱們的行蹤的呢？這件事情若是不先解決，咱們的行蹤還是要暴露，我們就要一直處於劣勢位置。”

　　 血玉子沒主意了，他現在都還在暈暈呼呼地不知道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他只知道自己跟着陛下穿過一道院牆之後，就遇到了所謂的孔宣，然後就直接動手了，連反應的餘地都沒有。

　　 不過，血玉子的實力終究是比敖丙要高，他有些遲疑地說道，“陛下，也不知道您是不是有感覺，我總是感覺有人在盯着咱們呢……”

　　 敖丙眉頭一皺，他還以為是自己的錯覺，原來血玉子也有感覺。

　　 在他們進安邑城之後，敖丙總是感覺到有一道目光總是似有似無地看着自己。可是環顧四周，卻是發現不了任何可疑的目標，甚至神識無差露的搜索，也沒有任何的異常。

　　 這種感覺直到此時都還依然存在，可是這個地方周圍都是樹木，根本沒有人，血玉子放出自己的神識來回掃蕩，可就是查不出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找不出異常，就不能去找金鵬，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監視之中，這個別人十有八1九便是孔宣。

　　 自己的行蹤一直都在他的掌控之中，這也能夠解釋他為什麼會在半路上堵住自己。而現在若是他再來找自己的麻煩，敖丙可不確定能否安然而退。

　　 找出問題所在，勢在必行……

# 第149章 非屬五行

　　 話說，敖丙與血玉子逃出安邑城，但是他們對於孔宣能夠知道自己的行蹤表示很大的疑惑，甚至直到此刻他們都感覺到某處有一雙眼睛在一直在盯着他們。

　　 可是他們仔仔細細地搜尋過了周圍之後，終究是沒有發現任何的異常，敖丙的目光漫無目的地四散掃射，忽然他的目光定住，再也轉不開了。

　　 血玉子很快就發現了敖丙的異樣，順着他的目光看過去，卻是沒有發現什麼，在血玉子尚且疑惑的時候，敖丙的聲音幽幽傳來，

　　 “血玉子，你不覺得這幾隻鳥有些眼熟嗎？”

　　 一句話讓血玉子恍然大悟，他的目光再次順着敖丙的目光看過去，那裡是一片稀稀落落的楊樹，樹枝上有幾隻鳥，幾隻最普通不過的鳥，普通到看過之後就會忘記的存在。

　　 不過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幾隻鳥總是會在不經意間露出人性化的窺視，窺視的對象自然就是敖丙和血玉子。

　　 血玉子回憶了一下，似乎自己之前好像看到過這幾隻鳥，不過印象並不深刻，這也就是敖丙那句‘眼熟’的來源。

　　 像敖丙血玉子這種境界，自然是過目不忘，只要自己仔細回憶，便能將任何時候的事情回憶起來，經歷過的事情的所有細節都能回憶出來。

　　 敖丙看着那幾隻鳥，目光絲毫不動，忽然他向那幾隻鳥走近了幾步，微微一笑，開口說道，“是孔宣道友吧？真是好手段，在下佩服～不知道孔宣道友還有何見教啊？”

　　 敖丙忽然說話，卻是好像嚇到了那幾隻鳥，它們好似受驚了一般，直接飛散，起起落落之間就不見了蹤影，敖丙沒有伸手阻攔，因為他知道，

　　 那幾隻鳥已經變成了真正普通的鳥，攔截也沒有任何的意義。

　　 敖丙隨手布置了一個陣法，將自己和血玉子囊括其中，笑眯眯地說道，“呵呵，這位孔宣可真是不好對付……”

　　 血玉子深有同感地點了點頭，“是啊，誰能想到他竟然能夠控制最普通的鳥雀，監視我們的行蹤，不過既然我們發現了他的手段，以後這樣的手段就沒有用了……”

　　 “他是鳳凰之子，所謂‘百鳥朝鳳’恐怕就是如此，他想要控制一些普通的鳥類實在太簡單了，不過確實如你所說，既然我們知道了他的手段，自然能夠克制他的這點小手段。”

　　 “陛下聖明，不知道咱們接下來應該怎麼辦？”

　　 “我們需要聯繫金鵬，這件事情的一切根源都在他，只有聯繫上他，我們才能進行下一步的計劃，不過聯繫金鵬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啊，金鵬的身邊必然是有幾隻孔宣的‘鳥雀’，我們一找到金鵬，恐怕就會落入到孔宣的眼中，我們卻是沒有辦法克制孔宣的五色神光……”

　　 敖丙沉吟了一下，“不管怎麼樣，孔宣是我們繞不開的障礙，我們必須找到克制他的辦法，他的五色神光尚不成熟，只要找到非五行屬性的材料，便能克制孔宣……”

　　 敖丙說到此處，將自己的心神都沉入到了自己的收藏之中，他或許能在其中找到某樣合適的材料，一樣一樣地掃過，可都不是自己需要的材料。

　　 忽然敖丙的心神一動，手中出現了一塊獸骨，這跟獸骨成暗白色，上面有一些淡淡的花紋，除此之外，這跟獸骨沒有任何的出奇之處。

　　 這樣的骨頭隨處可見，但敖丙卻是眼睛死死地盯着骨頭，眼中露出了瘋狂的熱度，因為他在骨頭之中察覺不到絲毫的力量，這就是一根普普通通的骨頭，可是它的硬度絕對超過百鍊精鋼。

　　 而這根骨頭卻是來自於一頭再普通不過的海獸，海獸的骨頭從來都是沒有任何用途的廢材，因為它們不能容納任何的力量，不管是什麼屬性的力量。

　　 不能容納任何的力量，則是代表了它們沒有辦法驅動，而憑藉它本身那可憐的硬度，簡直不堪一擊。而且不能容納任何力量，又代表了它的鍛造也是一個極其漫長而又困難的過程。

　　 最可靠的鍛造過程便是將他用火焰煅燒，因為它抗拒火焰，因此這個過程將耗費很久的時間。等到骨頭軟化，再將它鍛造成其他的形狀。

　　 可是由於它的屬性，其中根本不能融入其他的材料，因此提升它的屬性根本不可能，憑藉它那可憐的硬度根本沒有任何的用途。

　　 直到此刻，敖丙才想到，其實沒有屬性才是最大的屬性，最強悍的屬性，因為它排斥一切力量，所以它是最佳的防禦材料，一切力量對它都沒有效果。

　　 而現在擺在眼前的，這海獸骨頭卻是克制五色神光的最佳材料，敖丙心中很是激動，不過他卻是沒有立刻驗證自己想法，煉製海獸骨絕對不是一個短時間的事情，自己需要一個合適安靜的場所。

　　 隨着與深海的接觸越來越深，不管是天庭還是四海渭河，都對海民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因此敖丙一拿出海獸骨，血玉子就認了出來。

　　 而且再加上血玉子聽說過的關於海獸骨的傳聞，他很容易就想到了敖丙的想法，他心中立刻激動起來，因為他覺得自家陛下的想法很有道理，很有實現的可能。

　　 敖丙收起了海獸骨，開口說道，

　　 “咱們先找個地方將東西煉出來，另外還需要和金鵬溝通一下……”

　　 “這樣，我去找個地方煉製一副盔甲。你去想辦法和金鵬溝通一下，注意不要讓孔宣發現，咱們七天之後在此處回合，可以帶上金鵬，然後我們就跟孔宣好好清算一下……”

　　 血玉子點了點頭，向著安邑城的方向而去。

　　 敖丙也不浪費時間，他打定某個方向飛馳而去，兩個時辰之後，敖丙的眼前出現了一座高山，高山之上瘴氣雲生，惡林莽莽，看來也是一座凶山。

　　 敖丙絲毫不怵，自己好歹也是太乙玄仙巔峰的修為，一般二般的妖怪根本不在敖丙的眼中，而且敖丙紫陽神眸一掃，就發現山上最強橫的一股妖氣，也不過在太乙玄仙初期而已。

　　 敖丙在半山腰落下，伸手一揮，山石滾動翻轉，形成了一個簡易的洞府，他走進洞府，手指連連舞動，在洞府之中布下了一個又一個陣法。

　　 雖然山上的妖怪對他根本構不成威脅，但是接下來他卻是要專心煉製海獸骨，他可不想受到不必要的干擾。

　　 布置好陣法，敖丙便開始盤膝坐下，他從自己的袖子中拿出了一根又一根的海獸骨，它們各不相同，最大的一根有一人多高，那是一頭猿形海獸的腿骨，最小的卻是如繡花針一般大小。

　　 最終敖丙選中了十幾塊一尺多長的海獸骨，那根最大的獸骨倒不是不合適，甚至由於本源相同，效果還要好上不少，但是想要煉化它，耗費的時間卻是絕對不短。

　　 敖丙將剩下的為數不多海獸骨收進了袖子里，他之前沒有認識到海獸骨的重要性，因此他手中的存貨也是不多，不過煉製一副盔甲還是綽綽有餘。

　　 敖丙的手中騰起了一團鮮紅的火焰，火焰一卷地上的十幾塊獸骨都被火焰包裹起來，然後火焰翻滾，將獸骨狠狠地煅燒着。

　　 敖丙的手中那可是火之極致的南明離火，煅燒這海獸骨竟然沒有絲毫的反應，海獸骨甚至都沒有一點變化的趨勢。

　　 敖丙卻是早有預料，心中也不着急，只是不斷地催動手中的火焰，持續煅燒着十幾塊海獸骨。

　　 這樣的煅燒一直持續了足足五天時間，這五天時間敖丙手中的火焰一直沒有間斷，甚至火焰的溫度越來越高，此時火焰已經變成了橙色，此時海獸骨也終於變成了火紅色。

　　 每根海獸骨外面就好像抱着一層近似於透明的膜，可以隱約看到獸骨之中緩緩流動的液體，而敖丙卻是好似沒有感覺到海獸骨的變化，他一直催動火焰，持續煅燒。

　　 在第六天的時候，獸骨外面的膜幾乎透明，似乎一下就能戳破，裏面的液體就好似沸騰了一般，劇烈地翻滾着，但終究還是不能突破外面那層薄膜的束縛。

　　 隨着內中液體的持續翻滾，終於聽到‘啵～’地一聲，一根獸骨之中的液體衝破了外面的薄膜，然後就似起了連鎖反應一般，所有的獸骨在百息之內，先後破裂。

　　 海獸骨之中的液體迅速將薄膜吞噬，然後十幾股液體混合成為一團，敖丙手中的火焰不但地變換，隨着其中的液體也是不斷地變換形狀。

　　 敖丙手中的幅度越來越大，而液體的形狀也是變得越來規則，最後竟然化為了一面略有凹凸的板狀，然後敖丙手中火焰變換，板狀的液體也是變得凹凸有致，整體變的彎曲成桶狀。

　　 最終在敖丙的操縱中，一副簡易的盔甲問世了……

　　 誰也沒有想到，以後引領了一時代的盔甲，其最初的母版，竟然出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 第150章 梅山六怪

　　 話說，敖丙在一座臨時洞府之中用海獸骨煉製了一副盔甲，這副盔甲沒有絲毫的技術含量，只不過是海獸骨煅燒過程有些漫長而已。

　　 而且再加上敖丙是第一煉製盔甲，這盔甲的樣子實在不敢讓人恭維。它就像一個坑坑窪窪的鐵皮箱子，若是不告訴你它是一副盔甲，恐怕你絕對不會想到它的用途。

　　 敖丙是二十一世紀的大好青年，沒少見過精美的盔甲，但他腦子里想是一回事，真的製作出來又是另外一回事，最終搞出了這麼一個四不像。

　　 敖丙看着自己的‘傑作’，臉上難得一紅，他甚至已經在考慮要不要把這副盔甲融掉重新製作，不過隨即就放棄了這個打算。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耗費時間，與血玉子約定的時間是七天，現在已經是第六天晚上，明天就是約定的日期。

　　 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敖丙沒有自信下一次搞出來的盔甲能比這次的好上多少，於是他才放棄了從新煉製的打算。

　　 就在敖丙打算打坐一晚，恢復一下這幾天消耗的精力，但是還不等他入定，他的眼中忽然爆發出了一股精光，有人觸動了自己的布置的陣法。

　　 或許不是人，不，一定不是人。

　　 敖丙的目光好像穿過了層層大陣，看到了外面。外面妖氣瀰漫，自己竟然被一群妖怪包圍了，為首的三頭妖怪實力竟然都在玄仙境巔峰。

　　 敖丙冷冷地哼了一聲，現在誰都敢欺負到自己頭上來了，今天就開開葷，打殺幾個妖怪，做做降妖除魔的好事。

　　 敖丙一揮手將洞府的陣法除去，然後他站起身來，一股屬於太乙巔峰的浩瀚氣勢從他的身上爆發而出，外面頓時安靜了，所有的小妖頓時噤若寒蟬，包括為首的那三頭妖怪。

　　 敖丙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洞府，嗒嗒嗒的腳步聲一步一步都踩在了眾小妖的心跳上，他們的心臟隨着敖丙的腳步心跳如鼓，似乎隨時都能跳出來。

　　 當敖丙走出洞府，他的腳下一頓，腳步往地上重重地一踏，所有的小妖都是眼睛一突，一聲聲慘叫刺破了漆黑靜謐的夜空。

　　 為首的那三個妖怪，也是連吐三口鮮血，眼神駭然，心神巨盪，看着傲然站立的敖丙，他們一時之間竟然失去了方寸，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就在此刻，從山上射下來三道亮光，落在三頭妖怪的身側，卻又是另外三頭妖怪，敖丙感應到的那頭太乙玄仙初期的妖怪正在其中。

　　 敖丙的眼中紫光一閃，便看透了六頭妖怪的本相，最初的三頭是豬精、野牛精、蜈蚣精，後面來的卻是蛇精、山狗精、羊精。

　　 別說最初的三頭妖怪已經受創，便是六頭妖怪都在巔峰期，一起出手，敖丙也有把握一招之內幹掉所有妖怪，實力的巨大差距不是數量可以彌補的。

　　 “你們好大的膽子，竟然敢來干擾貧道修鍊，你們是否已經做好了死亡的準備？今天貧道可要大開殺戒了……”敖丙陰測測的聲音在眾妖的耳邊響起。

　　 “這位仙長請贖罪，小妖乃是梅山六聖之一的楊顯，諸位兄弟冒犯了仙長，是我等不對，還萬望仙長寬恕則個……”

　　 梅山六聖？敖丙的心中一跳，自己隨隨便便來一座山，都能遇到這等‘名人’也真是奇了怪了，不過他們六個應該叫做梅山六怪才更恰當。

　　 “哼，微末小妖也敢妄自稱聖？簡直罪不可恕，待讓貧道替天行道，消除爾等的罪孽。”敖丙口中說得嚴厲，其實心中卻是已經在考慮怎麼處理六妖。

　　 若他們真的是梅山六怪，自己還真不能殺了他們，因為梅山六怪雖然很挫很low，但是後來加入到梅山並且而成為梅山七怪的老大卻是個了不得的人物。

　　 梅山七怪的老道正是混沌四猴之中的通臂猿猴袁洪，袁洪修鍊的是八1九玄功，乃是封神之劫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闡教小輩之中無人是其敵手，楊戩也只能與其打個平手，最終還是女王娘娘出手，動用了山河社稷圖才收服袁洪。

　　 而且袁洪的八1九玄功來自於楊戩，楊戩那就更不用說了，玄門護法，闡教三代弟子第一人，封神之劫的主角之一。

　　 敖丙不知道，如果自己今天干掉了梅山六怪，會不會對以後的事情產生影響，如果少了袁洪或者楊戩，那樣的封神還是封神嗎？

　　 況且敖丙對於那八1九玄功也是心懷覬覦，據敖丙所知，楊戩的出世並不簡單，其中似乎有西方教的影子。

　　 東方聖人和西方聖人都研究過盤古大神的修鍊之法，他們當然不可能完全還原盤古大神的功法，只能儘力還原，盤古大神走的是以力證道的路子，專修肉身，強大卻是艱難。

　　 於是經過兩家聖人的推演，道家多了一門修鍊肉身的功法，喚作九轉元功，闡教門下玉鼎真人便是修鍊此術。佛家多了一門修鍊法身的功法，喚作八1九玄功，楊戩、孫悟空都是修鍊此術。

　　 想象一下，身為玉鼎真人的弟子，楊戩卻是修鍊了佛家的八1九玄功，而不是師傅修鍊的道家九轉元功，其中一定有什麼貓膩。

　　 不管其中有什麼隱秘，敖丙都不在意。

　　 不過他對袁洪，對楊戩，對八1九玄功都有某些心思，他還在猶豫什麼時候開始在梅山布局，沒想到今天誤打誤撞之下，竟然讓自己撞到了梅山來，布局也許現在就可以開始了。

　　 聽到敖丙的冷喝，楊顯的冷汗都下來了，這位不是一個斬妖除魔的‘正道人士’吧？心中懷疑，不由得再次試探道，

　　 “我等罪該萬死，我等願意追隨仙長，侍奉左右，洗涮自己身上的罪孽，還萬望仙長收留……”

　　 在楊顯看來，若是正道人士，必然是不會接受自己的追隨，若是有些意動，那就說明有緩和的餘地，而且若是此人真的同意自己等人追隨，也不是一件壞事。

　　 自己六妖根本沒有什麼根基，說不定那天就遇上除魔衛道的正道人士，被人斬殺了，還不如投靠某個勢力，接受庇護，就是不知道此人靠不靠得住。想到這裏楊顯不由得瞟了敖丙一眼。

　　 敖丙有些意動了，這確實是個辦法，不過他卻是要考慮一下，真的收了梅山六怪會產生什麼影響，至於什麼除魔衛道，對他來說就是喊喊口號而已。

　　 敖丙沒有絲毫厭惡妖物的意思，他覺得天仙萬物生靈，都是一樣的。敖丙隨口就想答應下來，可是話到嘴邊卻又變了，

　　 “爾等實力太低，與我無用，你等在此處好好修鍊，日後若是用到爾等我會召喚爾等們，好叫爾等知曉，我乃是東海清風道人，正好還有時間，我便為爾等講道一次……”

　　 楊顯瞬間覺得腦子不夠用了，這前後的變化是不是太大了，前一刻還打打殺殺的，怎麼突然就要講道了？

# 第151章 收服六怪

　　話說，敖丙在一座山上的臨時洞府內煉製海獸骨盔甲，盔甲完成后，他竟然引來了一群妖怪的覬覦，最讓敖丙驚訝的是，這六頭妖怪竟然是大有來頭。

　　不過他們的名頭卻不是來自於他們的實力，也不是來自於他們的跟腳，而是他們那既著名又不著名的名號——梅山六聖。

　　對於了解封神歷史的敖丙來說，這六妖確實對大名鼎鼎，他們出現在殷商的陣營里，為武王陣營造成了巨大的障礙，最終還是楊戩施展變化之術，利用本相相剋之術，才降服六怪。

　　但是對於不了解的人來說，這六妖不過是稀鬆平常，與其他的野妖怪也沒有什麼不同。

　　敖丙卻是生出了布局梅山的心思，因為在將來，梅山會有一出大戲，而且敖丙認為自己可以從這出大戲之中謀奪某些利益。

　　不過敖丙知道凡是牽扯到封神的事情都必須要小心謹慎，因此他並沒有爆出自己的名號，而是隨口編了一個‘清風道人’的名頭。

　　敖丙甚至已經打定主意，這位‘清風道長’將是代表自己禍亂封神的主要人物，而且這梅山也將成為自己的第一個落腳點。

　　因此他決定先好好經營一下梅山，首先最先要解決的就是為首六怪的實力問題，他們竟然只有羊精楊顯有太乙修為，其他都是玄仙修為，甚至那頭蜈蚣精才不過玄仙中期的實力。

　　山狗精和豬精在玄仙巔峰修為，他們的實力差強人意，這樣的實力敢闖蕩封神世界，絕對是炮灰級別的的存在。

　　敖丙不可能一直守在梅山，因此在封神之前，梅山還需要六怪他們自己來守護，這點實力怎麼能行？

　　敖丙看時間還早，於是決定要講道一番，於是洋洋洒洒的《天地玄黃經》從敖丙的口中吐了出來，這些年來敖丙講道的水準是越來越高。

　　此時隨着敖丙不斷講道，他的口中吐出金花朵朵，懸浮在他的周身上下，不時地有一兩朵金花飄到六怪的身邊，被他們之中的某一個吸收煉化。

　　於是在這個瘴氣叢生，惡林莽莽的妖山，一股屬於玄門正宗的清凈氣息衝天而起，一句句的箴言在梅山範圍內回蕩，將層層濁氣盪清，籠罩梅山的妖氣竟然有消散的趨勢。

　　第二天旭日破曉，天空放亮，敖丙收聲起立，他卻是發現自己周身已經圍了一圈又一圈的妖怪，從內到外勢力逐漸降低，最外圍是還沒有開化的小妖。

　　又過了兩個時辰之後，梅山六怪先後醒來，此時他們的身上卻是一股清新之氣籠罩，之前凶氣、戾氣、妖氣，卻是消失殆盡。

　　梅山六怪同時俯倒在地，對着敖丙不斷地叩首，表達心中的敬意，他們知道眼前這位絕對不是一般人物，他們算是找到了一個大靠山，光是這次講道就讓他們受用不盡。

　　敖丙伸手將六怪扶起來，口中冷淡地說道，“從今以後這個什麼梅山就是我清風道人罩着的了，你們給我好好守着此山，千萬不要落了我的臉面……”

　　然後敖丙隨手一彈，兩滴琥珀色的液體浮現在了山狗精和豬精的身邊，頓時吸引了梅山六怪的眼球，“這是兩滴絕世靈藥，可以幫助突破玄仙壁障，對爾二人正好合適……”

　　然後伸手一指兩道氣勁射在了山狗精和豬精的喉嚨，兩妖感覺喉嚨一痛，不由得咳嗽兩聲，可是嘴巴剛張開，那兩滴液體就射進了他們的嘴中。

　　兩地液體入口即化，化為了兩股精純的力量，迅速與他們體內的妖力混合，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向著太乙玄仙之境的壁障轟過去。

　　也就是一刻鐘的功夫，兩道強橫的氣息從梅山之上衝天而起，可就是驚鴻一瞥，兩道強橫的力量隨即就收斂了起來。

　　山狗精和豬精跪倒在地上，他們對着敖丙不住地叩首，他們從沒有想過竟然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能突破太乙玄仙境。

　　本來有了剛剛的講道，他們就有信心在未來的百年時間內突破太乙之境，可是轉眼之間百年之內的計劃，便化為了現實，他們甚至有種不真實的感覺。

　　這位新老大實在是太慷慨了，梅山六怪的心中不由得閃過這個念頭，目光卻是更加火熱地看着敖丙，看他是不是還有什麼好東西要拿出來。

　　他們失望了，敖丙這次並沒有在拿出什麼東西來，敖丙對着尚在玄仙之境的另外三怪說道，“只要你們突破到了玄仙巔峰，我就可以讓你們直接突破到太乙之境……”

　　如果之前三怪心中可能尚且有些懷疑，但是山狗精和豬精的例子就擺在眼前，由不得他們不信，梅山六怪同時俯倒在敖丙的跟前，叩首不已，同時恭聲喊喝道，

　　“多謝大王，大王洪福齊天、仙福永享……”

　　敖丙心中一哂，呵呵，自己也成了山大王了，不過他並沒有訓斥六怪，山大王又怎麼？既然佔山為王，那就做個山大王，有何不可？

　　“只要你們好好跟着我混，我不會虧待了你們，爾等且好好守護梅山，不久就會有一件大事要發生，希望到時候你們可堪一用……”

　　“定然不會辜負大王的栽培……”

　　敖丙重重地點了點頭，“好了，你們就在此處好好修鍊，積攢實力，我會不定期來考察你們，我還有些事情要處理，就先走了……”

　　六妖躬身跪下，“恭送大王……”

　　敖丙身形化為一道清風，消散在了梅山六怪的身前。直到半刻鐘之後，梅山眾妖才在六怪的帶領之下，緩緩地站起身來。

　　楊顯為首的梅山六怪看着敖丙剛剛的敖丙站立的地方，心中悵然若失，雖然他們渴望一個強大的靠山，但是也同樣代表了他們失去了原本的自由。

　　最先開口的卻是豬精朱子真，他和狗精戴禮受的益處最大，心中的感觸最深，再加上他的智商餘額明顯不足，瓮聲瓮氣地說道，

　　“這位新大王可真是不錯，竟然有這麼多好東西，以後咱們的修鍊可就又着落了，老朱我一定也能成為金仙期的大妖……”

　　另外五怪一起翻了個白眼，沒有理會豬精朱子真，這貨本就缺了根弦兒，沒有必要與他理論，倒是山狗精戴禮眼珠子亂轉，看着羊精楊顯說道，

　　“楊老大，這位新大王你可看出什麼來了？咱們接下來應該怎麼辦？”

　　楊顯抬眼看了眼前的五位兄弟，清了清嗓子說道，“既然都是自家兄弟，我就有什麼說什麼，各位想必也看出來了，這位新大王是個慷慨的主兒，跟着他干絕對不會吃虧……”

　　蛇精常昊吐了吐分叉的信子，陰測測地說道，

　　“這可說不準，萬一他只是故意表演給我們看的呢？我之前可是從沒有聽說過東海清風道人的名號，誰知道他是從哪裡來的，是什麼跟腳？說不定這個名字至少他隨口編的而已……”

　　常昊長着一對豎瞳的眼睛，掃了另外五怪一眼，“依我看來，此地不宜久居，我看我們還是離開此處，憑我們六兄弟的本領，到何處不可逍遙？”

　　楊顯冷冷地哼了一聲，“常老四，你的心可就一直這麼小，依我看來這位大王雖然名聲不顯，但是從他的講道之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這是一位道德真仙，就對不會欺騙我等。”

　　“若是有兄弟想走，我絕不阻攔就是，不過若是走出梅山，就與梅山沒有半點聯繫，我們的兄弟情義也就恩斷義絕。”

　　豬精朱子真瓮聲瓮氣的聲音隨後響起，“楊老大說的對，老朱我是不會走的，這位新大王可是好人，怎麼能夠離開呢？”

　　山狗精戴禮眼珠子亂轉，也是跟着響應說道，“既然楊老大發話了，兄弟我自然是也是留下啦，咱們梅山六聖少了一個那還是梅山六聖嗎？”

　　隨後牛精金大升、蜈蚣精吳1龍都是紛紛表態，願意留下，最終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常昊的身上。

　　常昊本想鼓動某位兄弟一起逃走，但是沒有想到竟然沒有人響應自己，他臉上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容，

　　“哈哈，楊老大哪裡的話，我也不過是提醒兄弟們要小心而已，既然兄弟們都要留下，我常老四自然也是沒話說，一定要陪着兄弟們……”

　　楊顯的臉上明顯一緩，一直以來他都是六妖的首領，如果今天不能把常昊的氣焰壓下去，以後恐怕真要鬧到兄弟反目的結局，乃是最不想看到的。

　　誰也沒有發現，在他們上方半空之中，有一道雲彩有些奇怪，它不動不飄，就好似一顆釘子似地釘在了半空之中，等到下面的爭吵結束，那多詭異的雲彩，也是緩緩地消散，沒有留下一點痕迹。

　　PS：最近在家更新，家裡沒網，開的熱點，好心酸。。。

# 第152章 再會孔宣

　　話說，敖丙收服了梅山六怪，並且確定了留下他們守護梅山不會出什麼叉子之後，敖丙終於放心地向著安邑城外趕去。

　　今天便是自己與血玉子預定的時間，屆時他會帶着金鵬和九頭蟲來到城外，與自己協商對付孔宣的事情。

　　很快，敖丙就再次來到了與血玉子分離的地方，遠遠地他就看到了三個人影在不斷地晃動着，似乎有些不耐煩了。

　　敖丙因為梅山六怪的事情，耽擱了一些時間，此時正值中午，時間也說不上晚，不過想來是應該讓金鵬三人等了好久一會兒才是。

　　敖丙一出現，立刻就吸引了三個人的目光，金鵬看到敖丙，劈頭蓋臉就是一句，“你是怎麼辦事兒的，你知不知道我的計劃都被你破壞了……”

　　因為憤怒，金鵬的臉上都露出了一絲猙獰，不過敖丙冷着一張臉，對金鵬的憤怒不置一詞，敖丙沒有理會主動迎上來的金鵬，而是繼續前行，來到了血玉子的身邊。

　　金鵬的臉色漲紅，顯然被敖丙的態度激怒，金鵬大叫道，“你不要太過分了，這件事情確實是我有求於你，但現在我還不是你的手下，現在的我是你的僱主，你最好對我客氣一點。”

　　敖丙終於抬起頭來，掃了一眼金鵬，他冷冷地說道，“不怪你斗不過你哥哥孔宣，你們之間的差距實在是太大了，你現在還能活着真是天道保佑……”

　　金鵬氣急，他以手點指敖丙，氣得說不出話來，本來極好生氣的九頭蟲此時卻是擔負起了拉架的責任，他拉着金鵬，小聲地勸阻着。

　　金鵬終於冷靜下來，他實在搞不清楚，上兩次相見還是彬彬有禮的敖丙，此次為什麼如此的咄咄逼人，不過這件事情明顯是他理虧好吧？

　　金鵬深深地吸了兩口氣，將自己的心緒平復下來，他儘力維持着一個平穩的語調說道，“龍王陛下，您無故消失七天時間，我需要您的解釋……”

　　“解釋？沒有什麼好解釋的？那天中午我們已經見過了孔宣，並且還和他做過了一場，遺憾的是我們輸了，輸得一敗塗地……”

　　金鵬忽然知道自己前幾天遇到血玉子時，他那蒼白臉色的因由。

　　那天直到天黑他都沒有等到敖丙和血玉子回來，回來的倒是滿身狼狽的九頭蟲。

　　九頭蟲將自己知道的都說了，着重講了自己落入敖丙的陣法，直到不久前剛剛逃出來，另外還有自己的推測——敖丙和血玉子都跑了。

　　金鵬不太相信九頭蟲的判斷，但他卻是不能失去敖丙的支持，現在的情況，血玉子是自己能夠戰勝孔宣的唯一機會。

　　因此他連夜尋找敖丙和血玉子的行蹤，結果可以預見，金鵬找了整整一夜都沒有任何結果，直到第二天早上約定的出發時間都過了，他終於接受了九頭蟲的猜想——

　　敖丙和血玉子都跑了。

　　金鵬感覺自己就是一個小丑一般，被人冷酷地戲耍，他心中充滿了對敖丙和血玉子的怨恨，如果沒有他們，自己大可以去想別的辦法，他們浪費了自己的時間，卻讓自己一無所得。

　　金鵬花了半天時間平息自己的怒火，然後他開始仔細地想象還有誰能夠幫助自己對付孔宣，可以想象，金鵬連只見過一次面的敖丙都想到了，還有什麼人是他沒有想到的？

　　於是金鵬費盡心思，就是想不出一個能幫自己的人，就在那天下午，有一個孩子忽然送給金鵬一張紙條，孩子還帶了一句話，‘看信的時候，請確保周圍沒有任何的生靈……’

　　金鵬嘴角噙着一絲冷笑，也不知道是誰故弄玄虛，一封信而已，任何生靈？口氣有些太大了。金鵬隨手就拆開了信封，看到了裏面的文字。

　　“金鵬道友當面，血玉子拜上，我和陛下發現我們一直被人監視，此人可以操縱普通的鳥類，讓我等防不勝防，希望金鵬道友多加小心……”

　　後面是一張草圖，讓金鵬在七日之後，到約定時間，詳談大計。

　　看完信，金鵬的手中騰起了一團金色的火光，將手中的信紙燒成灰燼。他的臉上幾乎能夠陰沉得滴下水來，他仰頭四望，終於在房檐上發現了幾隻不正常的鳥類。

　　看着那幾隻鳥，金鵬張狂地大笑，“哈哈哈，我的好哥哥，你可真是好手段吶，竟然連‘百鳥成鳳’都用上了，嘿嘿，真是不錯啊……”

　　那幾隻鳥沒有離開，它們露出人性化的目光，看着金鵬，目光之中有冷漠，有譏諷，有無情，那樣的目光從自己親愛的哥哥身上感受到過。

　　金鵬不甘示弱地與幾隻鳥對視，這一番對視竟然持續了兩個時辰，直到九頭蟲前來彙報消息，而打斷了兩者的對視。

　　隨後金鵬讓自己的周圍沒有出現一隻鳥，甚至吸取這次的教訓，他的院落里連一隻耗子都不存在，就這樣他渡過了三天時間。

　　直到他也等不下去，他直接循着血玉子畫的草圖，來到了安邑城外，找到了敖丙與血玉子約定的地方。一眼他就看到了打坐修行的血玉子，不過血玉子的神色有些不太自然，蒼白的臉色之中透出一種病態的孱弱。

　　不過對於接下來的事情，血玉子是一問三不知，雖然說他對自己家陛下很有信心，但是畢竟也有出錯的時候，萬一敖丙那裡掉了鏈子，也不會讓金鵬白高興一場。

　　希望變絕望，倒還不如從一開始就沒有希望的好。

　　知道了事情真相的金鵬神色有些暗淡，既然敖丙和血玉子都已經輸在了孔宣的手中，那麼自己也就沒有與他們合作的必要了。

　　自己要的是妹喜，必須要除掉孔宣這個障礙，不過血玉子不敵孔宣，自己還是應該另找別人，還不等金鵬表達自己的謝意，敖丙便接着開口說道，

　　“我已經找到了克制孔宣的辦法，這次再遇上孔宣，絕對不會這麼輕易的放過他，要讓他知道知道我的厲害，恩，血玉子，你身上的傷怎麼樣了？”

　　血玉子眼中閃過一抹感動，高聲說道，“謝謝陛下關心，屬下已經沒有問題了，不過本源受損，恐怕沒有個十年八年是補不回來了……”

　　“放心，這次活捉孔宣，讓他交出你的本源之力，那樣你的傷勢頃刻之間便可恢復。不過這次還是要讓你出手，先來看一看我做的盔甲吧，它可是花費了不少心思……”

　　看着眼前這個圓柱狀的奇模怪樣的東西，血玉子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聲音有些顫抖着問道，“陛下，這就是您說的盔……盔甲？”

# 第153章 再會孔宣

　　話說，當敖丙自己煉製的盔甲拿出來的時候，所有人包括金鵬和九頭蟲都是差點把眼珠子瞪出來，先不說這盔甲的效用如何，單說他的賣相實在太凄慘了一些吧？

　　圓柱形的盔身，上面沒有精美的花紋也就算了，竟然還是坑坑窪窪的，這個造型如果不天前知道它的名字，就對不會想到盔甲上面去。

　　而且整件盔甲呈一種暗灰色，土不拉幾的顏色，沒有一點寶光閃爍，沒有一點法力波動，就好像是一件凡物一般。

　　敖丙的自動忽略了血玉子三個人的‘驚訝’，他有些火熱地說道，“血玉子，你先穿上盔甲，咱們先試試效果……”

　　血玉子先是一愣，隨後滿臉充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那副‘盔甲’，臉上帶着奔赴刑場的決絕與視死如歸，尤其是身邊金鵬和九頭蟲兩個人的目光，讓他的身上好像多了兩柄利劍一般。

　　敖丙笑眯眯地看着逐漸靠近的血玉子，笑呵呵地想為血玉子穿上盔甲，可是此時他才驚訝地發現自己好像忘記了留個穿進去的縫邊。

　　整個盔甲渾然一體，硬邦邦的，想要穿進去好像不少費工夫。

　　敖丙腆着臉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道，“這個，血玉子啊，你看看你能不能自己鑽進去，我忘記給這盔甲留個打開的縫邊了……”

　　血玉子臉黑的如同鍋底一般，他無言地化為一道血光，遁入到了‘盔甲’之中，等到血玉子在此顯出身形，他已經穿上了盔甲。

　　此時血玉子的樣子有些狼狽，身上好像套了一個盛泔水的鐵皮桶，臉上是一種就好像剛剛被爆了1菊的小姑年一般的尷尬和羞憤。

　　一旁笑着笑着的金鵬，忽然渾身一個激靈，該死，自己好像要答應做這傢伙一千年的下屬，看着眼前的血玉子，他彷彿預見到了自己未來的悲慘人生。

　　渾身激靈靈打了個冷戰，金鵬忽然很後悔自己請了敖丙這個煞星來，看着血玉子那憋得豬肝一般的臉色，心也不由得抽動起來。

　　此刻，金鵬甚至有些期望，敖丙能夠再敗一次，敗得沒有再戰之力最好，那樣自己就不必履行承諾，成為他的下屬，這傢伙實在是太可怖了一些。

　　不過他的心中又是有些糾結，也許敖丙和血玉子便是他最後的希望了，他實在想不到其他的還有誰能夠幫到自己，就在不久前他剛剛思索過這個問題，答案是沒有。

　　就在金鵬糾結的時候，忽然只見敖丙手中浮現出一股藍色的水流，直射血玉子的胸口而去，沒有打一聲招呼就直接出手。

　　金鵬駭然，他還搞不清楚情況，這是什麼鬼？剛剛這樣‘羞辱’手下就算了，為什麼還要出手偷襲？自己將來會為他做事？金鵬想想就感覺不寒而栗。

　　血玉子只是微微一愣，便挺起胸膛迎上了那股藍色的水流，他在敖丙的攻擊之中沒有感受到任何的殺氣，而且他與敖丙相處數百年，他知道陛下不會坑害自己。

　　果然，只見那藍色水流遇上那水桶似的盔甲，竟然直接崩潰了，就好像一團楊絮遇上了火苗，哄地便崩散了。

　　敖丙眼睛放光，他伸指一彈，又是兩道更加茁壯的水流撞上了那件盔甲，同樣的，兩道水流一起崩散，盔甲沒有一點變化，一如最開始的那樣的‘悲慘’。

　　敖丙眼睛越發的明亮，手指再次一彈，不過這次的可不是水流，而是一股紅色小火苗，小火苗直接射在了盔甲上。

　　雖然兩個力量屬性不同，但是它們的結局都是一樣的，小火苗同樣崩散在了盔甲之前，隨後敖丙又是兩道更加強橫的火苗落在盔甲上，但得到的也是同樣的結局。

　　敖丙走上前去，仔細撫摸着盔甲，上面沒有一點裂紋，一如鍛造出之初的坑坑窪窪，敖丙對於對抗孔宣終於有了一點底氣。

　　另外幾個人此時卻是滿眼的震驚與驚駭，這簡直是不可思議，他們感受到了水流和火苗之中的強大力量，而且血玉子沒有任何的抵抗，偏偏就是水流和火苗崩散了。

　　僅僅就是憑藉這件不像盔甲的盔甲嗎？

　　此時血玉子三個人的目光看向這件盔甲的目光之中，有了一些莫名的韻味，這究竟是什麼東西？還不曾聽說過有這麼奇怪的東西。

　　敖丙卻是想到了其他的地方，其實這盔甲不僅可以用它對付五色神光，還可以用於其他方面的防護。

　　海獸骨不接納任何屬性的力量，也就是說它是最佳的防禦材料，它是最佳的法防材料，物理防禦還要靠其他的手段。

　　也許自己可以研究一下，掌握這種盔甲的製作，可以為自己帶來巨大的利潤，然後用於轉化成為自己的力量，想到這裏，敖丙不由得輕笑出聲。

　　敖丙忽然驚醒，他收斂心神，這件事情以後再想，眼下最重要的還要與孔宣的五色神光對戰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敖丙輕聲咳嗽一聲，將三個人的注意力吸引過來，

　　“三位，水火之力不能損壞這盔甲分毫，也就大致可以說明五行之力不能損壞這盔甲，孔宣除了五色神光，其法力修為倒不是很難對付……”

　　另外三個人深以為然地點了點頭，尤其是與孔宣交過手的血玉子，還有對孔宣最熟悉的金鵬，最為同意這一點。

　　“即是如此，擇日不如撞日，我們現在就去再會孔宣，看看失去了五色神光的孔宣，還如何驕傲的起來？”

　　敖丙咬着牙說道，這孔宣很傲，敖丙自本心之中不喜歡這種人，再加上上次在孔宣面前出醜，他這次是一定要找回場子來。

　　敖丙的提議立刻便獲得了另外三個人的一致同意，他們對於孔宣的印象都不怎麼好，想着孔宣狠狠被人碾壓的場景，他們竟然有一種希冀。

　　四個人一拍即合，即刻便向著安邑王宮而去，誰也沒有注意到，敖丙不知不覺間已經掌控了這隻小隊伍的領導權。

　　很快他們就到了安邑城，敖丙立刻就將目光掃向了天空之中的幾隻鳥，嘴角不由得露出了一絲冷笑“孔宣這會估計已經知道我們到來的消息，不過這次我們也沒有必要瞞他，因為這次他是必輸無疑……”

　　金鵬看着敖丙臉上必勝的堅定表情，心中又驚又喜，喜的是自己終於可將妹喜就出來，驚得是自己難道真的要在這個‘變態’龍王的手下做事嗎？

　　敖丙循着上次的那條舊路，再次來到了那個院牆之外，敖丙在前，一腳跨了進去，後面四個人也是緊隨其後，一起走了進去。

　　同樣的地方，敖丙看到了同樣的人，孔宣一身青衣，在院牆之後已經在等着他們了，他的臉上沒有絲毫的表情，看到敖丙和孔宣之後，眼中只是閃過了一絲戰意。

　　孔宣的目光根本沒有在金鵬的身上停留，他目光灼灼地看着血玉子，冰冷地開口，“你的實力很不錯，可你終究不是我的對手，這次也一樣，況且你的實力下降了不少……”

　　然後他目光轉向敖丙，“相對於那位，我對你的好奇更甚，不過區區太乙之境，竟然能夠克制我的五色神光，真是有趣啊，那血色力量……”

　　“死孔雀，只要你閃開一條道路，讓我帶走妹喜，我就不為難你，要不然一定讓你後悔莫及……”金鵬此時忽然從後面跳到前面，打斷了孔宣的話。

　　孔宣冷冷地掃了一眼金鵬，甚至都懶得理他，目光回到敖丙和血玉子的身上，接着開口說道，“我早就告訴過你們，不要再回來了，今天既然來了就別想走，正好我對那血色力量也是好奇得緊……”

　　金鵬被孔宣如此輕視，氣得火往上撞，臉色通紅，拳頭死死地攥着，但他終究還是沒有出手，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實力根本不敵孔宣。

　　修為境界不如他，法力神通也不如他，若不是本源合一需要自願，否則金鵬早就不知道被孔宣滅殺了多少回。

　　敖丙看了看認慫的金鵬，不由得搖了搖頭，金鵬難成大器，一直被孔宣壓了一頭，他已經失去了奮進的銳氣和向上的拼搏之氣。

　　若是選擇下屬，敖丙寧願選擇孔宣，可是他也知道憑藉著孔宣的實力和驕傲，他是不可能成為別人的手下，他是一隻孔宣，翱翔九天的孔雀。

　　金鵬已經失去了翱翔九天的志向，他一直都在孔宣的陰影之下存活，他已經完全失去了作為鳳凰之子的驕傲和銳利。

　　敖丙微微一笑，“孔宣道友別來無恙，這次我們可是有備而來哦，你可要小心了……”

　　孔宣依然是那樣的乾脆利落，既然那決定動手便毫不含糊，他手中一團五色法力狠狠地向敖丙砸了過去，敖丙面前血光一閃，血玉子接住了那團五色法力。

　　大戰，一觸即發……

# 第154章 神話破滅

　　話說，敖丙帶着血玉子，外加金鵬九頭蟲再次挑釁孔宣，孔宣积極應戰，沒有絲毫的退縮。而且孔宣對於敖丙和血玉子的再次到來，心中還是有些興奮的。

　　血玉子也就罷了，他的實力很強，而且戰鬥經驗也很豐富，是一個很好的對手。不過最讓孔宣感興趣的是，敖丙上次展現出來的血幕，那是一種他從未見識過的力量，一種不在五行之內的力量。

　　上次若不是他見獵心喜，多次發動五色神光試探血幕，導致法力虧空，他一定會將敖丙拿下，好好研究那力量究竟是怎麼回事。

　　他用言語驚退了敖丙和血玉子，事後可是心中悔恨了不少，其實自己應該嘗試一下的，說不定可以將那個人留下，如今人走了，到何處在去尋他。

　　不成想，敖丙和血玉子再次出現在他的面前，他的心中早就高興死了，同時他也在心中打定主意，一定要把敖丙拿下。

　　孔宣與血玉子的這次動手與上次不同，這次他們的手段更加的激烈一些，他們兩個人同時消失，然後同時在半空中出現，兩個人也算是知根知底，因此一開始便全力出手。

　　天空之中傳來劇烈的爆炸聲，安邑城的人族，聽到天空傳來的聲音，抬頭仰望除了藍天白雲卻是什麼也看不到。

　　平地起雷，必然是有什麼預兆，甚至有的安邑城百姓跪倒在地，以為是神靈發威，祈求神靈保佑。這確實是神靈發威，不過那兩位神靈可不太可能保佑他們。

　　敖丙他們幾個抬頭卻是看到了兩道流光不斷地在半空之中舞動對撞，每次對撞都是每一聲‘雷霆’的來源。

　　他們的對撞持續了足足半個時辰，‘雷霆’也響了半個時辰，足足有數萬次的爆炸聲響，敖丙不由得為血玉子擔心起來。

　　血玉子的實力確實在孔宣之上，但上次血玉子在全盛時期，他也不過堪堪壓住孔宣，而此次血玉子本源虧空，實力受損，不知道還能不能是孔宣的對手。

　　最終在一次巨大的對撞之後，一紅一青兩道光華分別向著兩邊落去，不過在半空中兩道流光便改變方向，向著敖丙他們的方位而來。

　　最後的對撞卻是聲勢浩大，甚至連安邑的某段城牆都震出了一道裂縫，此時的安邑城卻是亂做了一團，此時的他們更認為這是神對他們的懲罰。

　　血玉子和孔宣站在了他們最初的地方，此時的兩個人身上都有些狼狽，孔宣身上的青袍，稍微有些破損，髮髻蓬亂，嘴角還噙着一絲血跡，不過他的神色卻是很放鬆，

　　“你的實力很不錯，不過你如今有傷在身，根本不是我的對手，我沒心思和你糾纏下去，否則繼續爭鬥下去，三日之內我定能將你斃於掌下。”

　　血玉子不發一言，似乎默認了孔宣的說法，若是從兩個人的形象來看，孔宣確實贏了，因為血玉子的身上此時有點小慘。

　　此時血玉子頭髮蓬亂，身上的衣服已經成了一條一條的，尤其是在血玉子的胸前，有四道血印子，鮮血潺潺流出。

　　血玉子咳嗽一聲，“咳咳，你還知道自己勝之不武，真是難得啊，難得……”

　　“哼～沒有什麼勝之不武，我想要敗你，只要一招便可，根本無需多動手……”孔宣眼神睥睨，看着血玉子傲然說道。

　　血玉子還沒有回應孔宣，倒是敖丙開口說話了，“看來孔宣道友對自己的五色神光很有自信嘛，咱們要不要打個賭？”

　　孔宣眉頭一挑，有些玩味地說道，“什麼賭？怎麼賭？”

　　“孔宣道友不是對自己的五色神光很有自信嗎，咱們就賭道友的神通能不能把血玉子撒去，血玉子不閃不躲受你三記五色神光，若是他被你撒了去，算我們輸，道友想要什麼隨便開口……”

　　“你當我傻嗎？你明明掌握有克制我五色神光的力量，我才不會上你們的當……”孔宣冷笑一聲，譏諷地說道。

　　“孔宣道友多慮了，我不會幫血玉子，血玉子也絕對不會使用那種力量，這樣道友還不敢嗎？”敖丙微微一笑，最後還小小地激了一下將。

　　孔宣果然中計，他冷冷地哼了一聲，“這有什麼不敢的，就怕你們輸了不認賬，我若是贏了，我要那血色力量的修鍊之法，若是你們贏了，你們想要什麼？”

　　“呵呵，道友果然爽快，若是我想讓倒油加入我們道友勢必不會同意的，”孔宣適時地哼了一聲，給了敖丙一個算你識相的表情，敖丙沒有在意，接着說道，不過在笑容之下卻隱藏着無盡的霸氣，

　　“若是道友輸了，有我渭河人馬所過之處，希望道友退避三舍。”說完這句話，敖丙目光灼灼地看着孔宣，他真怕孔宣惱羞成怒，為此大大出手。

　　好在他的擔心並未成真，孔宣先是盯着敖丙看看了足足有數十個呼吸，然後他突然哈哈大笑，而後他收住笑聲，“好算計，一切都依你～”

　　敖丙臉上露出微微的笑容，他知道，自己大計已成。

　　敖丙目光詢問血玉子，他有沒有問題，血玉子點了點頭，表示自己沒有任何問題。然後血玉子身形一虛，他的身上便出現了一副‘盔甲’。

　　饒是孔宣見多識廣，但是看到血玉子身上的‘盔甲’，還是有些瞠目結舌，他有些懷疑地掃了一眼敖丙，這就是你信心的來源？他忽然那覺得有些荒唐，眼前傢伙在搞什麼？

　　孔宣收斂心神，也許他們就是想擾亂自己的心神呢？

　　孔宣背後五色涌動，然後只見他伸手一揮，一道藍綠混雜的力量向著血玉子撒去，血玉子雖然身穿‘鎧甲’，但還是有些緊張，也不知道陛下這‘盔甲’靠不靠譜，自己賭上的可是自己跌小命吶。

　　血玉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向著自己撒過來的神光，心跳有些加速了，他的瞳孔隨着神光的靠近不斷地放大。

　　終於在血玉子眼睜睜的注視中，藍綠神光落在了自己的身上，可是讓血玉子驚訝的是，藍綠神光竟然從自己身邊滑過去了。

　　自己身上就好像不着力一般，藍綠神光根本奈何自己不得。

　　藍綠神光收斂，血玉子站在原地紋絲不動，讓敖丙三個人大大地鬆了一口氣，畢竟猜想總是猜想，看來自己猜對了。

　　孔宣眼睛死死地盯着血玉子身上的那副‘盔甲’，此時他的心有些慌了，這情況有些不太對頭啊。

　　他的身後五色涌動，這次是白藍綠三色神光向著血玉子身上撒去，血玉子經過剛才的兩色神光，此刻是鎮靜了許多，剛剛的成功讓他的信心足了很多。

　　三色神光收回，血玉子依然在原處，孔宣的臉色有些發黑，他背後五色涌動，似乎在準備最後的必殺一擊，可是這一準備便是一刻鐘，

　　最終孔宣背後恢復平靜，他頹然地說道，“好，你們贏了～”

　　敖丙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因為自己的出現，五色神光無物不撒的神話，破滅了。

# 第155章 孔宣退走

　　話說，敖丙和孔宣打賭，就賭血玉子能不能獨立抵抗五色神光，結果便是在孔宣放出了兩道五色神光之後，他便直言自己認輸。

　　孔宣心中是頹廢的，他一直都對自己的五色神光充滿了信心，上次雖然沒有破開敖丙的血幕，但是他知道這並不是五色神光的缺陷，而是自己的缺陷，自己並沒有將五色神光練到最高境界。

　　他心中一直認為，只要自己將五色神光修鍊下去，終究可以達到無物不撒的地步，可是今天這副簡單得有些醜陋的盔甲卻是讓他認清了現實。

　　這並不是自己的實力問題，因為他根本看不到絲毫的效果，似乎五色神光對於那盔甲有一種本能上的抗拒，無論自己怎麼御使五色神光，都不能動彈那盔甲分毫。

　　因此雖然孔宣有七成把握能夠放出四色神光，但他終究還是沒有用出來，因為他知道一切都是徒勞的。

　　於是他放棄了，他眼睛死死地看着血玉子身上穿的盔甲，他從沒有聽說這東西的存在，不管它的外表是多麼的醜陋，它給孔宣帶來的驚訝卻是無可匹敵的。

　　敖丙笑了，他知道自己賭對了，自己贏得了賭注，而且他相信以孔宣的驕傲，他一定會遵守這次的賭約，也就是說從今以後，即便是自己不能與孔宣成為朋友，至少也不會成為敵人。

　　血玉子卻是不太相信孔宣的賭品，尤其是孔宣那‘惡狠狠’的目光一直盯着自己的時候，血玉子真怕孔宣氣急之下會惱羞成怒，殊死一搏。

　　於是血玉子不著痕迹地站在了敖丙的身前，將敖丙保護起來，以防被孔宣暴起出手。

　　敖丙知道血玉子的心思，他兩步從血玉子的身後閃出來，他微微一笑，“呵呵，孔宣道友果然爽快，希望道友願賭服輸……”

　　孔宣目光冷冷地看着敖丙，雖然他眼中有頹勢，但是並沒有失落與無助，他的目光深處還燃燒着一種叫做不屈的火焰。

　　孔宣的聲音依然冰冷而又充滿了驕傲，“放心，我會信守承諾，不過我希望能夠知道這盔甲的來歷，這件事情算是我欠你一個人情，以後我會為你做一件事……”

　　敖丙微微一笑，孔宣的人情？那可真是一個值錢的東西，不管是封神之時，還是在封神之後被封為孔雀大明王之後的孔宣，他的人情都不便宜。

　　金鵬和九頭蟲的耳朵也豎了起來，對於這件能夠克制五色神光的盔甲，他們也是好奇的很，尤其是金鵬這種以後註定要與孔宣做對手的人，對於盔甲的來路更是好奇。

　　敖丙笑呵呵地說道，“那可真就是太好了，不過我更希望獲得的是道友的友誼，這件盔甲的來歷呢，道友可以去……”

　　後面的關鍵，敖丙只是嘴唇微張，將聲音之送進了血玉子的耳朵中，讓金鵬與九頭蟲瞪眼無可奈何。

　　孔宣聽了之後，眉頭一皺，他輕笑一聲，“友誼？那是什麼東西？孔某人可是消受不起，一個人情就是一個人情，我會還你的……”

　　然後他目光冷冷地掃了一眼金鵬和九頭蟲，目光就好似兩柄利劍插在了金鵬兩個人的身上，讓兩個人的心頭一顫，他冷哼了一聲，身形化為一道青光消失不見。

　　包括敖丙在內的所有人的都長長地鬆了一口氣，孔宣在此處一直都是個威脅，他可終於是走了。

　　血玉子身子一晃，從‘盔甲’之中脫身而出，他的身子一個踉蹌，差點栽倒在地，幸虧他身邊的敖丙扶了他一把，否則可就露醜了。

　　敖丙扶住血玉子，血玉子僅僅只是身軀一晃，便立刻站住了，他沖敖丙微微點了點頭，表示自己沒有什麼問題。

　　敖丙卻是對着依然呆愣愣的金鵬說道，“金鵬道友，孔宣道友的事情我已經解決了，那不知道我們商量的報酬，您什麼時候跟我去渭河啊？”

　　金鵬一想到敖丙那對付下屬的態度，腿肚子就有點轉筋，他實在不願意去做敖丙的下屬，而且還是一千年時間，可這畢竟是自己親口許諾的，自己必須要履行承諾。

　　金鵬有些扭捏地說道，“龍王陛下放心，我一定會信守承諾，不過……，我必須要把妹喜的事情解決，您也知道孔宣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讓妹喜不要再一錯再錯下去了。所以您和血大人先回渭河，我處理完這裏的事情，便去渭河找你們……”

　　其實金鵬心中想的卻是自己先把這段時間拖過去，等到敖丙血玉子回了渭河，自己就自由了，自己雖然答應做他一千年的下屬，但是並沒有應允什麼時候做去做他的下屬。

　　也許是百年之後，也許是千年之後，也許是萬年之後，誰又知道呢？

　　敖丙臉上依然掛着和煦的微笑，看得金鵬心頭髮冷的微笑，“呵呵，金鵬道友說的哪裡的話，從今以後你我就是一家人了，金鵬道友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就是整個渭河的事情，等到事情處理完畢，咱們一起回渭河，呵呵……”

　　金鵬心頭狂跳，他就知道敖丙不會輕易放過自己，可是他也沒有想到敖丙竟然還找了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死死地咬住自己，偏偏自己還拒絕不得，真是讓金鵬心中憋屈。

　　看着敖丙那膩歪歪的笑臉，金鵬恨不能一拳打上去，不過他看了看敖丙身後的血玉子，衡量一下自己的實力，終究還是沒有出手，雖然血玉子受傷，但依然是一個金仙巔峰的存在，根本不是自己金仙中期能夠對付的。

　　金鵬咬着牙，擠着比哭還難看的笑容勉強說道，“真是多謝陛下關心了，等到處理完了事情，我就隨您一塊前往渭河，您就放心吧……”

　　敖丙好像沒有聽出金鵬話語之中的幽怨，他哈哈一笑，“好，金鵬道友果然是爽快人，既然如此，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妹喜道友吧？”

　　金鵬無奈地點了點頭，他基本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不就一千年嗎？忍忍也就過去了，他已經選擇了接受自己的命運。

　　然後四個人便直奔妹喜的宮殿而去，妹喜此時已經是夏王履癸最寵信的妃子，禍亂後宮的任務她完成的很好。

　　金鵬和九頭蟲在頭前帶路，他們之前來過，還用計抓走了妹喜，但是被孔宣攪局，因此才功虧一簣，不過對於夏王宮他們卻是比較熟悉的。

　　憑藉他們的實力，宮廷守衛根本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不過金鵬依然是小心謹慎，他小聲地告訴敖丙兩個人，惹上王宮裡面的供奉，絕對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上次他們就在王宮供奉那裡吃過大虧。

　　在金鵬帶領之下左饒右拐，他們終於來到了一個名叫棲鳳宮的宮殿，聽金鵬的意思，這宮殿是履癸親自為妹喜建造的，建造完成之後，夏王便一直在此處留宿，甚至白天也在此處鬼混。

　　因此，妹喜若是在皇宮，應該便在此處了。

　　四個人從宮殿的後窗戶跳進了宮殿，宮殿裏面倒是很奢華，不過很安靜，安靜得有些可怕，金鵬帶着三個人小心翼翼地向著卧室摸過去。

　　但是當他們經過一處廳堂的時候，四周的五顆柱子上忽然閃現出了紅藍綠白黃五種顏色，五色輪轉，形成一個五色圓環，將四個人包圍了起來。

　　金鵬怒吼一聲，“五行輪轉大陣，孔宣，死孔雀，你給我出來，你竟然言而無信，你這隻死鳥，爛鳥，快點滾出來……”

　　敖丙默然，他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過他在心中認為這是不應該的，按照自己知道的資料，孔宣是一個極其驕傲的傢伙，而且經過兩次相處，他也確實如此，他的承諾必然是有效的。

　　可是為什麼會在他答應了退走之後，又出現了孔宣的陣法？難道對他的剖析有誤，他實際上是一個奸詐小人？便面答應的挺好，實則暗中還在與自己作對？

　　既然金鵬認出了陣法的跟腳，那就不會出錯，這一定是孔宣的手筆，這點事不用懷疑的。敖丙的疑惑很快解除。

　　“不要喊了，他已經離開了，他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既然答應了你們，他就不會反悔，不過他也同樣答應了要保護我，因此他在交代我一番之後，便離開了。”

　　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甜甜糯糯的，聽着人心裏都熱烘烘的，金鵬聽到這個聲音之後，立刻便停止了叫喊，眼中浮現出一抹溫柔。

　　敖丙立刻便知道了女人的身份。

# 第156章 波瀾再起

　　話說，敖丙和金鵬四人一起尋找妹喜，想將她勸離履癸，但是還不等他們見到妹喜的面，就受了算計，被困在了五行輪轉大陣之中。

　　金鵬認識這是孔宣的手段，因此對孔宣是破口大罵，就在這個時候，卻是有一女子出聲為孔宣辯解。看金鵬和九頭蟲的表情，敖丙便猜到了這女子的身份，正是他們這一行的目標——九頭鳳雞雛妹喜。

　　而接下來九頭蟲的話也驗證了敖丙的猜測，“姐，你這是干什麼？快點把我們放出去，我們的可都是為了你好，快點放我們出去……”

　　雖然已經知道了九頭蟲和妹喜的姐弟關係，但是親眼看到，敖丙還是覺得有些不可思議，自己可是從沒有聽說過這老二位有什麼關係。

　　不過最讓敖丙意外的還是孔宣的態度，從此剛才妹喜的話中，敖丙已經獲悉，孔宣卻是沒有違背自己的諾言，他卻是退走了。

　　不過他同樣沒有丟棄對妹喜的諾言，於是才有了這個陣法，有了這個能夠困住敖丙他們四個人的陣法，敖丙對於陣法沒有什麼研究。

　　同樣地，血玉子對陣法也沒有什麼研究，看金鵬和九頭蟲的樣子，想來他們也沒有什麼研究。就剛才血玉子對敖丙傳話，這陣法即便是自己出手也需要十年往上的時間，而且這還是在血玉子全盛的前提之下。

　　妹喜終於現身，她款款地從牆角之後轉過來，敖丙看到后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媚’，媚到骨子里的氣質，看她一眼，敖丙就感覺氣血上涌，赫得他趕忙移開了眼神。

　　妹喜幽幽地開口，依然是那甜糯糯的聲音，“小弟，先委屈你了，這個陣法只要三十年時間自會消失，其中五行元力充裕，你就在裏面好好修鍊吧？”

　　“不要，姐，你放我出去，你知道我怎麼在這麼個小地方呆得住，你快點放我出去吧，求求你了……”九頭蟲卻是不依不饒，活像一個向大人撒嬌的孩子。

　　“小九啊，不是姐姐不放你出來，你一出來就要給姐姐惹事，你還是在裏面好好修鍊吧，等到姐姐的事情忙完了，姐姐就放你出來，到時候親自給你賠禮道歉，行不行？”

　　九頭蟲噘着嘴滿臉的不高興，不過他卻是被金鵬拉住了，金鵬的目光死死地看着妹喜，痴迷地說道，“妹喜，你要記得，咱們是妖，和人是沒有結果的，你快點醒醒吧？”

　　對於金鵬，妹喜可就要冷淡的多了，“金鵬，我知道這一切都是因為你，都是你在背後攛掇的。我的事情不用你管，而且我早就跟你說過很多次，我們之間是不可能，今天我再明確地告訴你一次，即便是我離開大王，我也不會和你在一起……”

　　聽到妹喜的話，金鵬的臉上明顯一陣暗淡，但是他並沒有放棄勸阻，“妹喜，我可都是為了你好，你怎麼就是不理解呢？你不選擇我沒有關係，但是為什麼偏偏要選上一個凡人，你們之間沒有結果的。”

　　說到這裏金彭的話忽然一頓，然後他似乎做出了一個很痛苦的決定一般，他接着說道，“我知道你的心裏有的是那隻死孔雀，只要你願意離開夏王，我便幫助你拿下那隻死孔雀。”

　　妹喜先是一愣，她萬萬沒有想到金鵬竟然會這麼說，她的眼中忽然浮現出了一抹亮光，可隨即便黯淡下去，喃喃自語說道，

　　“沒用的，我比你更了解他，他的心裏只有大道，只有他的五色神通，他從沒有正眼看過我一次，哪怕是一次，他幫我只是因為我的資質，也僅僅只是資質……”

　　金鵬忽然搶着說道，“我就知道你的心裏有他，一切都要試一試，你有沒有試過，你怎麼知道他的心裏是怎麼想的，你應該當面問問他的選擇。”

　　“不用了，我現在的心裏只有大王，我現在愛的也只是大王，什麼孔宣也都是過去了，現在我只愛大王……”妹喜重複着口中的話，似乎是在堅定心中的某個想法。

　　妹喜喃喃自語這，轉身離開了，根本不再理會他們，也根本不管大喊大叫苦苦勸阻的金鵬。

　　敖丙漠然地看着這一切，對於金鵬的表現他是真的有些驚訝了，看來這位金鵬道友是真的在為妹喜考慮，甚至為了妹喜不惜放手。

　　敖丙忽然想起了一句話，‘有時候放手也是一種愛……’金鵬看來是深得其中三味啊，不過也真是難為他了，人家根本不領情。

　　不過最讓敖丙意外的還是妹喜對孔宣的態度，妹喜竟然喜歡的是孔宣，想想孔宣那冷冰冰的樣子，妹喜的‘移情別戀’似乎可以解釋。

　　而且剛才妹喜對孔宣的評價似乎很是恰當，他的心裏只有大道，只有他的五色神通，也難怪妹喜心灰意冷之下愛上了別人。

　　不過看她剛才的樣子，顯然她的心裏還有孔宣的，愛上一個人並不是說不愛就能不愛的。

　　不過他們這筆糊塗賬，敖丙是不打算插手的，他們愛怎樣就怎樣，反正對自己沒有什麼影響。甚至他們這種複雜的關係，還有利於自己‘趁虛而入’。

　　金鵬看到妹喜消失，臉上有些着急，他看着妹喜消失的地方，拉着敖丙的衣袖不停地拉扯，

　　“龍王陛下，您快點想想辦法啊？咱們得先出這陣法啊。我和小九對陣法都不了解，破陣的事情就要麻煩您了……”

　　敖丙無聲地翻了白眼，麻煩我？我特么麻煩誰去，你不了解陣法，說的好像我了解陣法一樣。

　　說歸說，就像金鵬說的，自己必須要出去啊，按照妹喜的說法，三十年之後陣法自破，三十年後恐怕夏朝都沒了，成湯基業已成，自己還出去幹嘛？

　　自己的計劃就是混進商族的隊伍，看看能不能留下一些手段，以待封神之時利用，但前提就是自己能夠出去這個陣法。

　　“血玉子，你好好看看這個陣法，我們應該怎麼出去？”敖丙實在不了解陣法，只能向血玉子求助。

　　血玉子倒是了解陣法，但也只是了解，布置幾個小陣法還算可以，這種五行大陣他卻是不行，但是他的眼界還是有的，他看着眼前不斷旋轉的五行環，沉吟着說道，

　　“陛下，這個陣法可不容易破解啊，它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陣法，這陣法必然使用了五種五行材料布置而出，牽引材料之中的五行之力形成循環，再吸收空氣之中的五行元力作為補充，才形成了這個大陣。”

　　“若是我實力未損，倒是有把握在五年之內強行破解此陣，不過我的實力恢復不是一時半會的事情……”

　　“你需要多長時間恢復實力？”敖丙沉吟着說道。

　　“陛下，我需要六七年時間恢復法力，也就是說至少還需要十一二年才能破解此陣，而且這還是此陣沒有人主持的情況下，若是那位妹喜道友出手，這個時間還要延長……”

　　十一二年倒是等的，但是破陣過程之中沒想不插手的可能是在是太小了，因此這個時間也不保險吶。

　　“這樣，你先全力恢復傷勢，畢竟破陣是要以你的實力恢復為基礎嘛，我這裡有一顆五轉金丹，你拿去服用，應該有些效果……”敖丙最終拍板說道。

　　PS：感謝剛剛玉蟾真人的票票，還有幾天前殘月戰狼的票票，感謝支持。流量不夠用，一直沒看評論什麼的，剛剛看了一下，敬請諒解！！

# 第157章 破陣艱難

　　話說，敖丙和金鵬四人被困在了陣法之內，他們對於陣法都不了解，他們想要從陣法之中出來只能強行突破。

　　根據血玉子的推算，算上他恢復全部法力再加上破解陣法的時間，需要十一二年的時間，當然這是在妹喜不干預他破陣的前提之下。

　　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妹喜是不會允許他們從陣法之中出來的，因此不定期地檢查陣法是必然的，五年時間太長了。

　　可即便是十一二年的時間，對於金鵬來說也是不能忍受的，聽到敖丙竟然默許了血玉子的提議，他頓時提出了抗議，

　　“龍王陛下，十多年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那麼長的時間發生什麼都是有可能的，咱們必須儘快出去……”

　　對於金鵬的抗議，敖丙一句話就就給他撅了回去，“哦，這麼說來金鵬道友有什麼破陣的好辦法了？”

　　金鵬頓時啞然，他哪裡有什麼好方法，便是壞方法都沒有。這要是放在他手上，他一定是漫無目的地攻擊陣法，直到耗盡自己的法力。

　　而後敖丙嘴角微微一勾，聲音有些陰冷地說道，“既然沒有好的辦法，那就聽我的，你不要忘記，原則上來說，現在你已經是我的屬下了，屬下就要有屬下的覺悟。”

　　金鵬眼睛睜得巨大，敖丙給的感覺雖然有些偏狂，但是至少對自己還是比較溫和尊敬的，可是誰能想到他忽然對自己冷言相向，他實在想不透敖丙的變化為何會如此的巨大。

　　敖丙實在是沒有心思跟金鵬玩下去了，如果時間充足，倒是可以不溫不火地好好調教一番，讓他成為自己的下屬，但是現在被困陣中，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出去，哪裡有這些閑心思跟他斡旋。

　　金鵬瞪着眼睛看着敖丙，張了張嘴，可最終也是沒有說出什麼話來，他看着敖丙冷漠的面龐和眼神，默默接受了敖丙的處置。

　　敖丙心中也是比較糟糕，你們想早點出去，老子就不想嗎？十一二年老子可以等，但是就怕這十一二年也不保險吶。

　　敖丙看着血玉子將自己的給他的五轉金丹吞入腹中，開始打坐恢復傷勢，心中卻是已經在盤算自己應該做些什麼，總不能將所有的希望都放在血玉子的身上，而且血玉子的方法太不靠譜了一些。

　　至於那顆五轉金丹，是蕭老道的手筆，作為太上老君的嫡系傳人，蕭老道自然也是傳承了他的煉丹手法，不過九轉金丹他是練不出來的。

　　不過據蕭老道所說，近些年來他略有突破，已經開始嘗試煉製七轉金丹，而且他本人的信心十足，在敖丙這次出來的時候，蕭老道已經開始了第一次嘗試，本來敖丙還在開心等到自己回來，渭河也有自己的七轉金丹了，而且是來源保證的七轉金丹。

　　敖丙仍然記得，當年鱷神在絕路之時，吞了一顆七轉金丹，那立竿見影的效果，讓敖丙至今難忘。

　　說了這麼多，敖丙的手中只有五轉金丹，這些年來蕭老道煉丹不多，而且他煉製五轉金丹的成功率也不是很高，煉出來的金丹也是被敖丙送到了四海與海獸戰鬥的前線，並沒有給龍王府留下，因此血玉子的身上也沒有存活。

　　敖丙知道自己依靠血玉子破陣的可能性實在太小，因此他必須另想辦法，他看着這個十丈方圓的巨大五行環，腦袋卻是開始高速地運轉。

　　敖丙看着眼前不斷旋轉的五色光環，瞳孔逐漸地失去焦距，敖丙在恍恍惚惚之間忽然想到了方丈仙島的護島大陣“先天五行逆轉大陣”。

　　那個大陣比眼前的五行輪轉大陣要玄妙得多，也宏大的多，而且二者有着本質上的區別，先天五行逆轉大陣是一個殺陣，眼前的五行輪轉大陣只是一個困陣。

　　但是不可否認的，二者又有很大相同之處，首先，它們都是五行陣法，都是用的五行之力，不過五行逆轉大陣的根基是五道五行本源，而五行輪轉大陣的根基是五行材料。

　　五行輪轉大陣憑藉的是五行相生的輪轉之力，形成一個巨大的防護，將人困在其中，而五行逆轉大陣，不僅僅是要困人，還要殺人，它會根據陣中人的法力屬性，自動營造出相剋的五行環境，以達到殺死陣中人的目的。

　　自己能夠煉化先天五行逆轉大陣，那麼自己能不能煉化眼前的五行輪轉大陣，原則上來說是可以的，而且這個五行輪轉大陣要低階很多。

　　可是自己煉化先天五行逆轉大陣不是因為自己有很高的陣法造詣，而是因為自己誤打誤撞之下獲得陣法的承認，煉化了五道本源之力。

　　想要掌控眼前的五行輪轉大陣，需要自己先掌控那五樣五行材料，但是現在敖丙根本看不到那五行材料的影子，更不用說煉化他們了。

　　不過，總要嘗試一下。

　　想到這裏，敖丙收斂心神，將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眼前的五行大陣上，眼中閃着淡淡的紫光，窺視着陣法的本質。

　　紫陽神眸經過敖丙的修鍊，已經獲得了巨大的進步，什麼可窺大道之行還沒有影子，不過窺破虛妄，看透本質卻是很有效果。

　　漸漸地，敖丙眼前的五行環旋轉之間地緩慢下來，他也逐漸地看到了圍繞自己旋轉的五樣材料，分別是一柄金色的小劍，一小截青色的不知名樹枝，一滴玄青色的液體，一團燃燒着的青色火焰，一小塊褐色的石頭。

　　那柄小劍使用域外魔金煉製的，那小截樹枝敖丙看不出跟腳，不過應該是什麼木行靈根的樹枝，那滴液體是天玄神水，那火焰是鳳凰族的青鳳本源焰，那石頭是息土，先天息壤的催生物。

　　都不是凡物，都是蘊含了大量五行之力的材料，隨便拿出來一樣，便是金仙都要眼紅的材料，不過敖丙卻是沒有注意這些。

　　他手指上忽然出現了一道紅藍纏繞的流體火焰，然後他手指一彈，那道火焰向著其中的域外魔金煉製的小劍射了過去。

　　火克金，敖丙手中的離火之力，可以克制域外魔金，只要打亂了五行循環的任何一環，哪怕僅僅只是讓陣法稍微一滯，他也能藉機找到陣法的破綻，進而將整個陣法破壞。

　　一切在敖丙的紫陽神眸下，都變得緩慢，那離火之力射向域外魔金，眼看就要撞在小劍之上，可是忽然那五行環加速了半拍，敖丙的離火之力落空了。

　　然後敖丙的離火之力，在五行輪轉之中被狠狠地撕碎，反而成了大陣的養料，小小地提升了陣法的威力。

　　敖丙並不甘心，他再次射出了一道離火之力，這次他算上了陣法加速的因素，可是誰曾想，這次陣法竟然稍微慢了半拍，然後敖丙的離火之力再次成為了陣法的養料。

　　敖丙不信邪地放出了第三道離火之力，第四道離火之力，第五道，第六……無一例外地所有的離火之力都是因為各種因素落空，成為了陣法的養料。

　　等到第十道離火之力后，敖丙終於無奈地放棄了，他終於清醒過來，若是自己無休止地進行下去，恐怕自己會大大增加陣法的力量，為破除陣法造成巨大的障礙。

　　敖丙眼中的紫光逐漸地消失，眼前的五行環再次清晰起來，敖丙的嘴角掛了一絲苦澀的笑容，他可真是把這陣法想得太簡單了。

　　如果陣法能夠就這樣簡簡單單破解，那陣法也就太不值錢了一些。

　　可是首戰失敗的敖丙，心中卻是有些失落，自己還有什麼別的辦法能夠嘗試嗎？自己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從陣法之中突圍出來呢，敖丙忽然心中沒底了。

　　不過他並沒有放棄，因為他知道自己沒有放棄的資本，自己的命運，自己的現狀都不允許他放棄，他必須奮起，必須抗爭。

# 第158章 破陣而出

　　話說，敖丙動用了自己的紫陽神眸，看透了五行輪轉大陣的本質，可是敖丙真的想要破解此陣的時候，卻是發現根本沒有這麼簡單。

　　這陣法似乎有着自己的靈智一般，總是能夠躲過自己的離火之力，反而吸收自己的力量，增強陣法，於是最終敖丙無奈地停止了嘗試。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做法是徒勞的，反而會大大增強陣法的威力，增添以後破解陣法的難度。

　　敖丙嘗試的過程之中，吸引了金鵬和九頭蟲的注意，他們都將希望寄托在了敖丙和血玉子的身上，他們認出了大陣的跟腳，同時也消磨了他們破陣的希望。

　　看到敖丙手中一道道的離火之力射出，他們的心也是一起跟着跳動，看到陣法的輕微波動，他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可是最終卻看到敖丙停止了試探，心中有些失望。

　　敖丙在原地枯坐七日，他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外面的陣法，可他就是想不到出去的辦法，難道真的要將希望寄托在血玉子身上？

　　敖丙苦笑着看了看血玉子，有些不放心，因為血玉子的方法實施起來可能性太小，幾乎沒有可能。忽然，敖丙看着血玉子一拍腦袋，自己真是傻透了。

　　這個陣法以五行為基礎，必然是孔宣的手筆，而自己是憑藉什麼對付孔宣的？是那套盔甲啊，不知道那副盔甲能不能破開此陣？

　　想到這裏，敖丙的眼中爆出二尺精光，他不理會正在療傷的血玉子，直接將他叫醒，然後從他那裡討來了那副盔甲。

　　敖丙船上盔甲，伸伸胳膊踢踢腿，嘴角一撇，自己這盔甲真是失敗，穿起來麻煩也就不說了，而且穿上之後很不舒服，自己的胳膊活動都受到盔甲的阻擋。

　　不過這些都不重要了，穿着盔甲，敖丙一步一步地向五行環走過去，敖丙的動作吸引了血玉子三個人的注意，他們也猜到了敖丙打的什麼主意。

　　他們在暗罵自己一聲蠢笨之後，卻是將目光都投在了敖丙的身上，也許破陣就是如此的簡單，這盔甲能夠破解孔宣的五色神光，說不定也能破解他留下的陣法。

　　一步步靠近陣法的邊緣，敖丙的心也提了起來，眼看着胸前的盔甲接觸到了五行環，敖丙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盔甲與五行環接近的地方，仔細地觀察着任何的變化。

　　盔甲在敖丙的注視之中撞上了五行環，不，確切地說是盔甲的前進讓五行環後退了三寸，若不是五行環的後退，那麼二者絕對已經撞上了。

　　這種情形，就好像兩塊同極對置的磁鐵，一塊前進，另一塊自然後退。

　　敖丙感覺到了盔甲上傳過來的阻力，絲毫不怵，他又往前邁進了一步，不過五行環再次往後縮，盔甲與五行環之間總是保持了一寸的距離。

　　此時敖丙甚至聽到了盔甲上傳來的令人牙酸的聲音，敖丙並沒有在意，若是真能出了陣法，毀壞這樣的一副盔甲又算得了什麼呢？

　　敖丙的下一步還沒有邁出去，他就發現自己身上的盔甲在發出了一聲不堪重負的呻吟之後，裂紋幾乎是一瞬間布滿了盔甲，然後盔甲崩碎落在了地上。

　　在敖丙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變形的五行環就好像是一根繃緊了的彈簧一般，立刻彈了回去，而敖丙就好像一顆炮彈，被狠狠地彈飛出去。

　　敖丙被直接彈飛到了對面的五行環上，然後又被反彈回來，這才重重地落在地上，敖丙掙扎着做起來，狠狠地咳嗽兩聲，吐出了一口混着血絲的唾沫。

　　血玉子立刻來到敖丙的跟前，為他檢查傷勢，敖丙沖他擺了擺手，表示自己沒有什麼問題，不過與血玉子對視一眼之後，他表示自己是想不到什麼好的辦法了。

　　於是接下來的時間，血玉子繼續修鍊恢復上市，敖丙繼續枯坐冥想破陣的方法，而金鵬和九頭蟲則是在原地踱步，心中干著急，卻什麼也做不了。

　　敖丙這次的枯坐一直持續了半年時間，通過這次枯坐，敖丙想了很多破陣的方法，但是都被他一一否定了，同時他也默默地將血玉子的方法否定了。

　　半年時間，妹喜來了五次，大約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來一次，這個頻率，想要按照血玉子的辦法破陣而出，基本是沒有什麼指望了。

　　最近敖丙一直在盤算着自己應該怎麼才能煉化陣法，他似乎隱隱覺得這才是自己應該考慮的方向，他不知道為什麼，可是他的直覺告訴他就該如此。

　　但是這一切根本不可能實施，因為他根本無法鎖定五樣五行材料，若是不能鎖定，還談什麼煉化陣法？敖丙用自己的法力都不能捕捉到材料。

　　而敖丙也嘗試過將自己的神識直接融入到五行環之中，可是還不等他反應過來，他的神識就被五行輪轉之力攪碎，失去了聯繫，更不用說接觸並且煉化五行材料了。

　　敖丙嘗試讓自己的神識力量也旋轉起來，若是自己的神識力量能夠與陣法的旋轉同步，那麼自己豈不就是可以接觸到材料了？

　　這段時間，敖丙一直在不斷地提升自己的神識力量，在敖丙的控制之下，他的神識力量飛快地旋轉，速度越來越快。

　　不過敖丙的提升並不是太明顯的，主要是因為神識力量消耗容易，恢復起來困難，敖丙讓自己的神識力量高速旋轉，只需要一刻鐘便能全部消耗完畢，可是恢復起來卻是要六個時辰。

　　也就是說敖丙即便是每天不眠不休，他每天最多也只能進行四次修鍊。

　　不過進步雖然微小，但終究是有的，而且積少成多，在第三年的時候，敖丙終於讓自己的神識力量追上了五行環的旋轉，他用神識力量看清楚了那五種材料。

　　同時，憑藉他給的那顆五轉金丹，血玉子的傷勢也終於恢復了，血玉子也開始着手破解陣法，不過他的破解就是漫無目的地攻擊陣法，讓敖丙更加堅定了憑藉自己的力量破解陣法的想法。

　　果然就像敖丙預料的那樣，妹喜果然發現了血玉子在破解陣法，於是她每隔十天變回來補充一次陣法，敖丙明顯察覺，血玉子的努力基本都打了水漂。

　　敖丙卻是已經開始着手煉化那些材料，他卻是挑選了那滴天玄神水，因為他對水屬性最熟悉，不過即便如此，敖丙煉化天玄神水依然是花去了他兩年的時間。

　　於是又一次妹喜加固陣法之後，在第二天敖丙站起來閑逛的時候，他就好像抽風了一般，沒有人注意到的情況下，竟然直接一隻腳跨出了五行環，看着與自己隔着五行環相望的血玉子三個人，敖丙終於鬆了一口氣。

　　自己，終於出來了……

# 第159章 尷尬金鵬

　　話說，敖丙嘗試了多種方法，終於用最笨的辦法，同時也是最穩妥有效的辦法破解了陣法，當他走出了陣法，五行大陣之內的三個人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敖丙，茫然不知所措。

　　因為根本沒有任何的徵兆，敖丙一腳就跨出了陣法，而在他們的印象中，敖丙基本上就是在那裡做了五年時間，根本沒有做出任何破陣的行動，再加上敖丙的修為最低，所有人都沒把他當做是破陣的關鍵。

　　反倒是在第三年血玉子恢復修為之後，他便開始大肆攻擊陣法，他們都感覺得到陣法的衰弱。

　　不過妹喜每十天一次的巡視，讓血玉子所有的努力都化為泡影，不過金鵬和九頭蟲依然是把血玉子當成是破陣的主力，因為他們實在是沒有什麼其他可以依賴的了。

　　而敖丙卻是也有意將血玉子推出來，讓他吸引所有人的注意，而他自己則是悶聲修鍊，煉化五行輪轉大陣。

　　正是由於血玉子的暴力破陣，才沒有引起妹喜的懷疑，若是他們沒有一點反應，反而是要讓妹喜起疑，有血玉子吸引妹喜關注，才為敖丙爭取了一個安靜的煉化環境，

　　當敖丙煉化了大陣，確切地說是他煉化了大陣的五分之一后，他運轉自己全身的水行法力，死死地壓制住火行法力，然後勾動五行環中的天玄神水，輕輕一步，他竟然真的從五行環中邁了出來。

　　敖丙看着與自己隔五行環相望的三個人，在考慮着要不要把他們弄出來，敖丙想着自己應該前往商族陣營謀劃一番了，時間不早了應該開始自己的布局了。

　　可是敖丙還沒怎麼思考，五行環之中的三個人，有兩個卻是緊走兩步，緊貼着五行環，眼巴巴地看着敖丙，就好像是一隻可憐兮兮的流浪狗。

　　敖丙不由得激靈靈打了個冷戰，兩個大男人也不害臊，緊接着更讓敖丙受不了的金鵬那貨竟然生生擠出了兩滴眼淚，慘兮兮地哭求道：

　　“陛下，龍王陛下，作為您的屬下，金鵬希望能夠追隨在您的左右，希望你能准許，從今以後我將是您的馬前卒，你讓我干什麼我就干什麼，我什麼都聽您的吩咐……”

　　敖丙無聲地翻了白眼，傻子才信你的話，別以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麼心思，你出來的之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着去找妹喜吧？

　　在你的心中，恐怕我的吩咐抵得上妹喜的一根頭髮嗎？

　　不過敖丙眼珠一轉，確實真的打算將金鵬放出來，商族的陣營那邊有赤精1子，那傢伙指不定召集了多少人手，自己也需要幾個不錯的幫手，眼前就有兩個現成的金仙中期，不用白不用。

　　甚至敖丙已經想好了對付金鵬的說辭，只要自己能夠說服金鵬，那麼，附帶着九頭蟲也就順理成章為自己辦事，有兩位金仙中期，再加上血玉子這位金仙巔峰的存在，敖丙覺得自己此次的商族之行必然能夠圓滿。

　　敖丙嘴角又掛上了那熟悉的弧度，他笑呵呵地說道，“金鵬道友既然這樣說，那本王也就不客氣了，從今以後金鵬道友就是我龍王府麾下了……”

　　金鵬小雞啄米般地點頭不斷，諂笑着說道，“是極是極，從以後我就是陛下的屬下，不過陛下是不是先把屬下從這該死的陣法之中救出來……”

　　敖丙笑眯眯地點了點頭，他伸腳一邁，又從五行環外邁了進來，這一幕落在環內三人的眼中，卻是差點把他們眼珠子瞪掉了。

　　金鵬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印象中‘陰險狡詐’的未來主上，這次竟然會如此的好說話，竟然這麼輕易地就答應了把自己從陣法之中解救出來。

　　而血玉子對敖丙的計劃有些了解，知道自家陛下的目標是商族，也就是說金鵬若是放出去，弄走了妹喜，對於王朝的更換會產生負影響。

　　若是敖丙將血玉子自己放出去，血玉子可以理解，那是陛下需要幫手，而是把金鵬也放出去，這位鳳凰之子桀驁不馴，恐怕會壞事。

　　不等血玉子想明白，敖丙卻是輕喝一聲，“你們三個都到我的身邊來，我這就帶你們出陣……”

　　血玉子金鵬九頭蟲三個人立刻圍到了敖丙的身邊，敖丙身上爆發出一股強大的水行法力，將他們都包裹起來。

　　然後敖丙吩咐他們收斂自己的法力，他勾動五行環中的天玄神水，在敖丙的牽帶之下，四個人一起向前邁了一大步。

　　光芒一閃，敖丙一看眼前的情形，知道自己出來，但是還不等他回頭，就聽到身後一個氣急敗壞的略微帶着一點哭音的叫喊聲，

　　“怎麼你們都出去了就我出不去？這是為什麼？我真是好命苦啊！龍王陛下你快點想想辦法啊，我可不想一個人待在這個地方……”

　　敖丙臉色頓時黢黑，不用回頭也知道叫喊的是金鵬那貨，他回過頭去，卻是發現血玉子和九頭蟲就在自己身後半步之遙，而金鵬卻是依然在五行環之內，此時的金鵬臉上要多精彩有多精彩。

　　敖丙也是一臉便秘的表情，這貨怎麼回事？怎麼別人都出來了，就他出不來，難道是人品問題？敖丙搖了搖頭將這個荒唐的想法甩出去，又一跨步走進了五行環。

　　金鵬幾乎是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拽着敖丙的袖子就不鬆開，哭哭啼啼讓敖丙把自己帶出去，敖丙沒有多言，只是將身上的水行法力厚厚地將金鵬包裹起來，然後一跨步，結果——

　　敖丙出來了，金鵬依然與他們隔五行環相望……

　　敖丙皺着眉頭說道，“金鵬你也看到了，不是我不想把你放出來，而是不知道出了什麼問題，你就是出不來，我也沒有什麼辦法了……”

　　金鵬哭喪着臉，遲愣了一會兒之後，金鵬忽然收斂臉上的表情，他嚴肅地對敖丙說道，

　　“陛下我答應您的事情一定做到，甚至還可以再加一千年時間，不過我希望您能幫我勸走妹喜，只要您能讓妹喜離開夏王，我出陣之後，立刻前往渭河龍王府履行我的承諾……”

　　敖丙目光灼灼地看着金鵬的眼睛，他知道這傢伙並沒有撒謊，這次他是真心的，他不由得感嘆一句，愛情使人盲目啊！

　　不過勸走了妹喜，對於自己的計劃不利，自己卻是不能這樣做。倒是也可以弄個野妖怪來代替妹喜的位置，但是太浪費時間。

　　首先自己必須先把妹喜弄走，但是要知道妹喜也是金仙後期的實力，想要不損傷她的前提下將她擒拿，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血玉子的實力可以打敗妹喜，動用一些手段甚至有可能擊殺妹喜，而活捉的難度卻是要比擊殺的難度更甚，不說成功率的問題，這花費的時間就短不了。

　　而且一時之間，敖丙也不知道上哪裡去找一個合適的野妖怪來代替妹喜的位置，不是找不到，而是要浪費時間。

　　敖丙現在缺的就是時間，也不知道商部族到了什麼情況，湯又發展到了什麼地步，敖丙哪裡有時間浪費在這西亂七八糟的事情上面。

　　敖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臉色深重地對金鵬說道，“金鵬，我覺得淡淡僅僅只是讓妹喜離開夏王是不足夠的，應該讓她對夏王徹底死心，我覺得應該這樣……”

　　敖丙對着金鵬一陣話說亂侃，不過卻是將金鵬唬得一愣一愣的，便是敖丙身後旁聽的九頭蟲都是不住地點頭表示同意。

　　在這個過程之中，一邊的血玉子卻是眼觀口，口觀鼻，鼻觀心，他覺得自己知道陛下的計劃，其實金鵬出不來是有道理的。

　　雖然金鵬也是一個一根筋的傢伙，而且陛下編的這個理由也很有道理，但是保不齊金鵬什麼時候發瘋就給壞了計劃。

　　再加上一個寸步不離金鵬的九頭蟲，可以想象兩個金仙中期造成的阻礙會有多大，如果金鵬出不了陣法就好辦得多，九頭蟲這個半大孩子哄哄也就行了，沒有金鵬攛掇，他的威脅根本可以忽略不計。

　　綜合來說，血玉子得出一個結論，自己家陛下是故意不讓金鵬出來的。

　　不過書中代言，這次血玉子可真是冤枉敖丙了，他是真沒想這麼多，他卻是真的想將金鵬弄出來，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就是弄不出來，敖丙也是無可奈何。

　　血玉子修鍊的血族神通，血也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水行法力，因此敖丙能夠將他帶出來。九頭蟲更不用說了，他直接就是水行法力，被敖丙帶出來也是順理成章。

　　關鍵是金鵬，他的法力不屬五行，他的法力乃是陰陽法力，鳳凰是公平的，孔宣有五行之力，金鵬有陰陽之力，無所謂高低，就看他們個人領悟與發揮。

　　敖丙的水行法力根本壓不住金鵬體內的陰陽法力氣息，因此他出不得陣法也就可以理解。

# 第160章 夏台囚湯

　　話說，敖丙將血玉子九頭蟲從陣法之中弄了出來，但對於金鵬他卻是真的無能為力，金鵬為了妹喜自願將做敖丙下屬的期限增長到了兩千年。

　　敖丙自是不可能為了妹喜放棄心中早就擬定的計劃，於是他開始嘀嘀咕咕地勸誡金鵬，讓他放棄了強搶妹喜的計劃。

　　在敖丙嘀嘀咕咕地說了小半個時辰之後，金鵬終於重重地點了點頭，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也帶了一絲尊敬，因為敖丙讓他心服口服。

　　“小九，剛剛陛下說的話你都聽到了，為了救出你姐姐，你一定要好好聽陛下的話，陛下讓你干什麼你就干什麼，我不在你身邊，陛下的話就是我的話，知道了嗎？”金鵬看着九頭蟲嚴厲地訓斥道。

　　“金鵬哥哥，你就放心吧，陛下說的很有道理，我一定會聽他的吩咐，直到把姐姐救出來。”九頭蟲拍着胸脯保證着說道。

　　金鵬肅穆地看着敖丙和九頭蟲，他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禮，“龍王陛下，妹喜的事情就拜託您了，而且小九也希望您能照顧一下～”

　　敖丙點了點頭，“放心，我一定會的，要是沒有別的事，我們就先走了，如果我們被妹喜撞上，也是一件麻煩的事情……”

　　告別了金鵬，敖丙帶着血玉子和九頭蟲，直接出了王宮。現在敖丙最主要的就是知道商族的情況，然後再決定下一步的計劃。

　　剛剛走出皇宮，敖丙就感覺到了安邑城巨大的變化，僅僅是只是五年不見，安邑城卻是越發的繁榮了，不過敖丙眼中的繁榮卻是透着一種病入膏肓回光返照的味道。

　　尤其是敖丙運起紫陽神眸，更是看到整個安邑城的上方都被一股黑氣籠罩，而在王宮方向的上空，他卻是看到了有一頭青色神龍，不過這頭神龍有些萎靡，身上纏繞着一條條的黑色鎖鏈。

　　敖丙暗自搖了搖頭，他已經看到了夏朝的結局，看來歷史果然是對的，夏朝終究是要被商朝滅掉的。不過這些都不關敖丙的事情。

　　就在敖丙要收回自己的紫陽神眸時，他卻是忽然發現了在距離王宮不遠的地方有一團不小的金色光華，正散發著勃勃的生機。

　　凝神細望，敖丙竟然在那金色光華之中看到了偶爾展現出的一鱗半爪，這裏面竟然孕育了一條金龍，難道夏朝還有救？自己知道的歷史是不對的？

　　可是隨即敖丙就打消了個念頭，如果真是夏朝尚有生機，那麼這新生的氣運絕對不會是金龍。

　　所謂虞土，夏木，商金，周火。木克土，虞後有夏，金克木，故殷商滅夏，火克木，所以西岐滅商。因此這條金龍應該是與商族有關。

　　若是真的有夏朝後裔中興夏朝，那麼這股氣息應該是青龍，或者是火龍，因為木生火，憑藉夏朝固有根基形成的新王朝，應該秉承木德或者火德。

　　而且敖丙在收回紫陽神眸的功夫，忽然發現金龍吐出了一團金色劍氣，直刺青龍而去，青龍身上有鎖鏈束縛，根本無法反擊，又無法躲閃，只能默默地承受金龍的攻擊。

　　青龍是越發的虛弱，而金龍卻是更加神氣了一些。

　　敖丙忽然想到了歷史上一個著名的事件，夏台囚湯。

　　歷史上，履癸寵信妹喜，重用奸佞，殘害忠良，讓百姓失心，這個時候其他的部族趁勢強盛起來，其中尤其以商部族為甚。

　　履癸為了打壓商部族，將商族族長子乙招來安邑，將他囚禁於夏台，後來子乙用計逃出夏台，並且聯合眾族，打敗了履癸，並且將他流放，子乙也被眾族推舉為天下共主。

　　敖丙看到這頭小金龍，不由得想到，難道已經發生了夏台囚湯事件，而那團金色光華之下難道就是商族子乙？

　　這點事情根本不需要敖丙親自詢問，他將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了沿街交談的行人身上，雖然都是一些家長里短的閑話，但是也讓敖丙了解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確實如敖丙猜測的那般，子乙確實被囚禁在了夏台，而且已經有兩年時間了，敖丙心中大喜，真是天助我也，自己這個時機選得剛剛好。

　　如果自己能夠幫助子乙逃出夏台，那麼自己必然是可以正式地走進商族的陣營，然後順理成章地在商朝留下自己的後手，等到商紂之時能夠啟動的後手。

　　不過自己先要去見見子乙，而且自己還不能以現在的身份去見他，畢竟子乙見過自己的真身，當時自己那麼高冷，現在眼巴巴地來投靠子乙，敖丙是在拉不下這個臉來。

　　而且敖丙此時多少在洪荒稍微也算有點名氣，還是不要被人認出來才好，而且事關封神之劫的後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總之是悶聲發大財才是最棒的。

　　“你們兩個先去找個地方住下來，我去探望某個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話，我們明天應該就可以離開了。”敖丙對着身後的血玉子和九頭蟲說道。

　　血玉子和九頭蟲沒有任何異議，他們隨便找了個客棧住了進去，默默地等待着敖丙。

　　敖丙卻是慢悠悠地向著剛才那個金龍出現的下方趕過去，在路過一個拐角的時候，敖丙在沒有人注意的情況下，身上的衣服變成了一身道袍。

　　唇上頜下長出了稀疏的鬍鬚，手中也出現了一柄浮塵，竟然還真有一點仙風道骨的味道。

　　來到那個所謂的夏台邊緣，敖丙不由得停住了腳步，心中卻是在破口大罵，去特么的夏台，這是個台嗎，這簡直可以稱為是一座塔。

　　這是一座高達百米的高塔，塔頂是平的，上面有一個鐵籠子，籠子中有一個年輕人盤膝而坐，雖然身處囹圄，但是那年輕人卻是絲毫也看不到着急的樣子，絲毫不為外界所動。

　　敖丙一眼就認出了那年輕人就是幾年前自己見過的商族子乙，不過此時的子乙與當年的他簡直判若兩人。

　　敖丙只能依稀從眼前這年輕人的身上，看到當年那個青澀的身影，此時的年輕人身上多了一種洗盡鉛華的深沉與厚重。

　　這不知道這五年他經歷了什麼，竟然會有這麼大的變化。

# 第161章 成湯崛起

　　話說，敖丙來到了所謂的夏台，一眼就看到了塔頂被困在鐵籠子中的子乙，子乙的變化讓敖丙心驚，五年不見，此時的子乙卻是已經初步有了王者的氣象。

　　敖丙的耳邊忽然傳來一陣微弱的呻吟聲，稍一定神，敖丙就察覺到了呻吟聲來自於夏台內部，確切地說，是這個類似於塔形的百米高物。

　　敖丙眼睛一眯，彷彿看透了外面的牆壁，他看到了裏面的情形：這個百米高塔分成了十八層，最下面一層有一群人在地上張着嘴哀嚎，嘴中一團血肉模糊，細看卻是已經沒了舌頭。

　　往上一層卻是有一群人，他們的十根手指全部被砍下，只剩下兩隻血肉模糊的肉掌；第三層有一根從低連到頂的鐵柱，鐵柱上有一柄柄的利刃，利刃上挑着一個一個的人，第四層卻是一面燒得通紅的銅鏡……

　　依次往上看過去，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景象，不過在看到第三層的時候，敖丙就有了猜測，這個格局竟然是按照十八地獄來的。

　　第一層拔舌地獄，第二層剪刀地獄，第三層鐵樹地獄，第四層……，再往上看過去，果然一層層的酷刑驗證了敖丙的猜測。

　　每次一層都傳來人的痛苦的哀嚎，整個夏台都被人的哀嚎聲籠罩，相對於這十八層的人來說，被囚禁在塔頂的子乙卻無疑是幸福得多。

　　子乙被眾人的哀嚎籠罩着，他卻是臉上神情絲毫不變，他就盤坐在籠子中，雙目似朗星，俯視着整個安邑城。

　　敖丙化為一道清風，幻化出了一道虛影出現在子乙的身前，子乙對於自己面前出現的虛影，沒有絲毫的驚訝，甚至敖丙都沒有感覺到他絲毫的內心波動。

　　子乙的臉上浮現出一抹笑容，就好像山間的一股清泉，讓人心神舒暢，他沒有說話，就這樣微笑着看着敖丙所化的虛影。

　　敖丙卻是有些驚訝於子乙的表現，竟然是如此的波瀾不驚，如此的不為所動，於是他只好輕聲地咳嗽一聲，“面前的的可是商族子乙？”

　　子乙微笑着輕輕地點了點頭，他輕笑着向某個方向瞟了一眼，敖丙順着他的目光看過去，卻是讓他眼神一縮，因為那個方向有一個人影。

　　那是一個灰撲撲的人影，一開始敖丙還以為是一個雕塑，因為沒有絲毫的氣息，甚至都感覺不到他身上生命的氣息，這樣的人影一共有六個，分別佔據了夏台的六個角。

　　可是此時近距離地觀看，敖丙卻是很確定那絕對不是一個雕塑，而是一個活人，他們不是沒有生命氣息，而是生命氣息極度內斂，就好像是陷入沉睡了一般。

　　敖丙相信，若是自己真的救走子乙，那麼這六個人影絕對會在第一時間醒過來，給自己最強一擊，敖丙臉上難得一紅，自己竟然還受了子乙的一恩。

　　主要是敖丙一直斗沒有將夏王宮放在眼中，認為這不過是是世俗的王朝。現在想來自己卻是有些自大了，這畢竟是神魔的世界，因此勢必有喜好富貴的修道者接受王朝的供奉。

　　雖然他們的實力不一定很高，但他們卻是必然是有一技之長，遠遠超過凡人的手段，敖丙經過子乙的提醒，這個時候終於看透了那六個人。

　　那六個人竟然都是太乙初期的修為，這樣的實力在敖丙的眼中算不得什麼，不過若是敖丙在沒有防備的情況下，遭遇六人的聯手一擊，敖丙不死也要脫層皮。

　　不過既然知道了他們的底細，這就好辦的多，敖丙畢竟是太乙巔峰，距離金仙也只是臨門一腳的人，他伸手一揮，一道無形的屏障籠罩了子乙和敖丙。

　　“貧道清風道人，多謝商族長提醒，否則貧道可就要出大丑了，還不知商族長為何被困此地？”敖丙的身形凝實，真身出現在子乙的面前，拱了拱手說道。

　　子乙眨了眨眼睛，他的心頭似乎也鬆了一口氣，不過臉上卻是依然溫婉和煦，他站起身來還了一禮，輕輕地說道，“這位仙長有禮了，這件事情說起來話就長了。”

　　“五年前，夏王要求各族進獻珍寶美女，我商族的珍寶美女被東夷人搶了去，在費了一些周折后，我族搶回了珍寶，並且獻給夏王之後，但是隨後第二年夏王依然要相同的珍寶美女……”

　　“我族雖然富饒，但是連續兩年的大肆進獻卻是有些受吃不消，不過身為夏王附屬，我族在東拼西湊之後再送上了同樣的珍寶美女……”

　　“第三年，夏王要求同樣的進獻，我商族實在是拿不出來，於是我身為商族的族長就親自來安邑城，向夏王請罪，夏王便將我囚禁與此，這已經有兩度春秋了……”

　　敖丙皺了皺眉，事情就是如此簡單？恐怕不僅如此吧？不過敖丙總不好責問子乙，他疑惑地開口問道，“那其他的部族是如何應對的？難不成他們的族長也都被囚禁起來了？”

　　子乙先是一愣，沒有想到敖丙竟然問出了這麼一個問題，他想了一會兒苦笑着說道，“我知道的也不是太多，不過他們好像每年的進獻都下降很多，因此他們雖然凄苦，但是都承擔得起，只有我商族……”

　　子乙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唉，不知道我商族是不是什麼地方得罪了夏王，他這是……唉……”

　　敖丙撇了撇嘴，子乙的話可能都是真的，但是他不相信商族拿不出那些進獻。商族，向來以經商而聞名，他們一族的富饒是難以想象的，甚至夏朝都不一定有商族富阜。

　　由此看來這個子乙啊，說的話也是不能全信，不過這也是一個成功的領導者應該做的不是嗎？但是有一點讓敖丙疑惑不解。

　　誠然，拒絕為夏朝進獻，確實為商族省下了不少的珍寶財富，可是換來的卻是自己被囚，甚至子乙還隨時會有生命危險，這樣的代價真的划算嗎？

　　向來以商人手段文明的商族，他們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那真是苦了商族長了，如今夏王朝殘暴不仁，已到末路，不知商族長有何想法？”敖丙試探性地問道。

　　自己嘴角勾着一絲苦澀的笑容，“仙長真是玩笑了，子乙尚且被困於夏台不能自己，還談什麼想法？唉，真是不敢想啊，不過就是苦了天下的百姓啊……”

　　看到子乙悲天憫人的樣子，敖丙嘴角抽了抽，這位商族長真的一代賢王啊，不過他亂轉的眼神显示他的心理活動並不簡單。

　　敖丙豪氣地說道，“商族長不要擔憂，貧道素聞商族長宅心仁厚，實為當代明君，必將與堯舜同列也，今日一見果然不同凡響，貧道必保商王平安，不若我等先出了這夏台？”

　　子乙擺着手說道，“仙長真是折煞子乙了，子乙何德何能敢與堯舜相比，至於離開夏台，這可如何使得，這畢竟是夏王將我囚禁於此，我若離去豈不亂了君臣之道？”

　　敖丙無聲地翻了個白眼，典型的當婊子還要立牌坊，不過敖丙卻是不會傻乎乎地順着他的話說，而是循着他的‘本意’，開口勸道，

　　“商王此言差矣，所謂君命天授，夏王的權利來自於上天，其為上天統御萬民，可是如今夏王倒行逆施，忤逆天意，實為不赦，商王秉承於天，當順天意，誅暴王，還天下一個太平，故為了天下萬民，還請商王不要推辭，當稟明上天，興兵伐暴夏……”

　　說到此處，敖丙還向著敖丙深深一禮，態度極其誠懇，可是心中卻是有些膩味，這樣的把戲在電視中看過不少，沒想到自己今天竟然也有幸參与其中。

　　子乙被敖丙說得臉色通紅，他擺着手說道，“可是，畢竟君臣父子，我不可壞了禮樂……”

　　敖丙打斷他的話，“夏王無德無能，當禪位於商王，商王何必推辭，您當順應天意，不可忤逆了天意，君臣父子尚不如天意重要，還請商王早作決斷……”

　　子乙這個時候卻是臉上為難地說道，“既然如此，本王就依了仙長的話，不過本王只是誅暴王，等到天下平定，本王一定將王位卸下，請有德行的人，擔此王位……”

　　敖丙衝著子乙深深一禮，“東海散修清風道人，拜見商王，貧道願意追隨商王左右，為天下萬民的太平略盡自己的綿薄之力……”

　　子乙臉上的笑容幾乎掩飾不住，他笑着說道，“仙長大德，今我封仙長為我商族的國師，希望仙長能夠助本王成就大業……”

　　敖丙再度一禮，高呼道，“臣，大商國師清風道人拜見商王，商王萬歲萬歲萬萬歲……”

　　敖丙在心中小小地鄙視了子乙一番，這貨估計早就知道自己的使命，知道自己將要取到夏王。不過這個勸誡的人為什麼會是自己？是自己搶先了一步？

　　不過敖丙卻是要向一個兄弟道歉，那就是號稱是封神殺手的申公豹道長。

　　他那一聲‘道友請留步’不知道坑害了多少仙家的性命，自己搶了他的國師頭銜，只能先說一聲對不起了。

# 第162章 大商國師

　　話說，敖丙在夏台與子乙好一番暢談，在暢談中，子乙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敖丙的提議，那就是稱王興兵，討伐夏朝。

　　同時敖丙初步達成了自己的目的，因為子乙一高興便封了他一個大商國師的頭銜，要知道這頭銜在商紂時期，可是由封神主角之一的申公豹擔任。

　　搶了申公豹的職位，敖丙沒有絲毫的不好意思，死道友不死貧道，只要對自己有利的，那裡要管別人的死活。

　　不過最讓敖丙意外的是，這個規勸子乙稱王的人竟然是自己，這就讓他有些想不明白了，要知道這可是大功一件，對於天道也是大大有利，說不定還能獲得一些功德。

　　可是已經被闡教盯上的子乙，為什麼會是被自己勸上王位的？

　　敖丙試探地說道，“商王，部族的人怎麼放心讓您一個人來這種地方受苦，您乃萬金之軀，萬一要有什麼閃失，豈不是天下萬民的損失？”

　　子乙輕咳一聲，“國師有所不知，子乙的師尊曾經為子乙算過此次的安邑之行，雖有小劫，卻能逢凶化吉，於是子乙才會才到安邑城……”

　　敖丙這才明白，原來都是赤精1子的功勞，恐怕這是他早就設計好的，夏台囚湯，然後他出手將子乙救出來，勸誡他起兵討伐，赤精1子就能平白落了不少功德。

　　可是誰成想，這讓自己摘了桃子，自己豈不是尚未見到這位大商帝師，就已經得罪了他？敖丙眉頭一皺，卻是在考慮着怎麼消除與赤精1子的誤會。

　　現在這種時候得罪赤精1子絕對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他是子乙的老師，而自己不過是一介外人，雖然有從龍之功，但是比上師徒恩情，還是遠遠不如。

　　同時敖丙也知道了子乙為什麼如此輕易地相信了自己，這傢伙估計在來之前就知道自己會被囚禁，也知道一定會有人來救自己，估計他一進夏台，就是心中有數，知道自己一定能出去。

　　他十有八1九是把自己當成救他的人了吧？

　　敖丙的臉上露出一種恍然大悟的表情，驚呼道，“竟是如此？不知道商王的老師是哪位道友？”

　　子乙的臉上閃過一絲得意，他滿面紅光地說道，“老師正是元始天尊坐下嫡系弟子赤精1子道長，不知道國師可認識老師？”

　　敖丙的臉上驚訝更甚，“商王玩笑了，貧道不過東海散修，哪裡有緣結識聖人門徒，不過赤精1子道長的大名，貧道卻是耳聞已久……”

　　“好，等回到部族，我介紹國師與老師認識，你們一定會成為好友的……”子乙歡快地說道。

　　敖丙重重地點了點頭，表示應允和感激。不過心中卻是翻了個白眼，成為好友？到時候他不拿着劍來砍我就算是燒高香了。

　　然後敖丙兜裹着子乙，一起離開了夏台，然後敖丙馬不停蹄地聯繫上了血玉子和九頭蟲人，讓他們與自己在安邑城外會和。

　　然後敖丙三個人便帶着子乙，一起向著商族的領地而去，在子乙的指揮中，他們在一個叫做毫邑地方停了下來，這就是商部族的大本營了。

　　敖丙他們落在了毫邑城外，然後在子乙的帶領之下，他們一起向著城門而去，在城門口的衛兵卻是立刻就發現了與眾不同的子乙四人。

　　並且仔細辨認之後，衛兵頭目喊出了族長的名字，而後眾人都跪下來迎接子乙的回歸，有人將子乙回歸的消息傳入城中，城中的人也都出來迎接子乙。

　　看得出來，子乙很得商族人的愛戴，不過五年前他還不是族長，他又被囚禁來了兩年，三年時間他的進步可真是不小。不過想到有赤精1子站在他的身後，他做出什麼樣的成就都不是沒有可能的。

　　很快城中有人出來接應，為首正是當年敖丙見過一面的伊尹，不過此時也是模樣大變，已經完全褪去了當年生澀的模樣，一方大員的氣質展露無疑。

　　敖丙默默地關注着這一切，他沒有發現赤精1子的存在，心中有些驚訝，身邊的血玉子卻是忽然傳音說道，

　　“陛下，有人在窺視我們，實力很高應該在金仙後期或者巔峰，我無法判斷他的位置……”

　　敖丙不著痕迹地點了點頭，表示自己知道，看來身為帝師的赤精1子是拉不下臉來迎接自己的弟子，不過又奇怪為什麼子乙會提前出現，所以偷偷地查看情況了。

　　敖丙老老實實地站在子乙的身後，做好一個臣子應該做的事情，子乙沒有與他的臣子們寒暄太久，他直接進城，向著某個方向而去。

　　路上子乙將他身邊的人都介紹給了敖丙，並且也將敖丙國師的身份告訴了他的臣子們，敖丙與子乙的臣子見禮，不過沒有太放在心上。

　　自己就是在這打一槍，可是沒想着涉足很深，子乙的臣子們也不是他結交的對象。

　　而路上敖丙也知道了子乙的目的地，賢雅居，子乙的老師住的地方。

　　敖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該來的終究還是要來的，自己終究還是要面對赤精1子，只是沒想到竟然這麼倉促。

　　不過子乙剛剛回到毫邑城，便馬不停蹄地直接去拜見自己的老師，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刻意地要表達自己的尊師重道。

　　敖丙認為這個成分居多，等到了賢雅居，子乙身邊的臣子們已經所剩不多，都是被伊尹打發走了只剩下了最主要的一部分臣子。

　　其中內政方面以伊尹為首，而軍隊方面以子乙的一個本族堂叔子武為首，他們兩個人的身後都跟着三五個人，顯然就是他們的得力助手。

　　敖丙沒有得到什麼人的暗示，也不知道自己應該去哪裡，於是他只好硬着頭皮跟在子乙的身後。

　　賢雅居在一片竹林之中，它就是一座小竹樓，在竹林外就聽到裏面傳來的悠揚的琴聲，敖丙撇了撇嘴，這位聖人弟子倒是會裝樣子，敖丙敢打賭，剛才血玉子感應到的偷窺者就是這位帝師大人。

　　現在又在這裏彈琴裝清高，真是他們的通病啊。

　　子乙留下他們獨自進了竹林，大約半刻鐘之後，一個小道童從竹林中走出，躬身一禮，清脆地說道，“哪位是國師大人，我家老爺有請～”

　　敖丙深吸了一口氣，該來的總是要來的，他前走兩步，打了個稽首，“貧道就是，還請仙童頭前帶路～”

# 第163章 鬥法赤精

# 第163章鬥法赤精1子

　　話說，敖丙隨着子乙到了商族領地，子乙立刻便去拜見自己的老師赤精1子，敖丙在沒有得到子乙的特別授意，因此只能無奈地跟在他的身邊。

　　也許在子乙看來，老師和國師都是修道之人，他們應該有很多的共同語言，他們的會面一定會是很愉快的事情，因此他才極力促成敖丙與赤精1子的會面吧？

　　不過他卻是沒有明白一個道理——同性相斥。

　　即便是沒有敖丙強奪赤精1子機緣的事情發生，他們大概也不會惺惺相惜，倒不至於成為仇敵，但是形同陌路便是最好的關係模式了。

　　敖丙的心中有些忐忑，他隨着小童走進竹林，一步步地靠近竹樓，他的心卻是漸漸地安靜下來，也沒有什麼好怕的。

　　自己將來要面對的可是聖人，如今一個聖人弟子有什麼好怕的，況且外面還有兩個金仙期策應自己，自己不怕他赤精1子。

　　打消了顧慮，敖丙卻是昂首闊步，心神放鬆，跟在了小童的身後，四處打量着周圍的情形。

　　很快他們就走進了竹樓，敖丙一眼就看到了竹樓正中央端坐的一个中年人，此人儀錶堂堂，三縷髯須自然飄灑前心，身上穿着一身紫色道袍。

　　子乙在他的身邊端坐，兩個說書笑笑，似乎在談論什麼有趣的事情。

　　看來這個紫色道袍的中年人便是赤精1子了，他身上的紫色道袍應該就是他成名的紫綬仙衣了，敖丙不敢怠慢，急走兩步，躬身一禮，

　　“東海散修清風道人，見過赤精1子仙友……”

　　赤精1子臉上一片淡然，對於敖丙的見禮，他輕輕地回了一句，“清風道友客氣了，貧道赤精1子回禮，我等都是為商王做事，以後便是一家人了……”

　　敖丙撇了撇嘴，老子佔了你的便宜，你一句話不說就是一家人了，信你才怪了，老子可不相信你有這麼大方，不過敖丙當然不會將自己的心思表現在臉上，而是表示出了足夠的尊敬，歡喜地應了一聲是。

　　赤精1子瞟了一眼子乙，他實在不想給這位弟子留下一個排除異己的印象，但是有些事情他卻還是要搞清楚。

　　“清風道友，不知道你為何會出現在安邑城，還恰巧救了身在夏台的商王，竟然還勸說商王稱王，實乃是大功一件也……”

　　敖丙心中一聲冷笑，終於忍不住了么？他甚至在赤精1子的話語之中聽到了一絲問責，敖丙整理了一下思路，慎重地說道，

　　“貧道困於太乙之境多年矣，一直不得其法。前日貧道心血來潮，破關而出直奔洪荒大陸尋求機緣，卻是於混混沌沌間來到了安邑城。貧道粗通望氣之術，卻是見安邑城氣象衰落，顯然是城破之日不久矣……”

　　“感嘆時事變換，貧道就多看了兩眼，卻是郝然發現在破敗之中有一點生機，於是貧道稍微探聽消息，然後便尋那一點生機，於是便尋到了商王……”

　　敖丙說很是玄乎，赤精1子聽了不是很滿意，敖丙的話倒是可以自圓其說，他的實力也確實是太乙巔峰。不過赤精1子卻是不信有如此巧合之事，他籠在袖子中的手指卻是開始掐算起來。

　　但是讓赤精1子心中驚訝的是，他竟然算不出眼前這個僅僅太乙巔峰的清風道人的跟腳，他身上就好似籠罩了一團迷霧，自己根本看不透徹。

　　這有可能是因為他身上有什麼法寶，可以遮掩天機，不過這樣的法寶可絕對不尋常，出現的概率極低極低，，甚至聖人都可能沒有這樣的法寶，那麼還有另外一種可能，便是有人為他遮掩天機。

　　能夠遮掩天機的是勢必不是小人物，至少赤精1子很有自知之明，他是做不到為人遮掩天機的，因此這個清風道人的身後一定站着一個老傢伙，而且極有可能是一位聖人。

　　想到此處，赤精1子頓時有些緊張，這道人的身後站着一位聖人？

　　他本以為這次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情，但是沒想到竟然會有人橫插一杠子。

　　赤精1子看着敖丙，心中卻是息了繼續追究的心思，還是不要把關係鬧得太僵，先搞清楚他身後的人究竟是誰，然後交由老師決斷才是正途。

　　敖丙感覺到赤精1子對自己的仇視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忌憚還有戒備，敖丙不明所以，自己還有讓他忌憚的地方？

　　不過他的心中卻是稍送了一口氣，這件事情看來是對付過去了，以後還是不要太出風頭，免得再引起赤精1子的注意。

　　其實敖丙不知道，他已經引起了赤精1子的注意，接下來赤精1子的注意力恐怕有一半以上都會集中在敖丙的身上。

　　敖丙和赤精1子的話都落在了一邊的子乙耳中，他此時卻是真的心花怒放，看來自己真的是真命天子，不僅僅是老師如此說，國師也如此說，商族終究要取夏而代之么？這樣的壯舉由自己來完成，真是令人興奮啊。

　　接下來便是一些不痛不癢的話，赤精1子倒是在不斷地試探敖丙的底細，想要知道他的身後究竟是誰。可是敖丙回答的死滴水不漏，翻過來覆過去就是那麼幾句話。

　　一個是因為敖丙的心中警惕着這位聖人弟子，另一方面卻是因為敖丙的身後真的沒人。

　　赤精1子看不透敖丙，一方面是因為通天教主青皮葫蘆的原因，再一個就是赤精1子猜測的第一個原因，那樣的法寶雖然極少，但終究是有，而且敖丙身上正好有一件。

　　正是十大先天至寶之一的弒神槍，弒神槍號稱是殺伐第一，它的攻擊基本與誅仙四劍齊平，卻是也有與誅仙劍同樣的缺陷，單攻擊方面極為突出，卻是虛弱了其他的方面的能力。

　　但是再怎麼削弱，它也是十大先天至寶，自身能夠遮掩天機，若是不能遮掩天機，它的所在豈不是早就被聖人算出，落入他們的手中？

　　這一場見面，子乙卻是滿心歡喜，以為自己的兩大臂助團結友愛，共同輔佐自己，實則敖丙兩人的心中都是另有想法，不過他們同樣地都沒太把子乙放在心上。

　　這次的會面可謂是各懷鬼胎，不過他們都很克制自己，因此表面上還是很和睦的。

　　第二天，子乙便迫不及待地召集敖丙和伊尹以及眾多的臣子，商量着起兵的一切事宜，這次的商議赤精1子沒有到場，而敖丙後來才了解到赤精1子是一貫不到場的，他負責的是為子乙解除迷惑，有點高級顧問的意思。

　　整場商議敖丙一句話都沒有說，雖然他對這些東西很懂行，但是他卻是必須要裝出一副不懂的樣子來，自己是大商國師，不是丞相，自己的職責是什麼神兒啊鬼兒啊的，這些政務上或者軍事上的事情還是不要麻煩自己了。

　　商議之後，子乙派遣眾多使臣出使各大部族，如今夏王朝式微，正是揭竿而起的大好時機，不過聯繫各大部族一起共事，才是上上之策。

　　敖丙對子乙說了自己的想法，他對這些政務和軍事上的事情一竅不通，他只負責一些神鬼/交流的事情，子乙很爽快地答應了敖丙。

　　敖丙對子乙冷眼旁觀，與赤精1子一起穩坐釣魚台，赤精1子弄了一出竹林，於是敖丙找了一片桃花園，略施了一點法術，讓園中的桃花經久不衰。

　　半個月後，子乙與各大部族與毫邑會盟，共襄盛舉，一起出兵討伐夏朝，而且隨着子乙起兵，一些小的部族也紛紛投奔，子乙的聲勢越發的浩大。

　　他們幾乎是一路勢如破竹，要麼是舉城投降，要麼是稍微抵抗便被商軍所克，直到他們到了夏朝重鎮鳴條，在那裡他們遇到了夏王履癸所率大軍的抵擋。

　　而子乙的聯軍也第一出現了潰敗，子乙不得不向自己的老師和果實求助，因為夏王履癸勝他們靠的不是大軍，而是夏朝國之重器——九鼎。

　　履癸掌御九鼎，無人可勝之，即便是聯軍之中有幾個達到了玄仙境的修道之人，聯手也不是履癸的對手，甚至他們被九鼎鎮壓了小半數。

　　敖丙在第一時間便趕到了鳴條，與敖丙一起趕過來的還有赤精1子，他們終於派上了用場，而且他們也都想見識一下所謂的九鼎究竟神奇在何處。

　　大禹治水之後，被各部族共推位天下共主，禹王建朝立制，將天下劃分九州，鑄造九鼎以鎮壓九州。

　　九鼎一直都擺放在夏王宮內，所有人都以為它們不過是一種權利的象徵，可是這次夏王履癸卻是憑藉九鼎爆發出了絕強的實力，不僅僅各部族震驚，赤精1子也是來了興緻。

　　敖丙雖有興緻，但是不大，因為他知道禹王九鼎自己用不了，他忽然興起了另外一個心思，同時暗罵了自己好幾聲，自己怎麼把定海神針給忘了？

# 第164章 妹喜之殤

　　話說，子乙的商族聯軍受阻鳴條，起因是掌御九鼎的夏王履癸無人能及，所以子乙請來了自己的老師和國師助陣。

　　赤精1子對九鼎很感興趣，那畢竟是禹王之物，禹王的實力恐怕直追三皇，他鑄造的東西恐怕沒有一個簡單的。

　　敖丙卻是知道禹王九鼎只能讓擁有禹王血脈的人使用，若是在別人手中，那就是九坨廢鐵，敖丙卻是忽然想到了另外一個事物，那才是對自己有大用的東西。

　　大禹治水之時用的一塊神鐵，就在東海，號稱是十萬八千斤，如意金箍棒是也。

　　敖丙真想給自己兩個大嘴巴子，真是該死啊，如此眼前的機緣竟然給忘了，只是眼巴巴地瞅着洪荒之中虛無縹緲的機緣，卻是對眼前的機緣視而不見，敖丙真實不知道應該怎麼形容自己。

　　而定海神鐵在東海眾人的眼中，那就是一塊廢鐵，沒有用的廢鐵，平時也沒有人提它，再加上敖丙經常把自己關在宮殿內修鍊，在東海百餘年，他竟然忘記了對定海神針下手。

　　不過，現在想起來也不算晚啊……

　　先對將來那位齊天大聖先說聲對不起了，畢竟要害你沒了如意金箍棒，沒有了如意金箍棒，齊天大聖應該還會是齊天大聖吧？就算不是了，關自己毛事？

　　敖丙打定主意，這件事情了結，自己就去東海把定海神針取了，雖然不知道是什麼級別的靈寶，但是想來應該不差。

　　鳴條之戰，在敖丙推辭之後，赤精1子上陣要領教一番擁有禹王九鼎的夏王履癸，以赤精1子金仙後期的實力，應該不會出什麼問題。

　　可偏偏就是出問題了，赤精1子不敵履癸，金仙後期的赤精1子不敵一介凡人履癸，其原因僅僅是因為禹王九鼎，敖丙看向禹王九鼎的目光之中也透着一絲的精光。

　　也許自己應該想辦法把九鼎搞到手中，好好研究一下，它能讓一介凡人擁有與金仙對抗的實力，若是自己能夠利用，那麼自己的實力會漲到什麼程度？

　　敖丙興奮得顫抖起來，他根本無法想象。

　　不過應該怎麼把九鼎弄過來呢？敖丙瞥了一眼身邊的赤精1子，這位剛剛落敗的闡教嫡系弟子，他沒有一點頹廢，而是滿目的興奮。

　　敖丙觀察了赤精1子與履癸的鬥法過程，倒不是很激烈，而是一面倒的情形，赤精1子的實力在九鼎的壓制下難以發揮出十之一二。

　　而履癸本身卻是受到九鼎的加持，實力提升大約也就是堪堪在金仙之境，不過此消彼長，卻是讓赤精1子落敗於履癸。

　　但是赤精1子仗着自己身上的紫綬仙衣，還有手中犀利的先天靈寶陰陽鏡，卻是沒有受到什麼嚴重的傷害。

　　因此赤精1子雖然敗於對戰勝履癸很有信心，當那天半夜，赤精1子便獨自一人離開了營帳，而只有血玉子感應到並且告訴了敖丙。

　　敖丙屏蔽了了自身的氣息，跟在了赤精1子的身後，想要一探究竟。

　　赤精1子出了商族的營帳，直奔夏朝的營帳而去，敖丙心中瞭然，定然是他白日里被履癸仗着九鼎擊敗，心中不服，想要夜裡去盜取九鼎，或者劫掠夏王吧？

　　而事實也確實如此，不過赤精1子並未如願。

　　他來到夏朝的營帳之後，直接在營地中心發現了火把圍繞的九鼎，然後赤精1子隱匿了行藏，向著九鼎而去，可是在距離九鼎還有三丈的時候，九鼎忽然爆發出一陣耀眼的光芒。

　　而後一聲暴喝從九鼎圍繞之中傳過來，“大膽毛賊，竟然敢來染指九鼎，實不可贖……”

　　赤精1子見事情敗漏，事不可為，於是便化為一道遁光而去，敖丙看着赤精1子敗走的身影，心中卻是也放棄了竊取九鼎的計劃，看來九鼎是有自動護主之效，自己只能另做謀划。

　　第二天，各部族聯軍依然戰敗，雖然有赤精1子與履癸再戰一場，減少了損失，但終究還是又敗了，第三天依然如故。

　　敖丙在其中起的作用很小，因為他不想顯露自己，他不想讓自己引起注意，自己的目的基本達到，沒有必要再引人注意。

　　反倒是赤精1子十分活躍，他甚至在與子乙商量，將自己的幾位師兄請來，與履癸鬥法。

　　不過最終赤精1子還是沒有請他的眾位師兄來，因為子乙的得力臂助伊尹出了一個巧妙的主意。

　　夏王履癸手下有一重臣，同時也是他夏朝的頭號奸佞，趙梁。這個人十分好財，伊尹出主意可以買通趙梁，讓他給夏王履癸偷偷地服用一些慢性1毒藥。

　　這件事情是悄悄地進行的，並沒有太多的人知道，這樣的事情也不值得宣揚，整件事情都交給了伊尹負責。

　　敖丙不知道事情的具體過程如何，只知道各部族聯軍在連續退縮避戰了半個月之後，忽然與夏朝軍隊進行了一次正面的戰鬥。

　　這一次的焦點依然是赤精1子與履癸的戰鬥，不過這次的戰鬥卻是驚天大逆轉，赤精1子竟然一招敗敵，大破履癸的九鼎。

　　履癸大敗，他的部下護衛着他向著後方撤退，子乙抓住了戰機，他命令各部族聯軍向著夏朝大軍掩殺過去，夏朝大軍大敗，履癸領殘軍向後方潰逃。

　　各部族在後面緊追不舍，終於在南巢將履癸一行所有人俘獲。

　　履癸被俘，當他被各部族的人圍着，他的心神完全亂了，他的天下沒有了，而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還能不能活着，他還記得子乙，這個曾經被自己囚禁在夏台的商族長。

　　他哭着喊着爬到子乙的身邊，哭着說道，“求求您放過我吧，我之前不是有意得罪您的，這一切都是……都是……”履癸的目光四射着，終於在妹喜的身上重新聚焦，他高呼一聲，

　　“都是這個女人，都是這個賤女人，都是她讓我囚禁你的，只要你放了我，她就是你的了，隨便你怎麼處置她，只要你放了我，我的天下，我的女人，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了……”

　　妹喜身為履癸最寵愛的妃子，再加上履癸的性子，妹喜自然是時刻跟隨在履癸的身邊，履癸兵敗她甚至有些歡喜，這樣的日子終於結束了，自己要和大王找個沒有人認識我們的地方，幸福地過完這一生。

　　可是還沒等她憧憬片刻，履癸的聲音將她的憧憬擊得粉碎，她嬌軀直顫，她難以想象這就是那個要給自己幸福，要一生一世寵自己，愛自己的大王嗎？

　　妹喜的眼淚不爭氣地落了下來，撲簌簌地止不住往下落……

# 第165章 此間事了

　　話說，妹喜是真心實意地對待履癸，雖然她知道夏王朝終究滅亡，而且就是滅在履癸的手中，她也是為了敗壞夏朝江山而來，但是她從沒有想過要害履癸。

　　妹喜堂堂金仙後期的修為，為什麼要接下同為金仙後期的赤精1子布下的任務呢？雖然赤精1子身為聖人子弟，但是金仙後期確實不需要如此委屈自己，聖人道統終究也不會做的太過。

　　其實並不是赤精1子要求妹喜做的，而是妹喜主動接過來的任務。赤精1子本來將此事交代給了一個玄仙期的狸貓精，許諾事成之後，許諾她一場機緣。

　　實則赤精1子心中已經打定了主意，事成之後便是狸貓精殞命之時，這些妖物還是死了才是他們最好的歸宿。

　　但是在狸貓精來到夏王宮的那一瞬間便被隱匿在王宮的妹喜發現了，於是妹喜扣下狸貓精，逼問出了事情的始末，並且突發奇想地想要取代狸貓精的位置。

　　不是因為妹喜玩心大起，也不是因為她得了失心瘋，主要是因為她曾經受過履癸的恩惠，那是在妹喜被逐出鳳凰族之後的事情，她被一道人暗算，想要收為坐騎。

　　她無奈請出了孔宣，滅殺了那個道人，那時她無依無靠，孔宣的出現讓她心中激動，於是暗暗地表達了自己對孔宣的傾慕，可是孔宣冷言拒絕了她，然後閃身消失。

　　孔宣消失，妹喜卻是心灰意冷，四處遊盪，她又被一頭惡蛟偷襲，傷勢更甚。她也不療傷，只是如行屍走肉般四處閑逛，後來傷勢惡化，竟然化為了原形。

　　妹喜倒在地上，她仰望天空，覺得了無生趣，她感覺自己的生命逐漸地消散，她沒有絲毫的恐懼，甚至覺得如此結束自己的生命也是一件不錯的事情。

　　她在意識混沌的時候，她感覺到有人來到了自己身邊，然後一個人為自己清理傷口，包紮傷口，她在孤苦無依的時候，頓時有一個身影闖入到了她的心中。

　　這個人便是履癸了，那時的他還是太子，他還是一個性格溫和的少年，至少表面是，若非如此，他也不可能繼承他老爹的王位。

　　這就是妹喜與履癸之間的糾葛，也是妹喜會出現在王宮之中的緣故。妹喜最終下定決心取代了狸貓精的位置，直到很久之後，赤精1子才知道了這件事情。

　　不過事情已成定局，而且他忌憚妹喜的實力，並沒有將事情複雜化，而是與妹喜詳談了一番，最終達成了一致，妹喜的條件就是最後能夠饒履癸一條性命。

　　所以說，妹喜雖然有很多事情瞞着履癸，但是她卻是沒有想過要害履癸，而且多年相處，履癸的身影在她的心中越發的清楚，她渴望有人關懷的生活。

　　可是當履癸被各部族聯軍所圍，見到子乙，卻是哭求子乙饒過自己，並且將妹喜推出來替自己頂替罪責，妹喜的心傷透了，她的夢碎了。

　　妹喜很傷心，她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她看着在地上哭泣的履癸，她忽然想笑，她笑自己真是太傻、太天真……

　　最終她的眼神變得堅定，她看着履癸，心中冰冷一片，自己全心全意對他，他就是這樣回報自己的么？她倒要將他的心挖出來，看看到底是黑的還是紅的。

　　妹喜身上忽然爆發出了一場絕強的氣息，那是堪比赤精1子的氣勢，不過卻是要渙散很多，要空虛很多，絕強的氣息震懾住了在場的所有人。

　　履癸忽然反應過來，他掙扎着爬到子乙的身後，慌張地說道，“你滿都看到了吧，這個女人是個妖女，他是受到了她的蒙蔽，你們放過我吧？放過我……”

　　妹喜冷哼了一聲，伸手向著履癸抓去，就在妹喜要得手的時候，忽然一聲暴喝，“妖孽膽敢如此？看法寶～”

　　就見一道白光向著妹喜照過去，妹喜卻是警心大作，她感覺到了生死的危急，她急忙忙一閃，迎着白光推出了一掌。

　　一掌將白光擊得粉碎，雖然她及時閃身，但是依然有點點白芒落在了她的身上，當時她就口吐了一口鮮血，神識一陣受創。

　　半空中一聲冷哼，出現了一個紫袍道人，手持一面鏡子，一面為白一面為紅，一面主死一面主生。正是闡教金仙，大商帝師赤精1子。

　　然後他伸手拍出一掌就待將這妖物斃於掌下，可是一道血光閃過，場中已經失去了妹喜的身影。赤精1子心中一陣驚疑不定，剛才那股氣息是金仙巔峰？狐疑地看着一眼周圍，沒有再追究下去。

　　然後子乙代表各族聯盟，將履癸放逐，而子乙在推卻再三之後，接受了眾人的建議，建制稱王，號大商，建都毫邑。

　　不久之後，履癸毒性深入，不治身亡。

　　赤精1子在子乙稱王的那一刻，便感覺到了自己的丹田之中多出了一團玄黃功德，心滿意足地回昆崙山交了法旨，而後回了自己的太華山雲霄洞。

　　返回頭去再去說敖丙他們，敖丙為什麼眼看着赤精1子對妹喜出手，而沒有出手幫扶呢？不是不想，而是沒來得及。

　　履癸大軍潰敗，將九鼎丟在了原地，赤精1子還有敖丙都留在了那裡研究九鼎，不過赤精1子在研究之後便放棄了對九鼎的強奪。

　　因為沒有必要，這東西非大禹後裔無法催動，而且還需要帝皇之氣為基礎，九鼎對於赤精1子來說，宛若雞肋，於是他毅然放棄。

　　敖丙也發現了這些發現，確定了自己的信息，不過他有些不死心，因為九鼎的威力很讓他動心。於是他就一直在研究九鼎。

　　知道血玉子和九頭蟲一起抱了虛弱的妹喜來找他，才將敖丙從研究之中拉出來，然後他們一起去了夏王宮，妹喜的傷勢在敖丙耗費了一顆五轉金丹之後，終於穩定下來。

　　不過妹喜的神魂力量受損嚴重，空有金仙後期的實力，卻是無法調動自己強大的法力，她的真實實力大約也就是與玄仙相仿。

　　敖丙聽說了事情的始末，則是唏噓不已，妹喜的實力看來是相當不錯，竟然能夠在陰陽鏡下逃過一劫，雖然實力受損，但是雖敗猶榮。

　　陰陽鏡，赤精1子的成名法寶，白面晃死，紅面晃生，同階無敵，威力非凡，無有強橫法寶無法抗衡。

　　他們見到了金鵬，妹喜也信守承諾，此間事了，她收回了陣法，放出了金鵬，而且對於敖丙逃出陣法的事情，也沒有深入追究。

　　九頭蟲將整件事情都告訴了金鵬，金鵬聽到之後，雖然心痛妹喜受傷，對敖丙有些埋怨，但畢竟也是血玉子救下了妹喜，於是沒有找敖丙的麻煩。

　　不過，總的來說，他的心中還是高興的，妹喜最終是認清了履癸的真面目，她的心終於從從履癸身上離開了。

　　這便是敖丙當時與金鵬說的計策，攻心為上，即便是能夠讓妹喜遠離履癸，但她的心中還是有着履癸呢，只有把履癸從她的心中剔除出去，那麼她才算是真的離開了履癸。

　　可是怎麼才能讓妹喜的心中不再有履癸呢？敖丙的主意是，讓履癸滅國，在滅國之後，履癸絕對不會再寵愛妹喜，妹喜傷心了，自然是能把履癸忘了。

　　於是金鵬、九頭蟲才答應聽敖丙調遣，幫助子乙，覆滅夏朝。

　　可是金鵬沒有高興太久，因為三天之後，妹喜見了，留了個一道訊息，說她想要靜靜，不要去找她。

　　金鵬已經答應了敖丙為他做事兩千年，本來還想着帶妹喜一起去，可是妹喜竟然不辭而別，金鵬自然是要去找她。

　　敖丙卻是安慰他，讓他不要着急，這個時候讓她靜靜也是好的，不過並不會拋開她不管，敖丙卻是讓血玉子密切注意妹喜的行蹤，基本上一個月便給金鵬一條消息。

　　金鵬終於答應了敖丙前往渭河，他已經沒有任何拒絕的理由，一方面他是遵守諾言，一方面他是真的想感謝敖丙，與金鵬同去的還有九頭蟲，也算是意外之喜吧？

　　不過敖丙卻是沒有離去，因為在子乙宣布建立商朝的時候，他忽然感覺到了天降功德，他的功德不多，大約有全部功德的半成。

　　其中子乙獨佔三成，商國佔四成，赤精1子一成，敖丙五分，伊尹子武等臣子共分一成五。敖丙以這點功德為引子，他感覺到了自己突破金仙期的契機，他便直接在桃花園中閉關了。

　　三年之後，敖丙無奈出關，商國境內，全國三年大旱，有人認為是天不佑商，各種各樣的傳言都出來，商國隱隱有社稷不穩的跡象，全國急需一場大雨。

　　子乙無奈，求到了自己的國師——清風道人頭上，於是敖丙傳訊蕭老道，為商國下了一場雨。

　　子乙為感謝敖丙，將桃花園封為聖地，每年接受全國祭祀，國師獨享一片桃花園，商國不滅，則聖地永存。

　　敖丙心中感嘆子乙識趣，這樣一來，自己的國師稱號真的能夠延續到商紂時期了。

　　申道長，這次是真的對不起了……

# 第166章 金仙之劫

　　話說，敖丙在桃花園中閉關，衝擊金仙之境，敖丙早就到了太乙玄仙巔峰，而且到了圓滿的境界，可他總是找不到突破的契機。

　　這次藉著商國成立的契機，獲得一點天降功德，以此為引，他終於感覺到了自己成就金仙的契機。

　　敖丙早已煉化方丈仙島護島大陣先天五行逆轉大陣的五道五行本源之力，雖然他的法力依然只是水火之力，但他卻是在自己體內種下了五行之力的種子。

　　他只需要一個契機，就能夠掌握金木土三行之力，五行之力齊全，便能夠形成一個小循環，而他也就離着混沌天龍更進一步。

　　混沌天龍有金木水火土風雷時空九極之力，敖丙終於頓悟，自己的金仙之路就是五行之力，只要自己五行齊聚，便是自己突破金仙之時。

　　敖丙雖然掌握了五行本源，卻是沒有相應的功法修鍊三行之力，敖丙便運轉天龍淬體術，依照着心中對金木土本源之力的理解，開始修行天龍淬體術的第二三四層。

　　天龍淬體術分成九層，每一種力量的修行都是一層，可以九層同修齊頭並進，也可以分而修之。敖丙最先修鍊的是木行之力。

　　他身處桃花園中，四周的木行之力充裕，於是他激發自己體內的水行之力，水行之力讓桃花園瘋狂擴張，一朵朵的桃花，花開花落，經久不息……

　　桃花園中的奇異自然是引起了別人的注意，不過因為子乙的命令卻是沒有敢擅入其中，反而是因為桃花園的異變，讓人更加敬重這位名聲不顯的國師。

　　敖丙卻是沒有心思在乎人們的想法，他花了五年時間，領悟桃花園中的的花開花落，草木枯榮，終於將天龍淬體術的第三層修鍊入門，他的身體內終於留下了一點木行之力。

　　又三年時間，他領悟的是土行之力，他席地而坐，到處都是土行之力，而且火生土，他的身上的火焰卻是不弱，因此他領悟土行之力並沒有費什麼心思。

　　不過金行之力卻是耗費了敖丙不少時間，整整花費了他八年時間，他才看看領悟金行之力，一則是金行之力在敖丙閉關處比較稀少，二則是土生金，敖丙的土行之力也不過才入門而已。

　　後面敖丙又花費了十年時間，他才將五行之力構成了一個循環，五色五行之力圍繞在敖丙的身邊，形成一個五彩的漩渦。

　　敖丙心中感嘆一句，自己好像在不知不覺見搶了孔宣的風頭，五行之力應該是他的標誌才對，沒想到現在竟然成了自己的力量。

　　不過敖丙說這些為時尚早，他在水火二力的領悟之上可能有與孔宣比擬的資格，至於另外三種力量，敖丙不過是堪堪入門，便是給孔宣提鞋，都是不夠資格的。

　　不過敖丙並沒有灰心，反而他已經找到了自己未來的路，當自己的五行之力都達到小成境界，並且將五行形成小循環，那麼就是自己金仙大成之日。

　　此時此刻，敖丙對與自己未來的道路極其的清晰，而就在敖丙體內金行之力按照天龍淬體術運行一周，金行之力在他的體內留下了一道痕迹，他體內五行之力輪換出現，天龍淬體術五層齊齊運轉，天空突然傳來了一聲驚雷。

　　敖丙乍然間睜開眼睛，他知道時機已到，心中一嘆，身形一晃便是在數里之外，身形連連閃動，卻是向著莽莽荒山之中而去。

　　敖丙閉關之處是在距離商朝都城毫邑不遠，毫邑已經是當今人族的最大聚集之處，已經逐漸地顯現出帝都的風采，若是敖丙在此處渡劫，這座城恐怕都要被雷劫摧毀。

　　其中的因果落在敖丙身上，敖丙就別想渡劫成功了，因此敖丙的渡劫要另尋他處。

　　敖丙壓制着自己身上的氣息，他一路疾馳，終於在一座山頭上停了下來，而他抬頭一看，卻是發現頭頂已經急劇凝聚了一團黑雲，黑雲翻騰，雷音滾滾，風雨欲來。

　　真是不給自己留一點反應的時間啊，不過敖丙並沒有慌張，他為這一天已經準備了許久，他從袖子中拿出一個個的事物，向著山頭上各處落去，事物落在地上便隱匿不見。

　　若是有陣法大師在場，看到敖丙投放事物的方位，便會發現這是一座陣法，敖丙正在布置一座防禦陣法，用以抵禦雷劫。

　　敖丙當年見過的巴蛇度金仙雷劫的場景，至今仍是歷歷在目，他卻是不敢小覷了金仙雷劫的威力。

　　敖丙遠遠地看到了另外一處山頭上，若隱若現的人影，他知道那是追隨自己而來的血玉子，頓時將自己外來的安危交給了血玉子，而是專心應對雷劫。血玉子這些年來一直在為敖丙護法，不讓人打擾敖丙。

　　敖丙沒有了後顧之憂，這才完全放開了自己身上的氣勢，天空之中的雷雲又厚重了三分，敖丙也不理會雷雲的動靜，徑自盤膝坐下，調整自己的狀態。

　　終於在兩個時辰之後，一道水桶粗細的銀色雷霆向著敖丙劈了過來，敖丙慢慢地起身，單手背於身後，昂首挺胸，怎麼一個風騷了得。

　　在雷霆距離敖丙只有三丈的時候，敖丙腳下一錯，腰身一扭，標準的馬步沖拳迎上了銀色雷霆，敖丙的拳頭之上閃爍着五色芳華精準地砸在了雷霆上，其中紅藍二色閃亮，白黃綠三色稍顯暗淡。

　　雷霆化為點點雷光碎裂在了半空中，敖丙心中一動，他感受着身體內酥酥麻麻的感覺，忽然運轉起了天龍淬體術第六層。

　　身體內酥麻的感覺，逐漸地消散，點點的弧光隨着天龍淬體術不斷地被敖丙的肉體吸收，敖丙心中大喜，看來自己此次雷劫卻也是一場機緣。

　　敖丙眼中閃過一抹喜色，他張開嘴忽然傳出一股吸力，將空中剛剛被砸碎的雷光都納到了口中，體內天龍淬體術運轉不息，竟然完成了第一次修鍊，敖丙的體內留下了一股雷霆的痕迹，他此時卻是天龍淬體術六層齊修了。

　　敖丙吸收了體內的雷霆之力，竟然讓天龍淬體術運轉了十個周天，看着天空之中雷霆之力，敖丙竟然閃過一抹火熱，若是自己能把所有雷劫都吞噬了，那豈不是說自己的雷極之力將要達到一個極其高深的地步？

　　似乎覺察到了敖丙的褻瀆行為，天劫都是有些生氣，黑雲翻滾，這次卻是一道水缸粗細的黑色雷霆向著敖丙劈了下來，敖丙嚎叫着，一拳向著雷霆轟了過去。

# 第167章 恐怖雷劫

　　話說，敖丙竟然突發奇想地將雷霆用於修鍊天龍淬體術，而且還讓他修鍊成了，成功地在體內留下了雷霆的印記。

　　以後只要有足夠的雷霆之力，他就能源源不斷地修鍊天龍淬體術的第六層。不過敖丙用天雷之力修鍊，卻是激怒了天劫，第二道雷劫卻是一道水缸粗細的漆黑雷霆。

　　雷霆在天空劃過，留下了一道漆黑的痕迹，敖丙不敢怠慢，手中泛着五彩光華，光華之中隱見銀色弧光跳躍閃爍。

　　看來敖丙不僅將雷霆用於修鍊肉身，還能立刻就用上，敖丙的拳頭與漆黑雷霆相遇，立刻發生了爆炸，等到光華散盡，敖丙卻是有些狼狽。

　　他的臉上有些黑灰，衣服上也燒壞了一些小洞，不過敖丙的精神卻是很好。這次的雷霆不僅分量十足，而且絕對夠勁道，比之第一道雷霆，無論是在質量還是在數量上，都是遠遠超出。

　　敖丙體內瘋狂地運轉天龍淬體術，一道道的雷弧在他的體表閃爍，敖丙感覺自己身上三億六千萬細胞，無有一個不在顫抖，它們在顫抖中卻是瘋狂地提升了自己的強度。

　　這一次，天劫沒有給敖丙吸收煉化所有雷霆的機會，僅僅只是在半刻鐘之後，一道五丈方圓的巨大雷霆柱子從雷雲之中傾倒出來，敖丙的身體尚有一些酥麻，敖丙嘴角一絲苦笑，這有些太誇張了。

　　敖丙心中無奈，自己剛才強行對抗那道雷霆，雖然有了足夠的雷霆之力修鍊吸收，但是也讓他的身體僵硬麻痹，如果給他足夠的時間，他不僅不會有事兒，反而會因為吸收那些雷霆而實力大增。

　　敖丙無奈，自己這個狀態，想要對抗這道雷霆卻是有些力不從心，他手中掐了個印法，星星點點的光華從地上放出，然後在空中交匯，圍繞着敖丙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光罩，將他牢牢地守護在內。

　　卻是敖丙不得已而放出了自己準備的陣法，不過這才第三道雷劫而已，他竟然就用上了陣法，這是不是有些失算呢？

　　敖丙可是管不了很多，這陣法是讓他精心研究出來的，他受到孔宣那五行環的啟發，他在考慮很久之後，結合對先天五行逆轉大陣的理解，形成了自己的陣法——水火輪轉大陣。

　　其原料正是敖丙的葵水之精和南明離火，陣法很淺顯，不過他卻是為這個陣法準備了不少好東西，他搜集了大量的水火材料，依照八卦陣勢在地上布置，然後用自己體內的水火之力激發。

　　可以說敖丙便是這個陣法的陣眼，他便是此陣的核心，只要敖丙還在，只要他還有法力，他就能維持這個陣法的運行，敖丙試過，這個陣法可以抵擋血玉子的全力一擊。

　　血玉子可是金仙巔峰的存在，他的全力一擊都不能攻破敖丙的陣法，其防禦力可見一斑，不過接了血玉子一擊，敖丙也是耗盡了自己全部的法力。

　　敖丙的陣法雖是取巧，不過也算是巧妙。

　　轉眼間天上的雷霆落下，砸落在敖丙的陣法之上，敖丙全力運轉陣法，雷霆落在陣法上，雙方竟然僵持了一瞬，然後雷霆化為雷光散落。

　　敖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的老天，剛才那道雷霆竟然耗去了他五成的法力，這一擊絕對達到了金仙後期的一擊之力，敖丙壓下心中的駭然。

　　他從自己的懷中，拿出一個小瓷瓶，捏碎了瓷瓶，露出其中的一顆丹藥，卻是一顆蕭老道煉製的五轉金丹，敖丙感覺着身上立刻變得充裕起來的法力，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不過敖丙卻是不敢有絲毫的放鬆，他全力運轉天龍淬體術，雷霆之力被淬體術不斷地熔煉到了他的體內，大大地增強了敖丙的肉身。

　　敖丙抬頭看了看天上的雷霆，黑雲依舊翻滾不休，就好似有一頭洪荒猛獸在其中翻騰一般，剛才那麼老大一道雷霆劈出，卻是也不見雷雲有絲毫的減小，真不知道其中究竟孕育了什麼。

　　敖丙看到雷雲竟然翻滾，卻是有種風雨稍歇的感覺，三道天劫是一個門檻，難道天劫這是要給渡劫之人一個修整的時間？

　　敖丙撤去了自己周身的陣法，身上傳來一股強橫的吸力，將周圍散落的雷光都吸收到了他的體內，敖丙身體麻痹，不都得顫抖起來，身體如篩糠一般。

　　敖丙感覺自己幸福得都要飛起來一般，這果然是自己的機緣，不過他卻是心中隱隱有些不安，雷霆越來越強，就剛剛渡過的第三道雷劫卻是比巴蛇渡劫之時最後的雷霆大鎚絲毫不遜色了。

　　巴蛇最後才遭遇那道雷霆大鎚，從他第一道劫雷到最後的雷霆大鎚，這提升是幾何倍增加，敖丙心中有些沉重，想想自己第一道雷霆，敖丙心中也是有些惴惴。

　　自己剛才的劫雷雖然在力量上已經達到了雷霆大鎚的層次，但終究還是雷霆的形式，敖丙有預感，自己應該也會遭遇雷霆大鎚，甚至自己應該都不僅僅局限於雷霆大鎚。

　　敖丙貪婪地吸收着四周散落的雷劫，順便更換着剛剛在對抗雷劫之時損壞的布陣材料，他感覺這陣法有大用。

　　敖丙就站在山頭，吸收雷霆，調息身體，關注天空之中的雷雲，不成想，這一等便是一天時間，敖丙將四周散落的雷霆都吸收到了體內，敖丙的身體強度大大增強，甚至他的身體本身對雷霆之力產生了一絲的抵抗性。

　　在第二天正午，敖丙忽然心生警兆，他伸手將陣法開啟，眼睛死死地盯着上方的雷霆，心神都提了起來。

　　在敖丙的注視之中，黑雲翻滾竟然從雷霆之中吐出了一柄大鎚，這柄大鎚之上雷霆纏繞，電弧跳動，不時地傳來噼噼里啪啦的聲音。

　　敖丙嘴角抽動着，剛剛才預測了自己會遭遇雷霆大鎚，沒想到天劫就好像知道了自己的心思一般，真的送了自己一柄雷霆大鎚。

　　而且看着眼前的大鎚，敖丙忽然覺得當年的巴蛇是多麼的幸福，跟自己眼前的大鎚比起來，當年巴蛇的那一柄就好像是捶打肩膀的小木槌，而自己這個卻是能夠殺人的利器。

　　敖丙心中想歸想，可是不敢有一點的鬆弛，他運氣全身的法力，讓陣法全力的運轉，大鎚的速度看起來很慢，可是眨眼之間就到了陣法跟前，竟然有點劃破空間的味道。

　　在敖丙的注視之中，大鎚狠狠地落在了陣法之上，敖丙感覺自己的胸口被人狠狠踩了一腳，體內的法力就好像遇見了烙鐵的黃油，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快速地消失。

　　敖丙的臉色憋得通紅，大陣被大鎚壓着，強烈變形，在大鎚落下的地方陣法形成的光罩狠狠地凹了進去，敖丙一聲怒吼，剩下的、為數不多的法力一起注入到了陣法之中。

　　敖丙甚至聽到了陣法不堪重負的呻吟聲，不過他卻是管不了許多。

　　終於，敖丙的爆發，讓陣法就好似打了雞血一般，其上猛然爆發出絕強的紅藍光華，大鎚被陣法光罩彈了回去。

　　大鎚被彈飛，在倒回的過程之中，大鎚崩解，化為漆黑的雷霆，散落在地上，雷霆落在地上炸開了一個個大坑，山頭立刻變得坑坑窪窪，就好似被犁過了一般。

　　敖丙卻是沒有心思關心這些東西，他從自己的懷中摸出了一把丹藥，直接塞到了嘴裏，丹毒什麼的都不在他此時的考慮範圍之內，保命才是最要緊的，一道兇猛的藥力，化為敖丙獨特的水火法力。

　　敖丙沒有絲毫的停歇，他將陣法撤去，飛快地將損壞的陣法材料更換，敖丙心中只有一個想法，陣法確實好東西，若是自己直接面對那雷霆，恐怕不死也要重傷。

　　可是這才僅僅是第四道雷劫啊，為什麼就瘋狂到了這種程度，自己是作了什麼天怒人怨的事情？

　　敖丙心中腹議一聲，開始煉化體內澎湃的藥力，盡可能地轉化為自己的法力，看着半空之中的黑雲，現在雷霆大鎚也嘗試過了，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麼。

　　敖丙緩緩地運轉天龍淬體術，此時自己需要留出足夠的精力和體力對抗雷劫，不能全力吸收雷霆之力，不過敖丙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強度提升很大。

　　他自信自己的肉身絕對已經提升到了金仙層次，雷極之力淬鍊身體已經達到了一種很高層次，甚至要比得上水火二力的淬鍊。

　　這一次天劫倒是還算規矩，在兩個時辰之後，第五道雷劫出現了，敖丙看到雷雲之中出現了新事物，心都開始抽抽起來。

　　竟然是一根滿是倒刺的狼牙棒，敖丙僅僅是看了這狼牙棒一眼，立刻就感覺到了一種鋪天蓋地的凶威向自己碾壓而來。

# 第168章 雷霆雄獅

　　話說，敖丙終於是度過了四道雷劫，不過雷霆大鎚確實厲害，差點破了他的陣法，那可是能夠承受金仙期巔峰的血玉子全力一擊的陣法啊。

　　第四道雷劫便是如此犀利，第五道也是讓敖丙心中抽動不已，竟然是一柄狼牙棒，狼牙棒上倒刺凜然，寒光幽幽，讓敖丙感覺到了一股滔天的凶威。

　　敖丙的法力不要命地注入到陣法之中，不過他卻是沒有把希望都放到陣法之上，因為剛才雷霆大鎚的威力他已經看到了，這狼牙棒必然是更勝一籌，陣法被攻破也不是沒有可能。

　　狼牙棒出現之後，只是稍微一顫，然後敖丙看到自己前方陣法之外的空中，空間一陣波動，然後一道漆黑的裂縫出現，狼牙棒便從裂縫之中鑽了出來，直向著大陣砸了過去。

　　再看狼牙棒原來在的地方，卻是有一個狼牙棒的虛影緩緩消散，狼牙棒撞在陣法之上，敖丙感覺自己的法力飛快地消散，

　　他忙不迭地從懷中取出一把丹藥，也不管什麼種類，直接塞進了嘴裏，一股沛然的藥力在敖丙的身體內轟然炸開。

　　可是狼牙棒卻是要比雷霆大鎚更加的犀利，只見上面的各個倒刺閃着幽光，竟然刺入到了陣法光罩之中，然後一股股的雷霆之力散入到了陣法之中。

　　侵入到了陣法之中的雷霆之力越來越多，最後竟然在光罩之上都出現了一層電弧，然後在敖丙的注視之中，光罩轟然破碎，化為點點星光消散在了半空中。

　　而狼牙棒卻是去勢不減地向著敖丙砸落，

　　陣法破碎，讓敖丙受到牽連，吐出了一口鮮血。他並不慌張，而是雙手一撮，一桿長槍出現在了手中，槍尖一挑，點在了狼牙棒上。

　　僅僅只是輕輕地一點，狼牙棒竟然直接崩解了，就好似玻璃一般散落在了地上，敖丙沒有絲毫意外，他眼神複雜地看着手中的長槍，沒想到終究還是用上了它，而且這麼早就用上了。

　　他手中握的正是十大先天至寶之中殺伐第一的弒神槍，弒神槍幾乎是與聖人同級別的存在，雖然敖丙難以發揮它實力的十之一二，但也不是這一道小小的雷劫能夠相提並論的。

　　敖丙從自己的懷中掏出了一個小玉瓶，從其中倒出了一顆丹藥，張嘴吞了進去，卻是蕭老道煉出來的七轉金丹，不過因為蕭老道煉製的成功率不高，敖丙的身上也不過是只有五顆而已。

　　吃了金丹，敖丙感覺自己一身的傷勢瞬間修復，他知道這不過是表面現象而已，實則自己身上暗傷無數，需要時間才能恢復抹平。

　　敖丙身體內的法力立刻變得充裕，他看了看周圍已經完全被毀壞的陣法，卻是放棄了修補的打算，下面的雷劫，恐怕陣法即便是能夠起到作用，也是極其微弱，索性便棄之不用。

　　敖丙手持弒神槍，傲然面對翻滾的雷雲，他心中無所畏懼……

　　雷雲翻滾，竟然射出了三道黑絲厲芒，敖丙眼神一凝，手中長槍一掃，正中三道厲芒，竟然是三柄長矛，不過再被弒神槍掃中的時候，全部崩解化為了雷芒消散在空中。

　　敖丙緩緩地運轉天龍淬體術，消磨着隔空傳過來的雷霆之力，微微的麻痹反而是讓敖丙的心神更加清醒。

　　敖丙持槍而立，剛才的一掃並沒有花費太多的力量，依靠的多事弒神槍本身的威能。

　　六道雷劫已過，第七道又是一個質的提升，也不知道究竟會出現什麼，敖丙的心中卻是無所畏懼，手中的弒神槍，先天至寶就是讓他這麼自信。

　　這次的等待時間卻是有點長，足足在三天之後，雷雲才終於有了反應，敖丙三天時間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狀態，而且沒有一刻停息過天龍淬體術對雷霆的吸收煉化，此時他身體對雷霆的抗性越來越強。

　　不過，雷雲之中跳出來一物，卻是讓敖丙有些驚訝，竟然是一隻雷霆雄獅，體長在十丈開外，雄獅渾身銀白色的皮毛閃着雷光，一根獨角直立在額頭中央，兩隻銀白色的眼睛閃着危險的光芒。

　　敖丙的心頓時揪了起來，這雷霆雄獅好像具有靈智，敖丙在它銀色眸子之中看到了殘忍的光芒，而且它身上散發著強橫的、遠遠超越血玉子的氣息，那應該是大羅金仙才有的氣息。

　　敖丙手中緊了緊弒神槍，大羅境的雷霆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具有大羅力量的有靈智的雷霆。

　　若是死物，敖丙倒是可以憑藉著手中弒神槍之利，破碎雷霆，但是有靈智的雷霆，卻是知道閃避，知道策略。

　　敖丙可不會傻傻地以為自己有了弒神槍便有了與大羅叫板的資格，若真是如此，敖丙早就槍挑河伯，大大方方地將老婆孩子搶回來了。

　　敖丙無論是在身體素質，反應速度還是對法則的理解等等方面，都要遠遠差於大羅金仙，與大羅對戰，他是必敗無疑。

　　可是眼下的情況敖丙敗不起，敗了便是身死道消，連魂魄都不會有。

　　敖丙緊緊地握着手中的弒神槍，彷彿這樣才能給自己一點安全感，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雷霆雄獅，看着它緩緩地圍繞着自己不斷地轉圈。

　　敖丙小心戒備着，總是讓自己的正面面對雷霆雄獅，雷霆雄獅似乎有些不耐煩與敖丙的小心，於是它嚎叫一聲，一聲雷鳴在敖丙的耳邊響起，向著敖丙撲了過去。

　　敖丙心中一緊，手中弒神槍往前一遞，點向了雄獅的眉心處，可是等到敖丙長槍遞出，招式用老，那頭雷霆雄獅身形一陣晃，便有些模糊。

　　敖丙忽地心中警兆大作，他來不及收招，甚至都來不就考慮，身體向前一搶，躲過了背後橫掃過來的一爪，但終究是慢了半拍，敖丙感覺自己背上一痛一麻，然後便失去了知覺。

　　敖丙轉過身來，眼睛微微眯起，看着雷霆雄獅嚴陣以待，而雄獅卻是繼續圍着敖丙打轉，它的眼中哪裡有半點的不耐煩，有的只是死一般冷靜和冷漠。

　　敖丙心中知道，自己這雷劫是不好過了，即便是手中有槍，可是打不到雄獅也是枉然，敖丙知道這樣拖下去也不是辦法，自己在渡劫，多一刻鐘，就多一刻鐘的危險，自己必須要解決這頭雷霆凶獸。

　　他的心中已經在盤算着怎麼才能夠殺死這頭雷霆雄獅……

# 第169章 銀甲殺機

　　話說，敖丙亮出了自己的弒神槍，輕鬆度過第五道第六道雷劫，但是第七道雷劫卻是給了敖丙一個驚喜，直接給了他一頭雷霆雄獅。

　　這頭雷霆雄獅絕對是具有智慧的存在，就在剛剛的交手之中，敖丙就差點折在了它的手中，敖丙必須儘快解決它。

　　這是在渡天劫，不是在逛菜市場，必須要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解決雷劫，因為誰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而且第七劫就出現了具有智慧的雷霆雄獅，誰也不知道剩下的兩道會是個什麼情況，不過此時敖丙卻是沒有心思理會這些東西。

　　他心神凝聚，渾身肌肉緊繃，密切關注着不斷地圍繞着自己打轉的雷霆雄獅，雷霆雄獅每一步落在地上，都會留下一個焦黑的腳印。

　　雷霆雄獅似乎沒有絲毫的焦慮，由此可見它最開始展現出來的焦慮不過它的計謀而已，不過敖丙卻是有些着急，因為他耗不起。

　　如此高強度地集中精神，運轉法力，他可是堅持不了許久，一旦自己露出了什麼破綻，對面的雷霆巨獸就會毫不留情地撲過來，將自己撕成碎片。

　　就這樣雙方僵持了足足有小半個時辰，敖丙的額頭上布滿了細密的冷汗，但他卻是不敢去擦拭，因為一旦自己有絲毫的分心，在這種情況下，都是致命的。

　　忽然敖丙體內的法力猛地一震，卻是因為他吃了太多的丹藥，造成體內法力駁雜不堪，運轉不暢所導致，敖丙一失神的功夫，卻是發現一道雷影已經向著自己撲了過來。

　　敖丙心神巨顫，手中長槍慌慌張張地向著眼前的雷影刺了過去，不過雷影就要迎上敖丙長槍的時候，忽然雷影一顫，卻是產生了一絲漣漪。

　　敖丙嘴角勾起了一個冷漠的弧度，哼，畜生終究是畜生，即便是有了靈智，可是依然有些不太靈光，同樣的伎倆還想施展兩次不成？

　　敖丙往前大跨一步，手中長槍一扭，卻是狠命地向身後拖拽着刺過去，他甚至沒有回頭往後看一下，只是憑藉著心中的一點靈光刺了出去。

　　很快敖丙感覺到身後長槍傳來一陣阻力，好像刺在了什麼東西上，隨之他的身後就傳來了一聲凄厲的悲鳴，似獸吼，似雷鳴……

　　敖丙臉上劃過一抹凶戾，手中長槍向上一挑，然後敖丙就看到了自己頭頂上飛過去了一團閃着雷光的黑影，他沒有絲毫遲疑，搶步近身，手中長槍直刺那團黑影。

　　一槍正刺在黑影上，黑影現出真形，正是雷霆巨獸，不過此時敖丙手中長槍正刺在它的胸腔中，滔天凶威全部消失，只是瞪着無神而又怨毒的銀色眼眸看着敖丙。

　　在他的脖頸處還有一個閃着雷光的黑洞，顯然是剛才敖丙的傑作。

　　敖丙手中長槍一扭，雷霆雄獅身子一挺，卻是化為了點點的雷光消散在了半空中。敖丙在雄獅崩解的瞬間，心神一松，直接癱軟在了地上，大口地喘着粗氣。

　　剛才十分兇險，一步走錯，魂飛魄散。

　　敖丙確實是法力運轉出了問題，但是他並沒有慌張，相反他是十分的冷靜，在一瞬間他的腦中閃過百般念頭，這是失誤，但誰又能說這不是一次機會呢？

　　雖然與雷霆雄獅交戰時間不長，但敖丙卻是可以肯定這傢伙絕對是個陰險的傢伙，就從第一次的偷襲就可以看出，因此敖丙猜測這次雄獅的進攻也不過是虛招而已。

　　敖丙吃過了上次的虧，這次可是不會重走老路，他手中長槍看似是和上次一樣刺了出去，卻僅僅是出了三成力道，他已經做好了隨時變招的打算。

　　如果雷霆雄獅的確是正面進攻，那麼他手中虛招立刻就能變為實招，若雷霆雄獅是虛招，那麼他也能隨時抽招換式。

　　果然，雷霆雄獅再次繞到了敖丙的身後，敖丙想要長槍橫掃絕對來不及，索性他就往前一步，手中長槍向後拖拽，直接拿槍攥迎上了雷霆雄獅，不得不說這招的變化很大膽，但是卻取得了很好的戰果。

　　雷霆雄獅潰敗，敖丙耗費了大量的心神，體內的法力也是所剩無疑，他從自己的懷中又掏出了一個小玉瓶，一顆七轉金丹進肚，法力立刻就變得充沛起來，精神也大大地恢復了過來。

　　兩個時辰之後，敖丙鬥志昂揚，他吸收了多半雷霆雄獅潰散之後的雷霆之力，這些雷霆之力的品質很高，而且其中自帶了一種生機之力，讓敖丙的身體恢復到了全盛狀態。

　　雷雲依舊翻騰不休，在敖丙全神戒備之中，雷雲忽然裂開了一道口子，然後一隻腳从里面邁了出來，敖丙眼神一縮，這特么有的玩兒了。

　　然後裂縫擴大，一條腿邁了出來，然後是胳膊，另外一條腿，最後一個人影出現在了雷雲之前，其身高足足有一丈八開外，頭戴銀盔，身着銀甲，手中拿着一桿亮銀槍，甚至他裸露在外面的的皮膚都是銀色的，就好似白銀澆築的一般。

　　他就一步一步地從雷雲向著敖丙走了過來，他的每一步落在虛空之中，都會發出‘咚’地一聲，狠狠地在敖丙的心頭回蕩，震得敖丙頭暈目眩，心神巨顫。

　　敖丙緊了緊手中的弒神槍，一股清流從手中長槍傳到了敖丙的體內，讓他從銀甲人營造的氣勢之中脫離出來，不過依然是被銀甲人的氣勢所攝，傷及肺腑，張口吐出了一小口鮮血。

　　敖丙臉上有些陰沉，看着眼前的銀甲人，他感覺就好似面對一方天地，一方雷鳴電閃的天地，在銀甲人的身體內，他感覺到了狂暴驚人的力量。

　　敖丙的身體之外浮現出了一層厚重的骨灰色的盔甲，正是敖丙上次煉製盔甲剩的那根大骨頭，煉成的新的盔甲。

　　這套盔甲無論是樣式，還是質地都要遠遠超過上次的水桶形盔甲，這次的盔甲對於各種屬性的力量都有極強的防禦能力。

　　敖丙知道僅憑着一身盔甲想要對抗銀甲人，無異於痴人說夢，靠的只要還是自己手中的弒神槍，只有將銀甲人擊潰才是安全的，才是最終的目的。

　　就在敖丙全神戒備的時候，對面的銀甲人竟然開口說話了，聲音就好似九天雷音，宏大而且深邃，“臣服，否則死！”

　　敖丙心中一動，這銀甲人的身後還有其他的什麼東西？不自覺地敖丙眼神瞟過了遠處的雷雲，他開口問道，“是臣服於你，還是臣服於什麼其他的東西？”

　　那個銀甲人沒有理會敖丙的詰問，依然是那一句話話，“臣服，或者死……”

　　敖丙臉上有些陰沉，只不過是一個傀儡一類的東西，看來他的身後還有人啊，不過想到自己的天劫竟然是在別人的操控之中，敖丙頓時感覺心中一份憤怒。

　　那是一種命運被別人掌握的不爽感覺，本來敖丙就背負着逆天改命的枷鎖，此時察覺自己的天劫都在別人的算計之中，心中很是不爽。

　　他手中長槍一顫，直刺銀甲人的咽喉，口中怒吼一聲，“我臣服你奶奶個腿兒……”

　　銀甲人手中的長槍后發而先至，竟然迎着敖丙的長槍刺了過來，兩柄長槍，槍尖對槍尖，點在一處，銀甲人的長槍與弒神槍相遇，化為點點的雷光崩散。

　　而一道雷光順着弒神槍向著敖丙的雙手吞噬而去，敖丙沒有絲毫的在意，他手中長槍一抖，接着向銀甲人的咽喉而去。

　　弒神槍傳遞過來的雷光落在了敖丙的手上，可是他身上閃過一道骨灰色的光芒，將那道雷光攔截在外，雖然依舊有不少的雷霆之力侵入了敖丙體內，但是敖丙運轉天龍淬體術，隨即煉化吸收，根本沒有對他造成任何實質性的傷害。

　　敖丙弒神槍直奔銀甲人而去，銀甲人稍微退後半步，他伸出右手，其上雷光閃爍，竟然又凝聚出了一桿亮銀槍，左手往槍上一搭，雙手一挫，槍尖一挑，將弒神槍崩了出去。

　　敖丙不由得倒飛出去，可是他同樣看到銀甲人手中的長槍再次崩潰，一道雷光再次順着弒神槍向著敖丙吞噬而來。

　　敖丙身上骨灰色光華一閃，雷光再次一滯，並沒有大量侵入到敖丙的體內，進入敖丙體內的少量雷霆之力再次被煉化吸收。

　　但是敖丙沒有絲毫的喜色，自己身子倒飛出去，身處半空無從借力，而銀甲人已經躍身而起，手中再次凝聚了一桿長槍，向著敖丙刺了過來。

　　敖丙的情況頓時危急起來，他身處半空根本無從借力，而銀甲人卻是距離他越來越近，他手中的長槍也是距離敖丙越來越近。

　　敖丙無奈之下，手中弒神槍向著銀甲人橫掃過去，銀甲人槍尖一點，正中弒神槍的槍桿，敖丙雙手一麻，弒神槍差點脫手而去，不過他卻是藉著銀甲人的一點，加速向著地上落去。

　　銀甲人並未追擊，他身出半空，就好似一顆楔在半空之中的釘子，銀色眼睛冷冷地注視着敖丙……

# 第170章 雙頭天龍

　　話說，敖丙滅掉了第七劫的雷霆雄獅，卻是在第八劫遭遇了一個銀甲人，這個銀甲人不僅開口說話了，而且實力出眾，遠在雷霆雄獅之上。

　　敖丙險險地避過了銀甲人的追擊，藉著銀甲人那一擊的力量，敖丙加速向著地上落去，不過他卻是有些好奇，為什麼銀甲人沒有向自己乘勝追擊，他應該不會突然發了善心吧？

　　敖丙就在要落在地上的時候，他腰眼一扭，雙腳落在地上，不過卻是在地上後退了幾步，才卸去了銀甲人剛剛的那股力量。

　　敖丙還沒有站穩的時候，卻是突然心生警兆，手中長槍一抖，挑飛了一桿銀槍，在飛出去的同時，銀槍化為了點點雷光消散，同時一股雷霆之力沿着弒神槍向敖丙侵襲而來，被敖丙身上的盔甲輕鬆化解。

　　可是警兆並未消失，他槍桿一扭，又磕飛了一桿銀槍，銀槍再次化為點點雷光，不等敖丙喘口氣，忽然第三桿銀槍刺了過來，敖丙立刻擋住了。

　　然後是第四柄，第五柄……

　　一柄柄的銀槍向著敖丙激射過來，根本不給他喘息的機會，敖丙的神情高度緊張，因為他感覺長槍的頻率是越來越快，而且射過來的方向也是越來越刁鑽，甚至敖丙好幾次都擋不住，而不得不移步躲閃。

　　在應付過最初的幾柄銀槍之後，敖丙終於穩住了陣腳，向著銀槍射過來的方向看過去，敖丙差點把眼珠子瞪出來。

　　銀甲人依然在原來的地方，不過他的身邊卻是浮現出了一柄又一柄的銀槍，一如剛剛射向自己的銀槍，銀甲人的兩隻手臂就好似舞動的風車一般，一柄柄的銀槍經過他的手，向著敖丙攢射過來。

　　敖丙用弒神槍將一柄柄的銀槍挑飛崩散，他心中卻是疑惑起來，這樣的攻擊雖然犀利，但是想要對付自己卻是遠遠不過，他怎麼會採取這樣的手段。

　　敖丙心中疑惑，手中舞動着弒神槍，眼神卻是向著四周看過去。

　　終於他的目光落在了周圍散落的雷光之上，不知不覺敖丙已經身處在一片雷光之海中，周圍雷光涌動變換，竟然頗有章法。

　　雖然不知道這雷光之海有什麼名堂，但是君子不立危牆之下，敖丙決定要衝出雷光之海，不管有什麼手段，自己都不能眼看着他把手段準備齊全了。

　　敖丙想通了這一點，手中弒神槍舞動不斷，腳下卻是向著銀甲人的方向移動，不管他有什麼詭計，只要自己把銀甲人幹掉，那麼自己就算是安全了。

　　可是他的反應有些晚了，周圍的雷光涌動，竟然形成了一個大漩渦，這不是一個圓形的漩渦，並且是由不朝一個方向旋轉的，速度不同的，規模不等的多個小漩渦形成的組合漩渦。

　　敖丙想要移動，卻是發現自己根本動彈不得，他知道自己被算計了，不過他知道解決眼下的問題才是最需要做的，眼睛看着這個複雜得有些過分的漩渦，敖丙實在沒有什麼主意。

　　銀甲人依然在不斷地攢射着銀槍，敖丙也不知疲倦地抵擋着銀槍，崩散的雷光加入到雷光之海中，更加增添了雷光之海的威力。

　　可是敖丙又不可能放棄抵抗銀槍，若是讓銀槍直接射在自己身上，敖丙感覺自己當場就能掛掉，不過現在這種情況不過是飲鴆止渴而已，越發強大的雷光之海，終究也會成為自己的催命符。

　　可即便是毒藥他也要喝，因為不喝立即就要渴死，手中弒神槍不斷地舞動，粉碎了數以億計的銀槍，雷光之海也茁壯到了一種過分的程度，它的直徑已經超過了萬丈。

　　敖丙忽然發覺上空的銀甲人停止了攻擊，透過茫茫的雷光之海，敖丙看到銀甲人的目光死死地咬着自己。

　　忽然一個洪大的聲音透過重重雷光之海，在敖丙的耳邊響起，“最後的機會，臣服或者死——”

　　敖丙劇烈地喘着粗氣，目光落在雷光之海上空的銀甲人，心中卻是轉過千番念頭，大喝一聲，“我需要時間考慮……”

　　銀甲人並沒有立刻回應敖丙，而是過了半刻鐘之後才回應說到，“三天時間，否則抹殺……”

　　敖丙心頭冷哼一聲，看來銀甲人確實有人操縱，而且幕後之人距離不是太遠，甚至有可能就在上方的雷雲之中。

　　敖丙哪裡有什麼臣服的心思，臣服這什麼不知名的人物，豈不是從一個枷鎖跳入到了另外一個枷鎖？甚至都不知道這副枷鎖的斤稱如何。

　　敖丙不是沒有想過強行突破雷光之海，弒神槍也確實能夠刺破漩渦，露出一條讓他移動的縫隙，但是當敖丙移步的時候，那漩渦竟然也同步移動。

　　敖丙無論怎麼移動，都是身處在漩渦正中，而且弒神槍劈開的縫隙一瞬就能恢復，敖丙一槍卻是刺不穿整個漩渦。

　　整個過程，銀甲人都沒有干預，他彷彿要讓敖丙體會到那種怎麼也化不開的絕望。

　　敖丙瘋狂嘗試了整整兩個時辰，他沒有絲毫其他的辦法，他真的有了七分癲狂。忽然他被耳邊一聲令人牙酸的聲音驚醒，身上的盔甲竟然裂開了巨大的裂縫，然後竟然裂為了五六塊，落在地上。

　　敖丙心頭一驚，猛地回過神來，他感覺全身一麻，幾乎癱軟在地上，盔甲消失讓雷光之海中大量雷霆之力侵入到了敖丙體內。

　　敖丙不自覺地發出了一聲痛苦的呻吟，他全身都被雷霆之力充斥着，天龍淬體術瘋狂地運轉着，煉化吸收着雷霆之力。

　　可敖丙此時全身都浸泡在雷霆之力中，煉化一點雷霆之力，隨即就有更多的雷霆之力侵入他的體內，他的每個細胞都被雷霆之力浸泡着。

　　敖丙感覺着身上傳來的刺痛，瘋狂地運轉天龍淬體術，天龍淬體術讓他的身體吸收大量的雷霆之力。

　　敖丙的意識被痛苦包圍，他緊守靈台一點清明，忍受着痛入骨髓的折磨……

　　一天之後，敖丙化出了原形，一條頎長的身體盤旋蜿蜒在漩渦的正中，全身為銀白色，頭頂一藍一紅兩根鋒利的犄角直刺雲天。

　　此時敖丙龍身之上閃爍着一層電光，電光越發的濃密，混雜着躍動的雷弧，而且還有一股吸力從龍身上傳來，大量的雷霆之力持續被敖丙吸收。

　　两天之後，敖丙整個身軀都被一團雷光包裹，雷光之海已經變得極度稀薄，敖丙就好像睡着了一般，並沒有趁機從雷光之海中脫離出來。

　　忽然只聽到一聲高亢的龍吟，龍吟之中混雜着雷鳴之聲，幾乎震動了大半個洪荒。

　　然後就見敖丙的身軀忽然一陣劇烈的顫抖，一團雷光似要從敖丙的身軀之中脫離出來一般。

　　半天的掙扎之後，忽然只見一個龍形雷影從敖丙的身體內擠了出來，就好似蛻殼的蟬一般，從頭開始，另外一顆頭顱從敖丙的龍頭擠了出來。

　　這是一顆金色的頭顱，與敖丙的頭顱完全一致，甚至連鱗片的數目形狀都一致，只不過整體呈金色，兩根跳躍着金色雷弧的犄角直刺雲天……

# 第171章 滅世雷宮

　　話說，敖丙被困雷光之海，他嘗試過了各種方法都沖不出來，而且最終身上盔甲崩潰，海量的雷霆之力侵入到了他的體內，他的體內天龍淬體術瘋狂運轉。

　　敖丙在痛苦之中失去了意識，不過他卻是沒有停止吸收雷霆之力，海量的雷霆之力被他的身體煉化吸收，成為他增強身體的能量。

　　敖丙化為了原形，是一頭銀色巨龍，頭頂上有兩根鋒利的犄角直插雲天，巨龍不斷地吸收雷光之海中的力量，萬丈的雷光之海開始變得稀薄。

　　閃亮的雷光在敖丙的龍身上閃耀，最終竟然有一顆金色的頭顱從敖丙的龍頭之中擠了出來，敖丙的龍身的形象已經無限地向著混沌天龍的形態靠近，而出現這顆頭顱更是有着混沌天龍的全部特徵。

　　不過只是一顆通體金色的頭顱，而且在直插雲天的鋒利犄角之上躍動着細小的金色電弧，龍頭之上龍眼微睜，眼眸都是金色的，在眼眸深處似乎隱藏着一汪金色的雷池。

　　金色頭顱仰天一聲長嘯，一股龐大的吸力從龍口之中傳來，剩下的稀薄的雷光之海被吸進了金色頭顱的大嘴之中，不過整個過程之中，敖丙最初的那顆具有紅藍犄角的頭顱，卻是一直保持着沉睡的狀態。

　　而敖丙渾渾噩噩之間，感覺自己的身上充滿了力量，迷迷糊糊之間，他看到了那個一直壓着自己打的銀甲人，不過這一次銀甲人給他的感覺可不是強大、犀利，而是美味，無上的美味。

　　敖丙不知道自己的感覺是怎麼來的，但他卻是真實地感覺到那個銀甲人對自己具有很大的誘惑力，自己有一種恨不能一口把他吞到嘴中的慾望。

　　而那個銀甲人對於眼前的驚變卻是終於做出了反應，不過他的反應卻是逃，轉身而逃，向著黑雲的方向急退而去，敖丙只是張開嘴深吸了一口氣，那銀甲人便是到倒着進入了敖丙的嘴中。

　　敖丙一愣，他甚至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剛才的吸氣只不過是他身體的本能反應，甚至沒有經過他大腦的思考，就好像他的身體就知道，能夠輕易地吞噬銀甲人。

　　敖丙的腦子有些麻木，剛才逼得自己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的銀甲人，就這樣讓消失了？

　　敖丙不自覺地打了個飽嗝，吐出了一團雷光，他感覺自己的力量又上漲了一個層次，他頭頂上的金色雷霆犄角，是越發的璀璨了。

　　敖丙是被上方轟動的雷霆驚醒的，這個時候他也終於發現了自己的情況，他一扭頭就看到了一個緊閉着雙眼的龍頭，這顆頭顱他太熟悉了，因為那就是他的頭顱啊。

　　不過看着沉睡之中自己，他卻是感覺到了有些奇異。

　　這個時候，他才有心思徹底查看了一下自己的狀態，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敖丙發現自己竟然有兩個身體，確切地說是自己的身體分成了兩半，其中一半運行着自己之前修行的五行法力，身體內蘊含着天龍淬體術修鍊的五行之力。

　　另外一半身體卻是完全不等分的一半，體內沒有任何的法力，不過身體中卻是蘊含了巨大的雷霆之力，身體的強度令敖丙暗自咋舌。

　　因為就他看來，這身體強大得有些過分，絕對達到了大羅之境，至於究竟在大羅之境的什麼層次，他卻是說不清楚，他只是感覺應該不僅僅是大羅初期的樣子。

　　敖丙感覺到了自己的那顆頭顱之中還有一股自己的意識存在，不過卻是陷於沉睡之中，他嘗試溝通喚醒，根本沒有什麼效果。

　　敖丙抬頭看着頭頂翻滾的雷雲，心中陰晴不定，他隱隱約約知道了自己身上的情況，他不知道一切是怎麼發生的，但他卻是知道自己因禍得福了。

　　自己能夠活下來，能夠有這個‘福’，完全就是靠了混沌天龍的光，如果不是混沌天龍的傳承，敖丙今天絕對葬送在這雷劫之下。

　　不過讓敖丙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率先修鍊的五行之力，雖然小有成效，但是最先取得突破的竟然是這完全沒有絲毫根基的雷極之力。

　　而且這還是不是一般的雷霆之力，甚至確切地說這根本就不是雷霆之力，這是天劫之力，只不過是以雷霆的形式展現出來，雖然表現出了雷霆的性質，但是與蘊含了一種大勢，一種天地的大勢。

　　這樣的雷霆之力，不知道要比玉清神雷，太清神雷，紫霄神雷什麼的強悍太多了，這樣的雷霆之中蘊含了一絲洪荒的毀滅意志，代表了一種勢。

　　混沌天龍具有九極之力，他有九顆頭顱，每一極之力對應一顆頭顱，敖丙修鍊不到家，本體的形態雖然向著混沌天龍轉化，卻是一顆頭顱都沒有修鍊出來，不過是修鍊出了兩根分別蘊含了水火之力的犄角而已。

　　現在可好，竟然分出了一顆雷極頭顱，這顆頭顱代表的可不僅僅是敖丙修鍊上的一個進步，而是代表了巨大的力量。

　　敖丙可以通過這顆金色的雷霆頭顱發出大羅之境的實力，如果再修鍊一種雷屬性功法，修鍊出法力，那麼絕對是更加的強悍。

　　這說明了敖丙已經具有了與大羅之境叫板的實力，他最先想到的就是河伯，河伯這件事情必須儘早解決，這些年來敖丙感覺自己對洛神娘倆虧欠得太多太多。

　　敖丙的思緒被天空之中的巨變驚醒，他金色的威嚴的眼眸注視着天空之中翻滾不休的雷雲，沒有絲毫的恐懼，此時他的實力無所畏懼。

　　而且敖丙此時擁有天劫之力，甚至他可以控制一些雷霆之力，有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思。

　　天空之中黑雲翻滾收縮，似乎有什麼東西要衝出來一般，敖丙知道雷劫在孕育它的最後一擊，敖丙卻是根本沒放在眼中。

　　他有大羅之境的肉身，而且還有終極殺器弒神槍，他認為接下來的這道雷劫不過是毛毛雨，走走形式而已。

　　雷雲的翻滾在半個時辰之內停止，所有的雷雲都收縮凝聚，最後在天空之中，只剩下了一座恢弘的金色宮殿，在殿門正上方懸挂一塊牌匾，上書四個字“滅世雷宮”。

　　敖丙心中冷笑一聲，口氣倒是挺大的，不過就是不知道實力怎麼樣，這就是自己的第九劫？這座雷霆宮殿是要怎樣？要過來壓死自己嗎？

　　璀璨的滅世雷宮之上跳躍着金色的雷弧，在敖丙的注視之中，宮殿正門忽然大開，一道白光在殿門大開的瞬間，忽地射出。

　　敖丙心中一驚，金色的頭顱吐出了一片雷光，在他身前形成了一道雷幕，不過令敖丙眼神微縮的是，白光直接衝過了雷幕，沒有受到任何的阻滯。

　　敖丙一慌，龍爪捏着弒神槍，向著白光點了過去，誰想到白光竟然無比的靈活，稍微一錯，竟然躲過了弒神槍的一擊，反而纏繞着弒神槍向著敖丙加速沖了過來。

　　白光很快就到了敖丙的龍身之前，它圍繞着金色的頭顱轉了三轉，搖頭擺尾地向著另外一顆頭顱的眉心落了過去。

　　敖丙那顆金色的頭顱被白光籠罩旋轉的期間，連大氣都不敢喘一下，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竟然如此的詭異，雷幕防禦對它竟然無效，而且還知道躲避攻擊。

　　敖丙的另外一顆頭顱被白光侵入，卻是沒有任何的不適，好像是意識更加的深沉了，他仔仔細細地檢查了一下自己的身體，卻是沒有任何其他的發現，一切正常。

　　可是敖丙認為，一切正常，才是最大的不正常，他仔仔細細地檢查着自己的身體，卻是被滅世雷宮驚動了，滅世雷宮轟隆作響，竟讓向著天際深處逃竄。

　　敖丙一愣，龍爪之中的弒神槍狠狠地向著滅世雷宮擲了過去，與此同時他的身形也是向著雷宮逃竄的方向追了過去。

　　敖丙身子輕輕一晃，竟然竄出去了數里，這可是他之前不敢想的，他此時的身體強度實在提升得太多，他毫不停留，直奔雷宮的方向而去。

　　敖丙的身形僅僅是比弒神槍晚來了一步，他的速度由此可見一斑，此時弒神槍狠狠地點在雷宮之上，雷宮顫抖跳躍，想要逃脫弒神槍的壓制。

　　就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敖丙忽然到了。他龍爪一握弒神槍，滅世雷宮立刻就穩定下來，敖丙看着眼前的雷宮，心中閃過一個瘋狂的念頭。

　　敖丙手中長槍狠狠一壓，然後將滅世雷宮一挑，雷宮向著敖丙的方向飛了過來，雷宮哪裡肯束手就擒，它扭動着向著遠處逃跑。

　　可是敖丙忽然張開嘴巴，一股強悍的吸力從他的嘴中傳出，雷宮掙扎了片刻之後，化為一道金光，落入了敖丙的口中。

# 第172章 宮靈雷滅

　　話說，敖丙憑藉著雷光之海，凝聚出了雷極頭顱，而且雷極頭顱具有超越大羅初期的實力，竟然直接將銀甲人吞噬了。

　　而且在滅世雷宮放出的不知名白光被本尊頭顱吸收之後，雷霆頭顱又憑藉著弒神槍將滅世雷宮鎮壓，吞入到了嘴中。

　　雷霆頭顱將滅世雷宮吞入到了嘴中，敖丙就感覺自己吞了一塊烙鐵一般，不過傳來的感覺不是灼熱，而是酥麻，敖丙感覺自己的嘴都不是自己的。

　　不過任憑滅世雷宮怎麼跳動掙扎，敖丙都不會張開嘴，他知道這滅世雷宮不是非凡之物，這是自己的機緣，不可輕易放棄。

　　就在金色頭顱困不住滅世雷宮，而敖丙又束手無策的時候，忽然在他的身體內，出現了一股浩瀚荒古而又與敖丙同根同源的氣息，敖丙立刻就知道那是混沌天龍的氣息。

　　在混沌天龍的面前，滅世雷宮立刻就安穩下來，敖丙幾乎是沒有任何的阻礙，就侵入到了滅世雷宮，在滅世雷宮的內部，敖丙算是見識了那些雷霆兵刃，雷霆凶獸，銀甲人是怎麼回事。

　　敖丙看到宮殿內上方懸浮着各種格式的雷霆兵刃，刀槍劍戟斧鉞鈎叉，鏜鐮槊棒鞭鐧錘爪，樣樣齊全，它們在大殿上空按照某種軌跡不斷地旋轉着。

　　在大殿的地上趴伏這數十頭雷霆凶獸，有敖丙遭遇的雷霆雄獅，有雷霆猛虎，雷霆凶鱷，雷霆莽牛，雷霆雲豹，等等。

　　不過它們此刻都是很溫順地趴在地上，吞吐着雷霆，似乎在修鍊着，看到敖丙進入大殿，也不過是稍微抬了抬眼，並沒有戒備的意思。

　　敖丙倒是奇了，它們怎麼轉性了，自己遇到的那頭雷霆雄獅可是凶戾的很，現在的它們就好似家中溫順的寵物一般。

　　往宮殿的正上方看過去，卻是看到了一個乾巴巴的小老頭端坐在寶座之上，在寶座的兩側有三個銀甲人分立在兩側，一如敖丙在渡劫之時遇到的那個銀甲人。

　　敖丙心中有些驚訝，這其中竟然有人，他開始有些理解了銀甲人說的那句話，‘臣服或者死’的含義，臣服的應該就是這個小老頭？

　　不過此時小老頭的臉上卻滿是猶豫與遲疑，他一雙小眼睛看着進入大殿的敖丙，心中踟躕不前，他感覺到了敖丙體內傳來的氣息，也深深地知道那其中代表了什麼蘊意。

　　尤其是看到走進大殿，渾身泛着金色的敖丙，小老頭心中更加的凄慘，他不自覺地摸了摸自己淡金色的鬍鬚，終於慢慢地從寶座之上走了下來。

　　他來到敖丙的跟前，恭恭敬敬地跪倒在地，“滅世雷宮雷滅拜見主人，乞求主人收留老奴，不要泯滅老奴的靈智……”

　　敖丙看着跪在自己跟前的老頭，他在進入宮殿的一瞬，他就知道殿中的這些事物都不能對自己產生威脅，就好像我們一眼就知道雞狗於自己無有威脅一般，因此他也不怕老頭搞什麼手段。

　　敖丙冷眼看着雷滅，他沒有理會俯倒在地上的雷滅，繞過了雷滅，他走向了上方的寶座，敖丙一下坐在了寶座之上，他居高臨下，威嚴有度，

　　“你是何人？又因何要稱我為主人？”

　　雷滅在敖丙繞過自己的時候，就已經跪着轉過了身子，使得自己跪拜的方向一直都是衝著敖丙，雷滅心中一聲苦笑，他恭恭敬敬地回應說道，

　　“主人，老奴乃是這滅世雷宮的宮靈，掌管滅世雷宮，代天刑罰，專司天地萬靈的金仙雷劫，如今落在主人手中，老奴知曉逃脫不得，老奴只希望主人能夠收留老奴……”

　　敖丙的手不自覺地敲打起寶座的扶手，他微眯着眼睛看着眼前的老頭，心中卻是在考慮着他說的話，敖丙沉吟着，卻是讓雷滅的心揪了起來。

　　雖然他是宮靈，並不能算是一個生命，不過他產生靈智已經無數個量劫，而且一直執掌滅世雷宮，代天刑罰，他見慣了生生死死，可是他卻是真的不想死，他認為那是一件極其恐怖的事情。

　　“最後射向我的那道白光是什麼？你應該知道吧？”

　　雷滅雖然作為宮靈，但竟然出奇地在額頭上流出了冷汗，他實在是被敖丙的沉默嚇到了，他聽到敖丙的問話，立刻回應說道，

　　“是是是，老奴知道，知道，那是金仙雷劫的一種，是為心劫，引外魔，勾連受劫者心中最大的魔障，讓受劫者沉迷魔域，無法自拔，最終靈魂腐朽而滅。”

　　敖丙皺着眉頭，心劫的話，自己還是親眼見過，當年巴蛇的第八道天劫便是心劫，沒想到自己竟然也遇到了心劫，不過敖丙卻是有些疑惑，既然受到了心劫，為什麼自己沒有陷入幻境之中呢？

　　似乎料到了敖丙的疑惑，小老頭抬頭看了敖丙一眼，開口說道，“主人，您的情況，老奴也是沒有見過，心劫放出，老奴便無法控制，但是通過遙遙的感應，老奴感覺到了……”不自覺地又抬頭看了敖丙一眼，才接着說道，

　　“老奴感覺到了兩個渡劫者，而心劫在其中一個之中感到了同類的氣息，於是射向了另外一個……”

　　至此，敖丙才終於知道了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原來又是混沌天龍的傳承救了自己一次，要不是天龍傳承，自己就不能修鍊出雷極頭顱，也不會有現在的兩個意識。

　　敖丙也有這個感覺，他總是感覺自己在睡覺，不過他又是意識清醒，現在聽到雷滅的話，他才知道。自己在頭顱分離的時候，竟然連意識也分成了兩個。

　　按照這樣修鍊下去，自己豈不是要分成九個意識？敖丙心中一苦，九個意識，若是自己和自己意見不合吵了起來怎麼辦？

　　敖丙想通了自己身上的問題，首先想到不是自己受了多大的好處，竟然是這無厘頭的想法，若是讓別人知道了敖丙的想法，不知道要笑掉多少顆大牙，又要羡慕死多少人。

　　他的意識兩分，就好似是一心兩用，自己永遠都是自己，怎麼會出現了意識之間吵架的事情，不過不得不說，敖丙的想法實在奇特。

　　跪倒在地上的雷滅看到寶座上陰晴不定的敖丙，還以為他在擔心另外一個意識，他開解說道，“主人放心，老奴這裡有助別人渡過心劫的方法……”

　　敖丙臉上不動聲色，這個老頭的誤會很有見地嘛，他輕輕地點了點頭，“恩，你很好，我就收下你了，不過卻是要採取一些措施……”

# 第173章 天劫秩序

　　話說，敖丙進入滅世雷宮的內部，卻是遇到了滅世雷宮的宮靈雷滅，而且雷滅上來就要認敖丙為主，敖丙耐着性子與他聊了一會兒，了解到了一些事情。

　　自己的另外一顆頭顱陷入到了心劫之中，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自己的金仙之劫並未結束，只不過自己的意識兩分，讓自己另外一份意識陷入了劫難之中，不過既然雷滅有讓人安然渡過心結的方法，卻是不用擔心另外一份意識的安危。

　　雷滅聽到敖丙的回應，沒由來的鬆了一口氣，不說眼前這位他身後的那位大人，那絕對是不朽的存在，單單就是眼前這位都不是自己能夠對付的了得的。

　　不是他妄自菲薄，而是真的不行，他親眼看到了敖丙蛻變的過程，也看到了敖丙吞噬銀甲人的場景，他知道自己對付不了敖丙，最後的心劫也不過是要阻擋敖丙的腳步，好讓自己安然身退，可是沒想到心劫竟然沒起到絲毫的作用。

　　尤其是之後混沌天龍氣息的出現，讓他徹底放棄了抵抗，他真怕眼前這位興起心來，讓自己徹底隕滅，他聽到敖丙的話，頓時放下心來，

　　“能夠為主人分憂，是老奴的福分，能夠讓主人安心，也是老奴的心愿……”雷滅恭恭敬敬地說道，显示出他並不反對敖丙施以手段。

　　敖丙沒有着急，他看了看自己金色的身體，又看了看老頭一身的淡銀色的皮膚，還有淡金色的鬍鬚，問道，“你身上的金色和銀色有什麼講究？”

　　他察覺到金色的雷霆要比銀色雷霆厲害得多，雷宮是金色的，可是給自己的感覺並不是很強，而且雷滅淡銀色的皮膚也是說明了一些問題。

　　“主人，您已經成就了金雷之身，而老奴只是銀雷之身，在金雷之上尚有黑色的隕雷，和灰色的源雷……”

　　“源雷便是最高的？”敖丙好奇地問道。

　　“是的，九大雷宮，三大雷殿，一座雷塔，其中雷宮一般以銀色和金色為主，雷殿以金色和黑色為主，雷塔為純黑色，據說有一點灰色。”

　　敖丙默然，自己好像捅了一個馬蜂窩？他本是隨口一問，沒有想到竟然是這麼一個結果。滅世雷宮只是九宮之一，其上還有三殿一塔？這年頭，天劫也是有組織的？

　　敖丙心中有些躊躇，這個消息實在是太過於震撼了一些，自己之前可是從沒有聽到過這樣方面的信息。

　　敖丙沉吟着說道，“我看你這雷宮不是金色的嗎？”

　　雷滅尷尬一笑，“這都是面子，九座雷宮都是金色的，不過有幾分實料卻是大有不同，強的如隕世雷宮甚至有九分金色，弱的就如我的雷宮一般，只有一分。只有外面一層是金色的，裏面都是銀色的。”

　　敖丙終於知道了雷滅的那淡金色的鬍子是怎麼回事了，恐怕這滅世雷宮連雷滅所說的一分都沒有，可是他知道的越多，心中越是壓抑，實在是太可怕了一些。

　　“那你若是投靠於我，雷殿或者雷塔不會追究嗎？”敖丙雖然表面不動聲色，實則心都提了起來，一座墊底的滅世雷宮都是這樣棘手，它的上面還有那些逆天的，自己實在惹不起啊。

　　“絕對不會的，因為九宮之中不乏有依附強者的先例，三殿卻都是獨立的，他們只有在天地大劫或者有危急洪荒的魔頭出世時才會現身降下雷劫，對於九宮他們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畢竟強者是享有特權的。至於說雷塔，那是傳說之中的存在，只有面臨洪荒生死存亡的大劫才會現身……”

　　敖丙點着頭，心中卻是翻江倒海一般，真是長見識了，原來洪荒之中還有這樣的一股勢力存在，竟然是如此的強橫，自己真是無知無畏啊。

　　敖丙忽然懂得，只有你的實力達到了一定的層次，你才能夠接觸到同等層次的信息，這句話果然不假。

　　敖丙終於放了心，不知不覺間自己又撞上了一場大機緣，同時他也被雷滅說起了興緻，他有些好奇地問道，“你倒是說說都是哪幾座雷宮依附了什麼強者？”

　　“主人，九宮之中有五座雷宮分別依附了五位大能，剛才說過的最強大的隕世雷宮，依附的便是昆崙山那位，在之前隕世雷宮不過是排在第三位，只是在依附那位之後，才升到了第一位。”

　　說到此處，雷滅的目光有些火熱地掃過敖丙，自己這位主人雖然實力不是很強橫，但絕對是一個優質潛力股，自己剛剛給他渡過金仙雷劫，可是你看看現在已經有大羅的實力。

　　況且這位主人的身後還有一位大人呢？

　　從敖丙修鍊的功法他猜不到是哪位大人，但是論及此功法的玄妙，還有那位大人的氣息，雷滅卻是對那位不曾見過面的大人信心十足。

　　也許這不是自己的劫難，反而是自己的機緣，依附主人之後，不說將雷隕踩在腳下，至少排位上升幾個名次，擺脫這老末的命運是必然的。

　　敖丙自然是知道雷滅口中說得是誰，昆崙山那位，說得就是玉虛宮元始天尊吧？至於雷滅眼中的火熱，他也是看到了，他有些心虛，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幫到他。

　　雷滅接着說道，“裂世雷宮依附的是東海金鰲島那位，裂世雷宮本是序列第一，被隕世雷宮超越之後，不凡寂寞，好像是他主動找上了那位，他的序列倒是一直保持在了第二，隱隱有重回巔峰的趨勢……”

　　這是通天教主，沒想到教主也有份，看來洪荒之中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還很多呢！

　　“破世雷宮依附的是西方那二位，破世雷宮本在序列第五，由於西方那二位的扶持，如今序列第三……”

　　西方二位？接引聖人，准提聖人吧？他們扶持雷宮倒是也在敖丙的意料之中，在敖丙的意料之中，接下來的兩位應該就是女媧聖人和老子聖人了，不過他全部都猜錯了。

　　“驚世雷宮依附的是凌霄殿那位，那位野心勃勃，這樣的事情自然也是要插上一手，生生將序列第七的驚世雷宮提升到了序列第四……”

　　敖丙真是驚訝了，沒想到昊天也有份，他竟然插手了，照理來說這不應該是聖人們之間的遊戲嗎？敖丙的驚訝沒有結束，下面讓他更驚訝。

　　“斷世雷宮依附於地仙界那位，斷世雷宮卻是從序列第二降到了序列第五，但是在那位的扶持下，隱隱有雄起的趨勢……”

　　地仙界那位，地仙之祖鎮元子？沒想到竟然是他，他不是個老好人嗎？什麼也不插手，怎麼在這插了一杠子？

　　最後一位竟然既不是女媧也不是老子，敖丙可是驚訝的不行，可是慢慢地他也就想明白了其中的關竅。

　　這五位莫不都是有眾多的手下門徒，他們的弟子手下渡劫的時候，自然需要有人關照一下，因此有一個雷宮幫忙照拂一下是很有必要的。

　　女媧沒有插手，是因為她門徒不多，只有一個靈珠子，後來也是讓他入了闡教。老子正式的弟子只有玄都大法師一人，後世的上洞八仙等記名弟子尚未拜入人教門下，再加上太上忘情，老子更不會搞這些事情。

　　自己如今也有了一座雷宮，雖然是墊底的存在，但蚊子再小也是肉，說不得自己渭河的勢力要在上一個台階了。

　　“雷滅啊？就沒有人招攬過你嗎？”敖丙笑眯眯地問道，臉上的笑容別提有多欠揍。

　　PS：首先謝過玉蟾真人的打賞，叩謝！！

　　再就是說說這個雷宮的設定，其他洪荒小說之中應該沒有這麼寫的吧？心中竊喜，不足為外人道也。

# 第174章 前世今生

　　話說，敖丙從滅世雷宮雷滅的那裡，知道了不少關於雷宮雷殿的消息，他萬萬沒有想到天劫的背後竟然還有這麼多的說頭，天劫竟然也是可以暗中控制的，敖丙忽然覺得洪荒的水好深，比自己想象中的要深很多，自己有種溺水的感覺。

　　而且最讓他意外的的是，洪荒之中很多人竟然都在勾結天劫，包括元始天尊、通天教主，玉帝鎮元子等，而自己卻從未聽聞過。如今自己竟然也與一個雷宮勾搭上了，豈不是說在某種程度上，自己已經與他們站在了同一高度？

　　雷滅聽到敖丙的調笑，心中一股無奈，看來這位主人也並不是一個嚴肅守舊之輩，他苦笑着說道，“主人說笑了，老奴在九宮之中一直都是墊底的存在，怎麼會有大能之輩來招攬老奴？”

　　敖丙吃味地笑着說道，“如此說來，我豈不是還吃了天大的虧……”

　　雷滅尷尬地賠笑着，雖然知道敖丙不過是一句玩笑，但是他心中突然有些患得患失起來，他忽然想起了什麼，有些遲疑地說道，

　　“倒是曾經有人曾經招攬過老奴，不過老奴拒絕了……”

　　“哦？還有這樣的事？你倒是說來聽聽——”敖丙倒是立刻展現出了自己八卦的性質，好奇地問道。排在老末的雷滅也有看得上眼，關鍵是竟然還被雷滅拒絕了。

　　雷滅輕輕地咳嗽一聲，似乎是在掩飾言語之中的尷尬，“曾經，幽冥血海之主來找過老奴，不過他在找老奴之前已經將另外三座雷宮都找遍了，他們都沒有答應，老奴也就拒絕了……”

　　敖丙嘴角微笑着搖了搖頭，看不出來，這傢伙竟然還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傢伙，不過冥河老祖有此心也不奇怪，他創阿修羅一族，身為阿修羅教教主，自然是有很多手下人需要渡劫。

　　“冥河老祖？他的實力很強吧？應該在准聖？你們怎麼還都拒絕他了？”

　　雷滅解釋說道，“據說他在准聖中期，用阿鼻元屠斬出善惡二屍，雖然他實力不錯，但是阿修羅族不修功德，不明善惡，他們孽障纏身，渡劫之時必然遭遇兇險，我們幫人渡劫也是需要有個限度的……”

　　“若是一般修道之人，我們稍微調低一點雷劫威力，是沒有問題的，可若是遭遇邪魔外道渡劫，我們卻是不能徇私，因為有天道監察，說不好連我們自己都要搭進去，阿修羅族天生好戰，孽障纏身，若是答應了冥河老祖，我們被天道追究起來，少不了要被隕滅靈智，重歸混沌，再生出靈智就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

　　說到這裏，雷滅臉上也是適時地閃過一抹心悸，似乎想到了靈智泯滅的悲慘結局。他忽然說道，“主人，我可以幫您的好友渡劫，不過若是業障纏身之輩，老奴也是無能為力……”

　　敖丙默然，還以為操縱了雷宮就能為所欲為，沒想到還要受到天道的束縛，可是也只有這樣才是最合理的，要不然洪荒豈不大亂了？

　　忽然，敖丙想到了一個很嚴峻的問題，自己收復了滅世雷宮，會不會被其他的雷宮感應到？會不會落入到他們背後之人的眼中。

　　“你依附於我，其他的雷宮會不會立刻就知道消息？”敖丙的臉上很是嚴肅地問道。

　　雷滅先是一愣，但是隨即便知曉了敖丙的擔心，回應說道，“主人放心，我們雷宮雖然依附於大能，但終究是獨立的，因此我們的信息共享，老奴與他們不同，若是主人不想其他的雷宮知道，他們便不會知道……”

　　說到這裏，雷滅的眼中閃過一絲幽怨，是啊，自己應該是第一個臣服於他人的雷宮吧？

　　這個消息若是傳到其他雷宮那裡，豈不是要被他們笑死，不行，這件事情不能讓他們知道，若是被他們知道，我也只是依附於主人。

　　敖丙點了點頭，“我奉師尊之命，來洪荒之中歷練，因此不行引起太多的注意，所以……”敖丙知道雷滅有些誤會，但是他不介意再扯扯混沌天龍的虎皮。

　　“老奴省的，主人的信息誰也不會知道……”這樣最好了，就讓自己悶聲發大財好了，等到下次遇到的時候，老滅我也下你們一跳。

　　“恩，”敖丙滿意地點了點頭，他伸出手指，一點金光落在了雷滅的眉心，形成了一條雷龍的形態，盤旋在雷滅的眉心，然後隱匿在皮膚之下，

　　“這一點金雷可以幫助你修鍊，不過若是你心有異志，這點金雷便隨時能夠泯滅你的靈智，我不介意為這雷宮換一個宮靈……”

　　雷滅立刻叩首不已，“老奴對主人絕對是忠心耿耿，不敢有半點異心……”

　　“好了，諒你也不敢，你先為我的另一意識解開心劫吧？”敖丙看着雷滅說道。

　　雷滅點頭，跟着敖丙來到了外界，而外界也終於平靜下來，敖丙的金色頭顱之上，在犄角之間，眉心正中有一座迷你的雷宮印記，就好似刻在那裡的一般。

　　雷滅出了雷宮，立刻就顯得有些萎靡，看樣子身為宮靈的他離了雷宮實力大大減弱，雷滅着眼前敖丙的本體，心中驚疑不定，這生靈他竟然從沒有見過。

　　他執掌滅世雷宮，見過的生靈絕對不少，可就是沒有一種生靈能夠與眼前敖丙的本體對的上號。

　　倒是有些類似於龍族，不過這絕不是龍族，尤其是筆直鋒利的犄角，手肘處的骨刺，絕對不是龍族的做派，關鍵是這兩顆性質屬性完全不同的頭顱，讓他長了見識。

　　他是看着敖丙的金色頭顱長出來，他知道這其中有一部分是功法的原因，但同時也有血脈的因素，因為他看得出來金色頭顱是血肉之軀，只不過是雷霆力量充裕而呈現出了金色。

　　在他就要施術，將敖丙的另外一顆頭顱的心劫破解，忽然另外一顆頭顱睜開了眼睛，他的眼中閃過五彩光華，讓雷滅的眼神一僵。

　　這股氣息雖然不是很強大，但是很純正很高深，竟然讓雷滅產生了一絲心悸，不過他隨即平靜下來，化為一道雷光，射入到了敖丙金色頭顱眉心的雷宮之中。

　　敖丙的兩顆頭顱對視一眼，他們之間互相經歷的事情頓時瞭然，敖丙知道了自己在心劫之中經歷了什麼。心中一陣驚訝，真是兇險啊，可是收穫也同樣讓他欣喜。

　　敖丙的另一份意識，在雷霆之海中陷入了混沌，只守住了靈台一點清明，後來要清醒過來的時候，又被心劫入侵，因此——

　　敖丙感覺自己身上無一處不痛，刺鼻的蘇打水的味道讓他的神志稍微清醒了一些，他緩緩地睜開了眼睛，雪白的天花板，緩緩地往身邊看過去，卻是一個雪白床位，這裡是——

　　醫院？？！！

　　敖丙感覺自己的腦袋很痛，什麼都想不起來，為什麼自己會出現在醫院，他什麼都不記得，他的身邊忽然一個清脆的聲音傳過來，

　　“你終於醒了，你可是昏迷了整整半年多時間，你還記不記得自己是誰？你家裡還有什麼人，讓他們來把住院費交一下……”

　　敖丙順着聲音看過去，是一個身穿護士服裝的漂亮姑娘，他幾乎是脫口而出，“啊，我叫甄龍，是一個孤兒，家裡沒有什麼人了，我把支付寶賬號告訴你，把住院費交上吧……”

　　甄龍？敖丙感覺這個名字又熟悉又陌生，他感覺那就是自己的名字，可總是有感覺不對的地方，他忽然記起來自己好像被一輛車撞了。

　　所以自己就被送到醫院來了？應該是這樣吧？

　　敖丙總感覺自己被車撞了之後，還有其他的什麼記憶，可他怎麼回憶都想不起來，後來他覺得那應該是在自己昏迷的時候，做過的夢吧？

　　敖丙的身體一天天的好轉，他和那個小護士倒是越來越熟，敖丙也知道了她的名字——

　　洛水。

# 第175章 滅世黑蓮

　　話說，敖丙從醫院之中醒了過來，他總感覺有什麼地方不對頭，但他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不過他倒是漸漸地和小護士洛水熟化起來。

　　在閑暇之時，敖丙又重拾自己的老本行，開始碼字寫書。不努力不行，他自己的那點存款還不夠交住院費的，還是小護士借了自己五千塊錢才交齊住院費。

　　可是敖丙昏迷了半年時間，半年時間無緣無故的斷更，讓他的讀者都以為他太監了，紛紛棄坑。

　　如今敖丙重新更新，訂閱那叫一個慘淡，雖然他解釋了自己斷更的原因，但是失去的人氣，想要再聚起來，可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了。

　　敖丙在病床上碼字，倒是引起了洛水的關注，雖然如今網絡作者不少，但是真的遇到一個活生生的卻又是另外一番光景。

　　洛水與敖丙是越來越熟，也逐漸地了解到了敖丙的困境，因此對敖丙一直很鼓勵，讓他不要放棄，只要堅持總會成功。

　　敖丙甚至都起了放棄的心思，可是被美女這樣殷切地希望着，他就堅持了下去，一個月之後，敖丙康復出院，可是他和洛水的交集並未結束。

　　不知道是洛水的鼓勵起了作用，還是敖丙經歷生死之後時來運轉，他的小說竟然被一家遊戲公司看中，賣了個遊戲版權，手裡立刻就有了錢。

　　敖丙與洛水確定了關係，他們順利成為了戀人，並且關係進展迅猛。

　　後來敖丙更是一發而不可收拾，他的小說竟然越來越火，被越來越多的人熟知，兩年之後他的第五本小說被改編電視劇，敖丙一時之間風頭無量。

　　在他的小說改編電視劇上映的那一天，他和洛水組建了自己的家庭，一時之間，敖丙愛情事業雙豐收。兩年之後，敖丙的女兒出生，其名喚作甄洛裳。

　　敖丙寫了越來越多的書，他的名氣越是越來越大，不過他很安於現狀，每天碼碼字，做做飯，接送女兒上學，他很滿足。

　　有的時候，敖丙看着自己的妻子洛水，眼前總是隱約浮現出另外一副絕美的容顏，似乎不存在於世間的容顏，但那副容顏卻似乎存在於夢中，總是影影綽綽，看不真切。

　　在敖丙第十本書的時候，有一個叫做龍靈兒的書迷瘋狂地迷戀上了敖丙，甚至都到了主動獻身的地步，為此敖丙沒少被洛水挖苦調笑，可是這並沒有影響他們之間的感情。

　　敖丙的一生過得很平淡，可是他很滿足，他一生沒有風風雨雨，可是卻處處都是溫情，四十五歲的時候，敖丙被診斷為肝癌，時隔二十多年，他再一次躺在了醫院的病床上。

　　敖丙躺在床上，在床邊坐着哭得眼睛紅腫的洛水和甄洛裳，敖丙沒有哭，他在笑……

　　他深情地看着眼前的一大一小兩個美女，嘴角微微笑着，他輕輕地說道，“洛水，裳兒，其實我覺得和你們就這樣平平淡淡度此一生也挺好，可是……”

　　敖丙的眼神忽然變得有些嚴肅，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他對甄洛裳說道，“裳兒，你附耳過來，我有話要說……”女兒疑惑地將頭伸了過去，只聽到敖丙輕聲說道，

　　“可是，這一切終究都是假的……”

　　甄洛裳的眼睛忽然睜的很大，臉上滿是驚恐，敖丙不知道從哪來的力氣，忽然伸出右手，一把攥住了甄洛裳鬢角的一朵小黑花。

　　敖丙感覺着掌心傳過來的掙扎，不為所動。

　　他看着驚慌失措的妻子和女兒，滿目的深情。

　　他的容貌開始變得年輕，並且在向著另外一個模樣轉變，那是洪荒世界東海龍王三太子、渭河龍王敖丙的容貌。

　　等到一切都變得模糊，敖丙的眼神終於恢復了清明和澄澈，他喃喃低語道，“洛神，裳兒，那一天不會太遠的，我有了實力，一定要把你們接回來……”

　　敖丙閉上眼睛，再睜開時，已是在渡劫之地，他隱隱約約知道了自己身上發生的變化，扭頭看了一眼身邊的金色頭顱，立刻就知道了所有的事情，頓時唏噓不已。

　　可是最讓他興奮的，莫過於他終於有了大羅之上的實力，他終於可以光明正大地將妻子洛神和女兒敖洛裳接回到渭河，而不必再考慮河伯的想法。

　　就在敖丙心中興奮不已，打算大幹一場的時候，他忽然感覺到一股眩暈，差點直接癱軟在地上，敖丙勉強定了定心神，終於發現了問題。

　　自己的意識不夠強大，不能支持兩具身體的同時消耗，尤其是其中有一具還是大羅之上的軀體，敖丙臉上頓時又苦了起來。

　　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果然沒有一步登天的好事，他讓自己的金色頭顱中的意識陷入了沉睡，他的眩暈才好了很過。

　　敖丙化為人身，發現不知道什麼時候血玉子已經在自己身邊了。

　　要說血玉子的感覺，震驚，除了震驚，還是震驚。

　　他實在想不到自己家陛下實在是太逆天了，如此雷劫竟然都渡的過去。想當年自己是遭遇了兩柄雷霆兵刃，差點隕滅啊，沒想到自家陛下不僅經歷了雷霆兵刃，還有雷霆凶獸、雷霆人和雷霆宮殿。

　　而且那桿另他神魂驚懼的長槍，更是讓他心馳神往，他隱約猜到了長槍的來歷，可是如此至寶竟然會出現在自家陛下的手中，他除了震驚還是震驚。

　　最最讓血玉子吃驚的是，他在敖丙的身上感覺到了大羅金仙的氣息，那可是他一直在追求的境界，可是一直不得其門而去，沒想到陛下竟然到了那種境界，他對敖丙的恭敬到了一種無以復加的地步。

　　敖丙閉上眼睛感應了一下自己的狀態，他發現若是自己休息一年時間，便可以動用雷極之身一天時間，雖然差強人意，但是聊勝於無。

　　這就好像一個人若是身體負擔重了，就需要更多的休息時間來補充精神上的體力上的消耗。

　　敖丙對血玉子說道，“你回渭河替我給大家報個平安，我還有其他的事情要處理，你就說五年之後，我便帶領大家去打上黃河，迎娶洛神……”

　　血玉子渾身亂顫，他激動地點了點頭，陛下的舉動豈不是說他確實有了與河伯對抗的資本？陛下真有大羅之境了？

　　敖丙卻是化為了一道光華向著遠處飛遁而去，他的方向，卻是東平湖底，他有一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方丈仙島。

　　敖丙的腦域之中，他的神魂端坐正中，手中懸浮着一朵黑色的十二品蓮花，緩緩地旋轉，黑蓮之中傳出一股神魂波動，“你是怎麼看破我的幻境的？我的幻境無懈可擊……”

　　“你當我傻嗎？在我面前轉悠了二十多年，不是在我老婆頭上就是在我女兒頭上，我會看不到你？不過我有些好奇，我是怎麼引起堂堂的滅世黑蓮的注意呢？”

　　敖丙手中的這朵黑蓮，正是混沌青蓮四分之後的那朵十二品滅世黑蓮。

　　心劫就是引動渡劫者內心深處的破綻，引來外魔，蠱惑渡劫者的靈魂墮落，可是敖丙的心劫引來的卻是滅世黑蓮。

　　若是敖丙沒有看破滅世黑蓮的幻境，他在病床上便會死於肝癌，而洪荒世界的他卻是會死於靈魂衰竭，滅世黑蓮便會佔據敖丙的肉身。

# 第176章 50％盤古

　　話說，敖丙的腦域之中有一朵十二品黑蓮，這就是他突破心劫之後的收穫。十二品滅世黑蓮便是他的心劫引來的外魔。

　　不過最讓敖丙意外的是，自己的外魔竟然是十二品滅世黑蓮，滅世黑蓮的跟腳來自於混沌青蓮，與方丈仙島的十二品造化青蓮是同源同系之物，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天地靈物。

　　敖丙雖然有些自命不凡，可他卻是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洪荒之中不過是一介螻蟻，為什麼會引起四大十二品蓮花之一的滅世黑蓮的注意？他心中實在搞不懂？

　　要說敖丙能夠破除幻境，還有十二品黑蓮的一部分功勞，為了給敖丙編製一個如真似幻的場景，因此它一直都在敖丙的身邊，卻是不免暴露了真形，被敖丙看出了破綻。

　　敖丙手中的黑蓮再次傳出了一陣魂力波動，“我在你身上嗅到了造化青蓮的氣息，若是能夠得了你的真身，我便能藉此找到造化青蓮，然後補齊我的本源……”

　　敖丙瞭然，原來是看中了造化青蓮，這也就難怪了，自己身上除了造化青蓮便是弒神槍了，無非就是這兩樣。

　　不過他為什麼偏偏看上了我，不是還有另外兩朵蓮花嗎？但是敖丙轉念一想，他就知道自己有多傻，這滅世黑蓮去找另外兩朵蓮花，絕對是肉包子打狗。

　　因為十二品功德金蓮在接引聖人手中，根本不是滅世黑蓮招惹的起的，十二品業火紅蓮在冥河的手中，幽冥血海也絕對是滅世黑蓮的禁區。

　　它雖然是混沌遺留，出身高貴，貌似還開啟了靈智，但它若是要對付准聖境界的冥河老祖亦或者是聖人境界的接引道人，那絕對是無有半點勝算。

　　可是他就以為自己是好欺負的么，即便是自己不能突破他的環境，可是自己如今意識二分，自己的一份意識泯滅，尚有另外一份意志存在，自己必然能夠拿下滅世黑蓮。

　　滅世黑蓮之中又傳來一陣劇烈的神魂波動，“敖丙，我知道了你的秘密，你身上的弒神槍我看到了，只要你放了我，我就不把這個消息告訴別人，我認識幾個域外天魔王座，我可以介紹你們認識……啊……你好毒……小子，我不會放過你的……啊……”

　　說話的功夫，敖丙的手臂上忽然有幾道金色的細小閃電，纏繞着侵入到了滅世黑蓮之中，然後在滅世黑蓮的殘叫之中，敖丙一舉摧毀了他的神魂。

　　雖然敖丙的雷極之身陷入了沉睡，但是敖丙想要調動一點雷劫之力還是很容易的，而對於一切外魔的存在，天雷正是他們的剋星。

　　滅世黑蓮還有一個名字，喚作心魔黑蓮，它天生便是最佳的外魔之魔。劫雷立刻就摧毀了他的靈智。

　　敖丙嘴角勾起一絲冷酷，既然你知道了我的秘密，就更不能放了你，我可沒有將把柄放到別人手中的習慣，而且敖丙對於滅世黑蓮的用途，有了一個大膽的設定。

　　滅世黑蓮本身就是偏向於靈魂的屬性，若是自己能夠以滅世黑蓮為魂，以造化青蓮為體，孕育出一個生命，那麼這該是一個多麼強大的生靈啊？

　　一朵混沌青蓮孕育出了一個盤古大神，開闢了一個洪荒世界，自己一朵滅世黑蓮再加上一朵造化青蓮，孕育一個生命，這生靈在理論上來說，應該會一半的盤古大神。

　　一半盤古大神，敖丙想一想都感覺自己全身都在顫慄，他恨不能立刻就到方丈仙島，實施自己的計劃，不過他閉關之處距離東平湖不是太遠，三天時間，敖丙便來到了東平湖。

　　然後敖丙沒有驚動任何人，他直奔方丈仙島而去，敖丙進入方丈仙島，裏面卻是一片熱火朝天，螃蟹在裏面作威作福的日子過去了，現在所有的精怪都在練道修法，誰還有心思陪着螃蟹，玩兒他那亂七八糟的幼稚軍陣。

　　敖丙神識一掃，卻是將島上的情形知曉得一清二楚，自己的那七個弟子，如今已經出現了分化——

　　其中小白兔和熊貓是一派，他們天資聰厚，實力進境也快，修鍊頗為勤勉，一直將敖丙的教誨記在心間，修為絲毫沒有落下，如今已經到了玄仙巔峰，半隻腳就要步入太乙玄仙了。

　　再就是二猿和山豬是一派，他們資質稍欠，而且道心不堅，已經嚴重疏忽了修鍊，他們還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美其名曰論道，不過是以酒肉論之，如今修為不過玄仙中期，而且看樣子已經滯瀉於此不短時間了。

　　最後的大雕和白象，卻是有自成一派，他們的資質不好，不過卻是道心堅定，勤勤懇懇，每天的功課必不可少，如今竟然也到了玄仙中期修為。

　　對於他們選擇的路，敖丙沒有過多的指責，每個人的路都是自己選的，敖丙在之前的講道之時，倒是提點過二猿和山豬幾句，不過他們沒放在心上，敖丙覺得自己就更沒有必要放在心上。

　　對於自己的這幾位弟子，敖丙也算是上心，不僅僅是抽出時間來為他們講道，而且對於他們修鍊之中的困惑，也是儘力指點。

　　小白兔和熊貓突破到了太乙巔峰，敖丙沒有立刻讓他們服用瓊漿玉露突破境界，而是讓他們老老實實地沉澱了一番，如今看到他們的氣息圓潤，看來自己的心思也沒有白費。

　　不過此時，敖丙卻是沒有心思理會他們，他直奔方丈仙島的頂峰，這裏已經被他化為了禁區，除了在講道的某些特定時刻，誰也不能上來。

　　來到中央水池邊緣，敖丙看着中央的十二品造化青蓮，心中卻是在衡量着自己的想法，在他的推斷中，雖然可以成事，但是推算終究是推算。

　　這畢竟是關乎到兩朵十二品蓮花，兩件天地至寶，若是出了什麼叉子，敖丙想哭都找不到地方，敖丙看着池中的青蓮，手中托着黑蓮，臉上陰晴不定。

　　掙扎幾番，他終於是下定了心思，自己應該知足了，自己得到兩朵蓮花也是偶然，留在自己的手中，也不能讓自己的實力增強多少，若是能夠孕育出了一個強大的生靈，遇神殺神，遇佛殺佛，那麼自己的那點劫難，都不在話下。

　　干！自己來到這洪荒世界，就是為了攪他一個天翻地覆，多了自己一個敖丙，也不介意多一個擁有成聖之資的傢伙。

　　敖丙將自己的一縷心神注入到了黑蓮之中，黑蓮轉動間，敖丙的心神便徹底融入到了黑蓮之中，一點痕迹都沒有。

　　然後敖丙拿出了弒神槍，用槍尖托着黑蓮，向著青蓮送了過去，槍尖緩緩地劃開了青蓮外界的先天神禁，在青蓮的主動吸引之下，黑蓮化為一抹黑光消失在了青蓮的蓮心之處。

　　原本是翠綠欲滴的造化青蓮，此時的蓮瓣之上卻是出現了一條條的黑色紋路，就好像是一條條的黑龍，又好似一條條深邃的魔紋。

　　敖丙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種子已經種下，至於會長出什麼樣的果子，就看天意了。

本書大綱

　　由於本書尚未完成，大綱暫時只有這些，后緒部分會在書籍更新的同時，同步跟進！！

　　因緣際會落洪荒，東海龍宮為敖丙。1-4

　　明心見性三太子，百年玄仙出東海。4-9

　　渭水途中會通天，巧得黃庭遮天顏。9-15

　　洛河之畔迷洛水，情殤洛神得兇槍。15-20

　　偶救商人青蓮現，渭河水府頗寒酸。20-24

　　鱷神有請鴻門宴，兇槍逞威安身退。24-29

　　煉化神槍曰弒神，黑蝕水域會巴蛇。29-35

　　巴蛇戰將成金仙，鱷神來襲起爭端。35-41

　　巴蛇不敵鱷神強，金仙敖焚相助拳。41-45

　　蛇吞鱷神水府滅，欲開水府各方聚。45-51

　　吸血劫難席捲來，血族新立歸龍王。51-55

　　恩惠青蚨鼉龍服，體制初建十春秋。55-59

　　驚遇滅殺蚊道人，亂點鴛鴦敖靈兒。60-65

　　祖龍印引安邑行，幫派初建白襪子。65-69

　　東平湖上遇水生，弱水之靈遇淺灘。70-76

　　護島大陣算計空，天龍傳承巧渡險。77-83

　　巧得仙島算弱水，水火互濟練本源。83-89

　　實驗螃蟹欲出陣，技高一籌天門鎖。90-93

　　敖丙有女敖洛裳，洛神之言修鍊狂。94-99

　　百年光陰敖焚起，人教老道說敖丙。100-105

　　計賺老道話天庭，面見玉帝封天將。106-112

　　回東海暴打敖烈，深海獸潮有內幕。113-119

　　深海有神波塞冬，初涉深海有妙招。119-129

　　上天庭倒賣信仰，斗海神搭檔太白。129-133

　　貴族酒會展神跡，收信徒惑避爭端。133-142

　　子乙金鵬共來求，再入安邑會孔宣。142-146

　　五色神通招架難，誤入梅山收六怪。146-151

　　再會孔宣而勝之，遇妹喜入五行陣。152-156

　　破陣艱難落金鵬，助成湯巧封國師。157-162

　　伐夏桀妹喜之殤，得功德破金仙障。163-166

　　雷劫難渡機緣現，得遇雷宮收雷滅。166-172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來書評區按照格式添加大綱，注意標明章節序號。

# 第177章 水生的殤

　　話說，敖丙種下了一顆種子，他不知道這顆種子會在什麼時候發芽，他也不知道這顆種子會長出什麼，但他知道，這顆種子是自己的希望，是自己無限的未來希望。

　　敖丙就默默地看着逐漸布滿黑色紋路的青蓮，在水池中不斷地旋轉，一股股的天地靈氣被吸入到了蓮花之中，敖丙感覺到了巨大的滿足，將來一定能夠孕育出一個強大的自己。

　　敖丙看着眼前的青蓮，就好像农民看着自己田裡要收割的莊稼，他眼中有殷切的期望，和憧憬……

　　敖丙並沒有失神太久，以他現在的實力，想要走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過這兩朵蓮花牽連太大，敖丙不由得被牽動了心神。

　　忽然，水池中的一聲輕響將敖丙驚醒，原來是水池中的兩股水流在不斷地嬉戲流淌，天一重水和三光神水，如今沒有了水生搜刮它們的本源，它們終於慢慢地成長起來。

　　雖然還沒有化為人形，但是它們已經靈智大漲，快有三四歲孩童的靈智，隨着時間進行，他們的靈智會越來越強，直到最終與常人無異，超越常人。

　　看到它們，敖丙的嘴角微微露出了一絲微笑，這兩股水流也是自己的一大臂助，想想當年犀利的水生，若是他們也能像水生一般強橫，再加上調教得當，那麼它們便是最優秀的戰力。

　　敖丙陪着它們嬉鬧了一會兒，拋給它們一些靈物，輔助它們增強靈智。便退了出來，敖丙看着光禿禿的山頂，俯視着山下熱火朝天的景象，他心中豪氣陡生。

　　不過他沒有現身，只不過將兩滴瓊漿玉液送到了小白兔和熊貓的身邊，讓他們在感覺自身積累足夠之時，突破太乙之境所用。

　　敖丙直接出了方丈仙島，自己好久沒有去過渭河，也該回去見見大家，然後就開始籌備着將老婆孩子接回來了。

　　出了方丈仙島，敖丙在東平湖找到了敖焚，這些年來敖焚一直在東平湖靜修，不斷地吸收湖中水生留下來的弱水，一開始的時候水生還出來干擾，後來倒是安靜了下來。

　　此時的敖焚卻是將水生留下來的弱水吸收得七七八八，如今他的實力已經到了金仙後期，此時的他在打熬自己的法力，以讓自己的境界圓滿，為以後獲得太陽金焰而準備着。

　　敖焚見到敖丙，心中有些激動，他已經完全認可了敖丙，並且將敖丙作為是自己的指引，自己的陛下。不過，他的修鍊卻是還剩下最重要的一步沒有完成，無法跟隨敖丙而去。

　　當敖焚將自己的體內的火焰之力轉化為了太陽金焰，那麼弱水之力與太陽金焰的融合之力，必然能夠讓敖焚攀升到一個極高的程度，那時的敖焚才是真的破繭成蝶。

　　倒是聽敖焚說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水生現在是焦頭爛額，因為蘆花的事兒。

　　自從水生被敖丙的鎖天門秘術限制修為之後，他用盡了各種方法，總是不能讓自己的修為進步半分，他的身體就好像是一個篩子，吸收進去什麼能量，就會漏出什麼能量。

　　自從那次天門落鎖之後，他的實力便固定住了，不能增長一絲一毫，水生氣急，找敖焚理論，可是隨着敖焚的實力逐步提升，他逐漸地也不是敖焚的對手。

　　最關鍵的是，敖焚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便是想告訴水生，也是無從說起。

　　水生與蘆花確實是生活在了一起，不過他們沒有孩子，可能是種族之間的限制，最讓水生無法忍受的是，蘆花的衰老，他無法阻止。

　　他教授蘆花修鍊，可是蘆花卻不是修鍊的料子，一直都不得其門而入，看着蘆花一天天老去的容顏，水生決定採取一些不正規的手段。

　　於是經常有一個村莊或者一個小鎮的人畜全部莫名死亡，他們死相極其詭異，全身的血液被抽干，臉上帶着化不開恐懼，張大了嘴，就好像窒息而死一般。

　　而從那以後，蘆花便一直在喝一種紅色的湯藥，帶着一絲淡淡的清香，蘆花問及來歷，水生卻說是他從別人那裡找到的偏方，可以留住人的容顏。

　　一開始蘆花是不願意喝的，但是她看着水生依舊年輕的容貌，還有自己滿是皺褶的臉龐，她最終還是喝了，她愛着水生，不想讓自己配不上水生。

　　蘆花的容貌確實變得年輕，可同樣是因為他們不老的容貌的原因，水生和蘆花搬家了，他們遠走他鄉，到了一個沒有人認識他們的地方，重新開始了新的生活。

　　蘆花依然在喝着那血紅色的湯藥，他們依舊年輕，每過十年時間，他們就要辦一個地方，這樣輾轉了百年時間之後，蘆花身上出現了新的問題。

　　雖然她的身體保持了年輕的模樣，可是她的靈魂卻是幾近於衰竭，蘆花生病了，卧床不起，水生四處求救，可是沒有任何的辦法。

　　他嘗試過抽取別人的靈魂本源，為蘆花補一補，可是卻產生了排斥反應。

　　蘆花的身體本就衰弱，靈魂虛浮，如今接受了別人的靈魂本源，卻是被別人的記憶碎片衝擊到了神魂，蘆花的情況不但沒有好轉，反而是產生了神志錯亂。

　　蘆花的情況讓水生抓瞎，他去各處地方求助，可是他也不太認識什麼修道之人，即便是找上一個修鍊的野妖怪，也不過是野路子出身，哪裡會有救助靈魂的精妙法術。

　　對靈魂的修鍊本就十分偏門，懂的人不多，而且都集中在了大門大戶之中的弟子，比如聖人弟子之屬，可是這些人哪裡是水生能夠遇得到的？

　　聽敖焚的意思，蘆花似乎已經到了山重水盡的地步，近期水生也不知道從那裡得到了一個邪門的方法，似乎是從一個鬼修那裡得來的邪術，可將人的魂魄轉化成為鬼修。

　　水生沒有找到其他的辦法，於是他只能江西網都寄托在了這門邪術之上，將蘆花轉為鬼修。

　　敖丙聽完水生的情況，不由得唏噓不已，畢竟也是曾經堂堂的大羅期生靈，如今竟然淪落到了這種地步，真是讓人感嘆。

　　敖丙心中一動，“好了，也不着急回渭河，你帶我去看看水生，看能不能幫幫他……”

　　敖焚眼珠子差點瞪出來，本來他說出水生的慘狀，就是為了讓敖丙心情舒暢，可是看陛下這意思，好像有些同情水生？

　　老大，您忘了吧？

　　人家水生會到今天這個地步，您老人家應該付一半責任吧/？

# 第178章 碎世雷宮

　　話說，敖丙聽說了水生的慘狀之後，毅然決定要去幫助他，這可是讓敖焚心中驚異，陛下您也太不按套路出牌了，水生會有今天的慘狀，還不是您的手筆？如今怎麼又是這樣的態度？

　　敖丙卻不是在作秀，而是真的想要幫幫他，確切地說是想幫幫蘆花，不管之前的關係如何，至少蘆花是無辜的，她不應該受到這樣的待遇和磨難。

　　敖焚在頭前帶路，敖丙在後面跟隨，他們向著水生的方向而去。

　　敖焚並不知道水生具體的位置，不過他卻是掌握了東平湖一帶的所有勢力，因此從優水生的消息傳過來，他能大體判斷水生的方位。

　　三轉兩轉之後，敖丙他們終於在一座山坳里發現了水生的蹤跡，第一眼看到水生，敖丙差點沒有認出他來，這可是與上次相見時的形象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此時水生頭髮蓬亂着，身上穿着一件破破爛爛的長衫，臉上有些病態的蒼白，本而是弱水之身的水生，此時竟然長出了稀稀拉拉的幾根鬍子，一雙無神的眼睛松懶地掛在他的臉上。

　　敖丙心中忽然生出了一絲不忍，自己當年是不是做得太過分了，自己當年自以為妙計的天門落鎖，竟然讓水生落得如今這幅田地。

　　但是隨即，敖丙就將這個念頭丟出腦外，自己沒有錯修行本就是你死我活的事情，當初若不是自己施展鎖天門秘術，說不定水生如今已經恢復了大羅之境的修為。

　　誠然，有大羅修為的水生絕對不會落得是如今這副模樣，但是若水生真的有了大羅修為，對於渭河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好消息，他絕對會來找渭河龍王府的麻煩，而大羅之境的報復，絕對不是此時的龍王府能夠承擔得起的。

　　因此，敖丙心中沒有任何的愧疚。

　　敖丙看着水生在地上不斷地鋪設陣法，慢慢地也看出了一點門道，這好像是一個引導魂力的的真煩，不過這為什麼是一個引導魂力的陣法？不是要讓蘆花變成鬼修嗎？

　　敖丙和敖焚就在半空之中的雲端默默地看着水生，或許水生是水生的感應退化了，或許是敖丙和敖焚實力的提升很大，水生並沒有發現他們的窺視。

　　一直到了天黑，水生才從自己的懷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了一個白玉棺材，伸手一拋，棺材迎風見長，變成了一口丈余長的棺材，棺材蓋子輕啟，露出了蘆花蒼白的容顏。

　　棺材落在陣法的正中，棺材落地就好似激活了陣法一般，立刻在平地起了一團黑氣，四周的夜色好似都集中在了這一片地區，在棺材的周圍形成了一個黑色的光繭。

　　敖丙眼神是閃過一抹紫光看得分明，那是陰氣，他向著四周山勢看了一眼，卻是發現此處山坳，竟然是一個天然的陣勢，具有聚攏陰氣的功效。

　　再加上那陣法的功效，將此處山坳中的陰氣都集中在了棺材之中，在陰氣的滋養之下，棺中蘆花的臉上浮現出了一絲黑氣。

　　敖丙看得分明，陰氣已經逐漸地侵入到了蘆花的肉身之中，若是此法不成，恐怕蘆花做鬼不成，想要再度為人也不可能了。

　　敖丙看着眼前的一幕，沒有打擾水生的施法，蘆花的情況他看了，他也是沒有辦法，天道循環，蘆花命該如此，她修道不成，無法掙脫天道束縛，合該如此。

　　若是水生此法能成，蘆花倒也算是換了另外一種生存的方式，資質也是大大改變，只要修鍊得法，壽命是不虞考慮。

　　午夜子時是天地之間陰氣最盛的時刻，在這個時刻，水生又有了新的動作，他從懷中拿出了一隻黑色的小幡，搖了三搖晃了三晃，一道道的黑氣從小幡之中被抖了出來，然後落入到了陣法之中，陣法之中的黑氣又盛了三分。

　　敖丙似乎聽到了那黑氣之中傳來的一聲聲凄厲的呼號，那是人族生魂？敖丙看着水生手中小幡，眼睛眯了起來，這傢伙為了蘆花可真是什麼都敢幹吶？

　　就算是他救了蘆花，卻是用另外眾多人族的性命換來的，恐怕以蘆花的性子，她也會活得不安穩吧？而且洪荒人族受天地庇護，水生此舉無疑是在向天道挑釁，恐怕不能善與啊！

　　敖丙沒有出手制止，雖然他心向人族，但是他對水生的遭遇也是心中不忍，他在心底也是認可蘆花應該活着吧？

　　而且即便是他出手了又能怎麼辦？將那些生魂搶過來，超度他們？敖丙不會啊，超度亡靈是和尚們的行當，他可來不了這個。

　　而且，敖丙對於什麼輪迴什麼來世的事情是不屑一顧的，去特么的什麼來世，來世即便老子是皇帝，是道祖，那跟老子有什麼關係，來世的我，遺忘了前世一切的我，那還是我嗎？

　　因此，在敖丙看來，魂飛魄散其實與輪迴轉世也沒有什麼區別，一個是自己徹徹底底沒了，另外一個是自己變成了其他人。有的時候他甚至在想與其變成一個和自己毫無干係的人，索性不若直接徹底消失了。

　　因此，敖丙從來不想什麼來世，一切都要活在當下。

　　敖丙看着一條條的生魂被陣法吞噬，他說不出是什麼感覺，他發現自己竟然沒有絲毫的義憤填膺，即便是出於道義的憤怒都沒有。

　　一條條的生魂落入到了陣法之中，被陣法還原成了最原始的陰氣，蘆花這個時候已經從棺材之中被陰氣託了起來，她被陰氣包裹，形成了一個大大的陰氣黑繭。

　　水生就在陣法之外，喊了一聲，“蘆花，你堅持住，按照我交給你的運功路線，開始運氣，你不要害怕，我一直都在你身邊陪着你……”

　　陰氣黑繭之中沒有傳來回應，但是看着黑繭之上微弱的黑氣波動，看來蘆花確實在按照水生所說，已經開始嘗試着運功引導陰氣。

　　水生在不斷地向陣法之中丟着人族生魂，陰氣十分的濃郁，想來蘆花的修鍊應該是十分的順利，而情況也似乎確實如此，一個時辰之後，水生手中的生魂已經傾倒完畢。

　　而那個陰氣黑繭已經豎了起來，看來蘆花已經恢復了意識，開始主動吸收周圍的陰氣，陣法之中的漩渦無疑證明了這一點，說明了中心有什麼在吸引着陰氣。

　　忽然天空傳來一聲雷響，敖丙立刻渾身一個激靈，剛剛渡過雷劫的他，對於雷聲還是有些敏感，敖丙抬頭一看，卻是看到了天空之中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聚起了一片黑雲。

　　敖丙心中暗自嘀咕，看這架勢，好像是雷劫的意思啊？不過這裡有沒有人要渡劫，怎麼會出現劫雲？難道？敖丙忽然將目光看向了陣法之中，依舊在不斷吸收着陰氣而且氣勢越發強大的蘆花……

　　我的老天，水生不是把蘆花提升到了金仙期，這是蘆花的金仙雷劫吧？

　　我湊，水生你可真敢啊，你這是作啊。

　　就在敖丙心中驚訝的時候，忽然在他的眉心出現了一座迷你的金色宮殿圖樣，腦中雷滅的聲音響起，“主人，天上的那是碎世雷宮，那傢伙是原本的第六，如今的第七，下面這兩位估計是在劫難逃了……”

　　“怎麼說？”敖丙不動聲色。

　　“主人，您這就不知道，下面這兩位，隔着這麼遠老奴都能問到他們身上的那股子戾氣，他們絕對沒少做了孽，這種人我們遇上，一般都是拼勁全力滅殺的，而且我們也沒有其他的選擇。”

　　敖丙微不可查地點了點頭，“恩？對了你說了雷宮是可以提升的？究竟是怎麼提升的？”

　　雷滅的聲音明顯透着一股子激動，他殷切地說道，“一般來說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為人渡劫，每為一個人渡過雷劫，我們便能從天道那裡得到一點獎賞，另外一種方法，便是吸收雷屬性材料……”

　　敖丙話鋒一轉，“你說說這個碎世雷宮的實力怎麼樣？”

　　雷滅先是一愣，然後有些失落地說道，“他呀，雷宮的實力和我差不多，不過他比我多了一個半成品的金甲人……”

　　“金甲人便是金甲人，為什麼還是半成品？”

　　“因為不是完整版的，您看着吧，依我看眼前的兩個人，恐怕是要動用雷碎壓箱底的功夫才能滅殺，那個半成品的金甲人十有八1九也會出現，您一會兒就能看到了……”

　　敖丙頓時來了興緻，他心中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更加瘋狂地想法，不過他沒有告訴雷滅，免得嚇到他。敖丙將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下方的水生二人身上。

　　此時蘆花已經吸收了大半陰氣，只剩下大約還有一成的陰氣還依然被吸收着，此時的她卻是不能被打擾，否則有前功盡棄的可能。

　　水生挺了挺胸膛，他毅然地衝上了上方的雷雲，這個時候就是該自己站出來的時候，不是嗎？即便是蘆花吸收完了陰氣，水生也不會放心讓她獨自渡劫。

　　鬼修這等陰魅之物本就懼怕純陽之力，劫雷更是他們的剋星。蘆花若是自己渡劫，凶多吉少。

# 第179章 獨活蘆花

　　話說，敖丙找到水生，竟然發現水生在萬般無奈之下，要將蘆花轉化為鬼修，而且不知道水生怎麼搞的，不僅將蘆花轉化為了鬼修，而且還突破了金仙期，引來了金仙雷劫。

　　施展雷劫的卻是雷滅的熟人，九宮序列第七的碎世雷宮，按照滅世雷宮的說法，水生造孽太多，屬於是雷宮必殺的對象。

　　敖丙沒有貿然出手，他看着欲要挺身而上的水生，眼中有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韻味。

　　水生這傢伙，當年可是霸佔方丈仙島，不讓其他生靈分享，還用同源兄弟的本源之力修鍊，讓天一重水和三光神水遲遲不能化形而出。

　　可是現在你看看這傢伙，為了自己的女人，竟然敢公然挑釁雷劫，敖丙對這傢伙這一點還是比較認同的，雖然水生之前的方法有些過分了。

　　可是設身處地，敖丙將自己放在水生的位置，自己心愛的人不久於人世，而屠戮天下可以救她，那麼也就是殺吧，殺他一個天翻地覆，只要你好，我好，這世界毀滅又與我們何干？

　　因此，敖丙沒有瞧不起水生的意思，既然做了就是做了，便是面對天劫那又如何？便是面對全世界那又如何？

　　“雷滅，你說我們要是把這個碎世雷宮敲下來，讓你吸收了，你能強大到什麼地步？”敖丙看着空中的黑雲，冷不丁地忽然說了一句。

　　可這一句差點把雷滅嚇個半死，他慌張張地說道，“我的主人哦，您可千萬不要有這種想法，每座雷宮都與雷殿雷塔密切牽連，若是有任何一座出了問題，引出了雷殿雷塔，那絕對不是好玩兒的……”

　　敖丙無言地笑了笑，“好了，開個玩笑，不會真的把碎世雷宮敲下來的，不過一會兒我幫你搞點好東西……”

　　然後敖丙哈哈大笑中，屏蔽了與雷宮之間的聯繫，屏蔽了雷滅喋喋不休的勸誡。敖丙眼神灼灼地看着水生。看他是要如何對付這碎世雷宮。

　　碎世雷宮卻是根本沒按套路出牌，他竟然直接出動了最強的陣容，而且是九劫齊發，看得敖丙都是心中一跳，他忽然覺得雷滅真是好心腸，自己若是落在這雷碎的手中，自己此時絕對已經化為一截焦炭了。

　　來看看這陣容吧，便是大羅金仙落在其中，也只有飲恨的份兒。

　　最中央的是一位半金甲人，應該就是雷滅口中的不完全版金甲人了，他只有前方護心鏡，還有手中的雷霆長鞭閃着淡淡的金色，而其他部分的盔甲，卻依舊是銀色樣子。

　　在半金甲人的身邊兩側，分別是兩個銀甲人和兩頭雷霆凶獸，四個銀甲人長相一致，其中一人手拿刀盾，一人手拿重劍，一人手拿大鎚，一人手拿大斧。

　　而那四頭雷霆凶獸，卻是一虎一豹一牛一鳥。合共九頭雷霆生靈，倒是不違背了九道劫難的規矩，可是銀甲人手中拿的分明是雷霆兵刃，而不是他們本身的能量所化的兵刃，所以也可以說是十三劫齊發。

　　多少劫齊發已經不重要了，因為不管是幾劫齊發，都不是水生能夠對付的了得，若是全勝時期的大羅中期的水生，倒是有幾分勝算，現在嘛，敖丙在算計水生能夠撐多長時間。

　　敖丙卻是想要救下蘆花和水生，水生經歷過這樣的生死，恐怕對於人生應該有了不同的理解，他應該不會再將之前的恩怨放在心上，即便是水生恩將仇報，敖丙也不怕他。

　　沒有什麼其他的什麼原因，就是想就他們倆。不過怎麼救，敖丙卻是需要想個摺子，希望水生能為自己拖延足夠的時間吧？

　　面對如此強大的陣容，水生沒有退縮半步，他堅定地站在了雷雲與蘆花之間，他也清楚地認識到了自己的實力不足，他沒有選擇硬拼。

　　水生砰地一聲化為了一片水域，將蘆花牢牢地守護起來，然後就見半空中的四頭雷獸還沒有顯顯威風，它們就好似斷了線的風箏一般，一頭栽落下來。

　　沉入到了水生化的那片水域之中，連個水花都沒起，就沉了下去不見了蹤影。

　　半空中的銀甲人也是身形劇烈晃動，似乎喝醉了酒的壯漢一般，東倒西歪，只有那個半金甲人，就好似一顆釘子一般楔在了半空中，一動不動。

　　看到這一幕，敖丙眼中精光一閃，好傢伙，不愧是弱水之靈，一上來就解決了一小半，雖然是實力弱的一小半，但至少在視覺上很壯觀。

　　可是這樣的初戰大捷，對於這場戰鬥來說，沒有任何的作用，對面最主要的戰鬥力都沒有損失，尤其是敖丙看到了那顫抖着一脹一縮的弱水區域，知道水生並不似看起來的那般風光。

　　只見金甲人手中的雷霆長鞭高高一甩，四道淡金色的雷霆落入到了銀甲人的體內，銀甲人也慢慢地停止了晃動，雖然依然有些輕微的顫抖，但是已經能夠穩住身形。

　　就見五個人影也不主動到水域的近前，他們只是將手中的兵刃一下下的打在虛空之中，而產生一道道的閃電落入到了弱水水域之中。

　　四道銀色雷霆一道淡金色的雷霆，就好似淅瀝瀝的小雨一般，並不急促但是緊持有度地向著水域劈落着雷霆。

　　漸漸地水域的顫抖越發的激烈，水域上方已經出現了洶湧的波濤，就好似狂風捲起的海面一般，可是周圍微風不動，水域一脹一縮的幅度和頻率也是越來越大，就好似一個人的喘氣忽然間急促了許多。

　　敖丙心中有些慌了，沒想到銀甲人和半金甲人竟然根本不冒險，而是採取這樣的添油戰術，照這樣下去，恐怕水生可堅持不了多少時間吶。

　　敖丙心中一狠，罷了自己既然想出手，就不要舍不得，若是水生死了，蘆花獨活，對他們來說也實在是太殘忍了一些。

　　慢慢地，敖丙的身上浮現出了一絲淡淡的金色，他先是他的頭髮，然後是他的皮膚，一股強大的威壓從敖丙的身上傳過來，一邊的敖焚卻是看得膽戰心驚，自家殿下什麼時候有了這樣的修為？

　　十餘個呼吸之後，敖丙全身就好似染上了一層金色，他眼睛睜開，閃過兩道金色的雷霆，敖丙大步一跨出現在了半金甲人和銀甲人的身邊，伸手一彈，四道拇指粗細的雷霆直刺在了五個人影的眉心處。

　　五個人影身形一僵，就好似木偶一般定在了半空中，一動也不動，敖丙伸手一揮，五道人影卻是被他送到了滅世雷宮之中，他相信雷滅會有辦法處理的。

　　敖丙睜着兩隻淡金色眸子，直視着上方的黑雲，似乎看到了黑雲之中的那座金色宮殿。

　　金色宮殿之中卻是有一個人影一僵，慌慌張張地操縱宮殿遠遁而去。

　　金甲人不是他能惹得起的，這不是自己不儘力，而是自己盡了力，卻是無能為力，而且自己這次可是血本無歸，這次可是要在九宮之中墊底了。

　　毫無疑問，雷碎將敖丙當成了是某個雷宮的金甲人，他自認惹不起，所以才遠遠遁走。

　　敖丙看着遠遁的雷宮也是長長地吐了一口，他也是心中沒底，其實他現在就是一個空架子，根本沒有什麼法子真的動手，他此時的意識實在經不起一場大戰。

　　與是敖丙身上的金色緩緩地褪去，可是腳下一聲不堪重負的呻吟，讓敖丙身形一僵，腳下的弱水水域竟然崩潰了，所有的弱水都散落在了四周，山坳變成了一個小湖。

　　在原地只剩下了一滴閃着微微雷光的小水滴……

　　敖丙幽幽一嘆，自己終究還是出手晚了——

　　水生不復，獨活蘆花。

　　PS：感謝殘月戰狼的票票，感謝玉蟾真人的打賞，叩謝！！

# 第180章 深海有請

　　話說，敖丙幫着水生滅掉了四個銀甲人和一個半金甲人，驚退了碎世雷宮。

　　可他終究還是出手晚了，四頭雷霆凶獸，再加上五道雷霆人影不停的轟擊，讓水生不堪重負，化為的弱水之域崩潰了。

　　一片山坳變成了一片弱水域，好在敖焚也有控制弱水的能力，他將蘆花護住了，要不然這片弱水域，恐怕會成為導致蘆花失敗的罪魁禍首。

　　在弱水域消失的地方，只留下了一滴略微閃着雷光的水滴，敖丙在其中感覺到了一絲本源的氣息，他身形一晃，出現在了水滴的跟前，伸手托住了水滴。

　　敖丙手掌接觸到水滴，卻是感覺到了一股意念，敖丙一愣，水生竟然知道自己就在附近，而且他料到了自己會出手？

　　“你終究還是出手了，也幸虧是你出手了。唉，千算萬算，最後還是到了你的頭上。我想拜託你一件事，幫我好好照顧蘆花，讓她好好活下去，這滴弱水本源就算是送你的報酬吧？”

　　敖丙不由得感嘆，看來大羅之境的手段確實不少，原來他早就發現了自己，卻是一直不曾挑明，恐怕他也是知道了自己度不過雷劫，起了要讓外力干擾的心思吧？

　　敖丙忽然想到，若是自己沒有出現會怎麼樣？敖丙看了一眼手中的弱水本源，猜測水生最終的選擇恐怕是自爆本源，和蘆花一起消失吧？

　　而且敖丙忽然想通了一層關竅，若是自己沒有出手，那麼這滴弱水本源，恐怕會砰地一聲炸開吧？那可絕對不是好玩的，不只是水生蘆花命隕此處，就是敖丙敖焚也要搞個灰頭土臉。

　　看着手中的弱水本源，敖丙越來越覺得自己的想法沒有錯，苦笑着搖了搖頭，這才是水生啊，眼中只有自己的水生，不過此時他的眼中多了一個蘆花，甚至蘆花比他自己還要重要。

　　敖丙在心中思緒萬千的時候，敖焚帶着一個女子走了過來，看面容正是當年的蘆花，不過現在的蘆花卻是更加的明艷，那是一種邪魅的艷。

　　蘆花似乎已經知道了事情的結果，她的臉上帶着一絲哀傷，來到敖丙的身前微微欠了欠身，

　　“蘆花見過龍王陛下，謝龍王陛下援手大恩，可是夫君去了，我豈可獨活？故此今世不能報陛下大恩，祈求來世再報陛下大恩……”

　　蘆花如今已是金仙修為，可是她面對敖丙依然保持着足夠的尊敬，她沒有辦法適應自己的新實力新身份，而且她心存死志，感恩敖丙出手相助。

　　敖丙擺了擺手，嚴肅地說道，“是水生救了你，可是你知道水生為了就你，都做過些什麼嗎？”敖丙對一邊的敖焚使了個眼色。

　　敖焚立刻伸出手在半空之中幻化出了一面水鏡，水鏡之中的場景卻是一個人跡皆無的村莊，村莊的角落中或者陰影里藏着一具具乾枯的屍體。

　　畫面一轉，卻是一個人影在村莊上空，雙手伸出，右手虛抓，一道道的血絲從村莊各處匯聚到他的手中。左手虛托，一道道的黑氣匯聚在他的手中，每一道黑氣之中都封印者一張猙獰可怖的面容。

　　蘆花的眼淚撲簌簌地落下來，蘆花捂着自己的嘴，不讓自己發出聲音，敖焚已經撤去了水鏡，默默地站到了敖丙的身後。

　　半刻鐘之後，蘆花才平靜下來，她的聲音之中依然帶着一絲顫音，

　　“我知道水生的那些葯不是什麼好來路，可是沒有想到竟然是用別人的性命換來的，若是知道若此，我一定不會讓他這樣做的，我寧願身死，謝謝龍王大人讓我知道了真相。”

　　“既然如此，我也就不說什麼了，你知道了水生為了你做了多少孽，所以你不能死，你要為他贖罪，你想讓他背負着罪孽，直到永遠嗎？”

　　蘆花直接跪倒在了地上，她臉上掛着淚珠，淚水依然在不住地往下流，“龍王大人，我願意為水生贖罪，您告訴我應該怎麼為他贖罪，我一定按照您說的去做……”

　　敖丙點了點頭，也許這個時候為蘆花找一個活着的理由才是最重要的，“你就留在這裏吧，你有了強大的實力，卻還不知道怎麼應用，我這是我的侍衛敖焚，”

　　敖丙扭頭看了看敖焚，接着說道，“等你知道怎麼應用自己的實力，那麼，你想要怎麼幫助那些受苦受難的人，就是你的事情了……”

　　敖焚的臉上一苦，自己還要修鍊，哪裡有功夫教別人？可是敖丙哪裡會理會敖焚的不滿，他將蘆花交給了敖焚，並且交代了敖焚幾句，要好好教導云云的。

　　然後敖丙覺得自己事情都解決了，於是拍拍屁股離開了，留下了大眼瞪小眼的敖焚和蘆花兩位。

　　敖焚回到渭河龍王府，還沒有三天功夫，正想着要召集龍王府上下，見見面，交代交代接下來的工作，可是深海就傳來消息——

　　明歆公主要見龍神和星神。

　　這可就奇怪了，敖丙和太白金星如今幾乎已經不太管理深海的事物，都是讓巴魯魯卡看着辦，巴魯魯在在信奉龍神和星神的教徒眼中，已經幾乎等同於明歆公主的地位。

　　這次的消息就是明歆公主通過巴魯魯卡向敖丙和太白金星傳遞過來，而且還附帶了一份他自己的分析，三年之後就是明歆公主的第十次海祭，那時的明歆公主就要被接到海神的神國之中，他本人的意思是希望敖丙和太白金星能夠來一趟。

　　敖丙沉吟着，與蕭老道、血玉子謀算了一番，第二天敖丙便直上天宮，向著太白金星的府邸而去，在南天門敖丙對着看守的天將打了個招呼，也不等應允，便直接飛身進去。

　　那天將眼睛一閉一睜，就好似沒有看到敖丙。甚至他還攔住了一個就要阻止敖丙的新來的天兵，那個天兵還滿臉委屈地爭辯着什麼。

　　天將訓斥了幾句，南天門恢復了平靜，敖丙則是直接找上了太白金星。

　　太白金星見到敖丙先是一愣，沒想到敖丙會突然出現，當然見面先是恭喜了敖丙的實力提升，然後便進入正題，兩個人就深海的事情深入探討了一番。

　　“金星大人，依我看來，當年明歆公主沒有將我們的事情告訴海神，明顯存在了很多疑點，如今這次她找我們，恐怕是到了攤牌的時候了……”

　　太白金星點了點頭，“這件事情老夫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又不能直接去詢問明歆公主，因此這百年時間一直在困惑着老夫……”

　　敖丙看了看剛才還坐在彩雲上喝酒的太白金星，實在是看不出他有什麼困惑的地方，不過花花轎子人抬人，敖丙應了一聲，算是肯定了太白金星的說法。

　　“所以，金星大人的意思是要去見見這位明歆公主嘍？”

　　太白金星嘿嘿一笑，“龍王大人不是早有決斷？若是老夫不同意，恐怕龍王大人已經準備好了幾籮筐的話等着勸老夫呢吧？”

　　敖丙微微一笑，不置可否，他笑着說道，“我們這也是非去不可，明歆公主明顯有什麼事情瞞着我們，若是惹惱了她，讓她把咱們的事情告訴海神，咱們可就前功盡棄了，一切都是為了把玉帝交代給我們的事情辦好嘛！”

　　敖丙話中軟中帶硬，卻是將玉帝抬了出來。

　　太白金星瞟了敖丙一眼，心中暗道這位龍王陛下嘴上的功夫可真是見長啊？他為了玉帝做事？

　　呵～

　　如果他真是真心為玉帝做事，老頭我把天上的月亮摘下來吃嘍。

　　兩個人各自肚腸，可是便面上都恭敬得很，他們談笑着除了南天門，直奔深海而去。

# 第181章 無人真傻

　　話說，敖丙與太白金星聯袂前往深海，只為見明歆公主，將當年的疑惑解開，也是想要看看，這一次明歆公主主動找上門來是所為何事？

　　等到兩個人到了深海，直接找上了巴魯魯卡，讓巴魯魯卡安排他們與明歆公主的會面。

　　這些年來，信奉敖丙和太白金星的海民越來越多，甚至已經有超過一半的海民或者信奉敖丙，或者信奉太白金星。

　　雖然有很多的海民開始信奉敖丙和太白金星，可他們是在信奉海神的基礎之上進行的，也就是說，海神得到的信仰在數量上並沒有減少。

　　相反，由於敖丙和太白金星這兩位‘海神好友’的現身，海民對於海神更加的信奉，提供的信仰之力也是略有增加。

　　不過，由於有很多海民在信奉海神的同時，也信奉了敖丙和太白金星。

　　因此，雖然海神得到的信仰數量上略有增加，但是質量上卻是摻入了不少的雜質，但是海神沒有在意這些，雖然他有些疑惑，但是他沒有放在心上。

　　在波塞冬無盡的生命力，什麼樣的情況都見過，可是他一定沒有見過冒充自己好友而搶奪自己信仰的事情。

　　敖丙並沒有制止深海與洪荒之間的戰爭，因為對外擴張是海神的意思，身為海神的‘好友’，自然是不能拆了他的台，因此敖丙也不能反對這場戰爭。

　　不過，敖丙卻是鼓動他們消極抗戰，敖丙通過自己神靈的身份，讓自己的信徒們勇猛作戰，而且極其注重個人英雄主義，忽略團隊和大局的影響。

　　而敖丙又將自己渭河的人馬輪番拉到了深海演練，三個兵團分別在渭河，在濟水，在深海三個地方駐守。

　　三處地方，只有深海還有紛戰，而且濟水已經完全落入到了敖丙的手中，濟水龍王金仙中期的實力，被血玉子聯袂金鵬九頭蟲親自將他鎮壓。

　　這傢伙本來還處在四海和天庭的中間搖擺，如今他倒是不用搖擺了，直接被敖丙鎮壓了。再加上四海和玉帝兩邊都以為敖丙是自己的人，因此也就默許了敖丙對濟水的侵佔。

　　濟水這邊暫時是讓敖焚盯着，他在東平湖閉關，同時坐鎮掌控濟水。

　　言歸正傳，三天之後，敖丙和太白金星見到了明歆公主，為了與她的會面，他們還真費了一番心思。

　　最終敖丙在自己的腦袋後面搞出了一團微帶着五彩光暈的紅藍光圈，太白金星則是調動了太白星力將自己身上渡上了一層耀眼的白光。

　　可是見到明歆公主，她的第一句話，就讓兩個精心準備的陣勢土崩瓦解，“好了，不要裝神弄鬼了，雖然我不知道你們的身份，但是我知道你們絕不是海神的好友，而且……”

　　明歆公主明顯較當年變得成熟而且沉穩，可是她看到被自己揭穿了真面目的敖丙和太白金星依然正襟危坐砸神壇上，心中還是一愣，莫不是自己猜錯，心中也是有些惴惴。

　　實則敖丙和太白金星心中早就炸開了鍋，他們萬萬沒有想到明歆公主一見面竟然是這句話，她是早就發現了，還是剛剛發現了？而她一見面就揭了兩個人的老底，她想干什麼？

　　於是兩個老狐狸什麼都搞清楚之前，很有默契地沉住了氣，對於明歆公主的話不置可否。

　　因此明歆公主說完上句話之後冷場了，於是她也不賣關子，輕咳一聲，接着說道，“而且我知道星辰之神的名號喚作‘阿斯特賴俄斯’，不知道這位星神殿下，您知道這個名號嗎？”

　　話鋒一轉又接着說道，“而這位什麼龍神，我可是不知道有這位神靈，至少以海神的見聞，是不曾聽過有這位神靈……”

　　敖丙和太白金星對視一眼，他們知道自己是瞞不下去了，這明歆公主定然是知道什麼關於海神的事情，而且知道的還很詳細，在明眼人的眼中，他們的冒充確實很蹩腳。

　　可是接下來應該怎麼處置明歆公主，卻是一個大問題，殺了？不妥，殺了她沒法交代，沒法向海民交代，也沒法向海神交代。

　　放她走？她可是知道敖丙和太白金星的秘密，如果要是走漏了消息，敖丙和太白金星在海神國之前的一切布局，可就都泡湯了。

　　敖丙先撤去了自己身上的光華，露出了最初之時那個龍頭人身的模樣，他冷笑一聲，“呵～，公主此次不僅僅是為了嚇唬我們吧？若是如此，那麼您的目的達到了，我們都被嚇到了，真是怕死了～”

　　太白金星也收斂身上的太白星力，恢復成了那個白頭青年的模樣，笑眯眯地說道，“哎呀，有什麼話好好說嘛，什麼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嘛，公主既然找上我們，就是想要與我們合作吧？”

　　“合作？就看你們有沒有這個實力了，不過二位是不是先拿出點誠意來，想必這也不是你們的本來面目吧？”明歆公主看到敖丙兩個人的反應，卻是悠閑起來。

　　雖然她很確定這兩個人的假冒偽劣，但是她對自己的消息來源卻是有些不自信，現今終於確定了，她的心中可是終於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敖丙和太白金星對視看了一眼，都從對方眼中看到了確定的目光，然後他們同時恢復成了本來的模樣，太白金星是個白頭白眉的老頭，敖丙則是要給俊俏的青年，兩個人形象的倒轉，卻是讓明歆公主狠狠地楞了一下。

　　明歆公主點着頭，“你們的真實來歷是不是應該說明一下了，這可是我們合作的基礎？”

　　太白金星臉上露着慈祥的微笑，“公主殿下啊，您看您剛才也說了，我們是合作，可是您至少也要讓我們知道是什麼合作啊？若是我們覺得可以合作，那個時候您再來盤問我們不遲……”臉上依然是那個燦若菊花的慈祥笑容。

　　明歆公主卻是很想狠狠地在這張老臉上踹上三腳，碾上三分鐘，這種笑容真是噁心，每天要面對長老院的那些老傢伙，就是這種笑容，可是這笑容下面的卻是一張張吃人不吐骨頭的大嘴。

　　“合作？你們想要分食海神國的信仰，我可以幫你們。可是，你們要幫我們擺脫海神的控制，並且不能像海神那樣奴役我們，我們要出去見外面的世界……”

# 第182章 公主造反

　　話說，敖丙和太白金星與明歆公主會晤，他們商討關於合作的事情，可合作的事情，竟然是反抗海神，敖丙感覺自己一定是聽錯了。

　　明歆公主是海神在深海的代言人，也就是說她是海神在深海的牧師，可是敖丙剛才聽到了什麼，這傢伙竟然說要幫助我們分食海神的信仰，她有這樣危險的想法，又是怎麼保持自己信仰的純潔性呢？

　　若是信仰不純潔了，她又怎能勝任海神牧師一職呢？實在是費解啊！

　　太白金星不了解其中的緣故，可是敖丙卻知道牧師勢必要對神絕對的忠誠，只有將自己的一切都奉獻給神靈，才能成為神的牧師。

　　敖丙輕笑一聲，試探性地說道，“公主莫不是在開玩笑吧？您是海神的牧師，怎麼會出賣您的神靈，若真是出賣了，您一身的力量可就沒有了……”

　　敖丙可是看得分明，明歆公主一身實力已經到了金仙中期，當年與她相見之時，她不過是太乙巔峰，與自己類似，可是現在看看她的實力竟然還在自己之上，由此可見牧師修鍊，主要是依賴於對神靈的忠誠。

　　明歆公主沒想到敖丙會這麼問，她沒想到敖丙竟然會知道這些東西，她微微一笑，“這位龍神大人知道的事情不少嘛，既然如此，我也就不隱瞞什麼了……”

　　敖丙聳了聳肩，表示自己洗耳恭聽。

　　明歆公主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她對敖丙和太白金星說道，“兩位，在講述事情的緣由之前，我先讓你們見一個人……”

　　明歆公主伸手一道光華向著外面飛過去，然後功夫不大，一個女子走了進來，她落落大方地來到了明歆公主的身邊，對着敖丙和太白金星微微欠身。

　　敖丙和太白金星看着眼前的兩個人，完全看傻眼了，不是因為別的，因為進來的這個人與明歆公主長得一模一樣，不僅僅是身上的穿着，甚至連她們的氣質和氣息都是十分相似，不仔細看絕對發現不了差別。

　　敖丙感覺自己的喉嚨好像有什麼東西堵住了，囁喏了半天擠出了一句話，“公……公主……這是什麼意思？是要變魔術嗎？”最終敖丙的臉上擠出了一個難看的笑容，講了一個不好笑的笑話。

　　明歆公主不知道敖丙口中的‘變魔術’是什麼意思，她也沒有理會敖丙，她接着說道，“這是我的雙胞胎妹妹明秀，自從第二十代公主之後，全部都是雙胞胎，兩位知道是為什麼嗎？”

　　敖丙和太白金星很有默契地一起搖了搖頭，表示自己不知道。

　　本來他們看到一位和明歆公主一模一樣的人，他們就很驚訝，可是更沒有想到之前的公主也都是雙胞胎，這裏面一定有問題，有大問題。

　　明歆公主臉上有些複雜，幽幽地開口，

　　“這是第二十代公主殿下的功勞，她讓我們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第二十代公主便是有一個雙胞胎姐姐，兩個人的感情一直很好，雖然妹妹做了公主，但兩個人還是好得跟一個人相似。

　　在第十次海祭妹妹被接引到了海神的神國之後，姐姐成為了第二十一代公主，可是她做上公主之後沒多久，她就開始做一些奇怪的噩夢……”

　　明歆公主停了一停，臉色忽然變得極其難看，一邊的明秀牽住她的手，重重地攥着她的手，她的情緒才平靜下來，接着說道，

　　“在她的噩夢之中，她的妹妹，也就是上一代公主殿下，卻是並沒有如眾人所想的那般在海神國之內享盡極樂，而是淪為了……淪為了海神的禁臠和玩物……與她在一起的還有之前幾位公主，她們的處境一致……”

　　敖丙和太白金星兩個人心中一動，這可真是有意思了，若真是如此的話，恐怕這位公主殿下還真是來尋求合作的，三年之後就是她的第十次海祭，就是她前往海神國的時間了。

　　明歆公主說出這句話似乎放下了心中包袱，沒有停歇她便接着說道，

　　“第二十一代公主一開始並不能相信這是真的，可是噩夢一直在持續，每天的噩夢都會有一點變化，增加一些新的內容。

　　兩年之後，她收了一對雙胞胎姐妹為弟子，將她們其中的一位確定為下一位公主，並且定下了一個不成文的規定，以後的公主必須是雙胞胎，一個成為公主前往海神國，另一個留下觀察感應……”

　　“每一位留下的都會做噩夢，如果一兩位會是巧合，但是無數的巧合碰在一起就是事實，海神甚至還將某些公主當做禮物送給其他的神靈，我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海民們的命運……”

　　敖丙點了點頭，原來是這樣，雖然聽起來有些扯了一些，但是仔細聽來倒是合情合理，不過對於明歆公主說的什麼為了改變海民的命運，敖丙更願意相信她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

　　不過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確實可以成為自己的合作夥伴，按照她的說法，她確實有反抗海神的理由和動機。

　　“你想讓我們怎麼做？”敖丙沒有流露出絲毫的情感變化，他知道，既然明歆公主將最重要的秘密都說了出來，那麼她就一定做好了萬全的計劃。

　　明歆公主瞟了敖丙一眼，投去了一個讚賞的目光，“不錯，我們和海神的溝通是通過海祭廣場的那座石碑，據說那座石碑是海神指引塞音女皇做出來的，只要摧毀了那座石碑，就能斷了與海神的聯繫……”

　　敖丙眼中閃過一道精光，與太白金星對視一眼，傳達了同一個信息，“那個石碑必須摧毀，只有摧毀了石碑，絕了海神的後路，那麼深海就是自家的后花園……”

　　“要怎麼摧毀石碑？”敖丙幾乎是和太白金星同時開口問道。

　　“石碑很容易摧毀，可是其中封印了一道海神的分神，而且石碑同時也是海神吸收信仰的媒介通道，那道海神分神能夠調集的力量少不了。”

　　“那道分神的實力大約有多少？”敖丙沉穩地問道。

　　“白金巔峰，無限接近鑽石級的實力……”明歆公主看着敖丙的眼睛，一字一頓地說道。

　　敖丙確實被驚了一下，白金巔峰？按照海神國的實力劃分，白金巔峰對應的就是大羅巔峰，一道大羅巔峰的海神分神，敖丙想想就感覺渾身發麻。

　　敖丙雖然有把握用自己的雷極分神拼一下，但是自己可不僅僅是渭河龍王，自己還是天庭的天將，上頭有玉帝頂着呢，這種事情根本不需要自己出頭。

　　敖丙看了太白金星一眼，果然老頭傳來一道神念，“龍王大人，這件事已經超出了我們的能力範圍，所以我提議立即向玉帝稟告，讓玉帝作決斷吧？”

　　“金星大人所言極是，既然如此就有勞金星大人跑一趟了，我留下看着，不要再出了什麼意外……”敖丙對着太白金星回復說道。

　　太白金星看了敖丙一眼，對於敖丙他一直都是持有保留意見，這次他主動要求留下來不是要做些什麼吧？太白金星又看了一眼明歆公主，最終還是決定留下敖丙。

　　就像敖丙說的，這件事情事關重大，必須要留下一個人應對隨時都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可若是把敖丙放出去向玉帝稟告，太白金星覺得那樣更不靠譜，他覺得這樣重要的事情還是自己親自向玉帝稟告為好。

　　因此將敖丙留下，也是無奈之舉，太白金星輕咳一聲，“明歆公主，這件事情不是我們兩個人能夠做主的，我們需要向背後的大人稟告，由身後的大人拿主意……”

　　明歆公主沒有絲毫的意外，她顯然對於兩個人的身份有所猜測，擺了擺手，“好，抓緊時間，我就在這裏等你回來，若是你們不能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那麼後果你可以盡情地想象……”

　　太白金星點了點頭，又深深地看了一眼敖丙，後者給了他一個大大的笑臉，太白金星化為一道白光就消失在了三人的眼前。

　　敖丙看到太白金星走了，臉上的笑容卻是越發的燦爛，對着明歆公主和妹妹明秀笑着招呼道，“兩位坐吧，那位要回來還要一段時間，咱們好好聊聊……”

　　誠如太白金星所料，敖丙確實在心中打着什麼主意，明歆公主看着敖丙，嘴角勾着一絲神秘的笑容，試探性地問道，“哦，那不知道龍神大人想要聊些什麼呢？”

　　敖丙哈哈一笑，暗道一聲好聰明的女人，看來她已經猜到了一些自己的打算，也不再繞彎子，

　　“當然是談一談合作的具體事情了，不過我們在談合作之前，我倒是有一些我們兩個人之間的小合作要與公主談一談，就不知道公主有沒有沒興趣了……”

　　“龍神大人倒是說一說是什麼合作，讓我心裏也有個底兒不是？”明歆公主卻是沒有冒然答應敖丙什麼。

# 第183章 昊天親臨

　　話說，敖丙留下來和明歆公主商談合作的事情，不過他卻是有些小合作要和明歆公主談，他也果然沒有辜負太白金星對他的懷疑。

　　敖丙聽了明歆公主的話，沒有一點生氣，這證明這女人能夠坐上公主之位絕對是有些手段的，和聰明人合作將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敖丙微微一笑，“公主是明白人，想必也看出來了，我和那位星神大人，並不是一路人，說起來呢我也算是他們的人，可是呢我還有一點自己的家業……”

　　明歆公主微微頷首，表示理解，但是她依然不知道敖丙賣的什麼葯，但是她知道，現在的自己就好似是溺水之人，多一個選擇就多了一條生路，也許這個選擇恰恰就是自己的活命之路。

　　“我的家業呢對於星神身後的那位大人來說根本不值一提，那位大人你可以放心，他不會奴役你們，只要你們能夠保持對他的尊敬和供奉，他不會苛責你們，不過你們想要走出這片海域，難度應該不小……”

　　明歆公主眉頭微皺，她還是沒有明白敖丙的意思，甚至還有些更加疑惑了，怎麼還為別人說上好話了？

　　敖丙接着說道，“我說的合作呢，就是希望在你們還沒有出這片海域之前，我願意與您保持良好溝通關係，當然，這是建立在解除海神危急的基礎之上……”

　　明歆公主還以為敖丙要搞什麼合作，原來就是這樣的合作，真是讓她白高興了一陣，可是她又不能冷落了敖丙，只是很平淡地回復了敖丙一句。

　　敖丙見明歆公主興緻不高，笑呵呵地說道，“公主殿下要想想以後的生活，若是沒有了海神，那時您確實能夠解脫了，可是那時的公主殿下還是公主殿下嗎？沒有了海神帶來的地位，您有沒有想過怎樣生存？”

　　明歆公主被敖丙的話說得一愣，她確實沒有考慮過這些問題，現在她滿腦子都是怎麼掙脫海神的控制，至於以後的事情她還真沒有想過。

　　一句話不由得脫口而出，“你怎麼能夠肯定我們一定能夠擺脫海神的控制？那可是白金巔峰的海神分神啊！”

　　敖丙輕輕一聲嗤笑，“公主殿下，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別說海神分神，便是海神親臨，也要讓他飲恨於此～”

　　敖丙此時的話十分的狂妄，可是明歆公主不由自主地就信了，因為敖丙那種自信是從骨子裏面發出來的，就好似海神分神是只臭蟲一般，隨手就能碾死。

　　敖丙的自信、狂傲，是來自於他對洪荒世界的自信，堂堂的洪荒世界，哪裡還需要怕一個不知道從哪個犄角旮旯里出來的野神？

　　自己確實幹不過他，可上面不是還有玉帝呢嘛？玉帝不行了，再上面不是還有六位聖人呢嗎？再不濟上面還有道祖鴻均，一個小小的海神不在話下。

　　甚至海神那個世界的所有神靈全部入侵洪荒世界，敖丙依然抱有樂觀態度，敖丙對洪荒世界了解得越多，越發現洪荒世界的強大。

　　明歆公主聽到敖丙的‘狂言’，卻是開始旁敲側擊地詢問敖丙他身後那位‘大人’的情況，敖丙打着哈哈，與她周旋着，卻是並沒有吐出什麼有用的信息，反而被敖丙套去了不少關於海神那邊神靈的情況。

　　兩個人都防着對方，因此他們的交談處處機鋒，步步玄機，都是加着小心呢，他們的‘親密’交談持續了三天時間，搞得兩個人都是身心疲憊。

　　在第三天的時候，他們終於停止了交談，因為太白金星回來了，與他一同來的還有另外一人，見到此人，敖丙立刻躬身施禮，口稱“拜見玉帝～”

　　玉帝沒有避諱明歆公主，敖丙自然是知道了玉帝的決定，看來玉帝是要親手解決這裏的事情，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大羅巔峰的海神分身的對手。

　　玉帝顯然是聽了太白金星的詳細稟告，坐定之後，立刻就當著明歆公主的面，開口問道，“你可能代表所有海民臣服於朕？”

　　明歆公主卻是愣住了，沒想到這位口氣這麼大，臣服於你？就是不知道你股不夠資格了？她有些輕佻地回應道，

　　“只要能解決了海神的問題，讓我們臣服於你不是問題，關鍵是你行嗎？”話語之中透着一股子不信任和質疑。

　　玉帝還沒有說話，太白金星卻是站了出來，“大膽，你可知道你面前是什麼人，這位乃是三界之主，玉皇大帝，玉帝說話……”

　　說到一半，卻是被玉帝笑着打斷了，他輕笑着看着明歆公主，“好，我們就先解決了海神之後，在探討這個問題，免得你認為朕沒有誠意……”

　　玉帝聽到太白金星的稟告之後，覺得這是一個契機，對於信仰之力他研究過，這應該是一種類似於香火的力量，可是怎麼應用他卻是還不曾找到方法。

　　若是真的在那石碑之中有一道海神分神，若是能夠得到，對那道分神進行搜魂，必然能夠得到信仰之力的應用方法。

　　玉帝卡在大羅巔峰已經多年了，他感覺自己已經無限地靠近那個境界，可最後一層窗戶紙就是捅不開，他感覺自己的突破機緣就應在這信仰之力上。

　　因此即便是知道了那道分神的實力已經到了大羅巔峰，即便是太白金星一再勸阻，他依然決定要親自出手，這是成道之爭，不得不出手。

　　況且他雖然與海神分神同在大羅巔峰修為，但是他憑藉著道祖賜予的三件寶貝，他自信能夠拿下海神分神。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那海神的分身是什麼貨色吧？天上還有一堆事等着朕去處理呢！早處理完了就早點回去……”玉帝笑呵呵地對明歆公主說道。

　　明歆公主真不知道眼前這個什麼‘三界之主’的自信是從哪裡來的，他的實力應該到了白金級別，可是那可是海神的白金級巔峰分身啊？

　　“怎麼？還有什麼問題嗎？”玉帝問明歆公主說道。

　　“這位……玉……玉什麼大人，你若是現在去招惹海神的分身，恐怕神耀城的海民會毅然站在海神的一方，那將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明歆公主淡淡地說道。

　　“是玉帝，記住嘍。那按照你的意思，應該怎麼辦呢？”玉帝笑眯眯地問道，一副虛心請教的模樣。

　　“我現在就編個由頭讓神耀城的人都出城避一避，不過這需要時間，我們兵分兩路，我去處理這件事情，你們就直接去海祭廣場吧？”明歆公主說道。

　　玉帝微微一笑，明亮的眼睛似乎直射入明歆公主的心底，“好，就按你的意思辦吧？我等你三個時辰，三個時辰之後我便開始動手了……”

　　明歆公主看了看一直都是笑眯眯的玉帝，又看了看滿不在乎的敖丙和略微帶着一絲敵意的太白金星，微微欠了欠身，然後轉身離去。

　　PS：海神的事兒再有一兩章解決，先壓一壓，等到第三捲成聖之路的時候再詳細寫希臘神系的事情。第一卷寫到這裏差不多也該結束了，再寫寫河伯的事兒，把河伯的事情徹底解決，把老婆孩子接回家，應該會有個幾十章，二十章到五十章之間吧？然後就開啟第二卷封神劫起，先寫六聖……，算了，劇透太多了不好，大家慢慢看，(\*^\_\_^\*)嘻嘻……

# 第184章 虎口拔牙

　　話說，玉帝要去對戰海神的大羅巔峰分神，可是明歆公主卻借口疏散神耀城的海民離開了，玉帝同意了她的提議，他早就看透了明歆公主的心思。

　　敖丙微微一笑，“玉帝，看來這位海民的公主殿下，對您還是不信任吶，還沒有遇到海神的分神呢，就先把自己摘出去了，她倒是吃不了虧……”

　　玉帝微微一笑，“哈哈，要理解他們嘛，都不容易，我們就用事實說話吧，讓她認識到自己現在的想法該是多麼的可笑……”

　　敖丙和太白金星一起躬身一禮，山呼，“玉帝聖明～”

# 玉帝微微一笑擺了擺手，沒有再說話。第184章虎口拔牙

　　敖丙向著外面看了看，卻是輕笑一聲，“玉帝，那位公主殿下確實真的去疏散海民了，讓海民離開神耀城也好，畢竟這以後都是玉帝的子民，能保留下來卻是更好……”

# 玉帝微微點了點頭，表示自己明曉。第184章虎口拔牙

　　於是三個人開始默默地等待着，時間一點一點地過去，而海民也是穩步地撤離神耀城，比較有意思的是，明歆公主讓海民撤離神耀城的由頭正是神諭，海神的旨意讓他們離開神耀城。

　　三個時辰之後，神耀城內九成的海民都離開了，玉帝猛然站起身來，眼中射出三尺神光，冷喝一聲，“二位卿家，隨朕出戰～”

　　敖丙和太白金星斷喝一聲，“遵玉帝法旨～”

　　然後三個人化為了三道流光，向著海祭廣場呼嘯而去……

　　敖丙看着海祭廣場中央的石碑，眉心一點光華劇烈地波動，那是他從涇河那裡得來的祖龍印引，之前敖丙第一次來到深海的時候，就感覺到了祖龍印引的劇烈波動。

　　他就知道祖龍印必然是在深海，而且就在海祭廣場，這種波動達到了巔峰，他就知道祖龍印必然就在不遠之處。

　　這次趁着昊天親臨，他就想着趁亂搜尋一下祖龍印，不過有一個比較危險的猜想，他怕祖龍印就在石碑之中，如果真是那樣，自己想要拿下祖龍印將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敖丙掃了一眼昊天，發現玉帝正目光灼灼地看着海祭廣場中心的石碑，臉上滿是嚴峻，畢竟要面對的是一個大羅巔峰的存在，相同實力的存在，他不得不慎重對待。第184章虎口拔牙

　　只見玉帝右手高舉，一團耀眼而又璀璨的七彩光華在他的手中匯聚，然後他右手一揮，七彩光華就飛了出去，落在了石碑上。

　　只聽到克里啪啦一陣石塊破裂的聲音，肉眼可見的蜘蛛網般的裂縫迅速爬滿了石碑，然後只聽到一聲炸裂的聲音，石碑就好似一塊被塞入了炮仗的豆腐，立刻炸得紛飛四濺。

　　敖丙眉心立刻傳來一陣劇烈的波動，循着波動傳來的方向，他立刻就看到了一塊四四方方的石印，閃着耀眼的光芒，向著廣場的邊緣飛濺出去。

　　敖丙心中一驚，這樣強烈的波動必然是會引來其他人的注意，他扭頭一看，果然看到了旁邊的玉帝和太白金星都將目光落在了那石印之上。

　　可是隨即一股更加強大的氣息傳來，敖丙立刻就感覺到了那氣息對自己的強烈壓制，甚至他連念頭的轉動都變得十分遲緩。

　　這種感覺僅僅只是半個呼吸，他忽然感覺身上一輕，立刻恢復了正常，一扭頭，他就看到了在原來石碑矗立的地方，有一個淡藍色的人影出現，而且不斷地有淡藍色的水流狀物質匯聚到人影之上，讓人影逐漸地清晰。第184章虎口拔牙

　　然後敖丙耳邊就傳來了玉帝沉穩的聲音，“海神由朕來對付，你們去追那方神印，朕覺得那不是凡物……”

　　敖丙這才回過神來，原來是玉帝出手了，他將海神對自己和天白金星的壓制抵消了，至於玉帝看上了那方神印，敖丙一點都不感覺到奇怪，它實在是太搶眼了，若是玉帝沒有什麼心思才是真的奇怪。第184章虎口拔牙

　　敖丙自然是不會在這個時候暴露出什麼異樣，他和太白金星一起唱了一聲諾，然後兩個人便向著那方神印飛濺的方向而去。第184章虎口拔牙

　　敖丙幾乎已經確定了那就是龍族的祖龍印，現在他在考慮怎麼將祖龍印搞到自己手中，祖龍印絕對不能落到玉帝的手中。

　　若是祖龍印落入到玉帝手中，龍族就真的喪失了未來崛起的希望，成為天庭的附庸也就是朝夕之間的事情。

　　別的不說，玉帝若是手拿祖龍印，隨意扶植一個什麼亂七八糟的野龍，與四海龍族分庭抗禮，龍族必然分崩離析。

　　對於本就衰弱的龍族來說，這樣的分裂就是致命的，恐怕會被天庭分而食之，徹底喪失本就所剩不多的自主權。

　　雖然敖丙對龍族的歸屬感並不強，但今世既然生而為龍族，總要為龍族做點事情，至少不能讓龍族淪落為附庸，畢竟自己的父王兄長都是心繫龍族，自己應該為他們考慮。

　　因此，敖丙是不能看着祖龍印落入到玉帝的手中，敖丙思索片刻之後，卻是心中有所決斷，為了祖龍印，即便是冒一點險也是值得的。

　　敖丙和太白金星的速度飛快，很快他們就看到前方耀眼的光芒，以及在光芒之中的石印，敖丙眉心的波動是越發的劇烈了。

　　可是他們同樣也看到了有另外幾個人影一樣在追逐石印，敖丙和太白金星對視一眼，向著石印飛快地追了上去，太白金星一道神念傳過來，

　　“龍王大人，接下來恐怕要有一場硬仗，不過既然是玉帝交代下來的任務，我們卻是不能懈怠是必要全力以赴～”

　　敖丙立刻回了一句，“金星大人放心，完成玉帝的交付是最重要的，一會兒我攔住其他的追尋者，您抓緊時間去搶奪神印……”

　　敖丙的提議卻是正中太白金星的心意，若是敖丙提議去強奪神印，他勢必心有顧慮，因為他一直不能徹底相信敖丙，此時敖丙的提議他卻是沒有任何異議。

　　敖丙顯然是考慮到了太白金星的疑慮，不過他主動提議去攔截其他追尋者，卻是有自己的考慮，一方面是打消太白金星的疑慮，同時也是方便自己干點其他的事情，同時將自己的嫌疑洗去。

　　兩個人飛快地飛過去，敖丙一揮手一片紅藍之海籠罩住了九成的追尋者，不過仍有幾個漏網之魚繼續向著石印追過去。

　　一共有三個人影逃過了敖丙的攔截，他們加上太白金星卻是一起向著石印追過去，三個人影，有兩道乾瘦細小的人影，還有一個大塊頭。

　　敖丙攔下其他的追尋者，紅藍之海自然是不能是眾多追尋者的對手，敖丙的攔截不過是讓他們滯了一滯，可是高手之爭，分秒必爭，一息時間就能決定生死命運。

　　就在敖丙阻擋他們的這一點時間，太白金星四個人已經飛出去了很遠，只剩下了四個很小的黑點。

　　在紅藍之海被眾多追尋者轟破的同時，在誰也沒有注意到的一小片紅藍之海中，卻是閃着微微金色的跳躍的雷弧。

　　那閃着雷弧的紅藍之海落地，卻是立刻化為一道金光向著石印的方向追過去。而其他的追尋者顧不得攻擊敖丙卻是向著石印的方向追過。

　　他們都察覺到了石印的不同尋常，自然是不想錯失了這次機緣，而能夠追過來的都是太乙巔峰的佼佼者，甚至有小半都是金仙期高手。

　　漏過去那三個更是金仙中期之上的修為，敖丙的嘴角微微勾起，太白金星的實力確實不錯，但是對上那三位金仙中期的高手，卻是也討不了好。

　　在敖丙的微笑之中，一道金色的人影卻是越發的靠近前方的太白金星四人，還有那方神印。

# 第185章 此事暫息

　　話說，敖丙和太白金星遵循玉帝的法旨，前去追尋那一方神印，而敖丙確定那就是龍族祖龍印，他不容許祖龍印落入到玉帝的手中。

　　因此他雖然表面上讓太白金星前去追尋祖龍印，自己留在後面攔截其他的追尋者。實則他卻是極其隱秘地將自己的雷極分神放了出去。

　　太白金星看到自己的競爭者一下子減少了九成之多，心中頓時一定，還在心中感嘆敖丙實在給力，竟然真的幫自己攔住了一大部分競爭者。

　　其實敖丙卻是在暗中為太白金星增添了一個最強力的競爭者，而且對於太白金星來說，是一個沒有絲毫勝算的競爭者。

　　太白金星眼看後面的競爭者被敖丙攔下，雖然後來突破了紅藍之海的束縛，但是卻已經被落下了很大一段距離。

　　太白金星立刻調動自己體內的星力，速度猛然一提，向著前方的石印抓了過去，可是另外三個金仙期也不是擺設，他們卻是直接對天白金星展開了攻擊。

　　太白金星雖然避過了三道攻擊，但是那對石印的必然一抓，卻是落空了。心中顧不得懊惱，太白金星卻是蹂身而上，繼續向祖石印追擊而去。

　　另外三個人影，其中的一大一小好似是同伴，細小的人影忽然跳到了高大人影的身上而那高大的人影全力往前一推，那個乾瘦細小的人影，卻是離弦之箭一般飛快地向著前方竄了出去。

　　太白金星眼睛一瞪，手中浮塵一甩，白色的浮塵變長迎風伸展，就好似人的手掌一般向著石印抓了過去。

　　另外一個乾瘦細小的人影卻是氣急，他沒有手段爭奪石印，只能氣急敗壞地向著太白金星，和那個乾瘦細小的人影攻擊過去。

　　乾瘦的人影卻是不知道用了什麼方法，身上彭起了一團血光，卻是加速向著石印靠近，而太白金星卻是微慢了半拍，躲開了攻擊，手中浮塵卻是絲毫不受影響地向著石印抓去。

　　石印之上浮現出一個微小的龍形虛影，虛影快速竄動，似乎察覺到了自己的處境，微微一顫之後，竟然加速向著遠處遁去。

　　可是那個細小人影和太白金星怎會讓石印如願，人影身上飛出了兩根黑色的絲線，向著石印纏了過去，而太白金星手中浮塵一抖，竟然張開形成了一張白色的大網，將石印的退路全部封死。

　　細小人影的絲線和太白金星的大網同時向著石印而去，而在絲線纏上石印的同時，太白金星的大網同時也罩住了石印。

　　可就是在這個關鍵的時候，在石印的下方忽然爆開了一團金色的跳躍的電弧，絲線和浮塵大網沾染上了電弧，立刻寸寸盡斷，散落了一地。

　　然後飛出四道電弧分別射在了太白金星四個人的身上，四個人影同時一僵定在了當場。而在石印的旁邊卻是出現了一個渾身包裹在電光之中的金色人影，他的手中正托着微微閃着金光的石印。

　　太白金星瞠目欲裂，可又是無可奈何。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金色人影手托着石印，消失在了遠方，他感覺自己全身酥麻，卻是提不起絲毫的法力。

　　金色人影拿住了石印后，僅僅只是幾個呼吸的時間，便消失得無影無蹤，甚至連一絲氣息都不曾留下，若不是體內酥麻的感覺，太白金星都仿若以為不曾有什麼金色人影出現過。

　　直到敖丙出現在太白金星身邊，輕輕地拍了拍他的肩膀，太白金星才乍然回過神來，一見到敖丙，便慌慌張張地說道，“龍……龍王大人，快……快去追神印……”

　　敖丙則是一副茫然的樣子，“金星大人，神印？神印在哪個方向？”

　　“神印在……”太白金星向著剛剛金色人影消失的方向看了一眼，可是哪裡有什麼人影？聲音最終都憋回了嗓子里。

　　敖丙自然是知道怎麼回事，可是他怎麼可能向太白金星吐露實情，再度茫然地問道，“金星大人，我們還要不要去追尋神印？”

　　太白金星沒有說話，他的臉上陰沉得幾乎能滴下水來，不發一言默默地向著金色人影消失的地方追了過去，敖丙心中輕笑一聲，跟在了他的身後。

　　而其他的追尋者絕大部分都放棄了，只有少部分還不死心，有遠遠地綴在了敖丙的身後。

　　太白金星這一路追下去，他知道希望渺茫，可依然是在半個時辰之後才放棄，承認了自己的失敗，他頹然地與敖丙商量着要回神耀城，向玉帝復命。

　　敖丙知道事情的始末，以及其中的詳細經過，自然是知道太白金星這次是吃了大虧，回去想玉帝復命，不若說成是向玉帝請罪。

　　敖丙見太白金星沒有與自己商量一下的意思，也樂得這樣，反正這件事情是太白金星搞砸的，而且他又是玉帝的心腹重臣，那麼這件事情理應由他負責。

　　等得到敖丙和太白金星回到神耀城的時候，他們卻是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在原來神耀城的方位，哪裡還能看到一座城的影子？剩下的只有一片廢墟。

　　而在廢墟的上方，依然有兩個人影在激烈的對撞，其中一個閃耀着七彩光芒，另外一個閃着蔚藍色的光芒，以敖丙和太白金星的實力根本進不得身，只能在外面遠遠地看着雙方的戰鬥。

　　他們之間的戰鬥持續了七天七夜，在第五天的時候，蔚藍色人影就已經開始佔據下風，七彩人影之中總是不時地射出一道光柱，籠罩蔚藍色人影，然後蔚藍色人影一頓的時候，一道白光便向著蔚藍色人影掃過去。

　　蔚藍色人影便被虛弱一分，而蔚藍色人影卻是沒有什麼犀利的攻擊，只能憑藉強大的力量硬碰，可是偏偏對手實力與他相差不大，而且對手極其靈活，還有一定的反擊手段。

　　於是在第五天的時候，此消彼長，雙方發生逆轉，七彩人影即便是不用發動特殊攻擊，也能壓制蔚藍色人影。

　　終於在第七天的時候，七彩人影將蔚藍色人影泯滅，敖丙和太白金星立刻走上前去，獲勝的七彩人影正是玉帝。

　　敖丙猜測剛才玉帝施展的手段恐怕就是道祖鴻均賞賜給他的法寶，其中有昊天鏡，有昊天尺，還有一塊保命玉佩，禁錮海神分神的是昊天鏡，攻擊海神分身的應該是昊天尺。

　　太白金星將自己追尋神印的經過都告訴了玉帝，玉帝不發一言，他並沒有訓斥太白金星和敖丙，只是輕輕點了點頭。

　　敖丙注意到玉帝的右手之中隱隱有一道藍光透出，而且玉帝的右手包裹手臂在內都在細微地顫抖，敖丙僅僅只是瞟過了一眼，沒敢太過於關注，在玉帝的面玩這些東西，簡直是在找死。

　　玉帝簡簡單單地吩咐了太白金星和敖丙兩句，然後借口戰後略有收穫，很快便消失在了敖丙兩個人面前。

　　敖丙和太白金星找到明歆公主，將事情的經過選擇性地告訴了她，然後兩個人安慰勉勵了幾句，便匆匆離去。

　　PS：感謝焬鮞的打賞，還有關於你的那個楊半仙人設，一直沒機會加進去，後面倒是有一個輔助主角分神，謀亂封神的角色，你要是覺得可以，就放在那裡，但是楊半仙這個名字不太好，有點俗，我提議最好換一個，換好聯繫我，不要着急，應該在百章以後了。

# 第186章 初探黃河

　　話說，敖丙和太白金星離開了深海之後各奔東西，昊天與海神分神的一戰，戰而勝之，不過他的狀態並不是太好，囑咐了敖丙和太白金星兩句便離開了。

　　而敖丙和太白金星也離開了深海，海神危機已經解決了，以後的事情就好解決了，不過看神耀城這個樣子，恐怕他們需要恢復的時間不會太短，因此敖丙和太白金星與明歆公主洽談之後，決定給深海大量的恢復時間。

　　太白金星離開深海之後，他便直接回了天庭，玉帝回去之後必然是要閉關，而太白金星必然是要處理的事情就有很多。

　　而敖丙也打算着回渭河龍王府，不過這次他卻是沒有什麼着急的，他打算了回去龍王府之後，便開始閉關，直到封神劫開始了。

　　敖丙慢悠悠地向著龍王府飛去，一路上欣賞景色，而他的手中把玩着一方小印，敖丙感覺到自己的體內有一股力量在莫名地躁動。

　　那是敖丙體內血脈的力量，雖然他已經融合了混沌天龍的精血，但他的本體畢竟是龍族，而他手中的小印確實是祖龍印，其中封印有祖龍的力量，祖龍乃是萬龍之祖，只要是龍屬生靈都會受到壓制。

　　不過由於敖丙融合了混沌天龍的精血，而祖龍的力量卻是來自於混沌天龍，因此祖龍印也受到敖丙體內血脈的影響。

　　祖龍之中有一個龍形虛影，不過此時的龍形虛影卻是有些萎靡，不過它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有一點莫名的意味，顯然他感覺到了敖丙體內混沌天龍精血的力量，那是一種要比它體內力量更加高等的力量。

　　敖丙暫時沒有想到怎麼處置祖龍印，不過現在這東西在自己的手中，隨意自己處置，而且敖丙驚訝地發現這麼多年祖龍印已經生成了微弱的靈智。

　　而且敖丙感覺那個小傢伙大約有三四歲的靈智，而且這小傢伙很依賴自己，應該是因為敖丙體內血脈的力量。

　　既然不知道怎麼處置它，就先拿着吧，只要祖龍印不落入到其他人的手中，就沒有問題。

　　敖丙心情不錯，看着周圍的景色，忽然一個寬大的河流落入到了他的眼中，敖丙一愣這樣礦大的河流，好像也就只有黃河了吧？

　　敖丙心中一動，趕得早不如趕得巧，既然自己到了黃河，為什麼不到黃河一探呢？自己雖然只有金仙初期實力，但若是不計後果爆發雷極之身，那麼便是大羅之境都攔不住自己。

　　因此黃河在敖丙的眼中，便好似一個不設防的美女，他可以隨意地探索。敖丙想到這裏，也沒有猶豫什麼，直接進入到了黃河之內。

　　黃河確實要比自己的渭河雄壯的多，不過敖丙不知道是不是錯覺，總是感覺黃河瀰漫著一股緊張的氛圍。

　　其實他是不知道，就是因為他讓血玉子傳回去的那句話，讓黃河陷入到了緊急的備戰之中，渭河的名氣是越來越大，不說洪荒聞名，至少洪荒水域沒有不知道渭河的。

　　因為渭河要對黃河動兵，卻是讓整個黃河水域都緊張起來，因為就在不久前濟水就淪陷在了渭河水軍之下。

　　江河淮濟，洪荒四大水系，長江是毫無爭議的第一，黃河第二，排名最末的濟水實力最弱，但是畢竟身為四大水系之屬，實力不容小覷，可是如今竟然成為了渭河水域的附屬，當初這個消息傳開，卻是不知道驚掉了多少副眼鏡。

　　渭河是什麼存在？那不過是黃河支流之一，雖然在黃河的各支流之中排名很靠前，但它終究也只是一條支流而已。

　　可是現在這個黃河的支流，竟然在吞併了濟水之後，向著黃河發兵了，當黃河的各方勢力找到河伯，向河伯稟告了這個消息之後。

　　河伯只是冷冷地哼了一聲，“呵，只要他敢來，就讓他有來無回～”然後就沒有然後了，河伯就不理他們了，在他看來這群小傢伙再怎麼鬧，都翻不起什麼浪來。

　　雖然因為洛神的事情，河伯對敖丙很不爽，但是敖丙畢竟頂着一個天庭屬官的名頭，若是無故對付他，恐怕會跟天庭的關係鬧得很僵。

　　若是這一次敖丙真的打進黃河，他心中還是有點小高興的，因為這是他主動找事，自己就是因此把他幹掉，天庭也說不出什麼來。

　　因此他也沒有可以準備什麼，生怕自己組織反擊之後，嚇跑了敖丙，那樣這豈不是失去了一個對付他的機會。

　　河伯不理會渭河浩浩蕩盪的進攻聲勢，一方面是沒有將渭河的那點勢力放在眼中，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給敖丙創造進攻黃河機會。

　　敖丙進入黃河，順着黃河不斷地向前飛遁，一路行來到處都是行色匆匆的水族，根本沒有在意敖丙的存在，當然一方面是因為敖丙的實力比較高，也是因為他們的心思都不在這上面。

　　敖丙沒有發現河伯的宮殿，他早就聽說了，河伯雖然身為一河之主，但是他卻是沒有屬於自己的龐大宮殿，只有一處洞府。

　　敖丙只是順道瞟了一眼，那是一個很簡陋的洞府，看得出來河伯應該是一個苦修之士。

　　至於說近距離觀察，或者直接進入到洞府之中去查看，敖丙可不傻，他可不會這樣給自己找不自在。

　　敖丙接着向黃河的上游而去，看着黃河的景象，敖丙忽然感覺，自己的渭河雖然不如黃河強大，但是卻有更強的凝聚力，也能爆發出更強的力量。

　　前面就是洛河進入黃河的地方了，一股清流出現在了渾濁的黃河之中，河洛之交，清濁混合，形成了一個天然的陣勢。

　　看着眼前的洛河，敖丙不由微微走神，眼前卻是浮現出了洛神的模樣，當然還有自己女兒的樣子，敖丙心中忽然生出一種強烈的慾望，想要拋棄一些，和自己的老婆孩子隱居世外，度此一生。

　　可是他的理智告訴他，他不能這樣做，以他現在的身份地位，想要獨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他現在唯一的出路就是前進，一直前進，直到自己的前方沒有其他人的存在。

　　忽然，敖丙眼神一凝，這眼前的河洛景象好像經過人工的修飾？敖丙雖然對陣法依然不精通，但是畢竟接觸了不少高級精妙的陣法，他卻是看出了其中的一些關竅。

　　這清流的迴旋，卻是與濁流再一次衝擊，這樣的清流迴旋有不少，所有的清流迴旋卻是將河洛之交的威勢增幅了一倍有餘。

　　而河洛之交卻是被引動到了一個節點，在這個節點，敖丙感覺到了巨大的力量，整個河洛的力量彷彿在此處形成了一個力量縮影。

　　敖丙感覺到了此處必然是隱藏着什麼秘密，而且這關乎到黃河的秘密，關乎河伯的秘密，敖丙忽然想到了當年昊天對河伯的評價——

　　河伯的身後有人，玉帝不想太過與河伯關係鬧得太僵。

　　敖丙眉頭緊皺，他在考慮自己是不是要進入這個節點好好探查一下其中的秘密，可是敖丙又有些猶豫，因為這個秘密很有可能關乎到河伯身後的人。

　　河伯已經是大羅金仙的實力了，能夠有實力作為河伯的身後人，是准聖還是聖人？准聖聖人就是那幾位，都不是敖丙能夠招惹的起的，敖丙有些忐忑。

　　可是隨即他就想透了，自己既然要動河伯，那麼必然是要觸動他身後的人，自己對他身後的人一無所知，根本無從防範。

　　而眼下就有一個了解河伯身後人的機會，敖丙不想放過，了解了河伯的身後人，才能真正地決絕河伯的事情，不會招引來更大的麻煩。

　　想通了這些，敖丙心中一定，將自己的身上用法力牢牢護住，遁入到了那個節點之中。

　　PS：感謝玉蟾真人的打賞，叩謝！！

# 第187章 這人是誰

　　話說，敖丙在河洛之交的地方，看到了一個凝聚了河洛力量的縮影，敖丙思索再三之後，終於決定要將一探究竟。

　　因為他知道自己與河伯一旦開戰，便是一個全方面的戰爭，自己必須要考慮到河伯在方方面面的力量，不僅僅是他本身的實力，還有他在各方面的人脈關係。

　　因此敖丙僅僅戰勝河伯，甚至斬殺河伯，都還是不夠的，就敖丙了解的情況來看，河伯身後的那位才是最最關鍵的一環。

　　那是玉帝昊天都不願意沾染的人物，敖丙已經猜到了那人的實力級別，可究竟是哪一位，他卻是不確定。

　　眼前河洛之交的手筆，恐怕不是河伯的手筆，應該就是河伯身後那位的手筆，敖丙就是想通過查探此處隱秘，推斷出河伯背後之人的身份。

　　敖丙用全身的法力護住自己的肉身，向著力量節點墜了過去，甚至敖丙已經調動自己的雷極之身隨時準備出手。

　　這處地方畢竟是准聖或者聖人的手筆，自己這區區金仙境的實力在他們的眼中，還真是不夠瞧的，大羅之境的實力應該可以護得自己周全吧？

　　敖丙右腳點在節點之上，他感覺自己身體一僵，眼前一花，然後他就感覺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籠罩在了自己的身上。

　　敖丙運起法力，卻是沒有感覺身上輕鬆分毫，甚至還重了許多，於是敖丙立刻便收斂法力，用純粹的肉身力量強撐住了對自己的壓制。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敖丙運起自己全身的肉體力量，堪堪恢復了行動能力，一身法力倒是沒有受到什麼壓制。

　　敖丙環顧四周，發現這是一個長長地甬道，周圍的牆壁好像是能量組成的，而非是什麼確切的材料，敖丙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

　　他體內的神念也被壓制到了體內，此時敖丙眼中閃着紫光，紫陽神眸運轉到極致，這也是無奈之舉，既然神識不能用，就只能靠自己的眼力了。

　　敖丙也不知道向前走了多久，他心中甚至都起了一絲煩躁，就在敖丙心神生出一絲煩躁的時候，敖丙忽然看到了一道青色匹練向著自己卷了過來。

　　敖丙不敢硬接，只能向著一邊閃過去，可他卻是情急之下忘記了，自己全部的力量都用在了抵抗壓制之上，他縱有強悍的實力，卻是發揮不出來。

　　那匹練眼看就要落在敖丙的身上，無奈之下敖丙手中一道紅藍光華向著青色匹練迎了上去，可是青色匹練立刻就撞碎了紅藍法力，絲毫沒有受到限制地向著敖丙落了過去。

　　敖丙眼中紫光閃爍，這個時候他也終於是看清楚了那青色匹練的真面目，竟然是一頭青色大蟒，張着大嘴，露出兩顆鋒利的獠牙，向著敖丙吞噬過來。

　　敖丙舉拳頭狠狠地砸向了青色巨蟒的下顎，青色巨蟒卻是很靈巧地閃過，腦袋一晃打了個璇兒，向著敖丙的身側吞噬過去。

　　敖丙一晃腦袋，用手肘去磕大蟒的眼睛，又被大蟒閃過，敖丙忽然感覺自己腰上一涼，然後隨即猛地腰間一緊，卻是大蟒在不知不覺間將敖丙纏了個滿懷。

　　敖丙心中一驚，身上爆發出了強悍的水火法力，可根本不起作用，法力落在青色巨蟒的身上，就好似不着力一般，直接劃了過去，竟然連大蟒的鱗片都沒有攻破。

　　敖丙可是真的有些慌了，可是他用盡了各種手段，就是掙脫不了大蟒的纏繞，而且大蟒越纏越緊，敖丙已經只剩下一隻手狠狠地托住了大蟒想要吞噬而來的大嘴，敖丙的情況岌岌可危。

　　敖丙甚至都在考慮要動用雷極之身的時候，忽然在他眉心的祖龍印一陣巨顫，一股熱流涌遍了敖丙的全身，敖丙忽然感覺自己全身的血液都在悸動。

　　敖丙的身上浮現出微微的六彩光華，其中金色最盛，紅藍二色次之，青白黃三色很是黯淡，在他的體內天龍淬體術卻是飛速運轉。

　　敖丙感覺自己身上湧出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他身子輕輕一抖，就將青色大蟒崩飛出去，敖丙伸出手輕輕一撈，便捏住了青色大蟒的尾巴，然後他狠狠地往地上一摔，青色大蟒重重地落在地上，發出了一絲悲鳴。

　　然後敖丙手中不斷地舞動，青色匹練再次出現，不過其中的一端卻是在敖丙的手中攥着，敖丙一番舞動竟然足足有半個時辰，狠狠地報了剛才的仇怨。

　　青色大蟒一開始還掙扎兩下，到後來卻好似死了一般，又好似認命了一般，任憑敖丙隨意擺弄，卻是沒有一點掙扎的意思。

　　敖丙卻是也有些氣喘，他看着手中半死的大蟒，將大蟒向地上丟過去，可是身子還在半空中，大蟒就身子一扭，重新化為一道匹練消失在敖丙的眼前。

　　敖丙一愣，嘴角不由得抽了抽，看不出來，一頭畜生竟然也知道裝死，不過敖丙沒有生氣，優哉游哉地向著大蟒逃跑的方向追了過去。

　　剛才大蟒逃得急，留下了不少氣息，追尋者它的氣息，敖丙有很強烈額的預感，自己此行一定會有大收穫。

　　敖丙此時身上閃着六彩光華，腳步輕盈，一點都沒有一開始舉步維艱的樣子，敖丙卻是察覺到了其中的關竅，就是天龍淬體術。

　　其實敖丙此時的肉身實力並沒有增長很多，但他卻是知道了用力的技巧，之前要用十成里才能堪堪頂住壓制，可是現在敖丙只需要六成力量就能頂住壓制。

　　因此敖丙才能猛然間爆發，將青色大蟒制服。這一切的起因竟然是祖龍印，敖丙並沒有太將它放在心上，讓它吞噬祖龍印引，並且代替它封存在了自己的眉心。

　　敖丙還以為祖龍印只是一個象徵性的東西，沒行到這次卻是幫了敖丙的大忙。

　　敖丙感覺大蟒的氣息越發的強烈，他感覺不遠應該就是大蟒的老巢了，也不知道大蟒會給自己帶來什麼樣的驚喜？

　　在經過了一個轉彎之後，眼前卻是一個很開闊的石洞，青色大蟒確實就在石洞之中，而且此時神情萎靡，眼神狠毒地看着敖丙。

　　不過敖丙卻是沒有注意青色大蟒，因為此時青色大蟒纏繞在一個人的胳膊上，此時原本三五十丈長的青色大蟒，卻是化為了一條二尺長的青蛇，溫順地纏在一個人的手臂上。

　　這個人長得很是兇猛，面白無須，臉上稜角分明，就好似刀削斧鑿一般，敖丙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他總是感覺眼前的人有一點熟悉的感覺。

　　彷彿他在什麼的地方見過他，可是仔細想來，敖丙知道自己不可能見過他。

　　這人是誰？他就是黃河的秘密？亦或者說他就是河伯的身後人？

　　PS：作者在合肥實習，這特么熱。昨晚做了一晚上火車，所以有些混亂。打完字，抓緊時間休息了。

# 第188章 鏈鎖祖巫

　　話說，敖丙追尋青色大蟒而去，終於在一個石洞內發現了青色大蟒，可讓敖丙驚訝的是，原本凶厲異常的大蟒，竟然化為溫順的青色小蛇，纏在一個人的手臂上。

　　敖丙知道自己沒有見過這個人，可是這個人偏偏給他一種熟悉的感覺，敖丙不知道原因。

　　敖丙看到那人還有小蛇的時候，二者同時也發現了敖丙，小蛇一臉凶戾地看着敖丙，口中不斷地吐着信子，好像隨時都會悍然攻擊過來。

　　那個人看着敖丙之後微微一笑，手指輕輕地摩砂着青蛇的鱗片，青蛇臉上的凶戾立刻化去，化而為了一臉的依戀，那模樣神情像極了太陽地上慵懶的貓。

　　敖丙仔細打量着那個人，他赤裸着上身，腰間圍着一圈不知名的獸皮，赤裸的身體上肌肉虯結，稜角分明，古銅色的皮膚就好似鋼澆鐵鑄的一般，端得是好一條大漢。

　　那大漢微笑着看着敖丙，忽然開口說話了，他的聲音之中透着一絲莽荒古老的氣息，

　　“小朋友，你行功的法子很精妙，好像不在我族之下，真想與你大戰一場啊，可惜我現在被困在此處，而且你太弱了，即便是你們兩個一起上，也不夠我打的……”

　　輕鬆愉快的聲音，卻是讓敖丙心中起了驚濤海浪，這人究竟是誰？能夠看透自己的運功不簡單也就算了，為什麼他能夠看到自己的雷極之身？

　　我們兩個一起上，不就是說的自己和自己的雷極之身嗎？

　　至於說什麼他們一族的功法能與自己修鍊的法門相媲美，敖丙是嗤之以鼻的。

　　這法門可是來自混沌天龍，而混沌天龍是混沌魔神之屬，混沌霸主之一，洪荒之中能夠與它修行的天龍淬體術相媲美的功法絕對不多。

　　而且天龍淬體術專修肉身，聽這大漢的意思，好像他們的功法也是專修肉身的，這種年代還有專修肉身的種族？別搞笑了，怎麼會有這麼傻的種族……

　　忽然，敖丙愣住了，因為他忽然想到了專修肉身的種族，而且這個種族曾經盛極一時，他們極善修鍊肉身，他們不修元神，不積功德，濁氣煞氣是他們的力量源泉。

　　不過如今這個種族卻是沒落了，只在六道輪迴之所還有他們部分族人存在，至於眼前此人的身份，敖丙有些猜測，可若真是那個人，這件事情就大條了。

　　究竟是什麼種族？巫族。

　　當年龍漢大劫之後，龍鳳麒麟三族沒落，帝俊太一兄弟二人整合妖族，組建妖族天庭，帝俊為天帝，太一為東皇。

　　而與此同時，不周山下十二祖巫實力強大，自以為盤古遺脈，開始繁衍巫族，巫族各個部族迅速壯大，並且很快佔據了洪荒大陸。

　　隨着巫妖二族的一起強大，他們之間的矛盾越發的顯化，後來終於爆發了第一次巫妖大戰。

　　巫族十二祖巫都天神煞大陣，十二祖巫重現盤古肉身鎮壓一切。天庭周天星辰大陣，三百六十五位大妖對應三百六十五周天星辰，東皇太一鎮壓太陽星宮，封盡一切。

　　雙方大戰並未徹底爆發，一觸即分，雙方休戰，約定巫族掌地，妖族掌天，互不侵犯。

　　可是後來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巫族死了一尊大巫，妖族死了九個太子，導致了巫妖二族之間的矛盾徹底激化，戰爭全面爆發，第二次巫妖大戰爆發。

　　斬巫劍、斬妖刀紛紛出現，它們分別用人族的精血和魂魄煉製而成，人族大劫，人口銳減九成之多。

　　可是巫妖之戰一直都不能分出勝負，後來祖巫後土感悟天地魂魄死後無處所去，只能悲鳴哀嚎，最終消散。後土受天地授意，自願現身，身化六道輪迴，接引各方魂魄轉世重修。

　　祖巫十二去一，都天神煞大陣不能成行，巫族一時失利，好在後土留下自己的精血，讓刑天大巫堪堪突破了祖巫境界，勉強組成都天神煞大陣，巫妖之戰再度陷入膠着狀態。

　　最終還是妖族大聖白澤獻計，離間祖巫水火二部，一開始只是部族之間的小爭鬥，後來卻是引起了祖巫共工和祝融的大戰。

　　共工不勝而怒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地傾東南，幸有女媧補天，才挽救了洪荒百族，但百族也是元氣大傷，巫族也是損失慘重，天庭妖族趁勢攻打巫族，巫妖之戰的高潮到來。

　　此戰，祖巫隕落，妖族二皇隕落，巫妖二族徹底沒落，失去了天地主角的地位，人族正式登上了洪荒的政治舞台。

　　其中少部分倖存巫族前去六道輪迴投靠後土娘娘，妖族倖存者則去了北俱蘆洲，依託妖師鯤鵬庇護。

　　若說此人的身份，最最有可能的應該便是共工了。

　　他怒觸不周之山，犯下滔天大罪，六聖自然將他鎮壓，據傳共工被他們滅殺了，可同時也有消息傳說共工被封禁在了某個地方。

　　敖丙腦中閃過一段段信息，同時他忽然想到了自己對這大漢的熟悉之感來自何處了，自己確實沒有見過這大漢，但他身上的那種氣質卻是像極了混沌天龍記憶之中的盤古。

　　敖丙接受了混沌天龍的傳承，還有它的記憶，自然是對盤古有所印象，若是這大漢真是共工，那麼他與盤古有些相似便不足為怪。

　　巫族確實是盤古遺脈，他們傳承了盤古血脈，三清傳承了盤古元神，雙方都以為自己是盤古正宗，卻是老死不相往來。

　　敖丙試探性地問道，“不知道前輩怎麼會在這地方？”

　　那大漢哈哈一笑，伸手點指敖丙，他的身後傳來一陣稀里嘩啦的聲響，

　　“你這小娃娃太不實在，明明猜出了我的身份，卻還是遮遮掩掩，不爽快，至於我為什麼在這地方？你說說為什麼？”他又晃了晃肩膀，嗦楞楞的聲音再次傳來。

　　敖丙聽到那大漢的話，這才終於確定了這個大漢的身份，沒想到他竟然真的是共工，而這個時候他才終於發現，在大漢的背上有兩根鎖鏈，而另外一端連在能量牆壁上，這兩根鎖鏈一根青色，一根黃色。

　　看來共工確實是被封印在這裏，而他就是被六聖一起封印在此處的，河伯應該就是被六聖找來看押共工的人選。

　　換個說法，也就是說，河伯的身後之人應該就是六聖了，不過他們這種關係，要比敖丙預料之中的淺薄得多。

　　敖丙感覺如果自己能夠與某位聖人溝通一下，那麼換一個共工看管人，想必他們不會有什麼問題。可是與哪位聖人溝通卻是個問題，而且怎麼溝通同樣是個問題。

　　敖丙心中想着找哪位聖人，自己誰也不熟，不過敖丙倒是在考慮要不要去找通天教主，自己也就是和他有點交集，敖丙倒是有信心說服通天教主。

　　可是敖丙在本心裏抗拒與通天教主過分親密，可是六位聖人，除了通天教主，另外五位自己恐怕連話都說不上。

　　但是如果自己連個招呼都不打，就直接對付河伯，是不是打了六聖一個耳光，他們是洪荒最頂尖的一群人，他們不爽了，自己難道還能落得了好？

　　在敖丙心思百轉的時候，對面的共工忽然說道，“小朋友，有沒有興趣作筆交易……”

　　敖丙不等他說完這句話，連忙打斷，腦袋搖得好像撥浪鼓一般，“前輩您不要想讓我把您放出去，我可不傻，而且我也沒有能力把您放出去……”

　　共工笑呵呵地說道，“你小子想多了，我在這地方待得挺好，我犯下了大罪，在這地方反省就很好，我不想出去……”

　　敖丙倒是疑惑了，共工還有這覺悟？竟然知道悔改了？而且聽他這段時間說話，倒好像是一個很有修養的學者。

　　“跟我說說外面的情況吧，外面應該過去了很久吧？我族的情況怎麼樣了？”

　　敖丙摸不清楚共工的心思，他便將巫妖之戰後面的事情，一一告訴了共工，至於巫族的處境，當共工聽到巫族的現狀之後。

　　他幽幽一嘆，“唉，我族不修元神，不積功德，果然不得天地眷顧，雖然身為盤古正宗，身受父神開天功德恩澤，但是父神恩澤終有用光的時候……”

　　敖丙深以為然地點了點頭，功德確實是一個好東西，巫族不修功德，僅僅靠盤古開天恩澤，還能夠與妖族二分洪荒，也是難能可貴了。

　　共工被困黃河這些年，能夠有這種領悟，也算是值得了。若是他能復出，率領巫族，倒也不是沒有可能讓巫族重新振作起來，當然讓巫族重新恢復巫妖時代的巔峰是不可能了。

　　“不知道前輩有何吩咐？”敖丙卻是不由自主地問共工說道。

# 第189章 平心娘娘

　　話說，敖丙與祖巫共工的交談很是融洽，敖丙發現共工彬彬有禮，就好像一個知識淵博的學者，一點都看不出這位是一個會因為戰鬥失敗就去撞山的角色。

　　完全體會不到那種暴虐與瘋狂，而且此時他更想是一個思想家，竟然深刻地認識到了巫族的缺點，並且能夠正是這個缺點。

　　不過想想也就釋然，共工被困在這裏數以萬年計，而且他闖下了彌天大禍，自覺罪孽深重，這些年來恐怕一直在反思自己，並且對巫族的失敗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

　　不知不覺敖丙就對這位曾經犯下彌天大禍的祖巫前輩心生敬佩，心中卻是想着要幫幫這位前輩，若是力所能及，倒是可以幫幫他。

　　共工似乎發覺了敖丙的轉變，微微一笑，沒有說什麼，他笑着說道，“我想托你幫我捎幾句話給六道輪迴平心娘娘，順便再帶幾樣東西給她……”

　　“平心娘娘？”敖丙疑惑地問道，這個名號他卻是沒有聽說過，與共工熟識必然是資歷極深的人物，可是為什麼自己沒有聽說過？

　　似乎察覺到了敖丙的疑惑，共工解釋說道，“當年後土妹妹身化六道輪迴，確實讓巫族受到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同樣也積攢了大量的功德，為巫族保留了最後一線生機。”

　　“後土妹妹功德巨大，雖然她身化輪迴，失去了祖巫真身，但是天道為了表彰她的功績，為她重新塑造了一幅新的身軀，地位等同於聖人，是為平心娘娘……”

　　敖丙茫然地搖了搖頭，表示自己沒有聽說過這個傳說，而且即便是聽了這個傳說，他也不知道平心娘娘是哪一位。

　　共工皺了皺眉，“怎麼？她的名號你沒有聽說過嗎？不應該啊？她的業位可是等同於聖人，為什麼你會沒有聽過呢？對了，她好像在六道負責魂魄的接引……”

　　魂魄接引？敖丙好像知道了共工口中的平心娘娘是哪位，可是敖丙想到的那位，與共工口中所說的等同於聖人的平心娘娘，有很大的違和感……

　　你道敖丙想到的是哪位？是奈何橋做孟婆湯的孟婆，傳說中那位白髮蒼蒼的老奶奶形象，敖丙實在難以將這個形象扣上等同於聖人的光環。

　　敖丙將自己印象中關於孟婆的形象告訴了共工，共工聽完之後卻是皺眉不已，在他印象中自己的後土妹妹，卻是明麗異常，怎麼都無法與敖丙口中那個橘皮褶皺的老婆婆聯繫在一起。

　　不過聽敖丙的意思，這個形象卻是極其的符合自己心中關於平心娘娘的認識，忽然他心中有領悟，難道是她也頓悟了？故意將自己的形象變成了這樣子？

　　敖丙有些疑惑地說道，“前輩不知道是要我帶什麼東西？我想到了地府之後，應該很容易就打聽到平心娘娘的消息，不過我感覺孟婆應該有重大可能……”

　　共工點了點頭，他將這件事情交給敖丙，是覺察到了敖丙不是狡詐之輩，應該是一個可以託付的人，不過這幾樣東西卻是事關重大，他必須要採取一定的措施。

　　“我要你帶的這幾樣東西，事關重大，所以我必須要採取一定的措施，希望你能夠理解，不過其中我會付出一定的代價，會讓你滿意的。”共工臉上收起了笑容，他卻是首次露出了一臉的嚴肅。

　　敖丙心中一動，本來就以為是一次義務勞動，可自己想的是不錯，但是人家也要放心讓自己帶才行啊？

　　畢竟共工託付的東西，必然是沒有一樣簡單的，想到此處，敖丙甚至都不確定自己是不是能夠扛得住那些物品的誘惑。

　　敖丙有些為難地說道，“前輩，我是不是能夠後悔？”

　　“當然……不行，”共工又恢復了那文質彬彬的樣子，他露出一口森白的牙齒，對着敖丙一笑，“放心，我會讓你滿意的……”

　　敖丙臉上一苦，他感覺自己身上突然被一股若有若無的氣息鎖定，心中腹議，自己寧願不要這‘滿意’的好處，忽然他心中一動，想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

　　“前輩，您說平心娘娘就是後土娘娘的化身，地位等同於聖人，那她應該也與諸位聖人都很熟悉吧？”敖丙臉上閃過一絲希望，若是如此的話，自己倒是可以冒險一試。

　　若是能夠藉助平心娘娘這條渠道，聯繫上六位聖人，將河伯的後路切斷，那麼這次冒險卻是可以一試。

　　最主要的是敖丙對巫族的人品還是比較信任的，他們性子耿直，沒有什麼壞心思，更何況與自己有約定的還是祖巫，應該不會出什麼問題。

　　“這是當然的，據我所知，妹妹她和其他聖人的關係倒是不知道，但是她和女媧娘娘的關係倒是不錯……”共工點了點頭。

　　敖丙眼睛一亮，即是如此，那麼這件事情倒是可以一試，他沉吟着說道，“前輩，我倒是正好需要平心娘娘替我去跟聖人說個人情，這就算是給我的好處吧？當然需要前輩替我說幾句話了。”

　　“聖人？哪位聖人？”

　　敖丙搔了搔頭，尷尬地一笑，“六位聖人……”

　　共工眼睛一瞪，他重新打量了一下敖丙，頗為驚訝地說道，“你小子可以啊，幹了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了，竟然得罪了六位聖人，都快趕上我了……”

　　敖丙苦笑着搖了搖頭，“哪裡是得罪了六位聖人，而是我就要得罪六位聖人，需要要提前和聖人打個商量……”然後敖丙便將自己的事情，自己與洛河的相識，還有自己與河伯的恩怨都一一告訴了共工。

　　共工聽完之後，卻是撫掌大笑，“哈哈，小子可以的，自己的老婆孩子都護不住還談什麼干大事，我支持你！放心，這件事情我跟妹妹說，若是她不幫你，我絕不饒過她。不過你要對付河伯那臭小子，也正是合了我的心思，該有的酬勞還是要給你的……”

　　敖丙卻是搖了搖頭，“前輩真的不必了，我最需要的就是解決河伯的事情，讓洛神母女能夠回到自己的身邊，這對我來說就是最滿意的酬勞。”

　　“你小子聽我的，你該得的誰也拿不走，河伯的事情也是幫了我，那小子陰陰氣氣的，我看着就不爽，把他換了也是合了我的心思，所以這酬勞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

　　敖丙張了張嘴，最終卻是沒有說出什麼話來，時間雖然抹去了這位祖巫的暴戾，但是他直爽的性格卻是沒有一絲改變，於是他默默地接受了共工的說法。

　　PS：猜猜共工讓敖丙帶的東西是什麼？敖丙獲得的酬勞又是什麼？

　　感謝玉蟾真人的打賞，叩謝！！

# 第190章 地府難尋

　　話說，敖丙和共工商談合作的事情，共工堅持要額外給敖丙一些報酬，他對敖丙的做法很是讚賞，再加上他本來就對河伯的做法很不爽，因此他自願幫敖丙一個忙，並且要求敖丙接受自己的報酬。

　　敖丙忽然有一個很大膽的想法，他目光灼灼地看着共工，倒是驚到了共工一下，敖丙說道，“前輩，過段時間之後，我可能需要平心娘娘幫我將某個魂魄轉世，這件事情關乎晚輩的身家性命，希望前輩能夠幫忙……”

　　共工聽敖丙說的慎重，他也重視起來，尤其是聽到敖丙說關乎自己的性命，他更是上心，就通過敖丙為了洛神而怒懟河伯一事，他覺得敖丙很合自己的心意。

　　“是什麼樣的魂魄？不是什麼特殊的人吧？若是那樣恐怕不太好辦，不過具體的事情你要和後土妹妹當面洽談，不過應該問題不大……”

　　敖丙點了點頭，“這件事情對晚輩幫助很大，最適合就是最好的，您和後土前輩能夠幫晚輩兩個忙，晚輩就已經覺得不好意思，不過這兩件事情對晚輩很重要，晚輩厚顏接受了，晚輩知道您也沒有好無所求，這個人情我會還給巫族，日後必有所報～”

　　共工滿意地點了點頭，他發現這小傢伙卻是越發符合自己的心意，知恩圖報。他對巫族確實是心有愧疚，敖丙將這個人情記在巫族頭上，他也是很滿意。

　　“好，現在我就把幾樣東西交給你，其中第一件就是它……”只見共工左手往右手上一搭，將右手臂上的小青蛇擼了下來，拿在手中。

　　敖丙眼睛一瞪，眼珠子差點飛出去，這也能算是一樣東西？

　　“這小東西跟了我不少時間，而且在這的日子也幸虧有它陪着我，要不然我非要瘋了不可，現在我已經不需要它了，它還是你取信後土妹妹的憑證，而且……”共工的臉上閃過一絲笑容，接着說道，

　　“它便是我採取的特殊手段，只要你輕輕地讓它很溫柔地咬一下，我才能徹底相信你……”

　　敖丙忽然感覺共工的笑有些陰森，他不得打了個冷戰，瞟了一眼共工手中的青蛇，那貨正吐着信子，冷冷地注視着敖丙，不過敖丙似乎在它的眼中看到了幸災樂禍。

　　可是想到此行，自己能夠得到的好處，敖丙終於決定了，干！！自己前世又不是沒打過針，這讓蛇咬一下，應該和打針的感覺是一樣的吧？

　　可是敖丙心中還有一絲顧慮，自己倒是信得過共工的人品，但是關鍵這小蛇的蛇品是不是值得信賴，“前輩，這小蛇不會出問題吧？萬一它要有什麼其他的心思，不僅晚輩的性命不保，您囑咐的事情恐怕也要泡湯了……”

　　似乎是感覺到了敖丙對自己的質疑，小青蛇吐着信子，衝著他發出了一聲尖銳的嘶鳴，尾巴也是不規律地擺動起來，敖丙被嘶鳴衝擊一下，感覺自己的靈魂一陣刺痛，臉色也是一陣發白。

　　共工手指輕輕地磨砂着小青蛇粗糙的鱗片，笑着說道，“你放心，這小傢伙就是跟我長大的，我一直都把它當做我的女兒，你可要好好對待她啊……”

　　敖丙看着對着自己張着大嘴，露着獠牙的小青蛇，腦子一時轉不過彎來，這貨是母的，這個結果好像有點雷，敖丙實在無法將那條凶戾的凶蟒與千嬌百媚的女人聯繫起來。

　　共工揶揄一笑，伸出自己的右手，慢慢的凝聚出三滴深藍色的液體，散發著令人心悸的氣息，慎重地說道，

　　“這是我的三滴本源祖巫精血，你將它交給平心娘娘，讓她挑選我巫族的大好兒郎，吸收我的本源精血，以期壯大我巫族的聲勢……”

　　敖丙看了一眼共工手中滴流亂轉的三滴液體，僅僅只是一眼，敖丙感覺自己的靈魂都要被進去，赫得他連忙轉開了目光，看來這三滴精血的威力不小。

　　共工伸手一彈，三滴精血化為三個深藍色的液體球，落在了敖丙的手中，敖丙欣賞着手中的三個液體球，就好似三個完美的藝術品一般。

　　就在敖丙沉迷的時候，共工忽然笑着說道，“好了小友，就是這兩樣東西了，這東西事關我巫族的興衰，就麻煩你了，現在應該是該投保險的時候了……”

　　敖丙‘啊’了一聲，還沒有反應過來，就感覺自己的手上虎口一痛，半邊身子都麻了，敖丙這時才發現自己的手臂上多了一條青色的‘手環’。

　　小青蛇的蛇頭狠狠地咬在敖丙的虎口上，蛇頭蠕動，一股一股的蛇毒向著敖丙的體內注入，敖丙的半條手臂都變青了。

　　敖丙剛想一下捏死小青蛇，可是隨即就想到了自己與共工的約定，這才停下了手中的動作。

　　可是這小傢伙也太不知道好歹了，你注個蛇毒需要這麼久嗎？而且還生怕咬得不深不牢固，還掙扎着蛇頭將嘴張得大大的。

　　敖丙對着共工揚了揚自己已經變得翠綠的手臂，苦笑着說道，“前輩，您看看，我這樣子可是沒有辦法替您辦事啊？”

　　共工摸着自己的下巴，笑呵呵地說道，“你小子就知足吧，這可是小青積攢了近萬年的蛇毒，等到蛇毒化開，自有你享不盡的好處……”

　　敖丙聽了公共的話，臉都綠了，隱隱有發青的趨勢，這樣的好處，自己寧願不要……

　　足足在兩月之後，黃河之上忽然出現了一個身影，他一身蓬勃的氣勢，一看就是以為大修，不過這位‘大修’的臉色可是不怎麼好看。

　　敖丙看着自己右手上的翠綠色手環，臉上陰晴不定，共工確實沒有說錯，小青蛇的蛇毒卻是讓自己享用不盡。

　　敖丙感覺自己心跳如鼓，血脈賁張，這就是蛇毒的作用，讓自己的身體持續處於高負荷的狀態之下，在這種狀態下不管是爆發力還是持久力都大大提升。

　　但是如果蛇毒不控制，這種高負荷狀態還會持續加重，直到血脈炸裂而死，敖丙就需要小青蛇為自己拔除部分蛇毒，保持這種能夠控制的高負荷狀態。

　　而這兩個月，敖丙就是一直在適應這種狀態，尋找自己能夠承受的同時又能夠最大限度發揮自己實力的臨界點。

　　這個過程，敖丙可是沒少受了罪，蛇毒輕了還好，重了敖丙真是感覺自己要炸開了，自己體內的血液好像隨時都會噴出來的感覺。

　　不知道是不是小青蛇故意報復，十次裏面有八次是蛇毒偏重，敖丙是爽得欲仙欲死，在小青蛇的‘幫助’下，敖丙花了兩個月才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狀態。

　　敖丙懸浮在奔騰流淌的黃河上，卻是不知道接下來應該怎麼辦？一直說什麼地府地府的，可是地府在什麼地方，敖丙卻是真的不知道。

　　敖丙也忘了問共工，他竟然忽略這個很普通很現實的問題，敖丙問小青蛇這個問題，小青蛇則是吐着信子，一臉茫然地看着敖丙。

　　敖丙就在黃河之上，一時之間竟然不知道往哪個方向而去。

　　地府？莫不是在地下？可是不是任何地方直接往下都能下到地府，敖丙不確定。天宮在天上，可它並不是在任何地方往上都能找到天宮。

　　以此類推，地府應該也不是任何地方向下都能找到的，忽然敖丙突發奇想，自己也許找到了一個方法。

　　敖丙找到了最近的一個人族城池，然後他神識一掃，立刻就找到了一個奄奄一息的老頭子，然後敖丙眼中紫光一閃，看到了一個似真似幻的人影，慢慢地從老人的身體中走出。

　　這是一个中年人的形象，他似乎有些茫然於自己的狀態，他渾渾噩噩地在自己的家附近轉悠，敖丙也不着急，等到夜晚的時候，敖丙就看到了一黑一白兩個鬼影出現，來到了那个中年人的魂魄身邊。

　　鐵鏈往中年人的脖子上一套，然後兩個鬼影往前一引，中年人便渾渾噩噩地跟着他們往前走，隨後他們又換了一個地方，鎖了一個女子，最後還有一個年輕人。

　　最終五個鬼影他們一起終於出了城，敖丙遠遠地綴在了他們身後，不過這鬼影的速度可真是不慢，雖然他們的實力不值一提。

　　敖丙展開速度，竟然也就是堪堪追上他們。

　　他們出了城，竟然直奔東方而去，一路疾行，在天將拂曉的時候，來到了一座巍峨的山前。

　　敖丙看着眼前的這座山，腦中不自覺地就閃現出了一個名字——“泰山”。

# 第191章 地府孟婆

　　話說，敖丙跟隨着接引鬼魂的鬼使，類似於黑白無常的存在，一路向東，來到了一座山前，不知道為何，敖丙腦中一下就跳出了此山的名號——“泰山”。

　　敖丙腦中忽然浮現出了一句話，“東嶽泰山君，領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生死，百鬼之主帥也，血食廟祀宗伯也。”

　　在閻羅殿和地藏王菩薩出現之前，這位東嶽大帝專司鬼神之事，是為萬鬼之王，負責鬼魂的審判分配。

　　而地府卻是在封神之後才出現的，因此之前敖丙想要去地府找孟婆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因為根本沒有地府。不過想必奈何橋、孟婆湯現在卻是應該也是存在的。

　　那麼孟婆應該就在奈何橋之後。

　　敖丙遁入地底，一直向下，終於也不知道飛了多久，敖丙終於看到了一條大河，其中屍骨沉浮，血色的河水奔涌而過，這應該就是傳說之中的忘川河了。

　　敖丙遠遠地就看到河上一座大橋，那應該就是奈何橋了，橋邊長着朵朵嬌艷的花，應該便是傳說中的彼岸花，只見花不見恭弘=叶 恭弘，花恭弘=叶 恭弘生生兩不見，相念相惜永相失。

　　敖丙踏過奈何橋，就看到了一座亭子，亭子內有一個身形佝僂的老婆婆，她的身前有一口沸騰的大鍋，一個個的魂魄排隊在鍋前等候，過去的人都喝過了一碗孟婆湯。

　　然後就有鬼使引着他們不知道帶去了哪裡，應該是去投身六道輪迴，轉世投胎去了。

　　敖丙就在上方看着孟婆一勺一勺地將鍋里的湯舀到每個人的碗中，她彷彿沒有察覺到敖丙的關注，一直不知疲倦地煮湯，盛湯。

　　等到所有的魂魄都喝完湯，被引走之後，孟婆卻是依然沒有理會敖丙，依然在那裡默默地煮湯，用勺子不停地攪拌，或者在鍋里放進什麼東西之後，繼續煮湯。

　　敖丙卻是先忍不住了，他來到孟婆的身邊，嘿然一笑，“前輩，不知道你認不認識這個東西？”敖丙卻是將自己手腕上的翠綠色‘手環’摘了下來，遞到了孟婆的跟前。

　　孟婆頭都沒有抬，依然用勺子在不斷地攪拌着大鍋，然後一片冷場，敖丙感覺三縷涼風吹過，落下了兩片樹恭弘=叶 恭弘。

　　敖丙咳嗽一聲，掩飾過了自己的尷尬，他一捏手環，手環立刻扭動變化成了一條青色的小蛇，小青蛇本來對敖丙粗魯的動作很是不滿，可是隨即就感覺到了孟婆的存在。

　　它眨巴眨巴自己青黑色的小眼睛，發出了一聲歡快的嘶鳴，衝到了孟婆的懷中，孟婆身體一僵，她終於有了其他的反應。

　　她第一次抬起了頭，看了看敖丙，又看了看圍繞着自己不斷攀爬的小青蛇，臉上閃過了一絲溫柔，她伸手一招，小青蛇很默契地盤到了她的手臂上。

　　她的手指輕輕地磨砂着小青蛇的鱗片，聲音沙啞地說道，“我那哥哥還好吧？他讓你來干什麼？”

　　敖丙卻是長長地吐了一口氣，自己終究是猜對了，這位孟婆就是共工口中的那位平心娘娘，不過聽她這意思，似乎有些冷淡啊？

　　敖丙從懷中取出了三滴深藍色的液體球，外加一團散發著微弱白光的光團，嘿嘿一笑，

　　“晚輩見過娘娘，共工前輩讓晚輩帶來了他的三滴本源祖巫精血，希望能將這三滴祖巫精血，交給娘娘分配，哦，這是前輩要交代給您的話……”

　　敖丙把手中的白光團往孟婆的跟前一送，孟婆伸手一引，白光團落入到了她的手中，然後往自己的眉心一拍，她微微一怔之後，

　　她又伸手一招，敖丙手中的那三團液體球，卻是也飛到了她的手中，敖丙本能地手中一抓，可是讓他驚訝的是，他的一抓竟然抓空了。

　　敖丙卻是沒有想到這位煮湯的老婆婆竟然實力如此之高，外表一點都看不出來，就好像一個普通人一般，看來是已經到了返璞歸真的境界。

　　孟婆接着說道，“好了，你的事情我知道了，哥哥都告訴我了，關於河伯的事情我會幫你的，我當年也見過洛神，雖然你和她的結合有些意外，但是畢竟有了孩子，你不要辜負了她，還有我希望你不要害了河伯的性命，畢竟他也沒有做錯什麼……”

　　敖丙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錯覺，他感覺孟婆好像對自己溫柔了一些，他慎重地點了點頭，“娘娘放心，晚輩省的……”

　　孟婆接着說道，“好了，我們談一談你想要的報酬，我確實可以做到，不過耗費很大，但是那三滴精血對巫族至關重要，我可以破例幫你一次……”

　　“你想要讓什麼人轉世重修？只要是准聖之下，我都能幫你遮掩過去，而且投胎到你指定的那個身份……”

　　敖丙興奮地點了點頭，這才是自己此行的重點，這是自己破解封神之劫的關鍵，他點着頭，幾乎壓不住自己心中的喜悅，

　　“娘娘放心，晚輩保證連大羅之境都不超過，只是這個轉世的事情可能還要過一段時間，到時希望娘娘能夠幫幫晚輩……”

　　孟婆點了點頭，“我知道了，到時候你再來一次就好了，我直接幫你辦好，正好我也需要準備一些東西……”

　　敖丙拱了拱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說道，“娘娘，既然晚輩的東西都送到了，不知道晚輩體內的蛇毒是不是也應該……”

　　孟婆點了點頭，她輕輕地拍了拍小青蛇的腦袋，小青蛇不情願地飛身來到了敖丙的身邊，狠狠地一張嘴咬在了敖丙的胳膊上。

　　敖丙感覺有一股力量從自己的體內被抽離，渾身爆發的力量迅速消失，可是敖丙可是沒有一點一絲的留戀，這樣的力量雖然強大，但是也太不穩定了一些，而且萬一小青蛇出了一點問題，自己可就大發了。

　　這樣的\*，還是從自己的體內拿出來比較好。

　　敖丙感覺自己全身的爆發力褪去，緩緩地從剛才的狀態中退出來，睜開眼睛，卻是發現小青蛇已經鬆開了嘴。

　　敖丙感覺經過這段時間的蛇毒折磨，倒是讓自己身體強悍了不少，竟然隱隱觸摸到了金仙中期的門檻，敖丙對着孟婆拱了拱手，

　　“娘娘，晚輩的事情已經完成了，晚輩就此告辭了，不久之後就要再次叨擾，到時就麻煩娘娘了……”

　　孟婆擺了擺手，又開始專註於自己手中勺子，和沸騰的大鍋。

　　敖丙再次躬身一禮，緩緩地退了出去，這位一看就是大能之輩，況且自己之後的計劃還需要她的幫忙，因此敖丙對孟婆，也就是所謂的平心娘娘，十分的恭敬。

　　敖丙的計劃究竟是什麼？他又要幫什麼人轉世重修呢？

　　其實他的計劃很簡單，要轉世重修的也就是敖丙他自己，確切地說是敖丙想要分出自己的一縷分神，進行轉世，轉世的對象是哪位？

　　卻是封神之戰的勝利方，武王伐紂的主角，正義之師的武王姬發。

　　敖丙想想都感覺到興奮，若姬發是自己的人，那麼自己的封神之劫將是一件很有意思而且很簡單的事情，自己同時是大商國師，又是傳說之中的武王姬發，那麼自己就可以左右逢源，拿遍好處。

　　武王姬發是封神主角，必然受到聖人關注，因此敖丙想要成為武王姬發，不可能通過奪舍一類的法門，那樣必然會落入到聖人眼中，自己恐怕會偷雞不成。

　　最安全的法子就是走輪迴路，而且敖丙已經決定讓自己的分神喝上一碗孟婆湯，將記憶化去，那麼自己就不會露出馬腳，等到關鍵的時候，解開自己的記憶，那麼……嘿嘿……

　　敖丙覺得自己的想法很是巧妙，但同時也是一步險棋。不過即便是出了什麼問題，損失的也不過是自己的一道分神，自己損失得起。

　　可若是能夠成功，那麼自己必然能夠賺的缽滿盆圓。

　　敖丙這點賬還是算得清楚的。

　　敖丙出了輪迴之地，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自己又鋪下了一條路，敖丙心中想了一下，覺得自己應該去天宮跟玉帝打個招呼。

　　當然順便也是去和洛神溝通一下，敖丙當年和洛神百年之約，可是百年之後敖丙並沒有履行自己得承諾，只是請玉帝為洛神封了一個女官，離開了洛河，讓河伯不能騷擾她。

　　敖丙因為愧疚，一直都沒有去見洛神，他現在有了實力，又切斷了河伯的後路，他感覺自己終於可以挺直了腰板，去堂堂正正地見一見洛神，還有自己的女兒。

　　想到這裏，敖丙也不再猶豫什麼，直接扶搖而上，直奔天宮而去。

# 第192章 重逢裳兒

　　話說，敖丙決定要去天庭與玉帝打聲招呼，畢竟自己要對付的河伯可不是普通的人，自己又是天庭屬官，這點禮貌還是要有的。

　　當然，敖丙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見見洛神，還有自己的女兒，他這些年來一直覺得自己虧欠了洛神母女太多太多，現在終於可以解脫了，她們終於可以回到自己身邊。

　　敖丙幾乎是以最快的速度來到了南天門，敖丙遠遠地對着守門天將揮了揮手，然後速度不減地直奔天宮內而去，敖丙就要去稟明玉帝的時候，忽然想到——

　　玉帝與海神分神一戰，敖丙都看出了他的狀態不是太好，估計已經找個隱蔽安全的地方閉關修鍊了，想要找到他有點困難。

　　因此敖丙一轉彎，直接去了太白金星的府上，那老倌作為玉帝最信任的人，玉帝閉關之前一定把事情都交代給了他。

　　敖丙找到太白金星，發現這傢伙正忙得腳不沾地，他幾乎被埋在一堆文件之中，他見是敖丙，連頭都沒抬，只說自己沒空。第192章重逢裳兒

　　這些年來太白金星與敖丙也是相處時間很長，兩個人對彼此都十分了解，而且二人搭檔很久，太白金星也不會對敖丙客氣什麼。

　　敖丙卻是很平淡地說道，“金星大人啊，您在忙啊？就是有個事兒想稟明玉帝，不過想來玉帝現在應該沒空，所以跟您說一下也是一樣的……”

　　天白金星卻是知道敖丙的性子，只是用鼻子發出的聲音應了一聲。

　　“也不是什麼大事兒，就是我準備對付河伯了，你也知道我老婆孩子因為他的原因，已經和我分開很多年了，我也該接她們回來……”

　　敖丙沒有說完，就被太白金星不耐煩的聲音打斷，“你要去對付誰就抓緊時間去，我現在可沒功夫管……”太白金星的聲音忽然頓住了，手中忙活的工作也停了下來，眼睛死死地盯着敖丙。

　　“怎麼了？金星大人，我臉上有什東西嘛？您一直盯着我幹嘛？既然您也沒有意見，想必玉帝也不會有問題的，那我就去啦……”

　　太白金星身子一晃，出現在了敖丙的身前，他的臉幾乎貼在了敖丙的臉上，他死死地盯着敖丙的眼睛，一字一頓地說道，“你要找死……”嘴裏的唾沫星子都濺到了敖丙的臉上。

　　敖丙不自覺地退後一步，拉來了與太白金星的距離，一邊擦着口水，一邊滿臉嫌棄地回應道，“金星大人，注意形象，形象……”

　　然後他微微一笑，眼睛都眯了起來，“金星大人是什麼意思？我可是還沒有活夠呢？怎麼會找死？”

　　“沒有活夠？沒有活夠你去招惹河伯，你不知道河伯的實力嗎？即便是你實力能夠鎮壓滅殺河伯，可是你知道河伯身後也有人嗎？”

　　敖丙神秘一笑，不夠他對於太白金星的提醒還是很受用的，“這些東西我可是都考慮到了，過一段時間您就知道了……”

　　太白金星本來是一副說教的口氣，可是聽到敖丙的話，卻是不由的怔住了，考慮過了？也就是說他有把握對付大羅之境的河伯？而且有把握對付河伯背後之人。第192章重逢裳兒

　　敖丙不理會有些失神的太白金星，對他打了一聲招呼，直接出了他的府邸，然後便直接向著天宮秀坊司的方向而去。

　　玉帝便是將洛神調到天宮之後，放到了秀坊司之中，算是一個閑官，負責監督其他仙女們織綉，很是清閑。

　　洛神在天宮沒有自己的府邸，只有一個小院子，敖丙猜測這個時間段，洛神應該在秀坊司做事，敖丙想着先去她的小院看看女兒，她應該在院子里。第192章重逢裳兒

　　敖丙來到小院，門沒有關，敖丙看到院子里有一個小姑娘用白布矇著眼睛，咯咯地笑着，一邊笑一邊喊道，“雪兒，你在哪裡？不要跑，我一定要抓住你，到時候一定叫你好看……”

　　在地上有一隻雪白色小狐狸，不時地尖叫幾聲，然後便跳到了另外一邊，引得小女孩向著各個方向摸索着尋找小狐狸。

　　敖丙忽然想到，當初自己第一次遇到裳兒的時候，她就是因為一頭小狐狸被人追趕，才遇到了自己，不成想那頭小狐狸現在竟然都有三條尾巴了，而且跟着裳兒一起來了天宮，也算是佔了大光了。

　　敖丙緩緩地走過去，腳下一點聲音都沒有，默默地來到了女兒的身前，小狐狸看到敖丙，顯然是記得敖丙，它很識趣地跑開了，遠遠地看着敖丙和小女孩。

　　小女孩往前走兩步，感覺自己撞到了什麼東西上，身受摸了摸，好像是個人，不過這個味道有些熟悉，很像是……

　　很像是爹爹的味道……

　　小女孩驚喜地揭開了自己眼前的白布，滿心歡喜地抬頭看過去，果然是那個長長出現在自己夢中的爹爹，一雙大眼睛之中立刻浮現出了一絲水霧，聲音之中透着一絲哭音，

　　“爹爹，你終於來了，裳兒好想你，娘親說你很快就回來找我們，可是裳兒等你一直也不見你來……”

　　敖丙蹲下身子，，雙手捧着女兒的臉龐，用拇指拂去他臉上的淚水，聲音之中也帶了無限的愧疚，還有無線的溫柔，

　　“是爹爹不好，都是爹爹的錯，爹爹答應你，以後我們再也不要分開了好嗎？”第192章重逢裳兒

　　敖洛裳重重地點着小腦袋，卻是破涕為笑，膩在敖丙的懷中，貪婪地嗅着他身上的味道，小聲地說道，“爹爹，娘親，裳兒，我們三個人永遠都不分開……”

　　敖丙將她攔在懷裡，摸着她的小腦袋，輕聲地說道，“好，我們三個永遠都不分開……”

　　敖丙抱着自己的女兒，可是心中卻是在想着另外的一件事情——

　　裳兒好像這些年來都沒有長大，當年相遇的時候就是六七歲的樣子，可是現在快兩百年時間了，也不過八、九歲的樣子，而且通過剛才的交流，心智也好像是八、九歲的樣子。

　　敖丙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按理來說應該是個大姑娘了才是。敖丙不知道究竟是因為正常反應，還是其他的什麼因素引起的。

　　這些年來，雖然他一直在關注洛神母女的消息，但是關於女兒身高的這些細節問題，卻是不會傳過來。

　　這件事情還是要和洛神好好交流一下，女兒也是自己的。

　　PS：關於上一章，敖丙想要轉世姬發，並不會如願，要是那樣就太裝逼了，感覺有點小白文的感覺。不管怎樣，作者對自己的定性，不是不是不是小白文。

　　劇透那時應該會有個大埂。

# 第193章 洛神有怨

　　話說，敖丙抱着自己的女兒卻是在疑惑，為什麼自己的女兒這些年來也沒有長大，近二百年的時間，竟然僅僅從六七歲的模樣，長到了八、九歲的樣子。

　　敖丙不知道是因為她的體質原因，還是因為受到了什麼其他外界因素的影響，這是自己的女兒，但是自己對她的了解可真是少得可憐，自己真的不是一個好夫君，不是一個好父親。

　　看來自己很有必要和洛神好好地談談了。

　　敖丙就和女兒敖洛裳靜靜地依偎在一起，在小院里席地而坐，小狐狸蹲坐在他們的身邊，歪着頭，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他們。

　　敖丙就這樣抱着女兒，腦中什麼也不想，他就這樣默默地發獃，忘記了時間的流逝……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敖丙聽到門外傳來了一陣腳步聲，他抬頭卻是看到了一個俏麗的身影，款款的走來，敖丙神志一陣迷糊，然後忽然驚醒，那不是洛神嗎？

　　他身子一動，就想站起身來，可是懷中卻忽然傳來了一聲囈語，敖丙低頭一看卻是發現，不知不覺女兒已經躺在自己的懷中睡着了。

　　敖丙小心翼翼地站起身來，生怕驚醒了懷中的女兒，等他站起身來，卻是發現那道麗影已經出現在了他身邊，俏臉上沒有一絲表情，眼神下垂看他懷中的女兒，聲音冰冷得讓敖丙的血液流動都慢了三分，

　　“把女兒給我～”

　　敖丙有些訕訕，女兒還小，靈智不顯，實在好哄好騙，只要說兩句好話，就能糊弄過去，可眼前這位可不是這麼簡單，她這一關可不好過。

　　敖丙將女兒遞到了洛神懷中，洛神伸手接了過來，飄身行向著屋裡面而去，敖丙屁顛屁顛地跟在她的身後，可是等到洛神進了屋，卻是立刻就反手關上了屋門，險些拍平了敖丙的鼻子。

　　敖丙苦笑着，轉身回到了剛才的地方重新坐下來，看着天空之中雲聚雲散，雲捲雲舒，心中卻是慢慢地平靜下來。

　　即便是洛神埋怨自己，不肯原諒自己，可是終究改變不了自己和她有一個女兒的事實，自己與她的關係不是想要切斷就能切斷的。

　　敖丙卻是在考慮着怎麼將河伯的事情解決掉，河伯有大羅之境的實力，自己雷極之身應該可以對付，不過怎麼處置他卻是個問題。

　　就像孟婆說的，自己不可能滅殺了他，因為他是洛神的哥哥，在無數的歲月之中，他在洛神的生命之中都扮演了長兄如父的角色，說不得洛神和他的感情比自己還要深厚。

　　只不過她一直將河伯當做是兄長，並沒有男女之間的感情，河伯對洛神的關懷卻是又不僅僅限於兄妹之間的感情，因此洛神選擇了迴避，可這不代表了洛神就希望河伯死。

　　敖丙敢肯定，若是自己真的殺了河伯，恐怕洛神真的可以一輩子不理自己，然後帶着女兒遠遠地離開自己，讓自己永遠也見不到她們。

　　敖丙有這種感覺，而且很強烈。

　　忽然，敖丙想到了水生，他想到了自己對待水生的法子，卻是對待河伯的一個好方法，河伯大羅初期的實力確實不錯，但是對於自己的雷極之身，並不能造成威脅。

　　因此將河伯的修為鎖住，讓他的修為不再成長，而且隨着自己實力不斷提升，河伯終究會成為過眼雲煙。

　　鎖天門秘術敖丙可隨時施展，但是自己的修為不高，即便是自己的雷極之身也不過大羅之境的實力，河伯混跡洪荒多年，難保他沒有什麼人脈，能夠請動某些大能，為他解開秘術。

　　所以還是用混沌天龍的氣息費點時間構建鎖天門秘術吧？有了鎖天門，自己又多了一種對付他的手段，不過這些都要以能夠擊敗河伯為基礎。

　　不過大羅初期的河伯，也還是一個大威脅，敖丙卻是有些擔心河伯會去暗中下手，對自己的勢力下手，這可是不得不防，自己必須要想個法子。

　　敖丙在胡思亂想的時候，忽然感覺自己的身後有人靠近，一回頭，卻是洛神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站在了自己的身後。

　　敖丙連忙站起身來，訕訕一笑，“裳兒安頓好了？這次我是來接你們娘倆去渭河的，河伯的事情我會解決的……”

　　洛神秀眉一皺，卻是沒有想到敖丙來了這麼一句話，她滿是懷疑地問道，“你實力到大羅之境了？”

　　雖然對洛神很信任，但這地方畢竟是在天宮，有些話還是不能說得太明了，“這你就不用管了，河伯的事情我會解決的，我保證他以後再也不會來騷擾你了……”

　　洛神聽了敖丙的話，眉毛都豎了起來，聲色俱厲地說道，“休要胡言，大哥怎麼會騷擾我？倒是你，以後不要再來找我們了，裳兒是我的女兒，她也僅僅只是我的女兒……”

　　敖丙一呆，這什麼情況？劇情不應該是這樣的啊？他張了張嘴，可終究是沒有說出什麼話來，自己好像說什麼話都不合適。

　　洛神見敖丙半天不言語，臉上再度恢復了那冷冰冰的模樣，不過眼眸深處的劃過一絲隱晦的失望，敖丙卻是沒有發現。

　　洛神一扭身，就要離開，但卻是被敖丙叫住，“裳兒的身體是怎麼回事？為什麼這麼多年她也不見長大？”

　　洛神身子一頓，卻是霍然轉過身來，冷冰冰地說道，“這麼多年來你都沒有管過裳兒，現在你又問什麼？我說了裳兒只是我的女兒，她的事情不需要你管……”

　　敖丙這次卻是聽到了洛神話中的怨氣，他愧疚地說道，“都怪我，千錯萬錯一切都是我的錯，可是裳兒畢竟是我的女兒，這一點是如何都改變不了的，而且裳兒需要我……”

　　敖丙後面這句話卻是激怒了洛神，冷笑着說道，“需要你？是，裳兒是需要你，可是她需要你的時候，你在哪裡？在哪裡？你在他身邊嗎？在嗎？”

　　敖丙身子一僵，知道自己這些年來做的確實有些過分，即便自己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但自己確實是沒有來看過她們。

　　之前是自己不知道裳兒的存在，可是後來知道了，自己也沒有來看過她們，也難怪洛神會生氣了。

　　本來洛神想的是自己撫養女兒，可是後來敖丙出現了，給了她巨大的希望還有一點溫馨，但是敖丙接下來的表現卻是將那希望和溫馨擊得粉碎。

　　現在敖丙來到這裏，洛神卻是已經打定主意不再原諒敖丙。

　　敖丙的聲音有些低沉，“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不會強迫你的，可是我希望你能告訴我裳兒的情況，我需要知道，以後我會做一個好父親，一個……好夫君……”

　　洛神一扭身，冰冷的聲音傳過來，“等你做到以後再說吧？裳兒的本源是冰雨神泉，可以讓女子容顏永駐，略微帶有時間屬性，因此她的發育十分緩慢，沒有問題……”

　　敖丙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對着洛神緩緩遠去的身影喊道，“河伯……唔，大舅哥的事情我會解決的，會讓你滿意的，不久之後你就能回洛河了，你等我消息吧！我一定會努力成為裳兒的好父親，你洛神的好夫君……”

　　洛神的身子一僵，速度卻是驟提，飛也似地消失了……

　　敖丙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好了，養精蓄銳，還有最後一戰！！！

# 第194章 總攻開啟

　　話說，敖丙終於去天宮見到了自己的女兒，還有洛神，敖丙成功修復了與女兒的關係，雖然敖丙還沒有爭得洛神的原諒，但是想來也是大大解除了雙方的誤會。

　　敖丙承諾自己將會是一個合格的父親，一個合格的丈夫，然後敖丙便離開了秀坊司，他也不停留，直奔渭河龍王府而去。

　　敖丙回到龍王府之後，龍王府正磨刀霍霍，準備着與黃河大幹一場。黃炎第一二軍團全部回歸，蕭老道也是開始部署他們的作戰計劃。

　　玄網一部則是在血玉子的統領下，開始大力滲透黃河，對黃河的各方勢力採取全方位的滲透，甚至血玉子已經開始謀划著策反某些黃河的支脈脈主。

　　至於巴蛇的地煞部，他們能做的也就是磨拳霍霍，好好準備。他正等着大幹一場，這段時間正攢着勁兒呢。

　　敖丙看到龍王府欣欣向榮的模樣，心中有些感嘆，這就是自己來洪荒之後的作為。自己要對付河伯，一位大羅金仙，其中的兇險不說誰也知曉。

　　可是除了一些各部的小頭目消失，其他卻是沒有逃跑，反而因為此時團結一致，準備着大幹一場。即便他們知道其中兇險，十死九生，可是依然积極備戰，只因為這是敖丙的決定。

　　自己來着洪荒一遭，卻是也不算虧了，有這些人幫着自己，敖丙知道自己一定要做出個樣子來，一定不能辜負了他們。

　　敖丙和蕭老道血玉子幾個人通了通氣兒，知曉了蕭老道的計劃，河伯不理黃河朝政，對黃河各部的管理十分鬆散懈怠。

　　因此蕭老道的意思是在全面進攻黃河之前，派遣人員遊說黃河各部，必然是有不少的人有一些其他的心思，若是應用得當，不說能讓他們投靠渭河，至少在渭河黃河大戰之時，按兵不動卻是應該可以的。

　　然後敖丙便開始閉關養精蓄銳，雖然敖丙的雷極之身實力為實強悍，但是畢竟不能持久，終究不如河伯自己修鍊來的境界穩當。

　　敖丙必須要準備一下，到時候與河伯一戰乃是重中之重，出不得半點差錯，敖丙需要應對隨時都有可能出現的情況。

　　黃河渭河風起雲涌，每天都會有小衝突發生，不過雙方都將衝突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並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鬥。

　　敖丙沒有理會這些小打小鬧，他是專心準備與河伯的一戰。

　　四年之後，渭河之上忽然水位驟生，不過即便水位再漲卻總是不會漫過堤壩，即便是超過了堤壩，卻也是好似被一股力量束縛在了河道之內，不會流出河道。

　　渭河之畔多了很多祭祀龍王的人族部群，他們驚慌於渭河水位的上漲，但最終卻是發現河水都沒有漫出一點，知道龍王大恩，紛紛前來祭祀。

　　而在渭河水之中，卻是有一支水族大軍，隨着河水奔騰而下，一眼掃去卻是約有兩萬水族兵卒，他們奔涌着向下游而去……

　　敖丙穩坐中軍，第一二軍團長李廷、謝言衝鋒在前，一票人馬浩浩蕩盪地向著下游而去，那裡也正是黃河之所在……

　　敖丙大軍壓境，隨水勢順流而下，大軍過境，所遇水府無不閉關門戶，不敢招惹，稍遇抵抗，也是被大軍一舉擊破。

　　敖丙遇到的第一支像樣的抵抗水部，卻是汾河的水部，也有五千兵卒，將黃河封鎖，堵住了渭河水軍的去路。

　　不用敖丙吩咐，渭河水軍僅僅就是一個衝鋒，就將汾河水部擊潰，沖得七零八落，汾河水軍主帥被擒，卻是一條龍族血脈駁雜的獨角虎蛟。

　　敖丙也沒有理會他，暫時將他收押，待到河伯落敗，這群黃河舊臣的去留就隨他們，不過現在卻是不能放了他。

　　然後遇到的第二支兵卒卻是在河伯的洞府不遠處，敖丙看着這小小的簡陋河伯洞府，誰能想到這竟然是一位大羅金仙的府邸？

　　這支人馬卻是有萬餘人，不過看他們的布陣方式，還有之間的配合，應該是從各水部臨時抽調過來的，剛剛組建的一支隊伍，在渭河水軍的眼中，卻是有點烏合之眾的意思了。

　　為首的卻是一位大將，有金仙後期實力，想來應該是河伯手下的大將，雖然河伯不管黃河事務，可是他手下有一兩位忠心耿耿的大將也並不意外，若是沒有，那反倒是奇怪了。

　　敖丙知道這人是河伯手下唯一可堪一用的存在，乃是一頭水猿成精，喚作孫袁，深得河伯器重，河伯不管事務，黃河的事務卻大都是由他治理的。

　　敖丙身前一個高大的人影出現，眼中戰意灼灼，粗着聲音喊道，“末將巴蛇請戰，必將此獠擒殺，為陛下開路掃清障礙～”

　　敖丙略一沉吟，巴蛇如今已是金仙後期巔峰，這次說不得要藉此次大戰突破現有的境界，一揮衣袖，沉聲道，

　　“准～”

　　巴蛇臉上一陣狂熱，眼中閃過一道血紅，重重地唱了一聲諾，興奮地向著那個孫袁而去，敖丙領渭河部眾觀戰。

　　巴蛇上前，他挺手中蛇矛直刺孫袁，孫袁手中一根水火棍迎上了巴蛇的蛇矛，兩個人激戰在一處，卻是打了個難解難分，正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

　　敖丙和渭河眾人看得津津有味，不過讓敖丙有些意外的是，河伯竟然一直都沒有出現，自己一路行來，遇到的抵抗少得可憐，河伯就真的一點準備都沒有？

　　可是隨即敖丙就心中恍然，自己一群人若是沒有大羅境，即便是能夠擊敗所有黃河之眾又能如何？河伯大羅之境一出，渭河一部誰與爭鋒？

　　也許河伯就是打的這個主意，若是沒有自己的雷極之身，自己的渭河一部還真是不夠河伯一下子的。

　　雖然敖丙在關注着巴蛇的戰場，可是他一直沒有放鬆對周圍的觀察，他吩咐了血玉子一聲，自己卻是悄悄地隱去了身形，眼中紫光爆漲，掃視着周圍的一切動靜。

　　敖丙沒有發現什麼異常，不過卻是發現在河伯的府邸內，水行靈力濃郁得有些過分，莫不是河伯就躲在府邸之內，等着給自己當頭一棒？

　　想到此處，敖丙卻是不由得上了心思……

　　巴蛇處的戰場越發的緊急，巴蛇手中的長矛舞得就好似一條靈蛇一般，隨時都能擇人而噬。而孫袁手中水火棍不甘示弱，舞得就好像風車一般。

　　兩個人身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創傷，不過看這架勢，兩個人想要分出勝負也不是一時半會的事情，不過巴蛇已經完全佔據了上風，不過想要將這上風擴大為可觀的戰果，還需要不少時間，而且其中擁有太多的變數。

　　巴蛇手中攻勢依然激烈，不過他的身後卻是慢慢地浮現出了一頭巨大巴蛇的虛影，開始不顯，但後來卻是慢慢地清晰起來。

　　然後巴蛇身形突然暴退，而他頭頂上的巴蛇虛影卻是向著孫袁吞噬過去，孫袁感覺到一股巨大的吸力，身子一個踉蹌，卻是隨即身上閃過一道豪光，竟然出現在了巴蛇的身後。

　　渭河在了解黃河的虛實，黃河也在了解渭河的虛實，因此巴蛇的神通卻是也傳入到了孫袁的耳中，卻是早有防備。

　　孫袁手中水火棍卻是直奔巴蛇的腦袋而去，巴蛇看到身前孫袁身形消失，而自己腦後惡風突生，背上的汗毛都豎了起來，知道不好。

　　他畢竟戰鬥經驗豐富，身子往前一撲，一個懶驢打滾卻是躲開了孫袁的攻擊，可是依然被攻擊波及，嘴角溢出了一絲鮮血。

　　渭河眾人都是一聲驚呼，不過看到巴蛇一聲怒吼，卻是轉身又與孫袁戰在了一處，渭河眾人又是一聲歡呼。

　　敖丙耳邊傳來了蕭老道的聲音，“沒想到啊，這孫袁竟然還會縮地成寸神通，而且之前竟然沒有聽到一點風聲，隱藏的可真是深吶！”

　　敖丙卻是沒有把這放在心上，因為就在剛才巴蛇施展神通的時候，敖丙看到了河伯水府之中劇烈的靈氣波動，敖丙卻是越來越確定河伯就在府邸之中。

# 第195章 終有一戰

　　話說，敖丙僅僅只是將一絲分神關注着巴蛇的戰鬥，而其他的心神都放在了河伯的府邸之上，敖丙感覺到府邸之中充沛的有些過分的靈氣，猜測河伯就藏身其中，應該是在觀察自己的虛實。

　　在巴蛇顯露吞噬神通的時候，敖丙卻是感覺到了水府內靈氣的劇烈涌動，敖丙更加的確定河伯就藏身在府邸之中，剛才不過是為了就孫袁而已。

　　孫袁是他的唯一親信，他卻是不能坐視孫袁被巴蛇吞噬，不過後來孫袁憑藉縮地成寸神通躲過了巴蛇的吞噬神通，反而是將狠狠地反擊了巴蛇，讓巴蛇受了傷。

　　府邸中的靈氣波動又恢復了平靜，呈現一種凝聚狀態敖丙卻是看得分明，這種狀態的靈氣，卻是能夠爆發出至強一擊。

　　敖丙眼中紫光閃爍，卻是不敢有絲毫的懈怠，畢竟大羅之境出手，必然就是雷霆一擊，自己也就是從氣息的變化，感覺河伯下一步步的動作，否則以自己現在的金仙初期實力，根本不夠瞧的。

　　敖丙暗自勾動雷極之身，準備着隨時發動雷極之身，與河伯巔峰一戰，敖丙的雷極之身卻是有使用的時間限制，因此能夠節省一點時間都是好的，那就可能成為制勝的關鍵。

　　一個時辰之後，敖丙感覺到了自己靈魂傳來的一絲疲倦，他心頭一驚，卻是忽然想到，自己這樣高集中精神地關注河伯，卻是正在消耗精神力。

　　這樣一來，即便是自己能夠及時對上河伯的攻擊，可是自己恐怕也是沒有充足的精神力支撐雷極之身的應用。

　　敖丙沉聲對着身邊的血玉子說道，“血玉子你去幫幫巴蛇，迅速拿下孫袁，遲則生變……”

　　血玉子雖然心中有些疑惑，巴蛇已經吸取了剛才的教訓，不再魯莽行事，而是穩紮穩打，他已經完全佔據了上風，不出三個時辰，巴蛇必勝。

　　敖丙這個時候讓血玉子出手，血玉子很不理解，但是猜測陛下自有打算，也不多言，身形一晃化為了一團血光，向著孫袁籠罩過去。

　　就在血玉子衝出去的時候，敖丙眼中紫光閃爍，他卻是看到了府邸之中靈氣一陣劇烈的波動，似要蓬勃而出的樣子。

　　敖丙讓周圍人護住自己，他身上卻是浮現出了一層淡淡的金光，然後敖丙感覺自己的視野一變，卻是看到了之前不曾看到的東西，至少河伯府邸之中的一道強大的氣息，便是讓敖丙心頭一稟。

　　而敖丙卻是發現河伯府邸之中出現了一道身影，向著撲向戰圈的血玉子撲過去，若是以敖丙之前的實力，恐怕就能看到一條黃線向著血玉子射過去。

　　可是現在敖丙卻是看得分明，那正是自己當年見過的河伯，依然是那副尊容，看得令人心中不自覺就浮現出厭惡的感覺。

　　敖丙身上金光一閃，然後他身上的金光消失，而一道金光卻是射向了河伯，敖丙心中平靜的很，自己的雷極之身根本就沒有法力，不過是憑藉自己強悍的肉身而已。

　　雖然肉身達到了大羅之境也是大羅，但是這終究與河伯這樣的修為大羅不一樣，至於究竟有什麼樣的不同，還要敖丙交戰之後才知道。

　　一金一黃兩道淡淡的光華，在半空稍觸即分，在那一瞬間，敖丙打出了七千六百拳，而河伯劈出了七千六百掌，半空中忽然閃現出一團耀眼的光，將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過去。

　　便是巴蛇和孫袁二人手中的攻擊都是一緩，大半的心神都別半空之中的光芒吸引過去，那裡傳來的超越金仙的氣息，讓所有人都是心中驚訝。

　　其中一道人影是河伯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另外一道人影是誰，卻是沒有人知道，不過能夠與河伯平分秋色，必然也是大羅之境。

　　在敖丙已出現的時候，河伯就發現了他的存在，那時他本來可以停住身形，避免這次交手，可是兩個人存了試探對方虛實的心思i，因此雖然有停手的機會，但兩個人都選擇了硬碰一下。

　　敖丙和河伯稍觸即分，他們兩個同時退後，敖丙腦子極其清醒，他傳音給血玉子巴蛇，讓他們不要停手，抓緊時間幹掉孫袁，結束戰局

　　同時他又傳音蕭老道，讓給他將孫袁聚攏起來的水軍解決掉，這些戰場還是早點結束吧？那時唯一的變數也就是河伯了。

　　渭河眾人突然暴起出手，打了黃河部眾一個措手不及，巴蛇一矛直刺孫袁心口而去，不過被孫元躲開了要緊部位，一矛刺在了他的手臂上，隨後血玉子到達，與巴蛇聯手，孫袁險象環生，眼看是要不行了。

　　河伯掃了一眼下方的戰鬥，他陰着臉，沉聲說道，“你是什麼人？為什麼我沒有聽說過你的名號？這是我黃河與渭河之間的恩怨，道友還是不要插手進來的為好，免得引火燒身……”

　　敖丙的雷極之身卻是一個金人的形象，不過敖丙卻是刻意調整了一下自己面部的肌肉，變成了一個相貌平平的中年人模樣。

　　雷極之身與敖丙的相貌一模一樣，甚至連身上毛孔的數目位置都是一致，敖丙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這也是不得不為之。

　　畢竟若是敖丙不說，沒有人會認為雷極之身是敖丙的分身一類的存在，或許會以為敖丙從哪裡請來的外援？畢竟比本身實力強大一個大階的分身應該不會存在。

　　關鍵是敖丙這不是分身，而也是他自己，雷極之身也是敖丙的本尊，不過因為實力強悍，敖丙的精神力根本不足以支撐這具身體的消耗，因此敖丙才會一直用自己原來的身體。

　　敖丙雷極之身並不答話，他拳頭上閃着一絲絲跳躍的電弧，腳下狠狠一踩，一道空間漣漪出現在他的腳下，而敖丙卻是好似一顆炮彈一般，狠狠地向河伯砸過去。

　　河伯臉上有些陰沉，這人好不講道理，什麼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為什麼非要戰鬥不可？渭河那小崽子給了你什麼好處，讓你這麼拚命？

　　他對敖丙雷極之身卻是有些忌憚，剛才以掌對拳，卻是被敖丙手中雷光侵入到了體內，河伯用自己的法力沖刷，可就是不能將雷弧泯滅，現在他依然在做着努力。

　　對於敖丙雷極之身，他卻是有些心虛，感覺自己不是他的對手。

　　因為敖丙手中閃爍着的電弧，是雷劫之力，包含着一絲天地偉力在其中，因此對河伯的傷害極大。河伯無法泯滅這雷霆力量卻是不奇怪。

　　天空中一團金光與一團黃光對上，敖丙的金色雷霆轟入到了河伯體內，但與此同時河伯的黃色水流也是轟入到了敖丙的體內。

　　敖丙對着黃色水流也是忌憚不已，心中感嘆，這大羅之境果然是沒有一個簡單的。

# 第196章 弒神槍出

　　話說，敖丙雷極之身與河伯展開了最激烈的鬥爭，大羅之爭奪去了所有人的目光。大羅之境本就不多，他們之間的戰鬥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敖丙雷極之身和河伯之間的戰鬥卻是越發的引人注目。

　　敖丙雷極之身的力量來自於天劫之力，因此敖丙手中的天劫雷霆之力侵入到了河伯的體內，河伯以其大羅金仙的實力竟然無法消減掉體內的雷劫之力。第196章弒神槍出

　　河伯心中暗驚，這雷霆之力竟然如此的頑固棘手，自己體內大羅法力連續沖刷，竟然不能磨滅這雷霆之力，洪荒之中何時出了這等棘手的人物，河伯卻是不曾聽聞。

　　而且令河伯心中羞惱的是，自己與這人交流，這人竟然連理都不理自己，也不知道渭河那小崽子許了他什麼好處，竟然會如此與自己作對？

　　雖然敖丙雷極之身讓河伯很難受，但是他自己也很難受，他的體內被河伯轟入了一些黃色的水行法力，就好似黃色的水流一般，迅速流便了他的全身。第196章弒神槍出

　　這些黃色法力與一般的法力卻是有些不同，敖丙在這些法力之中感覺到了一絲不同的韻味。黃色水流進入到了敖丙雷極之身中，就好似滾油之中澆入了一團冷水，立刻就發生了劇烈的反應。

　　敖丙感覺渾身一陣刺痛，身上金色的雷弧跳動，黃色水流被雷霆一點點地瓦解，可最終還是剩下一條條的黃色絲線，形成黃色絲網，雷霆之力也不能將其瓦解，只能一點點磨滅。

　　而且這些黃色水流可是將黃河的特性展現的淋漓盡致，粘上黃河水，洗也洗不清。黃色水流一進入到敖丙的體內，就好似點燃的野草一般，瘋狂地蔓延，而且被雷霆之力沖刷之後留下的黃色絲網極難清除。

　　這些黃色絲網倒是沒有其他的效用，唯一的效果就是阻擋力量的流動，對於法力修為具有極強的阻擋作用，可是敖丙雷極之身說到底只是一具強悍的肉身，根本沒有任何的法力。

　　因此，河伯的力量確實對敖丙有一些壓制，但是極其微弱，這可就是河伯的失策了，河伯在一交手的時候就察覺到了，卻是無可奈何。

　　誰能想到自己竟然遇到了一個純粹的體修，而且還是用的雷霆之力淬鍊身體，能夠控制的雷霆之力偏偏又邪門的緊。

　　河伯的獨特法力竟然不能克制敖丙，心中有些着慌，這一着急，手上就越發的慌亂，再加上敖丙的實力本就高他一籌，河伯越發的相形見絀。

　　敖丙趁機抓住了時機，穩穩佔據上風，狠狠地壓制住了河伯。第196章弒神槍出

　　忽然在下方傳過來一聲慘叫，河伯心頭一顫，那是孫袁的聲音，看來他已經遭逢不測，他可是自己的得力助手，自己一直把他當兄弟看待。

　　敖丙卻是冷靜的很，他察覺到了河伯的異樣，一腳狠狠地踹在了河伯的肚子上，一個金色的雷球被轟入到了河伯的體內。

　　河伯一聲悶哼，似一顆炮彈般飛了出去，重重地落在地上，砸出了一個大坑。敖丙沒有乘勝追擊，他眼睛微微眯起，他從坑中感覺到了一股令人驚悸的氣息。第196章弒神槍出

　　敖丙心頭一稟，立刻緊繃起來，他知道河伯是真的生氣了，下面才是真正的戰鬥，之前雖然自己佔據了上風，但都是小打小鬧，根本沒有什麼實際性的作用。

　　忽然從大坑之中飛出了一個黃色的身影，河伯身形停在半空，周圍一道道的黃色水流，湧進他的體內，河伯身上的氣息頓時越發的強橫起來，他渾身已經開始逐漸地變成了黃色琉璃狀。第196章弒神槍出

　　敖丙自然是不會與河伯講什麼道義，他知道河伯此時的狀態，他是要藉助黃河的力量於己身，敖丙怎能讓他如願。

　　河伯的氣勢現在已經隱隱追上了自己的架勢，這可是關乎自己存亡，關乎渭河存亡的大事，自己不能婦人之仁，該出手時就出手。

　　敖丙手中忽然閃現出了一桿長槍，這是一桿紫黑色的長槍，血紅色的槍頭，蒼白的槍纓格外引人注目，長槍一出現頓時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只因長槍上的氣勢實在強悍。

　　眾人對長槍的來歷紛紛猜測，他們有的人猜到了長槍的跟腳，頓時變得驚疑不定起來，看向敖丙雷極之身的目光也有些奇異。

　　渭河之中沒有人知道雷極之身的來歷，也沒有人知道他與敖丙本尊的關係，甚至今天都沒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敖丙手中長槍一扭，直刺河伯的頸嗓而來，河伯早就察覺到了長槍的不同之處，不過他目光一凝，因為他看出了這長槍好像有些眼熟。

　　河伯很快就想到了，這桿長槍不正是自己當年為了答謝敖丙，給他的那桿長槍嗎？

　　河伯得到這長槍有很長時間，可是一直沒有發現長槍的用處，因此他才將這‘沒有用處’的長槍作為答謝禮給了敖丙。

　　可是現在看這長槍的威勢，遠遠超過先天靈寶的樣子，想想那些傳說之中的槍形靈寶，他很快就確定了這長槍的跟腳，想想自己竟然錯過了一件先天至寶，河伯感覺自己喉嚨有些發腥。

　　而這人為什麼如此與自己作對，他卻是想到了一個最合理的解釋，敖丙定然是莫名知曉了長槍的跟腳，然後將弒神槍送給了眼前這人，換來他的支持。

　　不過河伯並沒有放過眼前這人的想法，孫袁的死必須要有人負責，今天在場的所有人都必須要死，而且河伯看了一眼敖丙手中的弒神槍，眼中閃過一貪婪，這長槍卻是又要回到自己的手中。

　　河伯感覺着自己身上逐漸強大的力量，拳頭一攥，狠狠地迎上了敖丙刺過來的長槍，敖丙眼中一冷，敢拿拳頭對抗先天至寶，簡直是找死。

　　河伯的拳頭對上弒神槍，結果卻是出乎了兩個人的意料。兩個人都是自信滿滿，河伯感覺自己藉助了黃河的力量，定然能夠對抗弒神槍。而敖丙卻是自信與先天至寶弒神槍的力量，河伯即便是不失去戰鬥力，這條手臂必然也是廢了。

　　但是等到二者相撞，竟然是平分秋色，河伯稍佔下風，拳頭上出現了一個米粒大小的血洞。

　　敖丙果然不滿，河伯卻是心中驚駭，自己藉助了黃河的力量已經達到了大羅金仙的實力，即便是有先天至寶，也不應該如此犀利才對，同時他對敖丙手中的弒神槍卻是越發的火熱。

　　然後二者便是投入到了新一輪的戰鬥之中，這次的戰鬥卻是要激烈的多，雙方的實力都大大地提升，河伯獲得了黃河力量的加成，他是黃河水神，自然能夠藉助黃河的力量。

　　而敖丙卻是有先天至寶弒神槍的加成，不過敖丙卻是十分不滿意，因為他感覺到了弒神槍與自己體內力量隱隱的排斥，若不是自己的本身獲得了弒神槍的承認，敖丙恐怕自己都握不住弒神槍。

　　正是因為這個因素，弒神槍的力量大打折扣。

　　敖丙立刻就感覺到了正是因為自己雷極之身用的是雷劫之力，而雷極之力幾乎對所有的力量都有克制的效用，尤其是對弒神槍這等兇器，這等至寶，雷劫之力對其更是大大地克制。

　　敖丙感覺弒神槍在排斥雷劫之力的同時，也在與雷劫之力處於磨合之中，隨着時間進行，敖丙感覺弒神槍與自己的磨合越發的緊密，弒神槍的威力越發的強橫，不過敖丙卻是秘而不宣，一直保持着自己實力的穩定。

　　不過隨着時間進行，河伯卻是與黃河結合越發的緊密，黃河的力量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他的實力卻是越發的強橫，敖丙被河伯狠狠地壓制着。

　　河伯臉上越發的兇狠，他看向敖丙的目光也是越發的肆無忌憚，看向敖丙手中的弒神槍，就好似那已經是自己的法寶。

　　敖丙已經現出敗績，多次險象環生，不過他依然保持着鎮靜，沒有絲毫的慌亂，河伯越發狂暴的攻擊在他的眼中卻是越發的散亂，他在等着自己最終的爆發。

　　河伯實力大增的同時，他失去了對力量的精確控制，他招式之中的破綻越來越多，可河伯卻是絲毫不覺，他甚至狂傲地對敖丙說道，

　　“道友，若是你奉上弒神槍，並且認我為主，我可饒你一命～”

# 第197章 河伯敗北

　　話說，敖丙雷極之身用上了弒神槍，而河伯也是藉助黃河之力，將自己的實力推上了大羅巔峰，讓敖丙招架不得。

　　敖丙雷極之身體內的的雷劫之力進入到弒神槍內，被狠狠地削弱，主要是二者之間有很大的排斥反應，可是二者也處在磨合之中，在碰撞之中互相接受對方。

　　敖丙明顯感覺到弒神槍的變化，他發覺弒神槍之前有些過於凶戾，可是經過現在雷劫之力的磨礪，這凶戾之氣並沒有消失，反而是極其內斂。

　　如果說之前的弒神槍是一柄鋒利的寶劍，那麼此時的弒神槍卻是收入劍鞘之中的寶劍，少了一些鋒芒，多了一些底蘊，但是攻擊卻是沒有減少一點。

　　而且之前敖丙總是感覺弒神槍有些陰唳，噬魂嗜血嗜殺，但是經過雷霆之力的打磨與侵染，卻是多了一些煌煌正氣，如果將之前的弒神槍比作一個絕世刺客，那麼此時的弒神槍卻是好比一個絕世劍客，多了一些光明正大，少了一些陰鬱與黑暗。

　　總結一句話來說，就是弒神槍正在蛻變，而且在敖丙的感官之中，是正在向一個好的方向蛻變……

　　弒神槍據傳在十大先天至寶中殺伐第一，乃是絕世殺器，匯聚煞氣殺氣於一身，算是一柄兇器，根本不可能鎮壓氣運，就好似通天教主的誅仙四劍一般。

　　誅仙劍何其強大，乃是開天斧的斧刃所化，攻擊第一，用誅仙陣圖布置誅仙劍陣，非四聖不可破之，可是最後結果怎麼樣呢？

　　還不是被收了誅仙劍，被道祖召回紫霄宮面壁思過？其失敗有多方面的因素，但是誅仙四劍不可鎮壓氣運卻是不得不說的一個方面。

　　誅仙四劍本事魔祖羅睺的法寶，被道祖鎮壓之後，道祖收取誅仙四劍，賞賜給了通天教主，其兩任主人都不得好下場，這就不得不說，與其不能鎮氣運有關了。

　　氣運一說，素來虛無縹緲，可是又真實存在，不可不信。

　　弒神槍經此劫雷磨礪，卻是有種洗去鉛華的感覺，一身戾氣盡去，敖丙不知道現在的弒神槍是不是能夠開始鎮壓氣運了，這點有待後期考證，但是他知道，自己等待的時機來了……

　　就在河伯‘勸降’敖丙的時候，卻是有些懈怠，在他看來敖丙敗局已現，落敗也就在朝夕之間，不過每個大羅都不是好相與的，臨死反撲必然凶戾，他還是期望與能夠勸服敖丙，但是這一走神，卻是露出了破綻。

　　敖丙一眼看得分明，敖丙雙拳向自己砸過來，招式用老，胸口空門大露，敖丙吐出一口氣，一聲雷鳴在河伯的耳邊響起，而且雷鳴餘波散開，下方渭河眾人卻是七竅流血，倒下一大片。

　　河伯感覺自己腦中一陣轟鳴，手中的動作更是一頓，而等他回過神來，只見對面手中弒神槍卻是好似一條毒龍一般，已經向著自己的的胸口刺了過來。

　　河伯感覺着弒神槍上傳來的氣息，心中驚駭不已，這貨竟然隱藏了實力，剛剛一直隱而不發，可真是十足的小人行徑。

　　可是心中怨恨歸怨恨，他卻是疾步閃躲，腳下一錯，身子微微錯開了三寸，本來應該直中河伯心口的長槍，卻是刺在了河伯的左臂上。

　　長槍直接刺穿了河伯的胳膊，一蓬黃色的血液飛濺而出……

　　不過敖丙立刻就感覺到了弒神槍傳過來的喜悅的情緒，隨後就感覺到一股強大的力量從自己握住弒神槍的手中傳了過來，那是精純的法力，精純的血氣，精純的魂力……

　　敖丙立刻就反應過來，弒神槍竟然在吞噬河伯的力量，敖丙心頭一震又是一喜，抬頭向何伯看過去，卻是發現河伯臉色發白，正驚慌地看着自己……

　　好個河伯！不愧是上古時期的洪荒巨擘，受此重創，當機立斷，右手掌刀，一掌切在了自己的左肩上，然後河伯的整隻左臂齊臂斷開。

　　河伯身形暴退數千丈，卻是有些陰沉地看着敖丙，沒想到弒神槍竟然是如此犀利，自己是小瞧了先天至寶啊。

　　敖丙則是有些敬佩與河伯的決絕，若是再一會兒功夫，河伯真有可能被吸成一具乾屍。

　　弒神槍傳過來的力量，被敖丙體內的雷劫之力一掃，卻是少去了半數，不過卻是更加的精純，而且帶有了一絲雷劫的氣息，更加方便於敖丙雷極之身的吸收。

　　敖丙有些複雜地看着河伯，知道此時黃河渭河之爭已經有了結果，下方戰鬥就不多說了，孫袁戰死，黃河水軍死的死，降的降。上方戰鬥也已經結束了，

　　河伯身上的氣息肉眼可見地，黃河之力緩緩地從他身上退去，河伯的實力降至大羅初期並沒有結束，而是跌下了大羅之境，砸金仙巔峰停了下來。

　　敖丙剛才那一槍一吸，卻是吸去了河伯數百萬年的道行，河伯想要恢復大羅境的實力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了，而且敖丙也不會給他這個機會。

　　河伯也知道自己的的處境，他在自己掉落金仙境的時候，就徹底放棄了，自己已經沒有了東山再起的資本，若是有大羅之境，倒是可以逃出尋機向滅了渭河，可是現在金仙境修為，想要逃跑都是國內問題。

　　敖丙伸手一彈，一團灰撲撲的光華落入到了河伯體內，然後他手中掐動印法，一個古樸的門戶出現在了河伯的上方，門戶半開半閉，然後慢慢地合攏關閉。

　　基本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代表了什麼，河伯倒是感覺到了自己體內多了一層束縛。

　　整個過程河伯沒有一點反抗，他默默地接受了敖丙的處置，他作為一個失敗者，已經失去了戰鬥的雄心。

　　然後雷極之身緩緩地消散，在他原本的地方，出現了一座金色雷霆宮殿，其上有字“滅世雷宮”，然後從宮殿之中傳出來一條條的金色鎖鏈，鎖鏈上跳躍着金色的雷弧，鎖鏈似靈蛇一般纏繞在了河伯身上，鎖鏈環環成扣，將河伯綁得很瓷實。

　　然後鎖鏈緩緩隱去，而金色宮殿也消失不見。

　　這個時候，渭河龍王敖丙才緩緩地從渭河眾人之中走出來，顯出身形，緩緩地走到了河伯的身邊，冷冷地注視着河伯。

　　河伯也是一臉複雜地看着敖丙，終於說了一句，“其實我是敗在了自己手中，並不是說你小子有多厲害……”

　　河伯卻是覺得敖丙用自己送他的弒神槍請來人，打敗了自己，是自己打敗了自己，而不是他敖丙打敗了自己。

　　敖丙一愣，不知道河伯是什麼意思，他怎麼會知道河伯心中的想法？開口說道，“或許吧……”自己總不能告訴他，剛剛擊敗他的也是自己吧？

　　PS：感謝玉蟾真人的打賞和票票，叩謝！！

# 第198章 聖人召見

　　話說，敖丙終究是戰勝了河伯，而且弒神槍的那一紮一吸，河伯被吸去了大量修為，現在已經掉落到了金仙巔峰，再加上敖丙用了鎖天門秘術限制了他實力提升的可能，外加滅世雷宮封禁了他的修為，河伯已經完全失去了對渭河的威脅。

　　河伯對敖丙可是十分不服氣，他認為自己不過輸在了運氣上，要不是當年自己不小心將弒神槍送了出去，如今敖丙這小子又怎麼可能請動一位大羅之境助拳。

　　敖丙卻是怎麼都不會解釋其中的原因，站在河伯的身邊，敖丙可終於放下心來，河伯的危機終於解決了，今後渭河的發展將是一片坦途。

　　而如今黃河被攻下，再加上濟水早就被自己收入囊中，洪荒江河淮濟四大水系，已經有半數都在自己手中。

　　再加上血玉子的玄網一部已經滲入到了淮水之中，現在自己的勢力已經佔據了洪荒多半水系，自己也算是一方豪強了。

　　敖丙覺得經此一役，自己的風頭太盛，卻是要收斂一下，並且準備一下要開始籌備封神之劫。以敖丙現在的眼界，已經不再局限於渡過哪吒扒皮抽筋之劫。

　　以敖丙現在的實力和地位，別說哪吒了，便是遇到了哪吒的老師太乙真人，誰勝誰負還未可知。若是算上敖丙雷極之身的實力，那麼闡教之中除了元始天尊親自出馬，其他人恐怕都不是敖丙的對手。

　　敖丙現在是家大業大，他現在想的是，在封神之劫中如何為自己的渭河爭取最大的利益，當然敖丙也可以讓渭河避過封神之劫。

　　可是封神之劫是劫難，同時也是機遇，若是按部就班地修鍊，那可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獲得強大的實力，敖丙知道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里，只有實力才是最實在的。

　　敖丙早有預測，自己將黃河攻下，而且還打敗了河伯，雖然是藉助了他人的力量，但也必然是要引起洪荒之中的眾多目光，再加上最後自己的雷極之身亮出了弒神槍，必然是更加的引人注目。

　　若是引起了聖人的注意，敖丙一點都不會感到例外，敖丙一年前接到了平心娘娘的傳信，她已將和諸位聖人打好了招呼，敖丙可以動手了。

　　想來平心娘娘打招呼的時候，渭河和黃河之戰已經進入到了諸位聖人的目光之中吧？而且恐怕這次的大戰他們都在關注之中吧？

　　尤其是敖丙亮出弒神槍之後，他感覺到了至少三道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身上，這還僅僅只是他感覺到的，還有他沒有注意到的。

　　因此雷極之身在戰敗了河神之後，立刻就消失不見了，而且消失得不着痕迹，聖人不過是流了一絲心思在此處，真身不親臨此處，卻是不會發現弒神槍的去處。

　　而且聖人之間互有牽制，而且估計麵皮，並沒有在敖丙亮出弒神槍的時候立刻就現身強奪，等到弒神槍消失之後，他們想要追尋卻是為時已晚。

　　敖丙將河伯弄到了自己的龍王府，然後將他軟禁了起來，敖丙倒是沒有故作大方地將河伯放走，因為河伯畢竟有大羅金仙的底子，誰也不知道他能做出什麼來。

　　敖丙知道自己此次與黃河之戰，戰敗了大羅之境的河伯，必然是要引起一片嘩然，他已經做好了要應對接下來暴風雨的準備。

　　可是敖丙心中驚訝的是，最先忍不住的竟然是通天教主，敖丙回到龍王府之後，第三天的時候，龍王府來了一位道人，此人身騎黑虎，面目剛毅，一身淡黃色道袍，手提浮塵。

　　敖丙聽其報號，乃是“峨眉山羅浮宮趙公明”。

　　敖丙心中暗驚，竟然是趙公明來了，這位可是通天教主坐下，四大弟子之下的第一人，沒想到他竟然來到了自己的龍王府，也不知所謂何事。

　　敖丙不敢怠慢，連忙迎接到了龍王府外，這位可是由不得他不重視，這位與自己沒有一點交集，此來十有八、九應該是奉了聖人之命。

　　敖丙一拱手，高呼一聲，“渭河龍王敖丙恭迎趙道友～”

　　趙公明手中浮塵一擺，打了個稽首，“貧道有禮了，貧道奉家師之命前來請龍王陛下前去碧游宮做客，還請龍王陛下不吝前行……”

　　敖丙心中一呆，自己原本就是以為通天教主要趙公明給自己交代幾句話，或者就是帶着通天教主的一絲分神，要和自己簡單交流一下，沒想到竟然要自己直接前往碧游宮見他。

　　自己如今可是在諸位聖人的眼中，他們都自持身份，不來找自己麻煩。通天教主派人來找自己已經是有些出格，現在竟然還要自己去找他，他也不怕引起其他聖人的不滿么？

　　敖丙一愣之後，點了點頭，“好，有勞道長稍等片刻，我需要交代一下……”既然通天教主都不怕，自己怕什麼？

　　敖丙交代了一下蕭老道，他相信蕭老道會處理好龍王府的事情，關於黃河的接收和恢復治理，也正是他的工作，同時蕭老道也是將自己知道的一些面見通天教主需要注意的事情稟明了一下。

　　然後敖丙便回到了趙公明的身邊，微微拱了拱手，“趙道友久等了，有勞趙道友前方帶路了～”

　　趙公明微微頓首，“龍王陛下言重了，貧道不過是遵循師尊法旨而已，我等這就出發吧，免得誤了師尊吩咐……”

　　敖丙點了點頭，便和趙公明一起駕雲，向著東方而去，碧游宮在東海金鰲島，算是東海龍宮的近鄰，不過敖丙自小就對通天教主敬而遠之，卻是沒有去過金鰲島附近。

　　趙公明有些奇異地打量着身邊這位年輕人，自己研究過他的成長歷史，他的年紀不過數百年，可是他的修為已經追上了自己，不得不說他的成長是一個奇迹。

　　此人一路修行，一路奇運連連，而且不僅僅自身實力強橫，而且手中兵多將廣，金仙期下屬更是有數人之多，儼然已經成為了洪荒之中一方豪強。

　　尤其是不久前敖丙戰敗了河伯，更是將自己的名氣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現在近距離與這位年少豪強相處，趙公明還是很好奇的，也不知道這位龍王陛下究竟是個什麼樣人？

　　不過擁有戰勝大羅的底蘊，卻是沒有一點恃勢傲嬌的姿態，對自己這聖人門徒不卑不亢，既不是謙卑也不是蔑視，讓趙公明很是受用。

　　趙公明在打量敖丙的時候，敖丙同時也在打量他，對於這位封神之中死得極其冤屈，但是最後獲封財神的人物，敖丙也是好奇的很。

　　他手中二十四顆定海神珠，可是滅盡了闡教所有人的威風，最後還是西崑崙陸壓出手，用了邪術釘頭七箭書，而且他害怕受到趙公明的福德反噬自己，讓姜子牙施展此術，大大折損了姜子牙的氣運。

　　即便是上了封神榜，趙公明也是封了一個財神之位，這可是天庭正神，不是什麼偏神毛神能夠比擬的，由此可見趙公明的福德。

　　敖丙看着身側威風凜凜的趙公明，卻是感嘆好一個道人，就是不知道心性如何，若是條件允許，倒是可以嘗試救他一救。

　　一路上兩個人都在默默地觀察着對方，雙方並沒有什麼太多的交流，不過兩個人對彼此的初步感官都很不錯。

　　一路向東，很快他們來到了東海海域，繼續往東，三天之後，他們終於來到了一座巨大的島嶼之前，整座島嶼就好似一頭仰天長吼的巨鰲的頭顱，而巨鰲的整個身子卻是在海水之下。

　　敖丙跟在趙公明的身後，遠遠地落在了島嶼的邊緣，然後徒步上島，以示虔誠。

　　敖丙看這四周，這可是聖人道場，四處景色倒是也沒有什麼奇異之處，靈氣濃郁卻是沒有什麼而已稱揚的。不過倒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生靈在打坐修鍊，調和龍虎。

　　這些生靈大多都是披毛戴甲之輩，一看就知道非是人族，趙公明在截教地位不低，一路行來，卻是不少生靈躬身施禮，有稱呼師叔師伯的，稱呼師叔祖師伯祖的也亦有之。

　　不過敖丙看着一個個頂着野獸腦袋的生靈，穿着道袍，對着趙公明稽首行禮，卻是感覺有些不倫不類。趙公明倒是一一回禮，對此沒有任何不耐或者厭惡

　　趙公明似乎感覺到了敖丙的疑惑，他解釋說道，“師尊認為天地生靈具可修鍊，天地為所有生靈留下了一線生機，我截教就是為眾生截取那一線生機……”

　　敖丙自然是知道截教的教義，不過如今被趙公明嚴肅地說出來，再加上他眼中一個個打坐修鍊的山精野怪，敖丙感覺到了沉沉的肅穆，趙公明此時仿若化身虔誠的信徒。

　　PS：感謝焬鮞的打賞，叩謝！！感謝玉蟾真人的打賞，叩謝！！

　　徹底解決了河伯的事情，一兩章的事情，然後就開下一卷“封神劫起”。

# 第199章 終入截教

　　話說，敖丙隨着趙公明來到了金鰲島，為了表示對聖人的尊敬，他們在島的邊緣就下來步行，可是一路上不時地有一些未化形的穿着道袍的山精野怪來給趙公明行禮。

　　經過趙公明的聲名解釋，敖丙原本感覺有些不倫不類的一幕，此時也是有些肅穆，心中不由得感嘆，通天教主有此收徒理念，也就難怪截教會有萬仙來朝的盛況。

　　可同樣也是因為他收徒不計跟腳，因此截教之中魚龍混雜，不僅僅對人族情有獨鐘的二師兄元始天尊對通天教主有了看法，便是一向太上忘情的大師兄，也對通天都有些不滿了。

　　於是這才有了最終四聖聯手大破誅仙陣的戲碼。

　　趙公明帶路，他們一路上山，一路上遇到的精怪修為也是越來越高，同時他們修道人的氣質也是逐漸地濃郁起來。

　　敖丙看着繁榮非凡的金鰲島，心中卻是有些感嘆，強大如截教，最終在天地大勢面前也是土崩瓦解，自己的渭河又將是個什麼樣的結局？敖丙的眼神閃過一絲迷茫，渭河又該何去何從？

　　路過半山腰的一座涼亭，亭中有十位道人，或坐或立，談笑風生，飲酒論道好不快活，真有一些得道仙人的意思。不過這十人具是相貌有些兇惡，也是美中不足的，十人看到趙公明，齊聲笑着拱手，

　　“趙師兄有禮了，師尊正在等你……”

　　說著這句話，他們卻是目光閃爍，有些好奇地看着敖丙，想來他們對於這位佔據了洪荒半數水系的新起豪強，也是好奇的緊。

　　趙公明卻是對着十人打了個稽首，“諸位師弟，為兄有師尊法旨在身，恕不能與諸位共飲……”十人笑着稱不妨事。

　　走過涼亭之後，趙公明才低聲告訴敖丙，這十位乃是白鹿島十天君，修為雖然不甚強悍，但是對陣法卻是頗為精通。

　　敖丙點了點頭，原來是這十位，十絕陣在封神之中也是大放異彩，沒想到自己竟然遇到這十位。也不知道自己還會遇到什麼什麼封神之中的‘名人’。

　　一路行來，遇到的人越來越多，有的耳熟能詳，有的卻是名聲不顯，敖丙也對於截教的強大有了一個直觀的感受。

　　來到山頂處，已經有一位中年道人在等候了，這位面白長須一身八卦道袍，趙公明見到這道人，卻是緊走兩步，“公明拜見大師兄，渭河龍王陛下在此，請大師兄代為稟明師尊……”

　　那中年人微微頓首，他沉聲說道，“公明師弟辛苦了，龍王陛下就由我來接待吧，你自去修行吧？”然後他又轉頭對敖丙說道，“龍王陛下，請隨貧道來～”

　　敖丙心中一稟，大師兄？如此說來，這位就是通天教主坐下的四大弟子之一的多寶道人了，也就是後世所說的如來佛祖了。

　　四大弟子具是大羅之境，敖丙對多寶不敢怠慢。他對着多寶道人點了點頭，拱手說道，“久仰道長大名，今日一見，小龍不勝榮幸～”

　　多寶道人拱了拱手，“龍王陛下言重了，我們這就走吧？不要讓師尊等久了……”

　　敖丙點了點頭，便跟在了多寶道人繼續向前走過去，對於即將就要見到的通天教主，敖丙說不上是什麼情緒，上次相遇，他可是還要收自己為徒呢，這次又不知道是何種境遇。

　　在敖丙心中暗自嘀咕的時候，他們已經到了一座宮殿面前，多寶道人對敖丙說道，“龍王陛下，師尊就在殿中，你自己進去就可以了……”

　　敖丙對着多寶道人微微欠身，然後穩步走進了宮殿之中，敖丙走進宮殿，就感覺到自己進入了另外一重世界，這是一片茫茫的世界，只有一張雲床，床上有一個青衣道人。

　　敖丙一眼就看出，這青衣道人，正是當年自己見過的通天教主，教主本在閉目打坐，敖丙進來的時候，他就睜開了眼睛，微笑地看着敖丙不發一言。

　　敖丙卻是不敢有絲毫的不敬，躬身一禮山呼道，“渭河龍王敖丙，拜見教主，教主萬福金安，當年一別教主別來無恙～”

　　通天教主微微一笑，“我是無恙，可你小子的變化可真是有些大，你可知當我聽說你要對河伯出手的時候，心中有多驚訝嗎？這才多久，當年的玄仙期小葵龍，現在竟然能夠鎮壓大羅之境了，簡直是讓老道我刮目相看……”

　　敖丙臉上有些發燒，畢竟是聖人的稱讚，敖丙還是很受用的，拱着手說道，“教主謬讚了，小龍僥倖有些機緣，微末成就，讓教主見笑了……”

　　通天教主卻是收斂了臉上的笑容，語氣也變得嚴肅起來，“你知道自己是僥倖就好，不管你成長速度有多快，洪荒的水深着呢，你能翻起多大的浪來……”

　　敖丙卻是一呆，通天教主竟然直接斥責自己，不過他卻是沒有絲毫的不爽，因為他感覺到了教主對自己的拳拳愛護之意。

　　敖丙囁囁喏喏說不出話來，不知道該怎麼回應教主，教主卻是接着開口了，

　　“這件事情的始末我都了解清楚了，你這件事情卻是有些操之過急了，洛神雖然受了些委屈，但是畢竟無恙，你忍耐些時日又有何妨？你可知道弒神槍一出，引起了多少波瀾嗎？”

　　敖丙頭垂得更加低了，這件事情確實是自己欠缺考慮，可是敖丙認為自己老婆，讓她多受一分委屈，都是自己的罪過。

　　通天教主說的，敖丙考慮到了，因此他才會在後來出動了滅世雷宮，金甲人再加上滅世雷宮，那麼弒神槍自然就引到了雷宮雷殿身上。

　　敖丙早就準備好了一套說辭，準備應付其他人。

　　自己為了解決河伯，用弒神槍換取了雷宮的相助，這卻是敖丙渡金仙雷劫之時定下的約定，弒神槍的來歷卻是照實說了。

　　雖然洪荒之中很多人都與雷宮有牽連，但他們卻是不可能插手雷宮之間的事情，自己的弒神槍落入到雷宮之中，恐怕也就是不了了之了。

　　若是有聖人打上雷宮雷殿雷塔，那就和自己沒有關係了，畢竟滅世雷宮消失了，誰也不知道去了何處，死無對證。

　　通天教主說道，“弒神槍已經不再你手中了吧？你能尋到他們助拳，也是一場機緣，以後切莫如此莽撞，其他聖人那邊老道會為你擋下的……”

　　其實即便敖丙不說，幾位聖人也是那樣猜測的，因為很明顯，金甲人，雷宮獨此一份，別無分號。弒神槍落入到雷塔手中，也是他們的共識。

　　至於敖丙收復雷宮，沒有誰會有這個想法。因為雷宮與人合作，也是要挑人的。誰也想不到敖丙是收服了雷宮，而不是合作。

　　其實敖丙不知道的是，弒神槍出的時候，西方兩位聖人東來，卻是被通天教主攔下了，並且還動手了，以一敵二落入下風，最後還是元始與老子一起現身，才逼退了西方二聖。

　　不過這些東西通天教主卻是不會與敖丙訴說的。

　　敖丙聽到通天教主的話，一呆之後，卻是感動不已，通天教主為什麼要幫自己到這種地步？他到底看上了自己什麼？

　　敖丙一躬掃地，“感謝教主大恩，可……，可不知教主為何這般？”

　　通天教主眼睛都眯成了一條線，“沒有為什麼，誰讓老道我就看你順眼呢？不過老道還是要再問一句，你真的就沒有心思跟隨老道修行？”

　　通天教主卻是覺得敖丙不錯，第一次見面就對敖丙那‘吾之道友’的理論十分驚異，後來聽聞敖丙在洪荒之中的重重作為，知道敖丙還是一位人才。

　　這次的河伯事件，雖然通天教主批評了敖丙，但是對於敖丙的做法，他還是很讚賞的，有骨氣，當時男兒所為，因此又起了收徒的心思。

　　如今舊事重提，敖丙本想要直接拒絕，可是通天教主盛情之下，讓敖丙實在不好意思拒絕，他思索良多，終於跪倒在了通天教主的跟前，

　　“徒兒敖丙，拜見老師～”

　　通天教主笑得眼睛微眯，伸手虛空一扶，“好，乖徒兒快快請起～”

# 第200章 坦誠相見

　　話說，敖丙在思索良多之後終究是拜了通天教主為師，因為敖丙覺得這是教主第二次表示要收自己為徒，若是再拒絕了，教主臉上實在掛不住，而且教主為自己做了這麼多事，自己和截教之間的關係，早就不清不楚，想要剪也剪不斷。

　　這還只是次要原因，最主要的因素是敖丙覺得截教是自己插手封神之劫的最佳盟友。因為封神兩大陣營，截教和闡教，闡教極為排斥披毛戴角之輩，自己即便是投靠闡教，恐怕也是炮灰一般的角色。

　　截教之所以失敗的原因，不是因為截教的實力不夠強，而是因為截教弟子之中良莠不齊，帶壞了截教的整體風氣。

　　再就是通天教主沒有將封神之劫放在眼中，只認為是小打小鬧，等他發力，對方卻是已經聯繫了三位聖人，早就做好了應對誅仙陣的打算。

　　因此，仔細分析之後，敖丙覺得截教失敗的是多方面的，可是最主要的就在於通天教主，敖丙覺得截教未嘗沒有成為贏家的可能。

　　敖丙決定與通天教主坦誠相見，他被通天教主扶起來之後，他對通天教主拱了拱手，“老師，徒兒有事情欺瞞了老師，還請師尊贖罪～”

　　通天教主眉頭一挑，這個新收的弟子要說什麼？難道又是那套勸誡自己的話？想到當年敖丙對自己那指教般的口氣，教主的嘴角不由得微微一勾。

　　敖丙沒有說話，而是將自己雷極之身的氣勢微微放出了一絲，然後一道金光從敖丙的體內1射出，在敖丙的身邊浮現出了一道金色的人影，一個與敖丙一模一樣，只是顏色不同的人影。

　　通天教主看着敖丙身邊那個散發著大羅之境的金色人影，下巴差點驚掉了，一瞬間他就想到了很多，他不知道敖丙是怎麼做到的，但是他知道洪荒所有人，包括聖人都被敖丙耍了。

　　不過他卻是沒有絲毫的生氣，因為這個人已經是自己的弟子了，通天教主身子一晃，已經出現在了敖丙雷極之身身邊，對着雷極之身上看看下看看，還不時地摸兩下。

　　敖丙雷極之身想躲，卻是根本無處可躲，不由得對聖人之境越發的敬畏起來。

　　通天教主看着雷極之身，嘖嘖稱讚，“你這具身體不錯，很不錯，不過似乎不是分身吧？”

　　敖丙的雷極之身點了點頭，“老師慧眼，這具身體也是徒兒的身體，徒兒有緣得到了一位混沌魔神的傳承，這門功法修鍊到最後，卻是可以修鍊出九具真身……”

　　共工可以看出敖丙體內的雷極之身，而通天教主卻不行。

　　這並不是代表了通天教主不如共工，而是他們的側重不同。共工乃是祖巫，專修肉身，敖丙的天龍淬體術卻是讓他看出了端倪，而通天教主卻是精善劍術和陣法。

　　通天教主拍了拍雷極之身的肩膀，然後轉身又回到了雲床之上，“好，不愧是老道我看上的弟子，果然沒讓老道失望，你可是我門下第五位大羅之境，當賞～”

　　然後通天教主手中出現了一柄閃爍着紫色閃電的小錘，然後小錘直接拋給了雷極之身的手中，“我觀你此身具雷劫之力，我將此紫電錘賞賜與你，希望你好好待之～”

　　敖丙卻是一稟，通天教主這是什麼意思，顯露自己的雷極之身，敖丙都打算將自己的弒神槍交出去了，可是現在通天教主不但不提弒神槍，還賜予自己法寶，這是何解？

　　紫電錘，乃是通天教主手中數得上的靈寶，取自分寶崖，在通天教主手中的地位僅次於他的誅仙四劍還有他的貼身佩劍青萍劍，沒想到現在竟然賜給了自己。

　　敖丙躊躇地說道，“老師，那關於弒神槍,您的意思是……”

　　通天教主一愣，便知道了敖丙的心思，哈哈大笑，以手點指敖丙，“你這小子想什麼呢？我還能貪墨的法寶不成，既是你的，那就是你的，誰也搶不走……”

　　敖丙卻是臉色羞紅，自己卻是誤會通天教主了，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過聽教主後面那句話的意思，不僅不會討要自己的弒神槍，而且還會禁止別人來搶自己的弒神槍。

　　敖丙卻是很快就將這些心思都壓了下去，他知道這些都是旁枝末節的小事，真正的大事還在後面，敖丙臉上嚴肅無比，

　　“老師，這段時間來，您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感覺？”

　　通天教主卻是沒有想到敖丙忽然回來這麼一句，他知道這位弟子身上多有奇異，他尊重弟子有自己的秘密，想了想皺着眉頭說道，

　　“倒是沒有什麼其他的，不過天機卻是越發的混沌，許多明了的事情，竟然生出了許多變數，要不然你小子也不可能瞞過諸位聖人……”

　　敖丙鄭重地說道，“老師，天發殺機，新一次的天地浩劫來了，這次的主角便是我們截教，還有二師伯的闡教……”

　　通天教主眼中精光爆閃，這些自己都不知道的，而且師尊也沒有諭示，自己這弟子怎麼會知道？他是從什麼地方知道的？

　　敖丙接着說道，“老師您不要問我是怎麼知道的，時機到的時候我會告訴您的，希望您能理解，這次的浩劫乃是道統之爭，闡截二教必有一戰……”

　　“住口，二師兄與為師乃是親兄弟，我們怎麼會有爭鬥？”實則通天教主卻是暗自犯了嘀咕，自從收了這些弟子以後，二師兄確實和自己生疏了，但是再怎麼樣，自己兄弟之間也不會鬩於牆。

　　自己與二師兄可不僅僅是師兄弟，而且還是親兄弟。

　　敖丙沒有放棄，“徒兒知道老師與二師伯的關係很好，徒兒並非挑撥您與師伯的關係，實則是事實如此……”

　　敖丙見通天教主不言語，接着說道，“可能徒兒現在說這些還為時尚早，過段時間師祖可能會有訓示，到時候您就知道了……”

　　通天教主心頭一跳，雖然他很傲，但是他知道自己與師尊的差距，沒想到自己這徒兒竟然還能預見到師尊的行動，若是真是如此，這弟子的話可是不可不信吶。

　　通天教主沉吟着，忽然想到了當年自己與敖丙分離時他送自己的那兩句話，‘兒孫自有兒孫福’‘去蕪存菁’，然後再聯繫敖丙現在的說辭，他忽然將目光盯在了敖丙的臉上，犀利的目光讓敖丙不敢正視，

　　“你所知道的是不是我截教最後會敗於二師兄闡教之手？”

　　“你不願拜我為師是不是就有這方面的因素？”

　　兩個問題，卻是問得敖丙措手不及，通天教主的心思果然敏捷，這就將事情都聯想了起來，不過敖丙卻是囁囁喏喏地說不出話來。

　　忽然，通天教主臉上閃過一絲怒容，口中冷哼了一聲，“找死！！”敖丙感覺自己耳朵嗡嗡直響，氣血翻湧，聖人之威果然不凡。

　　老師為何生氣？是自己惹到他了？

　　然後通天教主，來到敖丙身邊，提着他的肩膀，然後敖丙感覺身子一輕，然後他感覺自己眼前一花，發現自己已經出現了東海上空。然後眼前再一花，卻是出現在了一條水脈之上。

　　敖丙感覺着奔涌的河流，感覺有些熟悉，恩？這不就是自己的渭河嗎？老師帶我來此是干什麼？

　　PS：感謝玉蟾真人的打賞，叩謝！！

　　本想這章結束首卷，可是突然想到一個梗，於是多加一章，為後文做個鋪墊。

# 第201章 本卷終章

　　話說，敖丙正和通天教主討論封神之劫的事情，可是不知道什麼原因通天教主忽然發火，然後提着敖丙的肩膀，幾個閃爍，便出現在了渭河上空。

　　然後敖丙眼前一晃，他們兩個便出現在了渭河龍王府的上空，不過敖丙卻是看得瞠目欲裂，自己的龍王府此刻竟然被一片血海包圍了起來。

　　這洶湧的血海之中，敖丙感覺到了衝天的戾氣和煞氣，敖丙身邊浮現出了雷極之身，就要上前助陣，可是卻被身側的通天教主攔下了。

　　通天教主的聲音有些陰沉，“冥河這廝實在可惡，竟然敢打我徒弟的主意，簡直是找死。真以為血海不枯冥河不死，本尊就沒有辦法懲治你了么？”

　　敖丙這才反應過來，敢情這來犯的竟然是冥河老祖，那可是准聖中期的大高手，他怎麼回來找自己的麻煩，而且看樣子還是親自來了？

　　難道，難道是弒神槍惹的禍？

　　敖丙還真就猜對了，確實是弒神槍惹的禍，當年女媧造人立地成聖，冥河老祖創阿修羅族，卻是未曾成聖；後有西方二聖發大宏願成聖，於是冥河有樣學樣，他也發大宏願，不過他依然沒有成聖。

　　冥河對於成聖幾乎已經有了一些偏執，不過誰又不想成聖呢？

　　先天至寶卻是冥河的一個選擇，但是如今洪荒之中出現的先天至寶都是在聖人手中，他根本沒有辦法搶奪。

　　於是當弒神槍出現的時候，他可是高興壞了，不過幽冥血海地處偏僻，他得到消息有些晚了，而且他也知道弒神槍十有八、九是落在了雷宮手中。

　　不過他還是不甘心，於是他才駕馭血海，來到了這渭河，想要去看看自己能不能獲得什麼有用的信息，弒神槍的誘惑實在是太大了，他不會放過任何的蛛絲馬跡。

　　敖丙卻是算盤落空，洪荒之中也不儘是講道理之輩，就好像這冥河之流，他根本不聽你的解釋，上來先給你的下馬威，把你的勢力滅了，你又能如何？

　　敖丙心中一驚，這次若不是老師召見自己，自己留在渭河之中，簡直要被這冥河一鍋燴了，自己連反擊的餘地都沒有。

　　而更加絕妙的是，敖丙拜通天教主為師簡直是神來之筆，聖人剛收了弟子，就有人欺負到門上來，聖人還能不為弟子出頭？

　　通天教主攔住敖丙的雷極之身後，並指成劍，對着面前的血海輕輕一劃，一道劍光劃過，仿若要將天地划為兩半，劍光落下血海就好似豆腐一般，被一劍切為兩半。

　　血海化為兩半，化為兩道血光在萬丈之外凝聚成了一個血袍男子，此時他的臉上有些蒼白，在他的身體中間有一條淡淡的血線，不往左偏一分，也不往右偏一分，正在中間。

　　他的眼神之中滿是驚慌，看着遠處的兩道人影心中翻起了驚濤駭浪，一劍斬掉了自己近一個量劫的修為，此人修為恐怖，洪荒之中能做到這一點的也就只有聖人之屬了。

　　青衣、劍術，冥河已經對這位的身份有了一些猜測。

　　在冥河老祖在糾結眼前這位為何對自己出手時候，那個青衣人卻是嘴唇微張，一道天地之音在冥河耳邊隆隆作響，

　　“渭河龍王敖丙今日起即入我截教，是為我通天的親傳弟子，若是人要對付渭河，先問過我手中的劍答不答應……”

　　冥河聽完這句話，只覺自己氣血翻湧，體內的傷勢又重了三分，恐怕沒有個幾萬年是恢復不了，但他不敢流露出絲毫的不敬。

　　血海不枯冥河不死，在聖人的眼中也就是句笑話而已，若聖人真想整治自己，有的是法子，他恭恭敬敬地對通天教主的方向行了一禮，然後轉身化為一道血光遁去。

　　通天教主指着冥河老祖遁去的方向，對身邊的敖丙說道，“徒兒，這廝就留給你以後親自解決，希望你不要讓為師失望……”

　　敖丙嘴角勾着一絲苦澀的笑容，老師您也太看得起弟子了，這冥河老祖可是老牌的准聖期高手，紫霄三千客之一，雖然被您一劍重創，但是實力仍然不容小覷。

　　您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讓弟子解決了他，真是不考慮其中的艱難啊。

　　不過敖丙卻是不會駁了通天教主的提議，因為這是自己的老師，他這是對自己的考驗和信任。而且敖丙本身對於此事而是躍躍欲試，准聖期的冥河，真是一個不錯的對手呢。

　　敖丙看着遠處的血光，眼中閃過一道厲芒，冥河此番對渭河出手，這筆賬以後遲早要和冥河好好清算一下。

　　“徒兒一定會處理好這件事情的，讓老師滿意，同時要讓弟子、讓渭河眾卒滿意……”敖丙嚴肅地說道。

　　通天教主滿意地點了點頭，看着這個弟子卻是越發的喜愛了，“好了，想必下面還有很多事情要你處理，你就先去吧，以後記得時常來碧游宮轉轉，和其他的師兄弟認識一下，老道我就先去了……”

　　敖丙躬身一禮，“恭送老師，老師萬福金安～”

　　通天教主的身影逐漸地消失，敖丙這才出現在了龍王府中，而他早就被一群人圍了起來，每個人目光之中又透着一絲異樣。

　　通天教主的那一番話，可不僅僅是說給冥河聽得，而是說給洪荒聽的，洪荒之中實力到了一定的境界就能聽到教主的聲音。

　　因此渭河眾人此時看向敖丙的目光越發的崇敬起來，先是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請來了一位身具先天至寶的大羅之境，現在竟然又拜了聖人為師，解了龍王府之危，手段可謂通天。

　　敖丙看着眼前的眾人，見他們各個臉色蒼白，神色虛浮，想來應該是法力消耗甚巨導致的，敖丙對他們有一些愧疚，沉聲說道，

　　“諸位先去調養一番，所需丹藥去向蕭道長支取，等到傷勢穩定之後再來與我稟報……”

　　眾人互相對視一眼，然後一起退了出去，不過蕭老道卻是留了下來，他對着敖丙說道，

　　“陛下，此次龍王府損失甚重，各部各有損傷，主要是冥河老祖實力太高了，根本不是我們能都阻擋的，這還是有陣法支撐了一段時間之後的結果……”

　　敖丙點點頭，眼中泛着點點寒光，“這些我都知道了，這筆賬以後是要清算的……”

　　蕭老道卻是一怔，這位陛下卻是越來越有自信了，不過拜了聖人為師，他也算是自己的師叔了，有聖人撐腰自然底氣十足。

　　然後他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接着說道，

　　“陛下，還有件事情，冥河老祖帶走了一個人，一個被我們關押起來的人……”

　　“哦？”

　　“是巴蛇戰將的副官年覆海的獨子——年破軍，也不知為何，冥河老祖似乎知道他被關押的地方，直接將他帶走了……”

　　敖丙眉頭一皺，腦中卻是浮現出了年破軍的信息，當年他曾墜入魔道，這些年來一直被龍王府關押，不過他魔性非但未除，竟然還越發的深厚。

　　因此敖丙一直將他關押着，倒是不定時地去研究一下他身上的魔性，但是收穫不大……

　　冥河把他帶走了，這是什麼意思？突然敖丙忽然好像想到冥河老祖就是魔教老祖，是羅睺之後的先軍人物，他看到了年破軍的潛力？

　　敖丙不由得心中犯了嘀咕，不過他也沒有太放在心上，自己的眼界已經不再局限於此……

　　“年覆海怎麼樣了？”

　　“年將軍肉身被血海侵蝕，已經拋棄了肉身，元神也受到重創，陷入了昏迷……”

　　敖丙一怔，還想自己怎麼處理年覆海呢，他竟然替自己解決了問題，沉吟着，“等年將軍醒過來以後，讓他來見我……”

　　蕭老道應了一聲，也退了出去。

　　\*\*\*\*\*\*\*\*\*\*\*\*\*\*\*\*\*\*\*\*\*\*\*\*

　　經此一事，敖丙之名可謂是徹底響徹了洪荒，他可是牽動了一位聖人對一位準聖出手，導致准聖重傷敗走。而敖丙也被洪荒眾勢力劃到了不可得罪的一部分人中。

　　敖丙卻是徹底靜下來，他平素就在渭河靜修，不時地上天宮去陪陪洛神和女兒，或者去碧游宮，聽聽老師講道，與眾師兄弟聯絡聯絡感情，好不逍遙快活。

　　在敖丙逍遙的同時，封神的陰影終於開始襲來……

　　 —本卷完—

# 第202章 瑤姬下凡

　　話說，敖丙在洪荒之中終於是混出了一些名堂，有通天教主為他撐腰，敖丙被洪荒眾勢力划為了不可招惹的人物。

　　敖丙過的很是逍遙快活，他在龍王府、天庭、東海碧游宮，三個地方來回來活動，不過他卻是也在計算時間，封神已經進入到了倒計時階段。

　　這天敖丙又來到了天宮看望洛神和女兒，自從上次敖丙與洛神做出保證之後，他卻是會定期抽出時間來看望她們，一家三口的關係也是急劇升溫。

　　雖然洛神仍然沒有鬆口要去渭河的意思，不過和敖丙的關係卻是大大緩和，一家三口在一起的時候，當著女兒的面兒，洛神也是表現出了與敖丙相親相愛的樣子。

　　這天，敖丙和洛神聊天的時候，她的一句閑話卻是落入到了敖丙的耳中，

　　“瑤姬公主下界去了，好像要去追尋某個什麼逃下界去妖怪，瑤姬公主怎麼尋了這麼個差事，也真是苦了她了……”

　　敖丙卻是渾身一個激靈，瑤姬公主那是何許人也？那可是楊戩的生母，楊戩何許人也？封神主角之一，敖丙記得，瑤姬好像就是在下界追捕某個妖怪的時候，被那妖怪暗算，身受重傷，被凡人楊天佑所救。

　　後來瑤姬和楊天佑相愛，他們還有了三個孩子，大兒子楊蛟，二兒子楊戩，三女兒楊嬋，後來瑤姬久久不回天庭，被天庭發現，於是派下天兵天將抓捕瑤姬。

　　楊天佑和楊蛟身死，楊蛟被瑤姬交給了自己最忠實的僕人哮天犬逃走，半路上被天兵追捕，哮天犬無奈之下，將小主人放在了一山洞之中，而自己卻引開了天兵。

　　後來楊戩自由際遇，成為了玉鼎真人的弟子。

　　而瑤姬自己帶着楊嬋逃走，半路上卻是被一位女仙攔住，言及與楊嬋有緣，於是瑤姬交出楊嬋之後，自己則是被抓回了天庭。

　　敖丙想到這裏，心中卻是立刻活泛起來，自己既然知道了這件事情必然是要插一手了，不過究竟該怎辦卻是還要斟酌一番。

　　於是這次與洛神會面之後，敖丙叮囑了她幾句，接下來天地將會遭逢大變，最好不要出去，就在天庭好好待着就可以了。

　　敖丙則是即刻下界，茫茫洪荒，要到什麼地方去尋找瑤姬，卻是個問題，不過這並難不倒敖丙，不要忘記了敖丙手中還掌握着另外一個令人心悸的勢力——白襪子。

　　敖丙在白襪中放出了任務，尋找一個叫做楊天佑的男子，三天時間敖丙就得到了一百四十七個名叫楊天佑的信息。

　　不過敖丙通過對他們資料的分析，終於排除大量嫌疑，最終確定了兩個人選，其中一個在一個無名小鎮，五年前定居小鎮，膝下一子。

　　另外一個卻是一個年輕的讀書人，似乎正要去帝都尋個什麼差事。其他的人不是年齡太大，就是職業太不對頭。只有這兩個還稍微靠點譜。

　　敖丙先去了那個無名小鎮，在小鎮外，敖丙眼中閃過一道紫光，他就發現了陣中有一座府邸之中閃着衝天的白光，不過在白光根部卻是泛出道道黑氣，白氣有搖搖欲墜之感。

　　不用問了，自己要找的楊天佑就是這個人，膝下一子，應該就是說的楊蛟吧？等到瑤姬第二胎將楊戩和楊嬋生下來以後，他們的劫難也就到了。

　　敖丙索性就在小鎮定居下來，他扮作一個讀書人，每天幫人寫寫書信，在其他人的眼中卻是一個落魄之人。

　　終於在一年之後，楊府大喜，楊夫人生下一對龍鳳胎，楊老爺宴請全鎮，以賀之。敖丙自然也在被宴請的行列之中。

　　敖丙在楊府的院落中找了一個偏僻的地方，與身邊的人有一塔沒一搭地交談着，實則他的心神大部都放在了瑤姬和她懷中的兩個嬰兒身上，因為他知道這兩個孩子將來不可限量。

　　至於她身邊的男子，還有那個十一二歲的半大孩童，卻是被敖丙華麗麗地忽視了，這兩個短命鬼，敖丙可是沒有拯救他們的心思。

　　瑤姬還是當年的樣子，不過卻是多了一些為人妻、為人母的賢惠和溫和。

　　忽然，敖丙抬頭一看，卻是從遠方飄來了一團烏雲，眨眼之間就到了楊府的上空，而且烏雲壓得極低，彷彿隨時都會落下來一般。

　　透過重重烏雲，敖丙看到了其中隊列森嚴的天兵天將，為首的天將，敖丙看着有些眼熟，好像見過幾次面，不過並不太熟絡。

　　楊家的大難要來了……

　　敖丙將目光落在瑤姬身上，她顯然注意到了天空之中的異變，她臉上狂變，嬌軀也不由得顫抖起來，不過他身側的男人卻是緊緊地將她抱在了懷中，瑤姬抬頭看着楊天佑，逐漸地平靜下來。

　　楊天佑卻是忽然向在座的眾人拱了拱手，“諸位父老鄉親，府中臨時有事，恐怕不能款待諸位了，希望諸位諒解，日後楊某必然登門道歉……”

　　楊家素來行善，因此鎮上人也都尊敬他，聽到楊天佑的話，眾人雖然心有不願，但是依然很利落地離開了，敖丙也混在人流之中離開了楊府。

　　楊天佑等到眾人離開，來到瑤姬的面前，“瑤妹，不管是什麼，我都會和你一起面對……”瑤姬臉上卻是留下了兩行清淚，撲到了楊天佑的懷中。

　　繞了個彎又回來了的敖丙，卻是密切注意着楊府的動靜，他的目標便是楊戩，確切地說是楊戩身上將要出現的八1九玄功。

　　至於說把楊戩抱走，自己培養，敖丙可是不敢有這個想法，因為楊戩身上牽連了太多的東西，西方教和玄門都盯在他的身上。

　　而且他也培養不了，他可沒有八1九玄功，也沒有九轉元功。

　　西方教想將楊戩培養成為佛門護法，連聖人仿照盤古創建的八1九玄功都拿出來，不想被闡教截胡，成為了玄門護法。

　　至於楊嬋，敖丙卻是不知道自己能從她身上得到什麼？寶蓮燈是她很久以後獲得的，而救楊嬋的應該是媧皇宮的人，敖丙可不想招惹這位女媧娘娘。

　　敖丙覺得自己能夠得到八1九玄功就很知足了。

　　天兵天將顯然也不想牽連到凡人，等到凡人離開楊府之後，他們布下了一個陣法，將楊府籠罩起來，瑤姬看着帶頭的天將，問道，

　　“玄霜天將，不知道哥哥要怎麼處置我？我怎樣都所謂，不過希望能夠放過楊郎和我的孩子……”

　　玄霜天將臉上極其冷酷，卻是不講一絲情面，“玉帝有旨，楊天佑藐視天庭，當誅！！楊家孽種，當誅！！瑤姬公主，待押回天庭再做處置……”

　　瑤姬公主卻是驚呆了，她萬萬沒有想到，一直疼愛自己的哥哥竟然會如此無情，自己的孩子，那可是他的親外甥啊？他怎麼能夠如此狠心。

　　在瑤姬一愣神的時候，玄霜天將手中長劍一揮，卻是在楊天佑和楊蛟的腰間劃過，楊天佑勉強露出一個笑容，便倒了下去，四截屍體，鮮血灑了一地。

　　敖丙眼中紫光一閃，卻是發現楊天佑身上閃過一道金光，向著西方而去，速度很快，甚至超過了敖丙念頭轉動的速度。

　　敖丙眼睛微眯，西方教，手伸得也太長了……

　　PS：卷首先寫二哥，把鋪墊做好。

# 第203章 玄功入手

　　話說，敖丙眼中紫光一閃，看到楊天佑倒地之後，一道金光從他的體內飛出，向著西方遁去，其速讓敖丙心中暗驚。

　　他卻是猜到了楊天佑的身份，應該是西方教之人，西方教有八寶功德池，西方教人只要將自己一絲真靈融入八寶功德池，便能用功德重塑金身，楊天佑應該就是這種情況。

　　敖丙這才知道，原來瑤姬和楊天佑的結合，並不僅僅是情愛的原因，其中竟然有西方教的推動，看來西方教真是不甘寂寞啊，這件事情有必要跟老師彙報一下了。

　　敖丙不由得為瑤姬默哀一番，本來以為她雖然結局有些凄慘，但是畢竟經歷過真正的情愛，也不算是什麼遺憾。可是現在看來這不過是西方教的一場謀划，如此說來瑤姬經歷的情愛不過是變了質的情愛而已。

　　敖丙卻是對瑤姬的遭遇表示莫大的同情。

　　敖丙並沒有想太多事情，因為他忽然發現下方的戰場已經出現了巨大的變化，於是敖丙便開始將心神都集中在了下方的楊府之中。

　　瑤姬看着自己的丈夫還有孩子被誅殺在自己當面，頓時呆住了，她的頸下一顆寶石忽然放出了一片亮光，籠罩住了在場的所有天兵天將。

　　包括玄霜天將在內的所有天兵天將被光華籠罩，都凝固在當場，他們臉上的表情都凝固了，瑤姬身上突然散發出了一股巨大的氣勢，然後氣勢四散，衝擊在了四周凝固的天兵天將身上。

　　天兵天將就好似破碎的冰晶一般，嘩地散落一地。

　　而瑤姬也是臉色蒼白，身軀搖搖欲墜，一條黑色的的大狗突然躥到了瑤姬的身邊，輕輕地依偎在他的身邊。

　　瑤姬臉上劃過一絲哀怨，她無助地癱坐在地上，眼中無神地看着地上丈夫和兒子分成了兩半的屍首，她感覺自己的天都要塌了下來。

　　那條大狗很有靈性地趴在她的身邊，與她為伴，忽然它耳朵一支，腦袋昂起，警惕地向著天邊看過去，然後它用頭輕輕地頂了頂瑤姬，嘴裏面也是發出了急促的聲音。

　　瑤姬這才清醒過來，她眼中逐漸地恢復了一絲神采，她茫然地向四周看了看，然後她將懷中的一個孩子，送到了大狗的身邊，溫聲說道，

　　“嘯天犬，二郎就交給你了，你帶着他走吧，以後你們就隱姓埋名就好了，我現在只希望二郎能夠好好地活下去……”

　　想了一下，她又將自己頸下剛剛大發神威的寶石摘了下來，然後小心地放到了二郎神的脖頸之下。她俯下身子，在孩子的額頭上親了親，然後轉過頭來，對着嘯天犬揮了揮手。

　　瑤姬仰着臉，讓自己的眼淚不要流出來……

　　嘯天犬追隨瑤姬公主多年，知道情局已經到了什麼地步，它現在能夠做的就是保護着小主人，躲避天兵的追捕，好好地培養小主人，以期望於日後能夠將主人救出來。

　　嘯天犬叼起襁褓之中的小主人，尋了個方向，化為一道流光消失了……

　　瑤姬公主在嘯天犬離去的那一刻猛地轉過頭來，眼淚再也忍不住地流了出來，她抱着懷中的女兒，輕輕地用自己的臉貼了貼她的小臉，臉上露出了一絲凄苦的笑容……

　　瑤姬看着天邊逐漸靠近的烏雲，臉上最終化為一片堅定，化為一道流光向著遠處逃遁而去……

　　瑤姬帶着女兒逃避天兵追捕，可是她畢竟離開時間有點晚，被天兵天將遠遠地輟上，瑤姬卻是難以再爆發出剛才的強勢。

　　一則是她法力虧空，難以為繼。最主要的是，她已經將寶石送到了兒子手中，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就在瑤姬要被追上的時候，忽然遇到了一座車輦，車輦中走出一個衣着華麗的女子，對着瑤姬和天兵天將說道，“九鳳奉女媧娘娘法旨，接楊嬋入媧皇宮……”

　　一句話鎮住了所有人，包括瑤姬、包括眾天兵天將，女媧娘娘要找楊嬋？可是楊嬋是誰？天兵天將不知道。瑤姬一愣之後，臉上卻是浮現出了狂喜之色，楊嬋正是不久前自己為女兒取的名字。

　　她最擔心的莫過於自己的一雙兒女，嘯天犬跟隨自己多年，而且它的實力也不再自己之下，二郎有它帶着，應該不會有什麼大礙，她最擔心的就是自己的女兒了。

　　丈夫和大郎的死，讓她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哥哥已經不再是當年疼愛自己、萬事由着自己的哥哥了，現在他是高高在上的玉帝，若是自己和女兒被帶回天庭，自己可能萬劫不復，但是女兒必死無疑。

　　現如今有女媧娘娘派人來接女兒入媧皇宮，想來女兒的性命應該無礙，而且入了媧皇宮，女兒將來必然是能有一個很好的前途。

　　然後車輦將楊嬋帶走，而天兵天將將瑤姬帶回天庭，對於楊嬋的下落，他們只需要報告玉帝，至於怎麼處置，就就是玉帝要考慮的事情了。

　　玉帝怎麼處理這件事情，又是如何與女媧娘娘交涉，卻是不為人所知了，反正楊嬋最終活了下來，而且得到了寶蓮燈的承認。

　　拋開瑤姬的境況不提，再說一說嘯天犬叼着襁褓之中的小主人，飛快地逃遁。它有着靈敏的嗅覺，可以預先察覺到敵人的行蹤，因此一開始的逃遁很是輕鬆。

　　可是後來，隨着天兵天將逐漸地增派人手，嘯天犬卻是有些疲於應對，後來他驚訝地發現，自己竟然莫名地進入到了天兵天將的天羅地網中。

　　它各方逃竄，可終究是逃不出包圍圈，若是沒喲小主人，它必是要誓死衝出去，可是現在有小主人在身邊，它自己寧死，也不願讓小主人受到什麼傷害。

　　其實他不知道的是，在它逃出楊府的時候，就有一個人影遠遠地綴在了它的身後，而且一直都沒被他發現，這就是敖丙了。

　　敖丙自然是注意到了瑤姬的那悍然一擊，那個寶石讓他感覺到了一絲熟悉的氣息，有些像是自己的紫陽神眸，可是卻又似是而非，並且要強大不少。

　　瑤姬和那天將都是太乙玄仙之境，可是瑤姬悲憤之下，一擊將玄霜天將外加數千天兵擊殺，此寶石的威力可見一斑。

　　敖丙卻是頓時明了，看來二郎神的三隻眼也不是天生的，這顆寶石應該就是楊戩的第三隻眼了，只是想不到這竟然是瑤姬傳給他的。

　　這顆寶石卻是當年玉帝賞賜給瑤姬的，而昊天卻是在鴻均道祖那裡得來的，只不過昊天自己無法使用，而自己的妹妹卻是可以發揮寶石的部分威力，也就賞賜給了她。

　　最終這顆寶石落入到了楊戩的手中，成就了楊戩的天眼神通，也成就了威名赫赫的二郎顯聖真君。道祖當年將這寶石給了昊天，也不知道是無心之舉，還是早就料到如今的事情。

　　敖丙對這寶石頗為上心，若是自己能得了這寶石，是不是說自己也能修鍊出第三隻眼？雖然品相差了一點，可是也很拉風啊？而且威力可是很不俗呢。

　　敖丙頓時決定，要將那寶石搞到手中，至於說二郎神的第三隻眼該怎麼辦？這不關敖丙的事兒，不是么？

　　也不知道敖丙若是知道了這件事情之中有道祖的影子，他是不是還會做出這個決定？

　　嘯天犬發現自己帶着小主人卻是逃不出天兵的追捕，於是它尋了個洞府，將洞中的妖怪趕走，布置了一個陣法，然後向著包圍圈外突圍出去。

　　敖丙沒有輕舉妄動，他知道肉戲來了，他在另外一座山頭上用紫陽神眸關注着楊戩所在的洞府，三天之後，一頭白色猿猴進入到了洞府之中，半個時辰之後，猿猴卻是滿臉喜色地出了洞府。

　　敖丙知道時機已經到了，西方的聖人估計已經將八1九玄功放到了楊戩的身邊，剛才的那頭猿猴應該就是混沌四猿猴之一的通背猿猴——袁洪了。

　　敖丙偷偷摸摸地進入到了楊戩所在洞府，卻是發現洞口的陣法簡直是慘不忍睹，要不然也不是讓現在依然是天仙境界的袁洪混了進來。

　　在這樣的陣法保護之下，楊戩都沒有被野獸叼了去，也真是福緣深厚，敖丙一眼就看到了楊戩襁褓之中的一卷書冊，他伸手一招，書冊到了他的手中，翻開一看，確實是八1九玄功。

　　敖丙看過一遍之後，便將書冊放回了楊戩的懷中，八1九玄功已經記在了他的腦袋裡，他卻是不會將八1九玄功拿走，其中的因果實在是太大了，敖丙甚至都不打算修鍊八九玄功。

　　這書冊一看就是原卷，袁洪這猿猴也算是有點心智，它應該是抄錄了一份，或者記在腦中，想來他也看出了其中不同尋常之處。

　　敖丙的目光卻是看向了楊戩脖頸之中的寶石，他伸手一招，將寶石攝入到了手中，然後敖丙驚訝地發現寶石落在自己手中卻是變成了一顆普通的石子。

　　剛才掛在楊戩的脖子下，還發著微微的豪光，敖丙心中卻是立刻明白，原來這寶石還是認主的，這樣一來，自己還要不要帶走寶石呢？

　　敖丙掃了一眼襁褓之中的楊戩，微微搖了搖頭，罷了，就給這洪荒一個原汁原味的楊戩吧？伸手一揮，寶石卻是又回到了楊戩的頸下。

　　敖丙又深深地看了眼睛一眼，下次相見，也許在自己面前的應該便傳說之中的二郎神了，話說還真是有點小期待呢。

　　PS：感謝玉蟾真人的票票，叩謝！！

# 第204章 眾聖簽榜

# 第204章眾聖籤押封神榜

　　話說，敖丙終於將八1九玄功搞到了手，不過他卻是將楊戩的天眼留給他下了，他也給洪荒留下一個原汁原味的二郎神。

　　當然，在敖丙離開之後沒多久，一個道人出現在了洞府之中，他看着躺在地上的嬰兒，眉頭微微一皺，喃喃一聲，

　　“老師說我在此處會有一場師徒緣分，沒想到竟然是個嬰兒……”

　　道人伸手一招，將楊戩攝來抱在了懷中，檢查了一下二郎神的根骨資質，卻是一愣，這根骨也實在太好了一些，收他為弟子也不算是辱沒了自己，微一沉吟，便抱着楊戩化為一股清風，消失在了山洞之中。

　　楊戩作為人神第一次結合的產物，其自然受到天地眷顧，其資質自然是極為不錯，便是玉鼎真人這等聖人弟子，都說不出什麼來。

　　這道人便是楊戩註定中的老師，闡教十二金仙中的玉鼎真人了，他收楊戩為徒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受自己師尊元始天尊的要求。

　　在玉鼎真人消失半天之後，又一道黑影進入到了洞府之中，卻是一條大黑狗，正是不久前引開天兵天將嘯天犬。

　　嘯天犬愕然地發現自己布置的陣法被破壞了，而小主人消失了，嘯天犬焦急地原地轉了兩圈之後，終於冷靜下來，它在原地四處嗅了嗅，然後焦急地向著山洞外追了出去。

　　嘯天犬怎麼找到的楊戩不得而知，反正在封神之戰楊戩出場的時候，嘯天犬就已經在他的身邊了。

　　敖丙得了八1九玄功之後，並沒有回自己的龍王府，他卻是先去了梅山，接下來的日子他打算在梅山先把袁洪收了。

　　前文對陣孔宣之時，敖丙被孔宣所阻，於是煉製無屬性戰甲克制孔宣，在選擇煉製地方的時候，敖丙卻是誤打誤撞地來到了梅山。

　　在梅山他收復了梅山六怪，敖丙卻是走了一步閑棋，因為他知道梅山將有一位大妖會出現，這位大妖就是袁洪，可以和楊戩對掐的混沌四猿猴之中的通背猿猴。

　　混沌四猿猴得天獨厚，靈明石猴孫悟空就不說了，通背猿猴袁洪也是能與楊戩對掐的一位，而六耳獼猴善聆聽，更是被道祖訓斥了一句‘法不傳六耳’，赤尻馬猴卻是知禍福，善規避，據說大禹治水時的無支祈便是它的化身，不過是為了讓大禹將他封印起來，以規避接下來的劫難。

　　就在剛剛，敖丙已經見過了袁洪，而且是尚未成長起來的袁洪，敖丙當然可以用強硬手段收服袁洪，不過敖丙知道混沌四猿猴具是桀驁之輩，若是強行收服，恐怕會適得其反。

　　因此敖丙便繞了個彎兒，想要換一種方式套住袁洪，自己現在是梅山的老大，若是袁洪來了梅山，那麼只好委屈他做老二了，封神的時候，讓袁洪這小弟當個探路先鋒，也是個不錯的選擇。

　　沒有想到，這一等就是百餘年……

　　其他地方也沒有什麼大事，敖丙便將梅山作為自己的主要停留地，時不時地去渭河逛逛，去天庭逛逛，去東海逛逛，剩下時間都在抓緊時間修鍊，穩固自己的修為。

　　敖丙五行之身的實力已經到了金仙巔峰，而且這些年來他加緊修鍊金木土三行的力量，雖然遠遠不及水火二力，但是已經頗具規模了。

　　敖丙甚至覺得自己越來越向孔宣的方向靠攏，他甚至在想自己是不是也能放出五色神光。

　　敖丙五行之身的肉身五行具備，形成一個小循環，五行循環發展，肉身已經邁入了金仙中期的實力，敖丙的綜合實力恐怕已經不比剛剛突破的金仙後期弱上多少。

　　而他的雷極之身也是獲得了大大的進步，通天教主這個老師不是蓋的，他指點了敖丙很多東西，敖丙知道了怎麼收斂自己雷極之身的力量，怎麼操縱強大的力量。

　　此時他的雷極之身已經收斂了自身的力量，他身上的金色已經完全褪去，化為一個普通人的樣子，與敖丙一模一樣。

　　敖丙可以讓自己的雷極之身一直保持着清醒的狀態，平時自己的力量收斂，而需要的時候卻是能夠隨時爆發出雷霆一擊。

　　敖丙打算用自己的渭河龍王、截教弟子的身份，領大商國師一職，畢竟截教弟子普遍都在商朝陣營這邊。然後用自己的雷極之身的身份去西岐發展，左右逢源才是王道。

　　敖丙在謀划，在等待，卻是暫且不提，單說一說這一日，眾聖忽然接到道祖法旨，前往紫霄宮商議要事。

　　於是眾聖齊聚紫霄宮門前，六聖在洪荒之中自是威勢蓋天，但是在紫霄宮面前卻是恭敬得不行，因為這位是他們的老師，是洪荒天道的執掌者，聖人再大，也是天道聖人，在天道之下。

　　時辰一到，紫霄宮中門大開，六聖一起走進紫霄宮，宮中很是空曠，只有一個蒲團，上面有一老道，手中托着一張裂紋的玉碟，眼睛微閉，似在靜思。

　　六聖卻是發現宮中已經有一人，正是如今的三界之主——昊天玉帝，眾聖按照輩分坐好，靜靜地等待道祖吩咐。

　　道祖睜開眼睛，掃了一眼眾聖，眾人只感覺道祖目光好似洞穿了自己心中的一切，心中凜凜，然後只聽得道祖幽幽開口，

　　“此番叫爾等前來，只為兩件事，第一是闡教於人皇之爭時身犯殺劫，天地量劫再至；第二是昊天適才說天庭無人差使，希望人教、闡教、截教、西方教四教弟子聽命於他，以便管理天地眾生，天庭預立封神榜，封分諸神，便於昊天驅使。”

　　眾聖聞言，均是暗惱昊天多事，其野心不小，居然要門下弟子聽命於他，不過礙於鴻鈞老祖在場，不便發作，隱忍不發。

　　但是當場看向昊天的目光卻是不善了起來，昊天也識得好歹，可此事事關自己突破機緣，實在讓步不得，他只好低下頭，避開了眾聖犀利的目光。

　　眾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卻是不發一言，誰願意將自己的弟子送到別人的手下供人驅使啊？老子作為大師兄見另外幾人也不開口，於是便開問道，

　　“老師，不知何人該上封神榜，何人不該上封神榜？”

　　“世間生靈，皆有劫難。便如那世俗之人，不能超脫生死者，便會由輪迴演化歷劫，了斷因果。若是修道有成之人，到了天仙，便能了卻生死，不入輪迴，然一身因果，不能了斷。

　　天地之間眾生因果必須完結才好，否則，積累下來，最終便形成量劫。量劫至時，天道受損，所以眾仙需爭那一線生機。

　　封神共分為三等，根行福緣深者，成其仙道；根行福緣稍次者，成其神道，根行福緣淺薄者，灰飛煙滅，身死道消。”

　　“老師，不知封神榜上欲封眾神之數可有定數？”老子再問。

　　“所封眾神乃是八部正神，掌管各司，執掌周天星斗之位，當為三百六十五之數。”

　　老子沉吟許久，再次問道，“各教上榜門人可有定數？”

　　“爾等師兄弟自行相商，聖人之下皆在量劫之中，爾等商議完畢后，在封神榜上添上各自弟子即可，完畢后可再次呼喚吾！”

　　言畢，鴻鈞道祖消失在紫霄宮內，只留下了空空的蒲團，蒲團之中浮現出了一道紫色捲軸，想來就是天書封神榜了。

　　眾聖看着封神榜，沉默不語，昊天苦笑一聲，對着眾聖躬身行了三禮然後退出了紫霄宮，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眼下自己突破准聖就指望這封神之事了，希望能夠順利吧？

　　最後，還是老子率先打破沉靜道，“吾門下只有玄都一人，不當上榜！”

　　其他聖人俱是點頭，太上老君雖然立下人教，可是卻只收玄都大法師一人，若是他上了封神榜，那人教豈不是只剩下了一個名號？太上老君的麵皮置於何處？

　　元始天尊接着淡然道，“吾門下俱是德才兼備之人，不當上榜！”言畢，又忽然道，“倒是通天師弟門下弟子眾多，且俱是披毛戴角之輩，根性淺薄，恐怕無緣仙道，合該上榜！”

　　通天教主心中閃過一絲怒氣，可是隨即就被他壓下，因為他想到了敖丙與自己的密談，他果然是知道些什麼，這次老師召集眾聖，他也料到了。

　　若是自己這弟子說的是真的，那麼豈不是說自己的截教和二師兄的闡教終有一戰，而且自己還敗了？看二師兄如今這咄咄逼人的態度，很有可能啊。

　　通天心中忽然有些失落，那是對於一種兄弟情義的悲哀。

　　他微微搖了搖頭，“師兄，師弟我門下的那些弟子就是如此的招你厭煩么？即便是教義不同，你我可是親兄弟啊……”

　　元始天尊一愣，這可不像是自己的三弟，這個時候他不是應該跳起來衝著自己大喊大叫嗎？他怎麼突然冒出了這麼一句話？

　　元始沉默了，三清本是兄弟，通天的情緒，元始隱約能夠感覺到，他張了張嘴，終究是沒有說出什麼來。

　　場面忽然尷尬起來，本來應該是熱火朝天，應該是唇槍舌劍的眾聖籤押封神榜現場，卻是因為通天的真情流露，變得微妙起來。

# 第205章 兄弟鬩牆

　　話說，六聖議定封神榜，湊齊那三百六十五位位上榜之人。眾聖卻是都不願讓自己的弟子上那封神榜，無他，封神還倒不如說封的是傀儡。

　　神道說得好聽，天庭正神，享受百姓香火，凝聚神體，一絲真靈在封神榜內，封神榜無礙，便可重塑神體，有些類似於西方教的八寶功德池。

　　這看似是一件好事，但是壞就壞在了這神體，這榜內一絲真靈之上。

　　神體是萬民香火所凝聚，也就是說如果祭拜你的人多了，獲得香火之力多了，那麼所凝聚的神體也就強大，可是這等修鍊方式不確定性實在太大，而且限制極多，對外依賴性太強。

　　再就是一絲真靈存於封神榜，這確實能夠讓他們死後重塑神體，算是一個大bug。可是要知道封神榜是有人控制的，也就是說封神榜中所有真靈的存滅都在別人的一念之間。

　　這個可以控制封神榜的就是昊天了，封神之後，天書封神榜卻是要保留在昊天的手中，以便於他控制所有神靈，所有神靈的存滅都在他的一念之間。

　　眾聖怎麼會允許自己的親傳弟子變成這種存在，那簡直是將將他們往火坑裡推，那是打臉啊。

　　因此眾位聖人這才互相推阻，並不想將自己的弟子送上封神榜，老子門下只有玄都大法師一人，因此他不可能上榜。

　　元始天尊偏袒自己的弟子，不想讓自己的弟子上榜，而通天坐下弟子眾多，想來送一些上榜不是問題，因此他說話刻意地針對截教。

　　可是聽過了敖丙一席話之後的通天，確實感到了莫大悲哀，自己兄弟的情誼竟然因為幾個名額而煙消雲散嗎？

　　通天的一番真情流露，卻是讓元始天尊心中一動，他深深地看着通天，後者毫不避諱地與他對視，兩個人狠狠地對視着，然後元始天尊率先低下了頭。

　　然後紫霄宮中陷入了死一般的沉靜……

　　最終還是女媧娘娘輕咳一聲，打破了沉靜，“吾不立教，無人上榜……”

　　西方二位聖人對視一眼，准提在女媧之後說道，“西方貧瘠，吾等二人門下只有幾人，且甚少來往東方，無甚因果，亦不當上榜！”

　　接引道人如枯寂老樹盤坐，一臉的疾苦之色，他微不可查的頷首點頭，表示同意准提道人的觀點。

　　老子輕嘆一聲，“諸位如此推脫，也不知如何才能湊齊這榜上的周天之數……”

　　元始天尊低眉順首，似乎愧疚於自己之前的表現，通天一眼不眨地看着元始，似乎要看透自己這位二哥、二師兄的內心。

　　女媧娘娘低頭仔細地研究着自己的纖纖玉手，似乎在考慮自己是不是應該已經到了修指甲的時刻。

　　西方二位聖人眼觀口，口觀鼻，鼻觀心，臉上滿是疾苦之色，似乎在思索自己的大慈悲修行之路。

　　老子見此，只無奈地說道，“封神大事，乃是老師欽定，切莫耽誤才好，諸位有何計較，還請直言。”

　　依舊是沉默，沒有人說話，老子有些無奈，只好接着說道，“元始師弟，通天師弟，封神之事不可延緩，而吾等門下或弟子甚少，或是無有立教，此番量劫，就在汝二人門下選出弟子上榜如何？”

　　元始不語……

　　通天，亦不語……

　　女媧娘娘繼續擺弄自己的玉手，西方二位聖人則是臉上不漏分毫表情，不參与任何意見。

　　老子再嘆一聲，接着說道，“至於闡截二教誰人上榜，吾等三清可商議而定，不急於一時，如此可好？”

　　通天教主點了點頭，其實他的本意是將自己的一些弟子添上榜單，因為他們有的是資質不好，上榜對他們來說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有的是品行不端，正好趁這機會將他們清出截教。

　　可是被元始天尊的那些話，他心中有些惱怒，他實在想不到自己敬愛的二哥竟然會如此坑害自己，幽幽搖了搖頭，深深地看了元始一眼，他伸手一招，封神榜到了他的面前。

　　通天的動作卻是讓所有聖人都是一驚，他想干什麼？便是元始天尊都被通天的動作搞蒙了。

　　通天一把扯開封神榜，然後伸出手指運筆如飛，一個個名字落在了封神榜上，最終封神榜上多了一百三十七個名字。

　　所有的聖人都愣住了，搞不懂通天在搞什麼，他這是什麼意思？三百六十五個名額，他一下就填上了一百三十七個，一下消去了三成多。

　　通天寫完之後，便將封神榜拋回了原處，垂手默然不語……

　　元始天尊目光灼灼地看着通天教主，心中翻起了巨浪，自己這三弟的性格他了解，他能夠做到這個地步，便是極其重視自己兄弟情誼的表現，他這一百三十七個弟子便是最大的讓步。

　　元始天尊知道，三弟在盡最大的努力，挽回自己與他的兄弟情義，他在等自己表態，若是自己執意與截教為敵，接下來這位三弟恐怕不會有任何的留手。

　　老子作為三清之首，對於自己的兩位師弟自然很是了解，因此他隱約猜到了兩位師弟之間的隱秘‘交涉’。老子目光示意元始天尊，老二啊，該讓步的就讓一讓吧，我也不想看到你我兄弟相殘。

　　元始天尊注意到了老子的目光，他的嘴角一絲苦笑，

　　‘大師兄啊，我也想讓啊，可這不僅僅是封神榜幾個名額的問題，這更是道統之爭，老三勁頭太盛，若是不壓一下，日後哪有你我二教的立足之地……’

　　元始天尊低着頭，假裝沒有注意到大師兄和三師弟的目光，他實在表不了態，自己的道統是自己的夢，自己的闡教必將發揚光大。

　　三清之間為妙的氣氛，便是女媧娘娘和西方二聖也都感覺到了，不過他們卻是不會傻傻地衝進他們之間的恩怨之中。

　　甚至於西方二聖巴不得三清鬧翻，好讓西方坐收漁利，西方教想要在東方傳教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

　　老子看着周圍的氣氛，最終只好對着上方拱了拱手，“老師，這封神榜之事，我等還需商議，不知道老師可否容許我等多謝時日……”

　　鴻均的聲音在紫霄宮中回蕩，“善，封神榜填好之後，爾等便可呼喚吾……”

　　老子掃了另外五聖一眼，尤其是在自己的兩位師弟身上停留了片刻，說道，“好，即使如此，我等就此別過吧？”

　　通天教主率先站起來，對着老子和元始微微欠身，然後轉身化為一道劍光離開了，他似乎已經知道了二師兄的選擇。

　　西方二聖和女媧娘娘也是微微頷首，離開了紫霄宮。

　　元始天尊隨着老子一起去了他三十三重天外的兜率宮，在宮中落座，元始天尊沉默不語，而老子卻是率先說道，

　　“師弟，這次三弟可是很大的讓步，他可是將我們之間的情誼放在了第一位啊！”

　　元始天尊說道，“大師兄，你也在埋怨我嗎？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門下就那幾個弟子，我是一個都放手不得啊……”

　　老子是人教教主，而元始天尊為了迎合親近大師兄，門下弟子具是人族，而老子也是與元始親近，而與收徒不設門檻的通天漸漸疏遠。

　　老子幽幽一嘆，“唉，老三也不容易啊……”後面的話卻是沒有說出來。

　　元始天尊眼中精光一閃，沉聲說道，“我門下弟子人數不多，而且修鍊有道，有功德護體，不該上榜；通天師弟門下良莠不齊，根性淺薄者甚多，遣送幾人上榜對他來說不過是小事一件……”

　　老子知道元始天尊的話不錯，可是相對於通天對兄弟情義的思量，元始天尊卻是有些太過於現實了，這位師弟對於道統太過於看中了。

　　元始天尊知道自己引起了大師兄的反感，也不再多言，便說道，“大師兄，你對剩下的那些名額有什麼看法？即便是我門下弟子都上榜，也湊不齊，還是需要三師弟幫忙……”

　　老子微微搖着頭說道，“關鍵不在這裏，而在你的態度，老三做出這樣的讓步，你就沒有一點觸動嗎？”

　　元始天尊現在確定，大師兄確實對自己的做法有些不認同了，他沉吟着說道，“這樣吧，大師兄，不是量劫將至嗎？我門下弟子和師弟門下弟子一起入劫，他們的命運就靠他們自己的機緣，我和師弟都不出手，如何？”

　　老子沉吟着，點了點頭，這也是個辦法，“這也是個辦法，不過這件事情還需要和三師弟交流一下，我們三個好好協商一下……”

　　元始天尊默默地點了點頭，這是他能夠做到的最大的讓步，不過自己卻是好好交代一下門下弟子。

　　通天教主去了哪裡呢？他並沒有回東海金鰲島碧游宮，到了洪荒世界之後，通天教主手指掐算，卻是在算計敖丙的方位，他有些事情要和敖丙商量。

　　敖丙和通天教主的牽連越來越大，因此雖然量接將至，天機混沌，但是通天教主還是能夠算到了敖丙的行蹤。

　　敖丙正在梅山靜坐修鍊，忽然他的身前劍光一閃，一個青色人影出現在他的面前，眼似寒星，目光灼灼地看着敖丙。

# 第206章 通背猿猴

　　話說，敖丙在梅山靜修，他對於眾聖議定封神榜的事情毫不知情，別說是他了，便是准聖都沒有資格知道，這是洪荒高層建築之間的決定商議。

　　通天教主來到敖丙身邊，目光複雜地看着眼前的弟子，這個弟子給了自己太多太多的意外。就在剛剛，他的話都驗證了，那麼豈不是說他後面的話也會成為現實？

　　敖丙感覺到自己身前忽然出現了一抹凌厲，他猛地睜開了眼睛，卻是發現了通天教主，他一愣之後卻是立刻站起身來，對着教主躬身施禮，

　　“敖丙拜見老師，不知老師聖駕緣何至此，鄙陋之處，還請老師原諒……”

　　“就在剛才，老師招我等聖人前去議事……”通天教主沒有多說，他覺得自己這弟子應該是有話要對自己說才對。

　　“這麼說來，老師已經知道封神之事了？不對，不對，應該還有百餘年時間才對……”敖丙皺着眉頭說道，他隱隱知道了通天教主找自己的原因。

　　通天眼中精光一閃，“你果然知道一些事，快點說，這場量劫究竟會怎樣？”

　　通天教主算過這場量劫的結果，可是天發殺機，即便他是聖人，也無法計算未來會發生什麼，因此他把希望都放在了敖丙的身上。

　　敖丙說道，“老師，既然你知道了封神之事，那麼也就應該知道，闡截二教弟子為應劫的主力，闡截二教必有一戰……”

　　通天教主沉默不語，可是即便此刻他依然不相信二師兄會為此與自己開戰，他眯着眼睛問道，“闡截二教的戰鬥，結果如何？”

　　敖丙看着通天教主，幾乎是一字一頓地說道，“截教分崩離析，萬仙死傷殆盡……”

　　通天教主眼中射出兩道劍光，寒聲說道，“不可能！！”微微一頓之後，“我的誅仙劍陣非四聖不可破，我怎會眼看截教破滅……”

　　敖丙幽幽地說道，“大師伯出手了，西方二位也被二師伯請動……”敖丙沒有多說什麼，他知道通天懂自己的意思。

　　通天自然是懂，自己的誅仙劍陣非四聖不可破，可若是真的湊齊了四聖，自己必敗無疑，一絲勝算都沒有。

　　通天沒有繼續問下去，他已經知道了未來，他有些失魂落魄，倒不是因為截教和自己的命運，而是因為自己和二師兄竟然真的開戰了，而且二師兄為了勝自己，可是什麼手段都用上了。

　　敖丙說的話，通天教主並未全信，可是敖丙的話也不是沒有可能，尤其是剛剛在紫霄宮元始天尊的態度，讓通天心中驚動，也許二師兄早就做好了決斷吧？

　　通天教主的身形有些落寞，身形卻是漸漸地消失在了敖丙的洞府中，敖丙沒有阻攔，他知道這個消息對於自己的老師來說，卻是有些意外和難以想象，給他一些緩衝的時間也好。

　　敖丙遠遠低估了通天的接受能力，第二天的時候，他就再次找上了敖丙，他慎重地訓問敖丙對於截教這場生死之戰的看法。

　　敖丙看着戰意盎然的通天教主，心中卻是有些意外，自己這老師不愧是聖人，才情甚高，竟然這麼快就恢復了心境。

　　敖丙結合自己所知道的信息，給出了建議，認為截教勢大，只要認真對待此戰，就不會有什麼問題，最關鍵的就是要防備對方四聖聯手。

　　無非也就是分化和連橫，分化四聖內部，看能不能拉攏老子，或者讓他保持中立，再就是聯合女媧娘娘，能夠對抗聖人的，只有聖人。

　　通天教主聽了敖丙的建議之後，甚是欣慰地拍了拍這個弟子的肩膀，他知道自己真是撿到寶了，若是自己沒有收他為弟子，也許自己真的會如他說那般凄慘收場吧？

　　可自己知道了與二師兄之戰，並且對二師兄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也許二師兄會回心轉意，二教之間的戰鬥並不會發生？

　　通天教主默默地地搖了搖頭，自從三兄弟成聖之後，他感覺自己這位二哥的心機越發的深沉，自己遠遠看不透他的內心，這種感覺在三教分家之後，越發的強烈。

　　通天越發的懷念起當年三兄弟在昆崙山修行的日子，兄弟情深，心無齷齪，可是他也知道，那樣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

　　看着通天教主再度消失的身影，敖丙心中不由得默默祝福，希望自己這老師能夠破局吧？畢竟那是四位聖人……

　　在通天消失三天之後，一頭雪白的猿猴出現在了梅山的地界，這頭猿猴尚未化形，可本領卻是相當不錯，竟然已經到了太乙玄仙中期。

　　這猿猴的戰鬥意識極強，手中僅僅只是一根普通的濱鐵棍，可是卻舞得密不透風，獨戰梅山六怪，不落下風，甚至死死地壓住了梅山六怪。

　　梅山六怪的老大楊顯已經到了太乙中期修為，而豬精朱子真和山狗精戴禮也是穩固在了太乙初期境界，另外三怪也是被敖丙情形提升到了太乙初期境界。

　　但即便如此，六怪也不是這猿猴的對手，在他們交手的時候，敖丙就躲在雲端默默地關注了，一眼他就看出，這猿猴就是當年同樣得了八1九玄功的袁洪。

　　沒想到當年僅僅只是天仙境的袁洪，這才多少年不見，現在竟然已經到了太乙玄仙中期的修為，果然不愧是混沌四猿猴之一，資質甚高。

　　後來六怪漸漸地扛不住了，楊顯高聲喊道，“孩兒們，點子太硬，快去喊大王……”

　　袁洪聽到楊顯的聲音，身子向後一退，跳出了戰圈，等待着楊顯口中的大王出現，雖然他穩佔上風，可是卻也看得出來六怪出招有規有矩，顯然是受過高人的傳授，而這高人很有可能便是他們口中的大王。

　　敖丙沒等小妖去叫，他卻是在袁洪和梅山六怪之間慢慢地顯出了身形，六怪倒是不感覺什麼，倒是袁洪卻是感覺心中一驚，因為敖丙的出現，他沒有感覺到絲毫的前兆。

　　也就說，眼前這位六妖口中的大王，若是想要殺害自己的話，自己不死也要重傷，而且他根本看不透敖丙的修為，不過本能地感覺到了敖丙對自己的威脅。

　　袁洪雖然傲，但是他不傻，他手中濱鐵棍一橫，對着敖丙微微一頓首，

　　“這位大王，在下並非是有意挑釁，不過路過此處，看到六位道友身手不錯，見獵心喜，卻是想要切磋一番，若有冒犯之處，還希望大王，還有諸位道友諒解……”

　　敖丙點了點頭，他嘴角微微一勾，“都是兄弟，我可以理解的，不過我現在也是有些手癢，不知道這位道友是否能夠賜教一番……”

　　袁洪一呆，他甚至懷疑這位大王是不是有意要刁難自己，甚至要斬殺自己以立威，不過看敖丙的樣子，眼中的戰意卻不似作偽，只好略微遲疑地點了點頭，“還請大王手下留情～”

　　敖丙確實需要與袁洪打一架，一方面是因為他是內心想要和袁洪交手，這位戰鬥才情甚高，自己壓制修為，僅僅比拼道法精妙，戰鬥一番必然十分有趣。

　　但最主要的一方面是，敖丙需要和袁洪的一戰，需要這樣的一場勝利。一方面是因為袁洪剛剛落了梅山六聖的面子，自己作為他們的大王，需要為他們找回來。

　　另一方面是自己想要收服袁洪，需要強橫的實力，需要能夠獲得袁洪承認的實力，因此戰袁洪而勝之，是必須的。

　　敖丙雙手一撮，一桿長槍出現在了他的手中，身上爆出出了與袁洪相同的法力修為，敖丙手中槍尖遙指袁洪，微微一笑，

　　“請～”

　　袁洪也不客氣，他手中濱鐵棍一緊，高高舉過頭頂，身子向上躍起，一招獨劈華山狠狠地向著敖丙的腦袋砸了過來。

　　敖丙腦袋一偏，手中長槍迎上了袁洪的濱鐵棍，可是袁洪手中濱鐵棍劃了個詭異的弧度，避開了敖丙的長槍，繼續向著敖丙的腦袋敲了過去。

　　敖丙眼中閃過一抹異色，這袁洪的戰鬥意志確實強悍，而氣勢也確實凶戾，不愧是通背猿猴。敖丙眼中戰意暴漲，自己經歷戰鬥無數，還比不過一隻野猴子不成？

　　兩個人身形輾轉騰挪，斗在了一處，很快就戰做了一團，袁洪越打越開心，越打情緒越高漲，他一聲長嘯，手中的濱鐵棍舞動得越發的兇狠。

　　而越打敖丙卻是與心驚，因為他驚駭地發現，自己與袁洪交手數萬招，他竟然無一招重複，他的招數似乎都是信手拈來，無跡可尋。

　　敖丙心中感嘆，混沌四猿猴偌大的名頭，果然不是沒有道理的。

　　袁洪目光灼灼地看着對面的人影，心中也是暗驚，但更多的是欣喜，他想要找一個合適的陪練對手實在是太難了，忽然他眼中一陣精光，這招數已經用過兩次，這是第三次，這招有一個破綻……

　　敖丙掃向袁洪腰間的長槍被他躲開之後，袁洪手中濱鐵棍忽然脫手而出，向著敖丙的腹部射了過去，敖丙心中一驚，萬萬沒有想到袁洪竟然會做出這樣的反應，他長槍招式用老想要回救已經是來不及了。

　　敖丙心驚之下。卻是本能地運起了自己強悍的肉身，迎上了射過來的濱鐵棍，而他手中的長槍卻是直刺袁洪的咽喉而來。

　　袁洪覺得自己勝定了，可是沒有想到敖丙經還會反擊，因此咽喉的一撮猴毛被敖丙挑去，而濱鐵棍戳在敖丙的腹部，鏜啷啷一聲落在了地上，敖丙卻是無恙。

　　此刻，勝負立分，高下立判……

# 第207章 小弟袁洪

　　話說，敖丙與袁洪一戰，戰而勝之。敖丙的長槍挑去了袁洪咽喉的一撮猴毛，若是再進半寸，袁洪性命堪憂。

　　而袁洪的濱鐵棍雖然擊中了敖丙的腹部，但是腹部畢竟不是要害部位，而且對敖丙根本沒有造成什麼重大的傷害。

　　最關鍵的是，敖丙手中長槍后發先至刺中袁洪，而袁洪的濱鐵棍卻是之後刺中了敖丙，而且基本沒有造成什麼傷害。

　　不過雖然敖丙獲勝了，但是敖丙的臉上卻是沒有絲毫欣喜的表情，因為他勝之不武。在最後關頭他用出了超越太乙中期的實力，這也是他能夠硬抗袁洪一棍，而且還能反擊的主要原因。

　　敖丙自認贏得不甚光彩，不過袁洪卻是沒有這方面的覺悟，他覺得自己輸了就是輸了，而且剛剛若不是這位大王手下留情，自己恐怕已是身死。

　　不過袁洪卻是沒有絲毫的頹唐，他覺得自己終有一天能夠追上敖丙，戰而勝之，因此他看敖丙的目光之中有戰意，有火熱，沒有怨恨，更沒有頹唐。

　　袁洪的態度讓敖丙很是意外，這樣的話，自己想要將他留在梅山便更加容易了，他微微一笑，“這位道友在哪座仙山修行，可有名號？”

　　袁洪本事戰意高昂的時候，沒想到敖丙竟然回來了這麼一句，他啊呀一聲，楞了一下說道，“這位大王，在下名曰袁洪，乃是一頭白猿得道，現在尚沒有留腳之地……”

　　敖丙無奈地看着袁洪那一身白毛的猴子模樣，默默地翻了個白眼，誰不知道你是白猿，不過堂堂混沌四猿猴冒充白猿，卻明顯是信不過自己的樣子啊？

　　“原來是袁洪道友，在下清風道人，這六位乃是我手下梅山六聖，袁洪道友觀我梅山如何？若是沒有地方可去，不若就留在梅山如何？”

　　袁洪眨巴眨巴圓溜溜的眼睛，搞不清楚敖丙在打什麼主意，不過他確實喜歡梅山，他自從得到八1九玄功之後四處流浪，生怕被人找上門來。

　　過了這麼多年，風頭應該過了。而且他自覺實力已經不錯，於是生下了要找個地方安頓下來的心思，也不知道什麼緣故，他一見到梅山就相中這座山峰。

　　那什麼梅山六聖倒是好說，根本對自己及構不成威脅，不過這個清風道人卻是一個硬茬子，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對手，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來歷？

　　袁洪微微一欠身，他恭敬地說道，“大王如此厚愛，袁洪感激不盡，能夠留在梅山實在是袁洪的榮幸……”

　　敖丙哈哈一笑，這袁洪恐怕現在還摸不準自己要干什麼吧？不過他能夠留下來就好，慢慢感化吧？敖丙微微一笑，“既然袁老弟要留在梅山，今後我們就是一家人了，不若你我就結拜兄弟如何？”

　　袁洪一呆，雖然看不透敖丙的修為，但是他的實力必然很高，甚至極有可能是超越金仙期的實力，他為什麼要與自己結拜呢？他有什麼謀算？

　　敖丙看到了袁洪的遲疑，“袁老弟到我的洞府中來，我們慢慢商議，”然後敖丙目光掃過六怪，接着說道，“你們六個也來吧？”

　　六怪一愣之後，臉上卻是露出了一抹喜色，他們對於敖丙是又敬又俱，敖丙對他們傳道解惑，扮演着老師的角色，不過他們一直沒有獲得敖丙的承認而已。

　　現在敖丙要和這個新來的袁洪結拜，叫自己卻是想干什麼？它們想想都感覺到心中忐忑……

　　敖丙頭前向著自己的洞府而去，而袁洪猶豫了一番之後，跟在了敖丙的身後，敖丙的實力很高，若是想要害自己，根本沒有必要費這麼多心思。

　　而六怪自覺要弱了袁洪一頭，因此在袁洪動身之後，他們才跟在後面向著敖丙的洞府而去。

　　敖丙的洞府之中極其簡單，也就只有一張石桌，一張石床個，三五個石凳，敖丙已經盤坐在了石床上，，目光灼灼地看着袁洪和梅山六怪。

　　敖丙等他們站好，開口說道，“好叫你們知道我的真實身份，其實我乃是渭河龍王敖丙，不知道你們可曾聽說過這個名號？”

　　七個人，包括袁洪在內都是驚呆了，因為這個名號實在是太響亮了，這個名號不僅僅是在妖族響亮，在洪荒也是響噹噹的牌子。

　　想到眼前這位可是連大羅之境都能幹掉的角色，他們眼中不由得火熱起來，這可是一條粗壯的大腿，若是能夠抱緊，對自己而言絕對是一次大機遇。

　　梅山六怪立刻就跪倒在了地上，對着敖丙叩首不已，“不知大王身份，如有鄙陋之處，還請大王恕罪～”

　　而袁洪卻是呆住了，雖然他修行時間不長，但是對於這位威名赫赫的渭河龍王他還是有所耳聞的。

　　關於敖丙的傳說不少，其凶威令眾妖懾服，袁洪從未想過自己能夠與這等人物會面。而現在他就在自己的面前，而且還要與自己結拜，袁洪怎麼都覺着這一切都不真實。

　　敖丙察覺到了袁洪的疑惑，他臉上慎重地說道，“天地之間將有一場浩劫，浩劫同樣也是機緣，我打算以身入劫，因此我需要一些輔助……”

　　袁洪一愣，沒想到敖丙竟然會給出這樣的結果，這樣的坦白，可是，天地浩劫？自己也要入劫嗎？袁洪心中有些惴惴……

　　敖丙又對梅山六怪說道，“我經營此處，不過是為了布局，不過這些年來你們在我坐下聽道，若是你們願意留下，我也就全了這師徒情分，給汝六人一個記名弟子的名分，以後就算是我渭河的人了，若是想要離去，我也不阻攔，不過以後你們與我便沒有任何的關係了……”

　　六怪對視一眼，楊顯抬起頭來，眼中滿是火熱地說道，“我等六人願意永遠追隨大王左右，我等能夠拜大王為師，是我等最大的願望……”

　　六怪對於敖丙了解不少，知道這位大王實力不淺，而且對手下人毫不吝惜，如今知道了敖丙的真實身份，對敖丙更是尊敬，緊跟敖丙的心思更勝。

　　至於說什麼量劫的，他們基本沒有放在心上，況且這位可不僅僅是渭河龍王，還是截教聖人弟子，自己等成為他的記名弟子，豈不是也成了截教門下，什麼浩劫還能威脅到聖人道統不成？

　　若是他們知道了闡截之爭的結果，是不是還能如此樂觀地拜敖丙為師？

　　敖丙滿意地點了點頭，看來自己的名頭還是很不錯的嘛，不過最重要的是能夠留下袁洪，這才是自己的目標。

　　袁洪心中複雜，不知道什麼滋味，饒是他心思靈活，這般勁爆的消息還是讓他一時之間無法接受。

　　敖丙眉頭一皺，“怎麼袁老弟，你覺得和我結拜為兄弟是委屈你了？”

　　袁洪連忙擺着毛茸茸的雙手，撓着腦袋說道，“龍王大人哪裡的話，您是成了名的洪荒巨擘，能能夠認識您就是我的榮幸了，明明是我高攀了……”

　　“那你還在猶豫什麼？”

　　袁洪咬了咬牙，“好吧，既然龍王大人如此看得起在下，在下就卻之不恭了，”然後袁洪跪倒在地，“小弟袁洪拜見大哥……”

　　敖丙嘴角露出了一絲微笑，伸手揮袖一扶，一股柔和的力量將袁洪還有梅山六怪扶了起來，“好，以後我們就是一家人了，你們六個去見過師叔……”

　　楊顯六怪這才走到袁洪的身邊，齊齊一禮，“師侄楊顯（戴禮）（朱子真）（……）拜見師叔……”

　　袁洪什麼時候見過這架勢，而且楊顯的修為還和自己相同，也不知道自己這便宜大哥，為何如此看重自己，非要與自己結拜，難道……

　　袁洪將梅山六怪扶起來，他對着敖丙躬身一禮，“大哥，其實小弟剛剛沒有說真話，小弟其實乃是通背猿猴，希望大哥見諒……”

　　“無妨，無妨，要不然你以為我為何會如此地看重你？”敖丙哈哈一笑，一副果然如我所料的表情。

　　袁洪卻是對這位大哥心中多了一些敬畏，實力高深，眼光毒辣，名頭響亮，有這樣一位大哥罩着自己，以後的路應該會很好走吧？

　　敖丙看着眼前的七個人，心中卻是在盤算着自己應該怎麼用他們，將他們放在什麼位置上，“好，今日大喜，我就講道三日，以示加賀，你們快去準備一下……”

　　六怪臉上一喜，而袁洪臉上有些迷茫，不知道這大哥是要搞什麼？

　　可是還不等六怪回應呢，忽然在敖丙的跟前浮現出了一道劍光，然後一個青衣人影閃現，一把抓住了敖丙的後頸，將他提了起來，一個聲音傳了出來，

　　“大師兄找我議定封神之事，你小子和我一起去……”

　　然後劍光再一閃，敖丙和青衣人都消失不見了，留下了大眼瞪小眼的袁洪和梅山六怪，袁洪感覺自己嗓子眼有些發緊，剛才那個人影出現的時候，他彷彿感覺一片天地都向自己壓迫過來，連念頭都轉動不得。

　　這人是誰？竟然有如此修為？

　　袁洪的聲音有些發澀，“這，這位前輩抓走大了哥，大哥不會有什麼事兒吧？咱們要不要去救他？”

# 第208章 直面聖人

　　話說，敖丙剛說要為袁洪和梅山六怪講道，可是忽然一個青色人影出現，將敖丙帶走了，敖丙竟然連反抗的餘地都沒有。

　　繞是以袁洪剛硬的性格，面對青衣人也是有些遲疑，在考慮要不要去救自己剛認的這位便宜大哥。

　　要說還得是六怪的老大楊顯，實力高，眼光也毒，他慎重而又遲疑地說道，“我覺得咱們沒有必要救老師，因為那青衣人的身份我隱約猜到了——”

　　“首先這青衣人的實力很高，高出我們的想象；其次這青衣人認識老師，而且對老師沒有惡意；還有這青衣人修鍊的是劍氣。再結合老師的身份，你們能想到什麼？”

　　梅山六怪其餘五人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氣，這些理由羅列在這裏，推斷出這個青衣人的身份只有一個，一個他們想都不敢想的人物。

　　朱子真的嘴都有些不利索了，“楊……楊老大……，你……你是不是猜做了，我……我老朱可是從沒有想……想過能夠遇到這……這位爺爺，能……能夠得見他老人家一面，真是老朱我……我前世修來的福分啊……”

　　楊老大則是要鎮靜得多，至少表面上這樣的……

　　而袁洪聽了楊老大的解釋，也猜到了青衣人的身份，心中翻江倒海一般。他對洪荒了解不多，但是對於這位的大名他可是聽過的，也就只有他老人家才能夠有這樣的實力吧？

　　袁洪想到剛才那人的威勢，心中不由得一抹火熱，自己什麼時候才能有如此實力……

　　敖丙正在為自己收服了袁洪而高興了，突然感覺自己脖子後面一緊，然後全身法力被禁錮，一點力氣都使不出來，心中大驚，就欲掙扎，卻是忽然聽到了那人說話，頓時安靜下來。

　　敖丙心中一絲苦笑，這就是自己的老師啊！能夠跑到弟子的洞府中，將弟子禁錮之後帶出來的，洪荒之中也就只有自己老師這獨一份兒了。

　　等到了雲端，敖丙感覺自己後頸的大手鬆開了，渾身的法力也開始運轉，敖丙晃動着自己的脖子，苦笑着說道，“老師您下次能不能溫柔點，弟子快被您嚇死了……”

　　“沒事兒，沒事兒，以後慢慢就習慣了……”說出這句話的人，一身青衣，站在敖丙的身前，頭也不回瀟洒地說道，正是敖丙的老師——通天教主。

　　敖丙忽然覺得自己是跳進了一個坑，可是攤上這麼一位老師，他還能說什麼？敖丙晃了晃腦袋，終於覺得脖子舒服了一點，

　　“老師，大師伯請您去議定封神之事，您帶着弟子去是不是不太合規矩？”

　　“什麼規矩？規矩都是我們定的，改了就是，帶你去是因為你知道具體的事情，有你在，談起來更加的方便一些……”通天教主眼睛一瞪忽然說道。

　　通天教主帶着敖丙一路向上，漸漸地敖丙看到了高空的罡風層和雷霆層，不過通天教主身邊浮現出了一個氣罩，將敖丙籠罩在內，罡風雷霆都被擋在了外面。

　　敖丙心中一動，據說太上老君率先在三十三從天外開闢了太清天八景宮，現在應該就是去太清天了吧？不過洪荒之外應該不是自己能夠呆的地方。

　　敖丙還是有自知之明的，不過這次有通天教主帶着，這些小事倒是不用敖丙考慮，通天教主自然會考慮到。

　　越往上，罡風和雷霆越發的強橫，九天神風紫霄神雷雨點一般地落在了通天教主身外的氣罩上，氣罩泛起了一點點的漣漪，不過通天教主卻是不為所動，沒有絲毫在意。

　　忽然當罡風和雷霆超過了一個界限之後，敖丙忽然發現周圍猛地一靜，極動到極靜變化，讓敖丙感覺有些不適應。

　　敖丙放目望去，周圍一片混沌，看不真切，不過一道道迷迷茫茫的混沌氣流撞在氣罩之上，氣罩卻是產生了比之前更加劇烈的波動，但是這依然並未讓通天教主的神情變化絲毫。

　　敖丙低頭看過去，卻是發現了一個巨大的光團，光團之中看不真切，但是敖丙也猜得到，自己就是剛剛就是從這光團之中出來的，也就是洪荒大陸了。

　　敖丙看這洪荒大陸，再看看一望無際的混沌，心中不由起了一個莫名的心思，混沌如此之大，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世界存在？是不是還有其他的生靈存在？

　　敖丙忽然想到了海神，想來混沌之中確實存在其他的世界，其他的生靈。

　　在敖丙想着混沌之中是否有其他生靈存在時，耳邊忽然傳來一聲溫和的聲音，“好了，到了～”

　　敖丙猛地回過神來，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已經出現在了一座巨大的宮殿之前，宮殿的門前已經有一個道人在等候了，看到通天過來，連忙行了一禮，

　　“玄都拜見通天師叔，其他幾位師叔都來了，就等着您了～”

　　通天點了點頭，沒有太在意這個師侄，不過敖丙卻是多看了他兩眼，這就是大名鼎鼎的玄都大法師了，也是自己龍王府蕭天行的老師了。

　　玄都大法師顯然是注意到了敖丙，不過他目不斜視，沒有絲毫意外，彷彿通天帶着敖丙前來是理所當然。

　　敖丙心中不由得感嘆，這玄都好像深得老子真傳啊，太上忘情，深得其中三味，而且看他的實力也到了大羅之境，也不知道具體是什麼境界？但絕對要在自己的雷極之身之上也就是了。

　　敖丙緊緊地跟在通天的身後，漫步走進了宮殿之中，進入宮殿就是一座大堂，堂中只有六個蒲團，其中五個蒲團之上已經坐上了人。

　　其中一個鬚髮皆白，一身白色八卦道袍，手持一柄扁拐的老者正對着殿門，敖丙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這老者。

　　坐在老者左側的是一個只能看到側身的中年道人，一臉正氣滿臉威嚴，懷中抱着一柄三寶玉如意，老者的右側，中年道人的對面，卻是一個空蒲團，想來是為通天教主留的。

　　還有三個蒲團背對着殿門，面對着老者，三個人背對着敖丙，看不清面容，右手邊是一女子，中間和左手邊是兩個身穿法衣的道人。

　　那個老者便是老子，中年道人是元始，女子是女媧，最後兩個卻是西方接引准提。

　　通天教主施施然來到空蒲團處坐下，敖丙聽到一個細弱蚊鳴的聲音，“跟着我，站在我身後……”

　　敖丙也想見識一下另外三位聖人，因此跟在通天教主的身後，站在了通天身後，可是敖丙站定之後，立刻就後悔了。

　　因為他感覺了對面一雙犀利的目光狠狠地刺在了自己的身上，敖丙感覺自己的靈魂彷彿都被刺穿了一個洞，額頭上的冷汗立刻就沁了出來，並且聚集成股流下。

　　通天冷哼一聲，“師兄，對一個小輩出手，也太過分了吧？你也不怕丟了自己的身份……”

　　“師弟，若是我真的出手，你身後那小子便不會站在這裏了？你帶他來這裡是什意思？”元始卻是收回了目光，皺着眉頭說道。

　　其實元始對敖丙出手，主要是因為敖丙有些太隨意了，對於聖人一點起碼的尊敬都沒有，對聖人竟然隨意打量。

　　偏偏敖丙就站在元始對面，而且元始盤坐，敖丙站立，元始很不喜歡別人俯視的感覺，尤其是俯視他的還是一個螻蟻一般的存在。

　　於是他出手了，小小地教訓了敖丙一番，沒想到敖丙實力不錯，竟然可以比擬自己門下十二弟子，因此敖丙並沒有收到什麼大的創傷。

　　通天教主沒有理會元始天尊的詰問，他對着上方的老子說道，“大師兄，這是我新收的弟子，讓諸位道友來看看，順便帶他來見見世面……”

　　老子眼皮一抬，兩道明亮的目光落在了敖丙的身上，上下打量一番，摸着鬍鬚點了點頭說道，“良才美玉，師弟收了個好徒弟……”

　　通天笑眯眯地說道，“即是如此，大師兄是不是應該表示一下，畢竟這見面禮是不能少的，也不能太寒磣了……”

　　老子無奈地搖了搖頭，自己這三弟實在太憊懶了一些，之前見他的表現還以為他轉了性子，沒想到一點都沒變。

　　老子從自己的袖子中取出了一個小光團，其中有一黑一白兩道氣團糾纏遊動，無奈的聲音響起，“好了，這是我偶然所得兩道先天陰陽之氣，本想煉製一件法寶送與門下弟子防身，即是如此就送給師侄吧！！”

　　通天教主也是識貨之人，眉開眼笑地說道，“大師兄果然大方，”然後對着身後的敖丙說道，“還不快謝謝你大師伯……”

　　敖丙接住了老子拋過來的光團，躬身一禮，“敖丙謝大師伯的賞賜……”

　　這個時候敖丙也知道眼前的六個是什麼存在，雖然自己有老師撐腰，但是其餘五個自己卻是一個都得罪不得。老師不可能一直護着自己，他們想要玩死自己太容易了。

　　敖丙默默地將光團收到了懷中，他隱約猜到了這陰陽二氣的來歷跟腳。

　　PS：明天好像要上架了，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上架感言

　　話說，從上本書到現在，我寫書也有兩年了。

　　第一次上架，心中還是有些激動的，其實我感覺這本書是不夠上架資格的，算是熬資歷上架，編輯問我是否上架，我斟酌一番之後答應了，因為自己也想看看究竟有多少人看我的書，而且上了架至少和別人說出去不會顯得太衰。

　　本沒想寫什麼感言，不過人家都有，咱也不能少了。

　　首先就是致謝，謝謝一路陪伴的讀者，殘月戰狼，玉蟾真人，焬鮞，爽朗的朴玄碩……，應該還有其他的朋友，不過你們沒有留下痕迹，也無從知道你們的名字，籠統一句話——

　　感謝各位書友的一路陪伴，您的每一個點擊都是對孤獨最大的支持。

　　然後就是感謝我的編輯微雨，雖然她應該不會看到，但是面子工程還是要做的，新書起航以來，推薦不斷，感謝編輯大人的栽培。

　　再就是關於這本書的後續部分，這本書應該寫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間，大概還要看以後的情況而定。應該會越來與精彩，至少會越來越偏離其他的洪荒系列小說，寫出一個不一樣的洪荒世界。

　　孤獨會更加努力，畢竟以後就是有償閱讀了。孤獨會儘力讓自己的每一章都對得起各位書友的支持、訂閱。

　　孤獨有一個成神夢，並且一定會堅持下去，希望我的一路有你……

# 第209章 質疑聖人

　　話說，敖丙跟着通天教主去了八景宮，老子將兩道先天陰陽之氣作為見面禮賞給了敖丙，敖丙卻是隱約猜到了這陰陽之氣的跟腳。

　　西遊之中，獅駝嶺三大王雲程萬里鵬手中有一個陰陽二氣瓶，曾將孫悟空裝入其中，猴子用了觀音給他的三根救命毫毛變作金剛鑽、竹片、棉繩，這才從陰陽二氣瓶中逃了出來。

　　那雲程萬里鵬應該便是金翅大鵬鳥，孔宣是大明王，金鵬作為他的弟弟，這才有如來的新娘舅一說。再說那陰陽二氣瓶，金鵬是佛教的布局，也就是說這陰陽二氣瓶應該是佛教的法寶才對。

　　可是，事情並不是真這麼簡單。

　　陰陽二氣瓶，乃陰陽二氣之寶，內有七寶八卦，二十四氣，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數，方抬得動。此寶能裝人，人在其中，若不言不語，瓶內極是陰涼，一旦說話，就有火燒來，一時三刻，化為膿血。

　　看陰陽二氣瓶的神通，應該是道家之物，佛教可沒有什麼八卦二十四氣三十六天罡，不過西遊之中並未介紹這陰陽二氣瓶的來歷，敖丙也不知曉。

　　不過剛剛老子拿出陰陽二氣，敖丙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這陰陽二氣和陰陽二氣瓶有關係，不過也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到了金鵬的手中。

　　現在的金鵬可是老老實實在自己的渭河龍王府中，即便是以後孔宣投了西方教，敖丙感覺金鵬也不會跟着他去，因為他們的關係本就惡劣，而且現在的金鵬已經完全融入了渭河，他現在唯一放不下的也就是妹喜了。

　　說起妹喜，敖丙倒是心中一動，妹喜實力大損，又加上被履癸傷透了心，行屍走肉般不知道怎麼就到了軒轅墳中。

　　那是一個狐狸窩，其中為首的乃是九尾狐和玉石琵琶精，妹喜則是化名喜媚，與二妖結拜，至此軒轅墳三妖終於聚首。

　　敖丙也是不由得感嘆，妹喜剛剛禍亂了一個王朝，沒想到又捲入到了另外一個王朝爭亂之中，不過這次可是浩劫，她也終究是沒有逃過這一劫。看在金鵬的份兒上，倒是要考慮救她一救。

　　言歸正傳，老子給了見面禮，另外幾位聖人自然也要表示一下，不過他們的禮物卻是遠遠比不上老子的先天陰陽二氣。

　　元始給的是一面小幡兒，是一件防禦法寶，後天靈寶。女媧給了一點息土，微微帶有一點息壤的氣息，只有指甲蓋大小的一小塊，也就能夠作為觀賞之用。

　　西方二位聖人，一個給了一件袈裟，一個給了一個金剛修鍊法門，看得通天是三屍神暴跳，差點拿着青萍劍去砍了這兩個老貨，這兩樣東西都能看不能用，存心找茬呢吧？

　　終於在沉默了很久之後，老子開口說道，“此次無量劫乃是老師諭示，需要三百六十五位天庭正臣，通天師弟已經添上了一百三十七人，如今還需要二百多人上榜，上榜之人當為闡截二教弟子……”

　　眾聖不言，元始通天知道這是必然的結果，而西方二聖和女媧則是事不關己。

　　老子沉吟了一會兒，接着說道，“我聽過了元始師弟的意見，他覺得即是浩劫，聖人之下都在量劫之中，索性便讓兩教弟子以身入劫，修為不深、福源不厚者，合該上榜，不知道諸位以為如何？”

　　女媧點了點頭，“善！”

　　西方二聖對視一眼，東方二教互相殘殺，削弱的是東方的勢力，對西方教來說，有利無害，若不是自持身份，還有三清環伺，他們恐怕早就撫掌大笑了。

　　不過，他們具是眉眼含笑地回了一聲，“善……”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通天的身上，等待着他的回應，而通天卻是眉頭深皺，目光灼灼地看着對面的元始天尊，不知道自己這二師兄又要搞什麼。

　　上一次，通天已經做出了最大的讓步，他希望二師兄能夠顧忌兄弟情義，不要將多年的兄弟情義付諸東流。

　　元始天尊看似是做出了很大的讓步，可他如此做法是不是讓闡截二教陷入到全面的混戰之中？他是不是趁機想要顛覆截教？通天看不出。

　　通天教主臉上遲疑不定，他對面的元始天尊忽然開口，“師弟，你我皆是聖人，這是小輩兒之間的戰鬥，你我皆不參戰，倒底誰上榜，都由他們自己決定，如何？”

　　通天教主聽了元始天尊的話，心中卻是一動，二師兄這是讓步嗎？

　　若是論及弟子之間的實力，通天有百分百的信心，闡教弟子怎麼都不會是自己弟子的對手，他是想要犧牲自己的弟子，保全我們兄弟之間的情誼嗎？

　　通天就要答應下來的時候，忽然感覺自己身後被人推了一下，嘴邊的話立刻就咽了回去，然後他身後一個清脆的聲音響起，

　　“二師伯的提議很好，可畢竟是空口無憑，必須要定下一個章程……”

　　十二道目光同時落在了敖丙的身上，便是通天都有些愕然地看着自己的弟子，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二師兄明明是讓步了啊。

　　敖丙卻是不得已為之，元始天尊的提議確實很好，看似沒有任何的漏洞，可是真正的封神歷史好像也就是這樣的。聖人之間默認都不出手，一開始也確實都沒有出手。

　　可是後來闡教之中十二金仙各種活躍，將截教的弟子一點點的蠶食，一個個的滅殺。

　　徹底爆發是在釘頭七箭書斬殺了趙公明之後，三霄震怒，擺下九曲黃河大陣，混元金斗一出，闡教十二金仙被消去頂上三花，散去胸中五氣，金仙道果淪為畫餅。

　　三霄出手好歹還有點分寸，雖然消去了十二金仙的修為，可是並未害了他們的性命。但是依舊惹怒了元始天尊，親自出手，以大欺小不說，還直接將三霄打殺，送上了封神榜。

　　這可就惹怒了通天教主，先是誅仙劍陣，后是萬仙大陣。結果被元始天尊聯合西方二聖、太上老君，破了誅仙陣，失了誅仙四劍，破了萬仙陣，截教弟子死的死，俘的俘。

　　截教一敗塗地，再無崛起的希望……

　　如今元始天尊說的比唱的都好聽，可是一旦他門下的弟子死傷慘重，很難保證他不會出手，若是他出手了，那麼闡截二教很有可能爆發戰爭，情況將又回到歷史的軌跡，截教註定的結局就會來臨了。

　　因此，敖丙希望能夠有個章程，來約束元始天尊，可是他也沒有想過，他這句話卻是對元始的巨大質疑，對聖人的質疑，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元始先是一愣，接着才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麼，他一聲怒喝：“大膽，你是什麼身份，我們聖人商討大事，哪裡有你這小輩兒說話的份兒？而且我乃聖人，說過話就是法旨，金口玉言，不會更改……”

　　每個字就好像一柄柄利劍，直刺敖丙的腦海深處，敖丙感覺自己氣血翻湧，腦中轟鳴，嘴角一絲鮮血流了出來。

　　通天冷哼了一聲，“二師兄，我這弟子確實有些不識禮數，不過二師兄卻是做的有些太過了吧？”通天伸手一招，一道玉色光華從敖丙的眉心射出，落在了通天的手中，被他隨手捏碎。

　　敖丙的臉色有些難看，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被元始下了暗手，若不是通天出手，那道玉色光華留自己的體內，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不過絕對不是什麼好事就是了。

　　元始冷着臉，沒有理會通天，看向敖丙的目光有些陰冷。

　　通天教主卻是暗中與敖丙聯繫，詢問敖丙為何如此莽撞，竟然敢頂撞聖人，自己都不好過於包庇他，敖丙也知道自己有些冒失，他將自己的猜測告訴了通天，通天陷入了沉默。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通天身上，通天沉吟着說道，“二師兄，我這弟子剛剛拜入門下，不識禮數，你多擔待一下，況且你也教訓過他，這件事情就算了吧？”

　　元始冷哼了一聲，這小子拂了自己的面子，小小金仙敢質疑聖人，這件事不會就這麼算了的，不過自己卻是不宜再親自對他出手。

　　“不過，我這弟子說的也沒有錯，不若在量劫開啟之時，你我一起到大師兄的宮中論道如何？等到量劫結束，你我再回各自的道場……”

　　元始自然是發現了通天與敖丙的交流，雖然不知道他們說了什麼，但是他知道這個小子改變了通天的決定，這小子壞了自己的計劃，這小子留不得。

　　敖丙感覺自己被兩道寒光鎖定，向對面望過去，卻是是發現元始天尊低眉順首，並沒有看自己，可是敖丙感覺就是他在關注自己，自己這次有些大條了。

　　元始天尊確實打算暗中出手，他雖然必會親自出手，但是為弟子謀劃一些卻是可以的，以有心算無心，弄二百多個截教弟子上榜，不過是小事一件。

　　現在通天的提議卻是徹底打破了他的謀划，但他又不能明確反對，那豈不是不打自招，自己有什麼其他的想法嗎？看來自己需要另做謀算了。

　　想到此處，元始再次狠狠地掃了一眼敖丙……

# 第210章 替身人偶

　　話說，通天教主提議在無量劫中，要與元始論道八景宮中，可是元始心中打着小九九，通天的提議完全打亂了他的謀划，可是他還不能不答應。

　　元始天尊臉上面無表情，他點了點頭表示自己同意通天教主的提議，不過目光掃過敖丙，卻是讓敖丙感覺到了森寒的殺意，因為敖丙就是這一切的始作俑者。

　　通天教主對着太上老君和另外三位聖人拱了拱手，“各位以為如何？”

　　四聖同呼一聲，“大善……”

　　然後五聖各自離去，元始天尊忙着布置新的謀划，卻是沒有心思再留在八景宮中與老子交流感情了。而西方二聖和女媧，這件事情本就與他們無關，因此他們也是事不關己。

　　通天卻是解決了一件心事，而且他也着急回道場好好布置一番，自己眾弟子雖然勢大，但闡教也不可小覷，切不能掉以輕心吶。

　　敖丙自然是和通天在一起，依照通天教主的意思，自然是讓敖丙跟着自己回金鰲島，他也看出了二師兄對自己這弟子的惡意，只有將他留在自己身邊，自己才能將他好好地保護起來。

　　可是敖丙卻是拒絕了，因為他也有自己的布置要實施。自己雖然讓元始天尊無法出手，可是同樣的，通天教主同樣無法出手，自己失去了一個大靠山。

　　若是在金鰲島默默等待浩劫來臨，恐怕會粉身碎骨。敖丙可是沒有忘記自己在幽冥血海可是還有一個勁敵呢，他虎視眈眈，若是他趁着封神之劫出手，自己將十分被動。

　　只有积極應劫，才有可能破劫而出。

　　通天知道自己這弟子有自己的秘密，也不深究，他從自己的懷中取出三個人偶，對着敖丙的腦袋拍進了他的腦海。

　　“這是替身人偶，可替你抵擋災劫，便是聖人親自出手都不能將你的真身滅殺，你得罪了你二師伯，又不肯呆在我身邊，這便是送你的保命之術了，不過你二師伯自持身份，想來不會親自出手……”

　　這是通天教主的原話，敖丙心中感動，對於替身人偶的大名他是早有耳聞，這人偶取自混沌之中的一截神木，被雕刻成了人偶形狀，只要煉化，便有替死功效。

　　這簡直是多出了三條性命啊，連聖人的攻擊都能抗下，敖丙心中的欣喜可就別提有多高興了。

　　通天教主將敖丙送到梅山之後，便匆匆離去，想來他要交代的事情恐怕不少，截教方方面面很多事情都需要他來拍板。

　　重新回到梅山之後，敖丙最先做的事情，就是煉化了替身木偶，順便將這木偶好好地研究了一下，他發現自己煉化木偶之後，自己與木偶之間產生了一絲奇妙的感應，那是一種血脈相連，魂魄相生的感覺。

　　不過究竟是如何替自己抵擋災劫，卻是需要災劫來時才能知道了。敖丙可不會傻傻地自己做個災劫，試驗這替身人偶的效用，這可是保命的機會，浪費一次都是罪過。

　　對於替身人偶的材質，敖丙卻是好像在混沌天龍的記憶之中見過，不過有些模糊，但確實應該見過這神木，這氣息給敖丙一種熟悉的感覺。

　　敖丙研究這替身人偶也沒有發現什麼，於是便放棄了。

　　他在梅山開壇講道，聽眾囊括了梅山眾妖以及梅山所有生靈，還有新近來投的梅山二大王袁洪，不過這次講得內容卻是有所不同。

　　敖丙已得通天真傳，上清大道也是領悟不少，因此這次講道卻是夾雜了不少上清大道的內容，黃庭經也被他拿出一部分，講了出來。

　　不過他並沒有走通天的上清大道，因為他有自己的道，自己的道是九極之力，九道極致之力，九具極致之身，敖丙隱約覺得自己的道還在上清大道之上。

　　他只是用上清大道，來與自己的道一一印證，雖然坎坷，但勝在穩固和妥當。

　　敖丙接下來的日子卻是再次清閑下來，不過他卻是時常去自己當年毫邑城邊的梅花林中走動，因為那裡是大商國師的居所，是商朝的聖地——

　　成湯親封，商朝不滅，聖地永存。

　　如今的毫邑城已經消失，變成了一片湖泊。不過敖丙施展神通將自己的那片桃花林浮了起來，露出水面，成了一座湖心小島。

　　這樣的手段自然是讓商人對聖地更加的推崇，商王也會定期到湖邊祭祀，或者連年大旱的時候，商王還會跑到湖邊來乞雨。

　　敖丙時不時地露上一小手，讓自己這個大商國師一直活躍着，免得被人遺忘，免得將來申公豹也成了國師，自己的地位豈不是很尷尬？

　　不過如今敖丙卻是越發的活躍，甚至連求子的他都出力了。

　　漸漸地，大商國師在商朝幾乎成了一個被神化里的人物，甚至可以說在大商民眾的眼中，大商國師就是上天派下來救贖他們的神靈。

　　當然在活躍於商人眼中的同時，他還沒有忘記渭河龍王府，沒有忘記方丈山，沒有忘記天庭秀坊司，敖丙的生活緊張而又安逸。

　　這天，敖丙在方丈仙島之外的先天五行逆轉大陣中修鍊，他已經決定了自己的土行之身就用息壤之力，息壤乃是女媧造人之物，可謂是一切土的源泉。

　　敖丙自然是沒有息壤，不過他倒是有一點點息土，這也是無心之舉，敖丙進入方丈仙島的時候，發現大陣之中土行本源之力吸引息土，於是他便將息土留在了大陣之中。

　　後來等他再去看的時候，卻是發現，息土的塊頭大了很多，而且上面玄妙的氣息也濃郁了許多，他立刻就猜到，這息土是要轉化成息壤啊，而且還可以增生。

　　於是敖丙又去招來了很多土行靈寶、材料投入到了大陣之中，紛紛被大陣煉化，而息土也變得更加玄妙，塊頭也到了嬰兒頭顱大小。

　　敖丙取少部分息土，然後開始煉化，敖丙運轉天龍淬體術，息土力量淬鍊肉身，敖丙的身體立刻就沾染上了息土的氣息。

　　而且敖丙利用火生土的五行相生，加緊淬鍊身體，土行力量在快速追趕水火二力。

　　不過敖丙並沒有修鍊土行法力，因為他現在是水火法力，很是穩定，若是貿然加入土行法力，固然有可能讓法力的威力更上層樓。

　　但是更大的可能是，破壞了水火之間的平衡，讓水火法力失衡，搞不好替身人偶都能派上用場。他的打算是等到身體內五行平衡了，然後在通天教主的護法之下，融合五行法力，這樣可以將危險降到最低。

　　不過敖丙的修鍊不得不終止了，因為他算了一下，距離封神已經極其接近，自己的第一步需要跨出去了。

　　當年，平心娘娘對自己的承諾，是時候兌現了。

　　PS：要轉世了，轉世姬發？？嘿嘿，不會太平的……

# 第211章 轉世西岐

　　話說，在商定了封神事宜之後，敖丙便完全沉寂下來，靜靜地等待着封神浩劫的到來。他算了一下時間，封神已經快要到了，文王姬昌已經出世，而他第一個兒子是在他十三歲時出世的。

　　自己想要轉世姬發，那麼便要抓緊時間了，文王姬昌十三歲第一個兒子伯邑考出世，姬發好像是在他十四五歲的時候生下來的。

　　敖丙心中不由得腹議，十三歲就有了第一個兒子，這姬昌也實在太禽獸了一些，想我大天朝男子十三歲的時候好像剛上初中吧？

　　不過也確實應該出手了，敖丙來到了泰山一路向下，然後再次來到了忘川河奈何橋，過了奈何橋來到了那座亭子。

　　依然是那個老邁的身影，手中拿着一個大勺，攪拌着大鍋里的湯水，正是當年所見過的孟婆，敖丙來到近前躬身一禮，

　　“娘娘，晚輩前來請前輩兌現當年的承諾……”

　　孟婆抬頭掃了一眼敖丙，略顯渾濁的眼眸現出了一絲神采，佝僂的身軀慢慢地轉過去緩步挪動，然後只見她的身軀逐漸地挺拔起來，腳下也輕盈起來。

　　敖丙看到孟婆滿頭的白髮逐漸地變黑，身上也由破衣闌珊變成了華麗的宮裝，敖丙見證了一個老婆婆向宮裝美婦的轉變。

　　由於是背對着敖丙，他並未見到平心娘娘的真容，不過想來應該不會是剛剛那個橘皮褶皺的老婆婆樣子。

　　在她的腦後也出現了六道虛幻的光輪，敖丙心中一震，這才有了平心娘娘的風采，這才是能夠與聖人同極的存在該有的風采啊。

　　平心娘娘的聲音傳過來，“好了，現在可以把要轉世的魂魄給我，要轉世到哪裡去？”她的聲音也變得清脆婉轉動聽。

　　敖丙恭敬地遞給了平心娘娘一個光團，恭聲說道，“娘娘，這個魂魄，我希望他能夠投胎到西岐姬昌的二兒子……”

　　平心娘娘一招手，光團飛到了她的手中，皺着眉頭說道，“然後呢？然後這就完了？”這魂魄很弱，絕對不是什麼強大的存在，而轉世的身份也是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了。

　　她實在太太太意外了……

　　敖丙一愣，這有什麼奇怪的嗎？還有什麼然後呢？他茫然地點了點頭，“是啊，不知道平心娘娘有什麼問題嗎？”

　　平新娘娘看向敖丙的目光有些陰霾，兄長的傳信中，說這次的轉世很是重要，可能有些困難，讓自己盡全力幫忙，為此自己連平時都不願動用的真身都施展了出來。

　　可是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我特么的真身都出了，你就讓我干這個？

　　這點小破事，你隨便找個地府的陰差都能辦得妥妥的，平心娘娘覺得自己被耍了。

　　敖丙卻是沒有這方面的覺悟，這團魂魄是敖丙從自己的魂魄之中分出來的一部分，他想要轉世姬發，姬發作為封神的主角，需要與闡教諸仙打交道，其中的風險自是不必說。

　　不過現在聖人不出，敖丙轉世之後自是不會遇到聖人，因此危險很是降低，不過敖丙依然不會掉以輕心，他嚴肅地對平心娘娘說道，

　　“娘娘，這團魂魄轉世之後我希望他能夠忘記前世的事情，不過在需要的時候能夠恢復記憶，而且我希望他能夠通過正常的途道轉世……”

　　平心娘娘本以為敖丙會提出什麼稍微有點技術含量的要求，可是等到敖丙說完，她卻是完全地失望了，她幾乎是盡全力壓制着自己的怒氣，強壓着自己要捏死眼前這小子的衝動，冷冷地說道，

　　“好，你跟我來吧……”

　　然後只見平心娘娘伸手在空中一劃，一道門戶出現在她的面前，她一腳跨了進去。敖丙緊緊地跟在她的身後，他感覺到這位平心娘娘的脾氣好像不怎麼好，自己還是不要觸怒她為好。

　　敖丙卻是不知道，平心娘娘現在的狀態主要就是他的原因。

　　這是一條通道，敖丙運起全速才堪堪跟上了平心娘娘的步伐，足足兩個時辰之後，敖丙和平心娘娘才出了通道，敖丙卻是發現，自己竟然已經出現在了周部族的領地。

　　然後平心娘娘腳下一邁，便向著西岐而去……

　　敖丙速度展開，竟然追不上平心娘娘，等到敖丙到西岐，平心娘娘已經在西岐上空等着他了，察覺到敖丙到來，她卻是連眼皮都沒抬一下。

　　敖丙察覺到了平心娘娘的心情很糟糕，敖丙自然也不會去觸動她的眉頭，於是默默地站在了她的身後。

　　敖丙向下方看過去，卻發現下面正是西伯侯府，說是侯府，可也不大，千米見方的樣子，比後世的王府侯府可是要小得太多。

　　平心娘娘好似入定了一般，閉着眼睛盤坐在雲端，敖丙也不敢催促，無奈之下只能默默地關注着下方的西伯侯府，漸漸地發現了玄竅。

　　他發現其中一個很小的身影竟然就是那個所謂的姬昌，大約也就是一個十歲左右的小屁孩，不過禮儀中規中矩，少年老成。

　　平心娘娘是在等姬昌的二兒子降世…

　　這一等就是兩年時間，在這一年姬昌娶妻太姒，然後太姒懷孕了，平心娘娘就要將魂魄投到太姒的腹中，敖丙考慮良多之後，終究是沒有阻擋。

　　因為在姬昌在新婚之前，他寵幸了一個侍女，並且正中靶心，侍女懷孕了。

　　也就是說太姒懷的實則是老二，而那個侍女懷的是老大，以敖丙的修為，自然是看得出，這兩個都是男孩。

　　但是敖丙心中卻是驚疑不定，歷史上伯邑考與姬發可是同母兄弟啊。

　　難道是歷史出現了偏差？或者說歷史的記載出了錯，敖丙紫陽神眸看向兩個尚未出世的孩子，第一個孩子平淡無奇，而第二個孩子，他的周身被一團高貴的紫光包裹，紫光中影影綽綽，敖丙都看不分明。

　　姬發乃是天命之主，自當是有所神異，因此敖丙篤定太姒懷的是姬發，那個侍女懷的是伯邑考。於是當平心娘娘將魂魄投向太姒的時候，敖丙並未阻擋。

　　平心娘娘自然是看出了太姒所懷孩兒的異常，可再怎麼樣也不過是個嬰兒而已，越發覺得自己被耍了，等到布置完畢，平心娘娘冷冷地哼了一聲，

　　“好了，你的事情我幫你辦好了，從此以後我巫族和你互不相欠……”然後平心娘娘身形變淡，消失不見。

　　敖丙真心地躬身一禮，“謝娘娘援手，恭送娘娘～”心中腹議一聲，這娘娘雖然脾氣不太好，但還是很能辦事兒的。

　　敖丙看得分明，在讓自己的身份投入太姒體內時，平心娘娘在魂魄上施了幾個印法，而且在她腦後的六個光輪轉動不休，想來是動用了六道輪迴的力量。

　　敖丙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事情終於辦妥了……

　　PS：可是，敖丙能如願嗎？

# 第212章 紂王子辛

　　話說，敖丙請動平心娘娘，終於讓自己的一絲分神轉世投胎到了太姒的腹中，敖丙本來想留在西岐，等待姬發的降生，現實與實力的偏差實在讓他心中驚疑，只有等到姬發降生，他才能真的放心。

　　可是他忽然心生感應，商王帝乙在向自己祈求，商朝風雨飄搖，四方諸侯虎視眈眈，希望自己能夠為商朝社稷再次出山。

　　敖丙覺得這正是一個自己投身商朝陣營的機會，若是等到以後封神之劫開啟，自己想要投身商營，都找不到一個好的借口。

　　於是敖丙雖然無奈，但是依然不得不回了自己的桃花林。

　　在湖水環伺的桃花林外，有兩艘大船停泊。而已經有了一群人站在了桃花林外，擺好了香案，三牲六畜準備齊備。

　　一個身穿帝皇袍的中年人在最前首，滿臉的威嚴，應該是久居高位養成的氣勢，並不十分英俊，但別有一番韻味。

　　此時他滿臉肅穆，目光之中飽含憂鬱，看着眼前的桃花林沉默不語。

　　他身邊一個清瘦的青年輕聲說道，

　　“皇兄，國師大人乃是成湯先祖敕封，也不知道現在是否還願意庇護我大商，要不然我等在此處苦等七日，國師大人為何連見都不肯見上一面？”

　　那個身穿黃袍的中年人何嘗心中不急，可是他身為一國之首，卻是不能顯露出絲毫的異樣，他一聲怒斥，“比干，此乃我大商聖地，容不得你詆毀國師，快點向國師大人道歉……”

　　青年比干心中不服，可是拗不過皇兄。他對這些術士向來不喜，他們要麼清靜無為不入凡俗，要麼貪圖富貴妖言惑眾，於社稷來說無有益處。

　　他對着香案躬身一禮，高聲喊道，“比干口不擇言，若有冒犯國師之處，還請國師大人見諒～”

　　“見諒，當然見諒，傳說之中的七巧玲瓏心還有些稚嫩啊……”一個突兀的聲音忽然在眾人的耳邊響起，一個道人乍然出現，懸浮在了香案之後。

　　比干心中一驚，神出鬼沒，若是此人要對自己不利，恐怕自己絕對躲不過一擊，不過他對這位國師大人卻是越發的不喜。

　　矯借術法，愚弄我等，實在非國士所為，即便請他出山，恐怕也非能為我大商效力。

　　比干退後兩步，默默地退到了皇袍中年人的身後，對於敖丙的評價卻是不置一詞。

　　敖丙嘴角微微一勾，這個時候的比干還是個毛頭小子，略顯稚嫩，他身前那個皇袍中年人應該就是的商王帝乙了。

　　帝乙一呆之後，他見過這位國師大人的畫像，那是先祖成湯傳下來的，如今一見，發現這道人竟然沒有絲毫變化，不見絲毫老態，不由得感嘆修道人的神奇，真的能夠青春不老。

　　帝乙躬身一禮，沉聲說道，“大商第三十代商王，見過大商初代國師，如今大商風雨飄搖，四處災亂，子乙請國師出世，護我大商度此危劫……”

　　其實敖丙再怎麼NB，他也不過是臣，而帝乙卻是君，君以此禮待臣，帝乙實在是給足了敖丙面子。不過敖丙卻是沒有感到絲毫的不適和不好意思。

　　不管你是什麼身份，百年之後必然化為一抔黃土，而自己卻是仙，是長生不死的仙，而且自己又擁有隨手滅掉商朝的實力，已經完全超脫了世俗的束縛。

　　敖丙伸手一拂，一道柔和的力量將帝乙攙扶了起來，

　　“商王言重了，貧道身為大商國師，自然是要為大商社稷謀，不過商王確實沒有說錯，貧道夜觀天象，發現我大商確實有一場危機，度過了則可中興大商，若是度不過……”

　　帝乙本來就是想試試看能不能請國師出山，大商現在四處災禍不斷，單單是在朝歌城周圍已經大旱了三年，百姓顆粒無收，若是不能請動國師，至少讓國師施法，平息了四處災禍。

　　但是卻不曾想國師竟然說出這樣一句話。

　　帝乙心中感嘆一聲，天災好過，人禍難平。

　　上代西伯侯季歷厲兵秣馬，多方征戰戎狄，西部諸多小諸侯紛紛尊他為首，其吞併多方諸侯勢力，兵峰遙指朝歌，自己的父親上代商王文丁將他囚禁使其絕食而死。

　　聽聞季歷的兒子姬昌繼位西伯侯，雖然年少但已有賢名，各方稱讚其有乃父之風，哼，恐怕有的還有其父作亂之風。

　　東伯侯姜桓楚實力殷厚，雖然沒有表現出不臣之心，但他身為四方八百諸侯之首，是一個巨大的威脅。南伯侯鄂崇禹與東伯侯交好，唯東伯侯馬首是瞻。

　　北伯侯崇侯虎倒是對大商頗為忠心，這些事情有相當一部分是崇侯虎向自己進言，讓自己小心另外三方諸侯。

　　天下一千五百諸侯，現在心向大商的恐怕都不足三成，若是天下風調雨順還好，若是災禍迭起，再有人禍作亂，恐怕大商真的，危矣！！

　　不過，帝乙覺得雖然稍有災禍，會讓大商元氣大傷，但是不至於對國體造成損傷，大商修養幾十年就回來了，可是現在聽了敖丙的話，他卻是知道事情恐怕不會簡單了。

　　帝乙一愣之後，立刻躬身一禮，“不知道國師可否說的清楚一點，若是渡過不，我大商會如何？”

　　“陛下，你早已猜到，為何非要貧道說出來，不過你放心，大商亦有中興之兆，不過這次浩劫非同小可，希望陛下不要掉以輕心……”

　　帝乙還沒有說話，剛剛退到他身後的比干卻是再次站了出來，大聲喊喝道，“一派胡言，我大商千秋萬代，四方諸侯臣服，社稷穩固，哪裡來的浩劫……”

　　敖丙沒有理會他，只是微笑地看着他，這個七巧玲瓏心怎麼有點一根筋呢？帝乙都還沒說什麼呢，你着什麼急？人家既然能夠當上王，自然是不會比你看得淺薄，你看到的，人家看不到嗎？

　　帝乙訓斥了一聲比干，自己這個弟弟雖然自幼聰明，但是歷練尚少，不知變通，但勝在對大商忠心耿耿。他看到的自然是更遠，本來是對天災人禍的焦慮，現在卻是變成了對大商命運的憂鬱……

　　“子乙，請國師出世，入我廟堂，助我大商度此危劫，大商萬萬黎民感恩不盡……”

　　帝乙不知道敖丙的話是不是危言聳聽，但事關大商社稷，他寧可信其有不敢信其無，因此他想請敖丙出山，這位國師當年可是幫助成湯先祖建立大商的存在。

　　敖丙微微一笑，“貧道可以出山，不過我有幾個要求……”

　　帝乙臉上不動聲色，沒有隨口答應，而是沉聲說道，“國師請講……”

　　“第一，貧道乃是方外之人，因此貧道請求商王能夠同意貧道不必上朝。還有陛下要為貧道建國師府，府邸建成之日，便是貧道入朝之時……”

　　“子乙答應～”

　　“第二，貧道乃是修行之人，若是有修道之人禍亂大商，貧道可以出手制止，但是貧道不會出手對付凡人……”

　　“這一點，子乙也答應了……”

　　“好，即是如此，那麼諸位就請回吧？國師府建成之日，貧道自會入主……”敖丙說完這句話，身形逐漸地變淡，府邸建成之前姬發應該就能出生了吧？

　　忽然帝乙開口說道，“國師大人，還要請求您一件事，”他對着身後說了一句，“辛兒，到為父這裏來……”

　　敖丙身形一頓，身子再度變得凝實，只見在人群中竄出了一個六七歲的孩子，孩子還小，不過卻是生的很是雄壯，虎頭虎腦，一雙黑溜溜的眼睛好奇地觀察着敖丙。

　　“這是子乙的三子子辛，子乙請國師能夠收三子為徒……”帝乙看着自己的孩子，對着敖丙眼中略帶着希冀地說道。

　　敖丙心中一動，子辛？帝辛？商紂王帝辛？

　　第一次相見，沒想到紂王還是個小屁孩，再想想那個十三四歲的周文王，敖丙心中卻是釋然了，相對於自己幾近於無限的生命，他們的生命實在是太短暫了，自己隨便閉個關的時間，他們就成了耄耋老者吧？

　　不過，收紂王為徒？敖丙搖了搖頭，徒弟可是不能隨便收的，徒弟做了孽，老師也是也是要承擔因果的。

　　帝乙哦，你可是不知道你這寶貝兒子以後都幹了些什麼，若是自己收了他為弟子，恐怕自己要擔的因果小不了。

　　“陛下，想必您也知道，若是一個國家出現了一個長生不死的君王會有什麼樣的後果，因此我不能教三王子術法……”

　　帝乙臉上閃過一絲失望，便是紂王那小臉上都閃現出了一絲失落，似乎知道了自己錯失了一個機緣。

　　可是敖丙又是一轉念，開口說道，“不過貧道倒是可以教三王子一些凡俗功法，倒是也能強身健體，延年益壽，這師徒的名分也就不必了……”

　　帝乙的臉上一喜，他求得不是自己的兒子能夠學到什麼法術，他為的是能夠拉住敖丙，帝師的榮耀應該可以了吧？

　　三子自幼便是不凡，聰慧睿智，天生神力，而且又是自己的嫡長子，自己有意讓他繼承自己的帝位，當然，自己還有許多時間考慮這個問題。

　　“國師大人，既然您要傳授辛兒東西，您就是他的老師，”然後帝乙又對着自己身邊的子辛說道，“辛兒，從今以後，國師大人就是你的老師，對待老師要像對待父王一樣，知道嗎？”

　　子辛脆生生地應了一聲，然後就要向敖丙磕頭，敖丙卻是用法力托住了子辛，有些頗為無奈地說道，“陛下，貧道收徒，也是講求緣分時機的，若是日後貧道覺得緣分至了，時機合適，便會收三王子為徒……”

　　敖丙見不好推脫，只要找了個借口，什麼緣分時機，還不是自己說了算？

# 第213章 我是老大

　　話說，敖丙回絕了帝乙讓子辛拜自己為師的請求，不過他感覺自己畢竟是要在商朝混生活的，直接回絕了也不好，因此他選擇了一個折中的方法，自己教子辛武功，不教術法，不定師徒名分，不結因果。

　　不過，帝乙卻是順桿上爬，想讓兒子拜敖丙為師，敖丙只能拿緣分時機的借口搪塞過去，帝乙聽了也是無奈，只希望那所謂的緣分能夠快點到來。

　　等到帝乙一行人離開，敖丙便立刻動身去了周部族西岐西伯侯府的上空，靜靜地等待着太姒腹中嬰兒的降生，自己是姬發，是周武王，自己又是大商國師，區區封神還不是讓自己玩轉？

　　十月懷胎，十個月之後，先是那個侍妾為姬昌生下了一個男孩，侯府上下歡騰一片，可就是在第二天的時候，卻是生出了一些變化。

　　在西伯侯府的門外，有一個頭戴金箍，臉色微黑，身材微胖，奇裝異服的人，此人竟然要求見西伯侯姬昌。

　　敖丙在上方看得分明，這傢伙身體內散發著慈悲氣息的金光，竟然是西方教之人，不對啊？西伯侯姬昌怎麼會與西方教的人扯上關係？

　　而且這個人實力相當不錯，竟然也到了金仙修為，不過應該是初到金仙期，境界略顯虛浮，比自己少了一些沉澱，自己已經快要跨步金仙中期了。

　　敖丙小心地靠近，聽那西方教人與姬昌的談話。

　　“貧道乃是修道之人，算到西伯侯降下一子，與貧道有緣，貧道欲要收其為弟子，並且帶其回山中修行，不知西伯侯意下如何？”

　　姬昌一愣之後，卻是立刻恭敬起來，本來見這人奇裝異服，身材偉岸，就不似凡人，原來是修道之人，他要收自己的兒子為弟子，自己的兒子豈不是也能成為修道之人？

　　若是嫡長子，姬昌一定會考慮一番，畢竟是自己未來的接班人，是要留在身邊好好教導的，可自己這個兒子不過是侍妾所生，送他去學道法，將來再為周國出力，再合適不過了。

　　姬昌立刻將這個西方教人讓到了府中，順便打聽這人的來歷，這人沒有說出自己的真實來歷，而是編出了一個須彌山的所在，道號報出的卻是藥師王。

　　敖丙聽到他報出名號，心中卻是一動，竟然是藥師王。佛教之中東方琉璃世界的佛主，便是藥師王佛。再加上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中央婆娑世界如來佛，合稱橫三世佛。

　　不過現在還沒有佛教，只有西方教，這也是剛剛藥師王自稱貧道，而不是貧僧的緣故。藥師王是西方二位聖人的得意弟子，大約相當於廣成子、赤精1子在闡教中的地位。

　　敖丙卻是知道，封神之中，原來西方教也沒有消停，也是在默默地籌備着，而且成為了封神之劫的最終贏家，眼下這收姬昌的兒子為弟子，恐怕也是他們謀划之中的一環。

　　不過其中關乎道統之爭，卻不是敖丙關心的問題，敖丙的謀划和西方教的謀划並不衝突，不過這件事情倒是可以告訴通天教主。

　　但是藥師王和姬昌後面的談話內容，卻是讓敖丙的臉徹底黑了下來。

　　“西伯侯，貧道算中，你當有百子之命，不過此子卻不在此列，有早夭之兆，為今之際只能暫時隱去大公子的身份，才能保全他，等到其二十歲之後，讓其認祖歸宗，方可化解此劫……”

　　姬昌此時卻是年歲尚小，對術算研究還不深，因此他皺着眉頭謀算了一番之後，卻是算不分明，於是說，

　　“好，本侯知道了，既然如此，就依道長所言。不日之後就會有消息說本侯大公子夭折，本侯夫人太姒之子即為本侯大公子……”

　　也許日後文王衍八卦，便有今日之因的推動。

　　“善……”藥師王點着點頭，這個功夫已經有人將姬昌的大兒子抱了過來，遞到了姬昌的懷中，姬昌深情地看了自己的兒子兩眼，將他遞到了藥師王的身邊。

　　藥師王接過孩子，抱到了懷中，他逗了逗孩子，孩子被他逗得咯咯發笑，然後他抬頭看了一眼姬昌，“西伯侯，不知道大公子可有姓名？”

　　隱藏在半空之中的敖丙，頓時緊張起來，今天的事情都超乎了他的想象，他感覺世界都是黑暗的，去特么的，他這個穿越者，有種被歷史欺騙了的感覺，眼淚兒都快下來了。

　　姬昌沉吟着說道，“這是本侯大公子，不過卻是不能相認，只待日後相見，就為他取名姬隱吧？隱匿在外的本侯公子……”

　　藥師王懷抱姬隱，單手抱於胸前，對着姬昌微微一禮，“西伯侯，貧道就此里去了，二十年後，大公子必然回歸，屆時爾等父子相認，卻是一番佳話……”

　　姬昌回了一禮，“多謝道長了，小兒能夠與道長修行是他的福分，小兒日後就拜託到賬了……”

　　後面的事情敖丙卻是沒有再聽下去，因為沒有必要了……

　　敖丙有些失魂落魄，因為自己的謀划落空了，而且與自己的預想是十萬八千里。

　　因為姬昌的大兒子不是伯邑考，而是這什麼被西方教帶走的姬隱，也就是說自己投胎的二兒子不是姬發，而是原本的嫡長子伯邑考。

　　若是剛剛姬昌為那個孩子起名伯邑考，那麼說明只是歷史有些偏差，伯邑考曾經拜師西方教，但是偏差不大。可是現在歷史已經偏差到了茄子地里，歷史給姬昌偏出一個兒子。

　　可是現在你讓自己怎麼辦？

　　本來自己應該是姬發的，那可是將來的周武王，站在正義的一方，指點江山揮斥方遒。可是現在自己卻成了伯邑考，這貨後來被紂王剁成肉醬，做成肉羹給姬昌吃了。

　　雖然後來被封為了紫微星，成為北方紫薇大帝，那倒是一個好位置，不過那是封神之後的事情了，自己封神之劫的那些謀划，卻是要落空了。

　　畢竟伯邑考死得實在是太早了，乃時的封神才剛剛步入初期階段。

　　敖丙甚至都動了要截殺藥師王，將姬昌的大兒子要回來，讓他作回伯邑考，可是敖丙隨即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不說自己能不能拿下藥師王，便是自己能夠截殺藥師王，將姬隱劫回來送還給姬昌，可是他已經是姬隱了，也就是說自己已經是伯邑考了，這一點是怎麼都改變不了的。

　　敖丙卻是下了狠心，伯邑考就伯邑考，自己是敖丙，可是現在不是一樣翻身了？自己就不能用伯邑考之身，將周朝顛覆嘍？

　　代替姬發討伐紂王，建立大周八百年基業？敖丙的心中卻是立刻豪情萬丈，便讓自己再逆一次天吧？

　　不過自己之前的謀划，卻是要推翻了，必須要再做其他的謀劃了，若自己是姬發，那麼自己就能名正言順地享受闡教的資源，可是現在這個先決條件沒了，自己需要在尋求其他的實力。

　　敖丙沉吟着，腦中卻在考慮着各種各樣的事情，權衡利弊，他終於確定了一個大致的謀划。

　　第二天，西伯侯府中傳出大公子早夭的消息，全府都凝聚了一片陰雲。

　　再半個月後，太姒生產，降下一男嬰，陰雲散盡，這位卻是成了貨真價實的大公子，嫡長子，‘痛失愛子’的姬昌大悅，當場賜下姓名

　　——伯邑考。

　　敖丙透過重重雲霧，和重重樓閣，看着府中自己的轉世之身，心中說不出什麼感覺，這是自己的轉世之身，不過他被封印了記憶，只有當自己點醒，他才能覺醒自己的身份。

　　至於聽到姬昌當眾宣布自己的轉世之身名叫伯邑考的時候，敖丙沒有絲毫的情緒波動，早就料到的事情，自怨自艾都沒有任何的用處，只有向著怎麼鬥法姬發，不要讓他崛起才是正事。

　　敖丙決定不干預伯邑考的成長，現在他的魂魄尚弱，恐怕承受不住自己的記憶，等到他長大一些，靈肉合一，魂魄穩固了，自己在點醒他，開始正式的謀划。

　　然後敖丙便起身前往自己的桃花林，靜待着什麼時候前往朝歌，領自己的大商國師頭銜。

　　敖丙以為自己怎麼也要等個半年到一年時間，但是從帝乙離去之後的，第五個月，敖丙就感覺到了朝歌之中傳來的呼喚。

　　心中卻是感嘆，這位商王雷厲風行，倒是一代明君，可是如此人物，怎麼會選中紂王為自己的繼承人呢？敖丙實在想不透其中的因由。

　　敖丙卻是不知，帝乙回到朝歌之後，卻是立刻就選址大興土木，雇傭了數萬人為敖丙建造了宮殿，日夜兼程，絲毫不息，本來一年多的工程，生生在五個月之內完成了。

　　而敖丙還沒有去朝歌，他的大名便傳遍了朝歌城，百姓都在紛紛議論，這位讓王上大興土木的國師大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甚至由於帝乙這件事情辦得有些過火，勞民傷財，民間已經有傳言這位國師大人實則是一位妖道，迷惑王上，卻是大大的奸臣。

　　敖丙若是知道了真相，到一定會大喊委屈吧？

　　他讓帝乙修座宮殿，便是想要個落腳之地，只要不是太寒酸便可，但是帝乙卻是大興土木，覺得應該為國師大人提供最好的宮殿。

　　敖丙的宮殿卻是按照王宮的規格來了，不過考慮的影響，只是面積小了一些，但是奢華程度及內蘊方面，卻猶有勝之。

　　PS：敖丙的轉世結果，各位猜到沒有？嘻嘻……

# 第214章 國師先生

　　話說，敖丙飛身來到了朝歌城中，在朝歌城外，敖丙眼中紫光閃爍，盯着這個大商國都，心中一陣唏噓。這朝歌城中紫氣瀰漫，卻是不見絲毫頹勢。

　　難道是歷史有誤？實則大商未亡？

　　但是隨即敖丙就搖了搖頭，這不太可能，歷史之中的微末之處可能變化，但是大的趨勢不會變，至少以周代商應該不會有更改。

　　可是敖丙實在想不到，現在大商雖然有些式微，但是相對於四大諸侯國來說，依然佔據着絕對的優勢，即便是紂王荒淫無道，也不至於將偌大一個帝國都玩兒沒了。

　　而且看帝乙也不是糊塗之人，應該不會選擇一個昏庸者做自己的接班人，既然他選中了紂王，那麼便是認可紂王的能力。

　　紂王是帝乙的第三個兒子，他上面還有兩個同胞哥哥，微子啟和微子衍，不過這兩位出生的時候，他們的母親還是妾室，等到她被扶正，才生了紂王。

　　因此，說起來雖然紂王和自己的兩個哥哥同父同母，但是因為他兩個哥哥出生時機不對，他們也只是庶出，而紂王才是嫡出，是為嫡長子。

　　其實帝乙若是想要立微子啟為帝，也不是不行，畢竟他才是老大。他選中紂王，恐怕最主要的是看中了紂王的品行和才能。

　　敖丙邁步走進朝歌城，卻是發現四處商鋪林立，叫賣聲絡繹不絕，街道上車馬轔轔，敖丙感嘆一聲，好一個帝都所在。

　　大商最初的國都本在毫邑，可是後來突發洪水，毫邑被淹，太甲自亳徙桐宮，可是又被淹了，於是諸代商王四處遷都，后商王盤庚遷都於殷，並且經歷了很長時間，殷商之名漸起。

　　不久前帝乙自小屯遷都朝歌城，雖然是新都，但卻完全當得起帝都之名，帝都的繁華與榮耀，在朝歌可以展現得淋漓盡致。

　　敖丙神識一掃，便知道了自己的國師府所在，不過神識掃過國師府，他卻是有些驚訝，這個國師府奢華的有些過分了，他掃過皇宮的布置，臉上的表情更加奇怪，自己的府邸竟然要比皇宮更加豪華，帝乙在搞什麼？

　　敖丙慢慢地向著自己的府邸而去，等到了府邸門口，卻是已經有一群人在等着了，為首的卻是一個六七歲的小孩子，小臉緊繃，滿臉的嚴肅，神情之中透着一種成年人才能擁有的幹練。

　　敖丙一進朝歌城，便有人將消息傳到了皇宮中，帝乙並沒有親自出面，而是派自己的三子子辛前去迎接敖丙，畢竟子辛與敖丙有師徒之實。

　　子辛看到敖丙出現，立刻帶着一大群官員前走兩步，躬身一禮，略微稚氣的嗓音一板一眼地道，“學生子辛，拜見先生……”

　　敖丙點了點頭，揮袖一拂，一道柔和的力量將子辛扶起，先生一詞用的好，看來帝乙為這個兒子與自己的關係也是沒少費了心思。

　　先生和學生可以是師徒，但更多的是一種尊稱和謙稱，一種後輩對前輩的稱呼，敖丙對先生這個名頭很是滿意。

　　敖丙目光向子辛的身後看過去，卻是沒有發現那個耿直的身影，看來帝乙也看出了比干對自己的敵意，這次並沒有讓他前來，也是怕他和自己的關係進一步惡化吧？

　　取代比干位置的卻是另外一個年輕人，他稍微落後子辛半個身位，顯然是這群官員的領頭之人。他微微有些偏胖，臉上總是浮現着溫和的笑容，不過眼中不時地閃過的一道精光，讓敖丙覺得這人恐怕也不簡單。

　　敖丙將子辛攙扶起來，他來到了那群官員身邊，為首的那個微微偏胖的年輕人，躬身一禮，“王宮長吏商容，見過國師大人～”

　　敖丙心中一動，原來是他，紂王時期的宰相商容，卻是內政的骨幹力量，文有商容、比干，武有聞仲、黃飛虎，大商才能江山永固。

　　後來比干被剖心而死，而商容因紂王昏庸，意欲教化而不成，而被紂王罷黜，聞仲兵敗絕龍嶺，死於雲中子的通天神火柱下，黃飛虎被逼反商，加速了大商的滅亡。

　　現在的商容還不是宰相，不過其能力已經初現端倪，恐怕他已經進入到了帝乙的眼中，將他放到三子身邊，也是為了自己的兒子培植勢力了。

　　敖丙點了點頭，伸手虛扶起了商容，邁步走進了自己的府邸，敖丙雖然對住所的要求不高，但是有一個賞心悅目的住所，便是更好。

　　敖丙看着自己的府邸，子辛和商容和幾個僕從跟在後面，其他的官員則是遠遠地退去了，看完自己的府邸，敖丙瞟了一眼身後的兩個人，發現商容臉上依然是那溫和的笑容，就好似初見之時一般。

　　而子辛的小臉上卻是已經有些不耐煩，不過攝於敖丙的威名和帝乙的囑託，才一直忍受着，畢竟敖丙已經慢悠悠地轉了兩個多時辰。

　　一個六七歲的孩子，能夠有這樣的表現，已經相當不容易了，不過商容的表現卻是相當不俗，怪不得是能夠做到一國首相的存在。

　　敖丙輕輕一嘆，“唉，真是一座很好的府邸啊，但是太好了，好得讓貧道不敢接受。舒適的生活會消磨我等修道之人的進取之心，所以我等修鍊之士，都是在窮山惡水之中修鍊，石床石凳，吞吐天地靈氣，吸收日月精華，以修鍊自身……”

　　敖丙似在自言自語，又似在對子辛和商容所說，他們都被敖丙的語氣影響，臉上的神情有些異樣，不禁對修道之士的生活有些嚮往，但是敖丙接下來的一句話，卻是讓他們臉上的神情豐富起來，

　　敖丙忽地嘿然一笑，“不過貧道修鍊至今，卻是還不曾體會過這樣的奢華，倒是也算是一種體驗，罷了，這應該是對貧道心境的一種考驗吧？”

　　聽敖丙前一句那惆悵的語氣，還以為他會退辭掉這座府邸，可是怎麼話鋒一轉又接受了？

　　兩個人都處於極度的無語之中，子辛張着小嘴，這個時候的他，卻是才有了一點小孩子的樣子。便是以商容的城府，這個時候都有些hold不住，臉上的肥肉在不自然那地顫抖着。

　　敖丙哈哈大笑，覺得有趣，他對着子辛說道，“三王子，明天你便可以來跟我學東西了，上午呢你可以隨意安排，下午便要來我府上，至於學什麼，我們明天再說……”

　　然後敖丙哈哈大笑着，向著一個方向，找了一個最舒適的房間。留下了原地呆愣愣的兩個人，獨自凌亂……

　　子辛幼小的心靈之中滿是疑惑，這就是父王口中那個神通廣大的國師大人嗎？怎麼都是感覺有些不靠譜的樣子？

　　而商容對這位國師大人了解多一些，也知道當年國師對成湯基業的貢獻，也收集了一些這些年來國師出手的信息，覺得這位國師大人神通廣大，而且是得道真仙，這些年來一直守護着大商，對他還是心有好感的。

　　不過他的好友比干卻是對這位國師大人有很大的成見，借這次機會商容也是想要好好看看這位國師大人，到底是傳說之中的大商臂助，還是好友口中的亂世妖道。

　　不過這次一見，他看不出這位國師的品行，不過有些跳脫卻是真的，一點都沒有想象中那些仙人該有的矜持和穩重。

　　這倒是讓他對這位國師的感官好了一些，畢竟這樣的國師才更像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神。

　　第二天開始，子辛便再次來到了國師府。昨晚向父王告狀，卻是被父王狠狠地訓斥了一頓，連帶着他對這位國師先生也是不友好了起來。

　　敖丙看着眼前這個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的君王，心中不由得感嘆，中華上下五千年，其中最出名的昏君，便是商紂王還有隋煬帝了。

　　不過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昏君，現在卻是畢恭畢敬地站在自己的跟前，敖丙不由得感嘆時運變幻，他看着子辛，問道，

　　“三王子想要學什麼？”

　　子辛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還帶着絲絲的幽怨，有些沒好氣地說道，“那就不知道先生會些什麼了？”

　　敖丙哈哈一笑，“我會的東西可多了，我能移山填海，我能吞雲吐霧，我能千變萬化，我能青春永駐，我會的東西有很多，可惜……”

　　敖丙越說，子辛的臉上越興奮，拳頭死死地攥着，好像恨不能立刻就學會這些神通一般，可是敖丙下一句話，頓時讓他的臉垮了下來——

　　“可惜，這些我都不能教你，哈哈……”

　　敖丙看着子辛出醜，卻是樂得哈哈大笑起來，搞得子辛又是狠狠地瞪了他兩眼。

　　忽然，子辛眼珠一轉，卻是大聲說道，“先生，你說的那些神通你真的會嗎？子辛可是不信呢？若是您不能讓子辛信服，如何能夠教授子辛呢？”

　　敖丙眼中一陣意外，倒是看不出來，小小孩童，倒是學會用計了，可是在我面前你還有些嫩，若是連你這小孩子都治不服，我還怎麼當這國師，怎麼在大商混下去？

　　敖丙嘿嘿一笑，“三王子，你猜對了，剛才那些神通我確實都不會，我都是騙你的，你現在是不是滿意了？要不然你去跟你父王說，你覺得貧道教不了你，另請高明？”

　　子辛一呆，萬萬沒有想到敖丙竟然說出了這麼一句話，氣得他是小臉通紅，可卻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因為他知道，父王不會站在自己這邊。

　　自己能夠跟這位‘可惡的’國師先生學習，還是父王苦苦徵求來的。父王怎麼可能讓自己換個老師？

# 第215章 吾徒子辛

　　話說，敖丙與子辛討論自己應該教他些什麼，敖丙卻是說出了一大堆神通讓子辛干瞪眼，而子辛雖然想算計敖丙讓他展露神通，但是卻被敖丙懟了回來。

　　我剛才都是騙的，其實我什麼都不會，你去告訴你爹，讓他給你換個老師啊？

　　而就像敖丙所說，若子辛真的去告訴帝乙，敖丙不配做自己的老師，那麼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子乙被帝乙很K一頓，然後默默地再回來跟着敖丙學習。

　　子辛年少聰慧，這點還是看得很清楚的，當時可是父王求着國師收自己的為徒的，因此他不會去向自己的父親告狀，因為那不但幫不了自己，而且還會害了自己。

　　子乙臉色通紅，恨恨地看着敖丙，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敖丙笑吟吟地看着他，擺着手說道，“好了，不逗你了，我教什麼你學什麼，當然你也可以選擇不學……”

　　子辛眼睛一瞪，有些無奈地問了一句，“那不知道先生要教子辛什麼？”

　　敖丙臉上的笑容收起來，滿臉嚴肅地說道，“凡間萬道，有學成者可十人敵、百人敵，有學成者可萬人敵，十萬人敵……，你作為我的學生，我雖不能傳你神魔手段，但是必然能讓你上可為十萬人敵，下可為百人敵。”

　　敖丙的眼神睥睨，讓子辛看得眼神迷離，這位先生可真是變幻莫測，不過對於敖丙的描述卻是有些神往，百人敵，十萬人敵，當時何等的風采？

　　不過他的小腦袋瓜中，卻是還不能完全理解敖丙的這句話，百人敵的意思他懂，父王手中大將不少就有此等實力，可是萬人敵十萬人敵的境界，他不能理解，一個人怎麼能夠對付十萬人，那豈不是仙家手段嗎？

　　難道這位國師先生改變主意了？他要傳授自己仙家手段？

　　敖丙當然不會傳授子辛神通道法，他看着子辛說道，“好了，先傳你百人敵的手段，我這裡有一段口訣，今天下午你先把口訣記下……”

　　然後敖丙傳授了子辛一套口訣，這套口訣是敖丙結合對前世武功的認識理解，與這個世界的部分基礎修鍊功法，糅合而成的。

　　這套功法不能讓子辛修道成仙，倒是可以增長他的氣力，有延年益壽的功效，敖丙給這套口訣取了一個很霸氣的名字，“戰神訣”。

　　“這就是我總結出來的‘戰神訣’，你先把口訣記好，然後明日我便傳你相應的招式，然後便是千百遍的練習了……”敖丙擺了擺手，讓子辛去背口訣。

　　子辛小臉上露出了沉思的表情，然後他突然開口說道，“先生，不需要這麼多時間，子辛已經記下了口訣，您是不是可以傳授那些招式了……”

　　敖丙聽了他的話，先是一愣，然後皺着眉頭說道，“記住了？好，你背給我聽，若是真的記住了，說不定我會多教你一點什麼……”

　　子辛眼中忽然爆出一道精光，他將剛剛敖丙傳授他的口訣，一字不差地背誦了一遍，他的聲音之中透着一些稚氣，敖丙的眼中卻是微微露出了一絲複雜。

　　過目不忘，真是一塊璞玉，可惜他是紂王，要不然自己真的收他為弟子，也未嘗不可……

　　子辛背完之後，發現國師先生正獃獃地看着自己，也不知道他怎麼了。

　　敖丙足足愣了半刻鐘才回過神來，他看着子辛，有些意興闌珊。自己也是俗人一個，看人家將來要闖禍，有大因果，便不想收徒，如今看人家資質好，又動了收徒的心思，可還是怕因果糾纏，真是一大俗人吶。

　　他揮了揮手，“好了今天的任務你完成了，就先回去吧，明天下午再來找我……”

　　子辛不明所以，他明明剛才在國師先生的眼中看到了欣喜，可是為什麼又突然讓自己離開？他對這位先生是越來越看不懂了。

　　子辛還沒有開始修鍊，不知道這戰神訣是什麼，不過他卻是知道這篇口訣卻是父王讓他背的那些詩篇文章要晦澀得多，他能記下來還是費了不少心思的。

　　他本以為自己如此表現，必然能夠讓國師先生刮目相看，說不定就能夠傳授自己神通道法。可是敖丙的反應着實出乎了他的意外。

　　敖丙看着子辛遠去的身影，嘴角勾起一個苦澀的弧度，自己什麼時候才能無所顧忌地行事，現在瞻前顧后，真是讓他不爽到了極點。

　　子辛將來是要有大因果的人，自己不能與他有因果的牽連，因此自己不能收他為徒，可是自己這不收他為徒的理由讓敖丙羞惱。

　　敖丙的臉上有些陰沉，腦中的各種念頭紛至沓來，各種念頭交鋒不斷，其中主要是兩大主意，不能收他為徒，因果之事牽連甚大，不能引火燒身，可以利用大商，但不能身陷其中。

　　要收他為徒，什麼因果都是扯淡，不過是給了自己一個怯懦和逃避的理由，紂王資質甚佳，絕對能夠有所成就。

　　敖丙腦中萬千念頭交鋒，卻是讓他躊躇不定……

　　最終，敖丙身上忽地騰起了一團火光，彷彿他要將自己腦中的一且雜念都燒盡，火光之中的敖丙喃喃自語，

　　“不收他為徒，不妥，畏懼因果，於道心有礙，當不畏因果，有因果，斬了就是……”

　　“收他為徒，也是不妥，此時收他為徒，未免有刻意承接因果之嫌，反而落了下乘，當遵守本心，收不收徒在於子辛，在於自己……”

　　“若是他的資質甚佳，又適合修鍊自己的功法，那麼收了他也未嘗不可；倘若他資質不佳，或是與自己無有師徒緣分，這徒弟卻是收不的……”

　　想通這一點，敖丙頓時感覺豁然開朗，修為也有了一絲精進，敖丙自是不會放過這份兒機緣，他立刻閉關，以期突破。若是不出意外，敖丙出關之時，便是金仙中期了。

　　子辛第二天再來尋敖丙，卻是發現國師先生已經在等着他了，不知道是不是錯覺，他發現今天的國師先生有些不同，似乎與自己更近了一些，

　　以前看先生的時候，明明他就在身邊，但他卻總是感覺先生時而近時而遠，似乎隔着一層面紗，看不真切，現在卻是撤去了面紗，子辛真實地感覺到了先生的存在。

　　敖丙笑吟吟地說道，“今天我便傳授你如何將昨天的口訣用於戰鬥之中，如何配合招式的變換，運行口訣……”

　　接下來敖丙一邊演練，一邊教導，將口訣的運行，配合招式的變換，通通講解給子辛聽，子辛聽得很認真，因為他確認這位先生有大神通，他教給自己的當不是凡品。

　　子辛年歲不大，但是悟性極佳，敖丙演練了一遍，他便完全記住了，他照着敖丙的樣子演練了一遍，口訣的配合還有些生疏和磕絆，但是框架已然成型。

　　敖丙眼神暴跳，此子悟性真是不錯，也不知道有如此悟性之人，最終為何會變成荒淫無道的紂王,生生地斷送了成湯基業？

　　敖丙指齣子辛其中的幾個較大的錯誤，然後子辛第二次修鍊便立刻修正了錯誤，甚至還自己找出了一些小破綻，並加以修正。

　　敖丙雖然收過弟子，但是像這樣手把手地教弟子還是第一次，以前他都是講道，講完道便任由他們修鍊，這子辛可以算是敖丙嚴格意義上的第一弟子。

　　在第四遍的時候，子辛已經修正了所有錯誤，他將敖丙教授的戰神訣配合九式招數，完美地演練出來，與敖丙的演練相差不大，但威力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

　　敖丙點着頭，滿意地說道，“你的悟性很不錯，竟然在三四個時辰內掌握了我教授你的招式，但是還遠遠不夠，每一個招式都是千錘百鍊出來的，明天你便先演練一千遍吧？”

　　時光荏苒……

　　五年時間一晃而過，敖丙的國師府中，有一個人影閃轉騰挪，漫天的拳影在他的周身遊走，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強大的氣場，僅是氣場便可以將一個成年壯漢撕碎。

　　突然，拳收影散，一切戛然而止，讓人看得是忽地心中一突。向那人影看過去，竟然是一個稚氣未脫的少年，不過十三四歲的樣子，但是少年臉上卻是透着一絲成年人都不曾存在的剛毅與穩重。

　　忽然在他的身後一陣掌聲傳來，一個青年道人走了過來，“三王子，您已經將我傳授給你的戰神訣修鍊到了巔峰，已經是當之無愧的百人敵……”

　　這正是大商三王子，未來的紂王，子辛，此時的少年子辛對着道人躬身一禮，“先生，您來了，子辛能夠有此成就，全賴先生栽培，不過……”

　　“怎麼？有什麼還是不能說的？”

　　“先生，請傳授子辛萬人敵、十萬人敵之術……”

　　敖丙哈哈一笑，“你終於向我討要此術，原本因為你會早就忍不住呢，沒想到這一下就是五年……”敖丙幽幽一嘆，“本來我想傳你萬人敵之術，可是我現在改主意了，我要傳你仙家手段，不知道你做好準備了沒？”

　　“先生，萬人敵之術不是仙家手段嗎？”子辛不由得脫口而出。

　　“當然不是，不過你以後卻是不能再叫我先生了……”

　　子辛一愣，隨後臉上卻是狂喜，忽地跪倒在地，“弟子子辛，拜見老師～”

　　“哈哈，好徒兒，我這次就受你一禮，不過以後你為大商天子，卻是不能拜我了……”敖丙笑着扶起了子辛。

# 第216章 帝乙壽宴

　　話說，子辛修鍊敖丙傳授的戰神訣，終於有了很大的成效，因此他向敖丙求萬人敵十萬人敵之術，原本他以為會是仙家法術，可是聽敖丙的意思，自己竟然猜錯了。

　　不過，雖然他猜錯了，但敖丙卻是已經決定正式收子辛為徒，傳授他神通法術，因為這些年的相處下來，敖丙覺得此子當為自己之徒。

　　五年時間的相處，敖丙已經完全地將這個弟子看透了，他可能有些自負和傲氣，但他絕對是不是禍亂天下的昏君。

　　而且敖丙也終於確定，帝乙選擇子辛為繼承者，就是因為他的才情和能力，當然也有他嫡長子身份的原因，不過當不是主要因素。

　　子辛這五年來的努力，敖丙都看在了心中，此子才情甚佳，而且又肯下苦工，敖丙一直在觀察他，便是為了最終決定要不要收他為徒。

　　即是要遵循本心，那麼便不能隨意收徒，必須要仔細考察子辛，看他夠不夠格做自己的弟子。

　　事實證明，子辛確實有資格作為自己的弟子，他絕對不相信這就是歷史中傳說的商紂王，自己在他的身上看不到任何昏聵的痕迹。

　　若是他真的變成了歷史中的商紂王，那自己也認了，可是他實在想不到，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才會讓子辛變成那樣。

　　敖丙受了子辛一跪，他扶起子辛，“我傳授你的仙家神通，確實也是萬人敵十萬人甚至是億萬人敵之術，可是我本想傳你的卻是謀略兵法之術……”

　　“以凡人之軀，能以一人之軀擋千萬之卒，唯有智謀兵法耳，不過既然我已收你為弟子，那麼自然是要傳授你仙家大道，這些凡人兵法，你可以去找聞仲大將軍教授你……”

　　聞太師此時還不是太師，他是帝乙的託孤大臣，領太師銜，是紂王的老師，不過自己現在成了紂王的老師，自己豈不是又成了太師？自己不知不覺間又搶了聞太師的位置？

　　隨即敖丙搖了搖頭，自己已經是國師，不可能再成為太師，因此自己雖然與紂王有師徒之實，但是國師加太師，自己的權柄太大了一些，而且有些東西是自己教不了子辛的。

　　因此太師之位，當另有人選，而且很有可能會是聞仲。

　　子辛聽了敖丙的話，心中一動，他皺着眉頭說道，“兵法謀略自然是有將軍們去參悟，弟子為君，為何還要學這些東西？”

　　“你為君，確實不需要參悟學習兵法謀略，可是你必須懂得，因為只有懂，你才能統御諸位將軍，讓他們在你的統御下，征戰四方，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子辛被敖丙的話說的熱血沸騰，他知道如今大商四方諸侯環伺，只有強大的武力才能讓四方臣服，他躬身一禮，

　　“老師說的極是，弟子將來想做一個開拓之君，就必須要學兵法，學謀略……”

　　敖丙欣慰地點了點頭，“你明白就好……”他眼中閃過一絲惆悵，“大商將有一場大的劫難，而你將是劫難的主角，你要做好準備……”

　　“此劫你若是渡不過，一切皆休，你我師徒緣分當盡，為師儘力保你一線生機。若你渡過此劫，你便要跟隨貧道離去，這大好江山你可捨得？”

　　子辛的眼中閃過一絲猶豫，自己真的要放棄榮華富貴、人間帝業，去修道？

　　說真，他是有些舍不得。

　　“你可知一個長生的帝王，便是災劫……你猶豫了，說明我沒有看錯你，若你一口答應我，我才是真的要失望了，而這也正是我這些年來不想傳你道法的緣故……”

　　“老師，我不知道……”敖丙的話，或許之前他不會懂，但是現在的他懂了，一個長生的帝王，會讓太子皇子失去耐心，而這就是禍亂的根源……

　　“好，這個答案也算過關了，至少你不曾騙我，將來……”敖丙頓了一頓，接着說道，“將來的事情，將來再說吧……”

　　接下來，子辛卻是開始跟隨着敖丙學習神通道法，敖丙沒有傳授他新的東西，而是將戰神訣深化，子辛學的東西，依然是那些，不過卻是更加的深沉，一招一式之間已經具備了神魔的威力。

　　另外，在敖丙的幾經倡議下，子辛拜聞仲為師，跟隨着聞仲學習兵法。甚至在敖丙的授意下，聞仲還將軍中的一些調令也帶給子辛，讓他參詳，領悟其中的兵法變換。

　　就這樣又過了兩年時間，子辛已經到了鍊氣化神境界，結成了體內金丹，算是一個合格的練氣師，壽命也增至了五百壽。

　　聞仲對這位弟子也很是滿意，不驕不躁，而且很尊重自己，他作為一個王子，能做到如此地步，已經是不容易了，他是竭力將自己的所學，都傳給了子辛。

　　這一天，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發生了，這件事情卻是決定了大商未來的命運，也決定了封神之劫以武王滅紂的基礎。

　　帝乙的壽宴，在王宮舉辦，這是帝乙的五十大壽，自然是要大辦。大商所有的官員都來了，子辛身為帝乙的三王子，敖丙身為大商國師，他們自然在宴席之中。

　　帝乙的王座高居中央，這些年來，帝乙已明顯見了老態，神容枯槁，敖丙一眼望過去，卻是斷定，五年之內，帝乙必然魂歸。

　　不過，此時他的臉上卻是喜意盎然，興緻勃勃地看着滿朝文武和自己的王族後輩。

　　敖丙，聞仲，比干三人一排，坐在帝乙的右手列。而帝乙的三個兒子，微子啟，微子衍，子辛坐在左手列。其他的官員和皇室按照職位大小、輩分，各自落座。

　　敖丙掃視着在座的眾人，他坐在第一位，比干坐第三位，聞仲坐中間將兩個人隔開。也不知道他們三個人的位置是不是帝乙刻意安排的。

　　敖丙和聞仲在底下小聲地交流着，他們私下的交情不錯，時常坐在一起論道，商議國事。當然論道之時，敖丙佔據了九成以上的話語，不過地仙境的聞仲只能默默地聽着。

　　敖丙沒有將自己的真實身份告訴他，若是論資排輩，敖丙是通體教主的嫡系弟子，聞仲的老師是金靈聖母，是通體教主的四大弟子之一，敖丙當是聞仲的師叔。

　　但是，敖丙卻是言明自己曾經與金靈聖母相見數面，因此聞仲對敖丙很是尊重，再加上他眉心第三隻眼，看不透敖丙的虛實，知道敖丙的實力遠在他之上。

　　聞仲眉心有一眼，可辯忠奸，識黑白。

　　但是他這一神通，也有其局限性，凡人他可以看得透徹，不過若是遇到道行高深的修道人，他的神通便不靈光了。

　　比干對敖丙，依然是橫眉冷對。雖然子辛、聞仲，甚至商容，都曾經勸過比干，這位國師大人不是奸佞，他是真的心繫大商。

　　可是，比干依然執拗地認為，這個國師不是好人，他潛伏在大商是有目的的，一個不可告人的目的。並且還反勸那幾位，要遠離敖丙。

　　這也搞得敖丙很是鬱悶，自己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得罪了這位王叔，讓他這麼仇視自己……不過想想這位後來的結局，敖丙心中也就不願與他計較。

　　宴會之上，觥籌交錯，漸漸地瀰漫在一片歡聲笑語之中，忽然一個不和諧的聲音傳過來，

　　“三弟，聽聞你從小便力大無窮，更兼跟隨國師大人學習，今日趁着父王壽誕之日，不若顯露一番，以資助興，如何？”

　　說話的卻是子辛的大哥微子啟，他目光之中隱現陰謀的笑意，灼灼地盯着子辛。

　　子辛卻是不慌不亂，他沉穩地說道，“不知道大王兄想要小弟如何顯露，弟素聞二王兄拳腳了得，不若二王兄便隨弟走上兩招，為父王祝壽如何？”說著話，子辛的雙手卻是好似一雙鐵鉗，將微子衍的手臂緊緊抓住。

　　微子衍臉色大變，他慌張地想要掙脫敖丙的手，可是哪裡掙脫得了，他慌張地說道，“大王兄，三王弟，今日乃是父王壽辰，不宜動武，還是欣賞歌舞吧？”

　　子辛嘴角勾着一絲笑意，鬆開了微子衍的手臂，有些好奇地看着微子啟。

　　微子啟臉上神情分毫不變，“三王弟，聽聞你已娶妻東伯侯之女姜文薔，那你是否能夠放棄黃小姐，我對黃小姐可是傾慕已久……”

　　子辛一愣，沒有想到大王兄與自己為難的緣由竟然是這個，不過自己不曾認識什麼黃小姐啊？但是這種場合，自己卻是寸步不能退縮。

　　帝乙久久不立太子，雖然有些偏向於子辛，但是王命難測，誰也不知道帝乙究竟是什麼打算。朝中分成了兩派，其中一派認為大王子性行溫順，才德深厚，當為太子，繼承王位。

　　而另一派認為，子辛為嫡長子，而且自小勇武過人，當為太子之上上選。

　　子辛搖着頭說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王兄實在是有些讓人所難啊？”子辛甚至都不知道那所謂的黃小姐是哪位，但他卻是對着微子啟狠狠地懟了過去。

　　敖丙和聞仲對視一笑，這位弟子可以出師了……

　　PS：感謝玉蟾真人的票票，感謝！！

　　這一章是在火車上寫的，真是難受啊……從八點一直寫到現在……唉……

# 第217章 倒拽九牛

　　話說，敖丙作為大商國師參加了帝乙的壽宴，在壽宴上，子辛的大王兄微子啟發難，子辛應對自如，沒有絲毫的遲疑，將微子啟的詰難化於無形。

　　敖丙點了點頭，子辛是真的可以出徒了。這些年來敖丙為了鍛煉子辛，甚至將朝歌城的一些案件都找了來，鍛煉他的判斷能力，和決斷能力。

　　相對於子辛，微子啟則是完美地闡釋了一個宮廷長大的皇子，應該具備的‘品質’，高傲，目空一切，而又披着忠厚的外衣。

　　微子啟和子辛比起來，差的可不是一點半點，他聽了子辛的話，頓時有些惱怒，冷冷地哼了一聲，“三王弟，你就不能給王兄一個面子么？”

　　子辛呵呵一笑，“大王兄哪裡的話，所謂男歡女愛最正常不過了，況且不是應該長兄謙讓小弟么？”

　　微子啟冷哼了一聲，臉色有些陰沉地看着子辛，他不再言語，看着台下的歌舞表演。子辛臉上神情未變，接着喝酒觀賞歌舞，處變不驚。

　　最上首的帝乙將一切都看在眼中，看着三個兒子，他的臉上神情看不出喜怒。

　　這個時候，宴會之中忽然傳出了一陣叫好聲，表演的卻是舞牛，只見一個人影在不斷地嘗試激怒九頭健壯的公牛。

　　而每每公牛衝過來的時候，他總是能夠險險地避過公牛的衝擊，他就在九頭公牛之中穿插而過，驚險異常，一個個驚險的動作，引起眾人的一陣陣驚嘆和稱讚。

　　微子啟這個時候忽然笑呵呵地說道，“三王弟，你看這舞者如何？不知道三王弟的身手比之如何？要不要比試一番……”

　　他的聲音不小，傳到了不少人的耳中，殿中忽地靜了下來。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子辛和微子啟的身上，便是帝乙的目光都落在了二人身上，不過他看向微子啟的目光卻是有些陰冷。

　　子辛面對眾多的目光，沒有絲毫的膽怯，他將自己杯中之酒，一口喝乾，忽地站了起來，哈哈大笑，“好，既然大王兄執意要看小弟的神通，那小弟就獻醜了……”

　　子辛腳下一踏步，飄身來到了場下那個舞者的身邊，然後他一把揪起了那個舞者，將他丟出了場外。子辛腳下微錯，躲過了背後衝過來的一頭公牛，伸手一抄，攥住了牛尾巴，往懷中一拽，那頭牛的衝勁立刻一滯。

　　然後只見那頭牛不斷地嚎叫着往前沖，可是它的蹄子只能在原地踏步，根本前進不得分毫，子辛手中拽着牛尾，轉身向著另外一頭牛而去，而他手中的那頭公牛被他托着後退。

　　子辛有抄起了另外一條牛尾巴，這頭牛的命運與剛才那頭一樣，兩頭牛再次被子辛推着後退。子辛又故技重施，將另外七頭牛的尾巴都攥在手中。

　　九牛頭朝外低着頭往前沖，子辛站在原地動都不動，臉上甚至都沒有絲毫的吃力的表情。九頭牛就好似一朵大花的就多花瓣，子辛便是花瓣中央的花蕊。

　　所有人都看呆了，直到帝乙的一句話，才將他們驚醒過來，“好麟兒，好，好，好啊……”

　　“轟～”

　　殿中立刻就炸開了鍋，所有人的看向子辛的目光都不同了起來，這位三王子竟然如此勇猛，簡直是天人一般，剛才的那舞者不過是取巧而已，可是現在子辛的表現卻是讓他們看到了真正的勇武。

　　微子啟的臉色有些發白，他們來想要讓子辛出醜，可沒想到竟然反而成就了他的威名，尤其是在聽到了帝乙對子辛的誇獎，他的臉上一絲血色都沒有了。

　　宴會繼續，不過那個剛剛還倒拽九牛、現在卻又氣定神閑地飲酒的三王子，卻是成為了宴會的主角，大大地搶了帝乙的風頭，不過帝乙卻是絲毫不惱，反而是笑眯眯地看着這一切。

　　在宴會結束的時候，帝乙宣詔：“三王子子辛勇武過人，天生神力，性行淑均，聰慧敏捷，乃是天賜麟兒，特授‘壽王’爵位。”

　　然後帝乙又將三位王子都流了下來，這次的談話持續了三個時辰，沒有人知道他們父子四人談了些什麼，只知道出來的時候，微子啟和微子衍都有些失魂落魄，而壽王子辛，卻是看不出任何的表情。

　　第二天一上朝，就有大將軍聞仲、王弟比干、王宮長吏商容奏請商王立壽王子辛為太子。一石激起千成浪，有隨聲附和的，同樣也有积極反對的。

　　最終帝乙結束了他們的爭吵，他當眾宣布立壽王為太子后，下旨在兩月後舉行正式的冊立大典，令各路諸侯前來朝賀。

　　同時並下旨賜婚，將武威將軍黃滾之幼女作為側室許配給太子，擇吉日完婚。並且授大將軍聞仲為太子太師，商容為太子伴讀。

　　這賜婚的皇命一出，剛才還對擁立壽王為太子表示異議的黃滾頓時啞火，面色變得有些複雜，最終只能老老實實地叩謝王恩。

　　而大王子和二王子分別被封為陳王和越王，並且着令他們即刻前往封地。子辛成為贏家，他距離商王更近了一步，同時距離那個紂王又近了一步。

　　敖丙只是默默地看着事情的發展，他很滿意這個弟子，他是無論如何也不相信，這個弟子要成為歷史上的商紂王，若不是歷史有誤，那麼這其中必然是有什麼貓膩。

　　不過，敖丙的清閑日子也結束了，因為他被通天教主叫去金鰲島，因為通天教將要離開洪荒世界，前往三十三重天外太清天，這次可是截教的一次全面聚集。

　　通天教主先是講道七七四十九天，然後又將量劫將至的消息告訴了他們，最終囑咐他們一句，“量劫之中多兇險，若是自忖神通不高者，只需關閉洞府，默誦黃庭，百年之後量劫自過……”

　　最終通天教主將四大弟子還有敖丙叫到了一起，通天教主的四大弟子具是大羅之境，而敖丙那金仙中期的修為顯得格外扎眼。

　　四大弟子知敖丙成了師尊的弟子，也不意外，師尊的弟子太多，多一個弟子實在不是大事。他們與這位新師弟不過點頭之交，僅僅只是見過數面而已。

　　而敖丙又忙着布局封神，他交往較深的主要是趙公明、三霄、十天君等在封神中大放異彩的各位，四大弟子之中他就是與大師兄多寶聊過幾句，而另外三位去拜訪的時候，都在閉關修行。

　　通天讓多寶好好照顧諸位師弟師妹，若是遇到闡教門徒，不可主動招惹，但若是他們先生事端，則不必留手，通天教主已經做出了讓步，此時卻是不會留手，不會讓自己的弟子吃虧。

　　最終通天教主讓多寶若是遇到難以定奪的事情，可以聽聽這位小師弟的意見，搞得敖丙立刻就成為四雙眼睛的焦點。

　　通天教主覺得都吩咐過了，一切封神之後自見分曉，他化作一道劍光，向著洪荒之外天外天而去……

# 第218章 截教權柄

　　話說，通天教主將自己的所有門徒都叫了去金鰲島，吩咐一番之後便離開了金鰲島，去了那三十三重天外。

　　通天教主離去之地，只剩下了五個人，其中四個人的目光都落在了第五人身上，那位有些不好意思地搓着自己的手，滿臉賠笑，

　　“各位師兄師姐，師弟這廂有禮了，師弟我曾經去拜訪，師兄師姐都在閉關，因此一直都沒能與各位師兄師姐多多交流一下，這次時機正好，不如就好好親近一番吧……”

　　四道目光，頓時散去了三道，金光聖母、龜靈聖母、無當聖母卻是收回了自己的目光，其中金光聖母目光轉向了多寶道人，

　　“大師兄，老師去了洪荒之外，囑咐我等應對量劫，不過師妹一心向道，無心入劫，此次量劫就有勞大師兄主持大局了……”

　　另外龜靈聖母與無當聖母一起打了個稽首，“大師兄，師妹也是這個意思……”

　　多寶道人眉毛不自然地跳動着，眼睛直直地看着三位師妹，最終無奈地賠笑說道，“三位師妹，滋事重大，師兄獨木難支，所以還請三位師妹……”

　　金光聖母卻是毫不客氣地打斷了多寶後面的話，“大師兄，聽老師的意思，此次量劫我截教的對手主要是二師伯闡教眾弟子，他們還不需我等四人同時出手，大師兄跟隨老師最久，修為最深，合該統籌大局，所以大師兄就不要推諉了……”

　　然後金光聖母翩翩然飄身而去，龜靈聖母和無當聖母對視了一眼，她們一起說道，“金光師姐所言極是，我等就去參悟道法了……”

　　於是她們緊隨金光聖母飄身離去……

　　只留下了多寶道人和敖丙大眼瞪小眼地留在了原地，多寶道人臉上滿臉的懊惱，敖丙甚至聽到了他的嘟囔聲音，

　　“大師兄就該如此操勞嗎？大師兄就該入劫嗎？你們知道這要浪費多少時間嗎？大師兄就不要修行嗎？實在不行我們四個輪值也可以啊？”

　　那三位還沒有走遠，多寶雖然聲音很小，但卻是一字不差地落在了她們的耳中，於是三個人影走得越發迅疾了，化為三道流光立刻就消失不見了。

　　敖丙卻是嘴角抽搐地看着眼前的一幕，這就是傳說中的截教四大弟子？真是聞名不如見面，見了面還不如聞名。

　　他們也實在是太隨性了一些，只聽說過爭權奪利的，還沒有見過向他們這般推三阻四的，竟然都沒有人願意站出了統籌大局。

　　統領截教萬仙，那是何等的權柄啊？

　　可是眼前這四人，竟然絲毫不為所動，彷彿這等權柄還不如閉關一場來的有意義。

　　多寶看着三位師妹遠去的流光，滿臉的失落，喃喃自語道，“唉，為什麼我是大師兄，我能不能不做大師兄，大師兄實在是太累了……”

　　足足嘟囔了半個多時辰，多寶這才注意到了一邊嘴角抽搐的敖丙，他尷尬一笑，

　　“師弟啊，真是不好意思，讓你見笑了，對了，老師說量劫之中若有不可決斷之事，讓我問詢於你，不知師弟何以教我？”

　　敖丙差點被自己的口水嗆死，他嚴重懷疑自己上次見的多寶大師兄是不是假的。

　　上次相見還挺正常的，甚至大師兄還有一點小高冷，可是現在變化也太大了，竟然在自己面前自言自語了半個時辰，這大師兄也真是夠了。

　　不過他聽到多寶談到封神之劫，也不由得嚴肅起來，整理了一下思路，他開口說道，“大師兄，這次量劫非同小可，不僅僅是量劫之爭，而且還是道統之爭，二師伯門下與我截教必有一場爭鬥……”

　　“這件事情我知道，師尊早就吩咐過了。不過二師伯門下弟子不多，絕對不是我截教對手，而且二師伯和老師都不能插手，因此無需擔心……”

　　“大師兄，你也知道二師伯門下不是我截教對手，二師伯豈能不知，他既然如此做，必然是留有後手，我們切不能掉以輕心……”

　　“師弟多慮了，二師伯門下，也就只有燃燈道人需要注意一下，其他眾人不足為慮……”

　　敖丙心中有些壓抑，尚未開始爭鬥，身為大師兄的多寶便如此自信，輕視闡教眾人，必然是要吃大虧的。闡教實力確實不如截教，但是備不住他們背後下黑手啊。

　　“大師兄，這次封神之劫是以商周之爭為基礎，而想必大師兄也有所耳聞，我截教弟子大都在商族一方，可是這場人間朝代更替，周族卻是勝者……”

　　多寶道人哈哈一笑，搖着頭笑着說道，“師弟，你卻是不懂了，商周之戰只是形式，關鍵的還是我等修道之人的鬥法，況且量劫之中各有可能，便是商存周滅，也不是沒有可能……”

　　敖丙聽到多寶的這句話，心中一驚，第一感覺就是不可能，以周代商乃是天數，怎可能反之，“師兄，以周代商乃是天道使然，恐怕不會更改吧？”

　　“哈哈，師弟，量劫之中一切皆有可能，只要圓滿了量劫所需劫數，小的變動無傷大局。朝代更替不過是小的曲折，日後自會回到正常軌跡上來……”

　　忽然，多寶道人眼珠一轉，卻是忽然想到了什麼事情，目光灼灼地看着敖丙，眉開眼笑，臉上的皺紋燦若一朵菊花，嘿嘿地笑着，

　　“師弟，聽說你是大商國師？那能不能幫師兄個忙？”

　　敖丙渾身激靈靈打了個冷戰，背後的寒毛都輸了起來，這老傢伙在打什麼主意，笑得那麼噁心，為什麼有點心驚膽戰呢？

　　敖丙後退了兩步拉開了與多寶的距離，小心地回應道，

　　“師弟我與成湯有舊，所以才做了這大商國師，師弟道行微末，恐怕幫不了大師兄，大師兄還是去找其他師兄弟吧？”

　　“師弟哪裡的話，只是一點小事，師弟一定能幫上忙的，師弟千萬不要推脫……”多寶臉上的笑容越發的燦爛，敖丙渾身的寒毛都豎了起來，每根寒毛下面都是一個個的雞皮疙瘩。

　　敖丙見推拖不得，硬着頭皮說道，“大師兄先說是什麼事情吧？若是能幫，師弟一定幫……”

　　多寶大笑着，向前搶了兩步，一把攥住了敖丙的手，“幫得，幫得，一定能幫得，師弟也知道，我截教多有弟子在商朝為官，因此這就限制了我截教必然是要站在商族一方，而師弟又是大商國師，不若此次量劫就由師弟來統御吧？”

　　敖丙頓時一呆，甚至要掙脫多寶的雙手，也不由得頓了下來……

　　截教權柄，要落在我的手中？

# 第219章 四帝爭輝

　　話說，敖丙獃獃地看着多寶，實在想不通這位截教大師兄在想些什麼，封神量劫之中截教由自己統御？你不是在搞笑吧？

　　自己拜入通天門下滿打滿算不過幾百年時間，聽起來好像很長，可是相對於多寶、三霄等截教嫡系弟子追隨通天教主幾個量劫的時間來說，這幾百年時間根本就不值一提了。

　　自己就是新進門的的小師弟，論資排輩，自己是最小的一個，可是現在多寶竟然將關乎截教興亡命運的權柄，隨意地交到了自己的手中。

　　敖丙瞬間就感覺一定是自己瘋了，要麼就是多寶瘋了。

　　多寶卻是一點都沒有瘋了的覺悟，他圍着敖丙轉了兩圈，上下打量着敖丙，嘴中嘖嘖稱奇，

　　“不錯，不錯，真不錯，雖然只是金仙中期，但是根基很是牢靠，二師伯門下能夠勝你的不在少數，可是能夠留下你的便不多了，由你主持封神，實力是不成問題了……”

　　多寶眉開眼笑，狀若瘋癲，臉上掛着興奮的光芒，“最最關鍵的是，師弟還是大商國師，還有比這更巧妙地事情嗎？師弟在大商可以為我截教弟子多多謀划，與二師伯門下好好鬥上一斗……”

　　“大師兄，師弟我道行鄙陋，資歷淺薄，恐怕難當此重任……”

　　“哈哈，三位師妹，你不幫師兄，師兄如今想到其他方法了，有敖丙師弟在前面主持大局，師兄我又能去好好演習道法了……哈哈……”

　　“大師兄，還是您親自主持封神大局吧？我實在是……”

　　“我已經觸摸到了准聖境界，只要再多一絲領悟，我就是准聖了，哪裡有什麼時間入劫……”

　　“……”敖丙無語凌亂之中……

　　三天之後，一個人影緩緩地飛過東海之上，正是從金鰲島碧游宮出來的敖丙。

　　敖丙想想這三天的事情，他還是有些恍惚，那位多寶大師兄實在是太不靠譜了一些，竟然不管不顧自己的勸阻，直接將截教眾弟子召集起來，然後當眾宣布——

　　這次的量劫將由老師新收的弟子敖丙統御，在量劫期間，截教任何門人，對於敖丙師弟的要求都要儘力滿足，不得有違。

　　多寶大師兄宣布完畢之後，直接拍拍屁股走了，只下了數萬雙眼睛注視下的敖丙。

　　敖丙感覺頭皮發麻，被數萬尊仙人盯着，敖丙感覺自己渾身難受。

　　真是特么奇妙的經歷，這樣的經歷他再也不想體驗一次。敖丙對他們來說確實是新人，而敖丙看着下面數以萬計的截教門徒，九成他都不認識。

　　不過，從即刻起，他們卻是全部都認識敖丙了，但是這並不代表了他們認可了敖丙，畢竟他們不了解敖丙，對於敖丙統御量劫一事，心中打鼓。

　　原本不少有心入劫的截教門人，此刻卻是瞬間打消了入劫的打算，若是多寶大師兄為首，他們倒是可以入劫尋求機緣，可若是這位陌生的師弟……

　　他們不敢冒險，他們不知道這位陌生的師弟才情如何，將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到一個不熟悉的人手中，那絕對是找死的行徑……

　　敖丙尷尬地講說了一番，動員大家多多支持自己，他得到的也是尷尬的回應，除了少數與敖丙有點交情的點頭回應，其他全都是淡漠的眼神……

　　敖丙察覺封神有種被玩壞的節奏，先是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先退出了此次封神紛爭，讓此次量劫少了很多的變數。

　　現在自己又執掌了截教權柄，在自己的率領下，截教弟子入劫情趣不高，封神之劫好像打不起來了，封神將是闡教的獨角戲嗎？

　　敖丙在東海之上漫無目的地飛行着，他卻是在考慮着，自己接下來應該怎麼辦，如今自己執掌截教權柄，若是自己約束截教門徒，倒是真的可以避過闡截之爭，不過那真的就是被玩壞了。

　　敖丙有些氣惱地揪着自己的頭髮，事情怎麼會發展成這樣？不知不覺間已經完全超出了自己的認知，簡直就是一團亂麻。

　　敖丙忽然覺得，自己就不該拜通天教主為師，至少不能將封神的事情告訴他，現在封神被玩壞了，自己無法先覺先知，又怎能搶佔先機？

　　忽然，敖丙心血來潮，心中一動，掐指一算，臉上卻是一變，他化為一道流光，立刻向著大周都城朝歌城而去，帝乙好像快不行了……

　　敖丙在朝歌城外，就看到一顆帝星從天際墜落，臉上不由得一沉，帝乙已經去了，自己終究是沒有趕上最後一步。

　　他眼神忽地一凝，天空之中竟然升起了四顆帝星，其中一顆在大商，想必便是紂王，兩顆在西岐，敖丙心中一動，忽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還記得當年敖丙送自己的分神轉世的時候，他看到了太姒腹中的嬰兒身有紫氣纏繞，於是認定太姒腹中乃是姬發，作為大商的開拓者，必然是有神異伴身。

　　可是太姒生下嬰兒，敖丙卻是知道，嬰兒乃是伯邑考，可是伯邑考身上為何會有帝王紫氣？敖丙之前沒有注意，現在卻是忽然想到了原因——

　　因為伯邑考乃是紫微星下凡！！

　　紫微星是帝星，可是帝星卻不一定是紫微星。

　　西岐的另外一顆帝星，想必對應的應該是姬發了，他是天命之人，自然有一顆帝星。不過最讓敖丙看不透的是第四顆帝星，因為第四顆帝星來自於西方。

　　這個西方不是東方的西部，而是真正的西方，西方教的西方，可是西方為什麼會出現了一顆帝星，而且還能與另外三顆帝星爭輝？

　　西方貧瘠，文明發展緩慢，靈氣缺失，難有大成就者，這也是西方二聖一直覬覦東方的原因，想要來東方傳教的原因。

　　即便是西方又出一尊帝，可是他不應該與東方三顆帝星有沖退才對，但敖丙卻是發現，現在的四顆帝星已經有了爭輝的趨勢。

　　三帝爭輝的話，敖丙倒是可以理解，畢竟既然伯邑考是自己的分神，那麼自己絕對不會讓他被紂王剁成肉餡，伯邑考應該有更闊的空間，應該有與姬發一爭大統的資格，甚至敖丙有必勝的信心。

　　可是西方的帝，會與東方的這三尊帝有衝突？難道是西方打到東方來了？或者東方打到西方去了？

　　敖丙搖了搖頭，這個世界是越來越混亂了，他甚至嚴重懷疑自己是不是來錯地方了，這個世界其實根本就不是自己知道的洪荒世界，而是一個有些類似與洪荒的世界。

　　這個世界已經不是自己印象中的世界，以後的路不好走了，越發的撲朔迷離了。

　　敖丙再次掃了一眼天空的四顆帝星，心中一動，現在最耀眼的便是子辛的帝星了，觀天下形式來說，子辛也確實佔據了極大的優勢和主動。

　　敖丙邁步走進了朝歌城，城中沒有絲毫的異樣，這就是了，帝乙剛剛離去，恐怕消息還沒有傳出來，就在敖丙這樣想的時候，忽然從遠處傳來一聲悲愴的呼喊，

　　“陛下歸天啦～～”

　　喧鬧的朝歌城瞬間變得安靜，忽然一聲悲呼，“陛下，您怎麼就走了啦……嗚嗚……”一聲引動了所有的情緒，所有人的痛哭起來。

　　敖丙看着全城慟哭的百姓，心中一嘆，帝乙確實是位好帝王，看百姓對他的態度就看得出來，不過他卻是絕對想不到自己的基業會毀在自己的兒子手中吧？

　　敖丙現在還不能相信，自己的弟子會成為歷史中的紂王，這次帝乙歸天，紂王即位，將是一個很好的觀察機會，若之前的他都是偽裝，現在他登上帝位，應該要露出本來面目了。

　　希望自己沒有看錯吧？

　　敖丙邁步向著自己的國師府而去，帝乙歸天，周王即位，封神之劫是真的要來了，不過這在自己率領下的截教，怎麼與闡教鬥上一斗卻是個大問題。

　　三天之後，帝乙殯天的消息傳遍大商，天下縞素，並子辛即位，為商王，帝辛。

　　即位之後的帝辛，封大將軍聞仲為太師，領天下兵權，商容為首相，總領內政事物，皇叔比干負責監察百官，並且令天下百姓為帝乙穿素衣，於半月後葬帝乙與帝陵。

　　直到帝乙下葬一個月之後，敖丙才再一次見到了自己的弟子。如今的商王帝辛，他身穿帝袍，前往國師府，向敖丙問安。

　　敖丙看着眼前的弟子，這是自己傾注心血最多的一個弟子，雖然更多的是為了布局，可是這些年來下來他已經完全將帝辛當成了自己的弟子。

　　帝辛依然是自己的弟子，他的眼中有了雄心，有了開疆擴土的壯志，不過他對自己的尊敬沒有減少分毫，敖丙知道這個紂王，還不是那個紂王。

　　帝辛有雄心壯志，他是不可能變成那個傳說中的紂王，其中必然是有什麼因素在內，不過敖丙卻是不知道這個因素是什麼。

　　不知道的才是最可怕的。

　　“老師，我想對外用兵，不知道老師以為如何？”帝辛忽然開口說道。

# 第220章 一首淫詩

　　話說，帝辛即位之後，足足一個多月才去拜訪敖丙，敖丙是他的老師，帝乙此番行徑似乎有些不妥，可是敖丙並沒有任何的芥蒂。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弟子還是當年的弟子，不過他現在地位不同了，心中考慮的事情也不同了，這些時日他一直都是在處理政事，現在他終於是來見自己了。

　　可是敖丙萬萬沒有想到，這弟子再來見自己，卻是想要出兵，他才剛剛即位，便要坐不住了么，敖丙眉頭一挑，不置可否，

　　“你要對何處動兵？”

　　“不久前東伯侯姜桓楚上書，說東夷最近有些異動，恐怕是要出兵了，東夷一直都是大商的大患，弟子剛剛即位，需要一場大勝提升威望，穩固帝位……”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在你之前有多少帝王想要剷除東夷，可是東夷依然存在，你這次動兵，成則成矣，若是不成，恐怕反而會危急你的威望……”

　　敖丙眼中閃着幽幽的光，看着帝辛一字一頓地說道。

　　帝辛聽了敖丙的話，陷入了沉思，良久之後他才拱了拱手說道，“老師言之有理，即是如此，弟子這就下詔讓東伯侯起兵抵禦東夷……”

　　敖丙點了點頭，事實證明帝乙還是自己的弟子，至少能夠聽從自己的勸誡，若是紂王，恐怕就沒有這麼好說話了。

　　帝乙又向敖丙請教了一些修鍊上的難題，敖丙為他一一解惑，然後帝辛起身告退，敖丙目光幽幽，自己這弟子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變故？

　　敖丙便又在國師府中安頓下來，他靜靜地等待着封神之劫的到來，那一天快了……

　　三月十五日，乃是女媧娘娘聖誕之日，丞相商容奏請帝辛，於女媧廟降香，為大商祈福！帝辛欣然應允。

　　帝辛端坐於龍輦之上，滿朝文武具是跟隨而來，敖丙自然也在龍輦之側，他的身邊還有太師聞仲，丞相商容，皇叔比干，上大夫梅伯等人。

　　敖丙眼神亂飄，這就是封神的開始啊，一切的故事都是女媧廟降香開始的，可敖丙卻是嚴重懷疑帝辛會提那樣一首淫詩。

　　一切的一切，都會從今天揭曉。

　　行至女媧廟，待眾人自女媧廟中隨班拜賀完畢后，帝辛才離開龍輦進入女媧廟。這帝王進香，只得帝辛一人前往，方可显示其顯赫的身份，也可表示其真心，敖丙等臣子卻是不便一同隨行。

　　不過敖丙卻是立刻緊張起來，他運轉自己的神識，籠罩着紂王，觀察着紂王的一舉一動，他倒是要看看這女媧廟降香是怎麼回事。

　　剛剛敖丙已經看過了，什麼傳說中的都是扯淡。

　　傳說中，紂王在女媧廟中，一股清風吹過，讓他透過輕紗看到了女媧娘娘的容貌，頓時神魂顛倒，提下淫詩一首，惹惱了女媧娘娘，這才招來了軒轅墳三妖，着令三妖禍亂大商社稷。

　　敖丙看過，那女媧娘娘的雕塑不過是木胎泥塑，臉上塗著顏料，實在與美扯不上關係，若是有人能夠被這泥塑迷得神魂顛倒，敖丙現在就把這泥塑吃了。

　　帝辛進入女媧廟，臉上滿是恭敬，他跟隨敖丙修道，知道一些修行界的事情，知道女媧娘娘不僅僅是人族聖母，還是天道聖人，強大無比，他也是真心來拜見，為大商祈福。

　　敖丙的神識籠罩着帝辛，對他的一舉一動都很是滿意，沒有任何的逾矩，挑不出任何的毛病，一切都遵循禮法進行。

　　上香進行的很順利，敖丙不禁懷疑，難道那個提詩的事情並沒有發生？

　　可，就在帝辛上香完畢起身的時候，忽然一股強大的氣勢破開了敖丙的神識，敖丙悶哼一聲，籠罩在帝辛身上的神識頓時被撕得粉碎。

　　他眼中滿是驚駭，聖人！！

　　這樣的氣勢他在老師通天教主的身上感受到過，可是現在他感覺到了一種完全不同的氣息，可是同樣的強大，同樣的無可匹敵。

　　敖丙感覺自己被一股氣息鎖定，他相信若是自己稍有異動，自己將要面對的就是絕命一擊，他心中驚駭，竟然會有插手，他的目光卻是鎖定了女媧廟中。

　　帝辛起身之後，忽然精神一陣恍惚，然後恰巧有一股清風吹過，卻是露出了女媧娘娘的真顏，其容貌瑞麗，國色天姿，宛然如蕊宮仙子臨凡，月殿嫦娥下世。

　　帝辛眼神有些迷離，他雖然娶親多時，但是並未沉迷女色，一直勤於修鍊和政事，現在他卻是忽地生出了一個念頭，

　　“孤王貴為天子，富有萬里江山，後宮之中當有如此絕色，方可顯露孤王的文治武功，可惜女媧娘娘不可能委身於我，可嘆，可惜……”

　　帝辛這才命人取來文房四寶，百官以為帝辛是要提詩讚揚女媧娘娘聖德，可是看到帝辛提下之詩，頓時嚇得魂飛天外，其詩曰：

　　鳳鸞寶帳景非常，儘是泥金巧樣妝，

　　曲曲遠山飛翠色，翩翩舞袖映霞裳。

　　梨花帶雨爭嬌艷，芍藥籠煙騁媚妝，

　　但得妖嬈能舉動，取回長樂侍君王。

　　褻瀆！這是對聖人的褻瀆，尤其是最後一句，更是將帝辛的淫1心表現得淋漓盡致。

　　商容比乾等人驚懼過後，俱是趕忙上前疾呼道：“陛下，此舉萬萬不可，恐褻瀆了女媧娘娘，還望陛下趕快命人將此詩擦去！”

　　若是之前的帝辛，必然會虛心接受他們的勸阻，擦去這首淫詩。可是現在的帝辛眉眼間卻是多了一絲戾氣與煞氣，他一甩帝袍，高聲說道，

　　“孤王觀女媧娘娘之聖容，心有所感，遂作詩讚嘆一番，豈有褻瀆女媧娘娘之意，丞相無需多言，且孤王乃是萬乘之尊，留此詩於百姓觀之，可見娘娘之絕世美貌，亦是孤王之遺筆。”

　　不過，若是之前的帝辛，恐怕也不會做出女媧廟提淫詩一首如此荒唐之事。

　　帝辛說罷，也不理會苦苦哀求的商容等人，擺駕回宮去了。

　　最終還是皇叔比干，命人取來清水，親自下手，將這首淫詩擦去，他是皇叔，自持身份為帝辛長輩，才敢忤逆了帝辛的意思。

　　而百官卻是跪於女媧廟前，低聲祈禱，希望女媧娘娘不要怪罪。

　　敖丙看着跪到了一片的百官，站在原地一動不動，那股隨鎖定他的聖人氣息消失了，可是他的身體依然渾身僵硬，他腦中亂得很，同時他心中有一股惱怒升起，那是對聖人的惱怒。

　　在帝辛命人送去筆墨的時候，敖丙就知道情況不妙，而事實也卻是如此，女媧廟降香卻是一如歷史那般，自己的弟子毀了，自己的弟子，恐怕從現在起，已經變成了那個歷史中的殘暴紂王。

　　可是敖丙心中卻是着實惱怒，天意屬周，難道一切阻礙大周的存在，都要讓道嗎？

　　若是沒有其他什麼因素，帝辛絕對是一代明君，可是現在為了讓他變得昏庸，為了武王伐紂做鋪墊，現在竟然有聖人出手，為姬發鋪平障礙，敖丙忽然深刻體會到了一句話——

　　天地不仁以聖人為芻狗，聖人不仁以萬物為走狗。

　　敖丙覺得，高高在上的聖人也不見得都是光纖明麗，在世人看不到的背後，他們干過什麼卻是沒有人知曉。

　　敖丙第一次對聖人產生了嚴重的懷疑，他有些意興闌珊，自己追求成聖之路是不是錯了。

　　敖丙心中有些迷茫，可事情還要做，有聖人害了自己的弟子，自己不能無動於衷，他對於出手的聖人，心中有個猜測，卻是還要驗證。

　　就在敖丙要離開的時候，聞仲忽然走了過來，他躬身一禮，恭聲問道，“師叔，陛下今天的舉動着實古怪，您是不是看出了什麼？”

　　敖丙掃了一眼聞仲，之前他們都是道友相稱，現在卻是來了一聲‘師叔’，看來聞仲對着大商看得十分重要，敖丙沒有糾正他的稱呼，而是反問了一句，

　　“金光師姐可曾交代了你什麼？”

　　聞仲遲疑了一下，接着說道，“老師說大商將有一場大劫，讓我聽從師叔調遣，今日陛下的變化是不是與老師口中的大劫有關？還請師叔解惑……”

　　敖丙幽幽一嘆，“事情遠比想的要複雜，盡人事聽天命，你我只要問心無愧即刻了……”

　　“可是師叔，你我皆為大商重臣，我等當為大商社稷……”

　　敖丙打斷了聞仲的話，“所以我們要盡人事……”然後他也不理會張口欲言的聞仲，飄身行離去了，他需要看看紂王到底是怎麼了。

　　紂王被聖人算計，迷了心智，敖丙要看看自己的弟子還能不能回來，即便是不能回來，也要從聖人的手段中，看出到底是那位聖人出手。

　　敖丙不是聖人的對手，但是等日後有機會有實力，他倒是要去那聖人面前質問於他。

　　當天夜裡，敖丙夜入王宮，來到了紂王身邊，他施了個法術，讓紂王沉睡過去，深處兩根手指抵在了紂王的眉心，一道神識進入了紂王的腦海之中。

　　敖丙看着紂王的識海，心中大惱，這廝真是愧為聖人，不當人子，竟然以聖人之尊暗算一介凡人，聖人的麵皮也都不要了。

# 第221章 媧皇宮前

　　話說，敖丙夜探王宮，迷了紂王，進入了紂王的識海，卻是發現了紂王性情大變的因由，敖丙在紂王的識海之中看到了一具金身。

　　這金身足有萬丈之高，其有二十四首，十八臂，渾身纏繞着金色光華。二十四首環轉如一，觀天上地下，念菩提本源之咒，十八手各執寶貝，能破除世界一切之障，度化有緣之人。

　　紂王識海之中金花瀰漫，梵音陣陣。

　　敖丙心中早有猜測，出手算計紂王的肯定是西方二聖，三清聚首老子八景宮，根本無暇出手，而且三清自視甚高，根本不會對凡人出手。

　　而女媧娘娘還不會如此下作，為了敗壞成湯江山，把自己算進去。因為即便是壞了成湯基業，她廟中被紂王提了淫詩，這可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兒。

　　因此，出手的只能是西方二聖，而現在看到金身，聽到梵音，敖丙更是確定，真的是西方二聖所為，具體是哪位他不確定，不過他比較偏向於准提。

　　敖丙看着着聖人金身，心中閃過諸般念頭，問題發現了，可是應該怎麼解決呢？破了這聖人金身，自己的弟子，大商明君帝辛就能回來，可是自己做不到啊。

　　敖丙感受着金身的威力，想要靠近都不可能，更妄提破了聖人金身。

　　若是通天教主還在的話，敖丙倒是可以去請他出手，自己是他的弟子，而帝辛便是他的徒孫，再加上教主向來對西方教比較敵視，他十有八1九會出手。

　　但是通天教主現在卻是已經去了三十三重天外，就是想聯繫上他都比較費勁，更不用說請他出手了，敖丙看着這做金身，心思百轉，忽然他心中一動，神識從紂王的腦中退了出來。

　　敖丙出了大殿，卻是發現忽地一聲驚雷，落在王宮之中，一顆千年老樹在雷擊之下，轟然倒塌，然後烏雲密布，籠罩了整個朝歌城。

　　雷音滾滾，電閃雷鳴，狂風呼嘯，仿若末日一般。

　　敖丙心中一嘆，聖人一怒，非同小可，雖然比乾擦去了那首淫詩，但是聖人無所不知，再加上背後有聖人推波助瀾，女媧娘娘必然會知道此事。

　　他透過層層的雲霧，看到了下界有一道道黑氣向著三十三從天外而去，敖丙心中一動，恐怕女媧娘娘已經晃動招妖幡了，不久之後軒轅墳三妖就要來朝歌城了。

　　女媧娘娘？？！！

　　敖丙忽然想到了，自己真是傻了，西方二位聖人算計紂王，卻將女媧娘娘一起算計在內，這件事情必然是瞞着她的，倘若自己把這件事情捅到女媧娘娘那裡……

　　敖丙眼中閃着幽幽的寒光，這件事情有意思了，知道了事情真相的女媧娘娘，也不知道會做出什麼決定，一定很有意思吧？

　　敖丙立刻化為一道光華衝天而起，與各路妖神一起直上三十三從天外媧皇宮。除了聖人之尊，恐怕其他生靈根本出不得洪荒，入不得混沌。

　　因此這才需要女媧娘娘的招妖幡接引天下眾妖，敖丙渾水摸魚，一起跟着去了媧皇宮。

　　再說女媧娘娘，她壽誕之日先去了三皇洞，與自己的哥哥伏羲坐了坐，然後應王母之邀去了瑤池赴宴，在她回返媧皇宮的時候，忽然感覺到了自己的一座廟宇之中有些異樣。

　　等她降臨女媧廟，看到了廟中的那首淫詩，頓時俏臉一寒，掐指一算，立刻就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她本想直接滅了朝歌城，壞了大商氣運，好叫洪荒知道聖人之威嚴不可侵犯。

　　可是隨即她就想到商周之戰是此次量劫的大背景，若是自己出手了，恐怕壞了三清的謀划，因此隱忍下來，但是這口氣怎能咽下去，堂堂聖人之尊，竟然被一介凡人調戲，必須要做點什麼才能笑了心頭之恨。

　　於是她晃動招妖幡，想要聽聽眾妖的意見。

　　當年妖族天庭淪陷，妖族大聖十去八1九，只剩下大小貓三兩隻，但是底蘊還在，還剩下了一兩尊妖聖，其中當年的天庭軍師白澤，便活了下來，領妖族余部，龜縮於北俱蘆洲，休養生息。

　　媧皇宮前，忽然變得擁擠起來，不過卻是沒有妖神敢大聲喧嘩，這可是聖人道場，而且還是妖族聖人道場，他們心中十分敬畏。

　　敖丙擠過重重的妖群，終於來到了妖群的最前方，前方反而是不太擁擠，不過這些妖族的個體實力普遍比較高，在最前首，敖丙看到了三頭大妖。

　　三頭大妖具是金仙修為，中間大妖似為首者，有金仙後期修為，其一身白衣，手中一柄羽扇，不時地低聲咳嗽兩聲，另外兩尊卻是金仙初期，毫不避諱地放出自己的氣勢。

　　敖丙一眼掃過，中間的白衣妖族應該便是白澤了，看模樣應該是尚有舊疾，而且氣息有些虛浮。在敖丙掃過他們的時候，白澤忽然回頭看了敖丙一眼。

　　白澤對着敖丙露出了善意的微笑，敖丙一愣之後也是報以微笑。

　　還不斷的有妖族來到媧皇宮門前，敖丙卻是不理會，穿過了妖群，來到了宮殿門前，那兩頭金仙初期的大妖欲要呵斥，卻是被白澤攔住了。

　　敖丙來到門前，躬身一禮，高聲道，“截教門下敖丙，求見女媧娘娘，敖丙有要事稟明娘娘，希望娘娘能不吝一見……”

　　敖丙的聲音不小，所有妖族的眼睛都集中在了敖丙身上，敖丙卻是渾不在意，眼睛死死地盯着眼前的殿門，忽然吱呀一聲，門開了，敖丙輕輕地吐了一口氣。

　　敖丙低着頭走進了大殿，卻是忽然聽到了上方傳來的一個恢弘而又悅耳的聲音，“你有何事要稟明於我，我知你是大商國師，你若是為商王求情，那大可不必……”

　　敖丙心中一稟，竟然上來就絕了自己的念想，不過好在自己並不是為了求情，“娘娘，想必今日的事情您都知道了，當時貧道就在一邊，貧道感覺到了聖人的氣息……”

　　敖丙低着頭，許久也不見女媧娘娘回應，他不得抬頭看了一眼，卻是發現上方層鑾疊嶂，透過層層帷幕可以看到了一個纖細的人影。

　　敖丙只能接着說道，“實不相瞞，帝辛乃是貧道弟子，貧道怎能讓弟子做出如此大逆之事冒犯娘娘，實在是當時貧道被聖人氣息所迫，不敢妄動～”

　　“聖人么？真當我是好欺負的了……”

# 第222章 不惹女媧

　　話說，敖丙隨着眾妖渾水摸魚，一起去了媧皇宮，他就是想要將聖人算計紂王的事情捅到女媧娘娘那裡去。

　　若是女媧娘娘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麼她便不會怨恨紂王，而是轉嫁到了那位聖人身上。自己在旁邊勸諫幾句，那麼請女媧娘娘出手破了紂王識海的聖人金身，應該也可以吧？

　　敖丙沒有說的太清楚，可是他知道女媧娘娘一定能夠明白自己的意思，他相信女媧娘娘一定不能咽下這口氣。

　　女媧娘娘果然理解了敖丙的意思，敖丙沒有看到她的表情，不過聽她的語氣好像事情並不太妙，因此敖丙趁熱打鐵，

　　“女媧娘娘，事情您都知道了，貧道那弟子是被人迷了心智，才會做出如此大逆之事，希望女媧娘娘能夠諒解，貧道那弟子識海中有一座二十四首十八臂的金身，所以……”

　　女媧娘娘沉默了片刻，她自然是知道那金身是哪位聖人的，心中更是惱怒，竟然算計到了自己頭上，簡直可惡，可是她並沒有發作，

　　“好了，我知道了，你退去吧！！”

　　恩？？！！不對頭啊，不應該這樣啊？女媧知道了事情真相，不應該將紂王識海中的金身毀了，給那位一點教訓嗎？

　　敖丙一愣之後，開口問道，“女媧娘娘，貧道徒兒識海中的金身，您打算怎辦？”

　　敖丙感覺重重帷幕之後，忽然射出了兩道犀利的目光，刺得他心神亂顫，一個威嚴的聲音直接在他的腦海中響起，

　　“哼，你那徒兒雖然受人算計，但他對我不敬卻是事實，即是如此，他就罪不可恕，若不是看他尚有命數，當日我便毀了朝歌城。你作為那昏君的老師，我不尋你麻煩已是顧及通天師兄的情面，你切莫自誤……”

　　然後敖丙感覺一股強大的力量向自己的籠罩過來，然後他眼前一花，卻是發現自己已經出現在了媧皇宮外，四周全部都是妖族，他們都是很奇怪地看着敖丙，不知道為什麼他會突然出現。

　　然後緊接着，忽然從媧皇宮中走出了一個衣着亮麗的女子，她在殿門口高喊一聲，“女媧娘娘宣白澤妖神覲見～”

　　白澤站起身來，跟在那女子的身後，躬身進了媧皇宮。

　　敖丙心頭亂糟糟的，這女媧娘娘也太不講理了一些，明明錯不在紂王，可是為什麼她不能原諒紂王呢？雖然她說的也在理，但都是歪門邪理，說到底，不過她的氣量有些小而已。

　　都已經是聖人了，這點氣量都沒有嗎？怪不得孔夫子會有‘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的感嘆。看來即便是成為聖人的女人，依然是女人啊，依然擺脫不了小心眼的性質。

　　這女媧娘娘不好惹啊，一惹就炸毛，自己的弟子算是折了。敖丙卻是對西方那位聖人有些同情，對紂王都是如此苛責，更不用說作為幕後黑手的他了。

　　可是，自己的弟子怎麼辦啊？

　　原本將解決聖人金身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女媧娘娘身上，可是女媧娘娘根本不接這茬兒，敖丙也是無可奈何，自己總不能強迫女媧娘娘為紂王破除聖人金身，而且他怎麼可能強迫得了女媧娘娘。

　　敖丙在眾妖群中擠來擠去，腦中卻是在想着下一步的路，他本來以為紂王是明君，那麼自己在大商一方肯定很有作為，但是現在的事實卻是自己的弟子帝辛變成了紂王，已經出現了昏聵的跡象，歷史彷彿又回到了軌跡之上。

　　忽然聽到一個聲音，“女媧娘娘有旨，眾妖回返，軒轅墳三妖留下，聽候女媧娘娘調遣……”

　　敖丙腦中一聲轟鳴，他不知道白澤跟女媧娘娘說了什麼，不過通過這個結果，他卻是猜到了他們剛剛的談話內容。

　　女媧娘娘召喚白澤，不過是問計於他。而讓軒轅墳三妖去禍亂紂王後宮，大概便是白澤給出的計策，敖丙已經猜到了接下來的事情。

　　他留下來已經沒有任何的作用，他直接隨着眾妖，在招妖幡的護送下，離開了媧皇宮，回到了洪荒。

　　軒轅墳三妖禍亂紂王後宮，似乎已成定局，可是不要忘記了，軒轅墳三妖之中的九頭鳳雞，卻是妹喜，她化名喜媚，再一次捲入到了商周之爭中。

　　上一次她捲入到了夏商之爭中，身受重傷，從金仙修為掉落至玄仙修為，後來落戶軒轅墳，如今再一次捲入量劫之中，這次她卻是沒能跳出量劫，直接身死道消。

　　看來這件事情需要告訴金鵬和九頭蟲一下，他們現在都在龍王府效力，他們一個愛慕妹喜，一個直接就是妹喜的弟弟，妹喜若是出了問題，對他們兩個卻是不好交代。

　　敖丙看着被夜幕籠罩中的王宮，心中幽幽一嘆，徒兒啊，不是為師不想救你，而是敵人太過於強大，為師也是無能為力啊。

　　放心吧，既然為師認你這個徒兒，為師一定為你好好謀劃一番，定然不會讓你落個悲慘的結局。

　　敖丙轉身向著自己的國師府而去，身形有些落寞……

　　與此同時，敖丙忽然抬頭看到天際一道紅光劃過，落在了大商東部境內。

　　敖丙看着紅光的軌跡，似乎好像是從自己剛剛出來的地方射出來的，那裡是媧皇宮，敖丙猜到了紅光的跟腳，心中卻是有些翻騰。

　　那道紅光應該便是靈珠子。

　　落下的地方應該就是陳塘關了，它轉世之後便是日後的三壇海會大神哪吒三太子了，傳說中自己可就是被這位扒皮抽筋的呢？

　　敖丙嘴角忽然勾起了一個微微的弧度，今世哪吒再想將自己扒皮抽筋是不可能了，敖丙已經想到了對哪吒的處置。

　　不過，哪吒他媽懷孕三年零六個月，他還有一段時間才能降世，因此對哪吒的處置，需要靜置一段時間了。

　　這段時間卻是不能閑着，有件事情卻是要提上日程了。

　　大商這邊的布局出現了嚴重紕漏，一時之間很難打快局面，可以考慮着手布局西岐，自己的分神伯邑考，是時候讓他覺醒了，他需要一位老師，並且需要展露一部分才華了。

　　鬥爭已經開始……

# 第223章 西岐嫡子

　　話說，敖丙去求見女媧娘娘，雖然成功將事情捅了出去，但是女媧娘娘還是要追究紂王的責任，不僅沒有除了紂王識海中的聖人金身，反而派出了軒轅墳三妖，禍亂大商江山。

　　眼看在大商的局面無法打開，於是敖丙決定將重心放在西岐那一方，自己的分神是時候要覺醒了，不久之後文王被囚，自己在這之前需要經常在姬昌面前刷臉。

　　敖丙回了自己的國師府，接下來的時間，他這具肉身的生活卻是要安靜下來了，便在國師府中好好修鍊吧。

　　恐怕，性情大變的紂王，最不想見的人就是自己吧？

　　在大商國師對外宣布要閉關的第二天，有兩個道人卻是大搖大擺地出現在了西伯侯府的門前，揚言要見西伯侯姬昌。

　　姬昌素有賢名，對於人才是極其禮遇，因此他很快就迎了出來，看到兩個道人卻是發現一個都不認識，他拱了拱手，“不知道兩位道長找本侯有何事啊？”

　　其中一個身穿淡金色道袍的道人對姬昌打了個稽首，“侯爺，貧道算到與大公子伯邑考有一場師徒緣分，特來尋緣……”

　　姬昌一愣，這個場景他好像碰到過，他隨即反應過來，“兩位道長快府中請，本侯這就喚考兒前來，不知道兩位道長仙鄉何處？”

　　那金袍道人微微一笑，“侯爺可知東海之上有三座仙山，其一名曰方丈……”

　　姬昌聽了倒是沒有什麼感覺，他對什麼三大仙山沒有什麼感觸，只是感覺名頭不錯。但是那金袍道人身後，那身穿八卦道袍的黑臉道人卻是一愣，他終於知道了這人的跟腳，沒想到竟是三大仙島之人。

　　這兩個道人是誰啊？

　　那淡金色道袍的道人，乃是敖丙的雷極之身，而他身後的那黑臉道人，卻是一位東海散修，或者說曾經是一位散修，現在於白襪子組織中效力。

　　這黑臉道人實力很高，有金仙巔峰修為，自稱乾坤道尊，道號無極。這次出世是為了求得突破大羅道果的機緣，來到洪荒他最先接觸到的便是遍及洪荒大陸的白襪子組織。

　　好奇之下，他便加入到了白襪子之中，因為他對這個組織很是好奇，他不過千年不來洪荒大陸，沒想到竟然多出了這麼一個龐然大物。

　　在白襪子之中混的時間越長，他對着組織是越發的喜歡，對這個組織的規矩也是佩服得不行，隨着他完成任務越來越多，他的級別也是越來越高。

　　漸漸地他進入到了蕭老道的視線中，蕭老道與他接觸過，發現這道人實力高，而且是位道德真仙，因此讓他穿上了銀邊白襪子。

　　後來隨着無極道人在白襪子中的名氣越來越大，而且他的實力又很高，近過敖丙的同意后，授予無極道人金邊白襪子。

　　那次的授予模式，敖丙出動了自己的雷極之身，並且龍王府金仙期修為者齊上陣，狠狠地壓住了陣腳，將無極道人結結實實地震懾了一番。

　　再後來無極道人漸漸地接管了白襪子，他直接對敖丙負責，白襪子與渭河龍王之間的聯繫也是逐漸地隔絕而開，甚至無極道人都不知道二者的具體關係。

　　無極道人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為誰打工，他知道老闆是位成就了大羅道果的高手，但是想想洪荒之中的大羅高手，卻是怎麼也對不上號。

　　現在敖丙自報家門，他卻是知道了敖丙的來歷，老闆竟然是方丈仙山的人，之前也沒有聽說有人尋到三大仙島，沒想到第一次聽到消息，卻是在老闆這裏。

　　然後敖丙接着說道，“貧道元雷道尊，道號逍遙，這是貧道師弟乾坤道尊，道號無極，”無極道人聽到提及自己，連忙打了個稽首，姬昌還了一禮。

　　姬昌不愧是能夠開闢一個朝代之人，他與敖丙聊得根本沒有障礙，敖丙卻是發現，姬昌對道法也是有很深的理解，不過他卻是沒有走上修鍊之道，而是術道。

　　天皇伏羲創先天八卦，而先天之物卻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人族尤其是沒有修為之人，無法使用先天八卦，而文王卻是改先天八卦為後天八卦，就是用人能夠看懂的方式，闡述了先天八卦。

　　於是才有了‘先天為體後天為用’的說法。

　　敖丙與姬昌交流一番，卻是發現文王八卦已經趨近於大成，不過真正大成，卻是還要在他被囚之後。

　　這個功夫，伯邑考卻是已經來了，敖丙這些年沒有見伯邑考，採取了放養的態度，沒想到如今伯邑考已經出落成了俊美少年，這形象卻是讓敖丙不禁點了個贊。

　　算算時間，伯邑考也已經十二歲了，他老子姬昌在十二歲的時候都已經當爹了，想到這裏，敖丙忽然一陣緊張，自己這分神不會給自己搞出個孩子來吧？

　　敖丙搖搖頭，將這個荒唐的想法拋開，他看着伯邑考，不由得滿意地點了點頭，他對姬昌說道，“侯爺，我師兄弟二人想要收大公子為徒，不知道侯爺意下如何？”

　　姬昌沉吟着，這是自己的嫡長子，是不是應該留在身邊親自教導他？畢竟他是要繼承自己的家業，若是離開自己太長世界，恐怕不利於他的成長。

　　“兩位道長，你們是要帶考兒去自己的道場嗎？”

　　敖丙哈哈一笑，“侯爺多慮了，我等知道大公子乃是要繼承侯爺爵位的人，因此我師兄弟二人會在城外結廬而居，大公子只要定時去我處學習便可……”

　　姬昌大喜，就在他要一口答應下來的時候，一邊忽然傳來一個有些稚嫩的聲音，“爹爹，孩兒不想學道，孩兒還有很多經史沒有學……”

　　姬昌一愣之後，有些為難地說道，“兩位道長也聽到了，既然考兒不想學，那麼就算了吧？兩位道長的好意本侯代考兒謝謝了。”

　　敖丙差點被自己的口水嗆死，他看向伯邑考的目光有些幽怨，這是自己嗎？本來事情都成了，可是竟然又讓‘自己’給破壞了，這個‘自己’真是沒有學到自己的聰明呢？

　　敖丙臉上盡量保持着微笑，讓自己和藹可親一點，“大公子，我們師兄弟會的可不僅僅是道法哦，你這次若是拒絕了，恐怕會後悔哦？”

　　伯邑考還沒有回應，門外忽然傳來一個聲音，“兩位道長，既然大哥不想跟二位道長學習，不知道本公子可不可以？”

# 第224章 不收徒了

　　敖丙的雷極之身帶着乾坤道尊一起去了西伯侯府，找上了姬昌，想要收伯邑考為徒，他已經做通了姬昌的工作，可是最關鍵的時刻，偏偏伯邑考不願意拜師。

　　敖丙此刻是無比的後悔，自己真是傻了，應該先將伯邑考關於自己的記憶解開的，若是他恢復了自己的記憶，那麼一切事情都會變得簡單很多。

　　可關鍵是現在怎麼辦？事情有些大條了，總不能強行收徒吧？那樣傳出去也就太遜了，伯邑考確實不願拜師，倒是有另外一個小孩子對此事有些上心。

　　話音落下，門外走進了一個半大孩子，這孩子比伯邑考要矮了半頭，不過身上的那股子氣質，卻是能甩伯邑考幾條街。

　　敖丙剛剛見到伯邑考，心中已是驚嘆，不愧是姬昌的嫡長子，這份氣質還真不是一般家庭能夠培養得出來，但現在敖丙看到這個孩子，卻是越發的感嘆，這孩子真是天上稍有，人間全無。

　　伯邑考的氣質確實很好，不過他更像是一個世家公子，儒雅學者，而眼前這孩子，卻是渾身上下透着一絲英氣，用小說裏面的話來說，就是身具王霸之氣，具備主角光環，虎軀一震，四方來投。

　　這樣的氣質，敖丙只在自己的那弟子子辛的身上看到過，不過這孩子更富有朝氣，更富有活力，而自己的弟子已經不再具備這種氣質了。

　　只見那少年走進來，先是對着姬昌和伯邑考躬身行了一禮，口稱‘爹爹、兄長’，然後又對着敖丙兩人行禮說道，

　　“兩位道長，不知道你們認為我可夠資格成為你們的弟子？”

　　乾坤道尊看着這半大孩子，捋着自己的鬍鬚，不禁稱讚了一句，“良才美玉～”

　　敖丙沒有言語，因為他對着孩子的身份猜了個大概，他應該就是姬發了吧？少年姬發也是不同凡響，不愧是能夠創建周朝八百年基業的人物。

　　可是，自己真的能夠收姬發為徒嗎？

　　當然不能，姬發是闡教的目標，若是自己在姬發身邊，那便是截斷了闡教的前路，那麼封神一開始便將是最激烈的鬥爭高潮。

　　自己現在雖然名義上掌控着截教權柄，但是自己真的能夠命令他們嗎？敖丙表示深深的懷疑。而且自己現在是雷極之身現身，根本沒有理由調動截教的勢力。

　　敖丙將自己的雷極之身放出去，卻是作為一個新興的勢力。

　　白襪子的發展已經引起了不少人的關注，甚至一些聖人門徒，或者天庭屬官也加入到了白襪子之中，不為什麼功法，只是為了某些稀缺的修鍊材料。

　　白襪子之中不能沒有強者震懾群雄，如乾坤道尊只是少數，而龍王府眾人不能再出現在白襪子中，隨着白襪子受到的關注越來越多，那麼很可能會被發現二者的關係。

　　於是敖丙決定讓自己的雷極之身出場，掌管白襪子，一個尊大羅金仙卻是有足夠的分量，沒有哪個勢力願意得罪一個大羅金仙修為的存在。

　　可若自己這大羅金仙的勢力阻擋了闡教在量劫之中的布置，依照闡教中人的霸道做派，他們十有八1九是要讓這白襪子除名的。

　　敖丙看着姬發，毫不掩飾眼中對他的欣賞，可是他怎麼也不能答應姬發，“這位應該便是二公子吧？二公子確實資質絕佳，不過我二人與二公子無緣，所以還請二公子見諒……”

　　然後敖丙對着姬昌打了個稽首，“侯爺，既然大公子無意拜師，那麼我師兄弟二人也不便強求，我二人就此告辭了……”

　　敖丙對乾坤道尊使了個眼色，然後兩個人一前一后也不理會姬昌的挽留，徑自出了大殿，直接騰雲而起，向著雲端而去。

　　姬發被敖丙這一連串的動作唬住了，他聽到了乾坤道尊對自己讚揚，看到了敖丙對自己的欣賞，以為拜師的事情十拿九穩，可是事情的發展卻是完全偏離了他的預料。

　　等姬發反應過來追出大殿，抬頭仰望，卻是只能看到了兩個細小的黑點，他卻是忽然生出了一種對力量的渴望。

　　乾坤道尊摸不清楚情況，不過他知道只要跟緊老闆就好了，敖丙直上雲端並沒有離去，而是僅僅地等待着夜幕的降臨。

　　乾坤道尊與敖丙接觸不多，不知道是什麼情況，他有些好奇地問道，“老闆，咱們還留在這裏干什麼？”

　　敖丙看着乾坤道尊，眉頭一挑，“你其實是想問我為什麼沒有收二公子為徒吧？”敖丙一頓之後，有些惆悵地說道，

　　“原因很簡單，因為我不敢，那孩子是此次量劫的漩渦中心，而且他早就已經被人預訂了，甚至很有可能早就落在了聖人的謀划之中……”

　　乾坤道尊倒吸了一口冷氣，竟然還牽扯到了聖人，他心髒的跳動有些不自然了，只聽到敖丙接着說道，“所以你知道原因了？伯邑考是我的謀划，與聖人謀划不相干，不過是為了尋求機緣而已……”

　　乾坤道尊咽了一口唾沫，雖然他已經是金仙巔峰了，但若是捲入到聖人爭鋒之中，必然是被吞得連渣都不剩。他額頭上的冷汗都沁了出來，只聽敖丙接着說道，

　　“此次量劫想必你也略有耳聞，你若是不想入劫，我也不強求，你便直接回總部吧？你若是想要入劫，我保你成就大羅道果……”

　　“可是老闆，聖人都牽連其中，以你我的實力，恐怕……”

　　“呵～，富貴險中求，量劫也是機緣，況且此次量劫聖人之間早有約定，聖人不得出手干預，況且你以為貧道的身後就沒有撐腰的嗎？”

　　乾坤道尊審視着自己的老闆，心中驚疑不定，剛剛知道老闆是方丈仙島的人，他已經足夠驚訝了，可是現在老闆竟然還表示他有後台撐腰。

　　老闆可是大羅之境啊，好像還不是初期的樣子，能夠為大羅之境撐腰的存在，怎麼也要准聖之尊吧？或者直接便是聖人？

　　乾坤道尊的心彷彿被人狠狠地抓了一把，臉上一片酡紅，老闆說得對，量劫即機緣，聖人不出，有老闆還有老闆的後台撐腰，還有什麼好怕的？

　　敖丙看着激情澎湃的乾坤道尊，心中卻是緩緩地舒了一口氣，因為他若是真的撂挑子，恐怕自己一時之間還真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人來保護伯邑考。

　　伯邑考既然拒絕了自己的收徒，那麼索性便順水推舟，自己一方退居幕後好了。不過最先要做的，是為伯邑考解除記憶封印。

# 第225章 解除封印

　　話說，敖丙對乾坤道尊講述了一部分事情，而乾坤道尊也是立場鮮明地站在了自己一方，敖丙很是滿意乾坤道尊的態度，這樣一來，自己就可以脫身去干點其他的事情了。

　　敖丙沒有理會西伯侯府之中的事情，而姬昌和伯邑考也沒太把收徒的這件事放在心上，畢竟他們根本不關心這些事情，不過少年姬發卻是對此事耿耿於懷。

　　姬發少年聰慧，有早智，對於任何事情都看得很透徹，常常能夠舉一反三。

　　對於伯邑考他一直都是嫌棄的態度，如此無能之輩，竟然是自己的大哥，自己竟然屈居於他之下，實在是件令人不爽的事情。

　　可就是這無能的大哥，今天竟然有仙人要收他為徒，那傢伙居然拒絕了，自己主動在仙人面前表露自己，仙人竟然無動於衷，實在可惡。

　　姬發心中的不爽，並沒有展現出來，至少在姬昌和伯邑考的面前，他還是那個聰慧懂事的兒子和弟弟。

　　夜幕降臨，敖丙帶着乾坤道尊二次登臨西伯侯府，兩個人施了個隱身法，悄悄地來到了伯邑考的房間，伯邑考已經睡去了，敖丙和乾坤道尊顯出身形。

　　乾坤道尊有些意外，老闆為什麼對這個西伯侯大公子如此上心，他都明確表示不會拜師了，難道老闆還能讓他回心轉意不成？

　　敖丙當然不能讓伯邑考回心轉意，但他能讓‘自己’回心轉意，敖丙手中掐了一個複雜的印法，一道道玄妙的氣息在他的指尖遊動，最終一朵彼岸花的虛影構成了敖丙所結的手印。

　　敖丙伸指一彈，那朵彼岸花的手印飄飄搖搖落在了落在了伯邑考的眉心處，花柄紮根在伯邑考的皮膚之下，彼岸花搖曳不停。

　　忽然，伯邑考的眼睛睜開，他的眼球之中浮過一個一個的符文，成群結隊地在他的眼眸中旋轉，

　　敖丙雷極之身臉上有些嚴肅，平心娘娘的封印果然是不一般吶，解除封印的方法真是複雜呢，也不知道搞這麼複雜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呢當然是有簡單一些的封印方法，可誰讓敖丙狠狠地得罪了平心娘娘呢？平心娘娘還能出手幫忙已經是對得起業界良心了。

　　敖丙心中腹議着，他手中卻是一個又一個手印落在了彼岸花的虛影上，彼岸花搖曳不息，可是也在向著伯邑考的眉心深處鑽去。

　　隨着越來越多的手印落在彼岸花上，彼岸花卻是越來越小，等到十二萬九千六百個手印打入彼岸花中，彼岸花化為一道紅光鑽進了伯邑考的眉心深處。

　　伯邑考忽然劇烈掙紮起來，他臉上的表情狀似很是痛苦，敖丙放出一股力量將伯邑考固定在床上，並且將他的痛呼聲隔絕。

　　然後但見伯邑考的身上忽然浮出了一條條流動的黃色渾濁水流，似一條條的鎖鏈將伯邑考牢牢鎖住，然後水流之上忽現一道紅光，渾濁的水流消失不見。

　　伯邑考也終於平靜下來，他睜開眼睛，有些迷茫地看了看四周，足足有小半個時辰之後，他才坐起身來，看到了敖丙和乾坤道尊，微微一笑。

　　乾坤道尊心中一冷，這是什麼法術？似乎是在解除什麼封印？可是伯邑考一介凡人，身上怎麼會有封印？

　　伯邑考剛剛那一笑，讓乾坤道尊心中一突，伯邑考給他的感覺好似完全換了一個人。

　　敖丙笑呵呵地對乾坤道尊說道，“無極，伯邑考本是我的舊識，這次入劫也是迫不得已，他轉世之前被封印了記憶，剛剛我為他解開了封印，他在沒有恢復實力之前，你就一直留在他身邊吧？”

　　乾坤道尊瞭然，原來伯邑考是老闆的舊識，這就說得過去了，不過這封印強大得有些太過分了，看的自己都有些心驚肉跳的，當然這些話他也就是在心裏腹議一番罷了。

　　其實這封印，敖丙是為姬發準備的，因為姬發是闡教的門面，而且很可能會遭遇聖人，因此他對自己的保護是慎之又慎，於是這才準備着強勁的封印。

　　可是陰差陽錯之下，敖丙分神竟然變成了伯邑考，這樣的封印卻是有些大題小做了。

　　乾坤道尊看了一眼伯邑考，後者給了他一個溫和的微笑，“老闆您放心，這位道友的安危就交給我了，我一定會保護好他的……”

　　敖丙搖了搖頭，“可不僅僅是保護他的安危，還包括一些其他的事情要麻煩你，總之這段時間內你聽從伯邑考的安排……”

　　乾坤道尊一愣，還沒有發出自己的抗議，敖丙卻是已經離開了，根本不給乾坤道尊討價還價的機會，乾坤道尊滿臉不情願地來到了伯邑考的身邊，打了個稽首，

　　“道友，不知道你道號為何？仙鄉何處？說不定貧道還聽過您的名號呢？”

　　伯邑考微笑着搖了搖頭，沒有說話，他總不能告訴他自己前世就是你家老闆，就是渭河龍王，就是東海龍王三太子吧？

　　乾坤道尊一直在套伯邑考的話，可是伯邑考回答滴水不漏，若是什麼敏感無法回答的話題，他便一直微笑回應。

　　終於在一個時辰之後，伯邑考也有些受不了了，他對乾坤道尊說道，“乾坤道友，你先離開吧，我現在肉體凡胎，可能要休息一會兒，有事我會叫你的……”

　　然後伯邑考竟然不理會乾坤道尊，徑自上床睡了，睡了，睡了……

　　乾坤道尊滿頭的黑線，一排烏鴉從他的頭頂飛過，他都快瘋了，本以為會是什麼大人物轉世之身的護道人。

　　可是自己不僅沒有套出他的信息，反而是將自己的一切都告訴他了，而且也不是護道人，反而感覺有種保姆的感覺，

　　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怎麼一個心酸了得。

　　敖丙此時卻是有了三具身體，分別是他的五行之身，此刻正在大商當國師，一個雷極之身，剛剛離開了西岐，一個是分神伯邑考，西伯侯嫡長子，未來的紫薇星君。

　　伯邑考與那兩具身體不一樣，那兩具身體都是敖丙，都是他的本源之身，敖丙也就是他們。可是伯邑考不同，他是敖丙，但敖丙卻不是他。

　　敖丙的雷極之身去了哪裡呢？他卻是直接去了陳塘關，哪吒雖然還在他媽肚子里，但是趕早不趕晚，若是被太乙真人搶了先就不好了。

# 第226章 賜婚波瀾

　　話說，敖丙終於喚醒了伯邑考的記憶，他的五行之身坐鎮大商國師府，雷極之身前往陳塘關，等待哪吒的出世。

　　而伯邑考已經恢復了記憶，因此在某程度上來說，他也是敖丙，但他僅僅只是敖丙的分神，與敖丙之間存在主次關係，不過他依然代表了敖丙的意志。

　　伯邑考雖然覺醒了敖丙的記憶，但是他並沒有表現出絲毫的異樣，依然是每天保持原本的生活規律，每天讀讀書，彈彈琴，吹吹簫，好不自在，不過伯邑考這愛好音樂的性子，真是讓敖丙心中膩味得慌。

　　同時他也開始了慢慢的修鍊，煉的是一些強身健體的法門，敖丙卻是不打算讓伯邑考修道，他就做個凡人就好。

　　封神之事不管成敗與否，伯邑考壽終正寢之後，這絲分神正好回歸本體。

　　伯邑考要等待時機，他的打算是想要靜靜地等待姬昌被困羑里，自己掌權的時候，再大展拳腳。可是，他不找事，事情卻找上了他。

　　在收徒之事過去兩個月之後，忽然有冀州侯蘇護的使者前來，帶隊的是蘇護的大公子蘇全忠，他與姬昌商談一段時間之後，姬昌卻是喚來了自己的二兒子姬發。

　　對於冀州侯蘇護，伯邑考可是絕對的上心，因為他生了一個好閨女，這個閨女被九尾天狐看中，附身其中，迷惑紂王，禍亂天下。

　　而且他聽過一個小道消息，妲己和伯邑考是有婚約的，因此他對蘇全忠的來意是十分的在意，於是他便派人向蘇全忠的隨行者打聽他們此行的目的。

　　蘇全忠對此行的目的沒有絲毫的掩飾，因此伯邑考很容易就知道了他們的目的，他們確實是來提親的，不過提親的對象不是伯邑考，而是姬發。

　　伯邑考得到這個消息之後，沉思了起來，竟然是姬發，那不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怎麼傳出來的會是伯邑考和妲己的緋聞呢？

　　後來姬昌將姬發叫了去，看來是姬昌很滿意這門親事，想要徵求一下姬發的意見了，自己這二弟會怎麼應對呢？他會答應嗎？

　　伯邑考觀察了姬發兩個月的時間，再結合‘他’之前印象中的姬發，發現還是看不透他，他雖然是個孩子，但做事往往出人意表，伯邑考還真不知道姬發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

　　伯邑考一直關注着這件事情，後來姬昌姬發和蘇全忠三個人一起走出來，姬昌和蘇全忠談笑宴宴，姬發默默地跟在他們的身後。

　　他們三個人的談話內容沒有人知道，伯邑考自然也不好去向姬昌打聽這件事情。但是晚上的時候，姬昌卻將伯邑考叫到了自己的書房之中。

　　而在伯邑考到書房的時候，姬昌和姬發已經在等着他了，姬昌看到伯邑考進來，示意他坐下，然後說道，

　　“冀州侯蘇公子來的目的考兒你應該已經知道了，我是沒有意見的，可是發兒有些不同的意見，發兒你來說……”

　　伯邑考的眉頭一挑，自己這二弟果然是又出幺蛾子了，也不知道他是什麼心思？只見姬發先是對着姬昌和伯邑考行了一禮，然後侃侃而談，

　　“父親，大兄，我是這樣認為的，冀州侯雖然來提親，但是大兄尚未娶親，發兒豈敢越兄長而娶親也。況且蘇侯爺所求不過是與府上聯姻，所以不若趁此機會讓大兄娶了冀州蘇侯爺的嫡女……”

　　伯邑考眼中一寒，自己這二弟可真是一個好弟弟啊，說得倒是冠冕堂皇，你自己看不上冀州侯的勢力也就罷了，還扯什麼大道理？關鍵是把這個燙手的山芋丟到了自己這裏，簡直可惡。

　　以後妲己是要進宮的，而作為曾經與妲己有過婚約的自己，豈能不招來紂王的記恨？恐怕歷史中伯邑考被剁成肉餡，也有紂王刻意報復的成分在內。

　　伯邑考可是知道，現在紂王就是歷史中的紂王，若是之前尚未被聖人算計的他倒是不會歸罪到自己身上。話又說回來，若是之前的帝辛，他也不會強納妲己，而逼得蘇護造反。

　　姬發卻是不知道這位蘇妲己未來會是個多大的麻煩，他這次的無意推諉可是拋開了一個大大的麻煩，但是自己就要順手接過來嗎？

　　若是按照伯邑考以前的性子，還真有可能接手，可若是現在嘛，伯邑考站起身來，瞟了一眼姬發，然後對着姬昌行了一禮，

　　“父親，孩兒以為二弟此舉不妥，畢竟冀州侯來求親的對象是二弟，若是我們擅自更改結親的對象，將冀州蘇侯爺的臉面置於何地？所以還請父親三思～”

　　姬發一愣，沒有想到自己的大哥竟然會是這樣的一套說辭，自己預想中他不是應該說一句，“任憑父親做主嘛……”

　　然後自己就可以推掉這門親事，好好為自己選擇一個合適的接親對象，自己的夫人必須要能夠給自己強大的幫助。

　　蘇護？哼，一介武夫，平日里早就聽聞他有勇無謀，專橫跋扈，再加上擁兵自重，恐怕來日也不會有好下場。

　　姬昌聽了伯邑考的話，眉頭卻是皺了起來，他心中門兒清，自己這兩個兒子都不想娶這個蘇家嫡女，可是人家都已經大張旗鼓地到家門了，總不能讓人家空手而歸吧？

　　若真是那樣，自己可就將蘇護得罪慘了，姬昌與蘇護有過數面之緣，發現這人有些器小，若是這次拂了他的面子，不知道他以後還會怎麼刁難自己。

　　姬發看到姬昌皺眉，知道父親其實早就看透了其中的所有關節，於是他拱了拱手，笑着說道，

　　“父親，蘇侯爺手下擁兵數十萬，真是威風啊，若是真娶了他的嫡女，也要沾沾光吧？這結親的事情，還是父親決斷吧？發兒任憑父親做主……”

　　伯邑考心中一沉，自己這二弟了不得啊，他看似是在誇獎蘇護，可卻是也將蘇護的處境表現出來，大商能容忍這樣一位擁兵自重的侯爺嗎？

　　他是在提醒姬昌，若是要與他結親，一定要避免被波及……同時也表明自己的才能，這些我都看得很透徹，我比大哥又用。

　　伯邑考無話可說，面沉似水，躬身一禮，“任憑父親做主～”

　　姬昌沉吟了良久，目光在自己的兩個兒子身上不住地徘徊，大兒子面沉似水，一臉的平靜，二兒子滿臉笑容，似乎勝券在握。

　　足足考慮了小半個時辰，姬昌才幽幽地說道，

　　“這件事情明日就由蘇公子親自來決定吧？”

　　伯邑考心中一沉，而姬發臉上的笑容卻是越發的燦爛……

　　波瀾～波瀾～

# 第227章 婚定妲己

　　話說，姬昌見自己的兩個兒子都不願意迎娶蘇護的女兒，於是他只好決定讓蘇全忠決定這件事情，可是當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他在心中已經做出了一個不可明說的決定。

　　伯邑考的心頭一沉，蘇全忠的決定基本可以預見。

　　此次來提親的對象是姬發，應該就是蘇護覺得自己的地位與西伯侯存在差距，女兒想要成為未來的西伯侯夫人有些困難，於是退而求其次，向西伯侯的次子提親，只為加強自己與西伯侯的關係。

　　若是給蘇護選擇的機會，他自然是希望選擇伯邑考成為自己的女婿，而不是姬發。因為伯邑考是西伯侯姬昌的嫡長子，在外人看來，伯邑考將來勢必要繼承姬昌的爵位成為未來的西伯侯。

　　因此，將女兒嫁給伯邑考，是要比嫁給姬發有前途得多，那可是未來的西伯侯夫人吶。

　　伯邑考已經猜到了明天蘇全忠的選擇，自己真的要娶妲己嗎？若是真的與妲己訂了婚約，那以後妲己進宮的時候，自己該怎麼辦？

　　伯邑考最擔心的還不是這個，而是自己的父親——西伯侯姬昌的選擇。

　　在姬昌在心中，已經倒向了姬發。他清楚地知道，蘇護確實存在出問題的很大可能，若是他真的出了問題，娶了他女兒的人一定會受到牽連。

　　姬昌在選擇的時候，將伯邑考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將危險放在了伯邑考的身上，伯邑考成了可以捨棄的存在。

　　甚至伯邑考都在想，歷史上伯邑考之死，和姬发上位，是不是也有姬昌的因素在內。

　　若真是如此，伯邑考覺得自己的計劃應該要變一變了，若是真的等到姬昌被困羑里，恐怕為時已晚，自己是不是要提早爆發呢？

　　在伯邑考沉思的時候，姬發卻是笑着說道，“大兄不說話就是默認了呢？看來大兄其實心中早就願意這門親事了？之前的拒絕也是不好意思吧？”

　　伯邑考沒有理會姬發，而是將目光投向了自己的父親姬昌，姬昌感覺到了大兒子眼中的詢問，他眼神躲閃不敢直視，畢竟自己將一個不安全的因素拋到了大兒子身邊。

　　父子三個人都很清楚所有的事情之中所包含的蘊意，但是他們表面卻是沒有表現出來，都披着一層偽裝，維持着脆弱的親情。

　　伯邑考看到姬昌的表情，就知道了他的意思，於是他拱了拱手，“全憑父親做主……”

　　姬發的臉上露出了勝利的喜悅，而姬昌的臉上卻是有些愧疚，畢竟手心手背都是肉，自己確實有些對不起大兒子。

　　伯邑考臉上很是平靜，沒有一點失落，他再次躬身一禮，“父親，孩兒有些不舒服，就先行告退了……”

　　姬昌的臉上閃過一絲愧疚，“好，你快些去休息吧，這件事情你看開一些，日後和蘇侯爺多走動一下，不會有事兒的……”

　　伯邑考轉過身來，嘴角掛着一絲冷笑，姬昌可真是自己的好父親吶，有種當了婊子還要立牌坊的意思，明明是他放棄了自己，現在又來勸自己，真是呵呵了～

　　姬昌的意思他聽懂了，以後你娶了蘇妲己，蘇護就是你岳父了，你和他多走動一下，多勸勸他，不要做出格的事情，可保平安。

　　伯邑考心中冷笑，真是有意思了，不過自己應該怎麼辦確實是個難題啊？難道真的娶了妲己？可是紂王怎麼辦？

　　三天之後，伯邑考騎在一匹青色的馬上，與旁邊一個同樣騎着馬的年輕人談的很是愉快，同行的是一個很長的車隊，伯邑考已經走上了前往冀州的路。

　　那夜父子三人的‘愉快洽談’之後，第二天姬昌就找到了蘇全忠，告訴他自己的兩個兒子都對蘇家嫡女有意，因此讓他來做決斷，到底選擇誰。

　　蘇全忠一呆之後，立刻就做出了決定，當然是選擇伯邑考了，這位可是西伯侯嫡長子，妹妹嫁給他，將來可是要成為西伯侯府的女主人吶？

　　自己一家與西伯侯的關係也就密不可分了。

　　伯邑考雖然有些無奈，但他早就料到了蘇全忠的選擇也不意外，或者說姬昌父子三人都料到了蘇全忠的選擇，今天這不過走走過場而已。

　　而伯邑考卻是已經想出了一個未來的大致思路，既然錯了那就索性一錯到底，蘇護擁兵自重，可若是自己能夠將那個‘兵’變成自己的，那麼……

　　嘿嘿……二弟你會後悔的……

　　當然，順便看看那位傳說中禍國殃民的蘇娘娘，也是一個目的，或者說這個才是主要目的？

　　可是要這樣做，需要解決一個障礙，那就是自己必須要見蘇護一面，若是按照歷史發展，自己還沒有與妲己完婚，就被紂王截了胡兒，然後蘇護就反了。

　　若是按照歷史發展，這裏面可就沒有自己什麼事兒了？哦，應該多了一些紂王對自己的忌恨……

　　於是伯邑考在蘇全忠選擇了自己，並且雙方交換了婚書之後，他便奏請姬昌，

　　“父親，孩子最近讀書遇到很多不懂之處，因此想要出去走走，孩兒打算去冀州，一方面遊歷學習，一方面是拜訪一下岳丈大人……”

　　姬昌沉吟着，“好，即是如此，考兒你就隨蘇公子一起吧？”然後他轉頭對蘇全忠說道，“蘇賢侄，小兒一路上就有勞你照顧了……”

　　蘇全忠臉上狂喜，自己正不知道怎麼與這位未來的西伯侯妹夫拉近感情，沒想到機會就來了，他立刻拍着胸脯保證，

　　“伯父您就放心吧？伯邑考賢弟已經是我的妹夫了，我一定會照顧好他的……”

　　在離別的時候，伯邑考拉着姬發的手臂，“二弟，你對大哥的情誼，大哥一定會記得，大哥一定會好好報答你，到時候你可不要意外啊……”

　　姬發臉上笑靨如花，心中卻是犯着嘀咕，自己這大哥怎麼了，總感覺他有些不對頭，不過他終究是自己的障礙，自己終究會站在他的對立面，笑着回應道，

　　“大兄哪裡的話，小弟對大兄的情誼怎敢求回報，日後小弟一定還會好好‘敬重’大兄的……”

　　好一副兄弟情深的畫面，可誰也不知道這兄弟兩個，在內心中都在想着怎麼把對方幹掉。

　　伯邑考看着一路的風景，心情倒是好了起來，自己來洪荒之後一直都處於緊繃的狀態，與鱷神斗，與河伯斗，現在又深陷封神之劫中。

　　現在用凡人的身份，其審視這個世界，卻是發現原來洪荒是如此的美麗。

　　不帶有任何人工修飾的自然粗獷之美，在這一路上被表現得是淋漓盡致。伯邑考雖然很討厭原本自己那喜歡音樂的性子，但是現在卻是不由自主地吹奏了一曲“笑傲江湖”。

　　一路上伯邑考和蘇全忠的感情急劇升溫，蘇全忠身上帶着濃濃的軍人風格，而且帶着一絲淡淡的痞性，不過並不讓人討厭，至少這種直腸子的人很好打交道。

　　而蘇全忠對這位妹夫也是很滿意，雖然是西伯侯的大公子，可是一點都沒有小侯爺的嬌氣和傲氣，雖然一開始對着路上的顛簸有些吃不消，但是沒有絲毫的抱怨，反而慢慢地克服，並且很快就和隊伍中的人打成了一片。

　　這一走便是大半年時間，他們終於到了冀州，一路上平安，倒是沒有遭遇什麼劫道之類的狗血戲碼。

　　伯邑考也從一個有些瘦弱的貴公子，變成了一個風度翩翩的少年郎，原本白皙的皮膚也變成了健康的小麥膚色，臉上多了一些這個年紀不該有的成熟和滄桑。

　　伯邑考的變化，一方面是長途跋涉的歷練，另外一方面同樣還有伯邑考自己修鍊的原因，他修鍊的雖然是凡俗間的功法，但是依然不俗。

　　半年來他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至少十幾個大漢近不得其身，他的進步甚至讓蘇全忠眼紅，多次問他是不是有高人傳授武功。

　　最終伯邑考禁不住他的軟磨硬泡，便將自己修鍊的功法交給了蘇全忠，反正只是自己本尊閑時弄出來的東西，甚至還不如紂王修鍊的戰神訣。

　　敖丙沒打算讓伯邑考多厲害，他要的只是伯邑考在世俗之間的身份，至於他本身的實力卻是不重要，因為根本用不到他出手，而且這麼短的時間，也練不出什麼效果，反而浪費精力。

　　到了冀州，便代表着自己要見到那個傳說中的那個妲己娘娘了，伯邑考還是有些小緊張呢。

　　蘇全忠帶着伯邑考直奔蘇府而去，在府邸門口他就大喊，“快去稟告父親，姬公子來了……”

　　伯邑考也就由着他，蘇全忠雖然比自己年歲大，但他卻就好似一個尚未長大的孩子，消息傳了進入，一會兒的功夫，就有一个中年人迎了出來，滿臉的驚喜，

　　“哦，是賢侄來了，快快裏面請……”

　　伯邑考知道這中年人便是蘇護了，他一躬掃地，“岳父大人客氣了，小婿此來一為遊歷求學，二為拜訪岳父大人……”

　　蘇護將伯邑考攙了起來，“賢侄快快請起，快快請起，我們屋中敘話……”然後便拉着伯邑考的手，向著正堂而去。

　　伯邑考卻是發現了牆角之後，有一小半腦袋偷偷地瞧着自己，只能看到半個光滑的額頭，還有一顆圓溜溜的大眼睛。

# 第228章 我不同意

　　話說，伯邑考終於是到了冀州侯蘇護的府邸，被蘇護熱情地拉着手走進了蘇府的正堂，分賓主落座，茶水瓜果上罷。

　　坐於上首的蘇護打量着伯邑考，笑眯眯地問道，

　　“令尊可好？當年與西伯侯一別，已經有數年光景不曾相見了，當年酒桌之上還曾與西伯侯戲言要做個兒女親家，沒想到如今竟然成了真，哈哈……”

　　伯邑考將茶杯放下，拱了拱手，“父親大人身體很好，勞岳父大人挂念了，常聽父親提起您，今日終於得見……”

　　蘇護在打量伯邑考的時候，伯邑考一樣在打量他，很俊俏的一个中年大叔，可以預見他年輕的時候一定是個貌比潘安的人物。

　　即便是現在，依然有很大的魅力，歲月為他更添了一抹滄桑，對小女生的殺傷力更甚幾倍。這樣說來，他的閨女應該也很好看吧？

　　呃，自己在想些什麼？為什麼會突然想到他的閨女上面？一定是最近睡眠不好，胡思亂想吧？

　　然後蘇護便與伯邑考嘮一些不咸不淡的話題，伯邑考也是隨聲附和着，畢竟自己是晚輩，第一次一定要把印象留好，既要謙遜，又不能顯得卑微。

　　畢竟自己是要折服蘇護，等到以後讓蘇護擁護自己，而不是老老實實地做他的小女婿。

　　伯邑考卻是發現，剛剛自己進門的時候，那個偷偷瞧自己的小腦袋再次出現了，這次是躲在正堂旁邊的一顆大柱子後面。

　　這次，伯邑考卻是發現，原來是個小蘿莉。

　　伯邑考與蘇護閑聊着，無非是什麼學過什麼，讀過哪些書之類沒有營養的話，忽然蘇護的一句話引起了他的注意，

　　“賢侄啊，再過三年，便是妲己的開笄之年，我想在那個時候為你們完婚，到時候妲己就要嫁到西岐去了，我還真有點舍不得呢……”

　　開笄，是指女子十五歲的時候舉辦的成年禮，在那之後女子便可以婚娶了，三年之後，也就是說現在的妲己不過是個十二歲的小孩子？

　　自己定親的對象竟然是個小孩子，伯邑考愕然。可是隨即想到自己現在也不過十二歲而已，心中也就釋然。

　　伯邑考點了點頭說道，“全憑岳父大人做主……”然後他忽然話鋒一轉，“不知道岳父大人對天下局勢是怎麼看的？”

　　蘇護沒有想到伯邑考會忽然說出這麼一句話，不過他是馬背上的侯爺，對於天下事很是關心，乍然聽到自己的姑爺也關心天下事，他很是開心，

　　“賢侄啊，如今天子垂坐朝堂，威震四海，四方諸侯拜服，雖有東夷、西戎、北狄之患，但有各方諸侯拱衛王室，大商江山永固……”

　　“岳父大人真是如此認為的么？”伯邑考眉頭一皺，蘇護還是個忠臣不成？他對此表示深深地懷疑……

　　蘇護一愣，沒想到伯邑考會是這樣的態度，但是他於伯邑考剛剛認識，怎麼可能推心置腹，將自己的心思告訴他，打了個哈哈，

　　“當然，賢侄不是這樣認為的么？要我說賢侄不若以後就留在冀州，我們翁婿聯手，一定能夠做出一番事業來……”

　　伯邑考一臉的驚愕，這貨在說什麼，自己身為姬昌的嫡長子，雖然在歷史上自己死了，可是現在卻不一定，那麼大的基業說不要就不要了？

　　跟着你混？冀州這點地方太小了一些，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麼。

　　蘇全忠也是一臉的愕然，渾然不知道自己老爹發了什麼瘋，怎麼會說出這麼一句話來，他忽然一瞪眼，我去，把最重要的事情給忘了。

　　蘇護也發現了不妥，兒子和姑爺的表情有些奇怪啊？蘇全忠帶着一臉便秘的表情，囁囁喏喏地說道，“父親，這位是西伯侯大公子——伯邑考。”

　　蘇護聽完，看着伯邑考的眼珠子差點瞪出來，不說好了是姬二公子嗎？怎麼又突然變成了姬大公子？蘇全忠也顧不得其他，走到蘇護的跟前，附耳上去，將事情的始末都告訴了蘇護。

　　蘇全忠一路上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老爹，是想回去之後給老爹一個驚喜，可是到了家裡卻是忘記了，而蘇護哪裡會想到發生這樣的事情，直到前一刻，他都一直以為眼前的是姬二公子姬發。

　　再加上他們之間的談話，都是一些不咸不淡的話，竟然沒有任何的破綻，三個人都沒有發現有什麼問題，直到蘇護說出那句話。

　　在蘇護看來姬發是姬昌的二子，留在西岐也不能繼承他的基業，還不如跟着自己混，誰知道他說話的對象會是伯邑考？

　　蘇護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在埋怨的兒子的同時，心中也是一陣大喜，真是太好了，自己的女兒要嫁給西伯侯的嫡長子，也就說女兒將來是要成為西伯侯的夫人……

　　伯邑考也意識到了發生了什麼事，他除了表示深深的無語還能表示什麼？

　　蘇護卻是興奮得有些過頭，他忽地站起來，原地踱了兩步，然後又坐了下來，看着伯邑考，眼中的喜悅怎麼都遮掩不住，

　　“賢侄啊，這件事情都是老夫的錯，是老夫一時不查才會造成如此誤會，希望賢侄不要介意……”

　　伯邑考立刻就察覺到了蘇護語氣的變化，不由得感嘆身份之玄妙，自己現在這嫡長子的身份可是要比姬發那未來大周之主，更加吃得開。

　　伯邑考微微搖了搖頭，臉上表情沒有絲毫的變化，依舊笑着說道，“岳父大人嚴重了，是小婿沒有說清楚，都是小婿的錯……”

　　蘇護微微鬆了一口氣，他真是怕伯邑考會心生芥蒂，現在看來還好。

　　蘇護忽然知道眼前坐着的就是未來的西伯侯，他心中還是有些忐忑，雖然這人是自己的姑爺，但是依然有些惴惴，他笑着說道，

　　“賢侄一路舟車勞頓，就先去歇息吧？你遊學的事情我會幫你好好參謀的，等你遊學結束，你就帶妲己一起回西岐，你們的婚禮可以在西岐舉辦……”

　　伯邑考站起身來，躬了躬身，“全憑岳父大人做主，小婿先行告退了……”

　　伯邑考轉過身來，忽然發現在殿門口站着一個漂亮的小姑娘，好像一尊瓷娃娃一般，不過這瓷娃娃的動作卻是有些過分了，她雙手掐腰，瞪眼看着伯邑考。

　　伯邑考微笑着與她對視，他已經猜到這個小姑娘是誰，但是這小姑娘的第一句話就讓伯邑考臉上的表情凝固起來，

　　“我不同意，我要嫁給姬發，不要嫁給伯邑考這個短命鬼……”

　　伯邑考身後蘇護的臉色鐵青，他怒喝一聲，“玉米，快把小姐帶下去，這裏沒有她說話的份兒……”

　　PS：感謝玉蟾真人的打賞，那麼多打賞，突然有種幸福的趕腳；感謝金色冕冠君的票票，感謝。

　　另，說一件事，那就是我的CET6考過了，如果不出意外，應該是要保研了，也就是說大四一年都很閑，應該會全力碼字。

　　大家如果方便的話，可以把這本書推薦自己的朋友看，謝謝了。

# 第229章 扯淡決定

　　話說，伯邑考就要離開的時候，被一個小姑娘攔住，這個小姑娘就是一直躲在後面偷看他的那個，她應該就是妲己了吧？

　　伯邑考正在感嘆，禍國殃民的容貌此時已經初現端倪，可以預見這張小臉三五年之後必然是絕世妖嬈。即便是現在，對於某些特殊癖好的人來說，此時的妲己更加容易引人犯罪。

　　這個小姑娘也不知道跟誰學的，竟然雙手叉腰，那不是女漢子才會有的動作嗎？

　　這還不是伯邑考最在意的，他最在意的是，這小丫頭說的那句話，‘伯邑考這個短命鬼’，她為什麼會是這句話？而不是其他的什麼？

　　伯邑考確實是短命鬼，他被紂王剁成了肉餡，年紀輕輕就死了。可這是未來的事情，絕對不會有人知道，現在天機混沌，即便是卜算都不會這麼清晰吧？

　　而更關鍵的是，蘇護後面喊得那個‘玉米’，更是讓伯邑考腦中轟鳴，玉米是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後，從墨西哥傳過來的，現在怎麼會出現這個名字？

　　蘇護的話音落下，就有一個十五六歲扎着雙丫髻的小姑娘跑了進來，拖抱着剛剛那個小姑娘離開了，那小姑娘一邊掙扎一邊大喊，

　　“爹爹，你不是答應要讓我嫁給姬發嗎，我要姬發，不要伯邑考……爹爹……”

　　伯邑考站在原地，獃獃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忽然感覺有些荒唐，聽到妲己的話，他忽然有種時空錯亂的感覺。

　　蘇護此刻則是鐵青着臉，來到伯邑考的身邊，陪着笑說道，“賢侄啊，剛剛讓你受驚了，你快點去休息吧，我還有點事兒要處理一下，就讓忠兒陪着你吧……”

　　然後蘇護對着蘇全忠使了個眼色，便匆匆忙忙地走出了正堂，向著某個方向而去。

　　蘇全忠則是有些忐忑地來到了伯邑考的身邊，這提親的事情畢竟是他辦的，他可是沒想到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兒，他完全沒有料到妹妹的反應會這麼強烈。

　　而他最擔心的是，妹妹的舉動會讓伯邑考心生芥蒂。畢竟自己的妻子口中喊着另外一個男人的名字，任誰都會惱羞成怒吧？即便那個男人是自己的弟弟。

　　伯邑考這個時候也回過神來，他全然沒有惱羞成怒的跡象，而是笑咪咪地問蘇全忠說道，“剛剛那是……”

　　“大公子受驚了，剛剛……那正是舍妹，”蘇全忠有些遲疑地說道，但接着便又保證說道，“但是大公子請放心，我一定會好好處理這件事情的，不會對你造成任何的困擾……”

　　伯邑考笑着搖了搖頭，表示自己並不在意，他的態度倒是讓蘇全忠有些拿捏不準，雖然一路相處讓他知道這位西伯侯大公子不拘小節，但是這種事也不在意，讓他真是有些看不透。

　　伯邑考有些無意地問道，“說起來，蘇兄去向家父提親，也是令妹的主意？”

　　“這件事情確實是妹妹的主意，父親不久前開玩笑說妹妹到了出嫁的年紀，問她可有中意的人，沒想到妹妹一口就說出了西伯侯二公子……”

　　說到這裏，蘇全忠的話驟然收住，他抬眼看了一眼身邊的伯邑考，臉上有些尷尬，伯邑考卻是沒有絲毫的難堪，他接着蘇全忠的話說道，

　　“一口就說出我二弟的名字？姬發嗎？”

　　蘇全忠的臉上露出尷尬的笑容，不過伯邑考臉上的笑容越發的燦爛……

　　與此同時，遠在朝歌城的國師府，本在閉關的國師大人忽然睜開了眼睛，在陳塘關上方的九天之中，一個渾身雷霆閃爍的人影露出一張英俊的臉龐。

　　伯邑考現在有七成把握確定，自己的婚約者，這位蘇妲己小姐，未來的妲己娘娘，是自己的老鄉，是從未來穿越而來的老鄉。

　　如果她真的是從未來穿越來的，那麼她知道伯邑考的的命運也就不奇怪了，而她一心要嫁給姬發也是就解釋得通了。

　　畢竟身為穿越者的妲己可是知道，姬發是未來的天子，嫁給他的話，好處多多，也難怪她看不上自己，誰讓自己是個‘短命鬼’呢？

　　事情是搞清楚了，但這件事情應該怎麼處理？可真是一件麻煩事兒啊？

　　伯邑考已經這這邊的情況告訴了自己的本尊，這種傷腦筋的事情還是讓他們決定吧，自己只是一個小小的分神而已，幹嘛這麼拚命？

　　於是伯邑考到了自己的房間之後，打發走了滿肚子疑問的蘇全忠，一頭倒在床上甜甜地睡了過去，半年多沒有睡個好覺了，現在終於可以補上了！！

　　伯邑考是睡了，可是敖丙不能睡，這件事情必須要解決，如果妲己也是穿越者，那麼未來就會充滿了無窮的變數，她一定不會屈從於自己的命運，一定不會甘心被九尾狐奪舍，誰也不知道她會做出什麼？

　　敖丙知道，每個穿越者基本上都自帶主角光環，一旦讓他們尋到機緣，便可一發而不可收拾。

　　妲己現在很弱小，但是知道封神走向的她，一定不會甘於寂寞，一定不會甘於自己的命運，她想要嫁給姬發，應該就是她改變命運的一步。

　　本來因為敖丙的因素，封神已經被玩壞了，若是再加上一個穿越而來的妲己，天知道這個封神會變成什麼鳥樣。

　　敖丙甚至都動了殺心，他甚至想要幹掉妲己，一了百了，可是除掉妲己，事情好像會引起一連串的反應。

　　沒了妲己，自己的聯姻計劃泡湯，自己的冀州計劃流產。沒了妲己，紂王就不會強納妲己，蘇護就不會反，就不會有九尾狐奪舍，就不會……

　　最終敖丙實在沒有辦法了，去特么的，反正封神已經被玩壞了，現在就讓它壞的更徹底一些吧？這件事還需要讓伯邑考好好處理啊……

　　伯邑考飽飽地睡了一覺，醒來已經是第二天日上三竿了，他嘴中嘀咕地說道，“見機行事？去他么的見機行事，這是什麼扯淡的破決定？我只是一個分神而已，要不要讓我這麼辛苦？”

　　伯邑考決定先判斷妲己的真實身份，他出了自己房間，三轉兩轉終於找到了妲己的房間，輕輕地敲了敲門，卻是忽然聽到屋門被什麼東西砸了一下，然後是昨天那個小姑娘的聲音，

　　“你們走，我要嫁給姬發，我不要嫁給那什麼伯邑考，你們就信我一次吧，他是短命鬼，姬發才是潛力股……”

　　伯邑考嘴角抽搐着，無奈地回了一句，“小美女，在背後這樣議論別人可不怎麼好啊？”

　　PS：這次封神真的是被玩壞了……

# 第230章 留個微信

　　話說，伯邑考把自己的情況通知了本尊，讓他想個辦法，看看怎麼處理穿越者妲己的事情，可他等到的卻是一個隨機應變的扯淡決定。

　　伯邑考來到妲己的門前，想要先確定妲己是不是真的從未來穿越而來，若是，那麼她是什麼時間穿過來的，她在穿越之前又是什麼身份，伯邑考都想知道。

　　敲完門，伯邑考就聽到有什麼東西撞在了門上，還赫了他一跳，而後妲己的話更是讓他無奈，強忍住翻白眼的衝動，伯邑考回了她一句。

　　而這個時候他也才發現，屋門已經在外面上了鎖。想必是蘇護的傑作。

　　伯邑考說完話之後，屋裡面忽然安靜了下來，沒有一點動靜。

　　伯邑考好奇之下，將自己的耳朵貼在房門上，想要聽聽妲己在裏面干什麼，忽然“嘭～”地一聲，有什麼東西砸在了房門上，伯邑考感覺自己要被震聾了。

　　伯邑考的腦袋被震得嗡嗡做響，他誇張地掏了掏耳朵，沒好氣地說道，“小姑娘，沒必要發這麼大脾氣吧？想必你也知道我是誰了吧？我真的有這麼遜嗎？”

　　房間里沉默了一會兒之後，“呵～，遜不遜你自己還不知道嗎？伯邑考，我可還沒有嫁給你呢？你就一口一個‘岳父’‘小婿’，真是噁心死了……”

　　伯邑考心中感嘆，未來的穿越者啊，果然是一口毒舌啊，說起話來絲毫不給人留餘地啊。

　　伯邑考還在感嘆的時候，忽然聽到屋裡又傳出了妲己的話，“伯邑考啊？知道為什麼我叫你短命鬼嗎？你想不想知道原因？”

　　伯邑考心中好笑，順着妲己的話茬問道，“哦，那是因為什麼？”

　　“我從小就被仙人夢中傳法，習得無上仙道，我可前知五百年，後知五百年，所以我見你的第一眼，就已經知道了你未來的命運……”

　　“哦？是嗎？”伯邑考不置可否，心中感嘆，真是能能侃吶，還習得無上仙道，稍微有點修為都不會被這道房門擋住吧？

　　是不是每個穿越者都有做神棍的潛質？伯邑考很懷疑。

　　“當然是，只要你答應跟我解除婚約，我就把你未來的命運告訴你，然後你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運了……”

　　伯邑考心中有些好笑，你把事情也想得也太簡單了，

　　“我的命運？那可是沒有發生的事情呢，我怎麼知道你說的是不是真的，若你說的是假的，我豈不是吃了大虧……”

　　屋裡面沉靜了，妲己愣住了，她還真沒有想到這一層，她想要說些什麼證明自己的話，但她猛然呆住，自己除了知道伯邑考最後被剁成肉餡，被他老爹吃掉，好像也不知道其他關於伯邑考的什麼了。

　　伯邑考見屋裡不說話，似乎猜到了妲己的窘況，他接着說道，

　　“而且你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知道了自己的命運又能怎樣？就能掌控自己命運？呵呵～別犯傻了，那怎麼可能……”

　　“就好像你知道了自己的命運，可是你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嗎？好像又回到了歷史的軌跡上來吧？你想改變自己的命運，還差得遠。你以為姬發就救得了你嗎？真是太天真了……”

　　妲己愣住了，伯邑考的話對他的衝擊很大，她總覺得伯邑考這話里有話，他是不是知道些什麼？她忽然大喊，

　　“伯邑考，你說清楚一點，你都知道些什麼……”

　　“喂喂喂，小姑娘對人請教問題的時候，不知道要懂禮貌嗎？你幼兒園老師沒教過你嗎？”伯邑考的話，讓妲己幾欲抓狂。

　　懂禮貌？幼兒園老師？外面這傢伙真的是伯邑考？而伯邑考接下來的一句話，卻是讓她完全崩潰——

　　“小姑娘要不要留個微信啊？或者給個QQ也可以啊？電話也行，要是有MSN的話，也可以的哦……”伯邑考的聲音有些輕佻，社會不良青年的感覺。

　　妲己現在很想哭，她有種見到家人的感覺，耳邊聽着那些熟悉的名詞，她感覺到了無限的溫馨，有種找到了組織的感覺。

　　“第一次見面就要人家的微信，一看你也不是什麼好人，你對本姑娘有什麼企圖，快點從實招來。至於聯繫方式，本姑娘才不會告訴你，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妲己的聲音有些扭捏，很是配合地回應着伯邑考。過了一會兒她有些傷感地說道，“不過，能夠在聽到這些熟悉的詞語，真是親切啊……”

　　“是啊，十多年了，沒有見過手機、電腦、電視，沒有刷過朋友圈，沒有追過劇，沒有聊過天，真是懷念啊……”伯邑考也有些惆悵地說道。

　　房間裏面沉默了下來，顯然是在回憶以前的日子。

　　伯邑考卻是動了心眼，他只說自己是穿越者，卻是沒有把敖丙賣出去。而且除了平心娘娘，誰也不知道伯邑考是敖丙的分神，妲己便是知道伯邑考是穿越者也無所謂。

　　半晌之後，妲己的聲音再次傳了過來，“喂，你叫什麼名字？哪兒的人啊？怎麼來着的？”

　　“你在問別人姓名之前，是不是先把自己的姓名說一下啊？”

　　伯邑考聽到裏面先是傳來一個微微的咒罵，“小氣鬼，不知道讓着女生嗎？真是……”然後才是妲己正常的聲音，

　　“我的名字就不告訴你了，你叫我惠姐就可以了，安徽人，至於怎麼來的，卻是記不得了，睡了一覺，醒了就在這了……”

　　伯邑考微微一笑，“好吧，我的名字也不告訴你了，我的網名伶俜孤獨，你可以叫我孤獨，山東人，車禍之後就來這了……”

　　裏面嘟嘟囔囔的聲音，“小氣鬼，連名字都不肯說，果然不是什麼好人……”

　　伯邑考在外面無奈地翻了個白眼，明明是你起的頭兒好不好，還怨我，我招你了？忽然裏面又傳來一個弱弱的聲音，

　　“你從西岐那邊過來，姬發怎麼樣？長得帥嗎？”

　　伯邑考在門前的台階上坐下來，背倚着房門，翻着白眼說道，“你不是還做着嫁給姬發的美夢吧？實話告訴你，姬發瞧不上你，他把你推到我身上來了，要不然你以為我願意來啊……”

　　“而且你以為憑藉闡教的勢力，就可以改變被九尾狐奪舍的命運？呵呵，闡教現在可跟姬發沒有什麼牽連，你去了也是抓瞎，而且你這老牛吃嫩草，不覺得害臊嗎？”

# 第231章 強強聯合

　　話說，伯邑考去見妲己，伯邑考暴露了自己的穿越者身份之後，便與妲己聊得火熱，妲己看樣子是憋得不輕，見到有個能說得上話的人，很是開心。

　　對於伯邑考那‘老牛’和‘嫩草’的描述，妲己俏臉上一紅，她卻是振振有詞地回應道，“什麼老牛吃嫩草，本姑娘我才剛剛十二歲好嗎？跟老牛扯得上關係嗎？”

　　伯邑考對於這種沒有任何營養的話，根本沒有回應，而妲己說完這句話之後，才有些黯然地說道，

　　“你說的都是真的？闡教的人都救不了我嗎？我真的要接受自己的命運……”後面的話卻是有些微不可聞。

　　伯邑考黯然，這種明明知道自己命運，但卻什麼都做不了的感覺真是太難受了，這樣的痛苦他有過，也能夠深刻體會妲己此時的心情。

　　“闡教確實幫助姬發奪得了天下，若是你嫁給姬發，他們確實會幫你，可是時間對不上。姬昌被困羑里就是你，呃，是九尾狐的主意，也就是說那個時候你就不是你了，”

　　“而後姬昌七年之困才得以回返西岐，飛熊入夢，前往渭河之畔尋找姜子牙，等到姬昌死了之後，闡教眾人才開始全力輔佐姬發成就大業……”

　　妲己的聲音有些暗淡，“也就是說我也沒有幾年好活了？我記得那時候看電視劇，好像妲己是變成了嫦娥，伯邑考變成了兔子吧？你說這是不是真的……”

　　“伯邑考被姬昌吃了之後，確實在文王吐子之後變成了兔子，可妲己變成了嫦娥好像並沒有相關的記載，電視劇一般都是亂編的，只是為了給觀眾一個美滿的結局而已……”

　　“你怎麼知道電視劇是亂編的？你看過封神榜原著嗎？即便是你看過，你又怎麼知道書上寫的都是真的？”妲己有些不死心地反問道，似乎抓住了最後一顆救命稻草。

　　“我雖然沒有看過封神原著，但我卻是因為工作的原因專門查過妲己的事情，妲己死了，九尾狐也死了……”伯邑考當然知道當然不是嫦娥，因為他知道天宮之中已經有嫦娥了。

　　“沒憑沒據的話不要亂說……”

　　伯邑考一聲嗤笑，“你就寄希望於那什麼虛無縹緲的未來？如此就接受命運的安排，你可真是給我們穿越者丟臉啊？”

　　房間里傳來妲己憤怒的聲音，“那你說還能怎麼辦？我的敵人可是妖怪，好容易想出來嫁給姬發計劃，還被你破壞了，你說我該怎麼辦？嗚嗚～”說到後來，妲己的聲音中都帶着一絲哭音。

　　“不就是一頭九尾狐嗎？這件事情我幫你辦了，不過你以後要跟着我混，一切事情都要聽我的……”伯邑考沒好氣地說道，一頭九尾狐他還不放眼中。

　　房間裏面頓時安靜下來，過了一會兒才傳出來一個弱弱的聲音，“以身相許的話，能不能先培養一下感情？”

　　三天之後，伯邑考、蘇全忠還有妲己在蘇府的后花園中的涼亭之中賞花，蘇全忠有些狐疑地看着自己的妹妹還有伯邑考。

　　他可是知道自己的妹妹是多麼的堅決，她竟然以死相逼也不要嫁給伯邑考，但是現在看着兩個人親昵地小聲說話，隱隱將自己排除在外，他感覺腦子有些不夠用了。

　　三天前聽到下人來報，說是伯邑考在妹妹的房門前坐了好久，兩個人談了很久時間，不過他們談論的內容卻是不得而知，反正只在伯邑考離開之後，妹妹就說自己想通了，願意與伯邑考結為夫妻。

　　於是這才有了今天的場景，但是他們的進境是不是有些太快了？蘇全忠心中有些迷茫。

　　伯邑考靠近妲己，小聲地說道，“我說你能不能認真一點，好歹你也絕食幾天，最終無奈同意婚約才好吧？”

　　妲己被伯邑考的呼氣吹在臉上，小臉上有些微紅，她雖然是小孩子，但是心理年齡絕對是熟的不能再熟了，微微將腦袋後退了三分，低聲說道，

　　“沒有關係的，我說是你的氣質深深得打動了我，讓我對你一見鍾情，於是才同意的。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憑什麼能夠對付九尾狐，你認識修道之人嗎？問了你好幾遍都不會說，今天你必須要給我個準確的答覆……”

　　伯邑考堅定地搖了搖頭，“哎呀，我也不早就說了嗎？到時候你就知道了，一定能夠保住你的，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不行……”這一聲穿雲裂霄，不僅把伯邑考嚇了一跳，一邊的愣愣出神的蘇全忠也嚇得一哆嗦，有些愕然地看着妲己兩個人。

　　妲己一臉的尷尬，伯邑考卻是反應過來，他拉起妲己的手，向著遠處跑去，聲音遠遠地傳了過來，“蘇兄，我和妲己又點事情要商量，所以失陪了……”

　　兩個人跑到一個偏僻的沒有人的角落，妲己掙脫了伯邑考的手，微微喘着氣，“臭孤獨，你跑什麼，我那傻大哥聽不懂的……”

　　伯邑考卻是正色說道，“聽好了，沒有什麼孤獨，也沒有什麼惠姐，這個世界只有伯邑考，只有妲己，這是個仙俠的世界，萬事都要小心，萬一我們的身份暴露，你可以想一下後果……”

　　妲己的臉上一白，這幾天認識了伯邑考，同樣的一個穿越者，讓她完全放鬆下來，總感覺有了夥伴，有了依靠，現在聽到伯邑考的話，立刻認識到了自己的處境，並且調整了自己的心態。

　　“好了，我知道了，以後我會注意的。不過，你必須要回答我你對付九尾狐的依仗在哪裡？”

　　“好吧，為了讓你放心，我就稍微告訴你一些事情，現在已經有修道之人找上了我，表示要支持我，身份暫時還不確定……”伯邑考只能給出這樣的答案。

　　妲己沉默，若有所思，忽然開口問道，“那你來冀州想干什麼？遊學？別逗了？”然後她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你，你這個死變態，不是為了我吧？”

　　伯邑考上下打量了一下妲己，後者雙手抱胸，滿是警惕地看着他，“放心吧，我對你這搓衣板一樣的身材，沒有半點興趣……”

　　妲己氣得小臉通紅，恨恨地看着伯邑考。

　　伯邑考悠閑地伸了個懶腰，“想要搞垮我那二弟姬發爭奪天下，必須要有足夠的資本，現在我老爹姬昌已經開始偏向姬發，我必須徵求一些外力的幫助，只要我能夠在封神之中展現了自己的實力，那麼我想就會有修仙勢力主動來找我們的……”

　　“所以這次你來冀州，是我為了我爹手中的十萬精兵？”

　　“然也……”

　　“你想怎麼做？具體說說……”

# 第232章 逼退太乙

　　話說，伯邑考和妲己勾搭成……咳，強強聯合，他們都是穿越者，都知道歷史的走向，因此對於他們來說，制定一個接下來的計劃並不困難。

　　伯邑考本來就對這件事情有了規劃，現在知道妲己同時是穿越者的事情，卻是對計劃做了一些調整，首先就是妲己不能死，其次就是九尾狐還要禍亂後宮。

　　這件事情並不困難，只需要實力比九尾狐高的修道之人，出面保下妲己，此事可成。他將自己的計劃大致地對妲己說了一下，妲己聽得兩眼冒光，不時地詢問兩句，指出他計劃之中的不妥之處。

　　妲己知道伯邑考的身後有修道之人，頓時放鬆下來，她之前一直擔心九尾狐的事情，可是現在自己危急盡去，心情頓時不一樣了。

　　伯邑考便和妲己過起了極其悠閑的遊學生活，確切地說是遊玩，伯邑考打着遊學的旗號遊玩，妲己則是以交流感情的借口跟在了他的身邊。

　　至於他們的安危，伯邑考專門向蘇護討要一人，此人卻是蘇護的督糧官鄭倫，鄭倫算是封神之中一個不起眼的小腳色，可是他來頭卻是不小，乃是哼哈二將之一。

　　他曾拜西崑崙度厄真人為師，與哪吒的老爹李靖，是同門師兄弟，度厄真人傳他鼻竅中二氣，可吸人魂魄，凡與將對敵，若無特殊防禦之法，逢之即擒。

　　他的實力不高，在凡俗武將之中倒是一把好手，但是在真正的修道之人眼中卻是有些上不得檯面，但是作為保護伯邑考的人選卻是足夠。

　　雖然敖丙的雷極之身吩咐乾坤道尊保護伯邑考，但乾坤道尊卻是丟下一塊玉符，讓他有危險之時便可捏碎玉符，自己須臾可至，至於他的本尊卻是不知去了何處。

　　伯邑考知道乾坤道尊雖然答應了本尊保護自己，但此時時機未到，尚不到讓他出場的時候，不過自己只修練了一些凡俗功法，實力不高，有鄭倫保護應該足夠了。

　　鄭倫被蘇護猜忌，要不然以他的實力，定然不會僅僅做個督糧官，對於伯邑考的看中，他是極為感激，暗下決心要保護好伯邑考。

　　伯邑考在暗自等待紂王文書的到來，紂王強納妲己，蘇護才會被逼上絕境，然後自己才能設計為他擺脫災厄，進而才能讓他成為自己的助力。

　　至於現在的時光，那就好好遊學吧……

　　拋下伯邑考‘遊學’的事情暫且不提，再說一說敖丙雷極之身的事情，雷極之身在陳塘關之上的九天之中修鍊雷法，這一日忽然睜開眼睛，這一刻終於要到了。

　　雷極之身手中掐算完畢，李靖的夫人殷氏懷胎三年零六個月，算算時間出世應該就在這幾日了，敖丙索性身子一晃，出現在了陳塘關外，然後徒步走進陳塘關，在一客棧之中住了下來。

　　敖丙心中感嘆，若是按照歷史，哪吒七歲的時候，打死了巡海夜叉，抽了龍王三太子敖丙的筋，扒了他的皮，還毆打了老龍王敖廣，最終四海龍王水漫陳塘關，逼得哪吒自殺謝罪。

　　不過既然現在自己來了，那麼絕對不會讓一切再次發生，敖丙要在哪吒降生的第一時間，將他收入門下，牢牢地控制處，這樣才能制止哪吒接下來的行動。

　　雖然敖丙確定此時的哪吒不能對自己造成任何的傷害，而且他也不可能是敖廣的對手，敖丙懷疑其中可能另有隱情，但是如果自己控制了哪吒，那麼之後一切針對龍族的陰謀也就被破了。

　　至於敖丙如此心急，是因為他有一個很強勁的競爭對手——太乙真人，若是自己和太乙真人同時上門，敖丙覺得自己爭不過太乙真人。

　　因為李靖的兩個兒子分別拜師文殊廣法天尊和普賢真人，他們和太乙真人同為闡教十二金仙，李靖自然也希望自己的三子也拜入闡教門下。

　　於是敖丙需要搶那一個先手，若是自己先收了哪吒為徒，那麼太乙真人也就只能為之奈何。

　　可是就在敖丙在客棧住下的當晚，他就感覺到了一股強大的氣息從遠方傳來，敖丙手中掐算，然後眼中紫光一閃，心中一陣狐疑。

　　哪吒尚未出世，太乙怎麼來的這麼早？

　　敖丙心中一動，卻是出現在了雲端，正好截住了一個道人的前行之路，這道人一身紫雲八卦袍，頭戴白雲觀，手提一柄浮塵，仙風道骨，白髮飄飄。

　　敖丙盯着太乙真人，不發一言，大羅之威非同小可，太乙真人心中一顫，立刻警覺，心中腹議，洪荒之中何時出了此等人物，為何一直不曾聽聞？

　　太乙不敢冒犯，立刻打了個稽首，“這位道兄，不知為何阻貧道去路？”

　　敖丙展開自己的大羅氣勢籠罩太乙真人，聲音有些陰冷，“我知道你此行的目的，可是靈珠子轉世之身與本座有緣，本座欲收他為徒，你從何處來，再回何處去……”

　　太乙真人哪肯甘心，但他被敖丙的大羅氣勢壓迫，額頭冷汗岑岑，依然咬着牙說道，“貧道乃是元始天尊門下，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受老師之命，此處有人與我有一場師徒緣分……”

　　敖丙冷冷地打斷了他的話，“好了，現在你們之間的師徒緣分被本座接下了，你回去吧……”

　　“道兄，我乃是聖人門下，你怎可如此羞辱於我？你將聖人的威嚴置於何地？”

　　“哼～”一聲冷哼，讓太乙真人的嘴角溢出了一絲鮮血，他袖中緊緊攥着九龍神火罩的手也鬆開了，他知道自己即便是拼勁全力，也拿不下眼前此人，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有一絲怨毒。

　　敖丙暗中震懾住了太乙真人，接着說道，“我尊敬的是聖人，可不是你，你代表不了聖人，若是聖人親臨，我自然是不會與聖人爭奪這弟子，但是如果僅僅只是你嘛……”

　　“你還不夠格……”

　　太乙真人一陣氣血翻湧，點指敖丙說不出一句話來，多少年沒有人這麼對自己說過話了？竟然有人膽敢如此藐視闡教門人，此人不出，闡教威嚴何在？

　　敖丙看着太乙真人，心中冷哼一聲，要不是顧忌元始天尊的臉面，他早就殺了此獠，這人雖然表面上仙風飄飄，但實際心狠手毒，殺石磯娘娘就可看出，哪吒自殺與父親決裂，也有他的‘功勞’在內。

　　太乙真人狠狠地平靜了一下自己的氣血，沉聲說道，“不知道兄仙山何處？他日必保今日之恥……”

　　“方丈仙山，元雷道尊，隨時歡迎你來找我雪恥，若是你找得到方丈仙山的話，嘿嘿……”

　　太乙真人聽到敖丙語氣之中蔑視，口中再次湧出一口鮮血，但是被他含住，狠狠咽下，他身形一晃化為一道流光消失在了遠處，卻是向著昆崙山而去。

　　三十三重天之外，元始天尊忽然開口，“師弟，這人是你的弟子？我在他身上好像看到上清大道的影子，這人搶我弟子機緣，實為可惡……”

　　通天教主毫不掩飾語氣之總的歡喜，“師兄此言差矣，量劫之中一切機緣各憑自身，那小子確實是我的弟子，不過他卻是有自己的道，我只是指點了他兩句……”

　　元始天尊冷哼一聲，沒想到截教之中又多出了一位大羅金仙，為何自己算不出他的跟腳？他眼中冷光幽幽，希望避諱阻礙到自己的謀划吧？

　　通天教主卻是一喜，他並沒有看出伯邑考的身份，但他卻是隱隱看出敖丙的布局，知道他是將目光同時放在了兩處，自己這弟子果然是知道一些東西，今天的事情真是幹得漂亮。

　　敖丙驚退了太乙真人，頓時鬆了一口氣，若是自己收徒的時候，太乙真人突然而至，才是大麻煩，自己總不能當著李靖的面驅逐太乙，現在的情況剛剛好。

　　敖丙回到客棧，繼續打坐修鍊，一夜無話……

　　第二天，敖丙忽然感覺街上的氣氛有些詭異，神識稍微一掃，頓時知道事情妥了，哪吒已經降生，這個徒弟是沒跑了。

　　原來整個陳塘關都在談論總兵李靖家中的怪事，他的妻子懷胎三年多依然不曾生產，本就惹人非議，就在今天一大早，忽然有傳言說李靖妻子生出了一個肉球。

　　當時總兵還以為是妖物，劈劍砍開肉球，竟得一男嬰，總兵大人心中大為歡喜，宴請鄉親父老前去赴宴慶賀，但是大家興緻不高，因為大部分人心中還是有些忐忑，認為這嬰兒不詳。

　　敖丙整理了一下衣衫，直奔總兵府而去，門口已經擺起了一桌桌的酒宴，但是只有三兩桌上有人，其他的十幾桌都是空的，府上的僕人也是愁眉不展。

　　敖丙來到門前，就有一個管家模樣的人走上前來，滿臉堆笑地說道，“道爺，您是來赴宴的吧？快請快請～”

　　若是在以往，這種道人上門雖然不至於驅趕，但是像這種上席是不可能了，今天情況特殊，無人前來，管家才請敖丙上桌，湊湊人數。

　　敖丙微微一笑也不言語，身後忽然浮現出金光萬丈，口吐雷音，“速去稟告你家老爺，就說貧道求見……”

　　管家何曾見過這等異狀，心中驚駭，跪在地上叩首不已，而聽到敖丙的話之後，立刻點頭應是，就欲進門通報，但是李靖已經迎了出來。

　　PS：有點卡文，，，

# 第233章 費仲獻寶

　　話說，敖丙在陳塘關總兵李靖的門前顯露道法，叫人進去通報，而李靖卻是早就察覺到了異狀，親自迎了出來。

　　李靖曾經跟隨西崑崙度厄真人修道，不過他的資質不怎麼樣，只學會了五行遁法，就被度厄真人打發下山。

　　李靖參軍之後憑藉自己的微末道法，倒是混了個陳塘關總兵的職位，不過他對修道之事一直是耿耿於懷，因此他一直對於修道之人敬重有加。

　　他自己道法不精，希望自己的後輩能夠道法有成，彌補自己的缺憾，他的大兒子和二兒子分別拜師五龍山雲霄洞文殊廣法天尊和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

　　李靖迎接出來，對着敖丙抱拳躬身，以他勉強天仙期的微末修為，自然是看不出敖丙的真實修為，他恭敬地說道，“不知道老師在哪座仙山修行，今日到此，有何見諭？”

　　敖丙打了個稽首，“將軍，貧道稽首，貧道乃方丈仙山元雷道尊是也，聽聞將軍得了公子，特來道喜，另借公子一看，不知尊意如何？”

　　李靖倒吸了一口冷氣，他自然是聽說過三大仙島的名頭，這道人的名頭雖然不曾聽說過，但看他的氣度，實力定然極高，畢竟也不是什麼人都能叫道尊的。

　　李靖知道自己三子的機緣來了，他立刻命人將三兒子抱了來，敖丙看到那嬰兒，立刻就察覺到了嬰兒體內蘊含的靈氣，在敖丙的眼中，這不是一個嬰兒，而是一團紅光。

　　“此子落在哪個時辰？”敖丙接過嬰兒，不動聲色地問道。

　　李靖恭敬地回應道：“小兒生在丑時……”

　　“丑時？不好，不好……”敖丙的臉上忽然一沉，故作猶豫地說道。

　　“小兒莫非養得不好？”李靖臉上一急，開口問道。

　　敖丙搖着頭說道，“非也，此子生於丑時，正犯一千七百殺戒，”語氣稍微一頓，又接着問道，“此子可起名否？”

　　“卻是還不曾。”

　　“貧道待與他起個名，就與貧道做個徒弟何如？”敖丙微笑着問道。

　　李靖臉上大喜，他躬身一禮，“願拜道長為師。”

　　敖丙微笑着接着問道，“將軍有幾位公子？”

　　“不才有三子，長曰金吒，拜五龍山雲霄洞文殊廣法天尊為師；次曰木吒，拜九宮山白鶴洞普賢真人為師，老師既要此子為門下，但憑起一名字，便拜道長為師。”

　　“此子第三，取名叫做哪吒。”

　　李靖躬身再拜，“多承老師厚德命名，感激不盡。”然後就要請敖丙入席。

　　敖丙卻是推辭說道，“這個不必，貧道有事，即便回山，待到哪吒長成，貧道再來將他帶回山中修行，不知將軍意下如何？”

　　“一切事端皆有老師決斷！”李靖恭敬地說道。

　　敖丙打了個稽首，“善！”然後他化為一道金光，消失在了天際，不過他自然是沒有回山，而是再度回到了九天之上，順帶留了一絲心神，關注着哪吒的成長，只待時機一到，便將哪吒帶走。

　　這件事情僅僅只是一個小插曲，讓我們在翻回頭來說一說伯邑考和妲己的幸福生活，伯邑考處於完全放鬆的狀態，游山玩水，不亦樂乎。

　　而妲己解決了自己的的困境，也是無比的放鬆，跟在伯邑考的身後四處遊玩，他們之間也是越來越熟絡，兩個人真的有幾分神仙眷侶的味道。

　　不過雖然兩個人都是穿越者，心理年齡遠遠大於生理年齡，若是深究起來伯邑考更是有幾百年的高齡，但兩個人的關係卻是一直都沒有確定下來。

　　伯邑考卻是沒有真的打算娶了妲己，雖然他知道自己娶了妲己一定會有很大的好處，但是他卻覺得自己是一介分神，還是不要害了人家。

　　妲己呢，雖然九尾狐的危局有了着落，但是終究是懸而未定，她的心中一直有一塊石頭未落地，兩個人都維持着微妙的平衡，似戀人，但是又保持着那一絲界隔。

　　他們過着神仙眷侶一般的生活，卻是全然不知道，他們一直等待的劫難終於是到來了，而且一來便是狂風暴雨。

　　前文說道，女媧廟降香，紂王被聖人算計，迷了心智，竟然褻瀆女媧娘娘，在女媧廟中提了淫詩一首，回到宮中，紂王卻是一直對女媧娘娘念念不忘。

　　聖人動用的手段十分高明，他將紂王的神智壓制，並且將紂王的惡念無限放大，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終究會讓紂王變成歷史中那個暴虐的紂王。

　　因此一開始的時候，紂王雖然增了許多暴戾，但是在群臣的勸諫下，他並沒有做出什麼混事，尤其是聞太師手中有先王御賜打王金鞭，上打昏君，下打奸臣，一直震懾着他。

　　這天紂王召見費仲，有些憂鬱地說道，“孤在女媧廟降香，偶見娘娘姿容貌麗，絕世無雙，孤這三宮六院，竟無一人合孤之意，愛卿有何策，以慰孤懷？”

　　費仲、尤渾二人乃是大商濁流，他們蠱惑聖聰，讒言獻媚。紂王有些荒唐的想法，讓滿朝忠臣規勸，卻是讓兩個人稱讚不已，久而久之，紂王越發寵信二人。

　　費仲俯倒在地，諂媚地說道：“陛下乃萬乘之尊，富有四海，德配堯舜，天下之所有，皆陛下之所有，陛下有什麼憂愁的呢？其實這件事情很簡單，陛下明日傳一旨於四路諸侯，令其每一鎮選美女百名，以充王庭，陛下何憂天下絕色，不入宮中？”

　　紂王大悅，“愛卿所奏甚合孤意，明日早朝發旨，愛卿且暫回。”費仲跪倒離開，而紂王卻是心中興奮不已，想到女媧娘娘的容貌，他立刻感覺熱血沸騰。

　　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分立朝堂，朝賀完畢。

　　紂王便讓一邊的太監宣旨，“即傳朕旨意，頒行四路諸侯，每一鎮地方，揀選良家美女百名，不論富貴貧賤，只以容貌端莊，性情和婉，禮度閑淑，舉大方，以充後宮。”

　　紂王傳旨末畢，只見左班中一人挺身站出，躬身上書道，

　　“老臣商容啟奏陛下！君有道，止則萬民樂業，不令而從。況陛下後宮美女，不啻千人，嬪御而上，又有后妃。今又欲選美女，恐民失望！老臣身為首相位列朝綱，侍君三世，不得不啟陛下！

　　臣願陛下進賢退不肖，修行仁義，通達道德，則和氣貫於天下，自然民富財豐，天下太平，四海雍熙，與民共享無窮之福。

　　陛下宜修其德，愛其民，惜其財費，重其政令，雖堯舜不過如是，又何必區區選侍，然後為樂哉？臣愚不識忌諱，望祈容納！”

　　商容說完，卻是右班為首一人站了出來，手持金鞭，額有豎目，高聲說道，“老臣聞仲附議，望陛下三思而行……”

　　紂王看着聞仲手中的金鞭，頓時氣勢弱了三分，可心中卻是越發的憤恨起來，自己貴為天子，享譽天下，為何求美女而不可得，就是這兩個老東西一直在阻撓，真是可惡。

　　紂王臉上陰沉着，但是不敢造次，他最終擠出了一點比哭還難看的笑容，“兩位愛卿所言甚善，孤即免行！”

　　紂王確實做出了讓步，不過早朝之後，他卻是把費仲尤渾二人留了下來。在書房之中，紂王端坐几案之後，臉色陰沉得可怕，而費仲尤渾跪在几案前，大氣都不敢喘一下。

　　忽然紂王站了起來，一腳將面前的几案踹翻在地，怒聲說道，“費仲，你出的什麼破主意？聞仲、商容老匹夫欺孤太甚……”

　　費仲臉上的笑容一閃而過，但是隨即滿臉愁容地說道，“商大人和聞太師都是三朝老臣，又是先王託孤重臣，聞太師手中更是有……”

　　“住口，住口……，這些孤都知道，要不然你以為孤王會讓那兩個老東西活到現在嗎？他們多次忤逆孤王意願，實該萬死……”紂王暴戾地打斷了費仲的話，他滿目猙獰地喊道。

　　費仲知道，那兩個一直阻礙自己的老東西要倒霉了，他跪倒在地叩首不已，“微臣不能為陛下分憂，罪該萬死，萬死……”

　　紂王看到叩頭不已的費仲尤渾，心情頓時好了很多，他長長地嘆了一句，“唉，太師首相若是如兩位愛卿一般聽話該是多好，唉，爾等可有良策，解了孤王的困厄？”

　　費仲與尤渾二人對視一眼，費仲叩首道，“陛下，微臣獻上一寶，此寶可抵三千佳麗……”

　　紂王眼中閃過一道亮光，頓時來了興緻，“哦，快快呈上來……”

　　費仲小心地爬起來到了紂王身邊，從袖子中摸出了一張紙卷，紂王一把奪過紙卷打開，卻是立刻眼睛瞪得溜圓。

　　費仲看到紂王的樣子，頓時知道此事成了，他在一邊賠笑着解釋說道，“陛下，這位是冀州侯蘇護幼女，名喚妲己，已經二七芳華……”

　　紂王此刻好似化身為一匹餓狼，“孤要得到此女，愛卿可有良策？”

　　“陛下直接下旨，將此女應召入宮中便可，相必兩位老大人剛剛阻了陛下廣招美女，這次是納妃，他們應該不會反對……”

　　“那兩個好東西，哼……”

　　“不過陛下，有件事情比較麻煩，此女已經與西伯侯長子伯邑考訂下婚約，所以……”

　　“姬昌的長子？伯邑考？讓他們解除婚約，孤王看上的女人，沒有人敢跟孤王強奪……”

　　“陛下聖明！！”費仲尤渾跪倒在地，叩首不已。

　　紂王眉開眼笑，“好，明早孤王就下旨……”

# 第234章 國師棄官

　　話說，紂王欲要選美女充實後宮，卻遭到了聞仲商容等老臣的反對，紂王雖取消了選美，但心中卻是大恨，費仲獻寶紂王，卻是一副美女圖，是冀州侯蘇護幼女蘇妲己的畫像。

　　紂王一眼相中了妲己，於是在第二天的時候，紂王下旨，

　　“前日着首相商容勸誡，孤王心中甚是愧疚，今只選一人之女，不驚擾天下百姓，不動人耳目。冀州侯蘇護之女蘇妲己，艷色天姿，幽閑貞靜，特選進宮幃，隨侍孤王左右，堪任使役。”

　　商容、聞太師、比乾等人對視一眼，都沉默了，他們知道昨日自己等人勸誡紂王放棄甄選宮女，有些駁了紂王的面子，現在紂王要納一人入宮，他們都默許了。

　　這個時候，忽然有一年輕的官吏，躬身不卑不亢地說道，“啟奏陛下，我家小姐已經許配於西伯侯長子伯邑考，故請陛下收回成命～”

　　紂王還沒有說話，費仲卻是站了出來，大聲呵斥道，“汝是何人？膽敢質疑陛下旨意？”

　　那官員不卑不亢回應說道，“小將乃是冀州侯賬下偏將蘇守，我家小姐已經有了婚約，不日即可完婚，還請陛下收回成命……”

　　紂王卻是大惱，他看過妲己的畫像，此刻已經是被迷得神魂顛倒，這個時候哪裡還聽得了人勸，他雙眼微微發紅，目露凶光，

　　“若是有了婚約，解除了便是，孤王會補償西伯侯長子的……”

　　那蘇守卻是不為所動，“大王，既然我家小姐已經有了婚約，若是解除了婚約，豈不是失信於西伯侯？冀州侯還有何面目再見西伯侯，還請陛下收回成命……”

　　紂王此刻卻是有些惱了，他冷哼一聲，咆哮着說道，“你這廝實為可惡，孤王金口玉言，豈可隨便更改？左右，將他拖下去斬首……”

　　商容就要站出來上書的時候，紂王忽然說道，“各位愛卿就不要勸了，孤王一定要納這蘇妲己入宮，孤王金口玉言，不能更改……”說完這句話，紂王卻是一甩袖子，離開了大殿。

　　在當天中午，就有一隊人馬出了朝歌城，直奔冀州而去。

　　發生的這一切，伯邑考當天下午的時候就知道了，卻是他的本尊傳過來的信息，因為聞仲和商容在下了朝之後，一起去找了敖丙的本尊，大商國師清風道人。

　　自從女媧廟降香之後，紂王就再也沒有來過敖丙的國師府，敖丙知道事情的緣故，也就一直呆在國師府沒有行動。他倒是多次夜入王宮檢查紂王的身體，但他真的是無能為力。

　　他不止一次地看到紂王腦海之中的二十四首十八臂金身，在這金身面前，敖丙被全面壓制，一點法力都施展不出來，這是一種位的壓制，聖人之前，萬物臣服。

　　這金身之中可以看到一個雙目緊閉的年輕男子，正是紂王的模樣，敖丙在他的臉上依稀看到了自己當年那個弟子的影子，不過他被聖人金身鎮壓，自己救不了他。

　　現在控制紂王肉身的，應該是子辛的惡念，而且隨着時間進行，惡念增生，一發而不可收拾。

　　商容聞仲將今日朝堂的事情都告訴了敖丙，敖丙卻是幽幽一嘆，所有的事情終於要開始了，妲己入宮，接下來才是大商真正的危機。

　　逼死姜皇后，逼死姜桓楚，逼得姜文煥造反，逼得首相商容棄官，逼得亞相比干剜心，逼得武成王黃飛虎投奔西岐……

　　這都是在妲己入宮之後，而且都是她一手導演。

　　大商的傾覆，妲己的功勞足佔半數。

　　敖丙沒有將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訴他們，只是告訴他們陛下只是性情有些急躁，只要善加引導，必然可以成為一代明君，不過商容聽得出來，這是敷衍之語，也不再強求，告辭離去。

　　聞仲卻是留了下來，他恭敬地問道，“師叔，陛下究竟是怎麼了？大商是怎麼了？”

　　敖丙幽幽一嘆，“金光師姐什麼都沒告訴你么？這件事情遠要比你想的要複雜……”

　　“師叔，能不能讓陛下恢復原樣，他是您的弟子，他最聽您的話，而且您法力高深，一定能讓他恢復原樣，若是陛下再這樣下去，大商社稷必將迎來巨大的劫難……”

　　劫難？僅僅只是劫難么？

　　敖丙搖了搖頭，“這件事情我無能為力，陛下再也回不來了，”說到這裏，敖丙也是有些惆悵，畢竟他也是自己的弟子，而後話鋒一轉，眼中閃過一道厲芒，

　　“不過，妲己進宮一事我倒是要試一試……”

　　聞仲沒有反應過來，不知道敖丙是什麼意思，說著說著怎麼突然跳到了妲己的身上？這件事情雖然牽扯到妲己，但根源卻是不在她啊……

　　敖丙沒有理會聞仲，他徑自出了國師府，然後直奔王宮而去，王宮門前沒有人敢阻攔敖丙的步伐，不過卻是早就已經有人去稟告紂王了。

　　敖丙神識一掃，便發現在了紂王的蹤跡，他直奔紂王所在的大殿而去。

　　紂王此刻正在觀看歌舞，費仲尤渾作陪，忽然一個小太監慌慌張張地跑了進來，靠近紂王的耳邊，輕聲說道，“陛下，國師大人來了～”

　　紂王渾身一哆嗦，他幾乎是敖丙養大的，在他眼中，敖丙即是老師，又是嚴父。

　　不過現在他惡念叢生，覺得自己是商王了，是君了，而國師雖然位高，但他終究是臣，他應該來拜見自己，而不是自己去拜他。

　　敖丙積威甚重，因此紂王一直都沒敢表明自己的心意。

　　不過他卻是沒有再去拜訪過敖丙，現在敖丙突然找上門來，再加上自己今天的所作所為，他突然有些心虛。

　　紂王突然站起身來，但是他想了想，原地踱了兩步，卻是又坐了下來，揮了揮手，讓所有的歌姬全部退下，正襟危坐，默默等待敖丙的到來。

　　費仲尤渾心中暗驚，不知道陛下現在為何如此莊重，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兒？他們可是好久都沒有見過紂王的這一面了。

　　嗒嗒嗒的腳步聲傳來，一個人影從大殿外走了進來，他一身道袍，臉上面沉似水，進入大殿之中，便於殿中心站定，眼睛直直地盯着紂王。

　　紂王坐着，仰頭與敖丙對視，目光之中有一絲尊敬，一絲桀驁，一絲驚懼，一絲猙獰，他的臉上甚至都有些扭曲……

　　費仲什麼時候見過紂王這個樣子，不過他察言觀色，知道國師讓紂王忌憚，於是他站起身來，怒聲說道，

　　“國師大人，你見到陛下為何不拜，即為大商臣子，焉有不拜之理？你簡直……”

　　紂王瞟了一眼費仲，眼中有幾分讚許，不過敖丙卻是一揮衣袖，費仲嘴巴立刻緊緊閉死，他想要張開嘴卻怎麼也做不到，此時他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滿是驚恐。

　　他終於知道，這位國師大人偌大的威名，絕對不是空穴來風，雖然敖丙進殿之後都沒有看他一眼，但是他知道，國師想要殺死自己絕對不費吹灰之力。

　　敖丙沒有再理會費仲，看着紂王，淡淡問了一句，“這也是你的意思么？”

　　紂王低下頭，掩飾着眼中的憤怒，你雖然是我的老師，但現在也太不給面子了，我才是商王，我是君，你是臣，你焉敢如此？

　　紂王勉強笑着說道，“國師說笑了，天下哪裡有老師拜學生的道理，應該是孤王去拜國師才對。”不過他口中說著拜，但身子卻是紋絲不動。

　　敖丙卻是呵呵一笑，搖着頭，臉上有些凄苦，低聲喃喃道，“果然啊，果然是聖人手段啊，你已經不是他了，不是了……”

　　紂王不知道敖丙在說什麼，他卻是有些不耐煩地問道，“國師來孤王的宮中所為何事啊？國師儘管說，孤王一定儘力滿足……”

　　敖丙看了他一眼，收起心中的傷感，他臉上再次恢復了平靜，“這次來找陛下只為了一件事情，西岐伯邑考與我有些淵源，可以算是我的弟子，我希望你能夠放棄妲己……”

　　紂王的眼睛驟然變得通紅，他的胸膛幾乎要炸開，我才是你的弟子，你竟然為了一個外人專門來找我，我還不如一個算是你弟子的人么，他打算敖丙的話，聲音幾乎是從喉嚨裏面湧出來的，

　　“若是孤王不同意呢？”

　　敖丙的臉上依然是一片淡然，“我留在朝歌城中已經很久了，荒廢了太多的時光，也許我該回山中修行了，畢竟凡俗之中不是我等修道之人的修鍊之所……”

　　紂王的臉色鐵青，咬着牙問道，“國師這是在威脅孤王嗎？”

　　“你若認為是，那便是吧！！”敖丙的臉上依然是一片淡然，不過這淡然卻是紂王越發的惱怒。

　　紂王幾乎是在咆哮着說道，“好，孤王不同意，妲己孤王是要定了，沒有誰能夠阻擋孤王，誰都不行，你也不行，你要走便走就是，我大商沒有你，依然是大商……”

　　對於紂王的反應，敖丙臉上沒有半點波動，他接着淡淡地說道，“好，既然陛下已經決定了，那我也不好說什麼，我這就走……”

　　“走，走吧，孤王不需要你，不需要，哈哈哈……”

　　敖丙搖了搖頭，他轉身離去，走到殿門口的時候，他身子忽然停了下來，紂王的目光一凝，只聽到敖丙的聲音傳過來，

　　“自作孽，不可活，不過既然你是我的弟子，等時機到了，我會救你，一定會……”

　　“故弄玄虛，哼……你還是快點走吧，走了就永遠不要回來，孤王不想再看到你……”紂王口中雖然凌厲，但他的臉頰上卻是不知覺間掛了兩行淚水。

# 第235章 永不朝商

　　話說，敖丙以大商國師的身份前往王宮，想要勸紂王放棄妲己，敖丙話語之中沒有絲毫的客氣，而紂王也是徹底地撕破了臉皮。

　　對於敖丙要辭去國師一職，紂王卻是‘滿心歡喜’，這傢伙走了好，他走了就再也沒有人壓在自己頭上了，自己萬乘之君，豈可屈居於他人之下。

　　其實敖丙棄官之事並不是心血來潮，而是想過了很多之後的決定，紂王之變，已經讓大商變成了一座泥潭，恐怕很快就會回到封神的歷史上來，到時候敖丙再想要抽身就不容易了。

　　到時候闡截二教火併，即便是敖丙先知先覺，讓截教獲勝，讓大商獲勝，但是天下真的就交給紂王？

　　敖丙不願，若紂王是位明君也就罷了，偏偏他是昏君，他掌御天下，非百姓之福，他心中不忍。

　　可是敖丙從多寶手中接過了截教權柄，可謂大權獨攬，截教的一切事情都由他決斷，因此敖丙就要為截教負責，截教與大商的牽連甚深，想要切割絕對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敖丙的想法是自己先退出來，從外面控制截教之人對大商的幫助，在外與闡教之人對弈，而且他還有伯邑考這步棋子，截教眾人可以轉換身份，轉換門庭，去助伯邑考。

　　慢慢地將截教的牽連，轉移到伯邑考的身上來，雖然有些麻煩，但是磨刀不費砍柴工，只要截教拋開了與大商牽連，那麼截教將無所畏懼。

　　敖丙的心中已經放棄了大商，可是他並沒有放棄自己的弟子。

　　子辛被聖人算計，變成了紂王，可是敖丙依然抱有一絲希望，等到通天回歸，自己求一求他，聖人一定會有辦法的，一定會讓自己的弟子回來的。

　　於是敖丙很瀟洒地走了，甚至他出了王宮之後便直接離開了，可是他並不知道，自己辭官的事情竟然引得大商朝堂震動。

　　太師聞仲、首相商容、亞相比干、武成王黃飛虎、上大夫梅伯在第一時間得到了消息，他們齊番上陣，前往王宮之中向紂王上書，請紂王請回國師。

　　他們的做法卻是讓紂王越發的惱怒，當著他們的面大發雷霆，踢翻了面前的几案，一頓大罵之後，讓人將他們幾個趕出了王宮。

　　但是剛剛經歷了國師棄官的紂王，或許是尚有幾分清醒，或者是有幾分愧疚，雖然極其怨恨這幾人，但是終究沒有罷免任何一位。

　　他們幾個人出了王宮之後，齊聚首相商容的府邸，討論這究竟是怎麼了，沒有人知道，即便是知道最多的聞仲，也是一頭霧水。

　　亞相比干長嘆一聲，“雖然我不喜國師做派，但是國師這些年來做的事情我們都看在眼中，我對他還是很敬重的，他對大商很有感情的，可他怎麼突然就辭官而去了……”

　　眾人戚戚然，卻是說不出什麼原因來，不過他們都感覺到一場暴風雨即將到來……

　　他們討論着最近發生的事情，討論着紂王的變化，討論着以後的對策，久久之後，他們終於散去。

　　聞仲滿是心事，回到自己的書房。

　　可是推門進去，卻是發現有一人已經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定睛一看，竟然是剛剛辭官的國師大人，自己的師叔。

　　聞仲壓下心中驚疑，上前躬身一禮，“師叔，您怎麼在這？你不知道我們都在找您，還請您能夠繼續留在大商，大商需要您……”

　　敖丙嘆了一聲，有些惆悵地說道，“可是大王已經不需要我了，今天就是他親口說的……”

　　聞仲一驚，沉默不語，這幾年來他太清楚紂王的性情，他囁喏了半天之後，終於擠出了一句話，“可他終究是您的弟子……”

　　“是啊，他是我的弟子，永遠都是……”

　　聞仲看着面前自己的這位師叔，想要看透他的心中究竟在想些什麼，可是敖丙臉上一片平靜，看不到任何信息，但敖丙後面的話卻是忽然傳了過來，

　　“聞仲啊，以後大商就靠你了，一切儘力就好，但求問心無愧……”

　　聞仲臉上一急，“師叔，您是不是知道些什麼？老師似乎也知道些什麼，但她卻總是不肯對我說，希望師叔能夠為我解惑……”

　　“天機不可泄露，日後你自會知曉，貧道去了，你自己小心……”說完這句話，敖丙卻是化為一股清風消散而去。

　　聞仲眉頭卻是皺得越深，老師和師叔都有事瞞着自己，究竟是什麼事？他們為什麼不告訴自己呢？是不是與大商有關？

　　敖丙此行是想要勸勸聞仲，等到日後困頓之時，便去改換門庭，投奔伯邑考而去。可是敖丙忽然想到聞仲身為大商三朝老臣，帝乙的託孤重臣，他寧願選擇死，也不會背叛大商吧。

　　於是，敖丙收回了自己的話，投降了的聞仲，也便不是聞仲了，其實上得封神榜，封為雷神，對於聞仲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於是他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

　　按下敖丙離去的事情暫且不提，再說一說大商前往冀州的使者，這些侍者帶着紂王的旨意，帶着聘禮，還帶着一樣禮物，這是費仲特地交代要帶的，是他送給冀州侯蘇護的禮物。

　　這裏要說一說費仲為何其他的人都不選，偏偏要選蘇妲己。

　　因為他與蘇護之間有些齷齪，費、仲尤渾曾經受紂王之命，巡視天下，凡到一處，當地官員必然奉上美女珍寶，極盡阿諛之事。

　　但在冀州費仲尤渾卻是吃了冷釘子，冀州侯蘇護一位美女沒送，一個銅子兒沒給，這可就惹惱了費仲。於是他便去索賄，卻是被蘇護羞辱了一番，大罵他為奸佞，還威脅說要參他一本。

　　費仲當即跪地求饒，聲稱自己是一時糊塗，以後一定會痛改前非，這種情況下，蘇護才放過了費仲，蘇護以為這件事情就這麼過去了，但是費仲卻是一直將仇恨埋在在了心中。

　　直到不久前，他將蘇護的幼女獻給紂王，他才定下了這條毒計，而且他還為蘇護準備了一份大禮，這份大禮，是費仲對當年蘇護對自己的羞辱的回應。

　　從朝歌到冀州也便是月余的路程，當紂王的隊伍來到冀州的時候，蘇護已經提前得到了消息，也知道了蘇守身死的消息。

　　蘇守是蘇護的遠房表弟，一直依附於蘇護，以家臣自居，但是蘇護與他卻是生死交情，親如兄弟。

　　現在蘇守身死，蘇護感覺痛心疾首，但他只是有些怨恨，但並未有反叛之心，他想着先接旨，然後再親往朝歌城解釋，讓紂王取消這個決定，順便將蘇守的屍首接回來。

　　當然，伯邑考和妲己也是知道了消息，伯邑考倒是沒有感覺到什麼，妲己卻是心中有些忐忑，紂王的命令來了，接下來就是九尾狐出場的時候了，也就是自己最大的劫難了。

　　伯邑考和妲己都是不動聲色，倒是蘇護生怕伯邑考起什麼心思，於是他對着伯邑考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一定會讓紂王收回成命。

　　朝歌來的隊伍如期而至，為首的是一個尖嘴猴腮的中年人，名叫楊幺，他曾經將自己的姐姐獻於費仲，賣姐求榮，成為了費仲的狗腿子。

　　蘇護在城外迎接了紂王的隊伍，一見面那楊幺就是趾高氣昂地讓蘇護跪地接旨，他知道蘇護與費仲的恩怨，因此想要羞辱蘇護，回去好向費仲請功。

　　蘇護臉上怒色一閃，簡直豈有此理，自己貴為侯爺，怎麼能夠隨便下跪，他下馬之後抱了抱拳，強忍着怒氣說道，

　　“這位大人，快快宣旨吧……”

　　楊幺被蘇護的凶威壓制，心驚肉跳，也不敢繼續逼迫，打開紂王的旨意，開始宣讀，

　　“孤王聽聞蘇愛卿有一女，德性幽閑，舉止中度，孤王欲選侍後宮，愛卿為國戚，食其天祿，受其顯位，永鎮冀州。接旨之日，蘇妲己即刻進送朝歌，欽此。”

　　蘇護雖然早就知道了這件事情，但是心中依然有些惱怒，他強壓着怒氣說道，“小女早就許配於西伯侯長子伯邑考，恕蘇護不能接旨，蘇護願即刻前往朝歌，面求陛下，收回成命……”

　　楊幺卻是哈哈大笑，“蘇侯爺，我勸你還是不要這麼做，陛下早就知道侯爺的女兒有婚約，不過陛下讓侯爺取消婚約，陛下會補償西伯侯長子的，若是侯爺執意要去，這就是前車之鑒……”

　　後面又熱託過來一個木盒，楊幺在蘇護的面前打開木盒，木盒之中卻是有一首級，其怒目圓睜，死不瞑目，正是蘇守。

　　楊幺得意洋洋的得聲音傳過來，“侯爺，這是費仲費大人送給您的禮物，他說當年的恥辱……”後面的話卻是被他口中吐出來的鮮血堵住了。

　　楊幺驚訝地低頭，卻是發現對面的蘇護滿眼通紅，他的手中一柄寶劍，其中有大半劍鋒已經刺入了自己的腹中。

　　他張嘴想要說什麼，而蘇護手中寶劍一擰一送，楊幺眼睛一瞪，卻是氣絕身亡。

　　蘇護拔出寶劍高舉向天，高呼一聲，

　　“奸佞當道，無道昏君，冀州蘇護，永不朝商～”

　　PS：下個月開學等穩定下來，恢復兩更，還有四五天時間。

# 第236章 持續發酵

　　話說，紂王派的隊伍到了冀州，為首的卻是費仲的人，他不僅言語方面毫不客氣，而且還把蘇守的首級當面送給了蘇護。

　　蘇護與蘇守的交情很深，得知他被殺的消息，蘇護很是心痛，不過他並沒有反叛的意思，但是現在見到蘇守的首級，再加上聽到費仲的名字，他便知道這一切都是費仲搞得鬼。

　　他立刻就想到了當年自己與費仲的恩怨，眼前彷彿又浮現出了費仲那奸詐的嘴臉，他甚是懊惱自己當年沒有將費仲一劍刺死，現在不僅害的自己族弟身死，還害了自己的女兒。

　　看到蘇守那死不瞑目的樣子，映襯着旁邊楊幺那得意的笑聲，蘇護當時便是氣血上涌，抽出腰間的寶劍，一劍將楊幺刺死。

　　而後蘇護便高呼那句著名的反詩，‘冀州蘇護，永不朝商。’躲在不遠處的伯邑考和妲己看着這一切都是緊張不已，事情按照計劃在進行。

　　妲己有些擔心地問道，“我爹和我哥都不會有事吧？這次反叛真的會如你所想？”

　　伯邑考已經轉身離開，既然事情已成，就沒有必要留在此處了，他淡定的聲音安慰着妲己，“安啦，只要把你送進宮，你爹不但不會有事，而且還會因為你的原因，而成為國戚，有大好處的……”

　　“哼～最好像你說的那樣，要不然我就去迷惑紂王，讓他滅了你們西岐，看你還能翻出什麼花來，哼……”妲己清脆的聲音仰着頭說道。

　　“妲己娘娘饒命啊……”伯邑考賤賤地聲音傳過來，而人卻是已經躲得飛快。

　　蘇護一怒之下殺了楊幺，念了反詩，後來心中卻是冷靜下來，頭上的冷汗也流了下來，自己做的好像有些過了，真的要反叛嗎？自己可是沒有任何準備呢！

　　一邊陪同蘇護而來的蘇全忠，此刻卻是展現出了堅定的一面，他凝重地說道，

　　“父親，若是您沒有殺掉楊幺，此事怎樣都好說，可是現在已經沒有迴旋的餘地，我們只能反了，大不了就是一死而已，希望西伯侯能夠護住妹妹吧……”

　　蘇護心中一嘆，是啊，自己真是有些太性急了，這楊幺雖然是費仲的人，但他同樣也是朝歌派來的人，他代表了紂王的意志，自己把他殺了，自己與朝歌之間的臉皮是徹底撕破了。

　　蘇護臉上一狠，“忠兒說的極是，我現在就去整頓軍隊，昏君無道，奸佞當道，我要清君側，還大商一個朗朗乾坤……”

　　這便是為自己造反找的借口了，至少也要有個名頭才好，出師有名，軍心可固，‘清君側’便是蘇護反叛的名頭。

　　然後蘇護便直奔自己的軍營而去，只有冀州十萬重兵，才是自己的依仗，在路上蘇護卻是小聲地對著兒子蘇全忠說道，

　　“忠兒，這次我冀州反叛是無奈之舉，恐怕不會是大商的對手，你現在就去找到你妹妹，還有姬公子，然後你們三個便一起去投奔西岐吧……”

　　蘇全忠立刻就知道了父親的打算，恐怕他也是知道自己勝算不大，這是要為蘇家留下後路，不過自己能走嗎？自己就丟下了父親一個人在這裏，然後離他而去么？

　　蘇全忠沒有說話，他重重地點了點頭，向著蘇府而去，蘇護眼中有些傷感，自己這兒子……

　　竟然沒有一絲猶豫……呵呵……

　　罷了，他畢竟是自己兒子……

　　蘇全忠回到蘇府很快就找打了優哉游哉的伯邑考和蘇妲己兩個人，然後蘇全忠用盡量簡潔的話將事情告訴了他們，最後對他們說道，

　　“蘇家此次十生九死，妹妹你隨姬公子走吧，去西岐，只有那裡能夠容得下你，”然後他稍微一頓，又對着伯邑考躬身行禮，

　　“姬公子，舍妹以後就有勞您照顧了，不敢奢求她能嫁於您為妻，只希望您能救她一命……”

　　妲己看了一眼伯邑考，弱弱地問道，“父親怎麼辦？大哥你怎麼辦？你們不陪我們一起走嗎？”

　　蘇全忠的臉上浮現出一絲笑容，“你們先走，我們隨後就趕上來，我們腳程快，說不定還能和你們一起到西岐，呵呵……”

　　妲己怎麼會聽不出蘇全忠在撒謊，可是她並沒有戳破，而是有些不舍地說道，“你們可以一定要快點來啊……”

　　蘇全忠笑着應了一聲，伯邑考過去鄭重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表示自己很理解他，而蘇全忠抓住了伯邑考排在自己肩膀上的手臂，臉上笑靨如花，眼中星光點點。

　　伯邑考和妲己離開了，不過他們怎麼可能去西岐？因為他們知道這件事情的結局，蘇護最終還是把女兒送出去了，不過具體的事情他們卻是不甚了解。

　　不過根據事情的結局，他們根本沒有必要離開，但是演戲就要演全套，出了冀州，坐在馬車上，妲己卻是開口說道，

　　“怎麼樣？我大哥不錯吧？”

　　“是不錯，孝義無雙，”伯邑考感嘆地說道。

　　“所以，我老爹和大哥都不能出事，他們以後一定能幫你很大的忙的……”妲己很認真地說道。

　　伯邑考點着頭，笑得卻是有點假，若自己僅僅只是伯邑考，他們確實可能幫得上大忙，但自己還是渭河龍王，自己還是截教弟子。

　　蘇全忠父子？呵呵……

　　不過敖丙卻是從妲己口中聽出了他對蘇全忠父子的感情，看來她對着兩個人是真的有了感情，自己為了妲己，以後也要對這兩個人上點心思了。

　　不過，從妲己身上，伯邑考卻是陷入了更深層次的思考，自己與姬昌，與姬發的感情如何？伯邑考愣住了……

　　自己與姬發的感情可以忽略不計，甚至伯邑考感覺，自己那二弟恨不能讓自己早點死，他好能夠繼承西伯侯的爵位。

　　不過自己與姬昌的感情，伯邑考說不準，他很尊敬姬昌，是的，就是尊敬。

　　姬昌很少去管伯邑考，每次見面都是考校他的學問，因此在小伯邑考的心中，對父親是尊敬，是崇拜，還有一點畏懼。

　　而在伯邑考解除了記憶封印后，相對於敖丙的記憶來說，這十年的記憶不過就好像是做了個夢一般，根本微不足道，伯邑考對姬昌的崇敬也淡化到極致。

　　伯邑考搖着頭苦笑，自己又何必在乎與他們之間的感情，自己主要是與姬發的爭鬥，而自己與他之間，根本沒有感情可言。

　　再說蘇全忠，他送走了伯邑考和妲己，卻是直奔軍營而去，在軍營之中已經全部戒嚴，蘇護正在訓話，

　　“……當朝天子，昏庸無道，寵信奸佞，今我冀州軍要秉承先帝之志，清君側，還我大商一個朗朗乾坤！！”蘇護慷慨激昂。

　　而以他冀州侯在冀州軍中的影響力，所有的軍卒都是情趣高漲，他們高舉着手中的兵器，高聲呼喊着，

　　“清君側，還大商一個朗朗乾坤……”

　　“清君側，還大商一個……”

　　“……”

　　蘇護看着台下的兵卒，不由得感嘆，軍心可用，自己便是身死，也要讓費仲那廝知道我蘇護的厲害。

　　忽然他的目光一凝，他看到了自己兒子蘇全忠，臉上一喜，可是隨即便是一沉，他走下高台，直接來到蘇全忠的跟前，滿臉的怒氣，

　　“我不是讓你帶着你妹妹去西岐嗎？你怎麼回來了？”

　　“妹妹已經隨姬公子去了西岐，我留下來陪父親，不讓父親一個人孤軍奮戰……”蘇全忠臉上雖然帶着笑，但是卻一臉的堅定。

　　蘇護看着自己的兒子，臉上有埋怨，有憤慨，還有一點欣慰，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好吧，既然你要留下，那就留下。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你我父子便攪他一個天翻地也覆……”

　　蘇全忠重重地點了點頭。

　　蘇護父子齊心，調兵遣將，加固城牆，囤聚糧草，極力打造一個穩固的冀州城。

　　蘇護反商的消息立刻就被傳回了朝歌城，紂王1震怒，不過他震怒的主要的原因是自己的美人沒了着落，他高聲說道，“冀州蘇護實為可惡，哪位愛卿帶兵為孤王平定此獠，將美人給孤王帶回來？”

　　大商有反叛，聞太師自然是當仁不讓，但他邁出去一條腿，想了想卻是又收了回來，老師和師叔的反應表明大商絕對會發生什麼大事，這種時候，自己要做鎮朝歌，防止宵小作亂。

　　紂王高聲喊了三遍，卻是沒有人回應，不過朝上九成的官員都目光看着聞太師，便是首相商容亞相比干都是滿臉的困惑，不知道聞仲在打什麼主意。

　　紂王的心中就是想讓聞仲出兵，將自己的美人儘快帶回來，可是聞仲死活不說話，他卻是有些惱了，他沉聲說道，

　　“聞太師，你是先帝託孤重臣，如今大商出現兵禍，依你之見應當如何啊？”

　　聞太師站出來，高聲說道，“以老臣之見，冀州蘇護反叛，罪不可赦，若由朝歌出兵，費時費力，不若讓北伯侯崇侯虎出兵平定冀州，冀州可定，蘇護可平……”

　　紂王卻是忽然打斷了聞仲的話，“美人當如何？”

　　聞仲有些無奈地說道，“自然是能更快地送入王宮……”

　　紂王大喜，“准奏～”

# 第237章 九尾狐至

　　話說，蘇護終於反了，不過聞仲並沒有前去平定叛亂，而是舉薦了北伯侯崇侯虎，讓他去平定蘇護之亂，朝歌城八百里加急文書直奔北伯侯府而去。

　　北伯侯崇侯虎得到了紂王旨意，不敢怠慢，立刻點起兵馬，兵發冀州。

　　除了紂王的旨意，崇侯虎還得到了紂王的一道密旨，因此他最主要的任務是找到蘇護的女兒蘇妲己，並且把她獻入朝歌城，紂王再三囑咐一定要保證她的安全。

　　崇侯虎駐地與冀州不遠，很快就到了冀州地界，而蘇護也提前就得到了消息，並且立刻就排兵布陣，迎擊北伯侯的軍隊。

　　雙方交戰，蘇護和崇侯虎平素雖有交情，但是如今刀兵相向也是無奈之舉，他們之間你來我往，一時間倒是難以分出勝負，雙方都是知根知底兒，因此就僵持了下來。

　　伯邑考和妲己出了冀州城之後，他們便一路慢悠悠地向著西岐的方向趕過去，在他們的身邊，鄭倫隨行左右。

　　第一天時間，他們還沒有走出去三十里地，晚上他們就在一座破廟之中停了下來，伯邑考和妲己在廟中，而鄭倫和其他的僕從則是在廟外警戒。

　　妲己蹲坐在一截枯樹樁上，手中拿着一根樹枝，挑動着面前燃燒的篝火，口中喃喃說道，“喂，伯邑考，你說我爹和我哥不會出事吧？”

　　伯邑考翻了個白眼，手中捧着一碗熱茶，美美地喝了一口，慵懶的聲音傳過來，

　　“你就放心吧，一定會沒事的，你要相信歷史，況且他們可是我將來的左膀右臂，而我又天命所歸，所以他們一定不會出事的……”

　　妲己皺了皺秀氣的鼻子，有些不滿意伯邑考的回應，然後她又忽然問道，“喂，那你說九尾狐什麼時候會來？她一定會來嗎？”

　　伯邑考放下手中的碗，伸了個懶腰，打了個哈欠慵散說道，

　　“我怎麼會知道？時候不早了，快點睡吧，尋思這些虛頭巴腦的事情沒用的，放心吧，我一定會保護你的，男子漢大豆腐，說到做到，你就……”

　　房樑上一個尖細而又魅惑的聲音忽然打斷了伯邑考的話，

　　“哦，這位公子真的能夠保護這位小姐么？那可是要與奴家為敵啊，那麼公子你想要怎麼對待奴家呢？嘻嘻……”

　　伯邑考和妲己的身體同時一僵，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僅僅只是在離開冀州的第一天，他們就遇到九尾狐，聽這語氣，不用問，十有八1九也是九尾狐。

　　那個聲音卻是沒有理會身體僵硬的伯邑考和妲己，她忽然嬌笑一聲，接着說道，“哎呀，這位公子生得如此俊俏，若是用美男計，奴家說不定就動心了，就能放過這小姐呢？嘻嘻……”

　　伯邑考心中一驚之後，立刻就回過神來，一頭九尾狐而已，根本沒有讓自己驚慌失措的資格，他立刻就鎮定下來，輕笑一聲，

　　“來的可是軒轅墳三妖之一的九尾狐仙？在下西伯侯長子伯邑考，不知道狐仙大人來此何為呢？”誰也沒有注意到伯邑考袖子中的手捏碎了一張玉符。

　　而妲己卻是完全沒有伯邑考的淡然，她略微有些慌張地站起身來，躲到了伯邑考的身邊，一雙玉手死死地攥着伯邑考的衣袖，緊張地看着四周，生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被九尾狐奪舍了。

　　那個尖細的聲音沉默了一會兒，卻是接着說道，

　　“哎呀，這位公子原來是西伯侯的公子啊，那就是小侯爺啦，真是讓奴家意外呢。不過小侯爺兩位剛剛不是還在討論奴家么？小侯爺應該知道奴家來干什麼吧？”

　　伯邑考臉上不動聲色，他臉上微笑着說道，“哦，不過是要驗證一下罷了，畢竟是是聽人說的而已……”

　　伯邑考明顯感覺九尾狐聲音一頓，他甚至都聽到了九尾狐忽然變得粗重的呼吸，不過聲音聽起來依然鎮定，“哦？聽人說的？是聽什麼人說的？”

　　“那是一位道長，當年要收本公子為徒來着，不過本公子覺得浪費學業，於是就拒絕了，現在可是後悔的很呢……”

　　伯邑考臉上噙着笑，不過心頭卻是有些慌了，因為乾坤道尊還沒有出現，自己捏碎玉符，按理來說，以他金仙巔峰的實力，應該早就出現了才對。

　　遠在陳塘關上方的敖丙雷極之身暗罵了一聲，立刻向著伯邑考的方向而來，自己謀划已久，萬萬不能出了差錯。

　　原本現在只要乾坤道尊現身，然後以他的實力壓迫九尾狐，必然讓她乖乖就範，然後事情就成了。

　　可是現在乾坤道尊出了岔子，並沒有如約出現，那麼不僅僅計劃出現了問題，而且伯邑考和妲己的安全都沒有了保障。

　　九尾狐的聲音沉吟了很久都沒有回應，這個時候卻是忽然有另外一個略顯冷冽的聲音插了進來，

　　“姐姐，他不過是在拖延時間而已，即便他說的是真的，我們也不怕，畢竟我們是遵循女……恩，是遵循那位的旨意，姐姐還是快些奪舍了妲己，遲則生變……”

　　伯邑考心頭一沉，本尊到來至少需要一個多時辰，本想拖延一下，卻是被另外一個人點透，這人的聲音他有些熟悉。

　　若是不出意外，應該就是妹喜了，哦，現在她叫喜媚。改天一定讓金鵬好好教育教育她，真是壞了自己的事。

　　然後喜媚的聲音再度傳過來，這次卻是對着伯邑考說的，一點都沒有用客氣，

　　“小子，你是想拖延時間吧？不過你還嫩了點，這座廟都被姐姐的迷幻力量籠罩，即便是把廟拆了，外面那幾個人也不會知道的，而且即便是那個小小的天仙察覺到了，他也保不了你們……”

　　伯邑考當然知道鄭倫保不住自己，九尾狐和妹喜可都是玄仙修為，他拖延時間也根本不是為了等待鄭倫。

　　妲己的手緊緊地抓着伯邑考的手臂，伯邑考感覺手臂生疼，可是他沒有絲毫的表現，他拍了拍妲己已經攥得發白的雙手，微笑着說道，

　　“呵呵，兩位，你們確實得到了那位的旨意，可是你們知道我背後的是誰嗎？若是我背後沒有人，你覺得我一介凡人會知道你們的信息嗎？而且……”

　　伯邑考的聲音忽然變得凌厲，

　　“量劫之爭，也是道統之爭，我就是他們其中一方選中的的凡俗間代表，你們若是敢傷我，你覺得那位會為了你們與我背後的人撕破臉皮？”

　　伯邑考的聲音之中透着無比的自信，彷彿他的身後真的有一位聖人一般，妹喜的聲音也沉寂了下去，道統之爭，根本不是她們這樣的小妖能夠涉足的。

　　良久之後，九尾狐的聲音忽然傳了過來，“小侯爺，我們不想與你為難，不過蘇小姐卻是我們需要的，你既然知道我們是為誰辦事，那麼請給個面子……”

　　伯邑考這個時候，卻是忽然將妲己拽到身前摟在了懷裡，怒目圓睜，“妲己是我的妻子，是我選定的王妃，你們敢動她試試？”

　　妲己本在害怕，她知道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因為計劃之中的援兵並沒有到來，但是這個時候突然聽到伯邑考的話，她的心中卻是忽然安定下來。

　　妲己伏在伯邑考的懷中，臉色羞紅，也許，和他死在一起也是一個不錯的結果。

　　九尾狐的聲音忽然也變得嚴肅起來，“小侯爺，你身後有人，我們背後也有人，我們可不怕你，我就不信你真敢挑起我們雙方的鬥爭……”

　　伯邑考懷抱着妲己，眼神睥睨，旁邊的篝火噼里啪啦作響，“你試試我敢是不敢？”

　　雙方陷入了僵持之中，忽然一個略微有些蒼老的聲音傳了過來，“哎呀，貧道不過稍微打坐而已，怎麼了這是？劍拔弩張的，有什麼事情說出來不就好了嗎？”

　　然後之間一個身穿八卦袍的黑臉道人出現在了破廟中，他出現之後，手中浮塵一掃，在小廟的角落之中浮現出了兩個略微有些虛幻的人影。

　　伯邑考長長地吐了一慪氣，終於來了，雖然有些晚了，但是好在沒有誤事。

　　而完全放鬆下來，這個時候伯邑考才感覺到了自己懷中的異樣，低頭看了一眼，妲己正一臉嬌羞地伏在自己的懷中，似乎完全沒有察覺到外面的變化。

　　伯邑考一愣，臉上的笑容一閃而過，手臂輕晃，低頭在她耳邊說道，“怎麼樣？哥的懷抱是不是很溫暖？不過咱們的援兵來了，你也該享受夠了……”

　　妲己被伯邑考突如其來一句話，說的滿臉羞紅，她急忙忙從伯邑考的懷中站起身來，順帶着在伯邑考的腰間狠狠揪住，轉了一個大大的弧度。

　　伯邑考的臉上忽然扭曲，嘴中小聲地嘟囔着，“哼，恩將仇報，剛才窩在我懷裡也不知道是什麼樣子……”

　　妲己臉上頓時通紅，手也從伯邑考的腰間收了回來，嬌羞地轉過了身子。

　　乾坤道尊狠狠地咳嗽兩聲，翻了個白眼，這種時候還有心思打情罵俏，不愧是老闆選中的人，不過剛才的表現真是不錯呢，在老道這裏算是合格了。

　　其實乾坤道尊早就到了，不過他卻是想考校一下伯邑考，於是才遲遲沒有出現，後來僵持不下，他才現身相幫，伯邑考的表現可圈可點。

# 第238章 九尾服軟

　　話說，伯邑考和妲己在冀州城外的破廟之中，終於遇到了預料之中，卻又出乎預料的九尾狐，九尾狐一出現，伯邑考就捏碎了乾坤道尊留給他的玉符。

　　可是乾坤道尊為了考校伯邑考的能力，故意遲遲沒有出現，讓伯邑考陷入到了十分危險的境地，甚至敖丙的雷極本尊都出動了。

　　不過乾坤道尊對伯邑考的能力比較肯定，於是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主動現身了，而且他一現身就逼得九尾狐和妹喜不得不現身。

　　九尾狐和妹喜對於出現的這個道人感覺到了極大的壓力，九尾狐沒有什麼準確的概念，但妹喜曾經是金仙中期的大高手，對乾坤道尊的實力卻是有深刻的感應。

　　金仙巔峰高手，甚至已經半隻腳踏進了大羅之境，大羅道果指日可待。即便是自己的實力絲毫未損，在這位面前也沒有反抗之力。

　　妹喜摻和到了成湯滅夏桀的劫難之中，被赤精1子所傷，如今不過只有玄仙實力，但是她的眼界還在，於是她心中立刻就想到伯邑考剛才的話恐怕不是空穴來風。

　　九尾狐雖然實力不高，但是善於察言觀色，她小心翼翼地從破廟的角落裡走出來，對着乾坤道尊行了一禮，

　　“這位道長，是您告訴小侯爺，奴家要來奪舍蘇小姐么？請問您是怎麼知道的……”

　　乾坤道尊臉上浮現出慈祥的笑容，擺了擺手中的浮塵，

　　“你這小娃娃可是猜錯了，貧道可是什麼都不知道。你既然敢與小侯爺作對，貧道本來想將你二妖直接打殺了，不過你的身後也有高人，就先放過你們吧，怎麼處理你們，還是小侯爺決定吧……”

　　乾坤道尊臉上笑容不減，絲毫看不出他曾經動過殺意，九尾狐和妹喜身上卻是有些發冷，竟然不知道自己差點喪命。

　　不過九尾狐和妹喜更加吃驚的卻是，乾坤道尊竟然會聽從伯邑考的意見，他可是金仙高手啊，怎麼會聽一個凡人的命令？

　　他到底是哪一方的，闡教？還是截教？

　　伯邑考看到乾坤道尊出現，膽氣頓生，不過他的雷極本尊卻依然在向著這邊趕過來，乾坤道尊這次做得有些過了。

　　他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伯邑考才是第一位的，這件事情必須要引起他的重視，敖丙的雷極之身到來之後，卻是要敲打敲打他了。

　　伯邑考淡淡地掃了一眼乾坤道尊，臉上一點沒有恭敬和感激的意思，這讓乾坤道尊很是尷尬，甚至是有些羞惱。

　　他知道是老闆親自為伯邑考解開了前世的記憶，伯邑考前世應該是老闆的相識之人，也是修道之人。可是不管你前世如何的輝煌榮耀，現在你僅僅只是一介凡人，怎麼可以如此的無視我？

　　乾坤道尊臉上笑容不減，不過眼眸深處卻是多了一些莫名的意味。

　　伯邑考看着九尾狐和妹喜，眼中有一絲戲謔，他微笑着說道，“妹喜啊，妹喜，上一次的教訓還不夠嗎？你竟然還敢以身犯險，這次你在想抽身而退，可就不是這麼容易了……”

　　妹喜臉上狂變，因為她現在的名字叫喜媚，她自己的來歷甚至都沒有告訴九尾狐，可是這個人怎麼會知道，她臉上有些猙獰，

　　“你到底是什麼人？知道這件事情的絕對沒有幾個，你是從誰那裡得到的消息？”

　　伯邑考搖着頭輕笑了一聲，“真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你摻和進來能夠得到什麼，萬一你再出了什麼問題，讓金鵬和小九該怎麼辦？”

　　妹喜臉上狀若瘋狂，“我的事情不用你們管，這一次得到女……得到那位大人物的眷顧，只要完成了她的旨意，我必然能夠獲得數不盡的好處，我一定要讓孔宣那傢伙後悔，一定……”

　　妹喜說到後來，臉上狀若瘋狂，她狂叫着，卻是一下子衝出了破廟，伯邑考心中幽幽一嘆，因愛生恨，可惜了。

　　看得出來妹喜很喜歡孔宣，不過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孔宣的眼中只有他的大道吧？

　　伯邑考的臉上沒有什麼要留下妹喜的意思，妹喜的事情慢慢解決，而乾坤道尊還因為剛才的事情而耿耿於懷，見伯邑考沒有什麼表示，自然也不會主動攬事兒。

　　但他的心中卻是確定了一件事情，伯邑考的前世確實是一位修道人，而且還認識剛剛那個女妖，那女妖似乎身具鳳凰血脈，但又似是而非，恐怕也不是什麼高手。

　　這樣推斷而來，這位小侯爺，前世的時候恐怕也不是什麼高手，或者是老闆的手下，或者故人之子？乾坤道尊便是想破腦袋，也不會想到伯邑考會是敖丙的分神。

　　九尾狐在一邊默默地看着這一切，她遇到妹喜的時候，她失魂落魄行屍走肉一般，於是九尾狐發善心就收留了她，她的來歷一直不明，沒想到現在竟然有人認識她，看來也是有故事的妖啊。

　　九尾狐覺得‘孔宣’的名號有些耳熟，但是妹喜不過一個玄仙境妖怪，她怎麼也不會想到鳳凰之子的身上去。

　　九尾狐見妹喜離去，而伯邑考有沒有阻攔，於是她先對着乾坤道尊行了一禮，然後又對着伯邑考一禮，“這位道長，小侯爺，小妖這次叨擾了，小妖這就告辭，後會有期……”

　　伯邑考卻是笑吟吟地打斷了九尾狐的話，“呵呵，你可不要誤會了，我與妹喜有舊，給她個面子，你想要離開，可是不這麼簡單……”

　　九尾狐臉上一變，她看向乾坤道尊，而後者卻是抬頭望天，對這邊的事情不理不睬，九尾狐的臉上更加難看了三分，

　　“小侯爺想怎麼樣？”

　　伯邑考的臉上依然笑着，“我不想怎麼樣？你不是想要妲己的身份入宮嗎？我可以給你，不過妲己的身體不能給你……”

　　九尾狐愣住了，她萬萬沒有想到伯邑考竟然會這樣說，她愕然地說道，“小侯爺想怎麼樣？這次小妖認栽，我不會再傷害蘇小姐，您放心……”

　　伯邑考打斷她的話，“我想你是誤會了，我不是跟你商量，而是通告，你必須要用妲己的身份進宮，而且不能讓別人知道！！”

　　九尾狐的臉上閃過一絲憂憤，“小侯爺怎麼能夠這樣？若是不奪舍蘇小姐的身軀，小妖怎麼以她的身份入宮……”

　　伯邑考一點面子都不給，臉上透着一絲冷酷，接着打斷了九尾狐的話，“那就用你自己的真身幻化前往，帝辛好歹也是人間帝王，配得上你這天仙境的小妖了……”

　　九尾狐的臉上滿是羞惱，伯邑考說話也太直接了一些，也太強硬了一些。九尾狐想要奪舍妲己，不僅僅是妲己的身份正好合適，還是因為她不想壞了自己的身子。

　　在九尾狐看來，自己狐仙之身，紂王即便是人間天子，可他終究只是一介凡人，又怎麼配得上自己？因此她才會奪舍妲己，用妲己的身體去迎合紂王。

　　可是現在伯邑考卻是完全壞了她的計劃，而且她便是想要換一個人奪舍都不行，她身形有些虛幻，臉部劇烈的波動，

　　“小侯爺，不要欺人太甚……”

　　“你不是人，你是妖，你只要選擇去還是不去，若是不去，那麼我只好換一妖合作了……”

　　九尾狐尖叫起來，“我背後是女媧娘娘，你敢動我？？”

　　伯邑考輕輕地彈了彈手指，滿臉的淡然，“若是之前量劫未起之時，你喊娘娘的名號，娘娘必然心有感應，但是現在天機混沌，娘娘雖然有感應，但是不會注意到這裏，而且……”

　　伯邑考話鋒一轉，“而且我根本不是要壞了娘娘的計劃，我只是換一個執行者而已，想必以我身後那位的能量，保下我應該不難……”

　　九尾狐沉默了，因為她知道伯邑考說的沒錯，聽伯邑考的意思就知道，他身後必然是一位聖人，若是聖人要保他，女媧娘娘不會為了自己一介天仙小妖為難他，而且自己還沒有完成娘娘的囑託。

　　倒是乾坤道尊臉上有些奇怪，背後的人？你背後不就是老闆么？老闆的能量能讓女媧娘娘讓步？是伯邑考在裝13？還是老闆還有底牌，自己卻不知道？

　　若是前者也就罷了，可若是後者，乾坤道尊卻是滿臉的警惕，老闆的底牌自己不知道，這個小侯爺卻是知道，看來他的身份絕對不簡單。

　　伯邑考見九尾狐不說話，臉上隱現出不耐的神色，“我給你一刻鐘的考慮時間，一刻鐘之後你若是還沒有決斷，我便幫你決斷……”伯邑考的口中卻是不缺殺伐。

　　九尾狐的幻影立刻變得波動起來，显示着她的內心也並不平靜。

　　伯邑考的臉上一片淡然，而他身邊的妲己卻是一臉好奇地看着乾坤道尊，或是看着九尾狐，眼中泛着光，不知道在打什麼主意。

　　乾坤道尊臉上卻是有些複雜，這小侯爺的手段真是厲害，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自己明明一句話沒有說，但卻是成為了他壓迫九尾狐的助力。

　　一開始稱他為小侯爺，不過是聽了九尾狐的稱呼，而跟着起鬨而已，而現在他覺得，伯邑考配得上這個稱呼，西伯侯必然是他的囊中之物。

　　一刻鐘轉眼就過，九尾狐終於恢復了平靜，她的聲音充滿了失落，“好，我答應～”

# 第239章 雷極親臨

　　話說，伯邑考藉著乾坤道尊的勢，終於壓下了九尾狐，讓她既不能奪舍妲己，又必須用妲己的身份前往商王宮，至於她怎麼去，那便不是伯邑考該考慮的事情了。

　　九尾狐滿臉羞憤地表示自己會按照伯邑考說的去做，然後她看着臉上一片淡然的伯邑考，終於認命般地問道，

　　“小侯爺，奴家現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伯邑考優哉游哉地在篝火前面坐了下來，捧着一碗茶水不緊不慢地喝着，過了許久，他才說了一句，“再等等，口說無憑，萬一你反悔了怎麼辦？”

　　九尾狐有些心虛地看了一眼乾坤道尊，聽伯邑考的意思是要給自己留下什麼控制的手段？現場能夠控制自己的也就是這位金仙期的大高手了。

　　乾坤道尊則是心中一緩，哼，還不是要求到自己頭上來？他可是看得清楚，伯邑考身上可是半點修為都沒有，控制九尾狐的事情只能是自己出手。

　　可是伯邑考說完這句話就沒有了下文，他坐在篝火前面，手中捧着一碗茶水慢慢地喝着，還不時地用手中樹枝挑動面前的篝火，發出噼里啪啦的聲響，現場的氣氛有些凝重。

　　妲己感覺到了場中氣氛的變化，她也坐在篝火的旁邊，緊靠在伯邑考的身邊，時不時地看他一眼，默默地不說話。

　　場中在僵持，而且一直都沒有人打破僵局。

　　伯邑考一點都不着急，一副盡在掌握的樣子，他一直坐在篝火邊喝着茶水，目光甚至都沒有向九尾狐和乾坤道尊轉過一下。

　　九尾狐是已經認命，她算是看出來了，這位小侯爺早就將所有事情都謀划好了，自己只要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就好了。

　　終於在過了很久之後，乾坤道尊卻是有些忍不住了，自己堂堂金仙期修為，哪裡有這閑工夫在你們在這耗着？他咳嗽一聲，輕輕地說道，

　　“小侯爺，這件事情到底該怎麼辦，您倒是說出個章程來，貧道可沒有這麼多時間浪費在這裏……”

　　伯邑考還沒有回應，但卻是有一個淡淡的而又滿是威嚴的聲音傳了過來，“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不該問的就別問……”

　　乾坤道尊聽到這個聲音，他的臉上頓時精彩起來，有些尷尬，有些惶恐，有些喜悅，還有些幽怨，這聲音他怎麼會忘記？

　　這正是自己的老闆啊，不過老闆怎麼會突然降臨？奇怪……

　　來的正是敖丙的雷極之身，他來了便是直接斥責乾坤道尊，讓乾坤道尊的臉上有些拉不下來，然後他的身形便出現在了破廟之中，依然是那一身淡金色的道袍，臉上閃過一片雷光，看不清晰。

　　乾坤道尊看到敖丙現身，弱弱地爭辯了一句，“老闆，這不能怪我啊，是這小子太輕視貧道了，根本沒把貧道放在眼裡……”

　　敖丙一點面子都沒給，直接打斷了他的話，“那又如何？浪費了你的時間？你的時間可真是金貴呢！是不是跟着我修行也是浪費時間？若是這樣，你可以走……”

　　乾坤道尊臉上一變，卻是沒有想到敖丙竟然會說出這樣的重話，他臉上幾經變幻之後，終於擠出了一絲淡淡的笑容，

　　“老闆，您說哪裡的話，貧道既然選擇了您，那就一定會跟着您一干到底，怎麼會離開……”

　　敖丙淡淡地掃了乾坤道尊一眼，他的眼中彷彿隱藏着一片雷海，讓乾坤道尊身體有些僵硬，“你的事情，以後再說，先解決這裏的事情……”

　　敖丙雷極之身的出現，卻是有些突兀，不過伯邑考沒有一絲的意外，彷彿敖丙的出現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的確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因為他們根本就是一個人。

　　敖丙的出現，乾坤道尊的窘況，卻是讓九尾狐和妲己心中暗驚，妲己還好，畢竟他看不出乾坤道尊的修為，自然不知道一個金仙巔峰的服軟代表了什麼。

　　可是九尾狐心中卻是泛起了滔天的波浪，因為她知道，能夠讓金仙服軟，幾乎是奴顏婢膝的人，絕對是大羅之境，只有大羅之境才有這樣的資格。

　　可是這真的讓九尾狐迷惑了，她原本以為伯邑考身後的是闡教或者截教，可是看到敖丙她便知道自己猜錯了。

　　闡教門下實力最高的是大羅之境的副掌教，燃燈道人；截教門下四大弟子都是大羅之境，多寶道人，龜靈聖母，金靈聖母，無當聖母。

　　眼前這人明顯是男的，因此他有可能是燃燈道人，或者是多寶道人，但是看這形象都不像，他們沒有一個是以雷法聞名的。

　　人教向來不參与凡俗間的事情，而且玄都大法師也跟眼前的人對不上號，除了三清道統還有其他勢力有大羅境的存在嗎？或者是他故意遮掩了形象？

　　九尾狐搖了搖頭，拋卻了腦中亂七八糟的念頭，因為那個金袍道人已經向著自己看了過來，他目光似電，似乎隨時都會有一道雷霆劈過來，九尾狐有種面對天威的感覺。

　　敖丙的口中似乎含着一道雷霆，他盯着看了一會兒九尾狐，口中突然吐出了一條金色的雷霆小蛇，小蛇直刺入了九尾狐的眉心處，在她的腦海之中留了下來。

　　九尾狐的身體一僵，然後癱軟在了地上，她感覺自己要死了那條小蛇讓她感覺似乎到了世界末日，但是一個雷鳴般的聲音在的腦海之迴響，

　　“這道雷霆是一道純陽之力，對於你的修行有莫大的好處，不過這道雷霆同樣也可以變成索命的利器，至於怎麼做，我想你是聰明人，不用我教你……”

　　九尾狐慢慢地回過神來，她確實感覺到了腦海之中的雷霆小蛇散發出一股正大陽剛的氣息，讓自己有些難受，可同樣也讓自己感覺到了魂魄的提升，有種痛並快樂着的感覺。

　　妖邪之物向來懼怕雷霆陽剛之力，因為他們的力量偏向於陰邪，可若是能夠得到雷霆之力的滋潤，他們除去了一身的妖邪之力，那麼他們便不再是妖邪，而是靈獸、仙獸。

　　因此九尾狐的心中有些糾結，她有些惶恐，可是又有些高興，女媧娘娘許下了自己好處，可畢竟還很遙遠，現在得到的好處卻是實實在在的，可惜這好處有些扎手。

　　“給你七天時間，安排好一切事情，然後到伯邑考這裏代替妲己的身份，”然後他扭頭對着乾坤道尊說道，“你跟我來……”

　　然後敖丙和乾坤道尊同時消失在了破廟之中，而敖丙一句淡淡的聲音在廟中回蕩，“你們繼續向西岐的方向而去，西岐來人了，你們應該能碰上……”

　　而在九尾狐的腦海之中卻是另外一句話，“雖然讓你們禍亂後宮，但是要注意分寸，否則身陷量劫之中，女媧娘娘都救不了你們……”

　　九尾狐先是對着敖丙剛剛站立的地方行了一禮，然後又對着伯邑考行了一禮，身形慢慢變淡，消失在破廟之中。

　　妲己看到所有人消失，終於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我的老天爺啊，終於結束了，從此以後，天下之大，將任由姑奶奶馳騁……”

　　伯邑考翻了個白眼，真是沒心沒肺，你以為這就結束了？真是天真，“喂喂喂，咱們之間可是有約定的，我幫你解決九尾狐的事情，你來幫我解決姬發……”

　　“放心啦，本姑娘會幫你的，能夠見到傳說中的周武王姬發，真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啊……”妲己的眼中彷彿閃着小星星。

　　伯邑考忽然有種不妙的感覺……

　　這個時候，外面忽然呼啦啦衝進來好幾個人，為首的正是鄭倫，此時他一頭大汗，滿是慌急地問道，“公子，小姐，你們沒事吧？剛剛我看到有一個什麼東西飛出去了，想要進來怎麼都進不來……”

　　伯邑考擺了擺手，“沒有什麼事情，不過是遇到了妖邪，但是已經被一個過路的道長收服了，你就放心吧……”

　　鄭倫心中大驚，他單膝跪倒在地，“末將護衛不周，讓公子受驚了，請公子責罰～”

　　伯邑考微微一笑，前走兩步將鄭倫扶起來，“好了，這件事情不怪你，天色不早了，你們安排好之後也去休息去吧……”

　　鄭倫滿心愧疚，他是伯邑考發掘出來，因此一直想要報答伯邑考的知遇之恩，這次的事情，他感覺到了深深地愧疚，自己竟然讓妖邪進入到了廟中，還無所覺，這是自己的無能啊。

　　鄭倫恭敬地退了出去，他一晚上都沒有睡覺。一方面是警戒四周，以免再有妖邪來犯，另一方面卻是在修鍊，這次事件，讓他深深地感覺到了，自己的實力遠遠不足。

　　第二天吃罷了早飯，直到日上三竿，伯邑考才吩咐眾人繼續啟程，向著西岐的方向而去，他一點都不积極，因為他通過本尊，卻是知道了一些其他的信息，西岐來人了。

　　西岐來人應該是為了蘇護造反之事，恐怕同樣也是為了自己與妲己的婚約，畢竟是跟紂王搶女人，該放手就要放手。

　　既然西岐要來人，而且要在路上相遇，那麼自己為什麼還要辛辛苦苦趕路？慢慢等着他們趕過來就是了……

# 第240章 西岐來人

　　話說，敖丙本尊出手，解決了九尾狐的事情，而且他還帶走了乾坤道尊，伯邑考則是和妲己一起，優哉游哉地向著西岐的方向而去。

　　在伯邑考的帶領下，他們可是有多慢走多慢，太早了不走，太熱了不走，太黑了不走，太冷了不走，能拖就拖，能不走就不走。

　　三天時間，他們只走出了百十里路，即便是走着也不至於這點路程，更何況他們還是坐着馬車。

　　在第四天的時候，他們終於與西岐來的人勝利會師，伯邑考的一番工夫沒有白費，至少讓他們少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西岐來的卻是文官之首散宜生，散宜生和南宮適是西伯侯姬昌的左膀右臂，這是事情緊急，處理不好，極有可能會引火燒身，姬昌也是沒有辦法才把他派了來。

　　散宜生在路上遇到伯邑考也是有些意外，了解了事情的始末之後，散宜生的臉上有些陰鬱，他看了一眼姿容俏麗的妲己，將伯邑考拉到了一邊，然後將姬昌的親筆書信交給了伯邑考。

　　在散宜生看來，必然是伯邑考受不住美色的誘惑，這才會答應要帶着妲己前往西岐，他也不想想，妲己到了西岐，豈不是引火燒身，讓紂王將目光都集中到了西岐？

　　伯邑考身為姬昌的嫡長子，因此姬昌手下的臣子對他的希望頗大，不過伯邑考只是中人之姿，與姬昌相比差的不少，倒是天資聰慧的姬發漸漸地進入了他們的視線中。

　　於是姬昌的手下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伯邑考是為嫡長子，德行若是無虧，那麼西伯侯的爵位自然由他繼承；另一派認為姬昌打下的基業必須要交到一個明君的手中，姬發年齡雖小，但是已經展現出了明君的氣象。

　　散宜生南宮適等重臣卻是構成了第三派，他們支持姬昌，並不表明對伯邑考和姬發的態度，他們將遵循姬昌的意志而定。

　　不過散宜生本身卻是希望伯邑考能夠繼承姬昌的位置，因為宗法制由來已久，他不想違背古禮，故而對於伯邑考他有種恨特不成鋼的憤怒。

　　之前的伯邑考對此感觸不深，即便是對於支持自己的官員也是不知親近，而姬發卻是已經知道拉攏支持自己的官員。

　　後來伯邑考解封記憶，對這種情況有些察覺，但是還不等他仔細分析決斷，就遇上了妲己訂婚風波，然後就跟着蘇全忠一起來了冀州。

　　伯邑考看着姬昌的書信，卻是陷入了沉思。姬昌書信之中連篇累牘，從三皇五帝開始寫，一直到紂王即位，一大段一大段的文言文，讓伯邑考看得是頭昏腦漲。

　　但姬昌的意思他看懂了，妲己是紂王的女人，你和他搶女人是不對的，你趕緊放手吧，不要執迷不悟。看完書信，伯邑考甚至都覺得自己若是不放手，就禽獸不如了一般。

　　伯邑考微不可查地撇了撇嘴，當然沒有讓散宜生看到，這位可是姬昌的親信，自己以後想要繼承西伯侯的爵位，少不了要他擁護。

　　伯邑考滿臉恭敬地將手中的書信摺疊起來，放到了懷中，對着西岐的方向虛空一禮，感慨地說道，“今日聽父親一番話，邑考茅塞頓開，邑考定然以西岐為重，女色不可阻我……”

　　散宜生摸着鬍鬚，點着頭看着伯邑考，“好，大公子能有此覺悟，就沒有枉費了侯爺對大公子的栽培，接下來的時間，大公子就隨老夫一起，去向蘇侯爺退去婚約吧？”

　　伯邑考嘴角抽了抽，這就是栽培了？不過他卻是鄭重地躬身一禮，“一切聽散大夫之言～”

　　然後兩隊變一隊，向著冀州的方向而去，他們離開的四天時間，而他們回去卻是只用了两天時間，一路上伯邑考主動疏遠妲己，讓默默觀察的散宜生不住點頭。

　　妲己也從伯邑考那裡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她主動配合伯邑考演戲。在進入冀州城的前一刻，九尾狐卻是如約而來。

　　伯邑考並沒有讓她立刻取代妲己的身份，而是讓她躲在暗處默默地觀察學習妲己的言行舉止，以免以後露出破綻。

　　西岐來人，自然是受到了蘇護的熱情接待，不過等他看過了散宜生遞給他的姬昌親筆書信之後，他的臉上卻是陰沉下來，看完書信之後他久久不語，半晌之後，聲音有些沙啞地問道，

　　“西伯侯真的要取消雙方的婚約？”說完之後他立刻似乎自問自答一般，臉上滿是苦笑地接着說道，

　　“我早就應該想到的，早就應該想到的……”

　　散宜生想要解釋什麼，可是卻被蘇護強硬的話打斷，“婚約解除就解除吧，不過西伯侯的提議，我不同意，我蘇護豈可做如此小人……”

　　散宜生沒想到蘇護竟然是如此剛硬，他略一沉吟，便勸說道，“此間兵禍皆因侯爺幼女所起，不過侯爺親自問詢蘇小姐的意願，也許她有什麼不同的看法？”

　　“這件事皆因朝中奸佞費仲尤渾所為，昔年此二人來我冀州，與蘇某有些齷齪，不曾想今日竟用此毒計害我，與我那孩兒無關……”

　　散宜生一嘆，這事兒是怎麼搞的，侯爺沒來想勸冀州侯獻上女兒，然後免除此次兵禍，可避免百姓生靈塗炭，怎知這蘇護竟然如此強硬。

　　這個時候，忽然一個俏麗的身影出現，正是蘇妲己，此時她滿臉杏雨梨花，“爹爹，妲己都知道了，為了冀州，妲己願意進宮侍奉陛下，希望爹爹成全～”

　　蘇護看着跪倒在自己面前的女兒，蘇護的老眼中有些模糊，這就是自己的女兒，自己的一雙兒女，他們都沒有讓自己失望，他們都很是好樣的。

　　散宜生眼中一喜，大事可成，他立刻在一邊規勸道，“侯爺，請您為冀州百姓想想，既然蘇小姐有此意願，還希望侯爺能夠成全……”

　　“不，我的女兒則該如此？她不該受此劫難……”蘇護的眼中通紅。

　　“爹爹，女兒一人事小，冀州萬千百姓為重，還請爹爹成全女兒，而且，”妲己臉上忽然展顏，“能夠進入王宮，可是女兒一直的願望呢，以後女兒就能一直住在那了，爹爹應該高興才是……”

　　蘇護虎目之中的淚水，終於流了出來，他閉上眼睛，兩行渾濁的淚水順着臉頰留下，點着頭，“好，好，爹爹成全你，若是你以後有什麼委屈，就來告訴爹爹，爹爹一定，一定……”

　　一定什麼？他什麼也做不了，現在反倒是要女兒為他保命。

　　散宜生在一邊的看着，心中感嘆不已，如此奇女子，若是不入宮，做我西岐的女主也是可以的，可惜了。

# 第241章 妲己進宮

　　話說，散宜生來了冀州，他帶來了姬昌的兩封書信，其中一封給了伯邑考，一封給了蘇護，全部都是勸誡他們放棄妲己，將妲己送入宮中，以止兵戈。

　　伯邑考做醍醐灌頂狀，一臉開悟的樣子，表示自己會放棄妲己，一切以西岐為重；蘇護卻是滿不情願，他覺得自己不能把女兒推進火坑裡。

　　可是妲己的一番哭訴，終於讓蘇護答應了下來，在蘇護看來自己的女兒深明大義，為了守護冀州，甘願入宮，這等為了百姓的事情，是大義，自己怎麼能夠不支持她？

　　而在散宜生看起來，這位蘇小姐為了冀州百姓主動獻身，確實淑嫻，若是不進宮，還的確是西岐女主的上佳人選。

　　蘇護很快就收斂自己的情緒，他溫聲對着妲己說道，“女兒啊，既然你已經做出了決定，爹爹支持你的選擇，你先回去陪陪你娘親吧，畢竟你這一去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回來……”

　　妲己擦擦臉上的淚水，對着蘇護欠了欠身，又對着散宜生福了一禮，轉身離去，而伯邑考卻是偷偷地對着妲己比了個大拇指，你的演技真是帥呆了。

　　妲己自然是看到了伯邑考的大拇指，也知道他對自己的稱讚，翻了個白眼，沒有理會伯邑考。這明明是本姑娘的真情流露，根本不是演出來的。

　　等到妲己離去，蘇護才開口對散宜生嚴肅地說道，“散大夫，我答應會送妲己進宮，可是北伯侯那邊依然兵臨冀州，而且恐怕陛下不會輕易同意饒恕本侯……”

　　散宜生微微一笑，很是矜持地說道，“侯爺放心，這件事情我家主公會出面，他會上書向陛下請命，相信陛下深明大義，一定會原諒侯爺的，至於北伯侯那邊，只要陛下同意，北伯侯不足為慮～”

　　蘇護冷着一張臉，他對着散宜生躬了躬身，“有勞西伯侯了，有勞散大夫了，只要陛下不追究本侯和冀州的過錯，本侯馬上就送妲己入朝歌……”

　　“侯爺放心，我家主公不想天下紛爭，百姓流離，他一定會把這件事情辦妥的。”散宜生爽朗地笑着說道，不過蘇護冷着一張臉，讓散宜生一個人的笑聲多少有些尷尬。

　　散宜生剛剛升起的名士般的自我感覺立刻消散，他尷尬地止住了笑聲，摸了摸鬍子，對着蘇護拱了拱手，“侯爺，您就等消息吧，事情很快就會有結果的……”

　　蘇護依然冷着一張臉，他微微點了點頭，然後轉身帶兵離去。蘇護不待見散宜生，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心情確實不佳，但更主要的是因為他清楚地知道，西伯侯幫自己可不僅僅是為了救冀州百姓，還為了救他自己，不想讓妲己的事情燒到他的頭上。

　　而且后一個原因，應該才是散宜生此行主要動機。

　　散宜生等到蘇護走遠，他才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暗道一聲，能夠當上侯爺的人，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不過主公交代的事情終於是圓滿完成了。

　　散宜生忽然瞟了一眼身邊的伯邑考，幽幽一嘆，大公子這次離開，卻是讓二公子在西岐的名聲更甚，現在西岐人只知西伯侯之子姬發，又有誰知道西伯侯長子伯邑考？

　　也不知道主公是怎麼想的，他想怎麼處理大公子和二公子之間的事情呢？

　　然後散宜生和伯邑考便入冀州城內，等待消息，只有當事情完全解決了，他們才會離開。期間散宜生去了一趟北伯侯崇侯虎的軍營，讓他放緩進攻，這件事情姬昌會出面調解。

　　七天之後，一對人馬向著西岐而去，其中為首的卻是一個少年和一個老者，正是回返西岐的伯邑考和散宜生。

　　紂王的旨意終於下來了，只要冀州侯蘇護將女兒送入朝歌，即免除蘇護的所有罪責，讓其官復原職，永鎮冀州，封國戚，每月加俸兩千石。

　　蘇護接旨謝恩，領一隊軍馬護送女兒入朝歌城，而北伯侯領兵回了自己封地，散宜生和伯邑考也一起告辭回西岐，不過誰都沒有發現，伯邑考的身邊多了一個唇紅齒白的清秀小書童。

　　先說一說蘇護護送女兒入朝歌城，一路上行來沒有發生什麼事情，等到了朝歌城，已經有官員在城外迎接，為首卻是一個讓蘇護眼中冒火的人，正是這件事情的罪魁禍首費仲。

　　費仲一臉的笑容，他覺得自己出了一口惡氣，現在蘇護不僅僅成了反賊，而且還依靠自己的女兒保全性命，日後他還有何面目在自己面前清高？

　　甚至今天這迎接蘇護的差事，也是費仲主動接過來的，為的就是羞辱蘇護一番。

　　蘇護看到費仲，右手不由得按在了自己腰間的劍柄之上，可是他想了想終於是鬆開了劍柄，自己已經到了這步田地，現在出手固然能夠殺了這奸佞，可是自己一家老小還有冀州百姓恐怕是要為這奸佞陪葬，為此小人，實在不值得。

　　費仲看到了蘇護的動作，臉上的笑容越發的燦爛，他倒是中規中矩，沒有去激怒蘇護，他也是怕蘇護真的出手將自己擊殺，那自己可就虧大了。

　　將蘇護一隊人安排下來之後，費仲便去面見紂王，向紂王稟告整件事情，不過主要是紂王想向費仲求證，妲己是不是真的如畫上一般俊美。

　　費仲自然是誇了一番妲己的美貌，不過他卻是隱晦地提到蘇護的忠心問題，畢竟他曾經反商，難保他以後不會再度反商。

　　紂王臉上也是有些陰鬱，他也考慮到了這個問題，不過很快就被他壓下，他的注意力再度集中在了妲己的身上，他對着費仲擺了擺手，蘇護的事情明天早朝再說。

　　他想到妲己的美貌，小腹有一團邪火上升，他必須要去泄泄火，至於蘇護？他若是反了，那就由太師去平定了就是，自己關心的只是他的女兒是不是真的如此美貌。

　　紂王豐富的夜生活，此處省略五千字。

　　第二天早朝，這是近年來紂王唯一一次沒有遲到的早朝，他早早地在龍椅上坐着，等到百官到齊，他立刻宣蘇護帶蘇妲己覲見。

　　妲己自然已經不是妲己了，九尾狐李代桃僵成為了妲己，而真正的妲己已經變成了伯邑考身邊的小書童，隨他一起去了西岐。

　　九尾狐天生嫵媚，她自然是知道怎麼撩撥一個男人，她進殿之後一直低着頭，默默地跟在蘇護的後面，紂王沒有理會蘇護的叩拜，他有些急不可耐地說道，

　　“下跪者可是妲己？快快抬起頭來，讓孤王看看你的容貌……”

　　跪在地上的蘇護，低着頭，眼中幾欲冒火，這就是自己的女兒以後要侍奉的人啊？真是……蘇護的拳頭攥得死死的，可是他終究鬆開了，事已至此，已經沒有迴旋的餘地。

　　不過蘇護對姬昌卻是生出了怨念，女兒侍奉如此君王，還不如與冀州一同滅亡來的好。

　　妲己慢慢地抬起頭，弱弱地看了一眼紂王之後，立刻似受驚的小鹿一般慌張地垂下了頭，紂王驚鴻一瞥，立刻驚為天人，他忽地站起身來，可是隨即注意到自己的行為不妥，他坐下來，興奮地宣布說道，

　　“蘇娘娘先入主壽仙宮，等候孤王回宮……”然後有太監侍女將妲己攙扶着去了壽仙宮，然後他又接着宣布，

　　“冀州侯蘇護進女有功，顯慶殿擺宴三日，百官相慶國親，誇官三日。文官二員，武官三員送冀州侯榮歸故里。”

　　紂王站起身來，他興奮地搓了搓手，然後他又忽然坐下，高聲宣布，“孤王今日身體欠安，有事明日早朝再議～”

　　然後紂王也不顧百官勸阻，直接跑出的大殿，徑自直奔壽仙宮而去，他已經有些迫不及待了。

　　商容、聞仲、比乾等人對視一眼，都是心中幽幽長嘆，雖然勸阻了紂王廣選美女，又不傷一兵一卒平息了冀州之亂，可是有妲己此女入宮，也不知是對是錯。

　　蘇護誇官三日，然後滿心傷感的‘榮歸故里’。

　　紂王和妲己在壽仙宮中筵席，當晚就成就了好事，兩人恩愛如膠似漆，紂王在壽仙宮中流連忘返，第一次進宮，竟然三月不曾出宮，更不用說上早朝了。

　　百官便有奏章，紂王也是在壽仙宮中草草處理，後來根本就不處理了，百官奏章、諸侯本章，堆積如山。關於紂王的‘光榮’事迹，漸漸地也傳到了其他的地方。

　　天下即將大亂。

# 第242章 姬發出招

　　話說，伯邑考跟隨着散宜生一起回到了西岐，一路無話，誰也沒有注意到伯邑考身邊突然多出來的那個清秀的小書童，另外鄭倫也跟着伯邑考一起去了西岐。

　　一路上伯邑考一直和散宜生可以打好關係，當然不是獻媚，而是討論子史經集，討論治國方略，伯邑考雖然不如散宜生懂行。

　　但他畢竟比散宜生多了那麼多年的經歷，包括敖丙的還有敖丙前世的記憶，尤其是前世記憶，讓伯邑考的很多觀點，讓散宜生眼前一亮。

　　散宜生忽然覺得自己險些埋沒了一塊大才，原來大公子胸中竟有如此溝壑，這樣一來他完全有實力、有能力接任主公的爵位，讓西岐變得更加強大。

　　越是交流，散宜生的心中越是驚訝，自己從來不知道大公子竟有如此能力，雖然還不至於讓他成為伯邑考門下走狗，但卻是讓他對伯邑考的感官大大改變。

　　散宜生一路行來，卻是在心中暗下主意，回去之後一定要勸諫主公好好考慮一下大公子，我們所有人恐怕都對他認識不足。

　　伯邑考看出了散宜生對自己態度的變化，心中暗自得意不已，哼哼，自己親自出馬，區區一個散宜生必然是手到擒來。

　　這隻是第一步，散宜生已經偏向自己，接下來就是南宮適，搞定了南宮適，姬昌的兩大左膀右臂都是自己的人，那麼姬發憑什麼跟自己爭？

　　姬發的鐵杆擁護者姜尚是不用考慮了，他遵循元始天尊的法旨，一定是要擁護姬發的，自己怎麼都爭取不過來的，而且姜尚前來西岐是在姬昌回來之後，從渭河之畔請回來的。

　　這中間可是有大把的時間，讓自己去布置，到時候即便是姜尚來了，面對西岐也讓他無處下嘴，讓姬發無路可走。

　　妲己則是有些意志消沉，畢竟九尾狐用了她的身份，進入了皇宮，這件事情瞞着自己的家人，自己不知道他們多擔心呢，可真正的自己卻是已經遠遁西岐了。

　　而且日後九尾狐還不知道會做出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這些孽債、罵名都是落在了自己的頭上啊，而伯邑考給出的方法很簡單——改名。

　　真是不負責任的辦法，老娘將未來交給他，他就是這麼對老娘的，簡直可惡。

　　想到這裏，妲己看着自己平平的胸脯心中就有些憤怒，自己可是正處於發育的黃金時期，可是伯邑考那貨竟然讓老娘用白綾纏起來，這不是限制老娘的自由擴展碼？

　　以後老年要是個平胸怎麼辦？想當年老娘最驕傲的就是自己的胸了，若是日後自己的胸長不大，罪魁禍首一定就是伯邑考。

　　這些羞羞的話，妲己自然是沒有告訴伯邑考，伯邑考若是知道了一定會大呼冤枉，自己可是為了更好地掩飾她的身份，因此他不僅僅讓妲己女扮男裝，而且還為妲己改名蘇己己。

　　妲己，不，應該已經是蘇己己了，至少早封神結束之前，她是別想換回自己的名字了，不過封神結束之後，妲己的名號恐怕就臭得不能再臭了，他還不一定願意叫回妲己的名號。

　　伯邑考看出了蘇己己的情緒不高，於是主動開解她，蘇護一定會沒事的，只要王宮中的妲己不出事，蘇護就不會出事，而且只要等到時機成熟，他就會將真相告訴蘇護，讓他加入到了自己的陣營之中，推翻紂王的統治。

　　他們回到西岐，沒有引起什麼波瀾，倒是散宜生在不少場合說了些稱讚伯邑考的話，還在姬昌的面前誇讚伯邑考的見解獨到，不過也就僅此而已了。

　　姬昌心中稍微有些波動，不知道自己的大兒子做了什麼，竟然讓自己的散大夫對他讚揚不止。可是伯邑考並沒有去表現什麼，只是在府中安心讀書，倒是讓姬昌有些小小的失落。

　　但是漸漸地有一個消息傳開，大公子被陛下奪去了未婚妻，心中抑鬱，日漸消沉。

　　而且這件事情越穿越邪乎，最後竟然搞得西岐人盡皆知。有人同情伯邑考，畢竟他是受害者，但更多的人則是認為伯邑考為一女子黯然神傷，非是大丈夫所為。

　　伯邑考知道這件事情之後，並沒有發作，而是讓鄭倫順着脈絡，暗中查訪，最後竟然發現這消息是從西伯侯府中傳出去的。

　　而最先傳出這消息的，是西伯侯府中膳房的採買李老頭傳出去的，李老頭有個侄子，是西伯侯二公子姬發的書童。

　　於是事情很明顯了，伯邑考眼中閃着幽幽的光，自己這二弟還真是敬愛自己這大哥啊，自己剛回來沒多久，就給自己找事兒幹了。

　　蘇己己知道這件事情之後，倒是對姬發大加讚賞，稱讚姬發已經有周武王的心機，伯邑考翻着白眼，打斷了蘇己己的YY，

　　“注意一下你的身份，你可是我的書童吶。那天回來的時候，你看姬發那眼神，差點把眼珠子瞪出來，當時我都覺得為你丟人。不過，話說，姬發真的要比我俊俏么，我覺得我們長得差不多嘛……”

　　伯邑考看着眼前眼中變形的銅鏡，摸着自己光溜溜的下巴，喃喃地說道。

　　蘇己己幾乎跳起來，指着伯邑考的鼻子說道，“怎麼可能差不多？差遠了！你呀，就是一個病怏怏的悶騷男，姬發就不同了，他就像春天的陽光，直接能夠融化掉我的心靈，他的一舉一動都暗合著男神的氣息……”

　　伯邑考不自禁地打了個冷戰，渾身的雞皮疙瘩掉了一地，打斷了蘇己己的花痴，伯邑考嘴角抽搐地說道，“你說這件事情，我應該怎麼反擊呢？”

　　“反擊？最好的反擊方法那就是干出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然後所有的謠言便會不攻自破。”

　　“驚天動地的大事？怎樣的事情，才算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呢？”伯邑考認同蘇己己的話，但是自己應該干點什麼呢？

　　“我怎麼知道，這是你自己的事情好不好，不要總是問我，反正你斗敗了姬發又沒我的什麼好處……”蘇己己嘟嘟囔囔地說道。

　　“怎麼會沒有呢？若是能夠斗敗了姬發，我就把姬發賞給你的，任憑你處置……”伯邑考臉上笑着忽然說道。

　　“真的？那可就真是太好了，那就讓你當我的大老公，姬發就是我的小老……”蘇己己忽然那頓住，自己都說了些什麼，臉上瞬間變得通紅。

　　伯邑考也是一呆，萬萬沒有想到得到的竟然會是這麼一個答案，他哭笑不得地說道，“好，如果你能夠讓本公子屈服的話，本公子做你的大老公也未嘗不可……”

　　蘇己己低着頭，紅着臉，也不說話。

# 第243章 邑考練兵

　　話說，西岐流傳着這樣的信息，伯邑考因為未婚妻被奪的事情，整天鬱郁寡歡，日漸消沉，伯邑考探查之後發現，這根本就是姬發搞得鬼。

　　於是伯邑考決定干一件大事，證明自己的實力，同時讓這謠言不攻自破。至於干什麼樣的大事，他已經心中有了計較。

　　於是結束了與妲己荒唐而又曖昧的聊天之後，第二天伯邑考便去面見自己的父親西伯侯姬昌，他知道，這件事情恐怕姬昌早就知道了他也在等自己的反應吧？

　　姬昌端坐正堂，看這伯邑考，臉上有些複雜，也不知道大兒子用了什麼方法，讓散宜生為他說了那麼多好話，而致使老二都坐不住了。

　　於是才有了這件事情，他知道姬發做得不對，可是他也想趁此機會，看看伯邑考的能力，於是他並沒有制止這件事情。他倒是沒有想到伯邑考這麼能憋，直到現在才找上自己。

　　伯邑考行了一禮，“父親，孩兒最近在讀兵書，可是有很多都理解不了，所以孩兒想要親自帶一支軍隊實踐，以解除孩兒對書中的困惑……”

　　姬昌一愣，萬萬沒有想到伯邑考竟然會提出這麼一個要求，他要涉及根本不熟悉的軍務？他想干什麼？難道還想帶出一支無敵的軍隊？封住悠悠之口？

　　姬昌失望了，自己這兒子可能確實在某些方面有獨到的見解，可終究只是紙上談兵，他恐怕都不知道什麼是軍隊。

　　雖然姬昌的心中有些失望，可他也是沒由來地輕吐了一口氣，至少自己不用在老大和老二之間徘徊，他並沒有直接回絕了伯邑考，而是板着臉說道，

　　“軍務大事非同小可，而且軍中並無職位空缺，不若這樣，我給你五百人的編製，你自己去募兵，然後可以親自參与練兵，在練兵的過程中，一定能夠學到真正的兵法……”

　　伯邑考臉上驚愕，萬萬沒有想到姬昌竟然是這個態度，自己滿以為姬昌即便是不支持自己，也會給自己一支軍隊練練手，可是聽到姬昌的話，他完全驚呆了。

　　自己去招募軍隊？這特么是親爹該有的態度么？

　　似乎感覺到了伯邑考的怨念，姬昌卻是說道，“為了讓你能夠訓練出一支軍隊，“為父給你一百金，足夠你募集五百人的部隊了……”

　　伯邑考眼中變得冷冽，百金確實夠募集軍隊，甚至還能撐上三兩個月的時間，可是三兩個月之後呢？他是不是以為三兩個月之內，這軍隊就要解散了？

　　可是伯邑考知道，自己根本沒有資本與姬昌鬧翻，於是他面無表情地對着姬昌躬身一禮，“謝父親大人，孩兒一定不會讓父親失望的……”

　　姬昌眉頭微皺，自己不過是想讓他知難而退，可是他竟然死不悔改，頓時口氣也變得有些嚴厲，“好了，你可以退下了，至於銀錢你可以去賬房支取……”

　　伯邑考再次躬身一禮，緩緩地退了出去，他臉上幾乎陰沉得能滴下水來，還沒有開始你就已經對我失望了嗎？這就是傳說中的好父親么？

　　姬昌看着伯邑考退出去的身影，陷入了沉思，他總是感覺自己的大兒子，自從冀州回來之後彷彿變了一個人一般。

　　三年前他在易道小成之後，為自己的孩子卜了一掛。

　　他算出自己的大兒子伯邑考，會有刀兵之禍，甚至會有性命之憂，不過他易道終究未曾大成，他算不分明。二兒子姬發則是大富大貴之命，暗含九五。

　　在不久前姬昌的易道再做突破，他再次卜算，卻是發現，兩個兒子的命數都發生了變化，大兒子伯邑考雖然有劫，但是可以度過，再往後的命數便看不清了，而二兒子姬發的九五之命，有些虛浮。

　　他多次卜算，都是這個結果，於是他猜測有了變數，又聽到散宜生誇讚伯邑考，於是覺得大兒子可能得到了什麼機緣。

　　現在試探一番，姬昌卻是發現，自己的大子雖然確實有可能獲得某種機緣，但卻讓他有些輕狂，比之前還略有不如，恐難有大成就。

　　姬昌是這樣認為的。

　　伯邑考出了姬昌的正堂，直奔賬房而去，在賬房卻是遇到了刁難，賬房先生不給錢。那是一個留着兩撇狗油胡兒的老頭，尖嘴猴腮，滿嘴的黃板牙，姓錢，更愛錢。

　　錢先生的意思很明確，如此大數額的銀錢，沒有侯爺的命令，誰也沒有權利支取，伯邑考連番不順，臉上陰沉着說道，

　　“你看清楚了，我是西伯侯大公子，我奉父親的命令前來支取銀錢，你給是不給？”

　　那個錢先生嘿然一笑，露出滿嘴的黃板牙，“哎呦哎，大公子您說的是哪兒的話，可是規矩如此，您也別為難在下不是？萬望大公子體諒在下的難處……”

　　伯邑考看着眼前這貨那皮笑肉不笑的姿態，只欲作嘔，他沒有心思和這傢伙糾纏下去，他臉上平靜，聲音冰冷的可怕，“錢先生是吧？我記住你了……”

　　然後伯邑考一甩袖子，憤然離去。

　　那貨在後面高聲喊道，“勞煩大公子記得在下，只要您去要來侯爺的文書，在下立刻提錢，錢某人在這兒等您……”

　　伯邑考身形一頓，心中更怒，這貨着實可惡，一介下人也敢瞧不起自己，他頭也沒回，一言不發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間，從自己的枕頭下面取出了一個錦囊。

　　出門的時候正巧遇到了蘇己己，她看着面沉似水的伯邑考，知道他的心情不佳，於是溫聲勸道，

　　“你這就不值當的了不是？咱們什麼身份，這些人什麼身份？你看開點，咱隨便拿出點什麼東西，都能嚇死他們……哎，你聽沒聽我說啊？你別光走啊……”

　　伯邑考直接出了西伯侯府的府門，而他的身後跟着邊跑邊喊的蘇己己，伯邑考卻是完全不理會蘇己己的喊叫，他越走越急，後來蘇己己跑着也跟不上他了。

　　再加上街上熙熙攘攘，在轉過一個路口之後，蘇己己卻是發現自己跟丟了，眼前行人匆匆，根本沒有伯邑考的身影。

　　就在蘇己己心中着急的之後，在她的身後忽然伸出一隻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捂住了蘇己己的嘴，然後蘇己己掙扎着被拖到了一個角落裡。

　　蘇己己的心中慌了，自己危險了，她真的不知道會遭遇什麼，兩行淚水順着雪腮流了下來。

　　這個時候她的耳邊忽然傳來一股熱氣，然後一個溫和的男聲傳過來，“別動，是我……恩？怎麼還哭了？”

　　蘇己己聽到這個聲音心中一安，可同時也是一陣羞惱，這傢伙怎麼能夠這麼對待自己？她掙脫了伯邑考捂住自己小嘴的手，啐了兩口，羞惱地說道，

　　“要你管？哼……”

　　伯邑考卻是再度捂住了她的嘴，另外一隻手的食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輕聲說道，“別喊，後面有人跟着我們，我要去辦點事，不想有人跟着……”

　　蘇己己的俏臉與伯邑考的臉相聚不過半尺，蘇己己的大眼睛眨呀眨地，感受着對面吹過來的充滿着強烈雄性氣息的熱氣，她感覺自己的全身都化了，臉也早就紅到了耳根子。

　　而伯邑考卻是沒有發現嬌羞狀的蘇己己，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街上兩個四處張望的僕人身上，他們身上穿的衣服正是西伯侯府的下人服飾。

　　直到那兩個人離開之後，伯邑考才轉過頭來，一下子就看到呼扇着眼睛瞪着自己的蘇己己，伯邑考鬆開了手，向後退了兩步，臉上有些尷尬。

　　蘇己己滿臉羞紅地看着伯邑考，剛剛兩個人依偎在一起，現在她卻是感覺全身酸軟無力，一個踉蹌幾乎都站立不住。

　　氣氛有些尷尬，而伯邑考的一個動作，卻是讓氣氛更加尷尬，還有一絲旖旎。

　　伯邑考感覺自己手上濕漉漉的，於是不禁甩了一下，然後立刻醒悟到手上的是什麼，動作也尷尬地停了下來。他手上濕漉漉的，當然是剛剛捂嘴的時候，蘇己己的口水。

　　蘇己己臉上充血，她感覺自己臉上都燒了起來，這個死人，真是羞死了。

　　而伯邑考停在半空中的手，在下方慢慢凝聚的那一滴晶瑩，在這個時候終於承受不住重力的影響，落了下去，場中的氣氛更加尷尬起來。

　　PS：嘿嘿，不說話了…………

# 第244章 元寶商會

　　話說，伯邑考去賬房支取招兵所用銀錢，卻是被賬房先生堵了回來，於是他一氣之下直接出了西伯侯府，在西伯侯府外，伯邑考三晃兩晃將身後跟蹤的人甩去，同時與蘇己己發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尷尬。

　　伯邑考和蘇己己過了許久，他們才從角落裡出來，伯邑考面無表情，而蘇己己的臉上依然殘存着尚未完全褪去的緋紅，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們發生了什麼。

　　不過蘇己己身穿書童的衣服，一副俊俏小生的打扮，打消了不少人的誤會，但卻是某些‘邪惡之輩’想到了更加不堪的場面。

　　咳咳～

　　伯邑考走在前面，蘇己己低着頭跟在後面，足足走了半刻鐘之後，伯邑考的腳步忽然猛地一頓，然後後面的蘇己己沒收住，直接一下子撞在了伯邑考的身上。

　　伯邑考看了一眼身後的蘇己己，後者正瞪着眼睛氣鼓鼓地看着他，她的小臉上再次紅了起來，這傢伙一定是故意的，他一定想趁機占本姑娘的便宜。

　　伯邑考感覺着剛才從背上傳來的那驚人的柔軟，不由得心猿意馬，但是在蘇己己的注視之下，他只能滿臉嚴肅地轉過頭去，看着旁邊的一個店鋪。

　　蘇己己冷冷地哼了一聲，順着伯邑考的目光看過去，那是一個很氣派的店鋪，門上掛着四個鎏金的大字“元寶商會”。

　　蘇己己眉頭一皺，這個商會好像還挺出名的，在冀州她好像也看到過這家商鋪的名號，不過取名元寶，這家商會的老闆可真是夠俗的。

　　她卻是一點都沒有注意到，這可是在商周時期，怎麼會有元寶呢，最早的元寶應該是在唐朝才開始出現的。

　　當然，對這方面不了解的蘇己己根本沒有注意到這方面的信息，否則，根據這一點，她絕對會有意想不到的推想。

　　而這個時候，伯邑考也想到自己失策了，萬一蘇己己注意到這一點，她很有可能推斷出自己與敖丙的關係，伯邑考瞥了一眼蘇己己，輕輕地鬆了一口氣，好在她沒有發現什麼。

　　元寶最早出現的朝代，這樣的事情一般人都不會知道吧？自己還是有次忽然感興趣才查了一查，蘇己己應該不會知道的。

　　伯邑考走進店鋪，立刻就有一個夥計迎上來，滿臉堆笑，“這位公子，不知道您需要什麼樣的服務？我們商號一定能夠滿足……”

　　伯邑考掃了他夥計一眼，“叫你們掌柜的出來，我有一筆大買賣要跟你們掌柜的談……”

　　那夥計早就練出了一副火眼金睛，看穿着，看氣質，這位一定是大戶人家的公子，於是他立刻笑着說道，“好嘞，公子您請稍等～”

　　伯邑考鼻子中應了一聲，而夥計卻是跑到了店鋪的後面，不大功夫就有一個微微發福的中年人走了過來，他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伯邑考，但是身為一個生意人，他立刻就滿臉笑容地問道，

　　“這位公子，不知道在下能為您做些什麼？”

　　伯邑考沒有說話，而是從懷中取出了一個錦囊，直接遞給了那個掌柜，掌柜的有些疑惑地接過錦囊，這樣的人還是第一次見到，他打開錦囊，裏面露出了一個拇指大小的黃燦燦的東西。

　　掌柜看到那事物之後臉色大變，掌柜的立刻將錦囊合上，恭敬地遞到了伯邑考的跟前，“這位大人，不知道小人能夠為您做些什麼？”

　　“給我準備五百金的銀錢，我有急用……”

　　那掌柜的不疑有他，立刻躬身一禮，“大人您請稍後……”然後他畢恭畢敬地退後兩步，急匆匆地向著後面走過去。

　　蘇己己在一邊看得興緻大起，趁着伯邑考不注意，一把奪過了他剛剛接過來的錦囊，打開錦囊，从里面倒出了一塊金疙瘩，元寶形狀。

　　蘇己己眉頭皺起來，這也么有什麼嘛，難道說只要拿着金元寶去元寶商會，就能讓他們給自己錢財？這顯然不合理。

　　而且從掌柜對伯邑考態度的巨大變化，她知道這裏面一定還有更深層次東西，她好奇地看着伯邑考，希望從伯邑考那裡得到信息。

　　伯邑考卻是沒好氣地從她的手中奪回金元寶，放到錦囊中，放回了自己的懷中。蘇己己撇了撇嘴，不告訴我就算了，我自己也一定能夠發現其中的秘密。

　　這會兒功夫，掌柜的已經指揮着兩個小夥計，抬着一個小箱子走了過來，掌柜的走到伯邑考的身邊，謙卑地說道，

　　“大人，都在這裏了，要不要我派人給您送過去？”

　　伯邑考點了點頭，卻是三兩步走到了箱子的邊上，然後一把抓住箱子拎了起來，然後對着目瞪口呆的蘇己己招了招手，而後出了元寶商會的大門，揚長而去。

　　而最開始招待伯邑考的小夥計，喘着粗氣，小心翼翼地問道，“掌柜的，那位公子是什麼來頭？咱怎麼還白給他錢？”

　　掌柜的口中不自禁地回復道，“這可是真正的大人物，我在人家的眼中連只……恩？”他忽然反應過來，怒喝道，“招財，你是不是不想幹了？沒事別瞎打聽，對你沒好處的，還有，這件事情誰也不往外傳，若是被我聽到什麼風聲，小心我打斷你們的腿……”

　　那夥計立刻笑着附和道，“是是是，您老說的是，我知道了，知道了……”

　　伯邑考出了店鋪的門，然後直奔西伯侯府而去，蘇己己緊緊地跟在他的身後，有些驚訝地說道，“看不出來啊，你平時瘦瘦弱弱的，竟然有這麼大的力氣……”

　　伯邑考翻了個白眼，沒有理她，蘇己己卻是絲毫不以為杵，她接着說道，“為什麼那個掌柜的那麼怕你？那個金元寶到底有什麼玄機？”忽然她眼珠一轉，充滿興緻地問道，

　　“你說若是我拿着一塊金元寶去找那個掌柜，他會不會給我錢？”

　　伯邑考真是後悔帶着蘇己己出來，讓她知道了這件事情真是個錯誤，他只好為難地說道，“這是我背後的人的勢力，因此我在其中有一定的權利，這麼說你懂吧？”

　　蘇己己點着頭，表示自己理解，可是想想當日讓九尾狐噤若寒蟬的乾坤道尊，又想想讓乾坤道尊彎腰的敖丙雷極之身，她很是困惑，這些人也需要錢財嗎？

　　伯邑考提着一個小箱子回西伯侯府，自然是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沒有人知道這個箱子之中是什麼。回到西伯侯府之後，伯邑考就把箱子交給了鄭倫保管。

　　在第二天一大早，伯邑考就帶上蘇己己，鄭倫，還有幾個僕從，騎着馬從西伯侯府出來，直接出了城，然後奔着離城最近的一個城鎮而去。

　　隊伍的後面綴着兩個小尾巴，伯邑考卻是沒有在乎。

　　到了那個小鎮之後，伯邑考直接讓僕人叫來鎮長，然後他對着鎮長說道，

　　“我是西伯侯的大公子伯邑考，這次是為了募集軍隊，只要有本領的人，就可以加入到本公子的軍隊中，並且獲得最優厚的待遇，凡是被選中者，先發放五兩銀子安家，日後月奉一兩銀子……”

　　伯邑考的話被旁邊的居民聽到了，立刻奔走呼號，不大的功夫，伯邑考的身邊就圍滿了人。

# 第245章 新軍鎮封

　　鎮一國之運，封天下之路。

　　話說，伯邑考帶着鄭倫和蘇己己，出了城來到一個小鎮上，伯邑考將自己的身份公布，並且表示自己要招兵，待遇從厚。

　　還不等鎮長將這件事情傳出去，居民們就自發地將這個消息傳遞了出去，因為這待遇實在是太豐厚了，豐厚到讓人眼紅。

　　一般當兵月奉也就是三四錢銀子，即便是西岐乃至大商，最精銳的軍隊，月奉也不過一兩銀子，可是與此同時他們所承擔的風險也是相當巨大。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什麼，這是西伯侯的長子要招兵，西伯侯的長子伯邑考之名，最近可謂是傳遍了西岐，至少小鎮之中這幾天茶餘飯後談論的都是這位西伯侯大公子。

　　這位大公子被商王搶了女人，一定很傷心吧，這次來招兵是不是為了尋求安全感？這是不少人的想法，不管是不是，在他們的感覺中，反正跟了這位大公子，一定不會有什麼兇險就是了。

　　當然，有這麼多人圍觀，其中為了一睹伯邑考真容的也佔了很大一部分。這麼多人前來，倒是讓伯邑考也有些措手不及，他對着身邊的鄭倫擺了擺手。

　　鄭倫立刻用上法力，對着人群喊了一聲，“各位往後退，想要報名的青自覺排好隊……”鄭倫的聲音就好似打雷一般，在所有人的耳邊轟隆隆作響。

　　這個時候，周圍忽然一靜，圍觀的居民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後都默默地後退，而有意向參軍的人則是自覺排成了一條長龍。

　　伯邑考默默地點了點頭，終於是有點樣子了，不過能夠選出幾個人還是一個未知數。

　　鄭倫再次大聲地喊道，“好了，下面就進行考驗，通過的就可以加入軍隊，通不過的就只能說一聲抱歉了，你們的考驗只有一項，那就是舉起我身邊的這一方石鎖……”

　　鄭倫一指身邊的石鎖，人群之中忽然傳來嗡嗡的討論聲，鄭倫沒有理會這一陣騷亂，他輕輕地咳嗽一聲，“好了，可以開始了，第一個～”

　　這個考驗內容自然是伯邑考想出來的，他招募新軍，不求他們有什麼強硬的本領，只要他們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就好了，其中最簡單的檢驗標準就是力氣。

　　伯邑考早就發現，或許是這個世界之中的靈氣有些過於充裕，這裏的人力氣普遍比較大，一般成年人的力氣都在二百斤左右，而伯邑考設置的這個石鎖有二百五十斤左右，微微高於一般成年的水平。

　　第一個人是個臉色微微發黑的中年人，一看就是老實巴交的庄稼人，他走到石鎖的跟前，嘿嘿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齒，“俺可要舉了，舉起來就能給俺錢吧？我家娃兒正愁上學的錢呢！”

　　鄭倫臉上面無表情點點了點頭，聲音有些低沉，“當然！！”

　　那個黑臉中年人，他狠狠地在手心裏吐了口唾沫，搓了搓，一把攥住了石鎖的把手，然後腰裡一較勁，石鎖就被他提了起來，可是也就僅此而已了，他嘗試了三次都沒有把石鎖舉過頭頂。

　　人群之中換傳過來一個嬉笑的聲音，“狗蛋他爹，是不是在王寡婦肚皮上呆的時間太久了，腰裡沒力氣了，啊？哈哈……”

　　那黑臉大漢，一張黑臉立刻黑中透紅，大喝了一聲，竟然奇迹般地將石鎖舉了起來，人群之中的笑聲立刻啞火，倒是傳來了另外幾個叫好的聲音。

　　伯邑考點了點頭，勉強到了合格的標準，黑臉大漢紅着臉，從鄭倫手中接過了五兩銀子，頓時人群之中沸騰了，這竟然是真的。

　　那個報名的隊伍瞬間變長了一半，伯邑考臉上面無表情，報名的人確實不少，可是真正能夠通過考驗的人恐怕不會超過三成。

　　一個時辰之後，所有人都考驗完了，只有二十三個人通過考驗，報名的人卻是高達一百二十六人，不足兩成的通過率。

　　伯邑考沒有感覺到意外，而小鎮中的居民也沒感覺到意外，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不過是大公子玩玩兒的軍隊，這樣優厚的待遇，自然不是一般人能夠加入的。

　　鄭倫對通過考驗的二十三個人說道，“給你們三天準備時間，三天之後在此地集合，本將會來接引你們，不過你們要考慮好，這不是兒戲，這是當兵，輕則致殘，重則喪命，希望你們做好準備，現在退出還來及，三日之後你們想退出都不可能……”

　　二十三個人有的猶豫，有的不以為意，可是他們終究是沒有一個人選擇離開，因為伯邑考給出的條件實在是太優厚了。

　　然後伯邑考帶着鄭倫、蘇己己換了另外一個城鎮，然後同樣的事情重複着，晚上的時候，伯邑考一行直接在某個城鎮住了下來，第二天繼續。

　　三天之後，他們回到了第一個去的城鎮，城鎮之外已經有一群人在等候了，有那被選中的二十三個人，也有為他們送別的人。

　　然後他們循着原來募兵的路線，繼續走下去，一路上伯邑考已經開始了練兵，第一步就是齊步走，他要求二十三個人必須步伐一致。

　　這看似簡單的一個命令，卻進行的十分艱難，教官鄭倫很不理解伯邑考的命令，不過作為一個執行者，他很嚴格地執行了伯邑考的命令。

　　直到接收了第二部分人，他們的訓練剛剛有了一點起色，於是一邊訓練，一邊接收兵卒，又花了三天時間，伯邑考終於湊齊了那五百名額。

　　伯邑考並沒有回到了城中，而是選擇了城外一處空曠的地方露營訓練，訓練的第一項內容就是齊步走，左右轉，等等簡單的隊列演練。

　　於是在城牆上多了一群看熱鬧的閑人，於是大公子‘新穎’的練兵方式，讓他的名聲再次風靡西岐，甚至有漫及大商的趨勢。

　　姬昌聽了之後臉色鐵青，甚至打了自己最喜歡的一盞茶杯，姬發卻是滿心歡喜，想要看自己這大哥的笑話，他越荒唐，自己得到的好處也就越大。

　　伯邑考讓他們進行隊列演練，一練就是兩個月，最開始的時候，到處都是圍觀的人，可是後來圍觀眾人失去了新鮮勁，圍觀的人也就少了，後來就沒有了。

　　只有極少數的人看到了這五百人的變化，感觸最深的就是五百人的教官鄭倫了，他又一開始的而不理解，到後來的驚愕，在最後的敬佩，他對着伯邑考的這一套練兵方式，感覺到了深深的震撼。

　　公子真乃神人也，不僅僅對自己有知遇之恩，而且他的練兵方式也是讓自己的受益良多，看來公子對練兵之術很有心得。

　　現在面對那五百人的軍隊，他感覺那不是分散的五百個人，而是一體的一隻軍隊，就好像是一座大山，他是一個整體。

　　伯邑考和蘇己己卻是沒有絲毫的意外，天朝的練兵之術是幾千年選擇的結果，自然是有其獨到之處，有現在的結果，一點都不為過。

　　蘇己己一開始的時候還有些好奇，漸漸地卻發現就是自己曾經經歷過了的軍訓，不由得對伯邑考狠狠鄙視了一番，軍訓而已，我也可以啊。

　　這天營地之中五百個身影排列的整整齊齊，五百人宛若一體，而他們注視的方向，卻是有一個年輕人，他們的將軍，西伯侯長子伯邑考。

　　伯邑考的聲音傳遍了整個營地，“你們用了兩個月才勉強達到我的要求，真是讓我‘欣慰’啊，”話語之中的輕視毫不掩飾。

　　所有人的呼吸頓時一粗，五百個漢子，竟然感覺到臉上臊得慌。

　　“我甚至為你們想好了番號，鎮封軍，鎮一國之運，封天下之路，可是現在我覺得你們沒有資格，能不能獲得這個番號，就看你們日後的表現了……”

　　五百人的眼珠子頓時通紅……

# 第246章 世子之位

　　話說，伯邑考當著五百兵卒的面，進行了一次演講，這是他第一次對這支軍隊訓話，他直接否決了為這支軍隊賦予‘鎮封軍’的番號，因為他覺得他們不夠資格。

　　五百人瞬間氣血翻湧，眼珠子變得通紅，但是沒有一個人站出來反對，因為這段時間他們的心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誠然，他們一開始的時候，是為了錢財才參加到了這支軍隊之中，他們也曾因為眾人的圍觀，而感覺到難看，可是漸漸地他們就發現，那些看似無用的簡單口令，讓他們脫胎換骨。

　　他們感覺自己身上多了一種氣質，他們說不出來那是什麼樣的力量，但是他們知道自己變了，他們平時的走路都是一板一眼，只要教官的一個口令，他們就能立刻做出最準確的反應。

　　而這一切的締造者，就是他們曾經認為那個很是無用的西伯侯大公子，他們的將軍——伯邑考。

　　伯邑考站在高台上，目光掃視着這五百人的軍隊，他目光掃過，犀利的目光無人敢與之對視，他們都默默地低下了頭。

　　“都他么的抬起頭來，你們知道羞愧，那麼說明你們還不至於無可救藥，但是僅僅羞愧就夠了嗎？不夠，遠遠不夠，你們要做到最好，否則，你們永遠就不要奢望那個‘鎮封軍’的番號了。”

　　所有人的氣息再度粗重了三分，他們感覺自己的胸中悶着一口氣，讓他們的胸膛幾欲撐裂，伯邑考滿意地看着他們，

　　“好，今天就是你們讓所有人重新認識你們的時刻，所有人都有了——”伯邑考托着長長的聲音，對着台下喊道，

　　“齊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百人的聲音齊聲吼叫，驚飛了旁邊林子之中的一群群鳥雀，整齊的步伐讓人心神震撼。

　　伯邑考對着身邊的鄭倫點了點頭，鄭倫胸膛一挺，對着伯邑考鄭重地點了點頭，慢跑兩步跟上前面的隊伍，然後鄭倫代替伯邑考喊着號子。

　　鄭倫雖然被伯邑考發掘，鄭倫對他很是感激，但這段時間內鄭倫也是一直頂着很大的壓力，他怕伯邑考此番練兵一事無成，這樣的練兵之法，實在是聞所未聞。

　　後來他察覺到了隊伍的變化，可是他也一直承受着外界的壓力和白眼，現在就是一個機會，一個為自己、為自己的隊伍，正名的機會。

　　今天，按照伯邑考的計劃，這支隊伍會穿過城中的主要街道，然後圍繞着內城跑步一圈，展現這兩個月以來的成果。

　　蘇己己在伯邑考的身邊，俏首微頓，聲音之中有些異樣地說道，“不錯啊，不過比國慶閱兵的架勢還差了不老少呢……”

　　伯邑考翻了個白眼，自動忽略蘇己己的話，那還用你說，每次的國慶閱兵不是傾一國之力？而眼前這些人頂多算是十里挑一，而且他們從零基礎開始，僅僅訓練了兩個月而已。

　　伯邑考騎上馬，驅馬前行，慢慢地跟在隊伍的後面，蘇己己不甘寂寞，也騎上一頭小馬，跟在了伯邑考的身後。

　　這支隊伍進城的時候，卻是着實嚇了守門的將領一大跳，這裏可是西岐都城，怎麼會出現一支軍隊？這樣一小股軍隊若是進城，必然會引發十分可怕的而後果。

　　鄭倫讓隊伍原地踏步走，齊刷刷的步伐，絲毫不亂，而他卻是走上前去，與守城將領交涉，這個時候守城眾兵將也是認出了這支軍隊的來歷，畢竟他們也曾經去看過熱鬧。

　　守城將領聽到他們要進城，頓時把頭搖的和撥浪鼓一般，五百人的軍隊入城，萬一出了什麼禍事，自己一個腦袋都不夠砍的。

　　伯邑考也騎馬上前，幾乎是用大公子的身份壓着守城的將領，讓他開放城門，最終守城將領只能無奈答應，可是卻提出要求派兵跟隨。

　　伯邑考沒有什麼見不得人的，於是他點着頭應允下來，然後伯邑考的五百軍卒進了城，後面卻是有一千兵卒‘保駕護航’，同時守將也將這裏的事情飛報西伯侯府。

　　姬昌得到這消息的時候，正和散宜生和南宮適商量事情，他大發雷霆，老大發什麼瘋，這簡直是亂彈琴，他對着來報的兵卒吩咐說道，

　　“你即刻去尋到大公子，讓他帶着兵卒出城返回駐地，然後讓他親自來見我……”兵卒應命而去不提。

　　再說一說伯邑考帶兵進城之後，立刻吸引了全城眾人的目光，那方塊似的隊形，讓他們感覺到新奇，每個人的步伐一致，動作一致，簡直賞心悅目。

　　很多小孩子跟在隊伍的後面，嬉笑着學着他們的走路方式，很多人則是發出感嘆，原來還有這樣的軍隊，可是很快就有人提出了質疑——

　　這樣的軍隊能打仗嗎？

　　伯邑考以後自然會讓他們知道，這樣的軍隊能不能打仗，現在他的任務就是讓所有人不再輕視自己的軍隊，不再輕視自己。

　　總體來說，西岐人對於這支隊伍還是褒大於貶的，同時他們對於伯邑考的感官也是為之改變。

　　當軍隊走過兩條街道之後，那傳姬發之令的兵卒終於追了上來，向一直跟在伯邑考後面的守將稟告了姬昌的命令，守將立刻追上前去，對着伯邑考拱手說道，

　　“大公子，對不住了，主公有令，讓您帶着軍隊出城，然後讓您單獨去見他……”

　　伯邑考在馬上的動作一頓，然後立刻就恢復了正常，他淡淡地說道，“將軍客氣了，既然是父親的命令，邑考自然遵從，傳令，轉道岐山街，穿街而出城……”

　　“大公子，這恐怕有些不妥吧？畢竟……”那守將為難地說道，畢竟岐山街是西岐城的中心，西伯侯府就在岐山街上。

　　“恩？怎麼？有問題嗎？”伯邑考眼神睥睨，眼中寒星點點。

　　守將低下頭去不敢直視，雖然有小道消息說西伯寵愛二公子，欲立二公子姬發為世子，可畢竟是空穴來風，毫無憑據。

　　而且即便伯邑考當不上西伯世子，那麼想要跟自己小鞋兒穿，自己也是無可奈何。

　　於是伯邑考帶着帶着自己的五百軍卒，繞了個大彎，想要從西伯侯府門前路過，然後再出城。可是等到西伯侯府門前，卻是有一大群人在那裡。

　　遠遠地伯邑考就聽到一個人的聲音，“……下官這次是帶着陛下的旨意而來，所以宴會的額事情還是等一會兒……”聲音忽然頓住了，然後所有人都向著伯邑考一行人看過來。

　　姬昌臉色鐵青，可是卻不敢當面發作，臉上擠出一點笑容，“天使大人，這位是犬子伯邑考，讓您見笑了……”

　　那個聲音沒有在意，“哦，原來是大公子，那就一塊來接旨吧……”

　　伯邑考讓軍隊停下，自己則是走上前去，他搞不清楚情況，於是只能默默地站在了散宜生的身邊，散宜生給他一個苦笑，表示愛莫能助。

　　只看那個人忽然拿出了一卷黃布，姬昌等人立刻低下頭去，作恭聽狀，

　　“北海袁福通謀逆造反，十分猖獗，凶頑成性，致使百姓生靈塗炭，聞太師以前去平反誅除叛逆。今朝中內無輔弼，外欠協和，特詔四大諸侯至朝，共襄國政，戡定禍亂。

　　詔書到日，西伯侯姬昌速速奔赴朝歌，不得延誤，待功成之日，進爵加封，分疆裂土。孤王絕不食言，汝其欽哉！特詔。”

　　伯邑考這才知道發生了什麼，原來是北海袁福通反了，這次姬昌前往朝歌，就是七年被囚羑里吧？自己大展拳腳的時候到了。

　　為傳令官排擺宴宴自是不說，宴會過後，姬昌卻是在自己的書房召見了散宜生和南宮適。

　　“前段時間我就算到我命有一劫，此去雖不至身殞，但也有七年之困，今後內事托放散大夫，外事托於南宮將軍，政事於長子伯邑考，今日起伯邑考即為世子。”

# 第247章 殺狼剿匪

　　話說，姬昌算到自己會有七年之厄，他將內事託付給了散宜生，外事託付給了南宮適，並且正式讓伯邑考成為世子。

　　當晚，姬昌的命令便傳遍了整個西岐，其中很多人都感覺到意外，因為他們都看得出來姬昌喜愛的是二公子姬發，而且再加上最近伯邑考練兵之事可謂是昏招跌出，因此讓他成為世子，很多人都看不透。

　　最意外的卻是姬發了，當晚姬發得到消息之後，幾欲發狂，憑什麼？自己明明各方面都比他做的要好，為什麼世子會是他？就因為他比自己早生了兩年？這不公平，不公平？

　　沒有人知道姬昌的想法，即便是伯邑考也摸不清他在想些什麼。

　　自己今天向外宣揚自己的軍隊，不過是想向他們證明自己，同時鞏固自己在姬昌離去之後的主導地位，可是今天的事情讓伯邑考措手不及。

　　自己還沒有向姬昌證明自己，可是他就要走了，這西岐的大權會不會落在姬發的手中，伯邑考也是有些心中沒底。

　　但是晚上他就聽到自己被立為世子的消息，心中竊喜的同時，也在暗自吃驚，姬昌在打什麼主意？

　　第二天的時候，姬昌點齊了五十隨從，就要趕赴朝歌，而滿朝文武，還有他的公子們都來送他，伯邑考的身邊就站着姬發，可此時的姬發卻是看不出任何的頹唐，反而是滿臉的微笑。

　　但伯邑考卻是越發的小心，自己這二弟可真是越發的厲害了，明明心中有氣，還能裝的沒事人一樣，不可小覷啊。

　　伯邑考看着姬昌，臉上有些傷感，“父親此去聽聞有兇險？孩兒願意代替父親前往朝歌，請父親成全～”

　　伯邑考的舉動倒是讓周圍眾人不住地點頭，大公子真是孝順啊，姬昌也是眼中泛着奇光，他看着伯邑考的眼睛，那眼中似乎只有真誠，沉吟了許久之後，

　　“這是為父命中之劫，別人不可替代，你有此心就好，你代為父掌管西岐，只要西岐無恙，為父就甚為欣慰了。”

　　伯邑考眼中垂淚，哽咽着應了一聲，然後姬昌向眾人拱了拱手，就欲離開，而伯邑考卻是忽然對着姬昌說道，

　　“父親，您此去朝歌，就沒有什麼要交代孩兒的嗎？”

　　姬昌看着滿臉期盼的伯邑考，臉上有些複雜，最終他沉吟着說道，“好好代為父掌管西岐，政事多聽聽散大夫的，軍事多聽聽南宮將軍的，就這些吧……”

　　伯邑考的臉上不漏聲色，頓時知道了姬昌的打算，他躬身行了一禮，“恭送父親大人，邑考在此靜待父親回歸西岐……”

　　其他的官員也都是躬身行禮，姬昌微微頓首，然後走進馬車，離去了。

　　回去的路上，蘇己己在一邊調笑伯邑考，“還說我，你的演技也不錯嘛！那眼淚說掉就掉，真是厲害啊……”

　　伯邑考翻了個白眼，那眼淚倒是有幾分真心，那是先前伯邑考記憶的影響，可是聽到姬昌的話之後，他卻是一點都不傷心了，而是有點痛心。

　　伯邑考就不相信，姬昌算不出伯邑考的命運，他一定早就算出了，可是他偏偏沒有告訴伯邑考，伯邑考還專門問了一句，可姬昌終究是沒有說出來。

　　姬昌將這世子的位置給了伯邑考一定是沒安好心，伯邑考甚至懷疑，姬昌恐怕是故意為之，自己被做成肉丸子，姬昌吃了洗脫了紂王的對他的猜忌，若是沒有自己，姬昌恐怕不止被困七年。

　　而且自己死了，還有另外一個好處，那就是為姬发上位掃除了障礙，可能是伯邑考的心裏太陰暗了，但是這不是沒有可能。

　　生於帝王家，談親情就有些奢侈。

　　不過伯邑考倒是也了斷了一個心結，既然是你放棄了我，那麼就不要怪我了，西岐我就勉為其難，收入囊中了。

　　伯邑考將西岐的政事交於散宜生，只要他每三天向自己彙報一次，而伯邑考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了練兵之上。

　　槍杆子裏面出政權，只有掌握了軍隊，才有了爭鋒的資格。

　　伯邑考的軍隊在完成了基本隊列的練習之後，伯邑考後面的事情就不管了，因為他管不了，練兵的事情他終究只是門外漢。

　　不過他倒是向鄭倫傳遞了一些先進的軍事思想，這個時代的軍隊還是太落後了，基本沒有什麼兵法可言，一般打仗，就是兩隊人馬列在一起，然後正面衝殺，基本不存在以少勝多的情況。

　　既然姬昌已經走了，伯邑考自然就按照自己的心思來，他將自己的軍隊擴充到了一千人，雖然有人勸阻，但最終也就不了了之了。

　　伯邑考的新式練兵之術，倒是吸引了大將軍南宮適，因為身為一個老將，他看到了這種練兵之術的優點，這種練兵之術若是總結一下，就是令行禁止。

　　這看似很簡單，但是無數的戰鬥經歷，卻是讓他知道，若是在戰場能夠做到令行禁止，軍隊被將領如臂指揮，那麼將會發生什麼樣的效果。

　　於是南宮適派了他帳下的一員小將前來偷師，伯邑考看着這個名叫辛甲的小將，微微一愣之後便收了下來，因為他隱約對這個人有印象，他好像是未來的西岐大將。

　　再度由鄭倫進行了半年的正規訓練之後，這支軍隊已經初步成軍，於是這天伯邑考再次登上了高台，看着台下的五百人，

　　“好了，今天將要下達你們的第一次的作戰任務，傳言在西山有一隻五百頭規模的狼群，經常會有商隊被狼群襲擊，你們的目標就是那支狼群……”

　　五百人的目光中忽然充滿了火熱，他們盼望已久的作戰任務終於來了，他們終於可以一展拳腳了，伯邑考沒有跟去，帶隊的是鄭倫。

　　伯邑考吩咐鄭倫，可以傷，可以殘，但是不允許死，這是第一次的作戰，而且還是與畜生作戰，若是出現死亡，那麼將是一件很難堪的事情。

　　天仙境的鄭倫，要保護這群人根本不是問題。

　　五百人雄赳赳氣昂昂地出了營地，只為大顯身手，他們可是還記得，伯邑考口中的封鎮軍番號一直都還不是他們的。

　　而另有五百人，滿是羡慕地看着出征的五百人，他們是後期徵招的，待遇稍微落後於前五百人，但是依然遠遠高於其他的軍隊，他們剛剛完成隊列演練不久，還不能外出作戰。

　　晚上的時候，五百人的軍隊回歸，他們有的人身上背着死狼，而有的人則是空手而歸，甚至還有人身上掛了彩，缺胳膊少腿的也不是沒有。

　　不過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着勝利的喜悅，的確他們勝利了，可是勝的有點慘，伯邑考再次登上了高台，掃視着面前這群幾乎洋洋得意的軍卒，

　　“你們很得意嗎？殺了五百頭畜生很驕傲嗎？五百個持刀帶劍的人，與五百頭畜生交戰，竟然還有人負傷，我對你們很失望，而你們竟然還洋洋得意……”

　　五百軍卒都低下頭，顯然是被伯邑考說的有些羞愧，伯邑考接着說道，

　　“三天之後，你們將要面對一支五百人的山匪，若是你們在不能給你讓我滿意，那麼我不介意換一群有用的人培養……”

　　五百人頓時緊張起來，他們已經習慣了這裏的生活，甚至愛上了這種嚴肅而又充滿鐵血的生活，他們不願離開，不願再回歸平庸的行列。

　　三天之後，軍隊再次出征，這次的他們多了一抹肅殺，較上次進步的不是一點半點，不過指揮者卻是變成了辛甲，鄭倫變成了暗中的守護者。

# 第248章 妲己稱后

　　話說，伯邑考讓自己的軍隊去剿匪，這次實際出征四百九十七人，有三人傷勢太重致殘，無法參加這次的戰鬥。

　　三天之後，這群人渾身浴血而歸，他們沒有任何的驕橫，沉穩而又幹練，完全不同於上次的輕佻，不過成長同樣也是需要代價。

　　他們參戰四百九十七人，折損二十四人，重傷十三人，輕傷五十六人，不過他們卻是取得了完全的勝利，五百山匪全部授首。

　　一年之後，伯邑考正式授予這支軍隊‘鎮封軍’番號，辛甲為統領，並且軍隊人數提升到三千人，還有兩千人的預備役，使得鎮封軍一直能夠保持在三千人。

　　鎮封軍，軍如其名，鎮壓、封鎖，每個兵卒都是刀盾兵，他們就好像重型坦克，碾壓一切，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這個時代沒有金屬盔甲，否則伯邑考一定把他們訓練成第一支重騎兵。

　　鎮封軍在伯邑考的命令下，在西岐境內四處出戰，他們打過虎，殺過狼，剿過匪，凡是西岐境內會危及到人們安全的存在，都被伯邑考血洗了一遍。

　　而伯邑考的舉動，也讓他徹底甩掉了平庸的帽子，現在西岐境內，無一人不知鎮封軍之名，無一人不知伯邑考之名，伯邑考的威望直追姬昌，甚至猶有過之。

　　而伯邑考的成就，也讓他獲得了大將軍南宮適的青睞，原本南宮適有些偏向於二公子姬發，可是現在已經毫無猶豫地倒向了伯邑考。

　　於是伯邑考趁熱打鐵，憑藉著南宮適的賞識，從西岐軍中抽調部分兵卒，新組成了一軍，他們個個精善騎射，再兩年之後，伯邑考授予這支兩千人的輕騎兵‘血羽軍’番號。

　　並且鎮封軍、血羽軍開始向著西部的蠻夷之地進軍，練兵。

　　再說一說姬昌遠赴朝歌之事，這件事情果然就如詔書上所說，朝內空虛，要讓四大諸侯前往朝歌城充實朝廷嗎？實則不然。

　　說起來，這件事情還是妲己搞出來的，不，確切地說，現在她已經是皇後娘娘了。

　　妲己入主壽仙宮，紂王從此不早朝，各種文書擠壓如山，可是紂王不管不問，依舊在壽仙宮中逍遙快活，夜夜笙歌。

　　一開始的時候，太師聞仲和首相商容還去勸誡紂王，可是後來北海袁福通謀反，四方皆不能平，聞太師無奈只能親自前去平亂。

　　而商容身體有恙，在家修養，於是沒有人約束紂王，紂王是越發的肆無忌憚，每天紙醉金迷，在壽仙宮中醉生夢死，不理國家事。

　　而紂王的原配，也就是大商的姜皇后卻是看不下去了，她是東伯侯姜桓楚的女兒，素有賢名，她怎麼能夠看着大商如此消亡下去？

　　於是這天姜皇后擺駕壽仙宮，紂王醉眼朦朧讓姜皇後進來，姜皇後進來之後，紂王拉着她一起看了一曲妲己的歌舞。

　　紂王在一旁撫掌大笑，而姜皇后卻是在一邊冷眼而觀，曲罷，姜皇后卻是起身跪倒在紂王的跟前，聲色俱厲地說道，

　　“陛下，沉迷酒色，非是明君所為，陛下終日在這壽仙宮中可知天下百姓疾苦？您不為天下百姓想，也該為四百年成湯基業想一想，臣妾身體不適，實在看不的歌舞，臣妾告退了……”

　　紂王聽完之後氣得臉色鐵青，等到姜皇後走出了壽仙宮，紂王一把推翻了面前的几案，玉盤杯盞散落一地，紂王氣得破口大罵，

　　“若非你是皇后，今日孤王定教你葬身此處……”

　　妲己在一邊默默地看着這一切，眼中一轉，忽地掩面垂淚抽泣，紂王注意到了妲己的異樣，立刻問道，“蘇美人為何哭泣？可有什麼委屈，可向孤王道來……”

　　妲己臉上一苦，凄苦地說道，“臣妾今後不敢再歌舞了，姜皇后責怪臣妾，此歌舞乃是傾家喪國之物，若是傳揚出去，都道臣妾蠱惑陛下，引誘天子不行仁政，臣妾萬死難辭其咎……”說吧垂淚不已。

　　紂王聽了之後，一把將妲己拉過來摟在懷裡，“不要害怕，孤王會保護你的，明日孤王就廢了那賤人，立你為後……”

　　第二天的時候，妲己突然接到皇后懿旨，讓她前往正宮。

　　正宮之中，姜皇後端坐正中，楊貴妃在右，黃貴妃在左。

　　妲己進宮參拜，姜皇后對她說道，“陛下在壽仙宮，不分晝夜，夜夜笙歌，不理朝政，法紀混亂，你卻無一言規勸，迷惑陛下，沉迷酒色，壞成湯基業，誤國家社稷，都是你的過錯，今後若是不知悔改，一如之前肆無忌憚，定以公眾之法處之。你可告退！！”

　　妲己什麼時候受過這氣，忍着一口怨氣，回到自己的壽仙宮，苦思對策，怎麼才能解決姜皇后，她身邊的宮女說道，“陛下不是許諾讓您為正宮娘娘嗎，您還發愁什麼？”

　　“陛下雖然許諾我，可姜皇后德行無虧，怎能隨意廢除，須有一奇計，害了姜皇后，我才能做上這正宮之位……”

　　那宮女卻是說道，“奴婢對此不甚了解，不過明日陛下擺駕御花園，宣中諫大夫費仲作陪，娘娘可私下一懿旨，許他高官厚祿，讓費大夫完成此事……”

　　“若是他不肯，如何？”

　　“此人素得陛下寵信，而且娘娘進宮還是他舉薦，他一定會同意的……”那宮女接着說道。

　　妲己眼中閃着幽幽的光，若是此計不成，那麼自己就要動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第二天，那小宮女將妲己的密旨交給費仲，而三天之後，在紂王車駕在宮中行進途中，忽有一人，從牆后跳過來，手持寶劍，頭扎方巾，大喊道，

　　“昏君無道，荒淫酒色，今日吾奉主母之命，刺殺昏君，成湯四百年基業，當盡歸吾主……”兩邊自有人馬攔住此人用繩索捆綁，押解至紂王跟前。

　　朝上，紂王將此事訴說於眾卿，而費仲主動請命審問此獠，定將此事查個水落石出，一天之後便出了結果。

　　此人名為姜環，是東伯侯姜桓楚的家將，奉中宮姜皇后之命刺殺紂王，欲將成湯社稷讓與東伯侯姜桓楚。

　　紂王大怒，立刻命左右前去捉拿姜皇后，並且派黃貴妃審問姜皇后，黃貴妃乃是武成王黃飛虎之妹，她倒是認為姜皇后是無辜的，可妲己卻是趕盡殺絕。

　　在妲己的鼓動下，紂王答應對姜皇後用刑，姜皇後用刑依然不招，最終沒有扛過去氣絕身亡。

　　這件事情被姜皇后的兩個兒子殷郊殷洪知曉，殷郊一劍刺死了姜環，就欲去壽仙宮刺殺妲己，卻是被黃貴妃攔下。

　　紂王在壽仙宮中得到消息，以為兩個兒子是來殺自己，頓時大怒，他令晁田晁雷去取殷郊殷洪的首級，殷郊殷洪被方弼方向兄弟二人救出，投奔東伯侯姜桓楚。

　　在路上他們被黃飛虎的兵卒攔截，關鍵時刻廣成子趕到，收下殷郊為弟子，並且將殷洪帶走，赤精1子收其為徒。

　　這個時候，紂王才開始感覺到棘手，皇后死了，皇子沒了，偏偏這個時候商容也跑來湊熱鬧，他聽說紂王要殺殷郊殷洪，勸諫紂王無果，於是大罵紂王一番之後，撞死在了紂王駕前金階之上。

　　事情已發而不可收拾，這個時候卻是妲己進言，“陛下，這件事情不能穿出去，需將四方諸侯招來朝歌，四方諸侯在朝歌，則天下可定，對外只說姜皇后和首相病故便可……”

　　於是這才有了傳往西岐的旨意，讓姬昌進朝歌。

　　PS：問各位個事兒，你們覺得我的寫作風格，比較像哪位大神？我去讀讀他的書，學習一下，最近寫書總是感覺力不從心，該進修一下了。

# 第249章 巨闕除妖

　　話說，妲己下密旨着令費仲陷害姜皇后，致使商朝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情，遂一發而不可收拾，於是妲己提議，宣詔四大諸侯進朝歌城，以掌控天下八百諸侯。

　　在這樣的背景下，四大諸侯進駐朝歌城，在他們入朝歌城之後，立刻就被監禁起來，姬昌早就料到了此行不順，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竟然會是如此嚴重。

　　第二天一上朝，紂王就將姜環意欲刺殺自己，姜皇后蓄意造反的事情公布了出來，並且立刻將姜桓楚逮捕，令其枷鎖示眾三日，並於三日後，賜五牛分屍之刑。

　　所有人都沒有料到，四大諸侯一進朝歌，紂王竟然用如此雷霆之勢，拿下了八百諸侯之首的姜桓楚，另外三位也是心驚膽戰，而姜桓楚已經是破口大罵了。

　　紂王看着殿上站立的三大諸侯，口氣之中滿是凌厲和暴戾，“三位卿家一定要守好本分，不要走了東伯侯的老路，若是不然，他就是你們的榜樣……”

　　三位諸侯具是心驚，其中尤以北伯侯崇侯虎為甚，他直接跪倒在地，叩首不已，“陛下，臣對陛下是忠心耿耿，臣之心可鑒日月，北部二百諸侯誓死拱衛大商……”

　　見崇侯虎表了態，紂王卻是將目光投向了姬昌和南伯侯鄂崇禹，姬昌尚沒有說什麼，這個時候南伯侯鄂崇禹突然跪倒說道，

　　“陛下，東伯侯姜桓楚，對陛下忠心耿耿，定然不可能做出反叛大商之事，還請陛下明鑒，還東伯侯一個清白……”

　　紂王一聲冷笑，“清白，他若是清白，他的女兒會指示他的家將刺殺孤王？想要將成湯基業讓與他來坐？南伯，孤王知你與東伯交好，可是切莫自誤……”

　　“陛下，臣請陛下三思……”

　　“你再三忤逆於孤王，當心孤王不敢治你的罪不成？還是說你也參与了東伯謀反之事？”紂王眼中充滿懷疑地看着鄂崇禹怒斥道。

　　“臣死諫，請陛下三思……”鄂崇禹毫不退讓。

　　“好好好……”紂王大笑，忽然怒喝一聲，“左右，南伯侯鄂崇禹與東伯侯同謀，當與東伯侯同罪，帶下去，三日後一同五牛分屍……”

　　然後立刻有人將鄂崇禹拉下去，與姜桓楚做了同伴。

　　姬昌眉頭深皺，沒想到事情竟然如此嚴峻，還牽扯到了反叛之事，這種事情一旦沾上，想甩都甩不掉，這次朝歌之行，恐怕遠比卦象上要兇險得多啊。

　　聽到紂王將南伯侯鄂崇禹一起定了罪，他微微搖着頭嘆息了一聲，‘一日之內連下兩位大諸侯，此恐非大商之福啊！’

　　姬昌還在感嘆的時候，忽然在他的身邊一個聲音忽然尖叫，“陛下，西伯侯姬昌剛剛為那兩反臣嘆息，其定然懷有不臣之險，還請陛下懲處……”

　　姬昌一愣，這真是無妄之災，自己可是什麼都沒做啊，難道這就是卦象显示的劫難？

　　紂王看看姬昌，又看看崇侯虎，前者一臉的坦然，彷彿剛才被告發的不是自己，後者則是一臉的期盼，若是姬昌也倒下去，那麼自己就是天下最大的諸侯，八百諸侯之首，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

　　最終紂王還是沒有將姬昌拿下，可能是冥冥之中的天意保護了姬昌，也有可能是紂王覺得一日連殺三大諸侯不詳，反正，他是沒有殺掉西伯侯，而是將他囚禁在了羑里。

　　四大諸侯死了兩個，殘了一個，完好一個，天下大亂，而姜皇后和殷郊殷洪的事情也開始在民間流竄，終於傳到了東魯。

　　東伯侯之子姜文煥，勇冠三軍，乃是一員不可多得的大將，他繼承了東伯侯之位，盡舉東魯之兵，兵壓大商，鄂崇禹之子鄂順繼承南伯侯之位，同時舉兵，戰火席捲天下，倒是西岐成了世外之地，天下許多民眾都舉家遷徙西岐，為而後的西岐奪取天下奠定了基礎。

　　紂王命北伯侯崇侯虎阻擊姜文煥，命武成王黃飛虎兵討鄂順，而他自己再度回到了壽仙宮，與皇后妲己娘娘顛鸞1倒鳳、夜夜笙歌。

　　而這一天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道人赤足下崑崙，他蓬鬆的道髻隨意地挽着，手中一柄浮塵，舉目四望，看到烽火四起，而其根源竟然在朝歌城，而朝歌城上，卻是黑煙滾滾，竟然妖氣瀰漫。

　　此道人心中一嘆，頓時心生憐憫之心，赤足而向朝歌而去，來到王宮之前，着人通報。

　　紂王正在壽仙宮行樂，聽聞有道人前來，於是便宣那道人去書房，那道人到了書房，持拂塵打了個稽首，“陛下，貧道稽首了！”

　　紂王看道人如此行禮，頓時心中不悅，“你這道人自何處而來？”

　　“貧道自雲水而至。”

　　“何謂雲水？”

　　“心似白雲常自在，意如流水任東西。”

　　紂王眼珠一轉，問道，“若是雲散水枯，你當歸何處？”

　　“雲散皓月當空，水枯明珠出現。”

　　紂王轉怒為喜，“方見道長見孤王稽首而不拜，大有慢君之心，然則今所答之言，甚為有理，乃通徹智慧之大賢也。”遂命左右看坐，道人也不推辭，徑自坐了下來。

　　“不知道長在哪座仙山修行，來此何為？”

　　“平道乃是終南山玉柱洞，雲中子是也，貧道下山見得妖氣貫於朝歌，此行卻是為除妖而來。”

　　紂王一愣，萬萬沒有想到雲中子竟然道出了這樣一套說辭，他回答說道，“深宮秘院，戒備森嚴，又不是山林之所，妖魔從何而來，道長莫非看錯了？”

　　“陛下，若真有妖魅，他自是不敢現身，唯恐陛下不識得這妖魅，今若不除之，日後必成大患。”

　　“宮中既有妖魅，不知以何物鎮之？”紂王問道。

　　雲中子微微一笑，從自己的袖中摸出了一柄木劍，口中念誦道，“松樹削成名巨闕，其中妙用少人知，雖無寶氣沖牛斗，三日成灰妖氣離。”

　　雲中子道罷，將巨闕劍奉與紂王，“將此劍掛於分宮樓三日，自有應驗。”說完此言，身形變淡，消失在了殿中。

　　紂王呼喚兩聲，雲中子卻是消失不見了，不過紂王眼前卻是浮現出了另外一個道人的身影，那個身影曾經如父如山，可是自己將他氣走了。

　　紂王長長地嘆了兩聲，他搖了搖頭，將眼前的幻象甩掉，吩咐左右將此巨闕劍掛於分宮樓上，而自己卻是回往壽仙宮中。

　　但是紂王車駕直至壽仙宮前也不見妲己來接駕，心中有些不安，“蘇娘娘為何不來接駕？”

　　宮女卻是稟報說道，“蘇娘娘一時偶感暴疾，人事昏沉，卧榻不起。”

　　紂王立刻下了車駕，急忙進了寢宮，來到床前，卻是看到妲己，面似金紙，氣若遊絲，奄奄一息，心中大慌，“愛妃緣何如此？剛剛不是還好好的？”

　　而妲己察覺到了紂王到來，頓時睜開眼睛，“陛下，臣妾想要送送您，可是送至分宮樓前，忽然抬頭看見一柄寶劍，不覺驚出了一身冷汗，便有此急症，日後臣妾恐怕是不能侍奉陛下左右了……”說到後面卻是嚶嚶地哭了起來。

　　紂王怒呼一聲，“妖道誤我，險傷我愛妃性命……”

# 第250章 玉虛宮會

　　話說，雲中子進獻巨闕劍，商紂王不識好人心。紂王看到妲己因為分宮樓上巨闕劍的原因，而突發暴疾，心中大怒，對雲中子是破口大罵，然後他立刻命令左右將分宮樓上的巨闕劍摘下，以火焚之。

　　巨闕劍本是松樹成劍，根本無法抗拒火焰，直接被焚成了灰燼，在巨闕劍消失的那一瞬間，妲己體內的妖力自然運轉，所謂的暴疾，也是立刻消失不見。

　　紂王這一把火燒毀的可不僅僅是巨闕劍，還有大商最後的希望。

　　雲中子此次下昆崙山，是有一定的目的。那便是打探敖丙雷極之身的消息，敖丙的雷極之身要收哪吒為徒，而與太乙真人起了衝突，並且將太乙真人打成了重傷。

　　太乙真人先是回到了自己的乾元山金光洞恢復傷勢，然後他便敲響了昆崙山的金鐘，於是凡屬玉虛門下弟子，全部來到昆崙山，當然，元始天尊不在。

　　主持這場會議的是玉虛副掌教，燃燈道人。他是紫霄三千客，大羅金仙之境，但是卻一直不能成為準聖，於是便委身於闡教門下，拜了元始天尊為老師。

　　不過元始天尊看中他紫霄客的身份，於是給了他一個副掌教的身份，並且以道友相稱，玉虛門下也是以老師稱之。

　　燃燈道人位居次座，首座保留，最前方的是以廣成子為首的闡教十二金仙，再往後是南極大仙翁、雲中子、姜尚、申公豹等不在十二金仙之屬的闡教門人。

　　燃燈道人看到人數到齊，於是手中浮塵一甩，殿門關閉，他眼睛微微睜開，“各位，前不久太乙下山收徒，遇到了一些狀況，所以這次才召集各位前來，太乙，你來說說情況吧……”

　　太乙真人臉上陰沉，他站起身來，先是對着燃燈道人拱了拱手，然後對着闡教眾人拱了拱手，“燃燈老師，諸位師兄師弟，貧道奉老師的命令前去陳塘關收李家三公子為徒，半路上卻是被人逼了回來……”

　　玉虛門下全部露出了吃驚的表情，便是燃燈道人也是有些驚疑不定，不提太乙真人金仙境驚得修為，便是他聖人弟子的身份，就足夠讓他在洪荒之中橫着走了

　　可是這次他竟然被人強逼，再觀察太乙的表情，竟然似乎是受了極大的委屈一般，只聽到太乙接着說道，

　　“貧道還沒有到陳塘關，就被一個道人攔了下來，那道人有大羅之境，他自稱是方丈仙山的元雷道尊，他不僅僅羞辱貧道，而且言語之中對老師也是多有不敬……”

　　“什麼？他竟然對老師不敬？那麼我們絕對不能就這樣放過他，他必須要為此付出應有的代價……”這個時候赤精1子卻是怒聲說道。

　　“師弟，不要着急，聽太乙師弟說完，太乙師弟，那道人有沒有說為何會攔你？”廣成子面沉似水，沉穩地說道。

　　“那道人似乎也看中了李家三公子，要收他為徒。可是老師的吩咐貧道收那孩子為徒，貧道自然不許，於是我們這才起了衝突……”太乙眼睛微紅，咬着牙說道。

　　“最後那道人還很囂張地說他不怕貧道事後算賬，就怕我們找不到方丈仙島……”

　　太乙道人說完之後，所有人都沉默了，考慮到那道人大羅之境的修為，況且確實如他所說，他們還真的找不到方丈仙島的蹤跡，他們就是想要找回場子，也是無可奈何。

　　燃燈道人見沒有人說話，於是輕輕地咳嗽一聲，“各位，太乙講完了事情的始末，不知道各位有什麼想法，或者說各位覺得這件事情應該在怎麼辦？”

　　廣成子作為大師兄，沉吟了一會兒之後說道，

　　“燃燈老師，老師不在，恐怕只有您能夠鎮壓這個元雷道人了，不過現在正值封神的關鍵時刻，不宜再生事端，我覺得這件事情應該暫時押后，等到無量劫后，老師回來之後再做決定……”

　　燃燈道人捋着鬍鬚微微點頭，“廣成子此言乃是老成之言，不知道諸位有什麼其他的看法？一併說來，我們再決定應該怎麼辦……”

　　沒有人說話。

　　倒是太乙真人張了張嘴，可是他終究是什麼都沒有說出來，因為他知道廣成子說的對，現在這種時刻，與一個大羅金仙為敵，絕對不是明智的決定。

　　忽然，坐在後面的雲中子忽然開口說道，“各位師兄，貧道有個提議，這個元雷道人貧道甚至都沒有聽過他的名頭，我們應該去打探一下他的具體來歷，或許可以從李家入手……”

　　所有人都點了點頭，雲中子此言不錯，這道人之前都沒有什麼名號，可是現在忽然冒出來，是應該打探一下他的消息……

　　這個時候，更加偏僻的角落裡傳來一個弱弱的聲音，“貧道或許知道這個道人的來歷……”

　　刷～

　　殿中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說話的那道人身上，搞得那道人猛地一驚，竟然忘記了接下來要說什麼，所有人看着這道人都是微微皺眉。

　　這道人的穿着倒是中規中矩，可是偏偏長得有失修道人的風度，此人尖嘴猴腮，賊眉鼠眼，總結起來一句話就是，這廝一看就不像好人，再加上這人上那一抹化不開的賊性，他在這群仙風道骨的道人中間，顯得格外出眼。

　　燃燈道人微微皺眉，“申公豹，這裏哪裡有你說話的份兒，你只需要在一旁聽着就是了，讓你旁聽已經是給你莫大的恩賜了，不要不識好歹。”

　　那道人正是封神之中的主角之一——申公豹，一聲‘道友請留步’，不知道害了多少截教弟子的性命，截教之劫，有半數都在他的身上。

　　申公豹本在吃驚自己一句話竟然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心中驚疑的同時還在竊喜，這次自己可是要立一功了，看以後誰還敢瞧不起自己。

　　他心裏正得意呢，就聽到了燃燈訓斥的聲音，頓時渾身僵硬，一口怨氣在胸中橫生，然後看到周圍眾人那理所當然的表情，頓時感到了一股悲涼。

　　這個時候，忽然一個溫和的聲音響起，“燃燈老師這是何必呢？既然讓申師弟參与此會，那麼他就有發言的權利，而且說不定他能提供什麼有用的消息呢……”

　　為申公豹說話的竟然是雲中子，而雲中子也獲得申公豹感激的目光，雲中子對着申公豹笑笑，點了點頭。

　　燃燈不言，默認了元中子的話。他可以隨意訓斥申公豹，但是他絕對不敢隨意訓斥雲中子，不同於申公豹這種姥姥不疼舅舅不愛的貨色，雲中子可是元始坐下的嫡系弟子，受寵程度甚至不下於十二金仙。

　　雲中子見燃燈不說話，於是對申公豹說道，“申師弟，說說你知道的情況吧？你可不要讓我失望啊……”

　　申公豹感激地對雲中子點了點頭，接着說道，“貧道平素就喜歡在山下閑逛，一次聽到凡俗修道界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組織，名字叫做‘白襪子’，於是出於好奇，貧道加入其中，如今是其中的外部成員……”

　　“一次偶然的機會，和一個內部成員一起做任務，聽他提起，白襪子的大老闆就是元雷道尊，是大羅金仙的高手，當時貧道還感覺好笑，洪荒之中什麼時候出了這麼一個大羅境的元雷道尊，沒想到竟然是真的……”

　　所有人都皺起了眉頭，白襪子組織他們聽過，可是一直沒放在眼中，不知道是什麼人組織的，搞得倒是轟轟烈烈，可是裏面成員實力普遍偏低，一向被他們看不上眼。

　　申公豹身邊的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者忽然說道，“申師弟，你怎麼能夠加入此等低下的組織，你將老師的顏面置於何地？聽師兄的話，還是早早退了吧……”

　　申公豹一聲暴喝，“姜尚，你也敢來欺我……”

# 第251章 哪吒鬧海

　　話說，太乙真人受了委屈，玉虛宮開會討論應該怎麼處理元雷道尊的事情，廣成子認為先把這件事情放一放，而雲中子認為應該先查查他的底細。

　　申公豹的發言，讓這個會議的氣氛有些微妙，整個玉虛門下沒有誰不知道，老師不喜歡偷奸耍滑的申公豹，而是喜歡忠厚老實的姜尚。

　　因此所有人對申公豹的態度幾乎惡劣，只有雲中子性子溫和，倒是沒有瞧不起申公豹，申公豹講述完了元雷道尊的事情，忠厚老實的姜尚卻是來拆申公豹的台。

　　申公豹最不服的偏偏就是這個名義上的師兄，自己和他一起拜入老師門下，憑什麼他就是師兄，修鍊這麼多年，竟然才是元嬰期，簡直是玉虛門下的恥辱。

　　自己明明都已經是太乙玄仙境，自己的資質甚至可以比擬十二位師兄啊，可老師對自己的資質視而不見，偏偏看中那朽木一般的姜尚，他到底哪裡比我好？

　　現在聽到姜尚對自己的調侃，申公豹終於忍不住了，多年來的怨氣此時一併爆發出來，“姜尚，我敬你是師兄，可是你也不能如此欺我，平素你修鍊倒是不愁丹藥法寶，可是我卻要自己賺取，你有什麼資格說我……”

　　“住口，放肆！”申公豹的聲音忽然被一聲暴喝打斷，兩道目光似兩道閃電刺到了申公豹的身上，竟然是台上的燃燈道人開口了。

　　在燃燈道人的逼視下，申公豹感覺好似有十萬大山壓在自己身上一般，他喘着粗氣，目光直視燃燈道人，好似一個不肯認錯的孩子。

　　燃燈道人根本不理申公豹，眼神睥睨，目露寒光，口含天言，

　　“你是在質疑掌教對丹藥法寶的分配不均？對掌教不敬，還私自加入敵對玉虛宮的組織，看來玉虛宮中是容不下你了，我在此宣布，從今日起，你將不再是玉虛門下，你與玉虛宮沒有半點干係……”

　　申公豹瞠目欲裂，這就是聖人門下的規則嗎？一點點小錯……不，自己沒錯，只是不和你們的意願，就要將我逐出門牆？

　　在坐眾人眼觀鼻，鼻觀心，對此不置一詞，不過還是對於燃燈道人如此懲罰有些驚訝，畢竟元始天尊不在，他私自將元始天尊的弟子逐出宮外，已經已經有些僭越了。

　　雲中子站起身來，遲疑地說道，“燃燈老師，這件事情您是不是再考慮一下，畢竟老師……”

　　燃燈道人嘴唇微張，一縷聲音落在了雲中子的耳中，將雲中子後面的話生生壓了回去，雲中子有些複雜地看了一眼申公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坐回了原處。

　　你道燃燈道人說了什麼話？

　　“掌教有旨，申公豹關乎封神大計，必須要逐出門外……”

　　既然是元始天尊的旨意，雲中子還能說什麼，申公豹這個時候卻是衝著雲中子慘烈地咧嘴一下，“雲中子師兄，你不用為我傷懷，貧道離開玉虛宮一定能夠混得很好……”

　　說罷，他站起身來，就欲離去，燃燈道人冷哼一聲，直扣申公豹的心神。申公豹的身子一顫，喉嚨狠狠地聳動了兩下，壓下湧上來的逆血，而後昂首闊步地走出了大殿，頭也不回地離開了昆崙山。

　　申公豹離去，殿中沒有絲毫的變化，彷彿以開始他就沒有存在一般，燃燈面沉似水，接着說道，

　　“各位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眾人沉默。

　　“好，元雷道尊的事情就先放一放，等到掌教回歸，再解決他的事情，雲中子的提議也不錯，現在需要一個人前去打探元雷道尊的信息，不知道哪位願去？”

　　沒有人吭聲，那可是成就了大羅道果的存在，能不得罪就不要得罪他，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終於，雲中子站了起來，“既然這件事情是貧道提出來的，就由貧道走一趟吧！！”

　　於是這才有了雲中子下山的事情，不過雲中子卻是先去了一趟朝歌，妖氣貫徹帝都，他實在不忍天下混亂，妖孽禍亂王宮，於是才向紂王進獻巨闕劍。

　　但是雲中子百般辛苦，卻是讓紂王一把火化為了泡影，大商終究向著那不可更改的、黑暗的滅亡未來駛去……

　　雲中子第一站打算去陳塘關，因為那裡是事情的起源之地，總能發現一些什麼東西。

　　而敖丙現在在忙什麼？

　　他在忙着為哪吒擦屁股，因為哪吒鬧海了，而且還還殺死了一頭巡海夜叉，敖丙趕到的時候，哪吒正和東海的眾蝦兵蟹將對峙。

　　這件事情還要從前面九尾狐奪舍妲己說起，當時由於乾坤道尊久久未曾出現，於是敖丙雷極之身親自出動，事後他害怕乾坤道尊再出什麼幺蛾子，還專門監視了他半年多時間。

　　等他回到陳塘關的時候，正好看到東海的蝦兵蟹將把哪吒圍了起來，哪吒這個時候也是有些着慌了，因為他打不過他們。

　　畢竟這個哪吒與原著中的哪吒可不同，因為他沒有乾坤圈，沒有混天綾，敖丙為了彌補哪吒，用造化青蓮的蓮恭弘=叶 恭弘，為哪吒煉製了一面旗子，命名為‘青蓮造化旗’，其防禦能力直追天地五行旗。

　　還用一座七品造化青蓮的蓮桿，為哪吒煉製了一桿長槍，但是他怕哪吒惹事，於是並沒有賜給他。至於哪吒的修行之路，敖丙卻是讓他修行八九玄功，而且只傳授了他第一層。

　　可是在敖丙刻意壓制哪吒的情況下，他還是鬧海了，而且還殺死了巡海夜叉，只差把某位龍子扒皮抽筋了。

　　等到敖丙感到的時候，哪吒的身邊飄着一方小旗子，在他的周身形成了一個丈許大小的罩子，牢牢地護住哪吒，而罩子外面，幾乎被各種各樣的海鮮圍了起來。

　　哪吒苦着小臉，就差哭出來了。

　　敖丙感覺好笑，可是也在考慮自己是不是太過分了，為不讓哪吒惹事，就不讓他修鍊，萬一哪天哪吒遇到險情，實力不夠出了問題，自己會不會後悔？

　　敖丙一聲暴喝，“誰人敢傷我的弟子？是誰給你們這麼大的膽子？”

　　敖丙身上金光萬丈，跳動的金色電弧活躍在他的身邊，讓所有的水兵渾身僵硬，哪吒聽到聲音，一愣之後，立刻浮現出笑臉，飛着投到了敖丙的懷中。

　　敖丙立刻散去渾身的電弧，生怕傷到哪吒，而哪吒卻是一下子跳到敖丙的身上，雙手勾着敖丙的脖子，掛在了他的身上。

　　敖丙臉上有些無奈，在哪吒的眼中，自己就是他的靠山吧？自己不能因為那個也許本就不存在的傳說，而怪罪這樣一個無辜的孩子，況且這個孩子很可愛。

　　周圍的水族，呆愣愣地看着眼前一大一小、旁若無人地親熱中的師徒二人，剛剛敖丙一現身，他們就察覺到了，這絕對不是他們能夠招惹的起的。

　　等到兩個人親熱夠了，敖丙騎在敖丙的脖子里，一起面對着這群水族，敖丙雖然被人騎在頭上，可是威嚴不減半分，“讓你們的統領出來答話……”

　　面前的水族立刻分出了一條道路，露出了一個頂着鯊魚腦袋的水族，他的實力竟然也到了太乙之境，恐怕在東海之中的地位也不低。

　　可是實力越高，越是能夠體會到敖丙實力的可怕，他戰戰兢兢地說道，“這位大人，我們不知道，不知道這孩子是您的弟子，若是知道，我們一定不敢如此……”

　　“哼，若不是看在敖丙的面子上，今日你們一個也走不了，罷了，正好趁這個機會，認識一下老龍王，你去通報吧……”

　　“您，您認識三太子殿下？”

# 第252章 會晤雲中

　　話說，敖丙救下了被蝦兵蟹將圍困的哪吒，然後敖丙就想要趁此機會見見敖廣，順便把哪吒介紹給敖廣，如果雙方成為朋友，那麼傳說中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應該就不會發生了。

　　聽到眼前之人要見敖廣，甚至他還主動提及認識敖丙，那個鯊魚將軍立刻大喜，他真怕眼前這位為了這個孩子，一氣之下把他們所有人全部幹掉。

　　若是他們全都死了，他相信龍王陛下不但不會為他們報仇，反而會去巴結這位大人，雖然感覺不到他的具體境界，但總感覺這位比龍王陛下更加厲害。

　　現在好了，既然能夠和平解決問題最好了。沒想到是三太子殿下救了所有人，東海也就三太子的名氣最大，可偏偏他已經不算是東海的人了，且東海有不少人也不承認三太子是東海的人。

　　“大人，您跟我來……”

　　敖丙馱着小哪吒，跟在鯊魚將軍的後面，直奔東海水晶宮而去，其實敖丙對東海不比這鯊魚將軍陌生，但現在他是方丈仙島元雷道尊，而不是東海龍王三太子。

　　為了能夠順利完成封神大計，敖丙並未將自己雷極之身的事情告訴敖廣，知道敖丙雷極之身的人，好像只有通天教主。

　　很快他們就到了東海水晶宮，而老龍王也早就得到信兒，在殿中準備迎接了，一開始他也摸不準敖丙的具體實力，可是等看到敖丙的第一眼，他就感覺心頭一跳，頓時確定，這位是大羅金仙。

　　敖丙很是高冷，對着敖廣點了點頭，然後很是悠然地找了個地方坐了下來，不過他脖頸之上擺弄着他髮髻的小哪吒，卻是破壞了這一氛圍。

　　敖廣看看敖丙，又看看哪吒，臉上擠出了一抹笑容，“這位道友不知道從何而來？小龍有什麼能夠為您做的……”

　　敖丙擺了擺手，“老龍王不用客氣，我乃是方丈仙山元雷道尊，和敖丙道友相交莫逆，我不會為難東海，不過我這徒兒與你家是鄰居，今天攜小徒特來拜會老龍王……”

　　敖廣心頭一跳，這哪裡是來拜會，分明是來打秋風的，可是誰讓自己理虧呢，一大群人去圍攻一個孩子，實在丟盡了東海的臉面。

　　“原來這位公子是仙長高足，初次見面，小龍有些薄禮，還請笑納～”然後敖廣從自己的袖子中取出了一顆碗口大小的明珠，往前一遞，明珠來到敖丙的身前，提溜打轉。

　　敖丙看得分明，這珠子看起來賣相不錯，可不過只是一顆略微高檔的避水珠，算不得珍貴，本想推辭掉，可是他腦袋上面伸處一隻小手，一把抱住了珠子。

　　哪吒竟然先把珠子拿走了，讓敖丙下面的話噎在了嗓子眼裡。算了算了，反正都是一家人，不過自己這老爹也實在夠摳的。

　　然後的事情就要歡喜得多，雙方扯扯皮，說一些沒有什麼營養的閑話，又喝了兩杯，敖丙便領着哪吒離開了東海。

　　敖丙離開，敖廣卻是長長地吐了一口氣，雖然這人說是敖丙的朋友，但是他和東海畢竟沒有交情，而且又是大羅之境，萬一談崩了，出了什麼事兒，他那大羅境的實力，對東海簡直是滅頂之災。

　　敖丙離去，敖廣卻是立刻將那個鯊魚將軍撤職查辦，那貨明顯是看中了那小孩的防禦法寶，想要強奪。為了一件法寶，竟然去圍攻一個孩子，簡直丟進了東海的臉面。其實他應該想到，東海愛財，是自上而下的。

　　敖丙離開東海，將哪吒送回陳塘關，並且終於決定將那桿長槍送給了哪吒，哪吒一手拿着長槍，一手拿着明珠，別提有多開心了。

　　接下來的時間，敖丙開始認真地教哪吒修行，哪吒不愧是靈珠子轉世，身體本就具有靈性，八九玄功第一層僅僅半年時間修鍊成功，並且成功築基。

　　不過，敖丙一般是在晚上教授哪吒，因此即便是李靖也不知道哪吒已經開始修鍊了，畢竟此時的哪吒不過是個三四歲的孩子。

　　這天晚上，敖丙傳授完畢八九玄功第二層的功法，忽然感覺到了天空之中有一個奇異的氣息，他竟然看不透。

　　於是敖丙先讓哪吒自己修行，而自己卻是直上雲端，他看到了一个中年道人，左手挽着一個花籃，右手提着浮塵，臉上帶着微笑，他看到敖丙，頓時眼中一亮，溫聲說道，

　　“這位道兄可是方丈仙島元雷道尊？”

　　敖丙心中一動，自己這個名號不過剛剛打出去，這人竟然知道自己的名頭，而且好像還是來這裏專門找自己的，“不錯，正是貧道，不知道這位道友怎麼稱呼？”

　　“貧道終南山玉柱洞雲中子是也！！”

　　敖丙立刻警覺，雲中子此人雖然不如闡教十二金仙的名頭大，但他的修為卻是一點不差，他是闡教之中有名的老好人，廣交善緣，堪稱福德真仙，封神劫中，他可謂是萬劫不沾身。

　　敖丙立刻就想到自己不久前威逼太乙真人的事情，甚至當時好像還把他氣吐了血，敖丙早就做好了闡教找上門來的打算，可是他一點都不害怕。

　　元始天尊不出，闡教之中，除了燃燈修得大羅道果，對自己尚有些威脅，其它眾人不足為慮。

　　雖然雲中子只是金仙境，但是他不敢怠慢，沉聲說道，“哦，原來是玉虛門下，不知道友來此何為啊？”

　　雲中子不慌不忙，他微微一笑，慢悠悠地說道，“貧道是為了太乙師兄之事而來，不知道兄可否給個交代？”

　　敖丙沒想到雲中子竟然毫不忌諱，直接說出了來意，他這如此直接的問題，倒是讓敖丙不知道怎麼回答，他沉吟了一會兒，

　　“沒有什麼好解釋的，這是量劫之中，一切緣法都是爭來的，太乙道友沒有收到徒弟，只怪他學藝不精，怨不到貧道……”

　　既然你直來直往，我就來個一推二五六，這件事情都是太乙真人沒本事，他搶不過我，還有什麼好說的，他本事不行，也要怪我嗎？

　　饒是雲中子脾氣好，也被敖丙噎得不輕，他張了張嘴，什麼都沒有說出來，最終有些無奈地說道，“道兄，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太乙師兄畢竟是老師的弟子，你就不考慮一下老師的臉面嗎？”

　　“我想聖人寬容大度，一定會理解貧道的做法……”

　　面對敖丙這樣無賴式的回應方式，雲中子也是沒轍，他總不能衝上去跟敖丙打一架吧？他還沒有瘋，幽幽一嘆，

　　“道兄，這本不是什麼大事，若是道兄能夠向太乙師兄認個錯，貧道會力勸各位師兄與道兄和解，你與太乙師兄的矛盾也能解開……”

　　敖丙心中一動，這雲中子還真是一個好人，他這是怕自己受到聖人牽連，想要化解矛盾，日後元始即便是知道了這件事情，恐怕也沒有對自己出手的理由。

　　可是，自己需要嗎？

　　自己是通天教主的弟子，敖丙相信，自己着這裏打拚，教主一定會給自己擦屁股的。

　　“貧道無錯，又何須認錯？”

　　“罷了，既然道兄執意如此，貧道也是無話可說，師尊回來之前，道兄想要化解矛盾都可以來終南山找貧道，貧道，告辭了……”

　　說完這句話，雲中子打了個稽首，身化清風而去。

# 第253章 邑考改革

　　話說，敖丙與雲中子會晤，雲中子無愧自己福德真仙的名頭，他一心想要化解敖丙和太乙真人之間的矛盾，就是不想讓敖丙與闡教的矛盾升級。

　　他知道，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師尊回歸昆崙山之後，必然會對這元雷道尊出手，倒時候他恐怕是凶多吉少。

　　而敖丙自覺身後有通天教主撐腰，因此根本不在乎與太乙真人之間接下樑子，你身後有聖人，老子的身後也有。

　　雲中子離去的最後，還規勸敖丙只要在元始天尊回來之前，都可以找到自己，化解矛盾。

　　雲中子如此盛情，搞得敖丙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但是他並沒有打算順從雲中子的意願，去化解與太乙真人之間的矛盾，因為他知道，這才是剛剛開始，日後的梁子還不知道要結多少，這個梁子能夠化解，以後的梁子呢？

　　不說自己的本尊保的是大商紂王，本就與闡教不容於水火，就是他雷極之身保的伯邑考，恐怕更加的招闡教的忌恨，畢竟伯邑考與闡教要保的姬發可是親兄弟，而且大義都在伯邑考的一邊。

　　伯邑考若是不死，姬發永遠都是二公子，他想要繼承姬昌的一切，都是名不正言不順。伯邑考是敖丙的分神，自然不會輕易地死掉。

　　敖丙雷極之身便開始教授哪吒，雖然他沒有修鍊過八九玄功，但是指導哪吒修鍊還不是問題。

　　拋開敖丙指點哪吒修鍊不說，再說一說西岐的事。姬昌不在，伯邑考執掌大權，在前四年裡，伯邑考將政事都交給了散宜生處理，而他專心地訓練‘鎮封軍’和‘血羽軍’。

　　四年的時間，讓這兩支軍隊獲得了巨大的成長，而且鎮封沉穩，血羽迅捷，鎮封善守，血羽善攻，兩者結合，不僅僅是一加一等於二這麼簡單。

　　在伯邑考的意志下，凡是西岐一切不良勢力，強盜、劫匪、山賊全部被消滅，甚至在西岐境內，連一支超過五十頭的狼群都沒有。

　　現在這種時刻，敖丙自然是不可能將手伸進其他三大諸侯的領地內，萬一引起了紂王的警覺，因此而殺了姬昌，那麼自己可就要背負上‘弒父’之名，西岐的基業也就與自己徹底說拜拜了。

　　但軍隊都是打出來的，沒有說那支軍隊喊喊口號，練練隊形，就能成為強軍的，真正的強軍，都是一仗一仗打出來的，殺出來的，強軍的番號都是用鮮血澆築出來的。

　　於是在伯邑考的意志下，三千鎮封軍，兩千血羽軍，五千預備軍，向西岐之西挺進，與蠻族對戰。

　　西方少數民族驍勇善戰，幾乎全民皆兵，一開始的時候，西岐的軍隊受創頗大，但是後來適應了這樣兇猛的戰鬥之後，他們都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他們從一群兇猛的羊，變成了兇狠的狼、餓狼。

　　這一萬人的隊伍，後來只剩下了四千鎮封軍，三千血羽軍，另外那三千人永遠地留在了西方的蠻夷地。這三千人預備軍佔大部分，不過也有將近一千的鎮封軍和血羽軍。

　　伯邑考訓練出來的這兩支軍隊，為西岐向西拓展領土二百里，西岐軍中，都以加入鎮封軍和血羽軍為目標和理想。

　　而伯邑考的練出的這兩支兵，是西岐的軍隊，但更是伯邑考的軍隊，他們效命的僅僅只是伯邑考，若是伯邑考反出西岐，那麼他們一定會追隨左右，伯邑考之名，便是這兩支軍隊的魂。

　　伯邑考練出兩支強軍，讓西岐民眾徹底倒向了他，他們或許更喜歡聰慧的姬發，但是他們更希望一個擁有強硬實力的人做他們的君主。

　　同樣被伯邑考徹底征服的，還有西岐大將軍南宮適。

　　甚至南宮適還請伯邑考參与西岐軍改革，在伯邑考的提議下，西岐軍更名鳳岐軍，共編成鳳岐十八路軍，每軍兩萬人，西岐軍隊面目煥然一新。

　　在第四年的時候，伯邑考感覺軍中已經無需再變，至少對於現在的時代來說，西岐的軍隊已經遠遠領先於所有的軍隊，等到爆發大戰，絕對能夠橫掃。

　　於是伯邑考將目光放到了政務上，這四年來，政務上的事情，都是散宜生在打理，不過每隔一段時間，散宜生都會想伯邑考彙報。

　　當然，伯邑考也在學習如何讓處理政務。他還知道自己幾斤幾兩，要說軍中的事情，他憑藉著自己看過的小說和電視劇，還能夠做出點東西來。

　　可是具體的政務，他就有些力不從心了，畢竟處理政務需要經驗和知識儲備，敖丙還有些欠缺，於是這四年他也算是跟着散宜生學習。

　　散宜生察覺到了伯邑考的心思，頓時心中高興，這才是西伯該有氣度。

　　伯邑考沒有不懂裝懂，他將事情交給自己來辦，但是同時他也沒有徹底地撒手不管，每次讓自己彙報，總是會提出一些問題，這才是散宜生最欣賞他的地方。

　　自己知道自己的不足，而且通過學習彌補自己的不足。

　　四年之後，伯邑考覺得火候不錯了，於是他發布了自己的第一條政令，“在西岐城內設置招賢館，凡有才能之人，具可去招賢館中自薦，若是通過測試，則可以在西岐做官。”

　　一石激起千成浪，從沒有人這樣干過，因為知道直到時期，一直都是舉孝廉制度。

　　只有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才具備舉薦人才的資格，而且這裏舉薦的人才，不一定有才能，他們只是很孝順，人品很好，至於才能，呵呵～

　　現在伯邑考的招賢館是什麼，卻是自我舉薦，而且其中只是提到有才能之人，卻是絲毫不提品性德行，因此有不少人反對，甚至散宜生也是有些微詞。

　　但是伯邑考卻是絲毫不管不顧，他我行我素哦，一開始的時候，招賢館中都沒有人去，不少人嘲笑伯邑考，還是好好地去練兵吧，政務上的事情還是要靠散大夫。

　　即便是姬發也是心中竊喜，以為伯邑考下了一步臭棋，只是精通軍務的話，恐怕不能成為西伯侯啊，自己還有希望。

　　直到半個月之後，才有一個人去招賢館自薦。

　　這個人呢，還十分有名氣，不過不是什麼好名氣。

　　他是煙花柳巷的常客，家中本是殷實之家，少時也讀過不少書，後來卻是沉迷留戀煙花柳巷，風月場所，他爹娘撒手而去之後，家中逐漸地落敗。

　　可是他依然不住地悔改，也不去找什麼營生，只是靠着他妻子織布的工錢過活，而且有點錢，都花在了風月場所女人的肚皮上。

　　這個人名曰柳漆，這段時間他家裡實在揭不開鍋了，於是他終於走進了招賢館。招賢館中的人瞧不起他，不過伯邑考一再要求他們溫和對待每一個來的人，而且都要登記造冊。

　　因為是第一個報名的人，伯邑考很重視，他親自對這位柳漆面試，經過詢問，他竟然發現這人頗具才能，伯邑考拿出一些政務讓他處理，他處理得頭頭是道，水平不在此時的伯邑考之下。

　　伯邑考心中驚訝，沒想到第一個人就是人才，於是他不顧眾人勸阻，他讓柳漆做了西伯侯府中的小吏，輔助散宜生，主管各方文書。

　　所有人都是噓聲一片，沒想到柳漆這等人也能做官，於是有渾水摸魚的去了招賢館，被伯邑考詢問一番之後，好好教訓了一番。

　　伯邑考的行為依然不能獲得人們的理解，不過這幾年來他積威頗重，倒是沒有人站出來主動地挑釁他。

　　倒是散宜生慢慢地發現了柳漆的才能，甚至有些時候某些問題他還會與柳漆討論，柳漆某些觀點倒是讓他眼前一亮。對柳漆才能的認同，並不代表了他認同了柳漆的生活作風。

　　柳漆的品性在他看來着實不堪，不管不顧自己家中的妻子孩子，每每都去風月場所快活，在以往看來，實在不是一個當官的選擇。

# 第254章 終成眷屬

　　話說，伯邑考堅持讓柳漆做了官，雖然受到了一些人的質疑，但是伯邑考並未因此而改變自己的決定，柳漆依然是西伯侯府中的吏官，招賢館依然矗立在西岐城中。

　　散宜生有些欣賞柳漆的能力，不過他對於柳漆的生活品性一直持有保留態度，終於在那天的時候，散宜生終於找到了伯邑考。

　　“世子，這些時間以來我已經看到了柳漆的能力，不過他實在不是一個品性高尚的人，他那樣的人怎麼能夠成為府中的小吏，他的存在，恐怕會影響您的聲名啊，您還是讓他離開吧……”

　　“散大夫，我還以為您早就會來呢，沒想到您直到現在才來找我，您也忍了很久吧？”對於散宜生的到來，伯邑考卻是表現得沒有絲毫的意外，他笑着對散宜生說道。

　　散宜生有些驚訝於伯邑考的態度，他驚訝地問道，“世子，您早就知道了？既然如此，您還是讓柳漆離開吧，他的存在已經開始讓某些人開始懷疑您的能力了……”

　　伯邑考微微一笑，“我又何必在乎別人的看法？不過散大夫真的以為我就沒有考慮過這些事情嗎？其實對於柳漆，你們了解的還是比較少……”

　　這次倒是散宜生感覺到奇怪了，我們不了解柳漆，對他還需要什麼特殊的了解？此人品性極差，單單其不管不顧自己的妻子孩子，留戀風月就讓人不能忍受。

　　伯邑考微微一笑，“其實柳漆呢，也有自己的苦衷，”散宜生默默地翻了個白眼，他天天出去嫖，他能有什麼苦衷？

　　“柳漆不是不管自己的老婆孩子，而是他管不了，他從小身體就不好，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只是讀過幾年書認識幾個字，什麼營生也做不好，在他父母去了之後，家裡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

　　散宜生靜靜地聽着，伯邑考說的他卻是第一次聽說，原來柳漆還有這樣的事故，只聽伯邑考接着說道，

　　“由於柳漆頗有文采，因此風月之所的姑娘們，經常請他寫點東西，做首詩歌之類的，至於嫖資也是能免就免，這些你都不知道吧？”伯邑考笑看着散宜生，說道。

　　散宜生有些茫然地搖了搖頭，誰去關心他在青樓都幹了些什麼？不過說些是干什麼呢？這與他的品性有什麼關係嗎？即便是不要錢，也不能不管老婆孩子去外面鬼混啊？

　　伯邑考搖着頭接着說道，

　　“要說這柳漆，也真是有點歪腦筋，他估計是算過一筆賬，同樣的銀錢，在風月所吃的要比在外面吃得好太多，而且他每次回家都會往家帶點東西，有時是半隻雞，有時是半拉豬肘，反正他老婆孩子沒有受多少苦……”

　　聽完伯邑考的解釋，散宜生下巴差點掉下來，這算什麼？還可以這樣嗎？真是前所未聞竟然有如此之人，用如此之法，實乃是一朵奇葩。

　　似乎是感覺到了散宜生的情緒，伯邑考哈哈一笑，“所以說，柳漆不僅僅德行無虧，而且還為了妻兒忍辱負重，背負罵名，應該是受到稱頌之人才對……”

　　散宜生搖了搖頭，他接着說道，“世子，可是這件事情別人不知道啊？既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們是不是要把這件事情傳揚出去，也好為柳漆正名……”

　　伯邑考沉吟了一會兒，“算了，既然柳漆自己沒有把這件事情宣揚出去，我們就不要越俎代庖了，我想等這個月的薪酬發下來之後，柳漆這種生活應該就會停止了，我想他也不想那樣吧……”

　　“浪子回頭？恩，這樣不錯，在世子的勸說下，柳漆幡然醒悟，這應該也能解除西岐民眾對世子的誤會了，甚至還能增加世子的威望……”

　　伯邑考讚許地看了一眼散宜生，不愧是一國文官之首，看的就是長遠。

　　過了一會兒，等散宜生把柳漆的事情消化完畢，伯邑考看着散宜生，慎重地開口說道，“散大夫，我這裡有件事情要和您商量，希望你能幫我……”

　　散宜生心中一驚，隱隱覺得有什麼重大的事情要發生，“世子，您有什麼事情但說無妨，老臣一定儘力而為……”

　　伯邑考擺了擺手，臉上有些不好意思說道，“也不是什麼大事，就是希望……”伯邑考忽然輕輕地咳嗽一聲，對着後面說了一聲，‘出來吧……’

　　然後在伯邑考身後的帷帳後面，一個少女款款地走了出來，她身上穿着白色的裙子，臉上洋溢着淡淡的笑容，對着散宜生微微一禮。

　　散宜生一愣，完全搞不清楚這是什麼情況，怎麼說著說著突然出來了一個少女，他自然隱隱猜到了這少女與伯邑考的關係不一般，他不敢深看，但是驚鴻一瞥，也是驚訝於這少女的美貌。

　　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好一個美麗的女子。

　　伯邑考再輕咳一聲，“散大夫，這是蘇己己，我打算娶她為妻，但是她沒有一個合適的身份，所以我想如果您方便的話，我想讓己己拜您為義父……”

　　散宜生差點把自己的鬍子揪下來，他真是懷疑自己聽錯了，這少女拜自己為義父，然後再嫁給世子？那麼豈不是說世子以後就是自己門前的嬌客？

　　散宜生看着眼前並排站在一起如金童玉女一般的伯邑考和蘇己己，心中感嘆不已，也就只有如此仙女般的佳人才配得上世子，也只有世子如此經天緯地之人，才能娶到這樣天仙般的可人兒。

　　見散宜生看着自己也不說話，伯邑考卻是有些沉不住氣了，便是蘇小小也是有些緊張，她原本的身份，無論如何都拿不出來的，散宜生是他們現今最好的選擇。

　　伯邑考和蘇小小這些年來的感情穩步提升，雖然沒有什麼轟轟烈烈的山盟海誓，也沒有感天動地的生離死別，但是他們的感情在一點一滴的積累中，匯成了江河，鑄成了高山。

　　他們一直發乎於情止乎於理，一直沒有突破最後的障礙，他們想要將那樣寶貴的記憶留在婚後，可是他們想要結婚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伯邑考身為西岐未來的接班人，他想要娶一個沒有任何地位的，來歷不明的女人為妻，那絕對是不可能，至少西岐的各方利益團體是不會同意的。

　　於是伯邑考才想到了這個法子，讓蘇己己拜散宜生為義父，散宜生的女兒，作為西岐未來的女主人，資格是夠了。

　　“怎麼？散大夫有什麼問題嗎？這件事情是不是讓您難做了？若是您為難的話，那就算了……”伯邑考說得輕鬆，實則心中卻是有些失望，而蘇己己的粉拳已經攥得死死的了。

　　散宜生‘啊呀’一聲，“怎麼會？這樣的事情世子能夠想到老臣，是老臣的榮幸，不知道世子想要什麼時候舉辦婚禮？”

　　伯邑考想了一下說道，“今天，己己就去您府上，等她在您府上主上一兩個月，然後我就上門提親，將她娶進門，您老覺得怎麼樣？”

　　散宜生捋着自己的鬍鬚，滿臉都笑出了褶子，“善！！”

　　“蘇己己，拜見義父大人！！”蘇己己微微一欠身，壓着心中的喜悅說道。

　　散宜生老懷大暢，大笑着，點了點頭，“乖女兒快快請起～”

　　伯邑考也是躬身一禮，“岳父大人在上，請受小婿一拜……”

　　散宜生笑得更開心，連忙攙扶起了伯邑考，“世子快快請起，是老臣高攀了～”

　　伯邑考和蘇己己，終於修得正果，終成眷屬。

# 第255章 兄弟爭鋒

　　話說，伯邑考與散宜生商量，讓蘇己己拜了散宜生為義父，然後伯邑考迎娶散宜生的女兒，這樣一來，有情人終成眷屬。

　　事情永遠不會如想象的那般圓滿。

　　一個月之後，柳漆改邪歸正，幡然醒悟，再也沒有去過風月場所，而是一心守在自己的妻兒身邊，所有人對柳漆的轉變都十分驚訝。

　　後來才傳出了消息，是柳漆被世子對他的賞識感動，於是他才決定改邪歸正，約束自己的行為。

　　伯邑考的名頭一時間風頭無兩，之前對伯邑考頗有微詞的人現在也是閉口不言，反而開始稱讚伯邑考，而招賢館也在西岐徹底站住了腳跟。

　　伯邑考這個時候卻是向散宜生府上提親，想要迎娶散宜生的女兒，此消息一傳出來，西岐大部分人是十分歡喜的。

　　每個時代，每個地方，君主的子嗣問題都是民眾們關注的一個焦點，因為一個沒有子嗣的君主，不是一個好的君主。萬一他出了什問題，也有子嗣能夠繼承他的基業。

　　姬昌在方面就做得很好，在十二歲的時候有了第一個兒子，而且傳說中姬昌胸有八乳，有百子，在這方面，他可謂是一個‘合格得不能再合格’的君主。

　　反觀伯邑考就要差得很多，因為他不僅沒有娶妻，也沒有納妾，甚至都沒有傳出他和哪個女的傳出過曖昧的消息，漸漸地有關於伯邑考一些不好的消息傳了出來。

　　而相較之下，比伯邑考還小兩歲的的姬發，雖然同樣也沒有娶妻，但他的孩子都會跑了，伯邑考這邊卻是一點動靜都沒有。

　　現在突然傳出伯邑考要娶親，而且娶親的對象還是散宜生的女兒，自然是沒有誰覺得這有什麼不好。

　　不，有一個人感覺到不爽，自然就是姬發了，姬發在其中感覺到了巨大的危機。

　　本來散宜生與伯邑考的關係雖然親密，但是並沒有到牢不可破的地步，再加上他認為伯邑考內政方面欠缺，因此姬發還有爭取散宜生的機會。

　　可是現在不同了，一旦伯邑考娶了散宜生的女兒，那麼他們之間的關係就十分的緊密了，不管發生了什麼是，散宜生都會無條件地站在伯邑考這邊，軍政雙方都是被伯邑考牢牢地抓在了手裡，這樣的事情，不是姬發想看到的。

　　在姬發提親事情之後的第二天，西岐眾人議事的時候，所有人都在恭喜散宜生，恭喜伯邑考。並且已經有人商量着籌備伯邑考的婚禮。

　　這個時候忽然有一個人站起身來，“世子，這件事情是不是應該稟明主公？畢竟您的婚姻不是小事，應該侯爺首肯才是……”

　　伯邑考的目光掠過那個人，眼中寒光一閃，這個人是姬發的人，他本是一介商人，將自己的大半身價都給了姬發，讓姬發發展自己的班底，而姬發也為他提供了便利，如今是西岐城中主管財務的主簿。

　　伯邑考點了點頭，“錢主簿言之有理，不過這件事情我已經向父親寫過了書信，我想父親應該不會反對的，等到父親的回信到了，我的婚禮即可舉辦，錢主簿還有什麼問題嗎？”

　　錢主簿語塞，不由得將目光投向了姬發，姬發卻是目不斜視，絲毫沒有在意錢主簿求救般的目光，他悠閑地喝着茶，彷彿這件事情與他沒有半點關係。

　　伯邑考掃了一眼姬發，然後有給了錢主簿一個警告的眼神，沉聲說道，“好，我的婚禮有勞大家費心了，只要父親的回信到來，我便迎娶己己過門……”

　　所有人都是拱了拱手，如今伯邑考在西岐雖然說不上一手遮天，但是他的影響力卻是直追當年的姬昌，他已經成為了眾人默認中的下任西伯侯。

　　這個時候姬發忽然站了起來，“大哥，我看這件事情不妥，還是緩緩吧？”

　　大廳之中頓時安靜，鴉雀無聲，所有人都有些驚異地看着姬發，沒有想到二公子竟然會在這種時候挑釁世子。

　　伯邑考眉毛一挑，眼睛微微眯起，犀利的目光從眼眸深處射出來，“哦，二弟為什麼這麼說？大哥要娶親，你怎麼還反對呢？呵呵……”雖然是笑，但是眾人都聽出其中的寒意。

　　姬發身子不由得一顫，自己這大哥身上的威勢是越發的強橫了，不過，越是這樣，越是不能讓他繼續發展下去。他在心中發出一聲怒吼，自己才是天下雄主，西岐是自己的，是自己的。

　　姬發迅速恢復了平靜，他沉穩地說道，“大哥娶親，父親不在身邊，恐怕不合禮數，況且大哥是長子，更應該遵循禮數才是……”

　　伯邑考沉默，重臣沉默……

　　姬昌一隻重視禮儀，他倡導遵循禮儀，伯邑考身為姬昌長子，自然也應該遵守。因此現在姬發用禮儀來問責伯邑考，伯邑考根本沒有無法反駁。

　　伯邑考實在想不到反駁的理由，可是總不能被姬發的一句話問住，否則自己的威嚴掃地，對自己不利，還是散宜生出來為他解了圍。

　　“二公子，我看這件事情不必苛責，若是主公知道因為自己的緣故而讓世子無法娶親，他一定也會自責的，主公想看的應該是大公子早日娶親，子孫滿堂才是……”

　　姬發聽到散宜生的話，輕輕地哼了一聲，也不知道是同意散宜生的話，還是表達自己的不滿，他卻是沒有輕易放棄，而是忽然話鋒一轉，

　　“大哥，父親離去已經快五年時間了，您是不是應該把父親接回來了？畢竟父親在羑里受苦，做孩兒的我是日夜難安啊……”

　　伯邑考有些惱怒於姬發的糾纏，他斜着眼說道，“二弟一片孝心可鑒日月，不過為兄現在事務纏身，實在抽身不得，不若二弟代替為兄去一趟朝歌，獻上我西岐的寶物，讓大王放父親西歸……”

　　姬發頓時語塞，臉上的表情也僵住了，他自然知道朝歌乃是非之地，去容易，可是想要回來可不那麼容易了，稍不小心就會掛在那裡。

　　他本想讓伯邑考前去，說不定就能讓伯邑考死在那裡，自己也就除掉了一個大患，而本來的歷史，伯邑考也確實之這麼死的。

　　可是現在的伯邑考卻不傻，他絕地反擊，讓姬發陷入了兩難之地。

　　姬發當然是不想去，可是他又不能直接回絕，如果回絕了，他就是不想救姬昌，傳揚出去，恐怕姬發的名字算是徹底臭了。

　　就在姬發急得滿臉通紅的時候，之前的那個錢主簿，主動站了出來，他拱了拱手，配笑着說道，“世子，各位大人，當初主公離開的時候就算到七年之厄，命數自有天定，我等不可逆天，當七年之期再去迎接主公回歸……”

　　姬發聽了錢主簿的話，眼中一亮，立刻接着說道，“對，我也想早日迎接父親回歸，可是七年之期未到，可憐我的拳拳之心，七年之期一到，我一定去迎接父王西歸……”

　　伯邑考聽到他們提到七年之期，心中一冷，當年自己故意問姬昌一句，他都沒有任何的反應，顯然是動了讓自己滅亡的心思，恐怕他現在還在奇怪，自己為什麼還沒有去救他，為什麼還沒身死吧？

　　伯邑考看着姬發略顯輕鬆的面龐，心中冷笑一聲，可臉上面沉似水，“好，既然二弟有如此心意，那麼兩年之後就由二弟前去迎接父親西歸吧，到時候我一定為二弟踐行……”

　　姬發的臉上瞬間再度變得蒼白，他有些頹然地坐下來，自己比大哥果然還是差了一籌啊……

# 第256章 西岐月刊

　　話說，姬發想要算計伯邑考，卻是沒想到反被伯邑考將了一軍，被伯邑考擠兌得要在兩年之後前去朝歌，迎回姬昌。

　　姬發當然不想去，可是他又不能說出來，因為去朝歌雖然頂着極大的噱頭，但是危險也是極大，可實現現在事情搞到這種地步，不去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伯邑考眼中閃過幽幽的光，哼哼，自作自受，不過，到底要不要讓姬發去？若是他去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伯邑考心中卻是來興緻，突然好想玩弄一下歷史啊……

　　歷史上，伯邑考去了朝歌，為紂王獻寶，可是在白面猿猴出場的時候，那猿猴竟然不知道發了什麼瘋，直接行刺紂王，伯邑考因此喪命，被做成了肉丸子，檢驗姬昌是不是聖人。

　　可是若是現在換成姬發去，帶的東西一樣，那麼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伯邑考忽然有些意動，如果姬發死在朝歌，那麼一了百了，不過想來闡教不會看着姬發枉死。

　　即便姬發不死，這次朝歌之行也必然為他造成一些困擾，他這一去就大半年時間，自己也就可以好好消停一段時間。

　　打定主意，伯邑考似笑非笑地看着姬發，笑得姬發渾身難受，他感覺自己的骨頭裡面涼颼颼的，好似臘月的寒風吹進了骨髓之中一般。

　　而面對伯邑考的注視，姬發卻是默默地低下了頭，現在他算是知道了自己經營起來的班底，在伯邑考的面前，根本不夠瞧的，只有父親，只有他才有能力制衡大哥。

　　察覺到了姬發的萎靡，伯邑考有些得意，哼哼，有誰能讓歷史上文成武就的周武王姬發服軟？老子就可以～

　　然後伯邑考也沒有抓着姬發不放，他於是宣布了一個月之後，他將和蘇己己完婚，這個時候，卻是沒有人站出來反對了。

　　這一個月來，散宜生一直憋着一個問題，自己的那個義女究竟是什麼人？

　　蘇己己畢竟是伯邑考內定的妻子，因此一開始的時候，他沒有細看，畢竟自己身為臣子，這事情是必須要忌諱的。

　　可是蘇己己在自己家住了一個月，他忽然發現一個問題，這個姑娘總感覺有些熟悉，但是又想不起來在身地方見過。

　　這個問題困擾了散宜生两天時間，他後來忽然察覺，這個姑娘確實像一個人，而且是他一開始就自動忽略的人，想到自己的猜測，饒是散宜生老謀深算，也是感覺心跳快了三分。

　　散宜生依稀記得，當年自己前往冀州，勸降蘇護，遇到了那個讓他眼前一亮的小姑娘，當是他還感嘆，那姑娘倒是世子的一個良配，可惜要進宮服侍紂王了。

　　可是現在他怎麼覺得，住在自己家裡的這個姑娘，將要嫁給西岐世子的姑娘，怎麼越看越像當年那個小姑娘，可是她明明已經在宮中了啊，而且現在還是皇後娘娘。

　　此事絕對是非同小可，越想散宜生的心中越是犯嘀咕，他曾經向著去套蘇己己的話，可是蘇己己警惕性挺高，散宜生根本就什麼都沒問出來。

　　這樣的事情散宜生總不能挑明了問蘇己己，或者直接去向想伯邑考求證，他心中犯了嘀咕，可是朝中並未有什麼變動，妲己娘娘還依然掌管六宮，也就說住在自己府中的不是當娘那個小姑娘？

　　或者……？

　　散宜生想到了什麼，這是世子為了彌補當年的遺憾，故意找了一個和皇後娘娘長得很像的女孩子？不過她身份卑微，於是才想拜自己為義父？恩，有可能啊，而且很有可能啊。

　　於是散宜生最終接受了這個自己編出來的，自認為最合理的理由。

　　伯邑考倒是沒有想到，散宜生會想到妲己身上去，畢竟女大十八變，這些年蘇己己的變化不小，而且散宜生不過見過妲己一面而已。

　　不過，蘇己己倒是察覺到了什麼，告訴伯邑考之後，伯邑考倒是很淡定地安慰她，防心吧，不會出事的，而且即便出了事又能怎樣，畢竟蘇娘娘可是在朝歌城中禍亂天下呢，

　　一個月之後，伯邑考和蘇己己的婚禮如期舉行，雖然姬昌不在，但是並不影響婚禮效果。不過作為兩位穿越者的婚禮，這婚禮就有些與眾不同了。

　　當然他們按照周禮舉辦了一場婚禮，但是兩個人在之後卻又舉辦了一場羅曼蒂克的西式婚禮，蘇己己自製了燕尾服、婚紗、戒指。

　　伯邑考穿着燕尾服，蘇己己穿着白色的婚紗，兩個人在自己唱的婚禮進行曲中，完成了第二場婚禮，後面的部分各位讀者自己腦補，此處省略五千字。

　　接下來的兩年時間，伯邑考則是一心撲在政事上，不過也沒有放鬆對軍政的管理，現在伯邑考是軍政一把抓，便是姬昌回歸，恐怕權利也不見得比伯邑考要大。

　　而這兩年伯邑考在搞的就是報紙，在古代什麼最困難？那就是信息的傳遞，朝歌發生一件事，傳到西岐的時候，都兩三月之後，而且還不一定被傳成了什麼樣子。

　　伯邑考要的就是能讓所有人都知道西岐的好，知道自己治理下的西岐是多麼好，傳揚自己的賢名，名聲這個東西，平時的時候沒什麼用，可以到戰爭的時候，那就是一個巨大的旗幟。

　　最好的例子就是劉備了，當年曹魏、孫吳政權已經穩固，可是劉備還在為落腳之地發愁，正是因為他的名聲，有陶謙三讓徐州，有諸葛隆中對，有各方賢能來投，他得到的好處太多太多了，劉備能夠取西川，立蜀國，其功勞多半數都在他的名聲上面。

　　因此，伯邑考覺得，自己的賢名一定也要傳揚出去，而且要讓所有人都知道，讓所有人提到自己的時候，第一反應不是姬昌的兒子，而是西岐伯邑考。

　　報紙就是最好的選擇，可是要做報紙，最先解決的問題就是紙的問題，用竹簡做報紙？伯邑考還沒有瘋。

　　前世身為一個網絡小說寫手，造紙術如此高逼格的事情，他怎麼可能不知道？甚至若不是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伯邑考連火藥都搞出來。

　　於是在西岐城外有一個秘密的基地出現了，伯邑考甚至專門把鎮封血羽兩軍找了來鎮守基地，裏面卻是在開始研製造紙術。

　　伯邑考只知道大致的一個過程，因此還需要工人們具體實踐，才能做出真的紙來。

　　半年之後，伯邑考終於見到了一張成品紙，不過還是有些微微發黃，有些粗糙，但是用來寫字已經不是問題了。

　　接下來便是活字印刷術了，伯邑考找了一些精善雕刻的老師傅，來完成這項任務，一個月之後，活字印刷術技術成熟。

　　然後再一個月之後，洪荒之中的第一份報紙開始發行了，其名曰——

　　西岐月刊。

　　西岐月刊有四份版面，其中三份版面用來講述如今天下各方的形式，以及西岐的現狀，另外一份，卻是一些奇聞趣事，或是關於仙人的傳說。

　　伯邑考下達強硬命令，每一村每一鎮都要配讀書人，為不識字的百姓讀報。有的人看到了其中的大功德，而有的人卻是認為勞民傷財。

　　伯邑考卻是不在乎別人怎看，他只在乎自己的目的有沒有達到。

# 第257章 姬發怒吼

　　話說，伯邑考開辦西岐月刊，是為了宣揚自己的聲名，他不在乎別人的看法，他只是為了讓自己以後的路更加的順暢而已。

　　第一期，伯邑考沒有寫什麼關於自己的事情，而是將天下的形式做個簡單的介紹，實事求是，沒有什麼過多的評論和修飾，當然其中包括了對西岐的具體介紹。

　　由於是月刊，對於現在的工藝和運輸水平來說，倒是可以支撐起來，若是日刊，恐怕困難，而且這種時代，也沒有什麼太多的事情要上報紙。

　　頭三期的時候，伯邑考都是實事求是地介紹大商各地的情形，不過西岐居多，明顯看得出來，西岐的狀況要比其他各地要好很多，給人一種西岐是太平盛世的感覺，讓天下眾人對西岐不免升起了嚮往之心。

　　不過，報紙的發售，伯邑考卻是採取了只受一個錢的價格，畢竟他不是為了盈利，而且他還倒貼了一部錢，保證西岐月刊的正常運行。

　　畢竟伯邑考的身上有元寶商會的印信，想要支取一些錢財不成問題，而且為了伯邑考使用方便，敖丙專門對西岐的元寶商會分部打過了招呼。

　　在月刊發行到第七期的時候，就有一個問題提上了日程——迎接姬昌回歸，現在距離姬昌所謂的七年之厄，還有半年多的時間，用來抵達朝歌城最好不過了。

　　於是在這天早上議事的時候，伯邑考卻是忽然說道，“二弟，眼看着距離七年時間越來越近，你是不是應該準備一下了？父王恐怕也在等着我們去接他了……”

　　姬發聽到伯邑考的話，一愣之後，臉上有些發白，“大……大哥，我還沒有準備好，能不能再緩緩……”

　　伯邑考欣賞着姬發的窘態，滿臉的惆悵，“二弟啊，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父親離去七年，你難道不想把父親早點接回來嗎？如果我不是事務纏身，我一定親自去朝歌城把父親迎回來，你我兄弟二人情深似海，這件事情還是要二弟替大哥來做了……”

　　姬發臉上有些發白，嘴唇都有些發抖，他沒有任何的準備，而且伯邑考之前也沒有絲毫的風聲傳出來，現在讓姬發現在很是被動。

　　“可是……”

　　伯邑考大手一揮，打斷了姬發的話，“好了，二弟你不要再說了，你對父親的心意我都懂，所以明天一早你就上路吧，為兄親自為你踐行……”

　　所有人都是心頭一稟，沒想到伯邑考快刀斬亂麻，如此輕易地就決定了姬發前往朝歌的事情，看來二公子有的受了，也不知道他還能不能回來。

　　甚至有人都在心中犯嘀咕，老西伯侯是不是還能回來。他雖然沒有被殺，但是被囚禁起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被赦免，那七年之約是不是準確，沒有誰能說的准。

　　“哦，對了，為了二弟在路上有個人照應，錢主簿就一起去吧，帶着我為你們準備的寶物，向陛下獻禮，然後讓陛下赦免父親……”

　　錢主簿的臉上頓時一白，他雙腿打顫，差點跌坐在上，剛才聽到姬發要去朝歌，他還難免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可是現在落在自己身上，他是感同身受了。

　　“各位明天要是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情，就一起來送送二公子和錢主簿吧，畢竟他們此去也要好久才能回來……”伯邑考笑呵呵地對殿中其他人說道。

　　眾人翻了個白眼，多久能夠回來不是重點，重點是能不能回來，紂王真的能夠赦免西伯嗎？西伯當年的卜算真的準確么？

　　沒有人知道……

　　“好了，各位沒有其他事情，就散了吧……”然後伯邑考帶頭走出了大殿，殿中只剩下了失魂落魄的姬發和錢主簿，直到半晌之後，姬發此反應過來，行屍走肉般離開大殿。

　　錢主簿看了一眼姬發，臉上閃過一絲希冀，“二公子，您就沒有什麼辦法嗎？”

　　“辦法？呵呵～你告訴我能有什麼辦法，現在除了去朝歌，還能有什麼其他的辦法？”然後他的臉上忽然閃過一絲狠色，

　　“但是，我們還有一線生機，只要我們救出父親，這一切都會不同，只要父親回來，一切都會改變，畢竟是我救出了父親啊，西岐是父親的，不是他的……”

　　姬發臉上閃過一抹瘋狂，他臉上布滿猙獰地低吼道。

　　錢主簿的臉上也是閃過一絲喜色，可是隨即便垮了下來，“二公子，您有門路嗎？畢竟朝歌那邊我們都不熟悉……”

　　“這件事情還是等到朝歌再說吧……”激發的臉上也是有些陰沉，他也沒有什麼門路，只能隨機應變。

　　第二天的時候，在西岐城外，一大群人圍在了一起，卻是歡送姬發和錢主簿的隊伍，伯邑考親熱地拉着姬發的手，臉上滿是不舍和深情，

　　“二弟，你就放心地去吧，西岐我會看好的，你放心地走，西岐這邊一切有我，你那邊我都會照看好的，弟妹，侄子，你都不用擔心……”

　　姬發的臉上陰沉得能夠滴下水來，只要不是傻子，都能聽出伯邑考話語之中的詛咒之意，可是他偏偏還發作不得，於是姬發只能掛着僵硬的笑容，麻木地應對着。

　　然後姬發和錢主簿就這樣離開了，他們走的倒是熱鬧非凡，就是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很多人感嘆，自己家世子，真是太毒了，不過一個君主就是應該這樣，不是嗎？

　　仁慈，永遠都是做給別人看的，冷酷才是主旋律。

　　在姬發和錢主簿馬車走出去不到十米遠，伯邑考一揮手，“好了，大家都回去吧，畢竟西岐還有很多事情要等着大家處理呢，哦，對了，散大夫，你安排個人接替錢主簿的位置，畢竟不能沒有人負責這樣重要的崗位……”

　　姬發在馬車裡把伯邑考的話聽得真真的，他的嘴唇都咬出了血，拳頭死死地攥着，指甲深深地嵌入到了肉中都毫不所覺，他在心中怒吼道，

　　“伯邑考，今日起，我姬發與你勢不兩立，有我無你，有你無我，你終將要為今日的事情付出代價……”

　　錢主簿是姬發班底中的一桿大旗，他為姬發做了很多事情，而姬發為了能夠將錢主簿安排到今天的地位，也是花費了不少心思，現在就是因為伯邑考的一句話，錢主簿的努力都白費了。

　　姬發有理由相信，即便是自己能夠從朝歌城回來，錢主簿的位置恐怕也要不回來了，等待錢主簿的最好結果，將是一個高官閑職，有位無權。

　　伯邑考的出手傳遞出了一個信息，那就是跟隨姬發沒有什麼好下場，錢主簿就是榜樣。

　　姬發甚至可以預見自己回來之後的場景，西岐之中竟然沒有一人是支持自己，在自己離去的這段時間內，支持自己的人要麼倒戈，要麼被清洗，等待自己的將是一個很慘淡的未來。

　　姬發恨些咬碎嘴中鋼牙，這件事情恐怕他早就想好了吧？真是夠毒的，連環計，一環扣一環，自己在的時候，他不好對自己的人下手。

　　現在可好，他先用計把自己弄走，然後再除掉自己的人，從此以後自己在西岐將沒有任何的根基，不，只要自己能夠回來，自己就還有機會。

　　西岐是父親的，不是他伯邑考的，只要我把父親救回來，父親一定會更加賞識我，最後誰能繼承父親的基業，還不是父親一句話的事兒，所以——

　　我還沒有輸，我還有機會，只要就出了父親，我就是最後的贏家。姬發的心中呼號着、怒吼着……

　　聽到背後的歡聲笑語，姬發此刻出奇的冷靜，憤怒並未讓他失去冷靜，反而讓他的頭腦格外的清晰，他知道自己一切都在姬昌的身上，所以他此行只准成功，不能失敗，一旦失敗，他將一無所有，再無崛起的機會。

　　甚至，很有可能會丟掉性命。

# 第258章 文王誇官

　　話說，姬發被伯邑考擠兌去了西岐，伯邑考在姬發走了之後，自然是大刀闊斧地將姬發的班底掃除得一干二凈。

　　不過，如今伯邑考在西岐如日中天，姬發的班底有多半數都倒戈了，只有極少數的選擇死守，被隨便什麼由頭免職罷黜自不必說。

　　伯邑考在西岐搞事情暫且不提，單說一說姬發和錢主簿兩個人，他們離開西岐便直奔朝歌而去，在路上兩個人便是一番密謀。

　　“二公子，您說世子是不是做得太過分了，恐怕回去之後，我的主簿之位也要不回來了……”錢主簿哭喪着臉，滿臉羞憤地說道。

　　姬發麵沉似水，他彷彿忘卻了對伯邑考的恨意，橫了一眼錢主簿，心中冷哼一聲，若不是你財資雄厚，我會讓你做到今天的位置？你覺得自己身上哪一點配得上這主簿之位？

　　“你還有心思想這些東西？”姬發的話語十分的冷淡，冷淡得讓錢主簿心頭一涼，“還是想想到了朝歌之後，應該怎麼營救父親吧，若是救不出父親，你覺得我們還有機會回去嗎？”

　　錢主簿看着面前的二公子，感覺他變了，之前的二公子雖然聰慧，但是少年心性，難免有些輕漂，可是現在的姬發，卻是完全沉寂下來，讓他感覺到了一絲壓抑的枯寂。

　　這樣的感覺，他在伯邑考的身上感到過，當是他還感嘆，二公子比世子還是少了一些沉澱，看來冀州之行對世子影響很大，也不知道二公子什麼時候能夠成熟起來。

　　可是現在姬發真的變得成熟了，他卻是感覺到一絲隱隱的恐懼，這樣的二公子讓他有些不安，他咽了一口唾沫，

　　“二公子，您……您有什麼想法？”

　　“二公子？呵……”姬發輕聲一笑，可是錢主簿在姬發的笑聲中感覺不到一絲溫度，“你還知道我是二公子啊，你見過下屬問主上計策的嗎？若是如此，還要下臣何用？”

　　錢主簿渾身一顫，渾身的肥肉不自覺地一跳，他擦了擦額頭的冷汗，一下跪倒在馬車的地板上，“二公子贖罪，屬下無能，屬下該死，請二公子懲罰……”

　　姬發端坐在馬車上，他眼睛掃了一眼錢主簿，閃過一絲厭惡，真是廢物，可隨即就是一嘆，自己手下實在沒有其他的人了，廢物也總比沒有好。

　　姬發鼻子中傳出一輕輕哼聲，然後淡淡地說了一句，“起來吧，以後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注意自己的身份……”然後他便閉上眼睛，坐在那裡閉目養神了。

　　錢主簿也不敢站起來，只好一直跪在那裡。他想要站起來，可是姬發閉着眼睛就在他的跟前，沒有姬發的指示，他不敢動。

　　一會兒他的腿就麻了，錢主簿滿臉的痛苦，可就是不敢站起來。他這一跪，就到了晚上休息的時候，錢主簿是被人架下馬車的，第二天的時候又是被人抬上馬車的。

　　姬發的精神狀態倒是很好，因為他已經認清了形勢，他知道了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他一上馬車，看到錢主簿還跪在那裡，坐在錢主簿的跟前，輕輕地說了一句，

　　“好了，起來吧……”

　　錢主簿一愣，臉上立刻一喜，他扶着地板還有身後的座位掙扎着站了起來，雙腿打着擺子，有些站不利索，姬發的是聲音忽然再次傳過來，

　　“昨天一天的時間，你有沒有想到什麼好辦法？”

　　錢主簿渾身一激靈，自己昨天都是在極度的水深火熱之中度過的，哪裡有什麼心思想辦法？他囁喏了許久，嗯啊了半天，什麼都沒說出來。

　　姬發微微皺眉，擺了擺手，“好了，你去換另外一輛馬車，我想單獨靜一靜……”

　　錢主簿臉上的喜悅稍縱即逝，他昨天就不想和姬發乘坐同一輛車了，可是這種事情他怎麼能夠先提出來，因此早上的是時候，他又叫人把自己架上了姬發的馬車。

　　現在姬發主動提出讓他去另外一輛馬車，他正求之不得，於是戰戰兢兢地走出姬發的馬車，到了另外一輛馬車上，這輛馬車的質量自然不如伯邑考的那輛，但是卻讓錢主簿感覺到由衷的心安。

　　姬發坐在馬車裡，閉上眼睛，腦中卻在高速運轉，怎麼才能夠將姬昌救出來，這似乎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這是他必須要做成的事情，若是不成功，他將一無所有，包括自己的性命。

　　想了一天，他都是毫無頭緒，第二天，第三天……他一直都在想，可是根本想不到一個好辦法，這次的名頭是向紂王獻寶，可是紂王會買單嗎？

　　西岐三寶，七香車、醒酒氈、白面猿猴，這三寶具有奇異，可是姬昌畢竟涉及謀反大事，恐怕不是區區三寶就能化解的。

　　那麼此次朝歌之行的契機在什麼地方？

　　四個月之後，姬發一行到了朝歌城，已經有官員在迎接他們了，將他們送到驛館之後，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姬發他們在驛站等了足足半個多月，沒有半點動靜，紂王沒有宣詔他們，而且也沒有任何涉及他們的旨意下達。

　　姬發終於知道事情不對頭了，自己被人涼了起來，可是自己在朝歌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險，自己必須儘快救出父親，然後離開這裏，回到西岐，只要回到西岐，那麼所有的事情都將峰迴路轉。

　　姬發想了一下，他先去拜訪了尤渾，當然真金白銀類的禮物是少不了的，然後在尤渾的引薦下，他又去拜訪了費仲。

　　等到了搭上關係，姬發又去拜訪了一次費仲，他給了費仲五千金，讓費仲幫忙救出姬昌。費仲本不想插手這件事，可是這錢財十分不少，讓他不忍拒絕，最後一咬牙答應了下來。

　　在尤渾那裡，姬發也沒有少打點了，前前後後送出去三千金，两天之後姬發終於成功接到了拜見紂王的旨意。

　　然後姬發為紂王獻上西岐三寶，紂王大喜，讓姬發當場展示，到了白面猿猴展示完畢，也沒有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事情很圓滿。

　　可是紂王依然不肯放姬昌會西岐，因為他知道姬昌是個威脅，況且自己關了他這麼多年，他不會懷恨在心嗎？

　　費仲的錢果然是沒有白拿的，他對紂王上書，西伯侯姬昌這七年來日夜為陛下祈福，為大商祈福，他對大商忠心耿耿，不會反叛大商。

　　紂王聽了之後，沉吟着，又問尤渾的意見，尤渾也拿了好處，點頭說是同意費仲的意見，並且更進一步向紂王進諫，

　　“今東、南兩路諸侯反叛，陛下若是能夠赦免姬昌，讓其帶兵征討兩路諸侯，則叛軍可平，大商可定。”

　　紂王即刻下旨，“西伯侯姬昌被困七年，而無一怨言，反為孤王為大商祈福，可見其忠誠，今孤王赦其無罪，加封賢良忠孝百公之長，永鎮西岐，每月加俸一千石，在朝歌城中誇官三日，返回西岐。”

　　而後姬昌來到金殿，親自向紂王謝恩，然後姬昌便隨着姬發一起回了驛館，等到明日的誇官。

　　姬發心裏面高興壞了，這件事情真是太順利了，等到誇官結束，回到西岐，那麼所有的事情都將改寫，我親愛的大哥，你做好準備了嗎？

# 第259章 波瀾陡生

　　話說，姬發買通費仲尤渾，終於是將姬昌撈了出來，只等三日誇官完畢，他們就可以回返西岐，可事情真的會如此簡單嗎？

　　晚上的時候，姬昌、姬發父子兩個人同處一室，他們坐在一起，姬發將這七年來發生的事情都告訴了姬昌，尤其是伯邑考的事情，姬發沒有任何的誇張，實事求是地講了一遍。

　　姬昌的臉上沒有絲毫的表情，彷彿一切盡在掌握之中，實則他的心中涌動着強烈的不安，因為事情的發展完全超出了他的預算。

　　兩個兒子的結局完全不同，應該會有兩撥人來救自己才是，第一波是自己的大兒子伯邑考，最終身死朝歌，然後散宜生第二波，終於將自己救回。

　　這是姬昌算出的結果，可現實卻是姬發來了，他帶着西岐三寶來了，還將自己救出來了，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難道是自己的易道出錯了？自己的推算都是錯誤的？

　　等到姬發離去，姬昌再次卜算，卻是發現一切都是亂象，根本看不到卦象，未來正在發生巨大的改變，或者有仙人遮掩了未來。

　　姬昌卻是不知道量劫已經越發的深厚，天機混沌，即便是聖人都算不分明，更何況他一介沒有絲毫修為的凡夫俗子。

　　姬昌連算幾卦，都卜算不出來，終於放棄。他長嘆一聲，自己真是看不透老大了，他是怎麼做到的，難道是有什麼人在他的背後幫他？

　　可是自己明明在老二的身上看到了九五之相，但現在老二身上的九五之相已經開始動搖，難道轉移到了老大的身上？

　　姬昌迷迷糊糊間度過了一夜時間，第二天一大早，就有人專門來迎接姬昌，讓姬昌船穿上朝服，上得車駕，圍繞着朝歌城中，誇官。

　　鳴鑼開道，凈水撲街，朝歌城中的人都知道了西伯侯姬昌被釋放的消息，還被紂王加官進爵，姬昌素有賢名，因此所有人都為他開心。而這件事情也傳到了一個人的耳中。

　　正是紂王的王叔，亞相比干。

　　自從首相商容死諫之後，比干就很少去朝堂了，他常常託病不出，因為他實在不想看到朝堂之上那烏煙瘴氣的樣子，還有某些人那副噁心的嘴臉。

　　這天他忽然聽到外面十分喧鬧，於是派人去看看怎麼回事，很快就有人回來稟報，“王叔，陛下赦免了西伯侯，還為他加封賢良忠孝之公，現在正在誇官，外面可熱鬧了……”

　　這個人臉上帶着笑容，看來他早就聽過姬昌的賢名，如今聽到姬昌被赦免，心中自然為西伯侯高興，而比干卻是正好相反，他臉上一驚，幾乎是跺着腳說道，

　　“什麼？陛下把姬昌赦免了？陛下糊塗啊，這什麼時候的事兒？誰的主意……”

　　那個人臉上的笑容斂去，有些疑惑地說道，“這是昨天的事情，陛下許他誇官三日，現在是第一天，聽說好像是費大人的上書……”

　　比干聽了先是輕輕地吐了一口氣，后又聽到費仲的名字，狠狠地低聲罵了一聲，“奸臣誤國！！”，然後他想了一會兒說道，

　　“備車，老夫現在要進宮面見陛下！”

　　那個人還沒有摸清楚什麼情況，但他卻是沒有什麼遲疑，而是直接去準備車駕，然後比干錯開姬昌的誇官隊伍，直奔王宮而去。

　　到了王宮，在壽仙宮見到紂王，紂王正摟着妲己觀看歌舞，比干眉頭微皺，可是並沒有再勸什麼，“陛下，姬昌狼子野心，萬萬不能放他會西岐，否則後患無窮……”

　　紂王眉頭一挑，“哦，王叔為什麼這麼說？”

　　比干組織了一下語言，緩緩地說道，“陛下，姬昌此人在西岐賢名甚大，而且在天下也有不小的聲名，若是此人有反心，西岐再出了什麼事情，大商四處戰火，恐怕會危及社稷，希望陛下三思啊……”

　　紂王只是變得有些暴躁易怒，但他不傻，聽到比乾的話，他沉默了，他沉吟了很久才回應說到，“王叔所言極是，可是……”

　　這個時候妲己忽然接過了紂王的話茬，“可是陛下金口玉言，說出來的話怎麼能夠反悔？若是陛下反悔，恐怕失信於天下啊……”

　　比干一聲怒喝，“放肆，此乃社稷大事，豈容你一個婦道人家插嘴……”妲己立刻閉口不言，，垂首不語，不過她的眼中卻是有了一絲怨恨。

　　紂王臉上明顯不悅，可是這是王叔比干，他不好直接訓斥，皺着眉說道，“王叔，說的對，可是孤王的旨意也不能隨意更改啊……”

　　“陛下，這件事情馬虎不得，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萬萬不能讓姬昌返回西岐，陛下可以說想要跟西伯侯學習禮儀之道，讓他留在朝歌教授陛下，只要姬昌留在朝歌，則西岐可定……”

　　紂王點了點頭，“好，就照王叔的意思來辦，那個姬發就一併留在朝歌，讓他侍奉姬昌左右，以全他的忠孝之名……”

　　比干躬了躬身，“陛下聖明……”

　　話說比幹辦完了事情便離開王宮不提，單說一說妲己。在比干走後，紂王繼續與妲己欣賞歌舞，吃酒調笑，妲己伺候紂王睡下之後，用妖力控制了一個小宮女，躍宮牆出了王宮。

　　出了王宮，妲己控制下的小宮女來到了姬昌所在的驛館之外，她輕輕地扣了扣姬昌的門，姬昌已經睡下，此時出門一看，是個不認識的小姑娘，有些好奇，

　　“小姑娘，這麼晚了來找老夫有什麼事嗎？”

　　小宮女微微欠身，“西伯侯，我是蘇娘娘身邊的侍女，今日王叔比干去面見大王，勸諫大王將你留在朝歌，您要小心，另外我家蘇娘娘向大公子問好……”

　　說完這句話，小宮女轉身就走，根本不給姬昌說話的機會，姬昌想要叫住她問問是怎麼回事，小宮女身子三晃兩晃就不見了蹤影。

　　姬昌追不上小宮女，心中暗想着小宮女說的話，比干要害我？平時我們關係也不錯啊，他為什麼要害我？難道是……？

　　比干與姬昌私交確實不錯，但是這並不能成為讓比干出賣商朝的理由，比干是大商的王叔，凡是對大商有威脅的存在，都是他要消滅的對象。

　　姬昌猜到了比乾的想法，他並不怪比干，他心中問心無愧，可是讓他意外的是，為自己通風報信的竟然是那個心狠手毒的蘇娘娘。

　　蘇妲己的所做的事情在姬昌的眼中無所遁形，他心中還在感嘆，好在她沒有成為自己的兒媳，要不然西岐還不定被她敗壞成什麼樣子。

　　難道他的心中還有老大？心中還念着舊情，所以才決定放我們走？

　　蘇妲己當然不是念舊情，因為她和伯邑考根本就沒有什麼私情，但是她知道伯邑考身份不簡單，他身後有一個龐大的勢力。

　　若是自己看着姬昌身死而不出手，萬一以後他找上門來，自己沒法交代，這就算是交代了，至於姬昌怎麼做，那就不是她考慮的事情了。

　　當然，妲己這麼做，也有一部分原因是為了破壞比乾的謀划，也有可能這才是主要的原因。

　　比乾的那一聲謾罵，讓她心中着實惱怒，不叫着老匹夫知道知道自己厲害，自己枉為九尾妖狐。

　　姬昌沒有想太多關於妲己的事情，他有七成把握這件事情是真的，可究竟怎麼辦才是關鍵，當下姬昌就找到了姬發，將這件事情都告訴姬發，而為了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姬昌並沒有把這件事情告訴其他的任何人。

　　姬發聽到是妲己來報信的時候，臉上的神色有些不自然，尤其是聽到她向伯邑考問好，心中更是狂跳不已，為什麼，為什麼自己都已經來到朝歌，還是要受到他的影響？為什麼？

　　但是在父親面前，姬發很好地將自己的情緒隱藏了起來，父子二人謀劃了一晚上，終於確定了一個比較可行的計劃。

　　PS：感謝：烏克蘭的海V、書友53580525的打賞投票，謝謝！！

# 第260章 計劃進行

　　話說，比干覲見紂王，紂王決定將姬昌留在朝歌，而妲己為姬昌通風報信，姬昌並未將這件事情傳揚出去，而是叫來自己的二兒子姬發，父子二人徹夜未眠，終於商量出了一個解決辦法。

　　第二天的時候，姬昌照常去誇官，他沒有表現出任何的異樣，然後下午誇官結束之後，西岐的一群人便回到了驛館休息。

　　不過此時的姬昌和姬發匯聚在姬昌的房間之中，父子二人滿臉的凝重，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一旦走出這一步，就再沒有回頭路，而且不成功，就是身死的下場。

　　但是父子二人都是性格堅韌之輩，沒有猶豫什麼，況且這決定也是他們昨晚早就決定好的。姬昌雖然沒有反叛之心，但是他也不想死。雖然被困朝歌，應該不會有生命危險，但是在監禁中孤老一生，還不若死了乾淨。

　　然後姬發去找找了錢主簿，吩咐他說，

　　“父親這两天有些勞累，感染了風寒，身體微恙，誇官可能不能繼續了，明天你負責與陛下派來的官員說一聲，誇官延遲一天，還有今晚我就留在父親房中照顧父親，不要讓人來打擾我們……”

　　錢主簿微微有些疑惑，主公的身子昨天不是還好好的，而且剛才誇官的時候也不見有什麼異樣啊，但是最近他經歷太多的事情，對姬發有種本能的畏懼，於是他立刻就答應下來，

　　“是是是，二公子，放心，屬下一定會辦好這件事情的……”

　　姬發淡淡地點了點頭，然後便直接去了姬昌的房間，而錢主簿也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間，在他看來不過是推遲一天回西岐的時間而已，沒有什麼大事。

　　而姬昌的門前留下了一個照顧了姬昌多年的老僕守門，這七年他也一直在羑里照顧姬昌。

　　天色微微發黑就要關閉城門的時候，有一小隊人馬離開了朝歌，這隊人馬是一支商隊，不過大傍晚的出城，還是讓守門的將領一番盤問，當然做了某些打點之後，他們順利出城。

　　在出了城，商隊慢悠悠地走出去十里地之後，他們將馬車卸掉，拉的貨物和馬車一併都丟棄到了旁邊的樹林子里，一行十幾個人騎上快馬，一路小跑，西行而去。

　　他們一行人連夜趕路，也不曾休息，他們過了孟津，渡了黃河，過了澠池，直奔潼關而來，過了潼關，再過臨潼關，便是西岐的地界。

　　等到他們望見潼關的時候，天色已經大亮，他們也不敢休息，直奔潼關而來，潼關總兵乃是余化龍，此人有五子，具是習得道法，雖不見得精深，但在凡俗之間，卻是難遇敵手。

　　等到他們到潼關面前的時候，潼關的關門還沒有開，不過卻是已經不少人在等着入關了，這群人便混進了人群之中，趁機也休息一下。

　　再來說說朝歌，第二天的時候，誇官的隊伍如期而至，而錢主簿已經在門口等着了，等到誇官隊伍一來，他立刻就迎了上去，臉上笑容可掬，

　　“諸位大人，我家主公偶感風寒，誇官可否推遲一日？”

　　那帶隊的人一愣，昨天不是好好好的嗎，怎麼今天突然就病了？而且之前也從未聽說有誇官推遲的事情啊？他沉吟了一下，

　　“這位大人，這畢竟是陛下的旨意，不知道西伯侯可否堅持一下，畢竟就剩最後一天了，今天之後諸位就可以回西岐了……”

　　錢主簿臉上有些為難，然後咬咬牙，說道，“好，這位大人請稍後，我這就去通報主公，看主公是什麼意思……”

　　“我和大人一起去，順便探望一下西伯侯的病情如何……”然後兩個人便一起來到了姬昌的門前，見到了姬昌的那個老僕。

　　那個老僕見到錢主簿兩個人似乎沒有絲毫的奇怪，“兩位大人，主人的病情加重了，折騰了一晚上，現在終於睡下了，少主人也在房間里睡着了，你們還是不要去打擾他們了……”

　　老僕的這句話說出來，立刻讓錢主簿到了嘴邊的話又吞了回去，他苦笑一聲，自己還能說什麼，他彷彿看到了被自己吵醒之後，冷冷注視着自己的姬發。

　　錢主簿不自覺地打個冷戰，他才不會去觸動二公子的眉頭。他略帶着歉意地對那個帶隊之人看了兩眼，那意思自己也無能為力。

　　不過那帶隊之人卻是沒太理會錢主簿，他似是關切地輕聲問道，“西伯侯的病情沒有事兒吧？要不要我去宮中請位太醫來看看……”

　　那老僕的臉上沒有絲毫的表情變化，眼皮低垂着，似乎要睡着了，有氣無力地回應道，“不必了，主人已經喝過葯，明日應該就會好了……”

　　那個領隊點了點頭，然後轉身離去，他離開之後立刻進宮稟告這件事，紂王聽了之後不為所動，大袖一揮，“他要休息，就讓他休息就是，反正他也走不了……”

　　紂王關於要將姬昌留下的旨意還沒有下達，因此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紂王這句話的意思，而聰慧之人看了一眼文官最前首的按那人，卻是似乎已經想到了什麼，畢竟那天比干去見紂王也不是什麼秘密的事情。

　　比干平時雖然不來金殿，但是今天卻是來了，因為他就怕發生什麼事情，姬昌的事情必須解決，絕對不能讓他回到西岐。

　　聽到那人的稟告，比干沉吟了片刻，忽然臉上一驚，站了出來，“陛下，老臣身體突然身體不適，想要回家休養……”

　　紂王眼皮都沒抬，慵懶地說道，“哦，王叔身體不適啊，正好孤王身體也不適，那今天的早朝就到這裏結束吧……”

　　比干翻了個白眼，沒有心思理會紂王，他出了王宮，直奔姬昌所在的驛館而來，比干來到門前也不叫人通報，只叫一個小廝帶着自己直奔姬昌的房間而來。

　　那個姬昌的老僕顯然認出了比干，滿是皺紋的臉上一驚，但隨即壓下，他立刻迎了上去，“原來是王叔駕到，我家主人身體不適，現在已經睡下了……”

　　“我就是聽說老友偶感風寒，特來探望的，你快讓我見見西伯，老夫略通醫術，說不定能夠治好西伯的風寒……”比干說著話，腳下卻是不停，向著姬昌的房間走過去。

　　那老僕想要阻攔，可是比干身為王叔，他總不能拉拉扯扯，只能眼看着比干越來越靠近姬昌的房門，他攔在比乾的身前，焦急地說道，

　　“王叔，我家主人剛剛屬下，還是不要打擾他了吧，等他睡醒了，我一定立刻稟報您……”

　　比干根本不理他，腳下走得越發的急了，他現在越發的肯定姬昌應該是已經走了，就是不知道走了多久，能不能追回來？

　　比干一邊走一邊大喊，“西伯，聽說你偶感風寒，比干特來探望，如果有叨擾之處，希望老友諒解，我這就進來了……”

　　現在最先要確定的，就是姬昌是不是真的離開了，雖然比干心中篤定姬昌離開了，但他也是怕自己猜錯了不好收場，於是才喊了這句話。

　　喊完這句話，他就一把推開了姬昌的房門，一眼他就將房間里看了個通透，裏面什麼的都沒有，比乾沒有絲毫自己猜對了的欣喜，他的臉上一沉，姬昌果然跑了。

　　他轉過身來，臉上有些陰沉地對那老僕說道，“西伯去哪了？快點說，不要讓老夫逼你說出來……”

　　那老僕臉上露出一絲解脫的笑容，對着比干嘿嘿一笑，“我家主人身為西伯侯，當然是回西岐了，他還能去哪裡，呵呵……”

　　然後他腳下忽然加速，一頭撞在了一邊的牆角上，腦漿迸裂，顯然是不能活了。比干心頭一跳，沒想到這老僕竟然如此決絕，根本不給自己詢問的機會，不過這些消息也就足夠了。

　　只希望，他還沒有跑得太遠……

# 第261章 雷震出世

　　話說，比干發現姬昌不見了，雖然不知道姬昌是什麼時候離開的，但是他必須要把姬昌追回來，因為他知道，對於風雨飄搖的大商來說，實在經不起折騰了。

　　於是比干也來不及去稟告紂王，他立刻叫來朝歌守將殷破敗，讓他前去追捕姬昌，同時又派雷開將驛館之中西岐人都抓了起來，一番審問之後，他卻是確定姬昌和姬發應該是在昨天晚上離開的。

　　一晚時間即便他門毫不歇息，應該也出不了潼關，若是八百里加急應該可以把他們攔截在五關之內。想到這裏，比干又寫了官文，八百里急送至五關總兵手中。

　　處理完這些事情，比幹才去面見紂王，並且將姬昌叛逃，以及自己做的部署都稟告給了紂王，紂王聽完之後大怒，立刻派人將費仲尤渾帶到了自己跟前。

　　紂王幾乎是指着費仲尤渾的鼻子罵道，“看看你們乾的好事，姬昌跑了，跑了知道嗎？你們口口聲說他是忠臣，忠臣就是這樣對孤王的？啊？你們到底是怎麼辦事的？還能不能幹了？”

　　比干在一邊煽風點火，“陛下，我看費仲尤渾二人定然是收了西岐的銀錢，所以才會為姬昌說話，此二人欺君罔上，若是不嚴加懲處，恐怕難以服眾……”

　　費仲尤渾兩個人早就跪倒在地上叩首不已，聽到比乾的聲音，兩個人的眼中同時閃過猙獰和怨毒，這老匹夫是要趕盡殺絕啊！

　　費仲尤渾二人，此刻痛哭流涕，他們對着紂王哭訴道，“陛下，臣冤枉啊，臣萬萬沒有想到姬昌竟然如此狡詐，故意展現對大商的忠心，蒙蔽我等，臣也是為了大商着想啊，請陛下開恩啊……”

　　紂王眉頭一皺，“你二人說的可是真的？”

　　比干一聽就知道要壞菜，他站出來搶在費仲尤渾二人的前面說到，“陛下，此二人向來姦猾，萬萬不可聽信其一面之詞，老臣請陛下徹查此事……”

　　費仲尤渾二人眼中恨意更足，比干做的太絕了，根本不給他們活路，這件事情若是徹查，自己兩個人十個腦袋都不夠砍的。

　　費仲哭訴着說道，“陛下，臣對陛下是忠心耿耿，這麼多年來臣的忠心，陛下都是看在眼裡的，王叔一定是對臣有什麼誤會，希望陛下明鑒……”

　　紂王臉上露出為難的神色，比干有些心急，這次如此機會萬萬不能再錯過了，可是紂王卻是一擺手止住了比乾的說話，開口說道，

　　“王叔，這些年來，他們兩個人跟着孤王，為孤王辦了不少事情，孤王相信他們心中是有大商的，這件事情還是算了吧，孤王相信他們是無心之失，”然後紂王又對着費仲尤渾說道，

　　“雖然是無心之失，但你二人有錯卻是事實，讓你二人罰俸三年，你二人可有異議？”

　　費仲尤渾對視一眼，都在對方眼中看到了逃過一劫的欣喜，他們跪坐在地上叩頭不已，“陛下聖明，陛下聖明，臣無有異議……”

　　紂王又對比干說道，“王叔，你覺得這樣怎麼樣？”

　　比干張了張嘴，什麼都沒有說出來，他無奈地搖了搖頭，“老臣無話可說，希望，希望陛下……”比干頓了頓，然後才又接着說道，

　　“老臣年老無力，恐怕再難擔任亞相之職，請陛下另謀賢臣吧！”

　　紂王一驚，沒想到比干要辭官，可是隨即他就是一怒，這是對孤王不滿，用辭官來威脅孤王嗎？哼，孤王豈能受你的威脅？

　　“好，既然王叔不想為官，那就回府上好好休養吧。”紂王淡淡地說了一句。

　　比干再度搖了搖頭，他輕輕地嘆息了一句，轉身離開了王宮，大商就毀在這君臣手中啊，大商已經壞到骨子里了，即便是追回了姬昌又如何？還會有王昌、李昌冒出來……

　　大商不存，我也就隨它而去罷了。這是祖宗的基業，我沒能保住它，是我的過錯啊！！比干往外走着，兩行濁淚順着臉頰流了下來。

　　說到此處，想必都可以猜到——

　　昨天晚上離去的那一小隊人馬，正是姬昌等人了，他們在比干發現端倪的時候，已經穿過了潼關，向著最後的臨潼關而去。

　　與此同時，他們身後的殷破敗，還有八百里加急文書已經向著五關而來。

　　姬昌幾個人過了潼關之後心神有些放鬆，再有多半天的路程，他們就可以到臨潼關。出了臨潼關，那麼大商想要再追擊他們一群人，那麼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因此他們都是有些放鬆，在加上姬昌年老體衰，經不起折騰，一夜騎馬奔馳他很是吃不消，因此他們的速度也是稍微慢了半分，但是依然能夠在天黑之前到達臨潼關前。

　　在眼前出現一道雄關的時候，所有人的眼中同樣一喜，可姬昌忽然感覺有種心驚肉跳的感覺，他往前一看，卻是倒吸了一口冷氣，在臨潼關前竟然列了一隊人馬，似乎有兩三千人。

　　為首一員大將，在姬昌注意到他們的時候，也注意到他們一群人，只見那大將先行，而後就是戰馬齊喑，所有兵卒竟然向著他們包圍過來。

　　姬昌臉上一變，疾呼一聲，“快後退，這群人恐怕是衝著我們來的，快退……”

　　這個時候所有人都注意到這隊人馬，頓時心中大慌，不用姬昌招呼，他們就撥轉馬頭向著身後飛奔而去。

　　但是他們沒跑出去半里地，忽然一個尖細的似乎被捅了菊花一般的聲音忽然劃破空間傳到眾人的耳中，“你們快看，前面也有人，咱們被包圍啦……”

　　果然，在他們的身前也有一隊人馬，這隊人馬散成一片，比身後的還要多，目測有五六千人。兩桿大旗，其中一桿上書‘殷’字，一桿上書‘余’字，來者應該就是殷破敗和余化龍了。

　　姬昌口中泛苦，前有埋伏後有追兵，今日自己就敢命絕與此不成？

　　轉眼間，兩隊人馬都來到了姬昌的跟前，一個大包圍圈，將西岐眾人圍了起來，憑藉他們的力量，是插翅難飛。

　　西岐眾人圍繞在姬昌身邊，將姬昌和姬發保護起來，可是這樣的保護，在這近萬人的包圍之中，根本沒有任何的意義。

　　姬昌走出包圍圈，對着後方追過來的殷破敗、余化龍，還有前面堵住自己的臨潼關總兵張鳳，拱了拱手，“三位將軍，不知道三位圍住老夫所為何事啊？”

　　姬昌於萬軍之中侃侃而談，只是這份氣度就讓人嘖嘖稱奇，姬發感嘆自己父親的境界高深，可是心頭卻是一苦，再高的境界現在也沒用了。

　　可是他不甘心，明明就要成功了，只要過了臨潼關，那麼迎接自己的就是一片坦途，為什麼在最後關頭功虧一簣？為什麼？上天不公啊……

　　殷破敗和張鳳都沒有說話，余化龍卻是大喝一聲，“我等奉王叔比干之命前來捉拿叛逆姬昌，及其從屬眾人，你等還不快快束手就擒，也好成全了我三人的功績，哈哈……”

　　姬昌眼中光芒一閃，果然是比干出手么？老夥計，這次你可真是不給我留半點餘地啊，真不愧是你啊……

　　就在西岐眾人陷入困境的時候，忽然憑空一聲驚雷響起，但見一個面如藍靛、發如硃砂，巨口獠牙，背生雙翅的人，拍打着雙翅停在西岐眾人的頭頂。

　　只見那人手中光華一閃，一根金棍出現在他的手中，被他狠狠往地上一擲，一聲巨響，金棍狠狠地插在了西岐眾人面前的地上，而後他的聲音若驚雷般響起，

　　“雷震子在此，誰敢傷我父……”

　　PS：感謝殘月戰狼的票票，謝謝。

# 第262章 破圍回歸

　　話說，姬昌眾人逃到了臨潼關前，被臨潼關總兵張鳳、潼關總兵余化龍、朝歌守將殷破敗圍困，在這千鈞一發之際，忽聽到平地起了一聲驚雷。

　　一個藍臉紅髮、血口獠牙、背上雙翅的人出現在了姬昌等人的頭頂處，一聲怒喝驚到千軍萬馬，來人正是雷震子。

　　雙方具驚，誰也沒有想到會有人突然出現，而且僅僅只是一個人。但顯而易見，奇人異象，這人必然是修鍊有道術護身。

　　這個時代，道術絕對不是什麼空穴來風的事，有很多人都見過修道之人，見過他們精妙的道法，因此對於突然出現的雷震子，余化龍等人都是立刻警覺起來。

　　而西岐這邊的人則是統一臉上露出了一絲驚訝和欣喜，便是姬昌臉上也是微微奇怪的表情，雷震子的名字他好像很熟悉，很快他就想到了源頭。

　　姬昌曾經為自己卜算過，自己會有百子之命，而自己的第一百個兒子正是他來朝歌路上遇到的一名嬰兒，隨後那嬰兒就被一道人收為弟子，當時姬昌決定為他起名——雷震子。

　　沒想到如今自己陷入危境，來救自己的正是這個只見過一次面的小兒子，可是這孩子小時候白白凈凈的，怎麼現在生成了這副模樣？

　　震懾住眾人，雷震子卻是閃動着翅膀慢慢落在了姬昌的身邊，一把提起金棍握在手中，將姬昌護在身後，瓮聲說道，

　　“父親大人，孩兒來遲了，讓您老人家受驚了，你放心，孩兒一定會救您出去，把您平安送回到西岐去的……”

　　姬昌臉上閃過一抹欣慰，“好孩子，真是難為你了……”

　　聽到兩個人的對話，便是姬發都是一臉的驚愕，這人是父親的兒子？為什麼從沒有聽說過？難道是父親來朝歌之後收的義子？

　　倒是有當年隨着姬昌一起來朝歌的老人，似乎想起了什麼，不過他們也是不太確定，畢竟姬昌是有一百個兒子，而且這樣的老人，只有極少數跟着姬昌逃了出來。

　　這次為了能夠減小目標，姬昌和姬發挑選了十三個人跟隨他們一起逃離朝歌，其他人包括錢主簿在內都是棄子，而當年姬昌帶來朝歌的人，只有兩人跟着他們逃了出來。

　　一邊的余化龍一聲怒喝，“原來是西岐的叛逆，今日來了便別想走，你有道術又能如何，還能敵過我的千軍萬馬不成？”

　　而一邊的張鳳和殷破敗對視一眼，都選擇了沉默。姬昌賢名遠傳天下，他們本不想為難姬昌，現在余化龍站出來，他們自然樂得這樣。

　　雷震子一聲怒吼，“大膽，你是什麼人，竟然敢在這裏大放厥詞，你倒是看我敵不敵得過你們這區區人馬……”

　　雷震子氣焰極其囂張，余化龍一愣沒想到雷震子這麼強硬，難道他真的可以以一敵萬？他的心中也是犯了嘀咕。

　　這裏就要說一下了，雷震子資質非凡，而且又是秉承量劫氣運而生，修鍊起來就好似吃飯喝水一般輕鬆，短短七年間如今已是玄仙巔峰修為，別說一萬人，便是百萬人都不一定是他的對手。

　　玄仙巔峰聽起來好像很高了，實則不然。

　　因為這一個雷震子沒有得到風雷二杏，並沒有完美地成長起來。封神原著之中雷震子被老師雲中子賜予風雷二杏，得風雷之力，得風雷二翅，在闡教三代弟子中僅僅只次於楊戩哪吒的存在。

　　而如今雷震子背後的翅膀，是雲中子為他煉製的法寶，後天靈寶級別，也算是件寶貝，但是比之風雷二杏催生出來的先天風雷二翅，差了不知凡幾。

　　既然雷震子能夠滅掉這些人馬，為什麼沒有出手呢？因為他下山之前，雲中子再三提醒他不得隨意殺生，否則業力纏身，必遭不測。

　　再一個就是雷震子出手之後，不能確保姬昌等人的安全，畢竟對方有近萬人，他的目的是救人，不是殺人。

　　於是雷震子遲遲沒有出手，而是想要將嚇退這些人。

　　他手中金棍舞得風車一般，天上忽然劈下一團雷光，落在金棍之上，噼里啪啦的電光閃爍在雷震子的身上。

　　然後但見雷震子手中的金棍一指百丈開外的一顆大樹，一道雷光從金棍上脫飛出去，正劈在那大樹之上，十數丈的大樹，立刻變得焦黑，燃起了大火。

　　熊熊的火光照亮了眾人的臉龐，一股股的熱浪向著他們撲過來。

　　所有人的眼中閃過一絲愕然，這威力實在是太恐怖了一些，若是落在自己身上，定然是要被燒得灰都不剩吧？

　　便是余化龍這個時候也是有些遲疑，畢竟雷震子的剛才那一擊實在是太強大了，他根本沒有辦法應對。但是他不想放走姬昌，他在邊關守城，不曾立過什麼大功，現在若是能夠抓住姬昌，送回朝歌，自己將是大功一件，加官進爵不在話下。

　　余化龍大喝一聲，“眾將士聽我號令，拿下姬昌，本將重賞一百金，這鳥人只有一個人，他根本不可能是我們的對手……”

　　余化龍大叫着，可是忽然他眼神一跳，看到了從雷震子的方向飛過來一團亮光，他一個身子一偏，就想從馬上滑下來，可他還是慢了一步，他感覺身上一麻，然後就全身失去了知覺。

　　再看余化龍的位置，他倒在地上抽搐着，頭髮直立，臉上焦黑，在他身邊的地上有一截黑炭冒着濃煙，卻是他剛剛騎乘的戰馬。

　　所有人感覺身上一冷，然後所有人都不覺地後退了兩步，而且雷霆本就具有震懾力，有些馬屁已經不自主地後退了好幾步，而且一直躁動不安。

　　雷震子煽動翅膀，“放我們離去，我就放過你們，若是不然，那傢伙就是你們的榜樣……”然後他對着姬昌低聲說道，

　　“爹爹，您跟進我，孩兒我這就帶您出去……”

　　然後雷震子帶頭向著西岐的方向走過去，那個方向的兵卒你看看我我看你，都不知道該怎辦。若是不讓路，萬一這位發狂，自己可不夠他殺的，若是讓開，那麼上級必然是要追究自己的責任。

　　就在他們為難的時候，雷震子手中的金棍一指，一道雷光在他們的腳下炸響，然後他不由自主地後退了十幾步，還有幾匹戰馬受了驚，發起了狂。

　　包圍圈出現了缺口，然後在雷震子的帶頭下，他們一群人直接出了包圍圈，過了臨潼關。

　　這期間有人請示張鳳和殷破敗，可是二人都是按兵不動，直到姬昌出了臨潼關，他們才點齊兵馬，向著他們一行人掩殺過去。

　　出了臨潼關，過了五關，便是金雞嶺，金雞嶺已經算不得是大商掌管的地方，介於西岐和大商之間，此處地形複雜，荒林莽莽，想要追捕姬昌，卻是已然不可能了。

　　不提張鳳和殷破敗救下余化龍，然後三人商量該如何上書紂王，才能盡量減小自己等人的過錯。

　　單說一說雷震子護着姬昌一行人，穿過金雞嶺，便進入到了西岐的地界，而他們一出現在西岐的地界，伯邑考立刻就知道了。

　　對於雷震子的出現，他倒是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但是姬發和姬昌一起平安回來，倒是讓他有些意外，難道是闡教之人出手了？應該是，看雷震子出世就知道了。

　　不過他們回來，事情才變得有意思，畢竟沒有了姬發的商周之爭，豈不是太單調了一些？既然他們都回來了，他自然是要做一個世子該做的事情。

# 第263章 太上西伯

　　話說，在雷震子的護送下，姬昌一群人終於到了西岐的境內，而在他們踏上西岐土地的時候，伯邑考就知道了他們的行蹤。

　　作為姬昌定下的世子，伯邑考自然是要去迎接他們，這裏面一個是自己的父親，一個是自己的弟弟，而且前者被困羑里七年，後者將他解救出來，自己是必要去親自迎接的。

　　伯邑考帶着自己的血羽軍，直奔金雞嶺方向而來，在姬昌他們過了金雞嶺，走了不出五十里，就聽到遠處傳來一陣沉悶的轟鳴聲。

　　他們都是經驗豐富之人，臉上立刻變得陰沉，這聲音分明就是就是馬蹄行進的聲音，而且隨着聲音越來雨越大，他們看到對面出現了一片紅影。

　　雷震子渾身立刻變得緊繃，手中的金棍也不由得緊了緊，姬昌也是變得凝重，西岐境內什麼時候出現了一批穿紅色衣服的軍隊？

　　誰也沒有注意到姬發的臉色忽然變得難看，因為他認出了對面軍隊的身份，正是伯邑考親自組建的血羽軍，他們的標誌就是那一身的暗紅色。

　　按照伯邑考的話來說，那是被鮮血染紅乾枯之後的顏色，只有鮮血才能鑄就一支鐵血之軍，因此他選擇這種顏色的衣服，就是為了激勵他們。

　　對面那支軍隊的速度很快，而姬昌一群人則是直接停了下來，嚴陣以待，雷震子已經慢慢地飛到了空中，手中的金棍閃爍着耀眼的電光。

　　對面的那支軍隊越來越近，而這個時候姬昌卻是忽然發現最前面的那個年輕人有些眼熟，他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身邊的姬發，而姬發臉上滿是複雜，

　　“發兒，你知道對面來人的身份吧？”

　　“父親，來的應該就是大哥，還有他手下的血羽軍了……”姬發的口中滿是乾澀，雖然他不願承認，但是他知道自己與大哥之間已經差了太多太多。

　　但是隨即他眼中就是一陣堅定，但是自己還沒有輸，自己還有機會，自己把父親救了回來，父親一定會記得我的好，那麼我就還有機會繼承父親的基業。

　　姬昌聽了姬發的話，臉上一愣，他雖然聽姬發提起過鎮封軍、血羽軍的名頭，但是並沒有什麼準確的感念，而且在他看來大兒子可能確實練出了兩隻強兵，但是人數太少，根本形不成有效的戰鬥力。

　　但是現在真的見識了這支軍隊，他卻是改變了自己的想法，因為他發現對面的這支騎兵的素質實在是太高了，他們的馬蹄聲幾乎連成一片，僅僅聽着，就有種賞心悅目的感覺。

　　等到了近前，也不

　　見軍隊有任何減速的趨勢，他們越來越近，他們甚至能夠看到對面那一張張冷峻的面龐。

　　在距離僅僅五十米的時候，他們所有人手中的韁繩忽然往後一拽，所有的戰馬立刻止住，那種動與靜的極致變換，給了在場眾人極大地震撼。

　　便姬發也只是聽過鎮封軍血羽軍的戰績，從沒有見過他們的軍容，如今一見，他忽然心中一陣羡慕，倘若這樣的軍隊是自己的，那該有多好？

　　在軍隊的最前面是一個身穿白衣的年輕人，看上去二十三四歲，他邁腿下了戰馬，緊走兩步，來到姬昌眾人的面前，躬了躬身，

　　“父親，您終於回來了，孩兒來接您了～”

　　姬昌心中嘆息着，卻是將伯邑考扶了起來，歲月改變了很多的東西，尤其是當年那個有些文雅的孩子，如今已經變得張揚與霸道。

　　而原本英姿勃發的發兒，現在卻是變得有些銳氣散失，有些趨於平庸了，不，確切地說是他依然也很優秀，但是在伯邑考的面前，卻是被遮掩了原本的光芒。

　　“好，來了就好，來了就好啊，我們先回西岐吧！！”姬昌臉上露出溫和的笑容，拍着伯邑考的肩膀，笑眯眯地說道。

　　伯邑考的臉上表情不變，卻是來到了姬發的面前，“二弟，這次多虧了你，回去之後大哥一定請你喝酒……”

　　姬發的臉上擠出一個難看的笑容，“大哥哪裡的話，這都是我應該做的……”

　　“好，你有這樣的覺悟大哥很欣慰，回去之後我們一定好好聚聚，”然後他忽然扭頭，對着一邊冷眼看着自己的雷震子笑眯眯地說道，

　　“這位應該就是雷震子弟弟吧？早就聽說過你的大名，這次你能出手相助，我真是很高興啊！”

　　雷震子藍汪汪的臉龐忽然變得微微發紅，“大……大哥，這都是老師讓我來的，而且我也很想見見父親……”

　　“那也是你的功勞……”伯邑考大笑着說道，他看到雷震子出現，就知道他在姬昌回來的路上必然是出了很大的力，因此他才會這麼說的，故意和雷震子拉好關係。

　　雷震子這個人，怎麼說呢，這個人的實力不高，但是在闡教這邊三代弟子之中絕對是排的上號的，而且他還是姬昌的義子，若是能夠收到自己的賬下，無論對自己的勢力還是聲望，都是一個不小的提升。

　　不過雷震子要嚴格說起來，也根本不算什麼，伯邑考知道，這次封神之劫，有自己本尊攪局，恐怕金仙才是主角，太乙境不過是打醬油的，況且因

　　為錯失了風雷二杏，雷震子還不過是玄仙巔峰。

　　因此，對雷震子的策略，伯邑考是儘力拉攏，成則成矣，不成也無傷大局。

　　但是現在伯邑考卻是發現雷震子這孩子真是單純的可以，只不過稍微誇了他兩句，竟然就臉紅了，這個時候，他才突然想到，好像雷震子才只有七歲吧？

　　看着比自己高了一頭多的雷震子，伯邑考嘴角抽搐着，這是吃什麼吃的，七年長這麼大？但是心智比七八歲的孩子略高，但是比成人還是不足，這樣的好孩子當然是一定要收到自己的賬下了。

　　於是一路上伯邑考和雷震子是越聊越開心，越聊越投機，就差磕頭再拜一次兄弟了。

　　姬發在一邊的看得甚是蛋疼，在路上的時候，他就潛移默化地給雷震子灌輸伯邑考不是好人的思想，他不管父親死活，不敢去朝歌把父親接回來，是個大大的壞人。

　　但是姬昌就在身邊，因此姬發也不敢做的太過於明顯，這是稍微影響一下雷震子的判斷一下而已，可是這次要伯邑考，伯邑考卻是對着雷震子一陣猛誇，搞得雷震子無所適從，心理防線立刻崩潰。

　　然後雷震子就這樣從姬發的身邊，乖乖地到了伯邑考的身邊，伯邑考倒是沒有感覺到什麼，但是姬發卻是感覺到了莫大的失落，自己真是要比大哥差那麼多嗎？

　　姬昌卻是將自己的心思都放在了這支軍隊上，他對軍務也懂，可就是懂，他才越感覺到可怕，整齊劃一，行進有據。這樣一支軍隊人數雖然不多，但是就好似一支長箭，可以將敵人的軍隊撕開一個口子。

　　一路無話，他們很快就到了西岐城下，散宜生和南宮適已經率領文武百官在城外迎接了，看到血羽軍回來，尤其是軍中那個微微老暮的身影，他們大多數人的臉上都是有些複雜。

　　散宜生帶頭，高聲說道，“恭迎侯爺回歸西岐……”

　　姬昌眉頭微微一皺，是侯爺，不是主公，他似乎察覺到了什麼，但是他沒有表示什麼，而是擺了擺手，

　　“好了，這些年多虧了大家，具體的事情我們明天議會再說……”

　　姬昌身後的伯邑考忽然站起身來，“父親，這些年來您不在西岐，西岐的變化很大，恐怕您一時間適應不了，我覺得您還是好好休養一陣子，議會的事情有孩兒在，您不用擔心……”

　　姬昌臉上一沉，這是要奪權嗎？

　　而一邊的姬發，幾乎要跳起來……

　　ps：感謝玉蟾真人的票票，感謝。

# 第264章 欲請太公

　　話說，姬昌終於是回到了西岐，伯邑考親自率血羽軍去迎接，不過當姬昌提到明天議事的時候，伯邑考忽然說了一句話。

　　姬昌聽了伯邑考的這句話且驚且怒，伯邑考說得好聽，什麼對西岐不熟悉，好好休養一段時間，可是這一休養，那還有機會重新掌權嗎？

　　姬昌深深地看着自己的大兒子，後者則是面露微笑地看着姬昌，好像他真的是為姬昌着想一般。

　　姬昌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剛剛回到西岐，自己的兒子就給自己來着這麼一手，可是你真的以為自己可以掌控西岐嗎？

　　姬昌不相信，自己經營西岐數十年，你小子掌管西岐滿打滿算也不過七年時間，對西岐的掌控，你還差的太遠。

　　現在我就讓你知道，有些事情是做不得的。

　　姬昌的眼中閃着幽幽的光，他感覺自己的威嚴受到了挑釁，你可展現自己，讓我把西岐傳給你，可是你不能直接從我這裏拿走。

　　姬昌一扭頭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了對面的文武百官，他忽然發現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為對面沒有一個人敢與自己對視，他們都默默地低下了頭。

　　姬昌長長地吸了一口氣，他輕輕地呼喚了一聲，“散大夫，你對世子的提議有什麼看法？”姬昌的聲音已經有些沙啞，他隱隱感覺到了不好的事情。

　　散宜生緩緩的地抬起頭，臉上有些猶豫和迷茫，看了看姬昌那充滿希冀而又略顯渾濁的眼睛，又看了看他身邊微笑地看着自己的伯邑考，他臉上閃現出一抹愧疚，

　　“侯爺，臣讓您失望了，臣同意世子的看法，侯爺您年紀大了，又在朝歌受了這麼多年的苦，以後就不要這麼勞累了，西岐的事情有世子在，不會有事的……”

　　姬昌的眼皮慢慢地垂下，他的心也在逐漸下沉，自己的百官之首已經投靠他了，難怪他有如此信心。然後姬昌似乎突然想起了什麼，目光看向了南宮適，

　　南宮適一臉愧疚，低着頭，也不敢看姬昌，姬昌看他樣子，就已經知道了他的選擇。呵呵，自己的西岐，竟然已經易主了嗎？

　　雖然，易主的對象是自己的兒子。

　　姬昌扭頭看了看身邊的伯邑考，他依然是剛才那親和的笑容，可是落在姬昌眼中，他卻是在其中感覺到了莫大的諷刺，他慢慢地扭過頭，聲音變得有些低沉沙啞，

　　“考兒真是個孝順的孩子啊，既然如此，為父就好好修養那個一段時間吧！

　　”說完這句話，他便直接向著西岐城內走去。

　　蒼老的背影忽然變得有些佝僂、單薄、老邁……

　　有些人的眼中露出微微的不忍，可是更多的人眼中卻是興奮，因為今天的事情證明了一件事，一個時代過去了，另外一個時代已經開啟，而自己這群人的就是見證時代變更的人。

　　之前他們還怕一旦西伯回來之後，世子所做的事情都會付諸東流，甚至西伯會將自己的爵位傳給二公子，可是今天伯邑考的表現，讓他們感覺熱血沸騰。

　　從今之後，將再沒有人能夠阻擋世子的步伐，世子必然能夠帶領西岐走上最輝煌的未來，沒有人對此表示懷疑。

　　但是，依然有一部分人對伯邑考有些失望，因為伯邑考的做法違禮了，他這樣得來的西岐大權，是不光彩的，是不應該受到支持的。

　　不過持有這樣態度的人只是很少數的人，無關大局。

　　像散宜生、南宮適、太顛等人，伯邑考早就和他們打好了招呼，他們雖然沒有明面上支持，但是也沒有表示反對，因為他們知道，伯邑考執掌西岐以來，西岐都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姬昌的身後跟着寥寥幾個人，其中就有一個滿臉失魂落魄的姬發，此刻姬發的心中是拔涼拔涼的，他的腦子裏面亂亂的，他萬萬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姬發做夢都沒有想到，大哥竟然敢如此強逼父親，強奪西岐大權，而且父親竟然默認了大哥的奪權，姬發在夢裡都不敢想象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可這樣的事情就切實發生在自己的面前。

　　姬發冒着危險去朝歌把姬昌救回來是為了什麼？還不就是為了能夠在姬昌的面前留下個好印象，讓他最後把西岐的大權傳給自己？

　　可現在是什麼情況？自己確實把父親救了回來，而且也應該在他的心裏留下了好印象，可是老爹失勢了，他就是留下再好的印象，西岐的大權也和他沒有關係了。

　　因為現在西岐的大權已經被大哥攥在了手中，而且不出意外應該不會再回到父親的手中，也就不存在落在自己手中的可能。

　　姬發感覺頭上的天都塌下來了，自己已經沒有希望了。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回到房間的，等他清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半夜了，他渾身已經被汗水濕透，一邊一個僕人靜靜地等着他，看到姬發清醒過來，立刻近前說道，

　　“二公子，侯爺吩咐，您要是醒過來，就去書房

　　找他……”

　　姬發苦笑一聲，‘侯爺’？自己老爹這侯爺也不長遠了，即便是能夠一直享西伯侯爵的爵位，但是西岐的軍政大權是不可能拿回來了，西伯侯名不副實。

　　父親這個時候叫我什麼事兒？難道是為了今天的事情？您老人家都沒有辦法，我能有什麼辦法？我的班底估計都被大哥清新乾淨了吧？唯一一個錢主簿還被自己的留在了朝歌。

　　“現在這個點兒？父親還沒有休息嗎？”

　　那個僕人恭敬地說道，“是的，侯爺說不管是什麼時候，他希望您能在清醒之後的第一時間去書房找他……”

　　姬發愣了愣，也沒有理會身上濕透了的衣衫，直接去了姬昌的書房，在姬昌的書房外，他就看到裏面燃着的燈火，父親還沒有睡嗎？

　　姬發輕輕地敲了敲門，姬昌蒼老的聲音傳了出來，“是發兒吧？你進來吧！！”

　　走進書房，姬發卻是發現姬昌在讀書，在燈火的映照下，此刻的姬昌顯得越發的蒼老，“父親，這麼晚了，您還不休息，有什麼事情還是明天再說吧？”

　　姬昌放下手中的竹簡，苦笑着說道，“你覺得我能睡得着嗎？呵呵……”

　　姬發默然以對。

　　“你大哥這次真是讓我意外啊，沒想到他能夠做到這種地步，也許……在他的手下，西岐真的能夠強大起來吧？”姬昌感嘆地說道。

　　姬發卻是感覺到莫大的悲哀，父親已經放棄反抗了？他已經接受了大哥名不正言不順的奪權？

　　“我知道你從小就有雄心壯志，從小就看不慣你大哥唯唯諾諾的樣子，我對你也很是欣慰，可是現在你大哥卻是做了我都做不到的事情，他的表現十分完美，西岐在他的手中只會變得更加強大，所以……”

　　“所以您就放棄了？您想讓我也放棄？”姬發幾乎是吼着對姬昌說道，多年來的壓抑此刻終於爆發，通紅的眼睛，聲音有些沙啞。

　　“是，”姬昌看着姬發，認真地說道，“為了西岐，我必須要這麼做，我希望你也能……”

　　“可大哥是強行奪取西岐大權，這是忤逆，是不忠不孝，西岐怎麼能夠交到這樣的人手中？”姬發吼着打斷了姬昌的話。

　　“父親，我知道一位大才，他就隱居在渭河之畔，只要我們能夠把他請出山，他一定能夠扭轉現在的時局……”姬發忽然似乎想到了什麼，好像抓到了最後一根稻草。

# 第265章 太公釣魚

　　話說，姬昌將姬發叫到書房裡議事，他說出了自己的決定，卻是讓姬發難以接受，因為他辛辛苦苦將姬昌救出來，為了什麼，還不是為了能夠得到西岐。

　　可是姬昌現在卻是什麼心思？

　　他想將西岐讓給伯邑考，因為他覺得伯邑考做得足夠好，西岐在他的手中，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他是真心為了西岐。

　　但是這樣的決定讓姬發難以接受，於是姬發提出渭河之畔有一位大才，若是能夠請動這位大才出山，一定可以幫助他們把大權奪回來。

　　姬昌對於姬發的提議不置可否，他只是有些好奇地問道，“哦，還有這樣人？為什麼我沒有聽說過？這是多久的事情了……”

　　“這位大才身份不明，自號姜太公，三年前定居於渭河之畔。他是位年逾七十的老者，但是其行動如風、吐氣如雷，比青年人還要健壯，他常常與人談論天下大事，胸中甚有才華，而且他訓練山中猴頭，竟然凜凜如軍……”

　　姬發的眼中閃着精光，這位姜太公一定是什麼隱世的高人，他曾經派人去暗中接觸這位姜太公，想讓他來輔佐自己，可是未能成功。

　　姜太公口中說在等待應等之人，現在時機未到，不是出山之時。

　　姬發卻是覺得自己名望不高，若是自己的父親前往，一定能夠請他回來，有他為父親出謀划策，那麼一定可以把西岐大權奪回來。

　　姬昌沉吟着，這個姜太公之名，他從未聽過，可是聽姬發的說法，倒是好像卻是是位大才，他沉吟了片刻，“好，你去準備一下，明日你隨我一起去渭河之畔……”

　　姬發心中大喜，父親被自己說動了，他又升起了鬥志，哪怕無法將那位大才請出山，只要父親還有心，那麼老大的位置就別想坐得安穩。

　　可是，姬昌真的是如他所想嗎？

　　姜太公，自然就是玉虛門下的姜尚，封神之劫的主人公，他為什麼出現在了渭河之畔呢？他不是應該先去朝歌城中找宋異人嗎？

　　然後火燒琵琶精，被派去監造鹿台，最終因為看不慣紂王的殘暴行徑，選擇了離開朝歌，來到了渭水之畔歸隱，等待明主的到來。

　　但是在這個世界，這一切事情都沒有發生，都是因為敖丙的緣故，在他的鼓動下，三清齊聚八景宮，絕不插手封神之劫，因此姜子牙也就免了朝歌之行。

　　三年前，姜尚正在昆崙山某處洞府中打坐靜修，忽然這天白鶴童子找到他，“師叔，廣成師伯找你，讓你去玉虛大殿……”

　　姜尚心中困惑，不知道廣成師兄找自己幹嘛，來到玉虛大殿，廣成子正在蒲團上打坐，察覺到姜尚到來，他睜開了眼睛，

　　“師弟，當年師尊離去的時候，許你一世榮華，如今時機到了……”

　　姜尚一呆，撲通一聲跪倒在地，“師兄，我一心向道，對人間富貴沒有任何的奢望，我想留在山上修鍊……”

　　廣成子一揮袖子，姜尚感覺到一股柔和的力量將他扶了起來，“師弟不必如此，這是師尊旨意，我也沒有辦法，不過等到凡間事了，你還是可以回山上來的……”

　　姜尚滿臉的不情願，可是也不敢在說什麼了，只聽廣成子接着說道，“師尊的意思，你現在就去渭河之畔等到時機，三年之後，你要輔佐的人自會出現……”

　　於是帶着元始天尊的旨意，姜尚來到了渭河之畔隱居，並且他也不傻，知道為自己打名氣，因此漸漸地關於他的名聲越傳越大。

　　姬發找過他，但是姜尚謹記廣成子的旨意，並未出山，而且他也看好西岐的發展，如今天下也就只有西岐具有爭奪天下的資本了。

　　但他看好的卻是西伯侯的大公子——伯邑考，雖然沒有見過伯邑考，但是對這位他卻是神交已久，不過他也不知道三年之後來請自己的是誰。

　　第二天早上，姬昌和姬發準備了一下，向著姜尚隱居的渭河之畔而去。

　　一路上，景色宜人，姬昌還好，此刻他已經將心態放平穩，他已經看淡了這一切。姬發卻滿是激動，看他通紅的眼睛就知道，他昨晚沒怎麼睡覺。

　　馬車行進，忽然從遠處傳來一個悠揚的歌聲，

　　“憶昔成湯掃桀時，十一征兮自葛始；堂堂正大應天人，義旗一舉民安止，僅經六百有餘年，祝網恩波將歇息；…………”

　　姬昌遠遠眺望，卻是看到了一個挑柴的人影，那歌聲正是他唱出來的，他喚左右將那個樵夫叫過來，那個樵夫滿臉憨直地來到了姬昌的馬車前，

　　姬昌滿臉和藹，“這位小哥，不知道剛才的歌你是跟誰學的？聽着好像很有意思啊……”

　　那個樵夫笑呵呵地說道，“那是山上的老神仙教的，俺聽着有意思就學了過來了，老人家你要是喜歡，俺可以教你……”

　　姬昌眼睛一亮，“哦，老神仙嗎？”

　　“是啊，老神仙可厲害了，他會治病，還懂好多好多我們都不懂的東西……”

　　“不知道老夫能不能去見見老神仙，正好我有點事情想麻煩他……”

　　“這樣啊，你們沿着渭河往前走，再有二三里路，你們就能遇到老神仙了，老神仙就在那裡釣魚，說來也是件趣事，老神仙釣魚可是很有意思的……”

　　“哦，什麼趣事？”姬昌好奇地問道。

　　“這個啊，你們自己去看吧，我要去賣柴了……”說完話，樵夫挑起柴，向著遠處而去。

　　姬昌笑着對樵夫拱了拱手，“謝謝小哥了～”

　　姬昌索性直接下了馬車，沿着渭河往前走，這邊的景色真是不錯，他忽然覺得在這種地方隱居也是一個不錯的決定。

　　他下了馬車，其他人自然也不可能在坐在馬車上，於是一群人便沿着渭河向前走，終於在他們的前方出現了一個身披蓑笠的老者，

　　老者手中扶着魚竿，身邊有一魚簍，看樣子是在釣魚。

　　姬昌眼睛一亮，向著那老者的地方走過去，等到他們走到老者十丈之內的時候，老者突然開口說道，“不要再過來了，你們人太多，聲音太大，把魚都嚇跑了……”

　　姬昌眾人都是腳下一頓，這也太不給面子了，有人就要去訓斥老者，畢竟姬昌還是西伯侯，姬昌攔住那人，笑呵呵問道，

　　“這位老先生可是姜太公當面？”

　　姜尚卻是有些不耐煩地說道，“不是告訴你們了，我在釣魚，不要打擾我，你們把我的魚都嚇跑了，有什麼事情一會再說……”實則他的眼神卻是瞟向姬昌，注意他的反應。

　　姬昌臉上絲毫不變，倒是他身邊的人都是怒容滿面，姬昌笑呵呵地就在一邊看着姜尚釣魚，其他人無奈，只能默默地跟在姬昌的身後。

　　大約過了半刻鐘之後，姜尚忽然把魚竿抬起來，然後從自己的懷中取出一個小布包，掏出一點魚食，認真地掛到魚鈎上。

　　這個時候，姬昌眾人可是看得分明，姜尚用的是一根直鈎，這東西簡直就不能說是魚鈎，說它是針的話，似乎更貼切一些。

　　姬昌他們一群人差點把眼珠子瞪出來，您老人是真想釣魚嗎？您還怕我們把魚嚇跑了，就算沒有我們，您覺得自己能釣到魚嗎？

　　您這不是釣魚，而是餵魚。

　　這個時候，他們也終於知道了那個樵夫所說的釣魚很有趣，是什麼意思了。

　　而姬昌的眼中卻是閃過一道亮光，眼看着姜尚把魚鈎拋進渭河之中，再度老神自在地在那‘釣魚’，他們終於有些不淡定了。

　　姬發卻是有些忍不住了，“老先生，您這樣能釣上魚來嗎？”

　　姜尚輕輕地聲音傳過來，“所謂願者上鈎也！！”

　　就在他說完這句話，魚鈎劇烈的扯動，顯然是有一條大魚，姜尚哈哈大笑，狠狠地將手中魚竿拉了起來。

　　當魚鈎出水，看到釣上之物的時候，所有人的臉都黑了，好似鍋底一般。

　　魚鈎上郝然掛着一隻王八，在半半空中搖頭擺尾，甚是風騷……

　　雲端上一個道裝男子，捂着肚子，笑得渾身抽搐，“姜太公釣魚——王八上鈎，真是太給力了，哈哈哈……”

# 第266章 刁難西伯

　　話說，姬昌帶着姬發等人，前去渭河之畔請姜尚出山，他們也確實在渭河之畔成功地見到了姜尚，而且姜尚也確實給了他們很大的驚訝。

　　他的行事很是高深莫測的感覺，姬昌察覺到了姜尚的用意，臉上微笑不語，卻是默默地準備接受姜尚的考驗。

　　但是當姜尚說完願者上鈎，卻釣上來一隻王八，饒是姬昌修養極好，此情此景也是有些臉黑，這特么不帶這樣的吧？你這是在罵我們嗎？

　　但是姬昌注意到姜子牙臉上的驚訝，頓時知道這件事情也不在他的掌握之中。可您是高人啊，這樣的事情怎麼能夠出現呢？

　　這一切應該都在你的掌控之中才對，發生這樣的事情，您不覺得有損您高人的身份嗎？

　　別說姬昌臉黑了，姜子牙氣得都快罵娘了，今天是他算計好了的，是師兄所說的三年之期，會有人來請自己出山，那就是自己要等待的明主。

　　可是現在特么的發生了什麼？自己還沒有拜主公呢，一不小心就先隱晦地罵了主公是王八，以後還怎麼相處啊？這他么的叫什麼事兒啊！！

　　為了今天自己可是準備了整整一年時間啊，今天全都毀了。

　　一年時間里自己什麼都沒有釣上來，魚食不知道搭進去多少，沒有一條魚上鈎。今天突然釣上來一頭王八，而且時機趕得如此巧妙，老天是不是在玩我？

　　姜子牙看着眼前搖頭晃腦的王八，恨不能一下捏死這小東西，就是它壞了自己一年的準備，以後子還怎麼和主公相處啊。

　　那王八絲毫沒有感覺到周圍尷尬的氣氛，它搖頭擺尾地在半空中掙扎着，然後不知道怎麼突然就掙脫了魚鈎，落到了渭河之中。

　　落下去之後，它並沒有直接離開，而是在原地遊了三圈，似乎是在炫耀，又似乎是在嘲笑岸上的眾人，然後才沉入水中，不見了蹤跡。

　　岸上的場面一度尷尬，所有人都感覺一群烏鴉從天空飛過，不知道應該怎麼化解此刻近乎於凝固的氣氛。

　　姬發剛剛聽到姜子牙那句‘願者上鈎’就知道了他的心思，而且又想到父親的表現，頓時心中感嘆，自己比父親還是有很大的差距，至少父親早就看穿了他的意圖。

　　可是後來姜子牙釣上來一頭王八，姬發瞪着眼睛卻是不知道該說什麼，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這老頭不是故意的吧？

　　最後還是姬昌乾咳了一聲，打破了沉寂，“先生今天的釣魚是不是結束了？我們是不是該好好談談了？”

　　姜尚順坡下驢，笑呵呵地說道，“是啊，今天就先到這裏，不知道諸位找老朽有什麼事情？”

　　姬昌微不可查地點了點頭，這老頭也算識趣，剛剛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意外，反正自己被他擺了一道是事實，這老小子若是再擺譜，老子現在轉身就走。

　　於是姜子牙帶着姬昌眾人到了自己所居住的茅屋，茅屋雖然很小，但是很收拾得很乾凈，而且沒有什麼過多的裝飾之物，倒是在他的床頭上擺着幾卷竹簡。

　　在茅屋之中坐下之後，姬昌很是溫和地問道，“老先生在這裏住的還習慣嗎？為何不去城中居住？那裡也方便一些……”

　　姜尚捋了捋自己白花花的鬍子，滿臉愁苦，“非是不願，而是怕戰火波及……”

　　“哦，不知道老先生對如今天下大事有何見解？”姬昌的眼中閃過兩道精光，看似無意地問道。

　　姜子牙呵呵一笑，“見教倒是不敢當，老朽倒是有些自己的見解，倒是可以與先生分享一下……”

　　“願聞其詳～”姬昌微微拱了拱手。

　　“成湯六百年基業，如今已經到了大廈傾覆的邊緣，紂王昏庸，寵信奸臣費仲尤渾，而且到如今，首相死諫、國師辭官、太師外調，王叔病休，朝中已經沒有什麼人可以阻止陛下了……”

　　“陛下昏庸，外加妖后禍亂後宮，逼死姜皇后，謀害東伯侯姜桓楚，如今新任東伯姜文煥、南伯鄂順，一起舉旗，武成王和北伯侯對抗兩大諸侯，如今紛戰已久，勝負難料……”

　　“而且即便是大商能夠平定東伯和南伯的叛亂，也必然是元氣大傷，大商由盛轉衰就在當下，可是天下戰火已起，三年五載恐怕平息不得，戰亂年代，苦得是天下百姓啊！”

　　“況且即便是平息了戰亂又能如何，不過是治標不治本而已，必須要標本兼治方可解救天下之人。”姜子牙侃侃而談，立刻化身為憂國憂民的智者。

　　姜子牙沒有說標本兼治的方法是什麼，姬昌也沒有追問，因為姬昌猜得到姜子牙要說什麼，而姜子牙也猜得到姬昌不會同意自己的方法。

　　標本兼治的方法是什麼？無外乎就是推翻大商的統治，然後建立新的政權而已。

　　姬昌推崇的就是恢復古代禮儀，怎麼會去造反，若是姬昌造反了，那麼他恐怕會失掉一半如今已有的好名聲。

　　姬昌對着姜子牙拱了拱手，“老夫乃是西岐姬昌，為了西岐百姓，老夫想要請老先生出山，不知老先生意下如何？”

　　姜子牙臉上沒有絲毫的驚訝，顯然是早就猜到了姬昌的身份，他摸着鬍鬚上下打量着姬昌，最終緩緩地說道，“想要老朽出山，也不是不可能，不過……”

　　姜子牙證明了自己的才能，這個時候卻是再度端了起來，“不過老朽剛剛坐的時間太久了，無法走動，若是西伯侯能夠將老朽背去西岐，老朽就答應了……”

　　眾人聽了姜子牙的條件，差點吐血，老頭，你找借口也找個實在點的好不好，你還坐麻了腿，讓西伯侯背你，就是瞎子都你知道你這是在故意刁難。

　　在姬昌身後一個壯碩的年輕人，氣憤地高聲說道，“你這老頭太不講理，侯爺親自來請你出山，你竟然如此刁難侯爺，不想出山就直說，何必找這樣蹩腳的借口？”

　　姜子牙根本不會這個人的話，直接閉上了眼睛選擇了無視。

　　姬昌笑着攔住了那個人，笑呵呵地說道，“好，老夫就背老先生下山，到時候只希望老先生能夠盡心幫助西岐……”

　　姬發聽到姬昌的話，心中一驚，他連忙開口說道，“父親，您年紀這麼大了，怎麼能夠做這種事情，萬一出了什麼意外可還了得？還是孩兒來替您吧……”

　　說完這句話，姬發又扭頭對着姜子牙說道，“老先生，我是西岐二公子姬發，就由我代替父親背你下山吧……”

　　姜子牙上下打量了一下姬發，然後扭頭閉上了眼睛，表明了自己跌態度。

　　實則他心中卻是暗自驚訝，這位二公子的身上為何會有九五之相？若他是未來的人間之主，為何現在還沒有嶄露頭角，反而被大公子狠狠地壓着？

　　姬昌這個時候卻是制止了姬發，“好了，不要再爭了，就由我背老先生下山吧，放心，我可以的，我還沒有老呢……”

　　於是姬昌俯下身去，旁邊的人一愣之後幫着把姜子牙放到了姬昌背上，明顯可以看到姬昌的身體往下一沉，但是他卻是笑呵呵地說道，

　　“好了，回西岐，背着一位大才回西岐……”

# 第267章 子牙出山

　　話說，姬昌尋到了姜子牙，而他也確實發現姜子牙是自己需要的人才，可是姜子牙出山的要求，竟然要姬昌背他回西岐。

　　雖然眾人反對，但是最終姬昌還是背上了姜子牙，背上姜子牙的瞬間，他身體就是微微往下一沉，但是他的臉上不露分毫。

　　姬昌既然背上了姜子牙，自然是不可能再坐上馬車，要不然背着姜子牙還有什麼意義呢？

　　姜子牙伏在姬昌的背上，心中卻是在感嘆，怪不得姬昌能夠有偌大的名頭，他即便是在刻意表現，可是能夠做到這種程度，已經是真的求賢若渴。

　　姬昌卻是越發的艱難，幾乎是走了百步之後，他的額頭上已經開始冒汗了，呼吸也變得粗重，三百步之後，姬昌已是汗如雨下，氣喘如牛。

　　他的腳下已經有些虛浮，每邁出一步都需要用盡他全部的力氣，周圍的人自然也是注意到姬昌的狀況，有人看不下去了，勸道，

　　“侯爺，您要不要休息一下？有些人也太不知道好歹了，竟然如此刁難您，您休息一下再走吧……”

　　姬昌臉上擠出一個勉強的笑容，“呵呵，不必了，老夫還可以，這有什麼，當年老夫翻山越嶺都不再話下，在那麼繼續走……”

　　這句話幾乎是一字一頓，粗重的喘息已經讓他無法正常地說話，周圍人搖搖頭，只能默默地跟在姬昌的身後。

　　五百步之後，姬昌的身體已經開始劇烈的搖晃，彷彿隨時都會趴倒在地上，而他背上的姜子牙卻是老神自在，絲毫也不擔心自己會不會被摔在地上……

　　姬發終於看不下去了，“父親，孩兒來替您吧，孩兒實在看不得您再受罪了……”姬發的話雖然有幾分虛假，但是紅紅的眼圈表示也有幾分真情蘊含其中。

　　姬昌堅定地搖了搖頭，只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也不理別人的勸阻，也不休息，姬發這個時候忽然大聲喊道，

　　“老先生，您也看到了，父親已經體力不支了，還是讓我來背您吧，父親若是有個萬一，想必您老人家也不好受……”

　　姬發的話一語雙關，軟硬兼施，可謂說得是極其有藝術，但是姜子牙只是淡淡地瞟了他一眼之後，就不再理會他了，而是伏在搖搖晃晃的姬昌身上閉目養神。

　　姬發搞得很是尷尬，一方面是為了彰顯自己孝心，另一方面是為了引起姜子牙的注意，因為他知道以後的西岐必然是有姜子牙的一席之地，自己若是能夠將他拉到自己的陣營之中，那必然是能夠具備與老大爭鋒的資本。

　　可是姜子牙根本不理姬發這茬，於是姬發的表現相當於白費了。

　　姬昌這個時候卻是有了另外一番感覺，因為他忽然感覺自己的身上充滿了力量，而背後的姜子牙也似乎是變輕了，他的呼吸逐漸地穩定下來，腳步開始變得矯健。

　　姬昌發現並不是姜子牙變輕了，而是自己力氣變大了，他背着原本十分吃力的重量，現在卻是沒有任何的壓力，他此刻甚至感覺自己一拳能打死一頭牛。

　　姬昌猜測自己的變化應該是與背上的那個人有關係，但是他的心中還是有些驚訝，他自己的情況自己最清楚，姜尚能將一個年老力衰的老者變得如此強大，這樣的方法若是用在士兵的身上，姬昌不敢想想其中的效果。

　　姬昌的變化沒有瞞過周圍人的關注，不過他們卻是不知道原因，只是猜測侯爺天生聖人，得到天地的幫助，只有姬發隱隱猜到了什麼，但是他看着伏在姬昌背上半死不活的姜尚，有些拿不準了。

　　這自然是姜子牙的手筆，他自然是不可能讓姬昌真的憑藉他自己的能力背自己回去。

　　因此在確定了姬昌的決心之後，他便出手了，不過是一顆低級的靈丹，塗抹到了姬昌的腦後，沒有什麼副作用，反而對姬昌年老的身體有調理的效果，可以清除他體內的一些暗疾。

　　這個時候，藏在雲端的某個身影，有些無聊地打了個哈欠，真是沒意思啊，不過那個姜太公釣魚的俗語從今以後是要變一變了。

　　這人誰啊，正是曾經的大商國師，本書的正主，東海龍王三太子敖丙。

　　至於那個王八，也是他的手筆，他當時不過是心中靈光一閃，沒想到效果好得出奇，現在他每每想到，腸子都有抽搐得痙攣的趨勢。

　　現在姜子牙入西岐是鐵定沒跑的事了，也不知道姜子牙最終會怎麼選擇。現在的西岐是伯邑考的，也不知道他是會轉向支持伯邑考，還是依舊支持姬發。

　　恐怕這件事情不是姜子牙能夠決定的，估計他要去玉虛宮中請教那群能夠做決定的人了，不過這件事情恐怕元始天尊都沒有料到，現在他們又不能聯繫元始天尊，這下就有意思了。

　　想到這裏，敖丙沒有再關注姜子牙，現在不需要考慮姜子牙的事情，西岐這邊的事情有伯邑考看着，自己需要去截教一趟了，姜子牙出山了，闡截之戰就在眼下，自己現在手握截教的權柄，必須要盡職。

　　姬昌的身體產生了變化之後，他幾乎是一溜小跑着回到了西岐，在西岐城外，姜子牙卻是說道，“主公，您可以把老朽放下來了，您現在的形象被百姓看到不好……”

　　姬昌沒有勉強，他將姜子牙放了下來，笑呵呵地說道，“老先生有大才，老夫一定會好好重用先生的，不過具體讓先生擔任什麼職位，我需要和世子商量一下……”

　　姜子牙雖然不知道發生在姬昌和伯邑考之間的事情，但現在他卻是從姬昌的話語之中聽到了一些不同尋常的意思，眉頭也不由得一挑。

　　“老朽全憑主公做主～”姜子牙沒有表現出什麼，彎了彎腰恭敬地說道。

　　一群人進了西岐城，早就有人將他們的消息稟告給了伯邑考，其實在姬昌帶的這群人里就有伯邑考的人，在他們一進城，就有人將整件事情都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伯邑考。

　　伯邑考早就知道詳細的事情，敖丙從雲端看得更加詳細，敖丙將這段消息傳給伯邑考的時候，伯邑考差點笑岔了氣，一邊的蘇己己皺着眉看他。

　　於是伯邑考將這件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訴了蘇己己，蘇己己捂着嘴笑了一番之後，白了伯邑考一眼，

　　“這件事情好像和傳說不同啊，是不是後來姬發覺得這段太猥瑣了，於是就把歷史改了？所以才有了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

　　伯邑考當然知道不是，因為歷史上的敖丙在這個時間已經死翹翹了，哪裡有時間去姜子牙的魚鈎上掛一隻王八，但是伯邑考自然是不可能將這件事情告訴蘇己己，有些事情好事瞞着她為好。

　　蘇己己這些年來已經逐漸地適應了自己的身份，西伯侯世子夫人，行為舉止也是有了大家閨秀、母儀天下的趨勢。

　　那一個白眼的風情，讓伯邑考小腹一熱，呼吸也粗重了三分，蘇己己自顧自地說這話，卻是忽然發現伯邑考的情況不對，剛欲轉頭，忽然被一個強勁的力量保住了，口中不由得一聲羞啐，

　　“要死啊，大白天的，你能不能想點好事……”

　　“我就是在想好事啊……”伯邑考一本正經地說道，卻是抱着蘇己己飛快地向著卧房而去，引起了蘇己己的一聲羞惱的驚呼。

　　半個時辰之後，伯邑考和蘇己己依偎着躺在床頭，蘇己己的玉手在伯邑考的胸口畫著圈圈，“你說咱們都兩年多了，怎麼還沒有一點動靜？是不是我的問題？要不……”

　　“怎麼？身為一個二十一世紀的大好女青年，也開始信奉封建主義的三從四德了？不要提什麼納妾的事情，我這一生，有你一個就夠了……”伯邑考一開始調笑，後來卻滿是深情地說道。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蘇己己是穿越者，或者還是因為伯邑考只是敖丙的分神，兩年了，蘇己己一直都沒有懷上孩子，在封建時代，這就是天大的事情，尤其是在伯邑考堅持不肯納妾的情況下。

　　PS：感謝玉蟾真人的打賞，感謝。

# 第268章 話挑姜尚

　　話說，姜子牙終於是被姬昌請來了西岐，伯邑考並沒有出現，因為這個時刻他正在做一些羞羞的事情，哪裡有功夫去考慮姜子牙的事情。

　　姜子牙被姬昌安排在了侯府之中，讓他靜候佳音，姬昌則是去休息了，雖然他得到了姜子牙靈丹相助，但是他畢竟年紀大了，現在一閑下來，也是有些身心交瘁。

　　晚上的時候，伯邑考和蘇己己在用飯的時候，忽然有人前來稟報，說是姬昌找他有事商量，讓他去姬昌的書房商量一點事情。

　　伯邑考頓時就知道是關於姜子牙的事情，其實他對姜子牙的安排也是有些苦惱，因為實在沒有合適的位置給姜子牙。

　　歷史上姬昌給了姜尚丞相之位，可是伯邑考不會、他也不敢。

　　若是姜子牙能夠支持自己，給他一個丞相之位也未嘗不可，可姜子牙是闡教的代言人，他的選擇並不能自己，他需要聽闡教眾人的意見。

　　若是自己將丞相之位給了他，而他最後卻是選擇了姬發，那麼伯邑考可就虧大了，畢竟他不僅僅沒有得到姜子牙，反而不知道還要賠上多少資本。

　　姜子牙可不是疲軟之輩，他若是坐上丞相之位，那麼以他的能力必然是能夠進快抓到手中一部分權利，他抓到手中的權力，眼下都在自己的手中。

　　不過對於姬昌的邀請，伯邑考終究是決定去看看，因為姜子牙的事情必須要解決，不然若是因為自己的緣故姜子牙不能入主西岐，那麼恐怕就會有闡教的人親自來找自己談話了。

　　伯邑考倒是不怕，不過他現在暫時不想與闡教撕破臉，至少他的這個身份還是具有與闡教合作的可能，畢竟若是能夠用伯邑考的身份與闡教合作，那麼將是一件極其有意思的事情。

　　晚上，伯邑考來到姬昌的書房，已經有兩個人在等着他了，其中一個是姬昌，另外一個是個白髮飄飄的老者，身上穿着白佈道袍。

　　伯邑考立刻就猜到這老者的身份，應該就是姜子牙了，伯邑考在打量姜子牙的時候，後者也在打量他，姜子牙粗通望氣之術，因此依一眼就看到了伯邑考身上匯聚的濃郁的帝王紫氣，和那濃郁得幾乎化為實質的龍氣。

　　帝王紫氣是因為伯邑考是內定的紫微星，紫微星是帝星，因此他才會有帝王紫氣，至於龍氣更不用說了，他是敖丙的分神，敖丙是龍王太子，因此傳承了一部分龍氣給伯邑考。

　　姜子牙看伯邑考第一眼就確定，這位大公子定然是天生王者。

　　竟然得天地如此寵愛，帝王紫氣和帝王龍氣竟然匯聚於一人身上，相比較大公子來說，二公子的九五之相卻是顯得有些微不足道。

　　伯邑考先是對姬昌拜了拜，姬昌點了點頭，而伯邑考卻是自顧坐了下來，就在姜子牙的對面。姜子牙心中一稟，這父子二人的關係有些微妙啊。

　　再想到今天姬昌所說的話，還有在府中聽到的只言片語，他似乎明白了什麼，可他的心中還是有些不敢確定，因為這個猜想實在是太過於驚駭了一些。

　　而且在西伯侯的手段之下，不應該出現這種情況啊，唯一的可能就是這位到工資實在太厲害了，便是西伯侯都不是他的對手。

　　“考兒，這位是我從渭河之畔請來的大才——姜先生，不知道考兒覺得應該給予老先生什麼樣的職位合適？”

　　伯邑考看了看姜子牙，笑着說道，“父親是西伯侯，掌握西岐大權，這件事情自然是有父親決斷，孩兒不敢插嘴……”

　　姬昌微微一頓，也不理會伯邑考是不是在挖苦自己，他的目光忽然變得犀利，“我欲許姜尚丞相之位，你覺得如何？”

　　伯邑考臉上笑着，心中卻是立刻戒備起來，“父親怎麼決斷都可以，孩兒無不遵命照辦……”

　　姬昌深深地看着笑靨如花的伯邑考，心中一嘆，這孩子真是了不得了，他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好像將自己的力氣也都吐了出去，他沉頓地說道，

　　“明日我便向朝歌上書，辭絕西伯侯之位，傳於嫡長子伯邑考，考兒以為如何？”

　　伯邑考臉上的笑容漸漸收斂，臉上忽然變得冷峻，他眉頭微皺，也不知道姬昌在想些什麼，若是他調動自己暗中的力量，儘力反撲，伯邑考倒是不感覺奇怪。

　　但現在他現在是什麼意思？自己能夠掌控西岐大權本是名不正言不順，如果姬昌執意要傳位於姬發，伯邑考就會考慮動用一些微末的手段，讓姬發的名字便成是自己的。

　　這也是伯邑考以為姬昌會做出的選擇，但是他現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試探？不可能，他們之間都到了這種地步，已經不再需要任何形式的試探。

　　見伯邑考沉默不語，姬昌只好接着說道，

　　“你也知道我略通易算之術，我算中我的性命應該還有半年，半年時間太短了，什麼都做不了，就讓我用最後的時光，為西岐做點事情吧，畢竟祖輩們把心血都傾注在了這片土地上……”

　　伯邑考有些駭然地看着姬昌，第一個反應就是姬昌撒謊，他不可能只有半年生命，歷史上他回到西岐之後，可是蹦躂了好久才託孤姜子牙的。

　　可是伯邑考略一思考，漸漸地冷靜下來，如果姬昌說得是假的，那麼他要把爵位傳給自己又怎麼解釋？這好像是唯一的合理的解釋，但是姬昌的選擇讓伯邑考有些措手不及。

　　姜子牙在一邊默默地看着父子二人的對話，雖然面上不顯，但是他的心中卻是已經翻起了驚濤駭浪，兩個人之間的談話，讓他了解了很多東西。

　　伯邑考忽然想明白了很多，無論姬昌怎麼選擇，都不管自己的事兒，就算他不把西伯侯的爵位傳給自己，自己也不會放手西岐的大權，最關鍵的是姜子牙的態度，不，確切地說，是闡教的態度。

　　於是伯邑考忽然打破沉寂，“姜尚，字子牙，人稱姜太公，曾在昆崙山修行，拜師聖人門下，玉虛弟子，熟讀各種兵書，今年七十有二，封師命下山，為的是封神之事，姜道長，我可有說錯半個字……”

　　伯邑考眼眉一挑，目光直刺姜子牙的眼眸，姜子牙臉上一片驚愕，他萬萬沒有想到話頭忽然就轉到了自己身上，而且伯邑考的話更是讓他心頭髮涼。

　　自己在渭河準備了三年，就是為了用一個合適的身份入西岐，可是這才入西岐第一天，就被人叫破了身份，而且叫破自己身份的就是未來自己要服務的人。

　　就是姬昌此刻也是意外地看着伯邑考和姜子牙，他沒有想到，伯邑考竟然知道了姜子牙的身份，而且姜子牙的身份還是如此的高絕。

　　姜子牙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不知道伯邑考是怎麼知道了自己的身份，他張了張嘴，可是終究什麼都沒有說出來。

　　伯邑考很滿意自己造成的震撼，接着說道，“我的身後也有人支持，姜道長可以回昆崙山問問其他人的意見，你們是不是也要站在我的身後。若是，那麼歡迎，若不是，那就準備好接戰……”

　　“哦，對了，我背後的人，道號元雷道尊……”

# 第269章 玉虛爭端

　　話說，姬昌約姬發在自己的書房見面，同時在場的還有姜子牙，姬昌得知自己命不久矣，決定將自己的爵位傳給伯邑考。

　　伯邑考先是困惑了片刻，隨即反應過來，姬昌選擇自己還是姬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姜尚代表的闡教會選擇誰，這將決定自己今後的策略。

　　於是伯邑考直接把姜子牙的身份挑明，只為了證明一件事情，我的身後也有人，我知道你的身份，所以那些虛頭巴腦的事情都可以略去了，直接嘮乾的就可以了。

　　姜子牙果然被伯邑考的話鎮住，尤其是他最後那句‘元雷道尊’，讓姜子牙的額頭冷汗直冒，因為這四個字的震懾力太大了，要知道自己太乙師兄就是在那元雷道尊的手中吃了個大虧。

　　據說那人是大羅金仙修為，以姜子牙地仙元嬰的修為，無法想象大羅金仙究竟是有多厲害，但是他知道很厲害就是了，比自己的諸位師兄都厲害，應該和燃燈老師一樣吧？

　　姜子牙眼中閃着幽幽的光，“我封師命是來幫助天命之人安定天下，若是有其他人願意一起幫助天命之人，各位師兄應該不會反對才是……”

　　伯邑考一愣，他沒有想到姜子牙竟然不知道未來的天下之主是姬發，隨後他的嘴角勾起一個詭異的弧度，

　　“姜道長回趟昆崙山，然後把這件事情告訴燃燈道長或者廣成道長，他們應該會告訴你答案的，到時候姜道長再來回復我就是了……”

　　姜子牙眉頭微皺，也察覺到了不同尋常的味道，但是他有些話又不能詢問伯邑考，於是只能寄希望於回到崑崙之後，向諸位師兄詢問了。

　　於是姜子牙到了西岐的第一天，他就連夜離開了西岐，直奔昆崙山而去，而且姜子牙法力低微，只能用土遁之法趕路。

　　土遁這東西在凡人眼中是很高大上的東西，可是在仙人之中，根本算不了什麼，因為它的速度太慢，而且限制條件又多，況且整天在土裡鑽來鑽去，對於仙人縹緲的形象實在不符。

　　當然，它也有優點，他門檻低，消耗法力少。練到精深處也可以闖出一番名堂，比如土行孫，比如高蘭芝，他們都將土遁之術練得出神入化。

　　至於姜尚，他還差着兩千年呢！！

　　姜尚連夜趕路，一路上幾乎累吐了血，終於在第二天日上三竿的時候來到了昆崙山腳下，望着高聳入雲的昆崙山，姜尚眼淚都快下來了。

　　昆崙山是聖人道場，根本沒有辦法施展土遁，只能一步步走上去，下山的時候，是白鶴童子把他送下山的，可現在真是要了他的老命。

　　好在山上的人也有感應，因此，當姜尚走了半刻鐘之後就見山上飛下來一隻巨大的白鶴，這白鶴口吐人言，“師叔，廣成子師叔讓我來接你……”

　　姜子牙大喜，連忙拱手，“多謝白鶴師侄……”

　　然後白鶴童子載着姜尚一起上了昆崙山，在玉虛大殿中，姜子牙見到了十二金仙之首的廣成子，廣成子眼睛微眯，口含威嚴，

　　“子牙，師尊旨意讓你輔佐明主，你為何又回來了？莫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姜子牙來到玉虛殿中，一路上的焦慮和惶恐都消失了，他此刻的心中無比的冷靜，到了此處，他心中所有的負面情緒都被排除體外，他對着廣成子拱了拱手，

　　“師兄，師尊讓我去保明主，這明主可是西岐大公子伯邑考？還是說，令有其人？”

　　廣成子眼睛微微一眯，“哦，發生了什麼事嗎？為什麼這麼問呢？”

　　“西岐大公子伯邑考當著西伯侯姬發的面，叫出了我的身份，然後他說，他的身後也有人，元雷道尊在背後支持他……”姜子牙沉穩地說道。

　　廣成子眼睛瞬間瞪得溜圓，聲音提高了八度，“你說什麼？元雷道尊？支持伯邑考？這怎麼可能？”廣成子立刻陷入了沉思，他眼睛微微眯起，眉頭也皺了起來。

　　沉吟了許久之後，他又抬起頭問道，“他還說什麼？”

　　“他說，若是我們站在他那一邊，他歡迎，若不是，讓我們做好接戰的準備……”姜子牙幾乎是將伯邑考的話複述了一遍。

　　“哼，好大的口氣，讓我們的接戰？誰給他這麼大的勇氣？元雷道尊嗎？哼……”然後玉虛宮中鐘聲悠揚，傳到了每一個玉虛門人的耳中，然後一道道流光齊聚崑崙。

　　金鐘連敲十二下，這是最高規格的警示，只有事關闡教命運的大事才能敲響十二下。

　　半個時辰之後，玉虛大殿之中坐滿了人，廣成子將手中的金鐘在一敲，殿中立刻安靜下來，廣成子沉聲說道，

　　“今天讓大家前來，是因為有一件事情關乎到了闡教的命運，子牙，你把事情從頭到尾再說一遍……”

　　姜子牙將姬昌和姬發的對話原原本本地都說了一遍，聽完姜子牙的講述，殿中眾人是紛紛義憤填膺，恨不能衝到伯邑考的身邊當面質問他，竟然敢如此藐視闡教，簡直可惡。

　　太乙真人直接跳起來，憤怒地說道，“師兄，伯邑考不可能有這麼大的膽子，一定是那個什麼元雷道尊的主意，既然他要戰，我們就給他戰好了……”

　　太乙真人對元雷道尊的事情，耿耿於懷，現在聽到事情牽扯到了元雷道尊，立刻衝出來，想要新賬舊賬一起算。

　　廣成子沉吟着不說話，他目光投向了上垂首的燃燈道人，開口道，“燃燈老師，您的意思呢？這個元雷道尊究竟該如何應對？”

　　燃燈眼皮一抬，“既然所有人都在，那每個人都說說自己的看法，然後再決定該怎麼辦……”

　　燃燈這句話和沒說一樣，而下面的人雖然心中生氣，但是想讓他們站出來表態，呵呵，誰敢？萬一說錯了什麼……

　　倒是雲中子站了出來，看着廣成子說道，“現在倒是有一個問題要先搞清楚，伯邑考究竟是不是天命之人？”

　　廣成子看了看周圍，所有人都看着自己，於是沉聲說道，“師尊說過，天命之人是西岐二公子姬發，是為周武王，至於伯邑考他應該早就死了才對，可現在他卻是成了最大的變數……”

　　很多人不了解其中的事情，因此感觸不大，不過他們卻是知道，既然天命之人不是伯邑考，那麼闡教就更不可能支持伯邑考了。

　　而姜子牙雖然早有預料，但現在聽到廣成子的話，依然大吃了一驚，天命之人竟然是二公子？姜子牙忽然理解了昨晚伯邑考嘴角那神秘的笑容。

　　太乙真人這個時候再度跳了出來，高聲說道，“好，既然師尊早有吩咐，那麼我們就應該按照師尊的吩咐去保姬發，我倒是要看看元雷那廝支持的伯邑考，能不能斗得過我們支持的姬發……”

　　太乙真人的話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闡教門人在哪裡都一種優越感，他們紛紛附和，

　　“是啊，太乙師兄說得對……”

　　“太乙師弟言之有理……”

　　“什麼時候我們闡教也是什麼小魚小蝦能夠挑釁的了……”

　　“…………”

　　雲中子搖了搖頭，他見過元雷道尊，知道那個人的難纏之處，而且那可不是什麼小魚小蝦，那可是大羅金仙，在座的眾人恐怕沒幾個人能夠斗得過他。

　　廣成子看了看殿中亂糟糟的樣子，眉頭微皺，他敲了敲金鐘，殿中立刻安靜下來，“各位師兄弟不要吵了，既然大家的一件如此統一，那麼我看也就沒有討論的必要了，”然後他扭頭對着燃燈道人說道，

　　“燃燈老師，你來宣布一下結果吧？”

　　“還是你來吧，這件事情畢竟是你在主持……”

　　廣成子沒有推辭，他點了點頭，“好，那我就宣布一下這件事情的決定，我們闡教全力幫助二公子姬發，要讓他繼承西伯侯之位，讓他成為天下共主，至於元雷道尊和伯邑考……”

　　“若是他們阻礙了我們，那麼我們也不吝一戰……”

# 第270章 比干摘心

　　話說，姜子牙回到昆崙山，玉虛宮中再一次全體會議成功召開，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了他們要對元雷道尊、對伯邑考採取的態度。

　　最終他們達成一致協議，他們選擇了支持姬發，其間若是與伯邑考和元雷道尊發生衝突，那麼他們將不排除對他們採取武力手段。

　　其實這也是可以想象的，闡教畢竟是聖人門下，是一群眼高於頂的傢伙，他們什麼時候可以屈居人後了？與另外一個人分享？

　　哼，還不如自己搶過來獨佔……

　　於是姜子牙帶着闡教眾人賦予他的偉大使命，再度回到了西岐，與他同行的還有闡教三代弟子中的數人，楊戩、韓毒龍、薛惡虎、揚任、黃天化。

　　這可是闡教三代弟子中中堅，闡教未來的希望。

　　到了西岐城，伯邑考立刻就得到了消息，於是派人將姜子牙再度帶到了姬昌的書房，而伯邑考早就知會了姬昌，兩個人在書房之中等着他。

　　姜子牙滿臉複雜地來到書房，一進門他就被兩道目光鎖定，看到姜子牙的表情，伯邑考大約就猜到了闡教的選擇，其實對於這個結果他也早有預測。

　　“姜道長，看來你們已經有選擇了，那就請姜道長說一下吧，免得說在下沒有給過你們機會……”伯邑考微笑着說道。

　　“大公子，貧道已經將這件事情都稟告給了諸位師兄，可是諸位師兄的選擇……唉……”姜子牙千言萬語都匯成一聲嘆息。

　　若是能夠支持大公子，那麼該是一件多麼輕鬆的事情，基本不需要自己刻意引導，姜子牙相信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西岐必然能夠成為天下之主。

　　若是支持二公子，現在的二公子可謂是一窮二白，他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成長起來，稱霸天下更是不知道多少年之後了，況且最關鍵的是——

　　支持二公子就代表了反對大公子、與大公子為敵。一反一正疊加，其中的艱難可以想象。以大公子此刻在西岐的勢力，這將是一個很艱辛的過程。

　　可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這是諸位師兄的選擇，姜子牙的口中有些苦澀。

　　伯邑考臉上笑容不變，點了點頭，“我理解，姜道長不必多說，我都懂得，不過，”說到此處伯邑考的臉上忽然一肅，

　　“既然你已經選擇了我二弟，那麼就不要怪我出手了，您是聖人弟子，我自然是要給您一些面子，把您趕出西岐是不會的，我二弟府中還缺個幕僚，你就去那吧……”

　　姜子牙臉上一苦，本來自己應該是丞相之位，而且他也有這樣的實力，現在現在卻只能成為一個暗中的幕僚，而且還是二公子的幕僚。

　　姜子牙退出去之後，伯邑考對着姬昌說道，“父親，您也看到了，不是孩兒不想重用姜先生，而是他不願意幫我，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姬昌現在的心中很亂，他終於知道了之前的一系列變數都是怎麼回事了，自己的卜算沒有錯，老二卻是是天命之人，九五之命，可是自己的大兒子卻成為了變數。

　　他不僅僅自己躲過了死劫，而且還將西岐的大權緊緊地抓在了手中，那個元雷道尊好像聽說過，那不就是當年那個要收老大為弟子的到人嗎？

　　原來他們並沒有放棄，而是偷偷地在暗中支持老大，為他逆天改命，讓他掌握了西岐的權柄，姬昌不知道自己是什麼心思，可是千頭萬緒最終只剩下一個念頭——

　　現在的西岐就挺好，千萬不要再出什麼幺蛾子了，只要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那麼西岐將變得十分強大，也許就如老大和姜尚所說，能夠成就霸業。

　　不過這些事情都和自己沒有關係了，半年之後塵歸塵土歸土，這些事情都交給他們去做吧，自己反正是大商臣子，自己沒有做任何對不起大商的事情。

　　姬昌嘆息了一聲，“你們兄弟兩個的事情，我就不管了，也沒精力去管了。但是有一件事，若是你贏了，留老二一命。西岐，就靠你們了……”

　　伯邑考沉頓了片刻之後，嚴肅地說了一句，“父親放心吧，畢竟他也是我二弟……”

　　姬昌點了點頭，然後便離去了，伯邑考的看着他的背影，卻是發現越發的蒼老。

　　西岐這邊進行的是有條不紊，而朝歌那邊卻是出了一些變故。也不能說是變故，就是比乾死了，聞仲平定北海回來了。

　　話說妲己在朝歌混得風生水起，也沒有忘了自己軒轅洞中的狐子狐孫，於是這天她就對紂王進言說是在鹿台上可以請來仙人，與紂王祈福。

　　紂王自然是無不應允，於是在那月十五號，皎月明媚，露台之上推杯換盞，無數的仙子道人匯聚與此，紂王就在他們之中飲酒交談。

　　一同作陪的還有王叔比干，費仲尤渾二臣。

　　這群仙子道人，每個都是俊男美女，讓人一看就覺得他們是仙道之人，而他們也確實顯露了法力，駕雲而來，之上鹿台。

　　一開始的時候，比干還是有些開心的，若真是仙子道人，與他們交往一下倒是沒有壞處，但是這群仙子道人很快就露出了馬腳，確切地說是，露出了狐狸尾巴。

　　比干發現之後，只感覺是一陣噁心，原本還以為是仙子道人，沒想到竟然是一群狐妖，鼻端似乎也飄蕩着一股化不開的狐騷1味。

　　這場酒宴還未結束，他就離開了，他真怕自己忍不出吐出來，他尋到武成王黃飛虎，讓他去注意這群‘仙子道人’的行蹤，最終黃飛虎來報，說他們都進了軒轅墳中的一個石洞中。

　　比干命人在洞口放了一把大火，洞中的狐狸全部被燒死了，比干選了一些比較好的狐狸皮毛，做了一件狐皮大氅，第二天獻給了紂王。

　　妲己看到這狐皮大氅，感覺有些熟悉，而且昨天開始她就有些心神不寧，現在看到這狐皮大氅她更是心中發慌。

　　紂王說皇後身子弱，這件狐皮大氅就賞給了妲己，晚上的時候有逃出來的狐狸找到了妲己，哭訴自己的洞府被人燒了，兄弟姐妹們都死了，它也不知道是誰乾的，讓妲己為他們做主。

　　妲己心中怒意滔天，她自然是知道誰乾的，而且……

　　妲己瞟了一眼身側的狐皮大氅，輕輕地撫摸着狐皮，眼睛忽然變得通紅，比干，我要讓你不得好死……

　　於是第二天的時候，妲己病了，心口痛，太醫診斷也查不出病因，妲己偷偷告訴紂王，在她家鄉有個偏方，若使用一片七巧玲瓏心做藥引，做成藥湯，可以治癒自己的心口痛。

　　紂王當即找來了比干，向比干說明了這件事情，比干聽完之後立刻大怒，“你這昏君，人若是沒有心，豈有生路？”

　　“只要一片心而已，無傷大礙，希望王叔不要推卻……”紂王勸說道。

　　“你這昏君，真要絕盡我大商賢能不成？你聽信妖婦言論，讓我受這摘心之禍。比干若在，大商就在，比干若亡，大商則亡……”

　　“孤王的大商，沒有了你比干，一樣強盛。君要臣死，不死不忠，你要抗旨不成？左右拿下比干，開膛取心……”

　　這個世界出現了一些偏差，姜子牙沒來朝歌，因此沒有人為比干準備符帖，比干在開膛之後便氣絕身亡，倒是省卻了妲己變成賣空心菜的老太太，告訴他無心必死，以此謀害比干。

　　比干身死，七巧玲瓏心被送到了妲己手中，妲己一口吞下，這東西也算靈物，但是可以增加她的一些道行。

　　比干之子微子德，扶着父親的靈柩，出朝歌下葬，正好遇到了聞太師凱旋而歸的大軍。

# 第271章 謀算北伯

　　話說，比干被紂王強行取心，用於醫治妲己的心病，比干摘心身死，長子微子德扶靈柩出朝歌城的時候，正好遇到了平定北海袁福通而歸的聞太師的大軍。

　　當時聞仲就是一陣疑惑，他問來迎接自己的人，“剛剛那是誰的靈柩？”

　　那個人遲疑了一下，緩緩地說道，“是皇叔比乾的，蘇娘娘要一片七巧玲瓏心做藥引，王叔被陛下摘心而死……”

　　聞仲眼睛一瞪，怒哼了一聲，“荒唐……”也不知道他在說紂王，還是在說妲己，又或者是兩者兼而有之？

　　聞仲進朝歌城之後並沒有立刻前去面見紂王，而是回了自己的府上，第二天的時候早朝之上他面見紂王，並且向紂王上書，其中陳述了十條計策：

　　第一件拆鹿台，安民心不亂；第二件廢炮烙，使奸臣盡忠；第三件填蠆盆，則宮患自安；第四件填酒池，拔肉林，掩諸侯謗議；第五件貶妲己，別立正宮，自無盅惑；第六件斬費仲、尤渾，快人心以警不肖；第七件開倉庸，賑民飢謹。第八件遣使命，招安東南；第九件訪遺賢於山澤；第十件大開言路，使天下無壅塞之弊。

　　看着太師給出的十策，紂王差點跳起來，這簡直是要自己的老命，他沉聲說道，

　　“太師，鹿台修建不易，拆除實在可惜，此事再議。蘇皇后德行幽嫻，並無失德，怎麼能夠隨意貶謫呢？這件事也再議。費仲尤渾二位愛卿，素來有功無過，不是奸佞，怎麼能夠斬殺？此事再議。除了這三件事情，其餘七件，孤王都同意了。”

　　聞仲聽完之後眉頭一皺，開口說道，

　　“鹿台勞民傷財，拆除可消天下百姓之怨念；皇后魅陛下建此奢侈之物，為天下百姓憤恨，望陛下早廢之；費仲尤渾二人禍亂朝綱，迷惑聖聽，當斬之以清朝政。願陛下早早施行，幸勿遲疑，則老臣不勝幸甚～”

　　紂王無可奈何，只好強硬地說道，“太師十策，孤王准行七件，其餘三件再議而定……”

　　聞仲卻是打斷了紂王的話，“陛下切勿以為這是小事，這事關大商社稷安危，希望陛下能夠即刻下旨，拆鹿台、廢妲己、斬費仲尤渾……”

　　突然在文臣班中走出一個人，“陛下，臣有本奏，太師雖位極人臣，但不安國體，強迫陛下傳旨，不合乎禮儀，太師以下凌上，肆行金殿，實在非臣子所為也，太師……”

　　他後面的話沒有說出來，是被聞仲一拳打在了腦袋上，直接跌倒在了地上，聞仲口中還笑着說道，“好一個奸臣，信口雌黃無外乎如是……”

　　又有一個人站出來說道，“太師殿中毆打大臣，這不是打費仲，而是在打陛下，希望陛下……嗚……”

　　有一個被聞仲打趴下的人，聞仲是武將，而且他又練過道法，這兩拳可是相當重，兩個人倒在地上，掙扎着就是爬不起來。

　　聞仲冷哼了一聲，“原來是你這兩個奸臣，爾等相互維護，表裡弄權。”然後他對着宮門外喊了一聲，“將這兩個奸臣推下去，斬首以清朝政……”

　　自有人將費仲尤渾二人拖了下去，這個時候紂王臉上有些掛不住了，自己才是殿中的執掌者，什麼時候能有別人可以代替自己發號施令了？

　　但是看到聞仲手中明晃晃的打王鞭，他又憤憤地忍了下來，他臉上擠出一個難看的笑容，高聲說道，“太師，費仲尤渾雖然冒犯太師，但是罪不至死，還是交由法司查辦。”

　　聞仲見紂王如此，只能再勸說道，“陛下，老臣一切都是為了大商社稷，只要大商安逸，老臣死而無怨……”

　　“太師忠心為國，孤王心中甚是寬慰，太師平定北海本來不欲再麻煩太師，但是東南兩方實在猖獗，僅僅詔安恐怕不順，因此還需要太師提兵平定……”

　　聞仲心中一動，知道紂王這是想要支開自己，至於支開自己是為了什麼，他也猜得到，看來自己權柄太大，已經引起陛下不滿了嗎？

　　費仲二人的話，恐怕也是代表了陛下的意思吧？

　　聞仲沉吟了片刻，他開口說道，“為大商平定戰亂，老臣義不容辭，可是老臣分身乏術，兩處戰場恐怕不能兼顧。老臣舉薦西伯侯舉西岐之兵，助北伯侯崇侯虎平定姜文煥，老臣提兵，助武成王平定鄂順。則天下可定～”

　　“准～”紂王幾乎是迫不及待地說出了這句話，然後他又說道，“軍情緊急，明日孤王率領文武百官為太師送行……”

　　聞仲深深一嘆，“關於老臣那三條建議，老臣希望陛下能夠考慮一下，那是關乎大商社稷的事情……”

　　“恩，孤王會好好考慮的，這件事情太師就不要擔心了，太師將心思都放到平亂上就好了……”紂王認真地說道。

　　聞仲有些失落地離開了大殿，他忽然感覺到了落寞，大商真的還有未來嗎？他的心中已經產生了懷疑……

　　聞仲提兵前往南部相助黃飛虎平定鄂順，與此同時，朝歌讓西岐出兵平定東伯姜文煥的旨意也是傳了出去。

　　聞仲前腳領兵走了，紂王後腳就把費仲尤渾放了出來，然後便又在鹿台與妲己廝混，至於聞仲提的那三條建議，不好意思，我們的商王陛下有些健忘，好像忘記三條是什麼了……

　　紂王的旨意傳到西岐，讓西岐是一番雞飛狗跳，現在西岐就好似世外桃源一般。在天下四處戰火紛飛的時候，西岐卻是在休養生息，默默積蓄力量。

　　伯邑考接到紂王的旨意之後，立刻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最終他決定出兵，至於姬昌，他自然是不可能同去，現在他已經卧床不起了，行動不便是個問題，他要是真的死在了路上，恐怕這仗就是打不成了。

　　而且為了不讓自己後院起火，伯邑考點名讓姜子牙和姬昌隨自己前去東方，此去東方，伯邑考有個大致的想法。

　　這裡有兩個目標，其中一個是為了崇侯虎，另外一個就是為了姜文煥，好像這就是交戰的雙方，這裏說了和沒說一樣。

　　在伯邑考的算計中，前者是必然要消滅的，而後者卻是要拉攏的對象，歷史上討伐崇侯虎的是姬昌，而且是姜子牙提議，原因就是他助紂為虐，禍亂天下。

　　姬昌用的方法就是讓崇侯虎的後院起火，然後將北伯侯的勢力收入賬下。崇侯虎有個弟弟，叫做崇黑虎，這貨倒是和崇侯虎不同，至少風評還是不錯。

　　姬昌就是聯合這傢伙，讓他篡了崇侯虎的位，崇黑虎成功上位之後，掌握了北伯侯的勢力，在最後武王伐紂的時候，可是一支主要的力量。

　　這樣的力量，伯邑考怎麼能夠不收入手中？

　　至於姜文煥，他的老爹姜桓楚和姐姐姜皇后被妲己陷害而死，最終投靠了姬發，成為姬發手中一個強有力的臂膀。

　　這樣的力量，伯邑考怎麼能夠不收入手中？

　　這簡直就好像是老天爺都在幫自己，簡直是天賜良機，將北伯、東伯的勢力握在手中，再加上自己手中東伯勢力，那麼自己何愁不成大事？

　　當然，仙人的支持和力挺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身為敖丙的分神，身後有白襪子和截教撐腰，他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這樣兩股勢力若是留任不管，那麼簡直罪不可恕。

　　於是在伯邑考率兵前往東部的時候，他就派人給崇黑虎送去一封密信，送信的人自然是伯邑考最信任的散宜生，畢竟他還是伯邑考名義上的岳父，他與伯邑考利益共存。

　　PS：前章出錯，黃飛虎在平定戰亂，不會出現在朝歌，因此改為殷破敗。

# 第272章 邑考奇謀

　　話說，伯邑考接到的命令是前往東部，協助北伯侯崇侯虎平定東伯侯姜文煥的叛亂，伯邑考十分樂意，不過他打的主意，卻是將北伯侯和東伯侯的勢力收入到自己手中。

　　而且伯邑考已經派散宜生去與崇黑虎接觸，若是不出意外，等鳳岐軍到了戰場，北伯侯那邊估計已經解決問題了，崇黑虎也成了新任的北伯侯，也將成為伯邑考的強大臂助。

　　而且為了保證西岐能夠有一個安定的後方，伯邑考也讓姜子牙和姬發一起隨行，說是為了歷練他們，實則卻是為了防止姜子牙在自己的背後搞小動作。

　　大軍行進的轟轟烈烈，而散宜生那邊的進程一點不慢，等到伯邑考行進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他就接到了散宜生送來的私密信件，崇黑虎已經完全掌控了北伯軍，就等伯邑考的大軍前去了。

　　伯邑考水靈鳳岐軍很快就到了戰場，雙方已經停止了交戰，而且雙方此刻處於一種極其曖昧的狀態，只是因為伯邑考要來。

　　而且崇黑虎掌握了軍隊之後也是立刻停止了攻擊，姜文煥恨的是妲己，恨的是紂王，他針對的是大商，他對崇黑虎倒是沒有什麼必須要戰的理由。

　　伯邑考倒是沒有讓大軍靠近雙方軍營，而是離五十里安營紮寨，自己帶着幾個人前去了崇黑虎的帳中，姜子牙和姬發被留在了營中。

　　伯邑考知道崇黑虎的事情瞞不了多久，但是能瞞多久是多久，至少能夠在自己拿下姜文煥的之前，姜尚不要知道自己計劃，來破壞自己的謀算。

　　崇黑虎見到伯邑考之後也是有些激動，現在伯邑考也是名滿天下了，雖然在賢名之上略遜於姬昌，但是其英武之名氣卻是遠超姬昌。

　　尤其是伯邑考開辦的西岐月刊已經開始發行天下，上面雖然對於伯邑考在西岐實行的各種政策，包括軍隊的，民生的，簡直把伯邑考捧到了天上去，就差直接在報紙上寫伯邑考是天下明君的字樣了。

　　因此現在伯邑考的名氣絕對是空前的大，報紙的價格不貴，而且趣聞性很強，可以讓老百姓記住，伴隨着伯邑考的名氣越來越大。

　　崇黑虎早就對兄長的事情有些微詞了，現在被散宜生勸過之後，他是大徹大悟，終於決定斬殺自己的兄長，站在正義的一方，或者是他看到了大商已經日薄西山，西岐崛起的苗頭。

　　崇黑虎與伯邑考是徹夜長談，通過這次長談，伯邑考是深深地折服了崇黑虎，畢竟一個穿越者，忽悠一個沒見過世面的近原始人，根本沒有什麼障礙。

　　聽到伯邑考對未來的展望，對未來帝國的展望，人民生活的展望，崇黑虎幾乎把伯邑考驚為天人，這定然是上天派下來拯救萬民的聖主。

　　於是一晚上的時間，伯邑考就將崇黑虎包括北伯軍一起打包收入囊中。

　　而姬發的帳中卻是有些沉悶，姜子牙聽着楊戩的報告，心中翻起驚濤駭浪，因為剛剛他派楊戩化為飛蟲前去探聽消息，楊戩根本卻是飛不進崇黑虎的帳內，更不用說探聽消息了。

　　按照楊戩的說法，是有一為法力極其高深的人為帳中護法，讓他根本近身不得，此人實力極其強大，應該不在他老師玉鼎真人之下。

　　當然不在玉鼎真人之下，因為保護伯邑考的是乾坤道尊，金仙巔峰修為，與闡教十二金仙相比，也絕不遜色。

　　楊戩實力確實不錯，太乙玄仙巔峰的修為，在闡截二教之中的三代弟子中絕對的翹楚，甚至截教很多二代弟子都不如他的修為高。

　　但是他跟乾坤道尊比起來，差的不是一點半點，修為遠遠不如，而且乾坤道尊的修為是一點點積累出來的，數萬年的積澱絕對是楊戩拍馬都趕不上的。

　　楊戩吃癟，讓姜子牙清楚地認識到，伯邑考的身邊一定有很高修為的人為他守護，而且這人很有可能是自己諸位師兄等級的存在。

　　這件事情恐怕要稟告諸位師兄了，這樣的爭鬥自己這幾個人根本不夠瞧的，他讓揚任黃天化前去昆崙山稟報這裏的情況。

　　現在姜子牙心中只有對伯邑考背後之人的驚訝，完全沒有心思去關注伯邑考的謀划。

　　因此當第二天伯邑考直接領着幾個人進了姜文煥的營帳的時候，姜子牙終於發現了不對，他再次派楊戩打探消息，這次楊戩終於打探到了消息。

　　對面的北伯侯已經不是崇侯虎，而是崇黑虎了，而且聽北伯軍那邊的人在傳，從今天早上，北伯侯崇將軍臉上的笑容就沒有斷過，昨夜與西伯侯世子聊得很是暢快。

　　姜子牙隱隱感覺到了不安，伯邑考的心思他摸不準，但是他看到的卻是北伯侯已經成為了西岐的盟軍，或者直接說成為他伯邑考的盟軍。

　　僅此一條，伯邑考此番前來就沒有吃虧，現在他又去姜文煥的軍營幹什麼？難道他也能將東伯侯的實力收入賬下？想到這裏，姜子牙不由得打了個冷戰，因為若真是如此，伯邑考的強大將無人可以遏制。

　　但是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姜尚現在手裡一沒權，二沒兵，手裡只有闡教幾個三代弟子，他能怎麼辦？現在姜子牙都在心中感嘆，這位大公子的厲害。他越發的覺得自己的諸位師兄一定是做了個一個錯誤的決定。

　　他原本以為，伯邑考會幫助其中一方打到另外一方，然後在和某一方的合作中，謀求更加深入的合作，將他拉到自己的陣營之中。

　　而姜尚自己的想法是，首先第一步就是聯合崇侯虎，打敗姜文煥，吞併東伯軍，第二步就是廢掉崇侯虎，畢竟崇侯虎的名聲很差，廢了他反而會增加自己一方的名望。

　　可是他沒有想到伯邑考做得更絕，雖然按照他自己的方法也可以收服北伯軍和東伯軍，但是三方都會有巨大的損失，而且搞不好使得西岐元氣大傷。

　　可是現在伯邑考的方法一出來，竟然首先不費一兵一卒就解決了了崇侯虎，將北伯軍完整地收入囊中。崇黑虎名聲不顯，但是至少他沒有什麼惡名。

　　而怎麼將東伯侯收入掌中，這就看今天伯邑考的表現了，而姜子牙卻是沒由來地對伯邑考有巨大的信心，他覺得伯邑考既然敢如此做，必然是想好了對策，有勸降姜文煥的把握。

　　傍晚的時候，伯邑考果然是笑容滿面地出來了，而且姜文煥親自把伯邑考送了出來，看兩個人親密的程度，就知道伯邑考想要辦的事情八1九不十了。

　　於是三天之後，新任北伯侯崇黑虎、新任西伯侯伯邑考、新任東伯侯姜文煥，聯合上書，原北伯侯崇侯虎暴斃，其弟崇黑虎即位，原東伯侯姬昌年老力衰，將爵位傳於長子伯邑考。

　　新任東伯侯姜文煥被父親和姐姐身死的消息蒙蔽了雙眼，因此才會做出如此的錯事，在東伯侯伯邑考的勸說下，終於幡然醒悟，決定投誠，永不叛商。

　　三大諸侯的聯合聲明好似一場巨大的海嘯席捲了天下，尤其是西岐月刊報道了此事，因此天下人都知道了這件事。

　　朝歌紂王的旨意也下達了，招三大諸侯進朝歌接受封賞，伯邑考和另外兩位通過氣兒之後，三大諸侯一起偶染風寒，請求延誤一些時日，等風寒好了即刻啟程。

　　天下一些機敏之人已經嗅到了不同尋常的味道……

# 第273章 爭端之始

　　話說，伯邑考兵不血刃，將另外兩大諸侯打包收入囊中，而且三大諸侯聯合聲明讓大商感覺到了危機，於是紂王宣詔三大諸侯進朝歌接受封賞。

　　然後三大諸侯同時偶感風寒，暫時去不了，至於什麼時候病好能去？那就要看天意了。對紂王的旨意，他們的應對就一個字——拖。

　　先前四大諸侯的前車之鑒就在那裡，他們當然不會上同樣當，去了朝歌，被紂王直接拉出砍了，那找誰說理去，而且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在百姓之中，這樣的事情基本沒有引起什麼大的凡響，不過他們大都對伯邑考懷有一些感激，因為伯邑考結束了一部戰爭，尤其是東部更是感激伯邑考。

　　天下還是有不少聰明人的，他們都看出了其中貓膩，但是他們都選擇了沉默。因為紂王這些年來做的確實有些過了，天下百姓雖然不至於說是水生火熱，但至少也是相當艱苦。

　　他們都已經期盼着天下的大變革了，現在他們就看到了這樣苗頭，他們巴不得這把火再燒得旺一些，怎麼會去站出來說伯邑考等人的不是。

　　這些聰明人會中自然也是有心繫大商的存在，他們有的向紂王上書，有的則是寫文譴責三大諸侯，可是反響不大，至少沒有引起紂王的警覺。

　　一開始的時候，紂王聽到大臣們送上來的分析之後，還是很憤怒的，但是等到被妲己一勸，又倒在了溫柔鄉中，哪裡去管大商的死活。

　　聞仲自然也是看出了三大諸侯的不臣之心，但是他並沒有上書紂王，因為現在自己陳兵在外，武成王和自己一起，朝歌空虛，若是逼急了三大諸侯，他們合兵一起攻打朝歌，那麼朝歌絕對是守不住的。

　　於是聞仲和黃飛虎商量了一下，兩個人抓緊步伐，他們在兩個月之後搞掉了鄂順，大商最精銳的部隊都在這裏，鄂順根本不夠瞧的。

　　而聞仲和黃飛虎搞到了鄂順之後，他們並沒有會朝歌，大軍開拔，直奔東部三大諸侯陳兵的地方而去。

　　要說三大諸侯都發出聯合聲明了，戰爭都已經結束了，應該沒有其他的事情了才對，為什麼還不各回各家呢？那是因為我們的伯邑考，新任的西伯侯大人，搞了一個三大諸侯聯合軍演。

　　說是軍演，不如說是三方軍隊之間的較量，最終鳳岐軍全面佔優，在各方面的素質，都要高於另外兩大諸侯的軍隊。

　　這個時候，崇黑虎和姜文煥才知道，原來傳言之中西伯侯的軍事才能真不是吹出來的，這還不是西伯侯的嫡系部隊鎮封血羽，而是略次一級的鳳岐軍。

　　其實軍演只進行了三天時間，後面的時間都是伯邑考在幫另外兩人訓練軍隊，伯邑考甚至將自己一部分的低級軍官分別給了他們三十人。

　　於是等到聞仲和黃飛虎的聯軍到來的消息傳過來的時候，三大諸侯都是有些愣神，他們雖然對大商都有種不同程度的反意，但是他們的卻是沒有想到與大商之間的戰爭竟然來此如此之快。

　　聞仲和黃飛虎的大軍當然不是來和他們搞聯歡的，甚至聞仲向他們進軍之前一個招呼都沒打，完全就是直接開拔過來。

　　伯邑考眉頭皺了起來，自己現在不想與大商起戰爭，而且大商現在還有一部分截教的影子，那是甩都甩不掉的，讓自己的人去與截教的人鬥法，伯邑考怎麼都感覺吃虧。

　　苦思三天之後，伯邑考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於是當天晚上伯邑考就和另外兩位諸侯進行了徹夜長談，第二天一大早，伯邑考就將姜子牙叫到了自己的身邊。

　　這是伯邑考和姜子牙兩個人之間的談話，而且伯邑考讓乾坤道尊封鎖了營帳，根本不會讓其他人聽到他們之間的談話。

　　伯邑考上來就問了一句，“姜道長，不如我們做個交易吧？”

　　姜尚這兩個月來心中滿是愁苦，因為自己根本無從下嘴，眼前都是勢力，可是根本沒有一個是他能夠觸碰的，兩大諸侯根本不給自己說話的機會，恐怕是伯邑考早就交代過他們了。

　　自己的師兄黃龍真人來了，可是他去暗中探查了一下之後，發現自己也不是暗中守護伯邑考那人的對手，黃龍真人於是回崑崙上再商議。

　　姜尚有些疑惑地問道，“我們之間？合作？”

　　“當然，想必姜道長也知道聞仲的大軍已經開始向這邊開拔了，我背後那位不想與截教結下不可化解恩怨，所以他們希望玉虛宮可以接下聞仲的大軍，還有截教的人……”

　　姜尚幾乎是立刻反對說道，“不可能，碧游宮是通天師叔的道統，與我們玉虛宮互為兄弟，我們不會與碧游宮為敵……”

　　“鳳鳴軍，只要你答應，我可以把鳳鳴軍給你……”伯邑考淡淡地說道。對於姜子牙的說法他是嗤之以鼻的，兄弟？兄弟會把一方完全打殘甚至說是滅絕道統都不為過？

　　姜子牙張了張嘴，什麼都沒有說出來，他沒有想到伯邑考的魄力竟然如此之大，鳳鳴軍可是西岐的主戰軍，除去鳳鳴軍，西岐還有一些地方邊軍，但根本形不成統一的戰力。

　　他這說拋出來就拋出來了？

　　姜子牙咬着牙說道，“這件事情我做不了主，我必須要去跟諸位師兄彙報……”

　　“一天，你們只有一天的時間考慮，明天這個時候我需要你的答覆……”伯邑考冷酷地說道，然後也不等姜子牙反駁，就走出了營帳。

　　姜子牙不敢怠慢，叫上楊戩，讓他駕雲把自己送到昆崙山去，這件事關重大，姜子牙根本不敢做出承諾。

　　與通天師叔的碧游宮開戰，這必須要諸位師兄的同意，雖然闡教與截教向來不和，但是真的要發生戰鬥還是要慎重。關鍵是師尊不在，有很多事情都束手束腳。

　　於是玉虛宮第三次轟轟烈烈的全體會議再次召開，當姜子牙將伯邑考的話複述一遍之後，太乙真人立刻就跳了起來，

　　“那傢伙是什麼意思？他不敢得罪碧游宮，就敢得罪我們玉虛宮么，簡直不當人子，這件事情我不同意，對那傢伙絕對不能妥協……”

　　太乙真人對元雷道尊一直都是懷恨在心，因此只要是聽到關於元雷道尊的事情，他立刻就會炸毛，积極反對。

　　廣成子嘆息一聲，太乙師弟道心不穩，恐怕對以後的修行不利，這件事情在封神劫后需要好好好處理一下，補全他的道心，他開口說道，

　　“諸位師弟，本次量劫本就是我玉虛宮和碧游宮之間的爭鬥，要從我們之中選出三百六十五人，成為天庭神祇，也就說我們與碧游宮必有一戰，這倒是一個機會，不知道諸位以為如何……”

　　所有人都沉默了，他們都知道此次量劫的本質，因此也知道廣成子說的在理，闡截之間必有一戰，因此這一戰不可避免。

　　既然如此，還不如趁此機會，闡教主動出擊，掌握主動，然後打碧游宮一個措手不及。

　　燃燈道人忽然開口說道，“廣成子說的不錯，但是有一個方面必定要注意，那就是那個元雷道尊會不會在背後搗鬼……”

　　廣成子點了點頭，“燃燈老師所言極是，我們在與碧游宮開戰的時候，必須要防備元雷道尊，因此之前我們必須要與他約法三章……”

　　眾人點頭應是。

　　然後廣成子掃了一眼眾人，對着燃燈道人拱了拱手，“燃燈老師，那元雷道尊畢竟已經成就了大羅道果，因此這次的事情還是要麻煩您親自走一趟了……”

　　燃燈道人睜開眼睛，好似棺材瓤子一般的枯瘦臉龐擠出了一絲難看的笑容，“沒事，貧道正好也是好久沒有下山走動了，這次正好下山看看……”

# 第274章 大羅之戰

　　話說，姜子牙被伯邑考的提議着實震了一下，驚訝於伯邑考真的有魄力將鳳岐軍讓出來。最關鍵的是他雖然對鳳岐軍很是眼熱，但是和截教開戰如此大事根本不是他能夠左右得了的。

　　於是姜子牙只能會回崑崙上山向其他人稟報，最終的結果便是開戰，由燃燈道人主導這件事情，他會隨着姜子牙一起去見伯邑考，順便與元雷道尊約法三章。

　　在當天晚上的時候，他們就已經到了伯邑考駐軍的地方，姜子牙立刻就找到了伯邑考。伯邑考對於闡教如此迅捷的反應微微驚訝，他對着姜子牙微微一笑，

　　“姜道長，不知道你們考慮的怎麼樣了？希望你帶來的是個好消息……”

　　姜子牙這個時候也恢復了從容，微微一笑，“西伯大人，我們完全同意你的提議，不過我們希望你身後那位能夠親自親自做出某些保證……”

　　“不用了，我已經讓躲在雲端的那個傢伙去通知元雷了……”話音響起，在姜子牙的身後忽然浮現出了一個身影，一張棺材瓤子般的臉龐暴露在了空中。

　　伯邑考心頭一跳，眼睛微微眯起，這道人身上雖然感覺不到絲毫的氣勢，但是那股不怒自威的氣勢，讓他不敢小覷。

　　他的身上穿着一件好像被洗得發白的八卦道袍，懷中抱着一柄似玉非玉的尺子，一頭花白的頭髮，配上那哭喪的臉龐，就讓人感覺就不好相處。

　　伯邑考立刻就猜到了這道人的身份，通過他剛才那句話，可以推斷被他弄走的那位應該就是乾坤道尊了，而乾坤道尊金仙巔峰的修為，能夠這麼容易就搞掉他的，也就只有大羅之境了，而闡教之中有如此修為的，也就只有一位了——闡教副掌教，燃燈道人。

　　他手中的那把尺子應該就是他的成名法寶——乾坤尺了，在封神之中他可是憑這把尺子暗算了不少人，鬥法之中忽然抽冷子給對手來一下，等對方頭昏眼花的時候，直接就給對方打殺了。

　　這個時候，伯邑考在心中不由得感嘆一番，真不愧是棺材成精，如果把燃燈的臉上抹平了，那就是一個豎起來的棺材。

　　伯邑考的臉上算不上熱情，他只是微笑着說道，“如果我沒有猜錯，這位應該就是靈鷲山元覺洞的燃燈道長吧？真是久仰大名了……”

　　燃燈道人眉頭一挑，略微差異地看了一眼伯邑考，一方面是因為伯邑考認出了自己的身份，但最更重要的是伯邑考的表現，猜到了自己的身份他卻沒有任何的緊張和情緒波動，現在的凡人都如此可怕了？

　　“你就是新任的西伯侯伯邑考吧？你很不錯，若不是元雷已經支持你了，我們也一定會支持你的……”燃燈道人看着伯邑考若有所指地說道。

　　伯邑考微微一笑沒有說話，現在這種情況下，說這些已經沒有任何的意義了。

　　然後現場就陷入了冷場之中，燃燈道人和伯邑考對視着，前者冷着一張臉不說話，後者微笑着也不說話。

　　姜子牙感覺着周圍漸漸凝固的氣氛，不由得打了個冷戰，乾咳了一聲，“既然如此，那我們就等着元雷道長到來之後，再進行深一步的準確洽談吧……”

　　燃燈道人對姜子牙點了點頭，然後身體漸漸變淡，消失在了兩個人的眼前。而伯邑考也是微微一笑，跟姜子牙打了個招呼，飄身而去。

　　伯邑考的本尊和雷極之身都已經知道了這個消息，而此刻敖丙本尊已經是在東海金鰲島碧游宮了，不過敖丙暫時還沒有通知任何人，因為沒有這個必要，他現在就是截教的權柄人物，截教之中四大弟子不出，沒有誰能阻擋自己。

　　他現在在等闡教那邊出招，只要那邊出招，自己就能憑藉伯邑考隨時知道，然後用截教這邊做出對應的反應。

　　而敖丙的雷極之身元雷道尊已經開始向著伯邑考的方向而去，他沒有等乾坤道尊來通知自己，誰知道那貨什麼時候才能找到自己？

　　第二天太陽剛剛升起的時候，元雷道尊已經到了東部三大諸侯駐軍的上方。

　　忽然，元雷道尊感覺到一股凌厲的氣息鎖定了自己，他身體一僵，稍微感應了一番之後，目光定在了自己左側前方千丈左右的一團白雲。

　　突然，一團黑色的火光向著元雷道尊射了過來，元雷在感覺到那團白雲的波動，手中立刻掐了個法訣，一道金色的雷光向著黑火射了過去。

　　黑火和金雷在半空中相遇，就好似天雷勾動地火，雙方發出了強烈的爆炸，一股氣浪在二者相遇的地方成漣漪狀四散開來，元雷道尊的身前出現了一個無形氣罩，擋住了涌過來的氣浪。

　　而氣浪將那團白雲衝散，露出了其中一個人影，那人影長着一張棺材瓤子般的臉龐，手中提着一盞通體漆黑的宮燈，仔細看過去卻是發現在宮燈之中燃着一點漆黑的火光。

　　元雷道尊眼睛微微一眯，那宮燈應該就是燃燈道人的伴生靈寶，洪荒四大燈類法寶之一的靈柩燈，另外三盞分別是寶蓮燈，兩儀清凈燈，八景宮燈。

　　燃燈道人是洪荒之中的第一具棺槨，在棺槨頭上管着一盞宮燈，就是這靈柩燈了，在燃燈修鍊得道之後，這盞靈柩燈也被他祭練得越發強橫。

　　燃燈道人見身形敗露，沒有絲毫慌張，棺材瓤子般的臉龐冷冷地哼了一聲，手中靈柩燈往上一拋，靈柩燈飛到了燃燈道人的頭頂，靈柩燈垂下一道黑光將燃燈道人護在其中。

　　燃燈道人手中掐了個道法，一團黑貨向著元雷道尊射過來，元雷道尊手中雷光一閃，將黑火劈成了虛無，而他已經身體向前一竄，欺身壓上，燃燈道人不甘示弱，也是向著元雷道尊沖了上去。

　　燃燈道人身上燃着漆黑的火焰，而元雷道尊的身上跳動着金色的電弧，兩道身影撞在一處，而後兩人稍觸即分，在那一瞬的時間內，兩個人就交手了千餘次。

　　元雷道尊身體一閃讓過燃燈道人，燃燈道人也是一閃，向著元雷道尊的身後閃過去，兩個人身形一錯，打了個對臉，元雷道尊忽然發現了對方嘴角勾起的一絲陰冷的笑意，他心中立刻咯噔了一下，暗道一聲不好，但是已經為時已晚。

　　元雷道尊感覺自己背上好似被一座大山撞上了一般，渾身氣血翻湧，他喉嚨一甜，一口逆血涌了上來，但是他絲毫不敢停留，身體飛出去千丈之後，才回過身來。

　　但是他剛剛回過身來，眼神卻是劇烈地收縮，因為一道玉色光華已經向著自己劈了過來，而且已經近在咫尺，原來燃燈道人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緊緊地貼在了元雷道尊的身後。

　　倉促之間，元雷道尊抬起雙臂，雙臂上閃耀着耀眼的金色電弧，迎上了燃燈道人劈過來的玉色光華，一聲巨響，元雷道尊身形向著下方飛快地墜了下去，而燃燈道人卻是得理不饒人，毫不猶豫地追了上來，手中的玉色光華再次高高地抬了起來。

　　元雷道尊重重地咳嗽兩聲，吐出了幾口跳躍着電弧的金色血液，眼神憤怒地看着向自己追過來的燃燈道人，他手中拿的正是昨天晚上伯邑考剛剛見過的乾坤尺。

# 第275章 力壓燃燈

　　話說，元雷道尊知道了燃燈道人已經到了伯邑考駐軍之所，就是為了和自己商討闡截之戰的事情，於是馬不停蹄地趕了過來。

　　但是等到他到了駐軍之地的上方，他卻是遇到了燃燈道人的暗算，一開始的時候，元雷道尊還以為燃燈道人是要與自己切磋一下，或者是想要給自己一個下馬威。

　　但是當燃燈道人給他的背上用乾坤尺來了一下，並且緊追不舍的時候，元雷道尊終於知道，這絕對不是試探或者下馬威，燃燈這廝是真的想要自己的命。

　　元雷道尊心中暗罵一聲，他將嘴裏的半口鮮血狠狠地咽下去，然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身體陡然止住了下墜的趨勢，反而劃了個弧線向著上方飛去。

　　燃燈道人想都沒想，直接向著元雷道尊追了上去，元雷道尊靜下心來，他閉上眼睛，周圍的一切都靜了下來，然後在他的眉心處忽然閃出一道金色光芒，直直地向著燃燈射了過去。

　　燃燈道人感覺着射過來的金光，心頭一稟，手中乾坤尺橫在自己的胸前，迎上了那道金光，金光撞在乾坤尺上，燃燈道人身形暴退數千丈。

　　燃燈道人臉上陰晴不定，他沒有想到元雷道尊竟然還隱藏有這樣的底牌，剛才的一擊已經完全足夠威脅自己的性命，他甩了甩自己發麻的雙手，忽然他眼神一縮。

　　自己的乾坤尺上竟然出現了一個小凹坑，雖然只是米粒大小的一個小坑，但是落在燃燈道人的眼中無異於晴天霹靂。

　　乾坤尺陪伴自己數個量劫，從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損壞它，他甚至覺得自己的乾坤尺不在元始天尊的三寶玉如意之下。

　　可是今天乾坤尺竟然受損了，而且是被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損壞的，他的心中頓時陰沉下來，還不等他反應過來，又是一道金光向著他射了過來。

　　燃燈道人心頭一跳，他也顧不得感嘆，身形向上一竄，想要躲過金光，他可舍不得再用自己的乾坤尺硬接這金光了，但是金光好似認人一般，竟然拐了個彎，繼續向著他而去。

　　燃燈道人方向再變，可是那金光好似甩不掉的牛皮糖一般，拐了個彎直直地向著燃燈道人射過去，而這個時候燃燈道人暗罵一聲，因為又有另外一道金光向著自己射了過來。

　　燃燈道人知道這個時候必須要做決斷了，他手中乾坤尺一翻，狠狠地砸碎了兩道金光，而乾坤尺上再度出現了兩個稍淺一點的凹坑。

　　燃燈道人顧不得形象，腆着自己的棺材瓤子臉，高呼一聲，“元雷道友，貧道只是想要與道友切磋一番而已，現在貧道認輸，還請元雷道友住手……”

　　元雷道尊沒有說話，眉心又是三道金光向著燃燈射了過去，哼，剛才追着老子打的時候你怎麼不想着住手，現在吃虧了，想住手了，想得美……

　　燃燈道人見元雷道尊不理自己，心中也是火大，他躲過三道金光，任由它們追着自己，悍然向著元雷道尊沖了過去。

　　元雷道尊絲毫不怵，他眉心再度放出三道金光，向著燃燈道人射了過去，燃燈道人再躲，可是又是三道金光向著自己射過來，他眉頭一跳，頓時知道情況不妙。

　　他現在也顧不得自己的乾坤尺受損，飛快地砸碎了九道金光，乾坤尺上已經出現了好些凹坑，一個個的觸目驚心，至少燃燈的心中是在滴血，他身形一晃，竟然向著下方軍營而去，並且高喊一聲，

　　“元雷道友，貧道真的只是想要切磋而已，你又何必如此窮追不舍？你已成就大羅道果，心胸應該更寬闊一些才是，我在下面等你洽談合作的事情……”

　　我去你么的心胸寬闊，心胸寬闊的估計都被你坑死了，元雷道尊再想找燃燈道人，卻是發現他早就不見了蹤跡，應該是躲在了下面的軍營之中。

　　早就聽說過燃燈道人極其腹黑無恥，可是沒有什麼準確的概念，今天他終於是見識到了，若不是自己真的有兩把刷子，恐怕今天真的要交代在這裏了。

　　昨天晚上的時候，自己的分神伯邑考還在感嘆，不知道燃燈道人手中的乾坤尺暗算過多少人，沒想到今天一大早，自己就親身體驗了一把。

　　元雷道尊此刻無奈，他總不能將自己的怒氣都發到下方的駐軍之中吧？況且那是自己的勢力，損失得都是自己的利益。

　　元雷道尊眉心的金光逐漸散去，露出一個金煌煌的宮殿印記，那金殿極其精緻，好似純金打造然後又粘在了元雷道尊的眉心一般，甚至可以看到殿門上刻着的四個字“滅世雷宮”。

　　這正是敖丙在渡金仙雷劫的時候，收服的滅世雷宮，剛才的金光其實是元雷道尊調動滅世雷宮之中的部分天劫之力然後釋放了出來，乾坤尺再強也不過是一件法寶，對上天劫之力，原本就處於被克制的狀態。

　　這還是乾坤尺足夠強大，若是其他稍微差點的法寶，恐怕連一擊都接不下來，就會被轟成渣渣。

　　然後金殿慢慢地隱在了元雷道尊眉心之下，除了光華的額頭再看不出任何的破綻，他從自己的懷中，摸出一個小瓷瓶，捏碎瓷瓶，將一顆丹藥丟進了嘴裏，隨着藥力化開，他身上的傷勢也開始好轉。

　　這個時候元雷道尊才小心翼翼地從空中降下來，來到了鳳岐軍的軍營外，他真怕燃燈道人在突然給自己一下，他可不想在一個地方摔倒兩次。

　　好在燃燈道人被元雷道尊剛剛的金光牢牢地震懾住了，現在他輕易不敢再觸動元雷道尊，除非有一擊必殺的手段。但是同境界之中，除非使用十分逆天的法寶，恐怕做不到一擊必殺。

　　但是元雷道尊卻是已經上了燃燈道人的必殺名單，不僅僅是因為元雷道尊傷了他的乾坤尺，而是因為元雷道尊的雷法太強了。

　　不管是他用出來的金雷，還是最後的金光，都是帶有強大的雷霆屬性，這種陽剛浩大的雷霆屬性，正好克制燃燈道人。

　　前文書已經說了，燃燈道人是第一具棺槨成精，他的法力之中帶有一種霉的晦氣陰暗屬性，正好被雷霆克制，這種在修行之中對自己能夠產生威脅的一定要剷除，這是燃燈道人多年來的經驗告訴他的。

　　元雷道尊到軍營門口的時候，伯邑考姜子牙都已經在等着他了，兩位大羅之境在半空之中交戰，就好似打雷一般，想不引起注意都不可能。

　　元雷道尊甚至在遠處看到了向著這邊眺望的燃燈道人，元雷道尊臉上冷冷地看着燃燈，燃燈也發現自己行蹤暴露，而且他還要與元雷道尊洽談，他根本逃不了。

　　因此，燃燈道人只能硬着頭皮走了過來，棺材瓤子一般的臉龐擠出了一個難看的笑容，打個稽首，“元雷道友雷法精深，貧道萬分佩服……”

　　元雷道尊眼睛微微一眯，“比不得燃燈道有的麵皮神功，恐怕就算是盤古斧再現，都劈不開燃燈道友的麵皮吧？”

　　燃燈眼中閃過一道厲芒，可是隨即壓了下去，他接着笑着說道，“哎呀，元雷道友玩笑了，貧道久聞道友大名，不過是想切磋一番而已……”

　　“哦，原來是這樣啊，還有這樣的切磋，不會是燃燈道友的獨創吧？看來過幾日我還要與燃燈道友進行一次今天的切磋啊，畢竟來而無往非禮也……”

　　燃燈臉上一變，可是只能陪着笑說道，“歡迎道友來找貧道切磋……”他的拳頭已經死死地攥住，指甲已經刺進了枯瘦的手掌之中。

　　“道友請進，我們好好談談合作的事情……”燃燈道人說道。

　　“不必了，這個地方很好，我怕裏面有什麼不好的東西……”元雷道尊打斷燃燈的話，開口拒絕說道。

# 第276章 合約達成

　　話說，元雷道尊力壓燃燈道人，燃燈道人被壓得是一點脾氣都沒有。

　　雖然他本身的實力不在元雷道尊之下，但是他的法力屬性剛好元雷道尊克制，再加上元雷道尊動用了‘滅世雷宮’的天劫力量，燃燈道人的乾坤尺都扛不住，他只能認軟。

　　燃燈躲到了下面的軍營之中，元雷道尊拿他也是無可奈何，元雷道尊飛身來到軍營門前，畢竟他們之間還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商定，闡截之戰就在他們的洽談之中。

　　按照敖丙的算計，先挑起闡截之戰，沒有了元始天尊的闡教，絕對不是截教的對手，就是截教眾人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闡教那幾個人淹死。

　　尤其是三霄娘娘的九曲黃河大陣，那東西絕對是大殺器，畢竟那可是能讓闡教十二金仙團滅的存在，十二位全部都被消去頂上三花，散去胸中五氣，數個量劫的苦修淪為畫餅。

　　而且這還沒有將截教四大弟子算在其中，四位大羅金仙境，想必能讓闡教好好地喝上一壺了，憑藉闡教現在的情況，根本擋不住四位大羅之境。

　　即便是元始天尊在離去之前已經交代好了，留下了克制截教四位大羅境的布置，也留下了破解九曲黃河大陣的法門，那不是還有自己呢嘛。

　　元雷道尊可是站在第三方的，誰能想到原本站在第三方的白襪子，會是截教的後手？

　　因此元雷道尊勢必要促成闡截之戰，只有闡截兩教間發生了全面的戰鬥，自己才能抽身世外，而且若非必要，他也不想動自己的勢力，封神之戰就是一個大泥潭，落進去就別想爬出來。

　　燃燈道人請元雷道尊到軍營內部去洽談合作的事情，而元雷道尊卻是堅定地搖了搖頭，他說是怕軍營之中有什麼不好的東西，實則安置怕中了燃燈的暗算，但更深層次的是為了諷刺燃燈道人剛才對自己的偷襲。

　　燃燈道人卻絲毫不為所動，他根本沒有任何的不好意思，“軍營之中怎麼會有不好的東西呢？不過元雷道友既然選擇這個地方，那貧道也沒有什麼意見……”

　　然後只見燃燈道人手中大袖一揮，一道淡淡的光幕將四個人罩了起來，他自己，姜子牙，伯邑考還有元雷道尊。

　　元雷道尊在燃燈道人出手的時候，心頭猛地一跳，渾身都緊繃起來，生怕燃燈再出什麼幺蛾子，這道光幕不過是隔音的小陣法而已。

　　元雷道尊則是輕輕一踩土地，地上陡然升起了一方土桌，還有四個土凳，一面兩個，元雷道尊伸手向另外三人做了個請的姿勢，自己已經坐了下來，而伯邑考微微一笑，坐在了他的身邊。

　　燃燈道人卻是搶先元雷道尊一步，坐在了伯邑考的對面，姜子牙無奈地翻了個白眼，默默地坐到了元雷道尊的對面。

　　元雷道尊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好了，既然人都在了，那麼就說說為什麼要找貧道吧？貧道可是很忙的，而且你們的待客之道讓貧道大開眼界……”

　　燃燈道人坐在姜子牙的身邊，眼睛微微閉合，眼觀口口觀心，似在閉目養神，根本沒有開口的意思，姜子牙只好乾咳一聲說道，

　　“這次請元雷道長來是為了與道長明確一下，由我玉虛宮接下碧游宮的攻擊，而西伯侯甘願讓出鳳岐軍的事情……”

　　“既然燃燈道友都出現在這裏，看來你們已經同意了這件事情，而且有什麼事情都和西伯侯說就好了，還有什麼事情需要和貧道說嗎？”元雷道尊眼睛微微一眯，淡淡地說道。

　　“是這樣的，您也知道我們玉虛宮與碧游宮之間若是有什麼矛盾，恐怕就是天翻地覆的戰鬥，所以我們需要確定您的態度，不，確切地說是我們要確保您不會站到闡教的對立面去……”

　　元雷道尊心中一聲冷哼，闡教的人倒是都不傻，竟然這個時候就知道防着自己了，可是你們覺得這就夠了嗎？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

　　“當然可以，貧道不想得罪截教，也不會想去得罪闡教，若是貧道真的針對闡教，恐怕聖人也不會放過貧道，為了貧道的性命，你們大可放心……”

　　姜子牙點了點頭表示贊同，覺得元雷道尊說的不錯，而且這是已經成就了大羅道果的存在，應該不會出爾反爾才對。

　　可是燃燈道人忽然說了一句，“既然元雷道友也同意，那麼就請道友對天道起誓吧，不會做任何針對闡教的事情，否則身死道消，化為灰灰……”

　　元雷道尊深深地看了一眼燃燈道人，其實剛才自己都已經那樣說了，基本就已經和發誓差不多了，可是燃燈道人還是要讓自己以天道起誓，他不由得想到一句話，

　　小人總是以小人的思維去衡量別人的想法。

　　既然闡教之人已經想到了這方面的事情，而且他也做出了承諾，他就會信守承諾，不會親自出手，不過元雷道尊不出手，敖丙可以出手啊，白襪子渭河龍王府可以出手啊，這就不在他的保證之內了……

　　“既然燃燈道友已經把話都說到這這個份上，貧道要是再推辭就是不給面子了，好，那貧道就以天道起誓，也好讓燃燈道友放心才是……”

　　“洪荒修士，元雷道尊，今日在此起誓，在封神量劫期間，絕對不會站在闡教的對立面，對闡教出手，若違此誓，必然身死道消，今天道鑒之……”

　　然後天空深處傳來一聲驚雷，似乎在回應元雷道尊的誓約，然後元雷道尊扭頭看了一眼燃燈道人，眼神睥睨，“這下子，燃燈道友放心了吧？”

　　然後元雷道尊有對着姜子牙說道，“沒有什麼事了吧？那貧道就走了，貧道可沒工夫跟你們在這閑扯……”姜子牙有些茫然地搖了搖頭，這是怎麼回事，剛才不是還好好的嗎？怎麼突然就炸毛了？

　　元雷道尊袖子一甩，面前的光罩消失，身子飛快地升起，在半空中，他身形忽然頓住，轉過身來，對着燃燈道人認真地說道，

　　“你今天可真是噁心到我了，放心，咱們的事情沒完，貧道一定還會與你論個高下的，下次你就沒這麼好運了……”說完這句話，元雷道尊化成一道金色雷光消失在天際。

　　燃燈道人忽地站起身來，似乎想要追上去，可是隨即似乎想到了什麼立刻就停了下來，他轉身對着姜子牙說道，

　　“子牙，這邊的事情就先交給你了，我就帶着另外幾位師弟過來……”然後他的身影忽然變淡，消失在姜子牙和伯邑考的身邊。

　　伯邑考微微一笑，“姜道長，你跟我來吧，我現在就任命你為鳳鳴軍的最高統帥，不過能不能讓鳳鳴軍為你所用，那就看姜道長你自己的本事了……”

　　姜子牙也回過神來，呵呵一笑，“那就請西伯侯拭目以待了，我想貧道不會讓西伯侯失望的……”

　　然後伯邑考便在鳳岐軍中宣布了姜子牙的地位，雖然鳳鳴軍已經被伯邑考訓練好了，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但是聽到姜子牙為最高統帥的消息，他們還是一片嘩然。

　　誰不知道姜子牙是二公子姬發的幕僚，這個時候怎麼突然就成了鳳鳴軍的首領，難道大公子和二公子已經和解了？

　　隨即他們也就釋然，現在大公子已經是西伯侯，理應照顧一下自己的兄弟，可是直接把鳳鳴軍送出去，還是讓作為鳳鳴軍的他們感覺心中不舒服。

# 第277章 討紂王檄

　　話說，伯邑考將鳳鳴軍的執掌權交給了姜子牙，鳳鳴軍中雖然有些微詞，但是都普遍接受了這個認命，因為在他們看來，大公子已經接任西伯侯的爵位，那麼大公子與二公子的矛盾也就不復存在了。

　　但是如果姜子牙若是現在要命令鳳岐軍做一些不利於伯邑考的事情，恐怕最先受到傷害的恐怕會是他自己，現在的鳳岐軍是先忠於伯邑考，在此基礎上，他們才會聽從姜子牙的命令。

　　不過姜子牙也清楚地認識到一點，他會慢慢地淡化伯邑考的影響，將這隻軍隊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等到那個時候，自己再讓他們做什麼，就隨着自己的意願而行了。

　　三天之後，聞仲和黃飛虎的聯合大軍趕了過來，在伯邑考的意志下，東伯侯和北伯侯的軍隊後退五十里，而只留下鳳鳴軍駐守，影響聞黃大軍。

　　聞仲的大軍並沒有直接撲上來，他們在距離伯邑考的軍隊十里開外的地方紮營，這點距離也就是騎兵的一個衝鋒，這是一個很危險的距離，鳳鳴軍這邊早就已經是戒備狀態，準備着隨時迎接聞仲大軍的衝鋒。

　　但是聞仲大軍卻是紮營之後開始了燒鍋做飯，並且有一員將軍來到鳳岐軍的營門前，求見西伯侯伯邑考，這將軍被帶入軍中。

　　“大商聞太師麾下偏將軍晁田，拜見西伯侯……”雖然說是拜見，他只是保全點了點頭，一點都沒有恭敬的意思。

　　晁田晁雷，封神之中的打雜的小角色，沒想到竟然竟然出現在了自己面前，“哦，不知道將軍來找本侯有何貴幹啊？”

　　“太師讓末將問問西伯侯，您的風寒什麼時候好？如果有問題，太師略通岐黃之術，可以為西伯侯診治一番……”

　　“哦，不勞太師費心了，本侯的風寒已經好了大半，想必很快就能痊癒，本侯多謝太師的關心……”伯邑考眉頭一挑，微笑着說道。

　　“哦，如果是這樣的話，太師讓末將再問問西伯侯什麼時候入朝歌面見陛下，想必西伯侯早就接到了陛下的旨意才對，太師願意護送三位侯爺去朝歌，正好順路……”晁田不卑不亢地說道。

　　伯邑考差點一口啐到晁田的臉上去，我去你妹的順路，聞仲專門繞了五天的路，來到老子這裏，這就是你說的順路？

　　伯邑考眉頭一皺，聞仲原來是想把自己三人逼去朝歌，雖然不知道他打的是什麼主意，但朝歌伯邑考是不會去的，因為沒有那個必要，現在時機已經到了。

　　大商已經完全被紂王玩廢了，他的名聲也已經完全臭了，現在只要把旗幟舉起來，恐怕會獲得很多人的支持，而且最主要的是，原本四大諸侯，現在只剩下了三個，而且現在都在伯邑考的手中。

　　名頭有了，實力有了，還還有什麼好想的，直接反了就是，當然伯邑考不會說得如此露骨，至少也要發一篇名滿天下的檄文才是。

　　“哦，是這樣啊，我去問問另外兩位侯爺，他們是什麼意思？我想三天之後一定會給你答覆的……”伯邑考微微一笑，對着晁田說道。

　　晁田一愣，沒想到伯邑考竟然是這個反應，實在是太奇怪了，他原本設想的伯邑考應該是推三阻四，各種推脫才對，怎麼如此乾脆就應了？難道是緩兵之計？

　　不對啊，緩兵之計也不會只緩三天時間啊？算了，回去稟報太師就是，太師應該能夠看透他的陰謀詭計。

　　三天，為什麼是三天呢？

　　因為三天之後就是西岐月刊發刊的日子了，伯邑考在知道了聞仲的來意之後，他便直接下了一個決定，三天之後的西岐月刊的頭版頭條就會是“討紂王檄”。

　　中國歷史上，有著名的四大檄文，分別是陳琳的，駱賓王的，朱元璋的，最後還有曾國藩的。

　　說不定三天之後自己發布這篇，後人評說的時候，就有中國五大檄文了，伯邑考還不由得YY了一番。

　　而當天晚上的時候，伯邑考就約見了東伯侯姜文煥，北伯侯崇黑虎，其實在之前的談論之中，伯邑考就對這兩個人隱晦地展現過自己想要改天換地的想法，這也是兩個對大商已經失望透頂的人，會支持他的原因。

　　現在伯邑考對他們說道，“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退路了，要麼隨着聞仲去朝歌城，但此去九死一生，小命就捏在別人的手中，要麼就揭竿而起，反商紂而立新朝，還天下一個朗朗乾坤……”

　　姜文煥和崇黑虎聽了伯邑考的一番說辭，此刻是熱血沸騰，渾身充滿了幹勁兒，他們的臉部充血，漲紅着一張臉，大大地高聲喊道，“干！！”

　　於是三天之後，新一期的西岐月刊發行，所有人都注意到了首頁上的那個大大的標題，“紂王無道，今欲伐之，誰同與歸？”

　　下面是洋洋洒洒數千字，整整佔據了一頁紙，前三分之一說的是大商的傳承，以及各位商王的功績，中間三分之一說的是紂王這些年來的暴行，這些東西看起來要比前三分之一更加的充實，其一人之過，敢抵前二十餘帝之功。

　　最後的三分之一，卻是介紹了自己不忍心看到天下生靈塗炭，因此號召天下諸侯共同討伐紂王，行成湯伐桀之舉。

　　此文一出，立刻掀起了一場巨大的海嘯，交口稱讚者有之，大罵伯邑考叛逆者亦有之。但總地來說，大多數人還是支持伯邑考的。

　　但是，天下只有很少一部分諸侯響應了伯邑考的號召，因為他們考慮的可不僅僅是百姓的生活，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利益。

　　雖然現在伯邑考佔據了大義，但是他的勢力究竟如何，還是個未知數，萬一跟了伯邑考之後，最後卻失敗了，那麼他們就要被扣上叛逆的帽子，那可是要株連九族的大罪。

　　當然也有一部分諸侯選擇了響應伯邑考，這群人之中有的確實是頭腦簡單的，不，應該是心懷忠義之輩，為了天下百姓響應伯邑考，共同伐紂。

　　但是這裏面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在看到了造反高風險的同時，也看到了其中的高回報，要是伯邑考真的能夠推翻紂王，那他就是新的王，天下共主。

　　而他們呢，從龍之功，至少領地疆域翻倍不是夢。

　　天下人都知道了這個消息，聞仲沒有理由不知道，接到晁田的稟報之後，聞仲也以為伯邑考是行緩兵之計，但是三天時間他等得起，而且他也想看看伯邑考究竟能搞出什麼來。

　　在自己的大軍面前，什麼陰謀詭計都是紙老虎，三天之後，他們想去朝歌更好，不想去那就打到他們想去，自己手下的兵卒可不是吃白飯的。

　　伯邑考確實搞出了大事情，而是聞仲都沒有辦法收場的大事件，他現在恨不能生劈了伯邑考，這小子腦後生有反骨，恐怕早就在密謀造反的事情了。

　　伯邑考若是知道聞仲的想法，一定會給他點一個大大的贊，是啊，當恢復記憶的時候，他就已經在密謀造反了，現在算起來應該有十年時間了吧？

　　與聞仲同樣懊惱的，還有姜子牙，現在的他有些蛋疼，他本想要壓制伯邑考的聲望，慢慢收回鳳岐軍的掌控權。

　　可是現在伯邑考的一出，他成為了討伐紂王的發起人。

　　接下來與聞仲作戰的十有八1九會是自己，可是自己做出再大的成果，都是伯邑考的功績，沒有人會注意姜子牙，更不會有人注意姬發。

　　這一切不會是他早就算計好的吧？

　　姜子牙的眼中閃過一絲駭然，心中翻江倒海一般久久不能平靜……

# 第278章 闡教六仙

　　話說，伯邑考發了一篇，在天下捲起了一股浪潮，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一時之間伯邑考可謂是出盡了風頭。

　　但是，聞仲卻是恨透了伯邑考，自己本來是要強逼他隨着自己入朝歌城中，若是他稍有推諉，那麼自己就強行帶他去朝歌。

　　自己已經給了他壓力，但是這小子不按套路出牌，他竟然明目張膽地扯大旗造反了，這讓聞仲生氣的同時，也是有些感嘆，如今天下天下紛爭，人心浮動，必須儘快平定戰亂，穩定天下人心。

　　聞仲眼中精光一閃，眼下就有一個殺雞儆猴的機會，只要自己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的速度，將西伯侯的軍隊滅掉，那麼必然能夠澆滅天下眾人躁動火熱的心。

　　什麼鳳鳴軍，什麼新式的練兵方式，聞仲是不屑一顧的。

　　自己領兵五十年，還不如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戰場之中靠的是將士之間的拼殺，不是什麼虛無縹緲的訓練，自己的將士身經百戰，是大商最精銳的部分。

　　西伯侯的軍隊？呵，他們經歷過多少戰鬥？聞仲對於鳳岐軍是不屑的，因為他自認為自己手中掌握着大商最精銳的軍隊。

　　於是在聞仲得知了伯邑考的檄文之後，他立刻就分兵將鳳岐軍圍了起來，而他讓黃飛虎的軍隊去防禦北伯侯和東伯侯的軍隊，為自己消滅西伯侯的軍隊爭取時間，實則那兩位得了伯邑考的授意，他們根本沒有插手的意思。

　　伯邑考就是為了還原封神原著之中的情形，讓姜尚帶着西岐的軍隊戰勝大商的軍隊，自己只需要坐收漁利就好了。

　　至於伯邑考這個身份究竟如何，敖丙倒是不在乎，這些都是小打小鬧的，真正的好處都在量劫之中，自己要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盡量為自己爭取利益。

　　在鳳岐軍被圍的時候，聞仲胯下墨麒麟已經是在鳳岐軍的門口等着了，姜子牙沒有絲毫的緊張，他率軍出了營門，對上了聞仲。

　　聞仲見對面營門大開，卻是出來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者，聞仲雖然不認識伯邑考，但是他也絕對知道這老者絕不是伯邑考，而且他認識姬昌，也知道這不是姬昌。

　　聞仲大聲喊道，“對面何人？本帥要見伯邑考，讓伯邑考來見我……”

　　姜子牙拱了拱手，“久聞聞太師大名，今日一見，果然見面勝似聞名啊，我家西伯身體抱恙，因此鳳岐軍暫時由老夫執掌，；老夫姜尚，字子牙……”

　　“本帥不管是姜上還是姜下，本帥要見伯邑考，本帥親自來見，西伯侯也不出面，難道是瞧不起本帥不成？”聞仲鬚髮皆張，怒聲說道。

　　“太師威名享譽四海，西伯怎麼敢怠慢太師，太師有什麼事情和老夫說也是一樣的……”姜上還是不溫不火地說道。

　　“好，和你說是吧？本帥就好好和你說說，西伯侯犯下謀逆大事，若是現在投降，由本帥押解回朝歌，本帥會向陛下求情，若是執迷不悟，在老夫將士的馬蹄之下，爾等必然化為齏粉……”聞仲抽出腰間的寶劍，劍尖指着姜尚說道。

　　姜尚聽到聞仲的話，蛋都在疼，因為他么的這件事情都是伯邑考搞出來的，他自己倒是出盡了風頭，賺足了名聲，可是累死累活打仗的卻是自己，而自己辛辛苦苦最後什麼也得不到。

　　但是現在這種情況下，姜子牙是有苦說不出，這種事情他說出去也的有人信啊。自己只能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道不出，所有的辛酸還是由自己來扛着。

　　姜子牙讓自己的表現盡量顯得自然一些，他滿臉正義地說道，

　　“聞太師此言差矣，我家西伯所言沒有任何錯誤，紂王無道，天下可共起而伐之，聞太師身為明理之人，為何要助紂為虐，此乃愚忠是也，太師當棄暗投明，與我軍一起伐紂才是正道，還天下一個朗朗乾坤……”

　　聞仲聽完之後，氣的是破口大罵，“你這老匹夫，謀反叛逆之事都被你說得如此冠冕堂皇，你還有沒有一點良知，這就是你做臣子的本分嗎？”

　　姜子牙還沒有說話，忽然在天際遠遠地傳過來一個聲音，“聞仲，你是修道之人，當知道天道不可為，如今大商當滅，西周當興，望你不要逆天而行……”

　　聞仲一抬頭，眼睛微微眯起，他高聲喊了一聲，“不知道是哪位道友駕臨，還請亮出名號，好讓聞仲見識一下，誰敢妄言天機？”

　　“貧道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是也，貧道可有資格談論天機？”天際忽然浮現出了一個身影，一副棺材瓤子一般的標誌性臉龐，表明了他的身份。

　　在他的身後同樣還有另外一個個的身影浮現出來，他們都是身着道裝，身上的道裝款式不同，但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氣質在其中，

　　“貧道太華山雲霄洞赤精1子是也……”

　　“貧道二仙山麻姑洞黃龍真人是也……”

　　“貧道崆峒山元陽洞靈寶大法師是也……”

　　“貧道玉泉山金鼎洞玉鼎真人是也……”

　　“貧道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是也……”

　　“貧道青峰山紫陽洞道德真君是也……”

　　聞仲聽到他們保命，心頭不由得一緊，他身為金靈聖母的弟子，太知道這群人的身份了，二師伯祖門下闡教十二金仙一下子就來了六位，他感覺這世界一定是瘋了。

　　他們這些成就了金仙道果的人是閑得蛋疼了？現在怎麼有時間來管凡間的事情了？難道這就是師尊一直不肯對自己說出真相的原因？

　　聞仲忽然感覺其中有點陰謀的味道，他跳下墨麒麟，打了個稽首，他的聲音幾乎是顫抖的，“貧道聞仲，截教金靈聖母門下弟子，拜見諸位師伯師叔……”

　　闡教眾人互相對視一眼，眼中劃過一絲不明的意味，然後燃燈道人一股柔和的力量將聞仲攙了起來，

　　“看在你還知禮的份上，貧道就不為難你了，這裏的事情不是你能夠決定的，你去問問你師父的意見吧……”

　　聞仲行了一禮，立刻將自己的軍隊收攏起來，撤軍五十里安營紮寨，同時他也通知讓黃飛虎把軍隊撤回，笑話，現在對面金仙都出動了，自己一群凡人，那什麼很對面打？

　　雖然聞仲確定對面金仙不敢對凡人出手，但是金仙都出動了，自己這點面子總還是要給的，要不然惹惱了那裡面任何一位，自己這點人都不夠人家殺的。

　　金仙不是不能殺人，而是不願殺人，他們沾染上業力因果之後將是一件十分麻煩的事情，但是對於也並非無解，也是可以化解的，不過要消耗很大。

　　聞仲交代了黃飛虎一番，讓他千萬要約束好自己這邊的人馬，不要和對面起衝突，黃飛虎與聞仲之間亦師亦友，雖然他沒有從聞仲那裡學來道法，但他還是從聞仲那裡聽到一些關於修道人的傳說。

　　現在見聞中如此重視，他就知道對面那幾個道人身份絕對不簡單。

　　聞仲呢？聞仲他去幹嘛了？

　　當然那是去搬救兵了，而且是直奔東海金鰲島碧游宮而去，他平時雖然交友廣泛，但是對面一下就是六位金仙，自己那些道友恐怕承受不下，這件事情還是要老師來決斷，而且燃燈道人那句話，要讓他覺得這件事情恐怕還有自己不知道的內情。

# 第279章 聞仲請人

　　話說，聞仲與姜子牙在陣前扯淡，忽然姜子牙這邊有了新的助力，正是闡教燃燈道人，以及闡教十二金仙中的六位。

　　聞仲聽到他們爆出自己的名號，嚇得他是心驚肉跳，他安頓好了軍中的事物之後直奔東海而去，這件事情還是要自己的老師金光聖母來做決定啊。

　　伯邑考看到了闡教來人，竟然是這麼有分量的人，這些人參加此戰的話，那麼一定是十分有意思的事情，何愁闡截之戰壯大不起來？

　　不過現在這些事情卻是與原著中有些出入，因為這才僅僅是最開始的時候，可是闡教就已經派來了最有身份的一群人，截教應該怎麼應對確實是一件很苦惱的事情。

　　畢竟伯邑考的本尊敖丙現在就在金鰲島，默默地準備着給闡教致命一擊，伯邑考這邊知道消息的時候，敖丙那邊也得到了同樣的消息。

　　但是敖丙有些煩惱，自己究竟應該怎麼選擇，是不是直接出動最強力量將闡教這群人吃下去，如果真是這樣，截教絕對有這個實力，但是闡教剩下的那部分人會是什麼反應？

　　憤怒，不顧一切地出來報仇，然後自己正好一鍋燴了？或者是隱忍，龜縮在昆崙山，默默等待元始天尊回歸算總賬？

　　敖丙覺得他們會選擇第一種，因為闡教眾人尤其好顏面，他們不可能選擇隱忍。

　　而且不得不說的是，闡教眾人雖然對外人心狠手毒，但是他們內部，除了燃燈道人之外，其他人對自己人還是很友好的，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護犢子，打了一個，出來一窩，大了小的，出來老的。

　　原始天尊打殺三霄，雖然是為了自己的臉面，同時也不無為了給自己弟子出氣的成分在內，還有哪吒受了委屈，太乙真人做得更絕。

　　若是這樣發展下去，興許自己真的可以把闡教連根拔掉，讓闡教什麼都剩不下，可是這樣一來，自己雖然贏了此戰，但是徹底得罪死了元始天尊，自己可是毀了他的道統啊。

　　對於現在的敖丙來說，被一個聖人惦記上絕對不僅僅是一件光榮輝煌的事情，而且還是一件要他老命的事情，他不懷疑自己以後能夠擁有對抗聖人的實力，但是現階段下，他還是太弱小了。

　　那該怎麼辦？自己讓截教某些人去送死？成全闡教？

　　敖丙心中一動，這個做法倒不是不可以啊，截教之中還是有一些心思不純者的，倒是可以趁此機會把他們送上封神榜。

　　讓他們連反叛的機會都沒有，其中最強大的一位卻是長耳定光仙了，他是通天教主的得意弟子，金仙修為。

　　在封神劫中，萬仙大陣，若不是他在關鍵時刻收走了六魂幡，封神歷史可能還要改寫。

　　而且對有些忠於截教，但是資質不佳的弟子，對於他們來說，上封神榜成就神道倒是一件好事，雖然神魂受到限制，但是只要教主在，那麼就沒有人敢謀害他們。

　　敖丙計謀定下，於是專心等待聞仲的到來，聞仲的腳程不是很快，足足飛了多半天，他才來到了碧游宮，已經有一個年輕的小道姑在等着他了。

　　一看到聞仲騎着墨麒麟到來，她立刻一聲高呼，“聞仲師兄，敖丙師叔讓我在這裏等你，讓你去見他，他有話要跟你說……”

　　聞仲一聽倒是驚訝，敖丙師叔，自己什麼時候多了這麼一位師叔？

　　但眼前的小道姑他還是認識的，這是大師伯多寶道人坐下弟子火靈聖母，平時雖然風風火火的，但是這樣的事情她絕對是不敢騙自己的。

　　等到了殿中，見到了敖丙，聞仲卻是發現不認識，這位素未謀面的師叔，找自己什麼事？聞仲有些疑惑地對着敖丙行了一禮。

　　敖丙似乎猜中了聞仲心中的疑惑，他輕聲喝了一聲，“聞仲，你且看看我是誰……”說著這句話，敖丙的臉上一陣變幻，卻是自己清風道人的相貌。

　　聞仲啊呀一聲，不由得驚呼出聲，“國師大人！”然後話語連珠一般吐了出來，“您知不知道，大商現在很危急，天下紛亂四起，而且闡教眾人摻和其中，場面更是……呃……”

　　聞仲忽然想起了眼前之人的身份，他不僅僅是自己的師叔，而且他已經不是大商國師了，看火靈聖母對他的態度，他在截教中的地位似乎還不低，不過自己為什麼沒有聽人說起過這號人物？

　　“聞仲，想必你也看出了什麼，那我也就沒有必要瞞你了，如今正在一場量劫之中，闡截二教就是這場量劫的主角，二教較量的主場就是商周之戰……”

　　“商周之戰？您的意思是說，西岐早就會造反？這是天道註定的？”聞仲眼睛一瞪，驚訝地說道。

　　“不是西岐會反，而是西岐會取代大商，成為新的王朝……”敖丙的聲音好似一道霹靂在聞仲的耳邊迴響。

　　“那，那，那您為什麼不早說？這一切都是可以補救的啊，如果我們提早殺了姬昌，殺了伯邑考，那麼就不會有這些事情了……”聞仲說道。

　　“王朝更替，是天道使然，沒有辦法更改的，小節可變，但是大的方向是不會變的，而且你以為姬昌和伯邑考的身邊沒有人保護嗎？”敖丙看似有些無奈地說道。

　　聞仲無言以對，眼神複雜地看着敖丙，原來他早就知道大商有劫難，怪不得他早早地辭官不做，原來是這個原因。

　　感覺到了聞仲對自己的不敬，敖丙無奈地說道，“聞仲，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我必須要為截教考慮，你知道我們截教的命運已經與大商連在一起了，我想切割，但是卻無法全功……”

　　“因為我知道你不會同意放棄大商，所以當時我也就沒有把這事情的真相告訴你。闡教已經早早布局西岐，我們只能無奈選擇大商……”

　　“其實這都是表面的東西，主要是我們需要與玉虛宮進行一場鬥爭，需要要死一部分人，與選擇哪一方無關……”敖丙的臉上有些冷酷。

　　“為什麼？為什麼非要死人？大家互相避開不就行了嗎？為什麼非要如此？”聞仲氣憤地問道，他實在不理解敖丙所謂的邏輯。

　　“聞仲，你現在道行還淺，不懂其中的東西，我想你終有一天會懂得，會明白我的做法……”敖丙此刻有些不近人情，但是他與聞仲解釋不通。

　　“好了，我知道你的來意，我會派人去跟着你去對抗闡教眾人，這不是你能夠插手的戰鬥，我知道你心向大商，你只需要儘力，無愧於心就好……”敖丙接着說道。

　　“我想見老師……”聞仲忽然抬起頭來，很是嚴肅地說道，語氣就好像受了氣要找家長的孩子。

　　敖丙無奈，對着半空中拱了拱手，“金靈師姐，你也看到了，貧道實在是無能為力了，你就管管你這弟子吧？他會聽你的話吧？”

　　殿中忽然響起了一個女聲，“敖丙師弟，多謝你對我弟子解釋了這麼多，我替他謝謝你了，”然後他的聲音微微一頓，

　　“聞仲，這件事情你不用管，你只需要對付西岐就可以，闡教的人我們會替你解決，你不要擔心這些問題，你……只需問心無愧即可……”

　　聞仲呆住了，他當然聽得出來，這是自己老師金靈聖母的聲音，但是他沒有想到老師的話與國師的話是一樣的調調，他們都不看好大商嗎，大商真的到了末路？天要滅大商？

　　聞仲沒有什麼反應，不過他的老臉上卻是流出了兩道渾濁的淚水，他突然跪倒在地上，重重地磕了三個響頭，然後轉身離開了大殿。

　　敖丙的聲音從殿中傳了出來，“聞仲，你先回去，我們這邊的人很快就會過去，你……好自為之……”

　　聞仲身形一頓，然後直接走出了大殿，他不相信大商回亡，大商六百年基業，說亡就亡了？就算是亡了，自己也要讓它活過來……

# 第280章 大戰將起

　　話說，聞仲去碧游宮請人，但是他並沒有見到自己的老師，而是見到了曾經身為大商國師的敖丙師叔，而且他還得知了一個消息，大商已經到了末路，西周即將崛起。

　　他怎麼能夠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身為大商太師，自己一定要保住大商，讓大商千秋萬代。

　　聞仲心中患得患失，腦子里亂糟糟的，也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他騎上墨麒麟，就不管它把自己帶到何處去了，好在墨麒麟乃是靈獸，頗通人性，識得來時的路，於是便載着聞仲向駐軍之地而去。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聞仲感覺自己的肩頭被人輕輕地拍了拍，然後就聽得一個聲音輕聲說道，“太師，太師，太師您快醒醒啊，帳中已經有幾位道長在等着您了……”

　　聞仲猛然驚醒，他有些茫然地看着四周嗚嗚洋洋的人群，最終定格在了眼前的那個人影身上，是武成王黃飛虎，自己回到軍營了？

　　恩？道長？武成王剛才說道長在帳中？

　　聞仲飛快地跳下墨麒麟，向著自己的營帳一路小跑而去。他知道那應該是結交來人了，能不能對抗對面闡教那群人就看這次來的人夠不夠分量了。

　　昨天的時候，有一群道人到了營帳的門口，說是應聞仲之請前來助陣，黃飛虎不敢怠慢，立刻將這群道人請到了營帳之中，好吃好喝地招待着。

　　可是黃飛虎也在納悶，這群道長已經到了，太師怎麼還不見回來，直到剛剛他才聽到有人前來稟報，太師已經到了營帳門口，可是太師的狀態有些奇怪，於是黃飛虎親自去看。

　　卻是發現聞仲端坐在墨麒麟背上，臉上一片獃滯，似乎神遊天外，不過黃飛虎好像還從太師的臉上看到了一抹化不開的悲痛。

　　其他的人哪裡敢去招惹太師，萬一出了什麼問題，絕對不是他們能夠承受得起的，黃飛虎也是硬着頭皮叫醒了聞仲，沒想到聞太師醒過來竟然一溜小跑地進了營帳。

　　聞仲進了自己的營帳，裏面卻是一張張或熟悉的面容，這是虯首仙，這是金光仙，這是靈牙仙，竟然連長耳定光仙都來了，這是十天君，那是龜靈師叔。

　　聞仲躬身一禮，臉上頗為意動，“多謝諸位師叔前來相助，聞仲感激不盡……”

　　長耳定光仙擺了擺手，“這是敖丙師弟的意思，貧道不過是奉命而已，本來貧道是不想來的，可是敖丙師弟偏偏點名讓貧道來，於是貧道就叫上了虯首仙三位道友一起來了，你要謝就去謝敖丙師弟吧……”

　　龜靈聖母微笑着點頭說道，“聞仲師侄，我是應你老師之約，前來助陣的，你可要好好表現，不要給你老是丟了臉啊……”

　　十天君之中的秦天君爽朗一笑，“哈哈，聞仲道友，你這句話就見外了不是，如今道友有難，我等豈可不來相幫？”

　　從這些人的話中可以看得出來，長耳定光仙是敖丙逼來的，而靈牙仙三個人是作為長耳定光仙的好友，陪着他來的。

　　據封神原著中，長耳定光仙是西方教安插在截教的之中的卧底，這樣也就解釋得通，為什麼作為他好友的靈牙仙等三位被抓住之後，就立刻投降，駝着三大士馳騁萬仙陣了。

　　至於龜靈聖母，是敖丙覺得闡教既然有燃燈坐鎮，自己這邊也一定要派一個大羅境過去壓住場子，同金靈聖母商量之後，請了龜靈聖母出動。

　　而十天君，卻是在聽說了聞仲的事情之後，自願請命而來的，他們平時與聞仲的交情不錯，這件事情雖然危險，但他們卻是自願前來助拳。

　　敖丙將這件事情的利害關係告訴了他們，他們在考慮了很久之後，紛紛表示，即使不為了聞仲，單單是為了截教大計，他們甘願挺身而出。

　　敖丙還是很感動的，因為十天君的修為普遍都在太乙玄仙期，聽到對面全部都是金仙期之時，雖然有些猶豫，但是為了截教的大義，為了聞仲的基情，終於是還是決定十人聯袂而來。

　　聞仲再度躬身一禮，不管是什麼原因，他們能夠來幫自己，那就是對自己的信任和最大的支持，他忠心地感激這群來幫助自己的人。

　　聞仲穩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緒，沉聲說道，“諸位師叔想必都已經知道了這邊的情況，不知有什麼好的建議？”

　　長耳定光仙很是平靜地說道，“聞仲，這裏你最了解情況，我們只是來助陣的而已，自然是一切都由你布置……”

　　雖然長耳定光仙的話聽起來好像是很謙虛，不爭權的表現，但是所有人的腦海中都不由自主地浮現出了兩個詞語，消極怠工、推卸責任。

　　你們讓我來，我就來了，你們讓我幹啥我就幹啥，想讓老子主動幫你們，想都別想……

　　虯首仙三人唯長耳定光仙馬首是瞻，因此在長耳定光仙說完之後，他們都是認同地點了點頭，表示自己沒有意見。

　　龜靈聖母微笑不語，她為自己定好位，保護好諸位師弟師妹的性命，確保燃燈道人出手的時候，攔下他就好了，至於其他的她都不怎麼關心。

　　十天君眾人則是笑着說道，“聞仲道友，我們既然到了你的地盤上，自然是一切都聽你來安排，你說讓我們怎麼做我們就怎麼做……”

　　雖然和長耳定光仙是同樣的意思，但是他們的話卻無疑是真誠了很多，而且他們也是真心想來幫聞仲，他們都認同聞仲對他們的指揮。

　　聞仲點了點頭，“好了，既然如此，老夫也就當仁不讓了，我們先去見見二師伯祖門下的玉虛弟子，然後我們再確定出一個章程來……”

　　然後以聞仲為首，他們一起去了對面西岐軍營的門口，而在那軍營門口已經有一群人在等着了，正是姜子牙，以及燃燈等闡教的一眾人馬。

　　姜子牙看到對面來人，已經有師兄暗中傳音給他介紹對面的人馬，他倒吸了一口冷氣，看來師叔門下也是出動了不少精英啊，一聲高呼，

　　“聞太師，別來無恙啊，看這樣你是要助紂為虐，執迷不悟了……”

　　聞仲只是高聲回了一句，蒼老的聲音之中充滿了莫大的驕傲，“老夫乃是太師，大商太師……”

　　燃燈道人這個時候卻是前走兩步打了個稽首，“昨日見前方有靈光落下，還在想是哪位道兄來了，沒想到是龜靈師妹……”

　　龜靈聖母淡淡地回了一句，“燃燈道友客氣了，如今你我各為其主，貧道可當不得道友‘師妹’之稱……”

　　燃燈棺材瓤子一般的臉龐嘿嘿一笑，“師妹哪裡的話，紅花白藕青蓮恭弘=叶 恭弘，三清原本是一家，三教都為盤古正宗，叫一聲‘師妹’也不為過也……”

　　龜靈聖母人長得漂亮，說話也是極其的犀利，“燃燈道友還是分清你我為好，要不然玉虛門下弟子犯下殺劫，為何要讓我碧游宮弟子來擋劫？”

　　燃燈道人嘿嘿乾笑了兩聲，“原本就是一家人，自然是要一起面對量劫了，各憑本事而已，不過師妹這邊的人數有點少啊？四位金仙，扛得住么？”

　　“哦，不好意思，貧道沒注意到，這還有十位太乙玄仙境的道友，他們應該敵得過兩位金仙，是吧？哈哈……”

　　張狂的笑聲，分外的刺耳，便是闡教眾人也是有不少人微微皺眉……

# 第281章 十絕陣起

　　話說，闡截二教眾人在陣前碰面，一開場燃燈道人就和龜靈聖母嗆了起來，兩個人是針鋒相對，最後燃燈道人竟然直接對着十天君開炮了。壹看書·

　　十天君什麼時候受過這樣的委屈，別看他們平時笑嘻嘻，而且似乎和誰都相處得很好，但那是因為平時沒有人招惹他們。

　　而現在被燃燈道人狠狠地貶低了一番，他們心中的憤恨自不必說。對於燃燈道人，他們可不會因為他的修為而高看他一眼。

　　“哦，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燃燈道人嗎？真是見面不如聞名啊，你的意思是我們十兄弟不如兩個金仙期？哼，今天我們就讓你見識一下，別說是兩個金仙，就是你們六位金仙期，我們十兄弟也能一樣接下來……”

　　秦天君忽然站出來，幾乎是指着燃燈道人的鼻子說道，而他的話，則是讓眾人一片嘩然，就是聞仲這邊眾人此刻也是有些驚訝，因為他說的也太不靠譜了一些。

　　因為太乙玄仙和金仙之間的鴻溝絕對不是可以靠數量彌補的，十位巔峰太乙玄仙倒是有可能抵抗一位一般的金仙。

　　但真實的情況是，十天君之中根本沒有太乙巔峰，最高的秦天君也不過太乙後期，而闡教這邊，修為最低的道行天尊都在金仙中期。

　　燃燈道人幾乎笑出聲來，“哦，這位不知名的太乙境界道友，真不知道你哪裡來的自信，好，如你所願，你今天就讓貧道開開眼吧？十位太乙境戰勝六位金仙境，哈哈……”

　　十天君對於燃燈的嘲笑沒有人的憤怒，此刻他已經完全冷靜下來，

　　“誰說我們要親自對戰了？你修鍊這麼多年都修到狗身上去了？不知道有種東西叫陣法嗎？我們兄弟最得意的不是我們的修為，而是我們的陣法，我們布下十絕陣，若是你們能夠破解十絕陣，那麼我們兄弟甘願認輸……”秦天君此刻說出話來卻是帶着一種傲氣，那是對於自己陣法的絕對自信。一看書·

　　“好，我倒是要看看你們太乙境如何布置出戰勝金仙境的陣法……”燃燈也是收斂笑容，對於秦天君的罵聲，他自動過濾掉了，不過區區太乙玄仙就敢辱罵貧道，貧道會讓你知道花兒為何這樣紅……

　　什麼陣法，能夠憑藉太乙境對抗金仙境，貧道要讓他知道，辱罵貧道是要付出代價的，他淡淡地說道，“十天時間，夠不夠你們布置的？”

　　秦天君說道，“夠了，希望陣法布置完，你們還能有如此自信……”

　　“這句話也正是貧道要送給你的……”燃燈道人冷哼一聲說道。

　　然後雙方都沉寂下來，沒有人說話，姜子牙輕咳一聲，“聞太師，如何？就以這十絕陣，你我雙方先鬥上一場如何？”

　　“如你所願……”聞仲淡淡地說道，不過他對於十天君的情況也不太樂觀，金仙不是那麼好對付的。

　　秦天君道友這次有些託大了，不過輸人不輸陣，若是現在自己提議取消，恐怕只會更加難看而已。

　　雙方撤去，聞仲等人回到營帳之後，聞仲就是急切地問道，“秦天君道友你有多大把握能夠勝過金仙？你要知道這可不是兒戲，可能會有性命之憂……”

　　“放心，聞仲道友，你雖然與我們的交情不錯，但是我們兄弟的本領，你可還沒有見識過呢，你就等着看好戲吧，一定會讓你大吃一驚的……”秦天君笑着說道。

　　聞仲與十天君之間的交情不錯，知道秦天君不是一個妄言之人，此刻聽到他自信的話語，也是一陣激動，若真是如此，他倒是有點期待這所謂的金光陣了……

　　長耳定光仙對此是不管不顧，進了營帳之後就開始閉目養神，這是他們自己找死，跟自己沒有關係，自己不過是被強逼着來這裏而已，而且自己與他們又不熟。

　　虯首仙倒是數次欲言又止，但是看到長耳定光仙的表現之後，終究是什麼都沒有說出來。

　　龜靈聖母似乎對十天君的情況頗有了解，她皺了皺眉，說道，

　　“你們的情況我大致了解，十絕陣確實有對抗金仙的資本，但是想要圍殺金仙卻大有難度，若事不可為，你們切記保住自己才是正途……”

　　十天君此刻臉上一肅，齊齊對着龜靈聖母行了一禮，“多謝師姐提醒～”

　　然後十天君就開始他們的布陣，對面還有人想要偷窺，想看看這所謂的十絕陣究竟是什麼樣子，但是被龜靈聖母張口吐出一團水霧，將聞仲的大營包裹得是嚴嚴實實，同樣遮掩了十天君布陣的過程。

　　這水霧是龜靈聖母放出來的，對面闡教眾人有無數種方法可以驅散水霧，但他們想要在不驚動龜靈聖母的情況下看透水霧，那基本是不可能的。

　　十天之後，水霧散去，十絕陣展現了聞仲大營之前。

　　姜子牙帶着闡教眾人前來破陣，只見頭前有一陣，挑起一牌，上書“天絕陣”，自往後一個個陣法星羅排列。

　　第二牌上書“地烈陣”，第三牌上書“風吼陣”，第四牌上書“寒冰陣”，第五牌上書“金光陣”，第六牌上書“化血陣”，第七牌上書“烈焰陣”，第八牌上書“落魂陣”，第九牌上書“紅水陣”，第十牌上書“紅沙陣”。

　　姜子牙暗自搖了搖頭，這什麼十絕陣他卻是不曾聽說，這該如何破解呢？他看看自己身側的諸位師兄，只見眾人也是眉頭微皺，似乎遇到了什麼為難的事情。

　　只見對面秦天君忽然跳出來大喝一聲，“好了，我們布陣已畢，對面的，你們可以來破陣了，今天就讓你們見識一下太乙境如何勝得過金仙境……”

　　闡教六金仙對視一眼，都看到了對方眼中的猶豫，因為他們感覺到了對面陣中不同尋常的氣息，那是可以威脅到自己的氣息。

　　燃燈看到眾人的表情，頓時知道了情況，他微一沉吟便來了主意，“那個不知名的道友，我們給了你們十日準備的時間，我們同樣也要時間籌備一番……”

　　“好，那十日可夠？”秦天君大手一揮，豪氣干雲地說道。

　　燃燈道人捋了捋胸前的鬍鬚，淡淡地說道，“自然，等我們十日之後，就來大破十絕陣……”然後闡教眾人在燃燈的帶領下又回到了西岐的軍營中。

　　拋開闡教眾人暗中商議破陣的事情暫且不提，單說一說，

　　此刻的聞仲卻是大為驚訝，他當然看出了對面六位金仙的猶豫，他們定然是知道破陣艱難，因此才暫時退去的，說明這陣法還是相當不錯的，至少可以威脅到金仙境。

　　聞仲有些好奇地問道，“秦天君道友，不知道這些陣法都有何妙處，為何能夠讓對面的金仙都不敢直接闖陣？”

　　秦天君哈哈一笑，“好，就讓聞道友見識一下，我的天絕陣乃是老師演先天之數所得，其得先天清氣；內藏混沌之機，中有三首，按天地人三寸，共合為一氣。若人入此陣內，有雷鳴之處，化作灰塵；仙道若逢此處，肢體震為粉碎，故曰天地人也。”

　　聞仲修為不高，但是見識不凡，他聽完之後大為讚歎地說道，“竟然是師祖他老人家創出的陣法，難怪會有如此威力……”

　　三清各有所長，老子善煉丹，元始善煉器，通天善陣法。因此隨帶着他們門下弟子也都是如此，截教之中多數都以陣法見長。

　　然後又聽第二位的趙天君笑呵呵地說道，“聞仲道友，請看我的地烈陣，此陣亦按地道之數，中藏凝厚之體，外現隱躍之妙，變化多端，內隱一首紅，招動有火起；凡人仙進此陣，再無復生之理，縱有五行妙術，也難逃此厄？”

　　泰國最胸女主播全新激\_情視頻曝光撲倒男主好飢\_渴!!在線看:!!

# 第282章 陣算姜尚

　　話說，十天君布置出了十絕陣，驚退了闡教眾人，因為他們都在十絕陣中感覺到了威脅，因此在燃燈的提議下，他們都選擇了撤退。·

　　聞仲卻是在向十天君了解十絕陣的具體情況，其中秦天君介紹了自己的天絕陣，趙天君介紹了自己的地烈陣，聞仲大為讚賞，這十位道友的陣法確實有自己的獨到之處。

　　董天君說道，“聞仲道友，請看貧道的風吼陣，此陣中內藏玄妙，按地水火風之數，內有風火，此風火乃先天之氣，三昧真火，百萬兵刃，從中而出。若神仙進此陣，風火交作，萬刃齊攢，四肢立成齏粉；任憑他有倒海移山之異術，難免身體化成膿血。”

　　袁天君不甘示弱，“聞仲道友請看貧道寒冰陣，此陣非一日功能成就，名為寒水，實為刀山。陣中內有玄妙，中有風雷，上有冰山如狼牙，下有冰塊如刀劍。若神仙入比陣，風雷動處，上下一磕，四肢立成齏粉，縱有異術，亦不免此難。”

　　金光聖母是十天君之中的唯一女流，可同樣她也是最為好強，

　　“聞仲道友請看貧道的金光陣，此陣內奪日月之精，藏天地之氣，中有二十一面寶，用二十一根高，每一面應在高頂上，一鏡上有一套。若人仙入陣，將此套拽起，雷聲震動鏡子，只一二轉，金光射出，照住其身，立刻化為濃血，縱會飛騰，難越此陣。”

　　孫天君隨後站出來，“聞仲道友，吾陣乃是化血陣，此陣法用先天靈氣，中有風雷，內藏數斗黑沙。神仙入陣，雷響處風卷黑沙，黑沙只要有些須着處，立化血水，縱是神仙難逃利害。”

　　白天軍微微一笑，

　　“聞仲道友，這是貧道烈火鎮，此陣妙用無窮，非同凡品，內藏三火，有三昧火，空中火，石中火，三火併為一氣。中有三首紅幡，若神仙進此陣內，三幡展動，三火齊飛，須臾燒成為灰燼，縱有避火真言，難躲三昧真火。”

　　聞仲摸着花白的鬍鬚，不住地點頭，陣法威力很大，他頓時來了信心，忽然聽到身邊姚天君嘿嘿一笑，“他們的陣法都不錯，可是唯獨不如貧道的落魂陣……”

　　十天君其他人默然搖頭微笑不語，聞仲倒是有些好奇地問道，“哦，姚天君道兄，這落魂陣有何玄妙？”

　　“哈哈哈，吾此陣非同小可，乃閉生門，開死戶，中藏天地厲氣，結聚而成；內有白紙一首，上畫符印，若神仙入陣內，白旌展動，魂魄消散，傾刻而滅，不論神仙，隨入隨滅。·”

　　聞仲點了點頭，確實不凡，然後只見王天君待姚天君說完之後，笑呵呵地對聞仲介紹道，

　　“聞仲道友，這是貧道的紅水陣，此陣內，奪壬癸之精，藏太乙之妙，變幻莫測；中有一八卦台，上有一二個葫蘆，任隨人仙入陣，將葫蘆往下一擲，傾出紅水，汪洋無際。若是水濺出一點，黏在身上，頃刻化為血水，縱是神仙，無術可逃。”

　　聞太師點了點頭，十絕陣具有玄妙，他問最後的張天軍說道，“紅沙陣有何玄妙，還請張天君道友解惑……”

　　張天君說道，“吾紅沙陣，作法更精，此陣內按天、地、人三才，中分三氣，內藏紅砂三斗，看似紅砂，着身利刃，上不知天，下不知地，中不知人。若人仙沖入此陣，風雷運處，飛砂傷人，立刻骸骨俱成齏粉。縱有神仙佛祖，遭此再不能逃。”

　　“十位道友的陣法果然是非同凡響，那麼這次的鬥法就依賴諸位道友的陣法了……”聞仲對着十天君拱了拱手，慎重地說道。

　　十天君齊聲回了一聲，“沒有問題，這點小事就都包在我們身上了，沒有誰能破除我們的陣法……”

　　一邊的長耳定光仙冷冷地哼了一聲，一群自大的傢伙，真以為陣法就可以消除太乙玄仙和金仙之間的差距了？真是天真，到時候倒是要看看你們是怎麼哭的。

　　沒有人理會長耳定光仙，便是虯首仙三人都覺得這次長耳定光仙做的有些過了，身為截教弟子，為截教做些事情也是應該的，怎麼能夠如此的勉強。

　　這個時候姚天君忽然說道，“諸位道友，貧道略施小術，就可以將闡教姜子牙處死，他可是封神之人，而且他還是西岐軍中領袖，只要他一死，西岐軍隊自然瓦解，所謂‘蛇無頭而不行，軍無主而自亂’正是如此，姜子牙一死，則闡教必亂。”

　　聞仲眼中精光一閃，“姚天君道友妙計，不過西岐軍的統帥雖然是姜子牙，但在姜子牙之上，他們還有一位精神支柱，便是西岐西伯侯伯邑考，因此道兄可有方法將伯邑考一同處死？”

　　姚天君眉頭一挑，“哦，沒想到姜子牙竟然不如一人間小兒，伯邑考不過凡人而已，貧道可將他一併處死……”

　　聞仲大喜過望，“如此就有勞姚天君道友了，只要西伯侯一死，另外兩大諸侯不足為憑……”

　　姚天君對着眾人拱了拱手，隨即入落魂陣內，築一土台；設一香案，台上扎兩草人，草人身上寫姜尚和伯邑考的名字，草人頭上點三盞燈，足下點七盞燈，上三盞名為催魂燈，下點七盞名為捉魂燈。

　　姚天君披髮仗劍，步罡念咒，於台前發符用印，於空中一日拜三次；連拜了三四日，就把姜尚和伯邑考拜得顛三倒四，坐卧不安。

　　再說一說闡教這邊，以燃燈為首的闡教眾人圍坐在一起，他們具是眉頭緊皺，燃燈道人雖然有信心能夠破去十絕陣，但他乃是大羅之境，不能出手，他若是出手對面龜靈聖母絕對不會坐視。

　　因此破陣的事情還是需要闡教眾人的力量。

　　前三天他們並沒有商量出什麼結果來，都是在思索破陣之法，但是他們僅僅只是在陣外看着，根本無法知道陣中虛實，更不用提破陣之法了。

　　其間姜子牙只是有些精神恍惚，沒有人在意，而姜子牙也是以為自己最近太勞累了，應該好好休息一下了。

　　第四天的討論姜子牙卻是缺席了，他竟然直接病倒了，眾人也沒有在意，畢竟姜子牙是修道之人，小小病症應該可以克服。

　　但是接下來两天時間，姜子牙一直都沒有好轉，甚至病情加重，於是赤精1子前去探望姜子牙，他發現姜子牙臉色暗淡，似乎精氣受損，他眼中射出兩道金光掃視着姜子牙，他驚訝地發現，姜子牙竟然少了一魂兩魄。

　　赤精1子心中大驚，這是怎麼回事？然後他結合這两天收集來的信息，對面的落魂陣中似乎有滾滾黑煙衝天而起。一開始沒有在意，可是現在——

　　落魂陣，落魂？難道……赤精1子不由得想到了什麼不好的事情。

　　赤精1子將自己的猜測告訴了自己諸位同門，他們在看過了姜子牙的情況之後，都認同了赤精1子的猜測。

　　於是當晚赤精1子決定三更大破落魂陣。當天夜裡三更，赤精1子整頓衣袍，起身出了軍營，只見十陣內，黑風迷天，陰雲布合，悲風颯颯，冷霧飄飄，鬼哭神嚎。

　　赤精1子見此陣，知道險惡，他用手一指，足下現出兩朵白蓮花，護住自身根本，然後將麻鞋踏定蓮花，輕輕起在空中，正是仙家妙用。

　　赤精1子站在空中，只見落魂陣內，姚天君在那裡披髮仗劍，步罡踏斗於雷門，又見草人頂上，三盞燈已經有一盞昏昏慘慘，足下兩盞燈業已熄滅。

　　赤精1子見姚天君方拜下去，燈火搖曳，只見草人頭上腳下各有一盞燈熄滅。他把足下二蓮花往下一坐，來搶草人。那時姚天君起身，抬頭看見有人落下來，乃是赤精1子。

　　姚天君一聲冷哼，“赤精1子你敢入吾落魂陣，搶姜尚之魂！既然來了，就留下吧……”

　　姚天君忙將一把黑砂，望上一灑，赤精1子慌忙疾走，只因走得快，把足下二朵蓮花，落在陣中，赤精1子飛快地遁進了西岐營中。

　　眾人接住，見赤精1子面色恍惚，喘息不定，燃燈道人問道，“赤精1子你可曾救回子牙魂魄？”赤精1子搖頭說道，

　　“好利害！好利害！落魂陣幾乎連我陷於裏面，饒我走得快，猶把我足下二朵蓮花打落在陣中。破陣之事，我等需從長計議……”

# 第283章 落魂陣破

　　話說，姚天君動用自己的落魂陣謀算姜子牙和伯邑考，收取了姜子牙的一魂兩魄，赤精1子去奪取姜子牙魂魄的時候，再被姚天君收了一魂一魄，而且赤精1子本身也差點陷落在了落魂陣中。一看書·

　　也就是說姜子牙已經被姚天君收取了兩魂四魄，在姜子牙的體內還有一魂三魄，若是不制止姚天君，姜子牙三魂七魄盡失，也就是時間問題而已。

　　可是為什麼沒有伯邑考的什麼事兒呢？姚天君明明是將姜子牙和伯邑考的名字分別掛在了草人上，而且他同樣施法，照理來說應該是沒有任何修為的伯邑考更快被招來魂魄才對。

　　可事實相反，最先被招來的卻是姜子牙的魂魄，而直到現在伯邑考的魂魄都就沒有被招過來。姚天君也是心中糾結不已。

　　最終截教眾人商量之後的結果，只能是伯邑考是天生聖主，被闡教早就保護了起來，因此落魂陣對他沒有作用，因此姚天君索性就取消了對伯邑考的招魂，而是只針對姜子牙。

　　他們哪裡知道伯邑考只不過是敖丙的分神而已，他的魂魄本就是殘缺不全的，根本就沒有什麼準確的三魂七魄一說，因此姚天君的落魂陣雖然強大，但是對於伯邑考來說卻是束手無策。

　　這天見過了赤精1子的事情之後，姚天君得意洋洋地向眾人展現自己的功績，就算是闡教十二金仙之二的赤精1子都在自己手中吃了癟，自己落魂陣的強大，絕對不是吹出來的。

　　這個時候，聞仲終於是放下心來，他自然是知道赤精1子在闡教之中的地位，那可是僅僅次於廣成子的二號人物，他都沒有辦法破解落魂陣，看來十絕陣真的有對抗金仙的能力。一看書·

　　而闡教這邊，卻是陷入了一片陰雲之中，他們這段時間都在探討破陣的事情，不過他們沒覺得這陣法能夠對自己造成多大的傷害，雖然有威脅，但是威脅不大。

　　但是赤精1子的遭遇，讓他們悚然一驚，他們充分地認識到，對面的陣法是真的會威脅到他們的存在，甚至有可能危及他們的性命。

　　赤精1子的實力他們都是很了解的，可越是了解，他們越是心頭髮涼，因為赤精1子都差點陷在落魂陣中，那麼他們就更不用說了，想來另外九座陣法，威力應該接近才是。

　　燃燈道人卻是在考慮另外一件事情，聽到赤精1子在落魂陣中的見聞，他就確定是姚天君將姜子牙的魂魄收去了，而且若是不阻止他，那麼姜子牙的魂魄還會被收走，直到姜子牙魂飛魄散。

　　但是姜子牙死去絕對不是燃燈想看到的，自然不是因為他欣賞姜子牙的能力，也不是因為他與姜子牙的同門友誼十分深厚，而是因為姜子牙死了，他沒有辦法向元始天尊交差。

　　元始天尊說的很清楚，他雖然身在三十三從天外，但他能夠看到洪荒大陸發生的事情，而且他會在封神劫后回來，自己把天定的封神之人玩死了，元始天尊一定不會放過自己的。

　　燃燈道人不由得激靈靈打了個冷戰，他從袖子中拿出了一桿黃色小旗，這是廣成子聽說了燃燈道人與元雷道尊交手的事情之後，將原始天尊留下的杏黃旗借給了燃燈道人。

　　原本燃燈道人還高興了好久，畢竟下次遇到元雷道尊，自己就不怕他了，杏黃旗跟腳深厚，它的防禦力舉世無雙，那奇異的金光一定突破不了杏黃旗的防禦。

　　可現在他卻是沒有辦法繼續持有杏黃旗了，因為現在的情況只有杏黃旗才能夠阻止姜子牙的情況惡化，姜子牙萬萬不能死了，而且姜子牙修為不高，杏黃旗還是留在他的身邊保護他為好。

　　畢竟自己有杏黃旗，狠狠地羞辱元雷道尊一番，也不過是自己爽一下，可若是因此而讓姜子牙掛了，那麼自己的罪過就大了，元始天尊一定不會放過自己。

　　自己現在就靠元始天尊，什麼時候自己突破了准聖，那麼洪荒之中任由自己，就是元始天尊身為天道聖人，他想要對付一個准聖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現在的自己，需要隱忍……

　　燃燈道人臉上閃過一絲肉痛，將杏黃旗一拋，落在了姜子牙的頭頂，杏黃旗垂下一道黃色光幕，將姜子牙罩了起來，而姜子牙扭曲的臉龐也逐漸地平靜下來，雖然依然臉色蒼白，但是卻透着一絲安詳。

　　闡教眾人自然是沒有誰不認識杏黃旗，他們看得到杏黃旗之後，頓時一喜，至少子牙師弟的性命是保住了，可是他的魂魄應該怎麼辦呢？

　　燃燈道人沉吟着說道，“我看這樣吧，碧游宮人實在可惡，不過是鬥法而已，竟然要壞人性命，簡直一點都不顧及我們兩教之間的情誼，即是如此，那麼我們也就沒有必要顧忌什麼了，今晚貧道就親自出手，破了這落魂陣，救齣子牙師弟的魂魄……”

　　所有人都沉默了，沒有人說話，雖然覺得燃燈道人說的有理，但是他們總覺得什麼地方有些不對。

　　不過沒有人反對，因為他們都是恨極了十天君，區區太乙境，竟然敢挑釁金仙的威嚴，妄逞陣法之利，日後自己眾人的面子往哪放？

　　燃燈道人看到沒有人反對，輕輕地鬆了一口氣，他對着赤精1子說道，“赤精1子，你把陣中的事情具體地說一說，越具體越好……”

　　赤精1子和燃燈道人一起‘密謀’，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密謀了什麼。

　　只不過到了晚上的時候，兩個人才一起出來，燃燈道人身體化為一道黑煙，直撲對面的落魂陣而去。

　　姚天君正在得意，自己可是戰敗了赤精1子，而且看現在的情況，再有個三五天時間，那麼姜子牙的三魂七魄必然落入陣中，姜子牙必死，這場紛爭也就可以結束了。

　　就在他心神放鬆的那一瞬間，他感覺好像有什麼東西進入到了自己的陣中來了，姚天君一聲暴喝，“是誰鬼鬼祟祟的，想要破陣就光明正大地來啊……”

　　他的聲音在陣中回蕩，沒有任何的反應，但姚天君卻是肯定陣中一定是進來了什麼東西，他感覺自己背後的汗毛都豎了起來，很強烈的被窺視的感覺。

　　但作為陣法的主宰，他竟然察覺不到任何的蹤跡，對方究竟是什麼人，用的什麼神通，竟然能夠瞞過自己的探知。

　　無奈之下，姚天君伸手一揮，風起黑沙捲動，向著陣中瀰漫開去，他不想動用這招，那黑沙可不是那麼容易搞來的，可是現在卻是顧不得這些了。

　　黑沙瀰漫，姚天君眼神驟縮，自己身前三尺處有一個淡淡的黑色人影，他想要叫，卻是發現黑影的一隻手掌已經按在了自己的胸口。

　　那手掌之上黑火一涌，然後姚天君便化為飛灰，一道靈光飄飄搖搖，奔着封神榜而去。

　　而那個黑影伸手抄起草人，身形變淡消失在陣中，隱隱約約可以看到他有一張棺材瓤子一般的臉龐。

# 第284章 持續發酵

　　話說，燃燈道人悍然出手，直接滅殺了姚天君，大破落魂陣，搶回了姜子牙的魂魄，可是他在出陣的時候，還驚動了其他人。壹看書·

　　只聽得龜靈聖母一聲暴喝，“燃燈老鬼，你竟敢以大欺小，你還要不要一點麵皮了？”說著話身形已經向著燃燈道人追了過去，伸手一拍，一道蔚藍色的手印向著燃燈道人拍過去。

　　燃燈道人手中乾坤尺一擺，砸碎了龜靈聖母的手印，高聲說道，“非是貧道以大欺小，而是你們先壞了規矩，竟然敢對子牙出手，他可是天定封神之人，為了救回子牙，貧道才出此下策，貧道也是無奈啊！”

　　龜靈聖母氣得咬牙切齒，這廝也太無恥了一些，好想他才是無辜受害者。你救回姜子牙的魂魄就是，為何還要害了我碧游宮弟子的性命，這貨就是故意的。

　　龜靈聖母狠狠地看着燃燈道人，也不答話，只是手中再度拍出了兩道手印，但是她的強項不在攻伐，從她的名字中就可以猜得到，她極善防禦。

　　敖丙安排她來，也不是為了讓她打敗燃燈道人，而是為了讓她牽制燃燈道人。

　　燃燈道人和龜靈聖母兩個人一逃一追，越跑越遠，足足跑了兩個時辰之後，燃燈道人忽然反應過來，自己跑什麼，她又打不過自己。

　　反應過來的燃燈道人立刻與龜靈聖母鬥了一場，而龜靈聖母又驚又怒，沒想到燃燈忽然反攻，於是她轉攻為守，龜靈聖母的防禦絕對不是蓋的，燃燈道人根本奈何她不得。

　　於是燃燈無奈退走，龜靈聖母沉吟片刻之後，終究是沒有追上去，追上去已經沒有任何的意義了，還是保護好自己的其他諸位師弟才是正途。

　　而在三十三重天之外，姚天君的魂魄飄飄搖搖來到了八景宮，他注意到了端坐於大殿的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躬身行了一禮之後，滿臉苦澀地走進了封神榜。·

　　這個時候，通天教主冷聲一聲，“師兄，你的那個燃燈副掌教可真是有夠無恥的，師兄也不怕他玷污了玉虛門楣……”

　　元始天尊輕輕一笑，淡然地說道，“師弟着相了，燃燈也是為了護住封神之人而已，若是封神之人都上了封神榜，那這封神量劫還怎麼進行下去？”

　　通天教主給了原始天尊一個大大的白眼，沒有理他，他皺着眉頭考慮敖丙究竟是在干什麼？為什麼第一個上榜的就是自己的弟子？而且還是十天君這樣的嫡系弟子……

　　雖然他在關注洪荒世界，但是並不能看到所有的事情，只是能夠看個大概，因此他並不知道敖丙究竟想要干什麼。

　　再說燃燈道人擺脫了龜靈聖母之後，回到了西岐營帳，將姜子牙的魂魄投入到了他的體內，姜子牙這個時候才悠悠轉醒。聽過諸位師兄的講述之後，姜子牙也是驚出了一身冷汗。

　　燃燈道人伸手一指姜子牙頭頂的杏黃旗，杏黃旗落入到了姜子牙的懷中，“子牙，你的修為太低，為了避免自愛有人用此法暗算與你，這杏黃旗就暫時交於你防身……”

　　姜子牙一驚之後立刻大喜，他恭敬地接過杏黃旗，“多謝燃燈老師恩賜……”

　　燃燈道人淡淡地點了點頭，這傢伙都不知道謙讓一下嗎？真是也太沒有禮法了，不過他甚得元始天尊器重，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姜子牙被姚天君算計，差點失了性命，此刻卻是越發地恨透了對面的呃闡教眾人，他立刻與諸位師兄在一起，商量應對十絕陣的辦法。

　　而對面的聞仲營中，則是一片慘淡，這個時間龜靈聖母也回來了，所有人都知道了姚天君的下場，所有人臉上都是一片凝重。

　　畢竟這才剛剛開始而已，他們不但沒有算計了姜尚，反而是被對面破去了一個陣法，打殺了一位天君，可謂出師不利。

　　但是秦天君這個時候忽然站出來，笑着說道，“諸位不要傷感了，我們兄弟十人在來的時候就已經料到了現在的局面，因此大家沒有不要傷心，畢竟戰鬥號要繼續啊……”

　　而另外八人，這個時候也是笑着點頭，表示同意秦天軍的話，但是他們臉上的笑，怎麼看怎麼勉強，而這個時候一個不合時宜的聲音響了起來，

　　“哦，秦天君說的對，而且姚天君又不是魂飛魄散了，只不過是上了封神榜，大家沒有必要傷心，對他來說，上封神榜說不定還是一場造化呢？大家說是吧？哈哈……”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到了長耳定光仙的身上，他們萬萬沒有想到他竟然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之前秦天君的話不過是為了寬慰大家，可是現在長耳定光仙的話卻怎麼聽怎麼都像是諷刺。

　　便是虯首仙三人，這個時候看向長耳定光仙的目光，也是有了一些憤怒，腳下也不由得遠離了他三分，他這句話說得實在有些過分了。

　　其他人礙於情面，沒有回應長耳定光仙，可是金光聖母卻是冷笑着說道，“長耳師兄，既然如此你為何不也死去呢？說不定你還也能在封神榜中獲得莫大的機緣……”

　　長耳定光仙聽到金光聖母的話，傲然地說道，“貧道福緣深厚，在這量劫之中必然是能夠成就仙道，又何必去退而求其次地追求神道？”

　　這句話又是夾棍帶棒地諷刺了十天君一把，你們這群不自量力的傢伙，就只能去追求神道，貧道可不同，貧道追求的可是終究的仙道……

　　這個時候就是龜靈聖母都是聽得眉頭緊皺，她一聲嬌喝，“好了，長耳你少說兩句，都是同門是兄弟，不要把話說得這麼么難聽……”

　　長耳定光仙對於龜靈聖母還是充滿忌憚的，他拱了拱手，“龜靈師姐教訓的是，是長耳唐突了，可是長耳的話雖然難聽，但終究事實啊……”

　　秦天君這個時候一聲怒哼，“長耳師兄，既然您實力高強，那麼為什麼不去和對面闡教弟子鬥法，干什麼還要讓那個我們兄弟布下陣法，抵抗金仙？”

　　長耳定光仙就要反駁，可是龜靈聖母一股強大的氣勢壓迫襲來，將他的話都嗆了回去，

　　“好了，不要說了，吵吵鬧鬧成何體統，是要給別人看笑話嗎？”然後她話鋒一轉，接着說道，“九位師弟你們先去主持陣法，嚴陣以待，我一定會看好燃燈那老匹夫，不讓他再有出手的機會……”

　　九天君對着龜靈聖母拱了拱手，轉身離去，他們都沒有正眼瞧一眼長耳定光仙，這傢伙的話讓他們徹底認清了這位師兄的真面目。

　　“長耳，你去對面好好關注他們的動向，有任何的動靜立刻來報……”九天君走後，龜靈聖母又對着長耳定光仙說道。

　　長耳定光仙應了一聲，招呼虯首仙三人就要離去，可是虯首仙卻是對着龜靈聖母躬身一禮，“師姐，我們想要幫幫九位師弟，對付金仙，他們畢竟力有不殆……”

　　龜靈聖母深深地看了他們兩眼，點了點頭，“好，去吧！”

　　虯首仙三個人再度躬身一禮，轉身出了營帳，路過長耳定光仙的身邊，甚至都沒有看他一眼。

　　長耳定光仙的臉色黑的可怕，他轉過身，憤憤地向著闡教的營帳而去，拳頭捏得吱吱作響，指甲深深地嵌入到了肉中都渾然不覺。

　　:,,!!

# 第285章 連破兩陣

　　話說，闡教這邊，在姜子牙蘇醒之後，都投入到了緊密的破陣工作之中，姜子牙更是發憤圖強，勢要破解這十絕陣。·

　　而截教這邊，因為姚天君的身死，讓他們都是悲憤莫名，大家都憋着一股勁，一定要當闡教眾人好看，不讓他們小瞧了自己。當然，這裏面自然是不包括長耳定光仙。

　　這天，已經是他們原本預定好的十日期限，燃燈道人帶着闡教眾人來到了十絕陣前，不過落魂陣這個時候已經化為一片廢墟，只剩九陣了。

　　來到天絕陣前，秦天君大叫一聲，“你們終於來了，貧道等你們多事了，你們害我兄弟姓名，我要讓你你們付出代價，何人來破我陣法？”

　　這個時候在闡教之中跳出一人，並非是闡教六金仙，而是一個陌生道人，此人手中一桿方天畫戟，大喝一聲，“秦完休要逞強，看某家來破你天絕陣……”

　　秦完正是秦天君的名字，他眉頭一皺，本想與闡教六金仙交手，沒想到出了一個不知名的截教弟子，他皺着眉頭問道，“你是何人，竟然放出如此狂言？”

　　鄧華手中方天畫戟一橫，“業障，吾乃玉虛宮門下鄧華是也。”

　　“哼，無名小卒，看我天絕陣中教你魂飛魄散……”秦天君傲然一生，說得鄧華是眼角暴跳，他举手中方天畫戟，便向秦天軍刺過來。

　　秦天君頗為狼狽地閃身躲過，然後好似慌不擇路地跑進了天絕陣中，鄧華哈哈大笑，“你這本領，也敢與某家鬥法，真是不知死活，某家現在就斬了你的項上人頭……”笑聲中已經追進了天絕陣中。

　　燃燈道人想要阻擋已經來不及，天絕陣那裡是這麼好進的。

　　鄧華隨秦天君進入天絕陣中，他發現秦天君向著陣門去了，他便趕入陣內。一看書·

　　秦天君見鄧華趕來，急忙跳上了板台，台上有几案，案上有三首幡，秦天君將一幡那在手中，連翻轉動，而後將小幡往下一擲，雷聲交作。

　　只見鄧華昏昏慘慘，不知南北東西，倒在地下。秦天君立刻跳下板台，將鄧華取了首級，拎着鄧華的首級出了天絕陣，大聲喊道，“玉虛門下，誰還敢再來破貧道的天絕陣……”

　　燃燈看到鄧華的首級，頓時做唏噓狀，唉，可惜多年修為，此刻終究淪為畫餅。

　　而赤精1子這個時候看到鄧華的首級，大怒道，“你這廝太過分了，竟然下如此重手，看貧道來破你的天絕陣……”

　　秦天君冷哼一聲，“我下重手？你們怎麼不說一下是怎麼對待我姚師弟的？廢話少說，到我天絕陣中一較高下……”

　　秦天君說完這句話，往後一撤身，就進入了天絕陣中，赤精1子趕到天絕陣門首，見陣中颯颯寒霧，蕭蕭悲風，也是有些遲疑，不敢擅入。

　　秦天君的聲音卻是忽然傳了出來，“怎麼？堂堂赤精1子就被貧道的區區陣法嚇住了？”話語之中的譏諷，毫不掩飾。

　　赤精1子一怒，頭上現出一朵慶雲，護住自身，又將八卦紫綬仙衣，披在身上，光華顯耀，使寒霧悲風不得近身，自覺安妥，這才挺步進了天絕陣。

　　秦天君上台，見赤精1子進陣，忙將一小幡晃動起來，立刻有雷音滾滾，襲向赤精1子。

　　赤精1子上有慶雲，下有仙衣，雷音不能侵犯。秦天君大怒，見陣法不應，隨欲下台，貼身鬥法，這個時候赤精1子暗將陰陽鏡望秦天君劈面一晃。

　　秦天君便倒下台來，赤精1子對東方打了稽首，“弟子今日開了殺戒，萬望師尊寬恕。”他就要提劍將秦天君的首級割下，忽然在旁邊竄出一人，長鼻一卷，秦天君被他捲走，赤精1子的一劍落空。

　　竟然是靈牙仙將秦天君搶了過來，他一擊得手，立刻轉身而逃，他自認不是赤精1子的對手，況且自己還有兼顧秦天君，更不用再說了。

　　在靈牙仙逃出天絕陣的時候，赤精1子沉吟了一下並沒阻攔，被自己的陰陽鏡晃到，沒有自己的陰陽鏡，誰也救不了他，他基本就和死了沒有什麼區別了。

　　他手中長劍一揮，天絕陣立刻崩塌，成為一片廢墟，然後他走出這片廢墟，默默地到了燃燈道人的身後，闡教眾人都是心中竊喜，又破一陣。

　　而截教眾人則是忙着救護秦天君，沒有功夫理會他們。

　　然後只聽得地烈陣一聲鐘響，趙天君在梅花鹿上，大呼道，“赤精1子既破了天絕陣，誰又要來破貧道的地烈陣？”

　　燃燈道人命韓毒龍往地烈陣走一道。韓毒龍躍身而出，大聲說道，“趙江休要猖狂，吾來也！”

　　趙天君問道，“你是何人，敢來破貧道地雷陣！”

　　“道行天尊門下韓毒龍是也，今奉燃燈師父法旨，特來破你地烈陣。”

　　趙天君笑着說道，“你不過毫末道行，怎敢來破吾地烈陣，只會白白喪了性命，若是你老師倒是可以一試……”

　　韓毒龍大怒，“休要小瞧某家，看劍……”他提手中劍飛來直取趙天君，趙天君手中劍迎上了韓毒龍的劍，劍來劍往，犹如紫電飛空，寒冰出谷。

　　戰鬥有五六回合，趙天君虛掩一劍，望陣內敗走，韓毒龍隨後追了過來。

　　到了陣中，趙天君上了板台，將紅幡搖動，四下里怪雲捲起，一聲雷鳴，下有火罩，下上夾攻，雷火齊發。

　　韓毒龍不過玄仙修為，不一時身體成為齏粉，一道靈魂往封神台而去。

　　再說趙天君二次騎上梅花鹿出了地裂陣，大聲道，“闡教道友！派個有道行的來我陣中，不要讓那根行淺薄之人，到陣中枉送了性命。誰敢再來我陣中……”

　　道行天尊跳出來，“趙江！你害我弟子性命，貧道來領教你的陣法。你立心險惡，擺此惡陣，逆天行事，貧道只怕你終究難逃上榜之厄。”

　　趙天君大怒，“休要廢話，手下見真章。”他提劍飛直取道行天尊。道行天尊執劍迎上，沒過幾個回合，就似之前一般，趙天君閃身進入陣內。

　　道行天尊趕至陣前，不敢輕進，只聽得身後燃燈道人敲金鐘催促，於是只得入陣。

　　趙天君已在板台之上，他將紅幡如前運用，道行天尊見勢不好，先把天門開了，現出一朵慶雲，保護自身。然後取出降魔杵，直奔趙天君而來。

　　地烈陣中上有雷鳴下有火光，但是道行天尊在慶雲守護之下，雖然慶雲浮動，但是並不見有任何的危險。只見他降魔杵一擲，直奔趙天君而去，趙天君躲閃不及，竟然被道行天君一降魔杵直打在腦袋上，趙天君立刻便是腦漿迸裂。

　　而這個時候，已經準備好救援的虯首仙，卻是呆住了，他憤憤地看了道行天尊一眼沒有直接出手，道行天尊也任由虯首仙帶走了趙天君的屍首，趙天君的魂魄也是飄飄搖搖直奔封神榜而去。

　　道行天尊手中降魔杵一掃，地烈陣立刻化為一片廢墟，十絕陣，已是十去其三。闡教這邊一時之間風頭無兩，人心振奮。

　　截教這邊被連破兩陣，士氣低迷，但終究是約定好的，況且已經到了這種地步，他們也不可能撤陣罷戰。而且若是沒有了陣法的抵擋，他們甚至可能落敗的更快。

　　這個時候，聞仲甚至生出了一絲怨念，敖丙師叔為何要派十天君道友來這裏，這簡直上讓他們送死啊。

　　若是敖丙知道了聞仲的想法，一定大呼冤枉，我想讓長耳定光仙來送死，十天君是因為和你的交情才主動請戰的，要怪就怪你的人格魅力太強大了吧。

　　泰國最胸女主播全新激\_情視頻曝光撲倒男主好飢\_渴!!在線看:!!

# 第286章 十君歸位

　　話說，闡教這邊，接連破了兩陣，士氣大振。·與之對應的，截教這邊則是愁雲慘淡，因為秦天君和趙天君雙雙遇難，前者生死不知，後者身死上榜。

　　但這卻不是悲傷的時候，因為對面闡教還在破陣，他們必須要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陣法之上，第三陣乃是董天君的風吼陣。

　　這個時候，董天君已經騎這八角鹿，提兩口太阿劍出了風吼陣，八角鹿健走如飛，在陣前喝道，“何人敢破我風吼陣？”

　　燃燈嘆息一聲說道，“天數已定，萬物難逃，方弼你往風吼陣走一遭吧……”

　　於是姜子牙便令方弼破風吼陣。方弼方相兄弟二人協助殷洪殷郊二人逃走，殷洪殷郊二人被廣成子、赤精1子所救，他二人卻是在隱居一段時間后投西岐來了，現在被姜子牙收入賬下聽用。

　　方弼不過是凡夫俗子，雖然知道破陣艱難，但是他並沒有太放在心上，就應聲前往，方弼持戟走步如飛，直奔至陣前。

　　董天君看到一大漢，身高三丈有餘，面如重棗，一臉絡腮髭髯，四隻眼睛，甚是兇惡，董天君心中也是有些惴惴。

　　方弼到董天君跟前，大喝一聲，“妖道休走……”抬手就是一戟。

　　董天君哪裡招架得住，只是一招便往退到陣里去了。姜子牙命左右擂鼓，方弼耳聞鼓聲響，拖載追入風吼陣中。

　　方弼哪裡知道陣內無窮奧妙，只見董天君上了板台，將黑幡搖動，黑風捲起，立刻有萬千兵刃出現，向著方弼席捲而去。

　　只聽得一聲響，方弼四肢已經成了好幾段，跌倒在地，一道靈魂向著封神榜而去。

　　董天君割下方弼的首級，拎着出了風吼陣，董天君騎八角鹿又到了陣前大聲喊道，“玉虛道友！爾等讓一凡夫枉送性命，爾等的良心不會痛嗎？爾等既是高明道德之士，來我吾·ＫＡ看ＮＳＨＵ看·ＣＣ”

　　這個時候，燃燈道人沉聲說道，“這風吼陣非世間風也；此風乃地水火之風，若一運動之時，風內有萬刀齊至，難以抵當……”

　　然後之間燃燈從懷中取出一顆寶珠，其上熠熠生輝，“此乃定風珠，乃是西崑崙度厄真人之寶，前幾日我命楊戩師侄前往西崑崙借來的，可定風吼陣中的地水火之風……”

　　這個時候方相在一邊臉色陰沉地說道，“仙長，為何剛剛你不拿出此等寶物，非要等我家兄長死後才拿出此寶，你究竟是何居心？”

　　燃燈道人眉頭一皺，“哼，此乃是命中註定之事，不可更改，你還想逆天改命不成？況且此乃仙家法寶，交於方弼他也使用不得……”

　　方相就想爭辯，卻是被姜子牙拉住，對着他輕輕地搖了搖頭，方相這才隱忍下來。

　　然後燃燈道人對着道德真君說道，“你將定風珠拿去破此風吼陣。”

　　道德真君躬身一禮，便向著董天君而來，“道友！吾輩逢此殺戒，爾等最是逍遙，何苦擺此陣勢，自取滅亡？還是早些回了自家道場，好好修鍊才是正途……”

　　董天君一聲怒哼，“你闡教門下，各個依仗自己道術精奇，屢屢藐視吾輩，於是我等着才下山。道友！你是為善好樂之客，快快回去，換個別人來，不要自誤……”

　　道德真君眉頭一挑，“道友你連自己都顧不了，還想來管我？”

　　董天君大怒，提寶劍直取道德真君，道德真君舉劍架住董天君的劍，二人相鬥有三五回合，董天君抽身便往陣中退走。

　　道德真君隨後而來，到了陣前，他將定風珠扣在手中，小心翼翼地慢慢進陣，只見董天君上了板台，對黑幡搖動，黑風捲起，萬千刀刃向著道德真君射了過去。

　　道德真君將定風珠拋起，落在頂上，萬千刀刃竟然絲毫近不得身。

　　道德真君見狀大喜，他從自己的袖中取出一枚三寸長的長針，正是他的法寶攢心釘，手腕一翻，攢心釘竟然直奔董天君的心口而去。

　　等董天君反應過來的時候，他已是感覺到心口一痛，低頭卻是看到了自己的胸口有一個血口，鮮血潺潺流出，而他的肉身也是撲通一聲倒在地上，魂魄飄飄搖搖奔封神榜而去。

　　然後董天君手中一晃，五火七禽扇出現在他的手中，然後只見他隨意一閃，這大陣竟然轟然燃了起來，頃刻化為灰燼，金光仙都是在這之前將董天君的屍首搶了出來。

　　可是董天君終究是死了，十絕陣十去其四，已經又是三位天君身死上榜，這對於截教來說絕對不是一個好消息。

　　闡教這邊卻是越戰越勇，接下來的時間里，他們幾乎是一鼓作氣，連破數陣，黃龍真人破了袁天君的寒冰陣，但是折損了薛惡虎。道行天尊的兩個弟子，此刻全部上榜。

　　不過，袁天君卻是被靈牙仙救走，並沒有折損在黃龍真人的手中。

　　玉鼎真人破了金光聖母的金光陣，而且並且將金光聖母斬殺，金光聖母身死上榜。不過闡教這邊也是折損了蕭臻，蕭臻也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但是身份地位遠遠不如十二金仙眾人。

　　而後便是孫天君的化血陣，被靈寶\*\*師攻破，同時也折損了五夷山白雲洞散人喬坤，此人並不是闡教弟子，而是闡教弟子鄧華交好，此次是來助拳的，沒想到落個身死上榜的下場。

　　後面則是白天君的烈焰陣，此陣卻是方相被燃燈道人派去破陣，結果自然是毫無疑問地，方相身死，赤精1子跳出來，破了烈焰陣，斬殺白天君。

　　第八陣是姚天君的落魂陣，在最開始的時候就被燃燈道人破去了，因此此陣直接略過。

　　第九陣是王天君的紅水陣，炮灰是清虛道德真君的弟子黃天化，在封神原著中，黃天化可謂是大放異彩，但是在這個世界，他竟然成為了十絕陣的炮灰，命運一說，真是不可捉摸。

　　黃天化的老師清虛道德真君挺身而出，為弟子報仇，斬殺王天君，五火七禽扇一扇，焚了紅水陣。

　　第十陣乃是張天君的紅沙陣，這是十絕陣的最後一陣，而是十天君之剩下三位，只剩下本陣張天君，袁天君，還有生死不知的秦天君。

　　這一次，燃燈沒有讓人試探，頁面就沒有炮灰，而是直接派出了玉鼎真人，去破紅沙陣，在玉鼎真人，前腳進入紅沙陣的時候，黃龍真人後腳也跟了進去，然後是道行天尊，然後是靈寶\*\*師，最後闡教六仙竟然一起進入了這紅沙陣中。

　　也就是僅僅百息時間，紅沙陣發出一聲令人牙酸的悲鳴，化為一片廢墟，然後有五團戰鬥升入空中，截教竟然也在紅沙陣中埋伏了人馬。

　　赤精1子對上了長耳定光仙，虯首仙對上了靈寶\*\*師，金光仙對上了玉鼎真人，靈牙仙對上了黃龍真人，袁天君和張天君則是合力對抗道行天尊和道德真君。

　　戰鬥幾乎是一面倒的形式，闡教這邊普遍壓着截教那邊人打，幾乎就是在紅沙陣被撐破不到百息的時間，袁天君和張天君一前一后被斬殺，甚至連屍首都沒有留下。

　　至此，十天君之中除了秦天君之外，其餘九位全部歸位，秦天君被赤精1子陰陽鏡白面晃過，若七日之內不用陰陽鏡的紅面晃生，那麼也難免身死。

　　ps：我猜你們也不想看這種套路的東西，所以破陣的經過，就縮寫了。

　　!!:!!

# 第287章 公明馳援

　　話說，十絕陣被破，最後碩果僅存的袁天君和張天君身死，空出手來的道德真君和道行天尊，加入到了其他的戰圈之中，闡教四人的形式越發的危急。·

　　尤其是長耳定光仙這邊，他一人獨自對戰赤精1子和清虛道德真君，這二人都是金仙巔峰的修為，甚至比他還要高。

　　而且一人手中陰陽鏡，一人手中五火七禽扇，僅僅只是其中一人，就能穩壓他，現在他們二人聯手，卻是讓長耳定光仙有些抓狂。

　　現在他恨死了敖丙，一個剛剛拜入師尊門下百年的小傢伙，不知道是走了什麼狗屎運，竟然能夠同時得到師尊和大師兄的青睞，讓他成為此次量劫的話語人，簡直可惡。

　　而且最關鍵的是這小傢伙似乎好像在刻意針對自己，這次如此危險的任務，竟然點名指派給了自己，自己就是想着能夠早日結束在截教的生活，等到了西方教，就能真正地安穩下來，好好修鍊，追尋大道了。

　　長耳定光仙此刻真的是很憋屈，自己明明是西方教派在截教的卧底，為什麼現在自己竟然在為截教拚命？他真想站出來大喊一聲，“老子他么是西方教的人，你們要殺就去找截教的人啊，老子不是啊……”

　　但是他不敢，因為若是他真的那麼做了，那麼通天教主一定不會放過他的，自己這個便宜師尊的性格他太了解了，太好面子，自己一旦宣布是西方教的卧底，打了他的臉，自己還能好嗎？西方教真能一直護着自己？

　　其實，師尊待自己是真不錯，自己已經是他最近的嫡傳弟子了，甚至他還將如此重要的東西放到了自己這裏，他感覺了一下自己懷中堅硬的觸感，心中閃過一片溫馨。

　　此刻，三十三天重天外八景宮，原始天尊嘴角噙着一絲淡淡的微笑，“通天師弟，看來你選中的弟子不怎麼樣嘛，這才第一次交鋒，就敗得如此徹底，不過這樣正好，早點湊齊三百六十五位，量劫也好早點結束……”

　　通天教主臉色陰沉地看着洪荒之中的戰鬥，他也是心中陰霾，敖丙到底在搞什麼？一開始還以為他要搞什麼奇謀，但現在看來根本不是啊？

　　十天君雖然修為不是很高，但是他們陣法天賦極佳，可塑性極強，是教中的中流砥柱，就這樣的折損在這裏了？

　　現在通天教主有些懷疑敖丙的身份和謀算，他真的是來幫助自己的？幫助截教的？通天教主腦中回憶着自己與敖丙接觸過的一點一滴，臉上卻是不漏聲色，冷冷地哼了一聲，

　　“哈，有勞二師兄關心了，不過你有這閑功夫，還是關心一下自己的弟子吧，畢竟誰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

　　元始天尊眉頭一挑，這可不像平時的三師弟，他平時早就拿着劍來砍自己了吧？不過真希望他能再拿劍來砍自己一次啊，元始天尊的眼·

　　呵，若是有，那一定是真砍了。

　　然後他苦笑着搖了搖頭，將腦子中胡亂的想法甩出去，臉上也恢復了一片堅定，自己的道統一定能夠發揚光大。

　　通天教主這個時候卻是安下心來，雖然不知道敖丙在打的什麼主意，但是他確定敖丙沒有騙過自己，他與自己相處都是真心實意的，若他真的要對截教不利，那自己也認了，畢竟自己如此信任他。

　　下方的戰鬥如火如荼，長耳定光仙四人的狀況越發的危急，虯首仙三人已經混在一起，與闡教四人對戰。

　　長耳定光仙一時不查，被清虛道德真君的攢心釘射穿了左腿，一個血洞不住地流血，可是他根本無暇顧及這點傷勢，好在攢心釘上無毒，要不然此刻長耳定光仙就要折在此處了。

　　通天教主看着下方的戰鬥，心都揪了起來，長耳定光仙的手中拿着自己給他的靈寶，這靈寶雖然品階不高，但是勝在奇詭，在某些時刻甚至能夠起到定鼎的作用。

　　而且長耳定光仙四人都是自己的愛徒，深得自己真傳，除了四大弟子，他們是自己門下最優秀的弟子，難道今天他們也要上榜不成？

　　就在通天教主揪心不已的時候，他眼神一瞥，忽然放下心來，他看到自己的弟子趙公明騎着黑虎已經向著戰場行來，公明一到，此戰可定，至少長耳等人不會有危險。

　　元始天尊一直都是嘴角微笑地看着下方的戰鬥，他無疑是很開心的，自己的弟子真是給自己長臉了，立刻截教這邊就要折損四位巔峰金仙了……

　　通天教主的的臉色變化，自然是沒有瞞過元始天尊的眼睛，他順着通天教主的目光看過去，臉上的笑容頓時凝固，眉頭也皺了起來。

　　元始天尊在心中長長地嘆息一聲，‘真是可惜啊，再有半刻鐘，赤精1子眾人必然建功，可惜功虧一潰，不過也許還會有機會，趙公明也不過金仙修為而已……’

　　龜靈聖母一直在關注着雙方之間的戰鬥，可是她根本無法出手，因為對面的燃燈道人在緊緊地盯着自己，她毫不懷疑，自己一旦出手，對面的燃燈道人一定會阻止自己。

　　龜靈聖母沒有出手，因為她在等待時機，也許在某個關鍵的時刻，自己是可以出手救走幾位師弟的，忽然，她感覺到一股強大的氣息在靠近，先是一陣警覺，但是稍一感應之後，她卻是大喜。

　　“趙師弟，你快些來，諸位師弟快撐不住了……”

　　龜靈聖母發現趙公明的時候，他也發現了他們，立刻催動胯下黑虎向著戰場飛奔過來。他是受敖丙之命，前來支援的，伯邑考看到對面十絕陣破了，知道時機到了，於是敖丙派趙公明馳援。

　　若是趙公明趕不上救援，那麼更好，長耳定光仙四人全部身死，那麼正好為截教除了一個隱患，而龜靈聖母大羅之境想要逃命不是問題。

　　若是趙公明趕上救援，那麼也沒有什問題，長耳定光仙再找以後的機會幹掉就是，這次戰鬥，他們四個人即便不死，也要蛻幾層皮，以後的計劃應該會輕鬆一點吧？

　　再說趙公明看到諸位師弟的情況十分緊急，也顧不得什麼，他一伸手，從懷中掏出縛龍索，信手一拋，竟然直接將黃龍真人捆個正着。

　　而他自己卻是向著赤精1子而去，頂上現出二十四顆定海神珠，狠狠地想和赤精1子砸了過去，赤精1子眼神暴跳，立刻閃了過去。

　　可是他和清虛道德真君二人，對長耳定光仙的合圍卻是宣告破敗，長耳定光仙此刻終於是緩了一口氣，和道德真君斗在一處。

　　再說燃燈道人看到截教這邊來人，頓時心中發苦，但隨即就是心中一定，不過是一個金仙而已，以五對六，自己這邊的勝算還是要大於對面，因此他並沒有太過於擔心。

　　誰知道，趙公明上來就用縛龍索捆了黃龍真人，然後又是將赤精1子劃到了自己的戰圈，生生解了長耳定光仙的圍，於是趙公明一上場，頓時就解了截教這邊的危局。

　　但是燃燈道人的注意力卻不在這些事情上，他的目光死死地落在了趙公明的二十四顆定海神珠上，看到那定海神珠，他心中一陣狂喜，

　　“如今方知洪荒之中還有此等寶物，吾道成矣！”

　　燃燈道人一直在思索准聖之法，他有一個大概的思路，開闢二十四諸天世界，世界之力加持自身，到時自己即便突破不了准聖之期，也能遠遠超過一般大羅之境，獲得准聖期的力量。

　　看到二十四顆定海神珠，他就知道，自己的二十四諸天世界，就落在這二十四顆定海神珠身上，以定海神珠為依託，自己一定可以開闢二十四諸天世界。

　　:,,!!

# 第288章 兩個反派

　　話說，截教眾人陷入到危境之中，眼看四位金仙就要全部折損此處，就在這關鍵時刻，趙公明趕來，他先是用縛龍索捆了黃龍真人，又將赤精1子拉到了自己的戰圈之中，因他一人之故，截教眾人危局立解。

　　燃燈道人心思早就不在鬥法上了，他的注意力都放到了趙公明的定海神珠上，那是他成道的機緣，萬萬不可放手。

　　於是燃燈道人身形一晃直奔趙公明而去，但在一邊嚴密監視着燃燈道人的龜靈聖母，卻是早就在等着他的出手了。

　　師弟壞了闡教如此的大好局面，燃燈道人一定懷恨在心，他十有八1九要對師弟出手，果不其然，燃燈果然對師弟出手了。

　　龜靈聖母也同時悍然出手，擋住了燃燈道人的去路。

　　燃燈道人手中乾坤尺舞動起來，狠狠地向著龜靈聖母砸過去，燃燈道人感覺從沒有像今天這麼激情地戰鬥過，准聖在望啊，誰要阻我機緣，無異於生死大仇。

　　燃燈道人三晃兩晃，將自己與龜靈聖母的戰圈拉到了趙公明與赤精1子的戰圈左右，然後在燃燈道人的努力下，兩個戰圈合二為一，四個人陷入了混戰之中。

　　而燃燈道人的攻擊也是有九成以上都招呼在了趙公明的身上，一開始的時候，龜靈聖母還會照應一下趙公明，但後來卻是她卻是發現，根本不需要自己出手。

　　趙公明手中二十四顆定海神珠在他的身邊輪番舞動，將燃燈道人的攻擊全部化解，二十四顆定海神珠是先天級數的寶物，其威勢很是強悍。

　　到後來，基本形成了這樣的情況，雖然四個人是在混戰，但是由於燃燈道人將自己九成以上的攻擊都落在趙公明身上，趙公明又是個不肯吃虧得主兒，因此他的攻擊也都落在了燃燈道人身上。

　　龜靈聖母和赤精1子沒有辦法，他們湊活着打在了一起，混戰之中出現了兩對戰鬥。

　　而其他戰圈之中則是緩和下來，因為他們都知道，這場鬥法應該是沒有結果了，因為雙方差距並不是太大，而且不要忘了黃龍真人還在趙公明的控制之中。

　　這個時候，忽然有一個道人出現了，其竟然有金仙巔峰修為。

　　他一出現，就抓住了所有人的目光，此人一身金色的華麗道袍，手中提一柄浮塵，背後有一個大葫蘆。這是一個矮胖的道人，臉上帶着溫和的笑容。

　　闡截二教中不乏有人認識這矮胖道人，他們與諸位同門傳音，於是他們都知道了這矮胖道人的身份，他乃是西崑崙陸壓道人。

　　當年後羿射日之時，剩下了最後一隻金烏，被女媧娘娘庇護，後來落戶在西崑崙，自稱是陸壓道君。

　　其背後大葫蘆乃是鼎鼎大名的斬仙葫蘆，是當年昆崙山上混沌靈根仙葫所結之物，與敖丙手中的青皮葫蘆，太上老君手中紫金葫蘆等，份屬同源。

　　闡截二教眾人都是停止了鬥法，他們沒有人與陸壓道人有交情，誰也不知道他打的是什麼主意，有外人在場，這鬥法自然是進行不下去了。

　　雙方對峙，這個時候燃燈道人忽然說了一句，“陸壓道友，以周代商乃是天數使然，截教眾人逆天而行，不知道友是否願意順天而助我等……”

　　陸壓道人眼睛一轉，對着燃燈道人笑嘻嘻地說道，“貧道不過是路過，絲毫沒有打斷諸位鬥法的意思，不過燃燈道友講明了事情，所以貧道願意順天而行……”

　　陸壓道人的話，差點讓眾人吐血，這理由也太牽強了吧？他說的你就信？還是說陸壓道人早就打定主意要幫助闡教一方了？

　　截教眾人的身體不由得綳了綳，本想可以放鬆一下，沒想到又陷入了新的危局之中。

　　燃燈道人大喜，從與趙公明交手，他就知道自己奪得二十四顆定海神珠的機會不大，主要是它們太過於逆天，配合使用跨級戰鬥不在話下。

　　但同時也是更加堅定了他要得到定海神珠的決心，如此強大之物，若是落在自己手中，自己一定能夠成就准聖，“好，那就請道友出手吧，有道友相助，我們一定能夠大獲全勝……”

　　在燃燈道人說得開心的時候，忽然聽到陸壓道人打斷了他的話，“那個燃燈道友，不好意思了，貧道人單式微，恐怕承受不住截教聖人的怒火，所以貧道不敢出手啊……”

　　燃燈道人聽到陸壓道人的話，一口老血差點噴出去，你特么不能出手，那麼怎麼幫我們？燃燈狠狠地咽了兩口唾沫，他的喉結動了動，

　　“那陸壓道友剛剛說的要順天而行助我們，是什麼意思？”

　　“貧道會在心中為諸位道友祈福的，希望諸位道友能夠超分行發揮，實力大進……”陸壓道人笑眯眯地說道。

　　“噗——”

　　這是截教那邊龜靈聖母實在沒忍住，不由得笑出了聲，而另外幾個人看他們幾近於扭曲的臉龐，也知道他們忍得很是辛苦。

　　闡教這邊則是各個臉色難看，陸壓道人莫不是在戲耍自己眾人？所有人看向陸壓的眼中有些危險起來，而陸壓道人去好似沒有感覺到氣氛的變化，依然笑眯眯地看着眾人。

　　忽然在這個時候，又從遠處來了一人，這個人身着八卦袍，胯下一匹黑豹，搖頭擺尾地向著這邊趕了過來，截教眾人看到來人之後沒有什麼反應，不過是一個太乙玄仙而已，沒有什麼好關注的。

　　闡教眾人則是各個臉上突然變得難看，因為來人乃是不久前被他們驅逐下山的申公豹，沒想到他竟然來到了這裏。

　　申公豹也是注意到了這邊的戰況，他微微一頓，便驅逐黑豹向著這邊行了過來，他到了近前，跳下黑豹，對着闡教眾人僅僅只是瞟了一眼，然後就將目光投向了闡教眾人身後的姜子牙。

　　“姜子牙，你要保西周嗎？那麼好了，貧道要保大商，貧道不管什麼天道，不管什麼是非，貧道就是要阻你……”

　　姜子牙眼神微眯，看着申公豹，“師弟，你這又是何苦？為了一時之氣而葬送自己一世的修行，值得嗎？”

　　“值得！！憑什麼？貧道到底哪點不如你？論資歷、論心境，貧道哪裡不如你？可是老師喜歡你，諸位師兄喜歡你，我就是想不明白……”申公豹叫着大喊道，幾近於癲狂。

　　他將目光投向截教這邊，眼睛頓時一亮，“聞仲道友，趙道友，還記得貧道否？貧道現在無處可去，不知諸位道友可否收留貧道？”

　　趙公明笑着點了點頭，“自然，方才還在猶豫要不要招呼道友，畢竟道友乃是玉虛門人，唯恐為道友引來麻煩，沒想到道友身上還有這樣的隱情，道友要來，貧道隨時歡迎……”

　　申公豹笑着點了點頭，然後苦澀地說道，“貧道已經被逐出玉虛門下，不再是玉虛弟子了，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好苦惱的了……”

　　聞仲驚訝地說道，“什麼，道友被逐出玉虛門下？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情？為什麼？”

　　申公豹還沒有說話，對面的燃燈道人卻是慢悠悠地說道，“藐視師尊，私自加入未知組織，大逆不道，只是逐出師門，沒有廢了他的修為，已經是仁慈了，如今又與我等作對，悔不該當初未將其擊殺當場……”

# 第289章 釘頭七箭

　　話說，封神之中的兩個大反派終於出場，而且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出場，為什麼要說他們是反派呢？因為他們確實是反派啊。

　　首先是申公豹，他可是封神原著中的大反派，這點是毋庸置疑的，他助紂為虐，一句‘道友請留步’，不知道誆騙了多少修道人站在了姜子牙的對面。

　　為姜子牙率領的正義之師，製造了無數的障礙，站在正義的角度，申公豹可是終極的大反派，他就好像是一個強者製造極其，總是能夠吸引數不盡的強者來幫助自己。

　　十天君、趙公明、三霄娘娘……

　　而陸壓道人呢，他似乎是站在了正義的一方，但是若站在絕對正義的一方，他害死了趙公明，進而使得三霄娘娘發飆，布下九曲黃河大陣，接連破了闡教十二金仙的頂上三花，胸中五氣。原始一怒，三霄魂歸上榜。

　　這不得不說都是陸壓的‘功勞’，陸壓做出如此‘豐功偉績’，謀算如此之深，他是正面人物嗎？

　　甚至他還因為怕用釘頭七箭書傷害趙公明而折損自己的福報，於是讓姜子牙代勞，嚴重削弱了姜子牙的氣運。

　　陸壓不肯出手，於是這場戰鬥暫時休止，所有人都回到自己的營地中打坐修鍊，陸壓道人呢自然是跟着燃燈等人一起去了西岐的營帳。

　　闡教眾人因為剛剛陸壓的表現實在過分，紛紛不願理他，而陸壓卻是毫無所覺地笑眯眯地和這個聊兩句，和那個聊兩句，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陸壓道人與燃燈道人說話，燃燈卻是沒有心思理會他，他將自己的心思都放在了趙公明的二十四定海神珠上，哪裡有心思理會這個油腔滑調的道人。

　　“燃燈道友，你可是有什麼煩心事？說出來與貧道聽，說不得貧道能夠幫上道友也未可知？”陸壓道人笑嘻嘻地對着燃燈道人說道。

　　“哪裡有什麼煩心事，道友還是去為我們祈福吧？貧道沒有什麼需要道友幫忙的……”燃燈道人說話可是沒有任何的客氣，狠狠地諷刺了陸壓一把，原本以為陸壓會惱羞成怒，轉身而去。

　　陸壓卻好似不知羞恥為何物，依然是笑眯眯地看着燃燈道人，“燃燈道友，貧道看你對趙公明道友很是上心，難道這件事情與趙道友有關不成？”

　　燃燈道人被陸壓搞得是一點脾氣都沒有，他沉聲說道，“是啊，我想要他的二十四顆定海神珠，怎麼？你能給我搞來？”

　　陸壓臉上的表情連邊都沒有變，他神秘一笑，“哦，道友想要定海神珠啊，貧道倒是還真有個辦法……”

　　燃燈道忍扭過頭來，眼神犀利地看着陸壓道人，壓低了聲音問道，“什麼辦法？你有什麼條件？”

　　“哎呀道友把貧道當成是什麼人啦？幫助道友乃是貧道應該做的事情，哪裡敢向道友提什麼條件？”陸壓嗔怪地說了一句。

　　燃燈道人激靈靈打了個冷戰，雖然認識陸壓道人不過半天時間，但他卻是看得出來，這傢伙絕對不是什麼善茬，若真把他當成善念信女，那可就真的連自己是怎麼死的都不知道了。

　　燃燈道人看着陸壓，後者則是笑眯眯的看着他，肥膩的臉上滿是真誠，“好，那你先說說有什麼辦法吧？”

　　陸壓道人有些神秘地說道，“不知道友可聽聞過‘釘頭七箭書’的名頭？”

　　燃燈道人有些困惑，然後他卻是眼睛一瞪，“可是當年妖族的釘頭七箭書？妖皇覺得此術太過陰狠，已經禁止使用了，你提它做什麼？”

　　“嘿嘿，燃燈道友，你看這是什麼？”只見陸壓道人從自己的懷中摸出了一副書。

　　“這就是傳說中的釘頭七箭書？”燃燈道人眼珠子差點瞪出來，這傢伙竟然還真有，這東西不是早就消失不見了嗎？

　　陸壓道人有些驕傲地說道，“然也，這正是釘頭七箭書，有了此物，要對付趙公明還不是手到擒來……”

　　燃燈道人這個時候忽然冷靜下來，“此術可有什麼限制，或者會有什麼后遺症？”

　　陸壓道人乾笑一聲，“道友果然乃是慧人，這些竟然都猜得到，其實也沒有什麼大的限制，不過是折損部分施術之人的氣運而已……”

　　呵～部分氣運？恐怕不止吧？燃燈道人眼神斜看着陸壓道人，讓陸壓道人臉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對於氣運一說，修為越是高深的人，對此的理解越是深刻，有的時候，氣運實在是太重要了，因此燃燈道人在思索施展此術的利弊，值不值得這樣做。

　　“道友有什麼為難的，施展此術又沒有修為限制，只要有點修為，就可以施展此術，因此隨便找個人就可以了……”陸壓道人在燃燈的逼視下，終於擠出了一句話。

　　燃燈道人眉頭一挑，他沒有想到還可以有這種操作，他皺着眉頭問道，“任何人都可以嗎？”

　　“當然，一般人肯定是不行的，一般需要大氣運者，才能鎮壓住金仙的反噬，現在這邊適合的，除了諸位金仙境，還有就是姜子牙了……”陸壓沉聲說道。

　　“子牙么？為了自己的大道，只能讓你犧牲一下了，日後我大道成就之後，一定不會忘了你的……”燃燈道人眉頭皺了皺，頓時定了決心。

　　“來人，去請子牙來，貧道有事要囑託他……”

　　陸壓在一邊的嘴角隱晦地勾了勾，此事成了，只要趙公明一死，那麼闡截兩教之間的矛盾將再也不可調解，量劫成矣。

　　不大功夫，姜子牙來到，對着燃燈道人行了禮，對着陸壓道人行了禮，“燃燈老師，不知找子牙有什麼吩咐？”

　　“子牙你也知道，今天本來我們是勝券在握，可是關鍵時刻出了個趙公明，壞了我們的大計，現在有一方可除趙公明，需要你的幫助……”

　　“燃燈老師，子牙不過地仙修為，恐怕力有不殆……”姜子牙為難地說道。

　　“不是讓你親自上陣搏殺，”燃燈道人微微一笑，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幅書，接着說道，

　　“這上面寫得很明白，上面有符印口訣，依照順序使用，現在你去西方三十里立一營，營內鑄一台，結一草人，人身上寫趙公明三字，頭上一盞燈，足下一盞燈，腳步罡斗，書符結印焚化，一日三次拜禮，到第二十一天午時，貧道再來助你，那時趙公明自然滅絕。”

　　姜子牙領命，暗中調度三千人馬，令武吉先去安置，

　　然後姜子牙到營中的時候，武吉都已經準備妥當。姜子牙披髮仗劍，腳步罡斗，書符結印，連拜三五日，把趙公明只拜得心如火燒，意似油煎，在聞仲營中四處走動，暴躁不安。

　　姜子牙對西岐軍的布置，自然是是瞞不過伯邑考的眼睛，於是他便猜到了趙公明有難，便將這個信息傳給了敖丙，敖丙卻是知道，該放大招了，這次就讓闡教一網打盡，結束了封神。

　　趙公明的異狀，引起了闡教其他人的注意，但是沒有人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因此只能幹跺腳卻是幫不上什麼忙。

　　姜子牙這一拜便是半月時間，拜得趙公明從一開始的狂躁不安，到後來的精神萎靡，昏睡不已，這天聞仲來探望趙公明，卻是發現他鼻息如雷，用手推了一把問道，“道兄你乃仙體，為何一直鼾睡？”

　　趙公明說道，“我並不曾睡啊。”

　　聞仲有些憂慮地說道，“看道兄如此光景，不像好樣，想來是有人暗算，不可小視，需派人去對面探查一番……”

　　“不必了，我知道是怎麼回事……”賬外忽然傳來一個聲音。

# 第290章 三霄娘娘

　　話說，趙公明被釘頭七箭書暗算，整天渾渾不可終日，聞仲看到趙公明的狀況，就猜測可能是有人陷害，這才導致了趙公明此時的狀態。壹看書·

　　於是他就想去查探一番，可是帳外忽然有一個聲音傳了過來，“不必了，我知道是怎麼回事……”聞仲一愣，卻是反應過來，因為他聽出了聲音的主人是哪位。

　　門帘一挑，卻是走進來四個人，其中有三個女道姑，一個男道人，聞仲都認識，他看到四人連忙一禮，“拜見敖丙師叔，拜見三霄娘娘……”

　　敖丙對他微笑着點了點頭，而三霄娘娘則只是一頓首，便款款地來到了趙公明的身邊，趙公明看到來人則是眉開眼笑，有些虛弱地說道，

　　“三位妹子，你們怎麼來了？你們難道還不相信大哥的實力么？”

　　雲霄有些嗔怪地說道，“大哥，你實力是高，可是現在的情況又怎麼解釋？要不是敖丙師弟通知我等，我們還不知道大哥現在的狀況……”

　　趙公明笑着擺了擺手，“唉呀，沒有什麼大問題，就是有些不舒服，可能是生病了吧？過段時間就會好了……”

　　敖丙卻是笑呵呵地打斷了趙公明的話，“呵呵，趙師兄這次可是算錯了，你這可不是小病小災，若是不及時解決的話，恐怕會危及性命……”

　　這個時候，截教眾人都已經到了帳中，畢竟現在敖丙是截教的權柄人物。他到來，其他人必然是要來拜見。聽到敖丙所言，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的身上。

　　這個時候，敖丙也是滿臉的凝重，“不知道各位可曾聽說過‘釘頭七箭書’的名號？”

　　所有人的臉上都露出了思索的表情，可是看他們的表情，就知道他們應該都沒有聽說過，這個時候申公豹忽然輕咳一聲，

　　“可是當年被妖皇封禁的釘頭七箭書？據說已經失傳了……”

　　敖丙點了點頭，稱讚地說道，“申道長果然是見識廣博，竟然真的知道此術，”然後他慎重地說道，

　　“此術曾經在巫妖大戰之時出現過，可是因為此術太過於陰損，因此被妖皇封禁，此術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出現過……”

　　三霄之中最小的碧霄還是有些跳脫，“那為什麼現在又出現了？不會是你搞錯了吧？”

　　敖丙笑着搖了搖頭，“被封禁了可並不代表着此術失傳了，至少當年的妖皇就能施展此術……”

　　“不會吧？妖皇不是早就死了么？”碧霄再一次打斷了敖丙的話。壹看書·

　　敖丙無奈地摸了摸自己的額頭，這碧霄簡直是個沒有長大的孩子，雲霄適時地訓斥了碧霄一句，然後對着敖丙微微歉意地說道，

　　“敖丙師弟，小妹不知禮數，讓你見笑了，不知道大哥究竟是怎麼回事？”

　　敖丙擺了擺手，表示自己並不在意，他苦笑着搖頭說道，“妖皇自然是不可能復生，但是此術可不僅僅只有妖皇會，”然後敖丙話鋒一轉，

　　“諸位可有誰知道陸壓道人的底細？”

　　這次是龜靈聖母開口，“只是聽聞此人來歷極其神秘，師尊好像知道些什麼，但是也言語不詳，還囑咐我們盡量不要招惹此人。此人修為很高，一柄斬仙飛刀厲害飛凡，在西崑崙修行，其他的倒是不曾聽聞，難道趙師弟的情況，與此人有關？”

　　敖丙點了點頭，“諸位不知道也是正常，知道陸壓道人身份的人，洪荒之中除了幾位聖人，恐怕也沒有幾個人了……”

　　這個時候卻是有人翻了個白眼，沒有人知道？那你又是從哪裡得來的消息？

　　“當年大巫后羿射日，射死了九隻金烏，逃跑了一隻金烏，便是妖族天庭的十太子，在妖族天庭崩壞之後，十太子帶領着剩下的大妖，在北俱蘆洲隱匿下來，妖族能夠保住一點根基也是必然的事情，畢竟妖族也是有聖人的……”

　　所有人的心頭都是一稟，他們似乎都猜到了陸壓道人的身份，果然聽到敖丙接着說道，

　　“其中妖族十太子甚至被收入媧皇宮中修行，直到天地穩定，他才從媧皇宮中出來，並且化名陸壓道人，落戶西崑崙……”

　　這個時候，所有人的心頭都是微微一沉，若陸壓道人是妖族太子，那麼就可以解釋他為什麼會釘頭七箭書了，但事情一旦牽扯到了聖人，就是一件大麻煩的事情。

　　“師弟，師兄我這就是沒救了嗎？”趙公明聽到事情的原委，在其他人還處於震驚的時候，他卻是已經清醒過來，並笑着問了敖丙這麼一句。

　　敖丙心中暗嘆一聲，果然不愧是趙公明，這心境果然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擬的，“哈哈，師兄你放心吧，師弟我既然來了，那麼師兄你這條命就算是保住了……”

　　話語之中滿滿的自信，卻是讓截教眾人心頭微跳，他到底是憑什麼，碧霄的眼中甚至都是小星星了。

　　趙公明哈哈一笑，但卻是有些中氣不足，不過其中豪氣不減，“哈哈，有師弟這句話，貧道就放心了，貧道這條命可就擺脫師弟了，哈哈……呼呼……”說到後來，趙公明聲音越來越低，竟然又睡了過去。

　　敖丙對着眾人擺了擺手，然後眾人換了一個營帳，敖丙對着雲霄娘娘的嘴唇微動，然後慎重地說道，“可以做到嗎？”

　　雲霄為難地說道，“可是師尊多次說此術太過於強大，一定要慎重……”

　　“現在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是不能用的？所以師姐你就聽我的，況且這還關乎到師兄的性命，我們必須這麼做……”

　　沒有人知道敖丙對雲霄娘娘說了什麼，但是碧霄和瓊霄卻是卻是隱隱猜到了，碧霄的眼中甚至露出興奮的光芒。

　　雲霄聽到敖丙提到趙公明，終於重重地點了點頭，“好，這件事情就交給我們姐妹三人了，一定會完成的……”

　　“師姐，你們只有三天時間，一定要注意時間……”

　　“放心……”雲霄便招呼妹妹瓊霄和碧霄離開了大帳，其他人都是大眼瞪小眼地看着他們四個人，不知道什麼情況，

　　“好了，我們也不要閑着了，大家都動起來吧，龜靈師姐，就由你牽頭，去對面詰問，趙師兄的事情是不是他們搞的鬼？”

　　“啊？直接去問？那豈不是打草驚蛇了？”龜靈聖母驚呼說道，“咱們不應該隱藏實力，然後追求一擊得手嗎？”

　　“師姐，這是我們必然要有的反應，若是我們無動於衷，反倒是會引起對面的懷疑，因此師姐儘管去鬧就好，我已經做了完全準備，師姐鬧得越大，計劃進行得就越順利……”

　　龜靈聖母忽然想到了剛剛離去的三霄，立刻眼睛一亮，她點了點頭，“師弟放心，這件事就包在師姐身上了，虯首仙，靈牙仙，你們跟我去對面鬧一鬧，敢不敢？”

　　虯首仙和靈牙仙對視一眼，重重地點了點頭，“有何不敢，對於十天君的事情，我們兄弟可是一定要找對面討個公道……”

　　敖丙幽幽一嘆，十天君的事情他也有些唏噓，但是上榜未必不是好事，只要好操作一下，未必不能將壞事變成好事，但是姜子牙這個封神之人要先搞定。

　　##關於前章有一個問題要交代一下，黃龍真人被縛龍索捆住，但是在兩教罷戰的時候，他就被闡教這邊的人救下了，所以不存在用黃龍真人來要挾闡教解除釘頭七箭書的事情。

# 第291章 一觸即發

　　話說，敖丙讓三霄娘娘去準備一些東西，並且讓龜靈聖母帶着人去闡教那邊搞事兒，吸引他們的注意力，而且還告訴她把事情搞得越大越好。·

　　龜靈聖母叫上虯首仙和靈牙仙一同前往，可是金光仙主動要求加入，最後竟然是他們一群人都去了，龜靈聖母，虯首仙，靈牙仙，金光仙，申公豹，還有敖丙。

　　敖丙略微一想，自己好像也沒有什麼要做的，算了，那還不如去對面撕撕b，熱鬧一下，只要三霄那邊準備好了，那麼封神之中的巔峰就要來了，而且封神的結局也就要來了。

　　真的有種莫名地期待呢。

　　於是，敖丙便和一群人一起去了闡教的陣營之中，不過長耳定光仙卻是留在聞仲營中，他並沒有主動要跟去，敖丙也懶得理他。

　　現在長耳定光仙已經露出其本性，截教眾人已經漸漸疏遠了他，尤其是和他交好的虯首仙，金光仙和靈牙仙，現在基本已經和長耳定光仙處於決裂的狀態。

　　長耳定光仙既然已經引起了大家的警覺，那麼他就不可能如原著封神之中那樣對截教造成較大的損失，而且敖丙在一邊守着他，他也沒有這樣的機會了。

　　截教這邊近乎於傾巢出動的狀態，卻是讓闡教這邊如臨大敵，燃燈道人率領着眾人，來到營地門口抵住了龜靈聖母眾人。

　　“龜靈道友，你們這是什麼意思？又想要開戰嗎？不過現在你們好像並不佔上風啊……”燃燈道人眼睛微微眯起，慢悠悠地說道。

　　“哈，我們這次來是為了討一個公道，你們把趙師弟怎麼了？堂堂聖人門下竟然用卑鄙陰損之術暗算我趙師弟，簡直有辱聖人門風……”龜靈聖母俏臉含煞，目露冰冷地說道。

　　“趙公明出了問題，你憑什麼說是我們做的，你有什麼證據嗎？也就如你所說，我們聖人下，何時做過偷摸之事，想要勝你們，也是光明正大的戰勝你們……”赤精1子怒喝說道，他最聽不得別人說闡教的不是。·

　　赤精1子的反駁，理直氣壯，因為他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釘頭七箭書的事情，只有燃燈道人、陸壓道人、還有姜子牙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

　　赤精1子的反駁，讓燃燈道人有些臉黑，這不是在打自己的臉嗎，而且還是自己這邊的人狠抽自己的大嘴巴子，但是燃燈道人只是微微有些鬱悶，很快就調整了過來。

　　“龜靈道友，這種玩笑可是萬萬開不得的，若你沒有證據，就不要胡言亂語，畢竟闡教是聖人道統，由不得別人任意詆毀……”燃燈道人沉着一張臉，緩緩地說道。

　　而闡教其他的人也都是聲討之中，對於龜靈聖母的詰問是大加反駁。

　　龜靈聖母一滯，對面好像都理直氣壯，難道是敖丙師弟猜錯了？她不由得將目光投向了身側的敖丙，眼中露出了詢問的目光。

　　敖丙前走兩步，佔到了截教眾人的前面，對着闡教眾人打了個稽首。

　　“諸位師兄，你我二教本是一家，之間即便是有爭鬥，也應和和氣氣地，有什麼事情都放到明面上來，不要搞什麼陰謀詭計，若是正面鬥法失敗，哪怕身死上榜，也只能怪自己道法不精，誰也都不會有任何怨言，但是我趙師兄的事情，諸位做得有些不地道了……”

　　“你又是誰？看着有些面生啊？”赤精1子眉頭一皺，對着敖丙說道。

　　“諸位師兄不認識貧道也是正常，貧道乃是老師新收的弟子，名曰敖丙，想必諸位應該聽過在下的名號才對……”敖丙微微一笑，有些傲然地說道。

　　闡教那邊頓時一片騷動，他們當然聽說過敖丙的名號，堂堂渭河龍王，吞併了黃河水域的存在，掌控着洪荒兩大水系，幹掉了河伯的猛人。

　　而且不久前傳聞他拜入到了截教門下，還成為了通天最寵愛的弟子，在封神之事傳出來之後，他還被授予了截教權柄。

　　闡教討論過敖丙，他們都是有些輕視，不過暴發戶而已，截教真是走了一步臭棋，一個後起之秀就想指揮兩教大戰了？真是痴心妄想。

　　可是現在敖丙真的站在他們面前，對他們還是有些衝擊的，畢竟他可是如今截教的話語人，截教絕對是當今洪荒之中最強大的實力，沒有之一，雖然闡教眾人不願承認，但是萬仙來朝的強勢根本是他們否定不了的。

　　似乎很滿意自己造成的影響，敖丙接着說道，“諸位師兄，你們可敢對天道起誓，趙師兄的事情與你們沒有任何關係嗎？”

　　赤精1子剛想答應下來，卻被燃燈制止了，他沉聲說道，“敖丙師弟，天道誓言可不能隨便發，而且我們乃是聖人門下，我們的話還不能讓你相信么？”

　　敖丙嘿嘿一笑，沒有說話，其意思不言而喻……

　　燃燈道人臉上一沉，現在他也是沒轍，因為這整件事情就是他牽的頭兒，他甚至可以預料到，自己前一刻發完誓言，后一刻天道懲罰就會降下來。

　　即便是聖人都無法逃脫天道的懲罰，自己可不想找死。

　　敖丙知道自己說中了燃燈道人的痛腳，他應該不會答應，接下來的時間應該就是扯皮了，這也正和了敖丙的心思，因為三霄那邊的布置需要時間。

　　接下里的時間里，雙方之間唇槍舌劍、唾沫橫飛，說得是不亦說乎，你說你的理，我講我的道，咱們誰也說服不了誰，那就接着說唄。

　　燃燈道人在等趙公明殞命的時刻，而敖丙在等三霄布置完成的時刻，因此雙方都在故意拖延時間，而且內心都覺得對方已經在自己的算計之中。

　　三天之後，忽然從聞仲營中飛來一個靚麗的女仙，她興奮地跑到敖丙的跟前，湊到敖丙的耳邊小聲地說道，“姐姐讓我告訴你，她都已經準備好了……”

　　雖然說得很小聲，但是在場都是什麼人？因此她的話一字不差地落在了他們的耳中，敖丙輕輕地揉了揉自己的太陽穴，我的小祖宗哦，你傳個音能死啊，現在可好了……

　　敖丙對着燃燈道人一攤手，“道友，好了我們也就不扯其他的了，讓陸壓道友出來吧，我想他應該先跟我們解釋一下釘頭七箭書的事情，當年妖皇可是禁止使用此術了，他怎麼敢違抗妖皇的意願？”

　　燃燈道人聽到‘釘頭七箭書’的名頭，頓時心頭一跳，對面好像早就知道這件事情了，那他們這三天是在拖延時間？拖延時間干什麼？他們一定是去救趙公明的元神了……

　　而闡教這邊的人還沒有搞清楚情況，因為他們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釘頭七箭書’聽這名字就感覺到一個凶氣鋪面而來，這怎麼又扯到了陸壓的身上。

　　燃燈道人一聲驚呼，“不好，子牙有危險……”他身子化為一道流光向著遠處飛去，闡教眾人對視一眼，都跟在了燃燈的身後。

　　截教這邊的人也是遠遠地跟了去，他們也都被蒙在鼓裡，他們也想知道發生了什麼。

　　敖丙沒有走，因為在他的面前有一個矮胖道人，他的背後有一個大葫蘆，正是陸壓道人和他的斬仙飛刀，陸壓此刻滿臉笑容，

　　“道友年紀不大，知道的事情倒是不少，妖皇封禁此術，和貧道有什麼關係？況且貧道又不曾施展此術……”

　　“可是十太子不覺得自己應該遵循天帝當年的意願么？”敖丙笑得有些詭異。

　　陸壓道人臉上的笑容凝固，眼睛微微眯起，“你到底是什麼人，你在說什麼？貧道聽不懂你在說什麼……”他背後的斬仙葫蘆已經傳來了一絲令人驚悸的氣息。

　　宅男福利，你懂的!!!在線看:!!

# 第292章 陸壓身份

　　話說，三天之後，三霄娘娘準備妥當，於是敖丙直接將話挑明，挑明了陸壓道人的身份，挑明了釘頭七箭書的事情。·

　　燃燈道人卻是也知道了原來敖丙也在故意拖延時間，他們一定是趁機去尋找趙公明的元神，解救趙公明了，如此一來，姜子牙就危險了。

　　於是燃燈道人和一眾闡教眾人，立刻向著姜子牙布壇的地方而去，當然那個地方只有燃燈道人知道，在他的帶領下，一群人去救姜子牙。

　　而截教這邊，除了敖丙和三霄，其他人也都不知道具體是什麼情況，因此他們也都跟在燃燈眾人的身後，想要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敖丙又做了什麼樣的布置。

　　只有一個人留在了敖丙的身邊，那便是碧霄了，相比較於那邊的情況，她對敖丙的興趣更大一些，看着敖丙和陸壓，她的眼中幾乎冒光。

　　敖丙這個時候卻是忽然發覺，碧霄竟然沒有跟着眾人離開，而是在自己身後不遠處，眼中冒光地看着自己，敖丙瞬間頭大了，自己可絕對沒有招惹她，她怎麼就黏上自己了，難道自己魅力又有提升？

　　敖丙沉聲對着碧霄說道，“碧霄師姐，此人極度危險，你還是去和其他師兄師姐一起吧……”

　　碧霄笑嘻嘻地擺了擺手，“有師弟在，那還有什麼好擔心的，師姐相信師弟的實力……”

　　敖丙嘴角一咧，可是我不相信自己的實力啊，陸壓道人給自己的壓力實在是太大了，而且斬仙飛刀凶名太甚，敖丙現在除了弒神槍，他還沒有想到其他的什麼辦法能夠對付斬仙飛刀。

　　現在又加上一個碧霄，他更加沒有信心了，但是敖丙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情，這件事情也是讓他有些意外，可這是他的宿命，他逃脫不了。·

　　在陸壓出現的時候，敖丙立刻就感覺到自己的血脈之中傳來的劇烈的感應，那是來自於混沌天龍躁動，這麼多年了，這還是血脈之中第一次傳來騷動。

　　敖丙有理由相信，騷動的根源就是陸壓道人，可是陸壓道人為什麼會讓混沌天龍躁動呢？這不科學啊，他們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啊。

　　敖丙思索了很久，終於想到了一個解釋，可是若自己的猜測正確，那麼陸壓就隱藏的太深了。

　　“十太子，既然話都說到了這個份兒上，您覺得還有必要再把話說得明白一些嗎？”敖丙看着陸壓，沉靜地說道。

　　陸壓臉上有些陰沉，“你是怎麼發現我的身份？知道我身份的人，洪荒之中絕對不超過十人之屬……”

　　“十太子也說了，不好意思的是，貧道正好在那十人之中，”敖丙笑着說道，可是他卻是微微一頓之後，有些慎重地說道，

　　“可是，你真的十太子嗎？或者說你不僅僅只是十太子？”

　　敖丙的話好像戳中了陸壓的痛腳，他一把將自己背後的斬仙葫蘆抱在了懷裡，一手摁在了葫蘆蓋子上，聲色厲荏，臉上陰沉得可怕，“你到底知道些什麼？”

　　敖丙看到陸壓的反應，心中頓時一嘆，好像自己真猜對了，陸壓可不僅僅只是十金烏那麼簡單，他還有另外一種身份，而且這個身份來頭極大。

　　敖丙傳承了混沌天龍的記憶，在他的記憶中，最後的開天之劫，盤古出世，斬殺三千混沌魔神，在那個時候，混沌天龍和其他混沌霸主一起圍攻盤古。

　　可是他們終究不敵逃跑，在最後關頭，離火老祖陰了混沌天龍一把，於是離火老祖逃走了一絲精魄，而混沌天龍卻僅僅只逃走了一絲精血，被敖丙得到。

　　於是對於繼承了自己血脈的敖丙，混沌天龍留下兩個執念，其一便是找到離火老祖，若他還活着，那麼一定要弄死他，為自己報仇。

　　其二便是追尋極致的力量，將天龍淬體術修鍊到最終的極致狀態。

　　若是敖丙沒有猜錯，這陸壓道人應該與離火老祖脫不了干係，就算他不是離火老祖的轉世之身，恐怕他也是得到了離火老祖的衣缽傳承。

　　“陸壓道友隱藏得好深啊，恐怕兩位妖皇，聖人也都被你騙了吧？你究竟在謀划些什麼，現在又跳出來想干什麼？”敖丙眼睛微微一眯，看着陸壓說道。

　　陸壓臉上陰晴不變，他不清楚敖丙到底知道了些什麼，他說的話中又有幾分可以相信，忽然他臉上一冷，管你知道些什麼，今天讓你永遠爛在肚子里。

　　陸壓一抬手，彈掉了斬仙飛刀的葫蘆蓋子，從葫蘆種飛出了一柄詭異的飛刀，此飛刀背後長着一對翅膀，而且刀身上還有一對眼睛，陸壓看着敖丙冷冷地吐出了一句話，

　　“請，寶貝轉身——”

　　咻～

　　原本在葫蘆上方的飛刀卻是消失不見，敖丙眼神一縮，他沒想到陸壓竟然招呼不打，就直接動手，他勾動體內弒神槍，現在好像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能夠解救自己了。

　　不過自己暴露了弒神槍，以後的日子恐怕不會平靜了，可是這種情況下也沒有心思去考慮這些東西了，先保住自己的小命才是正途。

　　可是就在敖丙體內弒神槍要迸發出來的時候，一股凌厲的氣息已經從他的身上透了出來。這個時候敖丙忽然感覺到了體內另外一物蠢蠢欲動。

　　敖丙稍微感應了一番，頓時放棄了召喚弒神槍的打算，他放出了一物，卻是一個青皮小葫蘆，在敖丙的頭頂滴流亂轉，灑下一片青光將他籠罩。

　　而在最開始的時候，敖丙就自動將碧霄護在了身後，因此現在青光也一起將碧霄籠罩在內，一柄長着眉眼的飛刀忽然出現在敖丙的跟前，它圍着敖丙和碧霄轉了三圈，敖丙感覺自己的脖子上有一股涼氣纏繞，自己的腦袋好像隨時都會飛出去。

　　好在，斬仙飛刀在圍着敖丙轉了三圈之後，微微頓了頓，便飛回了陸壓的斬仙葫蘆之中，陸壓獃獃地看着這一幕，搞不清楚什麼情況。

　　敖丙卻是猜到了，他頭頂上的正是當年通天教主的賜給他遮掩天機的青皮葫蘆，本是取自昆崙山先天靈根仙葫之上，他與陸壓的斬仙葫蘆乃是一個葫蘆藤上所結，因此它們份屬同源。

　　這也是斬仙飛刀沒有突破青光的原因，敖丙剛鬆了一口氣，卻是忽然發現對面的陸壓道人竟然臉漏凶光，背後浮現出了一隻太陽真火組成的大日金烏。

　　敖丙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的背後出現了一頭混沌天龍，筆直入天的龍角，背後的骨刺，猙獰異常。混沌天龍渾身上下呈五彩顏色，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在天龍周身盤旋。

　　陸壓看到混沌天龍的法相，頓時有些失神，這個形象他好像見過，不過好像有些久遠了，而且再加上以前的記憶有些模糊，因此他一時之間沒有想起來。

　　敖丙將碧霄護在身後，輕輕地對她傳音，“你快去找人幫忙，我先擋住此人……”

　　碧霄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伏在敖丙的背後，俏首就在敖丙的耳後，她吐氣如蘭，“師弟，你放心，我這就去叫人……”

　　敖丙滿頭黑線，但不是因為其中的旖旎，而是碧霄她又沒有傳音，這聲音必然已經落在陸壓的耳中，還不知道他會做出什麼舉動。

　　ps：各位應該還記得前文書中說過的離火老祖吧？不記得就去翻書吧，嘿嘿……

# 第293章 離火金烏

　　話說，陸壓對敖丙動用了斬仙飛刀，可是因為敖丙擁有和斬仙飛刀份屬同源的青皮葫蘆，斬仙飛刀並未斬下，於是陸壓道人決定親自出手。

　　而碧霄趴在敖丙的耳邊，那一番旖旎的耳語，讓敖丙滿頭黑線，你說的話都被陸壓聽去了，現在你再想走，可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兒了。

　　敖丙輕輕地說道，“你先走吧，我儘力擋住他……”現在只希望自己能夠擋住陸壓，他的實力不會超出自己太多吧。

　　碧霄也知道自己剛剛的行為有些冒失，她眼圈一紅，但是也知道現在情況危急，只是重重地點着頭說道，“師弟你放心，我一定會找人來救你的……”

　　敖丙鼻音里輕輕地應了一聲，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對面陸壓道人的身上，對面撲過來的一股股的熱浪，敖丙額頭的汗水出現之後立刻就被蒸干。

　　太陽之火果然是不同凡響，敖丙心頭微沉，陸壓絕對是金仙之中的佼佼者，甚至他憑藉斬仙飛刀，要斬大羅之境都不是沒有可能。

　　敖丙現在的實力在金仙中期，雖然可以運用五行之力，但對面的太陽金焰也不是蓋的，他很有壓力，可是碧霄漸漸遠離，陸壓卻是遲遲不肯出手。

　　就在敖丙皺眉不已的時候，陸壓忽然開口說道，“放心，我不會對那小姑娘出手的，我還不想和截教主結死仇，相較於那小姑娘，我對你的興趣更大……”

　　敖丙全神戒備，他總不能告訴陸壓，其實自己在通天教主的心目中並不比碧霄輕多少吧？若是說了，陸壓一定會覺得自己是在吹牛皮，在變相地對他服軟，雖然自己說的是事實。

　　陸壓眼睛微微眯起，“你是怎麼知道我的身份的，確實如你所說，我的身份就是父帝和聖人都不知道，你怎麼會知道？難道你也得到了誰的傳承？”

　　敖丙哼了一聲，“隨你怎麼想，我是不會告訴你，不過你現在應該考慮一下自己應該怎麼逃走……”

　　“逃走？就憑你，貧道還不放在……”

　　陸壓道人後面的話被生生壓了回去，因為他在自己的身後感覺到了一股強大的氣息，一股能夠威脅到他的氣息。

　　他一扭頭髮現自己身後多了一人，此人身着淡金色的道袍，身上散發著令人驚悸的雷霆氣息，而此人的修為，竟然在大羅之境，陸壓道人緊緊地皺着眉頭，

　　“不知道友怎麼稱呼？在哪座仙山修行？”

　　陸壓道人雖然在說著，但是他在說完這句話之後緊隨着的就是另外一聲暴喝，“請，寶貝轉身——”

　　一柄長着眉眼的飛刀咻地消失在了空中，隨後就聽到叮地一聲，一柄飛刀竟然從那金色袍道人的身前崩飛出去。

　　那金袍道人手中拿着一柄紫電纏繞的大鎚，卻是通天教主的法寶紫電錘。而這人的身份也就不言而喻，正是敖丙的雷極之身，元雷道尊。

　　斬仙飛刀被紫電錘崩飛出去，回到了陸壓道人的身邊，就好像是一個受了欺負的孩子，陸壓道人臉上閃過一絲溫柔，手指輕輕地磨砂着斬仙飛刀，安撫它的情緒，然後將斬仙飛刀收回了葫蘆中。

　　陸壓臉上立刻一冷，聲音冰冷地對着元雷道尊說道，“道友不知道傷人法寶，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嗎？”

　　“知道，自然是知道，但我覺得偷襲別人是一件更不好的事情，而且惡人先告狀是最最不好的事情了，道友覺得呢？”元雷道尊臉上沒有任何錶情，只是用最平淡的話語輕輕地說道。

　　陸壓道人沒有與元雷道尊爭辯，因為這件事情本來就是他做的有些不地道，他臉上有些陰沉，“敖丙道友，你究竟想怎麼樣？”

　　“沒怎麼樣，就是貧道煉丹的時候，還缺個燒火的童子，貧道相中了道友的太陽金焰，不如道友就委屈一下？”敖丙笑呵呵地說道，全然沒有任何的剛才的緊張。

　　其實在猜到了陸壓身份的時候，敖丙就調動了自己的雷極之身向這邊趕過來，不過因為碧霄的原因，雷極之身不好直接現身，於是敖丙就想把碧霄支開，然後自己可以合擊陸壓。

　　原本還在擔心，在碧霄離去的這段時間內，自己撐不住陸壓的攻擊，但是沒想到他竟然覺得吃定了自己，沒有提前出手，於是就有了現在的局面。

　　陸壓聽了敖丙的話頓時氣急，他冷哼一聲，“就看你有沒有這個本事讓貧道屈從於你了……”

　　“哈哈，你很快就知道了……”

　　敖丙哈哈一笑，手中忽然多出了一桿亮銀槍，狠狠地向著陸壓刺了過去，而元雷道尊與他心意相通，手中紫電錘舞動起來，與敖丙呈夾擊之勢。

　　陸壓不敢硬抗，他接住了一方的招式，必然會被另外一方的招式打到，因此他只能選擇迴避，三人戰作一處，陸壓三番兩次想要從二人的包圍之中逃脫出來，但是屢次失敗。

　　敖丙和元雷道尊的合作，雖然說不上是天衣無縫，但卻沒有大的缺漏，兩個人的攻擊渾然一體，就好像兩個人早就演練過很多次一般。

　　他們兩個畢竟是同一個人，根本不需要刻意的演練，雙方就能做出最佳的合作，即便是稍有紕漏，也能迅速彌補，陸壓被兩個人搞得幾乎吐血。

　　他們戰鬥之中，雙方的戰圈也是逐漸轉移，已經遠遠地偏離了原本的地方，可是陸壓怎麼也沖不出兩個人的包圍圈。

　　最讓陸壓感覺到震驚的不是眼前兩個人之間天衣無縫的配合，而是他們之間在不經意間展露出來的信任，可以將自己的性命交付那種信任。在陸壓看來，這簡直是不可思議。

　　他們兩個本是一人，因此他們之間自然是百分百的信任，畢竟自己怎麼會懷疑自己呢？

　　在他們之間的爭鬥半個時辰之後，陸壓已經完全處於被壓制的狀態，完全沒有絲毫的還手之力。他一個不留神，背上被紫電錘來了一下，頓時在他的背上出現了一個焦糊的黑色印記。

　　陸壓一個踉蹌，吐出了一口燃着金色火焰的血液，這一口血，好像解鎖了陸壓身上的某種封印，他身上忽然迸發出一股強大的力量，將敖丙二人推后了三丈遠。

　　陸壓抹了抹嘴角的血液，陰狠地看着敖丙和元雷道尊，“本尊當年被後裔追殺的時候，都沒有像現在這麼狼狽，你們徹底激怒本尊，本尊就是拼着億萬年積累不要，今天也要把你們斬殺當場……”

　　陸壓背後出現了一對金色的羽翼，他的臉上也開始長出了金色羽毛，身形幻化竟然成了一頭巨大的三足金烏，可是最讓敖丙感到奇異的是，這金烏的身上有一道道鎖鏈束縛着它的身軀。

　　只見那金烏仰天一聲長鳴，九天之上射下了一條太陽火柱，落在它的身上，在太陽之火的沐浴中，金烏身上的鎖鏈閃着火紅的光芒。

　　紅色的鎖鏈吸收着金色的太陽金焰，隨着鎖鏈越來越紅，漸漸地勒進了金烏的身體內，金烏髮出凄厲的悲鳴，但是它卻並沒有要離開太陽火柱的意思。

　　敖丙兩個人對視一眼，同時攻了上去，可是他們還沒有靠近金烏，就被太陽火柱的力量排斥開來，在真正的天地力量面前，他們還遠遠不夠看的。

　　隨着鎖鏈漸漸地勒進金烏的身軀，原本金色金烏，此刻身上卻是冒出了一縷縷紅色的火焰，敖丙體內的離火感覺到那紅色的火焰，卻是發出一陣劇烈的顫抖，那是敬畏，對同屬性高階力量的敬畏。

　　隨着鎖鏈進入金烏體內越來越多，金烏的身上紅色的火苗越來越多，漸漸地佔據了金烏全身的四分之一，而這個時候，鎖鏈已經有半數都勒進了金烏的體內，其勒進的速度也是大大降低。

　　當最終鎖鏈停止勒緊的時候，金烏身上已經有三分之一的紅色火焰，那是離火之精的氣息，此刻的陸壓，已經成為一頭離火金烏。

# 第294章 黃河大陣

　　話說，敖丙和元雷道尊聯合起來夾擊陸壓道人，陸壓道人最終卻是爆發，引動太陽之火，而他身上一條條的離火鎖鏈深深地勒進了他的體內。一看書·

　　陸壓成為了身上三分之二燃燒着太陽之火，三分之一燃燒着離火之精的離火金烏，一股強大的凶戾氣息從他的身上散發出來，便是元雷道尊都感覺到了巨大的壓力。

　　“你們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你們毀了本尊謀划多年的計劃，本尊只要再收集這個量劫的劫氣，那麼便可功德圓滿，成就完美的離火金烏，同時掌握離火和太陽金焰的力量，成為火焰的精靈，可是你們毀了本尊的億萬年謀划，你們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敖丙頓時瞭然，原來陸壓打的竟然是這個主意，他攪鬧洪荒就是是為了獲得劫氣，可劫氣又是什麼東西？竟然可以讓他修成離火金烏之身，不過現在自己逼得他壞了這門修行，看來也是自己的運氣還是不錯的。

　　“兩個小輩，受死……”金烏大喝一聲，翅膀一閃，就向著元雷道尊撲了過去。

　　元雷道尊滿臉凝重，他眉心一陣精光暴閃，浮現出了一座金色宮殿，而在他的身後出現了一座金色宮殿虛影，巨大的威壓從宮殿之上傳來，這一片天地的靈氣好像突然濃郁起來。

　　在虛空之中忽然一片黃雲涌動，似乎有什麼東西要從中孕育出來，陸壓一陣驚怒的聲音，“你小子做了什麼，快點住手，你他媽怎麼把天道之眼給招來了，該死的……”

　　而陸壓也顧不得進攻元雷道尊，他翅膀一扇，化虹之術展開，一瞬間就消失不見了，而元雷道尊眉心的滅世雷宮也是漸漸地隱匿，天上的黃雲也漸漸地消散。

　　敖丙不知道陸壓口中的天道之眼是什麼的東西，但一定是什麼了不得東西，畢竟剛剛敖丙的氣息可是已經實打實的大羅金仙了。·看來對於洪荒，自己了解的還是不夠啊。

　　元雷道尊感應了一下，陸壓確實已經離去，於是元雷道尊收起了滅世雷宮，並且轉身離去，敖丙思索了片刻，也向著三霄的方向趕過去。

　　那邊的事情應該也進行的差不多了吧？那邊到底發生了什麼呢？

　　燃燈道人帶着闡教眾人一起去了姜子牙施展釘頭七箭書的地方，可是到了地方燃燈卻是驚訝地發現，那營帳還在，而且沒有任何異樣的地方。

　　燃燈道人帶着闡教眾人走進營帳的時候，正看到了在施法的姜子牙，看到姜子牙，赤精1子等人頓時明白了什麼，他們看向燃燈道人的目光，頓時變得有些詭異。

　　他們竟然與截教眾人理直氣壯地爭論了三天時間，可是他們就是一群傻子，都是被人戲耍的傻子，而戲耍他們的人，就是他們平時最尊敬的燃燈老師。

　　姜子牙沒想到會突然來這麼多人，他疑惑地問了一句，“燃燈老師，諸位師兄，你們怎麼來了？再有三天時間，趙公明必死……”

　　闡教眾人此刻臉上更黑，果然如此，他們都被燃燈道人耍了，幸虧他們沒有對天道起誓，要不然……赤精1子不由得打了個寒戰，這次燃燈老師做的有些過分了。

　　燃燈道人就要解釋的時候，忽然聽到一個清冷的聲音傳了過來，“九曲黃河大陣，起！！”

　　燃燈道人眉頭一跳，糟糕，中計了，他們的布置根本就不是趙公明，而是自己眾人，他們是用趙公明為誘餌，引誘自己眾人前來，真是好毒的計策。

　　燃燈道人聽說過九曲黃河大陣的名頭，而且他深深知道此陣的凶名，他一聲暴喝，“諸位，保護好自己，此陣兇險……”

　　燃燈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見陣中起了大霧，周圍頓時白茫茫一片，所有人的身影都消失了，而且燃燈道人的聲音好像被這大霧吞噬了，根本傳播不出去。

　　燃燈道人將自己的靈柩燈往上一拋，燈光灑下，將自己守護起來，手中的量天尺也是攥在了手中，小心地戒備着。

　　可九曲黃河大陣根本不是直接攻擊陣內之人，而是慢慢地削弱陣中之人的力量。

　　此陣中有惑仙丹、閉仙訣，能失仙之神、消仙之魄、陷仙之形、損仙之氣、喪神仙之原本、損神仙之肢體。神仙入此而成凡，凡人入此而即絕。

　　封神原著中，趙公明被姜子牙用釘頭七箭書射死，三霄得知消息之後，擺下了九曲黃河大陣，闡教十二金仙一同闖陣，卻是被團滅，消去頂上三花，散去胸中五氣，破了仙體，成了凡人。

　　最後還是老子用了九轉仙丹，才恢復了他們的部分修為，但是其中的傷害是怎麼也彌補不回來的，而三霄也被暴怒的元始天尊打殺，三人香消玉殞，身死上榜。

　　但是現在卻是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都將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敖丙和陸壓的身上，他們對於陸壓的身份也是有些好奇，尤其是最後的天道之眼，讓他們也是心中有些不安，因為那東西他們也從沒有見識過。

　　等元始天尊回過神來的時候，他卻是發現自的六位弟子，還有其他的一些三代弟子已經都不見了，只剩下了一座大陣。

　　那大陣他自然是知道是什麼，雖然他不知道大陣的具體效果，但他卻是算出了大概，因此他有些心急，自己的弟子危急，可是一邊的通天教主也是注意到這邊的情況。

　　“師兄，看來是我的弟子更勝一籌啊，你那幾個弟子的處境有些危險啊！”

　　元始天尊陰沉着臉，“哼，不要得意，不到最後，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哦，是嗎？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看師兄的弟子能不能闖出九曲黃河大陣……”通天教主嘴角噙着一絲微笑，很是悠閑地說道。

　　截教眾人這個時候才清楚敖丙所謂的布置指的是什麼，他們來到的時候，九曲黃河大陣已經布起，因此所有人都是驚嘆於敖丙的謀算深遠。

　　不大功夫，忽見碧霄焦急地飛過來，大叫着說道，“諸位師兄，不好了，陸壓要對敖丙師弟出手，你們快去救他……”

　　所有人一愣之後，立刻向著剛剛的地方折返，就這一件事情就讓他們對敖丙心服口服，也對通天教主和多寶道人的眼光信服不已。

　　當敖丙回返的時候，正遇上了循着他們戰鬥痕迹追上來的截教眾人，雙方一陣寒暄之後，便向著布置九曲黃河大陣的方向趕了過來。

　　一路上碧霄抱着敖丙，整個人都恨不能長在敖丙的身上，搞得敖丙好不尷尬，其他的截教眾人則是露出曖昧的笑容，還有善意的調笑。

　　敖丙唯有苦笑，自己有老婆孩子的人，不能再去招惹人家小姑娘了，碧霄雖然修鍊時間很長，但是心性完全就是沒有長大的、不經世事的孩子，感情方面，敖丙實在不想再和什麼人糾纏不清。

　　因為萬聖公主的事情，敖丙已經很少回龍王府了，而且洛神現在的態度也不明確，況且這次陸壓出現，讓敖丙感覺到了巨大的危機，自己實在沒有時間去談情說愛。

　　等到他們一行人到九曲黃河大陣的時候，瓊霄已經在陣外等着他們了，看到抱着敖丙胳膊的碧霄，她的眉頭明顯一皺，但是並沒有說什麼。

　　“那些人已經被困在陣中了，胸中五氣已散，頂上三花被削，接下來要怎麼處置他們？”這句話卻是在問敖丙。

　　敖丙眉頭微微一皺，輕輕地吐出一個字，“殺……”

　　!!:!!

# 第295章 真的殺了

　　話說，九曲黃河大陣，困住了闡教一眾人，其中包括，燃燈道人，赤精1子、靈寶大法師、黃龍真人、道行天尊、玉鼎真人、清虛道德真君，還有三代弟子，楊戩、韋護、雷震子、揚任、黃天化等人。

　　當瓊霄問敖丙應該怎麼處置這些人的時候，敖丙一個‘殺’字讓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氣，這可是闡教的半壁江山啊，若是將他們殺了，二師伯一定會發狂的。

　　大陣之中忽然傳出一個清冷的聲音，應該是雲霄發話了，“敖丙師弟，這樣做是不是太過了，畢竟玉虛宮半數弟子都在這裏，若是都打殺了，恐怕不好跟二師伯交代……”

　　“交代？什麼交代？量劫之中身死只怪他們自己學藝不精，怪不得他人，況且想要湊足封神榜三百六十五位正神，不把他們送上榜，難道還要讓我們自己的師兄弟上榜不成？”

　　陣中一沉沉默，而陣外的其他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覺得敖丙說的有道理，可是這事情也太不靠譜了，這可是玉虛宮一半的人員了。

　　龜靈聖母掙了張嘴，可是最終一句話都沒有說出來，雖然與這位小師弟接觸不多，但是他看得出來，他可不是一個聽勸的人。

　　龜靈聖母都沒有說話，其他人更是插不上嘴了，於是大陣慢慢地散去，漸漸地露出了陣中的一群人影，敖丙眼中一掃，不對，人數不對。

　　可是等他星耀預警的時候，忽然在陣中的一個角落裡，迸發出一片黃光，兩個人影向著遠處飛快地遁去，所有人一愣之後，就想要追上去。

　　敖丙卻是攔下了他們，“那是燃燈道人和姜子牙，兩個人而已，無傷大雅，先把眼前的事情解決了，遲則生變……”

　　看着在地上昏迷的眾人，敖丙眼中一片冷光，“諸位師姐師兄，誰出手啊？”

　　所有人都是不由自主地一縮，這種拉仇恨的事情，還是不要做的為好。敖丙一眼掃過截教眾人頓時知道他們的想法，喃喃自語道，

　　“也罷，那就我來，這有什麼……”

　　敖丙的右手高高舉起，一團五彩光華在他的手中匯聚，五行之力在他的周身遊動變換，在他的右手中凝聚，然後他的右手往前狠狠一砸，一團耀眼的光芒從地上升騰而起。

　　地上的幾條人影頓時化為飛灰，十幾團靈光飄飄搖搖向著天際飛過去。

　　三十三重天外，元始天尊看得眼角瞪裂，咬着牙，聲音從牙縫裡飄出來，“師弟，你可真是找了個好弟子啊……”

　　通天教主的眼皮也是狠很地跳了跳，這小子也真敢，就是自己冒然間也不敢做出這樣的決定。不過，他抬頭掃了一眼鬚髮皆張的二師兄，心中一陣為難，二師兄絕對不會善罷甘休，只能先讓敖丙去避一避了。

　　赤精1子等人的靈魂很快飛到了八景宮中，他們看到元始天尊，齊齊滿臉苦色地對着元始天尊行了一禮，然後投身入了封神榜。

　　元始天尊眼睛透過層層虛空，狠狠地看着敖丙，而敖丙似乎感覺到了元始天尊的注視，對着他眨了眨眼，然後就不再理會。

　　既然敖丙已經做出了這個決定，他就不要元始天尊的報復，大不了自己往方丈仙島裏面一躲，看誰能找到自己。

　　“好了事情已經解決了，但是量劫還在繼續，不死夠足夠的人，這場戰爭是不會結束的，那麼玉虛宮中的那部分我們也要解決掉……”

　　敖丙的話還沒有說完，周圍人又是一陣狂1抽冷氣的聲音，師弟啊，你可真是敢想啊，那可不是吃飯喝水，剛剛的戰績也不過是憑藉著九曲黃河大陣的犀利，若是沒有了九曲黃河大陣，玉虛宮那群人沒有一個省油的燈。

　　“若是沒有九曲黃河大陣，恐怕想要解決闡教金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們說剛剛那些人身死上榜，昆崙山上已經都知道了吧？”

　　“當然，玉虛宮中必然是沒有這些闡教門人的魂燈，所謂人死燈滅，恐怕現在昆崙山現在已經陷入了一片混亂吧……”申公豹有些唏噓地說道。強如諸位師兄，也是身死上榜，自己也不知道會落個什麼結局。

　　“哦，這樣啊，那也就說不能用那些人引誘他們來營救了？哎呀，真是太可惜了，不過他們應該回來給他們報仇吧，一定會，若是這樣……”敖丙後面的話就微不可聞了，誰也不知道他又在琢磨什麼陰損的招數。

　　昆崙山上，玉虛宮內確實陷入了一片混亂，廣成子再度敲響了金鐘，召集闡教所有弟子，不過這次卻是冷清了很多，大殿之中有半數的蒲團是空着的。

　　太乙真人率先問道，“師兄，有發生了什麼事？難道是燃燈老師回來了？”

　　廣成子臉上一片沉重，他到現在都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剛才白鶴童子發現，赤精1子師弟，靈寶師弟、玉鼎師弟，道行師弟，道德師弟，還有三代弟子楊戩諸人，他們的魂燈全部熄滅，而且是在一瞬之間同時熄滅……”

　　大殿之中頓時一靜，靜得只能聽到每個人的呼吸聲，他們不敢接受這樣的事情，諸位師兄弟竟然全部身死，而且是在一瞬間身死，是誰有如此實力，有如此膽色？

　　“師兄，是誰，是誰這麼大膽，他們竟然敢對玉虛門下出手，他們也不考慮一下師尊的感受嗎？”太乙真人憤怒地說著，後來卻是聲音一弱，聲音中充滿傷感而又帶有一絲希冀地問道，

　　“師兄，諸位師兄師弟真的都死了？是不是還有其他可能……”

　　“我也很希望有其他可能，但是魂燈是老師當年親手煉製的，人死燈滅也是老師親口所說，應該不會又錯……”廣成子痛苦地說道。

　　“是誰，是誰做的？報仇，一定要報仇……”太乙真人大喊一聲，而其他人也是點着頭應和道。

　　廣成子嘆息一聲，“這件事情不太好說，不過若是能夠找到燃燈老師和子牙，這件事情應該會明了很多，在確定具體的對手之前，我們不能輕舉妄動，畢竟老師不在……”

　　最後這句話才是重點，元始不在，他們可是沒有橫行的資本，沒見已經有人死了，而且一下都死了，也沒見元始天尊相救。

　　這個時候，廣成子臉上忽然一肅，“白鶴童子，你去看一下，好像有人回來了，不，是燃燈老師回來……”廣成子說著話，而他自己卻是已經飛身出了大殿。

　　其他人聽了，也是跟在廣成子飛身出了大殿，遠遠地他們就看到了遠遠飛過來的兩個人影，他們身上的其實極其微弱，燃燈已經掉落大羅之境，姜子牙則是完全變成了凡人。

　　廣成子迎上去，急不可待地問道，“燃燈老師，究竟是怎麼回事？到底發生了什麼……”

　　燃燈將身邊昏迷的姜子牙叫到太乙真人的手中，臉上陰沉地說道，“我們中了截教的軌跡，進了九曲黃河大陣，那陣法端得厲害，竟然能夠害人修為，若不是我碰上子牙，並且得杏黃旗守護，恐怕也和他們一樣被擒獲了……”

　　廣成子呆愣愣地說道，“燃燈老師，赤精1子師弟他們已經身死上榜了，殿中的魂燈都滅了……”

　　“什麼？不可能……”燃燈道人大叫一聲，“他們怎麼敢？我們可是聖人道統啊？他們怎麼能夠下這樣的狠手……”

　　燃燈道人萬萬沒有想到，敖丙他們竟然會殺了赤精1子，那是完全得罪元始天尊的節奏啊，他們怎麼敢？他們不怕元始事後算賬嗎？

　　他的心有些亂了，同時越發的渴望強大的力量。

# 第296章 闡截終戰

　　話說，燃燈道人和姜子牙回到了崑崙，他們得知了赤精1子等人的噩耗，同時廣成子等人也知道了事情的始末。

　　“報仇，這仇一定要報，大師兄，我們什麼時候讓人這麼欺負過……”太乙真人眼睛通紅，看着廣成子沉痛地說道。

　　廣成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是，這仇一定要報，而且是非報不可，但這件事情要從長計議，我們現在應該沒有與對面抗衡的實力……”

　　“從長計議？還從什麼長計議，各位師兄弟的仇難道不報了？”太乙真人吼叫着說道。

　　“我不是說不報了，而是不能盲目地去報仇，要不然我們也很有可能折損在那裡。我們誰能擋住九曲黃河大陣，不能克制九曲黃河大陣，我們拿什麼去報仇？”廣成子也幾乎是吼着說道，他現在也是火大，為什麼諸位師弟都不能理解自己呢？

　　“大師兄，你還是我們敬愛的大師兄嗎？好，你不去我去，就算是死，我也不後悔……”太乙真人叫着說道，同時身子卻是化為一道流光向著崑崙之外飛去。

　　廣成子心中大急，“師弟，你這是要干什麼？不要亂來……”但是太乙真人哪裡聽他的話，身子一晃幾乎就看不到了。

　　“罷了罷了，去去去，都去，這次就與碧游宮一決生死，太乙師弟慢行，咱們一塊去……”廣成子有些懊惱地說道，同時他也莫名地感覺到心中一陣暢快，其實他又何嘗不想報仇？

　　廣成子看着周圍的眾位師弟，沉聲說道，“各位師弟，這應該就是我玉虛宮遇到的最大困境，因此我們不能全都去，我們要給玉虛宮留下一條香火，所以……”

　　“雲中子，你留下……”

　　“可是，大師兄，我想和你們……”雲中子皺着眉說道。

　　“沒有可是，我是大師兄，聽我的，若是我們出了什麼問題，崑崙的未來就靠你了……”廣成子打斷雲中子的話，然後又對着周圍其他人說道，

　　“好，走……”

　　一群人架起雲向著西岐的營地方向趕過去，當然，燃燈道人也和他們一起去了，而姜子牙則是因為昏迷不醒，留在了昆崙山。

　　他們都是金仙修為，速度不慢，很快就到了地方，而敖丙一行人已經在等着他們了，此刻闡教眾人以廣成子為首，而截教眾人卻是以敖丙為首。

　　一路上廣成子已經從燃燈道人那裡得知了關於敖丙的事情，因此他一下就猜到了敖丙的身份，畢竟其他的人他都認識。

　　“這位就是敖丙師弟吧？師弟真是好狠的心啊，師兄弟之間也真下得去手……”廣成子看着敖丙口氣森然地說道。

　　“哈哈，這位就是廣成子師兄吧，真是久仰大名了，師兄過獎了，只不過是有人用釘頭七箭書暗算我趙公明師兄，我不過是絕地反擊罷了……”敖丙嘴角噙着一絲微笑，淡淡地說道。

　　“好了，我們就是為諸位師弟討回公道的，你們打算怎麼辦，劃出道道來吧……”

　　“諸位闡教的師兄都是折在了黃河大陣之中，不知道諸位師兄要不要也試試大陣的玄妙？”敖丙微微一抬下巴，眼神睥睨地說道。

　　“好，我們試試讓諸位師弟折翼的大陣，究竟有何了不得！！”廣成子堅定地說道，倒是讓敖丙一陣意外，他還準備激將，讓闡教眾人去闖黃河大陣，沒想到人家早就打定了主意闖陣。

　　敖丙眼中劃過一道厲芒，既然你們找死，那我就不客氣了，闡教道統今日合該被滅。

　　“諸位師兄，請～”敖丙微微一笑，單手一引笑着說道。

　　廣成子低聲對着眾位師弟說道，“諸位師弟，進了陣之後，大家不要離我太遠，我有辦法護你們平安……”

　　所有人都是微不可查地點了點頭。

　　闡教剩下的六金仙，再加上南極仙翁，燃燈道人，合共八人一起闖陣，而三霄這次卻是全體出動，他們趕來主動闖陣，必然是有所依仗的，就是不知道他們的依仗是什麼。

　　廣成子進了陣之後，立刻從自己的懷中掏出了一面小幡，他將小幡往上一拋，對着小幡拜了拜，小幡變大，將所有人籠罩在內。

　　太乙真人眾人眼中一陣亂跳，“混沌幡～”

　　而在混沌幡出現的時候，整個黃河大陣忽地一滯，三霄悶哼一聲，臉上一白，碧霄大叫着說道，“師弟，他們有二師伯的混沌幡，陣法恐怕擋不住他們，你快想想辦法啊……”

　　敖丙眼神一凝，黃河大陣確實擋不住混沌幡，因為它的級別太高了，與聖人同級的存在，十大先天靈寶算是一個檔次，只有同級才能對抗同級。

　　“既然如此，那麼也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弒神槍，是你該出世的時候了……”敖丙喃喃自語說道。

　　他的身後忽然出現了一片血海，在他的手中出現了一柄長槍，此槍血色的槍頭，槍尖一點黑色，雪白色的槍纓，格外的拉風。

　　而關注着這一戰的所有人都是一驚，‘弒神槍出世了……’

　　三十三重天外，八景宮中。

　　“師弟，沒想到弒神槍竟然在你教中，真是讓我意外啊！！”元始天尊臉上有些驚疑地說道。

　　“哈哈，是那孩子自己的緣法，不過倒是師兄，竟然把混沌幡留給了廣成子師侄，我真是一陣意外啊……”通天教主說到後面就是一陣后怕，幸虧有敖丙和弒神槍在，要不然想想廣成子手持混沌幡的情形，他有些不寒而栗。

　　元始天尊冷冷地哼了一聲，沒有說話。

　　敖丙將弒神槍往黃河大陣之上一拋，弒神槍灑下一片血光，鎮壓九曲黃河大陣，大陣立刻就穩定下來，而混沌幡則是閃過一道豪光，灑下的光芒微微收縮。

　　廣成子大叫一聲，“諸位師弟加持混沌幡，先破了大陣……”闡教眾人將自己的法力注入到了盤古幡中，盤古幡的再一次強橫起來，大陣微微顫抖。

　　敖丙眉頭一跳，“諸位師兄師姐，請助師弟一臂之力～”這個時候截教眾人也是從弒神槍的震撼之中回過神來，也明白了敖丙為何會得老師如此看重。

　　眾人大喝一聲，將自己的法力注入到了弒神槍中，雙方勢均力敵，陷入到了僵持的狀態。

　　PS：今天坐了一天的車，放假回家了，頭昏腦漲，爭取二更，應該在凌晨后了，大家不要等了。

# 第297章 強勢登場

　　話說，闡截二教陷入了僵持之中，闡教手中有元始天尊留下的混沌幡，而截教這邊有敖丙的弒神槍，二寶雖有差距，但是極其微弱，雙方陷入了僵持之中。

　　雙方實力相差不大，至少一時半會兒是無法決出勝負了。而且雙方都陷入到了一個比較尷尬的境地，誰也不能先放手，因為先放手的一方必然對另外一方的至寶轟擊成渣。

　　就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忽然在遠處傳來一個聲音，“師弟莫慌，師兄來助你一臂之力……”說著話，場中多出了一個道人。

　　此道人滿臉微笑，輕輕一抬手，一道法力向著半空中的弒神槍上落了下去，弒神槍就好像是吃了葯一般，立刻勁頭大勝，死死地壓制住了陣中的混沌幡。

　　燃燈道人恨恨地叫了一聲，“不好，是多寶道人來了，咱們恐怕不是他們的對手，廣成子，你有什麼辦法？”

　　廣成子滿頭大汗，“燃燈老師，我也沒有什麼辦法，玉虛宮中除了我們，也就沒有別人了，看來我們是真的危急了……”

　　太乙真人沉聲說道，“師兄，對不起，是我拖累你們大家來了，要不是我一意孤行，我們也不會落到這步田地……”

　　“這有什麼，我們玉虛門下從來都沒有孬種，我們死了，師尊會為我們報仇的，而且玉虛一脈還有雲中子師弟，我們沒有什麼好牽挂的……”廣成子安慰太乙真人說道。

　　而且他眾人也是附和着廣成子的話，一副兄弟情深的樣子，誰也沒有注意到，一邊的燃燈道人眼中卻是閃爍着異樣的光芒，而他的手中已經扣住了一面黃色的小幡兒。

　　混沌幡的光芒被壓製得越來小，漸漸地只夠八個人擁擠站立的地方，太乙真人忽然跳出了混沌幡的光芒保護，“各位師兄師弟，我先走一步了，牽累了大家，貧道對不住了……”

　　然後白霧涌動，太乙真人的身影就不見了。

　　而在太乙真人離開，眾人一愣的時候，燃燈道人也是跳出了混沌幡的保護，然後他手中一拋，一面黃色的小幡升空護住了他，然後他也消失在了白霧之中。

　　懼留孫弱弱地問了一句，“燃燈老師剛剛手中的好像是杏黃旗吧？他是什麼意思？”

　　廣成子冷着一張臉，還沒有說話，就發覺混沌幡一陣巨顫，然後光芒急劇縮小，將懼留孫、普賢真人、文殊真人、慈航道人、南極大仙翁排除在了光芒之外，只留下了廣成子一人。

　　原來是外界加了一個多寶道人，而他們這邊少了一個太乙，少了一個燃燈，此消彼長，因此混沌幡急劇收縮，竟然只能勉強護住廣成子一人。

　　這場鬥法，結交大獲全勝。

　　大約半個時辰之後，太乙真人被拋出了陣外，他胸中五氣已散，頂上三花被削，已成凡人一個，敖丙手中一道光華閃過，太乙真人化為灰灰，一道靈光奔封神榜而去。

　　在半刻鐘之後，三霄將大陣撤去，陣中站立的只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被混沌幡保護的廣成子，另外一個是被杏黃旗保護的燃燈道人。

　　其餘五人已經全部倒在地上，他們已經成為凡體，根本沒有反抗的力量，而敖丙手中一團光華閃過就想將這五個人解決掉。

　　忽然聽到周圍四處響起了一聲，“施主住手，這些人與我教有緣，還請道友寬手……”

　　聲音之中好像帶有某種特殊的力量，敖丙手中凝聚的力量竟然被震碎了，而聽到有緣兩個人，敖丙就是臉上一黑，這兩個字讓他想起了一個很不好的人。

　　封神之中有兩句話最嚇人，第一句就是申公豹那句‘道友請留步’，不知道害了多少人的性命，第二句就是這個‘有與我緣’，不知道強行度化了多少人。

　　第二句正是西方聖人准提聖人的口頭語，道友，你與貧道有緣，不如跟我去西方教吧？道友，你的法寶與我有緣，那就交給貧道吧……

　　怎麼一個無恥了得。

　　他怎麼來了？難道是來撿漏的？敖丙不由得把目光落在了文殊普賢慈航幾人身上，原著中，他們可都是投靠西方教的存在。

　　然後就見場中忽然出現了一個道人，此人身上穿着一件青色道袍，披頭散發，手中拿着一根樹杈，其上寶光熠熠，想來不是凡物。

　　敖丙一看他的形象，立刻就確定了他的身份，他手中的應該就是七寶妙樹了。敖丙立刻將自己的弒神槍收了起來，在這人面前，一定要保護好自己，還有自己的財物法寶。

　　准提道人在敖丙的身上狠狠地停留了半晌，眼中閃着幽幽的光，不知道在打什麼注意，他忽然開口，“這位小友，貧道觀你與我教有緣，不如投身我教如何？這三教主的位置就是道友的……”

　　敖丙堅定地搖了搖頭，“家師通天教主……”

　　就這一句話，沒有其他的，但就這一句話，卻是讓准提不敢亂動，他很有理由相信，自己要是真的動了他的弟子，那貨一定會提着劍殺到西方極樂世界去。

　　准提吧唧吧唧嘴，他忽然將目光轉向了倒在地上的幾個人，對着敖丙笑眯眯地說道，“小友，這幾人與我教有緣，不知小友可否行個方便？”

　　敖丙笑了笑，“自然，聖人的面子在下一定是要給的，這幾位任由聖人處置……”

　　准提眼前一亮，西方貧瘠，不利於修行，而且人族資質普遍偏差，因此他總想向東方發展，不過三清雄踞東方，他根本插不上手，不過度化幾人入西方教還是可以的……

　　准提看着倒在地上幾個人，眼中泛着精光，雖然他們根基盡毀，但是他們的境界還在，想要重回金仙境不過是時間問題。

　　准提伸手一拂，五人都醒了過來，“諸位與我西方教有緣，不若就跟貧道走，若是你們留下，貧道可不能保證你們的安全啊……”他笑吟吟地說道，話中的威脅誰都聽得出來。

　　廣成子一陣惱怒，“准提聖人，你就不怕我師尊回來之後找你算賬嗎？你焉敢如此對我們……”

　　准提實力確實不如元始天尊，但是這東西能放到明面上來說嗎？廣成子此言卻是正好激怒了准提，准提臉上一沉，

　　“這件事情我會親自跟元始道兄解釋的，就不勞你關心了。”他袖子一拂，廣成子連帶着混沌幡一起飛向了敖丙的方向。

　　敖丙深深地看了一眼准提，放過了廣成子，使得廣成子直接飛出了眾人的包圍圈。

　　“不知道你們五位是怎麼想的？”准提目光放在他們五人身上，笑着問道。

　　南極仙翁一聲怒喝，“你是什麼人，焉能與我師尊相比，師尊一定會為我們報仇的，我們怎可棄管竹之所，而選鮑魚之肆……”

　　准提一揮袖子，南極仙翁向著敖丙的方向飛了過去，敖丙這次沒有放過，之前是因為廣成子手中有混沌幡，危險性太高，現在嘛，他手中法力一吐，南極仙翁立刻身死，一絲真靈上榜。

　　“你們四位呢？”准提臉上依然笑吟吟的，絲毫看不出異樣。

# 第298章 西方謀算

　　話說，准提聖人強勢登場，他將廣成子和南極仙翁先後拋向了敖丙，而敖丙則是放過了前者，殺掉了後者，場中只剩下了懼留孫、文殊、普賢、慈航，還有杏黃旗守護下的燃燈。

　　看到南極仙翁被敖丙滅殺之後，准提嘴角勾着一絲淡淡的笑意，“你們四位呢？想好了嗎？”

　　懼留孫、文殊等人話是對視一眼，他們都在對方的眼中看到了無限的無奈，還有一絲希冀，若是投靠西方教，那就是叛出闡教，自己將要面對的將是自己的老師元始聖人。

　　可若是不投靠西方教，自己就會直接死在這裏，雖然會投身封神榜，但神道根本不是他們的追求，那畢竟是次一級的修鍊方式。

　　“怎麼？還有什麼好猶豫的嗎？若是諸位能夠隨本教主去西方教，我可以做主為諸位重塑金身，恢復諸位的法力修為……”准提的話中，此刻卻是循循善誘。

　　懼留孫四人眼中都是一亮，他們此刻已經完全失去了力量，想要恢復自己金仙期的修為，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可若是用准提的話來說，他們想要恢復修為，只是很短的時間。

　　四個人對視一眼，“教主，不知可否給我們一些考慮的時間？”

　　准提心中一動，看來還是有希望的，只要等他們修成了金身，就是不想入我西方教都不行了，他微笑着點頭，“當然沒有問題，那麼四位就隨貧道走吧……”

　　敖丙天上面無表情，對此是無動於衷，他倒是有些疑惑地看了一眼燃燈道人，劇情好像不對頭啊，不是還有燃燈道人嗎？准提怎麼把他忘了？

　　燃燈道人被敖丙眼神掃過，心頭不由得一跳，他對着准提忽然說道，“西方的聖人，請慢走～”

　　准提當然不是沒有看到燃燈道人，但是他知道自己能夠招攬燃燈的可能性不大，他畢竟是大羅金仙的境，況且他現在的手中還拿着杏黃旗，好像沒有什麼危險。

　　燃燈若是知道准提的想法，不知道會不會啐他一臉，從大陣消失，多寶和龜靈的注意力都沒有離開過自己，要不然你以為我是傻了，會一直待在這裏？

　　“哦，原來是燃燈道友，不知道道友有何指教？哦，若是道友隨貧道去西方教，道友就是西方教的三教主……”

　　“好，我願意去西方教，貧道燃燈拜見教主……”還不等准提說完話，燃燈就迫不及待地表態，現在他真是一刻都不想被多寶和龜靈盯着看了。

　　准提一愣之後，立刻大喜，“好，道友果然做了一個明智的決定，我想以後道友也會為了今天的決定而感到慶幸的……”

　　燃燈表現不知驚到了准提，同時也是驚掉了截教眾人一地的眼珠子，這他么也太那啥了吧？你就是想叛教都不要真么积極吧？

　　人家懼留孫和文殊四人，那是被逼無奈，而且他們還沒有說要加入西方教，你這可倒好，連教主都叫上了。

　　等到准提幾個人走了之後，多寶道人不知道什麼時候來到了敖丙的身邊，“師弟，真的就這麼放過他們？封神之事怎麼辦？”

　　“哈哈，既然有西方教願意做惡人，我們為什麼要阻止？至於封神榜的時候，師兄不要擔心，這不是還有這麼多凡人的嘛，他們也都可以封神啊……”

　　“師弟，師兄很少服人，你算一個，真會算計啊！！哈哈，這次昊天估計要哭了……”多寶道人挑着大拇指說道。

　　敖丙微微一笑，沒有說什麼，好像事情已經結束了吧？封神似乎可以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了，闡教全軍盡赤，而截教大獲全勝。

　　而三十三重天外，八景宮中，元始天尊看着眼前太乙真人和南極仙翁的魂魄，他真想會洪荒，好好地炮製敖丙，讓知道得罪自己的下場。

　　可是一邊的通天教主在一邊虎視眈眈，他不會放任自己的，況且自己早就預定好了整個量劫都不插手的……

　　而敖丙那邊卻是有些樂極生悲。

　　他想着封神結束，伯邑考再把大商拿下來，那麼封神的事情就算是徹底結束了，自己也就該為後面的事情打算一下了。

　　自己在封神之中花費不少，可是真正的收益卻是不多，自己可謂是把元始天尊往死里得罪了，而且還暴露了自己弒神槍的事情，自己接下里的日子恐怕會比較艱難。

　　就在敖丙胡思亂想的時候，截教眾人也都陸陸續續回了自己的道場，或者去了金鰲島，只有碧霄留了下來，讓敖丙好一陣苦惱。

　　半個月之後，敖丙忽然得到了一個讓他感覺很是操蛋的消息，紂王忽然宣旨，禪位與西伯侯長子姬釋，姬釋已經於前幾日登基稱王，改國號為周。

　　並且姬釋封元西伯侯次子伯邑考為東伯侯，統御天下八百諸侯，三子姬發為西伯侯，讓兩大諸侯永世鎮守大周東西方的疆域。

　　敖丙忽然想到了當年自己轉世投胎的時候，被藥師王抱走的那個孩子，他應該就是現在的這個姬釋了，不過西方教也太囂張了吧？

　　先是擺了闡教一道，拐走了一群闡教弟子。現在又想要插手東方凡俗間的權利，他們的手伸得也太長了，這簡直是對三清的挑釁。

　　伯邑考立刻起兵，打着‘討伐逆賊，光復大商’的旗號，浩浩蕩盪地帶着東西北三路諸侯大軍，向著朝歌城挺進。

　　而聞仲和黃飛虎，也是起兵，遙遙跟在了伯邑考大軍後方百里處，這是一個相對安全的距離，伯邑考也就隨着聞仲了。

　　但是根本不等他們靠進朝歌城，他們就遇到了一路大軍，這路大軍是一隻騎兵，而且是一支全騎兵，最關鍵的這群人不是漢人。

　　這竟然是一群西方的狄人，而且他們金髮碧眼，伯邑考一眼就知道他們恐怕是來自於中亞甚至是西亞或者歐洲的傢伙。

　　於是一場大戰爆發，這群人的戰鬥力兇悍得簡直不像話，而且他們馬術精湛，一般的兵卒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

　　能夠勝過他們的恐怕只有鎮封血羽二軍了，可是二軍人數不多，很難在這種大型的征伐之中建功而且雙方的差距也並不是太大。

　　便是鳳岐軍都隱隱弱了他們一籌，更不用提其他兩大諸侯的軍卒了。

　　一時間，伯邑考這邊的傷亡慘重，一開始聞仲還只是看熱鬧，可是到了後來，他是不得不幫忙，因為他看得出來，僅憑伯邑考的人，恐怕打不過這支奇怪的軍隊。

　　而敖丙卻是重新召集來了截教眾人，恐怕封神不會就這樣結束的，而且本是東方內部的道統之爭，此刻卻是演化成了東西方對資源的爭鬥。

　　敖丙帶着截教眾人直接去了朝歌城，此刻的朝歌城中卻是一片祥和，到處都是梵音陣陣，金花朵朵，到處都是禪唱的聲音。

　　往街上看過去，到處都是打坐念經的人，他們有經商的商人，有勞作的农民，有路上急忙的行人，但此刻所有人都是盤膝坐着，臉上微微有些獃滯，茫然地念着經。

　　敖丙聽得頭暈目眩，他忽地仰天一聲龍吟，壓住了整個朝歌城中的禪唱之聲，所有人的神志頓時一清，他們彷彿意識到了什麼，都臉色慌急地想要回家去。

　　這個時候，忽然一個慈悲的聲音響起，“諸位施主，你們罪孽深重，還是跟隨貧道好好念經，為自己贖罪吧……”

　　一個大光頭出現在了半空中，臉上面露疾苦之色，悲天憫人般地說道，而隨着他的話音落下，剛剛已經清醒的眾人，再次陷入獃滯中，開始了剛剛無意識的念經。

　　敖丙感覺到心中一陣惡寒，這就是西方教的手段，真是好狠啊，讓人放棄自己的一切，只知道念經，念經能夠改變什麼呢？

　　贖罪？別搞笑了，做錯了事，就要用實際行動彌補，若是念經真的有效，那麼就不會有刑法這一說了，而西方教也會真的大盛。

　　敖丙暴喝一聲，“你是何人？為何會在此處？讓你們管事的來……”

　　“這位施主，貧僧法號月光，現在跟隨藥師王修行，現在此處有彌勒師伯掌管……”

　　哦，原來是彌勒佛啊，看來西方教還真是捨得下本，竟然把未來的未來佛派來了，不過有什麼卵用，連闡教都不是我們的對手，就憑你們西方教？

　　“你去通報一聲，就說貧道敖丙，代表碧游宮前來拜訪……”

　　月光明顯渾身一哆嗦，顯然是聽過敖丙的名號，“彌勒師伯在會見一位重要客人，您恐怕是要等一等了……”

　　“我可是代表了老師通天教主而來，還有什麼人是比我更重要的嗎？”敖丙的臉幾乎貼在了月光的臉上。

　　“是我，愛卿可有異議？”

　　敖丙一聽聲音，頓時一愣，暗罵了一聲，他媽的昊天怎麼在這？

# 第299章 決裂昊天

　　話說，敖丙與截教眾人一起去了朝歌城，此刻的朝歌城完全成了一座西方教的道場，所有人都在念經，敖丙真是難以想象，東方如果全部落在西方教手中，會被他們玩兒成什麼鳥樣。

　　敖丙要見彌勒，可是卻被告知，彌勒在會見一位重要客人，讓自己等着一下，自己代表截教，代表通天教主而來，還有什麼人能比自己重要。

　　然後昊天出來了，要知道，現在敖丙可還是天庭的神將，因此他也算是昊天的臣子，現在敖丙猛然間看到昊天，頓時有種吐血的衝動。

　　這簡直就是欺負人，敖丙對着昊天微微欠身，“陛下您怎麼在這？微臣代表碧游宮而來，因此不能行全禮，萬望陛下見諒……”

　　昊天眉頭一皺，淡淡地點了點頭，淡淡地說道，“朕知道，不過諸位到這裏來干什麼？通天師兄可有什麼指示……”

　　敖丙見昊天的態度，頓時知道他對自己有些不滿，昊天當然對敖丙不滿，本來他覺得敖丙是個可造之材，還想將他納入到了重點培養的人員之中，可是他竟然不聲不響地拜了通天為師。

　　昊天對於聖人道統的弟子，有一種本能地抗拒，朕乃三界之主，聖人可以超然物外。但你們只是聖人弟子，而且修為實力遠遠不如朕，你們憑什麼以一種高人一等的態度對朕？

　　而這也是封神的根源之一。

　　“陛下，東方是東方人的東方，不是西方人能夠任意來往的，即便對方是聖人……”既然如此，敖丙索性公事公辦。

　　“非也，非也，洪荒乃是洪荒生靈之洪荒，任何生靈只要有實力，都可以統治洪荒……呵呵……”一個溫和的聲音響起，然後就見一個坦胸露乳的大肚子和尚出現在半空中。

　　敖丙心中一動，這就是彌勒佛了吧，不過這話說的真是欠揍啊，敖丙立刻就給他嗆了回去，“關鍵是，你們，有統御東方的實力嗎？”

　　彌勒臉上的笑容立刻僵硬，笑聲也是戛然而止，敖丙的這句話可謂是霸氣到了極點，但是看看他身後磨拳霍霍的截教眾人，沒有人覺得他沒有說這句話的實力。

　　況且，敖丙可是剛剛帶領着截教眾人，把闡教的道統滅掉了一多半，只剩下了雲中子還有逃走的廣成子，以及去西方教的五人。

　　彌勒收斂臉上的笑容，他轉頭對着一邊的昊天說道，“玉帝，這件事情恐怕需要您來處理了，放心，咱們的合作一定能夠順利進行的……”

　　敖丙一聽就是一陣警惕，玉帝和西方教之間的合作？這可是大事件啊！怪不得西方教敢如此明目張膽地入駐東方，原來是聯繫好了玉帝。

　　可是玉帝做得了東方的主嗎？恐怕是有些懸。

　　在封神之後的西遊之中，玉帝倒確實是和西方教有過協議，但那是在闡教與西方教合作的前提下進行的，而且是為了清掃截教余部。

　　但是現在，昊天敢和西方教單方面達成協議，敖丙忽然覺得有種‘山上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感覺，若是等到通天教主和元始天尊回歸，恐怕有他受的。

　　昊天忽然對着敖丙說道，“敖愛卿，這裏的事情朕希望你能夠退出……”

　　“呵呵，陛下，這恐怕是有些不妥吧？在下畢竟是碧游宮門下，要守護截教道統，教統不允許任何人染指……”敖丙說得是斬釘截鐵。

　　“怎麼？你要忤逆朕不成？”昊天身上忽然湧出了一股強悍的力量，竟然是准聖的修為，敖丙感覺到那一方的天地都要向著自己壓迫過來。

　　敖丙感覺到自己呼吸一滯，然後他身體外側浮現出一股鋒利的黑紅槍芒，他頓時感覺渾身一輕，玉帝對他的壓迫頓時消散。

　　他擁有弒神槍的事情已經不是秘密，因此此刻敖丙是堂而皇之地用出了弒神槍對付玉帝。

　　“談不上忤逆，因為我從沒有真的想要臣服於天庭，當年的決定不過是權宜之計而已……”敖丙看着玉帝，淡淡地說道。

　　“好，好，好啊，真是朕的好臣子啊，既然如此，那麼你就不要怪朕不講情面了……”昊天臉上一冷，伸手一拂，場中多出了兩個人。

　　兩個女人，一大一小，一個美婦一個小姑娘，小姑娘看到敖丙之後，頓時張開了雙臂，嘴中還開心地喊着，“爹爹，裳兒在這裏……”

　　就在她要衝過來的時候，她身後的那個美婦忽然拉住了她，將她攔在了自己的身後，美婦臉上滿是寒霜，冷靜地看着敖丙。

　　敖丙看到兩個人之後頓時一呆，她們正是自己的妻女，洛神和敖洛裳，敖丙立刻就明白了什麼，他憤怒地看着玉帝，

　　“玉帝，你這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你對天道發誓，不插手此事，那麼洛神和你女兒會安全地回到你身邊，若是不然，我可不保證她們會發生什麼……”

　　“昊天，你就是你這樣執掌天庭的？你可真是給道祖長臉啊……”此刻敖丙卻是直呼昊天之名，可見他對昊天憤怒到了什麼程度。

　　昊天臉上一沉，為什麼別人說起自己總是會提起道祖？自己有今天的成就都是自己的努力，道祖是幫過自己，可是你們不能否定我的成績。

　　“別廢話，就一句話，你到底答不答應？”昊天陰沉地問道。

　　敖丙扭頭看看洛神和女兒，前者眼中有一絲柔情，後者則是笑靨如花地看着他，他感覺自己的心融化了，他忽然轉身對着截教眾人說道，

　　“各位師兄師姐，對不去……”

　　趙公明哈哈一笑，他過來拍了拍敖丙的肩膀，“師弟，你沒有對不起誰，你已經做得足夠好，要怪就怪某些人太無恥了吧……”

　　雖然知道趙公明在安慰自己，可敖丙還是覺得愧疚，自己中間退出，總覺得對不起截教諸位師兄師姐。

　　昊天忽然開口說道，“哦，對了，碧游宮的諸位，你們一起對天道起誓，不會插手此事，否則後果自負……”

　　所有人都呆住了，萬萬沒有想到昊天竟然會提出這樣的要求，他用洛神和洛裳威脅敖丙也就算了，竟然還威脅截教所有人，這真的是無恥到了一定的境界。

　　敖丙看着昊天，咬牙切齒地說道，“你可真是敢說啊……”

# 第300章 聖人回歸

　　話說，昊天拿着洛神和敖洛裳逼迫敖丙，讓他放棄對西方教出手，敖丙雖然覺得對不起諸位師兄師姐，但是他已經決定放手，可是昊天忽然開口，要求截教眾人都要放棄。·

　　敖丙卻是怎麼都沒有想到昊天竟然是如此的無恥，真不知道這樣的人，是怎麼當上三界之主的，昊天卻是得意的大笑，

　　“碧游宮諸位，想必你們也知道我身後的這兩個人是誰，想要保住她們，那麼你們都要對天道發誓，不再插手此事，當然，你們也可以不在乎她們的死活，畢竟她們和你們也沒什關係……”

　　此刻，卻是可以看出昊天的用心之惡毒，他用洛神兩人逼迫截教眾人，若是截教眾人放手，那麼西方教就會大獲全勝，若是截教眾人不放手，也能逼得敖丙與截教眾人反目。

　　無論截教眾人怎麼選擇，昊天都能獲得巨大的收益，不過能夠用出此計，也可以看出昊天的人品究竟如何了。

　　截教眾人有些為難，畢竟他們很尊重敖丙，但是為了敖丙的妻女，他們卻要與西方教妥協，他們一時之間無從決斷。

　　敖丙恨恨地看着昊天，“昊天，你今天可真是讓我漲見識了，你放心，這件事情咱們之間沒完……”

　　昊天淡淡地回了一句，“承蒙誇獎了，”然後又對着截教眾人說道，“碧游宮諸位，快點做出選擇吧，朕可還有其他的事情要處理……”

　　趙公明前走兩步，“好，我們答應你，不過僅限於我們在場的眾人，其他人我們做不了主……”

　　昊天大笑一聲，“哈哈，這就夠了……”

　　敖丙感激地看着趙公明，還有他身後的眾人，他們都是臉上微笑地着看着敖丙，敖丙對他們重重地點了點頭，然後仇恨的目光投向了昊天。·

　　昊天完全無視了敖丙的仇視，他對着眾人淡淡地說道，“諸位，可以對着天道起誓了……”

　　這個時候，忽然有個聲音在昊天的身邊響起，“起你妹的誓……”然後就見一個淡青色的人影出現在了昊天的身邊，他的手中一柄寶劍，狠狠地向著昊天的臉上抽過去。

　　僅僅一劍，昊天就被抽倒在了地上，然後那人手中的長劍依然是狠狠地抽打着，還不時地狠狠地踹上兩腳，一邊打，一邊咒罵道，

　　“老早就看你小子不順眼了，今天要好好乾你一頓……”

　　“老師讓你做天帝，你看看自己都做了些什麼？真給老師丟臉……”

　　“我要替老師好好教訓教訓你小子……”

　　“敢威脅我徒弟，你長本事了啊？誰給你這麼大膽子，西方那兩個貨嗎？覺得他們能行？真是沒有眼力勁的傢伙……”

　　“你小子平時看起來道貌岸然，沒想到這麼無恥，老子都替你騷得慌，還三界之主呢，你也配……”

　　“…………”

　　周圍所有人，都處於集體的石化之中……

　　這個時候，忽然一個淡淡的聲音響起來，“師弟，注意形象，畢竟當著這麼多孩子的面，至少也要給玉帝個面子，再不濟也要給老師個面子……”

　　忽地，那個青衣人忽地消失，出現在敖丙的身邊，當然，他在走得時候，也沒有忘記帶上洛神和敖洛裳。他狠狠地拍了拍敖丙的肩膀，

　　“小子，你乾的很不錯，果然沒有讓為師失望……”

　　敖丙心中一陣激動，老師果然是給力啊，剛剛回來就為自己解決了一家大事，從此以後自己與天庭再沒有任何瓜葛，而且自己是很記仇的，這事兒沒完。

　　敖丙剛要說話，忽然感覺到兩股鋒利的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正是剛剛勸阻通天教主的人——元始天尊，敖丙頓時渾身僵住了，身體內的弒神槍也是蠢蠢欲動。

　　通天教主橫跨一步，擋住了元始天尊的目光，“二師兄，咱們回來的時候不是早就說好了嗎？這件事情到此為止，我們共同的敵人是西方教，你可別打什麼壞主意……”

　　元始天尊不著痕迹地將目光轉過去，淡淡地說道，“放心師弟，貧道堂堂聖人，怎麼會出爾反爾，貧道答應的事情一定會遵守，不過就是想要看看能滅了我玉虛一脈道統的人，究竟有何不凡之處……”

　　敖丙甚至做好準備，將自己的方丈仙島也暴露出來，讓通天教主將自己送到方丈仙島裏面去，沒有抗衡聖人的實力之前，就不出來了。

　　可是聽通天教主和元始天尊的對話，好像已經沒事了？他們此次回來是為了西方教？這麼說來，自己不會受到元始天尊的報復嘍？

　　呵呵，敖丙輕輕地笑了笑，元始天尊不急恨自己？那是怎麼可能的事？自己壞了他的道統，讓他無數量劫的謀劃成為泡影，說過去就過去了？逗玩兒呢？

　　不過他既然已經和通天教主有了約定，那麼他應該不會再明面上親自出手對付自己，但是暗中使個絆子，卻是一點都不新鮮。

　　不過，只要他不親自出手，自己會怕他嗎？那就走着瞧了……

　　這個時候，昊天已經鼻青臉腫的站了起來，他再被打的時候，聽聲音就猜到了來人的身份，他心中不由得一聲暗罵，不說他們量劫不結束，不會回來嗎？這煞星怎麼這個時候回來了？

　　而且昊天一點都不相信，他們兩位回來，西方那兩位會沒有得到消息。可是他們就眼睜睜看着自己被打，看着自己天帝的尊嚴被踐踏，這就是他媽所謂的合作？

　　昊天自然是嘗試着對自己臉上身上的傷勢進行治療，可是他卻是發現有一股強度大的力量在阻礙自己的恢復，那是聖人的力量，於是他才這幅尊容站了起來。

　　要說昊天不愧是能屈能伸，他臉上露出明媚的笑容，不過因為傷勢的原因，卻是有些猙獰，“兩位師兄怎麼突然就回來了？真是讓我心中高興啊……”

　　“你若是硬氣一點，說不定我還會高看你一眼，可是現在你只會讓我更加厭惡，高興？恐怕你心中已經恨死了我吧？快點滾吧，不要在這裏自取其辱了……”通天教主看着昊天，滿是鄙夷地說道。

　　昊天本就青紫相間的臉龐，此刻卻是更加的豐富，他恨恨地扭過頭，飛身離去了。

　　宅男福利，你懂的!!!!:!!

# 第301章 巔峰之戰

　　話說，通天教主和元始天尊回歸洪荒，通天教主狠狠地教訓了一下昊天，昊天憤憤離去，可謂是大快人心。

　　昊天離去，可是卻急壞了一邊的彌勒，他急聲喊道，“哎，玉帝，你就這麼走了？那我們之間的合作怎麼辦？你想要毀約不成？”

　　玉帝聽到彌勒的聲音，頓時越發的迅疾，速度提升了三成不止，幾乎是在一瞬間，玉帝就沒了蹤跡。

　　彌勒急得直跺腳，可是他耳後忽然傳過來一個聲音，“哦，昊天那小子和你們有什麼約定？貧道倒是好奇的緊，小光頭你倒是說與貧道聽聽……”

　　彌勒頓時身子一僵，他忽然驚醒，自己腦子里都是老師交付的任務，可是忘了這身邊還有兩位大尊呢？

　　想到剛才昊天被身後這位狂扁的樣子，彌勒的冷汗頓時就下來了。他身體僵硬，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道兄，有話好好說，何必為難小輩呢？”一個溫和的身影響起，卻是讓彌勒的身體頓時軟了下來，老師來了，那麼自己應該是沒事了。

　　“哦，那貧道就不為難小輩了，貧道就為難為難你……”說著話，他伸出一腳把彌勒踹飛，同時抽出腰間的青萍劍，伸手一劃，一道劍光脫劍而出，向著來人劈了過去。

　　那人手中一柄小樹，其上枝枝叉叉，寶光熠熠，手中一抖，小樹迎上劍光一刷，一道七彩光華向著劍光撞了上去。

　　七彩光華和劍光相遇，兩兩消泯，而通天教主和那人已經飛上了洪荒高空，甚至就要飛出洪荒了，那人自然就是准提聖人了。

　　彌勒是他的弟子，他不能不出手，而且到了這種地步，他便是不出手恐怕也是不行了。

　　自己這次確實行了一步險棋，可若是他們能夠晚回來一二十年，西方教掌控凡間大統，那麼他們就算是回來了，也是無濟於事，沒有想到他們現在回歸，現在讓自己很是被動。

　　通天教主和准提聖人化為兩團劇烈的光芒，在空中不斷地碰撞，交鋒，不時地有雷鳴般的劍吟聲從天際深處傳過來……

　　聖人之間，雖然有實力差距，但是都不太大，因此通天教主和准提道人之間的戰鬥想要決出勝負，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這個時候，元始天尊，懷中三寶玉如意，往虛空一指，虛空之中忽然泛起了一片漣漪，一個枯瘦的光頭和尚出現，他的臉上滿是疾苦之色，坐下是一朵十二品功德金蓮。

　　“接引道兄，不如你我也去活動活動？”元始天尊眉頭一挑，也不待接引答應，他就持着三寶玉如意向著接引砸了過去。

　　接引滿臉的疾苦，他嘆息一聲，閃過了元始天尊的玉如意，端坐於功德金蓮上的身形卻是向著高空而去，元始天尊緊緊地跟在他的身後。

　　於是，虛空之中又多了另外兩團亮光，也是相互碰撞，但是他們的激烈程度卻是遠遠不如通天教主那邊的戰圈，好像元始接引兩個人都在刻意敷衍。

　　接引其實一開始就是反對準提的計劃，因為他覺得此舉實在是太冒險了，道祖早就說過，西方教大興，但是時機未到，只要安心等待即可。

　　現在可好，玩砸了，但是不管怎麼樣，他和准提都是站在同一陣營里的，因此這件事情他也只能捏着鼻子認下來。

　　敖丙和其他人都是默默地看着天上的爭鬥，聖人出手可是少之又少，像這樣的機會可是不會多，因此他們都在仔細地觀摩着天上的戰鬥。

　　沒有人能夠看清他們的動作，可是他們依然在看着，更多的是體會着聖人戰鬥的意境，即便他們理解不了聖位的力量，但是他們依然可以從其中受到啟發。

　　敖丙也不例外，但是不同的是，他卻是看清楚聖人的動作，他的眼中泛着紫光，目不轉睛地看着天上的戰鬥。

　　敖丙堅持不懈地修鍊紫陽神眸，此刻他已將將紫陽神眸修鍊到了極高的境界，他可以看透聖人體外的光芒，看到他們的動作。

　　他們的動作好似渾然天成，一舉一動、一招一式都彷彿蘊含有道的韻味，敖丙看得是如痴如醉。

　　此時的情形就好像是有兩位聖人在為敖丙講道一般，而且他們不僅講道，而且還以身試法，用身體行動告訴敖丙道的運用。

　　其他人雖然也有收穫，但是與敖丙比起來，那絕對是小巫見大巫了。

　　這一場巔峰之戰，一打就是兩個月時間，而敖丙眾人也是在下面做了足足兩個月，直到通天教主的戰圈之中忽然傳出了一陣劇烈的爆炸聲響，將所有人都驚醒過來。

　　他們這才發現，上方的戰鬥不知不覺已經結束了，而且四位聖人已經回到了場中。

　　其中通天教主雖然髮髻有些鬆散，但是滿臉紅光，似乎剛剛戰鬥了兩個月的不是他，而對面的准提聖人明顯差了一籌，他身上的衣服有幾道被劃破的口子，臉上有些蒼白，甚至都可以聽到他微微的氣喘。

　　再看接引和元始兩個人，他們是無動於衷，根本沒有任何的變化，兩個月的時間，也不知道他們幹了什麼。

　　通天教主得意地說道，“怎麼樣？貧道的劍法是不是又進步了？你和貧道的差距是越來越大了，況且貧道可是有先天靈寶的，你最好想清楚了一會兒要怎麼辦……”

　　對於准提，通天教主竟然是滿滿的威脅，絲毫沒有給他面子。

　　准提嘴中微微發苦，這煞星怎麼進步這麼快？以前切磋交手也沒見他這麼厲害啊，可這次自己竟然一直處於被他壓制的狀態。

　　“你想怎麼樣？”准提壓着牙問道。

　　“什麼叫我想怎麼樣？這件事情明明是你挑起來好不好？好好的封神量劫，被你們搞得是一團糟，你們說說該怎麼辦？”通天教主雙手叉腰，很沒形象地說道。

　　“西方教會全面退出東方，可是凡俗之間的事情我們無法插手，畢竟我們只是引導他們向這邊來，我們無法讓他們回去……”准提說到。

　　通天教主翻了個白眼，堂堂聖人，竟然說自己奈何不了一群凡人，你跟我玩兒呢？不過他不在乎這些事情，“不夠，對天道起誓，下次量劫之前，西方教之人不得踏入東方領域之內，包括你們兩個……”

　　“通天，你欺人太甚……”

　　“就是欺你了，你能怎麼樣？”

　　“好，我答應……”

# 第302章 孔宣再現

　　話說，通天教主和准提之間一場大戰，最終卻是通天教主佔盡了上風，在他的逼迫之下，准提答應了在下次量劫之前，不會再踏入東方半步。·

　　西方眾人撤走，而元始天尊也回到昆崙山，整頓殘破的闡教。

　　通天教主對這個結果滿意極了，截教可謂是大獲全勝，搞垮了闡教，逼退了西方教，截教從此以後是一家獨大。

　　他欣慰地對着敖丙說道，“你果然是沒有讓我失望，好了，接下來的事情就就由你來處理吧，隨你怎麼玩，不過注意一下，不要玩兒得太瘋了……”

　　敖丙尷尬地點了點頭，想想現在已經亂得不能再亂的封神，敖丙也是有些臉紅，這一切好像都是自己搞出來的。

　　但是好在一切都要結束了，只要凡間的事情料理完了，那麼所有的事情也就算是個完美的結局了。

　　通天教主帶着截教眾人都離開了，現在凡俗間的事情沒有他們仙道中人插手，那麼對於敖丙來說，想怎麼玩就怎麼玩，他就是想要搞出一個共和國來也都由着他。

　　敖丙先是將洛神和女兒敖洛裳送到方丈仙島上，方丈仙島外面的五行逆轉大陣已經被敖丙煉化，因此帶人進入不是問題，通過昊天的事件，驚醒了敖丙，讓他開始關注自己身邊人的安危。

　　同時，洛神這次也沒有堅持，而是聽從了敖丙的安排，帶着女兒一起到了方丈仙島，洛神這個時候才是發現，自己原來對於敖丙還很不了解，至少自己對於這個方丈仙島的事情就不·

　　同時敖丙將祖龍印偷偷地給了自己的大哥，他是五爪金龍，若是修鍊得當，必然能夠成為龍皇。至於自己，龍皇的格局太小了，自己要的可不僅僅止於此。

　　至於自己的老爹還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就擺脫自己的大哥了，祖龍印在手，他若是還不能強大龍族，那麼自己就是怎麼幫助他們，他們也成不了氣候。

　　而敖丙卻是將自己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凡俗間的戰鬥之上，那個姬昌的長子姬釋，佔據朝歌城，而且帶來了一大批西方的少數民族，他們的戰鬥力剽悍，對伯邑考的軍隊造成很大的阻礙。

　　但是這都不是重點，失去了西方教支持的姬釋，被伯邑考拿下只是時間問題，最關鍵的重點是，紂王到了伯邑考的地盤上，而且要求他為自己奪回江山，再加上一邊聞仲力挺紂王，對敖丙造成了一些困擾。

　　而且不僅僅是聞仲再幫他，還有另外三個人站在他的身後，九尾狐，妹喜，還有——孔宣。

　　紂王似乎已經清醒了一些，伯邑考見到他的時候，他一直都是沉默不言，一直都是九尾狐在交涉，九尾狐許諾，若是伯邑考能夠幫助紂王奪回江山，他會封伯邑考為一字並肩王。

　　可是伯邑考卻是冷笑着看着他們，真是搞笑，現在自己有人有馬，為什麼還要尊你為主，直接自己做了這天下之主有何不可？

　　九尾狐似乎看出了伯邑考的譏諷，她輕輕地說道，“您不知道，在姬釋的身後有聖人支持，我們可以幫你……”

　　“不必了，我不缺你們這點力量，而且我們之間的恩怨還沒有算過呢？”伯邑考看着九尾狐，冷冷地說道。

　　“你可能不知道聖人是什麼概念，你把你身後那位叫出來，我們直接和他談……”九尾狐忌憚的不是伯邑考，而是她身後的乾坤道尊，和元雷道尊。

　　乾坤道尊和元雷道尊都沒有出現，敖丙卻是出來了，敖丙對着妹喜和孔宣拱了拱手，“兩位，又見面了……”敖丙又看了看紂王，後者正怔怔地看着敖丙，眼中似乎含着淚水，嘴唇哆哆嗦嗦，可是什麼都沒有說出來。

　　不等敖丙和紂王詳聊，孔宣看向敖丙的目光之中卻是閃現着五彩光華，他死死地看着敖丙，冷冷地開口，“你修鍊五行法力？你該死！！”

　　敖丙幾乎沒有聽清楚孔宣的話，這貨在說什麼？他說我‘該死’？這他媽的是什麼鬼？雖然自己上次贏他贏得有些不光彩，但是也沒有得罪他啊？

　　等等，他前面好像還說了一句，你修鍊五行法力？該死……修鍊五行法力就該死嗎？這他媽的是什麼邏輯。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孔宣到來，是因為妹喜，當年孔宣答應妹喜三個要求，現在是第三個，幫助紂王渡過此劫，而妹喜要幫助紂王的原因，是因為九尾狐。

　　九尾狐對紂王真的生出了感情，尤其是在九尾狐對紂王講出了自己的身份之後，紂王並沒有怪她，而是原諒了她，並且表示願意和她歸隱山林。

　　可是九尾狐覺得對不起紂王，想要幫他，於是妹喜就請來了孔宣，現在的孔宣已經到了大羅金仙之境，五色神光犀利異常。

　　但是他們都沒有抱太大的希望，只是希望能夠保住紂王一世榮華，至少不會淪落得特別凄慘，能夠獲得一片封地，於是九尾狐就帶着紂王找上了伯邑考。

　　但孔宣這邊卻是出了問題，他看到敖丙之後，就好似開啟了某個特定的模式，他死死地看着敖丙，冷冷地說了一句，

　　“洪荒之中，只要有一個孔宣就足夠了……”

　　敖丙大約明白了孔宣的想法，這貨是想着，洪荒之中只有自己精通五行法力就好了，根本不需要其他人的存在。

　　敖丙此刻卻是想笑，說真的，你的五行之力，我是真是沒有看在眼中，我修鍊的乃是九極之力，你的五行之力不過是我修鍊的一個過渡階段而已。

　　“我給你一個公平一戰的機會，我們之間只能有一個留在這世上……”孔宣盯着敖丙，冷冷地說道。

　　“孔宣，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叫你來，不是讓你來鬥法的，你要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妹喜對着孔宣冷冷地說道。

　　“我當然清楚我在做什麼，當年我對你的承諾，僅僅只是限制於在我空閑的時候，但是現在關乎我修鍊的道，所以，你的事情只能放在一邊了……”然後他轉頭對着敖丙說道，

　　“好了，讓我們之間來一場生死的戰鬥吧……”

　　泰國最胸女主播全新激\_情視頻曝光撲倒男主好飢\_渴!!在線看:!!

# 第303章 五行對決

　　話說，孔宣在看到敖丙同樣修鍊五行法力的時候，他頓時決定要與敖丙一決生死，在他看來，洪荒之中只要有一個精通五行法力的孔宣·

　　於是這就成為了他與敖丙戰鬥的理由，然後只聽到孔宣高冷地說了一句，“我在外面等你，快點來……”然後他就轉身出去，飛身上了高空。

　　敖丙無奈地笑了笑，好吧，既然要戰那就戰吧，雖然你是大羅之境，但是並不代表了我就怕了你，鹿死誰手還未可知，弒神槍你以為僅僅只是名頭響亮嗎？

　　敖丙隨之也是出了營帳，他直上高空，手中已經出現了一柄長槍，“孔宣，你我之間非要這樣嗎？我們之間完全可以避免這場爭鬥……”

　　孔宣冷冷地回復他說道，“不，我的道是獨一無二的，是我孔宣的道，你是什麼人，怎可染指我的道？爾，當誅……”

　　敖丙臉上一冷，既然如此，那也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他手中長槍一橫，槍尖直指孔宣。

　　孔宣背後忽然湧出了一片五色光華，然後一上來就是三色齊出，敖丙手中長槍輕輕一劃，屬於弒神槍的凶戾氣息展露出來，直接震碎了三色神光。

　　孔宣臉上一狠，背後竟然直接五色齊出，敖丙心中一陣驚訝，孔宣不愧是鳳凰之子，悟性真是沒的說，這麼短的時間內，竟然做到了五色齊出。

　　可是，你覺得這樣就能夠對付得了弒神槍嗎？你可真是太天真了，敖丙手中弒神槍一擰，一道黑紅色的光華在槍尖凝聚，然後狠狠地向著五色神光點了上去。·

　　五色神光在弒神槍的攻擊下化為點點星光，頓時消散，弒神槍可是等同於聖人的存在，雖然在敖丙的手中要大打折扣，但是依然有橫掃大羅的力量。

　　孔宣臉上黢黑，怒吼一聲，“你修鍊五行法力，敢不敢和我比一下對五行法力的應用，我把法力禁錮在和你相同的境界……”

　　“有何不敢？今天我就讓你輸得心服口服……”

　　敖丙將弒神槍收了起來，而孔宣身上的大羅境界也是慢慢掉落，最終與敖丙平齊，在金仙後期左右。這是敖丙前段時間看通天教主和准提聖人的戰鬥，略有所得，因此才將修為提升到了金仙後期。

　　於是孔宣那邊依然是一道五色神光，敖丙臉上有些凝重，他的手中出現了一個五彩光輪，豎在自己面前，迎上了激射過來的五色神光。

　　五色神光號稱是無物不刷，上次憑藉那盔甲，敖丙抗住的是孔宣的三色神光，可現在卻是五色神光，那盔甲恐怕扛不住，而且他也沒帶那盔甲在身上。

　　敖丙關於五行的理解，大部分都是來自於五行逆轉大陣，因此他對五行之力的應用，也是偏向於陣法方面，五行之力構建一個陣法，發揮出五行的力量。

　　先天五行逆轉大陣的起點是比較高的，其威力應該不在孔宣的五色神光傳承之下，他的五色神光來自於鳳凰傳承，鳳祖的傳承來自於混沌。

　　而先天五行逆轉大陣也是來自於混沌，而且它還守護方丈仙島度過了開天之劫，可以想象它的威力如何。

　　五色神光落在敖丙的盜版五行逆轉大陣之上，大陣一陣巨顫，敖丙也是被推得倒退了數千丈，但是他一咬牙，體內五行之力涌動，狠狠往往上一舉，五色神光被他甩了出去。

　　孔宣眼睛微微一眯，伸手一招，五色神光再次回到了他的背後，原本他以為敖丙就是憑藉弒神槍，沒想到他的實力竟然也是也是如此強橫，對五行之力的理解運用絲毫不在自己之下，如此一來，此人更是留之不得。

　　“孔宣，若是你技止於此，那麼你今天就留在這吧……”敖丙一聲冷哼，他手中的五色光輪卻是向著孔宣飛速地射了過去。

　　孔宣背後一道五彩翅膀出現，輕輕一扇，身子已經躲開了敖丙射過來的五色光輪，而敖丙手中卻是又一道道的五色光輪向著孔宣接二連三地射過去。

　　孔宣背後翅膀劇烈煽動，躲過一個個的光輪，同時他的身體也是在向著敖丙飛速地靠近着，他似乎是想要靠近敖丙，貼身肉搏。

　　幾乎是在眨眼間的時間，孔宣就到了敖丙的身邊，他背後三丈長的翅膀展開，就好似一柄利刃，狠狠地向著敖丙的脖子劃了過去。

　　敖丙嘴角勾起了一絲冷冷的笑意，跟我玩兒近身肉搏？你可真是找對人了，老子的肉身力量都在金仙修為，天龍淬體術，可是煉體的功法啊。

　　於是敖丙伸手一抬，手臂上出現了五彩龍鱗，直接迎上了孔宣的翅膀，兩者相遇，竟然發出刀劍相擊的聲音，還有點點火花濺起。

　　而敖丙這個時候，身形變換竟然化為了混沌天龍的本源形態，而孔宣也是恢復了自己孔雀的本體形態，不過混沌天龍的身體不愧是專門為了戰鬥而設計的。

　　鋒利的爪子，肘部的骨刺，筆直的犄角，都是殺傷力巨大的利器，孔宣身上被劃出了一道道的孔子，五彩羽毛漫天飄飛。

　　不過孔宣在落入下風的時候，卻是沒有注意到，在他們的下方和上方，同時又一個大大的五彩光輪在緩緩地靠近，將孔宣和敖丙都籠罩在內。

　　五個時辰之後，孔宣終於一不留神，被敖丙的爪子刺穿了背後的翅膀，他身形暴退，想要撤離，他發現自己不是敖丙的對手。

　　在五行之力修鍊之上，他或許差了自己一線，但是差距微乎其微，但是他在肉身之上超越自己甚多了，這就決定了自己不是他的對手。

　　看來自己需要再尋找其他的機會了，就在孔宣想着的時候，他卻是忽然發現周圍的環境不對，什麼時候變成了要給五彩斑斕的世界？

　　這個世界之中充滿了濃郁的五行之力，可是這些五行之力有些異常，他們根本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在互相轉化，而且是在兩兩相剋之間的轉化。

　　孔宣身體內的五行之力竟然有種被同化的趨勢，他感覺自己體內的金行之力，好像變得灼熱，這是要變成火行之力？

　　此刻的五行之力就好像是毒藥一般，在孔宣的體內蔓延開來，孔宣體內的五行之力開始暴動、逸散。

　　敖丙此刻保持着天龍之身，他盤在那光盤的外面，貪婪地吸收着从里面傳出來的五行之力，那都是從孔宣體內剝離出來的。

　　泰國最胸女主播全新激\_情視頻曝光撲倒男主好飢\_渴!!在線看:!!

# 第304章 封神終結

　　話說，敖丙和孔宣一戰，他們之間的戰鬥最終以孔宣落敗告終，而且孔宣不僅僅是落敗，而且他還被敖丙的盜版先天五行逆轉大陣困住，他體內的五行之力，正被陣法抽離。壹看書看·

　　而敖丙則是現出混沌天龍本身，貪婪地吸收着從陣法之中逸散出來的五行之力，敖丙的身上五彩光華越發的璀璨，敖丙感覺到自己體內似乎在發生某種蛻變。

　　再看陣中的孔宣，他的身上的五彩五行之力正從他的身上被一股股地剝離出來，然後經過陣法的轉化，被敖丙吸收。

　　孔宣此刻依然是保持着孔宣的本體形態，五彩孔雀發出一聲聲的悲鳴，但它卻是並沒有任何的反抗，它似乎默默地接受了自己將要被抹殺的命運。

　　敖丙的身體在經歷着一種不知名的變化，它身上的五彩光華越發的強勁，最後在他的頭部出現了五道色彩分明的光華，光華越來越盛，越來越大……

　　陣中的孔宣忽然一陣悲鳴，他的身體一陣巨顫之後，竟然有種潰散的趨勢，五彩光華風一般地從他的體內竄出來，投入到外面的大陣之中，進而進入到了敖丙的體內。

　　僅僅只是在三息之後，孔宣的身體已經變得有些虛幻，在他的心臟部位，有一顆五彩的珠子，此刻珠子有些暗淡，好像蒙上了一層灰塵。

　　再看陣外，敖丙的本尊，卻是發出一聲亢奮的長吟，此一聲長吟貫徹九幽，直通九天，震動了洪荒之中金仙之上的所有人，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敖丙的長吟吸引了過來。

　　但僅僅只是在一瞬之後，一股凌厲的劍意，守護住了敖丙周圍的虛空，禁止了其他所有人的窺視，敖丙卻是沒有心思去理會外界的事情。一看書·

　　他感覺到了一種撕裂的疼痛，而且他感覺自己的意識有些模糊，周圍都是跳躍的五行元素，他們舞動活躍，為自己演繹着最真實最完美的五行之力。

　　敖丙在痛苦之中，仔細地感悟着周圍的五行之力，他們就像一個個活躍的精靈，在自己的身邊嬉戲玩鬧，將五行之力的本源力量展現得是淋漓盡致，敖丙對五行之力的體悟飛速上漲。

　　然後敖丙忽然感覺腦中一陣轟鳴，眼前的五行之力頓時消失不見，然後他看到了很多個頭，不，確切地說是自己的每個視角之中都有很多頭，混沌天龍的頭，顏色稍微有些不同。

　　足足半刻鐘之後，敖丙才反應過來，自己再次分裂了，自己體內的五行之力已經到了一種相當高的程度，就好像自己的雷極之身一般，現在自己的體內又修鍊出了金極、木極、水極、火極、土極之身。

　　而在敖丙分離的時候，孔宣的身體徹底消散，同時在他心臟部位的五彩珠也是破裂，化為了灰色，然後化為灰灰，消失在了空中。

　　敖丙身體一扭，恢復了自己的人身，而後從他的體內走出了一個又一個敖丙，他們與敖丙的一模一樣，身上的毛孔都是一樣的，不過身上的顏色，各不相同。

　　正是金白、木綠、水藍、火紅、土黃五種顏色，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也是極為純凈的金木水火土的力量，他們也都是清一色的大羅金仙境界。

　　不過，最後剩下的那個敖丙，卻依然是金仙修為，此刻他就好像是一塊白板，身上全然沒有屬性，當然他可以修鍊回來，不過已經修鍊九極之力的他，現在還缺少風極之力，空間之力，還有時間之力。

　　風極之力還好說，可是時空之力，對於敖丙來說卻是不知道怎麼修鍊。因此只能先修鍊風極之力，可是風極之力好像也不太好修鍊，只能閑下來之後去請教老師了。

　　敖丙的五行之身，其中水火二身回到了自己的體內，其他三尊離去，其中一尊去了渭河龍王府坐鎮，一尊去了方丈仙島坐鎮，還有一尊去了東海坐鎮。

　　敖丙的殘餘之身還有他的水火二身回到了下方西岐的軍營之中，九尾狐和妹喜看到敖丙會來，可是孔宣並沒有回來，有些好奇，但是孔宣這次的行動有些惹惱了她們，因此她們並沒有問起孔宣的事情。

　　而敖丙就更不可能去告訴她們，自己把孔宣給‘吃’了。

　　敖丙走到紂王跟前站定，後者抬頭看了他一眼，怯懦地叫了一聲，“老師……”

　　敖丙點了點頭，“看來你已經恢復清醒了，那麼有些事情也就應該讓你知道了，當年我發現你被聖人算計，迷了心智，因此我才離開了朝歌，你不會恨我吧？”

　　“是，老師，我知道這些年來我做了很多混賬事，可是老師，一切真的沒有辦法彌補了嗎？大商真的沒有希望了嗎？”紂王抬起頭，看着敖丙充滿希望地問道。

　　“你覺得呢？”敖丙沒有直接回復他，而是反問了他一句。

　　紂王低下頭去，沉默不語，他的心中已經有了答案。

　　“我給你兩個選擇，其一，你現在開始隨我修行，日後如何，就看你自己的造化。其二，還有一條捷徑，你能迅速獲得極大地力量，但是卻十分兇險，你要和你的仇人們演一場戲……”

　　“愁人？”紂王當然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誰，按理來說，自己是沒有任何報仇的機會，挺老師的意思，“老師，我選第二條……”

　　敖丙深深地看着紂王，“好，我成全你，但是你一定要做好覺悟，時機大約在一千年後……”

　　然後，敖丙和紂王去了一趟東勝神洲花果山，在那個時候西方二聖忽然感覺到了一種心驚肉跳的感覺，可是具體算來，只知道變故在東方，可是限於天道誓言，他們沒有辦法親自查明。

　　九尾狐和妹喜，則是回到了軒轅墳繼續修鍊，至於女媧娘娘應允她們的好處，她們自然也是沒有摸到影子。

　　五年之後，伯邑考的聯軍斬殺了所有入侵的外族，並且攻破了朝歌城，同年年底，伯邑考登基稱王，號稱武王，尊姬昌為文王。

　　伯邑考一生無病無災，享年九十七歲，但是膝下無子，王位傳於姬發的長孫姬釗，中國的歷史再次回到原本的軌跡上來，姬發則是鬱郁而終，遠遠地死在了伯邑考的前面。

　　伯邑考和蘇己己雖然膝下無子，但是兩人恩愛一生，美滿一生。

　　伯邑考稱王三年，敖丙請來申公豹主持封神大典。封神分為明暗兩條線，姜子牙可以封神，申公豹也可以封神。

　　封神之中，聞仲依然被封為雷部正神，而十天君則是被封為陰司十殿閻羅，執掌陰司之事。至於原本截教之人空出來的那些位置，則是讓一些凡人填上了，比干，梅伯，商容等人。

　　也不知道敖丙是怎麼想的，對於闡教眾人，他是大風特豐，太乙真人封東方青華大帝，南極大仙翁封南方長生大帝，赤精1子封北方盪魔大帝，道德真君封西方天皇大帝，玉鼎真人封北極紫薇大帝，道行天尊封南極罡煞大帝。黃龍真人封財神，靈寶\*\*師封三百六十五位正神之首清福神。

　　整個天庭簡直成了闡教的天庭，所有的位置，都是闡教之人，他們會服從玉帝的號令嗎？恐怕是有些懸，不過這和敖丙有什麼關係呢？就讓玉帝他自己去傷腦筋吧。

　　誰讓他敢拿老婆孩子威脅自己呢。

　　泰國最胸女主播全新激\_情視頻曝光撲倒男主好飢\_渴!!在線看:!!

# 第305章 劫后殺機

　　話說，敖丙對於封神可是考慮了很久之後，終於拿出了這份答卷。

　　通過這次封神，闡教幾乎全部上榜成為了天庭屬官，可是當天庭屬官達到一定程度，而且他們又抱成一團的時候，恐怕那就是玉帝的噩夢。

　　看看封神榜上，闡教之人都佔據了什麼位置吧。

　　六御大帝都是闡教的人，單論其中一位可能實力不及玉帝，但是當他們聯手的時候，就是玉帝都只能暫避鋒芒，他們六位系出同門，而且又是師兄弟，聯手是必然的。

　　財神之位，三百六十五正神之首，都是闡教的人，這簡直是不讓玉帝活啊。

　　玉帝知道封神的結果之後臉都綠了，他確實可以通過封神榜控制諸位神祇，但是這群人可不是一般人，他們都是有後台的，而且是自己不敢招惹的後台，封神榜在自己的手中，對他們而言，就是一件擺設。

　　再一件事情就是封神人選的事情，本來敖丙的打算是想讓姜子牙封神，可是姜子牙不同意敖丙的安排，他得到了元始天尊的命令，要讓諸位師兄做個小神，然後等到風波過去，再用神通，將自己的師兄救出來，讓他們轉世重修。

　　這就是元始天尊的打算，自己的闡教之中實在是沒人了，就剩下了雲中子還有廣成子，其他的不是去了西方，就是上了封神榜。

　　於是最終敖丙說動了申公豹，讓申公豹來主持封神，申公豹聽到敖丙將闡教諸位師兄安排得如此好位置，頓時也是心中高興，他對於闡教還是有感情的。

　　當申公豹出現的時候，關注封神之事的元始天尊就感覺到大事不妙，後面的事情果然如此，申公豹主持封神，自己的眾位弟子身居天庭顯位，引人注目，想要救他們是難之又難了，恐怕天庭不毀，他們是脫身不得了。

　　申公豹在封神完畢之後，感覺自己精神一陣恍惚，然後就聽到了師尊元始天尊的聲音，急得他是立刻就跪倒在地上，口稱‘老師’不已。

　　“既然你還認我是老師，那你依然也還是認同闡教了？現在闡教之中正需要你，你回來吧……”元始天尊淡淡地說道。

　　申公豹感動得稀里嘩啦，不過想想他之前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老師難道就不解釋什麼嗎？他弱弱地問了一句，

　　“關於弟子被逐出崑崙一事，老師是怎麼看的？”

　　元始天尊眉頭一挑，似乎看中了申公豹的心事，心中頓時一陣反感，不過是一介小卒而已，讓你重新回到師門之中已是恩賜，竟然還揪着過去的事情不放，簡直噁心。

　　“這些事情都過去了，以後在玉虛宮中好好修鍊，這種事情再不會發生了……”元始天尊淡淡地說道。

　　沒想到申公豹竟然還是顆玻璃心，他聽到元始天尊的話，感覺世界都離自己而去，自己果然是不受老師待見，既然如此，自己為什麼還要回去呢？

　　“老師，弟子見識過了外面的世界之後，發現外面更適合弟子的修行，希望師尊能讓弟子繼續留在外面，請老師成全……”

　　“好，好，好，你可真是我的好徒兒啊，真不枉我教你一場，不過，你想要脫離玉虛宮也並非不可，你需要為我做一件事情，就算是了結與我的師徒因果，辦完事後，你我再無瓜葛……”

　　“好！”申公豹咬咬牙，答應了下來。

　　然後申公豹腦中就浮現出了元始天尊讓他做的事情，申公豹頓時驚愕，老師怎麼會讓自己做這樣的事情？這真是老師讓自己做的？

　　申公豹精神一陣恍惚，卻是發現自己竟然已經回到了封神現場，事情好像剛剛結束的樣子，他忽然想起了老師讓自己辦的事情，他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袖子，臉上頓時一苦，剛才的一切都是真的。

　　封神完畢，申公豹告辭要離開，卻是要單獨和敖丙相處，有些話他想要和敖丙說一說，敖丙自然是沒有什麼推脫的，畢竟申公豹剛剛幫了自己大忙。

　　敖丙送申公豹到了千里之外，申公豹止住腳步，臉上有些猶豫地問道，“敖丙大人，您對闡教還有聖人是怎麼看的呢？”

　　敖丙沒有想到申公豹會問這個問題，她想了一會兒說道，“其實我對闡教並沒有惡感，與他們之間的恩怨也都是道統之爭，量劫之中，一群螻蟻的互相爭鬥而已……”

　　敖丙苦笑着搖了搖頭，然後接着說道，“至於對聖人，我只是覺得他有些太護犢子了，不過於老師對弟子來說，再怎麼袒護都是無法指責的……”

　　“謝謝您能夠如實相告，希望您不要怨我……”申公豹說完這句話，他的袖子一揮，一點靈光從他的袖中飛出，直刺過了敖丙的心口。

　　敖丙感覺心口一痛，然後意識一恍惚之後立刻清新過來，他發現申公豹的手中拿着一條鎖鏈，鎖鏈的另一頭連着自己的胸口，在自己的后心處，有一個錐形法寶漏了出來……

　　不對，自己的視角不對，自己為什麼能夠看到自己？

　　然後只見那個‘自己’的身體化為灰灰，消失不見了，同時敖丙感覺自己體內的替身人偶少了一個。而申公豹這是看着敖丙，他滿臉羞惱，

　　“敖丙大人，這件事情都是我的錯，我一定會補償您的……”說完這句話，申公豹轉身化為一道流光離去。

　　而敖丙並沒有去追申公豹，他沒有任何要殺自己的理由，他要殺自己只能是因為別的原因，能夠讓申公豹不管不顧，來殺自己的，恐怕洪荒之中也就只有此一人了吧？

　　沒想到他這麼快就忍不住了，看來這次自己讓闡教站在玉帝的對立面，讓他很是惱火啊？敖丙並不知道那位惱火是另有原因，但不湊巧也是因他而起。

　　敖丙心中卻是思量，看來自己真的應該加快步伐了，也許下一秒就會出現他的下一個殺局。這次可真是讓敖丙在鬼門關走了一遭，那種生死邊緣的感覺，他再也不想嘗試了。

　　這次有替身人偶，可是替身人偶只有三個，現在用掉一個，現在剩下兩個，自己不能坐以待斃，要主動出擊。

　　那個地方也給去看看了……

# 第306章 異度世界

　　話說，封神終究是結束了，所有的一切都沉寂下來。當然敖丙本來是想跳一下的，可是申公豹的伏殺，讓他心頭有些陰影，因此也是沉寂下來。

　　不過他的沉寂只是在表面上，暗中他卻是早就開始了新的行動——

　　這是在深海，神耀城，不過此時已經改名海皇城，明歆公主成為新一代海皇，這天她們秘密而又隆重地迎接了一位神秘的貴客。

　　與她一同迎接的還有尼克遜大公，巴魯魯卡大公。

　　他們要迎接的貴客是一個身穿淡金色道袍的人，他的身邊還有一個氣度威嚴的青年跟着，青年的額頭上有兩根枝杈狀的小角。

　　兩個人並沒有停留，而是直接去了當年海祭廣場石碑的位置，那個青年恭敬地說道，“前輩，您確定這件事情能行嗎？要是有個萬一……”

　　“沒有萬一，只是要借你的那物一用而已，用完就會還給你的，你放心，敖丙不是親自跟你說明了嗎？”金袍道人淡淡地說道。

　　“好吧，祝前輩順利了～”

　　來到原來石碑的位置，石碑早就消失不見了。

　　只見那青年從自己的懷中取出了一方小印，小印卻是自動飛離了他的手心，圍繞着那金袍道人不斷地飛舞旋轉。

　　金袍道人不以為意地捏住小印，然後手中光芒大盛，向著虛空之中狠狠地印了下去，就好似一併大鎚砸在了薄石板上，虛空竟然產生了大片裂縫，金袍道人手中小印再次敲擊虛空，裂縫越發的密集寬大。

　　青年獃獃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不是因為這人敲開了虛空裂縫，而是因為這人竟然能夠控制祖龍印，那可是祖龍印啊，為什麼會讓一個外人控制？他的心中充滿了震驚。

　　其實很好解釋，因為這個金袍人是敖丙的雷極之身，雖然類似於分身的存在，但他體內流淌也是混沌天龍的血脈，比祖龍都要高貴得多，祖龍印聽他的號令也就不足為奇。

　　這個青年人就是敖丙的大哥，東海龍王大太子了，敖丙已經將祖龍印送給自己大哥，因此這次雷極之身想要穿越世界壁障，前往海神的世界，還需要祖龍印的幫忙。

　　至於他要去海神的世界干什麼，這還用問嗎？當然是去打秋風，一個未被洪荒世界發現的世界，其中的機緣可想而知，甚至敖丙隱隱感覺自己成道的機緣就在那個世界之中。

　　雷極之身用祖龍印不斷地敲擊着虛空，虛空已經變成了要給大黑窟窿，在窟窿中傳來巨大的吸力，即便是雷極之身都有些站立不穩。

　　他顧不得其他，將手中的祖龍印狠狠地向著大哥拋了過去，而他自己卻是投身到了那黑窟窿之中，在雷極之身消失足足半刻鐘之後，那個黑窟窿終於消失，而那恐怖的吸力也是消失不見。

　　敖丙的大哥拿了祖龍印，然後緊張兮兮地找到敖丙，將這邊的事情告訴了他，其實敖丙比他知道的都清楚，安慰了大哥兩句，敖丙便將自己的心神都放到了雷極之身上。

　　雷極之身此時的處境有些玄妙，這是一個銀白色的甬洞，周圍好像是水流一樣的東西，在甬道的四周流動着，不知道為什麼，敖丙感覺這流動的銀色水流好像是很了不得東西，自己想要靠近，卻是感覺到了巨大的威脅傳過來。

　　彷彿自己碰一下，都會被幹掉一般的感覺，雷極之身細細地體味着周圍的銀色水流，越看他越是覺得玄妙，這簡直就是一種神秘而又強大的未知力量。

　　敖丙沉浸在了那銀色力量之中，他感覺這股力量強大神秘，而且與自己無比的契合，自己已經有些親和這些力量，這些力量很有層次感，這感覺，這是空間之力。

　　對啊，自己正在穿梭世界，世界的概念不正是空間之力連接的嗎？這就是空間隧道，這就是最純凈的空間之力。

　　想到這裏，敖丙感覺一陣狂喜，自己終於找到了空間之力，自己的白板之身正在九天之上的罡風層中，修鍊風極之力，沒想到自己竟然如此之快就接觸到了空間之力，如此一來，自己想要修成九極之力就差時間之力了。

　　就在敖丙心裏美着的時候，忽然他感覺周圍的銀色水流忽然一陣紊亂，然後前面的甬道竟然出現了坍塌，大量的銀色空間之力在甬道之中瀰漫。

　　一道細小的空間之力劃過雷極之身的胳膊，身上的道袍立刻崩開，一道金色的血線飆飛出去。

　　雷極之身心頭一稟，立刻躲避周圍的銀色空間之力，不讓它們碰上自己，碰上就要受傷，真是痛苦啊，躲避着走了一段路程之後，前面有一道巨大的銀色空間之力橫在了甬道的正中，而且周圍都是密密麻麻的細小空間之力，而且它們都是在高速運動之中。

　　雷極之身將一件靈寶拋過去，竟然直接就被攪成了粉末，透過那道空間之網的，只是極為細小的靈寶粉末。

　　敖丙的雷極之身立刻就是一陣頭皮發麻，這網自己過得去嗎？回頭一看，自己的身後也已經是密密麻麻的空間之力，蜂擁般地向著自己這邊壓迫過來。

　　敖丙忽然在最中間那道巨大的空間之力中看到了一道藍光，他一愣之後立刻就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自己現在前進不得後退不了，只能寄希望於自己的猜測是正確的。

　　眼看着身後的空間之力越來越近，敖丙一咬牙，他將眉心的滅世雷宮祭了出來，身形變換縮小，頭頂着滅世雷宮，狠狠地向著中央最大的那道空間裂縫撞了進入。

　　雷極之身感覺到一股強大的力量貫穿了自己的身體，身體好像要被撕碎，他意識很快就陷入混沌之中。

　　而在洪荒世界的敖丙還有五行之身，此刻都是失去了對於雷極之身的感應，只是能夠感覺到那傢伙還活着，並沒有消失，但是具體狀態怎麼樣，卻是不得而知。

　　或許是因為距離太過於遙遠，又或許是那傢伙陷入到了一種玄妙的境界之中，無法與他溝通。

　　不管是哪種情況，對於敖丙來說都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雷極之身想要回來必然是困難重重，他不僅僅是雷極之身，還有入門的空間之力啊。

　　失去了這具身體，敖丙不知道還要多久才能修鍊出同樣的一句身體。

# 第307章 新的世界

　　話說，敖丙的雷極之身在穿越空間通道的時候，遭遇空間通道塌陷，進退不得，於是他祭出滅世雷宮，護住自己，闖進了那道巨大的空間之力中。

　　在那空間之力中，敖丙雷極之身感覺自己要被撕碎，身體是巨大的痛苦，他的意識也是逐漸地昏迷，陷入到了混沌之中。

　　混沌之中其實並不僅僅只是有洪荒世界而已，其實還有其他的世界，就像這個世界，喚作奧林匹斯大世界。

　　在世界的東方是一片大海，海上時常具有很大的颶風，若是沒有一艘足夠大的輪船，是無法在大海之上航行的。

　　現在，在這片大海之上就有一艘比較大的輪船，其上面有一朵紫荊花的標誌，這個時候，正有一個金髮碧眼的年輕女郎正趴在船舷上，怔怔地看着面前不斷後退的海面。

　　忽然聽到一邊傳過來一聲驚呼，“喂，你們看那是什麼？好像是個人吶……”

　　所有人都聽到了他的呼喊，同時順着他手指的方向看過去，果然看到了一個起起伏伏的黑影，好像是個人的樣子，而那個金髮女子也是到了他們身邊，看到了那個人影。

　　“路易斯xiǎojiě，我們要不要救那個人？”最先看到人影的那個水手說道。

　　那個金髮女子點了點頭，“當然，把個人打撈上來，若是還有救就救下來吧，若是沒救了，那就帶回到陸上簡單安葬一下吧……”

　　“路易斯xiǎojiě真是好心腸啊！”

　　“是啊，誰若是能夠娶到路易斯xiǎojiě，那可真是上輩子修來的福分啊……”

　　“路易斯xiǎojiě可是帝都之花啊……”

　　“……”

　　那個叫做路易斯的金髮女子，嘴角卻是勾着一絲苦笑，帝都之花又如何？好心腸又如何？又有什麼用呢？現在又有誰能來救救自己呢？

　　那個人被救了上來，這個人的身上滿是傷口，而且都被海水泡得發白了，一頭金色的頭髮讓他蒼白的臉上顯得有些英俊，不過這個人相貌好像與這邊的人有些不同。

　　“路易斯xiǎojiě，這個人還沒有死，他還有心跳，應該還有救……”一個水手大喊着說道。

　　“是嗎？那就抬進船艙裏面去救治一下吧！”路易斯對着眾水手說道。

　　在那個人被抬走的時候，從船倉中走出了一個老者，雖然頭髮花白，但是身體依然硬朗，他看到水手抬的人，頓時了解了什麼，他嘆了一口氣，

　　“xiǎojiě，你還是這麼好心，不過你這次回帝都恐怕是不太順利，老爺他也是沒有辦法了，齊格家族逼迫的太緊了……”

　　“福倫爺爺，我都知道的，你不用勸我，我從學校回來，就已經做好了準備……”路易斯堅定地說道。

　　福倫老者看着眼前這個他親眼看着一點點長大的，待之如親孫女一般的女孩子，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什麼都沒有說出來。

　　敖丙感覺自己渾身都痛，自己可是好久都沒有過這樣的感覺了，他慢慢地睜開眼睛，緩緩地吐了一口氣，“好在自己沒有死，不過現在自己的狀況好像有些不太妙啊……”

　　他仔細打量着周圍的情形，這好像是一個雜物間，透過一邊的窗戶他看到了外面的天空，還有鼻端傳過來的海腥味兒，他立刻就判斷自己應該是在海上的一艘船上。

　　這個時候身邊忽然有個年輕小伙子的聲音傳了過來，“哦，我的天，你竟然醒了，那樣重的傷勢都能挺過來，老兄你的運氣可真好……”

　　敖丙聽了他的話，頓時苦笑着搖了搖頭，是啊自己確實是夠xìngyùn的，若不是自己最後用滅世雷宮護住了自己，自己恐怕已經成了灰灰，不過這個世界就是海神的世界嗎？

　　剛才那個人忽然說道，“我去告訴路易斯xiǎojiě，可是她救得你哦……”然後就聽到那個人跑出去的聲音，大約半刻鐘之後，就聽到一個悅耳的聲音傳過來，

　　“你說他真的醒了？那可真是太神奇了……”

　　然後一推門，進來一個金髮碧眼的姑娘，敖丙頓時感覺眼前一亮，那個姑娘看看敖丙，臉上微微一笑，然後說道，

　　“你竟然真的醒過來了，那可真是太好了，那接下來你就好好養傷吧，我們要去蒼雲帝國的都城，你也要一起去嗎？”

　　敖丙本想點頭，可卻是發現自己根本動彈不了，於是他只能眨了眨眼表明自己的意思。

　　然後路易斯看敖丙行動不便，也無法說話，說了兩句安慰的話之後就離開了。而敖丙也開始準備修復自己的身體，這身體真是破損得不成樣子，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恢復實力。

　　三天之後，敖丙終於可以行動了，他拄着一根木棍，可以下地走動了，他走上甲板，迎着新鮮的海風，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怎麼？你對大海好像有一些特殊的感情？”一個悅耳的聲音在敖丙的身邊響起，竟然是路易斯。

　　敖丙微微一笑，“感謝路易斯xiǎojiě的救命之恩，在下雷諾，我對大海確實有些不同的情感在內，因為我的的家鄉就在大海中啊……”

　　路易斯當然不明白敖丙這句話的含義，敖丙是東海龍王三太子，他的家鄉自然是在海中，而且他好久沒有這樣舒服地享受過海風了。

　　他的實力已經恢復到了玄仙境界，看看周圍眾人連天仙都不到的程度，敖丙覺得自己應該是能夠自保了。

　　路易斯和敖丙便在一起聊起天來，敖丙也想了解這個世界多一點，而路易斯也想找個人傾訴一下，於是兩個人一個說一個聽，但是相處得極為融洽。

　　忽然，一個水手大喊一聲，“不好了，是幽靈海盜船，他們向著我們開過來了……”

　　路易斯身體一晃，差點跌倒，敖丙扶住她，輕輕地問道，“怎麼？幽靈海盜船很出名嗎？”

　　“當……當然，據傳說幽靈海盜船上有一位神祇坐鎮，那是一位古老的吸血鬼神祇，而且他們手中從來不留活口……”

　　敖丙輕輕地閉上眼睛，感應着對面船上的氣息，三兩息之後，他睜開眼睛，嘴角微微勾起一絲戲謔的弧度，

　　‘真是想睡覺就有人來送枕頭啊，自己正愁不了解這個世界呢，就有一個天仙境的‘神祇’出現了，他應該知道不少信息吧？’

　　ps：感謝消息3的票票。

# 第308章 血族半神

　　話說，敖丙被路易斯所救，兩個人在甲板上聊天的時候，傳說中有神祇坐鎮的幽靈海盜船正向著他們的船駛過來。一看書·

　　敖丙的心中是有些興奮的，神祇啊，他應該知道不少事情的，而且這個神祇也不過天仙境界而已，在自己的眼中不過是螻蟻一般的存在。

　　眼看着海盜船越來越近，船上所有的水手都集中起來，他們手中拿着武器，將路易斯護在後面，戰戰兢兢地迎對着海盜船。

　　在眾人的注目之中，海盜船終於與他們的船相靠，海盜船上有一群穿得破衣爛衫的人，臉上着獰笑，跳到了他們船上來。

　　豺狼環伺獵物般地看着船上的人，當他們看到路易斯的時候，都不由眼中放光，嘴裏發出了興奮的嚎叫。

　　其中一個大鬍子海盜，頭頂着已經缺了半拉帽沿的草帽，他高聲喊道，“我們是幽靈海盜船，我是偉大的傑洛船長，放下武器，饒你們不死……”

　　船上的水手都是一陣遲疑，他們四顧着，關注着其他人的反應，這個時候路易斯忽然站了出來，“大家不要聽他的，幽靈海盜船從來不留活口，我們只有反抗才能有一線生機……”

　　路易斯的話讓所有的水手心中一定，他們都想到了關於幽靈海盜船的邪惡傳說，頓時堅定了反抗的決心。

　　而路易斯身後的那個福倫老頭忽然挺直了佝僂的身軀，他手中出現了一柄魔法棒，一股強大的氣息從他的身上綻放出來。

　　傑洛船長臉上一陣陰沉，真是掃興，這個小姑娘可真是不可愛，不過大人應該會喜歡吧？

　　對面竟然有高階魔法師，恐怕我們想要吃下他們有些麻煩，還是請大人出手吧，大人應該會喜歡那個小姑娘吧？

　　傑洛船長對着身後的海盜船恭敬地呼喚了一聲，“偉大的法羅大人，您的僕人需要您的幫助……”傑洛的呼喚，讓海盜船上的人頓時一肅，而路易斯一方則都是臉上一白，他們當然知道海盜船上有神祇的傳說。·

　　良久之後，一陣嗒嗒的腳步聲傳來，伴隨着的是一個有些不耐煩的聲音，“傑洛，你可真是讓我失望，什麼事情都處理不好，這次你又遇到了什麼？”

　　海盜們閃開，出現一個身穿着古老服侍的青年男子，他的臉上有些發白，一頭亞麻色的頭髮，藍色的眼睛審視着周圍的所有人，他開電腦路易斯的時候，眼睛頓時閃過一絲亮色，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陶醉地說道，

　　“真是上天的傑作，我嗅到處子的芳香，這是上天的眷顧，讓我遇到如此美麗的女子……”忽然他話語一頓，然後有些厭惡地說道，

　　“這個老頭是誰？真是礙眼，你給我閃到一邊去……”原來是福倫老頭擋在了路易斯的身前，可是那個青年男子伸手一拂，福倫老頭就噴出一口鮮血，飛了出去。

　　路易斯一聲驚呼，“福倫爺爺……”，她狠狠地看了一眼那青年男子，然後跑到福倫老頭落地的地方，小心地把他扶了起來。

　　“連生氣都是這麼可愛，我覺得自己找到了真愛……你他媽又是誰？這年頭找死的可真多……”青年男人一聲怒罵，這次卻是衝著敖丙去的。

　　敖丙擋住了他的路線，微笑着向他走過來，其他人都嚇傻了，誰也沒有想到敖丙竟然會這麼做，而且比較滑稽的是他的手裡還拄着一根木棍。

　　最先反應過來的是路易斯，她急聲呼喊道，“雷諾，快回來，那是神祇，不是你能夠對抗的存在……”

　　敖丙扭頭對路易斯笑了笑，繼續向著那青年人走過去，路易斯站起身來就想去攔住敖丙，而那個青年人看到路易斯如此關心敖丙，尤其是發現敖丙長得還挺不錯，立刻就是大怒，冷笑一聲，

　　“晚了，竟然敢得罪本神，你這小子死定了……”說著話，他伸手一拂，一道淡紅色的月牙刃向著敖丙射了過去。

　　敖丙沒有任何反應，等到月牙刃飛到自己跟前的時候，他竟然直接用手裡的木棍去桶那月牙刃，所有人都呆住了，包括那個青年人在內。

　　這貨是不是瘋了，你以為那是什麼，竟然用木棍去捅，這簡直是對神靈的褻瀆，但結果卻是讓所有人頓時石化，因為那木棍戳在月牙刃上，月牙刃就好似本身就是虛幻的一般，直接就破碎了，破碎了，碎了……

　　敖丙腳下沒有任何的停留，他依然不緊不慢地地向著那青年人走過去，那年輕人頓時驚醒，他的身後立刻展開一對三丈寬的淡金色蝠翼，雙翅一展，身形暴退，臉上凝重地說道，

　　“閣下是誰？在下乃是血族半神法羅，之前多有冒犯，還請閣下高抬貴手……”

　　剛才的一切都在電光火石之間，敖丙戳破月牙刃，法羅身形暴退一氣呵成，而法羅服軟的話，卻是驚醒了所有人，但是又陷入到了另外一片獃滯之中。

　　半神大人竟然會向別人道歉，那豈不是說，這個人的實力還遠在半神之上，這是一位亞神大人嗎？

　　敖丙微微一笑，站定，他擺了擺手，“你放心，我對你沒有惡意，我有些話要問你，你先下來再說……”

　　法羅死得心都有了，自己真是倒霉催的，怎麼招惹上了一位亞神，而且您來人家好好飛多好？為什麼要坐船，這不是故意玩人的嗎？

　　下去？還是算了吧，就怕自己下得去，回不來。

　　“閣下，在下什麼都不知道，剛才多有冒犯，還請多多恕罪，在下突然想起來還有點急事，就先走一步了……”然後他翅膀一閃，也不管幽靈海盜船的其他人，翅膀一閃，就飛出去十多丈遠。

　　法羅對自己的速度還是比較有信心的，自己可是血族，一般的亞神都追不上自己，況且這位好像還是病怏怏的。

　　敖丙微微搖了搖頭，真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他伸手對着天上一隻，忽然半空之中平地起雷，一道銀色的雷光直接劈在了法羅的身上。

　　法羅聽到雷鳴，還沒反應過來，就感覺自己全身一麻，然後身體就不聽使喚了，搖曳着落到了海里，然後敖丙伸手一招，一道水柱斜斜升起，將法羅托起來送到了敖丙的跟前。

　　敖丙伸出左手拽住了法羅的一隻翅膀，右手中拄着木棍，拖着法羅慢慢地向著船艙的方向走過去，來到路易斯的身邊，微微一笑，

　　“路易斯小姐，可不可以為我準備一件寬敞的房間，我想和他談點事情……”

# 第309章 奧林匹斯

　　話說，敖丙一棍戳破了法羅的月牙刃，受到了驚嚇的法羅慌張逃跑，卻是被敖丙一道雷霆劈個正着，然後又操縱海水將他送到了自己的跟前。

　　這一切落在船上其他人的眼中，簡直可以用神乎其技來形容，而且再加上被虐的還是一位半神，因此敖丙在眾人的眼中越發的高大起來。

　　直到他一手拖着法羅，一手拄着木棍來到路易斯身邊問話的時候，眾人才驚醒過來，路易斯啊呀一聲，連忙說道，

　　“可以，當然可以，這位……，這位大人，您跟我來……”遲疑了一下，她還是稱呼敖丙為大人。

　　敖丙笑着點了點頭，“多謝路易斯小姐了，那就請您帶路吧……”

　　路易斯連忙站起身來為敖丙帶路，在走進船艙的時候，是五六級台階，路易斯聽到身後奇怪的梆梆的聲音，然後她一扭頭就看到敖丙拖着的法羅腦袋一下一下地撞在台階上，而敖丙卻是無動於衷。

　　路易斯立刻就把身子轉了過去，身子也不由得微微打顫，這位可真是兇殘啊，再怎麼說這一位也是半神，您今天這樣對他，要是傳揚出去，他以後可還怎麼生存啊。

　　敖丙看着眼前這個粉紅系的房間，臉上微微有些尷尬，這房間中的味道還有路易斯身上的味道隱隱相似，這就是她的閨房吧？

　　路易斯試探性地問道，“要不要換一件？您說要一個大房間，這就是船上最大的房間了……”

　　敖丙擺了擺手，輕咳一聲，“不用了，就在這吧！”然後敖丙左手一松，法羅就被丟在地上，而敖丙則是搬了把凳子，坐在了法羅的跟前。等到路易斯離去，敖丙才對着法羅說道，

　　“好了，你可以說說了，現在應該沒有急事了吧？”

　　“系系系……，大銀有西么話及管問好啦……”法羅被雷劈的那一下，現在說話還是有些不利索，不過態度卻是恭敬的了不得。

　　這位能夠控制雷電，能夠控制海水，真不知道他和雷神還有海神是什麼關係，那兩位都不是自己能夠招惹得起的。

　　“好，那就先說說這個世界吧？從最厲害的神祇開始說……”

　　法羅一愣，萬萬沒有想到敖丙會問這麼一個問題，他有些疑惑地看着敖丙，你不也是神祇嗎？怎麼會不知道這些事情？

　　敖丙眉頭一挑，“怎麼？有什麼問題嗎？”

　　“木木木，木有……”

　　“好好說話，開始說吧……”敖丙皺着眉頭對着法羅說道。

　　法羅擦了擦額頭的冷汗，他想了一會兒開始說道，

　　“這個世界叫做奧林匹斯大世界，最厲害的就是四位至高神，分別是天空之神宙斯，海神波塞冬，冥神哈迪斯，還有大地母神蓋亞。”

　　偷偷抬頭看了一眼敖丙，發現他正面無表情地聽着自己說話，他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說道，“再就是眾位上位神，其中有智慧女神雅典娜，戰神阿瑞斯，太陽神阿波羅，愛神阿芙洛狄忒，還有我們血族偉大的始祖該隱大人，還有……”

　　“再就是一些中位神，太空之神埃忒爾，白晝之神赫墨拉，冥河渡神卡戎，死神塔那托斯，睡神修普諾斯，不和女神厄里斯，厄神、命數之神摩羅斯，鬼神刻瑞斯，嘲弄、譴責、諷刺之神摩墨斯，破壞毀滅神卡爾……”法羅一口氣說了很多神的名字，敖丙都記了下來。

　　“再往下就是諸多的下位神祇，還有亞神還有半神，再往下就是凡人啦……”

　　敖丙聽着這一個個或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感覺有種時空混亂的感覺，這好像是希臘的神系，怎麼會出現在這個世界？

　　即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不過自己終究是到了海神的世界，而且他准聖期的修為就是這個世界的巔峰修為了嗎？看着這個世界真的不怎麼樣嘛！！比洪荒世界真是差得太遠了。

　　在敖丙思索的時候，法羅怯怯地問道，“大，大人，您您是不是從其他的世界來的？”

　　敖丙目光立刻投向了法羅，眼神犀利，“你怎麼知道有其他的世界存在？以你的修為不可能知道的……”

　　“這，這個我也是聽一位我們血族的親王大人說的，他說海神大人好像發現了一個奇異的世界，但前不久卻是被那個世界的人傷到了一縷分神，據說海神大人現在還在養傷……”

　　敖丙注視着法羅，頓時知道了他所說的那件事情，應該就是玉帝與海神的之間的一戰了，看來那一戰對於海神來說也沒佔到便宜啊。

　　“你猜的沒錯，我確實是從其他的世界來的，你有什麼打算，或者你想選個什麼樣的死法？”敖丙的一句話差點嚇死法羅，他的聲音已經開始顫抖，

　　“大，大人，我就不能投靠您嗎？我想您來的這個世界，也一定是需要一個嚮導的是嗎？我一定不會把你的事情說出去的……”法羅後面的話卻是越說越順。

　　其實敖丙也沒想真的殺他，若真想殺他，他在問完話就直接出手了。他也確實想要將這個法羅收為己用，自己現在身份不便，有個使喚的人剛剛好，他的修為境界也是剛剛好。

　　敖丙假意沉吟了一會兒才說道，“好吧，既然如此，那麼你就在暫時跟在我的身邊吧，不過我不放心你，所以我需要一些必然的措施……”

　　敖丙伸手一指，一點金色的雷霆向著法羅的眉心射過去，法羅根本就沒來得及奪，就被雷霆射中。

　　他感覺到自己的腦袋裡面好像塞進入了一顆太陽，自己成為半神之後，那種若熱的感覺再次回來，讓他體會到了命不由己的感覺，他不由得慘叫出聲，他的慘叫聲讓船上所有人都是不由得打了個冷戰，這該是多麼殘酷的折磨啊。

　　灼熱燒的感覺持續了小半個時辰之後，法羅終於感覺輕鬆一點，他感覺到了一股酥麻，蔓延全身的酥麻。

　　他感覺自己身後的蝠翼有些異樣，扭頭看過去，背上的蝠翼竟然散發著一種淡淡的純陽氣息，那是雷霆的力量。蝠翼的骨骼之上竟然纏繞着一絲絲細小的雷霆。

　　而自己，卻是在不知什麼時候已經突破到了亞神境界，他看向敖丙的目光立刻變得灼熱……

　　泰國最胸女主播全新激\_情視頻曝光撲倒男主好飢\_渴!!在線看:!!

# 第310章 美女有求

　　話，法羅決定投靠敖丙，而敖丙為了控製法羅，給了他一道金色雷霆之力，讓法羅獲得了一絲純陽力量，同時突破到了亞神境界。

　　當法羅和敖丙一起走出船艙的時候，敖丙拄着木棍走在前面，而法羅卻是走在後面滿臉賠笑，就好像一個僕人。

　　這幅樣子，不知道驚掉了多少副下巴，因為他們剛剛還聽到了法羅的慘叫，可是現在卻是看到法羅活蹦亂跳地跑了出來，跟在了敖丙的身後，這驚天的逆轉，讓他們有些無所適從。

　　敖丙旁若無人地走到船邊，悠閑地吹着海風，而一邊的法羅卻是心滿意足地享受着太陽的沐浴，他充滿開心地道，

　　“真是令人懷念的太陽浴啊……”

　　“怎麼？太陽浴很難得嗎？”

　　“也不是啦，只不過成為血族之後便於太陽無緣，雖然後來我到了半神之後便不再懼怕陽光，但是依然無法享受陽光，這是第一次呢！這還要謝謝大人啊……”法羅開心地道。

　　“原來你是後天的血族啊？”敖丙有些意外地道。

　　“是啊，純種血族怎麼會墮落到和一群海盜混在一起？”法羅有些無奈地道。

　　敖丙和法羅閑聊着，而一邊的人水手還有海盜則是看着他們兩個人，聲地議論着，因為他們可都是神祇啊，活生生的神祇啊。

　　這個時候路易斯怯生生地走到了敖丙的跟前，“大，大人，您，您也是一位神祇嗎？那不知道你有沒有附屬的家族供奉您？”

　　“怎麼？有什麼事情嗎？我確實是一位神祇，呃……應該是沒有人供奉我吧？”

　　路易斯眼中冒光，她興奮地道，“真的嗎？大人，那讓我們路易斯家族供奉您，您覺得怎麼樣？我們家族一定會成為您忠實的僕人……”

　　“怎麼？你們家族是出了什麼事情嗎？若是有什麼事情，路易斯姐就出來，我一定儘力相幫，畢竟您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吶……”敖丙對着路易斯道。

　　“我的家族原本供奉了一位下位神祇，是萌芽女神塔羅，但是這位女神在不久前忽然中斷了與我們家族的聯絡，我們家族成為了神棄家族，若是沒有一位神靈眷顧我們，我們家族一定會被其他家族吞併的……”

　　“哦，是這個樣子啊……”敖丙沉吟着，他知道了路易斯的困境，但是自己能夠和這個世界的神祇一樣，接受家族的供奉嗎？

　　敖丙有些為難地道，“因為有某些原因，我不能接受你們的供奉，要不你們供奉法羅試試？”

　　路易斯看了看法羅，有些為難地道，“我們家族若是供奉血族神靈，恐怕會被逐出帝都，所以謝謝您的好意了，既然您感到為難，那就算了，我們再想想其他的辦法吧……”

　　然後路易斯便滿臉失望地離開了，法羅在一邊有些曖昧地道，“大人，您為什麼不接受這位姐的家族供奉呢？要知道這樣的美人可真是不多見呢！”

　　“哼，你最好不要打她的注意，否則我可不保證你會發生什麼……”

　　法羅頓時身體一僵，他立刻回應道，“大人你放心，我一定不會對這位姐有任何的壞心思，而且我一定會盡我所能保護這位姐的……”顯然他是以為敖丙看上了路易斯。

　　敖丙知道這傢伙的意思，雖然自己對這路易斯金髮美女有點驚艷的感覺，但自己可不是靠下半身思考的貨色，而且自己一旦和她有什麼瓜葛的話，這將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你，我也能夠接受這邊人的供奉嗎？”敖丙對着法羅道。

　　“這……”法羅頓時語塞，他忽然想到了敖丙的身份，這位是其他世界來的，雖然實力強大，但是他能不能接受供奉，這可真是不準。

　　敖丙看法羅也不知道，頓時擺了擺手，“算了，反正我也不是為了接受供奉來的，對了，你過帝都嗎？那裡有沒有神靈的存在……”

　　“帝都啊，當然過，那裡確實有神靈存在，而且是一位很強大的中位神靈，據傳他好想掌控了閃電的力量……”

　　敖丙點了點頭，中位神的話，那就應該是相當於金仙境了，竟然還有金仙境的存在留駐在凡人的國度，這不知道這個世界是怎麼回事？

　　這關自己什麼事？不過自己應該怎麼會的機緣呢？這裡有什麼是能夠增強自己的實力呢？

　　敖丙看着波瀾壯闊的大海，心中卻是在琢磨着怎麼才能獲得強大的力量，就在他沉思的時候，他眉心一點金光閃過，一個蒼老的聲音在他的腦海之中回蕩，

　　“主人，我想我是快要死了，那場風暴真是可怕，我的本體現在都滿是裂縫了，我可從沒有受過這麼嚴重的傷啊……”

　　敖丙心中一動，竟然是滅世雷宮的宮靈，自己在體內發現了破敗的滅世雷宮，可是怎麼呼喚宮靈都沒有回應，還以為他已經死了，沒想到他竟然還在。

　　“我還以為你已經死了，沒想到你還在……”敖丙笑着回應道。

　　“老奴離死也不遠了，主人……前面那座城裡有一個很強大的雷源，讓我吞噬了他，我就能回復一部分實力，主人，救我啊……”

　　“喂……不要裝死啊……什麼雷源，你清楚一點啊，喂……”任憑敖丙再怎麼呼喚，宮靈都沒有任何的反映了，看來自己只能哪個城中找什麼雷源了。

　　敖丙遠遠地眺望過，看到一座巨城的輪廓，他拍了拍法羅的肩膀，“喂，那裡是哪裡啊？”

　　“大人，那就是帝都啊，沒想到我們這麼快就到了啊，真是懷念啊，上次來這兒的時候，還是二百年前呢……”法羅滿是感慨地道。

　　“哦，那就是帝都啊？那你知不知道哪裡有沒有什麼地方是擁有很強大的雷霆力量？”敖丙沒想到那裡竟然就是帝都，不過也無所謂，於是他緊接着問道。

　　“啊？我，我對帝都不熟，而且……”法羅忽然壓低了聲音道，

　　“大人，雷霆的力量就是禁忌，因為那是神王才能掌控的力量，很少有其他的神靈掌控有雷霆的力量，所以大人您以後還是盡量少展現自己雷霆的力量，否則會惹來麻煩的……”

　　敖丙嘴角勾着一絲冷笑，垄斷嗎？宙斯可真不是一個大度的神王……

:

# 第311章 製造亞神

　　話說，敖丙拒絕了路易斯家族的供奉，而這個時候滅世雷宮的宮靈突然出現，他需要帝都之中的雷源為自己修復損傷。·

　　可是敖丙並不知道這個雷源具體是什麼，問過了法羅，那傢伙也是不知道。

　　看着帝都，敖丙估算了一下，按照輪船的速度，他們應該能夠在兩個時辰之後達到帝都，不過在這之前，倒是可以去問問路易斯。

　　但是關於怎麼答謝路易斯，敖丙還沒有想好，畢竟自己不可能接受路易斯家族的供奉，一會再看看他們還需要什麼其他的幫助了。

　　“雷霆力量？”路易斯搖着頭驚訝地說道，“雖然我從小在帝都長大，但我卻是從沒有聽說過帝都之中有什麼地方是有強大的雷霆力量，畢竟這種力量屬於禁忌般的存在……”

　　敖丙有些失望，畢竟若是路易斯也不知道的話，自己在帝都還不知道要浪費多少時間去尋找那個所謂的雷源，就在這個時候，路易斯身後的那個福倫老頭卻是忽然開口說道，

　　“大人，我想我可能知道一些事情……”

　　“哦，說來聽聽……”敖丙立刻眼睛一亮，充滿興緻地問道。

　　“這件事情我也是在某次宴會上聽其他人偶然提起的，好像在皇宮之中存在一座神秘的高塔，那高塔之上時常會有電光閃過，不過僅僅只是傳說，並沒有什麼人準確地見過……”

　　敖丙聽完之後，摸着自己的下巴沉默不語，這倒是一個線索，不過好像並不夠啊，不過自己可以先去皇宮之中偵查一番。壹看書·

　　“好了，先不說這個了，除了讓你們供奉我之外，你們還有沒有其他的願望，我看能不能幫到你們……”敖丙微笑着對路易斯說道。

　　路易斯眼中一亮，可是隨即目光就黯淡下來，“大人，我們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家族的危急，若是家族都不存在了，我們也就不奢求其他的什麼……”

　　敖丙摸着下巴，看着路易斯沉默不語，看來自己只能在這上面幫幫他們了，可是怎麼幫呢？敖丙沉吟了一會兒，

　　“我有兩個辦法能夠幫你們，你們看看選擇哪一個……”聽到敖丙的話，路易斯和福倫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敖丙的身上。

　　“第一個，很簡單，我去為你們尋一頭強大的妖獸，恩，就找個玄……亞神境界的妖獸吧，讓它直接守護你們的家族……”

　　敖丙說出來的第一個辦法，就讓路易斯長着性感的小嘴，救救不能閉合，我剛才聽到了什麼？亞神境界的神獸，來守護我們的家族？我沒有聽錯吧？

　　福倫老頭興奮地扯着路易斯的袖子，讓她趕緊答應下來，這個條件實在是太優越了，若是有一個亞神境界的神獸守護家族，這效果甚至超過供奉下位神靈啊。

　　被福倫老頭晃醒過來的路易斯忽然冷靜下來，“那麼您的第二個方法呢？”

　　“第二個方法呢，那個就比較麻煩了，可能要費不少功夫，那就是直接把路易斯小姐提升到亞神境界，那樣的話你就能自己守護自己的家族了……”

　　“咳咳咳……”路易斯很沒形象地咳嗽着，她瞪着眼睛驚駭地看着敖丙，“您，您剛才說，說什麼？”

　　“只不過是造就一個亞神境界神靈而已，雖然有些棘手，但是應該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吧？”敖丙皺着眉頭說道。

　　一邊的法羅也是略微痴獃地說道，“大，大人，一般來說，凡人只能修鍊到高階，根本無法突破到半神境界，只有我們血族可以持續提升，但是也僅僅只是多了一線希望而已……”

　　“是，是啊，大人，我們路易斯家族的祖上是一位半神，也就是說只要半神的血脈，根本沒有辦法成為神祇的……”路易斯在一邊接着着說道。

　　“血脈的限制嗎？這倒是有意思了，好吧，那就嘗試一下吧，恩，你就選擇第二個方法吧……”敖丙摸着下巴，忽然滿是興趣地對着路易斯說道。

　　然後敖丙也不等路易斯反應過來，他的手中忽然出現了一絲細小的金色雷霆，然後直接射入到了路易斯的眉心處。

　　路易斯立刻渾身僵硬，她的身上布滿了細小的金色雷霆，甚至可以看到她露在外面的皮膚髮生的劇烈的顫抖。

　　“第一步，就是提升一下她的身體強度，要不然以她現在的神強度，根本承受不住那樣強大的力量……”敖丙好像是在為他們解釋，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語。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之後，敖丙從自己的懷中掏出了一個小瓷瓶，捏碎了瓷瓶，落在手心裏一顆帶有七層紋路的丹藥。

　　丹藥出現的時候，所有人都感覺到了一股清香，腦子都是一輕，深吸幾口氣之後，甚至感覺自己頓時年輕了好幾歲。

　　法羅眼睛火熱地看着那丹藥，眼中滿是火熱，只要自己能夠吃下那丹藥，自己一定能夠達到亞神巔峰，甚至努力一下衝擊下位神靈都是很有可能的。

　　可是丹藥在敖丙的手中，他不敢有任何強奪的心思，於是與這位大人大人相處，越是發現這位大人的深不可測，他竟然能夠將一介凡人提升到亞神境界，這簡直是創世神的手段。

　　然後敖丙手指輕輕一彈，那顆丹藥落在了路易斯的口中，路易斯身體浮空，一股強大的氣息從她的身體內散發出來。

　　路易斯身體散發出耀眼的光芒，此刻的她就好像是接受洗禮的女神，她籠罩在一片光輝之中，深深地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法羅強忍着刺眼的光芒，死死地看着路易斯的變化，他感應着路易斯氣息的變化，十息之後，路易斯突破到了半神境界，百息之後，路易斯突破到了亞神境界，與法羅同樣強大的氣息。

　　再百息之後路易斯身上的光芒慢慢散去，她緩緩地落在地上，此刻的她在美麗之中又多了一絲聖潔，還有高貴，讓人不敢直視，生怕褻瀆了這美麗的神女。

　　法羅死死地看着路易斯額頭上的菱形突起，眼珠子都快瞪出來了，幾乎是一字一頓地說道，“亞神巔峰，慢上就能凝聚神格了……”

　　凝聚神格，那就是下位神祇，是真正的神靈了。

　　:,,!!

# 第312章 如此雷源

　　話說，敖丙給路易斯吃了一顆七轉金丹，然後路易斯修為大漲，竟然到了亞神巔峰的修為，在她的額頭的部位出現了一個菱形的凸起。一看書·

　　只要凸起破開額頭，眉心處就會出現一顆菱形晶體，那是真正的神祇才會擁有的神格。

　　法羅現在雖然也是亞神境界，但是他的額頭光滑一片，因為他只是亞神初期，想要達到那一步還有很長的一段距離要走。

　　一次法羅在心中羡慕嫉妒路易斯的同時，也是在下定心思，一定要緊跟這位大人的步伐，若是大人一高興，賞自己那麼一顆丹藥，那自己真是要開心死了。

　　敖丙滿意地看着路易斯，點着頭說道，“不錯不錯，雖然丹藥的利用率有些低，但是也到了亞神的境界，而且大約還有三成的藥力殘留在你的體內，只要你能夠吸收剩下的藥力，應該就能突破到下位神了……”

　　路易斯獃獃地看着自己的手掌，她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自己這就已經是亞神了？可是渾身那充滿力量的感覺，真的讓她感覺很強大。

　　“好了，我想你們應該是沒有困擾了，那麼我也總算是報答了你們的恩情，我們也就沒有什麼牽連了，到了帝都之後，我們就各奔東西吧……”敖丙看着路易斯，笑眯眯地說道。

　　所有人都沒有想到敖丙會這麼說，怎麼都感覺他是要故意撇清與路易斯小姐的恩怨，可是誰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這麼做，法羅隱隱猜到了什麼。·

　　路易斯張了張嘴，似乎是想要說什麼挽留的話，可她終究是什麼都沒有說出來，一個能夠隨手就製造出一位亞神的存在，自己只能用來仰望吧？

　　很快他們就到了帝都的港口上，當路易斯派人去請敖丙的時候，敖丙已經消失不見了，與他一起消失的還有法羅。

　　敖丙和法羅已經向著皇宮的方向而去了，敖丙的修為已經勉強到了金仙的層次，他前期恢復得比較慢，可是後面恢復就比較快了。

　　敖丙覺得還是先把滅世雷宮修復好了為妙，畢竟它的受損也是因為自己的緣故，可就是不知道那個雷源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只能到地方之後再尋找一下了。

　　皇宮的位置還是比較好找的，但是那個所謂的雷塔，敖丙卻是真不知道，這裏完全就是西方的建築風格，塔的形狀還真是不多見。

　　但還是要找啊，敖丙和法羅兩個就在皇宮之中尋找那個所謂的雷塔，至於皇宮之中的守衛，對於他們這個層次的人來說，僅僅就是擺設而已。

　　但是他們兩個將整個皇宮幾乎翻了個底朝天，但就是找不到那個所謂的雷塔，敖丙和法羅坐在皇宮正殿的房頂上，默默地注視着整個皇宮。

　　法羅忽然指着一個地方說道，“大人，奇怪了，這群守衛怎麼都不去那個方向，那裡有什麼特殊的嗎？”

　　敖丙聽到這句話頓時心中一動，他目光立刻順着法羅所指的地方看過去，那裡與其他地方確實沒有什麼不同，但確實也如法羅所說，那個地方沒有守衛過去，他們在巡視的時候，總是默默地避過那個地方。

　　敖丙和法羅來到那片區域，這裏沒有什麼不同，與周圍的建築都是一樣的，他們最終停在了一個宮殿的門口，因為守衛們避開區域的中心，就是這座宮殿。

　　敖丙推門進去，發現這是一個很空曠的房間，裏面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向下的樓梯，敖丙自然是沒有什麼畏懼的，他順着樓梯向著下面走下去。

　　這個樓梯是螺旋形的，走過了一段距離之後，他們就發現下面是個很大的空間，底部黑漆漆的，好像通往地獄。

　　敖丙帶着法羅沿着樓梯走下去，越來越深入，光線也是越來越暗，等他們到了下面之後，卻是發現底部的空間還是比較小的，至少要比地面上的那個房間小了一半。

　　就在他們打量四周的時候，忽然眼前散發出了一片火光，然後整個空間變得一片明亮，而在他們面前有一個王座，座上有一個俊朗的棕發年輕人。

　　他的臉上有些陰鬱，眯着眼睛打量着敖丙和法羅，聲音冰冷地說道，“一個吸血鬼，一個初期的中位神，你們是什麼人？到這裏來干什麼？”

　　法羅看着這個年輕人，頓時渾身打顫，他哆哆嗦嗦地站到了敖丙的身後，這一定是一位中位神，如此強大的氣息，比親王更加強悍。

　　其實敖丙心中驚訝不比法羅少多少，因為這自己在下來的時候根本沒有感覺應到這裏面有人，而且就在自己面前，這簡直太可怕了一些，若是他剛才偷襲自己，那後果敖丙真是不敢想象。

　　敖丙倒是不怕這人，自己怎麼說都是大羅修為，不過現在限制在了金仙，這人不過是金仙中後期的樣子，自己根本不放在眼裡。

　　“哦，在問別人的時候，是不是應該先報上自己的名字呢？”敖丙看着年輕人淡定地微笑着說道。

　　那個年輕人犀利的目光立刻集中在敖丙的身上，“一個剛剛步入中位神的傢伙，你有什麼資格質問我？不過我今天心情好，就告訴你們也無妨……”

　　“我的父親是火神赫淮斯托斯，而我的祖父就是神王宙斯，我的名字叫做亞利斯，怎麼樣，知道了我的身份，你們是不是也應該報上自己的名號，還有目的了？”

　　法羅這個時候忽然瞪大了眼睛，顯然他是知道這個人的名字，他的聲音縮成一條線，對敖丙稟告說道，

　　“大人，這個亞利斯我知道他，他是火神的兒子，不過是私生子，但他在繼承了火神力量的同時，卻是也繼承了神王的力量，火焰和雷霆的力量都在他的身上……”

　　敖丙沒有回答亞利斯的話，而是輕蔑地說了一句，“哦，原來是私生子啊，怪不得被關在這個不見天日的地牢裏面……”

　　“混蛋，你知道什麼？這裏不是地牢，而是祖父大人為我建造的聚火塔，這裡能夠讓我吸收地心深處的精純地火，增強我的力量，你已經成功激怒了我，我不管你是什麼身份，我要把你們燒成灰燼……”

　　敖丙當然不會無緣無故就惹怒這傢伙，而是宮靈那貨突然蘇醒，告訴敖丙，他所說的雷源就是這個傢伙，敖丙真是被打敗了，雷源竟然是一個人。

　　泰國最胸女主播全新激\_情視頻曝光撲倒男主好飢\_渴!!在線看:!!

# 第313章 宙斯降臨

　　話說，敖丙和法羅在皇宮之中找到了一個下部有很大空間的宮殿，在那宮殿的下面有一个中位神靈，這個人自稱是火神的兒子，宙斯的孫子。·

　　但同時，這個人也是敖丙所在尋找的雷源，因此敖丙才故意激怒他，這傢伙成功地被敖丙激怒，他很是生氣，雖然他確實是個私生子，但是繼承了父親和祖父力量的他，誰敢再提這件事情。

　　對於亞利斯的憤怒，敖丙沒有任何感覺，倒是他身後的法羅差點癱軟在地上，這簡直是太可怕了，大人您沒事招惹他干什麼啊？

　　您沒聽他說嗎，他的父親是火神，祖父是神王宙斯啊，而且它本身就是中位神啊，您不過才是亞神而已，恩？您什麼時候也是中位神了，可是人家也是中位神啊。

　　亞利斯伸手一揚，一條火龍向著敖丙兩個人撲了過去，敖丙看着眼前這個火焰組成的長翅膀巨大蜥蜴，伸手一揮，一條雷霆巨龍在他的身後呈現出來。

　　當然，敖丙放出來的是，東方的神龍了，飄逸而又富有美感，法羅和亞利斯卻是不懂，這個長着四隻腳的蛇是什麼東西？

　　但是更讓亞利斯驚訝的是，敖丙竟然能夠使用雷霆的力量，他尖叫着說道，“你究竟是什麼人，怎麼能夠使用雷霆的力量，這個世界上只有偉大的神王，還有我，能夠掌控如此神聖的力量啊……”

　　他手中再度一揮，同樣又是一條火龍向著敖丙撲了過去，敖丙搖了搖頭，這樣的程度真是不夠啊，他輕輕地打了個響指，在他的身後同時出現了兩條雷霆神龍。一看書·

　　於是五頭神龍就混戰一起，利亞斯滿臉緊張，看着他們之間的戰鬥，而敖丙則是優哉游哉地關注着利亞斯，不是說他同時掌控火焰和雷霆的力量嗎？

　　他怎麼一直都在使用火焰的力量，他可是滅世雷宮都要覬覦的雷源啊，他拿手的應該是雷霆力量才對啊。

　　利亞斯眼看着自己的兩頭火焰巨龍被打得是火焰紛飛，他尖叫一聲，“是你逼我的，我今天一定要讓你好看，我要讓你看看什麼才是真正的雷霆力量……”

　　他張開雙手，仰着頭，在他的胸口的位置忽然浮現出了一絲雷電的力量，然後就見一顆明亮的跳躍着電弧的雷霆心臟，緩緩地浮現出來。

　　敖丙頓時眼睛一亮，這次是真正的雷源吧？

　　而看到這顆雷霆心臟，敖丙也終於明白這傢伙為什麼不用雷霆的力量了，因為他全身的雷霆力量都集中在這顆心臟之中。

　　此刻在這心臟之中集聚了他全身所有的雷霆力量，隨時都處於崩潰的邊緣，一旦崩潰，就會嘭地一聲炸開，到時候……

　　敖丙想到這裏，頓時不由得打了個冷戰，這傢伙一定是瘋了，這麼危險的東西也敢修鍊，而且還這麼拿了出來。

　　敖丙眉心雷光一閃，出現了一座迷你宮殿，然後敖丙大喊一聲，“老頭，開飯了啊～”狠狠地將滅世雷宮向著那顆雷霆心臟拋了過去。

　　滅世雷宮在空中飛行的時候，慢慢地變大，然後來到亞利斯跟前的時候，他已經膨脹到了一人大小，然後殿門就好像是一張大嘴，狠狠一張，然後就將亞利斯和那顆雷霆心臟吞了進去。

　　然後那座雷霆宮殿就浮在半空中，閃着噼里啪啦的電火花，一脹一縮，就好似在呼吸一般……

　　法羅小心地走到敖丙的跟前，“大……大人，這是怎麼回事啊？這座宮殿是什麼？”

　　敖丙在一邊看着滅世雷宮之上的裂縫逐漸地消失，而且上面的氣息越發的渾厚，頓時心情大暢，也沒有理會法羅的打探，歡喜地說道，

　　“這東西啊，可是了不呢，不過這東西現在受創了，需要強大的雷霆力量才能修復，這次有亞利斯，應該能夠修復一部分損傷了……”

　　一部分損傷？法羅聽到這話差點把眼珠子瞪出來，什麼？利亞斯只能修復一部分損傷，那豈不是說還需要其他的雷霆力量，才能修復全部的損傷，可是哪裡還有雷霆力量？難道？

　　法羅忽然有個不好的想法，不是吧？大人不會是在打那位的主意吧？

　　半刻鐘之後，雷宮終於停止了吞吐，而是變成了最初的迷你樣子，然後化為一道金光消失在了敖丙的眉心之處。

　　在滅世雷宮回歸的同時，宮靈已經在與敖丙交流了，

　　“主人，快走，我感覺到了一股強大的雷霆力量在飛快地靠近，那絕對不是現在的你我能夠對抗的……”

　　敖丙心中一驚，強大的雷霆力量？不可對抗？難道是宙斯來了？既然宮靈有感應，那就應該錯不了，敖丙也顧不得細細思考，他抓起法羅，就向著宮殿之外飛速離去。

　　然後敖丙就在帝都之中隨便找了個地方藏了起來，法羅被敖丙突如其來的動作嚇得不輕，他一句話都不敢說。

　　就在敖丙藏好身形的時候，天上忽然出現了一片黑雲，然後就看到一片雷光降落在皇宮的位置，然後大約三五個呼吸之後，就感覺到一股強大的雷霆力量以皇宮為中心爆發開來。

　　天上立刻黑雲翻滾，下起了瓢潑大雨，彷彿上天在憤怒，不過為什麼而憤怒，敖丙卻是心中有點數，但是這和自己有什麼關係？

　　忽然，敖丙收斂自己身上的氣息，因為感覺到了一股強大的探查力向著自己的方向蔓延過來，自己現在的狀態，可是不想面對宙斯。

　　至於法羅，那傢伙根本就無所謂，一個亞神境界的吸血鬼，想必宙斯是不會放在眼中的。而事實也確實如此，宙斯的探查掃過法羅，根本連停留在不曾。

　　而法羅早就匍匐在地上，瑟瑟發抖了。

　　這道探查力足足巡視了十幾遍之後，才逐漸地消失了，然後天空之中雷音滾滾，慢慢地遠去了。

　　法羅這個時候才站起身來，心有餘悸地說道，“大人，剛才那就是神王大人吧？實在是太可怕了，讓我根本興不起反抗的念頭，他不會是因為亞利斯的緣故才會來這的吧？”

　　敖丙點着頭說道，“要不然你以為他是為什麼來的？如此強大的雷霆力量，真是讓人沉醉啊，若是能夠把他吞了，真不知道滅世雷宮會成為什麼樣子，真是讓人期待啊……”

　　法羅不由得打了個冷戰，大人不會是被嚇傻了吧？

　　:,,!!

# 第314章 雷宮驚變

　　話說，滅世雷宮吞噬了亞利斯，它的損傷完全修復，可同時也是招來了神王宙斯，敖丙萬萬沒有想到自己不過是殺了他的一個孫子而已，宙斯竟然親自現身，而且是急忙忙就趕過來了。amp;t;pamp;gt;

　　敖丙對此感到有些奇怪，照理來說，應該不至於如此，以他對宙斯的了解，他不應該會有這樣的反應才對，對於自己的子女，宙斯都是不管不顧的態度，甚至他還一直防備着他們，生怕他們強大之後會搶走自己的神王之位，畢竟他的神王就是這麼來的。amp;t;pamp;gt;

　　可是宙斯卻在亞利斯出事的第一時間就趕了過來，難道說這個世界的宙斯與自己了解的宙斯並不相同？又或者說，這個亞利斯對於宙斯來說有什麼不同的意義？amp;t;pamp;gt;

　　敖丙更偏向於第二個原因，他仔細想了一下，忽然想到了一種可能，而且他越想越是覺得有可能。amp;t;pamp;gt;

　　當時遇到亞利斯的時候，他一直在使用火焰的力量，直到最後才放出了雷霆的力量，原來是因為他全身的雷霆力量都集中在了一處，形成了一顆雷霆心臟。amp;t;pamp;gt;

　　敖丙猜測，他的雷霆心臟恐怕是在宙斯的安排下完成的，他不是說了，那個聚火塔是宙斯為他建造的，為的就是讓他吸收精純的地火，吸收地火干什麼？amp;t;pamp;gt;

　　恐怕就是藉助地火的力量，濃縮他體內的雷霆力量，若是全身的力量凝聚於一處，確實對於自身的修鍊有莫大的好處，但是同時對於外人來說也是特別的方便。amp;t;pamp;gt;

　　就好像滅世雷宮吞噬了亞利斯的雷霆心臟，就能夠將他一身的雷霆力量吸收九成五以上，可若是沒有這顆雷霆心臟，而是呈分散的雷霆力量在亞利斯的體內，那麼滅世雷宮的吸收率恐怕不會過八成。amp;t;pamp;gt;

　　敖丙猜測，宙斯應該不是為了讓亞利斯修行，而是為了他體內的雷霆之力。這樣的力量他絕對不會讓其他的人掌控，即便這個人是自己嫡系血親。amp;t;pamp;gt;

　　他恐怕就是為了那顆雷霆心臟，敖丙看得出來亞利斯的雷霆心臟已經近乎成型，不過還是有些不太穩定，因此宙斯恐怕近期就會收回這顆雷霆心臟吧？amp;t;pamp;gt;

　　但是就在碩果成熟，就要採摘的時候，卻被自己摘了桃子，宙斯當然有生氣的理由，但是他生氣對於敖丙來說卻是無所謂了，因為宙斯的感受根本不在他的考慮範圍之內。amp;t;pamp;gt;

　　宙斯出現的時候，敖丙第一感覺就是不愧是這個世界的神王，竟然達到了准聖後期乃至巔峰的修為，但是敖丙對此並沒有什麼敬畏之心。amp;t;pamp;gt;

　　他在想的是自己若是能夠吞噬了宙斯，那麼自己身上的雷霆力量將會達到什麼程度，就算是讓滅世雷宮吞噬了都好啊。amp;t;pamp;gt;

　　而一邊的法羅卻是以為敖丙已經瘋掉了，剛才的那可是至高無上的神王啊，您想要吞噬他？不知道您有沒有這樣的實力？amp;t;pamp;gt;

　　敖丙在心中yy的時候，忽然自己的眉心一陣金光爆閃，然後一個迷你的小宮殿出現，敖丙心中一驚，也不理會法羅，自己化為一道雷光，向著海洋的方向飛遁而去。amp;t;pamp;gt;

　　就在剛剛的時候，滅世雷宮的宮靈忽然聯繫敖丙，他感覺到了這個世界對他的呼喚，他感覺自己似乎與這個世界產生了某種神秘的聯繫。amp;t;pamp;gt;

　　而且這種聯繫越的強烈，宮靈感覺根本壓制不住這種聯繫，這個世界在強行與他建立某種聯繫。amp;t;pamp;gt;

　　敖丙心中一驚，恐怕是要生什麼了不得的事情，他不能在這個地方放出滅世雷宮，否則萬一出點什麼意外，帝都恐怕一個活口都留不下，於是他才向著海洋的方向急遁而去。amp;t;pamp;gt;

　　敖丙足足飛了小半個時辰后，他終於壓制不住滅世雷宮，將它放了出來，滅世雷宮一出現，立刻恢復了本來的大小，懸浮在半空中。amp;t;pamp;gt;

　　而在天上忽然出現了一片雷雲，雷雲整體呈銀色，銀色的雷霆就好像一條條的匹練，從雷雲中垂下來，搭在滅世雷宮之上。amp;t;pamp;gt;

　　然後在那銀色的匹練中心，出現了一條條金色的匹練，那些匹練之中蘊含着比外圍的銀雷更加強悍的氣息，再往內部，竟然出現了九條黑色的匹練，在最核心的部位，出現了一線灰色的匹練。amp;t;pamp;gt;

　　在那灰色匹練出現的時候，敖丙就感覺到了一絲心悸，他猜測這應該從外向內，雷霆的質量漸漸提升，銀雷，金雷，隕雷，源雷。amp;t;pamp;gt;

　　雷雲和雷宮中間一條條的匹練連接，就好像在進行某種神秘的交流，然後就見滅世雷宮忽然產生了一絲顫抖，注視着雷宮一舉一動的敖丙立刻緊張起來。amp;t;pamp;gt;

　　緊接着，上方的雷雲也顫抖起來，敖丙的腦海之中忽然傳來宮靈的聲音，“主人快來幫我，我要吃掉那雷雲……”amp;t;pamp;gt;

　　敖丙眼珠子差點瞪出來，這尼瑪比老子還狠，老子還在考慮吞噬宙斯的時候，人家這裏已經開始吞噬這方天地的力量了。amp;t;pamp;gt;

　　不過想想自己好像也就是在金仙雷劫的時候，獲得了滅世雷宮，要說起來，自己也是吞噬了天地之力！！amp;t;pamp;gt;

　　敖丙顧不得細想，伸手一道金色的雷霆向著滅世雷宮射了過去，而滅世雷宮獲得了敖丙的援助之後，它就好像吃了補藥一般，撕扯着匹練，雷雲漸漸地向著雷宮靠近。amp;t;pamp;gt;

　　雷雲似乎完全不是雷宮的對手，匹練一點點地被雷宮吞噬，而雷雲的掙扎也是越的激烈，但是和敖丙和雷宮的力量，卻是拖住了雷雲，而且隨着；雷宮吞噬更多的匹練，它是越來越強。amp;t;pamp;gt;

　　忽然，雷雲在劇烈的掙扎之後，竟然齊根斷掉匹練，慌張地逃跑了，雷宮迅吞吃了匹練，就想向著雷雲追過去，但卻是被敖丙攔住了，因為他們此時的情況有點不太妙。amp;t;pamp;gt;

　　在他們的身側出現了兩個人，他們身上的氣息，讓敖丙一陣心悸，其中有一個人身上的氣息，與敖丙剛剛在帝都感應到的那股氣息正好相同。amp;t;pamp;gt;

　　那個氣息的來源是一個長着紫色頭的男子，他的手中拿着一柄大鎚，滿臉慎重地看着敖丙，還有他身邊的滅世雷宮。amp;t;pamp;gt;

　　而另外一個男子，他的手中拿着一柄三叉戈，一頭蔚藍色的頭，藍色的眸子也同樣慎重地看着敖丙還有他身側的滅世雷宮。amp;t;pamp;gt;

　　敖丙手心也是有些見汗，這他媽的就是宙斯和波塞冬了吧？他們怎麼一塊兒來了？amp;t;pamp;gt;

　　他也不想想，搞出這麼大的動靜，他們再察覺不到，那他們也真是太衰了一些。amp;t;pamp;gt;

　　amp;t;pamp;gt;

　　amp;t;pamp;gt;

　　amp;t;pamp;gt;

　　:,,!!

# 第315章 從容逃出

　　話說，滅世雷宮吞噬亞利斯，修復損傷之後，它竟然引起了這個世界的關注，然後世界主動與他勾連，但這貨竟然想要吞噬與他勾連的雷雲。p

　　雖然它和敖丙聯手，但終究是沒有吞噬掉雷雲，不過是吞噬掉了一些雷霆匹練而已，而且因為動靜太大，還把宙斯和波塞冬一起引了過來。p

　　敖丙看到宙斯和波塞冬，他的頭都大了，他們兩個都是准聖修為，自己現在不過才是金仙修為而已，即便自己處於大羅境的巔峰狀態，也不是他們任何一個人的對手。p

　　宙斯和波塞冬將敖丙的所有退路全部封死，宙斯對着敖丙慎重地說道，“你是什麼人？為什麼我從沒有見過你？”p

　　敖丙臉上勉強保持着微笑，雖然他沒把宙斯放在眼中，但事實是他根本搞不過人家，“您就是神王大人吧？真是聞名不如見面啊，我可是就問您的大名了”p

　　波塞冬臉上有些陰沉，不知道是什麼原因，看到這個人他總是感覺到一陣不爽，他沉聲說道，“你到底是什麼人？那座宮殿又是什麼？”p

　　“哦，這位是海神波塞冬殿下吧？您說的就是我身後的這座宮殿吧？它叫做滅世雷宮，掌控了他就是掌控了雷霆的力量，那是遠神王的雷霆力量哦，海神殿下有沒有心動呢？”這個時候，敖丙還沒有忘記離間波塞冬兩個人。p

　　波塞冬臉上微微一怔，但是隨即就怒喝一聲，“一派胡言，神王殿下統御眾神，天下無不臣服，我自然也是不例外，我現在就把你拿下，交給神王處置，以證明我的清白”p

　　波塞冬說著話，身子已經向著敖丙飛了過去，而宙斯也沖了過來，“弟弟，這個冒犯我的人，還是讓我親自來收拾吧？就不勞煩你出手了”p

　　兩個人雖然說的客氣，但是出手的時候一點都沒有收斂的意思，他們都看中了那座雷霆宮殿。p

　　敖丙看着衝過來的兩個人，嘴角勾着一絲嘲諷的笑容，“兩位，你們先慢慢玩，我可能是要先走一步了”p

　　話沒說完，滅世雷宮之中射出一道金光，將敖丙攝入到了宮內，然後滅世雷宮一顫，化為一道金光險險地從兩個人的包圍之中沖了出去。p

　　原本兩個人的包圍是沒有任何破綻的，但是兩個人都爭相強奪，因此才會露出了破綻，正好被滅世雷宮窺視到，帶着敖丙便逃出了他們的包圍。p

　　宙斯和波塞冬自然不會善罷甘休，他們身形一錯，向著滅世雷宮的方向而去，但是他們竟然追不上滅世雷宮。p

　　他們堂堂一個神王，一個海神，竟然根本抓不到一座宮殿，這讓兩個人有些火大，但是根本無可奈何，因為他們卻是追不上，兩個人冷冷地對視一眼，都感覺是對方妨礙了自己。p

　　其實他們之間的間隙由來已久，當年他們一起反抗提坦的時候，他們確實團結協作，但是如今他媽呢一個做了神王，一個做了海神，僅次於神王的存在。p

　　但是前者害怕後者的權勢越來越大，而後者則是在怨恨，當年一起對抗提坦，為什麼做神王的不是自己？p

　　這件的事情再一次加大了他們之間的間隙，敖丙的計策無疑是成功了。p

　　兩個人追不上滅世雷宮，都是恨恨地回了自己的宮殿，然後派出手下人尋找敖丙的蹤跡，這個暫且不提，先說一說敖丙。p

　　敖丙被攝入到雷宮之中，這次可不是和上次一樣是神念進入，這次是身體一起進入，宮殿之中已經完全變了模樣，內部的空間大了十倍不止。p

　　在宮殿的上方，是一條條的匹練，從外到內，分別是銀雷，金雷，隕雷，還有最核心的一絲源雷，敖丙頓時眼中一亮，真是不錯啊，這次真是滅世雷宮的機緣。p

　　宮靈還是那個小老頭的形態，不過他全身已經變成了金色，一頭黑色的頭，讓敖丙都是有些膽戰心驚，而在他的眉心有一點灰色，散着令人心悸的氣息。p

　　宮靈對着敖丙躬身一禮，“主人，老朽可真是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天啊，我覺得我應該已經不遜於雷殿了，而且有那一絲源雷，我一定可以成長到雷塔的程度”p

　　敖丙點了點頭，這傢伙沒有因為實力大漲就變了心思，看來還是不錯嘛，他皺着眉頭說道，“剛剛你怎麼那麼著急要吞噬雷雲，說不定你可以獲得更多啊？”p

　　宮靈搖着頭，他臉上殘存着一絲恐懼，“主人，您不知道，剛才那雷雲之中傳來一股強大的意志，他想要控制我，讓我成為他的一部分”p

　　“強大的意志？”敖丙瞪着眼睛驚訝地說道，難道是這個世界的意志？然後他又問道，“那你又是怎麼逃脫的？”p

　　“我身體內本來就有洪荒世界的印記，因此在那股意志入侵的時候，立刻就引起了洪荒世界殘存意志的反擊，於是我才趁此機會拜託了他，並且在您的幫助下，我成功地將吞噬了那些匹練，於是才有現在的成長”p

　　能夠激起洪荒意志的反抗，看來真的是有可能這個世界的意志，這個世界看來是沒有類似的雷霆之物，因此想要將滅世雷宮收為己用，完善自己吧？p

　　可是他沒有想到偷雞不成蝕把米，反倒是被滅世雷宮吞噬一部分本源的力量，那一絲源雷，可絕對是至寶之中的至寶。p

　　那麼接下里自己應該怎麼辦呢？p

　　“你能不能對付剛才那兩個人？”敖丙沉吟着問宮靈說道。p

　　“剛才那兩個人的話，應該可以應付，但是想要將他們打敗，恐怕是不太可能，而且我感覺那股強大的意志還會來找我的”p

　　敖丙點了點頭，既然這樣的話，自己接下來的這段時間就在雷宮之中修鍊吧，自己要先恢復自己的傷勢，然後修鍊出自己的隕雷，將自己全身的金雷都替換成為隕雷。p

　　那個時候，自己即便是突破不了准聖境界，恐怕也是大羅巔峰了。p

　　不過這段時間也不能讓宙斯他們閑着啊，好像有個地方，叫做高加索山，那裡有個人，他能夠給宙斯造成很大的困擾。p

　　p

　　p

　　p

# 第316章 高加索山

　　話說，敖丙逃出宙斯和波塞冬的圍攻，他決定暫時在滅世雷宮之中修行，同時為了給宙斯還有波塞冬製造一些麻煩，敖丙決定去一趟高加索山。

　　敖丙繞了個大圈，回到了帝都，他找到了在某個貴婦人床上逍遙的法羅，當法羅忽然發現床前多出一個人的時候，立刻嚇得一機靈，身體某個部位也是迅速軟下去。

　　法羅輕輕地在那個女人脖子上一摁，那個女人立刻就昏了過去，然後法羅爬起來，穿上衣服，恭恭敬敬、戰戰兢兢地來到了敖丙的跟前。

　　“大人，您回來了，你突然消失，您可不知道我有多擔心您……”

　　“哦，擔心我啊，都擔心到女人的床上去了？真不愧是吸血鬼啊，竟然這麼快就爬上了女人的床，這就是是天生的貴族吧……”敖丙有些譏諷地說道。

　　法羅臉上滿是尷尬，他恭敬地說道，“大人，我在海上飄蕩了很長時間，很久沒有那個啥了，所以一時沒忍住，就……”

　　“好了我們沒心思管你的私生活，我現在有點急事，你立刻就跟我走，馬上……”敖丙臉上一板，對着法羅說道。

　　法羅胸脯一挺，“大人，法羅隨時可以出發，大人的事情高於一切……”

　　敖丙提起法羅的肩膀，然後就直接到了半空中，他問道，“你知不知道高加索山在什麼地方？”

　　“那誰不知道啊？當年普羅米修斯盜取神火，被神王發現，於是神王宙斯將他關押在那個地方，而且還用神力幻化出了一隻鷹，每天啄食他的肝臟，而且肝臟每次還能重新長好，那個地方除了普羅米修斯就沒有其他什麼，您去哪裡干什麼……”

　　忽然，法羅的話語一頓，他忽然想到了什麼，這樣瘋狂的事情，這位大人可真有可能幹得出來啊，但是自己給他帶路，日後神王一旦追究起來，恐怕自己的下場比那位普羅米修斯更要悲慘吧？

　　敖丙點了點頭，“不錯，我就是想要到那裡去，你為我指路……”

　　法羅滿臉苦澀，可是他同時也知道，自己若是反抗，恐怕現在的下場就會堪比普羅米修斯，他有氣無力地直了一個方向。

　　敖丙帶着法羅，飛快地向著那個方向而去。

　　三天之後，敖丙站在一個山頭上，遙望着另外一座山上，那裡有一個被鎖在山峰上的人，他垂着頭，披散的頭髮遮住了他的臉龐。

　　這已經是傍晚了，日頭偏西，太陽在他身後的山峰後面落下去，背着夕陽有一個黑點飛快地靠近，然後眨眼之間就變成了一隻飛翔的雄鷹，雄鷹來到山峰之上，垂首看着綁在山峰上的那個人。

　　似乎察覺到了雄鷹的到來，那個被綁着的人，抬起頭來，他的嘴角勾着一絲譏諷的笑意，“宙斯，你也就是這種程度了吧？我可是不會向你屈服的……”

　　那隻雄鷹也不答話，它只是飛到了那個人的身旁，伸出鋼鐵一般的鐵爪，輕輕地在那個人的腹部劃過，然後它翅膀一閃，那個人的腹部順着創口完全張開。

　　那個人悶哼一聲，卻是沒有發出一點呻吟，而後那隻雄鷹將自己的腦袋伸進他的腹部，張開鐵鈎一般的鷹喙，從他的腹部拽出了一絲血淋淋的東西，然後吞吃到了腹中。

　　這個時候，那個人狠狠地吸了一口冷氣，彷彿要將眼前吸成真空，但他依然是沒有發出一點聲音，那隻雄鷹沒有因為他的反應而停滯分毫，它依然是不停地啄食着那個人的腹部。

　　而那個人不管是怎麼掙扎，但他卻是憋着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來，這個過程足足持續了半個時辰，最後那隻雄鷹又迎着最後的一抹夕陽飛走了。

　　這個過程，敖丙一直默默地看着，而一邊的法羅卻是感嘆地說道，“不愧是傳說之中的智者，偉大的先知，他果然堅韌，不愧是反對神王的存在啊……”

　　而這個時候，那個人忽然開口說道，“不知道是哪位朋友到了，看了這麼久，難道不出來見一面嗎？”

　　敖丙這個時候也沒有必要隱藏自己，他身形一晃，就出現在了那個人坐的山峰上，他看着這個被雄鷹啄食腹部，但是沒有任何屈服的人，心中一陣感嘆。

　　而那個人同樣也是在觀察着敖丙，他看着敖丙，原本還在痛苦於腹部生長的酥麻之感，可是看到敖丙的那一刻，他忘去了所有，就直直地看着敖丙。

　　忽然他大叫一聲，“你到底是什麼人？為什麼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無數神魔的屍體？難道是傳說中的諸神黃昏？可是你怎麼做到的？”

　　敖丙被他的話也是嚇得一驚，自己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還是前世的時候在歷史課本上，沒想到自己現在就站在他的面前，可是他雖然被譽為先知，但是他真的能夠看到未來嗎？

　　“傳說中的智者，偉大的普羅米修斯，您為什麼這麼說？我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神靈罷了，我怎麼會和傳說中的諸神黃昏聯繫起來？”

　　普羅米修斯這個時候也終於是平靜下來，他深深地看着敖丙，然後嘆息着說道，“你真的要這麼做嗎？你知道諸神之間的戰爭回為世間帶來什麼嗎？”

　　“您既然知道了我的來意，那麼我就不多說什麼了，我想您也不想看着自己的兄弟繼續受罪吧？畢竟若是沒有您的存在，他的日子實在是太難過了……”敖丙微笑着說道。

　　“雖然你想要挑起我們之間的戰爭，但是也確實如你所說，我們確實忍讓太多了，這個世界確實需要一場戰爭，為我們的提坦的未來……”普羅米修斯眼中閃着奇異的光，幽幽地說道。

　　“哦，是嗎？那就祝您順利了……”敖丙伸手一拂，一道雷霆力量劈上了鎖住普羅米修斯的鐵鏈，然後他又問了一句，

　　“關於您看到的未來，您能不能詳細地說說呢，畢竟現在我對未來也是有些迷茫……”

　　普羅米修斯看着敖丙，“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但你好像只是一個引子，真正讓世界陷入困頓的是其他的人，他們要比宙斯更加強大，諸神被他們所殺，或者成為了他們的奴隸……”

　　敖丙眼中精光一閃，他看到的應該是洪荒世界中的人，可是他們是怎麼到這個世界來的，難道是自己把他們帶過來的？

　　可，自己是怎麼做到的呢？

# 第317章 水淹東京

　　話說，敖丙釋放了普羅米修斯，但最讓敖丙意外的是普羅米修斯見到自己的態度，他竟然通過自己看到了未來，而且是奧林匹斯世界諸神隕滅的情況。·ＫＡ看ＮＳＨＵ看·ＣＣ

　　如果說這件事情與自己有關，那麼他所看到的屠殺和奴役奧林匹斯眾神的人，應該就是洪荒世界之中的人了，他們的到來應該與自己有關，可自己是怎麼讓他們來到這個世界的？敖丙他自己都沒有任何的思路。

　　想不到索性，敖丙也就不再關注，於是他便讓法羅自己去活動，而自己卻是在滅世雷宮之中修行，他已經感覺到了隕雷的氣息，只要自己再努力一把，自己就能修鍊出隕雷，實力再進一步。

　　而普羅米修斯在被敖丙所救之後，立刻就聯繫上了自己的兄弟，然後他們就被其他的提坦帶走，密謀着他們的復興計劃。

　　而在普羅米修斯逃跑之後，宙斯也就立刻得知了這件消息，他立刻召開諸神的會議，將這件事情告訴了諸神，然後引起了所有人的重視。

　　宙斯帶領諸神打敗了二代提坦，結束了白銀時代，開創了青銅時代，但是提坦並沒有消失，而且保存着絕對的實力，若是他們反撲，對於諸神來說，絕對是毀滅的性的災難。

　　事件就莫名其妙地開始了，一開始提坦對奧林匹斯神山的試探攻擊，然後就是雙方大範圍的對抗性攻伐，而且本來腦子里缺根弦的提坦有了普羅米修斯之後，他們攻伐有據，對戰宙斯率領的諸神，根本絲毫不落下風。·

　　而且最關鍵的一步，普羅米修斯聯繫了潘多拉，潘多拉身為魔族的始祖般人物，她與提坦的合作，實則就是魔族與提坦的合作，對抗宙斯及諸神。

　　於是整個奧林匹斯世界陷入到了一片混戰之中，敖丙卻是沉下心來，陷入到了靜修之中。

　　而在洪荒世界，敖丙失去了對雷極之身的感應，他感覺自己的雷極之身還活着，但具體是什麼狀態卻是無從知曉，而且根本沒有辦法與之交流。

　　敖丙此時的那些身體都進入到了九天罡風層中，靜靜地體悟罡風的力量，然後六具身體再合一整合，於是敖丙修來的呢速度要快了六倍不止。

　　這樣的日子，敖丙在封神之後過了三百年，但是接下來的而一段時間，卻是他無法在繼續如此平靜的生活，因為他的老爹敖廣向他求助。

　　這天敖廣找到了敖丙，他告訴敖丙說道，“老三啊，你現在雖然獨立出了東海，但是如今東海遇到了事情，你可不能置身事外啊……”

　　“父王，有什麼事情，現在即便是天庭都不敢小視我四海龍族了吧？”敖丙笑着問道。

　　敖廣頗為感嘆地說道，“是啊，這還要多虧了你，要不是你，恐怕玉帝早就將四海龍族收入到囊中了，”說到這裏，敖廣的心中一陣驕傲，這可是自己的兒子啊，是他一人之力改變了龍族的狀況。

　　然後敖廣吧了吧嘴，接着說道，“正是由於你的緣故，現在東海處於大發展的時期，因此現在東海的地域有些小了，我們需要更大的發展空間……”

　　“父王看中了哪裡？”敖丙直接問道。

　　“北邊是北海，南邊是南海，都有界碑存在，而且又是你叔父的地盤，因此能夠擴張的地方只有東方的東京了，那裡是妙庄王的地盤，妙庄王，你知道吧？”

　　“知道，當然是知道，而且我還知道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東勝神洲東部的妙庄王，可以算是敖廣的宿敵了，他金仙期修為，雖然歸順在天庭之下，但基本也是聽調不聽宣，一方諸侯般的存在。

　　因為他的領地靠近東海，因此雙方之間一直摩擦不斷，可雙方雖然都把對方恨得了不得，但是礙於昊天的顏面，雙方一直都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衝突。

　　可是現在不同了，敖廣既然找上了敖丙，那麼就代表了他已經做好決心決心搞一下妙庄王，將東京變成是東海的地盤。

　　敖丙知道的有一絲的事情，那就是傳說中妙庄王有三個女兒，長女秒緣，次女妙音，三女妙善。而三女妙善還有另外一重身份，那就是慈航道人。

　　慈航道人就是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觀音菩薩，她本是男身，卻錯投了女胎，因此才會生為女子相，而她轉世投胎的原因，無非就是兩種。

　　其一他本是闡教十二金仙之一的慈航道人，叛教投奔西方教，為了這次事件蒙一塊遮羞布，於是選擇了轉世修行，用心的身份投身到西方教中。

　　另外一個原因有可能是因為他被消去了頂上三花，散去胸中五氣，化為一身\*\*凡胎，索性捨去這副皮囊，轉世重修，用八寶功德池塑造最合適的金身。

　　這兩個原因都和敖丙有關，沒想到慈航道人轉世，又遇到了自己，這可就是真的有意思了，若是自己將慈航道人扣押，然後交給元始天尊，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而且西方諸位因為封神之時天道誓言的緣故，恐怕是沒有辦法來東方吧？

　　敖丙突然好期待，如果自己將這件事情捅出去，雖然自己肯定是惡了元始，但是也將元始和西方教的齷齪都擺到了明面上，他們以後就沒有合作的可能了，西遊可能會生出新的變故。

　　“好了，既然父王已經認準了東京，那就直接開干就可以了，為什麼還要來找孩兒？”敖丙眼中沿着精光問敖廣說道。

　　“這還不是考慮到玉帝的態度，畢竟玉帝新晉成為準聖期高手，雖然你現在聖人面前頗為受寵，但是咱們畢竟還不具備對抗天庭的資本啊……”

　　“父皇，你放心，我擔保這件事情不會有問題的，你儘管出手就好了，到時候玉帝那邊就由我來應付好了……”敖丙自信滿滿地說道。

　　“好，父王就等你這句愛話了，好，你準備一下，三日之後，我就發動海嘯，淹沒東京，擴大我東海的範圍……”敖廣開心地說道。

　　敖丙眼中閃着奇異的光芒，這件事情會發展成什麼樣子呢，不過西方那群人估計要發瘋是沒錯了。

　　!!:!!

# 第318章 慈航師姐

　　話說，敖丙的老爹找他商量擴展東海地盤的事情，他看中的是東海靠近的東京，那裡是妙庄王的地盤。一看書·不過妙庄王和敖廣同樣都是天庭下屬，因此礙於玉帝的情面，敖廣不知道如何出手。

　　而敖丙則是豪氣干雲，大包大攬地表示玉帝那邊的事情由自己來解決，這樣一來的話接下來的事情將會非常有趣。

　　於是在三天之後，東海之上掀起了滔天的海浪，衝擊着東京的大陸，而在東京的境內還是有很多的百姓，海嘯來的時候，他們都是慌張失措，不知道該如何辦才好。

　　敖丙的渭河的眾人卻是已經在準備搭救眾人，基本一個小妖就能解救無數的人，他們將這群人送到西邊的大陸上，至於他們的損失，敖丙只能說一聲抱歉了。

　　海嘯滔天，很快就把東京淹沒，而妙庄王卻根本沒有辦法，東海這些年來已經湧現出了不少金仙期，而且再加上渭河的金仙期，他們的金仙期數目高達十幾位。

　　滔天的海浪，衝上了東京的大陸，將東京的地脈衝垮，東京陷落，原本屬於東京的位置，現在卻是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妙庄王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於是妙庄王無奈之下只能跑到天庭去告狀，玉帝聽完了妙庄王的哭訴，頓時心生惱怒，但是他隨即就把火壓了下來，因為這件事情關係到了敖丙。

　　“太白金星，這件事情就由你去查探一番，然後將事情原原本本地來稟告於朕……”

　　太白金星滿臉的苦澀，他和敖丙相處過一段時間，當年覺着這個孩子是個可塑之才，有靈性，一定能夠成為天庭未來的幹將，但是接下來的事情卻是超出了他的預料。·

　　其實說到底，還是玉帝對不起敖丙，為了在封神之中獲得大的利益，他與西方教合謀，用洛神還有敖丙的女兒逼迫截教放棄凡俗之間的爭奪。

　　最後惹得聖人出場，定鼎此時，大大地落了玉帝的面子，玉帝最終雞飛蛋打，而且還與敖丙完全決裂，甚至成為仇敵。

　　敖丙可不是孤身一人，他的背後有通天聖人，他的身前有渭河水域，他的勢力雖然不如天庭，但是也不逞多讓了。

　　這次敖廣沒有通稟天庭，就擅自陷落東京，恐怕其中也是有敖丙的因素在內，只要敖丙摻和其中，這件事情就比較複雜了。

　　太白金星臉上滿是複雜，沒想到自己在再次見到敖丙竟然是這副情景，當年的事情已經物是人非，而敖丙現在已經是遠遠超過了自己，不僅僅是他的勢力，還有他的實力。

　　太白金星領旨，和妙庄王一起來到了陷落的東京，在那裡敖丙已經在等着他們了，看到太白金星，敖丙嘴角就是一陣笑意，這可不愧是玉帝的作風，這樣的事情讓太白金星處理再穩妥不過了。

　　“太白大人，許久不見，風采依舊啊！哈哈……”敖丙對着太白金星笑呵呵地說道。

　　太白金星苦笑着說道，“比不得龍王大人風姿英颯，不過這次令尊做得有些過了，畢竟妙庄王乃是天庭屬臣，令尊竟然連招呼都不打，就陷落東京，實在於玉帝不敬……”

　　敖丙根本就沒接太白金星的話茬，他微笑着說道，“金星大人，東海龍王大人這次可是為了粉碎西方教的陰謀，為天庭立了一大功，不知道玉帝打算怎麼獎賞東海龍王大人……”

　　太白金星好懸一口老血沒噴出去，您逗我呢吧？還立功？他陷落東京，讓無數百姓流離失所，真不知道他立的是什麼功，太白金星嘴角抽搐地問道，

　　“不知道龍王大人可否詳細說說，東海龍王大人是立了什麼功勞，他又是怎麼粉碎了西方教的陰謀呢？”

　　“您恐怕不知道吧，這位妙庄王其實是西方教派來我東方的卧底，他是西方教的探子，我們萬萬不能容忍這樣吃里爬外的人存在……”敖丙老神自在說道。

　　妙庄王就在太白金星的身邊，他額頭上的冷汗立刻就下來了，他惶急地說道，“你可不要胡說啊，我怎麼會是西方教的探子，你說什麼都要講證據，你有證據嗎？”然後他有一扭頭對着太白金星說道，

　　“金星大人，您可一定要相信我啊，我可是對玉帝忠心耿耿，怎麼會是西方教的探子，渭河龍王的話簡直是一派胡言。”

　　太白金星也是滿臉慎重地說道，“龍王大人，這些話可不要亂說，一定要有證據才行……”

　　“證據？”敖丙嘴角掛着一絲笑容，“我當然有！”他對着身後一揮手，“血玉子，把人帶上來……”

　　血玉子現在已經是大羅金仙境的修為，他甚至沒有用到滅世雷宮的幫助，他是憑藉自己的努力，突破到了大羅初期。

　　血玉子押着一個少女走了上來，這個女孩的臉上還有風乾的淚痕，眼睛紅腫，顯然是剛哭過的樣子，她看到妙庄王，頓時一陣哭求，

　　“父王，你可要救孩兒啊，他們是什麼人，為什麼要抓孩兒？”

　　妙庄王也是急聲訓斥道，“渭河龍王，你這是什麼意思，我的女兒怎麼了？你為什麼要抓她，我另外兩個女兒怎麼樣了？”

　　太白金星看到血玉子眼睛一縮，可是看到他抓的那個柔弱女子，也是眉頭一皺，“龍王大人，這個女孩怎麼了？有什麼不對嗎？”

　　敖丙沒有回應他們，而是來到了那個女孩的身邊，他看着那個女孩笑眯眯地說道，“妙庄王的三公主妙善，哦，對不起，這不過是您現在的身份而已，據我所知，您好像還有另外一個身份吧？”

　　敖丙接着說道“您剛才的表演真是精彩，放在任何一個女孩身上，杏雨梨花，那都是讓人心生憐憫，但若是一個大男人做出如此動作，那可真就是有些噁心了……”

　　說到這裏，敖丙忽然很配合地激靈靈打了個冷戰彷彿真的是被噁心到了。

　　看着面前已經滿是慌張，瞪着眼睛驚駭地看着自己的少女，敖丙接着給了她最後的一擊，

　　“您說我剛才說得對不對啊，慈航師兄，哦，不對，應該是慈航師姐才對，呵呵……”

　　!!:!!

# 第319章 草草收場

　　話說，敖丙很是殘酷地揭露了妙善的真實身份，尤其是最後那一聲‘慈航師姐’，更是對她造成了一億點暴擊傷害。·

　　聽到敖丙的披露，所有人都是瞪大了眼睛，驚訝甚至驚駭地看着妙善，也就是曾經的慈航道人，未來的觀音菩薩。

　　慈航道人的名號他們當然知道，曾經的闡教十二金仙，元始天尊座下最受寵的弟子，後來在封神之劫中，被九曲黃河大陣消去頂上三花，散去胸中五氣，本來要身死的時候，被西方聖人准提所救，後來就沒有的音信了。

　　所有人都對妙善的身份感到驚訝，太白金星，東海眾人，甚至便是血玉子都在感到驚訝，陛下只是讓自己看住這個女孩，可是沒有告訴自己她的身份。

　　自己剛剛還在可憐這個女孩，還在懷疑陛下是不是搞錯了，可是現在想想這副皮囊之中住着的卻是一個老男人的靈魂，血玉子想想就感覺到莫名的噁心。

　　而妙庄王對於敖丙的所說的事情，卻是一副失落的樣子，還有一些慌張，一看就知道他早就知道妙善的身份，甚至他和西方教存在某種協議也未可知。

　　太白金星看到妙庄王的樣子，頓時就明白了一半，但是他不可能順着敖丙的意思去說，他對着敖丙說道，“龍王大人，您說的倒是熱鬧，可是您有證據嗎？這種事情非同小可，萬萬不可妄言……”

　　“哦，證據啊，我還真沒有，”敖丙笑呵呵地說道，可隨即就是接着說道，“不過，這個妙善三公主的身份卻是可以考察的，只要查查她的前世今生，那麼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

　　“這……”太白金星頓時語塞，他也不知道裏面的情況，自己冒然答應恐怕會壞事，還是把這件事情拖一拖為準。壹看書看·

　　可是敖丙根本不給他猶豫的機會，他對着虛空高聲說道，“截教弟子，渭河龍王敖丙，恭請二師伯，玉虛宮聖人元始天尊，請元始師伯為此女驗明正身……”

　　虛空之中頓時風起雲涌，然後雲氣聚攏形成了一個淡淡的人影，雖然看不清楚他的面貌，但是每個看到他的人都很自然地浮現出了元始天尊的名號。

　　一股強大的意念在虛空之中流動，尤其是在妙善的身上停留了許久，妙善的身軀顫抖着，垂着頭不發一言。

　　敖丙的嘴角一直都勾着淡淡的笑容，“元始師伯，這個女子您想必是很熟悉吧？我想這其中一定是關係到了西方教的陰謀，希望師伯做主……”

　　虛空之中的意念傳來一股波動，“不，我對這個人並不熟悉，不過我發現這個人與本尊有緣，因此本尊想要把這個人帶走……”

　　敖丙臉上的笑容立刻凝固，呆愣愣地看着虛空之中的人影，然後又看看身邊的妙善，元始天尊剛剛說什麼？他不認識這個人？？！！

　　敖丙實在太驚訝，因為看妙善的表情，自己的猜測不可能有錯，而且看她對於元始天尊話語的驚訝，敖丙確定她就是慈航道人。

　　可是元始天尊竟然沒有拆穿她，至於元始天尊看不出她的身份，敖丙是信也不信的，聖人一眼，可觀過去未來，慈航道人的身份在他的眼中絕逼是無所遁形。

　　難道？難道元始天尊早就看到了自己的意圖，然後用這種方式破解自己的計謀，如果按照自己的臆想，那麼闡教和西方教必然再次站在對立面上。

　　可現在元始天尊竟然說自己不認識慈航道人轉世的妙善，自己還只能捏着鼻子承認，自己不可能說元始天尊說的是假的，其實妙善就是慈航道人，他絕對是認識的。

　　敖丙眼中精光一閃，姜果然還是老的辣，自己的計謀被元始天尊一句話破解於無形之中，聖人根本就不會按照自己的想法進行自己的計謀。

　　敖丙臉上擠出了一個難看的笑容，“既然如此，勞煩師伯了，希望師伯見諒～”這個虧自己只能默默地咽下去，這次是自己謀差一招。

　　“無妨～”虛空之中飄來兩個字。

　　然後元始天尊組成的虛影緩緩地消散，與此同時消失的還有血玉子手中的妙善，血玉子根本沒有反抗的機會，只是感覺身體一僵，然後手裡的人就不見了。

　　敖丙示意血玉子不必在意，因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即便是他到了大羅境界，但是對上聖人，也是沒有一點一毫的勝算。

　　太白金星在一邊默默地看着這一切，現在他對這件事情是門兒清，但他卻是不可能幫着敖丙說話，現在這種情況下，敖丙已經完全站在了天庭的對立面，他是天庭的大敵，必然要壓制他。

　　“龍王大人，看來你的猜測是錯誤的，那麼你陷落東京，令無數生靈流離失所，你可知罪？”太白金星端着身份，嚴肅地說道。

　　敖丙冷冷地橫了一眼太白金星，“金星大人，明人不說暗話，你我之間就沒有必要如此了，有什麼事情就明說吧……”

　　太白金星呵呵一笑，“我實在聽不懂龍王陛下在說什麼，只是這件事情陛下不要給天庭、給洪荒一個交代嗎？”

　　敖丙臉上一冷，也是笑着說道，不過他的笑容里卻滿是冷意，“金星大人，既然如此，那麼就讓語氣親自決斷吧，畢竟這樣的大事，也不是我們一介臣子能夠決定的……”

　　“金星大人一路好走，我靜待玉帝的聖旨，金星大人，請吧～”敖丙話鋒一轉，對着太白金星冷冷地說道。

　　太白金星一滯，他沒有想到敖丙竟然如此強硬，原本應該是虛與委蛇一番的吧？可是他竟然直接要與玉帝博弈，而且偏偏他好像還真具備這樣的資格。

　　怕就怕這種不按規矩辦事的人，太白金星只能無奈地帶着妙庄王迴轉天庭。

　　最終呢，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玉帝的旨意下來，不過是罰了敖丙還有敖廣兩年的俸祿，但是對與他們來說根本不在乎天庭的那點俸祿。

　　而妙庄王被玉帝安撫下來，封到了崇明島，許他一日必然光復東京，讓他重掌東京。

　　元始天尊帶走慈航道人之後，也就沒有音信了，誰也不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麼。

# 第320章 齊天大聖

　　話說，敖丙謀算元始天尊，卻是被元始天尊反擺了一道，偷雞不成蝕把米，反倒是敖丙成了無理之人，但是敖丙現在的勢力，有無理取鬧的資本，因此他根本不在乎與玉帝的交惡。一看書·

　　而自己與西方教和截教的狀況本就十分緊張，也不在乎與他們的關係再進一步的惡化，不夠這次吃個暗虧，讓敖丙很是不爽，接下來就是西遊了，那個時候自己再找回場子就是了。

　　西遊的開啟應該是猴王出世，不過在這之前，諸位聖人應該早就謀算好了，於是敖丙隔三差五就去碧游宮中，向通天教主探問消息，搞得後來通天教主都不由得逼問敖丙發生了什麼。

　　上次的封神之劫是截教的浩劫，而西遊卻是與截教關係不大，是東方諸位聖人感覺到了天地變化，主動將東方讓出，佛教東傳所致量劫。

　　這次量劫之後，天地靈氣潰散，修行越發的艱難，聖人紛紛開闢天外天，將自己的勢力都放到了天外天中。

　　敖廣陷落東京的事情沉寂下來五百年之後，敖丙忽然從通天教主那裡得到了一個消息，天地即將遭逢大變，諸位聖人已經進行了一番商議，最終決定，放棄洪荒世界，六位聖人將合力在混沌之中重新開闢世界。

　　至於洪荒世界之中，佛教將獲得和東方聖人道同一般的權利，但是在新的世界之中，佛教將僅僅佔據四分之一的地盤。

　　而佛教獲得和他們一樣權利，將通過一次清洗完成，這次清洗之後，凡是不隨諸位聖人離開的，凡是在金仙之上的存在，都在被清洗的範圍之內。·

　　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敖丙驚呆了，因為這根本不科學，西遊進行的原因竟然是因為這個嗎？可是這也太假了吧？

　　原本西遊之中清洗的對象，應該是截教殘餘之人才對，可是現在卻成為了不服從諸位聖人管教的勢力。而且作為如今洪荒之中最大的一個勢力，截教必然是要成為接下來西遊之中主力，不過這怎麼聽怎麼都有點扯。

　　至於具體的情況，諸位聖人並沒有確定下來，也就是說西遊還並沒有確定下來，但是敖丙覺得西遊應該還會發生，若是西遊，那麼作為已經布局的自己來說，完全可以玩轉，就是希望不要像封神一樣，被自己玩壞了就好。

　　接下來這件事情，諸位聖人又商議了兩百多年時間，最後終於敲定下來，就是西遊，他們要重新培養一個應劫之人，而且這些破事三清都不想管，於是最後就落在了天庭還有佛教的身上，三清負責提供一些便利。

　　而最主要的應劫之人，就是女媧娘娘補天之時，剩下的一塊五彩石，這塊五彩石吸收日月之精華，即將化形而出，就由他來應劫，最合適不過了。

　　但是想想未來的美猴王，敖丙的嘴角就是露出了一絲若有若無的笑意。如果西方那群人知道自己的謀划，那麼一定會發生很有意思的事情。

　　於是在諸位聖人商量好了之後，集萬千矚目的美猴王終於誕生了，他誕生的時機當然是諸位聖人運作之後的結果。

　　美猴王的成長都在諸位聖人的計劃之中，不過在目睹了一些老猴老死之後，猴王頓時生出了要長生的念頭，於是他便踏上了求道的征程。

　　這個過程自然是有天庭神將的守護，否則在大海之中，不說海中海怪妖魔作祟，就是滔天的波浪，都不是一個沒有任何法力的猴子能夠應當對的，即便這是一隻有大氣運的猴子。

　　然後這隻猴子到了西牛賀洲，到了靈台方寸山，到了斜月三星洞，遇到了菩提祖師，於是就拜入菩提祖師座下修鍊，並且得菩提祖師賜名‘孫悟空’。

　　這位菩提祖師乃是西方聖人准提的一具化身，專門為了孫悟空準備的化身，準備的斜月三星洞。

　　七年春秋，孫悟空都沒有學到任何東西，然後悟到菩提祖師半夜傳法，最終習得七十二般變化，還有\*\*玄功。

　　孫悟空得天獨厚，修鍊起來事半功倍，幾年時間就達到了其他人幾千年都達不到的成就，他修鍊到了太乙玄仙境修為，而且\*\*玄功還有七十二般變化都修鍊到了很深的火候。

　　然後菩提祖師莫名其妙地就趕走了孫悟空，因為時機已經成熟，孫悟空接下來的修仙就不是按部就班就能達到的了，需要利用的就是某些特殊的方法了。

　　回到花果山的孫悟空，先是搶回了被混世魔王佔領的水簾洞，然後又到東海一游，獲得了定海神針，同時也是狠狠地鬧了一番東海龍宮。

　　當然，這其中少不了敖廣及東海眾人的配合，否則憑藉孫悟空僅僅太乙境的修為，丟到東海之中恐怕連個水花都翻不起來。

　　就算不是如今的東海，而是以前的東海，也不是區區孫悟空能夠撼動的，這不過是東海配合的演出罷了。

　　至於定海神針，以敖丙的實力完全是可以拿走的，但是到了他那種程度，金箍棒於他而言，提升實在是十分有限，他倒是讓袁洪來嘗試能不能拿走定海神針，但定海神針似乎真的和孫悟空有緣，袁洪竟然拿不走。

　　接下來孫悟空的魂魄竟然被黑白無常勾了去，而渾渾噩噩的孫悟空到了陰曹地府之後頓時清醒過來，他暴打閻羅，然後又將猴屬的生死簿銷毀。

　　當然，這其中也是少不了閻羅殿中人的配合。

　　然後東海龍王敖廣還有閻羅王將孫悟空告上了天庭，玉帝先是震怒，然後就想派人下界捉拿孫悟空，但是卻被太白金星勸住，然後孫悟空受招降，成為了天庭弼馬溫。

　　而後孫悟空知道了弼馬溫的真相，於是大怒放走了天馬，反下界去，和諸位結拜兄弟一商議，最終號稱齊天大聖。

　　這件事情被捅到了天上去，玉帝知道之後派托塔天王李靖下界捉拿妖猴，但又是太白金星勸住了玉帝，並且許下了孫悟空齊天大聖的稱號。

　　但是齊天大聖孫悟空在天庭無所事事，到處搗亂，天庭眾仙紛紛告狀，於是玉帝就讓孫悟空去看守蟠桃園，於是這才引出了後面蟠桃大會，大鬧天宮的戲碼。

　　:,,!!

# 第321章 大鬧天宮

　　話說，諸位聖人商量的結果就是西遊的產生，於是孫悟空在眾人的期待之中出世，然後近乎在眾聖的安排之下他逐漸地變強，但是這種度還不夠，於是需要一些特殊的Щщш..lāamp;t;pamp;gt;

　　因此也是按照他們的規劃，孫悟空闖龍宮、鬧地府，最終去看守蟠桃園。amp;t;pamp;gt;

　　讓一個猴子去看守桃園其用心昭然若揭，因此若說其中沒有一點貓膩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孫悟空對於玉帝還是有些感激之情的，因此一開始的打算也是為玉帝好好辦事。amp;t;pamp;gt;

　　雖然孫悟空對於這些蟠桃已經是很垂涎，但是他一直克制着自己，直到他知道了蟠桃大會並沒有邀請自己，再加上七仙女言語撩撥，於是孫悟空失去了理智，不僅僅吃掉了蟠桃園的蟠桃，而且還大鬧蟠桃盛會。amp;t;pamp;gt;

　　喝醉之後，他三轉兩轉到了太上老君的兜率宮，宮中並沒有人，於是他將老君煉製的仙丹都吃了，然後他反下界去，將自己在蟠桃盛會順來的東西，分給自己的猴子猴孫，還有自己的眾位結拜兄弟。amp;t;pamp;gt;

　　事情很快敗露，這次孫悟空闖下如此大禍，太白金星根本保不下他，而且他也參与到西遊工程之中，此刻時機已到，他自然也不會再次保下孫悟空。amp;t;pamp;gt;

　　於是玉帝派下十萬天兵天將下界捉拿孫悟空，孫悟空那群結拜兄弟看到天庭來勢洶洶，於是紛紛找尋借口離去，但是孫悟空遇到這種情況卻鬥志昂揚，率領手下猴子猴孫，與十萬天兵一戰。amp;t;pamp;gt;

　　孫悟空戰敗了巨靈神將，戰敗了李靖，戰敗了雷公電母，戰敗了四大天王，而他的猴子猴孫也得他傳授仙法，在加上飲用仙釀，食用蟠桃，他們的法力也是非同小可。amp;t;pamp;gt;

　　於是這一場戰爭，也不知是不是在天庭示弱的情況下，反正這一場戰鬥是孫悟空勝了，於是玉帝最終請出了自己的外甥，二郎神楊戩。amp;t;pamp;gt;

　　與西遊中不同的是，楊戩身死上榜，但是因為和玉帝的關係比較尷尬，玉帝將他放到了一個閑職崗位上，把他晾了起來。amp;t;pamp;gt;

　　但是這次，為了西遊大計，玉帝卻是不得不將楊戩請了出來，然後接下里的劇情就與西遊之中一致了，楊戩與孫悟空斗得不分上下，最終還是太上老君用上了金剛鐲，才將孫悟空降服。amp;t;pamp;gt;

　　然後就是孫悟空被各種斬殺不了，於是太上老君提議，將孫悟空放到自己的八卦爐中煉製一番，說不定能夠將他偷吃的仙丹再煉出來，就算最不濟也能將孫悟空煉死。amp;t;pamp;gt;

　　其實這裏面還是有一些講究的，因為太上老君當然不是為了殺掉孫悟空，也不是為了那些仙丹。而是為了將他偷吃的仙丹助他煉化，轉化成為他的實力，而且要為他煉出一雙火眼金睛。amp;t;pamp;gt;

　　這隻是與佛教約定好的事情，但是作為道教聖人的太上老君卻不可能如此成全佛教。amp;t;pamp;gt;

　　畢竟孫悟空再怎麼樣也終究都要是佛教的人，雖然現在佛教和道教兩家關係比較曖昧，但是兩教再怎麼說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場，未來是什麼情況誰說不清楚。amp;t;pamp;gt;

　　於是在八卦爐中老君動用了一些其他的手段，產生的效果就是斬斷了孫悟空的根基。amp;t;pamp;gt;

　　經過老君的一番煉製，孫悟空確實達到了金仙修為，但也就如此了，他最高也就是能夠達到金仙巔峰修為，他已經沒有了成就大羅道果的機會。amp;t;pamp;gt;

　　孫悟空本是女媧補天留下的一塊五彩石，他根基深厚，未來充滿了無限的希望，但是諸聖的這一番拔苗助長，卻是讓他的根基受損，而老君的這一番煉製，卻是將他的根基完全粉碎。amp;t;pamp;gt;

　　老君的手段雖然高明，但是怎麼能夠瞞過西方兩位聖人的目光，不過老子向來德高望重，他是眾聖之中毫無爭議的大師兄，他的實力也是諸聖之中毫無爭議的第一。amp;t;pamp;gt;

　　而孫悟空雖然被西方那兩位聖人寄予了很大希望，但終究也僅僅只是個希望而已，為了他而得罪老子，這可真不是一筆劃算的賬。amp;t;pamp;gt;

　　接下來的戲碼就是孫悟空練成了火眼金睛，而且金仙中期修為，打遍天庭無敵手，為了這齣戲，玉帝的犧牲可真是夠大的，最終玉帝向西方如來佛祖求助。amp;t;pamp;gt;

　　對於如來佛祖，有兩個說法，其一就是老子化胡，度化多寶道人成為了西方如來佛祖，藉以分化佛教，於是才有多寶如來；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壓入主西方教，成為現在佛，稱大日如來。amp;t;pamp;gt;

　　現在的情況是，截教在封神之中大獲全勝，因此也就不存在多寶道人入佛教的事情，壓是否入西方教的事情比較隱秘。只是西方教忽然更名佛教，現在佛正是號稱如來。amp;t;pamp;gt;

　　敖丙專門打談過這個如來佛的底細，可是佛教把他保護的很好，他根本接觸不到，只知道忽然就多了這麼一號人物。amp;t;pamp;gt;

　　佛教之中分橫三世佛，和縱三世佛。橫三世佛，分別是中央婆娑世界釋迦牟尼佛，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東方琉璃世界藥師王佛。amp;t;pamp;gt;

　　縱三世佛，分別是過去佛燃燈古佛，現在佛如來佛，未來佛彌勒佛，然後就是四大菩薩，分別是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地藏菩薩，觀音菩薩。amp;t;pamp;gt;

　　慈航道人確實被元始天尊帶走了，可是佛教的四位菩薩依然歸位，那麼一定是因為元始天尊與西方兩位聖人達成了某種協議。amp;t;pamp;gt;

　　至於是什麼樣的協議，敖丙卻是並沒有現兩教有什麼詭異的地方，因此也就無從推測他們究竟是達成了什麼樣的協議。amp;t;pamp;gt;

　　在大鬧天宮的時候，敖丙就已經在關注，他一直要確定如來的身份，若如來真的是壓道人，那麼自己一定要想辦法把那貨幹掉，那是混沌天龍的夙願，自己一定要實現。amp;t;pamp;gt;

　　孫悟空將天庭搞得是一團糟，在最後的時刻，如來佛祖出現了，敖丙立刻瞪大眼睛看着，遠遠地，敖丙都感覺到了那股傳過來的灼熱力量。amp;t;pamp;gt;

　　敖丙為了應對如來的事情，如果如來真的是壓，他就將壓留在當場，為此他將自己的五行之身都帶了來，五位大羅金仙境，相信可以留下壓的。amp;t;pamp;gt;

　　可是真的遇到壓，他卻是驚到了，壓竟然成為了准聖期修為，真不知道他是怎麼辦到的，可是敖丙隨即就想到，也許這正是他會投靠佛教的原因所在。amp;t;pamp;gt;

　　於是敖丙小心地隱藏着自己，然後看着如來將孫悟空壓在了五指山下，他大氣都不敢出一下，自己恐怕真弄不過壓，還裝作不知道，等以後自己實力夠了那麼自己再一擊得手。amp;t;pamp;gt;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敖丙似乎感覺到如來在離開的時候，似乎對着自己的方向露出了一個殘忍的笑容，但是他並沒有出手，而是一轉身就走了。amp;t;pamp;gt;

　　敖丙的耳邊忽然響起了一個聲音，“好了，雖然不知道你和壓是什麼因果，但是現在的他不是你能夠對付的，你先到金鰲島來，我有些事情與你說……”amp;t;pamp;gt;

　　敖丙這個時候心中一驚，原來不是壓不想對自己出手，而是他感覺到了通天教主的存在，於是才主動放棄了對自己出手，一定是這樣的。amp;t;pamp;gt;

　　敖丙苦笑一聲，自己大羅境的修為基本能夠在洪荒之中橫着走了，可是依然奈何不了一個壓道人，但是想想壓之前的身份，他也就釋然了，那畢竟是讓混沌天龍吃虧的存在。amp;t;pamp;gt;

　　孫悟空被壓在五行山下，那麼接下來就有五百年的緩衝時間，五百年後取經人西行，西遊量劫正式開始。amp;t;pamp;gt;

　　敖丙先是去了一趟東海碧游宮，他見到了通天教主，通天教主默默地看着敖丙，他現在卻是有些看不透自己這個弟子，他是自己的得意弟子，而且是截教的大功臣，但是他的成長讓自己都感覺到了心驚肉跳。amp;t;pamp;gt;

　　“敖丙，你得到的傳承非同小可，雖然不知道你的傳承具體是什麼來歷，但是我也隱隱猜得到它的出處，他們的功法強則強矣，但是修鍊起來極其困難，而且他們的功法修鍊在混沌世界之中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amp;t;pamp;gt;

　　“混沌世界？”敖丙心中一驚，混沌世界之中布滿混沌之氣，在其中沒有時空的變幻，其中兇險異常，而且混沌之中的危險都是大恐怖，敖丙得了混沌天龍的記憶，因此他對於混沌還是有些認識的。amp;t;pamp;gt;

　　以他現在的實力，去混沌之中完全就和找死沒什麼兩樣。amp;t;pamp;gt;

　　“對，就是混沌世界，不過以你現在的實力想要在混沌世界之中修行，還差了一些火候，你要修鍊時空之力，在洪荒世界之中很難遇到，但是你可以走混沌逆化混沌的路子，領悟時空之力……”amp;t;pamp;gt;

　　通天教主的話，讓敖丙心中一動，果然不愧是聖人，果然是有辦法，這倒確實是個不錯的思路，但是——amp;t;pamp;gt;

　　敖丙的嘴角勾着一絲苦澀笑容，老師你有些高看我了，我不是差些火候，而是差不少火候，自己現在的實力根本不存在在混沌世界之中修行的能力。amp;t;pamp;gt;

　　似乎猜到了敖丙所想，通天教主說道，“其實以你現在的實力有些偏弱，不過卻有捷徑可走，你現在五行具備若是能夠用五行之力搭建一個小世界，那麼有小世界之力守護你，混沌世界是不可能了，但自保完全不是問題……”amp;t;pamp;gt;

　　聽到通天教主的話，敖丙的眼中頓時一亮，好辦法！！amp;t;pamp;gt;

　　p：最近在外面實習，沒有二更了。amp;t;pamp;gt;

　　amp;t;pamp;gt;

　　.

　　:,,!!

# 第322章 無良分身

　　話說，敖丙埋伏大日如來陸壓道人，可是他悲哀地發現自己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於是無奈的他選擇了避讓。

　　陸壓好像發現了敖丙的存在，但是他最終卻是因為通天教主的緣故並沒有出手，敖丙被通天教主叫到了碧游宮中一番商談。

　　通天教主察覺到了敖丙傳承的不同尋常，於是他為敖丙提出一個建議，去混沌世界之中修鍊，而能夠安然待在混沌世界之中的辦法，就是搭建五行世界。

　　接下來的時間，則是敖丙和通天教主的交流，通天教主聖人的存在，對於搭建世界雖然不精通，但是至少要比敖丙了解得多，畢竟在這方面來說，敖丙不過是個徹頭徹尾的小白。

　　通天教主把自己了解的事情都告訴了敖丙，不過其中關係到了方方面面的事情，而且有些比較隱晦深奧的法則，敖丙聽得也是一知半解。

　　敖丙將自己的疑惑講出，通天教主一一為他解惑，而有些事情通天教主也是拿不準的，師徒兩個人便一起研究探討。

　　最後通天教主對敖丙說道，“我對你講得都是從大師兄那裡得來的關於他開闢太清天的經驗，你根本不需要構建如此完美浩大的世界，你需要的是一個能夠護住自身的小世界就可以。”

　　然後他有慎重地，近乎於警告般地說道，“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萬萬不可兒戲，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也可以自己試探性地構建世界，不過一定要注意安全，正式的搭建世界之前，告訴我一聲，我親自為你護法……”

　　敖丙點了點頭，這件事情必須要從長計議，搭建世界說起來容易，但真的辦成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畢竟要讓一個世界運轉，成為一個獨立的空間存在於混沌之中，這是一個浩大而又精細的工程。

　　到時候自然還是少不了通天教主的幫忙，有的資源就一定要用起來。

　　而後敖丙對着通天教主告辭，他要回去閉關一番，好好想想這個五行世界的事情，閉關的話，西遊開啟還有五百年的時間，足夠自己閉關了。

　　閉關自然是要前往方丈仙島，而且自己也好久沒有去過方丈仙島了，正好去看看洛神，還有裳兒，她們一定也應該想自己了吧？

　　到了方丈仙島，進入先天五行逆轉大陣，敖丙在島上還沒站穩，他就看到山頂之上一片霞光爆發而出，整個方丈仙島境內都是金花朵朵，異象迭起，他一愣之後，臉上立刻閃現出一片歡喜，他身形一晃，就到了山頂之上。

　　在山頂之上，中心的那個水池，此刻卻是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天一重水和三光神水化為兩個穿着肚兜的小童，一個扎着衝天髻，另外一個扎着兩隻羊角辮。

　　扎着羊角辮的小女童藏在另外一個十三四歲小女孩的身後，那個小女孩的身邊是一個唇紅齒白劍眉朗目的十六七歲的童子，這童子的身後藏着那個扎衝天髻的小童。

　　敖丙一出現，那個小女孩還有童子同時眼睛一亮，一起來到了敖丙的身邊。

　　“爹爹，您來了～”

　　小女孩正是敖洛裳，自從封神之後，她就和洛神一起留在了方丈仙島之中，她看到敖丙，立刻撲到了敖丙的身上，抱着敖丙的胳膊就不鬆開。

　　而另外那個小童，卻是哪吒，因為敖丙的關係，他並沒有參与到封神之中，他也沒有遭遇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他是靈珠子轉世，先天豐厚，修鍊起來事半功倍，而且方丈仙島之中靈氣充裕，他修鍊是八九玄功，如今已經到了金仙初期。

　　不過到了這種地步，他前世的積累也用的差不多了，以後的修鍊要靠他自己的努力，但是哪吒卻是信心滿滿。

　　相對於敖洛裳，哪吒卻是要莊重地很多，他對着敖丙行了一禮，不過眼中的激動卻怎麼都掩飾不住。

　　“爹爹，那水池裡發生了什麼？小天和小光都被嚇到了……”敖洛裳抱着敖丙的胳膊，仰着頭，等着大眼睛脆生生地問道。

　　敖丙的嘴角抽了抽，這兩個名字起得真沒有水平，他忽然眼睛一亮，身邊出現了一個麗人，這些年來洛神卻是越發的靚麗了。

　　敖丙對着洛神點了點頭，然後他拍了拍女兒的手，“沒事，不過是青蓮有些變化，你先去陪你母親，我有點事情要處理一下……”

　　敖洛裳小嘴一噘，滿不情願地放開了敖丙的胳膊，然後來到了洛神的身邊，敖丙又對着哪吒點了點頭，“你也退後一點，接下來的架勢可能比較大……”

　　等到哪吒也退過去，敖丙伸手一揮，一道五彩光華向著水池之中落進入，那水池之中的情況明朗了起來，在原本十二品金蓮的地方，出現了一個淡淡人影。

　　這個人影一身青色，可是在他的眉心有一朵黑色的蓮花徐徐轉動，而那個人影的相貌卻是與敖丙一模一樣。

　　這個景象卻是讓周圍的人都是一驚，而敖丙則是臉上凝重，他與那個人影有一絲聯繫，但現在的他卻是陷入到了一種奇妙的境界之中，自己根本沒有辦法感應他的狀況。

　　那個淡淡的人影就在那裡盤坐，在他的身側是一朵朵的造化青蓮，而且不斷地有新的造化青蓮長出來，但是新生的這些造化青蓮，卻是長有黑色的脈絡。

　　那個人眉心出的黑色蓮花忽然劇烈地轉動，後來都看不清楚了蓮花的樣子，他的眉心化為了一個黑色的漩渦。

　　那個黑色的漩渦吸收着周圍的天地異象，所有的金花還有異象全都落入了那個漩渦之中，沉寂其中就消失不見了。

　　等天上的異象都被漩渦吞噬，漩渦的速度似乎更加的快速，但是漩渦卻是越來越小，好像逐漸地隱匿到了他的額頭之中。

　　大約在半刻鐘之後，那個黑色漩渦完全消失，沉浸在了他的額頭之中，就在此刻，那個黑衣人的眼睛忽然睜開，那是一雙完全漆黑的眸子，眸子之中看不到一點眼白。

　　洛神眾人看到他的眸子，都是感覺自己的心神搖曳，魂魄不穩，嚇得他們趕緊挪開了目光，可是變化並沒有因為他們的不關注而有任何的停滯。

　　以他的眸子為基點，黑色向著四周蔓延，黑色吞噬青色，最終原本是青色的人影卻是變成了一個黑色的人影，人影也是從略微虛幻，完全實化。

　　這個人全身都是黑色的，皮膚也是偏向於暗色，眼睛之中沒有一點眼白，嘴唇呈一種黑紅色，他身上唯有一副牙齒是與黑色對立的白色。

　　他起身站起來，伸了個懶腰，他臉上露出了一抹邪魅的笑容，嘴裏的牙齒露出一絲森寒的冷光，他腳踏虛空來到了敖丙的身前，很是俏皮地笑着打招呼說道，

　　“你好啊，本尊！！”

　　敖丙略微獃滯地看着這個黑衣人，這是自己的分神，可這就是自己期待之中的50%盤古？為什麼感覺落差這麼大呢？

　　這就是自己用了兩朵十二品蓮花才煉出來分身？敖丙的嘴角狠狠地抽搐着，真是有些失望呢！！

　　就在敖丙失落的時候，那個傢伙卻是來到了洛神的身邊，他伸出一隻手，捏着洛神的下巴，笑眯眯地說道，

　　“哎呀，真是漂亮啊，怪不得本尊如此迷戀你，不過你是本尊的雙修道侶，應該也就是我的雙修道侶吧？我們要不要深入交流一下？說不定在某些方面，我比本尊更加強悍哦……”那傢伙一笑，露出了森白的牙齒。

　　洛神氣得身體發抖，美眸惡狠狠地看着他，恨不能撕碎了他，“唉啊，你看你，聽到我這麼說，都已經興奮得顫抖起來了，那麼還在等什麼？我們快點找個僻靜的地方探討一下人生吧？”

　　“你他媽到底是什麼東西……”敖丙的聲音幾乎是吼着說出來的，他一陣風般地衝到了黑衣人的身邊，一拳狠狠地向著他的小腹懟了過去。

　　“我？我就是啊！”那個黑衣人身形一飄，竟然很輕鬆地就躲過了敖丙的一拳，還很悠閑地回應了敖丙一句話。

　　敖丙將洛神等人護在身後，“你是我？我是你這樣的嗎？你究竟是怎麼回事？現在什麼修為？”

　　“這個啊？這可真是一個麻煩的事情……”黑衣人作苦惱狀，然後身體往敖丙的方位一竄，竟然來到了敖丙的跟前，敖丙的攔截根本沒有起到任何的作用，他伸出一根手指，狠狠地點在了敖丙的眉心，喃喃地說了一句，“還是這樣快一點……”

　　敖丙眼神劇烈收縮，自己在他的面前根本沒有任何的還手之力，他要是想要殺自己，只是举手抬足的事情。

　　不過在黑衣人的手指點中敖丙眉心的時候，他卻是了解了事情的經過了，也知道了這貨到底是個什麼東西，為什麼他明明是自己的分身，卻完全與自己不同的原因。

　　至於他的實力，能夠將五位大羅境界合體的敖丙視之無物，他的實力根本不用想，絕對是已經到了准聖期的修為，而且已經是斬去了一屍的存在。

# 第323章 陰謀進行

　　話說，敖丙回到方丈仙島卻是正好遇到了造化青蓮+滅世黑蓮化身問世的時機，當年自己為了能夠製造一個強大的分身，將自己的神念融入滅世黑蓮，然後又將滅世黑蓮融入到了造化青蓮Щщш..lā

　　在敖丙看來，四朵十二品蓮花是由混沌青蓮分裂而成，混沌青蓮孕育出了盤古大神，現在自己用兩朵十二品蓮花，孕育出來的應該就是%的盤古大神。

　　可是當他看到孕育出來的這貨之後，他卻是完全地失望了，不過，這貨的實力卻完全可以扛得住，敖丙可是五行之身凝聚於一身，可完全不是那貨的對手。

　　當敖丙問及他的身份還有實力，他卻是懶得給敖丙解釋，而是一根手指在敖丙抵擋的情況下，直接點在了敖丙的額頭上。

　　敖丙在震驚的同時，也是知道了這個黑衣人的來歷，這貨確實是兩朵十二品蓮花孕育出來的，不過他卻是一個殘次品，因為他的本源是滅世黑蓮。

　　敖丙在一開始看到那個青衣人才是最理想的孕育方式，以造化青蓮為身軀，身軀生生造化不息，再以滅世黑蓮成就神魂，神魂不死不滅，那麼其強悍可想而知。

　　可是兩朵蓮花都是極其強悍，竟然不能和平共處，他們都想佔據主導地位，於是二者相爭。

　　最終獲勝的是滅世黑蓮，於是最後青衣人變成了黑衣人，要問落敗了的造化青蓮去哪了，答案簡直讓敖丙心痛狂。

　　造化青蓮竟然被黑衣人那貨斬出了善屍，那可是十二品造化青蓮啊，用來斬屍，真是有些大材小用了，而且完全浪費了如此珍寶。

　　可是木已成舟，完全是無法挽救，在敖丙痛心的時候，黑衣人竟然直接穿過了護島大陣，然後出現在了東海之上。

　　東海之上立刻風起雲涌，無數的祥瑞出現，金光萬丈，金花朵朵，瑞獸漫天，此處立刻吸引了洪荒之中所有人的注意。

　　黑衣敖丙傲立在東海之上，坦然面對所有人的關注，他高聲喊道，“我號大自在，天道注命為萬魔之祖，魔中之魔，執掌諸天萬界天魔心魔，穿梭諸天萬界，宇宙洪荒，亘古長存，永生不滅。天上地下，唯我獨魔！”

　　黑衣敖丙的宣告震驚了整個洪荒，天降血雨，神鬼嚎哭，周天星辰暗淡搖顫，九天風雲翻滾涌動，電閃雷鳴響徹洪荒，山川搖動，大地轟鳴，無邊大海湧起滔天巨浪。

　　原本諸天祥瑞，頃刻間便化為了天地浩劫，好似天地在憤怒於黑衣敖丙的選擇。

　　黑衣敖丙意氣風，洪荒盡皆沉默，都在思索着這位萬魔之祖出現之後，洪荒之中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但是在洪荒之中忽然升起了一團血光，其與黑衣敖丙的黑氣遙遙相對，

　　“剛剛出世就如此大言不慚，小小魔頭焉敢自稱萬魔之祖，萬魔之祖乃我冥河老祖，你小子快快來我幽冥血海參拜，否則本老祖定教你生死不能……”

　　黑衣敖丙沒有回應冥河，他身形一晃便化為一團黑氣，消失在了眾人的感應之中，彷彿一下就消失在了天地之間。

　　敖丙當然會去找冥河老祖，他可是還沒有忘記，當年冥河老祖對渭河龍王府造成的災難，當時若不是通天教主出手，那麼恐怕現在已經沒有渭河龍王府了。

　　不過現在卻不是與冥河對陣的時候，自己現在的事情還有很多，而黑衣敖丙的打算敖丙卻只能是隱隱感覺得到，他並不能強制性命令黑衣敖丙，這就是喧賓奪主，主弱從強的結果。

　　那傢伙好像也沒有必勝的把握，他好像在等待一個出手的時機。

　　冥河對黑衣敖丙出了挑釁，但是人家根本沒有理他這茬，冥河老祖感覺自己受到了蔑視，他有心直接找上黑衣敖丙，將那小子收服或者滅殺。

　　一個准聖修為的，修鍊魔道的人橫空出世，他絕對會威脅到自己的地位，以前自己在魔教一家獨大，可是以後就有些不確定了，必須要解決這個大自在天魔的事情，否則還一定會生什麼事情。

　　就在冥河心中暗下決心的時候，他身側一個年輕人卻是恭聲說道，“教主，我們針對渭河龍王的事情是不是要開始了，只要解決了渭河龍王，我們就能得到弒神槍……”

　　冥河眼中頓時一亮，對啊，自己只要把敖丙拿下，那麼就能從他那裡得到弒神槍，那麼自己就能弒神槍，有了這件殺伐第一的先天至寶，便是對上聖人，自己也有一戰之力，更不用說一個准聖初期修為的大自在天魔。

　　冥河狠狠地拍了拍那個年輕人的肩膀，“好，破軍，本尊果然是沒有看錯你，你不愧是自行完成魔化的存在，以後好好表現，以後本教主成了魔祖，你就是一魔之下，萬萬魔之上……”

　　年輕人輕輕地抬起頭，揚起了一張冷酷的臉龐，若是敖丙在這裏，一定能夠認出來，這位正是當年鱷神手下的年破軍，年覆海的兒子。

　　年破軍對鱷神忠心耿耿，最後因為敖丙而魔化，於是敖丙將年破軍關在了自己的渭河龍王府，原本還想研究一下魔化的狀態，可他卻是現，魔化狀態根本無法複製，在魔化的同時，他們的心理極度扭曲，根本無法控制。

　　而且想讓他們完成魔化的過程，就需要將他們最珍貴的東西摧毀，讓他們對世界充滿失望、充滿怨恨，可是失敗率極高，因此稍一了解之後，敖丙就放棄了對魔化的研究。

　　但是在封神前夕，冥河老祖奇襲渭河龍王府，在最後關頭通天教主出現，驚走了他，可是在這功夫里，他已經救走了年破軍，他似乎是知道年破軍的關押地點，直接找到他，將他救走了。

　　實則是冥河老祖作為魔道第一人，因此他對自行完成魔化的年破軍有一絲感應，察覺到此人是大才，於是心中一動才救了他。

　　帶着年破軍到幽冥血海之後，冥河老祖將自己血海真經傳授給年破軍，同時耗費\*\*力，將年破軍轉化為了阿修羅族。

　　這些年來，年破軍一直在幽冥血海修鍊，如今已經到了金仙初期修為，封神期間，雖然敖丙很是活躍，但是冥河老祖不敢出血海，因為有通天教主存在。

　　雖然他得到消息，通天教主已經離開了洪荒世界，但他就不信若自己對敖丙出手，通天聖人會無動於衷，於是他一直忍耐，等待出手的機會。

　　終於年破軍為他出了一個好主意，冥河老祖聽了之後心中大為稱讚，若真是如此，那麼自己即便是干不掉敖丙，也有很大機會能夠獲得弒神槍。

　　現在，到了計劃進行的時刻。

　　敖丙嘴角抽搐地感應着外面黑蓮分身的表演，這貨是不是腦子抽掉了？怎麼如此張揚，不知道韜光養晦嗎？將自己暴露在眾人眼下，有什麼好處嗎？扮豬吃虎才是王道……

　　“屁，你就是太隱忍了，若是你強勢一點，說不定你和洛神的第二個孩子都會跑了，若你強勢一點，你現在的實力絕對不僅僅如此，老子看不慣你很久了……”

　　黑衣敖丙的聲音忽然在敖丙的腦海之中回蕩，嚇了敖丙一大跳，敖丙氣得大叫，“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你可以感應我的想法？為什麼……”

　　敖丙感覺很受傷，自己竟然被一個分身感應到了內心的想法，真是失敗啊！！

　　“這有什麼好奇怪的，因為我就是你啊，自己知道自己的想法不是理所當然的嗎？”黑衣敖丙的聲音微微一頓，然後接着說道，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心裏不服，可是只要你以後你修為過我，你也就能知道我的想法了，現在你就先憋屈一段時間吧……”

　　敖丙好懸一口老血沒噴出來，這他媽是什麼鬼話，自己可是本尊，為什麼自己要受一個分身的挾制，難道這是十二品蓮花的異狀？

　　“對了，最後再跟你說一句話，做男人就要像我，無論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挺，堅挺？懂不懂？算了，你也不會懂的……”黑衣敖丙的聲音漸漸變淡，最終消失在了敖丙的腦海之中。

　　堅挺你妹，在沒有實力的情況下很跳，那簡直是找死，我看你小子也蹦躂不了多久，可是為什麼這貨會是自己的分身，完全和自己不同啊。

　　就在敖丙心中腹議的時候，他忽然心生感應，血玉子聯繫自己，於是他辭別了洛神還有女兒、哪吒，出了方丈仙島。

　　本來想回到渭河龍王府，他卻是在路上遇到了自己的老爹敖廣，此刻敖丙是滿臉焦急，一看到敖丙，他先是一陣驚訝，然後就是慌急地說道，

　　“敖丙，你終於來了，血玉子都告訴你了吧？老大不見了，有人傳言說讓我們到泰山去找人……”

　　敖丙一愣，大哥不見了？泰山找人？這是怎麼回事？

　　“父王你先別急，你先把這件事情具體說說，究竟是怎麼回事？”

　　.

　　泰國最胸女主播全新激\_情視頻曝光撲倒男主好飢\_渴!!在線看:!!

# 第324章 冥河老祖

　　話說，敖丙接到了血玉子的傳信，於是他就出了方丈仙島，想去問問血玉子發生了什麼事情，可是發生事情的根本不是渭河龍王府，而是東海。

　　他在東海巧遇敖廣，敖廣對敖丙說了遭遇的事情，敖丙的大哥不見了，而且留言讓他們去泰山找人，通過敖廣的講述，敖丙也知道了事情的經過。

　　東海大太子在獲得敖丙給他的祖龍印之後，修為突飛猛進，已經到了金仙期，他金龍之身，本就是龍皇的命格，祖龍印在他的手中相得益彰。

　　半個月前他率兵在東海照常巡視，但是他們遭遇了一個神秘人的偷襲，金仙期的大太子沒有任何反抗的實力，就被擒拿，那個神秘人並沒有殺死其他的兵卒，而是讓他們給敖廣傳一句話，

　　“想要救大太子的命，就拿弒神槍到泰山來換……”

　　聽到弒神槍的名頭，敖廣就知道這件事情是衝著自己的三子去的，而且現在龍族都隱隱以三子為首，弒神槍又是三子的法寶，這件事情必須要告與三子知道。

　　敖丙聽完之後眉頭一皺，這恐怕真是衝著自己來的，不過上來張口就要弒神槍，真是不拿先天靈寶當寶貝啊，不過跟自己大哥的性命比起來，先天靈寶也算不了什麼。

　　但是敖丙不確定，甚至他幾乎都不相信，自己送出弒神槍之後，他們真能放過大哥，甚至他們能不能放過自己還在兩可之間，況且就這樣把弒神槍交出去，敖丙不甘心。

　　“父王，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這件事情就完全交給我好了……”敖丙沉聲說道，這件事情既然是衝著自己來的，那還有什麼好說的，那就應戰好了。

　　“我早就跟你說過，做男人就要堅挺一點，如果你足夠堅挺，怎麼會出這樣的事情？”敖丙的腦海之中忽然生出了這麼一個聲音。

　　敖丙的臉上頓時一黑，這貨怎麼這個時候又出來了？“大哥出事了，你要不要出手？”

　　“你先去看看吧，如果你能夠解決，那我還出什麼手，如果你解決不了，那時候我再出手好了，畢竟大哥也不是你一個人的大哥……”黑衣敖丙輕佻的聲音在敖丙的腦海中響起。

　　敖丙恨得牙根兒都刺撓得慌，他彷彿看到了那貨斜倚在沙发上，翹着二郎腿，臉上嬉皮笑臉地，不知道還以為自己是他的分身呢，哪有這麼霸道的分身？

　　“哦，不服啊？那就快點修鍊，早點超過我，那麼你就不用受我的壓迫了……嘎嘎嘎……”那聲音最後的笑容簡直張狂得過分。

　　敖廣看到一邊敖丙的表情一變再變，有些奇怪地問道，“丙兒，怎麼了？出了什麼事？”

　　“啊？哦，沒事沒事，只是想起了某些不好的事情，不過都不是問題，想來能夠很快解決的……”敖丙一驚之後，臉上笑着說道。

　　“這就好，你大哥的事情就麻煩你了，咱們龍族的未來也都在你的身上了……”敖丙滿臉欣慰地拍着敖丙的肩膀說道。

　　“父親，您就放心吧。”敖丙說完這句話，就化為一道流光向著泰山而去。

　　敖丙也想過把這件事情告訴通天教主，可是通天教主不是自己的保姆，不可能什麼事情都被自己辦好，尤其這事情還是自己的家事，還是自己來辦為好。

　　到了泰山，敖丙忽然想到，這裏好像是前往地府的位置吧？難道大哥的事情與地府有關係？敖丙的心中忽然有個不好的預感。

　　泰山之上空無一物，並沒有什麼異樣，忽然敖丙心中一動，在他的身側忽然浮現出了一片血色，然後一個血影出現，最終化為了一個年輕人的樣子。

　　那個年輕人看到敖丙，微微一笑，露出了一口森白的牙齒，“嘿嘿，渭河龍王陛下，別來無恙啊！！”

　　敖丙眼睛微微眯起，有些意外地說道，“哦，我當時誰，原來是你啊，多年不見，你現在可真是出息了，竟然敢對我出手，誰給你這麼大的膽子……”

　　“你看到我的功法，還猜不到誰給我的膽子嗎？”年破軍臉上表情不變，嘿嘿笑着說道。

　　“冥河老祖嗎？”敖丙眉頭一挑，看到年破軍的時候，敖丙就知道這件事情是與冥河有關的，當年他就是想要圖謀自己的弒神槍，現在終於忍不住再次出手了。

　　不過這次他倒是學聰明了，知道從自己大哥下手，否則他敢在洪荒之中直接對自己出手，恐怕自己的老師通天教主一定會教他做人。

　　不過他以為在幽冥血海自己就奈何不了他嗎？敖丙臉上一沉，“喂，黑蓮，有沒有什麼想法？冥河既然出招，咱們不能由着他的路子來啊！！”

　　“哼，這傢伙簡直是找死，原本還想讓他多活一段時間的，不過他竟然主動挑釁，那就保不起講不了，本尊就讓他知道知道花兒為什麼這樣紅……”黑衣敖丙的聲音在敖丙的腦海之中響起，其中滿是冷峻與冷酷。

　　黑衣敖丙的話，讓敖丙心中一定，他也是准聖修為，即便是不敵冥河，能夠拖延一段時間就好，自己就能就出大哥了。

　　“接下來就是要去幽冥血海吧？”敖丙嘴角勾着一抹譏諷的弧度，略微輕蔑地說道，“冥河那貨連血海都不敢出，還號稱什麼阿修羅教教主、萬魔之祖，真是叫人笑掉大牙。”

　　“哼，教主大人究竟如何，等你真的遇到，你就知道了，不過你究竟去不去？你大哥就在那裡哦……”年破軍眼神有些陰冷，口氣森寒地說道。

　　“哈哈哈……”敖丙哈哈大笑，“邪不勝正，本尊有何不敢？看本尊今天就踏平幽冥血海，擒了那冥河老祖為本尊駕車……”

　　“哼～”年破軍冷哼一聲，沒有回敖丙的話，“我們是不是該走了？如果遲到了，教主會不高興的……”

　　“他高不高興關我毛事，不過我確實趕時間倒是真的，所以抓緊時間，我現在可有一件大事要處理，可沒時間跟你們在這扯皮……”

　　然後敖丙和年破軍便直奔地府方向而去，幽冥血海就在地府旁邊，六道輪迴的附近，平心娘娘、十殿閻羅、冥河老祖，還有地藏王菩薩，他們是鄰居。

　　說起來，平心娘娘與敖丙有過一面之緣，而十殿閻羅則是十天君，更是敖丙的同門師兄弟，冥河老祖與他幾乎是不可能化解的仇恨，地藏王菩薩因為佛教的原因，對敖丙恐怕也不會友善。

　　這次與冥河老祖對弈，不論輸贏，都會引起地府勢力的重新洗牌，當然如何洗牌，就看這場博弈的結果了。

　　敖丙在前，年破軍在後，兩個人一起奔着幽冥血海的方向而去，幽冥血海本事盤古開天只有的肚臍一團污血所化，其中孕育出了兩個生靈，其中就是冥河老祖和蚊道人。

　　本來應該大放異彩的蚊道人，被敖丙滅殺，而幽冥血海的另外一位生靈也是走上了與敖丙對峙的道路，不知道他的命運會如何。

　　遠遠地就看到一團血光，敖丙感覺到了一股壓迫，隨後他身上的混沌天龍氣息運轉，才恢復了正常，來到血海的近前，海面上立刻出現了一個個頭顱。

　　其中分為兩個極端，雄性極其的醜陋，而雌性卻是極其美麗，然後一個個人影從血海之中浮現出來，他們血紅色的眼睛，都是面無表情地看着敖丙。

　　敖丙心頭一稟，這就是傳說中的阿修羅族了，果然是不同凡響，其中不乏有金仙中後期的氣息傳過來，不過並沒有超越金仙的存在。

　　“冥河，你就是這樣待客的嗎？本尊來了，你就派出一群小輩來迎接本尊？？”敖丙身上大羅期的修為放開，由於是五位大羅境於一身，因此他的身上的氣息甚至還要超過巔峰大羅境，快要達到准聖修為了。

　　翻湧的血海忽然一滯，所有的波浪都靜止了，大約三兩息之後才恢復正常，“都是我的錯，我沒想到你修鍊竟然如此之快，這才多久不見，竟然已經大羅之境了，甚至已經觸摸到了准聖的門檻……”

　　然後血海分開，從血海之中走出了一個血袍精壯男子，他劈散的頭髮之上散發著化不開的血腥味道，身上的准聖期氣息展開，狠狠地壓制着敖丙的大羅境氣息。

　　“哼，你想不到的事情還多着呢，快點把我大哥放了，你身為阿修羅教教主，竟然做出如此卑鄙之事，難怪無法成就聖人……”雖然被冥河老祖的氣息壓迫，但是敖丙依然咬着牙說道。

　　冥河哈哈一聲大笑，他血色長袍大袖一揮，在他的身後忽然出現了一個血色囚籠，裏面有一個氣息奄奄的男子，他肩膀上鎖着血色的鎖鏈，將他吊在囚籠之上。

　　“本老祖乃是萬魔之祖，身為魔祖自然是要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否則焉能對得起魔祖稱號？哈哈……”冥河老祖哈哈大笑，口氣森寒地接着說道，

　　“識相的就快點吧弒神槍交出來，否則本老祖可不保證會做出什麼事來……”

　　“所謂魔者，並非乃是陰狠毒辣，而是隨心所欲，無所畏懼，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氣概，冥河如此小人，焉能成為魔祖，魔祖只能是我大自在天魔尊……”

　　一個張狂的聲音在血海之上回蕩，傳到了所有人的心中，眾人竟然有種從此墮入魔道，自在逍遙的念頭。

# 第325章 業火紅蓮

　　話說，敖丙來到了幽冥血海，見到了冥河老祖，冥河老祖關於那魔祖的一番論調，卻是引出了躲在暗處的黑衣

　　敖丙看到黑衣敖丙出現，差點氣得罵娘，你他媽一會兒偷偷出手，趁着冥河不注意的時候，抽冷子給他一下，效果豈不是要好的太多？

　　“怪不得你的修為不如我，心中怎麼能夠如此齷齪，生於天地之間，必然要堂堂正正於天地，煌煌大氣才是王道……”敖丙的腦袋裡面忽然傳來黑衣敖丙的聲音。

　　我他媽修為不如你是因為這個原因嗎？

　　倒是你，花費了兩朵十二品金蓮，竟然才是准聖初期，簡直是糟蹋了這兩件至寶，就是把兩朵蓮花給一頭豬，說不定都能比你做得更好。

　　“我就是你，你說我不如豬，那就是再說你自己……”黑衣敖丙的聲音急促地在敖丙的腦海之中響起，後面的話卻是驟然止住。

　　敖丙一扭頭，卻是看到冥河老祖已經向著黑衣敖丙攻了過去，同時一道血光從冥河老祖的身上脫落，化為一個血袍男子，這人與冥河一樣的相貌，不過卻是一身鋒芒，他打了個稽，

　　“貧道冥河阿鼻，冥河本尊去處理一些煩人的東西，由本座來招待龍王大人，還請龍王大人交出弒神槍，否則，你還有你大哥就留在這血海之中，化為冥河本尊的一具血神子吧！！”

　　敖丙眉頭一挑，“你是冥河的善屍還是惡屍？看這幅凶神惡煞的樣子，應該是惡屍吧？冥河那廝的惡屍還挺和善的啊？”

　　冥河阿鼻的表情明顯一僵，他獃獃地看着敖丙，有些羞憤地說道，“本座乃是冥河本尊的善屍阿鼻，還請道友不要顧左右而言他，快點將弒神槍交出來……”

　　“哦，原來是善屍啊？可是善屍乃是善念所化，道友你是個什麼東西？”敖丙故作驚訝地問道，一副好奇寶寶的樣子。

　　就算是泥人尚有三分火性，更何況是冥河這半吊子的善屍，他大叫一聲，伸手一揚，一道血色劍光向著敖丙劈了過去。

　　修道人體內有三屍蟲，分別為善、惡、執。若是能夠將善念、惡念、執念斬出自身，那麼必然是精神通透，修為精進，於是這才有了准聖這個境界。

　　本來大羅金仙之後就是聖人境界，中間是沒有境界的，可是道祖傳到天下，傳出了成聖之法，一則是功德成聖，一則是斬三屍成聖，一則是以力證道成聖。

　　斬三屍成聖也是很有講究的，斬三屍必然是要用相應的法寶並且貼合自身的法寶才是最好，善屍一般要選擇溫和的法寶，比如天地靈根，或者輔助性法寶。

　　惡屍則是要選擇殺伐性法寶，比如弒神槍，比如誅仙四劍，再比如冥河老祖的阿鼻元屠，都是很好的選擇。

　　而執屍則是要選擇中性的法寶，比如兩儀清凈燈、混元金斗、定海神珠一類的法寶。

　　若是違背了選擇的原則，就會陷入到一種尷尬的境地，雖然修為卻是到了，但是善屍不像善屍，惡屍不像惡屍，對於以後的修鍊極為不利。

　　就好像冥河老祖的善屍惡屍使用阿鼻元屠斬出，惡屍倒是相得益彰，但善屍卻是就好像剛才的樣子，根本無法完全寄託冥河的善念。

　　與他情況完全相反的卻是地仙之祖鎮元子，他用人蔘果實和地書斬出了善屍和惡屍，善屍很完美，但是惡屍卻是完全沒有該有的樣子。

　　這本來就是冥河老祖的痛腳，現在又被敖丙當著面說出來，冥河善屍立刻惱羞成怒，竟然直接向著敖丙攻了過去。

　　敖丙雖然是實力不到准聖期，但冥河阿鼻卻也不是正兒八經實打實的准聖期修為，他比初入准聖期的還要弱上三分。

　　因此他們兩個人也算是相得益彰，雖然存在實力差距，但是並不大，他們斗在一處，聲勢也是頗為驚人，兩個人都是奈何不得對方。

　　而另外一處戰圈，卻是戰況激烈，兩個人斗在一處，難解難分，不過黑衣敖丙卻是落入到了下方之中，他實力雖然也到了准聖初期，但是比之老牌准聖高手冥河，卻還是差了一截。

　　冥河感覺到了自己的善屍並沒有拿下敖丙，心中有些驚訝，於是他身上又飛出了一道黑光，化為一個黑衣冥河，他冷着一張臉，默默地向著敖丙戰圈撲了過去。

　　“哈哈，以大欺小，老不休，還說自己是魔祖，我看你連魔都稱不上……”黑衣敖丙哈哈大笑，身上飛出一道青光，化為一個青色的人影，散着生生造化氣息，攔住了黑衣冥河。

　　青蓮敖丙攔在黑衣冥河的身前，“你是冥河斬出的惡屍吧？正好，我是那傢伙斬出的善屍，讓他們本尊斗他們的，我們也來分個高下……”

　　黑衣冥河大怒，伸手一道黑色的劍光向著青蓮敖丙射了過去，青蓮敖丙很是輕鬆地躲過了他的劍光，伸手一道青色光華也是向著黑衣冥河還擊過去。

　　這黑衣冥河是冥河老祖的惡屍，使用元屠劍斬出，此劍本是冥河的伴生靈寶，作為他斬屍的工具最合適不過，再加上元屠劍本就是殺伐性靈寶，因此冥河的惡屍可是正常水平，在准聖初期的修為。

　　可是黑衣敖丙的善屍，他的修為完全不輸冥河元屠，若論及跟腳，十二品青蓮還在元屠劍之上，不過受制於黑衣敖丙修為的原因，因此不能揮出完全的實力。

　　二者的實力相互接近，即便是有差距，也是微乎其微，想要分出勝負恐怕不是一時半會就能完成的，於是血海之上出現了三個戰圈。

　　要說起來，這三個戰圈還是兩個人之間的戰鬥，不過三處戰圈，敖丙在兩處都占居下風，而且青蓮善屍處也不過是平手而已，並沒有佔據壓倒性的優勢。

　　敖丙看着戰圈，眼睛卻在不時地向著自己大哥的方向看過去，再戰鬥下去，自己應該也贏不了，還是想辦法把大哥救出來，然後溜之大吉為上策。

　　年破軍不知道是不是察覺到了敖丙的想法，他竟然指揮着一群阿修羅將那血色囚籠圍了起來，敖丙想要救出裏面的大哥，就必須先解決外圍的這群阿修羅。

　　蟻多咬死象，看着那群密密麻麻的阿修羅，敖丙也是嘴角抽搐，他真是後悔當初自己沒有一巴掌把這小子拍死，怎麼留下這麼一個禍害，這不是給自己找罪受嗎？

　　敖丙這一分神的時候，對面的冥河阿鼻看中時機，一道血色劍光沿着敖丙的鼻尖劃了過去，驚出了敖丙的一身冷汗。

　　他卻是再不敢分心，而是專心致志地應對冥河阿鼻，敖丙在尋求救出自己的大哥，而冥河老祖卻是在羞怒與此時的戰果，自己竟然拿不下一個准聖初期還有一個大羅境的小子，這簡直不可原諒。

　　“小子趁我還沒有完全生氣之前，我給你一個臣服我的機會，你也看到了，你根本不是我的對手，我們繼續下去，你落敗是遲早的事情……”冥河老祖對着黑衣敖丙說道。

　　“哈哈，老傢伙你已經體力不支了嗎？若是你肯臣服於我，我倒是可以考慮讓你追隨在我的身後，日後我登臨聖位必然是少不了你的好處。”黑衣敖丙沒有半分領情，而是對着冥河老祖輕佻地笑着說道。

　　冥河老祖倒是沒有生氣，而是滿臉凝重地說道，“好吧，既然如此，那麼也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你死後我會將你煉成血神子，你會成為我最珍貴的藏品……”

　　黑衣敖丙也是臉上一肅，凝重地說道，“有什麼招數你都使出來吧，我倒是要看看你怎麼能夠勝我……”

　　冥河老祖在自己的胸前凝出了一個蓮花狀的手印，然後他身形暴退，他腳下的血海掀起了滔天的血浪，血浪之中忽然燃起了血色的火焰，然後火焰凝聚在冥河的腳下。

　　最終竟然凝聚成了一朵蓮花的樣子，而且蓮花轉動，到後來竟然化虛為實，成為了一朵晶瑩的十二品紅色蓮台，在冥河老祖的腳下徐徐地轉動。

　　黑衣敖丙看到他腳下的蓮花，臉上的表情頓時有些驚訝，但是驚訝之中還有一絲竊喜、一絲戲謔，唯獨沒有的就是凝重和恐懼。

　　“哦，原來是傳說中的業火紅蓮，傳言中它在道友手中，我原本還不信，沒想到原來竟然是真的，今天本尊可真是開眼了……”黑衣敖丙看着冥河老祖腳下徐徐轉動的十二品蓮台，眼中充滿火熱地說道。

　　冥河老祖看到黑衣敖丙的的表情有些奇怪，他為什麼是這副樣子，他好像並不懼怕業火紅蓮啊？業火紅蓮可以點燃人的一身業力，可以將整個人燃成灰燼。

　　而且業火性質特殊，除非是用滔天的功德，否則根本沒有辦法澆滅業火，其他人看到業火紅蓮早就是驚駭莫名，在想着怎麼逃跑了，他怎麼是這麼一副表情，他是什麼意思？

　　“喂，有沒有興趣干一票大的，你為我擋住冥河的善屍和惡屍，然後我將冥河幹掉，這個提議是不是讓你熱血沸騰了……”敖丙的腦中響起了黑衣敖丙的聲音。

　　我沸騰你妹～

　　.

　　!!:!!

# 第326章 一票大的

　　話說，冥河老祖發覺自己竟然陷入到了混戰之中，於是他在勸過黑衣敖丙被拒之後，終於決定用出自己的撒手鐧——業火紅蓮。

　　若是一般的人見到業火紅蓮，就算不會驚駭，也會變得慎重，但黑衣敖丙卻是根本沒把這當回事，神識他還有心思跟敖丙聊天，希望和敖丙一起出手干一票大的。

　　但是敖丙聽完他的提議，卻是想罵娘，你他媽的不想活了，我還想活呢？不說你能不能幹掉冥河，自己根本就擋不住冥河的善屍和惡屍啊。

　　自己現在和冥河的善屍對上，都被壓制，若是再加上更加犀利的冥河惡屍，那麼自己恐怕是都要被秒掉的，還談什麼拖住他們兩個。

　　黑衣敖丙感應到了敖丙的想法，他的聲音再次響了起來，“不要裝蒜，我知道你若是用出弒神槍，那麼一定能夠拖住他們兩個，只要沒有而是干擾，我就能將業火紅蓮奪過來，業火紅蓮若是到了自己手中，那你知道結果的……”

　　結果？老子當然知道結果，用業火紅蓮再斬出惡屍吧？可是你不覺得有點暴殄天物嗎？堂堂三朵十二品蓮花，就早就你這麼一個准聖中期？

　　不過，若是按照這個思路來的話，再用功德金蓮斬出執屍，那麼三屍合一，四朵蓮花合一，不僅僅可以立地成聖，甚至可以成為最強大的一位聖人，畢竟那就相當於一個盜版的盤古大神了，盤古大神再怎麼盜版，也要比一般的聖人強悍。

　　可是業火紅蓮還好說，畢竟冥河還不是不可超越的存在，若說業火紅蓮屬於可望可及的存在，那麼功德金蓮就是可望而不可即了。

　　功德金蓮在哪，它在西方兩位聖人的手中，而且這等先天靈寶，一定是當寶貝似地捂起來，自己想要想要從他們手中搞到功德金蓮，堪比登天。

　　“哈哈，怎麼樣？你也想到了吧？我的想法不錯吧，若是能夠成功，那麼我將成為洪荒第一人，到時候你就可以橫着走了……”黑衣敖丙的聲音在敖丙的腦海中回蕩着。

　　敖丙臉上一黑，是你成為了洪荒第一，可不是我，照你現在的樣子，你成為洪荒第一對我好像幫助並不大，而且你以為剩下兩朵蓮花這麼好搞到嗎？

　　“我就是你，我是洪荒第一，那就代表了你是洪荒第一。不管好不好弄，但是眼前的這朵蓮花，我是有着萬全的把握，你倒是要不要幫忙吧？”黑衣敖丙對敖丙說道。

　　敖丙沉默着，足足數十息之後，他才重重地回了一聲，“好，干，干一票大的……”

　　兩個人的交流都是在轉瞬之間完成的，當他得到了敖丙肯定的答覆，頓時心中一松，他雖然不會害敖丙，但他卻是也不想被敖丙壓迫，他的謀划若是成功，他就能成為洪荒第一人，他就永遠不會受到敖丙的壓迫。

　　冥河老祖在亮出了業火紅蓮之後，他就站在蓮台之上，用全身的氣息壓迫着黑衣敖丙，而黑衣敖丙卻是受到了壓迫，但是他並不慌張，近乎於慢條斯理地對着冥河說道，

　　“業火紅蓮可真是好寶貝啊，落在你的手中真是明珠暗投，不過這種情況馬上就要結束了，因為它會在我的手中綻放出無上的光輝……”

　　冥河眼睛一瞪，腳下蓮台飛快地轉了起來，然後一股神秘的氣場將黑衣敖丙籠罩，黑衣敖丙眨巴着大眼睛，有些無辜地看着冥河。

　　冥河臉上表情狂變，臉上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而黑衣敖丙則是有些戲謔地問道，“冥河道友，是不是在奇怪為什麼我身上沒有燃起紅蓮業火？嘿嘿……你可知道我的本體是什麼嗎？”

　　冥河隨後接了過來，“是什麼……”

　　“你來看～”黑衣敖丙說完話，他的身形滴流亂轉，然後他竟然化為了一朵黑色的蓮花，上面流轉着一絲和業火紅蓮相似的氣息。

　　“滅世黑蓮！！”冥河眼睛一瞪，吃驚地喊了出來，隨後他失魂落魄了說道，“我早就該想到的，我早就該想到的……”

　　但冥河不愧是魔道巨擘的存在，他很快就回過神來，反而是眼中閃着精光，一臉猙獰地說道，“你確實是天生的魔祖人選，不過若是我能夠將你的本體煉化，那麼你就沒有機會了，而本老祖卻會成為貨真價實的魔祖……”

　　“哦，是嗎？”黑蓮之中傳來黑衣敖丙的聲音，“一般情況下，確實如此，你有業火紅蓮在手，我確實不是你對手，但是你知道我是用什麼斬屍的嗎？”黑蓮的話語中沒有一絲情感波動，就好似在陳述一件很平凡的毫無相干的事情。

　　“什麼？”

　　“他是用我斬的善屍……”在冥河老祖的身後響起了一個幽怨的聲音，一個青衣人出現在了冥河老祖的身後，而他的身形虛化，而浮現出了一朵十二品青蓮。

　　“造化青蓮！！”冥河老祖的眼珠子差點瞪出來，他忽然渾身冰冷，他終於知道黑衣敖丙的信心來自於哪裡，兩朵十二品蓮花，自己確實不是對手，可是上天為何要如此捉弄自己，竟然讓自己遇上這樣的對手。

　　但是冥河老祖隨即就冷靜下來，讓黑衣敖丙心中一陣欣賞，不愧是稱宗做祖的人物，這般心性不愧是魔道宗師，

　　“你就是天道派來本老祖的剋星，但是本老祖豈可聽天由命，我命由我不由天，天道要讓你來滅我，我就滅了你，讓天道知道，他的選擇是錯的，我才是魔道之祖，魔中之魔……”

　　冥河老祖的話就好似對天道的宣誓，又好似對天道的戰書，九天之上忽然想起了一陣雷鳴，似乎在相應他的宣告。

　　“好，今日就在天道見證之下，看看你我究竟誰才是萬魔之祖，不過不得不說，你一定不是我的對手，你終究會成為我踏足洪荒巔峰的墊腳石……”黑衣敖丙的話擲地有聲，但是——

　　“他媽的快點開干啊，老子快撐不住了，老子要是死了，你小子也不好過……”敖丙破口大罵的聲音忽然插入到了兩個人的談話之中。

　　和黑衣敖丙達成協議之後，敖丙便有意無意地將自己的戰圈向著冥河元屠和青蓮善屍的方向移動，而青蓮善屍也是黑配合地將戰圈轉移過來。

　　很快兩個戰圈便合二為一，變成了二打二的局面，不過在青蓮善屍放出了一記大招讓冥河的善惡二屍回防的時候，敖丙手中一晃，一桿長槍出現在他的手中。

　　然後青蓮善屍退出戰圈，而敖丙則是晃動手中弒神槍將善惡二屍的攻勢都接了過來，敖丙本就是大羅巔峰接近准聖的修為，現在更是強悍，對上冥河善惡二屍雖然被全面壓制，但是也穩住了陣腳。

　　可是敖丙在這裏被打得跟孫子似的，而那邊那兩位卻還有心思扯淡，於是敖丙才吼了那麼一句，當然，效果也是立竿見影的。

　　“冥河道友，姑且稱你為一聲道友，你雖然無法成為萬魔之祖，但是這股子戰意我卻還是很尊重的，現在就用實力說話吧……”

　　“我早就等不及了……”

　　冥河老祖的身上燃起了紅色的火焰，那是紅蓮業火，而他的表情也是有些扭曲，畢竟身受業火灼燒，那滋味絕對是不好受。

　　冥河老祖伸手一揮，兩道業火分別襲向了身前的滅世黑蓮和身後的造化青蓮，而兩朵蓮花幾乎是都沒有閃躲，他們迎上了業火，直直地向著冥河老祖沖了過去。

　　兩朵蓮花就好像不着水珠的荷恭弘=叶 恭弘，業火從兩朵蓮花周邊劃了過去，而兩朵蓮花似乎早就預料到了種情況，他們到了冥河老祖腳下業火紅蓮的位置，一左一右將業火紅蓮夾住。

　　然後兩朵蓮花向著業火紅蓮相反的旋轉方向旋轉，而紅蓮之上的冥河老祖明顯的一抖，他俯下身來，盤坐在了紅蓮之上。

　　他的身形盤坐，嘴中念念有詞，而他坐下剛剛旋轉受制的紅蓮，立刻又以一種穩健的速度旋轉起來，但是外面兩朵蓮花卻是沒有理會冥河的動作。

　　他們只是旋轉速度逐步地提升，而且到後來已經看不清楚了兩朵蓮花的形態，只能看到一個青黑色的光環，纏繞在冥河老祖坐下紅蓮的外面。

　　而且隨着二者的旋轉速度越來越快，紅蓮受到的限制越來越大，冥河老祖的身形卻是開始顫抖起來，而且隨着黑蓮和青蓮的旋轉速度越來越快，紅蓮的旋轉越來越慢，而冥河老祖卻是顫抖的越發厲害。

　　終於，當黑蓮和青蓮的旋轉速度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後，紅蓮的旋轉終於停止，而冥河老祖的身形卻是好似一顆炮彈一般，從紅蓮之上彈了出去。

　　紅蓮開始緩緩地向著反方向旋轉，而且紅蓮旋轉越來越快，漸漸地被外面的青黑光環吞噬，最終只剩下一個青黑色的高速旋轉的光盤。

　　然後青黑光盤上下變長，變成了一個長柱型，然後旋轉變慢，化為了黑衣敖丙的樣子，此刻他的臉色有些不自然的酡紅，身上的氣息一會高一會低，很不穩定。

　　冥河老祖臉上一陣青一陣白，看着黑衣敖丙眼神閃爍，可是終究化為一聲長嘆，“罷了，從此之後，你大自在天魔尊為萬魔之祖，你魔尊所在之處，我冥河退避三舍……”

# 第327章 更大一票

　　話說，黑衣敖丙和善屍顯露出本尊，將冥河老祖的業火紅蓮吞噬，而冥河老祖也終於服軟，承諾以後有黑衣敖丙的在地方，他就退避三舍。

　　這個時候，冥河老祖的善惡二屍卻是也已經和敖丙停止了打鬥，敖丙輕聲問道，“那是不是也應該把我大哥放了……”

　　冥河的目光忽然轉過來，直視着敖丙的眼睛，惡狠狠地說道，“我只是懾服與大自在天魔尊，你又是什麼東西？焉敢跟我提條件？等你也有了魔尊的實力再來找我理論吧……”

　　敖丙眼睛一瞪，冥河的話讓他心頭一跳，老子就知道，黑衣敖丙出風頭和自己出風頭，是完全不同的，你看現在，冥河肯賣黑衣敖丙的面子，卻是不肯賣自己的面子。

　　他們雖然同是一人，但敖丙卻是不能對外人說，這怎麼一個憋屈了得，而且敖丙最懊惱的是，他彷彿看到了黑衣敖丙那揶揄的笑容。

　　“咳咳，冥河道友，這位渭河龍王大人與我稍微有那麼一點交情，所以這次請您看在我的薄面，一定要把東海大太子放了……”黑衣敖丙輕咳一聲，對着冥河說道。

　　冥河臉上一沉，他卻是沒有想到黑衣敖丙會突然說這麼一句，他當然是不想放手，因為敖丙的手中可是有弒神槍，若是他能夠拿到弒神槍，那麼又將是另外一番場景了。

　　到時候他不僅有機會能夠將自己的業火紅蓮搶回來，還有機會將黑衣敖丙煉化，獲得三朵十二品蓮花，那將是一副什麼樣的光景啊，那簡直是讓聖人都嫉妒的裝備啊。

　　而之前冥河對黑衣敖丙的服軟，也不過是他暫時性策略而已，若獲得了弒神槍，有了壓倒性的優勢之後，他會再度出手，修鍊魔道之人，又怎麼會輕易地屈居人下。

　　但是現在黑衣敖丙的話，卻是讓他失去了獲得弒神槍的機會，這是冥河所不能容忍的，他臉上立刻陰沉下來，

　　“不好意思，大自在魔尊大人，您的要求我不能答應，除了這件事情，其他的要求您隨便提……”冥河說著話，伸手一揮，那血色囚籠竟然飛快地沉入到了血海之中。

　　而冥河自己也是飛快地沉入到血海之中，而且其他的阿修羅也是一個個地都沉入到了血海之中，血海之上只留下了面面相覷的敖丙還有黑衣敖丙。

　　黑衣敖丙瞪着眼說道，“現在你說咋辦？怎麼救大太子？難道真把弒神槍交出去？那之前的一切努力豈不是都白費了，真讓冥河得了弒神槍，恐怕連我都搞不過他……”

　　“怎麼辦？你說怎麼辦？還不都是你辦的好事，現在可好了，就是想救大哥都沒有辦法了，不過你說的也對，把弒神槍交給冥河，也不失為一個辦法……”敖丙若有所思地說道。

　　然後敖丙手中一松，弒神槍竟然直接掉落到血海之中，黑衣敖丙大吃一驚，就要去撈弒神槍，同時他氣憤地說道，“你瘋了吧？怎麼能夠輕易地將弒神槍就給冥河，至少也要先看到大哥的身影啊……”

　　敖丙卻是一點都不急，而是慢悠悠地說道，“怪我嘍？！！”

　　黑衣敖丙的動作忽然停住，臉上也是變得凝重起來，皺着眉頭說道，“你有把握嗎？不要偷雞不成蝕把米，那樣損失可就是大了……”

　　敖丙臉上閃着奇異的光芒，“讓我們拭目以待吧，就看看是怎麼樣的……”

　　血海之中忽然傳來冥河的聲音，“哈哈哈……，渭河龍王是不是嚇傻了，弒神槍是你自己掉到血海之中的，可不是你送給我的，我要是找到，那就是我的……什麼？這不可能？”

　　冥河正在想着弒神槍落入血海的方位尋找弒神槍，可是前面忽然出現了一個漩渦，可是血海幾乎都是自己的地盤，它的每一絲變化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可是眼前的漩渦卻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這個漩渦就好似憑空出現得一般，它出現得沒有任何徵兆，難道？？！！冥河忽然心中一動，這個漩渦與弒神槍有關？

　　這個方位，好像就是弒神槍掉落的位置。想到這裏，冥河老祖立刻向著漩渦中心飛快地靠近。

　　黑衣敖丙有些緊張地問道，“你的猜錯沒有錯吧？如果弒神槍到了冥河老祖的手中，那咱們兩個可就都要玩兒完了……”

　　敖丙翻了個白眼，你他媽都准聖初期、馬上就要中期了好嗎？老子才大羅境，老子都不害怕，你害怕個毛線，就算冥河老祖真的得到了弒神槍，你還逃不掉嗎？

　　其實剛剛敖丙將弒神槍丟到血海之中不是因為害怕，不是因為他傻了，當然也不會是因為手滑了，而是敖丙感覺到了弒神槍對血海的渴望，對，就是渴望。

　　敖丙在手持弒神槍戰鬥的時候，他感覺到弒神槍之上傳來的灼熱感，而且他感覺到了弒神槍對於下方血海的渴望，那是仿若要將血海吞噬的渴望。

　　而且隨着戰鬥的進行，這種渴望越發的強烈，但是敖丙一直在壓制這弒神槍的渴望，直到剛剛，敖丙終於是沒有壓制弒神槍，手中輕輕一松，弒神槍就落到了血海之中。

　　冥河老祖向著漩渦的方向遁過去，可是那個漩渦好似知道冥河老祖的到來，漩渦主動地向著遠離冥河的方向而去。

　　冥河一愣之後也沒有想太多，而是向著漩渦的方向而去，他追逐着漩渦，始終追尋不到，但是他終於確定漩渦之中的就是弒神槍。但是在半個時辰之後，他卻是忽然感覺到，弒神槍好像正在吸收血海之中的海水。

　　而漩渦產生的原因，也正是因為弒神槍吸收血海海水造成的，冥河的心中頓時驚駭莫名，血海就是自己的根基，自己怎麼能夠讓其他東西帶走自己的血海海水。

　　於是冥河立刻加快速度，可是他根本追不上弒神槍，而且弒神槍周圍的水流越來越強大，對他的干擾越來越大，再半個時辰之後，漩渦已經足夠撼動冥河。

　　這個時候，弒神槍根本不再移動，不過漩渦已經十分強大，強大得足以波及整個血海，而冥河根本無法靠近漩渦的中心。

　　一個個的阿修羅被捲入到漩渦之中，修為比較弱的很快被撕碎，成為了血海的一部分，而實力較強的阿修羅卻也是無法控制自己，隨着漩渦被動旋轉。

　　血海之上，敖丙還好，而黑衣敖丙卻是已經眉開眼笑起來，他對着敖丙稱讚道，“真有你的，你怎麼會知道弒神槍能夠克制幽冥血海，沒有了血海的支撐，冥河老祖就是個渣……”

　　敖丙翻了個白眼，原本以為自己這個分身只是有些話癆，現在他才發現，這貨的心性實在不怎麼樣，雖然他的實力很高，但是他的上升空間恐怕不大，自己一定可以超越他。

　　黑衣敖丙此刻正處於極度的興奮之中，根本沒有注意到敖丙的想法，否則又是一番爭論，現在的他正在想着一會兒應該怎麼炮製冥河老祖。

　　冥河老祖這個時候也是出現在了血海之上，他的身後有三五個略顯狼狽的阿修羅，他臉色鐵青地看着敖丙，憤怒地說道，

　　“渭河龍王大人，我現在就放了你大哥，請你不要傷害血海，從此以後我發誓再也不會打你的注意，這次還請龍王大人高抬貴手……”

　　敖丙有些無奈，“冥河教主，你也知道，我也控制不了弒神槍，畢竟先天靈寶都是有點小脾氣的……”

　　冥河老祖頓時臉色羞紅，自己堂堂准聖修為，低下身段去求一個大羅境的後輩，他竟然全然不理會自己，簡直可惡。

　　而就在這個時候，在血海漩渦的邊緣，忽然出現了一團金光，金光是從一方石印之中發出來的，而金光籠罩下正是東海大太子，敖丙此來的目標。

　　而那方石印，正是四海重器，敖丙交給他大哥的，祖龍印。

　　祖龍印護着大太子來到了敖丙的身後，而冥河看得卻是眼中冒火，這小子身上竟然還有這樣的重寶，自己為什麼沒有提前將他身上的法寶搜刮一下呢？自己真是虧大了……

　　冥河有心出手，可是一邊的黑衣敖丙卻是虎視眈眈地看着自己，就在冥河糾結怎麼辦的時候，黑衣敖丙身上的氣息忽然穩定下來，從他的身上射出一青一紅兩道身影。

　　三個人影一起對着冥河拱了拱手，“冥河道友，我忽然改變主意了，退避三舍可不夠，我還缺個老僕，我覺得你可以勝任……”

　　“豈有此理，小兒焉敢如此羞辱與我？”冥河怒哼一聲，身上射出兩道身影化為善惡二屍，然後三對三，冥河便於黑衣敖丙戰在一處。

　　這次，幾乎是一面倒的身影，一方面是因為黑衣敖丙實力大增，突破到了准聖中期，另一方面是因為冥河無法聯繫血海，無法獲得血海的加持。

　　此消彼長，他已經不是黑衣敖丙的對手。

　　黑衣敖丙張狂地的笑聲遍布整個血海之上，“哈哈，冥河教主，看來你已經不行了啊？給你個主動投誠的機會，否則一會兒我可不保證自己的手段會很溫柔……”

　　冥河狠狠一記手刀，算是回應了黑衣敖丙的張狂的話語。

# 第328章 宇宙奇點

　　話說，敖丙將弒神槍丟入幽冥血海之中，弒神槍瘋狂吞噬血海之水，而黑衣敖丙又突破到了准聖中期，青蓮善屍、紅蓮惡屍，一起對上了冥河和他的阿鼻元屠善惡二屍。

　　冥河全面不敵黑衣敖丙，不過黑衣敖丙卻是有些太張揚，壓制人家也就算了，嘴上還不饒人，這估計就是他所說的堅挺吧？

　　冥河確實不是黑衣敖丙的對手，但是如果黑衣敖丙好好勸降的話，冥河說不定會投降，但是他如此狂言妄語，倒是惹得冥河惱羞成怒，他又怎麼會投降。

　　於是冥河與黑衣敖丙斗在一處，冥河雖然不是黑衣敖丙的對手，但他畢竟是准聖的存在，也不是一時半會就會落敗的。

　　黑衣敖丙嘴角勾着一絲淡淡的笑容，不斷地將冥河老祖的攻擊封鎖起來，同時他举手投足間還時不時地，一道道黑氣從他的手中放出，瀰漫在冥河的身邊。

　　黑氣進入到冥河體內，而且黑氣越來越多，漸漸地在冥河的眉心處出現了一個黑色氣旋，後來隨着被吸入的黑氣越來越多，他眉心的氣旋顯化，竟然化為了一朵黑色的蓮花。

　　而冥河老祖卻是好無所覺，依然對着黑衣敖丙狂攻不已。

　　黑衣敖丙看到冥河眉心的黑蓮成型，他攻出一招之後，身形暴退，面露微笑地看着冥河，冥河不明所以，“怎麼？你這是什麼意思？”

　　“嘿嘿，你馬上就要知道了……”黑衣敖丙說著話，舉起了自己的右手，手心正對着冥河，冥河身子一縮，不明所以。

　　“攝魂～”兩個字就好似惡魔的囈語，從黑衣敖丙的口中吐了出來，而冥河眉心的黑蓮忽然急速地轉動，從黑蓮之中射出一道道的黑線，瀰漫到了冥河的身上。

　　冥河一聲慘叫，他抱着頭顱，痛苦地嚎叫着，一層黑色的網線出現在冥河的身上，而且黑網向著他的身體內部滲透進去。

　　這個過程足足持續了半個時辰，後來冥河倒在地上，只剩下了喘氣的力氣，他甚至已經沒有了慘叫的力氣，更不用說去反抗了。

　　一層縝密的黑網遍布了冥河的全身，而最終的節點就在他眉心的黑蓮之上，黑蓮緩緩地轉動，他身上的黑網就好死活過來了一般，也在緩緩地流動着。

　　冥河的氣息越來越弱，到後來幾乎微不可查，沉寂了半刻鐘之後，他忽然睜開了眼睛，露出了一雙漆黑的眼睛，那是一雙全黑的眼睛，連眼白都是黑色的眼睛，似乎能夠將人的神魂吞噬。

　　在冥河睜開眼睛的同時，他身上的氣息也就好似吹了氣的氣球一般，立刻就漲了上來，飛快地漲到了准聖中期的修為。

　　冥河老祖站起身來，來到了黑衣敖丙的跟前，他躬身一禮，“拜見主人～”

　　黑衣敖丙眉開眼笑，擺了擺手，“免禮免禮，你很有禮貌哦，小冥河，以後你就跟着我混，我不會虧待你的……”

　　一邊的敖丙犯了個白眼，真是夠了，竟然對着一個傀儡說這樣的話，真是有夠無聊的，也是有夠幼稚的，不過他的收穫卻是巨大，但自己也不是空手而歸啊。

　　首先就是自己此行的目的達到了，大哥現在就在自己身邊，而且因為這件事情，他和祖龍印之間的聯繫更加的密切，這也算是因禍得福了吧？

　　再就是弒神槍的提升了，這個時候，弒神槍已經吞噬了幽冥血海，血海從此以後在洪荒之中除名，弒神槍回到了敖丙的手中。

　　此時的弒神槍已經大變樣，它的槍頭原本成血紅色，槍尖一點漆黑，槍纓成蒼白色，可是在吞噬了血海之後，此時他的槍頭已經有大半個成為了漆黑色，而蒼白的槍纓也變成了血的紅色。

　　敖丙用手指滿意地摩砂着弒神槍的槍桿，看着已經面目全非的幽冥血海，此時這個地方已經完全沒有一點血海水，而一部分阿修羅還很茫然地呆在乾涸的海底中。

　　敖丙一眼望過去，卻是沒有發現年破軍的身影，也不知道那小子是被撕碎落在血海之中，還是趁機逃了出去，不過不管怎麼樣，以現在自己的實力，他已經翻不起什麼大狼來了。

　　“好了，我要回去了，你愛幹嘛就幹嘛去，沒事不要煩我……”敖丙對着黑衣敖丙說了這麼一句話，然後便和自己的大哥，一起離開了地府，回到了東海。

　　而在敖丙轉身離去的時候，黑衣敖丙懶洋洋的聲音就在敖丙的腦海之中迴響，“你看到我的際遇，是不是有些嫉妒了？嘿嘿，不要灰心嘛，而且我就是你啊，哈哈哈……”

　　敖丙無言以對，不過自己這個分身的心性可真是不怎麼樣，可以預料他未來的成就也是有限，他只能成為自己現階段的助力，想要真的逍遙於洪荒，還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接下來，就是要考慮是不是要開始嘗試構建五行世界，開啟混沌之行了。這才是資金及最應該考慮自己的事情，九極之力才是自己的根本。

　　想要修成九極之力，混沌之行勢在必行。

　　敖丙將大哥送到東海之後，他便回到了方丈仙島。

　　此時的方丈仙島卻是生出了一絲變化，似乎是因為造化青蓮的離去，方丈仙島已經開始出現了崩潰，外面的先天五行逆轉大陣，已經出現了一絲滯瀉。

　　敖丙甚至可以預見，千年之後，方丈仙島恐怕會成為一個普通的小島，不過一千年的時間，那個時候西遊早就結束，自己也應該已經去了六聖開闢的新世界吧？

　　彼時，方丈仙島對於自己來說，也是是必要拋棄的存在，自己總不可能將方丈仙島也帶走吧？那根本就是不現實的。

　　敖丙和洛神，還有女兒洛裳，徒弟哪吒，交談了一番，然後他就去閉關了，此次閉關的目的，就是為了搭建五行世界。

　　當然，敖丙最先做的，卻是將自己的五行之力融匯成為一種力量，這樣的法門他還真沒有，而且他除了當年融匯了水火之力，其他三行之力一直都是獨立存在的。

　　但他卻是有其他的辦法，那就是當年孔宣的五色神光，他吞噬五色神光之後，自己的五行之身就分開了，修鍊感悟風極之力，五行之身很少在一起相處，更不用提修鍊五色神光了。

　　現在敖丙卻是要彌補這方面的缺陷，對於現在的他來說，想要修鍊五色神光毫無障礙，第一次嘗試，他就修鍊出了水火兩色神光，三天之後他練出了三色神光，一個月之後他練出了四色神光，三年後他練出了五色神光，十年後他將五行之力融匯一體。

　　敖丙對於五行之力的理解已經到了一種嶄新的層次，五行輪轉，相生相剋，五行疊加，絕對不是一加一加一加一加一等於五那麼簡單。

　　五行疊加的力量，是無窮無盡的，因為五行實力是一個循環，因此這是一個無數個一相加，至於能夠做到多少個一相加，那就看施術人對於五行之力的理解和感悟了。

　　敖丙心中明悟了五行的部分力量，當時若他有現在這份對五行之力的感悟，那麼他有自信憑藉大羅之境抗衡冥河的准聖期惡屍。

　　此時，敖丙終於決定要開始五行世界的搭建，他不知道世界是怎麼形成的，通天教主告訴他是劈開混沌，然後在混沌之中放入支撐混沌的物質，並且能夠自發產生對抗混沌的力量，那麼這就是一個最簡單的世界。

　　但是敖丙此刻在洪荒之中，根本就沒有混沌氣息存在，他又怎麼去劈開混沌呢？因此通天教主的話根本就沒有實踐的基礎。

　　於是敖丙就想到了奇點理論，宇宙就是大爆炸產生的，那麼這一點是不是也適用於這個洪荒世界之中呢？敖丙不知道，不過倒是可以嘗試一下。

　　敖丙從自己的體內抽出了五絲五行之力，因為他不敢多抽，若是實驗用量太大，爆炸的威力也就越大，自己第一次就是嘗試而已，根本沒有必要搞太大的聲勢。

　　敖丙讓五行之力形成一個五行漩渦，五行力量旋轉相生，而敖丙這個時候卻是在外面施加一個力，讓五行漩渦逐漸地縮小。

　　隨着五行漩渦逐漸地縮小，它的旋轉速度也是越來越快，到後來已經看不出五彩漩渦，而是成為了一個灰色的小點，這個點比針尖都大不了多少。

　　敖丙將自己全身的力量都壓在這個小點上，小點越來越小，旋轉速度應該也是越來越快，要用‘應該’這個詞，是因為此時已經看不清楚小點的旋轉速度。

　　漸漸地，敖丙感覺有點力不從心，從小點上傳來的反震力越來越大，此時他甚至已經看不到小點，只能通過反震力來感應到小點的位置。

　　到後來，敖丙實在堅持不住了，就將弒神槍的力量也放了上去，於是他有強撐了一段時間，但是後來他實在撐不住了，於是他一鬆氣，

　　“轟～”

　　那個小點爆開，不過小點不存在，看起來就好像是憑空產生了爆炸一般，不過爆炸的威力着實不小，敖丙直接被迸飛出了方丈仙島，而整個方丈仙山整整少了十丈。

　　但是，被迸飛出去的敖丙，卻是心中驚喜莫名，因為他看到了希望。

# 第329章 情動洛神

　　話說，敖丙在了結了冥河的事情之後，就開始搭建自己的五行世界，這是資金及能夠進入混沌世界的關鍵，進而會成為自己能夠將九極之力修鍊完全的基礎。

　　他想到了前世學過的關於宇宙起始的知識，宇宙原本是一個奇點，然後在無限的壓縮之中產生了爆炸，於是一個嶄新的宇宙誕生。

　　敖丙就按照這個理論，先是將五縷五行之力化為了一個五行漩渦，然後他又將這個漩渦狠狠地壓縮，到後來以敖丙的眼力都看不到那個小漩渦。

　　直到以他和弒神槍的力量都壓制不住那個小點，於是爆炸產生了，敖丙被直接轟出了先天五行逆轉大陣，而方丈仙山卻是整整被轟沒了十丈。

　　但是，敖丙在五行大陣之外卻是幾欲壓制不住臉上的興奮，自己猜得果然沒有錯，宇宙爆炸理論在洪荒世界也是適用的。

　　因為在爆炸的瞬間，敖丙看得很清楚，他在爆炸的心中看到了一個一團亮光，那團亮光似乎玄之又玄，敖丙感覺那道亮光之中似乎包含了一切道。

　　他已經修鍊的五行之力、雷霆之力，還在修鍊的風極之力，再加上尚未修鍊的時間空間之力，似乎都蘊含在那一道亮光之中。

　　在那亮光之後，敖丙看到了一個迷你的微縮的世界形成，這個世界的底部有一團濁氣，上部有一團濁氣，清氣上浮成天，濁氣下沉為地。

　　這個世界剛剛形成，敖丙就看到周圍傳來一股天地偉力狠狠地壓在了那世界之上，那世界就好似一個脆弱的雞蛋，頃刻之間便是支離破碎。

　　緊接着敖丙就被爆炸的氣量推了出去，根本就沒有看到後面發生了什麼，但他知道那個小世界應該已經是凶多吉少了。

　　雖然那只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世界，甚至那根本就不能稱之為世界，但是它應該可以稱之為世界雛形，有了這個雛形，那麼就是表示自己的方向是沒有錯的，自己只要照這個方向進行下去，那麼在未來的某一天，自己一定可以搭建出完美的五行世界。

　　敖丙在被轟出了先天五行逆轉大陣之後，他立刻就飛回到方丈仙島之中，他發現外面的大陣因為剛剛那一下，破損更加的嚴重，甚至大陣之上已經產生了一些細微的裂縫。

　　敖丙來到方丈仙山山頂的時候，他卻是發現洛神他們幾個幾經在山頂上等着自己了，山頂之上被整整削去了一層，山頂上光禿禿的，原本的水池和仙杏樹，此刻都已經消失不見。

　　遠遠地似乎在仙島的邊緣有一棵樹恭弘=叶 恭弘落得一片不剩，樹榦上也是傷痕累累的老樹，好像就是當年那顆長在方丈仙山山頂邊緣的杏樹。

　　而還有兩個臟兮兮的小童，躲在敖洛裳的身後，不時地露出腦袋來怯懦地偷瞟上敖丙兩眼。

　　敖丙頓時有些尷尬，因為他知道這項行動比較重要為由，將洛神他們都支開，不讓他們打擾自己，可是他卻是把天一重水和三光神水這兩個小傢伙給忘了。

　　還在他們本是天地靈物，而且又是天生神水，因此這次的爆炸對它們的傷害不大，要不然自己一定自責一陣子的。

　　“咳咳，你們怎麼都來了？”敖丙乾咳一聲，對着洛神他們說道，敖洛裳和哪吒給了敖丙一個自求多福的表情，敖丙頓時感覺不妙，果然，

　　洛神俏臉含霜，“你究竟在做什麼？不是說閉關嗎？可是閉關怎麼搞出這麼大動靜？還好意思問我們為什麼在這，我們為什麼在這你不知道嗎？”

　　敖丙摸了摸自己的鼻子，這次自己好像做得確實有點過了，可是這也不是自己想的啊，自己想到了爆炸，可是從沒有想過竟然會是如此強烈的爆炸啊。

　　這還僅僅只是五絲五行之力，若是五股五行之力，那爆炸的場面，敖丙想想都覺得不寒而栗，可是，這項手段若是用作攻擊手段……

　　敖丙的眼中一亮，雖然這次的爆炸出乎了自己預料，但是同樣也為自己打開了一扇嶄新的大門，這個法門若是用作攻擊，那一定是開創性的突破。

　　敖丙心中思緒完全，腦中瘋狂地計算着將奇點轉化為攻擊的可行性，忽然在他的耳邊傳來一個囁喏的聲音，“你，沒事吧？”

　　這個聲音卻好似夏日里的一塊冰鎮西瓜，敖丙火熱的胸膛立刻冷卻下來，轉而是一種發自心脾的舒暢之感，他猛地一抬頭，正好對上了洛神慌張躲閃的目光。

　　“看什麼看，我可不是關心你，只是怕你出了什麼問題，沒有保護我們了而已……”洛神目光躲閃着敖丙火熱的目光，倔強地說道。

　　“哈哈，了解，我都了解……”敖丙摸着自己的鼻子，打個哈哈對着洛神說道，他在洛神的目光之中分明看到了她對自己的關心。

　　而這，就已經夠了……

　　洛神似乎察覺到了敖丙看穿了自己的偽裝，於是一轉身，冷哼一聲，“看你這個樣子，就知道你一點事都沒有，那我就先回去，以後你注意一點……”

　　敖丙低頭一看，自己身上的袍子已經是千瘡百孔，可是自己竟然一直都沒有察覺，身上微微騰起了一團雲霧，然後雲霧散盡，他身上的衣袍已經是光潔如新。

　　他急走兩步，一把拉住了洛神的手，“我保證以後再也不會了，可是你能不能再陪我一會兒，我們都是老夫老妻的了，似乎還沒有怎麼深談過……”

　　洛神的身體一僵，俏臉立刻就紅了，她這些年來與敖丙雖然沒有什麼深入的交流，但是兩個人卻是外人眼中的神仙眷侶，況且還有還有女兒的存在。

　　因此洛神對自己的定位，早就已經是渭河龍王的夫人了，可是那個榆木腦袋一直都沒有發現自己的心思，這種事情怎麼能夠讓自己主動？

　　自己和他雖然是名義上的夫妻，但是我們之間根本就沒有過肢體上的親密接觸，裳兒的出世是個意外，若是沒有裳兒，自己與他應該早就沒有交集了吧？

　　現在他抓住自己的手，洛神感覺他的手好像一柄火鉗，熾熱的溫度，幾乎能夠讓自己全身融化，他今天終於是開竅了？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會不會是羞羞的事情？哎呀，好羞恥啊，自己究竟在想什麼啊？他說了，只是深談一下而已，根本沒有其他的意思嘛。

　　敖丙發覺洛神的反應，他知道自己沒有猜錯，洛神果然是在意自己的，雖然自己不知道這種轉變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但是現在她的心中有自己，絕對沒有錯的。

　　“推倒，推倒，推倒，我最喜歡這種成熟的御姐了……”一個聲音幾乎是吼叫着在敖丙的腦海中回蕩着，敖丙感覺自己一陣眩暈，他臉上立刻陰沉下來，

　　“這種事情不用你他么來教我，立刻在我腦海中消失，立刻、馬上，否則後果自負……”

　　剛剛那個自然是黑衣敖丙的聲音，但是這種情況下，任誰別打擾了都會不爽的，而且一想到接下來的事情竟然身邊還有一位觀眾，敖丙火熱滾燙的心就涼了半截，即便那個觀眾也可以算作是自己，但是感覺總是你怪怪的，何況敖丙實在無法將黑衣敖丙那貨當成是自己的一部分。

　　“走就走嘛，凶什麼凶，加油哦，老鐵，這可是你一輩子的性福啊……”黑衣敖丙的聲音在敖丙的腦海中幽幽地響起。

　　敖丙滿頭黑線，狠狠地吐出了一個字，“g-u-n，滾～”

　　敖丙手拉着洛神的手，心中完全冷了下來，想想黑衣敖丙可能就在某個地方嗑着瓜子、哼着小曲看着自己，敖丙就是吃了死蒼蠅一般的感覺。

　　敖丙這邊冷了下來，但是洛神那邊還是嬌羞無限呢，敖丙拉着洛神的手，平靜了一下自己的情緒，有些平淡地說道，“我們換個地方好好地談一下吧……”

　　洛神沒有感覺到敖丙情緒的劇烈變化，但她卻是聽出了敖丙聲音之中的平淡，她原本躁動火熱的心，忽然一片冰涼，她默默地從敖丙的手中抽出自己的玉手，冷冷地回了一句，

　　“不了，我想我還有些事情，下次吧……”

　　敖丙萬萬沒有想到洛神會是這樣的反應，他原本是想找個安靜的地方，將黑衣敖丙的事情告訴洛神，他相信洛神會理解自己的，而他一呆的功夫，洛神已經轉身而去。

　　“豬，你他媽就是一頭豬，豬都他媽的比你聰明……”黑衣敖丙氣急敗壞的聲音在敖丙的腦海中迴響起來，到嘴的鴨子竟然又飛了。

　　“閉嘴，你他媽再說一句話，老子就廢了你……”敖丙冰冷地回了黑衣敖丙一句話。

　　“你……”黑衣敖丙本想回一句‘你有這個本事嗎？’，但他終究是沒有說出來，剛才敖丙的聲音讓他感覺到心頭的一股涼意。

　　敖丙的身形忽然上竄，一把將洛神摟在了懷裡，低頭在她的耳邊輕輕地說道，“我說談談就談談，這可由不得你任性……”

　　一句話，洛神的臉頓時紅到了耳根子。

# 第330章 極致力量

　　話說，敖丙和洛神你儂我儂，最後卻因為黑衣敖丙的緣故，兩個人談崩了，洛神轉身而去。但敖丙這次卻是十分堅挺，一下將洛神抱在了懷裡，很是霸道地在她的耳邊輕語了一句。

　　敖丙抱着洛神離去，而只留下了但在原地的敖洛裳和哪吒面面相覷，敖洛裳小臉通紅，“哪吒師兄，你猜剛才爹爹對娘娘說了什麼啊？這還是我一次看到爹爹抱着娘親，他們之間好奇怪啊……”

　　哪吒雖然看起來要比敖洛裳大，但是實際年齡卻是遠遠小於敖洛裳，而且由於一直在方丈仙島修鍊，他對於這些情愛之事也是有些懵懂，所以他的心理年齡並不比敖洛裳大多少。

　　不過哪吒比較懂事，又對敖丙比較崇敬，於是他平時有些刻意模仿敖丙的動作神態，因此顯得比較穩重。

　　在島上一個水潭邊上，敖丙摟着洛神，將黑衣敖丙的事情都告訴了洛神，洛神一開始還在掙扎，可是後來卻是完全癱軟在了敖丙的懷中，她眼睛好似一汪秋水，脈脈地地看着敖丙。

　　敖丙說著說著忽然察覺到了洛神看着自己的眼神，敖丙頓時一陣激動，這個時候他若是還不知道洛神的心意，那他就真的是一頭豬，一頭無可救藥的豬，甚至連豬都不如。

　　他俯下身去，慢慢地靠近洛神的臉龐，洛神看到了敖丙眼中的情意，頓時也是有些嬌羞，她的目光注視敖丙，兩個人的情意都在目光之中交匯、勾連、醞釀。

　　就在敖丙的臉距洛神的臉三寸的時候，洛神忽然伸出纖纖玉手擋住了敖丙的嘴巴，她滿臉嬌羞地說道，“不要忘了黑衣敖丙，我可以等的……”

　　敖丙此刻卻是有些狂暴地拉開了洛神的手，嘴裏嘟囔着，“管他去死，他想看，就讓他看個夠好了……”，說著話，他的嘴唇已經狠狠地印上了洛神的兩瓣朱唇。

　　敖丙貪婪地品嘗着嘴中的滋味，似蘭似麝，讓人心神搖曳，而他的兩隻大手也是有些不老實地遊動起來，但是在關鍵部位，洛神卻是堅定地抓住了他的手，不讓他逾越分毫。

　　足足半刻鐘后，他們才分開，雙方的喘息都是有些急促，但是他們的狀態卻是好的不能再好，洛神整理了一下思緒，平穩了一下紊亂的呼吸，

　　“我等你超越那傢伙，我可不想我的第一次發生在這種地方，而且還是在別人的窺視之下……”洛神的臉上幾乎能夠滴下血來，說到後來，她卻是一臉嬌羞地轉身逃一般地離開了。

　　敖丙回味着自己的唇間留下的味道，手中美妙的觸感，他忽然發覺自己頹廢了，修他媽的什麼道，有這樣一個老婆，還要道干什麼？

　　“是極是極，有這樣的老婆，還修什麼道，以後我罩着你，你就和你的小女人過幸福的生活吧，嘎嘎嘎……”黑衣敖丙的聲音忽然在敖丙的腦海中迴響。

　　敖丙頓時臉上一黑，自己的神仙眷侶可是不想發生在別人的時時監控之下，他忽然有了一個修鍊的目標，超越黑衣敖丙，反制於他，讓洛神成為自己真正意義上的妻子。

　　黑衣敖丙萬萬沒有想到自己的規勸反而是起到了反作用，頓時一陣懊惱，不過敖丙修鍊的動力，真是有些奇葩，但是為了這個目標，他對力量卻是越發的渴望。

　　於是敖丙接下來的世界繼續構建五行世界，順便思考一下，有沒有辦法將剛才的法門應用於戰鬥之中，畢竟這樣的攻擊手段絕對是逆天的存在。

　　可是想要進行這項研究，在方丈仙島之中進行是不太妥當了，因為自己剛剛那一撞，敖丙就感覺外面的防護大陣破損嚴重，原本能夠支撐千年的大陣，現在的情況看來，似乎再有個五百年就要報廢了。

　　自己要是多來兩次，恐怕這大陣就要廢了，還是選個其他的地方吧，畢竟能去禍害其他的地方，還是不要禍害自己的老窩了。

　　於是，敖丙就去了金鰲島碧游宮。

　　在通天老師的面前修鍊，他應該會幫自己擋住這些爆炸吧？畢竟那可是他的道場，他應該會十分珍惜才對，而且對於聖人來說，那些爆炸也是輕易就能鎮壓下來吧。

　　當通天教主看到敖丙‘表演’了一番之後，他差點把自己的眼珠子瞪出來，這小子到底是怎麼搞出來的，自己剛才怎麼感覺到了一股創世的氣息。

　　那是天地之間最純凈的始的力量，混沌代表了無極，而洪荒世界代表了太極，無極向太極的轉化，就是一個過程，而第一縷轉化的力量，就是始的力量，創世的力量。

　　敖丙搞出來的爆炸在他眼中威力也就是馬馬虎虎，可是在爆炸中心出現的那個世界雛形，還有那股始的力量，卻是讓通天教主都是心中震動不已，他甚至在那股力量之中看到了自己上清大道的影子。

　　看來那就是始的力量沒錯，始是所有力量的起始，它包含有所有力量的源頭，而且原則上來說任何力量都可以回溯成為始的力量。

　　始是世間最強大的力量之一，另外還有與它對應的滅的力量，它代表了太極向無極的轉化，是一切破滅的源頭。

　　於是接下來的時間內，通天教主和敖丙便開啟了秘密的閉關修鍊，他們的修鍊是極其秘密的，甚至連多寶道人都不知道兩個人在搞些什麼。

　　不過，對於敖丙這個師弟，多寶道人的心中是有些複雜的，他確實是截教的福星，是截教的驕傲，可是同樣的他也分走了自己的榮耀。

　　現在截教之中說起敖丙，沒有誰不知道，可是提起自己多寶道人，卻是遠不如敖丙的名頭響亮，而且他的修鍊速度更是為他蒙上了一層傳奇的色彩。

　　就剛才與敖丙相遇，他就感覺到敖丙身上的氣息已經完全不在自己之下了，而且他在敖丙的身上感覺到了一股強大的威脅，那應該就是弒神槍的鋒芒吧。

　　敖丙和黑衣敖丙兩個聯手破了幽冥血海，在洪荒之中可不是什麼秘密，因此他持有弒神槍的消息也是傳得愈演愈烈，但是攝於敖丙的修為，還有通天教主的強勢，現在可是沒有再去找敖丙的麻煩了。

　　至於原因，看看冥河的下場就知道了，據傳有人看到冥河在為那個所謂的大自在天魔尊駕車，而且稱他為主人。

　　沒有人知道敖丙和大自在天魔尊是什麼關係，但是這並不妨礙人們對敖丙的忌憚。

　　這次敖丙和通天教主的閉關，根本沒有引起任何的波瀾，沒有人注意到他們兩個人的小動作，因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西遊之上，預定的日期已經越來越近了。

　　在西遊將要開始的時候，通天教主和敖丙同時出關，沒有人知道他們究竟有什麼樣的成果，自然是沒有人去盤問通天教主，倒是有人對着敖丙旁敲側擊。

　　敖丙自然是不會將泄露秘密，一直都是顧左右而言他，倒是不是他信不過諸位師兄弟，而是因為此事牽連甚大，甚至能夠影響現今的洪荒格局。

　　原本敖丙就是想要通過宇宙奇點來構建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可以保護自己，成為自己在混沌深處的立足之地。

　　但是，通過通天教主的講解，敖丙才知道，原來其中蘊含了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便是聖人都不曾掌握，那是各種力量的起源，始的力量。

　　通天教主很嚴肅地告訴敖丙，這件事情絕對不能對外去說，如果有用先天靈寶弒神槍的你，還不值得聖人撕破臉皮，但若是再加上始的力量，那麼一定會有聖人忍不住而出手，相對於極致的力量而言，臉面實在有些蒼白無力。

　　然後敖丙就不斷地嘗試構建世界，而通天教主除了幫敖丙抵禦爆炸的威力之外，他也在參悟始的力量，始的力量果然玄妙，這些年來通天教主感覺自己若有所悟，但實際上他卻是連入門都不曾。

　　不過通過與始的力量對比，他的上清大道卻是進步頗多，他甚至感覺自己已經到了大師兄的境界，他有信心壓下除大師兄之外的任何一位聖人，即便是老子大師兄，他也有一戰的信心。

　　他似乎理解了老子大師兄的境界，因為他現在似乎也處於那種境界之中，那就是掌控大道，這種境界他只在老師鴻均道祖的身上看到過，在大師兄的身上看到一點雛形。

　　現在他卻是也到了這麼一種境界的門檻處，而且已經一隻腳踏了進去，他甚至可以預料到這種境界之後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他甚至猜測這種境界的極致之處甚至能夠與始的力量的對抗，不過這隻是一種推測而已。

　　通天教主進步了，敖丙也沒有原地踏步走，至少這段時間來，他構建的世界已經比較堅固，在洪荒世界的壓迫下，已經可以存在一天時間。

　　不要小看這一天的時間，在這一天之中一個小世界成型，演化，最終崩潰，這儼然就是成為了一個世界的演化過程，其中蘊含有宇宙的至理，大道的痕迹。

　　敖丙感覺自己就算是不入混沌之中，只是參悟這世界的開闢、崩壞，他就能將九極之力修鍊到極致，現在他已經掌控了一絲最初的空間之力，還有時間之力。

# 第331章 西遊劫起

　　話說，敖丙和通天教主開始了一波閉關，在這次的閉關之中敖丙和通天教主的收穫都是很大的，而敖丙也是首次接觸到了始的力量。

　　敖丙通過宇宙奇點創造的世界，可以在洪荒世界中保持一天時間，而且這一天時間就是這個小世界由起始到泯滅的全過程，其中蘊含各種大道的痕迹。

　　通天教主和敖丙沉浸在大道的海洋之中，可他們卻是不得不出關，因為萬眾矚目的西遊就要開始了，西遊之後，六聖聯手開闢新世界，洪荒世界將要被遺棄。

　　而這一切的開始就是以西遊為起始，同時也是將洪荒世界之中的所有事情都做一個了斷。這樣的大事，通天教主自然是不能再繼續閉關下去。

　　關於一些大致的事宜，諸位聖人早就已經商量完畢了，只要西方的取經人確定下來，那麼西遊隨時可以開始。

　　於是不久前西方兩位聖人突然傳訊洪荒，關於取經人他們已經確定了下來，就是佛祖的三弟子金蟬子，他會轉世到東勝神洲傲來國大唐朝，而一路西行直至西牛賀洲大雷音寺。

　　通天教主就是得到西方二聖的傳信，他才和敖丙一起出關的，兩個人的閉關算是一種互補的關係，通天教主若是沒有敖丙的演化世界，他的閉關也就沒有任何意義，至少他的閉關不會有如此高速的進步。

　　而敖丙若是沒有通天教主為他護法，他恐怕是沒有辦法解決爆炸的問題，那樣的爆炸強度絕對是可以讓敖丙懷疑人生的。

　　這次西遊對於兩個人來說都有不得不出世的理由，接下來就是洪荒之中的大動作，通天教主怎麼能夠缺席。

　　而敖丙，他卻是在想着怎麼把如來搞掉，或者說怎麼把陸壓給搞掉，陸壓是混沌天龍的對頭離火老祖，當年他逃脫了一絲精魂，最終化為了金烏十太子，後來妖族天庭破落，他就成為了西崑崙陸壓道人。

　　但是在封神後期，敖丙卻是將陸壓道人逼急了，讓他暴露出了底牌，化為不完整的離火金烏，但是最終敖丙卻是引來了天道關注，於是陸壓退走。

　　再後來，西方教忽然多出了一個如來佛，在孫悟空大鬧天宮最終如來出手的時候，敖丙終於確定了如來的身份，他就是陸壓，而今的大日如來。

　　敖丙獲得了混沌天龍的傳承，同時也接受了混沌天龍的一切，其中混沌天龍有兩個執念，這需要敖丙去完成，第一個就是除掉逃走的離火老祖，另外一個就是達到這個世界的巔峰，與盤古一較上下。

　　和盤古打擂那是不可能實現的了，因為盤古已經身化洪荒大陸，他殘存的意志可能成為了洪荒世界的意志，在某種程度上來說，盤古已經死了，至於和他一戰，就是一句空話了。

　　敖丙最主要的就是除掉離火老祖，原本敖丙以為離火老祖已經泯滅在了混沌之中，沒想到他的一絲精魂竟然進入到了洪荒世界之中，而且還成為了金烏太子，也就是封神之中極其神秘的陸壓道人。

　　到新的世界之後，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因此敖丙的想法就是在離開之前解決如來的事情，以他現在本身的實力，當然不是如來的對手，但是再加上黑衣敖丙的力量，應該就可以對付如來了。

　　西遊之後就要離開，也就是說在西遊之中，自己就要想辦法把如來搞掉，至於怎麼操作，敖丙還需要仔細地斟酌一番。

　　此時洪荒之中多數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東勝神洲傲來國大唐朝之中，因為佛教選定的取經人金蟬子轉世唐玄奘要在大相國寺開水陸大會，講禪。

　　當然，最主要的是觀音菩薩要現身點醒玄奘，讓他知道尚有大乘佛法，前往西天極樂世界求取真經。在過程之中會完成對洪荒世界的清洗，同時收取功德。

　　這是諸位聖人的約定，而最初的開始就是觀音前往水陸大會點醒唐玄奘，開啟西遊的序幕。

　　一切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着，唐玄奘受到觀音點化，決定西天取經，而唐王有感於玄奘的大毅力，於是他封玄奘為御弟，賜法號三藏法師。

　　唐三藏騎白馬帶着兩個隨從，就開啟了西行之路，在兩界山中，遭遇老虎，然後被一獵戶所救，其實也是諸天神佛設計的戲碼，就是為了讓三藏認識到西行的艱險，順便將那兩個隨從趕走。

　　過了兩界山就是五指山收大徒弟孫悟空，一切都如預計之中的進行，孫悟空帶上了緊箍咒，師徒二人過鷹愁澗收小白龍，過觀音禪院，斗金池長老，降黑熊精，過高老莊收豬八戒，過流沙河收沙悟凈，至此取經四人組算是湊齊，然後就是後面的各種降妖除魔了。

　　他們幾乎是都將自己的童子坐騎拋下界來，為唐三藏完成那九九八十一難，於是太上老君派出了自己的金角銀角兩個童子，還有他坐騎青牛。

　　而天上的神仙也是不少有將自己的坐騎不小心下界的，比如壽星老的梅花鹿，太乙真人的坐騎九靈元聖，至於原本那幾位菩薩的坐騎，現在好好地呆在截教之中，自然不會被派出去。

　　不過命運似乎跟他們開了個玩笑，靈牙仙、虯首仙、金光仙竟然被通天教主再次派出去到了獅駝嶺，於是新的獅駝嶺三妖橫空出世，分別是青獅王、白象王、賽太歲。

　　至於通天教主的坐騎黑牛精，也就是後世所謂的牛魔王，也被通天教主派了出去，原本牛魔王是在萬仙陣的時候逃了出去，後來娶了阿修羅教的公主。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並沒有萬仙陣這回事，給牛魔王一個膽子他都不敢跑啊，而且又通天教主罩着他，他為什麼要跑？更不用說阿修羅教被敖丙一窩端了，他也沒有辦法娶阿修羅教的公主。

　　哦，對了，現在的的牛魔王不是牛魔王，而是叫做大黑牛，因為歷史嚴重變化的緣故，很多原本的劫難都不會出現，比如紅孩兒，羅剎女，九頭蟲，金翅大鵬鳥，小鼉龍敖揚等等。

　　於是敖丙便將自己渭河的一部分人派了出去，彌補上了部分的劫難，整場西遊，在敖丙看來就好似一場鬧劇一般。

　　不過，由於大家的都玩兒得很開心，敖丙索性也就陪着他們玩下去，但是這樣玩下去簡直就和過家家沒有什麼兩樣，還是玩點刺激的吧。

　　於是敖丙暗中運作了一下，自己排出的那群人，九頭蟲、金翅大鵬鳥。小鼉龍，他們在被孫悟空打敗之後，並沒有回來，而是選擇了投奔獅駝嶺。

　　而且他們一路上還呼朋引伴，因此到後來獅駝嶺上聚集的妖魔越來越多，一開始的時候沒有人注意到這些事情，可是到後來卻是想不注意都不行了。

　　因為後來在獅駝嶺中竟然匯聚了近十位大羅金仙境，這可就是有些耐人尋味了，因為這群聚集的人大部分都是渭河龍王府的還有碧游宮之人。

　　他們二者的關係，洪荒之中沒有誰是不知道的，現在他們的人都會聚在一起這是想干什麼？西遊在逐步地推進，但是到了獅駝嶺的時候，卻是完全地卡住了。

　　因為獅駝嶺根本過不去，孫悟空這個時刻已經完全被磨去了稜角，至少表面上看起來是這樣的，看到獅駝嶺的陣勢，他就知道這不是自己能夠應對的，而且他也不會為了這種事情拚命，因為不值得。

　　於是孫悟空就去請幫手了，當然他請來的幫手都是天上的神仙，還有西方的菩薩佛陀，於是這再次演變成一場鬥法，一場大型的鬥法。

　　鬥法的雙方分別是佛教+天庭VS截教+渭河龍王府，這場對戰來得是莫名其妙，西方兩位聖人自然是想通天教主施壓，因為這場涉及面頗廣的鬥法，根本不在他們的約定範圍之內。

　　於是通天教主就找上了敖丙，“你小子一刻都不讓我省心，說吧，你這次又想搞什麼？我想你不會是因為好玩才設計出了這次的鬥法吧？”

　　“當然不是……”敖丙點着頭說道，“這次的局，弟子只是想要和陸壓來一個了解，畢竟若是到了新的世界之中，恐怕會生出其他的變數……”

　　通天教主不知道敖丙和陸壓的恩怨，但是他知道這種因果糾葛是最難處理的，基本上都是你死我活的結局，因此他也不想干涉敖丙，他沉思一會之後，

　　“好，就在這最後，讓為師再跟着你瘋狂一把，希望你不會讓我失望吧……”

　　敖丙的眼圈微紅，他當然知道這其中的風險，但是老師竟然直接站出來挺自己，甚甚至他都沒有問自己具體的原因和計劃，就沖他這份信任，自己也要把這件事情辦得漂漂亮亮的。

　　第一部已經進行下去了，接下就是開始第二部，把如來引出來，現在登場的都是金仙修為，大羅境都基本沒有出場，更不用說准聖修為的如來了。

# 第332章 強悍如來

　　話說，敖丙與通天教主通過氣之後，通天教主力挺敖丙。並且通天教主對於西方二聖的施壓，也是極其強硬地回應，“二位，難道在離開之前不分個高下嗎？”

　　聖人都是好面子的，通天教主都說出了這樣的話，西方二位自然是沒有不應戰的理由，於是這樣本是莫名其妙的鬥法，獲得雙方聖人的認可，卻是越發的激烈起來。

　　然後雙方之間都是有道友的，呼朋引伴，這次的鬥法規模越來越大，牽扯到的人也是越來越多，幾乎大半個洪荒都動了起來。

　　一開始都是小打小鬧，可是後來死了人，這就可不是小打小鬧了，雙方的氣氛頓時變得微妙起來，等到後來大羅金仙境的人出手后，這件事情就更加的不可收拾。

　　但是這種局勢之下，雙方都是不可能罷手了，到後來佛教這邊如來佛祖親子駕臨，他是准聖修為，洪荒之中除了聖人就是他的修為最高，截教這邊卻是沒有準聖修為可以獨當一面。

　　於是敖丙就站在了最前方，敖丙注意到了如來，如來自然也是注意到了敖丙，對於敖丙那時顯露出來的形象，他一時之間沒有想到，可是後來他仔細回想，卻是終於知道了敖丙形象的來源。

　　他也終於知道了自己與敖丙的恩怨在什麼地方，他很確定混沌天龍已經死了，他不知道敖丙是混沌天龍的血脈還是他的傳承者，但是他必然是繼承了混沌天龍的部分記憶，以及與自己的恩怨，否則他第一次遇到自己的時候，就不會是那副樣子了。

　　知道了敖丙的身份，陸壓對於敖丙也是欲要除之而後快，同樣身為混沌霸主，他自然是深深地知道混沌霸主的厲害，那絕對是要超越聖人的存在，敖丙成長起來絕對是自己的勁敵。

　　因此身為離火老祖，陸壓對於這些聖人是瞧不上的，等到自己恢復自己原本的修為，這些聖人根本不在話下，現在的身份也只是權宜之計。

　　想到這裏，他對敖丙的的恨意越發的深重，要不是這小子，自己就能夠達到完整的離火金烏之身，自己恢復巔峰，甚至再進一步的時間將要大大縮短。

　　可是現在自己還在為了完美的離火金烏之身而奮鬥，這都是拜敖丙所賜。

　　所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說的應該就是敖丙還有陸壓了，但是他們都沒有出手，他們的身份都是比較特殊，他們都不想讓別人發現他們的交手。

　　於是當鬥法如火如荼地進行着的時候，雙方的首腦人物，如來還有敖丙卻是消失不見了，他們竟然到了三十三重天外。

　　這是在洪荒世界之外，敖丙現在的實力在大羅金仙巔峰的巔峰，甚至在氣息上可以比擬稍弱一點的准聖。

　　而陸壓則是實打實的准聖期修為，兩個人的修為都不具備在混沌之中穿行的能力，但是在洪荒邊緣的混沌之中待上一段時間卻還不是大問題。

　　到了洪荒之外，兩個人就沒有什麼好客氣的了，於是敖丙現出了自己的混沌天龍真身，他的混沌天龍真身此刻卻是又五顆頭顱，也算是小成境界了。

　　而如來卻是現出了自己的三個身軀，其中一個是佛教的金身，一個是自己前世的離火真身，還有一個是自己的金烏之身，三個身軀，都是准聖修為。

　　敖丙的五雙眼睛之中露出濃濃的凝重，竟然是三具准聖之身，他的修為可遠遠不在冥河之下，但是現在可是沒有黑衣敖丙幫助自己，自己好像搞不過他啊。

　　但是敖丙卻沒有慌張，他才能夠口中吐出一柄長槍，正是先天靈寶弒神槍，弒神槍就好似一條黑龍在敖丙的身邊遊動翻滾，讓敖丙周身都帶了一層殺伐氣息。

　　二者直接戰在了一處，陸壓三個身軀合攻敖丙一人，其實敖丙也可以分成五行五極之身，但是他的五行五極之身卻是不到准聖修為，僅僅只是大羅境，在准聖面前，那就是要被秒掉的節奏啊。

　　於是敖丙現在雖然不敵，但是至少還可以穩住陣腳，若真是想搞掉如來敖丙直接就可以吧黑衣敖丙招來，然後兩個人合力，如來絕對難逃他們的聯手，況且還有被黑衣敖丙控制的准聖冥河存在。

　　但是敖丙卻是沒有這樣做，因為他有自己的思量，暫時來說，自己要以退為進，現在雖然能夠滅掉如來，但是卻會引起西方兩位聖人的警覺，自己還要從他們的手中搞到十二品功德金蓮，現在顯露自己的全部底牌，有些得不償失。

　　於是，在與如來的對戰之中，敖丙逐漸地落入到下風，其實根本不用敖丙刻意表演，真實的情況，他也會不斷地落入下風，而且最終會敗在如來的手中。

　　敖丙龍口張合，“離火老祖，沒想到你竟然恢復了這麼多的實力，而且還獲得太陽之火的力量還有佛家力量，看來你收穫不小啊……”

　　“收穫不大，但是用來對付你卻是綽綽有餘了，怪就怪你生的太晚了，若你和我生在同一時代，我恐怕不是你的對手，你的成長速度簡直可怕，因此我不能在容許你繼續成長下去了……”

　　“原本我還在糾結怎麼才能在通天教主的眼皮底下解決掉你，沒想到你就自己創造了這麼一個完美的機會，你難道天真地以為現在已經能夠對付本尊了？”

　　陸壓的臉上露出一抹譏諷的笑容，然後笑容一閃而過，然後就是一片冷峻，“哼，我不管你和混沌天龍是什麼關係，只要你與他有關係，你就該死，那條傻龍當年也是死有餘辜，怪只怪他太傻，也不知道防備着本尊，怨不得別人……”

　　敖丙竟然無法反駁，因為這樣的反駁根本沒有意義，他竟然能夠說出這樣的話，還有什麼話是可以勸動他的？自己攻擊別人成功，反而是要歸咎於別人沒有防備自己，這樣的邏輯你找誰說理去？

　　在他們的短暫的交流之後，雙方出手卻是越發的犀利，陸壓是想要將敖丙除之而後快，而敖丙的想法……

　　自己不能勝，好像也勝不了，而且要在不讓如來懷疑的情況下，敗在他的手中，同時最主要的就是在保證自己安全的前提之下。

　　陸壓的三具身軀都是極其的強悍，而且都是准聖的修為，敖丙越來越落入下風，到後來的時候，他根本就是毫無反抗的能力。

　　忽然，只見陸壓三具身體忽然抱成了一團，然後三個人身上同時燃起了熊熊大火，佛陀之身之上燃起的是佛火，離火之身上燃起的離火，而金烏之身上燃起的是太陽金焰。

　　然後三團火焰竟然產生了融合，一股強大的攝人的力量向著在陸壓上方成型，而敖丙則是滿臉駭然地看着那股力量。

　　現在已經不是勝敗的事情了，而是生死的大事情。

　　敖丙也顧不得其他，他手中浮現出了五縷五行之氣，然後五行之氣旋轉開始了瘋狂的旋轉，敖丙的身上也展現出了一股強大的氣勢，但是卻都消失在了他的手中。

　　他們都在積蓄力量，不過陸壓是實實在在看得到的恐怖力量，而敖丙卻好似一汪深不見底的潭水，隨時都有可能吞噬一切。

　　雙方是一種極端的相對，原本陸壓輕鬆的臉上，看到敖丙的反應之後也是凝重起來，他似乎是察覺到了某些不妙的事情。

　　雙方都在注意着對方的反應，然後也不知道是什麼引動了雙方的戰鬥，陸壓頭頂的散發著灼熱力量的紅黃色火焰向著敖丙狠狠地攢射過去。

　　敖丙也是不甘示弱，他手中的已經壓縮到極限的那個點，也是狠狠地向著那團火焰迎了上去，那個點已經被敖丙全身的力量包裹着，暫時不會發生爆炸，可是一旦受到外力的影響，那就會

　　“嘭～”

　　二者相遇，爆發出了絢爛的的光華，敖丙的奇點爆炸之後，原本會早就一個小世界，可是在與陸壓的火焰接觸之後，竟然產生了其他的變化。

　　陸壓的火焰被吸收到了奇點之中，火焰全部消失，在原處只留下了一片極不穩定的空間，然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宇宙奇點爆炸。

　　一個從火焰之中的世界誕生～

　　這個世界到處都是火焰，甚至敖丙還在那世界之中看到了火焰精靈，那是世界會中誕生的生靈，他構建的‘世界’千千萬，可是構建的世界之中出現生靈這可是頭一次。

　　難道是陸壓的火焰產生了作用？

　　不僅僅是敖丙傻眼，就是陸壓也是滿臉獃滯，因為眼前這種情況他是萬萬沒有料到的，開闢世界？這不是在搞笑吧？就算是聖人想要開闢世界也要好好準備一番，可是這小子隨手就是一個世界？

　　然後世界成型，可是奇點爆炸形成的威力卻是沒有減弱分毫，一股強大的力量向著敖丙和陸壓衝擊過去，陸壓的身體在靠近洪荒的位置，但不幸的是，敖丙卻是背倚混沌。於是這也就是產生了全然不同的結局。

　　陸壓三具身體被巨大的力量衝擊，直接被轟入了洪荒之中，強大的力量竟然讓陸壓毫無法抗的餘地。而敖丙卻是被這股力量送入到了混沌的深處。

# 第333章 天龍再現

　　話說，敖丙和如來在洪荒之外的混沌之中對戰，最後敖丙的宇宙奇點對上了陸壓的三火合一，形成了一個火焰的世界，因為世界異變而爆炸的威力也是極其強悍。

　　再加上敖丙之前幾乎將自己的全部的法力都集中在了那個奇點之上，於是他幾乎是沒有任何反抗地就被推入到了混沌的深處。

　　而且在混沌之中，他感覺到了混沌傳過來的巨大壓力，然後他的意識逐漸模糊，最終陷入了一片混沌之中。

　　敖丙在混沌之中不知道飄到了什麼地方去，但卻是一個遠離洪荒的世界是沒有錯的。

　　而在如來被轟入到了洪荒的時候，洪荒眾人卻是立刻就發現他的蹤跡，先是幾位聖人察覺到了，他們也是最先到了如來落地的地方。

　　那裡已經被如來砸出了一個大坑，於是西方二聖，東方三清，五位聖人將他圍了起來，因為誰也沒有聊到如來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只有通天教主略微預料到了，但是沒有想到會是如此激烈。

　　而且還沒有料理乾淨，這種事情還是要處理乾淨為好，而且要神不知鬼不覺，現在怎麼搞的滿洪荒都知道了？

　　而且最關鍵的是通天教主並沒有感覺到敖丙的氣息，難道是他知道事情搞大了，於是先溜了？可是如來還活着，他只是跑了有什麼用？

　　“如來，發生了什麼事情？你怎麼會落到這步田地……”准提聖人臉上有些難看，如來就是自己佛教的臉面，現在竟然被人搞到了這種地步，簡直是丟盡了臉面。

　　如來掙扎着站起來，他對着諸位聖人微微頓首，“還請諸位聖人為貧僧做主，貧僧被渭河龍王敖丙猝然攻擊，於是才落到了這步田地……”

　　通天教主一陣冷笑，“你這句話說得就有些過分了，畢竟你可是實打實的准聖期修為，而我那弟子敖丙滿打滿算不過才是大羅境而已，他怎麼可能將你逼到這種地步，簡直是一派胡言……”

　　如來眼中閃過一道寒光，但是隨即垂頭恭聲道，“通天聖人難道不知道嗎？令徒可是有十大先天至寶之一的弒神槍，再加上小僧法力低微，於是才能落到這步田地吧？”

　　准提聖人臉上一沉，雖然如來這次丟人了，但是也坐實了敖丙擁有弒神槍的事情，看來以後是要採取某些行動了，“通天道兄，你將令徒喚來，雙方對峙不久都清楚了？”

　　通天教主緩緩地說道，“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那個臭小子到哪裡去了，那小子現在翅膀硬了，連我這師尊的話也都不聽了……”

　　通天教主的話很是輕鬆，就好似對準提的衝鋒，可就是在下一刻，“說打這裏，貧僧卻是還要向通天聖人請罪，剛才與令徒交戰，貧僧一時失手，好像看到令徒向著混沌深處飛去了……”

　　打臉，\*\*裸的打臉，而且打的還是聖人的臉。

　　通天教主什麼時候受過這樣的氣，他的眼中射出兩道劍氣，“你-說-的-都-是-真-的……”西方二聖強忍住臉上的笑意，擋在了如來跟前，若是在自己面前還讓通天教主傷了如來，那他們也就沒有再混下去的必要了。

　　通天教主點指佛教三人，口氣森寒，“好，好，真是好，這份恩情，貧道記下了……”然後通天教主衝天而起，向著混沌而去。

　　但是當眾人都抬頭看着通天教主遠去的身影的時候，在他身後忽然飛來一道青色劍氣，這不是誅仙四劍的劍氣，而是他本身修鍊出的劍氣。

　　但是在這劍氣之中他們卻是感覺到了一陣顫慄，這道劍氣可以威脅到他們，但是這僅僅只是通天教主的普通一擊而已。

　　准提手中七寶妙樹揮動兩下，才將那道劍氣刷去，西方二聖，東方二聖，臉上同時都是一陣凝重，通天什麼時候到了這種境界？

　　老子臉上面沉似水看不出表情，對於通天教主的那一劍他似乎若有所思，而元始的臉上好似開了染坊一般，一會紅一會白。

　　就剛剛那一劍，元始天尊就知道，不知不覺間，這位三師弟已經超越了自己。

　　於元始天尊來說，他是自視甚高的，大師兄實力最高，但是大師兄不爭，三師弟略輸自己一籌，西方二聖還差得遠，女媧不過一介女流。

　　即便是封神之後，他也不過是感覺自己的決斷有誤，再就是自己的弟子不爭氣，但是他對自己的實力從沒有懷疑過，自己是穩坐第二把交椅的。

　　可是，通天教主剛剛的那一劍，卻是將他的幻想擊碎，讓他看到了殘酷的現實，三師弟竟然後來居上，實力直追大師兄了，這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老子拍了拍元始天尊的肩膀，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什麼話也沒有說，然後老子身形變淡，從原地消失不見了。

　　西方二聖，接引直接帶着如來離去，而准提卻是與元始天尊對視一眼之後，也徑自離去，原地只剩下了元始天尊一人。

　　元始天尊雙拳緊握，心中久久不能平息。

　　通天教主出了洪荒，看看茫茫的混沌卻是有些無奈，這就是自己那弟子信誓旦旦的保證？結果不僅沒有把如來解決掉，反而是將自己搭了進去，真是不知道該說他些什麼好。

　　現在還要讓自己來給他擦屁股，不過誰讓他是自己的弟子呢？

　　通天教主感應了一下周圍的氣息，然後向著一個方向追了過去，那裡應該就是敖丙離去的方向了，也不知道他現在的情況怎麼樣，畢竟他構建的世界還遠遠達不到在混沌之中立足的地步啊！

　　敖丙現在的情況怎麼樣？糟糕，很是糟糕……

　　雷極敖丙在奧林匹斯世界之中坐山觀虎鬥，靜靜地看着宙斯神系與提坦一族的對戰，雙方之間的戰鬥越來越激烈，而敖丙卻是沒有怎麼在意。

　　這些神靈都死了才好了，自己就能將宙斯吞噬掉，那個時候，自己一定能夠成為極其強大的存在。

　　這天，他照常修鍊，忽然他眼睛忽然睜開看瞪得溜圓，因為他感覺到了自己本尊的氣息，而且這股氣息還在不斷地靠近。

　　雷極之身不知道本尊為什麼會來這個世界，也不知道他是怎麼來的，可是他必須要去看看自己的本尊，因為他的氣息好像不太穩定。

　　雷極之身只是感應到了敖丙本尊的氣息，但是還沒有達到意識交流的地步，只能等再一步靠近之後，才能記憶共享。

　　不過雷極之身卻是害怕自己的本尊撐不到那個時候，因為現在他的氣息竟然如燭火一般，好似隨時都會熄滅的樣子。

　　雷極之身知道不能等了，雖然自己這具雷極之身也算是本尊，只要一句身體不死，自己就是不死，失去的修為也能全部修鍊回來。

　　但是，本尊身上卻是帶着自己\*\*成的實力，如果他死了，那麼自己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修鍊回來，更不用說九極圓滿了。

　　於是雷極之身衝天而起，他順着氣息的來源，直接進入到了混沌之中，他周身上下浮現出一絲絲的雷電，而且在周圍一股淡銀色的力量在他的身側縈繞，那是空間的力量。

　　雷霆對混沌力量的抵抗效果不太好，空間之力倒是有很好的效果，但是他身上的空間之力太過於淺薄微弱，根本起不到決定性的作用。

　　但是這個時刻，就算是頂不住，也想想辦法頂住啊，因為那可是自己的本尊，於是雷極敖丙將滅世雷宮祭了出來，還別說，這東西要比他自己抵抗來的輕快多了。

　　不過宮靈卻是立刻對着雷極敖丙叫屈，“主人啊，我確實能在混沌之中堅持一會，但是恐怕也堅持不了多少時間，您要辦什麼事情，還是快點……”

　　這個也不用宮靈提醒，自己本尊現在情況不明，當然是要儘快地找到他。

　　於是在滅世雷宮的護衛之下，敖丙的雷極之身迅速向著混沌深處挺進，向著敖丙氣息傳來的方位挺進。

　　雷極之身不知道自己走了都就，只是宮靈已經勸過自己很多了要放棄了，快堅持不住了，但是雷極之身卻沒有聽他的，因為他已經共享了本尊的記憶，現在看來本尊更加不能出事。

　　到後來，宮靈甚至都發出了凄慘的喊叫聲，宮殿身上也是出現了細密的裂紋，但是就在這樣的時刻，敖丙終於看到了本尊的身影。

　　本尊此刻已經陷入到了昏迷之中，因此不說他建造的世界能不能抵禦混沌力量，現在的情況是他陷入了昏迷，根本沒有能力去構建世界。

　　此時他縮成一團，身外縈繞着五行之力，可是最主要的防護還是外面的一個血色光罩，那是弒神槍的力量。

　　弒神槍本事混沌青蓮的蓮桿，因此混沌之中對於它來說，根本不是困難，不過一直在混沌之中得不到補充，它也堅持時間不久而已。

　　雷極之身立刻化為一道雷殿射入到了敖丙的體內，然後敖丙的眼睛忽然睜開，他的眼中射出就到光芒，其中有明有暗，但卻是九道沒有錯。

　　而他也是一聲長嘯，身體變長，竟然化為了混沌天龍的樣子，而且這句是身體是有九顆頭顱存在的，不過代表了風極之力、空間之力、時間之力的頭顱有些虛幻。

　　周圍的混沌氣息頓時一陣翻湧，似乎在歡迎這位曾經的混沌霸主。

　　:,,!!

# 第334章 洪荒巨變

　　話說，敖丙真身被轟入到了混沌深處，通天教主追入到了混沌之中，可是通天教主還沒有追上敖丙的時候，敖丙的雷極之身卻是感應到了本尊的氣息。

　　於是雷極之身憑藉滅世雷宮深入混沌，終於找到了敖丙的本尊，然後他投身到本尊身體之中，本尊卻是不由自主地顯出了天龍真身，而且是完整形態的天龍真身。

　　混沌天龍本就是混沌之中的霸主，因此他的身軀在混沌之中就好似如魚得水一般，敖丙感覺自己好想回到了母胎之中，一股溫暖的力量包裹着自己，讓自己強大、聰慧。

　　在外面看起來，此刻的敖丙就好像是慵懶地泡在溫泉中一般，他好像陷入了奇妙的境界之中，周圍的混沌氣流組成了一個大大的漩渦，將敖丙籠罩在漩渦核心。

　　而且一股股的混沌力量湧入到敖丙的體內，然後涌到他的九顆頭顱之中，原本略顯虛幻的三顆頭顱，此刻卻是迅速凝實，而另外原本光彩奪目的六顆頭顱，此刻卻是變得光華內斂，一股強大的威壓從他的頭顱之中散發出來。

　　通天教主追尋着敖丙的氣息，不斷地深入混沌，雖然他是聖人，但是在混沌之中，遠離洪荒，得不到洪荒世界的力量加持，他也是小心謹慎。

　　因為他身為盤古元神所化，身具盤古傳承，因此他才深深地知道混沌之中有兇險，而且都是一些不易察覺的大兇險。

　　他小心地循着敖丙的氣息，在混沌之中找尋他的蹤跡，一邊尋找，通天教主一邊咒罵，這個不讓老子省心的小傢伙，這次找到你，老子一定要關你個萬八千年，讓你知道知道我的厲害，順便給你漲漲記性。

　　就在通天教主腹議不斷的時候，他感覺敖丙的氣息忽然消失，他仔細感應一番，卻是發現此處的混沌氣流竟然在緩緩地流動。

　　通天教主摸了摸自己的額頭，真是他媽的怕什麼來什麼，天知道這混沌氣流的流向是通往哪裡，敖丙那小子一定就是被混沌氣流給吸走了。

　　將自己的青萍劍抽出了，背後誅仙四劍也是蓄勢待發，混沌之中就沒有什麼簡單的事情，這次還不知道碰上什麼，希望那小子好運，也希望我好運，不要碰上什麼特別難纏的傢伙。

　　通天教主順着混沌氣流的流向，小心翼翼地靠近着，最終他看到了一個九顆頭顱的似龍非龍的大傢伙在睡覺，而且他一吐一吸，就讓周圍的混沌氣息一收一縮。

　　通天教主微微鬆了一口氣，竟然遇到了一頭混沌生靈，而且實力還不是太高，應該是頭幼年期的混沌生靈，自己這次真是有福了，這東西要是收復了，成長起來之後絕對是不弱於聖人的存在啊，簡直是看家護院的不二之選啊。

　　這個九顆腦袋的怪物，自然就是敖丙了，敖丙此刻卻是陷入到了一種微妙的境界之中，他這個不合格的混沌天龍卻是被混沌回爐再造，如果不出意外他就成為第二頭混沌天龍。

　　恩，不對啊，這頭混沌生靈的身上的氣息怎麼有種熟悉的感覺呢？通天教主忽然一愣，這種氣息，不就是自己在尋找的敖丙徒兒的氣息嗎？

　　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是這傢伙把自己的徒兒給吞吃了？

　　想到這裏，通天教主眼珠子一紅，提手中青萍劍就想結果了這九頭怪物，可是隨即止住，不對啊，就算敖丙被他吃了也不至於渾身上下都散發著他的氣息啊？

　　要弄清楚這種現象很簡單，那就是把他叫醒問一問不就是了。

　　“喂，大塊頭，你可見到有人從這邊經過……”通天教主喊了一聲，可是那九頭怪物卻是絲毫不為所動，他根本沒有聽到通天教主的喊聲。

　　通天教主頓時有些尷尬，但是好在這邊沒有其他的人看到，他鄭重地清了清嗓子，“大——塊——頭——，起——床——了——”

　　敖丙有些茫然地睜開了眼睛，看了看通天教主，然後嘟嘟囔囔地說道，“恩？老師你怎麼來了？哈～我現在困得要命，你先等我再眯一會兒……”

　　然後敖丙翻了個身，再度睡了過去，可是一邊的通天教主卻是傻眼了，這貨剛剛叫我什麼？老師？自己什麼時候有了這麼一個弟子？

　　等等……這貨不是敖丙那臭小子吧？

　　可他不是東海龍王太子嗎，什麼時候搞成了這副鳥樣？

　　不過這樣樣子嘛，雖然不如龍族的樣子耐看，但是其兇悍程度卻是遠遠超出龍族好幾條街啊，這副身軀簡直就是專門為戰鬥而生的。

　　這就是這小子一直不肯說明的傳承嗎？果然不錯啊，若是九種力量能夠修鍊到極致，即便是不成聖，恐怕也能對抗聖人吧？

　　真是了不得傳承，若是有這樣的傳承，恐怕與陸壓的恩怨可能也與此有關，不過這次這小子卻是因禍得福了。

　　原本還在發愁怎麼到混沌世界之中來，可是現在竟然輕易達到了目的，而且他現在好像正在一種修鍊之中，等他蘇醒出關，恐怕聖人之下第一人非他莫屬。

　　於是敖丙繼續在混沌之中修鍊，而通天教主則是在一邊為敖丙護法，混沌之中時間晦澀，根本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可是洪荒之中卻是發生着一件件的事情。

　　首先就是所謂的西遊，終於結束，說起來不能說是結束，而是不了了之了，截教和渭河龍王府這邊，敖丙和通天教主都不在，這場爭鬥無人主持，對面可是有準聖壓陣，而且還有聖人存在，因此截教和渭河龍王府只能選擇避讓。

　　取經四人組來到西天大雷音寺，接受冊封，基本和原著中沒有什麼變化，唐僧成佛，孫悟空成頭戰勝佛，豬八戒凈壇使者，沙僧金身羅漢，白龍馬八部天龍。

　　接下來，卻是佛教對龍王府的試探性攻擊，龍王府一開始是節節避讓，最終只是退守渭河還有黃河水域，但是天庭這個時候卻是趁機奪權，竟然派下來一大批的河神，前來奪權。

　　而且這群河神都有佛教和天庭的強者保護，黃河渭河之中布滿了天庭和佛教的爪牙。

　　於是龍王府終於不再忍讓，重拳出擊，將黃河和渭河之中佛教和天庭的所有人馬一掃而凈，隨後渭河龍王府的人馬退守渭河，捨棄了龐大的黃河水域。

　　天庭和佛教恐怕早就在等着渭河龍王府的反抗了，如此一來他們的出手的借口便有了，於是天庭天兵佛教佛兵圍困渭河水域。

　　關鍵時刻，渭河之中有數位大羅金仙境出手，血玉子、鱷神、還有當年離去的青蚨劍主聽聞渭河有難，此刻前來支援，同時還有截教無當聖母、龜靈聖母聯袂而來。

　　最讓眾人眾人意外的就是其中一位大羅金仙了，他一身凶戾的氣息，好似要把天戳個窟窿，他身上的氣息似乎隨時都會突破准聖期。

　　正是當年撞斷不周山的罪人，祖巫共工，他的出世，而且還是站在渭河龍王府的一邊，卻是不知道驚掉了多少雙下巴。

　　但是這麼多的大羅境，在如來現身的時候，卻是如臨大敵，六位大羅金仙聯袂一斗如來佛祖，這一場打鬥，卻是厲害，至少在凡人的眼中，雷雨天地臉面了半個月，而且日月無光，好似世界末日一般。

　　最終六位大羅不敵如來，就在如來要生擒他們的時候，截教眾仙感到，三霄娘娘布下九曲黃河大陣擋住如來，而其他眾人則是退守金鰲島。

　　但如來終究不是十二金仙般的人物，而且三霄與他的實力相差太過於懸殊，僅僅只是在半個時辰之後，如來破陣而出，三霄被擒。

　　在混亂之中，燃燈古佛悍然出手，重創趙公明，強奪其先天至寶二十四顆定海神珠，幸得多寶道人相救，趙公明才保住一命。

　　渭河龍王府的實力十去八、九，而且逃出來的也是人人帶傷，他們聚集在金鰲島，等待自己陛下的歸來，他們相信陛下一定會回來，一定會為自己討回公道。

　　原本已佛教和天庭聯合的實力，攻下金鰲島不在話下，可是他們估計通天教主，因此西方二聖也不敢做出這等事情。

　　若是在看到通天教主那一劍之前，他們腦袋一熱，趁着如今的大好形勢，倒是有可能一舉攻入金鰲島，但是現在不會了，因為他們看到了自己與通天教主的實力差距，他絕對能夠威脅到自己的存在。

　　在加上那傢伙從來都是不按套路出牌，而且他從來都是一個不計後果的存在，他要是真的發起瘋來，恐怕自己的道統就別想要了，其他的聖人道統毀了也就毀了，也就是傷心一段時間，可是他們不同，因為他們成聖就是靠得大宏願。

　　如果佛教毀了，他們的宏願還怎麼去實現？這對他們的實力的提升簡直是晴空霹靂。

　　於是他們就容忍了金鰲島的存在，不過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真正讓他們恐懼的並不是通天教主，而是……

# 第335章 有大恐怖

　　話說，敖丙在混沌之中‘睡覺’，而且還有一位大聖人在一邊為他護法，這老二位在這倒是悠哉悠哉，自己的老窩都被人給端了，他們卻是一點覺悟都Щщш..lā

　　其實也不怪他們，因為這個地兒距離洪荒大實在太遠了一些，而且這老二位，其中一位迷迷糊糊不知道是什麼狀態，另外一位卻是在琢磨模模糊糊的這位，他們兩個根本就沒往那個方面想。

　　不知道洪荒變化的敖丙和通天教主就在洪荒之中耗着，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敖丙周圍的混沌氣流逐漸地平緩下來，而且敖丙天龍之身的那九顆頭顱此刻都是變得樸實無華，光華內斂。

　　敖丙的身上散着一股如威如獄的氣息，通天教主感嘆地看着敖丙，“真是讓人着迷的氣息啊，這才是混沌生靈獨有的氣息啊，唉，真可惜的是，你為什麼會是我的弟子呢？要不然讓你成為我的坐騎，那一定是一件很拉風的事情……”

　　敖丙本來還在欣賞自己的英姿，可是聽到通天教主的那句話，不由得打了個寒顫之後選擇了無視，真不知道這個聖人的腦袋裡面整天都在想些什麼東西。

　　敖丙身形一動，化為了人形，然後一個個的人影從他的體內走出，於是一共出現了十個敖丙，分別對應了金、木、水、火、土、風、雷、時間、空間、無，十種屬性。

　　敖丙感覺了一下自己的實力，十具身體同時都是准聖期的修為，甚至敖丙感覺現在他的沒給一具身軀都要比黑衣敖丙強大得多，可是自己明明沒有斬屍啊，可為什麼自己已經准聖修為了？

　　敖丙十具身體合一之後，他身上的氣息直追通天教主，通天教主在一邊看得眼睛直冒光，“不錯，不錯，真是不錯，你現在的實力應該已經越了准聖，甚至可以稱之為半聖，聖人之下無人是你對手，而且再加上弒神槍，便是對上聖人，你也有一戰的資本……”

　　敖丙握了握拳頭，感覺着這種實力的感覺，可是自己終究還是不是聖人啊，自己未來的路在哪裡呢？自己未來還有路嗎？

　　如果按照混沌天龍的路子，就是繼續修鍊九極之力，真正地將九極之力修鍊到極致，而力量是沒有極限的，至少當年強如混沌天龍也沒有達到力量的極致。

　　只要敖丙繼續修鍊九種力量，他就可以得到持續的提升。

　　“敖丙啊，我剛才看你有十具身軀，其中有一具之中的力量沒有任何屬性，我建議你那句身軀修鍊始的力量，因為無就是最接近始的力量，若是你能夠真正地領悟到始的力量，那麼你就能夠越為師，越聖人，直追父神的層次……”

　　通天教主的聲音幽幽地在敖丙的耳邊響起，這聲音之中似乎帶着無限的魔力，讓敖丙的心神激蕩，始的力量？越聖人？直追盤古？

　　敖丙想想就感覺熱血沸騰，他恨不能這就開始修鍊始的力量，只要獲得始的力量，那麼洪荒世界將任由自己馳騁。

　　隨後通天教主就是冷聲說道，“好了別做美夢了，始的力量不是那麼好參悟的，你也應該深有體會才對，我們還是先回洪荒世界再說吧……”

　　敖丙被通天教主從美夢之中拽了出來，順勢點了點頭，可是隨即反應過來，自己還不能回去，他有些神秘地對通天教主說道，

　　“老師，弟子在混沌之中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哦，您想不想看看？”

　　通天教主眉頭一挑，“哦，你小子遇到設么好東西了？拿出來讓為師給你長長眼……”

　　“這個東西啊可拿不出來，還需要老師跟我一起去看……”敖丙並沒有告訴通天教主實情，而是繼續賣着關子說道。

　　至於他說的好東西，自然就是奧林匹斯大世界了，一般的小世界說起來也不算什麼，但一個完美的大世界卻很是罕見的。

　　洪荒這樣的就不說了，便是奧林匹斯這樣的世界也是極其少見，或者說通天教主還沒有見識過。這簡直就是一個小洪荒。

　　老子有太清天，也可以說是一個小世界，但是卻是極其簡陋的小世界，只能有修為的人在其中，甚至修為低的都不行，更不用說凡人在其中繁衍生息了。

　　由此可見這歌世界多麼的珍惜。

　　聽到敖丙的話，通天教主就知道敖丙應該是遇到什麼大物件，可是又搬不走，這次叫自己去恐怕也是打着讓自己作苦力的心思。

　　可是，等通天教主看着眼前的世界，他眼珠子卻是差點瞪出來，他說話都有些不利索了，“徒……徒兒，這……這個不是洪荒世界吧？剛才的方向好像不對……”

　　“是不是洪荒世界您還沒數嘛，您可是洪荒的聖人，您在這裏面感覺到洪荒的氣息嗎？”敖丙翻了個白眼，無奈地說道。

　　通天教主終於稍微平靜了一下，“你的意思是說這是個新的世界，類似於洪荒大的世界？”

　　“是的，而且其中也有修行者，他最高者的實力也在准聖巔峰，距離聖人只差一步，據我猜測，這應該是一個逃過開天之劫的混沌魔神，開闢的世界……”

　　通天教主深以為然地點了點頭，“你小子說的好東西就是它吧？這可確實是個好東西，可就是太大，而且距離洪荒又太遠了……”

　　敖丙翻了個白眼，典型的得了便宜還賣乖，“好了，老師，我們就先進去吧，看看這個世界的方才，順便看看他們獨特的修鍊方式……”

　　通天教主點了點頭，就在他要踏入這個世界的時候，他忽然止住了身形，一臉的嚴肅，搞得敖丙也是莫名的緊張，

　　“怎麼了老師，您現了什麼？”

　　“它在動——”通天教主慢慢地輕輕地說道。

　　“他？誰？”敖丙一臉疑惑地問道。

　　“還能是誰，當然是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在動，而且度相當不慢，不過由於它實在是太大了，因此我們不太能感覺得到……”通天教主臉上凝重地說道。

　　“動就動唄，跟我們有什麼關係……”敖丙有些納悶地說道，事物都是運動的，世界在動又怎麼了。

　　“當然和我們有關係，因為它軌跡的方向就是洪荒大……”通天教主說完這句話，仰着頭看着這個大大的陰影向著自己籠罩過來。

　　敖丙一呆，隨即笑着問道，“老師，是不是計算錯了，怎麼可能這麼巧？”可是他看到通天教主的臉色，他就知道，這應該就是真的，他狠狠地咽了一口唾沫，

　　“您的意思，它們會撞在一起……”

　　“是的，撞在一起，‘嘭’地一聲，所有一切都會消失，包括兩個世界的所有生靈，當然，我們應該還是可以存活下來的……”通天教主冷冷地說道。

　　敖丙想象着世界對撞的場面，這應該要比傳說中小行星撞擊地球來的厲害吧，那可是讓地球上百分之九十的生命都滅絕啊。

　　敖丙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感覺，要說起來和自己相關的都是修行之人，應該可以避過這場劫難，遭罪的只是凡俗界的生靈而已，那裡和自己根本就是兩個世界。

　　但是為什麼心中酸酸的，好像要失去什麼樣子呢？忽然他的肩膀被人拍了拍，然後就聽到通天教主的聲音傳過來，

　　“沒有必要傷感，這次劫難沒有大問題，我們都會沒事的，而且洪荒還在，重開地水火風就好了，洪荒就能開始新的演化了……”

　　然後通天教主喃喃的聲音傳到敖丙的耳中，“所說的洪荒巨變就是指的這個嗎？兩個世界碰撞之後，洪荒之中的靈氣會逐漸地消散？二者的碰撞是誘因？”

　　敖丙不知道什麼靈氣消散，他腦子中都是兩個世界所有的生靈都要消失了，自己真的能夠無動於衷，只是看着他們的滅亡嗎？

　　“好了，到這個世界之中看看吧，也許會有意料之外的現也不一定哦……”通天教主忽然對敖丙說道，然後他就進入到了奧林匹斯世界之中。

　　敖丙精神有些恍惚，也是跟着通天教主進入到了世界之中，通天教主進入世界之中，立刻就感覺到了這個世界對自己的排斥，天上一片烏雲閃現，雷雲閃耀，似乎是要醞釀出什麼東西。

　　通天教主冷哼一聲，他手中青萍劍對着天上輕輕一劃，雷雲化為兩半，慢慢地消散在了空中，而且有幾滴蒼青色的液體從雷雲中滴落。

　　雷雲消散，卻是露出上方的天空，竟然呈現出一種詭異的紅色，天降血雨，似乎在哀悼什麼。

　　天地巨變，這個時候宙斯眾神還是有提坦卻是停止了爭鬥，他們一起來到了通天教主的方位，而通天教主卻是根本沒有動過，似乎就在等着他們的到來。

　　宙斯和普羅米修斯為的眾神和提坦，將通天教主還有敖丙包圍起來，普羅米修斯一眼就看到了敖丙，他眼中閃過一道驚駭，預言要實現了嗎？

　　奴役諸神的時代要來臨了？？！！

　　!!:!!

# 第337章 奧林之祖

　　話說，敖丙和通天教主來到了奧林匹斯大世界，通天教主卻是驚駭地現，這個適合世界竟然是在運動的，而且他運動的方向軌跡正是洪荒

　　可以預見的，兩個世界的碰撞，必然是一場大災難，當然這是對於凡人還有低階修士來說的，對於他們這種人，別說只是洪荒世界受創，就算是洪荒世界破滅，他們也能活得很好。

　　因此對於將要生的事情，通天教主只是有些感觸，並沒有什麼情緒上的波動，他有信心將自己的所有弟子都保下來，讓他們不會受到劫難的影響。

　　但是敖丙卻是不行，他心中一直在糾結，自己應該怎麼做，自己就眼睜睜第看着洪荒之中億億萬生靈就此隕滅？

　　知道隨着通天教主面對宙斯和普羅米修斯，他還是有些渾噩，而通天教主則是饒有興趣地打量着眾神，還有眾多提坦，他嘖嘖稱奇，

　　“真是了不起的想法，竟然在體內融入法則碎片，雖然限制了未來的成長，但是卻能夠迅獲得強大的力量，如果能夠有這種法門，倒是可以批量生產金仙、大羅金仙了……喂，你們

　　.

# 第338章 逃回洪荒

　　新書已在上傳，希望大家來支持一下！！

　　話說，通天教主狠狠地虐着奧林匹斯世界的眾神還有提坦，在他的逼迫下，波塞冬反殺宙斯，成為新一代神王，而普羅米修斯也是被迫Щщш..lā

　　可是就在普羅米修斯服軟的下一刻，忽然出現一個吊炸天的人物，他一出現就引起了周圍天地巨變，巨大的氣勢壓迫讓所有人都跪倒在地上，出了通天教主，還有通天教主保護下的敖丙。

　　就是波塞冬還有普羅米修斯此時也是老老實實地趴在地上，緩和和瑟瑟抖，讓他們聽到‘卡俄斯’的名號之後，他們大半人都抬起了頭，眼中露出一絲喜悅的光芒。

　　敖丙眼中卻是驚駭，他是卡俄斯？奧林匹斯世界之中傳說中的第一位神祇？傳說中他本身是一片空間，後來他誕生了大地之神蓋亞，還有地獄深淵神塔耳塔洛斯、黑暗神俄瑞波斯、黑夜女神尼克斯和愛神厄洛斯，世界由此開始。也才有了後來的神系。

　　卡俄斯完全可以稱之為萬神之祖，因為他是萬神之母蓋亞的父親，但是這位最古老的神祇，此刻卻是就站在了自己面前。

　　敖丙將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了通天教主，今天的事情好像不能善了，通天教主了解對手越多，勝算也就越大。

　　通天教主看着卡俄斯，眉頭微微皺起，這傢伙恐怕不僅僅是萬神之祖那麼簡單，通天教主拱了拱手，“道友為什麼會留在這小世界之中，這裏難道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不成……”

　　千手千足的卡俄斯，身上一隻隻眼睛上下打量着通天教主，

　　“我在你的身上感覺到了一股討厭的氣息，你讓我想起了一個人，一個我永遠也不願想起的人，他毀了混沌的一切，可是他又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但我還是恨他，因為他的時代開啟，是用我們的鮮血澆築出來的……”

　　通天教主隱隱猜到了他說的是誰，他說的應該是盤古，當年盤古殺光了混沌魔神，結束了混沌魔神稱霸的局面，開闢洪荒世界，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麼說來，這個人身份就呼之欲出了，他就是當年經歷過開天之劫的混沌魔神，這簡直是不可思議，他竟然逃過了一劫，還活到了現在。

　　“嘎嘎……可是我還要感謝他，因為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修鍊方向，可是你這身上有他氣息的小子，現在又想來壞我的好事嗎？我不會讓你得逞的……”卡俄斯的千手千腳同時舞動起來，有些歇斯底里地喊叫着說道。

　　什麼？他剛剛說的話信息量有點大……

　　盤古為他們提供的一個新的修鍊方向？盤古開天之後就開闢洪荒世界了，這是一種修鍊方向？這個世界是他開闢出來的？而且他一直在說‘我們’，也就是說存活下來的混沌魔神不止他一個？

　　想到這裏，敖丙頓時感覺有些頭皮麻，這樣的結果簡直出了自己的預料，這個世界太瘋狂了，看來自己要走的路還有很長啊！！

　　不對，卡俄斯剛剛說他開闢世界的方式是學自盤古，但是他卻並沒有身死，也就是說……

　　敖丙的呼吸頓時急促，這可真是太瘋狂了，如果真是如自己的所想，那麼洪荒之中一切又算什麼？過家家？

　　在敖丙心神激蕩的時候，他身前通天教主伸手將他拍飛，同時急聲喊道，“你先走，我攔住這傢伙……”

　　通天教主喊着，背後四道劍光卻是飛了出來，然後又飛出一張陣圖，陣圖飛舞罩在了卡俄斯的頭頂，誅戮陷絕四把寶劍分別立於陣圖四方，傳說中的誅仙劍陣現之於世。

　　“哦，傳說中的誅仙四劍，還有誅仙陣圖，這可是羅睺的招牌啊，要是羅睺親自施展，我必然不是對手，可是你小子嘛，你還差得遠……”卡俄斯張狂的聲音透過誅仙劍陣透了出來。

　　“本尊到底怎麼樣，還是要打過才知道……”通天教主冷聲一聲，對着卡俄斯冷冷地說道。

　　誅仙劍陣威力全開，僅僅只是外面就是一道道的劍氣，將周圍的大切割的支離破碎，但是沒有誰去在意這些，因為此時的情況實在有些混亂。

　　不提戰鬥之中通天教主和卡俄斯，根本沒有心思去理會這些小事，敖丙卻是早就腳底抹油，溜呼者也。

　　敖丙在通天教主將自己推出去的時候，就清醒過來，他順着那股力量，飛快地向著世界之外遁出去，只要自己逃到混沌之中，就沒有誰能跑得過自己，自己這條小命就算是保住了。

　　這個時候，波塞冬卻是第一個反應過來，“父神出世，我們的機會來了，大家不要讓那個人跑了，只有抓住他我們才能將功折罪……”

　　僅僅一句話，卻是所有神靈還有提坦都清醒過來，父神回來了，一切都變了，他們安全了，可是不要忘了他們曾經屈服過通天教主，父神會饒恕他們嗎？

　　其中最委屈的就是普羅米修斯了，父神要是能夠早出現一會兒，哪怕一小會兒，自己也不會這樣的尷尬啊，自己這是造了什麼孽啊？不僅僅害了自己，同時也害了提坦一族啊。

　　於是普羅米修斯是眾人之中最瘋狂的，但是他的修為差得太多，根本追不上敖丙，就算是波塞冬都追不上敖丙。

　　敖丙如今可是今非昔比，通天教主那句聖人之下無人可敵可不是說著玩的，他已經完全出了一般的准聖。

　　忽然，敖丙前方的空間一陣扭曲，然後一個大高個子出現，正是克洛諾斯，他掌控空間之力，卻是要比度快得多。

　　敖丙眉頭一挑，前方有人攔住自己，自己有信心在三招之內秒掉他，可是耽誤那一會兒的功夫，後面的波塞冬等人就追上來了，自己現在可是耽擱不起。

　　敖丙僅僅只是一轉念，自己真是修鍊傻了，自己也會空間神通，而且自己修為在克洛諾斯之上，要說空間神通，自己應該比他玩兒得更六才是。

　　於是敖丙身上銀光一閃，身形變虛消散，再出現的時候，卻是已經在世界的邊緣，然後敖丙的身形再次變虛，他這次卻是一下跳入到了混沌之中。

　　敖丙稍微感應了一下，然後就向著混沌的方向趕過去，老師會追過來的吧？自己留下也是拖他的後退。

　　波塞冬等人出現了混沌之中，眼睜睜地看着敖丙現出九頭十八翼混沌天龍真身，然後就好似魚兒入了水一般，在混沌之中三竄兩竄就不見了蹤影。

　　可是他們卻是無計可施，只能幹瞪眼，他媽能夠呆在混沌之中已是難能可貴，更不用說深入到洪荒深處了。

　　再說說通天教主和卡俄斯，兩個人的對戰極其的激烈，通天教主的誅仙劍陣果然名不虛傳，非四聖不可破之更不是一句虛話。

　　卡俄斯被困在誅仙劍陣之中，左突右竄，可就是突圍不出來，雖然困住了卡俄斯，但是也就僅僅如此了，至於說組織像樣的攻擊，通天教主卻是有心無力。

　　卡俄斯的強大，卻是讓剛剛實力大進的通天教主一陣氣餒，果然是一山比過一山高，自己要走的路還有很多，不過都這麼久了，敖丙那小子應該已經走遠了才對，自己也該離去了。

　　這樣全力運轉誅仙劍陣，自己也撐不了許久啊，若是一不小心被這傢伙突圍出來，自己恐怕連跑的機會都沒有。

　　於是通天教主手中提着青萍劍，一道青色的劍光狠狠地劈入到了劍陣之中，然後通天教主對着卡俄斯大聲喊道，

　　“道友，貧道忽然想起自己的府中還煉着一爐丹藥，所以貧道就先離去了，等下次相遇，貧道一定再好好領教道友的道法……”

　　說著話，敖丙身形已經化為一道劍光飛快地向著混沌之中飛去，在他快要到混沌的時候，誅仙劍陣分解，化為五道流光向著他飛射過去。

　　“哼，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你把老子這裏當什麼地方了？自己家炕頭嗎？今天就先放你一馬，不過這誅仙劍我就先替你收着了，所謂對我的賠禮吧？”卡俄斯的聲音遠遠地傳出。

　　同時就見這世界之中忽然出現了五朵黑色的烏雲，烏雲凝聚，竟然化為了五隻凝實的烏雲大手，然後五隻大手狠狠地向著五道流光抓了過去。

　　五道流光正撞在五隻大手的手心裏，都是劇烈的掙扎，可他們就是逃不出那大手的手心，通天教主卻是身形頓都沒頓，直接出了奧林匹斯大世界，奔着洪荒世界的方向而去了。

　　當然不是因為他沒有察覺到，他察覺到了，而且感覺很清晰，但是他不敢停留，否則留在那大世界之中的恐怕就不僅僅是誅仙四劍和誅仙陣圖，恐怕還要加上一個自己了。

　　若是沒有誅仙劍陣，自己絕對不是那傢伙的對手。

　　在那傢伙的身上，他感覺到了老師類似的氣息，不過他應該不是老師的對手，至少自己即便是手持誅仙劍陣，也不是老師的對手。

　　自己還是先回洪荒再說，這筆賬以後再算。自己一定還會遇到那傢伙的，通天教主肯定，這種感覺來的莫名其妙，但是很強烈。

　　...

　　.

# 第339章 混亂洪荒

　　新書已在上傳，希望大家來支持一下！！

　　話說，通天教主和敖丙極其狼狽地逃出了奧林匹斯大世界，因為卡俄斯實在太牛x，他們根本不是對手，畢竟那可是躲過了開天之劫的存在。

　　而且這位還是奧林匹斯大世界的開闢者，這簡直是要人老命啊，就算是通天教主用誅仙劍陣都只能看看抵擋他，而且在最後逃跑的時候，還將自己的誅仙四劍還有誅仙陣圖留下了。

　　通天教主當然不甘心，但是他也沒有什麼其他的好辦法，因為自己打不過人家啊，而且現在被他拿住了誅仙劍，自己就更不是他的對手了。

　　這種局勢之下，自己只能先走了，他有預感，自己以後一定還會遇到他，到時候自己一定要連本帶利一起撈回來。

　　通天教主想好了，自己回去之後就閉關，能夠提升自己實力的只有那傳說中的始的力量了，只要自己掌控了始的力量，那麼什麼卡俄斯，根本不是自己對手，來多少滅多少。

　　通天教主向著洪荒世界飛速地行進着，漸漸地他發現自己前面出現一個小黑點，然後他奮起直追，最終確定那就是混沌天龍之身的敖丙。

　　敖丙並沒有將自己的速度開到最大，他還是在擔心通天教主，畢竟當時僅僅只是感覺身後的氣息，他就是一陣膽戰心驚，自己要是被糾纏進去，自己絕對是撐不住一會兒的。

　　即便是現在的自己已經是聖人之下第一人，可是自己對上那兩位還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只有被秒掉的份兒。

　　敖丙在混沌之中並沒有等太長的時間，很快他就看到了通天教主的身影，通天教主遠遠地對着他傳音道，“別愣着了，快走……”

　　然後他就好似一陣風一般，從敖丙的身邊竄了過去，敖丙一愣之後立刻加速追上了通天教主，對於敖丙的做法，通天教主還是很受用的。

　　“喂，那傢伙應該不會追上來了，咱們閑着也是閑着，不如就在混沌之中試試開闢小世界吧？畢竟之前也沒有試過，這次說不定會有什麼意外的發現也不一定哦……”通天教主在飛了一段時間之後，對着敖丙如是說道。

　　敖丙一愣之後，可是看到通天教主眼中火熱的目光，頓時猜到了自己的老師應該是受刺激了，這次的打擊恐怕對他不小，他要參悟始的力量嗎？

　　不過這也是自己的想法呢！！

　　通過這次的事情，他心中也是埋上了一層陰雲，他也是受的刺激不輕，原來聖人並不是終點，自己要走的路還有很長。

　　於是敖丙便從自己的體內抽離五行之力，然後進行壓縮，在混沌之中開闢了一個小型的世界，在混沌之中開闢世界果然是不一樣的。

　　爆炸散開，讓周圍的混沌氣息將小世界包裹，兩者相互反應，混沌氣息逐漸地侵蝕小世界，但同時也是讓小世界逐漸地穩定下來。

　　但是混沌氣息對小世界的親至並沒有消失，直到最後小世界漸漸地被混沌氣息完全侵蝕，小世界產生了崩塌，而小世界崩塌在遠處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黑洞，但是隨即就被洶湧的混沌氣流淹沒。

　　兩個人就這樣在混沌會中一邊趕路一邊修鍊，敖丙在創造小世界的過程中，他卻是發現自己好像對九極之力感悟越來越深，不過他的第十具身體卻是一直都沒有領悟到始的力量。

　　但是通天教主卻是越來越沉默，敖丙也沒有問他。不過他對於敖丙演化世界卻是越發的關注，他沉默的時間也是越來越長，也不知道他究竟領悟到了什麼。

　　兩個人就在混沌之中盡情地修鍊，他們卻是不知道，洪荒之中卻是正在遭逢另外一場大變。

　　前文書已經說過，西方佛教還有天庭聯合，將渭河龍王和截教打得是毫無還手之力，最終截教和渭河人馬全部都躲在了金鰲島中。

　　洪荒之中頓時成為了佛教和天庭的天下，人教人丁不興，闡教在封神之中就已經被摧殘的差不多了，而今截教和渭河龍王府都被打殘，佛教和天庭勢不可擋。

　　但是就在佛教風頭正盛的時候，在西遊之中大為搶眼的，被封斗戰勝佛的孫悟空，卻是忽然翻出截教，而且他還偷走了接引的十二品金蓮，打破了極樂世界的八寶功德池。

　　這簡直是十級海嘯一般，孫悟空是准提聖人的弟子，雖然聖人沒有親口承認，但這都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就是如來等人，對於孫悟空也是另眼看待。

　　孫悟空的前途可謂是一片光明，可是就在這關鍵時刻，他竟然反出了佛教，而且反得是義無反顧，反得是驚天動地。

　　孫悟空反出佛教值周，就銷聲匿跡了，沒有人知道他去哪了，佛教的人好似瘋了一般，這簡直就是\*\*落地打臉，若是不能將他抓住，佛教的聲譽將受到很大的影響。

　　可是他們幾乎是將洪荒犯了個底朝天，但就是找不到孫悟空的身影，最終還是西方二聖聯手，卻是發現了一絲蛛絲馬跡。

　　在孫悟空最後出現的地方，那裡殘存了一絲魔氣，而今的洪荒之中，能夠與魔掛上鈎的，恐怕就只有大自在天魔尊，黑衣敖丙了。

　　而且憑藉他能夠干翻冥河的實力，也有庇護孫悟空的能力，但是他為什麼回去招惹如今風頭正盛的佛教呢？很多人簡直是無法解釋他的行為……

　　黑衣敖丙被查出來之後，倒是孫悟空的反叛漸漸地淡出了眾人的視線，因為他再怎麼說也不過是個金仙境而已，不過這次黑衣敖丙卻是打臉佛教，而且是打得啪啪響。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佛教的反應，畢竟佛教不可能咽下這口氣的，畢竟其中還牽扯到了孫悟空這個聖人弟子，不說佛教，單單就是准提，他就不會放過黑衣敖丙。

　　聖人的臉是你想打就能打的？況且准提的度量一直都不算是大。

　　孫悟空的反叛自然是黑衣敖丙謀划的，他與敖丙本是一體，因此敖丙的事情他都是知道的，因此他是知道孫悟空這顆暗子的，於是他就動用了孫悟空這枚暗子，奪去了功德金蓮。

　　孫悟空為什麼會成為敖丙的暗子呢？因為孫悟空早就被敖丙動了手腳，就是他當年的弟子子辛，子辛被准提蒙蔽了神智，葬送了大商朝。

　　於是敖丙在問子辛的時候，他便做出了這個選擇，為了不讓他露出破綻，敖丙便將子辛封印了記憶，投入到了花果山補天石之中，那個時候還沒有定下西遊的事情，因此並沒有關注到敖丙的小動作。

　　而且在整個西遊之中，敖丙都沒有開啟孫悟空關於子辛的記憶，孫悟空就是自己的暗子，自己要讓他在最關鍵的時刻，發揮最大的作用。

　　但是黑衣敖丙，為了能夠得到十二品功德金蓮，他卻是悄悄地解開了孫悟空的記憶，然後與孫悟空相認，雖然驚訝於師尊的變化，但子辛還是相信了黑衣敖丙。

　　子辛卻是無法想象黑衣敖丙還有敖丙之間的關係，但是他知道，這人確實是自己的老師，而且他說的方案能夠讓佛教蒙受巨大的損失，於是他就幹了。

　　無所謂正義，無所謂對錯，他只是單純地要報復……

　　於是後面的事情就好像剛剛說的，孫悟空趁機偷出了功德金蓮，當然使用了黑衣敖丙傳給他的手段，然後他又一棒子打碎了八寶功德池，而後逃之夭夭。

　　在外面接應的黑衣敖丙卻是立刻將孫悟空接引到了自己身邊，然後兩個人一起躲到了虛空界之中，虛空界是依附於洪荒世界之外的虛幻世界，其中也有生靈，主要卻是域外天魔。

　　黑衣敖丙發現自己與虛空界有種莫名的聯繫，而且自己能夠自由出入虛空界，甚至他在虛空界之中感覺到了呼喚。

　　躲到虛空界之後，黑衣敖丙立刻就將功德金蓮吞吃了下去，然後在他的頭頂頓時出現了四朵蓮花，其中一黑一青一紅三朵成鼎立之勢，將一朵金色的蓮花圍在中央位置。

　　三朵蓮花不斷地旋轉，裏面的那一朵金色蓮花之中應該還殘存有接引聖人的殘念，蓮心之上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和尚虛影，他結痂而坐，默默誦經，在功德金蓮之外出現了一層淡淡的佛光。

　　佛光抵禦和周圍三朵蓮花的侵襲，但是畢竟後繼無力，最終還是被三朵蓮花不緊不慢地磨掉了佛光，而那個僧人的虛影也是消失不見。

　　外面的三朵蓮花立刻貼上了金色蓮花，然後三朵帶動一朵旋轉，化成為一個四彩的漩渦，然後四彩漩渦慢慢地下落，從黑衣敖丙的百會穴處進入到了他的體內。

　　黑衣敖丙身上的氣息頓時一陣暴漲，他竟然直接到了准聖修為後期，然後他的氣息又好似泄了氣的皮球，又降回了准聖中期。

　　如此往複，漸漸地波動幅度越來越小，最終穩定在了准聖初期。

　　黑衣敖丙終於湊齊了四朵十二品蓮花，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完整的‘盤古’了，但是准聖後期的盤古，也是有些搞笑了。

　　黑衣敖丙並不知道，在功德金蓮之上那個僧人虛影消失的時候，在西方極樂世界之中一個身披袈裟的老僧，忽然睜開了一雙金色的眸子，目光好似跨越了無數的空間，直接到了黑衣敖丙的身邊。

　　那老僧一臉疾苦之色，正是接引聖人。

　　ps：大家方便的話，能不能來支持一下新書，那個數據簡直辣眼睛啊！！

# 第340章 寂滅使者

　　新書已在上傳，希望大家來支持一下！！

　　話說，黑衣敖丙通過孫悟空狠狠地黑了佛教一把，不僅奪去了十二品功德金蓮，而且還破了西方的八寶功德池。

　　得到功德金蓮，黑衣敖丙就和孫悟空一起躲到了虛空界之中，而黑衣敖丙卻是迫不及待地用功德金蓮斬出了自己的執屍，但是在他煉化接引聖人的那絲殘念時，卻是被接引看到了他們的行蹤。

　　接引並沒有去驚動什麼人，他就身形一動直接出現在了洪荒邊緣，他的臉上露出疑惑的表情，自己明明剛剛看到那賊子就在慈此處，可是為何不見了？

　　於是接引聖人在疑惑了片刻之後，便伸手對着面前一拂，面前空間竟然產生了陣陣漣漪，然後他身後一撥，面前的空間頓時破碎，露出了一個略顯虛幻的世界。

　　接引一陣好奇，洪荒之中什麼時候有了這麼一個世界，而竟然是自己不知道的，他伸腿邁進了那世界之中，可是他一隻腳跨進去，那個世界就產生了大片的裂縫，好似隨時都會崩塌一般。

　　虛空界只是一個類似於虛幻的世界，本來就只能讓無形無質的域外天魔存在，黑衣敖丙只是因為身份特殊，才能安然待在其中，而孫悟空則是有他的庇護。

　　本來虛空界就排斥這些物質的存在，再加上接引乃是聖人之尊，虛空界根本承受不住他的身體，接引微微皺眉，又將自己的身體收了回來，他沉吟片刻，身上的袈裟散出一陣豪光，然後他的身體竟然微微轉淡，好似化為了虛幻一般。

　　然後他試探性地將腳邁進了虛空界之中，這次倒是沒有生什麼莫名其妙的事情，於是他的整個身子都擠了進去，然後就現了不遠處正在狂奔中的兩個人影。

　　接引剛才搞出的動靜不小，自然是驚動了黑衣敖丙還有孫悟空兩個人，他們看到不遠處的虛空界忽然裂開了一道口子，然後一隻腳踏了進來。

　　黑衣敖丙頓時感覺頭皮麻，這下子要壞菜了，被人找上門來了，還是三十六計走為上，於是他捲起孫悟空，腳底抹油飛快地逃跑。

　　接引看到逃跑的兩個人，眼神平淡，就好似看到了兩個螻蟻，他腳下往前一踏，一朵蓮花在他的腳下出現，而且他一步踏出，身子卻是已經竄出去了三五十丈。

　　步步生蓮，一朵朵蓮花在接引的腳下出現，而他與前面黑衣敖丙還有孫悟空的距離也是越來越近，黑衣敖丙心中焦急萬分，現在可怎麼辦？

　　要是再這麼下去，自己絕對會被接引追上，如果自己被他追上，那還能有好果子吃嗎？自己這次狠狠地打了佛教的臉，他應該會把自己抓了去，然後在洪荒所有人的面前，將自己滅殺吧？以此來宣告佛教的威嚴不容挑釁。

　　可是自己能有什麼辦法呢？可惡，要是接引能夠晚來個一段時間好了，自己雖然斬出了執屍，但只是到了准聖後期的初步，想要做到三屍圓滿，然後三屍合一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自己已經斬出了三屍，只要按部就班，黑衣敖丙有信心在十年之內三屍合一，成就聖人之位，而且是大道聖人，而不是接引等人一般的天道聖人。

　　但是接引來得太不是時候了，可是牢騷歸牢騷，事情還是要解決，再這樣下去，恐怕自己再有半天就要被接引抓個正着了。

　　就在黑衣敖丙糾結萬分的時候，在他的腦海之中忽然響起了一個戲謔的聲音，“哦，這不是我們尊敬的大自在天魔先生嗎？怎麼淪落到這種地步了？真是讓人意外啊……”

　　黑衣敖丙一愣，可是隨即反應過來，這是敖丙本尊的聲音，可是隨即他就是一陣驚愕，他竟然能夠在自己未允許的情況下進入到自己的腦域之中，這豈不是說他已經越了自己？

　　自己現在已經是准聖後期了，難道他已經是……

　　“我還不是聖人，不過應該也比聖人差不多了多少了，我和他們走上了一條不同的路……”敖丙有些不確定地說道，然後他又充滿怒氣地驚叫道，

　　“渭河龍王府被滅了？佛教和天庭真是好大的膽子，你小子當時怎麼不出手？”

　　敖丙和通天教主漸漸地靠近了洪荒世界，這一路上他們可是沒少修行，漸漸地敖丙可以瞬間一揮手創造千百個小世界，而且他的第十具身體卻是可以勾動那些世界的世界之力，讓那些世界之中的力量加持自身，那個時候的敖丙，即便是對上通天教主都是不落下風。

　　他的第十具身體之內出現了一種乳白色的力量，就是那種力量可以溝通諸多小世界，而且有那力量在，敖丙創造世界的時候，甚至不用刻意壓縮，只是心念一動，其他九具身體內的力量調動，就能成長為一個小世界。

　　據敖丙的推測，那應該就是所謂的始的力量，通天教主也是無法給出準確的答覆，因為誰也沒有見過始的力量。

　　而在敖丙的感應之中，自己老師的氣息卻是有些紊亂，他的實力好像也有了小幅度的下滑，敖丙曾隱晦地問過通天教主，可是通天教主只是搖了搖頭，什麼都沒有說。

　　漸漸地他們逐漸地靠近洪荒，而敖丙也是突然感應到了黑衣敖丙的氣息，然後嘗試一下竟然直接到了他的腦海之中，頓時知道了他的處境，想到之前他對自己的調侃，於是他不由得調笑了一句。

　　同時他也在讀取黑衣敖丙的記憶，漸漸地他知道了自己離開之後生的時候，尤其是在知道了渭河龍王府被滅，如今只剩下很少一部分龜縮在金鰲島上，他就是一陣氣惱，佛教和天庭欺人太甚。

　　敖丙沉吟了一番之後，對着黑衣敖丙說道，“你現在即刻轉道去金鰲島，我和老師馬上就到了……”

　　黑衣敖丙頓時調轉方向，前往金鰲島的方向而去，接引只是微微抬了抬眼皮，如今的洪荒已經沒有你們的藏身之地，即便是金鰲島也不行。

　　而敖丙也是將洪荒之中生的事情告訴了通天教主，通天教主頓時一陣氣惱，在他的身邊很軟湧現出了一陣細密的黑色的劍氣，那是一種讓敖丙都感覺到膽戰心驚的氣息。

　　敖丙深深地看了自己的老師一眼，老師果然是老師，真是深藏不漏啊，原來老師早有領悟，而且老師的領悟好像還在自己之上啊！！

　　黑衣敖丙帶着孫悟空調轉方向之後，在兩個時辰之後，卻是來到了金鰲島對應的那片虛空界，然後他伸手一劃，面前便出現了一個口子，然後他一閃身就擠了出去，便出現在了金鰲島之外。

　　然後黑衣敖丙在一閃身，竟然直接穿過了金鰲島之外的護島陣法，根本沒有引起任何的波瀾，接引隨後出現，他眼神毫無波動，淡淡地看着眼前的金鰲島，他嘴唇微張，他的聲音傳遍了全島

　　“阿彌陀佛，貧僧為了大自在天魔尊而來，交出此人，否則休怪貧僧不客氣……”

　　過了片刻，多寶出現在陣外，他對着接引行了一禮，“師叔是不是搞錯了，魔尊並不在我們島上，還請師叔明鑒……”

　　“我不是找你商量的，我只是通知你，給你一個時辰，交出魔尊，貧僧不為難你們，若是不然，貧僧就親自去找……”

　　“師叔，你就不怕老師回來之後，與你為難嗎？”多寶道人臉上頓時有些難看，厲聲問道。

　　“一個時辰已經是我給通天道兄的面子了……”接引淡淡的聲音忽然被一個壓抑的聲音打斷，

　　“哦？我的面子就僅僅只值一個時辰？你想要對我的弟子不客氣？你倒是不客氣給貧道看看……”空中忽然出現了一個青色的人影，他的手中倒提着一柄寶劍，臉上的怒氣幾欲壓制不住。

　　這自然就是敖丙還有通天教主了。

　　在他的身後卻是一個年輕人，他有些擔心地看着通體教主，剛剛老師的情況就有些不對頭，現在這種感覺更加強烈了。

　　“原來是通天道兄回來了，那魔尊與我佛教有大恩怨，還請通天道兄交……”

　　“我交你妹……”通天教主怒喝一聲，揮劍向著接引劈了過來，接引萬萬沒有想到通天教主會突然出手，這個時候他也是現通天教主的情況有些不對。

　　他倉促之間用自己身上披的袈裟向著通天教主的劍上卷了過去，可是袈裟只是碰上他的劍氣，竟然直接被撕裂成為了條條的碎片。

　　那可不是普通的加上，而是接引寶幢，乃是他修行至今一直使用的法器，雖然不是先天至寶，但是也相差不大，可是此刻竟然被通天教主的一道劍氣劃破，他卻是顧不得心疼，他有些狼狽地躲開了通天教主的意見，急聲說道，

　　“通天道兄，你……”

　　通天教主的眼中閃着黑色的火焰，他聲音冰冷，口氣森寒地說道，“你該死，你們都該死，這個世界也沒有存在的必要，只要寂滅此時永恆的主題，我就是寂滅的使者……”

　　ps：大家方便的話，能不能來支持一下新書，那個數據簡直辣眼睛啊！！

# 第341章 本書終章

　　話說，通天教主狠狠地虐着奧林匹斯世界的眾神還有提坦，在他的逼迫下，波塞冬反殺宙斯，成為新一代神王，而普羅米修斯也是被迫服軟。◢隨◢夢◢小◢.lā

　　可是就在普羅米修斯服軟的下一刻，忽然出現一個吊炸天的人物，他一出現就引起了周圍天地巨變，巨大的氣勢壓迫讓所有人都跪倒在地上，出了通天教主，還有通天教主保護下的敖丙。

　　就是波塞冬還有普羅米修斯此時也是老老實實地趴在地上，緩和和瑟瑟抖，讓他們聽到‘卡俄斯’的名號之後，他們大半人都抬起了頭，眼中露出一絲喜悅的光芒。

　　敖丙眼中卻是驚駭，他是卡俄斯？奧林匹斯世界之中傳說中的第一位神祇？傳說中他本身是一片空間，後來他誕生了大地之神蓋亞，還有地獄深淵神塔耳塔洛斯、黑暗神俄瑞波斯、黑夜女神尼克斯和愛神厄洛斯，世界由此開始。也才有了後來的神系。

　　卡俄斯完全可以稱之為萬神之祖，因為他是萬神之母蓋亞的父親，但是這位最古老的神祇，此刻卻是就站在了自己面前。

　　敖丙將自己知道的事情都告訴了通天教主，今天的事情好像不能善了，通天教主了解對手越多，勝算也就越大。

　　通天教主看着卡俄斯，眉頭微微皺起，這傢伙恐怕不僅僅是萬神之祖那麼簡單，通天教主拱了拱手，“道友為什麼會留在這小世界之中，這裏難道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不成……”

　　千手千足的卡俄斯，身上一隻隻眼睛上下打量着通天教主，

　　“我在你的身上感覺到了一股討厭的氣息，你讓我想起了一個人，一個我永遠也不願想起的人，他毀了混沌的一切，可是他又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但我還是恨他，因為他的時代開啟，是用我們的鮮血澆築出來的……”

　　通天教主隱隱猜到了他說的是誰，他說的應該是盤古，當年盤古殺光了混沌魔神，結束了混沌魔神稱霸的局面，開闢洪荒世界，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麼說來，這個人身份就呼之欲出了，他就是當年經歷過開天之劫的混沌魔神，這簡直是不可思議，他竟然逃過了一劫，還活到了現在。

　　“嘎嘎……可是我還要感謝他，因為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修鍊方向，可是你這身上有他氣息的小子，現在又想來壞我的好事嗎？我不會讓你得逞的……”卡俄斯的千手千腳同時舞動起來，有些歇斯底里地喊叫着說道。

　　什麼？他剛剛說的話信息量有點大……

　　盤古為他們提供的一個新的修鍊方向？盤古開天之後就開闢洪荒世界了，這是一種修鍊方向？這個世界是他開闢出來的？而且他一直在說‘我們’，也就是說存活下來的混沌魔神不止他一個？

　　想到這裏，敖丙頓時感覺有些頭皮麻，這樣的結果簡直出了自己的預料，這個世界太瘋狂了，看來自己要走的路還有很長啊！！

　　不對，卡俄斯剛剛說他開闢世界的方式是學自盤古，但是他卻並沒有身死，也就是說……

　　敖丙的呼吸頓時急促，這可真是太瘋狂了，如果真是如自己的所想，那麼洪荒之中一切又算什麼？過家家？

　　在敖丙心神激蕩的時候，他身前通天教主伸手將他拍飛，同時急聲喊道，“你先走，我攔住這傢伙……”

　　通天教主喊着，背後四道劍光卻是飛了出來，然後又飛出一張陣圖，陣圖飛舞罩在了卡俄斯的頭頂，誅戮陷絕四把寶劍分別立於陣圖四方，傳說中的誅仙劍陣現之於世。

　　“哦，傳說中的誅仙四劍，還有誅仙陣圖，這可是羅睺的招牌啊，要是羅睺親自施展，我必然不是對手，可是你小子嘛，你還差得遠……”卡俄斯張狂的聲音透過誅仙劍陣透了出來。

　　“本尊到底怎麼樣，還是要打過才知道……”通天教主冷聲一聲，對着卡俄斯冷冷地說道。

　　誅仙劍陣威力全開，僅僅只是外面就是一道道的劍氣，將周圍的大切割的支離破碎，但是沒有誰去在意這些，因為此時的情況實在有些混亂。

　　不提戰鬥之中通天教主和卡俄斯，根本沒有心思去理會這些小事，敖丙卻是早就腳底抹油，溜呼者也。

　　敖丙在通天教主將自己推出去的時候，就清醒過來，他順着那股力量，飛快地向著世界之外遁出去，只要自己逃到混沌之中，就沒有誰能跑得過自己，自己這條小命就算是保住了。

　　這個時候，波塞冬卻是第一個反應過來，“父神出世，我們的機會來了，大家不要讓那個人跑了，只有抓住他我們才能將功折罪……”

　　僅僅一句話，卻是所有神靈還有提坦都清醒過來，父神回來了，一切都變了，他們安全了，可是不要忘了他們曾經屈服過通天教主，父神會饒恕他們嗎？

　　其中最委屈的就是普羅米修斯了，父神要是能夠早出現一會兒，哪怕一小會兒，自己也不會這樣的尷尬啊，自己這是造了什麼孽啊？不僅僅害了自己，同時也害了提坦一族啊。

　　於是普羅米修斯是眾人之中最瘋狂的，但是他的修為差得太多，根本追不上敖丙，就算是波塞冬都追不上敖丙。

　　敖丙如今可是今非昔比，通天教主那句聖人之下無人可敵可不是說著玩的，他已經完全出了一般的准聖。

　　忽然，敖丙前方的空間一陣扭曲，然後一個大高個子出現，正是克洛諾斯，他掌控空間之力，卻是要比度快得多。

　　敖丙眉頭一挑，前方有人攔住自己，自己有信心在三招之內秒掉他，可是耽誤那一會兒的功夫，後面的波塞冬等人就追上來了，自己現在可是耽擱不起。

　　敖丙僅僅只是一轉念，自己真是修鍊傻了，自己也會空間神通，而且自己修為在克洛諾斯之上，要說空間神通，自己應該比他玩兒得更六才是。

　　於是敖丙身上銀光一閃，身形變虛消散，再出現的時候，卻是已經在世界的邊緣，然後敖丙的身形再次變虛，他這次卻是一下跳入到了混沌之中。

　　敖丙稍微感應了一下，然後就向著混沌的方向趕過去，老師會追過來的吧？自己留下也是拖他的後退。

　　波塞冬等人出現了混沌之中，眼睜睜地看着敖丙現出九頭十八翼混沌天龍真身，然後就好似魚兒入了水一般，在混沌之中三竄兩竄就不見了蹤影。

　　可是他們卻是無計可施，只能幹瞪眼，他媽能夠呆在混沌之中已是難能可貴，更不用說深入到洪荒深處了。

　　再說說通天教主和卡俄斯，兩個人的對戰極其的激烈，通天教主的誅仙劍陣果然名不虛傳，非四聖不可破之更不是一句虛話。

　　卡俄斯被困在誅仙劍陣之中，左突右竄，可就是突圍不出來，雖然困住了卡俄斯，但是也就僅僅如此了，至於說組織像樣的攻擊，通天教主卻是有心無力。

　　卡俄斯的強大，卻是讓剛剛實力大進的通天教主一陣氣餒，果然是一山比過一山高，自己要走的路還有很多，不過都這麼久了，敖丙那小子應該已經走遠了才對，自己也該離去了。

　　這樣全力運轉誅仙劍陣，自己也撐不了許久啊，若是一不小心被這傢伙突圍出來，自己恐怕連跑的機會都沒有。

　　於是通天教主手中提着青萍劍，一道青色的劍光狠狠地劈入到了劍陣之中，然後通天教主對着卡俄斯大聲喊道，

　　“道友，貧道忽然想起自己的府中還煉着一爐丹藥，所以貧道就先離去了，等下次相遇，貧道一定再好好領教道友的道法……”

　　說著話，敖丙身形已經化為一道劍光飛快地向著混沌之中飛去，在他快要到混沌的時候，誅仙劍陣分解，化為五道流光向著他飛射過去。

　　“哼，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你把老子這裏當什麼地方了？自己家炕頭嗎？今天就先放你一馬，不過這誅仙劍我就先替你收着了，所謂對我的賠禮吧？”卡俄斯的聲音遠遠地傳出。

　　同時就見這世界之中忽然出現了五朵黑色的烏雲，烏雲凝聚，竟然化為了五隻凝實的烏雲大手，然後五隻大手狠狠地向著五道流光抓了過去。

　　五道流光正撞在五隻大手的手心裏，都是劇烈的掙扎，可他們就是逃不出那大手的手心，通天教主卻是身形頓都沒頓，直接出了奧林匹斯大世界，奔着洪荒世界的方向而去了。

　　當然不是因為他沒有察覺到，他察覺到了，而且感覺很清晰，但是他不敢停留，否則留在那大世界之中的恐怕就不僅僅是誅仙四劍和誅仙陣圖，恐怕還要加上一個自己了。

　　若是沒有誅仙劍陣，自己絕對不是那傢伙的對手。

　　在那傢伙的身上，他感覺到了老師類似的氣息，不過他應該不是老師的對手，至少自己即便是手持誅仙劍陣，也不是老師的對手。

　　自己還是先回洪荒再說，這筆賬以後再算。自己一定還會遇到那傢伙的，通天教主肯定，這種感覺來的莫名其妙，但是很強烈。

　　...

　　.